

宋　史

第十六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90114001

二十四史全譯



宋史

第十六册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倪其心




90114001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宋史/倪其心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91-1

I.宋… II.倪… III.①中國-古代史-宋代-紀傳體②宋史-譯文 IV.K244.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43 號

二十四史全譯

宋　史

(全十六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倪其心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667.5　字數 16,661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91-1/K・94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宋史》16 册　2122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56628900×813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晋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遠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瑊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樸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馨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混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闞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畂"、"畮"、"畆"、"畒"、"畞"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晳"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 243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况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况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菞)　禪(禮)
辯(辯辯辯)　蓋(葢)　膀(膀膀)　善(譱)
飆(飈飈)　剛(剛)　料(斮)　觴(觴)
餅(餅)　詬(詬)　躪(躪)　舐(舐)
豺(犲)　彀(彀)　櫺(櫺)　疏(踈疎)
躔(躔)　罐(罐)　騮(駵駵)　搜(捜)
諂(諂)　駭(駴)　攣(攣)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齜(齜)　齏(齏)　美(媺)　踏(蹹蹹)
弛(弛)　羈(羇)　滅(威)　柝(榛檬檬)
欸(欸)　悖(痔)　秣(餗)　蜿(蜿)
垂(埀埀)　奸(姧)　彝(彝)　腕(掔)
齪(齪)　殲(殲)　腦(腦)　尪(尩尩)
瓷(甆)　轆(轆)　旆(旆)　誤(悞)
蹙(蹴)　剿(剿)　篷(篷)　舄(舄)
啖(啗)　秸(稭)　睥(睥)　隙(隟隙)
島(嶋)　截(截)　媲(媲)　溆(溆)
登(登)　贐(賮賮)　撇(撆)　璇(琁)
鐙(鐙)　鯨(鱷)　憨(憨憨憨)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鍥)　腰(署)
斗(鬥)　絶(絶)　煢(煢)　燁(爗)
陡(陡)　誑(誑)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闉)　麯(麯)　彝(彝)
愕(愕)　羌(羌)　紝(紝)　癰(癕)
鋒(鏠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螽)　雷(靁)　潸(潸)　輿(轝)

龥(籲)	燥(熮)	煮(鬻)	棕(椶)
鳶(䳒)	潴(瀦)	裝(𧚟)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凉”、“况”、“峯”、“兖”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俎”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巳”或“已”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別,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祇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祇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祇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祇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宋史》全譯出版説明

《宋史》是元朝末期史臣們編纂的紀、志、表、傳俱全的紀傳體巨著。記載的内容包括北宋、南宋。全書四百九十六卷,包括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篇帙最浩繁的一部。其紀事上自趙匡胤"陳橋兵變",下迄陸秀夫背負幼帝蹈海身亡,記載宋朝十六帝二王共319年的歷史。

元至正三年(1343)三月,丞相脱脱等上奏,鑒於遼、金、宋三國的制度、典章、治亂、興亡,"恐因歲久散失,合遴選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書",用以"垂鑒後代,做一代盛典"。同月,元順帝下詔修遼、金、宋三史,"以中書右丞相脱脱爲都總裁官,中書平章政事鐵木兒塔識、中書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張起巖、翰林學士歐陽玄、侍御史吕思誠、翰林侍讀學士揭傒斯爲總裁官"。(《元史》卷四十一《順帝紀》)正式設局,分頭纂修三史。從至正三年(1343)開始纂修,到至正四年三月修成《遼史》,同年十一月修成《金史》,五年十月修成《宋史》。

至正三年(1343)任參議中書省事的蘇天爵在《三史質疑》中提到,當時保留下來的宋代官修史書,有"太祖至寧宗實録凡三千卷,國史凡六百卷,編年又千餘卷",還有理宗日曆二三百册,實録數十册,度宗日曆若干册(見《滋溪文稿》卷二十五)。元順帝至正年間正式纂修《宋史》時,又在江南等地購求殘缺的官修史書和野史、傳記、碑文、行狀等。可見元修《宋史》雖在宋亡後六十餘年,但宋代有關史料大都保存。在史料的處理上,《宋史》的編纂準《春秋》史例,疑事傳疑,信事傳信,不以己意妄加竄改,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原始史料的真實性。

《宋史》卷帙之浩繁,爲"二十四史"之首。篇幅長,又急於短時間内編成書,故參與此書的編著者比較多,有中書右丞相、領三史事阿魯圖,左丞相别兒怯不花,都總裁脱脱,總裁鐵木兒塔識、太平(即賀惟一)、張起巖、歐陽玄、李好文、王沂、楊宗瑞,史官斡玉倫徒、泰不華、杜秉彝、宋褧、王思誠,干文傳、汪澤民、張瑾、麥文貴、貢師道、李齊、余闕、劉聞、賈魯、馮福可、趙中、陳祖仁、王儀、余貞、譚慥、張翥、吴當、危素,另外還有提調官納麟、伯顔等23人。

《宋史》本紀共四十七卷,記十六帝二王,其編排順序爲:從宋太祖至宋欽宗爲北宋,時間是從公元960年至1127年四月,共167年。從宋高宗至衛王爲南宋,時間從公元1127年五月至1279年,共152年。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改蒙古國號爲元,時爲宋度宗咸淳七年,元世祖至元七年。1276年宋恭帝趙㬎降元,已表明南宋亡國,所以從這一年以後,《宋史》紀年改用元朝的年號。

《宋史》諸志也記事極詳。諸志的卷數和篇幅佔近三分之一,僅次於列傳。志書有《天

文志》十三卷、《五行志》七卷、《律曆志》十七卷、《地理志》六卷、《河渠志》七卷、《禮志》二十八卷、《樂志》十七卷、《儀衛志》六卷、《輿服志》六卷、《選舉制》六卷、《職官志》十二卷、《食貨志》十四卷、《兵志》十二卷、《刑法志》三卷、《藝文志》八卷。《宰輔表》五卷,記載整個宋朝的宰相和執政。《宗室世系表》二十七卷,記載兩宋的宗室。列傳部份,《后妃傳》、《宗室傳》、《公主傳》都是記載皇族中的人物。《諸臣列傳》一百七十七卷,類傳有《循吏傳》一卷、《道學傳》四卷、《儒林傳》八卷、《文苑傳》七卷、《忠義傳》十卷、《孝義傳》一卷、《隱逸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方技傳》二卷、《外戚傳》三卷、《宦者傳》四卷、《佞幸傳》一卷、《奸臣傳》四卷、《叛臣傳》三卷、《世家傳》六卷、《周三臣傳》一卷、《外國傳》八卷、《蠻夷傳》一卷。

《宋史》的優點是:一,內容豐富,體例完備,志書詳細,列傳繁多。二,史料真實。《宋史》基本上是照宋代舊史而成的。在修撰的過程中,文字不加修飾,史料不隨意剪裁,衹是稍加排次而已,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記載。三,是一部最系統、最全面地記録宋代歷史的典籍,也是探討這一段歷史的入門書和基本參考書,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參考價值。

《宋史》的不足:一,存在着歷史的局限,同屬一事,記載矛盾。多處出現一人兩傳,內容迥異的情況。清代學者趙翼説:"史傳人物太多,修之者非一人,不暇彼此審訂,遂有一人而重出者。"(《廿二史札記》卷二十四)二,記載錯誤,史實失真。由於宋史志書的史料來源,主要是宋人所修的《三朝史》、《兩朝史》、《四朝史》和《中興史》,四史體例没有劃一,元史臣將各史之志彙爲一志,未能融匯貫通,因此首尾不相應之處極多。

《宋史》最早的版本是"至正本",元順帝至正六年(1346)杭州路刻印。次爲"成化本",明憲宗成化十六年(1480)兩廣總督朱英在廣州刻印,後來的版本幾乎都是以此爲底本。"至正"和"成化"二本,今存者已是鳳毛麟角,難以覓見。"南監本"是明世宗嘉靖年間南京國子監刻印的。"北監本"是明神宗萬曆年間北京國子監刻印的。"殿本",是清高宗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局本"是清德宗光緒六年(1875)由金陵、淮南、浙江、江蘇、湖北五個書局刻印。"百衲本"是193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印,用"至正"和"成化"二本配補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對校,修訂了一些錯誤、脱漏之處,在行世的諸本中,是較爲標準的版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是1976年中華書局出版,以"百衲本"爲藍本,糾正了舊本中的訛誤、脱漏、衍文、倒置等許多錯誤,成爲《宋史》最通行的版本。

《宋史》全譯主編:倪其心。譯者:倪其心、李更、陳捷、顧永新、曹道衡、黄曉琴、劉建梅、吕玉蘭、楊麗嬌、陳曉强、趙燕、王學晉、于潔、汪聖鐸、張耕、王麗萍、舒雅麗、盧華巖、張和生、劉瑛、許紅霞、王嵐、劉虹、寧德衛、陳曉蘭、劉寧、吴鷗、馬辛民、劉延捷、李晉卿、閻萬鈞、賀嗣真、曹霜霜、趙二冬、張羿、海毓珹、袁明望。

宋史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第五册

第六册

第七册

第八册

第九册

第十册

第十一册

第十二册

第十三册

第十四册

第十五册

第十六册

宋史卷四百六十

列傳第二百十九

列　女

古者天子親耕，教男子力作，皇后親蠶，教女子治生，王道之本，風俗之原，固有在矣。男有塾師，女有師氏，國有其官，家有其訓，然而詩書所稱男女之賢，尚可數也。世道既降，教典非古，男子之志四方，猶可隆師親友以爲善；女子生長環堵之中，能著美行垂於汗青，豈易得哉。故歷代所傳列女，何可棄也？考宋舊史得列女若干人，作《列女傳》。

古代天子親自耕田，教男子從事勞動，皇后親自養蠶，教女子管理日常生活，王道的根本，風俗的起源，早就存在。男有塾師，女有師氏，國有官府，家有家訓，但是詩書稱頌的有賢德之人，還是屈指可數。世道已經改變，又不遵循古代的教育道德，男子志在四方，還能把尊師愛友看作美德；女子生長在家院，能以美好的品行而名垂史册，其實很難。所以歷代流傳的列女，怎能捨棄呢？考查宋舊史得列女若干人，本書作《列女傳》。

朱娥

朱娥者，越州上虞朱回女也。母早亡，養于祖媪。娥十歲，里中朱顔與媪競，持刀欲殺媪，一家驚潰，獨娥號呼突前，擁蔽其媪，手挽顔衣，以身下墜顔刀，曰："寧殺我，毋殺媪也。"媪以娥故得脱。娥連被數十刀，猶手挽顔衣不釋，顔忿恚，斷其喉以死。事聞，賜其家粟帛。其後，會稽令董皆爲娥立像于曹娥廟，歲時配享焉。

朱娥，是越州上虞朱回的女兒。母親死得早，由祖母撫養。朱娥十歲時，鄰居朱顔跟祖母争執，持刀想殺祖母，全家人都嚇跑了，惟獨朱娥哭喊着衝上前，保護她的祖母，用手拉住朱顔的衣服不放，用身體下墜朱顔的刀，説："寧可殺我，也别殺祖母。"祖母因朱娥的幫助纔得脱身。朱娥相繼被砍數十刀，還手牽朱顔衣不放，朱顔憤怒，砍斷她的咽喉殺死了她。事情傳開後，賜給她家糧帛。之後，會稽縣令董皆在曹娥廟給朱娥立像，逢年過節附享供祭。

張氏

張氏，鄂州江夏民婦。里惡少謝師乞過其家，持刀逼欲與爲亂，曰："從我則全，不從則死。"張大駡曰："庸奴！可死，不可它也。"至以刃斷其喉，猶能走，擒師乞，以告鄰人。既死，朝廷聞之，詔封旌德縣君，表墳曰"列女之墓"，賜酒帛，令郡縣致奠。

張氏，是鄂州江夏民婦。鄉里惡少謝師乞到她家中，用刀逼迫她欲行非禮，説："從我則生，不從則死。"張氏大駡説："庸奴！可以死，不可受辱。"謝師乞用刀砍斷她的咽喉，還能跑，抓住師乞，告知鄰人。死後，朝廷聽到此事，下詔封她旌德縣君，表彰她的墳爲"列女之墓"，賜酒帛，命令州縣祭奠。

彭列女

彭列女，生洪州分寧農家。從父泰入山伐薪，父遇虎，將不脱，女拔刀斫虎，奪其父而還。事聞，詔賜粟帛，敕州縣歲時存問。

彭列女，生在洪州分寧農家。隨從父親彭泰進山砍柴，父親遇到老虎，眼看不能脱身，女拔刀砍虎，奪回父親。皇上聽説此事，下令賞賜糧帛，命州縣逢年過節去慰問她的家人。

郝節娥

郝節娥，嘉州娼家女。生五歲，母娼苦貧，賣於洪雅良家爲養女。始笄，母奪而歸，欲令世其娼，娥不樂娼，日逼之，娥曰："少育良家，習織作組紃之事，又輒精巧，粗可以給母朝夕，欲求此身使終爲良，可乎？"母益怒，且棰且駡。

郝節娥，是嘉州娼家女。長到五歲時，作妓女的母親苦於貧窮，把她賣給洪雅良家當養女。到加笄之年，母親把她奪回家，想讓她繼承作娼婦，郝節娥不願作娼女，母親每天逼迫她，郝節娥説："從小養在良家，對編織這些事很熟練，又特别精巧，可以此來供給母親食用，讓我此身最後是清白的，行嗎？"母親更加生氣，對她又打又駡。

洪雅春時爲蠶叢祠，娼與邑少年期，因蠶叢具酒邀娥。娼與娥徐往，娥見少年，倉皇驚走，母挽捽不使去。不得已留坐中，時時顧酒食輒唾，强飲之，則嘔噦滿地，少年卒不得侵凌。暮歸，過雞鳴渡，娥度他日必不可脱，陽渴求飲，自投于江以死。鄉人謂之"節娥"云。

洪雅春天去蠶叢寺祭祀，娼與縣中少年約好，以祭蠶叢爲藉口備酒邀請郝節娥。娼跟郝節娥徐步前往，郝節娥看到少年，嚇得倉惶逃跑，她母親揪住不讓她離開。不得已留在座中，每看到酒食就吐，强迫她喝，便嘔吐滿地，少年始終不能欺侮她。晚上回去，路過雞鳴渡，郝節娥考慮他日一定不能脱身，裝作渴了請求喝水，自己投江而死。鄉人稱她爲"節娥"。

朱氏

朱氏，開封民婦也。家貧，賣巾屨簪珥以給其夫。夫日與俠少飲博，不以家爲事，犯法徙武昌。父母欲奪而嫁之，朱曰："何迫我如是耶？"其夫將行，一夕自經死，且曰："及吾夫未去，使知我不爲不義屈也。"吴充時爲開封府判官，作《阿朱詩》以

朱氏，是開封民婦。家中貧窮，靠賣巾屨簪珥來養她的丈夫。丈夫每天與俠少飲酒賭博，不顧家，犯法後流放武昌。父母想將朱氏强行改嫁，朱氏説："爲何這樣逼迫我呢？"她的丈夫臨行前，一天夜裏她上吊而死，并且説："趁着我丈夫未走，讓他知道我不被不義之事所屈服。"吴充當時是開封府判官，曾作《阿朱詩》來講述

道其事。

她的事迹。

崔氏

崔氏，合淝包繶妻。繶，樞密副使拯之子，早亡，惟一稚兒。拯夫婦意崔不能守也，使左右嘗其心。崔蓬垢涕泣出堂下，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齒賤獲，執浣滌之事幸矣，况敢污家乎！生爲包婦，死爲包鬼，誓無它也。"

其後，稚兒亦卒。母呂自荆州來，誘崔欲嫁其族人，因謂曰："喪夫守子，子死孰守？"崔曰："昔之留也，非以子也，舅姑故也。今舅殁，姑老矣，將舍而去乎？"呂怒，詛罵曰："我寧死此，决不獨歸，須爾同往也。"崔泣曰："母遠來，義不當使母獨還。然到荆州儻以不義見迫，必絶於尺組之下，願以尸還包氏。"遂偕去。母見其誓必死，卒還包氏。

崔氏，是合淝包繶的妻子。包繶，是樞密副使包拯的兒子，死得早，僅有一個幼兒。包拯夫婦懷疑崔氏不能守節，派身邊人試驗她的心意。崔氏蓬頭垢面哭着從堂下出來，見包拯說："父親，您是天下名公。我能做您的兒媳，管洗滌之事已很幸運了，豈敢玷污家族的名聲！我生是包家婦，死是包家鬼，發誓没有别的想法。"

後來，幼兒也死了。母親呂氏從荆州來，誘惑崔氏想把她嫁給親戚，對她說："喪夫守子，子死守誰？"崔氏說："從前我留下，不是因爲兒子，是因公婆的緣故。現在公公死了，婆婆老了，我要捨她而去嗎？"呂氏很生氣，咒駡說："我寧願死在這裏，也决不一個人回去，需要你同回。"崔氏哭着說："母親遠道而來，按理不該讓母親一個人回去。但是假如用不義之事逼迫我到荆州，那我一定上吊而死，願把尸體還給包氏。"於是一同離去。母親見她立誓一定去死，最終把她送回包氏。

趙氏

趙氏，貝州人。父嘗舉學究。王則反，聞趙氏有殊色，使人劫致之，欲納爲妻。趙日號哭慢駡求死，賊愛其色不殺，多使人守之。趙知不脱，乃紿曰："必欲妻我，宜擇日以禮聘。"賊信之，使歸其家。家人懼其自殞，得禍于賊，益使人守視。賊具聘帛，盛輿從來迎。趙與家人訣曰："吾不復歸此矣。"問其故，答曰："豈有爲賊污辱至此，而尚有生理乎！"家人曰："汝忍不爲家族計？"趙曰："第亡患。"遂涕泣登輿而去。至州廨，舉簾視之，已自縊輿中死矣。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寅有《趙女詩》。

趙氏，貝州人。父親曾舉爲學究。王則反叛，聽說趙氏特别貌美，派人把她搶來，想收納爲妻子。趙氏每天哭喊謾駡求死，賊愛她美貌不殺她，派多人看守。趙氏知道不能脱身，便欺騙他說："一定要娶我，應該選擇吉日以禮相聘。"賊相信了她的話，讓她回到家裏。家人怕她自殺，賊加禍於家，更派人看守。賊備好聘禮，派車馬隆重相迎。趙氏跟家人訣别說："我不再回家了。"問她原因，回答說："豈有被賊污辱到這種程度，而還有活着的道理呢！"家人說："你忍心不替家族着想嗎？"趙氏說："可以逃去而避禍。"於是哭泣着登車離去。到州府，舉簾看她，已經在車中自縊而死。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寅作有《趙女詩》。

丁氏

張晋卿妻丁氏，鄭州新鄭人，參知政事度五世孫也。靖康中，與晋

張晋卿妻丁氏，鄭州新鄭人，是參知政事丁度的五世孫。靖康年間，與晋卿躲避金兵到大

卿避金兵於大隗山。金兵入山，爲所得，挾之鞍上。丁自投于地，戟手大罵，連呼曰："我死即死耳，誓不受辱於爾輩。"復挾上馬，再三罵不已。卒乃忿然舉梃縱擊，遂死杖下。

隗山。金兵進山，被抓住，把她挾到馬上。丁氏自己落到地上，戟手大罵，連呼道："我死就死了，决不能被你們這些人污辱。"又被挾上馬，罵個不停。金兵忿然舉梃亂擊，丁氏於是死在杖下。

項氏

項氏，吉州吉水人。居永昌里，適同里孫氏。宣和七年，爲里胥所逮，至中途欲侵凌之，項引刀自刺而死。郡以聞，詔贈孺人，旌表其廬。

項氏，吉州吉水人。住在永昌里，嫁給同鄉孫氏。宣和七年，被里胥抓住，到中途想欺侮她，項氏拿刀自刺而死。州官報告朝廷，下詔贈給她孺人封號，表彰她的家門。

王氏二婦

王氏二婦，汝州人。建炎初，金人至汝州，二婦爲所掠，擁置舟中，遂投漢江以死。尸皆浮出不壞，人爲收葬之城外江上，爲雙冢以表之。

王氏二婦，汝州人。建炎初年，金兵到汝州，二婦被搶，并被抱着放到船裏，於是投入漢江而死。尸體都浮出水面而不壞，有人把她們收葬在城外江邊，建兩座墳表彰。

徐氏

徐氏，和州人。閎中女也，適同郡張弼。建炎三年春，金人犯惟揚，官軍望風奔潰，多肆虜掠，執徐欲污之。徐瞋目大罵曰："朝廷蓄汝輩以備緩急，今敵犯行在，既不能赴難，又乘時爲盜，我恨一女子不能引劍斷汝頭，以快衆憤，肯爲汝辱以苟活耶！第速殺我。"賊慚恚，以刃刺殺之，投江中而去。

徐氏，和州人。是徐閎中之女，嫁給同州張弼。建炎三年春，金軍進犯惟揚，官軍望風潰逃，并大肆擄掠，抓住徐氏想污辱她。徐氏怒目大罵道："朝廷畜養你們作爲緩急的準備，現在敵人進犯臨安，你們既不能奔赴國難，又乘機做强盗，恨我是一女子不能拿劍砍斷你們的頭，以平民憤，怎肯被你們污辱而苟且偷生呢！快些殺了我。"賊大怒，用刀殺了她投入江中而去。

榮氏

榮氏，薿女弟也。自幼如成人，讀《論語》、《孝經》，能通大義，事父母孝。歸將作監主簿馬元穎。建炎二年，賊張遇寇儀真，榮與其姑及二女走惟揚，姑素羸，榮扶掖不忍舍。俄賊至，脅之不從，賊殺其女，脅之益急，榮厲聲詬罵，遂遇害。

榮氏，是榮薿的妹妹。自幼像大人，讀《論語》、《孝經》，能明白大義，侍奉父母有孝道。嫁給將作監主簿馬元穎。建炎二年，賊張遇侵犯儀真，榮氏和婆母及兩個女兒逃奔惟揚，婆母平日身體瘦弱，榮氏扶持而不忍心捨棄她。不久賊到，威脅她也不順從，賊殺了她的女兒，威脅更加急迫，榮氏厲聲罵賊，於是被殺害。

何氏

何氏，吴人。吴永年之妻也。建炎四年春，金兵道三吴，官兵遁去，城中人死者五十餘萬。永年與其姊及其妻何奉母而逃。母老，待挾持而行，卒爲賊所得，將縶其姊及何，何

何氏，吴人。是吴永年的妻子。建炎四年春，金兵取道三吴，官兵逃走，城中人死了五十多萬。永年和姐姐及妻子何氏携帶母親逃命。母親年老，靠扶持纔能走，最後被賊抓住，賊要捆縛姐姐和何氏，何氏騙賊説："諸君太不勇武了！

給謂賊曰："諸君何不武耶！婦人東西惟命爾。"賊信之。行次水濱，謂其夫曰："我不負君。"遂投于河，其姊繼之。

婦人到何處也是爲了活命。"賊相信了她的話。途經水濱，何氏對她丈夫説："我不會對不起你。"於是投身河中，姐姐也隨她投河。

董氏　曹氏(等)

董氏，沂州滕縣人，許適劉氏子。建炎元年，盗李昱攻剽滕縣，悦其色，欲亂之，誘諭再三，曰："汝不我從，當銼汝萬段。"女終不屈，遂斷其首。劉氏子聞女死狀，大慟曰："列女也。"葬之，爲立祠。

董氏，沂州滕縣人，許配劉氏的兒子。建炎元年，盗賊李昱攻打搶劫滕縣，愛她貌美，想占有她，誘惑多次，説："你不順從我，就把你碎尸萬段。"女始終不屈服，於是砍斷她的頭。劉氏的兒子聽説女死的情形，非常悲痛地説："真是個烈女子。"把她埋葬，給她立了祠堂。

三年春，盗馬進掠臨淮縣，王宣要其妻曹氏避之，曹曰："我聞婦人死不出閨房。"賊至，宣避之，曹堅卧不起。衆賊劫持之，大罵不屈，爲所害。

三年春，盗賊馬進搶掠臨淮縣，王宣要求妻子曹氏躲避，曹氏説："我聽説婦人死也不離開閨房。"賊到了，王宣躲出去，曹氏堅持躺着不起來。衆賊强行抓住她，大罵不屈，被殺害。

四年，盗祝友聚衆於滁州龔家城，掠人爲糧。東安縣民丁國兵者及其妻爲友所掠，妻泣曰："丁氏族流亡已盡，乞存夫以續其祀。"賊遂釋夫而害之。

四年，盗祝友聚衆在滁州龔家城，搶人要糧。東安縣百姓丁國兵和他的妻子被祝友抓住，妻子哭着説："丁氏家族連逃帶死已没有什麼人，請求留下我丈夫延續他家香火。"賊於是放了丁國兵而殺了她。

同時，叛卒楊勍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棄尸道傍。賊退，人爲收瘞。尸所枕藉處，迹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削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

同時，叛軍楊勍侵犯南劍州，從小常村出來，抓到一民婦，想行非禮，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污辱，於是被殺害，尸體丢棄在道邊。賊走後，有人給她收尸。尸體枕靠的地方，痕迹宛然不滅。每當下雨時却是乾的，晴天却是濕的，有人削去馬上又顯現。用别的土覆蓋，痕迹更加清晰。

譚氏　謝氏

譚氏，英州真陽縣人，曲江村士人吴琪妻也。紹興五年，英州饑，觀音山盗起，攻剽鄉落。琪竄去，譚不能俱，與其女被執。譚有姿色，盗欲妻之，譚怒罵曰："爾輩賊也。我良家女，豈若偶耶？"賊度無可奈何，害之。

譚氏，英州真陽縣人，是曲江村士人吴琪的妻子。紹興五年，英州鬧饑荒，觀音山强盗興起，攻打搶劫鄉落。吴琪逃走，譚氏不能同行，和她的女兒一起被抓住。譚氏長得漂亮，盗賊想娶她爲妻，譚氏怒罵道："你們這班人是盗賊。我是良家女子，怎能作你的妻子？"賊人無可奈何，殺了她。

同時，有南雄李科妻謝氏，保昌故村人，囚於虔盗中，數日，有欲犯之，謝唾其面曰："寧萬段我，

同時，有南雄李科的妻子謝氏，保昌故村人，被囚禁在虔盗那裏，過了許多天，有個盗賊想欺侮她，謝氏把唾液吐到他的臉上説："寧願

不汝徇也。"盜怒，銼之而去。

把我砍成萬段，也不會順從你。"盜賊很生氣，把她殺死而去。

劉氏

劉氏，海州朐山人，適同里陳公緒。紹興末，金人犯山東，郡縣震響，公緒倡義來歸，偶劉歸寧，倉卒不得與偕，惟挈其子庚以行，宋授以八品官，後累功至正使。劉留北方，音問不通。或語之曰："人言'貴易交，富易妻'。今陳已貴，必他娶矣，盍改適?"曰："吾知守吾志而已，皇恤乎他?"公緒亦不他娶。子庚浸長，輒思念涕泣，傾家貲，結任俠，奔走淮甸，險阻備嘗。如是者十餘年，遂得迎母以歸。劉在北二十五年，嘗緯蕭以自給。

劉氏，海州朐山人，嫁給同鄉陳公緒。紹興末年，金兵進犯山東，州縣震動，公緒倡導回宋，碰巧劉氏回娘家了，匆忙間未能帶上她，僅帶着他的兒子陳庚出發，宋授給他八品官，後來多次加官直到正使。劉氏留在金方，音訊不通。有人告訴她說："人常說'貴易友，富易妻'。現在陳公緒已經地位顯貴，一定另娶他人了，爲何不改嫁?"她答道："我僅知道恪守我的志願，還能考慮別的嗎?"公緒也没另娶他人。兒子陳庚漸漸長大，總是因思念母親而哭泣，竭盡家中錢財，結交俠士，奔波在淮甸，備嘗險阻。這樣過了十多年，終於把母親接回來。劉氏在金方呆了二十五年，常以織艾蒿謀生。

張氏

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于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懼爲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石泉軍劾治。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逮其女，考掠無實。吏乃掘地爲坑，縛母于其內，旁列熾火，間以水沃之，絶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而絶。"吏憐而許之。既見，謂母曰："母以清潔聞，奈何受此污辱。寧死棰楚，不可自誣。女今死，死將訟冤于天。"言終而絶。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

張氏，是羅江士人之女。母親楊氏寡居。一天，親戚有婚宴，母女一同前往，她家的典庫叫雍乙的跟着去了。就座後，雍乙先回去。宴會結束，楊氏回家，雍乙已死在庫裏，没有誰知道凶手的姓名。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文饒懷疑楊氏有隱私，怕被人知道，殺雍乙來滅口，於是命令石泉軍定罪處治。楊氏說和女兒同床，確實没有别人。於是逮捕她的女兒，拷打之下没有口供。吏就在地上挖坑，把母親綁在裏面，旁邊放着旺火，間或用水澆，母親多次昏死又蘇醒過來，口供始終不屈服。一天，女兒對獄吏說："我受不了苦刑，就要死了，想見一下母親再死。"獄吏同情她，答應了。見面後，對母親說："母親以清白聞名，怎能受這樣的污辱。寧肯死於拷打，也不能誣告自己。女兒現在要死了，死後將要對天訴冤。"說完就死了。於是石泉連着三天劇烈震動，聲大如雷，雨雪交加，房屋上瓦都落下，當地人感到驚恐。

勘官李志寧疑其獄，夕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寐坐廳事，恍有猿墜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兆："非殺人者袁姓乎?"有門卒忽

勘官李志寧懷疑這起官司，夜裏穿戴整齊對天祈禱。不久坐在廳事打盹，模糊感覺到有隻猿掉到眼前，驚醒，叫吏卒抓時，就不見了。志寧自己思考夢的徵兆："莫非殺人者姓袁嗎?"有個

言張氏饋食之夫曰袁大，明日袁至，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也。獄上，郡榜其所居曰孝感坊。

看門的兵卒忽然說送張氏食物的那個男子叫袁大，第二天袁大到了，讓吏拘拿他，說："殺人者是你。"袁大臉色變了，恐懼地說："我同情她很長時間了，願去死。"審問他，說："我正在偷盜庫裏的金子，恰巧雍乙回來了，於是就殺了他。"楊氏得以幸免。當時女兒死了僅幾天。案情上報，州裏把她的住所題匾叫孝感坊。

師氏

師氏，彭州永豐人。父驥，政和二年省試第一。宣和中，爲右正言十餘日，凡七八疏，論權倖及廉訪使者之害而去。女適范世雍子孝純。建炎初，還蜀，至唐州方城縣，會賊朱顯終掠方城，孝純先被害，賊執師氏欲强之，許以不死。師罵曰："我中朝言官女，豈可受賊辱！吾夫已死，宜速殺我。"賊知不可屈，遂害之。

師氏，彭州永豐人。父親師驥，政和二年省試第一。宣和年間，當了十多天右正言，一共上疏七八次，因論及寵愛權臣和廉訪使者的危害而被罷官。女兒嫁給范世雍的兒子孝純。建炎初年，回蜀，到唐州方城縣，正趕上賊人朱顯終搶掠方城，孝純先遭殺害，賊人抓住師氏想强迫她就範，答應不讓她死。師氏罵道："我是朝廷諫官的女兒，怎能被賊侮辱！我丈夫已經死了，最好快些殺我。"賊知道她不會屈服，殺了她。

陳堂前

陳堂前，漢州雒縣王氏女。節操行義，爲鄉人所敬，但呼曰"堂前"，猶私家尊其母也。堂前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歲餘夫卒，僅有一子。舅姑無生事，堂前斂泣告曰："人之有子，在奉親克家爾。今已無可奈何，婦願幹蠱，如子在日。"舅姑曰："若然，吾子不亡矣。"既葬其夫，事親治家有法，舅姑安之。子日新，年稍長，延名儒訓導，既冠，入太學，年三十卒。二孫曰綱曰紱，咸篤學有聞。

陳堂前，是漢州雒縣王氏的女兒。節操行義，深受鄉人敬佩，都叫她"堂前"，就像尊重自己的母親一樣。堂前十八歲時，嫁給同州人陳安節，一年多後丈夫死了，僅有一個兒子。公婆無人侍奉，堂前强忍眼淚對他們說："人有兒子，在於奉親養家。現在已經無可奈何，我願主管家事，像兒子在時一樣。"公婆說："如果這樣，我們的兒子没死呀。"安葬了她的丈夫，侍奉雙親和處理家事有方，公婆放心。兒子日新，年齡稍大些，請名師教導，加冠後，入太學，三十歲死去。兩個孫子陳綱、陳紱，都勤奮學習有名聲。

初，堂前歸陳，夫之妹尚幼，堂前教育之，及笄，以厚禮嫁遣。舅姑亡，妹求分財産，堂前盡遺室中所有，無靳色。不五年，妹所得財爲夫所罄，乃歸悔。堂前爲買田置屋，撫育諸甥無異己子。親屬有貧窶不能自存者，收養婚嫁至三四十人，自後宗族無慮百數。里有故家甘氏，貧而質

當初，堂前到陳家來時，丈夫的妹妹還小，堂前教育撫養她，到了加笄的年齡，用厚禮把她嫁出去。公婆死後，妹妹要求分財産，堂前把家裏所有的東西全都給了她，没有爲難之色。不到五年，妹妹得到的財産就被她的丈夫用完，於是懊悔地回到家中。堂前給她買田建屋，撫養幾個外甥和自己的孩子一樣。親屬有因貧寒而不能養活自己的，被她收養至婚嫁的達三四十人，從這

其季女於酒家，堂前出金贖之，俾有所歸。子孫遵其遺訓，五世同居，并以孝友儒業著聞。乾道九年，詔旌表其門閭云。

以後宗族人丁興盛達到數以百計。村上有世家甘氏，因貧窮而把小女兒送到酒家作人質，堂前出錢把她贖回來，使她有歸宿。子孫遵循她的教誨，五世同堂，并以孝順友愛和讀書樂業而聞名。乾道九年，皇帝下令表彰她的家門。

節婦廖氏

廖氏，臨江軍貢士歐陽希文之妻也。紹興三年春，盜起建昌，號“白氈笠”，過臨江，希文與妻共挾其母傅走山中，爲賊所追。廖以身蔽姑，使希文負之逃。賊執廖氏，廖正色叱之。賊知不可屈，揮刃斷其耳與臂，廖猶罵賊曰：“爾輩叛逆至此，我即死，爾輩亦不久屠戮。”語絶而仆。鄉人義而葬之，號“廖節婦墓”。

是年，盜彭友犯吉州龍泉，李生妻梁氏義不受辱，赴水而死。

廖氏，臨江軍貢士歐陽希文的妻子。紹興三年春，建昌出了强盜，號稱“白氈笠”，到了臨江，希文和妻子一起帶着母親傅氏跑到山裏，被賊追趕。廖氏用身體遮擋婆母，讓希文背她跑。賊抓住了廖氏，廖氏嚴厲斥責他。賊知道不能使她屈服，揮刀砍下她的耳朵和手臂，廖氏還對賊説：“你們這些人叛逆到這種地步，如果我死了，你們也很快就要被殺掉。”説完就倒下了。鄉人認爲她有節義而埋葬了她，稱做“廖節婦墓”。

當年，盜賊彭友進犯吉州龍泉，李生的妻子梁氏不願被侮辱，投水而死。

劉當可母王氏

王氏，利州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劉當可之母也。紹定三年，就養興元。大元兵破蜀，提刑龐授檄當可詣行司議事。當可捧檄白母，王氏毅然勉之曰：“汝食君禄，豈可辭難。”當可行，大元軍屠興元，王氏義不辱，大罵投江而死。其婦杜氏及婢僕五人，咸及于難。當可聞變，奔赴江滸，得母喪以歸。詔贈和義郡太夫人。

王氏，是利州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劉當可的母親。紹定三年，到興元養老。大元軍隊攻克蜀，提刑龐授召當可到行司商議此事。當可拿檄文告訴母親，王氏毅然勉勵他説：“你拿皇帝的薪俸，怎能推辭呢。”當可走了，大元軍隊屠殺興元，王氏義不受辱，大罵投江而死。她的兒媳杜氏和女僕共五人，都遇難。當可聽説了這件意外的事情，奔赴江邊，辦完母親的喪事回歸。皇帝下詔贈和義郡太夫人。

曾氏婦晏

曾氏婦晏，汀州寧化人。夫死，守幼子不嫁。紹定間，寇破寧化縣，令佐俱逃，將樂縣宰黄垺令土豪王萬全、王倫結約諸寨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所殺獲。賊忿其敗，結集愈衆，諸寨不能禦，晏乃依黄牛山傍，自爲一寨。

一日，賊遣數十人來索婦女金帛，晏召其田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實在我。汝念主

曾氏家的媳婦晏，是汀州寧化人。丈夫死了，守着幼子不改嫁。紹定年間，寇攻克寧化縣，令佐都逃跑了，將樂縣宰黄垺命令土豪王萬全、王倫聚合諸寨抗賊，晏首先幫助士兵并供給糧食，殺獲很多賊寇。賊因失敗而惱羞成怒，聚集更多人馬，諸寨不能抵擋，晏於是在黄牛山旁，自己構築一寨。

一天，賊派數十人來索求婦女和金帛，晏招集她的田丁告訴他們説：“你們吃住在我家，賊要婦女，本意其實在我。你們如果顧念主母，就

母，各當用命，不勝即殺我。”因解首飾悉與田丁，田丁感激思奮。晏自搥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賊復退敗。鄰鄉知其可依，挈家依黄牛山避難者甚衆。有不能自給者，晏悉以家糧助之。於是聚衆日廣，復與倫、萬全共措置，析黄牛山爲五寨，選少壯爲義丁，有急則互相應援以爲掎角，賊屢攻弗克。所活老幼數萬人。

應該人人效命，失敗了就殺了我。”於是解下首飾都送給田丁，田丁感激而士氣大振。晏親自擊鼓，讓婢女們敲鑼，以此來激發他們的鬥志。賊又敗退。鄰鄉得知這裏可以依靠，帶着全家到黄牛山避難的人非常多。有不能養活自己的，晏把家裏的糧食全都拿出來幫助他們。於是從四面八方來的人越來越多，又跟王倫、王萬全一起共同籌劃，把黄牛山分成五寨，選年輕力壯的作義兵，有緊急情况能互相救助以形成掎角之勢，賊多次進攻均未獲勝。使老幼數萬人活下來。

知南劍州陳韡遣人遺以金帛，晏悉散給其下；又遺楮幣以勞五寨之義丁，且借補其子，名其寨曰萬安。事聞，詔特封晏爲恭人，仍賜冠帔，其子特與補承信郎。

知南劍州陳韡派人贈給她金帛，晏全都散發給了手下人；又贈紙幣慰勞五寨的義兵，并且讓她的兒子補官，命名她的寨爲萬安。皇帝知道這件事後，下詔特封晏爲恭人，又賜給冠帔，特别授她的兒子承信郎。

王袤妻趙氏

王袤妻趙氏，饒州樂平人。建炎中，袤監上高酒税，金兵犯筠，袤棄官逃去，趙從之行。遇金人，縛以去，繫袤夫婦於劉氏門，而入剽掠劉室。趙宛轉解縛，并解袤，謂袤曰：“君速去。”俄而金人出，問袤安往，趙他指以誤之。金人追之不得，怒趙欺己，殺之。袤方伏叢薄間，望之悲痛，歸刻趙像以葬。袤後仕至孝順監鎮。

王袤的妻子趙氏，是饒州樂平人。建炎年間，王袤監上高酒税，金兵侵犯筠，王袤棄官逃走，趙氏隨他同行。碰上金兵，被綁縛帶走，把王袤夫婦繫在劉氏的門口，進去搶劫劉内室。趙氏掙脱繩子，并解開王袤的綁繩，對王袤説：“你快走。”一會兒金兵出來，問王袤去什麽地方了，趙氏指以相反的方向來騙他們。金兵没追到，對趙氏欺騙他們而感到憤怒，就殺了她。王袤當時正藏在草叢中，看到了就很悲痛，回家刻了趙氏像并把她埋葬。王袤後做官到孝順監鎮。

涂端友妻陳氏

涂端友妻陳氏，撫州臨川人。紹興九年，盗起，被驅入黄山寺，賊逼之不從，以刃加其頸，叱曰：“汝輩鼠竊，命若蜉蝣，我良家子，義豈爾辱！縱殺我，官兵即至，爾其免乎？”賊知不可屈，乃幽之屋壁。居數日，族黨有得釋者，咸賫金帛以贖其孥。賊引端友妻令歸，曰：“吾聞貞女不出閨閤，今吾被驅至此，何面目登涂氏堂！”復駡賊不絶，竟死之。

涂端友的妻子陳氏，是撫州臨川人。紹興九年，强盗興起，被趕進黄山寺，賊逼她也不順從，把刀加在她的脖子上，她呵叱道：“你們這群鼠竊之徒，命如蜉蝣，我是良家女，怎能受你們侮辱！即使殺了我，官兵如果到了，你們能逃脱嗎？”賊知道不能使她屈服，就把她囚禁在屋裏。過了幾天，有個獲釋的親戚，帶着所有的金帛來贖他的兒子。賊領出端友的妻子讓她回家，她説：“我聽説貞女不出閨門，現在我被趕到這裏，還有什麽面目登涂氏堂！”又駡賊不斷，最終死於此。

詹氏女

詹氏女，蕪湖人。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倏破縣，女嘆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决矣。”頃之賊至，欲殺其父兄，女趨而前拜曰：“妾雖窶陋，願執巾帚以事將軍，贖父兄命。不然，父子并命，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麾手使亟去：“無顧我，我得侍將軍，何所憾哉。”遂隨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賊相顧駭嘆而去。

詹氏的女兒，蕪湖人。紹興初年，十七歲，淮寇叫“一窠蜂”的很快攻克縣城，女嘆息道：“父子没有都活的道理，我下定决心了。”不久賊到了，想殺她的父親和哥哥，女快步上前下拜說：“妾雖醜陋，願作妻妾侍奉將軍，贖回父兄性命。不這樣，父子一齊送命，没有什麽好處。”賊解開父兄的綁繩，女兒揮手讓他們趕快離開：“不要顧念我，我能侍奉將軍，有什麽遺憾的呢。”於是跟賊走了。走了數里，經過市東橋，起身跳河而死。賊相視驚嘆而離去。

劉生妻歐陽氏

劉生妻歐陽氏，吉州安福人。生居新樂鄉，以事出，惡少來欲侵凌之，歐陽不受辱而死。邑人劉寬作詩以吊之，時紹興十年也。

劉生的妻子歐陽氏，是吉州安福人。劉生住在新樂鄉，因事外出，惡少來家中想欺負她，歐陽氏不受辱而死。鄉人劉寬作詩憑吊她，當時是紹興十年。

朱雲孫妻劉氏

同縣有朱雲孫妻劉氏，姑病，雲孫刲股肉作糜以進而愈。姑復病，劉亦刲股以進，又愈。尚書謝諤爲賦《孝婦詩》。

同縣有朱雲孫的妻子劉氏，婆母病了，雲孫割大腿上的肉作成粥給母親吃後痊愈。婆母又生病時，劉氏也割股進獻，又痊愈。尚書謝諤爲她作《孝婦詩》。

謝泌妻侯氏

謝泌妻侯氏，南豐人。始笄，家貧，事姑孝謹。盜起，焚里舍殺人，遠近逃避。姑疾篤不能去，侯號泣姑側。盜逼之，侯曰：“寧死不從。”盜刃之，仆溝中。賊退，漸蘇，見一篋在側，發之皆金珠，族婦以爲己物，侯悉歸之，婦分其一以謝，侯辭曰：“非我有，不願也。”後夫與姑俱亡，子幼，父母欲更嫁之，侯曰：“兒以賤婦人，得歸隱居賢者之門已幸矣，忍去而使謝氏無後乎？寧貧以養其子，雖餓死亦命也。”

謝泌的妻子侯氏，南豐人。剛十五歲，家境貧困，侍奉婆母孝順又很細心。强盜來了，燒了房舍又殺人，附近的人紛紛逃難。婆母病重不能離開，侯氏在婆母身邊放聲痛哭。盜賊逼迫她，侯氏說：“寧死也不順從。”盜賊用刀砍她，她倒在溝裏。賊撤退後，她漸漸蘇醒過來，看到一個箱子在身旁，打開後裏面都是金珠，族婦認爲是她的東西，侯氏都還給了她，婦分給她其中一部分以表示感謝，侯氏推辭說：“不是我的東西，我不能要。”後來丈夫和婆母都死了，兒子還小，父母想把她改嫁他人，侯氏說：“女兒是卑賤的婦人，能够嫁到隱居賢人的家裏已經是幸運的了，忍心離開而使謝氏無後嗎？寧願受貧寒來養他家的孩子，即使餓死了也是命中注定的。”

樂氏女

同縣有樂氏女，父以鬻果爲業。紹定二年，盜入境，其父買舟挈家走

同縣有個樂氏的女兒，父親以賣果作爲職業。紹定二年，盜賊來到縣裏，她們的父親買船

建昌。盜掠其舟，將逼二女，俱不從，一赴水死，一見殺。

携全家逃往建昌。盜賊搶了他們的船，又要逼迫兩個女兒，都不順從，一個投水自盡，一個被殺害。

謝枋得妻李氏

謝枋得妻李氏，饒州安仁人也。色美而慧，通女訓諸書。嫁枋得，事舅姑、奉祭、待賓皆有禮。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閩中。武萬户以枋得豪傑，恐其扇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荆棘中，采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踪迹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没入矣。"李聞之，撫二子，凄然而泣。左右曰："雖没入，將不失爲官人妻，何泣也？"李曰："吾豈可嫁二夫耶！"顧謂二子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經獄中死。

謝枋得的妻子李氏，是饒州安仁人。貌美而且聰明，精通女訓等書。嫁給枋得，侍奉公婆、敬奉祭祀、接待賓客都有禮節。枋得發兵去守安仁，兵敗逃到閩中。武萬户認爲枋得是豪傑，怕他煽動兵變，懸賞抓他，追究到他的家人。李氏帶着兩個兒子藏到貴溪山荆棘裏，采摘草木來吃。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追踪到山裏，下令説："如果抓不到李氏，屠殺使那裏成爲廢墟！"李氏聽説後，説："怎麽能因爲我而連累别人，我出來，事情就結束了。"於是被俘。第二年，遷到建康囚禁。有人指着李氏説道："明天該被没入官了。"李氏聽到後，撫摸兩個兒子，傷心地哭了。旁邊的人説："雖然被没入，還將做官人的妻子，爲何哭呢？"李氏説："我怎麽能嫁兩個男人呢！"回頭對兩個兒子説："如果你們有幸活着回去，很好地侍奉我的婆母，我不能最終贍養她了。"當天夜裏，解下裙帶在獄中上吊而死。

枋得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逋播，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所當然也。"人稱爲賢母云。

枋得的母親桂氏尤其賢惠而又豁達，從枋得逃亡，到兒媳和孫子被囚禁在遠方，泰然處之，没有一句埋怨的話。有人問她，説："這是理所當然的。"人稱她爲賢母。

王貞婦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大元兵入浙東，婦與其舅、姑、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皙美，欲内之，婦號慟欲自殺，爲奪挽不得死。夜令俘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爲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爲之衰，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爲服期，即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爲若妻也。"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

王貞婦，丈夫家是臨海人。德祐二年冬，大元兵侵入浙東，婦跟她的公公、婆母、丈夫都被抓住。不久公公、婆母和丈夫都死了，主將見婦白皙貌美，想娶她，婦放聲慟哭想自殺，被强行拉住纔没死成。夜裏命令被俘的婦人輪流守着她。婦於是假裝對主將説："你讓我作你的妻妾，是想要我終身好好地侍奉主君。我的公公、婆母和丈夫死了，我却不給他們服喪，這是不行天道。不行天道的人，有何用！希望允許我給他們服一年之喪，然後就聽從命令。如果不聽我的請求，我最後死了，也不能做你的妻子。"主將怕她真死，答應了她，然而防守更嚴了。

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嵊青楓嶺，下臨絶壑，婦待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爲石。天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至治中，朝廷旌之曰"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第二年春，軍隊回去，帶着她走到嵊青楓嶺，下臨絶壁。婦等看守稍稍懈怠，把手指咬出血，在山石上寫字，望着南面痛哭，自己跳崖而死。後來她的血都浸入岩石間，化成石頭。天一旦陰雨，就隆起如開始寫的那樣。至治年間，朝廷表彰她爲"貞婦"，太守在嶺上立石祠，改名叫清風嶺。

趙淮妾

趙淮妾，長沙人也，逸其姓名。德祐中，從淮戍銀樹壩。淮兵敗，俱執至瓜州。元帥阿术使淮招李庭芝，淮陽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棄其尸江濱。妾俘一軍校帳中，乃解衣中金遺其左右，且告之曰："妾夙事趙運使，今其死不葬，妾誠不能忘情。願因公言使掩埋之，當終身事相公無憾矣。"軍校憐其言，使數兵輿如江上。妾聚薪焚淮骨置瓦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水而死。

趙淮的妾，是長沙人，姓名不詳。德祐年間，隨趙淮駐守銀樹壩。趙淮的軍隊被打敗，都被抓到瓜州。元統帥阿术讓趙淮招降李庭芝，趙淮假裝允諾，到揚城下，便大喊道："李庭芝，男子死就死了，不能投降。"元統帥大怒，殺了他，把他的尸體扔到江邊。妾被俘虜到一軍校帳中，她解下首飾送給左右的人，并且對他們説："妾一直侍奉趙運使，現在他死了不得安葬，妾實在不能忘掉舊情。希望因爲你的話而能使我去掩埋他，我應當終身侍奉相公而無憾。"軍校同情她説的話，派數名兵士帶她乘車到江上。妾用許多木柴燒趙淮尸骨并把骨灰放在瓦缶裏，自己抱在懷中，駕小船到急流處，仰天痛哭，跳水而死。

譚氏婦趙氏

譚氏婦趙，吉州永新人。至元十四年，江南既内附，永新復嬰城自守。天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爲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污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入磚爲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煅以熾炭，其狀益顯。

譚氏的媳婦趙氏，是吉州永新人。至元十四年，江南已經歸附，永新仍然環城固守。元兵攻進城裏，趙氏抱着嬰兒隨她的公公、婆母一起藏在邑校中，被凶悍的敵兵抓獲，殺了她的公公、婆母，抓着趙氏想污辱她，不行，兵把刀對着她説："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氏駡道："我公公被你殺死，我婆婆又被你殺死，我與其不義而生，不如跟我的公、婆一起死了。"於是和嬰兒一同遇害。血浸到禮殿兩楹之間，入磚而呈婦人和嬰兒的形狀，時間長了仍像新的一樣。有人感到驚訝，用沙石磨而不滅，又用炭燒，形狀更加明顯。

吴中孚妻

吴中孚妻，隆興之進賢人，少寡。景定元年，兵亂，携孤女自沈于縣之染步，曰："義不辱吾夫。"

吴中孚妻，隆興進賢人，年輕守寡。景定元年，戰亂，她帶着孤女在縣的染步自沉於水中，説："决不辱没我的丈夫。"

吕良子

吕仲洙女，名良子，泉州晋江人。父得疾瀕殆，女焚香祝天，請以身代，刲股爲粥以進。時夜中，群鵲繞屋飛噪，仰視空中，大星燁煜如月者三。越翼日，父瘳。女弟細良亦相從拜禱，良子却之，細良恚曰："豈姊能之，兒不能耶！"守真德秀嘉之，表其居曰"懿孝"。

吕仲洙的女兒，名叫良子，泉州晋江人。父親得病快死了，女兒焚香對天祈禱，請求以身代父，割大腿肉做粥給父親吃。夜裹，群鵲繞屋飛叫，仰視空中，有三顆光亮如月的大星。到了第二天，父親病好了。弟弟細良也跟着她拜天祈禱，良子讓他退下，細良生氣地説："難道姐姐能這樣，我不能嗎！"太守真德秀對此很是贊賞，表彰其家叫"懿孝"。

林老女

林老女，永春人，及笄未婚。紹定三年夏，寇犯邑，入山避之。猝遇寇，欲污之，不從。度不得脱，紿曰："有金帛埋於家，盍同取之?"甫入門，大呼曰："吾寧死於家，决不辱吾身。"賊怒殺之，越三日面如生。

林老的女兒，永春人，到了加笄的年齡還没婚配。紹定三年夏，寇進犯，到山中躲避。意外地碰到賊寇，想玷污她，不順從。考慮到自己不能脱身，假裝説："有金帛埋在家裏，何不同去拿呢?"剛進門，大喊道："我寧願死在家裏，也决不使我的身體受辱。"賊一怒之下殺了她，過了三天面色仍像活着時一樣。

童八娜

童八娜，鄞之通遠鄉建奥人。虎銜其大母，女手拽虎尾，祈以身代。虎爲釋其大母，銜女以去。始，林栗侍親官其地，嘗目睹之。已而爲守，以聞于朝，祠祀之。

童八娜，鄞地通遠鄉建奥人。老虎用嘴咬住她的祖母，女用手拽虎尾，祈求以身代祖母。虎放了她的祖母，用嘴咬住她離開了。起初，林栗在當地侍從父親任官，曾目睹此事。不久任太守，將這件事上報朝廷，立祠堂祭奉她。

韓希孟

韓氏女，字希孟，巴陵人，或曰丞相琦之裔。少明慧，知讀書。開慶元年，大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爲卒所掠，將挾以獻其主將。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尸，於練裙帶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韓氏女，字希孟，巴陵人，有人説是丞相韓琦的後裔。少年時聰慧，知道讀書。開慶元年，大元兵到了岳陽，女十八歲，被元兵抓住，將要挾她去獻給主將。女知道肯定不能幸免，最終投水而死。過了三天得到她的尸體，在她練裙帶上有首詩是這樣的："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王氏婦梁氏

王氏婦梁，臨川人。歸夫家才數月，會大元兵至，一夕，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義不受污辱。若後娶，當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

王氏的媳婦梁氏，臨川人。嫁到夫家僅數月，大元兵到了，一天夜裏，和丈夫約定説："我遇到元兵肯定死，决不受污辱。你以後娶妻，應該告訴我。"不久，夫婦被抓住。有個軍千户

户强使從己，婦紿曰："夫在，伉儷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户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歸之，并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户即之，婦拒且罵曰："斫頭奴！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實臨之，此身寧死不可得也。"因奮搏之，乃被殺。有同掠脱歸者道其事。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强行使她順從自己，婦假裝説："丈夫在，伉儷之情使我於心不忍，請求讓他回去然後可以。"千户把所得到的金帛給她的丈夫并讓他回去，同時給他一副弓箭，以防後到的元兵。大約走了十多里，千户靠近她，婦抗拒并駡道："斫頭奴！我對丈夫發誓，天地鬼神就在這裏，此身寧死也不能被别人得到。"於是舉手撲打他，被殺害。一起被抓後脱身回來的人講述了這件事。過了幾年，丈夫因没有子嗣打算另娶，商議總是不能如願，於是祭告她已故的妻子，夜裏夢見妻子説："我死後生在某氏家，現在十歲了。再過七年，應當再作你的妻子。"第二天派人去送聘禮，一説正是夢中人。問她的生日，和婦死的年月相同。

劉仝子妻林氏

劉仝子妻林氏，福州福清人。其父公遇，知名士。仝子爲福建招撫使起義兵，事見《林同傳》。仝子亡命自經死，有司執其妻具反狀，林叱曰："林，劉二族，世爲宋臣，欲以忠義報國，事不成，天也，何爲反乎！汝知去歲有以血書壁而死者乎？是吾兄也。吾與兄，忠義之心則一也，死且求治汝於地下，可生爲汝等凌辱耶！"遂遇害。

劉仝子的妻子林氏，是福州福清人。她的父親公遇，是知名士人。仝子任福建招撫使起義兵，事迹見本書《林同傳》。仝子逃亡在外自刎而死，有關官吏拘捕他的妻子并讓她講反叛的罪狀，林氏呵斥道："林、劉二族，世代是宋臣，想用忠義之心報效國家，事未成功，是天意，怎麼是謀反呢！你知道去年有個在壁上寫血書的人嗎？那是我的哥哥，我和哥哥，忠義之心是一樣的，就是死了也要在地下懲治你們，怎能活着被你們這些人凌辱呢！"於是被殺害。

毛惜惜

毛惜惜者，高郵妓女也。端平二年，别將榮全率衆據城以畔，制置使遣人以武翼郎招之。全僞降，欲殺使者，方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惜耻於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爲太尉更生賀。今乃閉門不納使者，縱酒不法，乃畔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畔臣。"全怒，遂殺之。越三日，李虎破關，禽全斬之，并其妻子及王安以下預畔者百有餘人悉傅以法。

毛惜惜，是高郵的妓女。端平二年，别將榮全率領衆兵占據城池反叛，制置使派人用武翼郎的官職去招降他。榮全假裝投降，想殺掉使者，正和同黨王安等人設宴聚飲，惜惜對送食物感到羞耻，王安責備她，惜惜説："起初説太尉投降，爲太尉慶賀。現在却閉門不接納使者，縱酒不法，是叛逆的行爲。妾雖然是卑賤的妓女，也不能侍奉叛臣。"榮全很生氣，殺了她。過了三天，李虎攻克城池，捉住榮全殺了他，連同他的妻子兒女以及王安以下參預叛亂的一百多人都繩之以法。

宋史卷四百六十一

列傳第二百二十

方技(上)

趙修己　王處訥　(子)熙元　苗訓　(子)守信　馬韶
楚芝蘭　韓顯符　史序　周克明　劉翰　王懷隱
趙自化　馮文智　沙門洪蘊　蘇澄隱　丁少微　趙自然

昔者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家爲巫史，神人淆焉。顓頊氏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其患遂息。厥後三苗復棄典常，帝堯命羲、和修重、黎之職，絶地天通，其患又息。然而天有王相孤虛，地有燥濕高下，人事有吉凶悔吝、疾病札瘥，聖人欲斯民趨安而避危，則巫醫不可廢也。後世占候、測驗、厭禳、禜禬，至於兵家遁甲、風角、鳥占，與夫方士修煉、吐納、導引、黄白、房中，一切焄蒿妖誕之説，皆以巫醫爲宗。漢以來，司馬遷、劉歆又亟稱焉。然而歷代之君臣，一惑於其言，害於而國，凶於而家，靡不有之。宋景德、宣和之世，可鑒乎哉！然則歷代方技何修而可以善其事乎？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漢嚴君平、唐孫思邈、吕才言皆近道，孰得而少之哉。宋舊史有《老釋》、《符瑞》二志，又有《方技傳》，多言禨祥。今省二志，存《方技傳》云。

從前少皞氏衰微的時候，九黎部落敗亂德行，家家有巫史，神與人混淆。顓頊氏任命南正重主管天而使神爲部屬，任命北正黎主管地而使人民爲部屬，九黎的禍患就此休止。此後三苗部落又背棄典法，帝堯命令羲、和遵循重、黎的職務，於是天神地祇斷絶來往，人間各得其序，禍患又休止。然而天有旺盛强壯日辰不周，地有乾濕高低，人事有吉凶悔禍、疾病疫死，聖人希望人民求得安寧而遠離危險，那麽巫醫是不能廢止的。後代望氣觀天預兆、測量檢驗、求鬼神降福消災、祭祀祛害，以至於兵家的遁甲、風角、鳥占的術數，與方士的修煉、吐納、導引、黄白、房中的術數，所有這些生死怪誕之説，都把巫醫作爲宗師。漢朝以來，司馬遷、劉歆又一再稱道。然而歷代的君臣，一旦被這些説法迷惑，則危害到國家，禍殃到家族，没有一個不是這樣的。宋朝景德、宣和時代，可以作借鑒了吧！然而歷代方技怎樣修行纔能使他們的事更好呢？有道是："人如果没有恒心，不能够做巫醫。"漢朝嚴君平、唐朝孫思邈、吕才的言論都接近正道，誰能不贊成他們呢。宋代舊史中有《老釋》、《符瑞》二志，又有《方技傳》，多是記載吉凶之事的。如今省去二志，保存《方技傳》。

趙修己

趙修己，開封浚儀人，少精天文推步之學。晉天福中，李守貞掌禁軍，領滑州節制，表爲司户參軍，留門下。守貞每出征，修己必從，軍中占候多中。奏試大理評事，賜緋。漢乾祐中，守貞鎮蒲津，陰懷異志，修己屢以禍福諭之，不聽，遂辭疾歸鄉里。明年，守貞果叛，幕吏多伏誅，獨修己得免。朝廷知其能，召爲翰林天文。

趙修己，開封浚儀人，年少時就精通天文曆法。後晉天福年間，李守貞掌管禁軍，領滑州節制，上表奏請趙修己爲司户參軍，把他留在自己門下。李守貞每次出征，趙修己一定隨從，在軍中望氣觀天預言，多數應驗。奏任試大理評事，賞賜緋衣。後漢乾祐年間，李守貞鎮守蒲津，暗中懷有野心，趙修己多次用禍福因果來勸解他，李守貞不聽，於是稱病辭歸鄉里。第二年，李守貞果然反叛，幕僚大多被處死，惟有趙修己得以免禍。朝廷知道他有才能，召入爲翰林天文。

周祖鎮鄴，奏參軍謀。會隱帝誅楊邠、史弘肇等，且將害周祖，修己知天命所在，密謂周祖曰："釁發蕭墻，禍難斯作。公擁全師，臨巨屏，臣節方立，忠誠見疑。今幼主信讒，大臣受戮，公位極將相，居功高不賞之地，雖欲殺身成仁，何益於事？不如引兵南渡，詣闕自訴，則明公之命，是天所與也。天與不取，悔何可追！"周祖然之，遂决渡河之計。即位，以爲殿中省尚食奉御，賜金紫。改鴻臚少卿，遷司天監。顯德中，累加檢校户部尚書。嘗遣副翰林學士承旨陶穀，以御衣、金帶、戰馬、器幣賜吴越錢俶。

周太祖鎮守鄴時，奏任爲參軍謀。當時正值隱帝誅殺楊邠、史弘肇等人，而且要謀害周太祖，趙修己預知天命所在，秘密地對周太祖説："禍起蕭墻，災難開始。公擁有全部軍隊，面臨巨大屏障，臣子的名節正在樹立，忠誠却受到懷疑。如今年幼君主聽信讒言，大臣被殺，公位在將相，居於功高無以封賞的地步，雖想殺身成仁，對事又有什麽益處？不如帶兵南渡，到朝廷親自陳訴，則公的命運，是上天所賜給的。如果天賜而不取，即使後悔也怎能追得回呢！"周太祖同意他的意見，於是決定渡過黄河的計策。周太祖即位後，任他爲殿中省尚食奉御，賞賜金紫。改任鴻臚少卿，遷爲司天監。顯德年間，多次加官爲檢校户部尚書。曾派爲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的副使，把御衣、金帶、戰馬、器幣賞賜給吴越王錢俶。

宋初，遷太府卿，判監事，上章告老，優詔不許。建隆三年卒，年七十一。

宋初，升爲太府卿，判監事，上奏章告老退休，特爲詔令不允許。建隆三年去世，享年七十一歲。

王處訥

王處訥，河南洛陽人。少時有老叟至舍，煮洛河石如麵，令處訥食之，且曰："汝性聰悟，後當爲人師。"又嘗夢人持巨鑒，星宿燦然滿中，剖腹納之，覺而汗洽，月餘，心胸猶覺痛。因留意星曆、占候之學，深究其旨。晉末之亂，避地太原，漢

王處訥，河南洛陽人。少年時有一個老翁來到他的住處，煮得洛河中的石頭像麵一樣，讓王處訥吃掉，并説："你天性聰明，今後應爲人師。"又曾夢見有人拿着一面大鏡，其中布滿星宿，又剖開自己的肚子把鏡裝進去，醒來後汗流浹背，過了一個多月，仍覺得心口疼痛。因此對星曆、占候之學留心，深入鑽研其道理。後晉末

祖時領節制，辟置幕府。即位，擢爲司天夏官正，出補許田令，召爲國子《尚書》博士，判司天監事。

周祖嘗與處訥同事漢祖，雅相厚善，及自鄴舉兵入汴，遽命訪求處訥，得之甚喜，因問以劉氏祚短事。對曰："人君未得位，嘗務寬大；既得位，即思復仇。漢氏據中土，承正統，以曆數推之，其載祀猶永。第以高祖得位之後，多報仇殺人及夷人之族，結怨天下，所以運祚不長。"周祖蹶然太息。適發兵圍漢大臣蘇逢吉、劉銖等家，待旦將行孥戮，遽命止之。逢吉已自殺，止誅劉銖，餘悉全活。

廣順中，遷司天少監。世宗以舊曆差舛，俾處訥詳定。曆成未上，會樞密使王朴作《欽天曆》以獻，頗爲精密，處訥私謂朴曰："此曆且可用，不久即差矣。"因指以示朴，朴深然之。

至建隆二年，以《欽天曆》謬誤，詔處訥别造新曆。經三年而成，爲六卷，太祖自製序，命爲《應天曆》。處訥又以漏刻無準，重定水秤及候中星、分五鼓時刻。俄遷少府少監。太平興國初，改司農少卿，并判司天事。六年，又上新曆二十卷，拜司天監。歲餘卒，年六十八。子熙元。

戰亂，到太原避難，漢祖當時正領節制，召他在幕府。即位後，擢升他爲司天夏官正，出任許田縣令，召入爲國子《尚書》博士，判司天監事。

周太祖曾與王處訥一起事奉漢祖，彼此都很友善，等到周太祖自鄴起兵進入汴時，緊急下令尋訪王處訥，找到他後非常高興，於是問他劉氏國運爲何不長。他回答説："君主没得到君位時，曾致力於寬大行事；得位後，馬上就想復仇。後漢占據中原，承接正統，用曆數來推算，國運還很長。但在高祖即位之後，爲報仇殺掉很多人并滅族，結怨於天下，所以國運不長。"周太祖跌足嘆息。正值發兵包圍後漢大臣蘇逢吉、劉銖等人家，天亮後就要殺掉他們的子孫，周太祖立即下令停止。蘇逢吉已經自殺，僅殺掉了劉銖，其他人都讓保全活了下來。

廣順年間，升爲司天少監。世宗因舊曆錯亂，令王處訥詳細審定。曆書編成還没有呈上，正值樞密使王朴作《欽天曆》進獻，相當精密，王處訥私下對王朴説："此曆暫且可用，不久就出現差錯了。"接着爲王朴指出錯處，王朴深表同意。

到建隆二年，因《欽天曆》有謬誤，詔令王處訥另造新曆。經過三年而成，共六卷，宋太祖親自作序，命名爲《應天曆》。王處訥又因漏刻計時不準，重新衡定水秤并占驗中星、分定五鼓時刻。不久升少府少監。太平興國初年，改爲司農少卿，兼判司天事。六年，又獻上新曆二十卷，拜授司天監。一年多後去世，享年六十八歲。兒子叫熙元。

王熙元

熙元，幼習父業，開寶中，補司天曆算。端拱初，改監丞，累遷太子洗馬兼春官正，加殿中丞。景德中，同判監事。東封，隨經度制置使詣祠所，禮畢，授權知司天少監。祠汾陰，真拜少監。奉詔於後苑纘陰陽事十卷上之，真宗爲製序，賜名《靈臺祕要》，及作詩紀之。

王熙元，自幼承習父業，開寶年間，補爲司天曆算。端拱初年，改授監丞，積功升遷爲太子洗馬兼春官正，加官殿中丞。景德年間，同判監事。東岳封禪時，跟隨經度制置使到祠所，典禮完畢，授爲權知司天少監。祭祀汾陰時，正式拜爲少監。奉詔令在後苑編纂陰陽之事十卷獻上，真宗爲之作序，賜名爲《靈臺祕要》，并作詩爲記。

初，上所修《儀天曆》，秋官正趙昭益言其二年後必差，又熒惑度數稍謬，後果驗。熙元頗伏其精一。上常對宰相言及曆算事，曰：“曆象，陰陽家流之大者，以推步天道，平秩人時爲功。”且言：“昭益能專其業，人鮮及也。”

玉清昭應宫成，以祇事之勤，授司天監。坐擇日差謬，降爲少監。以目疾，改將作監，致仕。天禧二年卒，年五十八。

苗訓

苗訓，河中人，善天文占候之術。仕周爲殿前散員右第一直散指揮使。顯德末，從太祖北征，訓視日上復有一日，久相摩蕩，指謂楚昭輔曰：“此天命也。”夕次陳橋，太祖爲六師推戴，訓皆預白其事。既受禪，擢爲翰林天文，尋加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年七十餘卒。子守信。

苗守信

守信，少習父業，補司天曆算。尋授江安縣主簿，改司天臺主簿，知算造。太平興國中，以《應天曆》小差，詔與冬官正吴昭素、主簿劉内真造新曆。及成，太宗命衛尉少卿元象宗與明律曆者同校定，賜號《乾元曆》，頗爲精密，皆優賜束帛。雍熙中，遷冬官正。端拱初，改太子洗馬、判司天監。淳化二年，守信上言：“正月一日爲一歲之首。每月八日，天帝下巡人世，察善惡。太歲日爲歲星之精，人君之象。三元日，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各主録人之善惡。又春戊寅、夏甲午、秋戊申、冬甲子爲天赦日，及上慶誕日，皆不可以斷極刑事。”下有司議行。未幾，轉殿中丞、權少監事，立

起初，王熙元獻上所修《儀天曆》，秋官正趙昭益説在二年後必有誤差，又指出熒惑星度數略有謬誤，後來果然應驗。王熙元很佩服趙昭益的精確。皇上曾對宰相説到曆算的事，説：“曆象，是陰陽家之流首先要懂的，以推算天道，安排人間時節爲功。”并説：“趙昭益能專精曆法，别人很少有能趕上他的。”

玉清昭應宫落成，因爲王熙元敬業勤奮，授司天監。因爲選擇日子出現錯誤，降官爲少監。因有眼病，改爲將作監，退休。天禧二年去世，享年五十八歲。

苗訓，是河中人，擅長天文占候的方術。在後周爲殿前散員右第一直散指揮使。顯德末年，跟從宋太祖北征，苗訓看到太陽上還有另一個太陽，長久互相磨擦動蕩，指着對楚昭輔説：“這是天命。”傍晚駐宿陳橋，宋太祖被全軍擁戴爲帝，苗訓都預言此事。太祖即位後，擢升爲翰林天文，不久加官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七十多歲去世。兒子名守信。

苗守信，少年時承習父業，補爲司天曆算。不久任江安縣主簿，改爲司天臺主簿，主管算造。太平興國年間，因爲《應天曆》小有誤差，詔令與冬官正吴昭素、主簿劉内真造新曆。新曆編成後，太宗命令衛尉少卿元象宗與通曉律曆的人一同校定，賜名《乾元曆》，很是精密，都優厚賞賜束帛。雍熙年間，升冬官正。端拱初年，改爲太子洗馬、判司天監。淳化二年，苗守信上言：“正月一日爲一年的開頭。每月八日，天帝下凡巡視人間，考察善惡。太歲日爲歲星的精神，是君主的象徵。三元日，上元是天官，中元是地官，下元是水官，各自主管登記人的善惡。春的戊寅日、夏的甲午日、秋的戊申日、冬的甲子日是天赦的日子，以及聖上的慶誕日，都不能判决極刑的事。”詔令下達有關部門討論施行。不久，轉爲殿中丞、權少監事，朝班的位置在本品下階，不久賞賜金紫。

本品之下，俄賜金紫。

至道二年，上以梁、雍宿兵，彌歲凶歉，心憂之，令宰相召守信問以天道咎證所在。守信奏曰："臣仰瞻玄象，及推驗太一經歷宫分，其荆楚、吴越、交廣并皆安寧。自來五緯陵犯、彗星見及水神太一臨井鬼之間，屬秦、雍分及梁、益之地，民罹其災。水神太一來歲入燕分，歲在房心，正當京都之地，自兹朝野有慶。"韶付史館。明年，真授少監。咸平三年卒，年四十六。子舜卿，爲國子博士。

至道二年，皇上因爲梁州、雍州駐屯軍隊，連年歉收，心中憂慮，命令宰相召來苗守信詢問天降災禍應驗的地區。苗守信上奏説："我仰觀天象，并推驗太一星所經歷的天宫分野，其中荆楚、吴越、交廣都安寧。自從五星凌侵、彗星出現及水神太一星降臨井宿鬼宿之間，屬於秦、雍分野以及梁、益地區，人民將要遭受災難。水神太一星來年進入燕分野，歲星在房宿心宿，分野正對着京城地區，自此朝野將會吉祥。"詔令交付史館。第二年，正式授少監。咸平三年去世，享年四十六歲。兒子叫舜卿，爲國子博士。

馬韶

馬韶，趙州平棘人，習天文三式。開寶中，太宗以晋王尹京，申嚴私習天文之禁，韶素與太宗親吏程德玄善，德玄每戒韶不令及門。九年冬十月十九日，既夕，韶忽造德玄，德玄恐甚，詰其所以來，韶曰："明日乃晋王利見之辰，韶故以相告。"德玄惶駭，止韶一室，遽入白太宗。太宗命德玄以人防守之，將聞于太祖。及詰旦，太宗入謁，果受遺踐阼。韶以赦獲免。逾月，起家爲司天監主簿。太平興國二年，擢太僕寺丞，改秘書省著作佐郎。歷太子中允、秘書丞，出爲平恩令。歸朝復守舊任，與楚芝蘭同判司天監事，就遷太常博士。淳化五年，坐事，出爲博興令，移長山令。秩滿歸鄉里，卒於家。

馬韶，趙州平棘人，學習天文遁甲、太乙、六壬。開寶年間，太宗以晋王爲京兆尹，申命嚴格執行私學天文的禁令，馬韶平素與太宗親近的官吏程德玄是好朋友，程德玄常告誡馬韶不讓他上門。開寶九年冬十月十九日，黄昏之後，馬韶忽然拜訪程德玄，程德玄非常恐慌，責問他爲什麽來，馬韶説："明天是晋王居於帝位的時辰，因此我來相告。"程德玄驚駭不已，把馬韶留在一間屋裏，立即進宫告訴太宗。太宗命令程德玄派人防守，并要報告太祖。到了第二天早晨，太宗進宫謁見太祖，果然接受遺詔即皇帝位。馬韶因此而獲得免罪。過了一個月，初次徵召爲司天監主簿。太平興國二年，擢升太僕寺丞，改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經歷太子中允、秘書丞，出朝爲平恩縣令。回朝復任舊職，與楚芝蘭同判司天監事，就地遷升太常博士。淳化五年，因事犯法，出朝爲博興縣令，移爲長山縣令。任期滿後回到故鄉，在家中去世。

楚芝蘭

楚芝蘭，汝州襄城人。初習《三禮》，忽自言遇有道之士，教以符天、六壬、遁甲之術。屬朝廷博求方技，詣闕自薦，得録爲學生。以占候有據，擢爲翰林天文。授樂源縣主簿，遷司天春官正、判司天監事。占

楚芝蘭，汝州襄城人。最初學《三禮》，忽然自稱遇到有道之士，教給他符天、六壬、遁甲之術。朝廷廣求方技之士時，他到朝廷自薦，得以録取爲學生。因爲望氣觀天預言有根據，擢升爲翰林天文。任樂源縣主簿，升爲司天春官正、判司天監事。有一位占候的人説五福太一星降臨

者言五福太一臨吴分，當於蘇州建太一祠。芝蘭獨上言："京師帝王之都，百神所集。且今京城東南一舍地名蘇村，若於此爲五福太一建宫，萬乘可以親謁，有司便於祇事，何爲遠趨江外，以蘇臺爲吴分乎?"輿論不能奪，遂從其議，仍令同定本宫四時祭祀儀及醮法。宫成，特遷尚書工部員外郎，賜五品服。淳化初，與馬韶同判監，俱坐事，芝蘭出爲遂平令。卒，年六十。録其子繼芳爲城父縣主簿。

吴地分野，應當在蘇州建太一祠。但楚芝蘭上言説："京城是帝王的都城，百神聚集的地方。并且如今京城東南三十里有個地方名叫蘇村，如果在此地爲五福太一神建宫，則皇上可以親臨拜謁，有關部門也便於祭祀，爲什麽要遠赴長江以南，把蘇臺作爲吴地分野呢?"輿論不能反駁，於是聽從他的建議，并命令他一同定本宫四時祭祀儀式及醮法。太一宫落成，特旨升爲尚書工部員外郎，賞賜五品官服。淳化初年，與馬韶同判監，兩人都因事犯法，楚芝蘭貶出爲遂平縣令。去世，享年六十歲。録用他的兒子楚繼芳爲城父縣主簿。

韓顯符

韓顯符，不知何許人。少習三式，善察視辰象，補司天監生，遷靈臺郎，累加司天冬官正。顯符專渾天之學，淳化初，表請造銅渾儀、候儀。詔給用度，俾顯符規度，擇匠鑄之。至道元年渾儀成，於司天監築臺置之，賜顯符雜綵五十匹。顯符上其《法要》十卷，序之云：

> 伏羲氏立渾儀，測北極高下，量日影短長，定南北東西，觀星間廣狹。帝堯即位，羲氏、和氏立渾儀，定曆象日月星辰，欽授民時，使知緩急。降及虞舜，則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通占》又云："撫渾儀，觀天道，萬象不足以爲多。"是知渾儀者，實天地造化之準，陰陽曆數之元，自古聖帝明王莫不用是精詳天象，預知差忒。或鑄以銅，或飾以玉，置之内庭，遣日官近臣同窺測焉。

> 自伏羲甲寅年至皇朝大中祥符三年庚戌歲，積三千八百九十七年。五帝之後訖今，明曆象之玄，知渾天之奥者，近十餘朝，考而論之，臻至妙者不過四五；

韓顯符，不知何地人。少年時學習遁甲、太乙、六壬，善於觀察星象，補爲司天監生，升爲靈臺郎，積功加官爲司天冬官正。韓顯符專長渾天之學，淳化初年，上表請求造銅渾儀、候儀。詔令供給用度，令韓顯符規劃尺度，選擇匠人鑄造。至道元年渾儀造成，在司天監築臺安放，賞賜韓顯符雜綵五十匹。韓顯符獻上所撰《法要》十卷，作序説：

> 伏羲氏創造渾儀，測定北極星高下，度量日影長短，確定南北東西，觀察星際間距離。帝堯即位，羲氏、和氏建造渾儀，測定曆象日月星辰，教給人民時節，使人民知道緩急。到了虞舜時代，則製造璇璣玉衡儀來瞭解日月和五星。《通占》又説："根據渾儀，觀測天道，天地萬象也完全不算多。"因此知道渾儀的，實際是天地造化之準則，陰陽曆數之本源，自古以來聖明的帝王無不用來精確審定天象，預知誤差。有的用銅鑄造，有的用玉裝飾，安置於内庭，派遣日官與近臣一同觀測。

> 自從伏羲甲寅年到皇朝大中祥符三年庚戌歲，共經歷三千八百九十七年。從五帝之後到如今，明瞭曆象的玄妙，知曉天文奥秘的人，在近十多個朝代中，考察而論斷，達到精妙的人不過四五個，其餘都是誇耀而被

自餘徒誇重於一日，不深圖於久要，致使天象無準，曆算漸差，占候不同，盈虛難定。陛下講求廢墜，爰造渾儀，漏刻星躔，曉然易辨。若人目窺於下，則銅管運於上，七曜之進退盈縮，衆星之次舍遠近，占逆順，明吉凶，然後修福俾順其度，省事以退其災，悉由斯器驗之。

重視一時，并不長久觀測，以致使天象没有準則，曆法算術産生差錯，天文占驗各不相同，日月盈虧難以確定。陛下力圖廢止此弊，於是製造渾儀，更漏時刻星宿行次，明瞭易辨。如果用眼從渾儀下面窺測，則看到上面銅管運轉，日月和五星的進退盈縮，衆星的行止遠近，占卜逆順，明瞭吉凶，然後修福以順應天度，明事以免除災患，都由這個儀器求得驗證。

昔漢洛下閎修渾儀，測《太初曆》，云："後五百年必當重製。"至唐李淳風，果合前契。貞觀初，淳風又言前代渾儀得失之差，因令銅鑄。七年，太宗起凝暉閣於禁中，俾侍臣占驗。既在宮掖，人莫得見，後失其處所。玄宗命沙門一行修《大衍曆》，蓋以渾儀爲證。又有梁令瓚造渾儀木式，一行謂其精密，思出古人，遂以銅鑄。今文德殿鼓樓下有古本銅渾儀一，制極疏略，不可施用。且曆象之作，非渾儀無以考真僞；算造之士，非占驗不能究得失。渾儀之成，則司天歲上細行曆，益可致其詳密。

從前漢朝洛下閎修造渾儀，測定《太初曆》，説："五百年後定當重新製造。"到唐朝李淳風時，果然應合前言。貞觀初年，李淳風又上言前代渾儀得失誤差，因而命令用銅鑄造。貞觀七年，唐太宗在宮中建造凝暉閣，令侍臣占驗。因爲這個儀器在宮中，外人不能看見，後來不知其去向。唐玄宗命令僧人一行修《大衍曆》，大概就是用渾儀來驗證。又有梁令瓚造木製渾儀，一行稱道其精密，設計超出古人，於是再用銅鑄造。如今文德殿鼓樓下有一古式銅渾儀，製作極其粗略，不能使用。并且曆象的編修，没有渾儀就無法考訂真僞；計算製造的人，不占驗就不能考究得失。渾儀造成，司天監就可以每年進獻詳細的曆書，更加可以使其詳細精密。

其制有九，事具《天文志》。自是顯符專測驗渾儀，累加春官正，又轉太子洗馬。

渾儀的製作有九個部件，此事記載在本書《天文志》。從此韓顯符專管測驗渾儀，積功加春官正，又轉爲太子洗馬。

大中祥符三年，詔顯符擇監官或子孫可以授渾儀法者。顯符言長子監生承矩善察躔度，次子保章正承規見知算造，又主簿杜貽範、保章正楊惟德皆可傳其學。詔顯符與貽範等參驗之。顯符後改殿中丞兼翰林天文。六年卒，年七十四。又詔監丞丁文泰嗣其事焉。

大中祥符三年，詔令韓顯符選擇監官或者他的子孫中可以傳授渾儀法的人。韓顯符説他的長子監生韓承矩擅長觀察星宿運行位置，次子保章正韓承規現任主管算造，還有主簿杜貽範、保章正楊惟德都可以傳承他的學術。詔令韓顯符與杜貽範等一起測試他們。韓顯符後改授殿中丞兼翰林天文。大中祥符六年去世，享年七十四歲。又詔令監丞丁文泰接替他的職事。

史序

史序字正倫，京兆人。善推步曆

史序字正倫，京兆人。擅長曆法算術，太平

算，太平興國中，補司天學生。太宗親較試，擢爲主簿。稍遷監丞，賜緋魚，隸翰林天文院。雍熙二年，廷試中選者二十六人，而序爲之首，命知算造，又知監事。

興國年間，補爲司天學生。太宗親自考試，擢升爲主簿。過些時候升監丞，賞賜緋魚，隸屬翰林天文院。雍熙二年，廷試中榜有二十六人，而史序是其中第一名，任命主管算造，又主管監事。

淳化三年，司天鄭昭晏言：“臣測金、火行度須有相犯。今驗之天，而火行漸南，金度漸北，有若相避，遂不相犯。”序又言：“木、火、金三星初夜在午，木在東，火在中，金最西，漸北行去火尺餘。此國家欽崇天道，聖德所感也。”

淳化三年，司天鄭昭晏上言：“我觀測金星、火星運行的度數必將互相觸犯。如今用天象來驗證，却是火星運行逐漸向南，金星度數逐漸向北，好像互相躲避，就不會互相觸犯。”史序又上言：“木星、火星、金星三顆星初更時在午位，木星在東，火星在中，金星在最西，漸漸向北運行離開火星一尺多，這是因爲國家崇敬天道，被聖德感動所致。”

序後累遷夏官正、河西、環慶二路隨軍轉運、太子洗馬。修《儀天曆》上之，又嘗纂天文曆書爲十二卷以獻，改殿中丞，賜金紫，俄權監事。景德二年遷權知少監，大中祥符初即眞。三年卒，年七十六。序慎密勤職，在監三十年，未嘗有過，衆頗稱之。

史序後來積功升任夏官正、河西、環慶二路隨軍轉運、太子洗馬。編修《儀天曆》進上，又曾修纂天文曆書爲十二卷獻上，改任殿中丞，賞賜金紫，不久爲權監事。景德二年升任權知少監，大中祥符初年正式爲知少監。三年去世，享年七十六歲。史序慎密勤於職守，在司天監任職三十年，從未出過差錯，衆人很稱道他。

周克明　周傑

周克明字昭文。曾祖德扶，唐司農卿。祖傑，開成中進士，解褐獲嘉尉，歷弘文館校書郎。中和中，僖宗在蜀，傑上書言治亂萬餘言。擢水部員外郎，三遷司農少卿。傑精於曆算，嘗以《大衍曆》數有差，因敷衍其法，著《極衍》二十四篇，以究天地之數。時天下方亂，傑以天文占之，惟嶺南可以避地，乃遣其弟鼎求爲封州録事參軍。傑，天復中亦棄官携家南適嶺表。劉隱素聞其名，每令占候天文災變。傑自以年老，嘗策名中朝，耻以星曆事僭僞，乃謝病不出。龑襲位，强起之，令知司天監事，因問國祚修短。傑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土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

周克明字昭文。曾祖周德扶，是唐朝司農卿。祖父周傑，開成年間考中進士，初次爲官任獲嘉縣尉，歷官弘文館校書郎。中和年間，唐僖宗在蜀時，周傑上書議論治亂之事達一萬多言。擢升水部員外郎，三次升遷任司農少卿。周傑精於曆算，曾因《大衍曆》多次出現差誤，因而進一步演算，著《極衍》二十四篇，用來探究天地之數。當時天下正亂，周傑用天文占驗預測，惟有嶺南可以避難，於是讓他弟弟周鼎求官爲封州録事參軍。周傑，在天復年間也棄官携家南逃到嶺表。劉隱早就聽說過他的名聲，常讓他占驗天文災變。周傑自己因爲年老，又曾在中原朝廷作官效忠，耻於用星象曆法事奉僞朝，於是稱病不出。劉龑繼位，强行起用他，命令他主管司天監事，因而問他國運長短。周傑用《周易》占筮，得到“比”卦的“復”卦，說：“卦中有二土，土的數生出五，二個五成十，二個五相比，就年

以歲言之，當五百五十。"龔大喜，賞賚甚厚。龔以梁貞明三年僭號，至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害爾。大有中，遷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傑生茂元，亦世其學，事龔至司天少監，歸宋授監丞而卒，即克明之父也。

克明精於數術，凡律曆、天官、五行、讖緯及三式、風雲、龜筮之書，靡不究其指要。開寶中授司天六壬，改臺主簿，轉監丞，五遷春官正。克明頗修詞藻，喜藏書。景德初，嘗獻所著文十編，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三年，有大星出氐西，衆莫能辨；或言國皇妖星，爲兵凶之兆。克明時使嶺表，及還，亟請對，言："臣按《天文録》、《荆州占》，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黄，其光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是德星也。臣在塗聞中外之人頗惑其事，願許文武稱慶，以安天下心。"上嘉之，即從其請。拜太子洗馬、殿中丞，皆兼翰林天文，又權判監事。屬修兩朝國史，其天文律曆事，命克明參之。大中祥符九年，坐本監擇日差互，例降爲洗馬。

天禧元年夏，火犯靈臺，克明語所親曰："去歲太白犯靈臺，掌曆者悉被降譴，上天垂象，深可畏也。今熒惑又犯之，吾其不起乎！"八月，疽發背，卒，年六十四。克明久居司天之職，頗勤慎，凡奏對必據經盡言。及卒，上頗悼惜，遣内侍諭其婿直龍圖閣馮元，令主喪事，賜賻甚厚。

初，諸僭國皆有纂録，獨嶺南闕焉。惟胡賓王、胡元興二家纂述，皆不之備。克明訪耆舊，采碑誌，孳孳

數來説，當是五百五十年。"劉龔大喜，賞賜很優厚。劉龔從梁貞明三年僭號，到開寶四年亡國，僅有五十五年。大概周傑舉整數是爲了避害而已。大有年間，升爲太常少卿，去世，享年九十多歲。周傑生下周茂元，也繼承他的學術，事奉劉龔官至司天少監，歸附宋朝後授監丞而去世，就是周克明的父親。

周克明精於數術，凡是律曆、天官、五行、讖緯以及三式、風雲、龜筮的書，無不探究其要義。開寶年間授司天六壬，改爲臺主簿，轉任監丞，五次升遷任春官正。周克明很注意修詞，喜愛藏書。景德初年，曾呈獻自己所著文章十編，召到中書省考試，賜給同進士出身。三年，有顆大星從氐宿西出，衆人都不能辨識；有人説是國皇妖星，是兵凶的徵兆。周克明當時出使嶺表，等他回朝後，急切請求面見皇上，説："我根據《天文録》、《荆州占》等書，這顆星名叫周伯，顔色是黄色，光芒四射，所見的國家大爲昌盛，是顆德星。臣在路上聽説朝廷内外人士對這件事很惶惑，希望允許文武官員稱頌慶祝，以安定天下人心。"皇上很贊賞，立即接受他的請求。拜爲太子洗馬、殿中丞，都兼翰林天文，又權判監事。當時正在修纂兩朝國史，其中天文律曆部分，命令周克明參加。大中祥符九年，因本監挑選日子出現差誤，按例降爲洗馬。

天禧元年夏天，火星犯靈臺星，周克明對他親近的人説："去年太白星犯靈臺星，掌管曆法的人都被降職譴責，上天降示星象，是深可畏懼的。如今熒惑星又侵犯靈臺星，我大概再也起不來了吧！"八月，背上長了毒瘡，去世，享年六十四歲。周克明長久在司天的職位上，很勤慎，每次上奏回答必定援引經典把話説盡。他去世後，皇上很悼念惋惜，派遣宦官告訴他的女婿直龍圖閣馮元，命令他主持喪事，并賜給財物治喪十分優厚。

起初，各僞國都有著録，偏偏嶺南空缺。祇有胡賓王、胡元興二家著述，却都不完備。周克明向耆老訪問，采擇碑石記載，孜孜著述，纔寫

著撰，裁十數卷，書未成而卒。

了十多卷，書没有完成就去世了。

劉翰

劉翰，滄州臨津人。世習醫業，初攝護國軍節度巡官。周顯德初，詣闕獻《經用方書》三十卷、《論候》十卷、《今體治世集》二十卷。世宗嘉之，命爲翰林醫官，其書付史館，再加衛尉寺主簿。

劉翰，滄州臨津人。世代傳習醫學，起初代理護國軍節度巡官。後周顯德初年，到朝廷獻上《經用方書》三十卷、《論候》十卷、《今體治世集》二十卷。周世宗嘉獎他，任命爲翰林醫官，他的書交付史館，再加官衛尉寺主簿。

太祖北征，命翰從行。建隆初，加朝散大夫、鴻臚寺丞。時太祖求治，事皆核實，故方技之士必精練。乾德初，令太常寺考較翰林醫官藝術，以翰爲優，絀其業不精者二十六人。自後，又詔諸州訪醫術優長者籍其名，仍量賜裝錢，所在厨傳給食，遣詣闕。開寶五年，太宗在藩邸有疾，命翰與馬志視之。及愈，轉尚藥奉御，賜銀器、緡錢、鞍勒馬。

宋太祖北征，命令劉翰隨行。建隆初年，加官朝散大夫、鴻臚寺丞。當時太祖正力求大治，凡事都講究務實，因此方術之士學術必須精練。乾德初年，命令太常寺考核翰林醫官的醫術，劉翰爲優等，斥退其中醫術不精的二十六人。此後，又詔令各州尋訪醫術優秀的人登記姓名，并賜給置裝費，經過的地方由驛站厨房供給飲食，遣送他們到朝廷。開寶五年，太宗在王府得病，命令劉翰與馬志去看病。太宗病愈，轉爲尚藥奉御，賞賜銀器、緡錢、鞍勒馬。

嘗被詔詳定《唐本草》，翰與道士馬志、醫官翟煦、張素、吴復珪、王光祐、陳昭遇同議，凡《神農本經》三百六十種，《名醫録》一百八十二種，唐本先附一百一十四種，有名無用一百九十四種，翰等又參定新附一百三十三種。既成，詔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昉、户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詳覆畢上之。昉等序之曰：

曾受詔詳細審定《唐本草》，劉翰與道士馬志、醫官翟煦、張素、吴復珪、王光祐、陳昭遇一同議定，共有《神農本經》三百六十種，《名醫録》一百八十二種，唐本原附一百一十四種，有名稱而無用途的一百九十四種，劉翰等人又議定新加上一百三十三種。編成後，詔令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昉、户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詳加審閲完畢後獻上。李昉等人作序説：

> 《三墳》之書，神農預其一。百藥既辨，《本草》序其録。舊經三卷，世所流傳。《名醫別録》，互爲編纂。至梁陶弘景乃以《別録》參其《本經》，朱墨雜書，時謂明白。而又考彼功用，爲之注釋，列爲七卷，南國行焉。逮乎有唐，別加參校，增藥餘八百味，添注爲二十卷。《本經》漏缺則補之，陶氏誤説則證之。然而載歷年祀，又逾四

> 《三墳》之書，神農氏著述是其中之一。百藥已經辨識，由《本草》敘述他所登録的藥草。舊《本草經》有三卷，就是民間流傳的本子。《名醫別録》，與《本草》互爲參照編纂。到梁陶弘景時用《別録》參照《本經》，用朱筆墨筆綜合書寫，當時認爲清楚明白。而又考查其功用，爲之注釋，編列爲七卷，在南方流行。到了唐代，另外加以參校，增加藥劑八百多味，添上注解編爲二十卷。《本經》有漏缺之處則加以補充，陶弘景説法有誤則加以辨證。然而歲月推移，又

百，朱字墨字，無本得同；舊注新注，其文互闕。非聖主撫大同之運，永無疆之休，其何以改而正之哉！

過了四百年，朱字墨字，没有一種本子相同；舊注新注，文字互有缺漏。如果不是聖明的君主把握大同的運命，永葆無疆的吉祥，如何能改正其中的錯誤！

乃命盡考傳誤，刊爲定本。類例非允，從而革焉。至如筆頭灰，兔毫也，而在草部，今移附兔頭骨之下；半天河、地漿，皆水也，亦在草部，今移附土石類之間；敗鼓皮，移附於獸名；胡桐淚，改從於木類；紫礦，亦木也，自玉石品而改焉；伏翼，實禽也，由蟲魚部而移焉；橘柚，附於果實；食鹽，附於光鹽；生薑、乾薑，同歸一類；至於鷄腸、蘩蔞，陸英、蒴藋，以類相似，從而附之。仍采陳藏器《拾遺》、李含光《音義》，或窮源於别本，或傳效於醫家，參而較之，辨其臧否。至如突屈白，舊説灰類，今是木根；天麻根，解似赤箭，今又全異。去非取是，特立新條。自餘刊正，不可悉數。

於是命令詳考傳抄的錯誤，刊刻爲定本。分類例證不恰當的，隨類改正。至於像筆頭灰，是兔毫，却在草部，如今改附在兔頭骨之下；半天河、地漿，都是水，也排在草部，如今改附在土類石類之間；敗鼓皮，改附於獸名；胡桐淚，改附在木類；紫礦，也是樹木，從玉石品類改屬木類；伏翼，實際是禽鳥，由蟲魚部改禽類；橘柚，附在果實；食鹽，附在光鹽；生薑、乾薑，歸爲一類；至於鷄腸、蘩蔞，陸英、蒴藋，因爲類别相似，隨類而附。仍采用陳藏器《拾遺》、李含光《音義》，或是追本溯源於别本，或是醫家傳承，參照比較，辨别得失。比如突屈白，舊説屬灰類，現證明是木根；天麻根，解釋説類似赤箭，如今又完全不同。去掉錯誤，取存正確，立新的條目。其餘所刊正，不勝枚舉。

下采衆議，定爲印板。乃以白字爲神農所説，墨字爲名醫所傳，唐附今附，各加顯注，詳其解釋，審其形性。證謬誤而辨之者，署爲今注；考文意而述之者，又爲今按。義既判定，理亦詳明。今以新舊藥合九百八十三種，并目録二十一卷，廣頒天下，傳而行焉。

從下面采納衆人的議論，刊定爲印版。於是用白字爲神農氏的學説，墨字爲名醫的傳授，唐代附録與現今附録，分别加以顯著注解，詳細予以解釋，審核形狀藥性。改正錯誤而加以辨證，寫爲如今的注釋；考查文意而加以叙述，又寫爲如今的按語。意義已經判定，藥理也更加詳明。現在把新舊藥合爲九百八十三種，加上目録二十一卷，廣泛頒布天下，流傳於世。

翰後加檢校工部員外郎。太平興國四年，命爲翰林醫官使，再加檢校户部郎中。雍熙二年，滑州劉遇疾，詔翰馳往視之。翰還，言遇必瘳，既而即死，坐責授和州團練副使。端拱初，起爲尚藥奉御。淳化元年，復爲

劉翰後來加官檢校工部員外郎。太平興國四年，任命爲翰林醫官使，再加官檢校户部郎中。雍熙二年，滑州劉遇生病，詔令劉翰趕往看病。劉翰回來，説劉遇一定會病愈，然而劉遇却立即死去，因此責罰授爲和州團練副使。端拱初年，起用爲尚藥奉御。淳化元年，恢復爲醫官使。去

醫官使。卒，年七十二。

世時，享年七十二歲。

王懷隱

王懷隱，宋州睢陽人。初爲道士，住京城建隆觀，善醫診。太宗尹京，懷隱以湯劑祗事。太平興國初，詔歸俗，命爲尚藥奉御，三遷至翰林醫官使。三年，吳越遣子惟濬入朝，惟濬被疾，詔懷隱視之。

王懷隱，宋州睢陽人。起初做了道士，住在京城建隆觀，擅長醫術診治。太宗任京兆尹時，王懷隱曾用湯劑恭敬奉事。太平興國初年，詔令還俗，任命爲尚藥奉御，三次升遷到翰林醫官使。三年，吳越王派遣他的兒子錢惟濬入朝，錢惟濬得病，詔令王懷隱去看病。

初，太宗在藩邸，暇日多留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嘗有驗者。至是，詔翰林醫官院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懷隱與副使王祐、鄭奇、醫官陳昭遇參對編類。每部以隋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之，成一百卷。太宗御製序，賜名曰《太平聖惠方》，仍令鏤板頒行天下，諸州各置醫博士掌之。懷隱後數年卒。

起初，太宗在王府時，空閑時較多留意醫術，收藏名方一千多張，都是曾經驗證過的。此時，又詔令翰林醫官院各自以家傳經過驗證的醫方獻上，又收集到一萬多張，命令王懷隱與副使王祐、鄭奇、醫官陳昭遇參照編類。每部用隋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開頭，而後依次排列醫方，編成一百卷。太宗親自寫序言，賞賜書名叫《太平聖惠方》，於是命令刻版頒行天下，各州分別設醫博士掌管。王懷隱幾年後去世。

昭遇本嶺南人，醫術尤精驗，初爲醫官，領温水主簿，後加光禄寺丞，賜金紫。

陳昭遇原是嶺南人，醫術更爲精當應驗，最初爲醫官，領温水主簿，後來加官光禄寺丞，賞賜金紫。

趙自化

趙自化，本德州平原人。高祖常，爲景州刺史，後舉家陷契丹。父知嵓脱身南歸，寓居洛陽，習經方名藥之術，又以授二子自正、自化。周顯德中，偕來京師，悉以醫術稱。知嵓卒，自正試方技，補翰林醫學。

趙自化，本是德州平原人。高祖趙常，爲景州刺史，後來全家淪陷在契丹。父親趙知嵓一人逃回到宋，寄住在洛陽，學習本經處方藥物醫療，又教給兩個兒子趙自正、趙自化。後周顯德年間，三人一同來到京城，都以醫術著稱。趙知嵓去世，趙自化考試方技，補授翰林醫學。

會秦國長公主疾，有薦自化診候者，疾愈，表爲醫學，再加尚藥奉御。淳化五年，授醫官副使。時召陳州隱士萬適至，館于自化家。會以適補慎縣主簿，適素强力無疾，詔下日，自化怪其色變，爲切脉曰："君將死矣。"不數日，適果卒。

正趕上秦國長公主生病，有人推薦趙自化去診視，公主病愈後，上表薦趙自化爲醫學，再加官尚藥奉御。淳化五年，授醫官副使。當時朝廷正召陳州隱士萬適到京城，在趙自化家作客。正趕上任命萬適補爲慎縣主簿，萬適平時身體强壯没有疾病，詔令下達那天，趙自化奇怪萬適面色變化異樣，給他切脉説："您將要死了。"没有幾天，萬適果然去世。

至道中，有布衣鄭元輔者，嘗依自化之姻吏部令史張崇敏家。元輔時從自化丐索，無所得，心銜之。乃詣

至道年間，有個叫鄭元輔的平民，曾投靠趙自化的姻親吏部令史張崇敏家。鄭元輔不時向趙自化乞求索取，却什麽也没得到，懷恨在心。於

檢上書，告自化漏泄禁中語，及指斥非所宜言等事。太宗初甚駭，命王繼恩就御史府鞫之，皆無狀，斬元輔於都市。自化坐交游非類，黜爲郢州團練副使。未幾，復舊職。咸平三年，加正使。

景德初,雍王元份洎晋國長公主并上言:自化藥餌有功,請加使秩,領遥郡。上以自化居太醫之長,不當復爲請求,令樞密院召自化戒之。雍王薨,坐診治無狀,降爲副使。二年,復舊官。是冬卒,年五十七。遺表以所撰《四時養頤録》爲獻,真宗改名《調膳攝生圖》,仍爲製序。

自化頗喜爲篇什，其貶郢州也，有《漢沔詩集》五卷，宋白、李若拙爲之序。又嘗纘自古以方技至貴仕者，爲《名醫顯秩傳》三卷。

是上書檢舉，控告趙自化泄露宫禁中談話，以及指斥不該説的話等。太宗起初非常驚駭，命令王繼恩把他押到御史府審訊，都没有事實根據，於是在都市中把鄭元輔斬首。趙自化因交游不當，貶爲郢州團練副使。不久，恢復舊職。咸平三年，加官爲醫官院正使。

景德初年，雍王元份及晋國長公主一同上言説：趙自化藥膳補養有功，請求加使臣官階，遥領外州。皇上認爲趙自化位居太醫之首，不應再爲他請求加官，命令樞密院召來趙自化予以警告。雍王死時，因爲趙自化没有診治出病來，降官爲副使。二年，恢復舊官。當年冬去世，享年五十七歲。遺下奏表把他所撰的《四時養頤録》獻上，真宗改名爲《調膳攝生圖》，并爲之作序。

趙自化很喜歡寫作詩文，被貶郢州時，著有《漢沔詩集》五卷，宋白、李若拙爲他作序。又曾編輯自古以來以方技之士位至高官者的事迹，編爲《名醫顯秩傳》三卷。

馮文智

馮文智，并州人。世以方技爲業。太平興國中詣都自陳，召試補醫學，加樂源縣主簿。端拱初，授少府監主簿，逾年轉醫官，加少府監丞。嘗隸并代部署。淳化五年，府州折御卿疾，文智診療獲愈，御卿表薦之，賜緋，加光禄寺丞。咸平三年，明德太后不豫，文智侍醫，既愈，加尚藥奉御，賜金紫。六年，直翰林醫官院。東封，轉醫官副使。祀汾陰，又加檢校主客員外郎。大中祥符五年卒，年六十。

自建隆以來，近臣、皇親、諸大校有疾，必遣内侍挾醫療視，群臣中有特被眷遇者亦如之。其有效者，或遷秩、賜服色。邊郡屯帥多遣醫官、醫學隨行，三年一代。出師及使境外、貢院鎖宿，皆令醫官隨之。京城四面，分遣翰林祗候療視將士。暑月，即令醫官合藥，與内侍分詣城門

馮文智，并州人。世代以方技爲業。太平興國年間到京都自我推薦，召令考試補爲醫學，加官樂源縣主簿。端拱初年，授爲少府監主簿，一年後轉爲醫官，加官少府監丞。曾經隸屬并代部署。淳化五年，府州折御卿生病，馮文智爲他診治後病愈，折御卿上表推薦他，賜給緋衣，加官光禄寺丞。咸平三年，明德太后生病，馮文智侍奉醫治，太后病愈後，加官尚藥奉御，賜給金紫。六年，任爲直翰林醫官院。東岳封禪時，轉爲醫官副使。祭祀汾陰時，又加官檢校主客員外郎。大中祥符五年去世，享年六十歲。

自從建隆以來，近臣、皇親、將領們有病，一定派遣宦官帶醫生前往治療，群臣中有特别被恩寵的也是如此。治療有效的醫生，有的進升官位、賜給服色。邊區州的軍帥多派遣醫官、醫學跟隨出行，三年替换一回。軍隊出征以及出使境外、在貢院過宿時，都讓醫官跟隨他們。京城四面，分别派遣翰林祗候醫療診視將士。暑夏的月份，就讓醫官配藥，與宦官分别到各城門寺院散

寺院散給軍民。上每便坐閱兵，有被金瘡者，即令醫官處療。

咸平中，有軍士嘗中流矢，自頰貫耳，衆醫不能取，醫官閻文顯以藥傅之，信宿而鏃出。上嘉其能，命賜緋。

又有醫學劉贇亦善此術。天武右廂都指揮使韓晟從太祖征晉陽，弩矢貫左髀，鏃不出幾三十年。景德初，上遣贇視晟，贇傅以藥出之，步履如故。晟請見，自陳感激，願得死所，又極稱贇之妙。特賜贇白金，遷醫官。

發給軍民。皇上常在閱兵時，發現有被兵器創傷的，就讓醫官治療。

咸平年間，有個軍士中了流箭，從臉頰穿到耳部，很多醫生都取不出箭來，醫官閻文顯用藥塗在上面，兩夜後箭頭就出來。皇上嘉獎他的才能，命令賜給緋衣。

又有醫學劉贇也擅長醫術。天武右廂都指揮使韓晟隨從太祖出征晉陽時，箭射穿他的左腿，箭頭出不來幾乎三十年。景德初年，皇上派遣劉贇診視韓晟，劉贇在上面敷藥取出箭頭，韓晟行走如常。韓晟請求參見皇上，自述感激之情，願爲皇上效死，又極爲稱贊劉贇醫術之妙。特旨賞賜劉贇白銀，升任醫官。

沙門洪蘊　法堅

沙門洪蘊，本姓藍，潭州長沙人。母翁，初以無子，專誦佛經，既而有娠，生洪蘊。年十三，詣郡之開福寺沙門智岊，求出家，習方技之書，後游京師，以醫術知名。太祖召見，賜紫方袍，號廣利大師。太平興國中，詔購醫方，洪蘊録古方數十以獻。真宗在蜀邸，洪蘊嘗以方藥謁見。咸平初，補右街首座，累轉左街副僧録。洪蘊尤工診切，每先歲時言人生死，無不應。湯劑精至，貴戚大臣有疾者，多詔遣診療。景德元年卒，年六十八。

又有廬山僧法堅，亦以善醫著名，久游京師，嘗賜紫方袍，號廣濟大師，後還山。景德二年，以雍王元份久被疾，召赴闕，至則元份已薨。法堅復歸山而卒。

僧人洪蘊，本家姓藍，潭州長沙人。母親翁氏，當初因爲無子，專心誦讀佛經，然後有了妊娠，生下洪蘊。十三歲時，拜訪州中開福寺僧人智岊，請求出家，學習方技書籍，後來游歷京城，靠醫術知名。太祖召見他，賜給紫方袍，號廣利大師。太平興國年間，詔令收購醫方，洪蘊抄録幾十個古方獻上。真宗在蜀地王府時，洪蘊曾帶着藥方謁見。咸平初年，補爲右街首座，積功轉爲左街副僧録。洪蘊尤其精於切脉，常在幾年前預言人的生死，無不應驗。湯劑非常精當，貴戚大臣生病，多次詔令派他診治。景德元年去世，享年六十八歲。

又有廬山僧人法堅，也以擅長醫術著名，長久在京城游歷，曾經賜給紫方袍，號廣濟大師，後來回山。景德二年，因爲雍王元份長久生病，召他趕到宫中，到了以後元份已去世。法堅又回到山中後去世。

蘇澄隱

蘇澄隱字棲真，真定人。爲道士，住龍興觀，得養生之術，年八十餘不衰老。後唐明宗嘗下詔召之，又令宰相馮道致書諭旨，歷清泰、天福中繼有聘命，并辭疾不至。開運末，契丹主兀欲立，求有名稱僧道加以恩

蘇澄隱字棲真，真定人。做過道士，住在龍興觀，修得養生的方術，八十多歲也不見衰老。後唐明宗曾下詔令召見他，又命令宰相馮道寫信傳達旨意，歷經清泰、天福年間相繼有徵召任命，他都稱病不去。開運末年，契丹主兀欲即位，訪求有名的僧道加以恩賞任命，惟有蘇澄隱

命，惟澄隱不受。當時公卿自馮道、李崧、和凝而下，皆在鎮陽，日造其室與談宴，各賦詩以贈。周廣順、顯德中，詔存問之。

太祖征太原還，駐蹕鎮陽，召見行宫，命中使掖升殿，謂之曰："京師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師累辭召命，豈懷土耶?"對曰："大梁帝宅，浩穰繁會，非林泉之士所可寄迹也。"上察其意，亦不强之，賜茶百斤、絹二百匹。又幸其觀，問曰："師年逾八十而氣貌益壯，善養生者也。"因問其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練氣爾，帝王養生即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大悦，賜紫衣一襲、銀器五百兩、帛五百匹。年僅百歲而卒。

不接受。當時公卿從馮道、李崧、和凝以下，都在鎮陽，常到他屋裏與他閑談飲酒，各自賦詩相贈。後周廣順、顯德年間，詔令慰問他。

太祖出征太原還師時，駐留鎮陽，在行宫召見他，命令宦官扶他上殿，對他説："京城修建建隆觀，希望得到有道之士來居住，大師多次辭謝徵召任命，難道是因爲懷念鄉土嗎?"回答説："大梁是皇帝所在地，熙攘繁華，不是林泉隱士能够寄身的地方。"皇上體察他的意思，也不强求他，賜給茶百斤、絹二百匹。又到他住的道觀，問道："大師年過八十而氣色愈壯，真是善於養生的人。"接着問他養生術，回答説："我養生，不過是集中精神理念練氣而已，帝王養生就與此不同。老子説：'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從前的黄帝、唐堯享有國家長壽而終，就是悟得此道。"皇上大爲高興，賜紫衣一襲、銀器五百兩、帛五百匹。年近一百歲去世。

丁少微

丁少微，亳州真源人。爲道士，持齋戒，奉科儀尤爲精至。嘗隱華山潼谷，密邇陳摶所居，與摶齊名。少微志尚清潔，摶嗜酒適性，其道不同，未嘗相往還。少微善服氣，多餌藥，年百餘歲，康强無疾。始，卜居山上，起壇場净室，通夕朝禮，五十餘年未嘗稍懈。太平興國三年，召赴闕，以金丹、巨勝、南芝、玄芝爲獻。留數月，遣還山。七年冬卒。

丁少微，亳州真源人。做過道士，吃齋守戒，奉行道教儀式尤爲精到。曾隱居在華山潼谷，跟陳摶住所很近，與陳摶齊名。丁少微志向崇尚純潔高雅，陳摶嗜酒任性，他們的道不同，不曾互相往來。丁少微善於服食練氣，吃許多補藥，一百多歲時，身體健康没有疾病。起初，在山上尋找住處，建壇場净室，整夜朝拜行禮，五十多年未曾有絲毫懈怠。太平興國三年，奉召趕往朝廷，把金丹、巨勝、南芝、玄芝作爲獻禮。留住幾個月，遣送回山。七年冬天去世。

趙自然

趙自然，太平繁昌人，家荻港旁，以鬻茗爲業，本名王九。始十三，疾甚，父抱詣青華觀，許爲道士。後夢一人狀貌魁偉，綸巾素袍，鬢髮班白，自云姓陰，引之登高山，謂曰："汝有道氣，吾將教汝辟穀之法。"乃出青柏枝令啖，夢中食之。及覺，遂不食，神氣清爽，每聞火食

趙自然，太平繁昌人，家住荻港附近，以賣茶爲業，本名叫王九。十三歲時，病得很厲害，他父親抱他到青華觀，許願讓他當道士。後來他夢見一人相貌魁梧，戴着絲巾穿着素袍，鬢髮斑白，自稱姓陰，帶着他登上高山，對他説："你有道氣，我來教你練絶食的法術。"於是拿出青柏枝讓他吃，在夢中吃了進去。醒來後，就不再吃食物，神氣清爽，每次一聞到食物的味道就

氣即嘔，惟生果清泉而已。歲餘，復夢向見老人，教以篆書數百字，寤悉能記。寫以示人，皆不能識。或云："此非篆也，乃道家符籙耳。"嘗爲《元道歌》，言修鍊之要。知州王洞表其事，太宗召赴闕，親問之，賜道士服，改名自然，賚錢三十萬。月餘遣還，住青華觀。後因病，飲食如故。大中祥符二年，詔曰："如聞自然頗精修養之術。"委發轉使楊覃訪其行迹，命內侍武永全召至闕下，屢得對，賜紫衣，改青華觀曰延禧。自然以母老求還侍養，許之。

嘔吐，衹吃生果喝清泉。一年多以後，又做夢看到從前見過的老人，教他寫篆文幾百字，醒後都能記得。寫出來給人看，都不能認識。有人説："這不是篆字，乃是道家的符籙罷了。"曾作《元道歌》，講修練的要領。知州王洞上表奏報此事，太宗召令趕往朝廷，親自問他，賜給道士服，改名自然，贈錢三十萬。一個多月後遣送他回去，住在青華觀。後來因爲生病，飲食恢復原來的樣子。大中祥符二年，詔令説："聽説自然很精通修養的方術。"委派發轉使楊覃尋他的行踪，命令宦官武永全召他到朝廷，多次獲得應對，賜給紫衣，青華觀改稱延禧觀。趙自然因母親年老請求回家奉養，被允許。

鄭榮

大中祥符中，又有鄭榮者，本禁軍，戍壁州還，夜遇神人謂曰："汝有道氣，勿火食。"因授以醫術救人。七年，賜名自清，度爲道士，居上清宫。所傳藥能愈大風疾，民多求之，皆刺臂血和餅給焉。

大中祥符年間，又有個叫鄭榮的人，本是禁軍士兵，駐守壁州回來，夜裏遇到神仙對他説："你有道氣，不要吃熟食。"因而教給他醫術來救人。七年，賜名叫自清，被度爲道士，住在上清宫。傳授給他的藥能治中風等病，有許多人向他求藥，他都刺自己胳膊上的血和在餅中給人。

趙抱一

又有秦州民家子趙抱一者，常牧牛田間。一夕，有叩門召之者，以杖引行，杖端有氣如烟，其香可悦。俄至山崖絶頂，見數人會飲，音樂交奏，與人間無異。抱一駭而不測。會巡檢使過其下，聞樂聲，疑群盜歡聚，集村民梯崖而上。至則無所睹，抱一獨在，援以下之，具言其故。凡經夕，若俄頃。自是不喜熟食，凡火化者未嘗歷口。茹甘菊、柏葉、果實、井泉，間亦飲酒，貌如嬰兒。素不習文墨，口占辭句，頗成篇咏，有道家之趣。遂不親農事，野行露宿。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師，猶丱角，詔賜名，度爲道士。自是間歲或一至京師，常令居太一宫，與人言多養生事焉。

又有秦州平民家的孩子叫趙抱一，常在田間放牛。一天晚上，有個人敲門叫他，以手杖領着他行走，杖端有像烟一樣的氣，香氣使人感到愉快。一會兒到了山崖絶頂，看見有幾個人聚在一起飲酒，音樂交相演奏，與人間没有什麽兩樣。趙抱一驚駭得不知道會發生什麽事情。正趕上巡檢使路過山下，聽到音樂聲，懷疑是强盗們在歡聚，於是召集村民用梯子爬到崖上。到山上却什麽也没有看到，僅有趙抱一獨自還在，把他拉了下來，他把緣由都説了出來。雖然過了一整夜，他却覺得衹是很短一會兒。從此不喜歡熟食，凡是火煮過的東西都不曾進嘴。他生吃甘菊、柏葉、果實、井泉，有時也飲酒，容貌好像嬰兒。平時不習文墨，却能口占辭句，成爲詩賦，有道家意趣。從此不事農作，野行露宿。大中祥符四年，到京城，容貌還如少年，詔令賜名，度爲道士。從此隔一年可能來一次京城，常讓他住在太一宫，與别人説的多是養生的事。

宋史卷四百六十二

列傳第二百二十一

方技(下)

賀蘭棲真　柴通玄　甄棲真　楚衍　僧志言　僧懷丙　許希
龐安時　錢乙　僧智緣　郭天信　魏漢津　王老志　王仔昔
林靈素　皇甫坦　王克明　莎衣道人　孫守榮

賀蘭棲真

賀蘭棲真，不知何許人。爲道士，自言百歲。善服氣，不憚寒暑，往往不食；或時縱酒，游市鄽間，能啖肉至數斤。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奉仙觀，張齊賢與之善。景德二年，詔曰："師栖身岩壑，抗志烟霞，觀心衆妙之門，脱屣浮雲之外。朕奉希夷而爲教，法清静以臨民，思得有道之人，訪以無爲之理。久懷上士，欲覿真風，爰命使車，往申禮聘。師其暫别林谷，來儀闕庭，必副招延，無憚登涉。今遣入内内品李懷贇召師赴闕。"既至，真宗作二韵詩賜之，號宗玄大師，賚以紫服、白金、茶、帛、香、藥，特蠲觀之田租，度其侍者。未幾，求還舊居。大中祥符三年卒，時大雪，經三日，頂猶熱，人多異之。

賀蘭棲真，不知是何地人氏。是位道士，自稱一百歲。善於服食練氣，不懼寒暑，常常不吃食物；有時縱酒，在集市上游逛，能吃幾斤肉。起初住在嵩山紫虛觀，後來搬到濟源奉仙觀，張齊賢與他交好。景德二年，詔令説："大師在岩谷栖居，志向高尚如同烟霞，在道家衆妙之門觀察心性，在天空浮雲之外像王喬般高蹈。我奉行無爲而爲教化，師法清静而治民，想得到有道的人士，向他請教無爲的哲理。我久已懷慕高士，要想一睹淳樸的風範，於是命令使臣駕車，前往申述禮聘。大師暫且離别林谷，光臨朝廷，一定符合我的招請，不要害怕登山涉水。如今派遣入内内品李懷贇召大師趕來朝廷。"到了之後，真宗作了兩首律詩賜給他，賜號宗玄大師，賞給紫服、白銀、茶、帛、香、藥，特爲免除他的道觀的田租，發證書給他的侍者。不久，請求回舊居。大中祥符三年去世，當時正下大雪，過了三天，頭頂還發熱，人們都覺得奇異。

柴通玄

柴通玄字又玄，陝州閿鄉人。爲道士於承天觀。年百餘歲，善辟穀長嘯，唯飲酒。言唐末事，歷歷可聽。太宗召至闕下，懇求歸本觀。真

柴通玄字又玄，陝州閿鄉人。在承天觀爲道士。年齡一百多歲，擅長不食五穀及長嘯，惟飲酒。他所説唐末的事，一一分明可聽。太宗召到朝廷，他却懇求回自己的道觀。真宗即位後，

宗即位，屢來京師。召對，語無文飾，多以修身慎行爲説。祀汾陰，召至行在，命坐，問以無爲之要。所居觀即唐軒遊宫，有明皇詩石及所書《道德經》二碑。上作二韵詩賜之，并賚以茶、藥、束帛。詔爲修道院，蠲其田租，度弟子二人。明年春，通玄作遺表，自稱羅山太一洞主，遣弟子張守元、李守一詣闕，以龜鶴爲獻；又召官僚士庶言生死之要。夜分，盥濯，然香庭中，望闕而坐，遲明卒。

多次召來京城。召他應對，説話没有修飾，多談論修身慎行。祭祀汾陰時，召他到皇帝所在地，命他就坐，詢問無爲的要旨。他居住的道觀就是唐時軒遊宫，有唐明皇詩的刻石以及唐明皇書寫《道德經》這二座碑。皇上作了兩首律詩賜給他，并贈給茶、藥、束帛。詔令爲他修建道院，免除田租，給他的兩個弟子發證書。第二年春天，柴通玄寫好遺表，自稱羅山太一洞主，派遣弟子張守元、李守一到朝廷，獻上龜鶴；又召來官僚士民講生死的道理。半夜時分，盥洗完畢，在庭中燃香，望着朝廷而坐，黎明時去世。

時又召河中草澤劉巽、華山隱士鄭隱、敷水隱士李寧。巽年七十餘，以經傳講授，躬耕自給。授大理評事致仕，賜緑袍、笏、銀帶。隱以經術爲業，遇道士傳辟穀煉氣之法，修習頗驗，居華山王刁巖逾二十年，冬夏常衣皮裘。寧精於藥術，老而不衰，常以藥施人，人以金帛爲報，輒拒之。景德中，萬安太后不豫，驛召寧赴闕，未至而后崩。大中祥符四年，賜號正晦先生。上并作詩爲賜，加以茶、藥、繒帛。獨隱辭賜物不受。

當時又召見河中平民劉巽、華山隱士鄭隱、敷水隱士李寧。劉巽七十多歲，講授經傳，親自耕種自給自足。授官大理評事退休，賜給緑袍、笏、銀帶。鄭隱以經術爲業，曾遇到一道士傳給他絶食煉氣的法術，修習後很有效果，住在華山王刁巖二十多年，無論冬夏常穿皮裘。李寧精於藥理之術，年老而身體不衰弱，常把藥施捨給人們，人們給他金帛作報酬，總是拒絶。景德年間，萬安太后生病，用驛車召他到宫中，還没有到而太后已去世。大中祥符四年，賜號正晦先生。皇上同時作詩賜給他們，并賜給茶、藥、繒帛。惟有鄭隱辭謝賞賜没有接受。

甄棲真

甄棲真字道淵，單州單父人。博涉經傳，長於詩賦。一應進士舉，不中第，嘆曰："勞神敝精，以追虚名，無益也。"遂棄其業，讀道家書以自樂。初訪道於牢山華蓋先生，久之出游京師，因入建隆觀爲道士。周歷四方，以藥術濟人，不取其報。祥符中，寓居晋州，性和静無所好惡，晋人愛之，以爲紫極宫主。

甄棲真字道淵，單州單父人。廣涉經傳，擅長詩賦。第一次應進士考試，没有考中，嘆息説："勞神傷精，追求虚名，没有好處。"於是放棄學業，讀道家書以自樂。最初向牢山華蓋先生請教道術，很久之後出山游歷京城，因而進建隆觀爲道士。他游歷四方，用醫術助人，不取報酬。大中祥符年間，寄居晋州，性情清静没有好惡，晋人敬愛他，讓他作紫極宫主。

年七十有五，遇人，或以爲許元陽，語之曰："汝風神秀異，有如李筌。雖老矣，尚可仙也。"因授煉形養元之訣，且曰："得道如反掌，第

七十五歲時，遇到一人，有人説他是許元陽，對他説："你風度神采秀異，就像李筌。雖然已經老了，還是可以成仙的。"因而傳授他煉形養元的要訣，并説："得道易如反掌，衹是修

行之惟艱，汝勉之。”棲真行之二三年，漸反童顔，攀高躡危，輕若飛舉。乾興元年秋，謂其徒曰：“此歲之暮，吾當逝矣。”即宫西北隅自甃殯室。室成，不食一月，與平居所知叙别，以十二月二日衣紙衣卧磚塌卒。人未之奇也。及歲久，形如生，衆始驚，傳以爲尸解。

行艱難，你好好努力。”甄棲真修行了二三年，漸漸返老還童，攀高登險，體輕像飛起來一樣。乾興元年秋，對他的徒弟説：“這一年的歲末，我就會仙逝。”於是挨着紫極宫西北角自己用磚蓋了一間殯室。修成後，一個月不吃東西，與平時知交叙别，在十二月二日穿着紙衣躺在磚榻上去世。人們不覺得奇怪。日長月久，他還是形貌如生，衆人纔開始驚異，傳説認爲他已經遺其形骸而仙去。

棲真自號神光子，與隱人海蟾子者以詩往還。論養生秘術，目曰《還金篇》，凡兩卷。

甄棲真自號神光子，與叫海蟾子的隱士作詩交往。曾論養生秘術，著書《還金篇》，共兩卷。

楚衍

楚衍，開封胙城人。少通四聲字母，里人柳曜師事衍，里中以先生目之。衍於《九章》、《緝古》、《綴術》、《海島》諸算經尤得其妙。明相法及《聿斯經》，善推步、陰陽、星曆之數，間語休咎無不中。自陳試《宣明曆》，補司天監學生，遷保章正。天聖初，造新曆，衆推衍明曆數，授靈臺郎，與掌曆官宋行古等九人製《崇天曆》。進司天監丞，入隸翰林天文。皇祐中，同造《司辰星漏曆》十二卷。久之，與周琮同管勾司天監。卒，無子，有女亦善算術。

楚衍，開封胙城人。少年時精通四聲字母，鄉人柳曜以師禮向他求學，鄉人看待他是先生。楚衍對《九章》、《緝古》、《綴術》、《海島》等算學經典尤其深得精妙。明瞭相法以及《聿斯經》，擅長推步、陰陽、星曆的術數，間或預言凶吉無不應驗。自我推薦考試《宣明曆》，補爲司天監學生，升保章正。天聖初年，修造新曆，衆人推舉楚衍明瞭曆數，授官靈臺郎，與掌曆官宋行古等九人修定《崇天曆》。進升司天監丞，入屬翰林天文。皇祐年間，與人同修《司辰星漏曆》十二卷。過了很久，與周琮一同管勾司天監。去世，没有兒子，有個女兒也擅長算術。

僧志言

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落髮東京景德寺七俱胝院，事清璲。初，璲誦經勤苦，志言忽造璲，跪前願爲弟子。璲見其相貌奇古，直視不瞬，心異之，爲授具戒。然動止軒昂，語笑無度，多行市里，褰裳疾趨，舉指畫空，佇立良久；時從屠酤游，飲啖無所擇。衆以爲狂，璲獨曰：“此異人也。”

僧志言，自稱姓許，壽春人。在東京景德寺七俱胝院削髮出家，事奉清璲。起初，清璲讀經非常勤苦，志言忽然來拜訪清璲，跪在他面前願作弟子。清璲看他相貌古怪，直視不眨眼，心中覺得他奇異，於是爲他授戒。然而志言舉止軒昂，談笑無度，多次在街市閭里行走，撩着衣裳很快奔走，舉着手指向空中點畫，獨自站立好久；有時與屠户酒保交往，吃喝無所顧忌。大家認爲他狂，但清璲説：“這是位異人。”

人有欲爲齋施，輒先知以至，不召，款門指名取供。温州人林仲方自其家以摩衲來獻，舟始及岸，遽來取

有人要施齋上供，總是預先知道而前來，不召他，他就敲門點着姓名索取供品。温州人林仲方從家鄉帶着百衲僧衣進京貢獻，行船剛到岸

去。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坐結趺，飯畢遽出，未嘗揖也。王公士庶召即赴，然莫與交一言者。或陰卜休咎，書紙揮翰甚疾，字體遒壯，初不可曉，其後多驗。仁宗春秋漸高，嗣未立，默遣内侍至言所。言所書有“十三郎”字，人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入繼，衆始悟。大宗正守節請書，言不顧，迫之，得“潤州”字。未幾，守節薨，贈丹陽郡王。見寺童義懷，撫其背曰：“德山、臨濟。”懷既落髮，住天衣，說法，大爲學者所宗。其前知多類此。

邊，志言立刻趕到把東西取走。仁宗常請他到宫中，他徑自盤腿打坐，吃過飯馬上出去，從不揖拜。王公士民召請就來，但却不跟人説一句話。有人占卜凶吉，就奮筆疾書寫在紙上，字體遒勁，起初不知道什麽意思，後來却大多應驗。仁宗年事漸高，還没立皇太子，悄悄地派宦官到志言的住所。志言寫的字條上有“十三郎”三字，没有人猜測出來他説的是什麽。後來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的身份繼位，衆人方纔明白。大宗正守節請志言寫字條，志言不答理，强迫他寫，得到“潤州”二字。不久，守節去世，贈丹陽郡王。一次他見到寺童義懷，摸着他的後背説：“德山、臨濟。”義懷不久削髮爲僧，住在天衣寺，講説佛法，被學者奉爲宗師。他的預言大多如此。

普净院施浴，夜漏初盡，門扉未啓，方迎佛而浴室有人聲，往視，則言在焉。有具齋薦鱠者，并食之，臨流而吐，化爲小鮮，群泳而去。海客遇風且没，見僧操絙引舶而濟。客至都下遇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客記其貌，真引舟者也。與曹州士趙棠善，後棠棄官隱居番禺。人傳棠與言數以偈頌相寄，萬里間輒數日而達。棠死，亦盛夏身不壞。

普净院施浴，夜更漏剛剛滴盡，院門還没有開，正要迎佛却聽到浴室有人聲，進去一看，是志言在裏面。有人備齋供獻鱠魚，全被志言吃掉，對着流水吐出來，都變成了小魚，成群游去。有位海客遇到風浪將被淹没，却看到一個僧人牽着一條粗繩拉船渡海而來救他。後來這位海客在都中遇見志言，志言忽然對他説：“如果不是我，你會怎麽樣?”海客想起他的容貌，正是那位拉船的僧人。志言與曹州士人趙棠是好朋友，後來趙棠棄官隱居在番禺。人們傳説趙棠與志言多次以偈頌相寄，萬里之間不過幾日就到達。趙棠死時，也是在盛夏而尸體不腐敗。

言將死，作頌，不可曉。已而曰：“我從古始成就，逃多國土，今南國矣。”仁宗遣内侍以真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其後善厚者禮之，見額上熒然有光，就視之，得舍利。

志言將要死時，寫作頌，不能明白。一會兒説：“我從很早開始修行纔有所成就，曾逃到很多國家，如今我要前往南國了。”仁宗派遣宦官用他的真身塑成一尊像放在寺中，匾上稱顯化禪師。後來有虔誠信佛的人向塑像行禮，看到塑像的額頭上閃閃發光，走近一看，得到舍利子。

僧懷丙

僧懷丙，真定人。巧思出天性，非學所能至也。真定構木爲浮圖十三級，勢尤孤絶。既久而中級大柱壞，欲西北傾，他匠莫能爲。懷丙度短長，别作柱，命衆工維而上。已而却衆工，以一介自從，閉户良久，易柱

僧懷丙，真定人。他的精巧構思出自天性，不是學習所能達到的。真定縣構造木塔十三級，塔的姿態尤其卓絶。不久中層的大柱損壞，塔將要向西北傾斜，其他匠人無能爲力。懷丙度量大柱的長短，又另做了一根，命令工匠們繫着木柱拉上佛塔，一會兒又讓工匠退出去，叫一個人跟

下，不聞斧鑿聲。

着自己，關上門過了好久，换了大柱下來，没有聽到有斧鑿的聲音。

趙州洨河鑿石爲橋，鎔鐵貫其中。自唐以來相傳數百年，大水不能壞。歲久，鄉民多盜鑿鐵，橋遂攲倒，計千夫不能正。懷丙不役衆工，以術正之，使復故。

趙州洨河鑿石建橋，熔化鐵貫注在橋裏面。從唐朝以來相傳已建成幾百年，大水不能冲壞。年歲長久，有許多鄉民偷去鑿鐵，大橋於是傾斜，估計一千人也不能搬正。懷丙不驅使工匠，用技術修正了大橋，使橋回復原狀。

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後水暴漲絶梁，牽牛没于河，募能出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紫衣。尋卒。

河中府的浮橋用八頭鐵牛拉繫着，一頭牛就有幾萬斤重。後來大水暴漲冲斷了浮橋，牽橋的鐵牛淹没在河水中，招募能起出鐵牛的人。懷丙用兩條大船裝滿土，夾住鐵牛并拴上繩子，用大木頭作成秤的樣子鉤住鐵牛，逐漸地把船上的土倒出，於是船浮出水面，拉出了鐵牛。轉運使張燾把他的事迹上報，賜給紫衣。不久去世。

許希

許希，開封人。以醫爲業，補翰林醫學。景祐元年，仁宗不豫，侍醫數進藥，不效，人心憂恐。冀國大長公主薦希，希診曰："針心下包絡之間，可亟愈。"左右争以爲不可，諸黄門祈以身試，試之，無所害。遂以針進，而帝疾愈。命爲翰林醫官，賜緋衣、銀魚及器幣。希拜謝已，又西嚮拜，帝問其故，對曰："扁鵲，臣師也。今者非臣之功，殆臣師之賜，安敢忘師乎?"乃請以所得金興扁鵲廟。帝爲築廟于城西隅，封靈應侯。其後廟益完，學醫者歸趨之，因立太醫局于其旁。

許希，開封人。以醫爲業，補爲翰林醫學。景祐元年，仁宗生病，御醫多次進藥，都没有療效，人心憂慮恐慌。冀國大長公主推薦許希，許希診斷説："針刺心下包絡之間，立即就可病愈。"左右侍臣争執認爲不能這樣做，宦官們請求親身試驗，試了之後，没有什麽傷害。於是用針刺入，仁宗的病痊愈。任命爲翰林醫官，賜給緋衣、銀魚及器幣。許希拜謝之後，又向西拜，仁宗問他這是什麽緣故，他回答説："扁鵲，是臣的祖師。如今并非臣的功勞，恐怕是臣的祖師所賜，豈敢忘了祖師呢?"於是請求用所得的黄金立扁鵲廟。皇上爲他在城西角建築扁鵲廟，封爲靈應侯。後來此廟更加完好，學醫的人都聚集到這裏，就在廟旁設立了太醫局。

希至殿中省尚藥奉御，卒。著《神應鍼經要訣》行于世。録其子宗道至内殿崇班。

許希官至殿中省尚藥奉御，去世。著有《神應鍼經要訣》流傳於世。録用他的兒子許宗道爲内殿崇班。

龐安時

龐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兒時能讀書，過目輒記。父，世醫也，授以脉訣。安時曰："是不足爲也。"獨取黄帝、扁鵲之脉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説，時出新意，辨詰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冠。已而病

龐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兒童時就能讀書，過目不忘。他的父親，是世代相傳的醫生，教給他診脉的要訣。龐安時説："這是不值得做的。"惟獨取黄帝、扁鵲的脉書來鑽研，不久，已能通曉他們的學説，并不時創出新意，辯論質問都不能駁倒他，他父親大驚，那時他還没

聵，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貫。嘗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所謂《難經》者，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蓋出於此。以之視淺深，决死生，若合符節。且察脉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脉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陽於喉、手，配覆溢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沉，分四温於傷寒。此皆扁鵲略開其端，而予參以《内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説。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又欲以術告後世，故著《難經辨》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藏之宜，秩其職任，官其寒熱，班其奇偶，以療百疾，著《主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脱遺，備陰陽之變，補仲景《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嘗試有功，不可遺也，作《本草補遺》。

有加冠成人。不久得病耳聾，於是更加研讀《靈樞》、《太素》、《甲乙》等秘籍，凡是經傳百家中有關醫道的，無不貫通。曾説："世人所謂的醫書，我都已經看過，惟有扁鵲的言論最深了。所謂《難經》這本書，扁鵲把他的醫術都歸結到其中，却説得不詳細，想來是要使後人自己思考吧！我的醫術即出於此。用來比較深淺，判斷生死，就像符節相合般準確。而且診脉的要領，没有比人迎、寸口更重要的。這兩個脉息陰陽互相對應，如同兩條繩子，陰陽均衡，那麽繩的大小相等。所以在喉、手確定陰陽，在尺、寸之間排比覆蓋溢滿，寓含九種症候於脉息浮沉，分辨四種温病於傷風受寒。這都是由扁鵲略開其端，而由我參照《内經》等書，考察研究而體會到的。審察原理去應用，順着病情去治療，病就逃不掉了。"他又想把自己的醫術告訴後人，因此著述《難經辨》幾萬字。并且觀察草木的本性與五臟的適宜，根據草木的功用來排列次序，根據疾病的發寒發燒來選用藥材，根據藥材的陰陽奇偶來配藥處方，用來治療百病，著作《主對集》一卷。診斷是否適宜古今是不同的，如今方術缺漏，爲了備陰陽變化，他補充了張仲景的《傷寒論》。有些藥草後來纔出現，古時候并不瞭解，如今不能辨别，他經過嘗試而確定有功效，是不能遺漏的，於是作《本草補遺》。

爲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者，爲辟邸舍居之，親視飦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可爲者，必實告之，不復爲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來謝，不盡取也。

他給人治病，十個病人八九個都能治好。上門求醫的人，他爲他們開館舍居住，親自關照飯食藥物，必定等病愈以後再送病人回去；不能治好的，一定告以實情，不再給治療。他救活的病人無數。病者家人拿金帛來感謝，他也不全部收下。

嘗詣舒之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産，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時之弟子李百全適在傍舍，邀安時往視之。纔見，即連呼不死，令其家人以湯温其腰腹，自爲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時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復能脱，

他曾經來到舒州的桐城，有個人家的孕婦快要生産，生了七天而孩子還下不來，什麽辦法都不起作用。龐安時的弟子李百全正好在那家鄰舍，於是邀請龐安時前去診視。纔見到孕婦，立即連聲喊不會死，令她家人用熱水暖着産婦的腰腹，自己給孕婦上下按摩。孕婦覺得腸胃微痛，在呻吟之間生下一個男孩。她家又驚又喜，却不知是怎麽回事。龐安時説："胎兒已經出了胞衣，

故非符藥所能爲。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針其虎口，既痛即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針痕存焉。其妙如此。

却一隻手拽住了母親的腹腸不掙脱，因此不是符藥所能起作用的。我隔着腹摸到小孩手在的地方，用力刺他的虎口，他感到痛就縮了手，所以就生下來了，没有别的法術。”抱來嬰兒一看，右手虎口上針痕還在。他的醫術高妙如此。

有問以華佗之事者，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爲也。其史之妄乎！”年五十八而疾作，門人請自視脉，笑曰：“吾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脉也，今胃氣已絶，死矣。”遂屏却藥餌。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

有人問他華佗的事迹，他説：“醫術如此，不是人所能做得到的。大概是史傳妄言吧！”五十八歲時疾病發作，門人請他自己診脉，他笑着説：“我早診察清楚了。况且出入氣息也代表脉象，如今胃氣已絶，我要死了。”於是拒絶藥餌。幾天以後，與客人坐着説話時去世。

錢乙

錢乙字仲陽，本吴越王俶支屬，祖從北遷，遂爲鄆州人。父穎善醫，然嗜酒喜游，一旦，東之海上不反。乙方三歲，母前死，姑嫁吕氏，哀而收養之，長誨之醫，乃告以家世。即泣，請往迹尋，凡八九反。積數歲，遂迎父以歸，時已三十年矣。鄉人感慨，賦詩咏之。其事吕如事父，吕没無嗣，爲收葬行服。

錢乙字仲陽，本是吴越王錢俶的支系，祖先遷徙到北方，於是成爲鄆州人。父親錢穎擅長醫術，然而嗜酒好游，一天早晨，東到海上就此不回。錢乙那時剛三歲，母親早先已去世，姑母嫁給吕氏，憐憫而收養了他，長大後教他醫術，就告訴他家世。他聽了就哭泣，請求前往訪尋父親的踪迹，總共往返八九次。累積多年，終於迎接父親回來，當時他已經三十歲了。鄉人爲此感慨，作詩歌咏這件事。他事奉吕氏如同事奉父親，吕氏死後没有後代，他爲之安葬服喪。

乙始以《顱顖方》著名，至京師視長公主女疾，授翰林醫學。皇子病瘈瘲，乙進黄土湯而愈。神宗召問黄土所以愈疾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帝悦，擢太醫丞，賜金紫。由是公卿宗戚家延致無虚日。

錢乙開始以《顱顖方》著名，到京城診視長公主女兒的病，授爲翰林醫學。皇子得了抽風病，錢乙進黄土湯治愈。神宗召來他詢問黄土能治好病的原因，他回答説：“因爲土能克水，水能保持水平，於是風就自然停止。”皇上喜悦，擢升太醫丞，賜給金紫。從此公卿宗戚家請他看病從没有空閑的日子。

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毋藥而愈。”其幼在傍，指之曰：“是且暴疾驚人，後三日過午，可無恙。”其家恚，不答。明日，幼果發癇甚急，召乙治之，三日愈。問其故，曰：“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所用時當更也。”王子病嘔泄，他醫與剛劑，加喘焉，乙曰：“是本中熱，脾且傷，奈何復燥之？將不得前後溲。”與之石膏湯，王不信，謝

廣親的嫡長子得病，他診斷説：“此病可不用藥治愈。”病人的小兒子在旁，他指着説：“這小孩將得暴病令人驚駭，三天後過了正午，可以無恙。”家人很生氣，不予答理。第二天，幼兒果然急性發作癲癇，召來錢乙診治，三天後病愈。問他緣故，他説：“此兒火氣表現在臉色上，一看就知他的心與肝都受了邪。過午可愈的原因，這是由於所用去的時辰應當替换。”王子得病上吐下泄，别的醫生開了烈劑，又添上了哮喘，錢乙説：“這是本來已有内熱，脾已經傷害，

去。信宿浸劇，竟如言而效。

爲何又加熱呢？莫不是得讓他前後一起排泄。”給他石膏湯，王不相信，他就辭謝離開。第二天晚上王子病得更厲害，終於像錢乙所說那樣做纔取得效果。

士病咳，面青而光，氣哽哽。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人祈哀，强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虛；又加唇白，法當三日死。今尚能粥，當過期。”居五日而絶。

有個士人得了咳病，面色發青發光，氣息哽哽。錢乙說：“肝侵肺，這是逆症。如果秋天得此病，還能治；如今春天得此病，不能治了。”那人祈請哀求，勉强給了他藥。第二天，錢乙說：“我的藥用二次瀉肝，而肝氣一點也去不掉；用三次補肺，而肺氣更虛；如今又加上唇色已白，定當三日後死。如今還能喝粥，會活過這個期限。”過了五天那人死去。

孕婦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娠者五藏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母子皆得全。又乳婦因悸而病，既愈，目張不得瞑。乙曰：“煮郁李酒飲之使醉，即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郁李能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則目能瞑矣。”飲之，果驗。

有個孕婦生病，醫生說要墮胎。錢乙說：“懷孕者由五臟傳送分養，大概六旬更換一次。如果能過完這個月份，再全面進補，何必墮胎？”不久母子都得以保全。又有一個喂奶的婦女因受驚得病，病好後，眼睛閉不上。錢乙說：“煮上鬱李酒讓她喝醉，就能好。這樣做的原因，是由於眼睛向內連着肝膽，驚恐則行氣鬱結，膽氣横着不下。鬱李能去氣結，隨酒進到膽中，鬱結去掉，膽氣排下，那麽眼睛就能閉上了。”讓她喝了酒，果然生效。

乙本有羸疾，每自以意治之，而後甚，嘆曰：“此所謂周痹也。入藏者死，吾其已夫。”既而曰：“吾能移之使在末。”因自製藥，日夜飲之。左手足忽攣不能用，喜曰：“可矣！”所親登東山，得茯苓大逾斗。以法啖之盡，由是雖偏廢，而風骨悍堅如全人。以病免歸，不復出。

錢乙本有弱疾，常常自己用意念治療，後來却更嚴重，他嘆息說：“這是所謂的痹症。氣入內臟就死，我大概要完結了吧。”不久又說：“我能把氣移到體末。”於是自己製藥，日夜服飲。左邊的手脚忽然痙攣不能動，高興地說：“行了。”他親自登上東山，找到一株茯苓比斗還大。按服法把茯苓全吃下，從此雖然偏廢，但體格却强壯如同健全的人。因病免職回鄉，不再出來行醫。

乙爲方不名一師，於書無不窺，不靳靳守古法。時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尤邃《本草》諸書，辨正闕誤。或得異藥，問之，必爲言生出本末、物色、名貌差別之詳，退而考之皆合。末年攣痹浸劇，知不可爲，召親戚訣別，易衣待盡，遂卒，年八十二。

錢乙開方不標榜一位宗師，對於醫書無不翻閱，不恪守古法。時常超越常規，最終與醫法相合。尤其精深《本草》等書，辨證其缺誤。有人得到異藥，問他時，必能說出此藥的來龍去脉、品種物類、名目形狀的細微差別，回去後驗證都與他所講的符合。晚年痙攣加劇，自己知道已没有辦法，召來親戚訣別，換上衣服等待命終，於是去世，享年八十二歲。

僧智緣

僧智緣，隨州人，善醫。嘉祐末，召至京師，舍于相國寺。每察脉，知人貴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爭造之。王珪與王安石在翰林，珪疑古無此，安石曰："昔醫和診晋侯，而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乃見於其君之脉，則視父知子，亦何足怪哉！"

熙寧中，王韶謀取青唐，上言蕃族重僧，而僧結吴叱臘主部帳甚衆，請智緣與俱至邊。神宗召見，賜白金，遣乘傳而西，遂稱"經略大師"。智緣有辯口，徑入蕃中，說結吴叱臘歸化，而他族俞龍珂、禹藏訥令支等皆因以書款。韶頗忌惡之，言其撓邊事，召還，以爲右街首坐，卒。

郭天信

郭天信字佑之，開封人。以技隸太史局。徽宗爲端王，嘗退朝，天信密遮白曰："王當有天下。"既而即帝位，因得親暱。不數年，至樞密都承旨、節度觀察留後。其子中復爲閤門通事舍人，許陪進士徑試大廷，擢秘書省校書郎。未幾，天信覺已甚，乞還武爵，又從之。

政和初，拜定武軍節度使、祐神觀使，頗與聞外朝政事。見蔡京亂國，每托天文以撼之，且云："日中有黑子。"帝甚懼，言之不已，京由是黜。張商英方有時望，天信往往稱於内朝。商英亦欲借左右游談之助，陰與相結，使僧德洪輩道達語言。商英勸帝節儉，稍裁抑僧寺，帝始敬畏之，而近侍積不樂，間言浸潤，眷日衰。京黨因是告商英與天信漏泄禁中語言，天信先發端，窺伺上旨，動息必報，乃從外庭决之，無不如志。商

僧智緣，隨州人，擅長醫術。嘉祐末年，召到京城，住在相國寺。每次診脉，就能知道人的貴賤、禍福、凶吉，給父親診脉就能知道他的兒子的吉凶，他料事如神，士大夫爭相拜訪他。王珪與王安石在翰林時，王珪懷疑古代無此先例，王安石說："從前醫者和診視晋侯，而知道他的良臣將死。良臣的性命就表現在君侯的脉象上，那麽診視父親而知道兒子，又有什麽可奇怪的呀！"

熙寧年間，王韶謀取青唐，皇上說番族重視僧人，僧人結吴叱臘統領的部族人很多，請智緣一起前往邊境。神宗召見他，賞賜白銀，乘驛車西行，就稱爲"經略大師"。智緣有辯才，徑直進入番族，勸說結吴叱臘歸附，而其他部族俞龍珂、禹藏訥令支等也都上書歸順。王韶非常嫉恨厭惡他，上奏說他擾亂邊事，召還京城，任命爲右街首坐，去世。

郭天信字佑之，開封人。以方技隸屬太史局。徽宗爲端王時，曾經在退朝後，郭天信秘密地攔住徽宗說道："王當擁有天下。"然後徽宗即帝位，因此得到寵信。幾年後，官到樞密都承旨、節度觀察留後。他的兒子郭中復爲閤門通事舍人，被允許陪同進士直接在大廷考試，擢升秘書省校書郎。不久，郭天信覺察自己寵勢過甚，乞求還封武爵，又同意了他。

政和初年，授定武軍節度使、祐神觀使，常參與朝廷政事。他見蔡京亂國，常常假托天文星象來打動徽宗，并說："太陽中有黑子。"皇帝非常害怕，郭天信一再説此事，蔡京因此被黜。張商英當時有聲望，郭天信常在宫内稱贊他。張商英也想藉助於他在皇上左右游宴談論的幫助，私下與他交結，讓僧德洪等人傳達音信。張商英勸皇帝節儉，稍爲裁減僧寺，皇帝一開始敬畏他，但皇帝身邊的宦官却日漸不滿，挑撥離間而逐漸影響皇上，對他的眷寵一天天衰弱。蔡京一黨因此上告張商英與郭天信泄露宫中秘密，由郭天信發端，窺探皇上旨意，每有舉動必然報告，并在

英遂罷。御史中丞張克公復論之，詔貶天信昭化軍節度副使，單州安置，命宋康年守單，幾其起居。再貶行軍司馬，竄新州，又徙康年使廣東，天信至數月，死。京已再相，猶疑天信挾術多能，死未必實，令康年遣吏發棺驗視焉。

外庭作出決定，無不如願。張商英於是被罷免相職。御史中丞張克公又議論此事，詔令貶郭天信爲昭化軍節度副使，單州安置處分，命令宋康年爲單州知州，監視他的舉動。再次貶他爲行軍司馬，流放新州，又調任宋康年爲廣東使臣，郭天信到新州幾個月後，去世。蔡京已再次拜相，還疑心郭天信恃術多能，他的死未必屬實，命令宋康年派吏人開棺驗尸。

魏漢津

魏漢津，本蜀黥卒也。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號“李八百”者，授以鼎樂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其下必有玉。”即脱衣没水，抱石而出，果玉也。皇祐中，與房庶俱以善樂薦，時阮逸方定黍律，不獲用。崇寧初猶在，朝廷方協考鐘律，得召見，獻樂議，言得黄帝、夏禹聲爲律、身爲度之説。謂人主稟賦與衆異，請以帝指三節三寸爲度，定黄鐘之律；而中指之徑圍，則度量權衡所自出也。又云：“聲有太有少。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在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偶，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爲迂怪，蔡京獨神之。或言漢津本范鎮之役，稍窺見其制作，而京托之於李良云。

魏漢津，本是蜀地刺字士卒。自稱師從唐朝李良號“李八百”的仙人，傳授給他鼎樂之法。曾途經三山龍門，聽到水聲，對人説：“這下面必定有玉。”於是脱衣潛水，抱石而出，果然是塊玉。皇祐年間，與房庶都因爲擅長音樂被薦，當時阮逸剛定黍律，他們没有獲得任用。崇寧初年他還活着，朝廷正要調考鐘律，魏漢津得到召見，獻上音樂議論，提出應以黄帝、夏禹的聲音爲音律、他們的身高爲度衡的學説。説君主稟賦與常人不同，請求以皇帝的手指的三節三寸爲度，定黄鐘之律；而皇帝中指的圓周直徑，則是度量權衡的標準。又説：“聲有太有少。太聲，爲清聲，是陽，是天道。少聲，爲濁聲，是陰，是地道。中聲在其中，是人道。總合三才之道，全備陰陽奇偶，然後四序可以調諧，萬物可以治理。”當時認爲他迂闊怪異，惟有蔡京覺得他神異。有人説魏漢津本是范鎮的僕役，略微窺見他的製作，而蔡京把他托名於李良。

於是請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鐘及二十四氣鐘。四年三月鼎成，賜號冲顯處士。八月，《大晟樂》成。徽宗御大慶殿受群臣朝賀，加漢津虛和冲顯寶應先生，頒其樂書天下。而京之客劉昺主樂事，論太少之説爲非，將議改作。既而以樂成久，易之恐動觀聽，遂止。漢津密爲京言：“《大晟》獨得古意什三四爾，他多非古説，異日當以訪任宗堯。”宗堯學於漢津者也。

於是請求先鑄造九鼎，再鑄造帝座大鐘及二十四氣鐘。四年三月鼎鑄成，賜號冲顯處士。八月，完成《大晟樂》。徽宗到大慶殿接受群臣朝拜祝賀，魏漢津加號虛和冲顯寶應先生，把他的樂書頒行天下。而蔡京的門客劉昺主持樂事，論太聲少聲的説法不正確，將要議論改作。因爲樂章完成已久，改動恐怕會影響視聽，於是停止。魏漢津秘密地對蔡京説：“《大晟樂》僅得古意的十分之三四，其他大多不是古説，他日應向任宗堯訪求。”任宗堯是向魏漢津求學的人。

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未幾死。京遂召宗堯爲典樂，復欲有所建，而爲田爲所奪，語在《樂志》。後即鑄鼎之所建寶成殿，祀黄帝、夏禹、成王、周、召而良、漢津俱配食。謚漢津爲嘉晟侯。

有馬賁者，出京之門，在大晟府十三年，方魏、劉、任、田異論時，依違其間，無所質正，擢至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議者咎當時名器之濫如此。

王老志

王老志，濮州臨泉人。事親以孝聞。爲轉運小吏，不受賂謝。遇異人於丐中，自言吾所謂鍾離先生也，予之丹，服之而狂。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時爲人言休咎。

政和三年，太僕卿王亶以其名聞。召至京師，館于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徽宗啓讀，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帝由是稍信之，封爲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後卒應者十八九，故其門如市。京慮太甚，頗以爲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絶之。嘗獻乾坤鑒法，命鑄之。既成，謂帝與皇后他日皆有難，請時坐鑒下，思所以儆懼消變者。

明年，見其師，責以擅處富貴，乃丐歸，未得請，病甚，始許其去。步行出，就居，病已失矣。歸濮而死。詔賜金以葬，贈正議大夫。

初，王黼未達時，父爲臨泉令，問黼名位所至，即書“太平宰相”四字。旋以墨塗去之，曰：“恐泄機也。”黼敗，人乃悟。

魏漢津通曉陰陽數術，許多預言出人意料地説中，他曾對知交説：“不出三十年，天下亂了。”不久去世。蔡京便徵召任宗堯爲典樂，又想有所建樹，却被田爲否定，事見本書《樂志》。後來就在鑄鼎的地方修建寶成殿，祭祀黄帝、夏禹、成王、周公、召公而李良、魏漢津都配享。魏漢津謚號爲嘉晟侯。

有個叫馬賁的人，出於蔡京門下，在大晟府十三年，正值魏漢津、劉昺、任宗堯、田爲主張不同，他在其中反覆不定，没有什麽質疑訂正，擢官至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議事者批評當時名器如此之濫。

王老志，濮州臨泉人。因爲侍奉雙親孝敬聞名。做過轉運使的小吏，不受賄賂。在乞丐中遇到一位異人，自稱是所謂鍾離先生，給了王老志丹藥，服下以後就發狂。於是拋棄妻兒，在田間扎草屋，經常爲人斷吉凶。

政和三年，太僕卿王亶把他的名字上報。召到京城，住在蔡京的宅第。曾經把一封書信送到皇帝居所，徽宗開啓閲讀，乃是前年秋天與喬、劉二妃歡好的話語。皇帝由此有點信服他，封爲洞微先生。朝中人多求他寫字條，起初好像不解其意，最後應驗的十有八九，因此他的門庭若市。蔡京怕他太過分，常告誡他，王老志也謹慎畏懼，於是上奏禁止。曾獻上鑄乾坤鏡的方法，詔令鑄造。鑄成後，説皇帝與皇后他日都將有難，請他們時常坐在鏡下，思索恭敬畏懼以消除災變的辦法。

第二年，見到他的師父，責備他擅自貪處富貴，於是乞求回鄉，未被允許，病得很厲害，纔允許他離去。他步行出來，到了住處，病得已經不行了。回到濮州就死去。詔令賜金安葬，贈正議大夫。

當初，王黼還没有顯達時，他父親爲臨泉縣令，向他詢問王黼將來達到的名位，他寫了“太平宰相”四個字。又立即用墨塗去，説：“恐怕泄露天機。”王黼敗事後，人們纔明白他的意思。

王仔昔

王仔昔，洪州人。始學儒，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出游嵩山，能道人未來事。政和中，徽宗召見，賜號冲隱處士。帝以旱禱雨，每遣小黄門持紙求仔昔畫，日又至，忽篆符其上，仍細書"焚符湯沃而洗之"。黄門懼不肯受，强之，乃持去。蓋帝默祝爲宫妃療赤目者，用其説一沃，立愈。進封通妙先生，居上清寶籙宫。獻議九鼎神器不可藏於外。乃於禁中建圓象徽調閣以貯之。

仔昔資倨傲，又少戇，帝常待以客禮，故其遇巨閹殆若童奴，又欲群道士皆宗己。及林靈素有寵，忌之，陷以事，囚之東太一宫。旋坐言語不遜，下獄死。仔昔之得罪，宦者馮浩力最多。未死時，書示其徒曰："上蔡遇冤人。"其後浩南竄，至上蔡被誅。

王仔昔，洪州人。最初學儒學，自稱遇見許遜，得到《大洞》、《隱書》豁落七元的法術，出游嵩山，能説出人們未來的事情。政和年間，徽宗召見他，賜號冲隱處士。皇帝因爲天旱祈禱下雨，常派遣小黄門官拿着紙求王仔昔畫符，一天又來到，王仔昔很快在上面畫了篆書符，并用小字寫了"焚符冲成湯水洗用"。黄門官害怕不敢接受，强迫他，他纔拿走。皇帝正默祝爲他的一個宫妃治療紅眼症，用他的方法一洗，立即治愈。進封通妙先生，居住上清寶籙宫。獻上建議説九鼎是神器不可藏在朝外。於是在宫中建圓象徽調閣收藏。

王仔昔恃勢倨傲，又有些戇直，皇帝常以客禮待他，因此他遇大太監好像對待童奴，又想讓道士們都宗奉自己。到林靈素受寵時，忌恨他，誣陷他犯事，被囚在東太一宫。接着又因出言不遜，下獄而死。王仔昔獲罪，宦官馮浩出力最多。王仔昔未死時，寫字告訴他的門徒説："上蔡遇冤人。"後來馮浩被流放到南方，到上蔡那兒時被殺。

林靈素

林靈素，温州人。少從浮屠學，苦其師笞駡，去爲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寺苦之。

政和末，王老志、王仔昔既衰，徽宗訪方士於左道録徐知常，以靈素對。既見，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爲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己乃府仙卿曰褚慧，亦下降佐帝君之治。"又謂蔡京爲左元仙伯，王黼爲文華吏，盛章、王革爲園苑寶華吏，鄭居中、童貫及諸巨閹皆爲之名。貴妃劉氏方有寵，曰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賜號通真達靈先生，賞賚無算。

林靈素，温州人。少年時跟僧人學習，苦於被師父打駡，離開作了道士。擅長妖術變幻，在淮、泗之間往來，向僧寺乞食，僧寺討厭他。

政和末年，王老志、王仔昔已經衰落，徽宗向左道録徐知常訪求方士，徐知常推薦林靈素。見到皇上後，説大話道："天有九霄，其中神霄最高，它的治所稱爲府。神霄玉清王，是上帝的長子，主管南方，號長生大帝君，即是陛下，已經下降於人世，他的弟弟號青華帝君，主管東方，是代理者。自己乃是府中仙臣叫褚慧，也已下降輔佐帝君統治。"又説蔡京是左元仙伯，王黼是文華吏，盛章、王革是園苑寶華吏，鄭居中、童貫以及那些大太監都給他們起了名號。貴妃劉氏正受寵，説她是九華玉真安妃。皇帝心中偏愛這些事，賜號通真達靈先生，賞賜無數。

建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省。天下皆建神霄萬壽宮。浸浸造爲青華正晝臨壇，及火龍神劍夜降内宫之事，假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欺世惑衆。其説妄誕，不可究質，實無所能解。惟稍識五雷法，召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已。令吏民詣宫受神霄秘籙，朝士之嗜進者，亦靡然趨之。每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帝設幄其側，而靈素升高正坐，問者皆再拜以請。所言無殊異，時時雜捷給嘲詼以資媟笑。其徒美衣玉食，幾二萬人。遂立道學，置郎、大夫十等，有諸殿侍晨、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始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既而改其名稱冠服。

修建上清寶籙宫，秘密連着宫禁省署。天下都修建神霄萬壽宫。漸漸又假造出青華白晝降臨祭壇，火龍神劍夜晚降臨内宫的事情，假造天帝誥命、天書、雲篆，用來欺世惑衆。他的説法虚妄荒誕，不能追究實質，其實不能解釋。祇是略識五雷法，呼風唤雷，間或祈禱下雨略微靈驗而已。他讓官吏人民都到宫中接受神霄秘籙，朝士中熱衷仕進的人，全都追隨他。每次設大齋，動輒花費緡錢數萬，稱爲千道會。皇帝在旁設幄帳，而林靈素登高正坐，問道的人都再拜請求。言談也没有特别之處，常常夾雜着巧辯嘲弄以助調笑。他的門徒美衣玉食，將近有二萬人。於是設立道學，設郎官、大夫爲十個等級，有各殿侍晨、校籍、授經等，摹仿待制、修撰、直閣的官職。起初想全部廢除佛教來報復從前仇怨，後來又改换釋氏的名稱冠服。

靈素益尊重，升温州爲應道軍節度，加號元妙先生、金門羽客、冲和殿侍晨，出入呵引，至與諸王争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本與道士王允誠共爲怪神，後忌其相軋，毒之死。宣和初，都城暴水，遣靈素厭勝。方率其徒步虚城上，役夫争舉梃將擊之，走而免。帝知衆所怨，始不樂。

林靈素越發受尊重，温州升爲應道軍節度，加號元妙先生、金門羽客、冲和殿侍晨，出入呵叱開道，以致與諸王争奪道路，京城人稱爲“道家兩府”。他本來與道士王允誠一同爲怪神，後來又忌恨他傾軋自己，毒死了他。宣和初年，京城發洪水，派遣林靈素念咒防洪。剛率領着他的徒弟走到土城上，役夫争相舉起木杖要打他，他趕緊逃走保命。皇帝知道衆人怨恨他，開始不喜歡他。

靈素在京師四年，恣横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帝怒，以爲太虚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幾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而已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林靈素在京城四年，放肆驕横愈加不改，在道路上遇見皇太子也不收斂迴避。太子進宫控訴，皇帝發怒，貶爲太虚大夫，驅逐他回老家，命令江端本通判温州，嚴密監視他。江端本察訪到他的居處超過規定有罪，詔令徙置楚州時他已經死了。遺奏到達，還是以侍從的禮遇安葬他。

皇甫坦

皇甫坦，蜀之夾江人。善醫術。顯仁太后苦目疾，國醫不能愈，詔募他醫，臨安守臣張偁以坦聞。高宗召見，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爲則身安，人主無爲則天下治。”引至慈寧殿治太后目疾，立愈。帝喜，厚賜之，一無所受。令持香禱青城山，

皇甫坦，蜀地夾江人。擅長醫術。顯仁太后爲眼疾所苦，國醫治不好此病，詔令招募别的醫生，臨安守臣張偁推薦皇甫坦上報。高宗召見他，問他怎樣修身，皇甫坦説：“心無爲就身安，君主無爲就天下太平。”帶他到慈寧殿治太后眼疾，立即治愈。皇帝高興，厚賞了他，他一點都没有接受。命令他拿着香到青城山禱祝，回來又

還，復召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嘆服，書"清静"二字以名其庵，且繪其像禁中。

荆南帥李道雅敬坦，坦歲謁道。隆興初，道入朝，高宗、孝宗問之，皆稱皇甫先生而不名。坦又善相人，嘗相道中女必爲天下母，後果爲光宗后。

召問他長生不老的方術，皇甫坦説："先要節制各種欲望，不要使欲望放縱。雖有一萬卷丹經，不如一心守持虚静。"皇帝很嘆服，寫了"清静"二字命名他的庵，并畫了他的像放在宫中。

荆南帥臣李道很敬重皇甫坦，皇甫坦每年都去謁見李道。隆興初年，李道入朝，高宗、孝宗問他皇甫坦的情况，都稱呼皇甫先生而不説名字。皇甫坦還善於給人看相，曾看李道的二女兒面相，説她一定能成爲皇后，後來果然成爲光宗的皇后。

王克明

王克明字彦昭，其始饒州樂平人，後徙湖州烏程縣，紹興、乾道間名醫也。初生時，母乏乳，餌以粥，遂得脾胃疾，長益甚，醫以爲不可治。克明自讀《難經》、《素問》以求其法，刻意處藥，其病乃愈。始以術行江、淮，入蘇、湖，針灸尤精。診脉有難療者，必沈思得其要，然後予之藥。病雖數證，或用一藥以除其本，本除而餘病自去。亦有不予藥者，期以某日自安。有以爲非藥之過，過在某事，當隨其事治之。言無不驗。士大夫皆自屈與游。

王克明字彦昭，他的祖先是饒州樂平人，後來移居湖州烏程縣，是紹興、乾道年間的名醫。剛生下時，母親缺奶，喂他粥，因此得了脾胃病，長大後更加嚴重，醫生認爲不能治好。王克明自己攻讀《難經》、《素問》尋找療法，刻意處方配藥，他的病就治愈了。從此在江、淮行醫，又到蘇州、湖州，針灸尤其高明。診脉發現有難治的病，必定深入思考找到要害，然後再給藥。如果病情雖有幾種症狀，有時用一味藥醫除根本，根本除掉而其餘的病自行除掉。也有不給藥的時候，等着某天自己就會好了。有時認爲并非藥物無效的過錯，過錯在某件事情，應當根據這件事情治療。他説的話没有不應驗的。士大夫都願意屈尊而與他交往。

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克明施針，而步履如初。胡秉妻病内秘腹脹，號呼逾旬，克明視之。時秉家方會食，克明謂秉曰："吾愈恭人病，使預會可乎?"以半硫圓碾生薑調乳香下之，俄起對食如平常。廬州守王安道風禁不語旬日，他醫莫知所爲。克明令熾炭燒地，灑藥，置安道于上，須臾而蘇。金使黑鹿谷過姑蘇，病傷寒垂死，克明治之，明日愈。及從徐度聘金，黑鹿谷適爲先排使，待克明厚甚。克明訝之，谷乃道其故，由是名聞北方。後再從吕正己使金，金接伴使忽被危疾，克明立起之，却

魏安行的妻子風癱十年站不起來，王克明爲她針灸，使她走路跟没病時一樣。胡秉的妻子便秘腹脹，號叫呼喊十天多，王克明爲她診視。當時胡秉家正在一起吃飯，王克明對胡秉説："我治好你妻子的病，讓她和你們聚餐可以嗎?"於是用半硫圓碾生薑調進乳香讓病人服下，一會兒就起身與家人面對面吃飯像平常一樣。廬州太守王安道中風不能説話已經十天，别的醫生不知怎麽辦。王克明讓人用熱炭燒地，灑上藥，把王安道放到地上，片刻復蘇。金國使者黑鹿谷路過蘇州時，得了傷寒病幾乎快死，王克明爲他治療，第二天就痊愈。等到王克明跟隨徐度訪金，黑鹿谷當時正任先排使，對待王克明非常好。王克明很奇怪，黑鹿谷便説出其中原因，因此聞名於

其謝。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疫，克明時在軍中，全活者幾萬人。子蓋上其功，克明力辭之。

克明頗知書，好俠尚義，常數千里赴人之急。初試禮部中選，累任醫官。王炎宣撫四川，辟克明，不就。炎怒，劾克明避事，坐貶秩。後遷至額内翰林醫痊局，賜金紫。紹興五年卒，年六十七。

莎衣道人

莎衣道人，姓何氏，淮陽軍朐山人。祖執禮，仕至朝議大夫。道人避亂渡江，嘗舉進士不中。紹興末，來平江。一日，自外歸，倏若狂者，身衣白襴，晝丐食于市，夜止天慶觀。久之，衣益敝，以莎緝之。嘗游妙嚴寺，臨池見影，豁然大悟。人無貴賤，問休咎罔不奇中。會有瘵者乞醫，命持一草去，旬日而愈。衆翕然傳莎草可以愈疾，求而不得者，或遂不起，由是遠近異之。

孝宗一夕夢莎衣人跣哭來吊者，訊之，曰："蘇人也。"詰其故，不肯言。帝寤，以語内侍。會后及太子薨，帝哀泣，内侍進前勉釋，并道前夢。帝乃矍然，因遣使召之，不至。帝念恢復大計，累歲未有所屬，后位虛且久，乃焚香默言："何誠能仙顯，必知朕意。"遂遣中官致贄，不言所以。道人見之掉首，吳音曰："有中國即有外夷；有日即有月，不須問。"趣之去。使者歸奏，帝甚異之，遂賜號通神先生，爲築庵觀中，賜衣數襲，皆不受。好事者强邀入庵，大笑而出，復於故處。衆日以珍饌餉之，每食于通衢，逮飽即去。

金。此後再次跟隨吕正己出使金，金接伴使忽然得了重病，王克明立即治好了他，并推却謝禮。張子蓋救援海州時，戰士大多傳染瘟疫，王克明當時在軍中，救活了幾萬人。張子蓋奏上他的功勞，王克明堅決推辭。

王克明很有文化，好俠重義，常從數千里之外趕去救人急病。起初禮部考試中選，積功任醫官。王炎宣撫四川時，徵召王克明，他不就任。王炎發怒，彈劾王克明避事，因此被降官。後來升遷到額内翰林醫痊局，賜給金紫。紹興五年去世，享年六十七歲。

莎衣道人，姓何，是淮陽軍朐山人。祖父何執禮，做官到朝議大夫。莎衣道人避亂渡江，曾考進士但没有考中。紹興末年，來到平江。一天，從外面回來，忽然如狂人一樣，身穿白衫，白天在街市討飯，晚上住在天慶觀。過了很久後，衣衫更加破爛，他就用莎草來縫補。曾游妙嚴寺，在池中照見自己的影子，豁然大悟。人們不論貴賤，凡是問他吉凶無不出奇地説中。當時正有一個痨病人向他求醫，他讓病人拿走一棵莎草，過了十天病就好了。衆人紛紛傳説莎草可以治病，求不到的人，有的死亡，從此遠近都以爲他是奇人。

孝宗一天晚上夢到一位莎衣人赤脚哭着前來吊喪，詢問他，他説："是蘇人。"問他爲何來吊喪，他不肯説。皇帝醒來後，把夢告訴宦官。正逢皇后及太子死，皇帝哀傷哭泣，宦官進前勸慰，又提起從前那個夢。皇帝纔驚醒起來，因而派遣宦官召見莎衣道人，他没有來。皇帝一直想着恢復大計，多年没有中意的人，皇后的位置也空了很久，於是焚香默祝："莎衣道人如果真能光顯，一定知道我的心意。"於是派宦官給他送禮，不説是什麽原因。道人見到後掉轉頭去，用吴方言説："有中原大國就有外夷；有太陽就有月亮，不須再問。"然後催促宦官離去。宦官回去奏告，皇帝覺得他非常神異，於是賜號通神先生，爲他在觀中築了一座庵，賜衣數襲，他都没有接受。好事者强請他進庵，他大笑而出，又回

到舊處。衆人每天給他送來美食，他常在大街上吃，吃飽後就離開。

帝歲命内侍即其居設千道齋，合雲水之士，施予優普。一歲，偶逾期，衆咸訝而請，道人亟起于卧，摇手瞬目而招之曰："亟來，亟來！"是日内侍至平望，衆益服其神。光宗即位，召之，又不至。慶元六年卒。

皇帝每年派宦官到他的住所設千道齋，聚集游方之士，廣施恩惠。一年，偶爾過了齋期，衆人都驚訝地請求莎衣道人，道人趕緊從床上起來，摇手眨眼地招唤："趕緊來，趕緊來！"這一天宦官就到平望，衆人更加佩服他的神通。光宗即位後，召見他，他又没有去。慶元六年去世。

孫守榮

孫守榮，臨安富陽人。生七歲，病瞽。遇異人教以風角、鳥占之術，其法以音律推五數，播五行，測度萬物始終盛衰之理。凡問者一語頃，輒知休咎。守榮既悟，異人授以鐵笛，遂去不復見。守榮因號富春子，吹笛市中，人初不異也。然其術率驗。

孫守榮，臨安富陽人。七歲時，因病致盲。遇見一位異人教給他風角、鳥占的方術，方法是用音律推五數、播五行、測量萬物始終盛衰的道理。凡是求問的人剛説完話，他就能占知吉凶。孫守榮覺悟以後，這位異人給他一枝鐵笛，就離去不再出現。孫守榮從此號稱富春子，在街市中吹笛，人們最初并不以爲異常。然而他的法術大都靈驗。

寶慶間，游吴興，聞譙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土人當有典郡者。"見王元春，即賀之曰："作鄉郡者，必君也。"元春初不之信。越兩月，潘丙作亂，元春以告變功，果典郡。自是富春子之名大顯，貴人争延致之。

寶慶年間，孫守榮游吴興，聽到譙樓鼓角之聲，驚訝地説："早晚之間將有變異，當地人中會出一個掌管郡的人。"見到王元春，就祝賀他説："當家鄉州長官的人，一定是你。"王元春起初不相信。兩個月以後，潘丙作亂，王元春因告發有功，果然成爲郡太守。從此富春子遠近聞名，貴人争相來請他。

淮南帥李曾伯薦諸朝。既至，謁丞相史嵩之，閽者以晝寢辭。守榮曰："丞相方釣魚園池，何得云爾。"閽者驚異，入白丞相，丞相一見頗喜之。自是數出入相府。一日，庭鵲噪，令占之，曰："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明日，李全果以玉柱斧爲貢。嵩之又嘗得李全檄藏袖中，詢其事，守榮曰："此李全詐假布囊二十萬爾。"剥封，果如其説。

淮南帥李曾伯把他推薦給朝廷。到來之後，謁見丞相史嵩之，看門人推辭説丞相正在睡午覺。孫守榮説："丞相正在花園池塘釣魚，你怎麼能這樣説。"看門人很驚異，進去報告丞相，丞相一見到他就很喜歡。從此多次出入相府。一天，庭院中鵲聲鼓噪，丞相讓孫守榮占卜，他説："明天下午晡時，會有寶物到來。"第二天，李全果然進貢一把玉柱斧。史嵩之又曾得到李全的檄文藏在袖中，問孫守榮這件事，他説："這是李全詐借布袋二十萬。"揭開封條，果然如孫守榮所説。

士大夫咸詢履歷，守榮不盡答。私謂所知曰："吾以音推諸朝紳，互有赢縮，宋禄其殆終乎！"後爲嵩之所忌，誣以他罪，貶死遠郡。

士大夫都詢問自己的經歷，孫守榮没有都説出來。私下對知交説："我用音律推測衆大官，互有進退升降，宋的壽命大概要完結了！"後被史嵩之所忌，誣陷他有别的罪行，被貶死於遠郡。

宋史卷四百六十三

列傳第二百二十二

外戚(上)

杜審琦 (弟)審瓊 審肇 審進 (從子)彥圭 彥鈞 (孫)守元 (曾孫)惟序
賀令圖 楊重進(附) 王繼勳 劉知信 (子)承宗 劉文裕
劉美 (子)從德 從廣 (孫)永年 馬季良(附) 郭崇仁
楊景宗 符惟忠 柴宗慶 張堯佐

自西漢有外戚之禍，歷代鑒之，崇爵厚禄，不畀事權；然而一失其馭，猶有肺附之變焉。宋法待外戚厚，其間有文武才諝，皆擢而用之；怙勢犯法，繩以重刑，亦不少貸。仁、英、哲三朝，母后臨朝聽政，而終無外家干政之患，將法度之嚴，禮統之正，有以防閑其過歟？抑母后之賢，自有以制其戚里歟？作《外戚傳》。

自從西漢有了外戚之禍，歷代引以爲鑒，給予高爵厚禄，不讓他們掌權，然而一旦失去控制，可能會有嚴重的禍亂。宋法待外戚優厚，有具備文武才智的，都加以擢升任用；仗勢犯法者，施以重刑，没有絲毫的寬免。仁宗、英宗、哲宗三朝，母后臨朝聽政，却始終没有外戚干預朝政的禍患，是法度嚴格，禮統合於正道，以防備他們呢？還是因爲母后的賢德，自有控制她們親戚的辦法呢？所以本書作《外戚傳》。

杜審琦

杜審琦，定州安喜人，昭憲皇太后之兄。太后昆仲五人，審琦最長，其次審玉，次審瓊，次審肇，次審進。世居常山，以積善聞。審琦仕後唐，爲義軍指揮使，天成二年卒，年三十五。審玉前一年卒，年二十二。太祖開國，贈審琦左神武軍大將軍，以其子彥超爲西京作坊使。彥超卒，贈左領軍衛大將軍。

杜審琦，定州安喜人，是昭憲皇太后的哥哥。太后有兄弟五人，審琦最大，其次是審玉、審瓊、審肇、審進。世居常山，以積善著名。審琦在後唐做官，任義軍指揮使，天成二年去世，年三十五歲。審玉在前一年去世，年二十二歲。太祖建立宋朝，追贈審琦左神武軍大將軍，以他兒子彥超爲西京作坊使。彥超去世，追贈左領軍衛大將軍。

杜審瓊

審瓊，建隆初，授檢校國子祭酒。二年，拜左領軍衛將軍。三年，

審瓊，建隆初年，授檢校國子祭酒。二年，授左領軍衛將軍。三年，與弟弟審肇、審進都被

與其弟審肇、審進皆召赴闕。審瓊改左龍武軍大將軍，遷右衛大將軍。乾德初，領富州刺史。三年，以本官權判右金吾街仗事。四年春，步軍帥王繼勳坐事，詔審瓊兼點檢侍衛步軍司事。是秋，卒，年七十。太祖爲廢朝三日，發哀成服，贈太保、寧國軍節度使，謚恭僖。

召前往朝廷。審瓊改授左龍武軍大將軍，遷右衛大將軍。乾德初年，領富州刺史。三年，以本官權判右金吾街仗事。四年春，步兵統帥王繼勳因事獲罪，詔審瓊兼點檢侍衛步軍司事。當年秋，去世，享年七十歲。太祖停止朝會三天，發哀穿喪服，追贈太保、寧國軍節度使，謚號叫恭僖。

審瓊性醇質，在公畏慎，宿衛勤謹，徼巡京邑，里閈清肅，人皆稱之。景德三年春，加贈審瓊太傅，妻吳氏陳留郡太夫人。是秋，改葬陪陵，又贈審瓊太師、中書令。子彥圭。

審瓊性情淳厚質樸，在公事上小心慎重，宿衛盡力而謹慎，巡察京城，里巷清靜安定，人們都稱贊他。景德三年春，加贈審瓊太傅，妻吳氏爲陳留郡太夫人。當年秋，改葬陪陵，又贈審瓊太師、中書令。子名彥圭。

杜審肇

審肇，建隆三年，起家授左武衛上將軍、檢校左僕射致仕，賜第於京師。乾德初，領濰州刺史。開寶二年，改左衛上將軍，仍致仕。三年，起爲右驍衛上將軍，俄出知澶州。太祖以審肇未嘗歷郡務，乃命司封郎中姚恕通判州事，以左右之。未幾，河大決，東匯于鄆、濮數郡，民田罹水害。太祖怒其不即時上言，遣使案鞫，遂論恕棄市，審肇免官歸私第。俄復舊官，令致仕，特以濰州刺史月奉優給之。七年，卒，年七十二。太祖廢朝二日，素服發哀，贈太保、昭信軍節度，謚溫肅，遣中使護喪事。景德三年，加贈太傅，妻劉氏東海郡太夫人。子彥遵，至南作坊使。

審肇，建隆三年，初任左武衛上將軍、檢校左僕射退休，在京都賜宅第。乾德初年，領濰州刺史。開寶二年，改授左衛上將軍，仍然退休在家。三年，起用任右驍衛上將軍，不久出知澶州。太祖因審肇不曾處理過州政，命令司封郎中姚恕通判州事，以輔助他。不久，黃河大決口，向東流入鄆、濮數州，民田遭受水害。太祖對他們不及時上報感到憤怒，派使臣審查核實，判處姚恕死刑，審肇免官回自己的府第。不久恢復舊官，讓他退休，特以濰州刺史的月俸優待他。七年，去世，享年七十二歲。太祖停止朝會兩天，素服發哀，追贈太保、昭信軍節度使，謚號溫肅，派宦官護理喪事。景德三年，加贈太傅，妻劉氏爲東海郡太夫人。子名彥遵，官至南作坊使。

杜審進

審進，建隆三年，起家授右神武大將軍，改右羽林大將軍。乾德元年，領賀州刺史。二年，知陝州。三年，就改保義軍節度觀察留後。五年，加本軍節度。太祖郊祀西洛，審進來朝，頒賚甚厚。太宗嗣位，加檢校太傅。太平興國二年，會許昌裔刺

審進，建隆三年，初授右神武大將軍，改授右羽林大將軍。乾德元年，領賀州刺史。二年，知陝州。三年，就地改保義軍節度觀察留後。五年，加本軍節度使。太祖在西洛舉行郊祀，審進來朝見，賞賜非常豐厚。太宗繼位，加授檢校太傅。太平興國二年，許昌裔爲虢州知州，收集州中政事闕失上告，皇帝下詔右拾遺李幹審查此

虢州，揖拾使州闕失事上訴，詔右拾遺李幹鞫之。幹因上言，請支郡不復隸藩鎮，皆得專達，從之。

三年秋，以審進妻卒，廢朝。十一月郊禮畢，加檢校太尉。四年，上親征河東，審進與嵐州團練使周承晉、德州刺史孫方進、成州刺史慕容福起皆上言願率所部擊太原。上以審進耆年，不許。五年，來朝。是歲，契丹寇邊，出師捍禦。上幸大名勞軍，留審進警巡，都邑肅然。六年，復歸陝，親王宴餞，供帳甚盛。其年，就加檢校太師。九年夏，上以審進年高，不當煩以劇務，授右衛上將軍，奉給如故。

雍熙四年，復授靜江軍節度。端拱元年，上親耕籍田，審進預其禮，恩賜彌渥，加開府儀同三司。是歲，卒，年七十九。上趣駕臨喪，哭之慟，廢朝三日，設次成服，親王公主以下并詣其第舉哀。贈中書令，謚恭惠。

審進鎮陝二十餘年，勸農敦本，民庶便之。雖居位節制，無驕矜之色，人推其醇厚。景德三年，追封京兆郡王，妻趙氏南陽郡太夫人。後贈尚書令。子彥鈞、彥彬。彥彬至禮賓副使而卒。

杜彥圭

彥圭，起家六宅副使，遷翰林使。開寶五年，領信州刺史。六年，改領饒州團練使，俄加領本州防禦使。從征太原，與曹翰、孫繼業攻城西面。北征班師，命彥圭與孟玄喆、藥可瓊、趙延進率兵屯中山，坐市竹木矯制免算，責授洛苑使、饒州刺史，裁數日牽復。餘年，遷沙州觀察使，出知定州。

雍熙中北伐，命副米信爲幽州西

事。李幹於是進諫，請求支州不再隸屬藩鎮，都由朝廷直接控制，聽從了他的建議。

三年秋，因審進妻去世，停止朝會。十一月郊禮完畢，加授檢校太尉。四年，皇上親征河東，審進與嵐州團練使周承晉、德州刺史孫方進、成州刺史慕容福起都進言希望率領部下攻打太原。皇上因審進年老，不同意。五年，來京拜見。這一年，契丹侵犯邊境，出兵防禦。皇上到大名慰勞軍兵，留審進警戒巡察，都城安定。六年，重回陝州，親王設宴爲他餞行，供給非常豐盛。滿一年，就地加檢校太師。九年夏，皇上因審進年老，不該爲政務操勞，授右衛上將軍，俸祿供給如故。

雍熙四年，重新授靜江軍節度使。端拱元年，皇上親自耕種籍田，審進參加了典禮，恩賜更加豐厚，加授開府儀同三司。這一年，去世，享年七十九歲。皇上趕緊乘車親臨祭奠，哭得很悲痛，停止朝會三天，安排穿不同級別的喪服，親王公主以下一律到他的府第進行哀悼。追贈中書令，謚號恭惠。

審進在陝州二十餘年，勸農民重視耕作，百姓得到了好處。雖然位居節度使，却没有驕傲自負之色，人們推崇他爲人淳厚。景德三年，追封京兆郡王，妻趙氏封南陽郡太夫人。後來追贈尚書令。子名彥鈞、彥彬。彥彬官至禮賓副使去世。

彥圭，初任六宅副使，升翰林使。開寶五年，領信州刺史。六年，改領饒州團練使，不久加領本州防禦使。隨從出征太原，與曹翰、孫繼業在西面攻城。北征班師，命令彥圭與孟玄喆、藥可瓊、趙延進領兵駐中山，因賣竹木假傳命令不收税而有罪，降授洛苑使、饒州刺史，纔數日後就恢復原位。幾年後，升任沙州觀察使，出知定州。

雍熙年間北伐，命令他爲米信副職任幽州西

北道行營都部署。彦圭不容軍士晡食，設陣不整，以致亡失，坐左遷均州團練副使。雍熙三年，卒于貶所，年五十九，贈歸義軍節度。景德三年春，加贈中書令。是秋，又贈太師。子守元。

北道行營都部署。彦圭不許軍士晚間吃飯，列陣不整，以致有人逃掉，得罪降職任均州團練副使。雍熙三年，在被貶的地方去世，享年五十九歲，追贈歸義軍節度使。景德三年春，加贈中書令。當年秋，又追贈太師。子名守元。

杜彦鈞

彦鈞，起家補供奉官，累遷崇儀使。端拱初，加莊宅使，領羅州刺史。淳化四年，特置昭宣使，以彦鈞洎王延德、王繼恩爲之。未幾，加領恩州防禦使。西鄙用兵，命爲永興軍駐泊鈐轄。真宗嗣位，改領潁州防禦使，出知河中府，占謝便坐，求解内使之職，可之。歷知邠、慶、延、鳳四州。景德中，爲天雄軍副都部署。車駕駐澶淵，爲駕前東面貝冀路副都部署。契丹騎兵攻月城，彦鈞率兵擊走之，以勞優加封邑。召還，再任河中。

彦鈞，初任補授供奉官，多次升官任崇儀使。端拱初年，加授莊宅使，領羅州刺史。淳化四年，特置昭宣使，由彦鈞以及王延德、王繼恩擔任。不久，加領恩州防禦使。對夏作戰，任命他爲永興軍駐泊鈐轄。真宗繼位，改領潁州防禦使，出知河中府，在别室口授道謝之詞，請求解除内使職務，得到同意。歷知邠、慶、延、鳳四州。景德年間，任天雄軍副都部署。皇上停駐澶淵，任駕前東面貝冀路副都部署。契丹騎兵攻月城，彦鈞率兵打跑了他們，因功優厚加封邑。召他回來，再次任職於河中府。

彦鈞由戚里進，保位而已。會有言政事不舉者，徙西京水南北都巡檢使。大中祥符五年，復知莫州。馬知節爲潁州防禦使，彦鈞换秦州。九年，拜密州觀察使，出爲并代副都部署。天禧元年，卒，贈安化軍節度。録其子贊文爲供奉官，贊寧爲殿直，孫宗壽爲三班奉職。

彦鈞由外戚進入仕途，僅是保全地位而已。有人説他不處理政事，改任西京水南北都巡檢使。大中祥符五年，又知莫州。馬知節任潁州防禦使，彦鈞换秦州。九年，任密州觀察使，出任并代副都部署。天禧元年，去世，追贈安化軍節度。録用他的兒子贊文爲供奉官，贊寧爲殿直，孫宗壽爲三班奉職。

杜守元

守元，開寶中，補左班殿直，得侍便殿，帶御器械，遷供奉官、莫州監軍。契丹入邊，與州將固守城壁，出兵邀擊，獲生口羊馬，以功加崇儀副使。未幾，改正使秩。歷如京、洛苑使。至道三年，領梧州刺史，連爲并代、鎮、定、高陽關鈐轄。大中祥符二年，副趙稹使契丹，復莅鎮定。頃之屬疾，詔遣其子殿直惟慶挾太醫乘驛診候，既至而卒，年五十八。

守元，開寶年間，補授左班殿直，能够在便殿侍奉皇帝，帶御器械，升任供奉官、莫州監軍。契丹入犯邊境，他與州將堅守城壁，出兵截擊，抓獲俘虜羊馬，因功加授崇儀副使。不久，改授正使官級。歷任如京使、洛苑使。至道三年，領梧州刺史，又連任并代、鎮、定、高陽關鈐轄。大中祥符二年，爲趙稹的副使出使契丹，又到鎮定任官。不久生病，皇帝下詔派他兒子殿直惟慶帶太醫急去診候，他們趕到時守元已去世，享年五十八歲。

杜惟序

惟序字舜功，自三班奉職累遷知惠州、莫州，以供備庫使爲梓夔路鈐轄，徙環慶路，知邠州，又權慶州。會任福敗，以騎兵數千繇懷安路破賊三寨，斬首數百級，獲牛馬千計。以功領忠州刺史，爲涇原鈐轄，敕巡警邊州。

惟序字舜功，從三班奉職多次升遷爲知惠州、莫州，以供備庫使任梓夔路鈐轄，遷環慶路，知邠州，又權慶州。適逢任福兵敗，惟序帶領數千騎兵由懷安路破賊三寨，斬首數百人，獲上千頭牛馬。因功領忠州刺史，任涇原鈐轄，奉命巡察邊州。

久之，改六宅使、知雄州。時契丹勒兵燕、薊間，遣使求割地。未至，而惟序購得其草，先以聞，徙知滄州，又徙定州。再遷東上閤門使、知涇州。改四方館使、知瀛州，復知滄州。入朝，爲祁州團練使，出知恩州，徙大名府路總管，改乾州團練使，卒。

過了很長時間，改授六宅使、知雄州。當時契丹率兵守在燕、薊之間，派使者要求割讓土地。使者未到，而惟序購得契丹文書草稿，奏告了皇上，改知滄州，又知定州。兩次遷升至東上閤門使、知涇州。改授四方館使、知瀛州，又知滄州。入朝，任祁州團練使，出朝知恩州，改大名府路總管，改授乾州團練使，去世。

賀令圖

賀令圖，開封陳留人。父懷浦，孝惠皇后兄也，仕軍中爲散指揮使。太平興國初，出爲岳州刺史，領兵屯三交。雍熙三年，從楊業北征，死於陣。

賀令圖，開封陳留人。父名懷浦，是孝惠皇后的哥哥，在軍中任散指揮使。太平興國初年，出任岳州刺史，領兵駐扎三交。雍熙三年，隨楊業北征，死在陣中。

令圖少謹愿，隸太宗左右，洎即位，補供奉官，改綾錦副使、知莫州，遷崇儀使、知雄州。雍熙二年，領平州刺史，充幽州行營壕寨使，以所部下固安、新城兩縣，克涿州。會父戰死，起家爲六宅使，領本州團練使，護瀛州屯兵。

令圖從小謹慎誠實，隸屬太宗左右，太宗繼位時，補授供奉官，改授綾錦副使、知莫州，升任崇儀使、知雄州。雍熙二年，領平州刺史，充任幽州行營壕寨使，帶領所屬軍兵攻下固安、新城兩縣，攻克涿州。適逢父親戰死，出任六宅使，領本州團練使，衛護瀛州屯兵。

先是，令圖握兵邊郡十餘年，恃藩邸舊恩，每歲入奏事，多言邊塞利害，及幽薊可取之狀。上信之，故有岐溝之舉。既而師敗，議者皆咎其貪功生事。

在此之前，令圖在邊州統兵十多年，依仗皇帝做太子時的舊恩，每年入朝奏事，多次談到邊塞利弊，以及幽薊可以攻取的情况。皇上信任他，所以有出兵岐溝的行動。不久兵敗，議者都指責他貪功生事。

令圖輕而無謀，契丹將耶律遜寧號于越者，使諜紿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無路自拔，幸君侯少留意焉。"令圖不虞其詐，私遺以重錦十兩。是年十二月，于越率

令圖輕率而又無謀，契丹將耶律遜寧號稱于越，派間諜欺騙令圖說："我在本國獲罪，早晚想歸附貴國，現在没法脱身，希望君侯稍作留意。"令圖没料到他是欺詐，私下贈給他十兩重錦。當年十二月，于越率衆兵入侵，大將劉廷讓

衆入寇，大將劉廷讓與戰于君子館，令圖爲先鋒，被圍數重。于越傳言軍中"願得見雄州賀使君"，令圖嘗爲所紿，意其來降而終獲大功，即引麾下數十騎逆之。將至其帳數步外，于越據床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乃今送死來邪！"麾左右盡殺其從騎，反縛令圖而去。

與他在君子館交戰，令圖爲先鋒，被圍數重。于越傳話到軍中説"希望能够見到雄州賀使君"，令圖曾被他欺騙，以爲他來投降而最終能獲得大功，立即帶領手下數十戰騎去見他。將要到他的帳篷數步外的地方，于越靠着床罵道："你常好經劃邊境之事，而今送死來了！"命令左右的人把令圖的隨從全部殺死，反綁令圖而去。

令圖與其父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陷焉。令圖時年三十九。是役也，武州防禦使、高陽關部署楊重進死之。

令圖與他父親首先主張北伐，一年中父子爲此而落入敵國手中。令圖時年三十九。這場戰役，武州防禦使、高陽關部署楊重進戰死。

楊重進

重進，太原人。少有膂力，周祖鎮大名，以隸帳下。廣順初，補衛士。宋初，累遷至内殿直都虞候。太平興國初，改龍衛軍都校，領徐州刺史。從征太原，出爲萊州刺史。隨曹彬北征，爲右厢排陣使，改武州防禦使、高陽關部署。會契丹兵至，與之力戰，遂没於陣。年六十五。

楊重進，太原人。少年時有體力，周祖掌管大名時，讓他隸屬帳下。廣順初年，補任衛士。宋初，多次升官直到内殿直都虞候。太平興國初年，改授龍衛軍都校，領徐州刺史。隨從皇帝出征太原，出任萊州刺史。隨曹彬北征，任右厢排陣使，改任武州防禦使、高陽關部署。遇上契丹兵入侵，與他們奮力作戰，死在陣中。年六十五歲。

王繼勳

王繼勳，彰德節度饒之子，孝明皇后同母弟也。生時，其母見一人赤髮，狀貌怪異，入室中，遂生繼勳。及長，美風儀，性凶率無賴。以后故，爲内殿供奉官、都知，溪州刺史。建隆二年，加領恩州團練使，又改龍捷右厢都指揮使，尋領永州防禦使。四年，收復湖南，改領彭州防禦使。是秋，將討西蜀，命繼勳戒期，將大閲。繼勳素與大校馬仁瑀不協，陰勒部下市白梃，將以相圖。太祖知之，爲出仁瑀密州。俄遷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領虎捷左右厢都虞候、權侍衛步軍司事。

王繼勳，是彰德節度使王饒之子，孝明皇后的同母弟弟。出生時，他母親看見一個人紅髮，形貌怪異，進入室内，於是生下繼勳。等他長大，風度翩翩，儀容俊美，秉性凶惡輕率又無賴。因爲皇后的緣故，任内殿供奉官、都知，溪州刺史。建隆二年，加領恩州團練使，又改授龍捷右厢都指揮使，不久領永州防禦使。四年，收復湖南，改領彭州防禦使。當年秋，將要討伐西蜀，命令繼勳在規定的時間内作準備，將要大閲兵。繼勳素與大校馬仁瑀不和，暗中命令部下買來白色棒杖，想圖謀陷害馬仁瑀。太祖知道了，逐出馬仁瑀到密州。不久升任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領虎捷左右厢都虞候、權侍衛步軍司事。

繼勳所爲多不法。會新募兵千餘隸雄武，將遣出征，多無妻室，太祖謂繼勳曰："此必有願爲婚者，不須

繼勳所作所爲大多違法。適逢新招募一千多名士兵隸屬雄武，將要派他們出征，多數人没有妻室，太祖對繼勳説："這裏一定有想要結婚的

備聘財，但酒炙可也。”繼勳不能諭上旨，縱令掠人子女，京城爲之紛擾。上聞大驚，遣捕斬百餘人，人情始定。時后已崩，上追念后，故不之罪也。

人，不須準備聘財，僅要酒肉就可以了。”繼勳不能理解皇上的旨意，發令搶人子女，京城爲此混亂。皇上聽説後非常震驚，派人捕殺一百多人，人心纔安定下來。當時皇后已經去世，皇上追念皇后，所以未給他加罪。

乾德四年，繼勳復爲部曲所訟，詔中書鞫之。解兵柄，爲彰國軍留後，奉朝請。繼勳自以失職，常怏怏，專以臠割奴婢爲樂，前後多被害。一日，天雨墻壞，群婢突出，守國門訴冤。上大駭，命中使就詰之，盡得繼勳所爲不法事。詔削奪官爵，勒歸私第，仍令甲士守之。俄又配流登州，未至，改右監門率府副率。

乾德四年，繼勳又被部下訴訟，皇帝詔令中書審問他。解除兵權，任彰國軍留後，奉朝請。繼勳自認爲失去了官職，常常不服氣，專以臠割奴婢爲樂，前後的人多被害。一天，下雨冲壞了墻，奴婢跑出，守在國門訴冤。皇上非常驚駭，命令宦官去查問，得到了繼勳所做的不法之事。皇帝下詔剥奪官爵，勒令他回到自己的宅第，命令甲士看守他。不久又發配流放登州，未到，改授右監門率府副率。

開寶三年，命分司西京。繼勳殘暴愈甚，强市民家子女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食之，而棺其骨棄野外。女僧及鬻棺者出入其門不絶，洛民苦之而不敢告。太宗在藩邸，頗聞其事。及即位，人有訴者，命户部員外郎、知雜事雷德驤乘傳往鞫之。繼勳具伏，自開寶六年四月至太平興國二年二月，手所殺婢百餘人。乃斬繼勳洛陽市，及爲强市子女者女僧八人、男子三人。長壽寺僧廣惠常與繼勳同食人肉，令折其脛而斬之。洛民稱快。

開寶三年，命他分司西京。繼勳殘暴更加厲害，强行買民家子女以備自己役使，稍不如意，就殺掉并吃肉，而把骨頭裝在棺材内扔在野外。女儈及賣棺木的人不斷出入他的家門，洛民深受其苦而不敢上告。太宗在藩邸時，對他的事知道一些。繼位後，有人上告，命令户部員外郎、知雜事雷德驤速去審問。繼勳全部招認，從開寶六年四月到太平興國二年二月，親手殺死婢女一百多人。於是在洛陽街市將繼勳斬首，殺掉替他强買女子的女儈八人、男子三人。長壽寺僧廣惠常與繼勳同吃人肉，命令折斷他的脛骨而後斬首。洛陽人拍手稱快。

其後家寓西洛潁陽，孫惟德不肖，不能自立，丐食以給。真宗聞而憫之，授惟德汝州司士參軍。

他的後人家住西洛潁陽，孫惟德無才，不能自立，乞食養活自己。真宗聽説後可憐他，授惟德爲汝州司士參軍。

劉知信

劉知信字至誠，邢州人。父遷，晋天福末鳳翔帳前軍使，改滑州奉國軍校，從驍將皇甫暉禦邊有功，早卒。母即昭憲太后之妹也，乾德初，封京兆郡太君，六年，進本郡太夫人，開寶三年十月，卒。太祖廢朝發哀，追封齊國太夫人，陪葬安陵，贈遷太保。

劉知信字至誠，邢州人。父名遷，後晋天福末年任鳳翔帳前軍使，改授滑州奉國軍校，跟隨驍將皇甫暉防守邊境有功，死得早。母親是昭憲太后的妹妹，乾德初年，封京兆郡太君，六年，進本州太夫人，開寶三年十月，去世。太祖停止朝會爲她發哀，追封齊國太夫人，陪葬安陵，追贈劉遷太保。

知信三歲而孤，宣祖憐其敏慧。建隆三年，起家授供奉官，丁内艱，轉六宅副使。開寶五年，遷軍器庫使，掌武德司。六年，領錦州刺史。屬郊祀西洛，爲行宫使，駐洛中，又爲西京武德、皇城、宫苑等使。車駕出郊，又充大内留守。

太宗即位，進領本州團練使，拜武德使。從征河東，又爲行宫使。太平興國五年，坐遣親信市竹木於秦、隴，矯制免所過算緡，入官多取其直，左授軍器庫使，領錦州刺史，俄復爲武德使。會改武德爲皇城司，即爲皇城使。七年，坐秦王廷美事，改右衛將軍。是秋，出爲静難軍節度行軍司馬。九年，起爲左衛將軍，領營州刺史。

雍熙初，改左神武軍將軍，尋領檀州團練使，護屯兵于鎮州。會大舉北伐，與六宅使符昭壽爲押陣都監。師還，諸將失道，知信獨整所部以歸。俄知定州兼兵馬鈐轄，押大陣右偏。一日，宴犒將士，契丹騎乘間至，知信不介而出，追之數十里，斬獲甚衆，以功就拜邕州觀察使。四年，召入，改并州路副都部署。端拱中，代還，知杭州。淳化四年，又知天雄軍府。太宗崩，充修奉永熙陵部署。

咸平初，拜建武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永平軍府。契丹犯邊，復知天雄軍。真宗北巡，充駕前副都部署，歷知河陽、昇州。景德元年，車駕幸澶淵，命爲東京都巡檢使，復知定州。二年，以疾求還京，至鎮州卒，年六十三。廢朝，贈太尉、天平軍節度。

知信以戚里致貴，尤被親任，中外踐歷，最爲舊故。雖無顯赫稱，亦

知信三歲時父親去世，宣祖愛他聰慧。建隆三年，初授供奉官，遭母喪，轉任六宅副使。開寶五年，升任軍器庫使，掌管武德司。六年，領錦州刺史。跟隨皇帝去西洛郊祀，任行宫使，駐洛中，又任西京武德、皇城、宫苑等使。皇帝出宫郊祭，又充任大内留守。

太宗繼位，進領本州團練使，任武德使。隨從皇上出征河東，又任行宫使。太平興國五年，派親信到秦、隴買竹木，假傳制令免除所過之處的賦税，運到官府後多取錢貨，因此獲罪，降授軍器庫使，領錦州刺史，不久重任武德使。適逢改武德司爲皇城司，就任皇城使。七年，因秦王廷美之事獲罪，改授右衛將軍。當年秋，出任静難軍節度行軍司馬。九年，起任左衛將軍，領營州刺史。

雍熙初年，改授左神武軍將軍，不久領檀州團練使，在鎮州衛護屯兵。適逢大舉北伐，與六宅使符昭壽任押陣都監。軍隊回朝，衆將迷路，惟獨知信整頓所屬軍兵歸來。不久知定州兼兵馬鈐轄，押大陣右偏。一天，設宴犒勞將士，契丹騎兵乘機來到，知信未披甲就出去作戰，追擊數十里，斬殺抓獲的人非常多，因功就地授邕州觀察使。四年，召入，改授并州路副都部署。端拱年間，由人代换回來，知杭州。淳化四年，又知天雄軍府。太宗去世，充任修奉永熙陵部署。

咸平初年，任建武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永平軍府。契丹入犯邊境，重知天雄軍。真宗北巡，充任駕前副都部署，歷知河陽、昇州。景德元年，皇帝去澶淵，任命他爲東京都巡檢使，又知定州。二年，因病要求回京，到鎮州去世，享年六十三歲。停止朝會，追贈太尉、天平軍節度使。

知信因是外戚而致顯貴，尤其得到皇帝的親近和信任，内外的事都親身經歷，是資格最老

以循謹聞于時。子承宗、承渥。

的。雖然没有顯赫的稱號，也能以奉公守法聞名於時。子名承宗、承渥。

劉承宗

承宗，幼善射，兼習書數，以蔭補殿直，寄班祇候。咸平初，轉供奉官、鎮定高陽關三路承受公事，還，掌軍器庫。會真宗臨幸，見其整肅，面授閤門祇候。知信卒，轉内殿崇班。未幾，爲河北緣邊安撫都監。大中祥符初，就加内殿承制，歷如京、文思二副使，徙河東緣邊安撫，又知保州。俄拜東染院使、知定州。副薛瑛使契丹，使還，歸本任，又兼鎮定路兵馬鈐轄，俄改宫苑使、知雄州、河北緣邊安撫使。在郡有治迹，詔書嘉獎，召歸。時靈昌決河初塞，擇守臣，以承宗爲皇城使、知滑州。未幾，復代還。

承宗，小時候擅長射箭，兼習書學，以恩蔭補授殿直，寄班祇候。咸平初年，轉任供奉官、鎮定高陽關三路承受公事，回朝，掌管軍器庫。適逢真宗臨幸，看見庫中整齊，當面授他閤門祇候。知信去世，轉任内殿崇班。不久，任河北緣邊安撫都監。大中祥符初年，就地加授内殿承制，歷任如京、文思二副使，升河東緣邊安撫使，又知保州。不久任東染院使、知定州。爲薛瑛副使出使契丹，出使回來，歸本任，又兼鎮定路兵馬鈐轄，不久改任宫苑使、知雄州、河北緣邊安撫使。在州有政績，皇帝下詔嘉獎他，召回。當時靈昌黄河决口剛堵塞，選守臣，以承宗任皇城使、知滑州。不久，又被替换回朝。

會西邊言吐蕃唃厮囉作文法，頗爲邊患。命副龍圖閣直學士陳堯咨爲鄜延、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秦州路巡撫使，詔令堯咨等所至軍州犒官吏將校，諮訪民間利害、郡官使臣能否功過以聞。或有陳訴屈抑，經轉運、提點司區斷不當，即按鞫詣實，杖以下依法區理，徒以上驛聞，仍取繫囚躬親録問，催促論决。既行，就命堯咨知秦州，承宗爲西上閤門使，充鈐轄。乾興初，進東上閤門使，徙鄜延都鈐轄而卒。中使護柩至京師，賜以葬地。

西部邊境説吐蕃唃厮囉制定法規，頗爲邊患。皇上命承宗爲龍圖閣直學士陳堯咨副職任鄜延、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秦州路巡撫使，詔令堯咨等人所到軍州犒勞官吏將校，詢訪民間疾苦、州官使臣是否稱職以及他們的功過來上報朝廷。有人陳訴冤屈，經轉運、提點司分别斷案不當，查問實情，杖刑以下的依法分别處理，徒刑以上的由驛站上報，并提取在押囚犯親自審查，催促决斷。出發以後，任命堯咨知秦州，承宗爲西上閤門使，充任鈐轄。乾興初年，升東上閤門使，升鄜延都鈐轄時去世。宦官護送棺柩到京都，賜予葬地。

承渥蔭補殿直，累任使，喜爲條奏，至供奉官、閤門祇候。承宗子永劍，右侍禁、閤門祇候。

承渥以恩蔭補授殿直，多次任使臣，喜歡上奏，官至供奉官、閤門祇候。承宗子名永劍，爲右侍禁、閤門祇候。

劉文裕

劉文裕字以寧，保州保塞人。祖正，晋幽州營田使兼平州刺史。父審奇，武牢關使。簡穆皇后即文裕祖姑也。審奇三子，長文遠，建隆中

劉文裕字以寧，保州保塞人。祖名劉正，後晋時任幽州營田使兼平州刺史。父名審奇，爲武牢關使。簡穆皇后是文裕的祖姑。審奇三子，長子名文遠，建隆年間任供奉官，與并人在萬善

爲供奉官，與并人戰萬善而没。次即文裕，開寶四年，起家補殿直。八年，權管雲騎員僚直，預討江南，中弩矢，神色自若。太宗在藩邸，多得親接。太平興國二年，擢爲内弓箭庫副使，特封其母張氏清河縣太君，出爲秦、隴巡檢。

作戰時死去。次子就是文裕，開寶四年，初補殿直。八年，權管雲騎員僚直，參加討伐江南，被弩箭射中，神色自若。太宗在藩邸，常親近接待他。太平興國二年，擢升爲内弓箭庫副使，特封他母親張氏清河縣太君，出任秦、隴巡檢。

有李飛雄者，太保致仕鏻之孫，秦州節度判官若愚之子。性凶險，不爲其家所容，常往來京師、魏博間，與無賴惡少游處，縱酒蒲博爲務。以其父故，盡知秦州倉庫所積，及地形險易、兵籍多少。又有妻父張季英爲鳳翔盩厔尉，飛雄自京師往省之，因乘季英馬詐爲使者，夜抵厩置呼卒索馬。卒秉炬出迎，飛雄以私市馬纓示之，卒不能辨，即授以馬。一卒乘一馬前導，以巡邊爲名，因矯詔率巡驛殿直姚承遂，至隴州率監軍供奉官王守定，至吴山縣率縣尉盧贊，皆從行。先是，秦州内屬，羌人爲寇，朝廷遣周承瑨、田仁朗、王侁、梁崇贊、韋韜、馬知節及文裕領兵屯清水縣，飛雄至，稱制盡縛之。承瑨等見姚承遂數輩同至，不覺其詐。仁朗獨號泣求詔書，飛雄叱之曰："我受密旨，以若輩逗撓不用命，令盡誅。汝豈不聞封州殺李鶴邪？詔書汝豈得見！"先是，上即位，分命親信於諸道廉官吏善惡密以聞。嶺南使者言封州李鶴不奉法，誣奏軍吏謀反，詔即誅之。故飛雄引以爲言。將械承瑨等詣秦州戮之，因據城叛，遂驅承瑨等行。

有個叫李飛雄的人，是以太保退休的李鏻之孫，秦州節度判官李若愚之子。性情凶惡，不爲家人所容，常來往京城、魏博之間，與無賴惡少交往相處，縱酒賭博。因他父親的緣故，清楚秦州倉庫積存的貨物，以及地形險易、兵卒多少。岳父張季英是鳳翔盩厔尉，飛雄從京城前去探望他，於是乘季英之馬謊稱使臣，夜裏到馬厩呼馬卒要馬。卒拿着火把迎出來，飛雄把自己買的馬纓給他看，馬卒不能分辨，就把馬交給他。一馬卒乘馬在前面引路，以巡邊爲名，假傳詔令統領巡驛殿直姚承遂，到隴州率領監軍供奉官王守定，到吴山縣率領縣尉盧贊，都跟隨他走。之前，秦州内屬，羌人作亂，朝廷派周承瑨、田仁朗、王侁、梁崇贊、韋韜、馬知節及文裕領兵駐守清水縣，飛雄到後，宣布詔令把他們全抓起來。承瑨等見姚承遂數人一同到來，未察覺是欺詐。惟獨仁朗哭喊着要看詔書，飛雄呵叱他説："我接受密旨，因你們這些人避敵觀望并且不服從命令，下令全部殺掉。你難道没聽説封州殺李鶴嗎？詔書你怎能看！"在此之前，皇上繼位，分别命令親信在各地查訪官吏的善惡上報。嶺南使臣説封州李鶴不守法，誣奏軍吏謀反，皇帝下詔立即殺了他。所以飛雄引以爲言。將要綁縛承瑨等到秦州殺死，然後占城反叛，於是驅使承瑨等動身。

初，飛雄詐宣制時，自言我上南府時親吏，文裕因哀告飛雄曰："我亦嘗依晋邸，使者豈不營救之乎？"飛雄低語謂文裕曰："爾能與我同富貴否？"文裕覺其詐，僞許之。飛雄

當初，飛雄假裝宣布詔令時，自稱是皇上在南府時的親吏，文裕於是哀告飛雄説："我也曾依附晋邸，使臣難道不營救我嗎？"飛雄低語對文裕説："你能與我同富貴嗎？"文裕覺察其中有詐，假裝答應了他。飛雄立刻命令左右的人給文

即命左右釋文裕縛。文裕策馬前附耳語仁朗，仁朗佯墜馬，若卒中風眩狀。飛雄共前視之，又釋其縛。仁朗奮起搏飛雄，與文裕共擒之。飛雄尚呼云："田仁朗等謀反殺使者。"送秦州獄鞫得實，飛雄、承遂、守定、贇坐要斬，夷飛雄家。捕先與飛雄善者何大舉等數輩，悉棄市，厩置卒亦夷其族。因下詔：中外臣庶之家，子弟或有乖檢，甚爲鄉黨所知，雖加戒勖曾不悛改者，并許本家尊長具名聞，州縣遣吏錮送闕下，當配隸諸處。敢有藏匿不以名聞者，異時醜狀彰露，期功以上悉以其罪罪之。

裕解綁。文裕打馬上前貼着耳朵告訴仁朗幾句話，仁朗佯裝墜馬，像中風暈眩的樣子。飛雄與文裕一起上前看他，又給他解綁。仁朗迅速起身跟飛雄搏鬥，與文裕一起抓住了他。飛雄呼喊道："田仁朗等謀反殺使臣。"送秦州監獄審問得到口供，飛雄、承遂、守定、盧贇獲罪處以腰斬，殺戮飛雄全家。拘捕以前與飛雄來往的何大舉等數人，全部在鬧市處以死刑，厩置卒的族人也被處死。於是下詔：京城内外臣庶之家，子弟如有行爲放縱，爲鄉里所熟知，雖加告誡也不曾悔改的，允許本家尊長把名字上報，州縣派官吏上枷鎖送到京都，應當流放各處服役。敢有藏匿不把名字上報的，以後醜行暴露，期功以上的親族一律以犯人之罪來定罪。

文裕後遷軍器庫使。四年，車駕征太原，命文裕與通事舍人王侁分兵控石嶺關。六年，領儒州刺史。明年，爲高陽關都監。會契丹萬餘騎入，文裕與大將崔彦進擊却之。雍熙初，徙屯三交，加領順州團練使。會李繼遷率折遇乜寇邊，初詔田仁朗與王侁等討之，仁朗坐逗遛，命文裕代仁朗。繼遷等遁去。

文裕後來升任軍器庫使。四年，皇帝出征太原，命令文裕與通事舍人王侁分兵守石嶺關。六年，領儒州刺史。第二年，任高陽關都監。契丹一萬多騎兵入侵，文裕與大將崔彦進擊退了他們。雍熙初年，改去三交駐守，加領順州團練使。遇上李繼遷率領折遇乜侵犯邊境，詔令田仁朗與王侁等討伐他們，仁朗因逗留獲罪，命令文裕代替仁朗。繼遷等逃走。

從潘美北征，坐陷失驍將楊業，削籍，配隸登州，事具《業傳》。歲餘，上知業之陷由王侁，召文裕還。俄起爲右領軍衛大將軍，領端州團練使，封其母清河郡太夫人，賜翠冠霞帔，授其弟文質殿直。逾月，文裕遷容州觀察使，出爲鎮州兵馬部署。端拱元年，卒於屯所，年四十五。上甚悼惜，贈寧遠軍節度，命中使護喪歸葬京師。弟文禹至供奉官、閤門祇候，文質至内園使、連州刺史。

隨從潘美北征，因陷驍將楊業於死地而獲罪，革職，發配登州，事詳見《楊業傳》。一年以後，皇上知道楊業之死是因爲王侁，召文裕回來。不久起用任右領軍衛大將軍，領端州團練使，封他母親清河郡太夫人，賜翠冠霞帔，授他弟弟文質殿直。過了一個月，文裕升任容州觀察使，出任鎮州兵馬部署。端拱元年，在駐屯地去世，年四十五歲。皇上悲傷惋惜，追贈寧遠軍節度使，命宦官護送尸體回來葬在京城。弟文禹官至供奉官、閤門祇候，文質官至内園使、連州刺史。

劉美 劉通

劉美字世濟，并州人。四世祖質，絳州刺史。曾祖維嶽，不仕。祖延慶，右驍衛將軍。父通，宋初掌禁旅，從潘美征廣南，又累戰北面，積

劉美字世濟，并州人。四世祖名質，是絳州刺史。曾祖名維嶽，没有做官。祖名延慶，是右驍衛將軍。父名通，宋初掌管禁軍，隨潘美出征廣南，又多次在北面作戰，積功官至虎捷都指揮

勞至虎捷都指揮使，領嘉州刺史，太平興國中，扈蹕太原，卒于師，贈潁州防禦使。長女爲真宗德妃，加贈定國軍節度兼侍中。大中祥符五年，德妃正位中宫，又贈維嶽忠正軍節度、檢校太傅，延慶彰德軍節度、檢校太尉，通永興軍節度兼中書令，追封曾祖母宋氏吴國太夫人，祖母河南縣君元氏許國太夫人，母龐氏徐國太夫人。初，通之卒，窆京城西。天禧二年，詔贈太師、尚書令，謚武懿，七月，遣昇王府諮議參軍張士遜具鹵簿鼓吹，改葬于祥符鄧公原。皇后親臨奠，真宗御製祭文置靈坐右。

使，領嘉州刺史，太平興國年間，隨從皇帝到太原，在軍中去世，追贈潁州防禦使。長女是真宗德妃，加贈定國軍節度使兼侍中。大中祥符五年，德妃正位中宫，又追贈維嶽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延慶彰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劉通永興軍節度使兼中書令，追封曾祖母宋氏吴國太夫人，祖母河南縣君元氏許國太夫人，母龐氏徐國太夫人。當初，劉通去世，葬在京城西。天禧二年，詔贈太師、尚書令，謚號武懿，七月，派昇王府諮議參軍張士遜備儀仗和鼓吹，改葬在祥符鄧公原。皇后親臨祭奠，真宗御製祭文放在靈位右側。

美即后之兄也。初事真宗于藩邸，以謹力被親信，即位，補三班奉職，再遷右侍禁。咸平中，傅潛失律流房州，擇美監軍，及徙潛潁州，又爲自京至陳、潁巡檢。石保吉在陳州大治廨舍，修城壁，不以聞，僮奴輩假威擾民。會有言者，遣美廉其狀，美曰："保吉世受國恩，擁高貲，列藩閫，營繕過度，拙於檢下，誠或有之，自餘保無他患。"上意乃解。歸朝，充閤門祗候。

大中祥符二年，護屯兵于漢州，歷遷供奉官，徙嘉州。士卒有病皆給醫藥，親察視撫循之。召還，改内殿崇班，提點在京倉場、東西八作司，以舉職聞，遷洛苑副使。八年，預修大内，以勞改南作坊使、同勾當皇城司。天禧初，遷洛苑使，領勤州刺史，與周懷政聯職。懷政奸恣，美未嘗阿附，懷政左右有過，必痛繩之。親從卒偵邏者多不時更易，美按籍分番次均使焉。上屢欲委之兵柄，以皇后懇讓故，中輟者數四。三年，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領昭州防禦

劉美是皇后的哥哥。開始在藩邸侍奉真宗，因恭敬盡力而得到親近和信任，真宗繼位，補授三班奉職，再升任右侍禁。咸平年間，傅潛打仗失利被流放房州，選劉美任監軍，把傅潛遷移到潁州時，又任從京到陳、潁巡檢。石保吉在陳州大建官舍住所，修城壁，没有上報，僮奴們狐假虎威危害百姓。有人上奏，派劉美查訪石保吉的情況，劉美説："保吉世代受國恩，有很多錢財，位列王侯將帥，營建修繕過度，不善於約束手下人，這些情況是有，但保證没有别的禍患。"皇上纔放心。回朝，任閤門祗候。

大中祥符二年，總領漢州屯兵，歷任供奉官，改嘉州。士卒有病都提供醫藥，親自察看并安撫他們。召回，改授内殿崇班，提點在京倉場、東西八作司，以稱職聞名，升任洛苑副使。八年，參加修皇宫，因功改授南作坊使、同勾當皇城司。天禧初年，升洛苑使，領勤州刺史，與周懷政二人共職。懷政奸惡，劉美從不依附他，懷政左右的人有過錯，一定嚴厲懲處。隨從親兵偵察巡邏大多時常更换，劉美按軍籍分批公平使用他們。皇上多次想交給他兵權，因皇后誠懇推讓的緣故，取消好幾次。三年，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領昭州防禦使，改授侍衛馬軍都虞候。五年，加授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去世，享

使，改侍衛馬軍都虞候。五年，加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卒，年六十。廢朝三日，贈太尉、昭德軍節度，録其子從德供備庫使，從廣内殿崇班，旁親遷補者數人，追封美亡妻宋氏河内郡夫人。

年六十歲。停止朝會三天，追贈太尉、昭德軍節度，録用他兒子從德爲供備庫使，從廣爲内殿崇班，其他親屬升補官職的有數人，追封劉美的妻子宋氏河内郡夫人。

仁宗嗣位，尊皇后爲皇太后，贈維嶽鎮寧軍節度兼侍中，延慶建雄軍節度兼中書令，通彭城郡王，曾祖母宋氏陳國太夫人，祖母元氏衛國太夫人，母龐氏鄆國太夫人，美亦贈侍中。天聖二年，郊祀，加贈維嶽彰信軍節度兼中書令，延慶鎮安軍節度兼中書令，通鄭王，宋氏楚國太夫人，元氏韓國太夫人，龐氏魏國太夫人。五年，再郊，又贈維嶽天平軍節度、中書令兼尚書令，延慶彰化軍節度、許國公，通開府儀同三司、魏王，宋氏安國太夫人，元氏齊國太夫人，龐氏晋國太夫人，從德和州刺史，從廣内殿承制。有龔知進者，即通之友婿也，亦贈衛尉卿，其妻追封南安郡君。

仁宗繼承帝位，尊皇后爲皇太后，追贈維嶽鎮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延慶建雄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劉通彭城郡王，曾祖母宋氏陳國太夫人，祖母元氏衛國太夫人，母龐氏鄆國太夫人，劉美也被追贈侍中。天聖二年，郊祭，加贈維嶽彰信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延慶鎮安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劉通鄭王，宋氏楚國太夫人，元氏韓國太夫人，龐氏魏國太夫人。五年，再次郊祭，又贈維嶽天平軍節度使、中書令兼尚書令，延慶彰化軍節度使、許國公，劉通開府儀同三司、魏王，宋氏安國太夫人，元氏齊國太夫人，龐氏晋國太夫人，從德和州刺史，從廣内殿承制。有個叫龔知進的人，是劉通的連襟，也贈衛尉卿，追封他的妻子南安郡君。

劉從德

從德字復本，父美卒，年十四，自殿直遷至供備庫副使。弟從廣是歲始生，亦補西頭供奉官，遷内殿崇班。太后臨朝，從德以崇儀使真拜恩州刺史，改和州，又遷蔡州團練使，出知衛州，改恩州兵馬都總管，知相州。從德齒少無才能，特以外家故，恩寵無比。其在衛州，縣吏李熙輔者善事從德，乃薦其才於朝。太后喜曰："兒能薦士，知所以爲政矣。"即日擢熙輔京官。從事鄭驤因緣從德亦擢美官。從德妻，嘉州王蒙正女也。蒙正家豪右，以厚賂結納至郎官，爲郡守。既而從德病，召還，道卒，年二十四。贈保寧軍節度使，封榮國

從德字復本，父劉美去世時，十四歲，從殿直升到供備庫副使。弟從廣這年纔出生，也補授西頭供奉官，升内殿崇班。太后臨朝聽政，從德以崇儀使任恩州刺史，改和州，又升任蔡州團練使，出知衛州，改任恩州兵馬都總管，知相州。從德年少没有才能，祇因是外戚的緣故，恩寵無比。他在衛州，縣吏李熙輔善於迎奉從德，從德就向朝廷推薦他的才能。太后高興地説："這孩子能推薦士人，知道怎麽處理政事了。"當天擢升熙輔爲京官。從事鄭驤因攀附從德也擢升好官。從德妻，是嘉州王蒙正的女兒。蒙正家豪富，以厚賂結交直至郎官，任太守。不久從德患病，召回，途中去世，年二十四歲。追贈保寧軍節度使，封榮國公，謚號康懷。太后爲他早死悲傷惋惜，録用内外姻戚門人及僮僕數十人。從德

公，謚康懷。太后悲憐之尤甚，録内外姻戚門人及僮隸數十人。從德娣婿龍圖閣直學士馬季良、母越國夫人錢氏兄惟演子集賢校理曖及蒙正皆遷二官。尚書屯田員外郎戴融嘗佐從德衛州，以爲三司度支判官。御史曹修古、楊偕、郭勸、推直官段少連上疏論之，皆坐貶。子永年。

連襟龍圖閣直學士馬季良、母越國夫人錢氏兄惟演子集賢校理錢曖及蒙正都升二官。尚書屯田員外郎戴融曾在衛州輔佐從德，任命他爲三司度支判官。御史曹修古、楊偕、郭勸、推直官段少連上疏論述此事，都獲罪貶官。子名永年。

劉從廣

從廣字景元，少出入禁中，侍仁宗左右，太后愛之如家人子。太后崩，真拜崇州團練使。娶荆王元儼女。爲滁州防禦使，時年十七。趙元昊反，從廣自言待罪行間，不能捍患疆埸，坐耗縣官，願上所給公使錢，帝嘉納之。爲群牧都監，改副使。

從廣字景元，小時候出入宫中，侍奉仁宗左右，太后愛他如家人子。太后去世，授崇州團練使。娶荆王元儼女。授滁州防禦使，當時十七歲。趙元昊反叛，從廣説自己待罪軍中，不能防患邊疆，白白耗費公家錢財，願意上交所給予的公使錢，皇帝表示贊賞并收下。任群牧都監，改授副使。

從廣自爲防禦使十年不遷，特拜宣州觀察使、同勾當三班院，請補外自效，以知洺州。漳水溢，從廣穿隋故渠以殺水勢，洺人便之。徙邢州，籍鄉軍之罷老者聽引子弟自代，著爲令。召還，復領三班院。出知襄州，徙真定府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卒，贈昭慶軍節度使，謚良惠。從廣性謹飭，然喜交士大夫，時頗稱之。

從廣任防禦使十年没有升遷，特授宣州觀察使、同勾當三班院，請求到京外補官爲朝廷效力，讓他知洺州。漳水泛濫，從廣穿隋故渠以減弱水勢，洺人得到好處。改邢州，登記因年老免職的鄉軍，聽任他們讓子弟代替自己，寫成條令。召回，重領三班院。出知襄州，升真定府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去世，追贈昭慶軍節度使，謚號良惠。從廣性情嚴謹，然而喜歡結交士大夫，當時頗受稱道。

劉永年

永年字君錫，生四歲，授内殿崇班，許出入兩宫。仁宗使賦《小山詩》，有“一柱擎天”之語。帝誤投金杯瑶津亭下，戲謂左右曰：“能取之乎?”永年一躍持之而出，帝拊其首曰：“奇童子也。”常置内中，年十二，始聽出外。累遷廉州團練使，爲陝州都監。郭邈山等爲盗，永年密遣壯士夜渡河，殺其凶桀二十餘人，衆遂散。遷鈐轄，代還召見，問破賊狀，擢幹辦皇城司，改單州團練使、永興軍路總管。

永年字君錫，四歲時，授内殿崇班，允許出入兩宫。仁宗讓他寫《小山詩》，有“一柱擎天”這樣的話。皇帝誤投金杯於瑶津亭下，對左右的人開玩笑説：“能取出來嗎?”永年一跳拿着金杯就出來了，皇帝撫摸他的頭説：“是奇童子。”常住在宫内，十二歲時，纔讓他到外面去。多次升遷至廉州團練使，任陝州都監。郭邈山等爲强盗，永年秘密派壯士夜裏渡河，殺掉凶暴的盗賊二十多人，衆盗於是散去。升任鈐轄，被人替代回來由皇上召見，詢問打敗盗賊的情況，擢升幹辦皇城司，改授單州團練使、永興軍路總管。

契丹遣使來請帝繪像，選副張昪

契丹派使者來請求皇帝的畫像，選永年爲張

報使。契丹以未得志，夜取巨石塞驛門，衆皆恐，永年素有力，手擲棄之，契丹驚以爲神。

昪副使去契丹。契丹因要求没有得到滿足，夜裏取巨石堵住驛站的門，衆人都害怕，永年素來有體力，手舉巨石扔到别處，契丹震驚，認爲他是神。

出知涇州，帝賜詩寵之。郡兵歲以香藥爲折支，三司不時輦致。振武卒素驕，突入通判聽事，請以他物代給，讙嘩語不遜。永年召至庭下數其罪，斬爲首二人，餘不敢動。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凡三除防禦使，皆爲言者所論而寢。

出朝知涇州，皇帝賜詩以示對他的恩寵。州裏年終用香藥折算作爲支付士兵的軍貼，三司臨時用車送到。振武卒一向傲慢，闖入通判廳事，請求給予其他物品代替香藥，喧嘩中出言不遜。永年把他們召到庭下數説他們的罪過，殺了爲首的二人，其他人不敢有所舉動。授爲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共有三次授防禦使，都被言官論其不可而未授。

知代州。契丹取西山木積十餘里，輦載相屬於路，前守不敢遏，永年遣人焚之，一夕盡。上其事，帝稱善。契丹移檄捕縱火盜，永年曰："盜固有罪，然發在我境，何預汝事？"乃不敢復言。帝嘗問禦戎策，對合旨，書"忠孝"字以賜。

知代州。契丹取西山木材堆積十幾里，路上運載的車輛接連不斷，前任太守不敢制止，永年派人去燒木材，一夜之間全部化爲灰燼。上報此事，皇帝稱贊。契丹傳遞文書要求捕捉縱火犯，永年説："盜固然有罪，可是發生在我方境内，與你們有何關係？"契丹不敢再提此事。皇帝曾問他禦敵的計策，答對符合皇帝的意旨，皇帝寫了"忠孝"二字賜他。

英宗立，遷沂州防禦使，復知代州。歷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太原定州路副都總管。王師征安南，永年請先士卒，度富良江取賊以獻，不許。遷邕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卒，贈崇信軍節度使，謚曰莊恪。

英宗繼位，升任沂州防禦使，再知代州。歷任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太原定州路副都總管。出兵征安南，永年請求身先士卒，渡富良江抓住賊人獻上，皇帝不允許。升任邕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去世，追贈崇信軍節度使，謚號莊恪。

馬季良

馬季良字元之，開封府尉氏人。家本茶商，娶劉美女。初補越州上虞尉，改秘書省校書郎，知明州鄞縣，入爲刑部詳覆官。太后臨朝，遷光禄寺丞。頃之，擢秘閣校理、同判太常禮院，再遷太子中允、判三司度支勾院，以太常丞、直史館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擢龍圖閣待制。三丞充近職，非故事也。遷尚書工部員外郎、龍圖閣直學士、同知審官院。劉從德卒，遺表季良遷二官，辭不就，而請

馬季良字元之，開封府尉氏人。家裏本是茶商，娶劉美的女兒。初授越州上虞尉，改授秘書省校書郎，知明州鄞縣，召入任刑部詳覆官。太后臨朝聽政，升光禄寺丞。不久，擢升秘閣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次升太子中允、判三司度支勾院，以太常丞、直史館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擢升龍圖閣待制。三丞充任近職，是没有先例的。升尚書工部員外郎、龍圖閣直學士、同知審官院。劉從德去世，遺表給季良升二官，推辭不受，請求讓他的兒子直方爲館閣讀書。

以其子直方爲館閣讀書。

會江南旱，出爲安撫使，再遷兵部郎中。太后崩，換濠州防禦使，赴本州。御史中丞范諷言季良僥倖得官，降屯衛將軍，滁州安置。開封府劾奏季良冒立券，庇占富民劉守謙免户役，詔許季良自陳，以地給還。歲餘，徙壽州，致仕，還京師卒。

江南旱災，出京任安撫使，再升兵部郎中。太后去世，換任濠州防禦使，奔赴本州。御史中丞范諷説季良僥幸得官，降爲屯衛將軍，滁州安置。開封府上奏揭發季良假立契據，庇護富民劉守謙免除户役，皇帝下詔允許季良自己講明情況，用地來抵還。一年多後，改去壽州，退休，回京城去世。

季良因緣以進，無他行能，在禮院嘗建言，攝祠事官致齋三日無供帳飲食，非所以重祠事也。自是翰林、儀鸞司供帳，大官給食於祠所云。

季良因爲親戚關係得以進升，没有别的才能，在禮院曾發表意見，認爲攝祠事官時行祭祀三天没有設帷帳和飲食，是對祠事不重視。從此翰林、儀鸞司供設帷帳，大官爲祭祀提供飲食。

郭崇仁

郭崇仁字永年，守文之子，章穆皇后弟也。淳化四年，補左班殿直，遷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契丹入寇，賫密詔諭河北諸將，還奏稱旨，累遷崇儀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章穆崩，特除莊宅使、康州刺史，再遷宫苑使、昭州團練使。丁母憂，起復雲麾將軍，拜解州團練使，改蔡州，擢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高陽關路馬步軍副都總管。以疾落軍職，改磁州防禦使。卒，贈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

郭崇仁字永年，是郭守文之子，章穆皇后的弟弟。淳化四年，補授左班殿直，升任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契丹入侵，帶着密詔告諭河北衆將，回來上奏符合皇帝旨意，多次升遷任崇儀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章穆去世，特授莊宅使、康州刺史，再升任宫苑使、昭州團練使。遭母喪，服喪未滿起任雲麾將軍，授解州團練使，改蔡州，擢升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高陽關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因病免去軍職，改授磁州防禦使。去世，追贈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

崇仁雖外戚，朝廷未嘗過推恩澤，其爲解州團練使十年不遷，嘗除知相、衛二州，皆辭不行，蓋性慎静，不樂外官也。

崇仁雖是外戚，朝廷不曾過分給以恩澤，他任解州團練使十年没有升遷，曾經授知相、衛二州，都推辭不去，因性情謹慎寧静，不願到外面做官。

楊景宗

楊景宗字正臣，章惠皇太后從父弟。少蒲博無賴，客京師，以罪黥隸致遠務。章惠入宫爲美人，奏補茶酒班殿侍，累遷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坐事降左侍禁、郢州兵馬都監。未久復官，累遷東染院副使。章惠爲太后，進崇儀使，領連州刺史、揚州兵馬鈐轄。未幾，授秦州刺史，徙滑

楊景宗字正臣，是章惠皇太后的堂弟。年少時賭博無賴，客居京師，因犯罪貶爲奴隸在城外很遠的地方。章惠入宫爲美人，上奏補授茶酒班殿侍，多次升遷任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因事獲罪降爲左侍禁、郢州兵馬都監。不久恢復原官，多次升遷任東染院副使。章惠爲太后，進升崇儀使，領連州刺史、揚州兵馬鈐轄。不久，授秦州刺史，轉任滑州鈐轄，升舒州團練使，任兵

州鈐轄，還舒州團練使，爲兵馬總管。

章惠崩，還成州防禦使，坐入臨皇儀殿被酒讙噪，出爲兗州總管，改天雄軍副都總管。時吕夷簡守魏，常以官屬禮飭戒之，而景宗肆志不悛，遂以不法奏。貶齊州都監，徙衛州，又徙鄆州鈐轄。召還，同勾當景靈宫、提舉四園苑。章獻、章懿二后升祔太廟，帝念章惠，故特拜景宗徐州觀察使，給留後奉。逾年，領軍頭引見司，出知磁州，爲建寧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潞州，給節度使奉。領皇城司，坐衛士入禁中謀爲亂，貶徐州觀察使、知濟州。還，提舉萬壽觀，復建寧軍留後，復領軍頭引見。又坐從卒王安挾刃入皇城，謫左監門衛大將軍，均州安置，起爲汝州鈐轄。祀明堂覃恩，願還所改官，求爲郡。帝謂輔臣曰："景宗性貪虐，老而益甚，郡不可予也。"乃復以爲建寧軍留後、提舉四園苑，改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卒，贈安武軍節度使兼太尉，謚莊定。

景宗起徒中，以外戚故至顯官，然暴戾，所至爲人患。復使酒任氣，在滑州嘗毆通判王述仆地。帝深戒毋飲酒，景宗雖書其戒坐右，頃之輒復醉。其奉賜亦隨費無餘。始，宰相丁謂方盛，築第敦教坊，景宗爲役卒負土第中，後謂敗，仁宗以其第賜景宗，居三十年乃終。

符惟忠

符惟忠字正臣，彦卿曾孫也。以外祖母賢靖大長公主蔭，爲三班奉職，後擢閤門通事舍人、勾當東排岸司。三司使寇瑊繩下急，漕米數不足綱，吏卒率論以自盗。惟忠争曰：

馬總管。

章惠去世，改任成州防禦使，因入京到皇儀殿中醉酒喧嘩，出任兗州總管，改授天雄軍副都總管。當時吕夷簡守魏，常用屬吏禮法告誡他，而景宗放縱自己不思改過，於是吕夷簡以他行爲不法上奏。貶爲齊州都監，改衛州，又改鄆州鈐轄。召回，同勾當景靈宫、提舉四園苑。章獻、章懿二后附祭太廟，皇帝追念章惠，特授景宗徐州觀察使，給留後的俸禄。過了一年，領軍頭引見司，出知磁州，任建寧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潞州，給節度使俸禄。領皇城司，因衛士入宫圖謀作亂獲罪，貶爲徐州觀察使、知濟州。回來，提舉萬壽觀，恢復建寧軍留後，恢復領軍頭引見。又因隨從士兵王安持刀入皇城，貶爲左監門衛大將軍，均州安置，起用任汝州鈐轄。皇帝在明堂祭祀後廣施恩德，景宗希望歸還所改授的官職，要求任太守。皇帝對輔臣説："景宗秉性貪婪暴虐，老了更加厲害，州不可以交給他。"於是又讓他任建寧軍留後、提舉四園苑，改授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去世，追贈安武軍節度使兼太尉，謚號莊定。

景宗從奴僕起家，因是外戚而達到官位顯達，然而性格暴戾，所到之處成爲禍患。又酗酒任性，在滑州曾把通判王述打翻在地。皇帝常常告誡他不要飲酒，景宗雖然把告誡書寫在座右，不久就又醉酒。他得到的俸禄和賞賜也隨意花費無餘。起初，宰相丁謂正聲勢顯赫，修建府第敦教坊，景宗身爲役卒爲宅第背土，後來丁謂敗落，仁宗把他的宅第賜給景宗，住了三十年纔去世。

符惟忠字正臣，是彦卿的曾孫。因外祖母賢靖大長公主的恩澤得官，授三班奉職，後來擢升閤門通事舍人、勾當東排岸司。三司使寇瑊對手下人約束得很緊，漕米數量不滿綱，吏卒都以自盗被論罪。惟忠争辯説："按法規，缺不滿四百

"在法，欠不滿四百者不坐，若以自盜論，則計直八百即當坐徒矣。"瑊怒曰："敢抗三司使邪?"惟忠曰："職有當辨，非抗也。"瑊益怒，惟忠爭愈力，如所議乃已。

的不論罪，如果以自盜定罪，數滿八百就應當是犯罪而處以徒刑。"寇瑊發怒說："敢違抗三司使嗎?"惟忠說："在職務上應當辯論，不是違抗。"寇瑊更加生氣，惟忠爭辯得更有力，按照他的建議去做纔罷休。

以西染院副使權提舉倉草場、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開封主簿樂誥，宰相王曾外孫也。或風使薦之，惟忠不從，曰："誥無善狀，安可以勢使我。"既而誥果以贓敗。時吴奎爲長垣尉，惟忠厚遇奎，白府共薦之。

以西染院副使權提舉倉草場、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開封主簿樂誥，是宰相王曾的外孫。有人委婉勸惟忠舉薦他，惟忠不聽，說："王誥没有好的政績，怎能以權勢指使我。"不久王誥果然因貪贓敗落。當時吴奎是長垣尉，惟忠厚待吴奎，禀告府主共同推薦他。

惠民河與刁河合流，歲多决溢，害民田，惟忠自宋樓鎮碾灣、横隴村置二斗門殺水勢，以接鄭河、圭河，自是無復有水害。陝西用兵，除涇原路兵馬鈐轄兼知涇州。三司使鄭戩奏留都大管勾汴河使，建議以爲渠有廣狹，若水闊而行緩，則沙伏而不利於舟，請即其廣處束以木岸。三司以爲不便，後卒用其議。再遷西上閤門副使。契丹遣使求地，惟忠副富弼往報使，遷閤門使，至武彊縣，疽發背卒。贈客省使、眉州防禦使。

惠民河與刁河合流，每年多次决口泛濫，禍害民田，惟忠從宋樓鎮碾灣、横隴村設二斗門减弱水勢，以接鄭河、圭河，從此不再有水害。陝西起戰事，授惟忠涇原路兵馬鈐轄兼知涇州。三司使鄭戩上奏想留惟忠爲都大管勾汴河使，建議認爲渠有廣狹，如果水闊而流速慢，則沙土沉伏而不利於行船，請求靠近寬闊處造木岸。三司認爲不合適，後來終於采納了他的建議。再次升遷爲西上閤門副使。契丹派使索求土地，惟忠爲富弼副使往契丹，升任閤門使，到武彊縣，因背上毒瘡發作而去世。追贈客省使、眉州防禦使。

柴宗慶

柴宗慶字天祐，大名人。祖禹錫，鎮寧軍節度使。父宗亮，太子中舍。宗慶尚太宗女魯國長公主，升其行爲禹錫子，拜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領恩州刺史。禹錫卒，真拜康州防禦使，改復州。

柴宗慶字天祐，大名人。祖名禹錫，爲鎮寧軍節度使。父名宗亮，任太子中舍。宗慶娶太宗女兒魯國長公主，升他的行輩爲禹錫子，授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領恩州刺史。禹錫去世，實授康州防禦使，改復州。

舊制，諸公主宅皆雜買務市物，宗慶遣家僮自外州市炭，所過免算，至則盡鬻之，復市於務中。自是詔雜買務罷公主宅所市物。從祀汾陰，爲行宫四面都巡檢，進泉州管内觀察使。又自言陝西市材木至京師，求蠲所過税。真宗曰："向諭汝毋私販以奪民利，今復爾邪!"既而河東提點

以前，各公主宅第都由雜買務購買物品，宗慶派家僮從外州買炭，所過之處免去税收，回來就全部賣掉，重新在務中買。從此皇帝詔令雜買務停止爲公主宅第購買貨物。隨從皇帝到汾陰祭祀，任行宫四面都巡檢，升泉州管内觀察使。自己申請從陝西買木材到京城，要求免去所過之處的税收。真宗說："以前告訴你不要私自販賣而强奪民利，現在又要做這事了!"不久河東提點

刑獄劾宗慶私使人市馬不輸稅，貸不問。授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歷拜彰德軍節度使。

仁宗即位，徙静難軍，又徙永清、彰德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節武成軍，出知澶州，未行，改陕州、潞州。後判鄭州，以縱部曲擾民，召還奉朝請，歲減公用錢四百萬。久之，出判濟州，用御史中丞賈昌朝言，留不遣，盡停本使公使錢。卒，贈中書令，謚曰榮密。主累封楚國大長公主，先宗慶没。

宗慶歷官多過失，性極貪鄙，積財巨萬，而薄於自奉，甚至優人以爲戲，宗慶雖知，莫能改也。無子。及終，願以貲産送官，仁宗以其女尚幼，不許。人謂宗慶選尚榮貴逾四十年，晚上積奉以裨軍用，蓋亦追補前過云。

刑獄揭發宗慶私下派人買馬不交稅，皇上寬免不問此事。授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歷任彰德軍節度使。

仁宗即位，改静難軍，又改永清、彰德軍，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武成軍節度使，出知澶州，未動身，改授陕州、潞州。後判鄭州，因縱容部下危害百姓，召回爲奉朝請，每年減去公用錢四百萬。過了很長時間，出判濟州，皇上采納御史中丞賈昌朝的意見，留京不派遣宗慶，全部停發原來使用的公使錢。去世，追贈中書令，謚號榮密。公主多次進封直到楚國大長公主，在宗慶之前去世。

宗慶做官過失很多，貪得無厭又鄙陋淺薄，積攢的財産數以萬計，自己花費却很節省，甚至優伶把他的事編成戲來表演，宗慶雖然知道，不能改變。無子。臨終前，想把資産交官，仁宗因他的女兒還年幼，不允許。有人說宗慶因娶公主而享受榮華富貴超過四十年，最後獻上積蓄以補充軍用，也算是追補以前的過失。

張堯佐

張堯佐字希元，河南永安人，温成皇后世父也。舉進士，歷憲州、筠州推官。吉州有道士與商人夜飲，商人暴死，道士懼而遁，爲邏者所獲，捕繫百餘人。轉運使命堯佐覆治，盡得其冤。改大理寺丞、知汜水縣，遷殿中丞、知犀浦縣。犀浦地狹民繁，多田訟。堯佐正其疆界，條衆敝以曉之，訟遂簡。知開州，還，判登聞鼓院。

時温成方爲修媛，欲以門閥自表異，故堯佐稍進用，權開封府推官，又提點府界公事。諫官余靖言："用堯佐不宜太遽，頃者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不可不監。"未幾，遷三司户部判官，又爲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吏部流内銓，累遷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府，加龍圖閣直學士，遷給事中、端明殿學士，拜三司使。

張堯佐字希元，河南永安人，是温成皇后的伯父。考中進士，歷任憲州、筠州推官。吉州有個道士與一商人夜裏飲酒，商人暴死，道士因恐懼而逃跑，被巡邏的人抓住，拘捕了一百多人。轉運使命令堯佐審核處理，獲悉他們的冤情。改授大理寺丞、知汜水縣，升任殿中丞、知犀浦縣。犀浦地少人多，田地糾紛很多。堯佐修正了疆界，逐條分析弊端告知他們，糾紛於是減少。知開州，回朝，判登聞鼓院。

當時温成剛爲修媛，想用名門貴室來表現自己與衆不同，所以堯佐逐漸得到進升和任用，權開封府推官，又提點府界公事。諫官余靖說："任用堯佐不應太快，前不久郭后之禍起於楊尚，應引以爲鑒。"不久，升三司户部判官，又任副使。擢升天章閣待制、吏部流内銓，多次升遷任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府，知龍圖閣直學士，升任給事中、端明殿學士，任三司使。

明年，諫官包拯、陳升之、吳奎言："比年以來，水冒城郭，地震河溢，蓋小人道盛。天下皆謂堯佐主大計，諸路困於誅求，内帑煩於借助，法制刓敝，實自堯佐。臣等竊惟親昵之私，聖人不免，惟處之有道，使不踐危機，斯爲得矣。"仁宗祀明堂，改户部侍郎，尋拜淮康軍節度使、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賜二子進士出身。拯等復言："陛下即位僅三十年，未有失道敗德之事，乃五六年來擢用堯佐，群口竊議，以謂其過不在陛下，在女謁、近習與執政大臣也。蓋女謁、近習知陛下繼嗣未立，既有所私，莫不潜有趨向；執政大臣不能規諫，乃從諛順旨，高官要職惟恐堯佐不滿其意，致陷陛下於私昵後宮之過。制下之日，陽精晦塞，氛霧蒙孛，宜斷以大義，亟命追寢。必不得已，宣徽、節度擇與一焉。如此，則合天意，順人情矣。"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欲廷議，不許。乃詔曰："近臺諫官乞罷堯佐三司，及言不可用爲執政，若優與之官，於體爲善，朕用其言，遂有是命。今復以爲不可，前後反覆，於法當黜。其令中書戒諭之。自今言事官，相率上殿，先取旨。"是日，堯佐辭宣徽、景靈使，從之。

第二年，諫官包拯、陳升之、吳奎說："近年以來，水入城郭，地震河溢，是小人之道盛。天下都認爲堯佐主管財政，各路困於徵收，内庫煩於借助，法制凋敝，實際上是由於堯佐。臣等認爲親昵私情，聖人難免，惟有處理有方，不產生禍端，纔算合宜。"仁宗在明堂祭祀，改授堯佐户部侍郎，不久授淮康軍節度使、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賜二子進士出身。包拯等又說："陛下繼位有三十年，没有失道敗德的事，五六年來擢升任用堯佐，衆人私下議論，認爲過失不在陛下，而在寵信女子的請托、親幸的人和執政大臣。寵信的女子、親近的人知道陛下太子未立，既然自己有所求，都暗中趨炎附勢；執政大臣不能規勸，反而奉承而順應旨意，高官要職惟恐堯佐不滿意，以致陛下陷入親昵後宮的過失中。制令下達之時，陽光昏暗，雲氣迷蒙，應當用大義來决斷，立即下令追回任命。如不得已，宣徽、節度選擇一個給他。這樣，就符合天意，順應人情了。"御史中丞王舉正留住百官，想廷議，皇上不同意。於是下詔說："近來臺諫官請求免去堯佐三司之職，并説不可以用爲執政官，假如優厚地給他官職，在體制上是好的，朕采納了他們的意見，於是有了這一任命。現在又認爲不行，前後反覆，依法應當貶職。命令中書告誡他們。從現在起言事官論事，相繼上殿，先聽取旨意。"當天，堯佐辭去宣徽、景靈使，同意他的請求。

未幾，復以宣徽使判河陽，舉正又抗章論之，至于三。時吳育判西京留臺，河陽民訟有不决者多詣育，育於狀尾判曲直。堯佐畏恐，即奉行之。召還，徙鎮天平軍。卒，贈太師，賜其家僦舍錢日三千。

不久，又以宣徽使判河陽，舉正又上章論奏此事，共有三次。當時吳育判西京留臺，河陽百姓糾紛有不能解决的多到吳育那裏，吳育在狀子末尾判定是非曲直。堯佐畏懼，立即奉行。召回，改鎮天平軍。去世，追贈太師，賜給他家屋舍錢每天三貫。

堯佐起寒士，持身謹畏，頗通吏治，曉法律，以戚里進，遽至崇顯，戀嫪恩寵，爲世所鄙。子山甫，引進副使、樞密副都承旨。

堯佐從寒士起家，爲人謹慎怕事，頗通管理，明白法律，因外戚進升，很快到顯赫的地位，依戀恩寵，爲世人鄙視。子名山甫，任引進副使、樞密副都承旨。

從弟堯封，孝謹好學，舉進士，爲石州推官卒。次女，即温成皇后也。累贈至中書令、清河郡王，謚曰景思。

堂弟名堯封，孝順謹慎又好學，考中進士，任石州推官時去世。次女，就是温成皇后。多次追贈直到中書令、清河郡王，謚號景思。

宋史卷四百六十四

列傳第二百二十三

外戚(中)

王貽永　李昭亮　李用和 (子)瑋 璋 珣
李遵勗 (子)端懿 端愿 端愨 (端愿子)評
曹佾 (從弟)偕 (子)評 誘
高遵裕 (弟)遵惠 (從侄)士林 (士林子)公紀 (公紀子)世則
向傳範 (從侄)經 綜 (經子)宗回 宗良　張敦禮　任澤

王貽永

王貽永字季長，溥之孫也。性清慎寡言，頗通書，不好聲技。初生十餘歲時，其舅魏咸信見而奇之，曰："後當類我。"

咸平中，尚鄭國公主，授右衛將軍、駙馬都尉。從封泰山，領高州刺史，再遷右監門衛大將軍、獎州團練使。求外補，得知單州。真宗戒之曰："和衆静治，卿所當先也。"真拜洺州團練使，徙徐州。河决滑州，徐大水，貽永作堤城南以禦之。改衛州團練使，進懷州防禦使，知澶、定二州，徙成德軍。

會有告曹汭變者，貽永奏治之。遷耀州觀察使，復知澶州。歷彰化、武定軍節度使觀察留後，拜安德軍節度使。出知天雄軍，徙保寧軍節度使、知鄆州。州自咸平中徙城，而故治爲通衢，介梁山，春夏多水患，貽永相度地勢，爲築東西道三十餘里，民便之。復徙定州，又徙成德軍。擢

王貽永字季長，是王溥的孫子。性情高潔謹慎寡言少語，頗通詩書，不好聲技。到十幾歲時，他的舅舅魏咸信見到後很欣賞他，説："以後一定像我。"

咸平年間，娶鄭國公主，授右衛將軍、駙馬都尉。隨從皇帝東封泰山，領高州刺史，再次升右監門衛大將軍、獎州團練使。請求補授外官，得以知單州。真宗告誡他説："和衆静治，是你所應當先做到的。"實授洺州團練使，轉徐州。黄河在滑州决堤，徐州發大水，貽永在城南作堤防禦。改衛州團練使，升懷州防禦使，知澶、定二州，遷成德軍。

正逢有人告發曹汭叛亂，貽永上奏要求處治他。升耀州觀察使，又知澶州。歷任彰化、武定軍節度使觀察留後，任安德軍節度使。出知天雄軍，改任保寧軍節度使、知鄆州。州從咸平年間遷城，而舊的治所是通衢，和梁山接界，春夏多水患，貽永考察地勢，修築東西道三十餘里，百姓得到便利。再遷定州，又遷成德軍。擢升同知樞密院事，改授副使，加授宣徽南院使，升樞密

同知樞密院事，改副使，加宣徽南院使，進樞密院使。久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遂加兼侍中。

院使。過了很長時間，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加兼侍中。

徙節鎮海，以疾求罷，手詔撫諭，遣上醫診視。帝臨問，頒尚方珍藥，手取糜粥食之。貽永自言寵禄過盛，願罷樞管，解使相還第。帝冀其愈也，乃聽罷侍中，徙彰德節度使，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疾稍間，入見，命其子道卿掖登垂拱殿。仍賜五日一朝，遇朝參起居，許休於殿側。至和初，復以疾辭，拜尚書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景靈宫使。卒，贈太師、中書令，謚康靖。

改任鎮海節度使，因病請求免去，皇帝下手詔撫慰，派御醫診視。皇帝親臨問病，賜尚方珍藥，手取糜粥喂他。貽永自己説寵禄過盛，希望免去樞密院的職事，解除使職回家。皇帝希望他能痊愈，就聽任他免去侍中，改任彰德節度使，同平章事、樞密使一如過去。病稍好，入見，皇帝命他兒子道卿扶持登上垂拱殿。并賜五天一朝見，逢朝會參見，允許他在殿側休息。至和初年，又因病辭職，授尚書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景靈宫使。去世，追贈太師、中書令，謚號康靖。

當時無外姻輔政者，貽永能遠權勢，在樞密十五年，迄無過失，人稱其謙靜。

當時没有外家姻親輔佐朝政的，貽永能遠離權勢，在樞密院十五年，始終没有過失，人們稱他謙靜。

子道卿，西上閤門使。

兒子道卿，任西上閤門使。

李昭亮　李惟賢

李昭亮字晦之，明德太后兄繼隆子也。四歲，補東頭供奉官，許出入禁中。繼隆北征契丹，遣昭亮持詔軍中。問方略及營陣衆寡之勢，昭亮年雖少，還奏稱旨。累遷西上閤門使。出爲潞州兵馬鈐轄，徙領麟府路軍馬事，尋爲管勾軍頭引見司兼三司衙司。軍士有逃死而冒請官廩者數百人，昭亮按發之。領高州刺史，知代州。以四方館使復領麟府路軍馬事。遷引進使，領賀州團練使。歷知瀛定二州、成州團練使、寧州防禦使、延州觀察使、感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擢殿前都虞候、秦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經略招討副使。徙永興路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并代州路副都總管、安撫招討副使。未幾，守代州，再徙真定路都總管。

李昭亮字晦之，是明德太后兄繼隆之子。四歲時，補授東頭供奉官，允許他出入宫中。繼隆北征契丹，派昭亮在軍中持詔，問計謀策略及營陣衆寡之勢，昭亮年紀雖小，回奏符合皇帝的旨意。多次升遷任西上閤門使。出任潞州兵馬鈐轄，移領麟府路軍馬事，不久任管勾軍頭引見司兼三司衙司。軍士有逃走死亡而冒請官糧者數百人，昭亮檢查後發給他們。領高州刺史，知代州。以四方館使重領麟府路軍馬事。升任引進使，領賀州團練使。歷知瀛定二州、成州團練使、寧州防禦使、延州觀察使、感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擢升殿前都虞候、秦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經略招討副使。升任永興路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并代州路副都總管、安撫招討副使。不久，守代州，升任真定路都總管。

保州兵叛，殺官吏，詔遣王果招降之，叛者乘埤呼曰："得李步軍來，

保州兵叛亂，殺害官吏，皇帝下詔派王果招降他們，叛亂者騎在矮墻上呼喊道："李步軍來，

我降矣。”於是遣昭亮，昭亮從輕騎數十人，不持甲盾弓矢，叩城門呼城上曰：“爾輩第來降，我保其無虞也。不爾，幾無噍類矣。”卒稍稍縋城下。明日，相率開城門降。改淮康軍節度觀察留後，復知定州，敕使存勞，賜黄金三百兩，給節度使奉，以褒其功。都轉運使歐陽脩言：“昭亮入保州，以叛卒女口分隸諸軍，有輒私入其家者。”置不問。

明年，拜武寧軍節度使，代李用和爲殿前副都指揮使。時承平久，將士多因循樂縱弛。昭亮本將家子，雖以恩澤進，然習軍中事，既統宿衛，政尚嚴，多所建請。萬勝、龍猛軍蒲博争勝負，徹屋椽相擊，士皆惶駭，昭亮捕斬之，杖其主者，諸軍爲之股栗。帝祠南郊，有騎卒亡所挾弓，會赦，當釋去，昭亮曰：“宿衛不謹，不可貸。”卒配隸下軍，禁兵自是頓肅。

以宣徽北院使判河陽，徙延州。以南院使判澶州，徙并州、成德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仁宗以塗金紋羅書曰：“李昭亮親賢勛舊”，命其子惟賢持以賜。徙定州，改天平、彰信、泰寧軍節度使。在定州數言老疾不任邊事，願還京師，乃以爲景靈宫使，又改昭德軍節度使。卒，贈中書令，謚良僖。

昭亮爲人和易，練習近事，於吏治頗通敏，善委任僚佐，以故數更藩鎮無他過。昭亮妻早亡，内嬖三妾迭預家政，莫能制也。

子惟賢，字寶臣，以父蔭爲三班奉職，後爲閤門祗候、通事舍人。累遷西上閤門使，尋領高州刺史，知莫州，州倉粟陳腐，戍兵大噪，弗肯受，州人皆恐，惟賢馳往諭曰：“邊

我就投降。”於是派昭亮，昭亮帶着輕騎數十人，不帶甲盾弓箭，叩城門對城上喊道：“你們來降，我保你們没有危險。不然，就没有人能活了。”兵卒隨即有人從城上縋下。第二天，相率開城投降。改授淮康軍節度觀察留後，又知定州，皇上派使者慰勞，賜黄金三百兩，給節度使俸禄，以表彰他的功勞。都轉運使歐陽脩説：“昭亮入保州，把叛兵女眷分給各軍，有人甚至私自進到他們家裏。”皇帝置之不問。

第二年，授武寧軍節度使，代替李用和任殿前副都指揮使。當時天下太平已久，將士多因此作樂而放縱懈怠。昭亮本是將家之子，雖然以恩澤進升，然而熟悉軍中事務，統領宿衛後，管理嚴格，經常有建議和請求。萬勝、龍猛軍因玩蒲博争勝負，拆下屋椽互相擊打，兵士都非常害怕，昭亮抓住并殺了他們，杖打主謀，衆軍爲之嚇得腿發抖。皇帝祭天，有個騎兵丢了所挾帶的弓，適逢赦免，應當放他走，昭亮説：“宿衛不小心，不可以寬免。”最後配隸下軍，禁兵從此軍紀嚴肅。

以宣徽北院使判河陽，改延州。以南院使判澶州，改并州、成德軍，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仁宗用塗金紋羅寫道：“李昭亮親賢勛舊”，命他兒子惟賢拿去賜予他。改定州，改天平、彰信、泰寧軍節度使。在定州多次上奏説老病不能勝任邊事，希望回到京都，於是讓他任景靈宫使，又改授昭德軍節度使。去世，追贈中書令，謚號良僖。

昭亮爲人平易，熟悉近事，對吏治頗精通，善於委任僚佐，所以多次改任藩鎮没有什麽過失。昭亮妻死得早，内嬖三妾輪流管理家政，不能制止。

子名惟賢，字寶臣，因父親恩蔭授三班奉職，後來任閤門祗候、通事舍人。多次升遷任西上閤門使，不久領高州刺史，知莫州，州糧倉粟米陳腐，戍兵大肆喧鬧，不肯接受，州人都很恐慌，惟賢驅車前去告訴他們説：“邊兵多積糧就

兵衆則積粟多，廩數多且積久，能無陳腐乎？欲盡取新，則陳者何所歸？”遂斬首惡一人，流十人，軍中帖然。召還，提舉諸司庫務，領榮州團練使，知冀州。會遷補禁軍，自隸籍後犯贓污者皆絀爲下軍，惟賢曰：“武士何可責以廉節？且抵罪在昔，今不可以新令繩之。”帝爲更其制。徙恩州，後遷四方館使，卒。惟賢善宣辭令，習朝儀，仁宗頗愛之。

多，糧食數量多并且堆積時間長，能没有陳腐的嗎？想全都要新的，那陳糧給誰呢？”於是殺了首惡一人，流放十人，軍中安定下來。召他回朝，提舉諸司庫務，領榮州團練使，知冀州。適逢升補禁軍，自隸屬軍籍後犯貪污罪的都降爲下軍，惟賢説：“武士怎能用廉潔來責求？而且罪在從前，現在不能用新令去衡量。”皇帝因此改變了制令。改恩州，後來升任四方館使，去世。惟賢善於宣諭辭令，熟悉朝中禮儀，仁宗很喜歡他。

李用和

李用和字審禮，章懿皇太后弟也。少窮困，居京師鑿紙錢爲業。劉美求用和於民間，奏爲三班奉職。累遷右侍禁、閤門祗候、權提點在京倉草場、考城縣兵馬都監。

李用和字審禮，是章懿皇太后的弟弟。少年時窮困，住在京都以鑿紙錢爲職業。劉美在民間找到用和，上奏授他三班奉職。多次升遷任右侍禁、閤門祗候、權提點在京倉草場、考城縣兵馬都監。

太后崩，詔赴喪。既葬，遷禮賓副使，領八作司。遷禮賓使，同領皇城司。遷崇儀使、賀州刺史。改葬太后于永安，領捧日、天武兵護梓宫。

太后去世，下詔赴喪。安葬後，升任禮賓副使，領八作司。升任禮賓使，同領皇城司。升任崇儀使、賀州刺史。太后改葬到永安，統領捧日、天武兵護衛陵墓。

明年春，又詔乘傳行太后陵。還，授寧州刺史。歷遷澤州團練、慶州防禦、鄜州觀察使。既而擢殿前都虞候、鄜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未行，拜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改真定府、定州路。舊制，刺史以上所賜公使錢得私入，而用和悉用爲軍費。歷侍衛親軍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以老乞罷軍職，拜宣徽北院使。逾月，改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靈宫使。以疾告，仁宗臨問，賜銀飾肩輿，進兼侍中。

第二年春，又詔令他乘車巡視太后陵。回來，授寧州刺史。升遷澤州團練使、慶州防禦使、鄜州觀察使。不久擢升殿前都虞候、鄜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未動身，授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改真定府、定州路。舊規定，刺史以上所賜公使錢可以歸私人所有，而用和全部用作軍費。歷任侍衛親軍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任建武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因年老請求免去軍職，任宣徽北院使。過了一個月，改任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靈宫使。因病退休，仁宗親臨問候，賜銀飾肩輿，升兼侍中。

初，未有居第，詔寓館芳林園，用和固辭，又假以惠寧坊之官第。病革，帝入見卧内，擢其次子珣爲閤門使，賜所居第，并日給官舍僦錢五千。既卒，帝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隴西郡王，輟朝五日，制服禁

當初，没有宅第，皇帝下詔讓他住芳林園館舍，用和堅決推辭，又借給他惠寧坊的官第。病危，皇帝到卧室看他，擢升他的次子李珣爲閤門使，賜所居住的宅第，每天給與官舍僦錢五千。去世後，皇帝哭得很悲傷，追贈太師、中書令、隴西郡王，停止朝會五天，在宫中穿喪服，謚號

中，謚恭僖。帝撰神道碑，書曰“親賢之碑”。其妻卒，亦輟朝成服。

恭僖。皇帝撰寫神道碑，上寫“親賢之碑”。他妻子去世，皇上也停止朝會并穿喪服。

初，仁宗以太后不逮養，故外家褒寵特厚。用和列位將相，能小心静默，推遠權勢，論者以此稱之。子璋。

當初，仁宗因太后没有撫養他，所以對用和的獎賞和恩寵特别豐厚。用和位列將相，能小心静默，遠離權勢，論者因此稱贊他。子名璋。

李璋

璋字公明，以章懿皇后恩，補三班借職，積官爲天平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澶州。護塞商胡，會河漲，訛言水且至，璋據廳事自若，人心乃安，河亦不溢。徙曹州觀察使，累遷武勝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仁宗書“忠孝李璋”字并秘書賜之。宴近臣群玉殿，酒半，命大盞二，飲韓琦及璋，如有所屬。帝崩，執政欲增京城甲士，璋曰：“例出累代，不宜輒易。”時禁衛相告乾興故事，内給食物中有金，既而果賜食，衆視食中，璋曰：“天子未臨政已優賞，汝何功復云云，敢喧者斬！”衆乃定。

李璋字公明，因章懿皇后的恩澤，補授三班借職，官至天平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澶州。護衛商胡，逢黄河水漲，謡傳水就要到了，李璋待在廳事神情自若，人心纔安定下來，黄河也未泛濫。改曹州觀察使，多次升遷任武勝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仁宗寫了“忠孝李璋”幾個字連同密信賜給他。皇帝在群玉殿宴請近臣，酒喝了一半，命令拿兩個大酒杯，給韓琦及李璋飲酒用，好像有所付托。皇帝去世，宰相想增加京城甲士，李璋説：“例出歷代，不應隨便更改。”當時禁衛相告乾興舊事，供給的食物中有黄金，不久果然賜給食物，衆人往食物中看，李璋説：“天子未臨朝聽政時已經優厚獎賞了，你們有什麽功績還説這説那的，敢喧嘩的斬首！”衆人纔安定下來。

以武成軍節度使知鄆州。京東盗白日殺縣令，略人道中，璋信賞罰擒捕，盗爲衰止。歲大雨水，競以船筏邀利，多溺死者，璋一切籍之，約所勝載如黄河法。發卒城州西關，調夫修路數十里，夾道植柳，人指爲“李公柳”。知鄧州，坐失舉，改節振武軍，知郢州。還朝，道卒，年五十三。贈太尉，謚曰良惠。弟瑋、珣。

以武成軍節度使知鄆州。京東强盗白天殺害縣令，在路上搶劫行人，李璋在擒捕强盗時賞罰嚴明，强盗因此漸漸銷聲匿迹。當年因下雨而發大水，人們争相以船筏渡人獲利，溺死的人很多，李璋收集全部船隻，規定像黄河發水時那種方法儘量多載人。發兵到城州西關，調役夫修路數十里，夾道種柳，人稱“李公柳”。知鄧州，因舉薦不當有罪，改節振武軍，知郢州。回朝，途中去世，享年五十三歲。追贈太尉，謚號良惠。弟名瑋、珣。

李瑋

瑋，選尚兗國公主，積官濮州團練使。以樸陋與主不協，所生母又忤主意，主入訴禁中，瑋皇恐自劾，坐罰金。後數年，終不協，主還宫。瑋自安州觀察使降建州，落駙馬都尉，知衛州。未幾，主徙封岐國，復瑋都

李瑋，被選定娶兗國公主，官至濮州團練使。因樸實淺陋與公主不和，他的生母又違背公主的意願，公主到宫中告狀，李瑋惶恐彈劾自己，得罪罰金。以後數年，始終與公主不和，公主回宫。李瑋從安州觀察使降到建州，免去駙馬都尉，知衛州。不久，公主改封岐國，恢復李瑋

尉。主薨，以奉主亡狀，貶郴州團練使，陳州安置。遇赦還京師，至建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卒，哲宗臨奠，哭之，贈太師、中書令。

李珣

珣字公粹，以蔭爲閤門祗候。時兄瑋爲閤門副使，珣又求通事舍人，仁宗曰："爵賞所以與天下共也，儻盡用親戚，何以待勛舊乎?"後一年乃命之。

車駕視用和疾，自西上閤門副使累遷均州防禦使，知相州，賜御製詩、飛白字寵其行。未幾，遷相州觀察使。時劉永年亦同除官，知制誥楊畋以爲不可開僥倖之門，詔他舍人草制，御史范鎮復論之，命遂寢。

使契丹，預釣魚會，獲多。契丹遺以金器，使還，悉上之，更賜黄金及"李珣忠孝"字。

熙寧中，遷宣州觀察使，知潁州。哲宗初，進泰寧軍留後、提舉萬壽觀。故事，正任遇覃恩止移鎮，唯宗室乃遷官。至是，珣與李端愨皆特遷，戚里一覃恩遷官自此始。復知相州。卒，年七十四。

李遵勖

李遵勖字公武，崇矩孫，繼昌子也。生數歲，相者曰："是當以姻戚貴。"少學騎射，馳冰雪間，馬逸，墜崖下，衆以爲死，遵勖徐起，亡恙也。

及長，好爲文詞，舉進士。大中祥符間，召對便殿，尚萬壽長公主。初名勖，帝益"遵"字，升其行爲崇矩子。授左龍武將軍、駙馬都尉，賜第永寧里。主下嫁，而所居堂甍或瓦甓多爲鸞鳳狀，遵勖令鑱去；主服有龍飾，悉屏藏之。帝嘆喜。

領澄州刺史，坐私主乳母，謫均

爲駙馬都尉。公主去世，因侍奉公主無功，貶爲郴州團練使，陳州安置。大赦時回到京城，官至建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去世，哲宗親臨祭奠，哭悼，追贈太師、中書令。

李珣字公粹，因父親的功勛推恩授閤門祗候。當時兄長李瑋任閤門副使，李珣又請求任通事舍人，仁宗說："爵賞是用來與天下人共同分享的，假如全部賜給親戚，以什麽來對待有功績的舊臣呢?"過了一年纔授他通事舍人。

皇帝探視用和的病，李珣從西上閤門副使多次升遷任均州防禦使，知相州，賜御製詩、飛白字作爲他上任的恩寵。不久，升任相州觀察使。當時劉永年也一同授官，知制誥楊畋認爲不可開僥幸之門，皇帝下詔其他舍人草擬制令，御史范鎮又奏論他，任命於是取消。

出使契丹，參加釣魚會，釣魚很多。契丹贈給他金器，出使回來，全部上繳，賜他黄金及"李珣忠孝"字。

熙寧年間，升任宣州觀察使，知潁州。哲宗初年，升泰寧軍留後、提舉萬壽觀。舊規定，正任遇皇帝廣施恩德停止移鎮，惟有宗室纔升官。這時，李珣與李端愨都特遷，親戚一遇皇上普施恩德就遷官是從此開始。又知相州。去世，享年七十四歲。

李遵勖字公武，是崇矩之孫，繼昌之子。幾歲時，相面的說："這孩子應當因姻戚而顯貴。"少年時學騎馬射箭，在冰雪間奔馳，馬狂奔，墜到崖下，衆人以爲他死了，遵勖慢慢起來，安然無恙。

長大以後，好作文章詩詞，考中進士。大中祥符年間，召他在便殿答對，娶萬壽長公主。初名勖，皇帝增加"遵"字，升他的輩份爲崇矩子。授左龍武將軍、駙馬都尉，賜府第永寧里。公主下嫁，所住堂屋瓦屋磚瓦多有鸞鳳狀，遵勖命令鑿掉；公主衣服上有龍飾，全部藏起來。皇帝表示贊賞。

領澄州刺史，因與公主乳母關係不正當而獲

州團練使，徙蔡州。逾年，起爲太子左衛率府副率，復左龍武軍將軍，領宏州團練使，真拜康州團練使，給觀察使禄。時繼昌官刺史，遵勗請班其下，許之。後繼昌守涇州，暴感風眩，遵勗馳省不俟命，帝遣使令乘驛赴之。既還，上表自劾，帝使輔臣慰諭之。

罪，貶爲均州團練使，改蔡州。過了一年，起任太子左衛率府副率，恢復左龍武軍將軍，領宏州團練使，實授康州團練使，給觀察使俸禄。當時繼昌官爲刺史，遵勗請求班列繼昌的後面，答應了他的請求。後來繼昌守涇州，突然感染風眩，遵勗不等命令就馳馬去探望，皇帝派使臣下令讓他急速奔赴那裏。回來以後，上表彈劾自己，皇帝讓輔臣安慰他并轉達皇上的旨意。

遷澤州防禦使，又遷宣州觀察使。求補郡自試，出知澶州，賜宴長春殿。在郡，會河水溢，將壞浮梁，遵勗督工徒，七日而堤成。遷昭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拜寧國軍節度使，徙鎮國軍，知許州。水軍多不練習而隸籍，遵勗命部校按劾，拔去十七八。後以疾請援唐韋嗣立故事，求山林號，詔不許。

升任澤州防禦使，又升任宣州觀察使。要求試知州，出知澶州，賜宴長春殿。在州時，遇上黄河水漲，將要毁壞浮梁，遵勗督促工徒，七天堤就築成。升任昭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授寧國軍節度使，改鎮國軍，知許州。水軍多不練習却有軍籍，遵勗命令武官檢查并舉報，去掉十分之七八。後來因病請求援引唐韋嗣立的舊例，要求歸隱山林稱號，皇上下詔不允許。

初，天聖間，章獻太后屏左右問曰："人有何言?"遵勗不答。太后固問之，遵勗曰："臣無他聞，但人言天子既冠，太后宜以時還政。"太后曰："我非戀此，但帝少，内侍多，恐未能制之也。"嘗上三説五事以論時政。晉國夫人林氏，以太后乳母多干預國事，太后崩，遵勗密請置之别院，出入伺察之，以厭服衆論。其補助居多類此。

當初，天聖年間，章獻太后屏退左右的人問道："人們説什麽了?"遵勗不回答。太后一再問他，遵勗説："我未聽説别的，僅聽人説皇上已經成年，太后應該按時還政。"太后説："我不是留戀朝政，但皇帝年輕，宦官又多，恐怕他不能控制他們。"曾上三説五事以評論時政。晉國夫人林氏，因是太后乳母而多干預國事，太后去世，遵勗秘密請求把她安置在别地，出入監視她，以滿足公衆輿論。他的輔佐大多像這樣。

所居第園池冠京城。嗜奇石，募人載送，有自千里至者。構堂引水，環以佳木，延一時名士大夫與宴樂。師楊億爲文，億卒，爲制服。及知許州，奠億之墓，慟哭而返。又與劉筠相友善，筠卒，存恤其家。通釋氏學，將死，與浮圖楚圓爲偈頌。卒，贈中書令，謚曰和文。有《閒宴集》二十卷、《外館芳題》七卷。子端懿。

遵勗所住宅第的園林池塘爲京城之冠。嗜好奇石，募人用車裝運來，有從千里遠的地方送來的。建堂引水，以佳木環繞，接待當時的名士大夫與他宴飲歡樂。拜楊億爲師學寫作文章，楊億去世，爲他穿喪服。知許州時，祭奠楊億之墓，慟哭着返回。又與劉筠相友善，劉筠去世，慰問安撫他的家人。精通佛學，將要死時，與僧人楚圓爲偈頌。去世，追贈中書令，謚號和文。有《閒宴集》二十卷、《外館芳題》七卷。子名端懿。

李端懿

端懿字元伯，性和厚，喜問學，

端懿字元伯，性情温和寬厚，喜好學問，頗

頗通陰陽、醫術、星經、地理之學。七歲，授如京副使。侍真宗東宫，尤所親愛，嘗解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宫禁如家人。

七遷濟州防禦使，爲群牧副使。杜衍爲樞密，擇外戚子弟試外官，乃以端懿知冀州。爲政循法度，民愛其不擾。轉運使移州捕妖人李教，教已死。恩州王則據城叛，人有言教不死，在賊軍中。遂降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改滑州兵馬鈐轄。賊平，實無李教者，乃以爲汝州防禦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

遷蔡州觀察使、同勾當三班院。徙華州觀察使。以母喪，起復爲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願終制，許之，仍給全奉。服除，提舉集禧觀，出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是歲，京東水，民多饑，大發倉廩以賑之。置弓手局，教以戰鬥，遂如精兵。治汶陽堤百餘里，以却水患，民便之。

尋除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御史中丞韓絳奏端懿無功，不當得旄節，不拜。以留後赴澶州，數月卒。訃聞，帝方宴禁中，爲徹樂，贈其家黄金三百兩，贈感德軍節度使，謚良定，再贈兼侍中。

端懿能自刻厲，聞善士，傾身下之，以故士大夫與之游，甚得名譽。弟端愿。

李端愿

端愿字公謹，以穆獻公主恩，七歲授如京副使，四遷爲恩州團練使。仁宗以歲旱，御便殿慮囚，放宫女。端愿上疏，謂："縱釋有罪，小人之幸；放宫女爲宦者專制，反失所歸，何以弭災變?"

累進邢州觀察使、鎮東軍留後，知襄、郢二州。本路轉運使獻羨財數

通陰陽、醫術、星經、地理之學。七歲，授如京副使。侍奉真宗於東宫，特别親愛，曾解下方玉帶賜他。稍長大，像家人那樣出入宫中。

七次升遷任濟州防禦使，任群牧副使。杜衍爲樞密使，選擇外戚子弟試外官，讓端懿知冀州。爲政遵循法度，百姓因不受擾亂而愛戴他。轉運使移州捕拿妖人李教，李教已死。恩州王則據城叛亂，有人説李教未死，在賊軍中。於是降端懿爲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改滑州兵馬鈐轄。叛賊平定，實際上没有李教，於是任命他爲汝州防禦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

升任蔡州觀察使、同勾當三班院。改華州觀察使。服母喪，服喪未滿起用任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希望服滿喪期，答應了他的請求，并給予全俸。服喪期滿，提舉集禧觀，出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當年，京東發大水，百姓多挨餓，端懿大發倉糧以賑濟他們。設立弓手局，教他們戰鬥，訓練成像精兵一樣。建汶陽堤一百多里，以消除水患，百姓得到好處。

不久授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御史中丞韓絳上奏説端懿没有功績，不該授節度使，没有接受。以留後赴澶州，數月後去世。訃告傳來，皇帝正在宫中宴飲，爲他取消音樂，贈他家黄金三百兩，追贈感德軍節度使，謚號良定，又追贈兼侍中。

端懿能嚴格要求自己，聽説有善士，傾身謙恭地對待他，所以士大夫與他交往，很有名聲。弟名端愿。

端愿字公謹，以穆獻公主的恩澤，七歲授如京副使，四次升遷任恩州團練使。仁宗因有旱災，到便殿審查甄别囚犯的罪狀，釋放宫女。端愿上疏，説："釋放有罪的人，是小人的幸運；釋放宫女宫内由宦者專管，反而失去歸宿，怎能使災變停止呢?"

多次進升任邢州觀察使、鎮東軍留後，知襄、郢二州。本路轉運使獻餘財數十萬作爲賞

十萬被賞，端愿言常賦三折，其民不堪，即上其事。帝怒，奪轉運使賞，申折變之禁。移廬州，富弼謂曰："肥上之政何以減於襄陽?"端愿曰："初官喜事，飾厨傳以干名，則譽者至；更事既久，知抑豪强、制猾吏，故毁隨之。"弼深然其言。

賜，端愿説常賦三折，人民不能承受，就上奏此事。皇帝憤怒，取消轉運使的賞賜物，申明禁止折合實物來徵收賦税。移廬州，富弼對他説："肥上之政爲什麽不如襄陽?"端愿説："新官喜歡辦事，準備豐盛的飲食招待人以求好名聲，就有了贊譽的人；經歷世事長久，知道抑制豪强、制約猾吏，所以詆毁隨之而來。"富弼對他的話深表贊同。

英宗初，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帝以疾拱默，端愿求對，進曰："陛下當躬攬權綱，以係人心，不宜退托，失天下望。"拜武康軍節度使、知相州。請歸，除醴泉觀使。

英宗初年，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皇帝因病不理朝政，端愿請求答對，進言説："陛下應該親自掌權，以繫人心，不應退托，讓天下人失望。"授武康軍節度使、知相州。請求回京，授醴泉觀使。

神宗即位，遣使就其家録取異時章奏，賜詔褒之。河東城囉兀，端愿手寫趙普《諫太宗北伐疏》以聞。

神宗即位，派使臣到他家抄録以前的章奏，賜詔表彰他。河東築囉兀城，端愿手寫趙普《諫太宗北伐疏》上呈皇上。

連年請老，以太子少保致仕。凡大禮成，賜金帶、器幣，品數視執政。哲宗嗣位，進太子太保。欽聖皇后以甥舅之故，嘗幸其第，致禮於獻穆祠堂，命近侍掖端愿勿拜。元祐六年，卒，帝輟朝臨奠，賻典加等，贈開府儀同三司。弟端愨，子評。

連年請求辭官，以太子少保退休。凡是大禮完成，賜金帶、器幣，官品相當於宰相。哲宗繼位，升太子太保。欽聖皇后因甥舅的緣故，曾到他的府第，在獻穆祠堂致禮，命令近侍扶着端愿不讓他下拜。元祐六年，去世，皇帝停止朝會，親臨祭奠，助喪事的財物及儀節加等，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弟名端愨，子名評。

李端愨

端愨字守道，官左藏庫使，執獻穆喪，辭起復，詔特給奉。累遷東上閤門使、幹辦三班院。嘗侍宴群玉殿，仁宗獨賜珠花、飛白字，寵顧特異。知邢、冀、衛三州，至蔡州觀察使。元祐中，以安德軍留後卒，贈昭德軍節度使，謚曰恭敏。

端愨字守道，官爲左藏庫使，爲獻穆服喪，拒絶服喪未滿而任職，下詔給予特殊的俸禄。多次升遷任東上閤門使、幹辦三班院。曾在群玉殿侍奉宴飲，仁宗獨賜他珠花、飛白字，恩寵照顧很特殊。知邢、冀、衛三州，官至蔡州觀察使。元祐年間，以安德軍留後去世，追贈昭德軍節度使，謚號恭敏。

兄端懿，在嘉祐時嘗密請建儲，人無知者，卒於澶淵，端愨走護其喪以歸。元豐間因進對，袖舊稿上之，神宗嘆曰："近世之賢戚也。"由是端愨之名益著。

兄長端懿，在嘉祐時曾秘密請求立太子，没有人知道此事，在澶淵去世，端愨馳馬護送遺體回京。元豐年間趁進宫答對，把藏在袖中的舊稿呈上，神宗感嘆道："真是近世賢德的親戚。"從此端愨的聲名更加顯揚。

李評

評字持正，由東頭供奉官八遷皇城使。以父告老，授西上閤門使，爲

李評字持正，由東頭供奉官八次升遷爲皇城使。因父親退休，授西上閤門使，任樞密都承

樞密都承旨。出使陝西、河東，還，言鄜延之人皆謂城囉兀非便，乞速毁撤，解一路之患。師出安南，調兵及河東，又言王師南征，而取卒於西北，使蠻聞之，得以窺我。所論事頗多，或見施行。然天資刻薄，招權不忌，多布耳目，采聽外事自效以爲忠。僥倖進用，中外仄目。

以榮州刺史出知潁州，還，幹當三班院。副韓縝報聘契丹，且分晝河東地界，凡二年乃決。賜袍帶、金帛以賞勞。進成州團練使，知蔡州。卒，年五十二。贈冀州觀察使，賜白金千兩。

評少涉書傳，嘗以公主遺奏召試學士院，改殿中丞，意不滿，辭之。後二年再召試，復止遷一官，愈不悦，至上書辨論。及卒，人無憐者。

旨。出使陝西、河東，回來後，説鄜延的人都認爲築囉兀城不便，請求趕快撤掉，解除一路的憂患。軍隊出征安南，李評調兵到河東，又説王師南征，而用西北士兵，讓蠻人知道了，可能乘機進犯。所論述的事很多，有的被采納施行。然而他天生刻薄，攬權而無所顧忌，多安置耳目，收集外事報告皇帝以此效忠。僥幸進升，朝内外的人都畏懼他。

以榮州刺史出朝知潁州，回朝，幹當三班院。任韓縝的副使報答回訪契丹，并且劃分河東地界，共用了兩年纔得到解决。賜他袍帶、金帛作爲獎賞和慰勞。升成州團練使，知蔡州。去世，年五十二歲。追贈冀州觀察使，賜白金千兩。

李評很少讀書，曾因公主遺奏召入學士院，改授殿中丞，心中不滿，拒絶了。二年後再次召入任用，又僅升一官，更不高興，以至於上書辯論。他去世時，没有人同情他。

曹佾

曹佾字公伯，韓王彬之孫，慈聖光獻皇后弟也。性和易，美儀度，通音律，善奕射，喜爲詩。自右班殿直累進殿前都虞候、安化軍留後。言者謂年未四十毋典軍，出知澶、青、許三州，徙河陽。以建武軍節度使爲宣徽北院使，知鄆州，改保静保平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靈宫使，加兼侍中，封濟陽郡王。

神宗每咨訪以政，然退朝終日，語不及公事。帝謂大臣曰："曹王雖用近親貴，而端拱寡過，善自保，真純臣也！"進對未嘗名。元豐中以疾告，既愈入謝，帝曰："舅久不覲太皇太后，宜少憩内東門，朕當自啓。"已而召入，歷上下儒釋道五閣、大椿蟠桃亭，再升殿乃退。以護國軍節度使、司徒兼中書令爲中太一宫使，給朱衣雙引騎吏前馬。

慈聖喪終，請郡，帝曰："時見

曹佾字公伯，是韓王曹彬之孫，慈聖光獻皇后的弟弟。性情温和平易，風度翩翩，精通音律，擅長奕射，喜愛作詩。從右班殿直多次進升爲殿前都虞候、安化軍留後。言官説不到四十不得掌管軍權，出知澶、青、許三州，改河陽。以建武軍節度使任宣徽北院使，知鄆州，改授保静保平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靈宫使，加授兼侍中，封濟陽郡王。

神宗常問他朝政得失，然而退朝後，從不談論公事。皇帝對大臣説："曹王雖因近親而顯貴，却斂手無爲以减少過失，善於保全自己，真是純篤之臣！"進宫答對從來不指名道姓。元豐年間因病休假，痊愈後入宫謝恩，皇帝説："舅很長時間没見太皇太后了，最好在内東門稍作休息，朕應該親自去通告。"過了一會兒召入，經過上下儒釋道五閣、大椿蟠桃亭，再上殿纔退下。以護國軍節度使、司徒兼中書令爲中太一宫使，給朱衣雙引騎吏前馬。

爲慈聖服喪期滿，請求到州任職，皇帝説：

舅如面慶壽宫，奈何欲遠朕，得無禮遇有不至乎?”佾皇恐。即城南爲園池，給八作兵庀役，疏惠民河水灌之，且將爲築三百楹第，固辭乃止。高麗獻玉帶，爲秋蘆白鷺紋極精巧，詔後苑工以黄金仿其製，爲帶賜佾。生日，賚予如宰相、親王，用教坊樂工服色衣侑酒，以示尊寵。

哲宗即位，加少保。坤成節獻壽，特綴宰相班，優詔減拜。卒，年七十二，贈太師，追封沂王。從弟偕，子評、誘。

曹偕

偕字光道，少讀書知義，以節俠自喜。爲許州都監，幕客史沆傾險劫持爲不法，上下畏之。偕從容置酒，對客數沆十罪，將擊殺之，沆起拜謝，偕駡曰:“復不改，必殺汝。”沆爲斂迹。累遷東上閤門使、帶御器械。知雄州，議者欲廢塘濼爲田，偕曰:“何承矩、李允則營此累年，所以限契丹，廢之不可。”進華州防禦使，知相州，徙河陽總管，卒。嘗從梅堯臣學詩，堯臣稱之，爲序其詩。

曹評

評字公正，以父任累官至引進使，知審官西院，積遷温州防禦使。元祐中，提舉萬壽觀，丐外，樞密院白爲真定路鈐轄，哲宗曰:“先帝待慈聖家極厚，其以爲總管。”徽宗即位，遷相州觀察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殿前都虞候、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寧遠軍留後、平海軍節度使、佑神觀使。使契丹者四，館伴者十二。在閤門十二年，預修儀制，多所增損。

性喜文史，書有楷法。慈聖命書屏以奉，神宗即賜玉帶旌其能。尤善射，左右手如一，夜或滅燭能中。伴

“此時見舅就像看見了慶壽宫，爲何想遠離朕，莫非是禮遇有不周到的地方?”曹佾惶恐不安。靠近城南造園池，給八作兵動工，引惠民河水灌入，并且將爲他建三百楹宅第，曹佾堅决推辭纔停止。高麗獻玉帶，其秋蘆白鷺紋極其精巧，皇帝下詔後苑工匠用黄金仿製，做成腰帶賜給曹佾。曹佾生日，賜賞就像對待宰相、親王那樣，用教坊樂工穿色衣陪酒，以示尊寵。

哲宗即位，加授少保。坤成節祝壽，特意入宰相班列，優詔免去拜見之禮。去世，享年七十二歲，追贈太師，追封沂王。從弟名偕，子名評、誘。

曹偕字光道，少年時讀書知禮，以有節操俠義自喜。任許州都監，幕客史沆險詐劫持横行不法，上下都懼怕他。曹偕從容設酒，當着幕客的面列數史沆的十條罪狀，要擊殺他，史沆起身下拜以示謝罪，曹偕駡道:“再不改，一定殺了你。”史沆因此收斂自己。多次升任東上閤門使、帶御器械。知雄州，議者想廢塘濼造田，曹偕説:“何承矩、李允則營建塘濼多年，是用來制約契丹的，不能廢掉。”升華州防禦使，知相州，改河陽總管，去世。曾隨梅堯臣學詩，堯臣稱贊他，爲他的詩作序。

曹評字公正，因父親的功績升官至引進使，知審官西院，多次升遷任温州防禦使。元祐年間，提舉萬壽觀，請求外任，樞密院上報讓他任真定路鈐轄，哲宗説:“先帝待慈聖家恩澤極其豐厚，讓他任總管。”徽宗即位，升任相州觀察使，歷任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殿前都虞候、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寧遠軍留後、平海軍節度使、佑神觀使。出使契丹四次，十二次任館伴使。在閤門十二年，參加修定禮制，多有增删。

喜愛文史，有楷書功底。慈聖讓他在屏風上題字奉獻皇上，神宗立即賜玉帶表彰他的才能。特别擅長射箭，左右手一樣，夜裏有時滅掉蠟燭

契丹使者射，嘗雙破的，客驚竦。在戚里號爲湛厚。卒，年六十六，贈開府儀同三司。

也能射中。陪契丹使者射箭，曾經兩箭同中的，客人感到驚駭。在親戚中以深厚著稱。去世。享年六十六歲，追贈開府儀同三司。

曹誘

誘字公善，以蔭至左藏庫副使。熙寧中，父佾以疾告入謝，神宗面授誘閤門通事舍人。元祐中，以東上閤門使爲真定府、定州路兵馬鈐轄，遷文州刺史。

曹誘字公善，以恩蔭官至左藏庫副使。熙寧年間，父親曹佾稱病入宮謝恩，神宗當面授曹誘閤門通事舍人。元祐年間，以東上閤門使任真定府、定州路兵馬鈐轄，升任文州刺史。

使契丹，至其宮門，館客者下馬邀誘同入，誘曰："北朝使至，及朝堂門，兩朝積好久，無妄生事。"卒乘馬入。使還，爲樞密副都承旨。徽宗時，進都承旨。歷慶州團練、恩州防禦、晉州觀察使，保慶軍留後。大觀中，進安德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與兄評同日拜，立雙節堂於家，戚里榮之。

出使契丹，到其宮門，陪客的人下馬邀請曹誘一同進去，曹誘說："貴國使者來我國，要到朝堂門，兩朝友好已很長時間了，不要隨便生事。"最後騎馬進去。出使回來，任樞密副都承旨。徽宗時，升都承旨。歷任慶州團練使、恩州防禦使、晉州觀察使，保慶軍留後。大觀年間，升安德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與兄長曹評同日授官，在家中立雙節堂，親戚鄉人以此爲榮。

性謹密，習熟典故。卒，年六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定。

性格謹密，熟悉典故。去世，享年六十五歲，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號忠定。

高遵裕

高遵裕字公綽，忠武軍節度使瓊之孫也。以父任累遷供備庫副使、鎮戎軍駐泊都監。夏人寇大順城，諒祚中矢遁。會英宗晏駕，遣遵裕告哀，抵宥州下宮，夏人遣王盥受命，以吉服至，遵裕切責之，遂易服。既而具食上宮，語及大順城事，盥曰："剽掠輩耳。"遵裕曰："若主寇邊，扶傷而遁，斯言非妄邪！"夏人以爲辱，亟遣人代對，終食不敢發口，輒忿怒曰："王人蔑視下國，弊邑雖小，控弦十數萬，亦能躬執橐鞬，與君周旋。"遵裕瞋目曰："主上天縱神武，毋肆狂獗，以干誅夷。"時諒祚覘於屏間，摇手使止。神宗聞而嘉之，擢知保安軍。

高遵裕字公綽，是忠武軍節度使高瓊的孫子。因父親的功績多次升任供備庫副使、鎮戎軍駐泊都監。夏軍侵犯大順城，諒祚中箭逃跑。適逢英宗去世，派遵裕去報哀，抵達宥州下宮，夏人派王盥吊喪，穿着吉服來了，遵裕嚴詞譴責他，於是换了服裝。隨後備飯上宮，談到大順城事，王盥說："是一些剽掠的人。"遵裕說："你們君主侵犯邊境，帶傷逃跑，這話不假吧！"夏人認爲受到污辱，立即派人代爲答對，吃飯過程中不敢開口，此時忿怒地說："王人蔑視下國，敝邑雖小，士兵有十多萬，也能親自拿着弓箭武器，與君周旋。"遵裕瞪着眼睛說："主上天縱神武，不得肆意猖獗，避免誅殺。"當時諒祚在屏風間偷偷觀看，摇手讓他住口。神宗知道後表示贊許，擢升知保安軍。

横山豪欲向化，帝使遵裕諭种諤圖之，諤遂取綏州。帥怒諤擅發兵，

横山土豪想歸順，皇帝讓遵裕告訴种諤去受降，种諤於是攻下綏州。主帥對种諤擅自發兵感

欲正軍法，諤懼，稱得密旨於遵裕，故諤被罪，遵裕亦降爲乾州都監。遷通事舍人，主管西路羌部，駐古渭寨，分所部羌兵爲三等，教以軍法。

到憤怒，想以軍法處置他，种諤害怕，聲稱是從遵裕那裏得到的密旨，因此种諤獲罪，遵裕也降爲乾州都監。升任通事舍人，主管西路羌部，駐守古渭寨，把所屬羌兵分成三等，教給他們軍法。

熙寧初，朝廷用王韶復洮、隴，命爲秦鳳路沿邊安撫，以遵裕副之。尋以古渭爲通遠軍，命知軍事。明年，持附順羌部圖籍及繪青唐、武勝形勢入獻，擢引進副使、帶御器械，俾歸治師。師次慶平堡，夜行，晨至野人關，羌人旅拒，引親兵一鼓破之。進營武勝城下，羌衆逃去，遂據其城。詔建爲鎮洮軍，又命知軍事。尋以熙、河、洮、岷、通遠爲一路，進西上閤門使、榮州刺史、充總管，復知通遠軍。

熙寧初年，朝廷用王韶收復洮、隴，任命爲秦鳳路沿邊安撫，以遵裕爲副職。不久把古渭改作通遠軍，命遵裕知軍事。第二年，拿着歸附羌部的圖籍以及青唐、武勝地理形勢圖入朝進獻，擢升引進副使、帶御器械，讓他回去管軍事。軍隊駐慶平堡，夜裏行軍，早晨到了野人關，羌人出軍抗拒，遵裕領親兵一鼓作氣打敗了他們，進兵屯在武勝城下，衆羌人逃走，於是占領了他們的城池。皇帝下詔把武勝建爲鎮洮軍，又命他任知軍事。不久把熙、河、洮、岷、通遠作爲一路，升遵裕爲西上閤門使、榮州刺史、充任總管，又知通遠軍。

明年，韶欲取河州，遵裕曰："古渭舉事，先建堡寨，以漸而進，故一舉拔武勝。今兵與糧未備，一旦越數舍圖人之地，使彼阻要害，我軍進退無所矣。"韶與李憲笑曰："君何遽相異邪?"檄使守臨洮。韶攻河州，果不克。帝善遵裕議，令專管洮、岷、疊、巖未款附者。

第二年，王韶想攻取河州，遵裕說："奪取古渭，先建堡寨，逐漸進兵，所以一舉攻下武勝。現在兵與糧還未齊備，一旦越數十百里謀取人家的土地，假使他們守住要害，我軍就没有進退之地了。"王韶與李憲笑道："你爲什麽前後不相同呢?"下令讓他守臨洮。王韶攻打河州，果然未攻下。皇帝贊許遵裕的建議，令他專管洮、岷、疊、巖没有歸附者。

遵裕以俞龍珂地有鹽井，遂築鹽川寨。瞎吴叱率諸羌脅青唐，欲擾邊，詔遣張玉攻討。遵裕曰："青唐無罪，第爲生羌所脅耳。"遣裨將與龍珂率衆禦之。青唐人見龍珂泣訴，瞎吴叱知不附己，潰去。從韶取岷州，下之，令士衆曰："生獲老幼與得級同。"全活者以數萬。捷聞，加岷州刺史。

遵裕因俞龍珂地有鹽井，就修築了鹽川寨。瞎吴叱率領衆羌人威脅青唐，想騷擾邊境，皇帝下詔派張玉攻討。遵裕說："青唐無罪，衹是被生羌威脅罷了。"派副將與龍珂率衆兵抵禦羌人。青唐人見龍珂哭訴，瞎吴叱知道他們不歸附自己，逃散離去。隨王韶攻取岷州，攻下，命令衆士兵說："生獲老幼與得首級相同。"保全活命的有數萬。皇上知道得勝後，加授遵裕岷州刺史。

明年，羌乘景思立之敗，圍河、岷二州，道路不通者幾月。或請退保，遵裕曰："敢議此者斬!"岷城軍缺，守者恐，遵裕登西門，命將縱擊，別選精騎由南門噪而出，合擊

第二年，羌人乘景思立失敗之機，包圍河、岷二州，道路有幾個月不通。有人請求撤退以保全自己，遵裕說："敢建議此事的斬首!"岷城軍缺，守城的人害怕，遵裕登西門，命令將士縱向攻擊，另選精鋭騎兵由南門喊叫着出去，兩部分

之，羌敗走。時朝廷以岷城遠難守，議棄之。詔至，賊已潰矣。以功進團練使、龍神衛都指揮使，知熙州。坐薦張穆之爲轉運使，而穆之有罪，罷知潁州。未幾，徙慶州，又坐事黜知淮陽軍。

軍一起夾擊他們，羌人戰敗逃跑。當時朝廷認爲岷城偏遠難守，商議放棄。詔令到了，賊兵已經潰敗。遵裕因功進團練使、龍神衛都指揮使，知熙州。因推薦張穆之任轉運使受牽連，穆之有罪，遵裕罷知潁州。不久，改慶州，又因事坐罪罷知淮陽軍。

元豐四年，復知慶州。詔與諸路討夏國，請濟師，得東兵十一將，騎不足用，以群牧馬益之。又令節制涇原兵，劉昌祚先至靈州，幾得城，遵裕嫉之，故不用其計，遂以潰歸，語在《昌祚傳》。貶郢州團練副使。

元豐四年，又知慶州。皇帝下詔各路出軍討伐夏國，請求增加軍兵，得東兵十一將，馬不够用，以群牧馬補充。又令他統領涇原兵，劉昌祚先到靈州，幾乎攻得城池，遵裕嫉妒他，所以不采用他的計策，於是潰敗而歸，事情記載在本書《昌祚傳》。貶遵裕爲郢州團練副使。

哲宗即位，復右屯衛將軍，主管中嶽廟。卒，年六十，贈永州團練使。紹聖中，崇贈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從弟遵惠。

哲宗即位，恢復右屯衛將軍，主管中嶽廟。去世，享年六十歲，追贈永州團練使。紹聖年間，升贈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堂弟名遵惠。

高遵惠

遵惠字子育，以蔭爲供奉官。熙寧中，試經義中選，换大理評事。歷三班院主簿、軍器丞。

遵惠字子育，以恩蔭任供奉官。熙寧年間，考中經義科，改任大理評事。歷任三班院主簿、軍器丞。

元祐初，上疏言："法度更張，事有當否，如先帝所施設，未可輕議。"擢太僕少卿，進太府卿，出知河中府，改河北路都轉運使，未行，拜工部侍郎，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河南潁昌府，加寶文閣待制。知成德軍。召爲户部侍郎，以龍圖閣學士知慶州。卒，年五十八，贈樞密直學士。

元祐初年，上疏説："法度更改，事情合適與否，按照先帝所設法度去做，不可隨便議定。"擢升太僕少卿，進太府卿，出知河中府，改授河北路都轉運使，未去，授工部侍郎，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河南潁昌府，加授寶文閣待制。知成德軍。召入任户部侍郎，以龍圖閣學士知慶州。去世，享年五十八歲，追贈樞密直學士。

方宣仁后臨朝，繩檢族人一以法度，乃舉家事付遵惠，遵惠躬表率之，人無間言。亦能遠嫌自保，故不罹紹聖之禍。從侄士林。

宣仁后臨朝聽政，用法規約束族人，就把家事全部交給遵惠，遵惠以身作則，人無閑言。也能遠離嫌疑而保全自己，所以没有招致紹聖之禍。堂侄名士林。

高士林

士林字才卿，宣仁聖烈皇后之弟也。累官内殿崇班、殿直，英宗書"謹守法律"四字誨之曰："能此則爲良吏矣。"每欲進擢，后屢辭輒止。喜儒學，涉閲經史，通大義，尤有巧

士林字才卿，宣仁聖烈皇后的弟弟。官至内殿崇班、殿直，英宗寫了"謹守法律"四字教誨他説："能這樣就是良吏了。"每當要進升，皇后多次推辭而停止任命。喜愛儒學，涉獵經史，通大義，尤其有巧智。曾監揚州召伯牐税，木舊

智。嘗監揚州召伯牐稅，木舊用火印，士林改刃其印文，鑿以爲識，尤簡便，傍郡皆效焉。卒，贈德州刺史。神宗立，加贈昭德軍節度使。紹興初，追封普安郡王。子公紀。

用火印，士林改用刀刻印文，鑿成標識，特别簡便，旁州都效法。去世，追贈德州刺史。神宗繼位，加贈昭德軍節度使。紹興初年，追封普安郡王。子名公紀。

高公紀

公紀字君正，歷閤門祗候、通事舍人，累進寧州刺史、團練使、永州防禦使、集慶留後。性儉約，珍異聲伎無所好，奉禄多以給諸族，得任子恩，均及孤遠。持宣仁后喪未終，卒，贈感德軍節度使，謚曰懷僖。紹興初，追封新興郡王。子世則。

公紀字君正，歷任閤門祗候、通事舍人，多次進升爲寧州刺史、團練使、永州防禦使、集慶留後。秉性儉約，珍寶玩物聲妓没有他喜好的，所得俸禄多給衆親戚，得到任子之恩，均分給孤弱遠親。爲宣仁后服喪未滿，去世，追贈感德軍節度使，謚號懷僖。紹興初年，追封新興郡王。子名世則。

高世則

世則字仲貽，幼以恩補左班殿直，至内殿崇班。復用父遺表恩爲閤門祗候，後除親衛郎。以通經典，轉内殿承制。累遷康州防禦使，知西上閤門事。

世則字仲貽，幼時以恩蔭補授左班殿直，任官至内殿崇班。又因父親遺表恩授閤門祗候，後來授親衛郎。因精通經典，轉任内殿承制。多次升遷任康州防禦使，知西上閤門事。

宣和末，金泛使至，徽宗命世則掌客。世則記問該洽，應對有據，帝聞，悦之，自是掌客多命世則。金人軍城下，又命世則使其軍，還，進秩二等，遷知東上閤門使。金遣燕人吴孝民請和，孝民邀宰執、親王詣軍前議事，高宗在康邸，請行。是日，世則入對，遂除計議副使以從。康王復使河北，世則改華州觀察使，充參議官。召對，賜金帶。

宣和末年，金使者到了，徽宗命世則接待。世則記問詳備，應對有據，皇帝知道後，對他很滿意，從此接待客人多任用世則。金兵臨城下，又命世則出使金軍中，回來，進二級官階，升知東上閤門使。金派燕人吴孝民請和，孝民邀請宰相、親王到軍前議事，高宗在康王府邸，請求前往。當日，世則入朝答對，即授他計議副使隨從前往。康王又去河北，世則改任華州觀察使，充任參議官。召入答對，賜金帶。

當高宗艱難中，世則嘗在左右，寢處不少離。大元帥府建，改元帥府參議官，因請布檄諸路，以定人心。進遥郡承宣使，不拜。高宗承制，轉越州觀察使。及即位，除保静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詔令編類元帥府事迹付史館，召爲樞密都承旨兼提舉京畿監牧，再提舉萬壽觀。

在高宗處境艱難的時候，世則曾在他左右，日夜不離開。大元帥府建成，改任元帥府參議官，請求對各路頒布檄文，以安定人心。升遥郡承宣使，不拜受。高宗秉承皇帝旨意，世則轉任越州觀察使。高宗繼位，授保静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詔令世則分類編寫元帥府事迹交給史館，召入任樞密都承旨兼提舉京畿監牧，再提舉萬壽觀。

世則居温州，帝遣中使諭守臣以時給奉禄，凡積二萬緡，因請以裨郡

世則住在温州，皇帝派中使曉諭守臣按時發給俸禄，共積攢了二萬緡，於是世則請求用來補

費。常病瘍，艱於據鞍，又以舊所御肩輿賜焉。帝每念宣仁聖烈皇后保祐三朝，中遭誣詆，外家班秩無顯者，制以爲感德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進開府儀同三司，奉朝請，賜第臨安。除景靈宮使，兼判温州。尋以病丐罷，復爲萬壽觀使。十四年，召入覲，進少保，懇求還。卒，年六十五，贈太傅，賜田三十頃，謚曰忠節。

充郡費。常患瘍病，坐鞍很困難，皇上又把以前所乘的肩輿賜給他。皇帝每每想到宣仁聖烈皇后保佑三朝，中間遭到誣陷詆毁，母家人官職的品級没有顯貴的，下令任用世則爲感德軍節度使，充任萬壽觀使，進開府儀同三司，奉朝請，賜宅第在臨安。除授景靈宮使，兼判温州。不久因病請求辭官，重任萬壽觀使。十四年，召他入宫覲見，進少保，懇求回去。去世，享年六十五歲，追贈太傅，賜田三十頃，謚號叫忠節。

向傳範

向傳範字仲模，尚書左僕射敏中之子。以父任爲衛尉丞。娶南陽郡王惟吉女，改内殿崇班、帶御器械，歷知相、恩、邢三州。入管幹客省、閤門、皇城司。知陝州，仁宗賜詩以寵其行。

向傳範字仲模，是尚書左僕射向敏中之子。因父親的功績授衛尉丞。娶南陽郡王惟吉之女，改任内殿崇班、帶御器械，歷知相、恩、邢三州。入京爲管幹客省、閤門、皇城司。知陝州，仁宗賜詩以送行。

熙寧初，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諫官楊繪言："傳範領安撫使，無以杜外戚僥求之源。"樞密使文彦博曰："傳範累典郡，非緣外戚。"神宗曰："得諫官如此言，甚善，可以止他日妄求者。"以密州觀察使卒，贈昭德軍節度使，謚曰惠節。

熙寧初年，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諫官楊繪上奏："傳範領安撫使，無以杜絶外戚僥幸求官之源。"樞密使文彦博上奏："傳範多次任知州，不是因爲他是后妃的親戚。"神宗説："聽到諫官説這樣的話，非常好，可以禁止以後隨意求官者。"以密州觀察使去世，追贈昭德軍節度使，謚號惠節。

傳範，宰相子，聯戚里，所至有能稱。以橐中貲千餘萬葬族人在殯者六十四喪。從侄經、綜。

傳範，是宰相之子，聯姻外戚，所到之處以才幹著稱。用自己的千餘萬錢葬族人在殯的有六十四喪。堂侄向經、向綜。

向經

經字審禮，以蔭至虞部員外郎。神宗爲潁王，選經女爲妃，改莊宅使。帝即位，妃爲皇后，進光州團練使。

向經字審禮，以恩蔭官至虞部員外郎。神宗爲潁王時，選向經之女爲王妃，改授莊宅使。皇帝即位，王妃爲皇后，向經進升光州團練使。

以濰州防禦使知陳州，歲中閲囚，活重辟三人。西華令掠人至死，誣以疾，吏畏令，莫敢言。經得其情，卒窮治如法。歲大雪，輒弛公私僦錢以寬民，有司持不可，經曰："上使我守陳，民窮蓋我責，我自爲此，不爾累也。"方鎮别賜公使錢，

以濰州防禦使知陳州，年中審查囚犯，給犯重罪的三人活命。西華縣縣令打人致死，謊稱是病故，吏怕縣令，無人敢説。向經得知實情，最後依法處治。當年大雪，延緩收公私租賃錢以寬限百姓，有關官吏認爲不可，向經説："皇上讓我守陳，人民窮困我有責任，我自己負責，不連累你。"方鎮另外賜給公使錢，按慣例作爲自己

例私以自奉，去則盡入其餘，經獨斥歸有司，唯以供享勞賓客軍師之用。知河陽，會旱蝗，民乏食，經度官廩歲用無餘，乃先以圭田租入振救之，富人爭出粟，多所濟活。

徙徐州，還明州觀察使。召還，提舉景靈宮。進定國軍留後，復出知青州。既行，官給車徒，三宮皆遣使送之，車馬相屬於道。未逾歲，得疾還，卒于淄州，年五十四。詔內侍迎其喪，皇后出哭于新昌第。喪至，慶壽、寶慈宮交遣謁者予醊，后臨于國門之外。贈侍中，謚曰康懿。將葬，遣近臣典護穿復土，給太常鹵簿。帝出郊奠之，周視其柩。葬三日，后臨于墓下，賜篆碑首曰“忠勤懿戚”。

經所至勤吏治，事皆自省決，頗欲以才見於用，故數請外補。嘗因太祖忌日，百官班開元殿下，后召經見行幄，勉以盡忠朝廷，經亦以善事三宮爲言，不及其家事。子宗回、宗良。

的俸禄，離開就把剩餘的錢全部拿走，惟獨向經不用而還回有關部門，僅以供享作爲慰勞賓客軍隊的費用。知河陽，遇上旱災蝗害，人民缺糧，向經考慮官糧一年所用没有剩餘，先把圭田租收入救濟他們，富人争着出糧，救活的人很多。

改徐州，升任明州觀察使。召回，提舉景靈宫。升定國軍留後，又出外知青州。出發時，官府提供車輦，三宫都派人送他，車馬在道上相連。不到一年，得病回來，死在淄州，享年五十四歲。皇帝令宦官迎回他的遺體，皇后出宫到新昌宅第哭祭。遺體到，慶壽、寶慈宫輪流派人以酒祭祀，皇后親臨國門之外。追贈侍中，謚號康懿。將要下葬，派近臣負責掘穴下棺并覆土於棺上，給太常儀仗。皇帝出郊祭奠他，環視他的棺柩。葬後三天，皇后親臨墓下，賜篆碑碑名是“忠勤懿戚”。

向經所到之處勤於政事，事情都由自己審查决定，很想以才能被任用，所以多次請求出外任職。曾經因太祖忌日，百官班列開元殿下，皇后在行帳中召見向經，勉勵他盡忠朝廷，向經説要好好侍奉三宫，未提及他們的家事。子名宗回、宗良。

向綜

綜字君章，知歙縣，籍閭里惡少年，有盜發，用以推迹輒得。通判桂州、常州，知隨、鼎、漳、汾、密、棣、沂七州。沂阻山多盜，綜請用重法繩禁，歲斷大辟减半。兵久惰，會初置官提舉，教之急，衆不悦，監兵夜排闥告變，綜疑有他謀，就寢自若。明日大閱，申嚴號令，賞其高强，罰其不進者，卒亦無事。性寬裕，善治劇，於奸惡不少恕。官累中散大夫，卒。

向綜字君章，知歙縣，搜查鄉里惡少年，發生盗竊案，審查惡少年得案犯。通判桂州、常州，知隨、鼎、漳、汾、密、棣、沂七州。沂州山險多盗，向綜請求用重法禁止，一年判死刑的减半。兵卒長久不訓練，適逢初置官提舉，教練得急迫，士兵不滿，監兵夜裏推門報告有變亂，向綜懷疑有别的陰謀，就寢自若。第二天大閲兵，申明嚴格號令，奬賞高强者，懲罰不長進的，最終無事。秉性寬厚，善於處理復雜難辦之事，對奸惡一點兒不寬恕。官至中散大夫，去世。

向宗回

宗回字子發，累官相州觀察使。徽宗立，進彰德軍留後。歷安國、保信、鎮南、保平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封永陽、寧海、安康、漢東郡

宗回字子發，官至相州觀察使。徽宗繼位，升彰德軍留後。歷任安國、保信、鎮南、保平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封永陽、寧海、安康、漢東郡王，開府儀同三司。崇寧初年，有人告發他的

王，開府儀同三司。崇寧初，有告其陰事者，詔開封府鞫實，御史中丞吳執中臨問，宗回惶懼，上還印綬，以太子少保致仕。言者不已，削官爵流郴州。行二日，聽家居省咎。逾年，盡還其故官。

陰私，下詔開封府審問核實，御史中丞吳執中親臨審問，宗回驚惶害怕，上交印綬，以太子少保退休。告他的人不斷，削去官爵流放郴州。兩天後，聽任他呆在家中反省過失。過了一年，全部復官。

宗回少驕恣，有小才，嘗權群牧都監，數以蕃息被賞。出知蔡州，擒劇賊，殲其黨類。歲饑，發廩興力役，饑者得濟，而官舍帑廩一新。欽聖后服除，起奉朝請，繼命止朝朔望。卒，年六十二，帝制服苑中，贈檢校少師，謚曰榮縱。

宗回年少時驕橫，有小才，曾權群牧都監，多次因牲畜繁殖增多而受賞。出知蔡州，抓住勢力强大的盜賊，消滅他的黨羽。一年鬧饑荒，宗回開糧倉并興起工役修建官舍，挨餓的人得到救濟，而官舍帑廩也焕然一新。爲欽聖后服喪期滿，起用爲奉朝請，接着又命令僅在每月初一、十五朝拜。去世，享年六十二歲，皇帝在宫中穿喪服，追贈檢校少師，謚號榮縱。

向宗良

宗良字景弼，歷任秀州刺史、利州觀察使、昭信軍留後，奉國、清海、鎮東、武寧、寧海軍節度使，永嘉郡王，開府儀同三司。欽聖后臨朝時，嘗爲陳瓘論其與蔡京相結。及預政事，亦能恪共自守。宣和中，卒，年六十六，贈少保。

宗良字景弼，歷任秀州刺史、利州觀察使、昭信軍留後，奉國、清海、鎮東、武寧、寧海軍節度使，永嘉郡王，開府儀同三司。欽聖后臨朝時，曾被陳瓘告發，説他與蔡京相勾結。參預政事後，也能恭謹自守。宣和年間，去世，享年六十六歲，追贈少保。

張敦禮

張敦禮，熙寧元年選尚英宗女祁國長公主，授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遷密州觀察使。元祐初，疏言："變法易令，始於王安石，成於蔡確。近者退確進司馬光，以臣觀之，所得多矣。"進武勝軍留後。

張敦禮，熙寧元年被選中娶英宗女祁國長公主，授左衛將軍、駙馬都尉，升任密州觀察使。元祐初年，上疏説："變法换令，始於王安石，成於蔡確。近來退蔡確而進用司馬光，以臣看來，好處很多。"升武勝軍留後。

章惇爲政，言："敦禮忘德犯分，醜正朋邪。密封章疏，詆毁先烈。引譽罪首，謂當褒崇，欲其黨儔盡見收用。"乃責授左千牛衛大將軍，勒止朝參。徽宗立，有司以敦禮在貴籍，奏審恩賜，帝與欽聖后皆以爲當與。惇等執前疏，欽聖曰："戚里何必預知朝廷事，當時罰亦太重矣。"復和州防禦使，進保信軍留後。

章惇執政，上奏："敦禮忘德越規，嫉害正直而依附邪惡。密封章疏，詆毁祖先功業。肯定罪魁禍首，認爲應該獎賞，想讓他的同黨全被收用。"於是降授左千牛衛大將軍，勒令停止入朝參拜。徽宗繼位，有關官吏因敦禮在貴戚之列，上奏給予恩賜，皇帝與欽聖后都認爲應該給與。章惇等堅持以前的上疏，欽聖説："外戚何必參預朝廷的事，當時懲罰也太重了。"恢復和州防禦使，升保信軍留後。

崇寧初，拜寧遠軍節度使。諫官

崇寧初年，授寧遠軍節度使。諫官王能甫

王能甫言："敦禮以匹夫之賤，一日而富貴具焉。神宗親愛隆厚，禮遇優渥，而敦禮詆毁盛德，罪大謫輕。今復與之節鉞，無乃傷陛下'紹述'之志乎!"乃奪節，仍爲集慶軍留後。大觀初，復節度寧遠軍，徙雄武。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說："敦禮匹夫微賤，一日之内富貴。神宗親愛賜官，禮遇優厚，而敦禮詆毁盛德，罪大貶輕。現在又授爲節度使，豈不是傷了陛下'紹述'之志嗎!"於是取消節度使，仍任集慶軍留後。大觀初年，恢復節度寧遠軍，改雄武。去世，追贈開府儀同三司。

任澤

任澤字天錫，仙遊夫人母弟也。英宗入繼大統，召至延和殿，授西頭供奉官，賜第一區，寵賚甚厚。神宗時，累遷皇城使，領昌州刺史。護仙遊柩遷袝于濮園，真拜嘉州刺史。卒，贈崇信軍節度使，謚曰恭僖，賜墓寺，寺額爲"旌孝"。澤起田里，際會恩寵，能自安繩檢。帝欲廣其居，固辭。當任子，弗請，其篤謹如此。

任澤字天錫，是仙遊夫人母親的弟弟。英宗繼承帝位，召他到延和殿，授西頭供奉官，賜一區宅第，恩寵賞賜豐厚。神宗時，多次升遷任皇城使，領昌州刺史。衛護仙遊靈柩遷到濮園袝祭，實授嘉州刺史。去世，追贈崇信軍節度使，謚號恭僖，賜墓寺，寺匾是"旌孝"。任澤出於鄉村，遇上皇帝恩寵，能安心約束自己。皇帝想擴大他的住所，堅決推辭。應該以恩蔭授子官，不申請，他就是這樣誠篤。



宋史卷四百六十五

列傳第二百二十四

外戚(下)

孟忠厚　韋淵　錢忱　邢煥　潘永思
吴益（弟）蓋　李道　鄭興裔　楊次山

孟忠厚

孟忠厚字仁仲，隆祐太后兄、追封咸寧郡王彦弼子也。后退居瑶華宫，哲宗恩眷不衰，故忠厚得以仕進。宣和中，官至將作少監。靖康元年，知海州，召權衛尉卿。金人圍城，后宫火，出居忠厚家，由是免北遷。金兵退，張邦昌迎后聽政，后遣忠厚持書遺康王。王即位，將迎后，授忠厚徽猷閣待制，提舉一行事務，尋兼幹辦奉迎太廟神主事。

孟忠厚字仁仲，是隆祐太后之兄、追封咸寧郡王彦弼的兒子。太后退居瑶華宫，哲宗對她恩眷不衰，所以忠厚能够做官進升。宣和年間，官至將作少監。靖康元年，知海州，召入權衛尉卿。金兵圍城，太后宫失火，出宫住在忠厚家，因此没有被押北去入金。金兵退走，張邦昌迎太后聽政，太后派忠厚拿着書信去交給康王。康王繼位，將要迎接太后，授忠厚徽猷閣待制，提舉一行事務，不久兼任幹辦奉迎太廟神主事。

帝幸揚州，除顯謨閣直學士，臺諫交章論列，帝以太后故，難之。后聞，即命易武秩，遂授常德軍承宣使，幹辦皇城司。未幾，奉太后幸杭州。苗傅亂平，趙鼎謂張浚曰："太后復辟，其功甚大，當推恩外家。"浚乃奏忠厚寧遠軍節度使。尋奉太后幸南昌，歸至越，以母憂解職。

皇帝到揚州，授忠厚顯謨閣直學士，臺諫輪流上章評論此事，皇帝因太后的緣故，拒絶給以答覆。太后知道了，立即命令改换武官官職，於是授常德軍承宣使，幹辦皇城司。不久，奉陪太后到杭州。苗傅之亂平定後，趙鼎對張浚説："太后對恢復帝位，功勞很大，應當推恩太后母家。"張浚就上奏任命忠厚爲寧遠軍節度使。不久陪太后到南昌，回來到了越，因母親去世而解職。

頃之，后崩，以祔廟恩，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及后大祥，封信安郡王，充禮儀使，奉太后神御幸温州。紹興九年，判鎮江府，改判明州兼安撫使，改判婺州。既而

不久，太后去世，因祔廟之恩，服喪未滿授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舉行太后去世兩周年祭禮後，封信安郡王，充任禮儀使，奉太后遺像到温州。紹興九年，判鎮江府，改判明州兼安撫使，改判婺州。不久皇帝因太后暫時葬在會

帝以太后攢會稽，乃命忠厚判紹興府兼修奉攢宫事，加少保。三梓宫歸，充迎護使。及營佑陵，秦檜當爲總護使，憚往，乃除忠厚樞密使以代其行。檜與忠厚僚婿也，然心實忌之。山陵事畢，忠厚欲歸樞密府，檜諷言路引故事論列，遂判福州。

時海寇猖獗，帝憂忠厚不能弭其患，改判建康府，又改判紹興府。會郊赦加恩，謝表有"本無時才，出爲世用"語。中丞詹大方希檜意，論忠厚表辭輕侮，謂今日不足與有爲，遂罷爲醴泉觀使。檜死，召還行在，授保寧軍節度使，判平江府，再改判紹興府，過闕入見，復詔充萬壽觀使，提舉秘書省。二十七年，卒，贈太保。

忠厚奉昭聖太后訓，避遠權勢，不敢以私干朝廷。明受之變，太后垂簾，忠厚乞裁節本家恩澤，如有夤緣，令三省執奏。御史劾秦檜當國，親姻扳援以進，忠厚獨與之忤。自越入見，語所善王銍曰："忠厚與檜雖有親好，每懷疑心，今欲求一不傷時忌對札。"銍教之，但言乞免提舉學事而已，然亦見廢。帝以太后擁佑功，故眷忠厚特優。后在瑶華三十年，恩澤未嘗陳請，詔賜忠厚田三十頃以賞之。既奉内祠，金使至，特命押班，且令月過局，如宰執例。及卒，三子皆除直秘閣，親屬六人各進以一官。

韋淵

韋淵，顯仁太后季弟也。靖康末，官至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勾當軍頭引見司。金人退，張邦昌遣淵持書遺康王于濟南。王即位，遷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知東上閤門事，言："横行五司尚未遵元豐舊制，乞

稽，命令忠厚判紹興府兼修奉攢宫事，加少保。三遺體運回國，充任迎護使。營建佑陵時，秦檜應該任總護使，害怕前往，就授忠厚樞密使以代替秦檜前行。秦檜與忠厚是連襟，然而秦檜却嫉妒忠厚。山陵事畢，忠厚想回樞密府，秦檜暗中指使言官引舊事奏劾忠厚，於是忠厚判福州。

那時海寇猖獗，皇帝擔心忠厚不能制止禍患，改判建康府，又改判紹興府。郊赦加恩，謝表有這樣的話"本無時才，出爲世用"。中丞詹大方迎合秦檜的心意，告發忠厚謝表中的話有輕侮皇帝之意，説現在不足以使他有所作爲，於是降爲醴泉觀使。秦檜死後，召回皇帝所在地，授保寧軍節度使，判平江府，再改判紹興府，過皇宫入見，下詔讓他充任萬壽觀使，提舉秘書省。二十七年，去世，贈太保。

忠厚聽從昭聖太后的遺訓，遠避權勢，不敢以私事干預朝政。明受之變，太后垂簾聽政，忠厚請求裁減本家恩澤，如果有憑藉關係鑽營的，令三省持章上奏。御史彈劾秦檜掌管國政，姻親援引以進升，惟獨忠厚與他不和。從越回來入見皇上，對好友王銍説："忠厚與秦檜雖有親戚之好，但常懷有疑心，現在想有一篇不傷時忌的札子。"王銍教他，僅説要求免去提舉學事而已，然而還是被廢。皇帝因太后有擁立皇帝之功，所以待忠厚特别優厚。太后在瑶華三十年，不曾申請恩澤，皇上下詔賜忠厚三十頃田來獎賞他。任宫觀使後，金使到了，特命他任押班，并且讓他每月入局，像宰相那樣。去世時，三子都授直秘閣，親屬六人各升一官。

韋淵，是顯仁太后最小的弟弟。靖康末年，官至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勾當軍頭引見司。金退兵，張邦昌派韋淵拿着書信到濟南交給康王。康王繼位，升任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知東上閤門事，進諫説："横行五司還没遵照元豐舊制，請求合并引進司歸客省，東西上閤門合二

并引進司歸客省，東西上閤門合而爲一，以省冗費。”從之。遂命同管客省、四方館、閤門事。

爲一，以減少繁冗的花費。”聽從了他的建議。於是命他同管客省、四方館、閤門事。

淵性暴橫，不循法度，帝慮其有過，難於行法，遂遷福建路副總管。淵引疾丐祠，許之。淵乃言，自宣和及今，十二年未嘗磨勘，乞遷秩。吏部言，在法，横行無以年勞磨勘者，帝遂不許。久之，落階官，除德慶軍節度使。召赴行在，除開府儀同三司。會建康軍帥邊順疾篤，留守吕頤浩奏以淵代，帝不欲以戚里管軍，不許。淵陳乞恩數，帝詢太后家故例，賜田五十頃，房緡錢日二十千。帝久不予淵官，聞太后將入境，乃封平樂郡王，令逆于境上。既從后歸，即令致仕。又詔奉朝請，遷少師。淵在内不得逞，乞致仕，任便居住。從之。

韋淵性情暴虐，不遵循法度，皇帝擔心他有過錯，難以依法辦事，於是改任福建路副總管。韋淵稱病請求爲祠禄官，得到允許。韋淵却上奏，從宣和到現在，十二年不曾對官吏進行審核，請求升遷官職。吏部上奏，從法度上講，武官没有以任職的年限審核升遷的，皇帝於是不允許。過了很長時間，免去階官，授德慶軍節度使。召赴皇帝所在地，授開府儀同三司。適逢建康軍統帥邊順病重，留守吕頤浩上奏讓韋淵代替他，皇帝不想用親屬理軍，不允許。韋淵請皇上給恩賜，皇帝詢問太后家舊例，賜田五十頃，房緡錢每天二十貫。皇帝長時間不給韋淵授官，知道太后將入境，就封他平樂郡王，令他在邊境迎接太后。隨太后歸來後，就讓他退休。又下詔爲奉朝請，升少師。韋淵在朝内不能得逞，要求退休，由他隨便居住。同意了他的請求。

未幾，帝恐其肆横於外，復詔落致仕，還居賜第。太后朝景靈宫，淵見后，出言詆毀，詔侍御史余堯弼即其家鞫治，淵具伏誣罔，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袁州安置。數年復故職，累遷太保、太傅。卒，贈太師。子三人：訊、謙、讜。

不久，皇帝怕他在外面肆意横行，又下詔重新起用他，遷居并賜予宅第。太后朝拜景靈宫，韋淵見太后，出言詆毀，皇帝詔令侍御史余堯弼到他家中審問，韋淵全部招認誣謗之罪，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袁州安置。數年後恢復舊職，多次升遷至太保、太傅。去世，追贈太師。子三人：韋訊、韋謙、韋讜。

訊，紹興中，官至達州刺史，坐過，用太后旨降武德郎，與嶺外監當。謙好學能詩，官至建康軍節度使。

韋訊，紹興年間，官至達州刺史，因過失犯罪，用太后旨降爲武德郎，與嶺外監當。韋謙好學能詩，官至建康軍節度使。

韋璞

謙子璞，淳熙末，仕至太府少卿。高宗崩，擢司農少卿，爲金國告哀使。金主錫宴，其館使欲用樂，璞不可，自朝至夜漏下三十刻，金人不能奪。及入見，其閤門令璞吉服入，璞又不可。日將中，乃以凶服見。紹熙初，除焕章閣，論者以爲非祖宗舊制，遂换授明州觀察使，十年不遷。

韋謙子璞，淳熙末年，官至太府少卿。高宗去世，擢升司農少卿，任金國告哀使。金主賜宴，館使想奏樂，韋璞不同意，從早晨到夜晚漏下三十刻，金人不能强迫他。等入見金主時，金閤門使命令韋璞穿吉服進去，韋璞又不同意。近中午時，纔穿着凶服進見。紹熙初年，授焕章閣，論者認爲這不是祖宗舊制，於是换授明州觀察使，十年没有升遷。寧宗贊許他的淡泊退讓，

寧宗嘉其恬退，授清遠軍節度使，致仕。卒，贈太尉。

授清遠軍節度使，退休。去世，追贈太尉。

錢忱

錢忱字伯誠，吳越王俶五世孫。父景臻，尚仁宗第十女秦魯國大長公主，生忱，神宗命賜名，除莊宅副使、騎都尉。

錢忱字伯誠，吳越王錢俶的五世孫。父名景臻，娶仁宗第十女秦魯國大長公主，生錢忱，神宗命賜名，授莊宅副使、騎都尉。

帝嘗諭景臻曰："主賢，宜有子，爲擇嘉配。"娶唐介孫女，又晁迥外孫。忱從二家游，伯父緦在翰苑，因得識一時名卿。

皇帝曾對景臻說："公主賢淑，應當有子，爲他選擇好的配偶。"娶唐介孫女，又娶晁迥外孫女。錢忱隨兩家交游，伯父錢緦在翰苑，因而得以結識一時名士。

哲宗愛之，常使侍左右。徽宗覃八寶恩，爲邕州觀察使，遷武寧軍觀察留後。喜其靖共，除瀘州節度使。欽宗加檢校少保，尋納節。高宗立，復拜檢校少保、瀘川節度使、中太一宮使，御書"忠孝之家"四字賜之，進開府儀同三司。紹興十五年，以秦魯主終喪，除少保，封榮國公。三十年，遷少師，仍舊節，致仕，給真奉。明年卒，年八十餘，贈太師。子端禮，自有傳。

哲宗喜愛他，常讓他在左右侍奉。徽宗行八寶恩，任命他爲邕州觀察使，升武寧軍觀察留後。喜歡他恭謹，授瀘州節度使。欽宗加檢校少保，不久納還符節。高宗繼位，又授檢校少保、瀘川節度使、中太一宮使，皇上書寫"忠孝之家"四字賜給他，升開府儀同三司。紹興十五年，因秦魯公主喪期終止，授少保，封榮國公。三十年，升少師，因襲舊節，退休，給實俸。第二年去世，享年八十多歲，追贈太師。兒子端禮，本書有傳。

邢煥

邢煥字文仲，開封人。以父任調孟州氾水縣主簿，監在京藥局、平準務、茶場，以勞改宣德郎、莫州司錄。移知開封府陽武縣，都大提舉開德、大名府堤埽。歷開封府士、工、儀曹。

邢煥字文仲，開封人。因父親有功而被調任孟州氾水縣主簿，監在京藥局、平準務、茶場，因勞績改任宣德郎、莫州司錄。移知開封府陽武縣，都大提舉開德、大名府堤埽。歷任開封府士、工、儀曹。

詔納其女爲康王妃。靖康初，主管亳州明道宮。王即位，升右文殿修撰，進徽猷閣待制。諫議大夫衛膚敏言，后父不當班從臣，遂改光州觀察使，除樞密都承旨。煥屢奏馬伸言事切當，宗澤忠勞可倚，黃潛善、汪伯彥誤國，其言多所裨益。

皇上下詔娶他的女兒爲康王妃。靖康初年，主管亳州明道宮。康王即位，升右文殿修撰，升徽猷閣待制。諫議大夫衛膚敏進言，皇后之父不應該班列從臣，於是改任光州觀察使，授樞密都承旨。邢煥多次上奏說馬伸論事恰當，宗澤忠勞可以依靠，黃潛善、汪伯彥誤國，他的話大多對國家有所裨益。

遷保靜軍承宣使。苗、劉之變，煥自度不能爭，乃病免。兼提舉萬壽觀，求去不已，改江州太平觀，遂

升任保靜軍承宣使。苗、劉之變，邢煥考慮自己不能與之抗爭，就稱病免職。兼提舉萬壽觀，不斷請求離京，改江州太平觀，於是遷居

徙居忠州。

紹興二年，入對，首陳川、陜形勢利害，請幸荆南，分兵以圖恢復，凡數百言，帝甚嘉之。復以爲都承旨，引疾不拜。擢慶遠軍節度使，提舉洞霄宫。

焕涉學有文，節儉自持，未嘗恃恩私請，識者取焉。是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恭簡，加贈少師，追封嘉國公。

忠州。

紹興二年，入京答對，首先説明川、陜形勢利害，請皇上到荆南，分兵以圖恢復國土，共數百言，皇帝非常贊同。又任命他爲都承旨，稱病不受。擢升慶遠軍節度使，提舉洞霄宫。

邢焕好學有文才，節儉自持，未曾依恃外戚之勢爲私事提出要求，有識之士認爲可取。當年，去世，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號恭簡，加贈少師，追封嘉國公。

潘永思

潘永思，賢妃叔父也。妃初進封，詔以梁師成第賜永思。建炎初，爲閤門宣贊舍人、帶御器械。

元祐太后在虔，帝遣永思迎歸，權三省、樞密事。盧益頗與之交結，爲諫官吴表臣所論，范宗尹請出永思，帝曰："未可，姑罷禄以困之，庶知悔過。"遂奪職。既而辛企宗言永思嘗捕魔賊有功，復爲帶御器械。

未幾，大理推治僞告，事連永思，帝曰："永思雖戚里，既有過，安可廢法!"乃罷職就逮。獄成，追一官。尋復爲閤門宣贊舍人，遷同知閤門事。永思乞增給飧錢，户部言其不應格法，乃止。紹興八年，自右武郎擢右武大夫，知閤門事，尋卒。

潘永思，是潘賢妃的叔父。賢妃初次進封，下詔把梁師成宅第賜給永思。建炎初年，任閤門宣贊舍人、帶御器械。

元祐太后在虔，皇帝派永思迎接太后回來，權三省、樞密事。盧益與他頗有交情，被諫官吴表臣彈劾，范宗尹要求永思離朝，皇帝説："不行，姑且取消俸禄來爲難他，也許他知道悔過。"於是被免職。不久辛企宗上奏永思曾捕魔賊有功，復任帶御器械。

不久，大理寺追究處理誣告之事，永思受到牽連，皇帝説："永思雖然是外戚，既有過失，怎能廢法!"被免職逮捕。罪名成立，削去一官。不久復官任閤門宣贊舍人，升同知閤門事。永思要求增給飧錢，户部認爲他不應超越法度，作罷。紹興八年，從右武郎擢升右武大夫，知閤門事，不久去世。

吴益　吴蓋

吴益字叔謙，蓋字叔平，俱憲聖皇后弟也。益，建炎末，以恩補官，累遷幹辦御輦院、帶御器械。蓋，紹興五年，以恩補官，累遷宣贊舍人。帝與后皆喜翰墨，故益、蓋兄弟師法，亦有書名。后受册推恩，益加成州團練使，蓋加文州刺史。帝爲置皇后宅大小學教授，以王鎡爲之。鎡明經，善訓導，益、蓋折節事之。

益娶秦檜長孫女，又與王繼先交相薦引，故三家姻族皆躐美官。益歷

吴益字叔謙，吴蓋字叔平，都是憲聖皇后的弟弟。吴益，建炎末年，以恩澤補官，多次升遷至幹辦御輦院、帶御器械。吴蓋，紹興五年，以恩澤補官，多次升遷至宣贊舍人。皇帝與皇后都喜愛翰墨，所以吴益、吴蓋兄弟效法他們，書法也有名氣。吴后受封而推恩親屬，吴益加成州團練使，吴蓋加文州刺史。皇帝爲皇后宅設大小學教授，由王鎡擔任，王鎡通曉經學，善於教導，吴益、吴蓋屈己侍奉他。

吴益娶了秦檜的長孫女，又與王繼先相互引薦，所以三家姻族都越級進升高官。吴益歷官至

官至保康軍節度使，加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初既建節，以檜故，授文資，直秘閣。檜進徽宗御製，辭免加恩，帝乃特命賜益三品服，累加秘閣修撰，直徽猷閣。以檜提舉編修寬恤詔令，又加益直寶文閣。檜死，其子熺復請於帝，又升敷文閣待制。中丞湯鵬舉言，益以庸瑣之才，恃親昵之勢，乞褫職名，以示至公。帝謂：“鵬舉所論甚切當，然朕於奠檜日，諭檜妻子，許以保全其家，今若遽出其婿則傷恩，臣僚無得更有論列。”自是不復遷。顯仁太后葬，爲攢宫總護使，始進少保。孝宗嗣位，進少傅，又進太師，封太寧郡王。乾道七年，卒，年四十八，謚莊簡，追封衛王。

蓋官至寧武軍節度使，亦累升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少保，封新興郡王。乾道二年，卒，年四十二。贈太傅，追封鄭王。

吴琚

益子琚，習吏事，乾道九年，特授添差臨安府通判，其後歷尚書郎、部使者，換資至鎮安軍節度使，復以才選，除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寧宗初，乃得祠，奉朝請。尋知鄂州，再知慶元府，位至少師，判建康府兼留守，卒。方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大臣請太后垂簾，册立寧宗。琚言於后曰：“垂簾可暫不可久。”后遂以翌日徹簾。琚嘗使金，金人嘉其信義。琚死後，宋遣使至金議和，屢不合，金人言南使中惟吴琚言爲可信。

琚弟璹，仕至保静軍節度使。蓋子環，亦至昭化軍節度使。

李道

李道字行之，相州人。其中女爲光宗后。初，道與兄旺聚衆歸宗澤，

保康軍節度使，加太尉、開府儀同三司。當初已授符節，因秦檜的緣故，授文官，直秘閣。秦檜進徽宗御製，表示免去加恩，皇帝特賜吴益三品朝服，多次升官爲秘閣修撰，直徽猷閣。因秦檜提舉編修寬恤詔令，又加吴益直寶文閣。秦檜死後，他兒子秦熺又向皇帝請命，又升吴益爲敷文閣待制。中丞湯鵬舉進諫説，吴益以平庸之才，依仗親戚的勢力，請求革去他的職名，以示公正。皇帝説：“鵬舉所論恰當，可是朕在祭奠秦檜那天，告訴秦檜妻子，答應保全他們全家，今天如果很快讓他的女婿出朝就會傷了皇恩，臣僚不得再有論説。”從此不再升遷。顯仁太后安葬，吴益任攢宫總護使，纔進升少保。孝宗繼承帝位，升少傅，又升太師，封太寧郡王。乾道七年，去世，年四十八歲，謚號莊簡，追封衛王。

吴蓋官至寧武軍節度使，多次升官任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少保，封新興郡王。乾道二年，去世，年四十二歲。贈太傅，追封鄭王。

吴益子名琚，能理政，乾道九年，特授添差臨安府通判，以後歷任尚書郎、部使者，改爲武官直至鎮安軍節度使，又以文才入選，任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寧宗初年，授任祠禄官，奉朝請。不久知鄂州，再知慶元府，位至少師，判建康府兼留守，去世。孝宗去世時，光宗因病不能主持喪事，大臣請太后垂簾聽政，册立寧宗。吴琚對太后説：“垂簾應短暫而不可長久。”太后於是在第二天撤簾。吴琚曾出使金，金人對他的信義表示贊許。吴琚死後，宋派使者到金議和，多次意見不合，金人説宋使中祇有吴琚的話是可信的。

吴琚弟弟叫吴璹，官至保静軍節度使。吴蓋子名吴環，也官至昭化軍節度使。

李道字行之，相州人。中間的女兒是光宗皇后。當初，李道與兄長李旺聚衆歸附宗澤，宗澤

澤因事斬旺，命道掌其軍。澤薨，道引軍依襄陽鎮撫使桑仲，仲以爲副都統制兼知隨州，奏于朝，授武義郎、閤門宣贊舍人。仲爲霍明所殺，道與統制李横率兵縞素圍明于郢，明亡去。

因事殺了李旺，命令李道掌管他的軍隊。宗澤去世，李道領軍依附襄陽鎮撫使桑仲，桑仲任命他爲副都統制兼知隨州，上奏朝廷，授武義郎、閤門宣贊舍人。桑仲被霍明殺死，李道與統制李横領兵身穿喪衣在郢包圍霍明，霍明逃跑。

劉豫遣人持書招道，道不從，執其使以聞，詔嘉奬之。豫怒，遣將穆楷攻道，道拒破之。除鄧、隨州鎮撫使兼知鄧州。時李横已命别將守鄧，道憚横，不敢受，遂命仍知隨州。樞密院以道能察軍情，不受鎮撫之命，理宜褒賞。詔領榮州團練使，進武義大夫。

劉豫派人送書信招降李道，李道不答應，抓住他的使者告知皇上，下詔嘉奬他。劉豫憤怒，派將領穆楷攻打李道，李道抵抗并打敗了他。授鄧州、隨州鎮撫使兼知鄧州。當時李横已命令别的將領守鄧州，李道怕李横，不敢接受任命，於是命他仍知隨州。樞密院認爲李道能體察軍情，不受鎮撫之命，理應奬賞。皇上下詔命他領榮州團練使，升武義大夫。

胡安中守唐州，勢孤不能自立，遂附豫。道招之，安中復來歸。會李成入寇，鎮撫使李横棄襄陽去，道亦棄隨南歸，至江州。詔道屬岳飛爲選鋒軍統制，入唐州，擒僞將，除唐鄧郢州、襄陽都統制。從飛收復襄陽等郡，授行營護軍。累至復州防禦使、果州觀察使。戍鄂州，加中侍大夫、武勝軍承宣使，又升御前諸軍統制。

胡安中守唐州，勢孤力單不能自立，於是歸附劉豫。李道招降他，胡安中又來歸附。正逢李成入侵，鎮撫使李横棄襄陽離去，李道也放棄隨州南歸，到了江州。皇上下詔李道歸屬岳飛爲選鋒軍統制，入唐州，擒獲僞將，授唐鄧郢州、襄陽都統制。跟從岳飛收復襄陽等州，授行營護軍。官至復州防禦使、果州觀察使。戍守鄂州，加中侍大夫、武勝軍承宣使，又升御前諸軍統制。

武興蠻楊再興連歲寇掠，道破其衆，擒再興及其二子，遷保寧軍承宣使。群盜朱持等聚桂陽，詔道移軍衡州經理，道遣高仲等擊平之。落階官，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遷鎮南軍承宣使。

武興蠻楊再興連年搶掠，李道打敗他們，抓住再興及其二子，升任保寧軍承宣使。群盜朱持等聚衆桂陽，皇上詔令李道移軍衡州處理，李道派高仲等人攻打他們平定了叛亂。落階官，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升任鎮南軍承宣使。

金將渝盟，命道以所部戍荆南府。帥臣劉錡奏改爲御前前軍、右軍，就命道統之。錡召奏事，道代爲御前諸軍都統制。金將劉士蕁屯光化境，道掩擊，焚其舟，蕁遂遁去。尋因大將言道與鄂帥不協，罷。逾年，起授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知荆南府。

金將背叛盟約，命令李道帶領所部戍守荆南府。帥臣劉錡上奏改爲御前前軍、右軍，受命讓李道統領。劉錡被召入奏事，李道代任御前諸軍都統制。金將劉士蕁屯兵光化境内，李道偷襲他們，燒了敵船，劉士蕁於是逃走。不久因大將上奏李道與鄂帥不和，免職。過了一年，起用授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知荆南府。

隆興初，湖北諸司劾其過，帝

隆興初年，湖北諸司彈劾他的過失，皇帝

曰："道恃戚里妄作，可罷。"久之，再爲湖北副總管。及卒，乃拜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尉，謚忠毅。后既貴，進封楚王。孫孝友、孝純，皆至節度使。

說："李道仗着是皇親而胡作非爲，可以罷免。"過了很長時間，又任湖北副總管。去世時，纔授慶遠軍節度使，追贈太尉，謚號忠毅。李后顯貴後，追封楚王。孫孝友、孝純，官都至節度使。

鄭興裔

鄭興裔字光錫，初名興宗，顯肅皇后外家三世孫也。曾祖紳，封樂平郡王。祖翼之，陸海軍節度使。父藩，和州防禦使。興裔早孤，叔父藻以子字之，分以餘貲，興裔不受，請立義莊贍宗族。及藻没，遂解官致追報之義。初以后恩授成忠郎，充幹辦祗候庫。聖獻后葬，充攢宫内外巡檢，累至江東路鈐轄。

鄭興裔字光錫，初名興宗，是顯肅皇后母家的三世孫。曾祖鄭紳，封樂平郡王。祖父名翼之，是陸海軍節度使。父親名藩，是和州防禦使。興裔早孤，叔父鄭藻把他當作兒子撫養，把多餘的財物分給他，興裔不要，請求建義莊以贍養宗族内的貧户。鄭藻去世，於是解官表達追念報答之義。初以皇后的恩惠授成忠郎，任幹辦祗候庫。聖獻后安葬，任攢宫内外巡檢，官至江東路鈐轄。

乾道初，建康留司請治行宫備巡幸，興裔奏勞人費財，乞罷其役，且言都統及馬軍帥皆非其人。徙福建路兵馬鈐轄，過闕入見，詢以守令臧否，興裔條析以對。帝曰："卿識時務，習吏事，行當用卿。"會復置武臣提刑，就命爲之，加遥領高州刺史。郡縣積玩，檢驗法廢，興裔創爲格目，分畀屬縣，吏不得行其奸，因著爲令。

乾道初年，建康留司請建行宫以備巡幸，興裔上奏説勞民傷財，請求停止這項勞役，并且説都統及馬軍帥都不勝任。轉任福建路兵馬鈐轄，經過宫闕入見皇上，皇上問他守令好壞，興裔分條列析答對。皇帝説："你識時務，精通政事，應當用你。"適逢重新設武官提刑，受命擔任此職，加遥領高州刺史。州縣政事荒廢，檢察法規廢止，興裔制訂規則，分别下達所屬州縣，官吏不再能行奸詐，於是成爲法令。

建、劍、汀、邵鹽策屢更，漕臣請易綱運爲鈔法，興裔極言其不可。海寇倏去忽來，調兵常無及，興裔請置澳長，寇至徑率民兵禦之。又言禁兵事藝不精，多充私役，乞行禁止；尉以捕盗改秩，多僞，當加審實。帝善其數論事，詔加成州團練使。

建、劍、汀、邵各州鹽策多次更换，漕臣請求改綱運爲鈔法，興裔極力進諫認爲不行。海寇來去不定，調兵經常來不及，興裔請求設澳長，寇到時直接率領民兵抵禦。又説禁兵武藝不精，多爲私人辦事，請求加以禁止；尉因捕盗而改升官級，多是假的，應當加以審查核實。皇帝對他的多次論事很滿意，下詔加成州團練使。

時傳聞金欲敗盟，召興裔爲賀生辰副使以覘之，使還，言無他，卒如所料。累差浙東、浙西、江東提刑，請祠以歸。尋詔知閤門事兼幹辦皇城司，又兼樞密副都承旨。軍婦楊殺鄰舍兒，取其臂釧而棄其尸，獄成，刑部以無證左，出之。命興裔覆治得

當時傳聞金要敗毁盟約，召入興裔任賀生辰副使以偵察敵情，出使回來，説金無此意圖，終如所料。多次派他任浙東、浙西、江東提刑，請求任祠禄官以便回京。不久詔令他知閤門事兼幹辦皇城司，又兼任樞密副都承旨。軍婦楊氏殺鄰舍兒，取下臂釧而丢棄了尸體，罪名成立，刑部因没有旁證，放了她。命興裔重新審理得到實

實，帝喜，賜居第。丁母憂去官，服闋，復故職，除均州防禦使。

再使金，還，遷潭州觀察使。復請祠，起知廬州，移知揚州。揚與廬爲鄰。初，興裔在廬嘗却鄰道互送禮，至是按郡籍，見前所却者有出無歸，遂奏嚴其禁。揚有重屯，糧乏，例糴他境，興裔搜括滲漏以補之，食遂足。民舊皆茅舍，易焚，興裔貸之錢，命易以瓦，自是火患乃息。又奏免其償，民甚德之。修學宫，立義冢，定部轄民兵升差法，郡以大治。楚州議改築城，有謂韓世忠遺基不可易者，命興裔往視，既至，闢地丈餘增築之。帝聞奏，喜曰："興裔不吾欺也。"

紹熙元年，遷保靜軍承宣使，召領内祠，充明堂大禮都大主管大内公事。寧宗即位，除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告老，授武泰軍節度使。卒，年七十四，贈太尉，謚忠肅。

興裔歷事四朝，以材名結主知，中興外族之賢，未有其比。子三人：挺以横行團練使歷淮、襄兩道帥，損登進士甲科，與抗皆有位于朝。

楊次山

楊次山字仲甫，恭聖仁烈皇后兄也，其先開封人。曾祖全，以材武奮，靖康末，捍京城死事。祖漸，以遺澤補官，仕東南，家于越之上虞。

次山儀狀魁偉，少好學能文，補右學生。后受職宫中，次山遂沾恩得官，積階至武德郎。后爲貴妃，累遷帶御器械、知閤門事。丐祠，除吉州刺史，提舉佑神觀。后受册，除福州觀察使，尋拜岳陽軍節度使。后謁家廟，加太尉。韓侂胄誅，加開府儀同三司。尋進少保，封永陽郡王。南郊恩加少傅，充萬壽觀使。致仕，加太

證，皇帝很高興，賜給他宅第。服母喪離任，服喪期滿，恢復舊職，授均州防禦使。

再次出使金，回來，升任潭州觀察使。又請求任祠禄官，起知廬州，移知揚州。揚州與廬州相鄰。當初，興裔在廬州曾制止鄰州相互送禮，這時查察州户籍，見以前走的有出無回，於是上奏嚴加禁止。揚州有很多屯兵，缺糧，按慣例從他境買糧，興裔搜集偷漏之糧補充，糧食於是够吃。百姓以前住的都是茅屋，容易着火，興裔貸給他們錢，命令改成瓦房，從此免災。又上奏免於他們償還，百姓非常感激他。修學校，立義冢，確定部轄民兵升差法，州因此得到充分治理。楚州商議改築城，有人認爲韓世忠遺址不能改，命令興裔去視察，到了以後，掘地丈餘重新修築。皇帝看了奏章，高興地說："興裔不欺騙我。"

紹熙元年，升任保靜軍承宣使，召入主管宫内祭祀，充任明堂大禮都大主管大内公事。寧宗即位，授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請求退休，授武泰軍節度使。去世，終年七十四歲，追贈太尉，謚號忠肅。

興裔歷事四朝，以能力得到皇上的賞識，南宋外族中賢德者，没有人可以與他相比。子三人：鄭挺以横行團練使歷任淮、襄兩道帥，鄭損考中進士甲科，與鄭抗都在朝中有官位。

楊次山字仲甫，是恭聖仁烈皇后的哥哥，祖先是開封人。曾祖楊全，憑勇武奮發有爲，靖康末年，捍衛京城而死。祖父楊漸，因曾祖的恩澤補官，在東南做官，在越州上虞安家。

次山容貌魁偉，少年時好學能文，補右學生。楊后在宫中受職，次山於是以恩得官，多次升官至武德郎。楊后爲貴妃，次山經多次升遷至帶御器械、知閤門事。請求爲祠禄官，授吉州刺史，提舉佑神觀。楊后受册封，授次山福州觀察使，不久任岳陽軍節度使。楊后拜祭家廟，加太尉。韓侂胄被殺，加開府儀同三司。不久升少保，封永陽郡王。因南郊恩加少傅，充任萬壽觀使。退休，加太保，授安德軍、昭慶軍節度使，

保，授安德軍、昭慶軍節度使，改封會稽郡王。

次山能避權勢，不預國事，時論賢之。嘉定十二年，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追封冀王。子二人。

谷至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永寧郡王。

楊石

石字介之，乾道間入武學，以恭聖仁烈后貴，賜第。慶元中，補承信郎，差充閤門看班祗候，尋帶御器械。嘉泰四年，充賀正旦接伴使。時金使頗驕倨，自矜其善射，石從容起，挽弦三發三中的，金使氣沮。嘉定改元，除揚州觀察使、知閤門事，進保寧承宣使。久之，授保寧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奉朝請，進封信安郡侯。十五年，以檢校少保進封開國公。

寧宗崩，宰相史彌遠謀廢皇子竑而立成國公昀，命石與谷白后，后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石凡一夜七往反以告，后終不聽。谷等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從，禍變必生，則楊氏且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等召昀入，遂矯詔廢竑爲濟王，立昀，是爲理宗。授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

時寶慶垂簾，人多言本朝世有母后之聖。石獨曰："事豈容概言？昔仁宗、英宗、哲宗嗣位，或尚在幼沖，或素由撫育，軍國重事有所未諳，則母后臨朝，宜也。今主上熟知民事，天下悅服，雖聖孝天通，然不早復政，得無基小人離間之嫌乎？"乃密疏章獻、慈聖、宣仁所以臨朝之由，遠及漢、唐母后臨朝稱制得失上之，后覽奏，即命擇日徹簾。進石少

改封會稽郡王。

次山能避開權勢，不參預國事，當時輿論認爲他賢良。嘉定十二年，去世，終年八十一歲，追贈太師，追封冀王。子二人。

楊谷官至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永寧郡王。

楊石字介之，乾道年間入武學，因恭聖仁烈后而顯貴，賜宅第。慶元年間，補承信郎，差充閤門看班祇候，不久爲帶御器械。嘉泰四年，充任賀正旦接伴使。當時金使非常傲慢，自誇其善射，楊石從容起身，挽弓三發三中，金使氣焰被挫敗。嘉定改年號，授揚州觀察使、知閤門事，升保寧軍承宣使。過了很長時間，授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奉朝請，進封信安郡侯。十五年，以檢校少保進封開國公。

寧宗去世，宰相史彌遠謀劃廢皇子趙竑而立成國公趙昀，命令楊石與楊谷稟告楊后，楊后不同意，說："皇子，是先帝立的，怎敢擅自改變。"楊谷、楊石一夜中共往返七次稟告楊后，楊后始終不聽。楊谷等哭着下拜說："內外軍民都已歸心，假使不聽從，禍變肯定要發生，楊氏就沒有活着的人了！"楊后沉默良久，說："那人在哪兒？"彌遠等召趙昀進來，於是假傳詔令廢趙竑爲濟王，立趙昀，這就是理宗。授開府儀同三司，充任萬壽觀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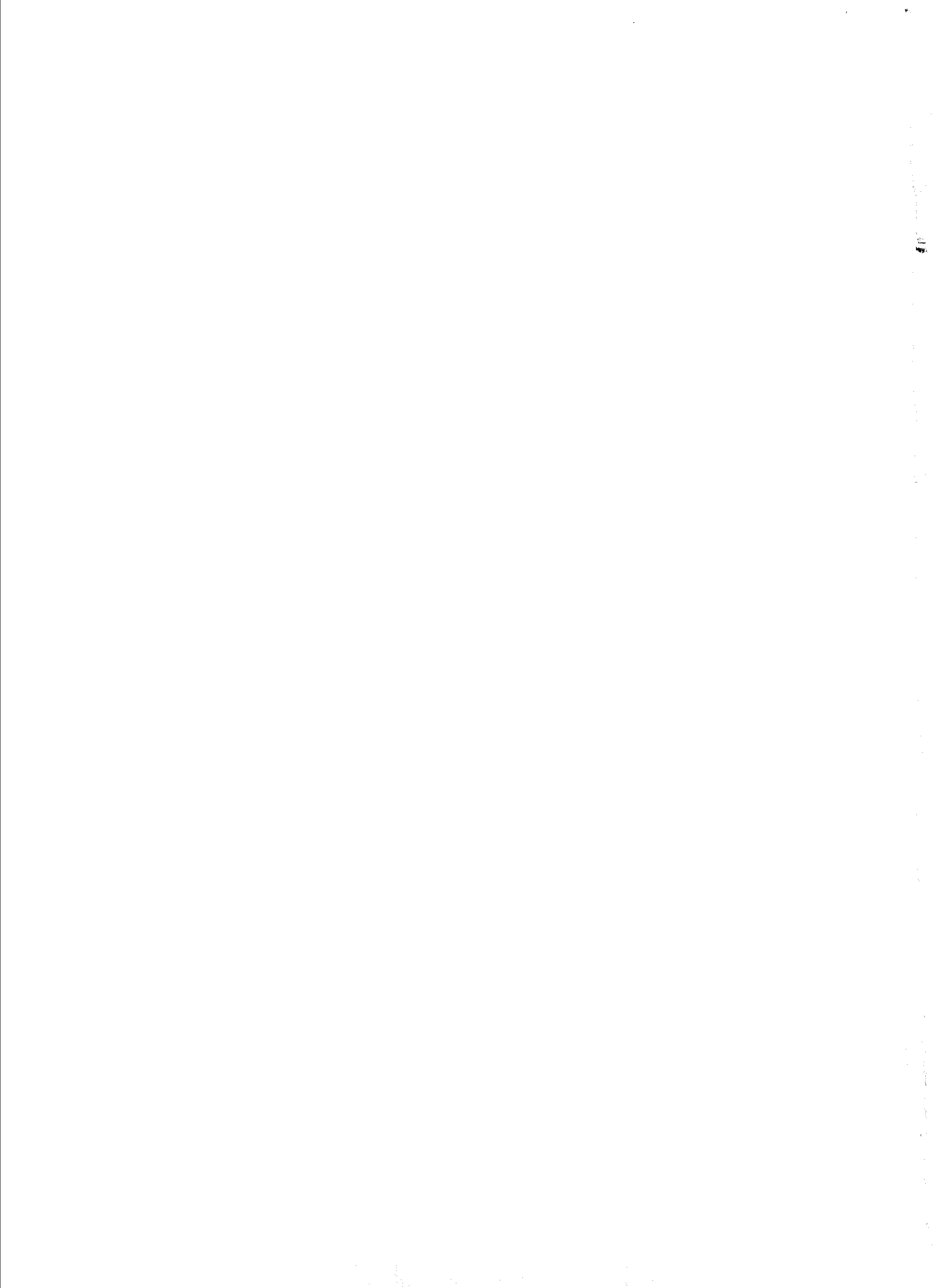
當時寶慶垂簾聽政，人們多說本朝世代都有聖德的母后。惟獨楊石說："事情怎容一概而論，從前仁宗、英宗、哲宗繼位，或還在幼年，或多由皇后撫養，軍國重事不懂，母后臨朝，是應該的。現在皇上熟知民事，天下人心悅誠服，雖然聖孝天通，然而不早歸還朝政，難道不怕爲小人離間嗎？"於是秘密上疏章獻、慈聖、宣仁所以臨朝的原由，遠及漢、唐母后臨朝稱制的得失，太后讀了奏摺，立即命令選日子撤簾。升楊石少保，封永寧郡王。因壽明慈睿仁福三封太后寶，

保，封永寧郡王。以壽明慈睿仁福三冊太后寶，進至太傅。

石性恬澹，每拜爵命必力辭。恭聖祔廟，除太師。兄谷疑於辭受，石力言曰："吾家非有元勛盛德，徒以恭聖故致貴顯，曩吾父不居是官，吾兄弟今偃然受之，是將自速顛覆耳。矧恭聖抑遠族屬，意慮深遠，言猶在耳，何可遽忘?"乃合疏懇辭，至再三，不受。及屬疾，除彰德、集慶節度使，進封魏郡王。卒，年七十一，贈太師。

升到太傅。

楊石性情恬淡，每當授爵命一定極力推辭。恭聖祔祭於廟，授太師。兄長楊谷對辭受恩澤疑惑，楊石勸他說："我們家不是有元勛盛德，不過因恭聖的緣故而得到顯貴，從前我們的父親不任此官，我們兄弟現在安然接受，這是要自求滅族啊。況且恭聖疏遠家族，考慮深遠，言猶在耳，怎能這麼快就忘了?"於是一起上疏懇切推辭，以至再三，不接受。當他患病時，授彰德、集慶節度使，進封魏郡王。去世，終年七十一歲，追贈太師。



宋史卷四百六十六

列傳第二百二十五

宦者(一)

竇神寶　王仁睿　王繼恩　李神福(弟)神祐
劉承規　閻承翰　秦翰　周懷政　張崇貴　張繼能　衛紹欽
石知顒(孫)全彬　鄧守恩

宋世待宦者甚嚴。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給事不過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許養子爲後。又詔臣僚家毋私蓄閹人，民間有閹童孺爲貨鬻者論死。去唐未遠，有所懲也。

宋朝對待宦官十分嚴格。太祖剛剛平定天下時，在後宮供職的宦官不過五十人，宦官到中年纔允許收養義子作爲後代。又下詔大臣家中不許私自蓄養被閹割的人，民間有閹割幼童進行販賣的要判處死刑。離唐代尚未久遠，是有所懲戒的。

厥後，太宗却宰相之請，不授王繼恩宣徽；真宗欲以劉承規爲節度使，宰相持不可而止。中更主幼母后聽政者凡三朝，在於前代，豈非宦者用事之秋乎！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貂璫有懷奸慝，旋踵屏除，君臣相與防微杜漸之慮深矣。

此後，太宗拒絶宰相的請求，不授與王繼恩宣徽使；真宗想要授劉承規爲節度使，宰相認爲不可行而中止。期間新君年幼母后聽政的情形共有三朝，在前代，豈不正是宦官掌權的時代嗎！祖宗的法度嚴格，宰相的權力重大，宦官有人心懷邪惡之念，立即去除，君臣協力防微杜漸的遠慮很深。

然而宣政間童貫、梁師成之禍，亦豈細哉！南渡苗、劉之逆，亦宦者所激也。《坊記》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大爲之坊，民猶逾之。"可不戒哉！作《宦者傳》。

然而宣和政和年間童貫、梁師成的禍患，又豈是微小呢！南渡後苗、劉的叛逆，也是被宦官所激發的啊。《坊記》說："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大爲之坊，民猶逾之。"怎能不引以爲戒呢！因此作《宦者傳》。

竇神寶

竇神寶，父思儼，五代時爲內侍，宋初皇城使。兄神興，左領軍衛大將軍致仕。神寶初爲黄門，太平興國中，從征太原，擐甲登城，中流矢，稍遷入內高品，監并州戍兵。屢

竇神寶，父親竇思儼，五代時爲內侍，宋初爲皇城使。哥哥竇神興，以左領軍衛大將軍退休。神寶初年爲黄門，太平興國年間，隨從征伐太原，披甲登城，被流箭射中，升遷入內高品，監并州戍兵。多次出兵襲擊賊軍，前後攻破營寨

出襲賊，前後破寨三十六，斬千餘級，大獲鎧甲、牛馬、橐駝，因築三寨。詔褒之。九年，命與尹憲屯夏州，時岌伽羅膩等十四族久叛，神寶率兵大破之，焚其廬帳，斬千餘級，虜獲甚衆。

三十六座，斬首一千餘級，大量繳獲鎧甲、牛馬、駱駝，因而修築三座營寨。下詔褒獎他。九年，命令與尹憲駐兵夏州，當時岌伽羅膩等十四族長久叛亂，竇神寶率軍大敗他們，燒毀他們的帳落，斬首一千餘級，俘虜繳獲很多。

雍熙中，朝廷遣使綏、宥、麟、府州，募邊部願攻契丹者，賜以金帛。神寶上言："狼子野心，由此或生邊隙。"乃止。俄轉殿頭高品。淳化中，使河東，閱視堡柵兵騎。慕容德豐自邢臺徙延州，未至郡，詔神寶乘傳權州事。環州近邊内擾，與陳德玄討之，破牛家族二十八部，且規度通遠入靈武路，就命環慶同駐泊。牛家族復結衆叛，又破之，殲餘黨於極泉鎮，獲其渠帥九人。西戎寇鄜，以援之之勞，遷供奉官，與田紹斌部送靈州芻糧，即命駐泊。

雍熙年間，朝廷派遣他巡視綏州、宥州、麟州、府州，招募邊境願意攻打契丹的部落，賞賜金帛。竇神寶上言："狼子野心，從這裏或許會滋生邊境戰争。"於是中止。不久爲殿頭高品。淳化年間，巡視河東，檢閱視察堡壘寨柵步兵騎兵。慕容德豐從邢臺調任延州，尚未到達，詔令竇神寶乘驛車代理州事。環州靠近邊境騷亂地區，與陳德玄討伐他們，打敗牛家族二十八部，并且打通從通遠進入靈武的道路，就命令與環慶軍隊一同駐守。牛家族再次聚衆叛亂，又打敗了他們，在極泉鎮殲滅餘黨，俘獲敵方首領九人。西部戎族入侵鄜州，因救援他們的功勞，升遷供奉官，與田紹斌部一起押送靈州糧草，命令軍隊駐屯於此。

李繼遷入寇，與慕容德豐襲破其堡寨，焚帳幕，獲人畜數萬計。連詔嘉獎，遷内殿崇班。至道初，繼遷再寇靈武，神寶遣人間道告急闕下。賊圍之歲餘，地震二百餘日，城中糧糗皆竭，潛遣人市糴河外，宵運以入。間出兵擊賊，賊引去，以功拜西京作坊副使。又命于浦洛河、清遠軍援芻糧，與楊允恭議造小車三千，運粮至環州。三年，遷西京左藏庫副使。出使靈武，還，奏對稱旨，面授供備庫使。

李繼遷入侵，與慕容德豐襲擊攻破他的堡壘營寨，燒毁帳幕，獲得人畜數以萬計。接連下詔嘉獎，升遷爲内殿崇班。至道初年，李繼遷第二次侵犯靈武，竇神寶派人走小路到朝廷告急。賊軍圍困他們一年多，地震二百多天，城中糧食吃完，暗中派人到黄河外購買，夜間運進城中。間或出兵襲擊賊軍，賊軍退去，因功授西京作坊副使。又命令在浦洛河、清遠軍援助糧草，與楊允恭商議製造小車三千輛，把糧食運到環州。三年，升西京左藏庫副使。出使靈武，返回，上奏應對符合聖旨，當面授爲供備庫使。

咸平中出爲高陽關鈐轄，徙貝、冀巡檢。會原州野俚族三千餘衆徙帳于順成谷，大蟲堪與熟魏族接戰，詔神寶和洽之，至則定其經界，遣悉還舊地。入爲内侍右班副都知。真宗朝陵，留與劉承珪同掌大内事。大中祥符初，勾當三班院，又掌諸王宫

咸平年間出京爲高陽關鈐轄，調任貝、冀巡檢。適逢原州野俚族三千多人把帳落遷移到順成谷，大蟲堪與熟魏族交戰，詔令竇神寶調解，到達後就給他們劃定地界，發遣他們全部返回原來的地區。入宫爲内侍右班副都知。真宗祭皇陵，留下與劉承珪共同掌管皇宫事務。大中祥符初年，爲勾當三班院，又掌管諸王宫事務。升西

事。遷西京左藏庫使、領密州刺史兼掌往來國信。

京左藏庫使、領密州刺史兼掌各國往來的文書符節。

神寶莅職精恪，性吝嗇，畜貨巨萬。天禧初，以皇城使罷内職。三年，卒，年七十一。録其子守志爲入内供奉官。

竇神寶任職專誠恭謹，性吝嗇，積蓄財物不計其數。天禧初年，以皇城使罷免宫廷職務。三年，去世，享年七十一歲。録用他兒子竇守志爲入内供奉官。

王仁睿

王仁睿，不知何許人。年十餘歲，事太宗于晋邸，服勤左右，甚淳謹；及即位，宣傳指揮頗稱旨。歷入内小底都知、洛苑副使。命典宫闈出納之命，最居親近。嘗與柴禹錫等發秦邸陰事。雍熙四年被疾，遣太醫診視。卒，年四十一，特贈内侍省内侍。

王仁睿，不知何地人。十多歲時，在晋王府侍奉太宗，在身邊辛勤服侍，十分恭謹；太宗即位時，宣諭傳旨指揮很符合聖旨。歷任入内小底都知、洛苑副使。命他掌管宫廷出納王命，居於最親近的位置。曾與柴禹錫等揭發秦王府的隱密之事。雍熙四年患病，派遣太醫診視。去世，享年四十一歲，特别贈内侍省内侍官。

國朝以來，内侍都知、押班不領他職。淳化、至道後，皆内殿崇班以上兼充，多至諸司使，有領觀察使者，没皆有贈官，官給葬事。

本朝以來，内侍都知、押班不兼領其他官職。淳化、至道以後，都由内殿崇班以上兼充，多到諸司使，有領觀察使的，去世都有贈官，官府供給喪葬費用。

舊制，内侍人許養一子，以充繼嗣。開寶四年，以其争財起訟，詔自今滿三十無養父者，始聽養子，仍以其名上宣徽院，違者準前詔抵死。咸平中，徐志通爲温、台等州巡檢，坐取李歡男四人爲假子，又縱卒略民家小兒，致其母抱兒投海死，决杖配掃灑班，復申前詔以戒厲之。

原規定，内侍每人允許收養一個兒子，作爲後嗣。開寶四年，因爲他們争奪財産引起訴訟，下詔從今以後年滿三十歲没有養父的，纔聽憑收養子，并把他的名字上報宣徽院，違反的人按以前的詔令判處死刑。咸平年間，徐志通爲温、台等州巡檢，因收李歡的兒子四人爲養子，又放縱士兵搶劫民家小兒，致使其母抱着孩子投海而死，判决處以杖刑發配掃灑班，又重申以前的詔書來告誡他們。

王繼恩

王繼恩，陝州陝人。周顯德中爲内班高品。初養於張氏，名德鈞。開寶中求復本宗，太祖召見，許之，因賜名焉。累爲内侍行首。

王繼恩，陝州陝縣人。後周顯德年間爲内班高品。起初被張氏收養，名爲德鈞。開寶年間請求恢復本姓，太祖召見，准許了他，因而賞賜這個名。多次升官爲内侍行首。

會討江南，與竇神興等部禁兵及戰船抵采石。九年春，改裹面内班小底都知，賜金紫。十月，加武德使。太祖崩，副杜彦圭案行陵地，尋充永昌陵使。太平興國三年，遷宫苑使。久之，領河州刺史，掌軍器弓槍庫。

適逢討伐江南，與竇神興等率禁軍及戰船抵達采石。九年春，改裹面内班小底都知，賞賜金紫。十月，加官武德使。太祖去世，爲杜彦圭副職考察巡視陵地，不久充永昌陵使。太平興國三年，改宫苑使。很久以後，領河州刺史，掌軍器弓槍庫。

雍熙中，王師克雲、朔，命繼恩率師屯易州，又爲天雄軍駐泊都監。自岐溝關、君子館敗績之後，河朔諸路爲契丹所擾，城壘多圮。四年，詔繼恩與翟守素、田仁朗、郭延濬分路按行增築之。及遣將北伐，又爲排陣都監，屯中山。改皇城使。端拱初，領本州團練使，又爲鎮、定、高陽關三路排陣鈐轄。淳化初，賜甲第一區。五年，加昭宣使，勾當皇城司。

李順亂成都，命爲劍南兩川招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其制置，不從中覆。管內諸州繫囚，非十惡正贓，悉得以便宜決遣。二月，命馬步軍都軍頭王杲趣劍門、崇儀使尹元由峽路分遣討賊，并受繼恩節度。詔前軍所至，其賊黨敢抗王師者，即須殺戮；如本非同惡，受制凶徒，先被脅從今能歸順者，悉釋其罪。四月，繼恩由小劍門路入研石寨破賊，斬首五百級，逐北過青彊嶺，平劍州，進破賊五千于柳池驛，斬千六百級，賊衆望風奔走，殺戮溺死者不可勝計。又克閬、綿二州。五月，至成都，破賊十萬餘，斬首三萬級，獲順及鎧甲、僭僞服用甚衆。

朝議賞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任無足以爲賞典。上怒，深責相臣，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序位昭宣使上以授之。進領順州防禦使。

繼恩握重兵，久留成都，轉餉不給，專以宴飲爲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又令騎兵執博局棋枰自隨，威振郡縣。僕使輩用事恣橫，縱所部剽掠子女金帛，軍士亦無鬥志。餘賊迸

雍熙年間，朝廷軍隊攻克雲州、朔州，命王繼恩率軍駐易州，又任爲天雄軍駐泊都監。從岐溝關、君子館戰敗之後，河朔各路被契丹侵擾，城壘多數倒塌。四年，詔令王繼恩與翟守素、田仁朗、郭延濬分路巡視增補修葺。等到派遣將領北伐，又任排陣都監，駐屯中山。改爲皇城使。端拱初年，領本州團練使，又爲鎮、定、高陽關三路排陣鈐轄。淳化初年，賞賜甲等住宅一處。五年，加官昭宣使，勾當皇城司。

李順在成都作亂，任命王繼恩爲劍南兩川招安使，率軍討伐。軍事委托他處理，可不經朝廷答覆。管轄範圍内各州在押的囚犯，不是十惡不赦的主犯，全部可以先處理後奏報。二月，命令馬步軍都軍頭王杲奔赴劍門、崇儀使尹元經峽路分別進軍討伐賊軍，都接受王繼恩的指揮。詔令前軍所到之處，那些賊黨有敢於抵抗朝廷軍隊的，必須消滅；如果原本不是協同爲惡，被凶徒挾制，原來被脅從而現今能歸順的，全部赦免他們的罪過。四月，王繼恩從小劍門路進入研石寨打敗賊軍，斬首五百級，追擊敗軍越過青彊嶺，平定劍州，在柳池驛進攻打敗賊軍五千人，斬首一千六百級，賊軍望風逃跑，殺戮溺死的人數不勝數。又攻克閬州、綿州二州。五月，到達成都，打敗賊軍十餘萬人，斬首三萬級，俘獲李順并繳獲鎧甲、僭越的僞官服飾用品很多。

朝廷商議獎賞軍功，中書想要任命王繼恩爲宣徽使。太宗説："我讀前代史書，不想讓宦官參預政事。宣徽使，是執政的開端，衹能授給其他官職。"宰相極力上言王繼恩有大功，除了這個職位没有能够作爲獎賞的。皇上發怒，深切責備宰相，命令學士張洎、錢若水商議另外設立宣政使，官位次序排列在昭宣使之上用來授與他。進領順州防禦使。

王繼恩掌握重兵，長久留在成都，糧餉運輸供應不上，專以宴會飲酒爲樂。每次出入，前後奏樂。又命令騎兵拿着棋盤棋局跟隨自己，威震州縣。奴僕手下行事放縱蠻横，放任部下掠奪民間子女金帛，士兵也没有鬥志。剩餘賊軍出没在

伏山谷間，州縣有復陷者。太宗知之，乃命入内押班衛紹欽同領其事。又遣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副使馮守規乘傳督其捕賊。議分減師徒出蜀境，以便粮運。

高品王文壽者，隸繼恩麾下，繼恩遣領虎翼卒二千，分遂州路追討。文壽御下嚴急，士卒皆怨。一夕卧帳中，指揮使張嶙遣卒排闥入，斬文壽首以出。會夜昏黑，嶙猶疑其非，然炬照之，曰："是也。"時嘉州賊帥張餘有衆萬餘，嶙即以所部與之合，賊勢甚盛。初奏至，太宗欲盡誅軍人妻子，近臣或請勿殺，悉索營中書，遣帥招撫，諭以釋罪，親屬皆全，必自引來歸，因可破賊。上然之，令巡檢程道符諭旨。亡卒斬嶙，函首送繼恩，皆自拔來歸。因使爲鄉導擊賊，悉平之。

山谷之中，州縣有重又陷落的。太宗得知此事，命令入内押班衛紹欽一同掌管那裏的事務。又派遣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副使馮守規乘驛車前去督促他收捕賊軍。提議分散減少軍隊撤出蜀境，以便糧食運輸。

高品王文壽，隸屬王繼恩麾下，王繼恩派遣他率領虎翼卒二千人，分頭從遂州路進軍討伐。王文壽控制部下非常嚴厲，士兵都很怨恨。一天晚上睡在帳中，指揮使張嶙派遣士兵破門而入，砍下王文壽的頭出來。適逢夜色昏黑，張嶙還懷疑不是王文壽首級，點燃火炬驗看，説："是的。"當時嘉州賊軍統帥張餘有一萬多人馬，張嶙率所轄軍隊與他會合，賊軍勢力更加壯大。奏報到達之初，太宗想要把軍人的妻子兒女全部殺掉，有的親近大臣請求不要殺，全部索取營中的書信，派遣將帥招安撫慰，告訴他們開脱罪過，親屬都被保全，必定自己帶兵歸附，因而可以打敗敵軍。皇上認爲可以，命令巡檢程道符傳旨。逃亡士兵殺死張嶙，把他的頭裝在匣子裏送給王繼恩，都自行脱離敵軍來歸附。趁機派他們作嚮導攻擊賊軍，全部掃平他們。

至道二年春，布衣韓拱辰詣闕上言："繼恩有平賊大功，當秉機務，今止得防禦使，賞甚薄，無以慰中外之望。"上大怒，以拱辰惑衆，杖脊黥面配崖州。俄召繼恩。太宗崩，命與李神福按行山陵，加領桂州觀察使。

繼恩初事太祖，特承恩顧。及崩夕，太宗在南府，繼恩中夜馳詣府邸，請太宗入，太宗忠之，自是寵遇莫比。喜結黨邀名譽，乘間或敢言薦外朝臣，由是士大夫之輕薄好進者從之交往，每以多寶院僧舍爲期。有潘閬者能詩咏，賣藥京師，繼恩薦之，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妄，追還詔書。

及真宗初，繼恩益豪横，頗欺罔，漏泄機事，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緘

至道二年春，平民韓拱辰來到朝廷上言："王繼恩有平定賊寇的大功，應當執掌樞密院，現在僅得到防禦使的官職，賞賜很微薄，無法慰藉内外的期望。"皇上大怒，認爲韓拱辰蠱惑人心，杖打脊背并在臉上刺字發配崖州。不久召回王繼恩。太宗去世，命他與李神福考察皇陵，加官領桂州觀察使。

王繼恩起初侍奉太祖，特别受到恩遇照顧。到太祖去世之夜，太宗在南府，王繼恩半夜快馬來到府邸，請太宗入宫，太宗覺得他很忠誠，從此寵遇無人可比。喜歡結黨追求名譽，遇到機會有時敢於進言舉薦外朝大臣，因此士大夫之中輕浮淺薄急於提升的人與他交往，經常在多寶院的僧舍約會。有叫潘閬的人善於作詩，在京城賣藥，王繼恩舉薦他，召見，賞賜進士。不久發現他很狂妄，追回詔書。

到真宗初年，王繼恩更加豪横，欺上瞞下，泄露機密事務，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書信往來，經

題往來，多請托，至有連宫禁者。素與胡旦善，時將加恩，密諉其爲褒辭。又士人詩頌盈門。上惡其朋結，黜爲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籍没貲産，多得蜀土僭擬之物。昌齡責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旦削籍，長流尋州。詔中外臣僚曾與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切不問。

咸平二年，卒於貶所，遣使將其家屬還京師，假官舍處之。四年，聽歸葬。大中祥符三年，特詔追復官爵，以白金千兩賜其家。子懷珪，轉入内高班。

常請托，甚至有涉及宫廷的。一向與胡旦友善，當時將要施行恩惠，暗中委托他説贊美的話。而且士人的詩頌充滿門庭。皇上憎惡他勾結朋黨，貶黜爲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處分，没收家産，獲得許多蜀地僭越仿製的物品。李昌齡責罰授爲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胡旦削去官籍，長期流放尋州。下詔中外臣僚曾與王繼恩交往結識及互通書信的，一概不進行追究。

咸平二年，在貶謫的地方去世，派人把他的家屬接回京城，借給官府房舍安置他們。四年，聽任回京安葬。大中祥符三年，特别下詔追復官爵，用白銀千兩賞賜他的家。兒子王懷珪，轉入内高班。

李神福

李神福，開封人。父繼美，仕後唐爲内侍，顯德初爲御厨都監。時内臣止以服色爲貴，太祖特賜紫，後至右領軍衛將軍。神福少給事晉王府，謹恪解上意，未嘗少怠。太宗即位，授入内高品。從征太原，攻城之際，往來梯衝間宣傳詔命，即行在所遷殿頭。太平興國六年，擢入内高品押班，遷副都知、勾當翰林司，轉入内内班都知，兼勾當祗候内品班。淳化四年，遷崇儀副使、勾當皇城司。屬初易黄門之號，轉入内黄門都知，俄加宫苑使。太宗好筆札，神福每侍側，多獲别本之賜。及不豫，神福朝夕左右，躬侍藥膳。

李神福，開封人。父親繼美，在後唐爲内侍，顯德初年爲御厨都監。當時内臣僅以服色顯示高貴，太祖特地賜他穿紫衣，後來官至右領軍衛將軍。李神福年輕時在晉王府供職，謹慎恭敬能知道主上的心意，從未稍稍懈怠。太宗即位，授入内高品。隨從征伐太原，攻城之際，來往於雲梯衝車之間傳達詔命，就在皇帝所在地提升殿頭。太平興國六年，提升入内高品押班，升爲副都知、勾當翰林司，轉入内内班都知，兼勾當祗候内品班。淳化四年，升崇儀副使、勾當皇城司。接着開始改换黄門的稱號，轉爲入内黄門都知，不久加官宫苑使。太宗喜歡書法，李神福經常在旁邊侍奉，多次獲得賞賜的副本。到病重，李神福朝夕在身邊，親自侍奉服藥進膳。

真宗即位，遷皇城使、内侍省入内内侍都知，領恩州團練使、勾當永熙陵行宫事。時模寫太宗聖容，以神福立侍。未幾，求罷都知，加昭宣使、勾當皇城司，賜第宫城側，遣修内工爲葺之。咸平二年秋，閲兵東郊，以神福爲大内都部署。是冬，幸大名，與王繼英并爲行宫使。四年，勾當三班，部修含光殿，賜賚甚優。景德初，兼領親王諸宫使。三年，改

真宗即位，升皇城使、内侍省入内内侍都知，領恩州團練使、勾當永熙陵行宫事。當時描繪太宗聖容，由李神福站在旁邊侍奉。不久，請求免去都知，加官昭宣使、勾當皇城司，在宫城旁邊賞賜宅第，派遣修建内廷的工匠爲他營造。咸平二年秋，在東郊閲兵，以李神福爲大内都部署。這年冬，皇上到大名，與王繼英共同擔任行宫使。四年，勾當三班，指揮修葺含光殿，賞賜非常優厚。景德初年，兼領親王諸宫使。三年，改爲宣政使。隨從朝拜諸帝陵墓，再次任行宫

宣政使。從謁諸陵，復爲行宮使。進幸西京，賜酺，命神福主其事。

大中祥符初，天書降夕，神福與劉承珪、鄧永遷、李神祐、石知顒、張景宗、藍繼宗同直禁中，賜以器幣、緡錢。京師酺會，又令神福與白文肇、閻承翰同典之。是歲封泰山，與曹利用同經度行宮道路。及車駕進發，又爲行宮使。禮畢，授宣慶使，領昭州防禦使，整肅禁衛。先是，諸司使止于宣政，故特置使額以寵之。三年，卒，年六十四。贈潤州觀察使。

神福性恭愿和易，每爲衛紹欽所詬罵，皆引避不校。在禁闥五十年，稱爲長者。然久掌三班，無規制，遠近失敘，有請托者不能拒之，人譏其所守。子懷斌、懷贇。弟神祐。

李神祐

神祐，初以父任授殿頭高品。太祖將納孝章皇后，命神祐奉聘禮于華州。乾德五年，征太原，負御寶從行。開寶二年，又從征太原，時有詔緣邊和市軍儲，車駕在潞州聞之，且慮擾民，令神祐馳驛止之。時詔下已五日，神祐一夕而及晉陽。一日，甲士既陣，賊潛縱火焚梯衝，亟命神祐部衛兵爲援，斬賊甚衆，餘悉潰去。王師伐廣州，隨軍賞給。劉鋹平，先部帑藏之物赴京師。及土寇周瓊等叛，又副尹崇珂討平之。六年，隨曹彬南征。克關城，擒僞將朱令贇，命神祐馳入獻捷書，賜錦袍、金帶。

太宗即位，遷南作坊副使。錢俶歸朝，命神祐往按府藏之積。再征太原，領工徒千人隨駕，以備繕完甲兵。劉繼元表納降款，太宗陳儀衛城

使。皇上到西京，賞賜酒宴，命李神福主持這件事。

大中祥符初年，天書下降之夜，李神福與劉承珪、鄧永遷、李神祐、石知顒、張景宗、藍繼宗一同在宮中值班，賞賜器幣、緡錢。京城人民歡宴聚會，又命令李神福與白文肇、閻承翰共同主持其事。這年封禪泰山，與曹利用共同規劃行宮道路。御駕啓程，又任行宮使。典禮完畢，授宣慶使，領昭州防禦使，整頓禁衛軍。在此之前，諸司使到宣政使爲止，因此特別設置使額來優待他。三年，去世，享年六十四歲。贈官潤州觀察使。

李神福性情恭順老實温和平易，每次被衛紹欽辱駡，都退避不爭辯。在皇宮五十年，被稱爲忠厚長者。然而長期執掌三班，没有規矩制度，遠近次序混亂，對有請托的人不能拒絶，人們指責他的職守。兒子李懷斌、李懷贇。弟弟李神祐。

李神祐，起初因父親任授殿頭高品。太祖將娶孝章皇后，命李神祐護送聘禮到華州。乾德五年，征伐太原，背負皇帝印章隨從出行。開寶二年，再次隨從征伐太原，當時下詔邊境沿綫議價購買軍用儲備，皇帝在潞州聽到此事，擔心騷擾百姓，命令李神祐騎驛馬飛速停止。這時詔書下達已經五天，李神祐一夜就到達晉陽。一天，披甲的士兵已經排列好，賊軍暗中放火燒毁雲梯衝車，急速命令李神祐率領衛兵進行救援，斬殺賊兵很多，其餘全部潰逃。朝廷軍隊征伐廣州，隨軍獎賞。劉鋹平定，先押送庫藏財物趕赴京城。土匪周瓊等叛亂，又配合尹崇珂討伐平定他們。六年，隨從曹彬南征。攻克關城，擒獲僞將朱令贇，命李神祐快馬回京獻上捷報，賞賜錦袍、金帶。

太宗即位，升爲南作坊副使。錢俶歸附朝廷，命李神祐前去檢查府庫所藏的積蓄。再次征伐太原，率領工匠民夫一千人隨從御駕，以備修繕鎧甲武器。劉繼元獻表歸降，太宗在城北臺排

北臺以受之，繼元移時未至，神祐馳單騎入城，俄頃，引繼元至。及北伐燕薊，命與劉廷翰統精騎爲大陣之援。車駕還，又令率兵屯定州以備契丹。太平興國六年，滑州治河防，材葦未具，命神祐馳往垣曲，伐薪蒸四百萬以濟其用。七年，契丹寇邊，命領兵屯瀛州，俄改崇儀使，提點左右藏庫，遷洛苑使。至道初，西鄙不寧，命爲靈、環排陣都監，率衆至烏白池而還。俄駐永興，復護糧運抵朔方。

真宗嗣位，轉内園使、邠州都監。車駕北巡，改天雄軍都監、子城内巡檢。時北兵充斥，道途阻塞，命神祐單騎諭密旨於諸將。敵騎數百忽至，神祐乃周麾而呼，若召伏兵，敵懼而逃，遂達其命。俄充邢州排陣都監，勾當西八作司。景德初，上幸澶州，領隨駕壕寨。

三年，遷入内都知。從東封還，遷南作坊使。時内侍將遷秩，有扈從升山、不升山或不預從祀者，令神祐第其勤狀，上親閱而敘遷之。有范守遜、皇甫文、史崇貴、張延訓等，皆嘗有譴累而互陳勞效，且言神祐等品第非當，泣訴于上，止而復來者數四。守遜等先改内常侍，上怒，悉停其官。神祐洎石知顒、副都知張景宗、藍繼宗并坐削職。尋掌御厨七年，卒，年六十六。大中祥符六年，錄其孫永和爲三班奉職。神祐性謹愿，曉音律，頗好篇咏。

子懷昱，太宗時嘗請爲道士，後復内侍。多屯邊郡，常持大鐵鞭以鬥賊，屢中流矢，至供奉官。懷儼爲内殿崇班。

劉承規

劉承規字大方，楚州山陽人。

列儀仗衛隊來受降，劉繼元過時未到，李神祐匹馬奔馳入城，一會兒，帶領劉繼元到來。北伐燕薊，命令與劉廷翰統率精鋭騎兵作爲大軍的後援。御駕回朝，又命令率軍駐扎定州防備契丹。太平興國六年，滑州治理黄河堤防，木材蘆葦尚未齊備，命李神祐快馬趕往垣曲，采伐樹木柴草四百萬來接濟使用。七年，契丹侵犯邊境，命令率領軍隊駐兵瀛州，不久改爲崇儀使，提點左右藏庫，升洛苑使。至道初年，西部邊疆不平静，任命爲靈、環排陣都監，率領人馬到達烏白池然後返回。不久駐軍永興，又押送糧草到朔方。

真宗繼承皇位，轉爲内園使、邠州都監。皇上北上抗遼，改爲天雄軍都監、子城内巡檢。當時遼國軍隊充斥，道路阻塞，命李神祐單人匹馬向諸將傳達密旨。敵軍騎兵數百人忽然到達，神祐向四周指揮呼喝，像是召喚伏兵，敵人因害怕而逃走後，即傳達皇上密旨。不久充邢州排陣都監，勾當西八作司。景德初年，皇上到澶州，領隨駕壕寨。

三年，升爲入内都知。隨從東封泰山回朝，升爲南作坊使。當時内侍即將提升官秩，有扈從登山、不登山或没有參預隨從祭祀的，命李神祐排列他們的勤奮情狀，皇上親自過目依次升遷他們。有范守遜、皇甫文、史崇貴、張延訓等人，都曾有罪過却互相陳述功勞，并上言李神祐等官品排列不當，向皇上哭訴，勸阻而又來的人有多次。范守遜等先改爲内常侍，皇上發怒，全部免去他們的官職。李神祐及石知顒、副都知張景宗、藍繼宗等都定罪削去官職。接着掌管御厨七年，去世，享年六十六歲。大中祥符六年，録用其孫子李永和爲三班奉職。李神祐性情恭謹老實，通曉音律，喜歡作詩。

子李懷昱，太宗時曾請求做道士，後來重新任内侍。多數時間駐兵邊疆州縣，時常手持大鐵鞭與賊軍戰鬥，多次被亂箭射中，官至供奉官。李懷儼爲内殿崇班。

劉承規字大方，楚州山陽人。父親劉延韜，

父延韜，內班都知。承規，建隆中補高班，太宗即位，超拜北作坊副使。時泉帥陳洪進歸朝，遣承規疾置封其府庫。會土民嘯聚爲寇，承規與知州喬維岳率兵討定之。太平興國四年，命與內衣庫使張紹勍等六人率師屯定州，以備契丹，又護滑州决河。雍熙中，勾當內藏庫兼皇城司，出爲鄜延路排陣都監，改崇儀使，遷洛苑使。至道中，與周瑩同簽書提點樞密、宣徽諸房公事，仍加六宅使。承規懇辭，帝雖不許而嘉其退讓。

內班都知。劉承規，建隆年間補高班，太宗即位，超升北作坊副使。當時泉州帥陳洪進歸附朝廷，派遣劉承規乘驛馬急速查封他的府庫。適逢當地百姓嘯聚山林爲盜匪，劉承規與知州喬維岳率軍討伐平定他們。太平興國四年，命令與內衣庫使張紹勍等六人率軍駐定州，以防備契丹，又治理滑州黄河决口。雍熙年間，爲勾當內藏庫兼皇城司，出朝爲鄜延路排陣都監，改任崇儀使，改洛苑使。至道年間，與周瑩共同簽書提點樞密、宣徽諸房公事，加官六宅使。劉承規懇切推辭，皇帝雖不允許但很贊賞他的退讓。

真宗立，瑩爲宣徽使，以承規領勝州刺史、簽書宣徽院公事。尋讓宣徽之務，加莊宅使。咸平三年，遷北作坊使。時邊境未寧，議修天雄軍城壘，命承規乘傳經畫，又命提舉內東、崇政殿等諸門，遷宮苑使。上詢承規西事，請益環州木波鎮戍兵，以爲諸路之援，從之。俄兼勾當群牧司。

真宗即位，周瑩爲宣徽使，以劉承規領勝州刺史、簽書宣徽院公事。不久辭讓宣徽院的職務，加官莊宅使。咸平三年，升北作坊使。當時邊境還不安定，商議修築天雄軍的城堡，命令劉承規乘驛車前去處理，又任命爲提舉內東、崇政殿等各門，改宮苑使。皇上詢問劉承規西部事務，他請求增加環州木波鎮守軍，作爲各路的援軍，聽從了他。不久兼任勾當群牧司。

景德二年，與李允則使河間，按視嘗經戰陣等處將卒之勞。是歲，置官提舉京師諸司庫務，以承規領之。所創局署，多所規制。改皇城使。與林特、李溥議更茶法。四年，三司上言新課增羨，承規以勞加領昭州團練使。

景德二年，與李允則出使河間，考察經歷過戰爭各地將士的功勞。這一年，設官職提舉京師諸司庫務，以劉承規兼領這一職務。所設立的局署，有很多規定制度。改任皇城使。與林特、李溥議論更改茶法。四年，三司上言新的賦稅餘額增加，劉承規因功加官領昭州團練使。

大中祥符初，議封泰山，以掌發運使遷昭宣使、長州防禦使。會修玉清昭應宫，以承規爲副使。祀汾陰，復命督運。議者以自京至河中，由陸則山險，具舟則湍悍，承規决議水運，凡百供應，悉安流而達。自朝陵、東封及是皆留掌大內。禮成，當進秩，表求休致，手詔敦勉，仍作七言詩賜之。拜宣政使、應州觀察使。

大中祥符初年，議論封禪泰山，以掌發運使升爲昭宣使、長州防禦使。適逢修建玉清昭應宫，以劉承規爲副使。祭祀汾陰，又命他督察運輸。議論的人認爲從京城到河中，走陸路則山高路險，走水路則水流湍急，劉承規决議從水上運輸，各種供應，全部安全運到。自從朝拜皇陵、東岳封禪到這一次他都留京掌管宮廷。典禮完成，應當提升官秩，上表請求退休，皇上親筆下詔敦促勉勵，又作七言詩賞賜他。任宣政使、應州觀察使。

五年，以疾求致仕。修宮使丁謂

五年，因病請求退休。修宮使丁謂上言劉承

言承規領宫職，藉其督轄，望勿許所請，第優賜告詔。特置景福殿使名以寵之，班在客省使上。仍改新州觀察使，上作歌以賜。承規以廉使月稟歸於有司，手詔褒美，復定殿使奉以給之。本名承珪，以久疾羸瘵，上爲取道家易名度厄之義，改珪爲規。疾甚，請解務還私第，聽之。仍許皇城常務上印日，内藏庫有創制，就取商度。又再表求罷，官檢校太傅、左驍衛上將軍、安遠軍節度觀察留後致仕。七月卒，年六十四。廢朝，贈左衛上將軍、鎮江軍節度，謚曰忠肅。

承規事三朝，以精力聞，樂較簿領，孜孜無倦。自掌内藏僅三十年，檢察精密，動著條式。又製定權衡法，語在《律曆志》。性沈毅徇公，深所倚信，尤好伺察，人多畏之。上崇瑞命，修祠祀，飾宫觀，承規悉預聞。作玉清昭應宫，尤爲精麗。屋室有少不中程，雖金碧已具，必毁而更造，有司不敢計所費。二聖殿塑配饗功臣，特詔塑其像太宗之側。承規遇事亦或寬恕，鑄錢工常訴本監前後盜銅瘞地數千斤，承規佯爲不納，因密遣人發取送官，不問其罪。咸平中，朱昂、杜鎬編次館閣書籍，錢若水修祖宗實録，其後修《册府元龜》、國史及編著讎校之事，承規悉典領之。頗好儒學，喜聚書，間接文士質訪故實，其有名於朝者多見禮待，或密爲延薦。

自寢疾惟以公家之務爲念，遺奏求免贈賻詔葬，上甚嗟惜之，遣内臣與鴻臚典喪，親爲祭文。玉清昭應宫成，加贈侍中，遣内侍鄧守恩就墓告祭。子從愿，爲西染院使。

規兼領宫職，由他來督促管轄，希望不要允許他的請求，而是特加賞賜詔書。特地設景福殿使的官名來寵遇他，班次在客省使之上。又改新州觀察使，皇上作歌賞賜他。劉承規把廉使每月的俸禄交給有關部門，皇上親筆下詔褒獎贊美，又以殿使的俸禄來供給他。他本名承珪，因久病體弱，皇上爲他以道家改换名字避開厄運之義，改珪爲規。病重，請求解除職務返回私人第宅，聽從了他。允許在皇城常務上印之日，内藏庫有新創設的事項，到府中去商議。又一次上表請求免職，以檢校太傅、左驍衛上將軍、安遠軍節度觀察留後退休。七月去世，享年六十四歲。停止朝會，贈左衛上將軍、鎮江軍節度使，謚號爲忠肅。

劉承規供職三朝，以精力聞名，樂於處理文書賬册，孜孜不倦。自從掌管宫廷庫藏近三十年，檢察精密，行動遵循條例制度。又制定權衡法，言論載在本書《律曆志》。性格堅毅爲公，深受倚賴信任，尤其喜好觀察他人，人們大多害怕他。皇上尊崇上天祥瑞，修建祠廟，裝飾宫觀，劉承規全部參預計劃。建築玉清昭應宫，尤爲精美華麗。房屋稍有不合規定之處，即使裝修得金碧輝煌，也必定拆毁重新建造，官吏不敢計較花費。二聖殿塑配饗功臣像，特地下詔在太宗旁邊塑他的像。劉承規處理事務有時也寬恕，鑄錢工匠經常上訴本監前後盜銅埋在地下數千斤，劉承規假作不處理，暗中派人挖取送到官府，不追究此罪。咸平年間，朱昂、杜鎬編排館閣書籍，錢若水修祖宗實録，此後修《册府元龜》、國史以及編著校刊等事，劉承規全部主管兼領。愛好儒學，喜歡收藏書籍，時常與文士交往詢問史事，在朝廷有名的人多數受到禮遇，或者暗中給以推薦。

自從卧病仍想着公家的事，遺留奏章請求免去贈送助喪財物和下詔安葬，皇上爲他很是感嘆惋惜。派遣宫廷宦官與鴻臚卿主持喪禮，親自撰寫祭文。玉清昭應宫建成，加贈侍中，派遣内侍鄧守恩到墓地告祭。子劉從愿，爲西染院使。

閻承翰

閻承翰，真定人。周顯德中爲內侍。入宋事太祖，以謹愿稱。太宗時擢爲殿頭高品，稍遷內侍供奉官、內殿崇班。先是，八作司材木頗有隱弊，承翰建議於都城西置事材場，治材以給之。雍熙中，知廣州徐休復奏轉運使王延範不軌狀，遣承翰馳往同逮捕下獄，就鞫之，考掠過苦，延範遂坐誅。李順亂蜀，命爲川峽招安都監。賊平，授西京作坊副使。會增募金吾兵，以承翰及劉承蘊分充左右金吾都監兼街仗司事，俄罷之。

閻承翰，真定人。後周顯德年間爲內侍，入宋後事奉太祖，以恭謹樸實著稱。太宗時越級提升爲殿頭高品，逐漸提升內侍供奉官、內殿崇班。在此之前，八作司管理木材有很多弊病，閻承翰建議在都城西面設事材場，加工木材供使用。雍熙年間，廣州知州徐休復上奏轉運使王延範圖謀不軌的情形，派遣閻承翰快馬前去共同逮捕下獄，就地審問他，拷打過重，王延範於是認罪被殺。李順在蜀作亂，任命閻承翰爲川峽招安都監。賊軍平定，授西京作坊副使。適逢增募金吾兵，任用閻承翰及劉承蘊分别充任左右金吾都監兼街仗司事，不久免去。

真宗即位，改西京作坊使、內侍左班副都知。咸平三年，河决鄆州王陵埽，遣承翰護塞。時議徙鄆州以避河患，又詔承翰與工部郎中陳若拙乘傳規度，徙于舊治之東南。五年，入內都知韓守英爲鎮、定、高陽關三路排陣都鈐轄，上以其素無執守，議别擇人，因謂宰相曰："承翰雖無武勇，然莅事勤恪。"乃令代守英。時中山屯兵甚衆，艱於飛輓，承翰請鑿渠，計引唐河水自嘉山至定州三十二里，又至蒲陰東六十二里，合沙河經邊吴泊入界河以濟饋運，亦可旁爲方田，上嘉而從之。渠成，人以爲便，優詔褒之。

真宗即位，改任西京作坊使、內侍左班副都知。咸平三年，黄河在鄆州王陵埽决口，派遣閻承翰統轄堵塞。當時議論遷移鄆州城以躲避黄河水患，又詔令閻承翰與工部郎中陳若拙乘驛車前去規劃，遷移到舊城的東南。五年，入內都知韓守英爲鎮、定、高陽關三路排陣都鈐轄，皇上因爲他一向不忠於職守，議論另外選擇人，因而對宰相説："閻承翰雖然没有武藝勇力，然而對待事務勤勉恭謹。"於是命令他接替韓守英。當時中山駐軍很多，難於急速運送軍需，閻承翰請求開鑿水渠，計劃引唐河水從嘉山到定州三十二里，又到蒲陰東部六十二里，匯合沙河經邊吴泊進入界河以接濟運輸，也可以在旁邊開出方田，皇上贊美并聽從了他的意見，水渠開成，人們都覺得方便，特别下詔褒獎他。

景德初，契丹謀寇順安軍，承翰奉詔發雄、霸精兵，與荆嗣、張延同築壘禦之，俄又遣詣德清軍規度重修城壘。車駕北征，承翰先在澶州北城，奏契丹兵在近，請不度河，上不聽，促駕度浮橋。二年，加領廉州刺史，勾當群牧司，多條上馬政，遂兼群牧副使。時契丹結好，始置國信司主交聘之事，以承翰領之，多所規置。

景德初年，契丹陰謀侵犯順安軍，閻承翰奉詔徵發雄州、霸州的精兵，與荆嗣、張延共同修築堡壘抵禦，不久又派遣他到德清軍規劃重修城壘。皇上親自北征，閻承翰預先到澶州北城，上奏説契丹軍隊在近處，請求不要渡河，皇上没有聽從，催促車輛渡過浮橋。二年，加官領廉州刺史，勾當群牧司，多次條陳養馬事務，於是兼群牧副使。當時與契丹訂立盟約，開始設國信司主管交往的事務，由閻承翰兼任，多立規定。

大中祥符初，改西京左藏庫使，

大中祥符初年，改任西京左藏庫使，充任夏

充夏州趙德明加恩官告使。還，請於浦洛河置館，以待夏臺進奉使，上以荒复勞役，不許。四年，遷内園使、左班都知，領獎州團練使。

有西京左藏庫副使趙守倫久典厩牧，至是又掌估馬，與承翰聯職任，雖素爲姻家，然不相得，遂各訟訴，并付御史臺。承翰坐擅用群牧司錢，當贖金三十斤；守倫坐違制移估馬司，當免所居官；典吏當杖脊。詔寬其罰：承翰贖金十斤，守倫贖金二十斤，典吏亦降從杖。群牧都監張繼能、判官陳越田穀、勾當騏驥院楊保用、估馬楊繼凝皆釋之，制置使陳堯叟特免按問。

六年，上製《内侍箴》賜之，承翰表請刻石省中。明年，建應天府爲南京，作鴻慶宫，設太祖、太宗像，遣承翰自京奉往。授南作坊使、入内都知。未幾，卒，年六十八。贈懷州防禦使。

承翰性剛强，所至過於檢察，乏和懿之譽。子文應，西京左藏庫使。

秦翰

秦翰字仲文，真定獲鹿人。十三爲黄門，開寶中遷高品。太平興國四年，崔彦進領衆數萬擊契丹，翰爲都監，以善戰聞。太宗因加賞異，謂可屬任。雍熙中出爲瀛州駐泊，仍管先鋒事，遷入内殿頭高品，鎮、定、高陽關三路排陣都監。淳化四年，補入内押班。

趙保忠叛，命李繼隆率師問罪，翰監護其軍。次延州，翰慮保忠遁逸，即乘驛先往，矯詔安撫以緩其陰計。王師至，翰又諷保忠以地主之禮郊迎，因并驅而出，保忠遂就擒，以功加崇儀副使。至道初，爲靈環慶州、清遠軍四路都監。真宗即位，加

州趙德明加恩官告使。回朝，請求在浦洛河設驛館，以便接待夏臺進奉使，皇上因爲荒凉偏遠勞動差役，没有允許。四年，升内園使、左班都知，領獎州團練使。

有西京左藏庫副使趙守倫長期掌管馬匹的圈養和放牧，到這時又掌管馬匹買賣，與閻承翰的職務相關聯，雖然一向是姻親，却不融洽，於是各自控告，都交給御史臺。閻承翰定罪擅自使用群牧司錢財，應當罰銅三十斤；趙守倫定罪違反皇帝的命令遷移估馬司，應當免去所任官職；典吏應當杖打脊背。下詔從寬處罰：閻承翰罰銅十斤贖罪，趙守倫罰銅二十斤贖罪，典吏也降低杖刑部位。群牧都監張繼能、判官陳越和田穀、勾當騏驥院楊保用、估馬楊繼凝都免罪釋放，制置使陳堯叟特别免於追究。

六年，皇上作《内侍箴》賞賜他，閻承翰上表請求刻成石碑立在宫中。第二年，建應天府爲南京，修建鴻慶宫，陳設太祖、太宗的遺像，派遣閻承翰從京城奉送前去。授南作坊使、入内都知。不久，去世，享年六十八歲。贈官懷州防禦使。

閻承翰性格剛强，所到之處檢察過嚴，缺乏温和美德。子閻文應，爲西京左藏庫使。

秦翰字仲文，真定獲鹿人。十三歲時爲黄門，開寶年間升遷高品。太平興國四年，崔彦進率領數萬兵馬進攻契丹，秦翰任都監，以善戰聞名。太宗因此異常賞識，認爲可以交托責任。雍熙年間出朝爲瀛州駐泊，兼管先鋒之事，升入内殿頭高品，鎮、定、高陽關三路排陣都監。淳化四年，補授入内押班。

趙保忠反叛，命李繼隆率軍問罪，秦翰監護軍隊。駐兵延州，秦翰擔心趙保忠逃走，就乘坐驛車首先前往，假稱有詔書安撫以延緩他們的陰謀。朝廷軍隊到達，秦翰又勸趙保忠用當地主人的禮儀到郊外迎接，因而全部趕到城外，趙保忠於是被擒，因功加官崇儀副使。至道初年，爲靈州、環州、慶州、清遠軍四路都監。真宗即位，

洛苑使、入内副都知。咸平中，河朔用兵，以爲鎮、定、高陽關排陣都監，敗契丹于莫州東，追斬數萬，盡奪所掠老幼。詔褒之，徙定州行營鈐轄。

王均之亂，爲川峽招安巡檢使。時上官正與石普不協，翰恐生事，爲曉譬和解之。親督衆擊賊，中流矢不却，五戰五捷，遂克益州，上手札勞問。翼日，進至廣都，斬首千餘級，獲馬數千匹。歸朝，遷内園使，領恩州刺史。

出爲鎮、定、高陽關前陣鈐轄，又徙後陣，破契丹二萬衆于威虜軍西，俘其鐵林大將等十五人。又爲邠寧、涇原路鈐轄兼安撫都監，率所部按行山外，召戎落酋帥，諭以恩信，凡三千餘帳相率内附。未幾，康奴族拒命，翰與陳興、許均深入擊之，斬級數千，焚其廬帳，獲牛馬甚衆。復與陳興、曹瑋襲殺章埋軍主于武延鹹泊川。詔書加獎，賜錦袍、金帶、白金五百兩、帛五百匹。

景德初，車駕將北巡，先遣翰乘傳往澶、魏裁制兵要，許便宜從事。俄充邢洺路鈐轄，與大軍會德清軍，張犄角之勢。又召爲駕前西面排陣鈐轄，管勾大陣。翰即督衆環城浚溝洫以拒契丹。功畢，契丹兵果暴至，翰不脱甲冑七十餘日，契丹乞和，凱旋，留泊澶州。月餘，令率所部兵還京師，加宫苑使、入内都知。出爲涇原儀渭鈐轄。先是，西鄙無藩籬之蔽，翰規度要害，鑿巨塹，計工三十萬，役卒數年而成，不煩於民。就遷皇城使、入内都知。以翰在邊久，宣力勤盡，特置是名以寵異焉。翰表讓，不聽。

大中祥符初，求從東封，手詔諭

加官洛苑使、入内副都知。咸平年間，河朔之戰，爲鎮、定、高陽關排陣都監，在莫州以東打敗契丹，追擊斬首數萬，全部奪回被劫掠的老幼百姓。下詔褒獎他，調任定州行營鈐轄。

王均叛亂，秦翰爲川峽招安巡檢使。當時上官正與石普不和睦，秦翰害怕發生事端，爲他們調解使其和解。親自監督軍隊攻擊賊軍，中了飛箭也不退却，五戰五勝，於是攻克益州，皇上親筆寫信慰勞問候。第二天，進軍到廣都，斬首一千餘級，繳獲馬數千匹。回朝，升内園使，領恩州刺史。

出朝任鎮、定、高陽關前陣鈐轄，又改後陣，在威虜軍以西打敗契丹二萬人，俘虜他們的鐵林大將等十五人。又任邠寧、涇原路鈐轄兼安撫都監，率所轄軍隊巡視山外，召集戎族部落的酋長統帥，向他們説明恩德信義，共三千多個帳落相繼歸附。不久，康奴族抗拒天命，秦翰與陳興、許均深入攻打他們，斬首數千級，燒毁他們的帳篷，繳獲牛馬很多。又與陳興、曹瑋在武延鹹泊川襲擊殺死章埋軍主。發下詔書進行獎勵，賞賜錦袍、金帶、白銀五百兩、帛五百匹。

景德初年，皇帝即將親征契丹，先派遣秦翰乘驛車前往澶州、魏州裁决軍事要務，允許根據情况先行處理。不久充任邢洺路鈐轄，與大軍在德清軍會師，形成夾擊之勢。又召爲駕前西面排陣鈐轄，管勾大陣。秦翰當即督率人馬環繞城墻深挖溝渠來抵禦契丹。工程完畢，契丹軍隊果然突然到來，秦翰有七十餘日不脱盔甲，契丹請求議和，凱旋，留駐澶州。一個多月後，命令率領所轄軍隊返回京城，加宫苑使、入内都知。出朝爲涇原儀渭鈐轄。在此之前，西部邊疆没有藩籬屏障，秦翰規劃要害之處，開鑿深壕，合計用工三十萬，由士兵數年完成，没有煩勞百姓。就地升皇城使、入内都知。因秦翰長期在邊疆，盡心竭力，特地設這一職名來顯示特别的寵遇。秦翰上表辭讓，没有聽從。

大中祥符初年，請求隨從東封泰山，皇帝親

以西垂委任之異。改昭宣使，又爲群牧副使，祀汾陰。是歲，夏州屬户有擾境上者，即日遣翰往脽上按視，遍巡邊部。及翰至，事寧，復還扈從，凡行在諸司細務，悉令裁决，不須中覆。禮畢，加領平州團練使，奉祀亳州，掌如汾陰。八年，營葺大内，詔翰參領其事。閏六月，暴卒於内庭之廨，年六十四。上甚悼惜，爲之泣下。贈貝州觀察使，賻襚加等。修内畢，詔遣使以襲衣、金帶賜其家。

筆下詔告諭他委以西部邊疆事務的特别使命。改任昭宣使，又爲群牧副使，祭祀汾陰。當年，夏州所屬民户有在邊境騷擾的，當天派遣秦翰前往脽上視察，普遍巡視邊境各部。秦翰到達，事態平息，又返回扈從，凡皇帝所在各司的瑣碎事務，都命他裁决，不須向朝廷報批。典禮完成，加官領平州團練使，奉命到亳州祭祀，職務與到汾陰祭祀相同。八年，修建宫廷，詔令秦翰參加主管此事。閏六月，在内庭官署突然去世，時年六十四歲。皇上非常傷悼惋惜，爲他流淚。贈官貝州觀察使，助喪財物衣被提高等級。修建内宫完畢，下詔派人用襲衣、金帶賞賜他的家屬。

翰倜儻有武力，以方略自任。前後戰鬥，身被四十九創。李繼遷之未賓也，翰因使常出入其帳中，無疑間，嘗白太宗言："臣一内官不足惜，願手刺此賊，死無所恨。"太宗深嘉其忠。

秦翰豪邁不羈有武力，以謀略自負。前後戰鬥，身受四十九處創傷。李繼遷尚未歸服時，秦翰接受使命經常在他的帳中出入，毫無猜忌，曾向太宗説道："我一個宦官不值得惋惜，希望親手刺死這賊，死而無憾。"太宗非常贊賞他的忠誠。

翰性温良謙謹，接人以誠信，群帥有剛狠不和者，翰皆得其歡心。輕財好施，與將士同休戚，能得衆心，皆樂爲用。其殁也，禁旅有泣下者。

秦翰性情温和善良謙虚謹慎，以誠信待人，統帥們有剛强殘忍不易相處的，秦翰都能得到他的歡心。輕財而好施捨，與將士休戚與共，能得到軍心，都樂於被他所用。他去世時，禁軍中有人流淚。

九年，重贈彰國軍節度，詔楊億撰碑文，億以其不蓄財，表辭所贄物，雖朝廷不許，而時論美之。子懷志，内殿崇班。

九年，再贈官彰國軍節度使，詔令楊億撰寫碑文，楊億因爲他不積蓄財物，上表推辭所送禮物，雖然朝廷没有允許，但當時輿論都贊美他。子懷志，爲内殿崇班。

周懷政

周懷政，并州人。父紹忠，以黄門事太宗，從征河東，得懷政于亂尸間，養爲子。給事禁中，累至入内高品。大中祥符初，真宗東封，命修行宫頓遞。及奉泰山天書馳驛赴闕，轉殿頭。天書每出宫，與皇甫繼明并爲夾侍。東封禮成，與内殿崇班康宗元留泰山，修圜臺，轉入内西頭供奉官。祀汾陰，轉東頭。六年，劉承規卒，擢内殿崇班、入内押班、勾當皇城司。會朝謁太清宫，與閻承翰等同

周懷政，并州人。父親周紹忠，以黄門官侍奉太宗，隨從征伐河東，在尸體堆中發現周懷政，收養爲兒子。在宫中供事，多次升官升到入内高品。大中祥符初年，真宗東封泰山，命他準備行宫的驛傳酒食供奉。奉泰山天書驛馬飛馳趕赴朝廷，升任殿頭。天書每次出宫，與皇甫繼明一同在左右陪侍。封禪典禮完成，與内殿崇班康宗元留在泰山，修建圜臺，轉爲入内西頭供奉官。祭祀汾陰，轉爲東頭。六年，劉承規去世，提升内殿崇班、入内押班、勾當皇城司。適逢朝謁太清宫，與閻承翰等同管勾大内事。七年，奉

管勾大內事。七年，奉天書摹刻于乾元殿，爲刻玉都監，又爲修兗州景靈宫、太極觀都監，俄遷內殿承制。是冬，命起居舍人、知制誥盛度爲會真宫醮告使，懷政爲都監。還，爲玉清昭應宫都監兼掌景靈宫、會靈觀使。刻玉成，遷如京副使。九年，建資善堂，以懷政爲都監。壽丘宫觀成，優賜襲衣、金帶，遷崇儀使。天禧大禮，又爲修奉寶册都監，加領長州刺史，是冬遷洛苑使。二年春，遷左藏庫使。仁宗爲皇太子，命爲入內副都知、管勾左右春坊，轉左騏驥使。三年，領英州團練使，加昭宣使。

天書到乾元殿摹刻，爲刻玉都監，又爲修兗州景靈宫、太極觀都監，不久升內殿承制。當年冬，任命起居舍人、知制誥盛度爲會真宫醮告使，以懷政爲都監。回朝，爲玉清昭應宫都監兼掌景靈宫、會靈觀使。刻玉完成，升如京副使。九年，修建資善堂，以周懷政爲都監。壽丘宫觀建成，優厚賞賜襲衣、金帶，升崇儀使。天禧年間大禮，又爲修奉寶册都監，加官領長州刺史，當年冬天改洛苑使。二年春，升左藏庫使。仁宗爲皇太子，任周懷政爲入內副都知、管勾左右春坊，轉左騏驥使。三年，領英州團練使，加官昭宣使。

懷政日侍內廷，權任尤盛，於是附會者頗衆，往往言事獲從，同列位望居右者，必排抑之。中外帑庫皆得專取，因多入其家。性識凡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單州團練使田敏厮養，爲人凶狡，遂賂懷政親信，得見，因與侍卒姚斌妄談神怪以誅之。懷政大惑，援能至御藥使、領階州刺史。俄於終南山修道觀，與劉益輩造符命，托神言國家休咎，否臧大臣。時寇準鎮永興，能爲巡檢，倚準舊望，欲實其事。準好勝，喜其附己，多依違之。

周懷政終日在宫中侍奉，權勢很大，當時依附的人相當多，往往上言政事被聽從，同僚中地位名望比他高的，必定排擠壓制。內外府庫錢物都能够取用，因此大量流入他的家。性情見識平庸，非常相信妖異荒誕之事。有個叫朱能的人，本是單州團練使田敏的奴僕，爲人凶狠狡詐，於是賄賂周懷政的親信，得以接見，因而與親兵姚斌編造神怪故事來誘惑他。周懷政大受迷惑，提携朱能到御藥使、領階州刺史。不久在終南山修建道觀，與劉益之流假造符命，僞托神明預言國家禍福，評論大臣。當時寇準鎮守永興，朱能爲巡檢，倚仗寇準過去的聲望，想要證實其事。寇準好勝，喜歡他依附自己，多依順他。

朝臣屢言懷政之妄，真宗含忍不斥，然漸疏遠之。懷政憂懼，時使小黄門自禁中出，詐稱宣召，入內東門，坐別室，久之而還，以欺同類。會準爲相，逾年而罷，懷政愈畏獲譴，不自安。

朝廷大臣多次上言周懷政的荒誕，真宗容忍不予指斥，然而漸漸疏遠了他。周懷政擔心害怕，不時派小黄門從宫中出來，假稱宣召，進入內東門，坐在另外一間屋子裏，很久以後返回，來欺騙同僚。寇準任宰相，過了一年被罷免，周懷政更加害怕受到責罰，心中不安。

四年七月，與弟禮賓副使懷信謀潛召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閤門祗候楊懷玉會皇城司，期以二十五日竊發，殺丁謂等，復相寇準，奉真宗爲太上皇，傳位太子。前

四年七月，與弟弟禮賓副使周懷信陰謀私自召集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閤門祗候楊懷玉在皇城司聚會，約定在二十五日悄悄動手，殺死丁謂等人，重新任用寇準爲相，奉真宗爲太上皇，把皇位傳給太子。前一天晚上，楊崇

夕，崇勳、懷吉詣丁謂第密告之，謂即夜偕崇勳、懷吉至曹利用第計議。翌日，利用入奏，真宗怒，命收懷政，令宣徽北院使曹瑋與崇勳於御藥院鞫訊，具伏。帝坐承明殿臨問，懷政但祈哀而已，命斬于城西普安寺。父內殿承制紹忠及懷信并杖配復岳州，子侄勒停，貲産没官。朱能父左武衛將軍致仕諤、母周氏，罰銅百斤，子守昱、守吉分配邵、蔡、道州。懷政僕使、親從并杖配海島、遠州，部下使臣貶秩有差。懷政之未敗也，紹忠嘗詬之曰："斫頭豎子終累我！"懷信謂之曰："兄前事必敗，宜早詣上首實，庶獲輕典。"及其謀亂，又泣拜止之，不聽，故皆得免死。

勳、楊懷吉來到丁謂府中秘密告知此事，丁謂連夜帶着楊崇勳、楊懷吉到曹利用府中計謀商議。第二天，曹利用入朝上奏，真宗發怒，命令逮捕周懷政，下令宣徽北院使曹瑋與楊崇勳在御藥院審訊，全部認罪。皇帝坐在承明殿親自詢問，周懷政衹是請求哀憐而已，命令在城西普安寺斬首。父親內殿承制周紹忠及周懷信都杖刑發配岳州，子侄免去官職，財産由官府没收。朱能的父親以左武衛將軍致仕的朱諤、母親周氏，罰銅一百斤，兒子朱守昱、朱守吉分别發配邵州、蔡州、道州。周懷政的僕人、親信隨從都杖刑發配海島、邊遠州縣，部下使臣降低官秩各有不同。周懷政尚未衰敗時，周紹忠曾責駡他說："砍頭的小子最終要連累我！"周懷信對他說："兄長你以前的事必定敗露，應當及早向皇上自首實報，或者能從輕發落。"到他陰謀爲亂，又哭拜阻止他，不肯聽從，由此都得以免於死罪。

右街僧録澄遠以預聞妖詐，决杖黥配郴州。內供奉官譚元吉、高品王德信、高班胡允則、黄門楊允文與懷政協同妖妄，皆杖配遠州。入內押班鄭志誠與能書問往還，削兩任，配房州。入內供奉官石承慶嘗爲懷政所召，夜二鼓不下皇城門鑰以待，黄門黄守忠見之，戒門卒勿納，至是言其事，承慶坐削兩任，配宿州。楊懷玉次日始詣樞密院自陳，責授侍禁、杭州都監。擢崇勳內客省使、桂州觀察使，懷吉如京使，賜以金帶、金銀。

懷政既誅，亟遣入內供奉官盧守明、鄧文慶馳驛永興，捕朱能。劉益、李貴、康玉、唐信、道士王先、張用和悉免死，配遠州。能偵知使者至，衷甲出，殺守明以叛。詔遣內殿承制江德明、入內供奉官于德潤發兵捕之，能入桑林自縊死。永興、乾耀都巡檢供奉官李興、本軍十將張順斷能及其子首以獻，補興閤門祗候，順牢城都頭。以劉益等十一人黨能害

右街僧録澄遠因參預談論妖異荒誕之事，判决杖刑刺面發配郴州。內供奉官譚元吉、高品王德信、高班胡允則、黄門楊允文與周懷政一同爲妖邪荒誕之事，都杖刑發配邊遠州縣。入內押班鄭志誠與朱能有書信往來，削官兩級，發配房州。入內供奉官石承慶曾被周懷政召見，夜晚二更天皇城門不鎖等待他，黄門黄守忠見到此事，告誡守門士兵不要放他進來，到這時告發這件事，石承慶定罪削官兩級，發配宿州。楊懷玉第二天纔來到樞密院自首，責罰授爲侍禁、杭州都監。提拔楊崇勳爲內客省使、桂州觀察使，楊懷吉如京使，賞賜金帶、金銀。

周懷政被處死後，急速派遣入內供奉官盧守明、鄧文慶騎驛馬趕到永興，逮捕朱能。劉益、李貴、康玉、唐信、道士王先、張用和都免去死刑，發配邊遠州縣。朱能偵察知道了派人逮捕他，衣服裏面穿着鎧甲出來，殺死盧守明叛亂。下詔派遣內殿承制江德明、入內供奉官于德潤發兵捕殺，朱能進入桑林自縊而死。永興、乾耀都巡檢供奉官李興、本軍十將張順砍下朱能以及他兒子的頭進獻，補授李興爲閤門祗候，張順牢城都頭。因劉益等十一人幫助朱能殺害宦官，在市

中使，磔于市。王先、李貴、唐信、張用和八人皆處斬。能母妻子弟皆決杖配隸，閤門祗候穆介、知永興軍府朱巽、轉運使梅詢劉楚、知鳳翔府臧奎等坐與懷政、能交結相稱薦，皆論罪。降寇準太常卿，再貶道州。凡朝士及永興、鳳翔官吏與準厚善者，悉降黜焉。

場凌遲處死。王先、李貴、唐信、張用和等八人都處以斬首。朱能的母親妻子兒女兄弟都杖刑發配，閤門祗候穆介、永興軍府知府朱巽、轉運使梅詢和劉楚、鳳翔府知府臧奎等因與周懷政、朱能交往勾結互相舉薦，全部定罪。寇準降爲太常卿，再貶謫道州。凡朝中士人以及永興、鳳翔的官吏中與寇準親密友善的，全部貶黜。

張崇貴

張崇貴，真定人。太祖時爲内中高品，稍遷殿頭。太平興國中，以善射選爲御帶。錢俶納土，命馳往閲城防儲偫之數。親征太原，從崔彦進、李漢瓊先路視水草。端拱初，補内供奉官。

張崇貴，真定人。太祖時爲内中高品，逐漸提升爲殿頭。太平興國年間，因善於射箭選爲御帶。錢俶獻上國土，命他騎快馬前去檢查城防儲備的情况。太祖親征太原，張崇貴隨從崔彦進、李漢瓊先行視察水源和牧草。端拱初年，補爲内供奉官。

淳化四年，命乘傳之延州招羌戎之内附者，發庫錢犒給，以金幣賜酋領。將行，轉内班右班押班，就命管勾鄜延屯兵，李繼隆討李繼遷，詔崇貴以延安兵犄角進討。及擒趙保忠，留崇貴與石覇守綏州，徙平夏民以實之。繼遷扼橐駝路，驅脅内屬戎人，崇貴與田敏率熟倉族乩遇戰於雙堆，殺二千餘級，掠牛羊、橐駝、鎧甲甚衆，連詔褒諭。繼遷走漠中，遣其將佐趙光祚、張浦求納款，會于石堡寨，崇貴椎牛釃酒犒諭之，給以錦袍帶。會改内班爲黄門，命爲黄門右班押班，仍加内殿崇班，又改黄門爲内侍，職隨易焉。既而繼遷貢橐駝、名馬待罪，遣崇貴往賜器幣、茶藥、衣物。

淳化四年，命他乘驛車到延州招撫内附的羌族部落，拿出官庫中的錢犒勞供給，用金帛禮物賞賜酋長首領。即將啓程，轉升内班右班押班，就地命管勾鄜延駐軍，李繼隆討伐李繼遷，詔令張崇貴以延安軍隊夾擊進軍討伐。擒獲趙保忠後，留張崇貴與石覇守衛綏州，遷移平夏百姓充實那裏。李繼遷控制橐駝路，驅趕脅迫歸附内地的戎人，張崇貴與田敏率領熟倉族乩遇在雙堆作戰，斬首二千餘級，奪得牛羊、駱駝、鎧甲很多，連續下詔褒獎。李繼遷逃到沙漠之中，派遣他的將佐趙光祚、張浦請求歸降，在石堡寨會見，張崇貴殺牛斟酒來犒勞勸諭他們，贈給錦袍衣帶。適逢把内班改爲黄門，命他爲黄門右班押班，加官内殿崇班，又把黄門改爲内侍，職務隨之改换。接着李繼遷進貢駱駝、名馬等待受處分，派遣張崇貴前去賞賜器幣、茶藥、衣物。

至道元年，進崇儀副使、内侍右班副都知。時繼遷復叛，劫芻餽于浦洛河。二年，詔李繼隆大發師進討。賊圍靈州急，太宗將棄之，廷議未決，命崇貴與馮訥乘傳往議其事，乃益兵固守，就命爲靈環慶州、清遠軍路監軍，又爲排陣都監。

至道元年，進爲崇儀副使、内侍右班副都知。當時李繼遷又叛亂，在浦洛河搶劫糧草。二年，詔令李繼隆大規模發兵前去討伐。賊軍圍困靈州緊急，太宗要放棄靈州，朝廷議論尚未決定，命令張崇貴與馮訥乘驛車前來議論此事，於是增加兵力固守，就地命爲靈環慶州、清遠軍路監軍，又任排陣都監。

真宗立，拜洛苑使、右班都知、管勾并州軍馬。自至道後，五路討賊，兵戰相繼，卒無成功。及是，保吉復修貢，詔以定難節度授之，命崇貴持詔命、衣帶、器幣以賜。使還，加六宅使。

咸平元年，又命管勾鄜延屯兵，泊延安，改駐泊都監，又爲鈐轄。其後繼遷復與熟户李繼福爲隙，因緣内擾，崇貴與張守恩擊之，焚廬舍，獲貲畜、器甲、生口甚衆。又與王榮禦賊，獲具裝馬數十匹，再詔褒飭。四年，詔歸。俄領獎州刺史，復莅鄜延，仍制置沿邊青白鹽事。與衛超領軍入敵境，焚廬舍帳幕，獲廩糗、牛羊，復被詔獎。崇貴屢詗契丹事傳遞以聞，願身當一隊爲前鋒，詔不允。

景德元年，保吉死，其子德明尚幼，崇貴移書諭朝廷恩信，德明請俟釋服稟命。詔書慰撫，以向敏中爲緣邊安撫使。自是邊防事宜，經制小大，皆崇貴專主之。築臺保安北十里許，召戎人會議，與之盟約。二年春，召赴闕面授方略，許德明以定難節度、西平王，賜金帛緡錢各四萬、茶二萬斤，給内地節度奉，聽回圖往來，放青鹽禁，凡五事。而令德明納靈州土疆，止居平夏，遣子弟入宿衛，送略去官吏，盡散蕃漢兵及質口，封境之上有侵擾者稟朝旨，凡七事。德明悉如約，惟以子弟入質及納靈州爲難，故亦禁鹽如舊，不許回圖。

三年九月，以德明誓表來上，崇貴因請入朝，許之。以功拜皇城使、内侍左右班都知，領誠州團練使。又持旌節誥命授德明，太常博士趙湘爲之副。四年，使還，會車駕上陵，次

真宗即位，授洛苑使、右班都知、管勾并州軍馬。從至道以後，兵分五路討伐賊軍，戰争不斷，最終没有取得成功。到這時，趙保吉再次納貢，下詔授給定難節度使，命令張崇貴携帶詔命、衣帶、器幣作爲賞賜。出使回朝，加官六宅使。

咸平元年，又令管勾鄜延駐軍，駐兵延安，改授駐泊都監，又任鈐轄。此後李繼遷又與熟户李繼福結仇，以此爲藉口騷擾内地，張崇貴與張守恩攻打他們，燒毁廬舍，繳獲財産儲蓄、武器鎧甲、牲畜很多。又與王榮抵禦賊軍，繳獲全套裝備的戰馬數十匹，再次下詔褒獎。四年，詔令回朝。不久領獎州刺史，重新到鄜延，仍爲制置沿邊青白鹽事務。與衛超率軍進入敵人境内，燒毁房屋帳篷，繳獲糧食、牛羊，又一次受到下詔褒獎。張崇貴多次偵察契丹的情況傳遞上報，希望親自率領一支軍隊作爲前鋒，皇帝下詔不允許。

景德元年，趙保吉死去，其子趙德明還年幼，張崇貴送書信説明朝廷的恩德信義，趙德明請求等到服喪結束時歸順。下詔書撫慰，任用向敏中爲緣邊安撫使。從此邊防事宜，大小事務，都由張崇貴獨自主持。在保安以北十里左右築高臺，召集戎人會同議事，與他們訂下盟約。二年春天，召赴朝廷當面授與方略，許諾給與趙德明爲定難節度使、西平王，賞賜金帛緡錢各四萬、茶二萬斤，供給内地節度使俸禄，聽任貿易往來，開放青鹽限制，共五項。而命令趙德明交納靈州的疆土，僅占有平夏，派遣子弟入宫宿衛，送還劫持的官吏，全部解散番漢軍隊及人質，邊境上有人進行侵擾的按朝廷旨意行事，共七項。趙德明全部依從和約，僅有派子弟入朝爲人質及交還靈州難以做到，因此也依舊禁止青鹽，不允許進行貿易。

三年九月，把趙德明决心臣服的表章進獻朝廷，張崇貴因而請求入京朝見，允許了他。因功授皇城使、内侍左右班都知，領誠州團練使。又持旌節誥命授與趙德明，太常博士趙湘作他的副手。四年，完成使命回朝，適逢皇上朝拜皇陵，

瓊林苑，崇貴對于苑中，即命爲行宫使。是秋，復還延安。供奉官曹信時監邊軍，信善琴，崇貴與石普軍中宴集，令信奏之，信以久廢爲辭；崇貴與普因摭其他過以聞，真宗知其誣奏，不問。大中祥符元年，加昭宣使。

崇貴久在邊，善識羌戎情僞，西人畏服。每德明有所論述及境上交侵，皆先付裁制。夏州趣邊有二路，其文移至環慶者，皆付延州議焉。嘗請置緣邊安撫使，如北面之制。上曰："西鄙别無經營，苟德明能守富貴，無慮朝廷失恩信也。增置署局，徒爲張皇，不若委卿静制之。"二年，上言久去鄉里，願得告歸葬父母。許之，錫與甚厚。復命爲都鈐轄，提舉榷場。崇貴乞留京師，面諭委屬之意，聽歲入奏事。四年八月，卒，年五十七。帝悼惜之，贈豐州觀察使，内侍護喪還京師。子承素，東染院副使。

駐宿瓊林苑，張崇貴在苑中答對，當即授爲行宫使。當年秋，重新回到延安。供奉官曹信當時監督邊疆守軍，曹信善於彈琴，張崇貴與石普在軍中飲宴聚會，命曹信彈奏，曹信以荒廢已久推辭；張崇貴與石普因而挑出他的其他過失上報，真宗知道這是誣奏，没有追問。大中祥符元年，加官昭宣使。

張崇貴長期在邊疆，善於識别羌族戎人的虚實，西夏人畏懼敬服。每次趙德明有所論述以及邊境上侵擾，都首先交給他裁定處理。從夏州到邊界有兩條路綫，傳遞文書到環慶的，都交給延州商議。曾請求設緣邊安撫使，與北部邊疆的制度相同。皇上説："西部邊疆不經營其他事務，如果趙德明能安守富貴，就不必擔心朝廷違背恩德信義。增設官署，白白造成不安定，不如委托你悄悄控制。"二年，上言長期離鄉在外，希望告假回鄉安葬父母。允許了他，賞賜非常豐厚。又任命爲都鈐轄，提舉榷場。張崇貴請求留在京城，面告托付之意，聽憑每年入京奏事。四年八月，去世，享年五十七歲。皇帝爲他悲傷惋惜，贈官豐州觀察使，内侍護送靈柩返回京城。子張承素，爲東染院副使。

張繼能

張繼能字守拙，并州太原人。父贇，晋末爲内班。繼能，建隆初以黄門事禁中，太平興國初爲内品。從征河東，命主城南洞屋，以勞遷高品。契丹入寇，命爲高陽、鎮、定路先鋒都監，從崔彦進戰長城口，多所俘馘。明年，又與彦進敗契丹于唐興口，轉殿頭高品。

雍熙中，夏州叛，命李繼隆爲銀、夏都部署，以繼能監軍。俄徙護定州屯兵，領驍捷卒三千，屯五回嶺。端拱初，遷入内殿頭，從趙保忠討李繼遷。保忠薦其有材，命與保忠同經略其事。代還，掌内弓箭庫。淳化三年，與白承睿護芻粟入靈武。會繼遷復寇邊，命繼能、承睿與知靈州

張繼能字守拙，并州太原人。父親張贇，後晋末爲内班。張繼能，建隆初年以黄門在皇宫中侍奉，太平興國初年爲内品。隨駕從征河東，命令主管城南洞屋，因功勞升高品。契丹入侵，任命爲高陽、鎮、定路先鋒都監，跟隨崔彦進在長城口作戰，多有斬獲。第二年，又與崔彦進在唐興口打敗契丹，轉殿頭高品。

雍熙年間，夏州叛亂，任命李繼隆爲銀、夏都部署，命張繼能爲監軍。不久改爲護定州屯兵，領驍捷卒三千，駐兵五回嶺。端拱初年，升爲入内殿頭，隨從趙保忠討伐李繼遷。趙保忠舉薦他有才能，命令與趙保忠共同指揮討伐。任滿回朝，掌管内弓箭庫。淳化三年，與白承睿護送糧草進入靈武。適逢李繼遷又一次侵犯邊境，命令張繼能、白承睿與靈州知州侯延廣率領精兵五

侯延廣領驍卒五千，同主軍務，俄留爲本州都監。及鄭文寶議城威州、清遠軍，繼能護其役。工畢，命與西京作坊副使張延洲同知軍事，又與田紹斌同掌積石寨。就遷内供奉官、靈環慶、清遠軍後陣都監，與西人轉鬥，敗走之。復還清遠。詣闕奏事，遷内殿崇班。未幾，拜供備庫副使，復遣護環州屯兵，徙涇原儀渭都巡檢使。

千人，共同主持軍務，不久留下爲本州都監。鄭文寶提議建築威州、清遠軍二城，張繼能督護這項工程。工程完畢，命令與西京作坊副使張延洲同知軍事，又與田紹斌共同掌管積石寨。就地升爲内供奉官、靈環慶、清遠軍後陣都監，與西夏人轉戰，打敗趕走他們。又返回清遠軍。到朝廷奏事，升内殿崇班。不久，授爲供備庫副使，又派遣爲護環州屯兵，調任涇原儀渭都巡檢使。

真宗即位，遷崇儀使、靈環十州軍兵馬都監兼巡檢安撫使。咸平三年王均之亂，命爲川峽兩路招安巡檢使。成都平，留爲利州招安巡檢，尋召歸。會銀、夏寇警，復爲邠寧駐泊都監。夏人寇清遠軍，營于積石河，繼能與楊瓊、馮守規在慶州逗遛，不時赴援，致陷城堡，又焚棄青岡寨，特詔下御史府，免死，長流儋州。景德二年，會赦，還，爲内侍省内常侍，又爲陝西捕賊巡檢，獲千餘人，改内殿崇班。從朝陵，爲行宫四面巡檢。

真宗即位，升崇儀使、靈環十州軍兵馬都監兼巡檢安撫使。咸平三年王均叛亂，命張繼能爲川峽兩路招安巡檢使。成都平定，留爲利州招安巡檢使，很快召回。適逢銀、夏被侵犯，又任邠寧駐泊都監。西夏人侵犯清遠軍，在積石河駐營，張繼能與楊瓊、馬守規在慶州逗留不前，没有及時前去救援，造成城堡陷落，又焚燒放棄青岡寨，特别下詔拘留御史府，免去死罪，流放儋州。景德二年，遇赦，回京，爲内侍省内常侍，又爲陝西捕賊巡檢，俘獲千餘人，改爲内殿崇班。隨從朝拜皇陵，爲行宫四面巡檢。

四年，宜州卒陳進爲亂。初，知州劉永規馭下嚴酷，課澄海卒伐木葺州廨，數不中程即杖之，至有率妻孥趣山林以采者，雖甚風雨，不停其役。故進因衆怨，殺永規及監軍國鈞，擁判官盧成均爲帥，據其城。

四年，宜州士兵陳進作亂。起初，知州劉永規駕馭部下很嚴酷，督促澄海卒伐木修建州衙，多次不合期限就杖罰他們，以致有人率領妻子兒女到山林中去采伐的，即使大風大雨，也不停止勞役。因此陳進利用人們的怨恨，殺死劉永規及監軍國鈞，擁立判官盧成均爲統帥，占領這座城。

七月奏至，詔東上閤門使忠州刺史曹利用、供備庫使賀州刺史張煦爲廣南東西路安撫使，如京副使張從古及繼能副之，虞部員外郎薛顔同勾當轉運事，發荆湖、蘄黄州兵討之。上語近臣曰："番禺寶貨雄富，賊若募驍果，立謀主，沿流東下趣廣州，則爲患深矣。"遣内侍高品周文質使廣州，監屯兵，會鄰路巡檢使控要

七月奏章到達，詔令東上閤門使忠州刺史曹利用、供備庫使賀州刺史張煦爲廣南東西路安撫使，如京副使張從古及張繼能爲他們的副職，虞部員外郎薛顔同勾當轉運事，徵發荆湖、蘄州、黄州軍隊討伐他們。皇上對親近大臣説："番禺財力雄厚，賊人如果招募勇猛果敢的軍隊，擁立謀主，順流東下進軍廣州，所造成的災禍就很深重了。"派遣内侍高品周文質出使廣州，監督駐軍，適逢鄰路巡檢使控制要路，集合東西海

路，集東西海戰棹，扼端州峽口。賊悉衆來攻柳城縣，殿直韓明、許貴、郝惟和以所部兵千餘禦敵，明、貴死之，惟和僅以身免，成均奉宜州印遣使詣舒賁求赦罪。是夕，進復陷柳城，官軍退保象州。賊又寇懷遠軍，知軍殿直任吉與邕桂巡檢、殿直張崇寶、侍禁張守榮擊走之。賊退而復集者累日，吉輩固守，屢與鬥，大獲其器甲。又攻天河寨，寨兵甚少，監軍奉職錢吉部分嚴整，一戰敗之。賊衆屢衄，頗潰去，衆心携貳，將棄宜州，以家屬之悼耄者五百人隕江中，率其衆裁三千趣柳、象，將入容管。初至柳州，限江不能渡。知州王昱望賊遁走，城遂陷。

朝廷以詔書四十分揭要路，諭賊歸順者悉釋其罪。賊挈族居思順州，分兵攻象州。利用命入内高班于德潤以千兵倍道襲逐，利用等繼至，遇賊武仙縣之李練鋪。賊初不知覺，惟進率衆來拒，直犯前軍，前軍寄班侍班郭志言麾騎士左右縱擊。賊衣順水甲、執標牌以進，飛矢攢鋒不能却，前軍即持棹刀巨斧破其牌，史崇貴登山大呼曰："賊走矣，急殺之！"賊心動，衆遂潰。逐北至象州城下，賊寨猶有據長竿瞰城中者，成均始挈其族以詔書來降，乃斬進并其黨，生擒賊帥六十餘人，斬首級、獲器甲戰馬甚衆。

利用分兵捕餘寇，遣于德潤馳奏其事。授利用引進使，煦如京使，從古莊宅副使，繼能供備庫使，志言供備庫使。又以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郭全豐爲都軍頭，領勤州刺史。歸遠軍士手殺進者李昊、劉宗、趙敏并補本軍都頭，張守榮爲供奉官、閤門祗候，張崇寶、任吉并爲供奉官，錢

戰船，扼守端州峽口。賊軍帶領全部人馬來攻打柳城縣，殿直韓明、許貴、郝惟和率領所轄軍隊千餘人抗禦敵軍，韓明、許貴戰死，郝惟和僅自己得以免死，成均奉獻宜州官印派人到舒賁那裏請求赦免罪過。當天晚上，陳進又攻陷柳城，官軍退保象州。賊軍又侵犯懷遠軍，知軍殿直任吉與邕桂巡檢、殿直張崇寶、侍禁張守榮打敗趕走他們。賊軍後退又集結連續多日，任吉等堅守，多次與他們交戰，大量繳獲武器鎧甲。又進攻天河寨，寨中兵士很少，監軍奉職錢吉部署嚴整，一戰打敗他們。賊軍多次挫敗，頗多潰逃，人們懷有二心，將要放棄宜州，把家屬中年老恐懼的五百人沉入江中，率領他的人馬祇有三千趕赴柳城、象州，即將進入容管。剛剛到達柳州，被大江所阻不能渡過。知州王昱遠遠看到賊軍就逃走，城池於是陷落。

朝廷把四十份詔書分別貼在要道上，曉諭賊軍歸順的將赦免全部罪過。賊軍帶着家人居住在思順州，分兵進攻象州。曹利用命令入内高班于德潤用一千兵力兼程追擊，曹利用等人接着到達，在武仙縣的李練鋪與敵軍相遇。賊軍起初没有發覺，僅陳進率軍前來抵抗，直接衝擊前軍，前軍寄班侍班郭志言指揮騎兵從左右兩側出擊。賊軍穿順水甲、手持盾牌前進，飛箭密集也不能使他們後退，前軍手持棹刀大斧劈他們的盾牌，史崇貴登山大喊説："賊軍逃走了，趕快殺死他們！"賊軍軍心動摇，於是潰散。追擊敗軍到象州城下，賊軍寨中還有爬上長竿俯瞰城中的，成均纔帶着家人拿着詔書來投降，於是把陳進和他的同黨斬首，活捉賊軍將領六十餘人，斬首級、繳獲武器鎧甲戰馬很多。

曹利用分兵捕殺其餘賊寇，派遣于德潤快馬上奏此事。授曹利用爲引進使，張煦爲如京使，張從古爲莊宅副使，張繼能爲供備庫使，郭志言爲供備庫使。又任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郭全豐爲都軍頭，領勤州刺史。歸遠軍士兵親手殺死陳進的李昊、劉宗、趙敏都補爲本軍都頭，張守榮爲供奉官、閤門祗候，張崇寶、任吉都爲供奉官，錢吉爲右侍禁。又因象州知州大理寺丞何邴

吉爲右侍禁。又以知象州大理寺丞何郙最有勞，優拜祠部員外郎，賜緋。又賜郙三子知道、知古、知常出身，郙之親屬同捍寇者悉甄叙之。升象州爲防禦使。

初，賊攻象州，城在高丘上，素無井，閉壘之日，皆以乏水爲慮。賴天雨，停水將竭而雨復下，如是者兩月，汲之以濟。山中無烽候，每欲破賊，即禱於城西神祠，或見巨蟒吞龜，是日果有克獲，衆以爲神靈助順之應。張守榮俄病瘴，遣尚醫馳往視之，未至而卒，贈如京使，録其子官。

十二月，餘寇悉平。東封，留繼能爲京舊城内巡檢鈐轄，俄加東染院使。

大中祥符二年，入内都知李神祐等坐事悉罷，擢繼能入内内侍省副都知。時宗室多召侍講説書，上嘉其勤學，令講誦日别給公膳，專遣繼能主之。俄又與内殿承制岑保正提點郡縣主諸院事。三年，兼群牧都監。祀汾陰，留掌大内兼舊城内巡檢鈐轄，俄領會州刺史。謁太清宫，爲天書扶侍都監。七年，以疾求解職，不許。命爲涇原儀渭鎮戎軍路鈐轄。未幾，徙鄜延都鈐轄。先是，内屬户殺漢口者止罰孳畜，繼能則麗於常法，由是西人畏而不敢犯。德明雖受朝命，而羌部不絶寇境。繼能日課卒截竹爲簽，署字其上，且言以備將士記殺獲功狀，賊聞之甚懼。歸朝，復莅群牧。仁宗在儲宫，嘗親書一幅賜之。繼能以聞，真宗亦爲標題其末，人以爲榮。九年，坐前護修莊穆皇后陵摧陷，左授西染院使，掌往來國信。

天禧初，復西京左藏庫使。國信

最有功勞，特别授祠部員外郎，賜緋。又賞賜何郙的三個兒子知道、知古、知常爲官，何郙的親屬共同抵抗敵寇的全部鑒别叙用。象州升格爲防禦使州。

起初，賊軍進攻象州，州城位於高坡上，一向没有井，關閉城堡之日，都爲缺水而擔心。幸賴天降雨，積存的水即將用盡就又下雨，像這樣兩個月，汲水來接濟。山中没有烽火崗哨，每次想要打敗賊軍，就在城西神祠祈禱，有人見到巨蟒吞龜，當天果然攻克，人們把這些當作神靈幫助順應天意的應驗。張守榮不久感染瘴氣患病，派遣御醫前去診視，尚未到達就去世了，贈如京使，録用他兒子爲官。

十二月，殘餘敵寇全部平定。東封泰山，留張繼能爲京城舊城内巡檢鈐轄，不久加官東染院使。

大中祥符二年，入内都知李神祐等因犯罪全部罷免，提升張繼能爲入内内侍省副都知。當時宗室大多召侍講解説典籍，皇上贊美他們勤學，下令講誦書籍每天另外供給官府膳食，專門派張繼能主管此事。不久又與内殿承制岑保正提點郡縣主諸院事。三年，兼任群牧都監。祭祀汾陰時，留掌大内兼舊城内巡檢鈐轄，不久領會州刺史。皇上謁拜太清宫，爲天書扶侍都監。七年，因病請求解除職務，不允許。任命爲涇原儀渭鎮戎軍路鈐轄。不久，調任鄜延路都鈐轄。在此之前，歸屬内地的民户殺死漢人的僅罰牲畜，張繼能則依照通用法律，因此西夏人畏懼而不敢違犯。趙德明雖接受朝命，而羌族部落不斷侵犯邊境。張繼能每日督促士兵截斷竹子做成竹簽，在上面寫了字，并説以備將士們記録殺敵繳獲的功勞，賊軍聽到此事非常害怕。回朝，重新擔任群牧都監。仁宗爲皇儲時，曾親筆書寫一條幅賞賜他。張繼能告知皇帝，真宗也爲他在卷末標題，人們認爲很榮耀。九年，因以前統轄修建的莊穆皇后陵墓塌陷定罪，降職授爲西染院使，掌管往來各國的文書符節。

天禧初年，重任西京左藏庫使。國信司官吏

司吏陳誠者，頗巧黠，繼能欲援置群牧司，而誠先隸群牧，坐事停職。至是，群牧吏左宗抉其宿負，白制置使曹利用，故誠不遂所求。繼能怒宗之沮己，密遣親事卒偵宗。會宗弟元喪妻，宗嘗爲假敎駿軍校馬送葬，及還，元抵飲肆與酒保相毆，繫府中，而假馬之事未發。誠即白繼能，請屬府中并劾其事。知府樂黄目受屬，獄未就，爲群牧副使楊崇勳所發，繼能坐罷内職，降授西京作坊使，出爲邠寧鈐轄。繼能自陳不願外任，得掌瑞聖園，尋領往來國信所。三年，復爲西京左藏庫使、内侍右班副都知。未幾，遷崇儀使，以衰老求解職，轉内園使，掌瓊林苑。五年，卒，年六十五。特贈汀州團練使，録其子懷忠爲大理寺丞，孫遂爲三班奉職，遜爲借職、春坊祇候。

陳誠，聰明機敏，張繼能想要援引進入群牧司，而陳誠原先隸屬群牧司，因事停職。到這時，群牧官吏左宗搜集他從前的過失，報告制置使曹利用，因此陳誠的請求没有實現。張繼能惱恨左宗阻撓自己，秘密派遣親近士兵偵察左宗。適逢左宗的弟弟左元妻子去世，左宗曾爲他借敎駿軍校的馬匹送葬，返回時，左元到酒店與酒保打架，關押在府中，而借馬的事没有被發現。陳誠馬上報告張繼能，請求囑托府中一同彈劾這件事。知府樂黄目接受囑托，尚未定案，被群牧副使楊崇勳告發，張繼能因此罷免宫廷職務，降職授爲西京作坊使，出朝爲邠寧鈐轄。張繼能自行陳述不願外出任職，得以掌管瑞聖園，接着領往來國信所。三年，又擔任西京左藏庫使、内侍右班副都知。不久，升崇儀使，因衰老請求解除職務，轉任内園使，掌管瓊林苑。五年，去世，享年六十五歲。特别贈官汀州團練使，録用其子張懷忠爲大理寺丞，孫張遂爲三班奉職，張遜爲借職、春坊祇候。

繼能性沉密知兵，頗勇敢，喜讀書，然好治生。晚年急於聚蓄，衆以此少之。

張繼能性情深沉細密通曉軍事，很勇敢，喜歡讀書，然而喜好經營家業。晚年急於積蓄財物，人們因此輕視他。

何郾後歸朝，知磁州而卒。一子知崇裁十餘歲，特補太廟齋郎。又徙其侄平夷尉知古爲滏陽尉。省郎無賞延之例，猶以城守勞，故甄録焉。

何郾後來返回朝廷，任磁州知州時去世。有一兒子何知崇纔十餘歲，特補授太廟齋郎。又調任他侄子平夷尉何知古爲滏陽尉。省郎没有獎賞後代的慣例，還是因爲守城的功勞，所以甄别録用。

衛紹欽

衛紹欽，開封人。父漢超，内侍高品。紹欽始以中黄門給事晉邸，太宗即位，補入内高品，甚被親倚。從征太原，命督諸將攻城，劉繼元降，命領驍卒先入城，燒其營柵，遷殿頭高品。雍熙二年，擢入内西頭供奉官。淳化中，部修皇城，功畢，授入内押班。五年，加崇儀副使。

衛紹欽，開封人。父親衛漢超，内侍高品。衛紹欽起初以中黄門身份在晉王府供職，太宗即位，補爲入内高品，深受親近倚賴。隨駕征伐太原，命令監督諸將攻城，劉繼元投降，命他率領勇猛士卒首先入城，燒掉他們的營柵，升殿頭高品。雍熙二年，提升入内西頭供奉官。淳化年間，統管修葺皇城，工程完畢，授入内押班。五年，加官崇儀副使。

李順之亂，王師致討，與王繼恩同領招安捉賊事，遇賊，鬥學射山南。又攻清水堨，破雙流寨，招降數

李順叛亂，朝廷軍隊前去討伐，與王繼恩同領招安捉賊事，與敵人相遇，在學射山以南交戰。又進攻清水堨，攻破雙流寨，招降數萬人，

萬衆，斬千餘級。順死，餘黨保險爲寇，又與楊瓊先扼要路以邀之，擒斬萬餘人，獲器甲槍槊千餘。遣別將曹習領兵捕餘賊于安國鎮，斬三百級。時嘉、眉二州賊尚擾城郭，又遣内殿崇班宿翰討之。兩川平，召還，深被褒勞。

真宗嗣位，拜宫苑使，領愛州刺史，充入内副都知、修奉永熙陵都監，即復土，遂爲陵使。景德元年，改皇城使。從幸河朔，命爲車駕前後行宫四面都巡檢。次澶淵，命領扈駕兵守河橋。三年，加昭宣使。朝諸陵，復爲行宫巡檢。駐洛陽，命爲皇城内外都巡檢。歷掌三班院、皇城儀鸞翰林司。卒，年五十六。

紹欽苛愎少恩，不爲衆所附。太平興國中，江東有僧詣闕請修天台壽昌寺，且言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允其請，命紹欽往督營繕。既訖役，遽積薪於廷，請僧如願，僧言欲見至尊面謝，紹欽曰："昨朝辭日，親奉德音，不煩致謝。"僧惴怖偃蹇，顧道俗望有救之者，紹欽即促令躋薪上，火既盛，僧欲投下，紹欽遣左右以叉抑按而焚之。子承慶，至内殿承制。

斬首一千餘級。李順死後，餘黨占據險要地形爲盜，又與楊瓊預先扼守要路來截擊他們，擒獲斬首一萬餘人，繳獲器甲槍槊一千餘件。派遣別將曹習率領軍隊在安國鎮捕殺殘餘賊寇，斬首三百級。當時嘉州、眉州二州的賊軍還騷擾城郭，又派遣内殿崇班宿翰討伐他們。兩川平定，召回，深受褒獎慰勞。

真宗繼承皇位，授爲宫苑使，領愛州刺史，充任入内副都知、修奉永熙陵都監，安葬以後，便爲陵使。景德元年，改任皇城使。隨從皇上到河朔，任命爲車駕前後行宫四面都巡檢。駐宿澶淵，任命爲領扈駕軍隊守衛黄河橋。三年，加官昭宣使。皇帝朝拜諸皇陵，他再次任行宫巡檢。駐宿洛陽，命爲皇城内外都巡檢。歷任掌三班院、皇城儀鸞翰林司。去世，享年五十六歲。

衛紹欽暴戾剛愎缺少恩德，人們不依附他。太平興國年間，江東有僧人來到朝廷請求修建天台壽昌寺，并説寺廟建成後願意自焚作爲報答。太宗允許他的請求，命令衛紹欽前去監督營建。工程完成後，急忙在庭院中堆起柴草，請僧人完成心願，僧人説想要見皇帝當面道謝，衛紹欽説："原先在朝廷辭行之日，親自接受恩詔，不必煩勞道謝。"僧人驚恐不安十分困窘，回頭看着僧俗衆人希望有人救他，衛紹欽當即催促讓他登上柴堆，火勢旺盛以後，僧人想要跳下，衛紹欽派手下人用叉子按住他焚燒。子衛承慶，官至内殿承制。

石知顒

石知顒，真定人。曾祖承渥，梁尚食使。祖守忠，晋内供奉官。父希鐸，高品。

知顒形貌甚偉，建隆中授内中高品。太宗即位，改供奉官。雍熙中，諸將征幽薊，以知顒隨軍。歸，掌儀鸞司。

淳化中，明州初置市舶司，與蕃商貿易，命知顒往經制之。轉内殿崇班、親王諸宫都監。從王繼恩平蜀寇，就

石知顒，真定人。曾祖石承渥，後梁尚食使。祖父石守忠，後晋内供奉官。父親石希鐸，爲高品。

石知顒形貌魁偉，建隆年間授内中高品。太宗即位，改爲供奉官。雍熙年間，諸將征伐幽薊，石知顒隨軍北征。回朝，掌儀鸞司。

淳化年間，明州剛設市舶司，與外族商人貿易，命石知顒前去經營。轉爲内殿崇班、親王諸宫都監。隨從王繼恩平定蜀地賊寇，就地升西京作

遷西京作坊副使。

咸平初，遷正使、帶御器械。契丹犯邊，上北巡，命爲天雄軍、澶州巡檢使，俄改德、博等州緣河巡檢使兼安撫，加領長州刺史。三年，戍鎮、定、高陽關三路，押大陣。是冬，改高陽關駐泊行營鈐轄。歸朝，復掌親王諸宫事。

景德中，自京抵泗，遣徒治河堤，命總其役。初計工累月，及是，浹日而畢。上面加褒諭，賜白金千兩，授入内都知。

大中祥符初，遷内園使。俄以定内侍遷秩品第不當，爲其列所誣，坐罷都知。三年，爲并、代州鈐轄，遷莊宅使，徙鎮、定、高陽關鈐轄。四年，命與内殿崇班張繼能、供奉官侍其旭同修太祖神御殿。上封求覲闕下，復掌群牧司、三班院、親王諸宫事。

天禧二年，爲并、代州鈐轄兼管勾麟府路軍馬事。三年，卒，年六十九。孫全彬。

坊副使。

咸平初年，升西京作坊正使、帶御器械。契丹侵犯邊境，皇上巡視北方，任命爲天雄軍、澶州巡檢使，不久改爲德州、博州等州緣河巡檢使兼安撫使，加官領長州刺史。三年，戍守鎮、定、高陽關三路，押大陣。當年冬天，改任高陽關駐泊行營鈐轄。返回朝廷，重新掌管親王諸宫事務。

景德年間，從京城抵達泗，派遣勞工修整河堤，命他統轄這項工程。起初計劃施工一個月，到這時，十天就完成。皇上當面進行褒獎，賞賜白銀千兩，授爲入内都知。

大中祥符初年，升内園使。不久因確定内侍升級官品排列不當，被同僚所誣陷，因罪罷免都知。三年，任并州、代州鈐轄，升莊宅使，調爲鎮、定、高陽關鈐轄。四年，命令與内殿崇班張繼能、供奉官侍其旭一同修建太祖神御殿。上密奏請求入朝面見皇上，又掌管群牧司、三班院、親王諸宫事務。

天禧二年，爲并州、代州鈐轄兼管勾麟府路軍馬事。三年，去世，享年六十九歲。孫子石全彬。

石全彬

全彬字長卿，以知顒奏補入内小黄門，累遷西頭供奉官。仁宗使致香幣于南海，密詔察所過州縣吏治民俗。還，具以對，帝以爲忠謹。陝右群盜殺鳳州巡檢，遣往擒滅之。

元昊叛，全彬監鄜州兵救延州，解圍去。經略使明鎬言其勇略善將，得邊人情，除并、代州都監，加内侍押班。進鈐轄，徙鄜延，還，爲押班。

儂智高寇廣南，以爲湖南、江西路安撫副使。出桂林，請于宣撫使狄青，願獨當一隊以自效。於是使將左方兵，力戰于邕州。南方平，領綿州防禦使。

張貴妃居寧華殿閣，命全彬提舉。妃薨，治喪過制，皆劉沆、王洙與全彬

石全彬字長卿，因爲石知顒奏請補入内小黄門，多次升官爲西頭供奉官。仁宗派他送香料禮物到南海，密詔察看所過州縣的吏治民俗。回朝，一一上報，皇帝認爲他忠誠謹慎。陝右群盜殺死鳳州巡檢，派遣他前去擒捉消滅了他們。

趙元昊反叛，石全彬監督鄜州軍隊救援延州，叛軍解除包圍撤走。經略使明鎬説他勇敢有謀略善於帶兵，得到邊疆的民心，任爲并州、代州都監，加官内侍押班。升爲鈐轄，調任鄜延，回朝，爲押班。

儂智高侵犯廣南，任用石全彬爲湖南、江西路安撫副使。出桂林，向宣撫使狄青請求，希望獨自率領一支軍隊出戰。於是派他率左方兵，在邕州努力作戰。南方平定，領綿州防禦使。

張貴妃居住寧華殿閣，命令石全彬提舉。張貴妃去世，辦理喪事超過禮制，都是劉沆、王洙與

共爲之。數月，進宫苑使、利州觀察使，給兩使留後奉。俄爲入内副都知，知制誥劉敞封還詞命，居三月，復授之。轉領信武軍留後，爲永昭陵鈐轄。時去永定復土四十二年，有司多亡其籍，全彬以心計辦治。遷福延宫使，提點奉先院。

熙寧中，卒，年七十六。贈太尉、定武軍節度使，謚曰恭僖。

鄧守恩

鄧守恩，并州人。十歲以黄門事太宗。

淳化中，盜起成都，從王繼恩往討之。至道初，就護西蜀屯兵。咸平初，爲入内高班。契丹入寇，命石保吉爲鎮、定都部署，以守恩爲都監。逾年，入掌騏驥院。會龍騎叛卒剽劫環、慶，遣守恩擒翦之。景德初，爲澶、濮都巡檢。又使環、慶及戎、瀘等州巡察邊事。

大中祥符初，按獄于濮州，雪冤人十餘。預監修玉清昭應宫、會靈觀。七年，又兼修真遊殿、景靈宫。累遷入内高品、供奉官。宫成，遷内殿承制。八年，預修大内，改西京作坊副使。九年，營造皆畢，授東染院使，充會靈觀都監。

天禧二年，掌軍頭引見司，又修祥源觀成，遷崇儀使。三年，授入内押班。河决滑州，命爲修河鈐轄。郊祀，召爲行宫使，改如京使，復還本任。四年春，河復故道，遷文思院使。歸朝，加領昭州刺史。是秋，掌皇城、國信二司，整肅禁衛，遷入内副都知。會建天章閣，命領其事。又勾當資善堂兼太子左右春坊司。

守恩長七尺餘，狀貌甚偉，莅事幹敏，以强果稱于時。五年，卒，年四十八。贈淄州防禦使，録其子官。

石全彬一同辦理。幾個月後，升爲宫苑使、利州觀察使，供給兩使留後的俸禄。不久任爲入内副都知，知制誥劉敞封還詔命，過了三個月，又授與他。轉領信武軍留後，爲永昭陵鈐轄。當時距離永定陵建成安葬四十二年，有關機構大多散失簿籍，石全彬靠心記辦治。升福延宫使，提點奉先院。

熙寧年間，去世，享年七十六歲。贈官太尉、定武軍節度使，謚號爲恭僖。

鄧守恩，并州人。十歲以黄門侍奉太宗。

淳化年間，盜匪在成都起事，隨從王繼恩前去討伐他們。至道初年，就地督護西蜀屯兵。咸平初年，爲入内高班。契丹入侵，任命石保吉爲鎮、定都部署，任用鄧守恩爲都監。過了一年，入朝掌騏驥院。適逢龍騎叛兵搶劫環州、慶州，派遣鄧守恩捕捉消滅他們。景德初年，任爲澶州、濮州都巡檢。又出使環州、慶州及戎州、瀘州等州巡察邊境事務。

大中祥符初年，在濮州甄别罪犯，洗雪十餘人的冤枉。參預監修玉清昭應宫、會靈觀。七年，又兼修真遊殿、景靈宫。多次升官爲入内高品、供奉官。宫殿建成，升爲内殿承制。八年，參預修葺皇宫，改任西京作坊副使。九年，營造全部完畢，授爲東染院使，充任會靈觀都監。

天禧二年，掌管軍頭引見司，又修造祥源觀完成，升崇儀使。三年，授爲入内押班。黄河在滑州决口，任命爲修河鈐轄。郊祀，召爲行宫使，改任如京使，又復任本職。四年春，黄河又恢復故道，改文思院使。回朝，加官領昭州刺史。當年秋天，執掌皇城、國信二司，整肅禁衛，升爲入内副都知。適逢建天章閣，命令管理此事。又勾當資善堂兼太子左右春坊司。

鄧守恩身高七尺多，外貌魁偉，辦事幹練，在當時以能力强而果敢著稱。五年，去世，享年四十八歲。贈官淄州防禦使，録用他的兒子爲官。

宋史卷四百六十七

列傳第二百二十六

宦者(二)

楊守珍　韓守英　藍繼宗　張惟吉
甘昭吉　盧守懃　王守規　李憲　張茂則　宋用臣
王中正　李舜舉　石得一　梁從吉　劉惟簡

楊守珍

楊守珍字仲寶，開封祥符人。爲入内黄門，習書史，學兵家方略。善射，家僮過堂下，一發貫髻，人服其精。選爲環慶路走馬承受公事。契丹謀入塞，爲鎮、定、高陽關行營同押先鋒事。會許民周繼宗爲人誣告與外夷交通，干證者六十人，辭服，遣守珍覆問，悉辨理出之。徙真定、保、趙等州駐泊都監，邕、桂等十州安撫都監。從曹克明降撫水州蠻，築二栅以扼其要。

天禧初，擒盗於青灰山。累遷西京作坊使、帶御器械、永興軍兵馬鈐轄，徙真定、邠寧路。爲内侍省内侍押班，提點内弓箭軍器庫。進内園使、右班都知、領端州刺史。嘗侍仁宗苑中，命乘馬馳射，賞其便習，賜錦袍卮酒。卒，贈原州防禦使。

楊守珍字仲寶，開封祥符人。爲入内黄門，熟悉經書史籍，學習兵家方略。善於射箭，家僮經過堂下，一箭射穿他的髮髻，人們都佩服他的精確。選爲環慶路走馬承受公事。契丹陰謀侵入邊塞，爲鎮、定、高陽關行營同押先鋒事。適逢許州百姓周繼宗被人誣告與外族人勾結往來，有關證人計六十人，口供認罪屈服，派遣楊守珍覆審，全部辨明放出。調任真定府、保州、趙州等州駐泊都監，邕州、桂州等十州安撫都監。跟隨曹克明收降撫水州蠻，修築兩座營栅來控制那裏的要道。

天禧初年，在青灰山捕捉盗賊。多次升官爲西京作坊使、帶御器械、永興軍兵馬鈐轄，調任真定、邠寧路。爲内侍省内侍押班，提點内弓箭軍器庫。進升内園使、右班都知、領端州刺史。曾在狩獵場侍奉仁宗，命他騎馬奔馳射箭，贊賞他的熟練，賞賜錦袍酒器。去世，贈官原州防禦使。

韓守英

韓守英字德華，開封祥符人。初爲入内高品，從征河東，數奉詔至石嶺關督戰，取隆州，遷殿頭。久之，以西頭供奉官擢入内内侍押班，

韓守英字德華，開封祥符人。起初爲入内高品，隨駕征伐河東，多次奉詔到石嶺關督戰，攻取隆州，升任殿頭高品。很久以後，以西頭供奉官提拔爲入内内侍押班，升副都知。跟隨王繼

遷副都知。隨王繼恩招安西川，爲先鋒，戰于劍門有功，遷西京作坊使、劍門都監。還，勾當三班院，進入内内侍都知。歷定州、鎮定高陽關、并代路兵馬鈐轄。契丹圍岢嵐軍，守英與鈐轄張志言、知府州折惟昌帥所部渡河，抵朔州，以牽賊勢。遂破狼水寨，俘數百人，獲馬牛羊鎧甲以數萬計，賊爲解去。賜錦袍金帶。俄領會州刺史，解都知，再遷昭宣使，復領三班。

恩招安西川，任先鋒，在劍門作戰立功，升西京作坊使、劍門都監。回朝，勾當三班院，進升爲入内内侍都知。歷官任定州、鎮定高陽關、并代路兵馬鈐轄。契丹圍困岢嵐軍，韓守英與鈐轄張志言、府州知州折惟昌統率所轄軍隊渡過黄河，到達朔州，以牽制賊軍兵力。於是攻克狼水寨，俘虜數百人，繳獲馬匹牛羊鎧甲數以萬計，賊軍因此解圍撤走。賞賜錦袍金帶。不久領會州刺史，解去都知，升爲昭宣使，再次領三班。

出爲鄜延路都鈐轄，徙并代路。建言："本路宿兵多，百姓困於飛輓，今幸邊鄙無事，請留騎軍千，餘人悉徙内地。"真宗曰："邊臣能體朝廷恤民之意，宜詔諸路視此行之。"

出任鄜延路都鈐轄，調任并代路。曾上書建議："本路老兵多，百姓因運輸很辛苦，現在幸虧邊境地區無事，請求留騎兵一千，其餘人馬全部調往内地。"真宗說："邊疆大臣能體會朝廷愛惜百姓的心意，應當詔令各路依照這樣施行。"

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勾當皇城司，爲趙德明官告使。歷宣政、宣慶二使，内侍左班都知，領獎州團練使、雅州防禦使，入内都知，管勾修國史。書成，進景福殿使，又爲延福宫使、入内都知，復提舉諸司庫務。卒，贈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

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勾當皇城司，任趙德明官告使。歷任宣政、宣慶二使，内侍左班都知，領獎州團練使、雅州防禦使，入内都知，管勾修撰國史。書籍完成，升景福殿使，又任延福宫使、入内都知，再次管理諸司庫務。去世，贈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

藍繼宗

藍繼宗字承祖，廣州南海人。事劉鋹爲宦者，歸朝年十二，遷爲中黄門。從征太原，傳詔營陳間，多稱旨。

藍繼宗字承祖，廣州南海人。侍奉劉鋹作了宦官，歸附朝廷時十二歲，升遷爲中黄門。隨駕征伐太原，在營陣之間傳達詔令，大多符合旨意。

秦州並邊有大小洛門寨，自唐末陷西羌，雍熙中，温仲舒諭酋豪使獻其地，徙衆渭北。言者以爲生事，請罷仲舒。太宗遣繼宗往按視，還奏二寨據要害，産良木，不可棄。帝悦，復使繼宗勞賜仲舒。累遷西京作坊副使、勾當内東門。

秦州靠近邊界有大小洛門寨，從唐末被西羌占領，雍熙年間，温仲舒告知酋長首領讓他們獻出土地，把人口遷移到渭北。論者認爲是滋生事端，請求罷免温仲舒。太宗派遣藍繼宗前去檢察，回奏這兩座營寨占據要害，出産優質木材，不能放棄。皇帝喜悦，又派遣藍繼宗出使慰勞賞賜温仲舒。多次升官爲西京作坊副使、勾當内東門。

元德太后、章穆皇后葬，爲按行園陵使。車駕北征，勾當留司、皇城司。車駕謁諸陵，近陵舊乏水，繼宗

元德太后、章穆皇后下葬，爲按行園陵使。皇帝北征，爲勾當留司、皇城司。皇帝拜謁諸皇陵，陵園附近原先缺水，藍繼宗引導泉水到陵

疏泉陵下，百司從官皆取以濟。擢入內副都知，爲天書扶侍都監。詔與李神祐第東封扈從内臣之勞，而入内供奉官范守遜等訴其不公，罷都知。祀汾脽，復爲天書扶侍都監，再遷東染院使。

下，各部門隨從官員都汲取補給。提拔爲入内副都知，爲天書扶侍都監。下詔與李神祐定東封扈從的宦官的功勞，而入内供奉官范守遜等控訴他不公平，免去都知。祭祀汾脽，再次任天書扶侍都監，又改東染院使。

明年，領會州刺史，進崇儀使、勾當皇城司。修玉清昭應宫，與劉承珪典工作。宫成，遷洛苑使、高州團練使，充都監。坐章穆皇后陵隧墊，貶如京使。典修景靈宫，進南作坊使，復修會靈、祥源觀。車駕幸亳州，管勾留司、大内公事，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勾當三班院，修國史院。爲趙德明加恩使，德明與繼宗射，繼宗每發必中，德明遺以所乘名馬。爲内侍省右班都知，遷入内都知。

第二年，領會州刺史，升崇儀使、勾當皇城司。修建玉清昭應宫，與劉承珪主持工程。宫觀修成，升洛苑使、高州團練使，充任都監。因章穆皇后陵墓隧道塌陷得罪，貶爲如京使。主管修建景靈宫，升南作坊使，又修建會靈、祥源觀。皇帝到亳州，他爲管勾留司、大内公事，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勾當三班院，修國史院。爲趙德明加恩使，趙德明與藍繼宗比賽射箭，藍繼宗每次發射必定射中，趙德明把所騎的名馬贈送給他。爲内侍省右班都知，升入内都知。

仁宗即位，遷左騏驥使、忠州防禦使、永定陵修奉鈐轄。歷昭宣、宣政、宣慶使。累上章求致仕，特免入朝拜舞及從行幸。頃之，復固請罷都知，以景福殿使、邕州觀察使家居養疾。卒，贈安德軍節度使，謚僖靖。

仁宗即位，升左騏驥使、忠州防禦使、永定陵修奉鈐轄。歷任昭宣、宣政、宣慶使。多次上表章請求退休，特别免去入朝拜舞及隨從行幸。不久，又堅決請求罷免都知，以景福殿使、邕州觀察使在家中閑居養病。去世，贈官安德軍節度使，謚號僖靖。

繼宗事四朝，謙謹自持，每領職未久，輒請罷。家有園池，退朝即亟歸，同列或留之，繼宗曰："我欲歸種花卉、弄游魚爲樂爾。"景福殿置使，自大中祥符間至繼宗，授者纔三人。養子元用、元震。元用終左藏庫使、梓州觀察使。

藍繼宗事奉四朝，謙虚謹慎而自持，每次領職不久，就請求罷免。家中有花園池塘，退朝就急忙返回，同僚有人挽留他，藍繼宗説："我想要回去種植花卉、玩弄游魚取樂。"景福殿設使官，從大中祥符年間到藍繼宗，授與的纔三個人。養子藍元用、藍元震。藍元用官至左藏庫使、梓州觀察使。

元震以兄蔭補入内黄門，轉高班，給事明肅太后。禁中夜火，后擁仁宗登西華門，左右未集，元震獨傳呼宿衛，以功遷高品。爲三陵都監，條列防守法，其後諸陵以爲式。歷群牧都監，監三館秘閣，積官皇城使。累遷入内副都知、忠州防禦使。仙韶院火，元震救護，火以時息。詔褒之，賜襲衣金帶。卒，贈鎮海軍留

藍元震因兄長的恩蔭補入内黄門，轉爲高班，事奉明肅太后。宫中夜間失火，皇后帶仁宗登上西華門，身邊侍從尚未集聚，藍元震獨自傳呼宿衛，因功升高品。爲三陵都監，條陳防守法，此後諸陵作爲法規。歷任群牧都監，監三館秘閣，多次升秩爲皇城使。多次提升爲入内副都知、忠州防禦使。仙韶院火災，藍元震救護，火及時撲滅。下詔褒奬他，賞賜襲衣金帶。去世，贈官鎮海軍留後。藍元震收養五個兒子，不蓄養

後。元震養子五人，不畜閹子。

閹割的孩子。

張惟吉　張若水

張惟吉字佑之，開封人。初補入內黄門，遷殿頭、高陽關路走馬承受公事。護塞滑州天臺埽役，遷西頭供奉官，監在京榷貨務。知嘉州張約以贓敗，詔與御史王軫往劾其獄。還，領內東門司，爲修奉章獻、章懿太后二陵承受。時議復用李諮榷茶算緡法，乃以惟吉爲內殿崇班，復監榷貨務。凡內侍領內東門，次遷勾當御藥院，而惟吉纔進官，衆以爲薄，惟吉欣然就職。再期，以羨餘遷承制。

爲趙元昊官告使，還言元昊驕僭，勢必叛，請預飭邊備。及元昊寇延州，遣按視鄜延、環慶兩路器甲，并防攻守利害。敵既退，夏竦、韓琦謀自鄜延深入，乘虛擊之，命惟吉募并、汾驍勇，副以土兵，輕齎赴河外。惟吉以爲我師當持重伺變，不宜馳赴不測以自困。已而元昊果引去，還奏稱旨。領皇城司，遷內侍省押班、群牧都監，簡陝西冗兵，領軍頭引見司，遷供備庫使，盡汰軍頭司軍校之罷癃者。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領恩州刺史，爲入內都知。

商胡决，爲澶州修河都鈐轄。轉運使施昌言請亟塞，崔嶧以爲歲災民困，役宜緩。命惟吉按視，言河可塞而民誠困，財用不足，宜少待之。從其議。遷如京使、果州團練使，復領皇城司，卒。

惟吉任事久。頗見親信，而言弗阿徇。張貴妃薨，將治喪皇儀殿，諸宦官皆以爲可，獨惟吉曰："此事干典禮，須翌日問宰相。"既而宰相不能執議，惟吉深以爲非。贈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逾月，又贈保順軍節度使，謚忠安。

張惟吉字佑之，開封人。最初補爲入內黄門，升殿頭、高陽關路走馬承受公事。完成護堤堵决滑州天臺埽工程，升西頭供奉官，監在京榷貨務。嘉州知州張約因貪污被捕，詔令與御史王軫前去調查。回朝，領內東門司，爲修奉章獻太后、章懿太后二陵承受。當時議論重新采用李諮的榷茶算緡法，於是任用張惟吉爲內殿崇班，再次監榷貨務。凡內侍領內東門，按次升遷勾當御藥院，然而張惟吉剛剛提官，人們認爲待遇薄，張惟吉欣然就職。連續兩任，因有結餘升爲承制。

派爲趙元昊官告使，回朝上言趙元昊驕横稱王，必定會反叛，請求預先整頓邊疆軍備。趙元昊侵犯延州，派遣視察鄜延、環慶兩路武器鎧甲，并查看攻守利弊。敵軍撤退後，夏竦、韓琦想從鄜延深入，乘虚攻打他們，命張惟吉招募并、汾的勇士，由當地土兵配合，輕裝奔赴河外。張惟吉認爲我軍應當慎重等待變化，不應奔赴不測之地使自己受困。接着趙元昊果然引兵退去，回朝奏報符合旨意。領皇城司，升內侍省押班、群牧都監，削減陝西多餘士兵，領軍頭引見司，升供備庫使，全部淘汰軍頭司軍校中病弱的人。任爲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領恩州刺史，爲入內都知。

商胡决口，爲澶州修河都鈐轄。轉運使施昌言請求迅速堵塞，崔嶧認爲荒年百姓困苦，工程應當延緩。命張惟吉視察，上言黄河應堵而百姓確實困苦，財力費用不足，應稍有等待。聽從了他的建議。升如京使、果州團練使，再領皇城司，去世。

張惟吉長期任職。很受親信，而言論不迎合曲從。張貴妃去世，即將在皇儀殿辦理喪事，宦官們都認爲可行，惟獨張惟吉説："此事關係到典章禮儀，要明天詢問宰相。"後來宰相不能堅持議案，張惟吉不以爲然。贈官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過了一個月，又贈官保順軍節度使，謚號忠安。

養子若水，字益之，以惟吉奏補小黄門，給事章惠太后殿，轉入内高品。王師平貝州，征儂賊，皆以幹敏選爲走馬承受。賊平，以勞進官，三遷環慶路鈐轄。討環州解乜臼族復有功，歷帶御器械、内侍押班、副都知。

養子張若水，字益之，因張惟吉之功奏補爲小黄門，在章惠太后殿中供職，轉爲入内高品。朝廷軍隊平定貝州，征伐儂智高，張若水都因幹練敏捷選爲走馬承受。賊軍平定，因功提升官級，三次升遷任環慶路鈐轄。討伐環州解乜臼族又立了功，歷任帶御器械、内侍押班、副都知。

熙寧初，造神臂弓成，神宗御延和殿臨閲，置鐵甲七十步，俾衛士射，未有中者。若水自請射，連中徹札。建慶壽、寶慈兩宫，典領工作，再遷嘉州防禦使。以病蘄解職，領輝州觀察使，提舉四園苑諸司庫務。卒，贈天平軍留後。

熙寧初年，製造神臂弓成功，神宗登上延和殿察看，在七十步外設置鐵甲，讓衛士射，没有射中的。張若水自己請求試射，接連射中穿透鐵片。建慶壽、寶慈兩宫，管理工程，再升爲嘉州防禦使。因病請求解除職務，領輝州觀察使，提舉四園苑諸司庫務。去世，贈官天平軍留後。

甘昭吉

甘昭吉字祐之，開封人。初以内侍殿頭爲英、韶州巡檢，捕盜有功，再遷内殿崇班、京東路都巡檢。齊州武衛小校馮坦率營卒二百突入州廳事，欲爲變，昭吉單騎馳往，戒所從將士操兵在外，先獨見亂卒，諭以福禍，令推首惡自贖，衆疑沮不敢動。已而操兵者皆入，即共執十餘人，告曰："此誘我者也。"昭吉立殺之，縱其餘去，州以無事。特遷供備庫副使、帶御器械。後内侍省押班闕，仁宗記前功，特以授之。遷入内副都知。

甘昭吉字祐之，開封人。起初以内侍殿頭任英州、韶州巡檢，捕殺盜賊有功，又提升任内殿崇班、京東路都巡檢。齊州武衛小校馮坦率領營卒二百人闖入州衙大廳，想要進行叛亂，甘昭吉匹馬飛馳前往，告誡隨從將士手持武器在外面等候，先獨自去見叛亂士兵，講明禍福，讓他們舉出首惡贖罪，衆人猶豫頽喪不敢行動。接着拿着武器的人都進來，就一同抓住十多個人，有人告發説："這是引誘我們的人。"甘昭吉馬上殺掉，放其餘的人離去，州中因此無事。特旨提升供備庫副使、帶御器械。後來内侍省押班空缺，仁宗記他以前的功勞，特地把這個職位授給他。升爲入内副都知。

英宗即位之夕，昭吉直禁中，翊衛有勞，自文思副使超遷供備庫使、康州刺史。昭吉奏曰："臣本孤微，無左右之舉，而先帝知臣朴直，自小官拔用至此，分當從葬，今願得洒掃陵寢足矣。"帝愛其忠，特授永昭陵使，加如京使。還朝，表辭職，以左龍武軍大將軍致仕，卒。昭吉敦實慎密，人士稱之。

英宗即位之夜，甘昭吉在宫中值班，輔助衛護有功勞，從文思副使越級提升供備庫使、康州刺史。甘昭吉上奏説："我原本孤弱低微，没有左右大臣的推舉，而先帝知道我質樸正直，從小官提升到這個地位，按職分應當從葬，現在希望能够打掃陵寢就滿足了。"皇帝喜歡他的忠誠，特旨授爲永昭陵使，加官如京使。回朝，上表辭職，以左龍武軍大將軍退休，去世。甘昭吉厚道誠實謹慎精細，士大夫稱贊他。

盧守懃

盧守懃字君錫，開封祥符人。

盧守懃字君錫，開封祥符人。從入内内品

自入內內品累遷禮賓使、邠寧環慶路鈐轄，還爲入內內侍省押班、領昌州刺史。明道中，改葬章懿太后，而舊藏有水，以守懃嘗典葬事，罷爲永興軍兵馬鈐轄，徙鄜延路。再遷六宅使，加貴州團練使，進榮州防禦使兼邠寧環慶路安撫都監。元昊寇保安軍，守懃率兵擊走之，特遷左騏驥使，移陝西鈐轄。

多次升官爲禮賓使、邠寧環慶路鈐轄，回朝任入內內侍省押班、領昌州刺史。明道年間，改葬章懿太后，而舊的墓穴有水，因盧守懃曾主管喪葬事務，貶黜爲永興軍兵馬鈐轄，調任鄜延路。再升六宅使，加官貴州團練使，進爲榮州防禦使兼邠寧環慶路安撫都監。趙元昊侵犯保安軍，盧守懃率軍趕走他們，特升左騏驥使，改陝西鈐轄。

初，劉平、石元孫被執，守懃撫膺涕泣不敢出，又嘗易蕃官馬。延州通判計用章勸范雍棄城，將保鄜州，雍欲遣安撫都監李康伯往說賊，不肯行，賊去而守懃、用章更相論奏。知制誥葉清臣以守懃擁兵觀望，請正其罪，并按二人。守懃奪防禦使，爲湖北都監；用章除籍，配雷州本城；康伯，均州都監。

起初，劉平、石元孫被敵所俘，盧守懃拍胸哭泣不敢出兵救援，又曾交換番官馬。延州通判計用章勸范雍放棄城池，將要退保鄜州，范雍想要派遣安撫都監李康伯前去説服賊軍，不肯出行，賊軍退去而盧守懃、計用章相繼上奏。知制誥葉清臣因盧守懃擁兵觀望，請求給他定罪，同時審查兩人。盧守懃削去防禦使，任爲湖北都監；計用章削職爲民，發配雷州本城；李康伯，爲均州都監。

久之，復恩州防禦使，遷利州觀察使，歷真定府、定州、北京路鈐轄。以左衛大將軍致事，卒，贈保順軍節度使，謚安恪。養子昭序。

過了很久，重新任恩州防禦使，升利州觀察使，歷任真定府、定州、北京路鈐轄。以左衛大將軍退休，去世，贈官保順軍節度使，謚號安恪。養子盧昭序。

王守規

王守規，真定欒城人，入內都都知守忠之弟。守忠事真宗，謹愿慎密，眷遇最厚。明道時，守規爲小黄門，禁中夜半火，守規先覺，自寢殿至後苑皆擊去其鎖，乃奉仁宗及皇太后至延福宫，回視所經處已成煨燼。翌日，執政候起居，帝曰："非王守規導朕至此，幾不與卿等相見。"以功遷入內殿頭。還治京城水，决汴河于公買村，决蔡河于四里橋，水患以息。加帶御器械。積官至宣慶使、康州防禦使、內侍右班副都知。卒，年六十七，贈昭武軍留後。

王守規，真定欒城人，入內都都知王守忠的弟弟。王守忠事奉真宗，謹慎老實精細，寵遇最爲深厚。明道年間，王守規爲小黄門，宫中半夜起火，王守規最先發覺，從寢殿到後苑都打掉鎖，將仁宗和皇太后引到延福宫，回頭看經過的地方已經燒成灰燼。第二天，宰相問候起居，皇帝説："不是王守規引導我到這裏，幾乎不能與你們相見。"因功升爲入內殿頭。還他治理京城水利，在公買村决汴河，在四里橋决蔡河，水患因此平息。加帶御器械。累積官至宣慶使、康州防禦使、內侍右班副都知。去世，享年六十七歲，贈官昭武軍留後。

李憲

李憲字子範，開封祥符人。皇祐中，補入內黄門，稍遷供奉官。神

李憲字子範，開封祥符人。皇祐年間，補爲入內黄門，逐漸升爲供奉官。神宗即位，歷任

宗即位，歷永興、太原府路走馬承受，數論邊事合旨，幹當後苑。王韶上書請復河湟，命憲往視師，與韶進收河州，加東染院使，幹當御藥院。復戰牛精谷，拔珂諾城，爲熙河經略安撫司幹當公事。按視鄜延軍制，行至蒲中，會木征合董氊、鬼章之兵攻破踏白城，殺景思立，圍河州，詔趣赴之，憲馳至軍。先是，朝廷出黄旗書敕諭將士，如用命破賊者倍賞。於是憲晨起帳中，張以示衆曰："此旗，天子所賜也，視此以戰，帝實臨之。"士爭呼用命以進。督諸將傍山焚族帳，即日通路至河州。賊餘衆保踏白，官軍出與戰，大破之。進至餘川，又破賊堡十餘，木征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降。捷聞，以功加昭宣使、嘉州防禦使。還，爲入内内侍省押班、幹當皇城司。

安南叛，副趙卨招討，未行，卨建言："朝廷置招討副使，軍事須共議，至節制號令即宜歸一。"憲銜之。由是屢紛辨，遂罷憲而令乘驛計議秦鳳、熙河邊事，諸將皆聽節度。於是御史中丞鄧潤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彭汝礪極論其不可，又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有成功其禍大。"章再上，弗聽。冷雞朴誘山後生羌擾邊，木征請自效，衆以爲不可。憲曰："何傷乎！羌人天性畏服貴種。"聽之往。木征盛裝以出，衆聳視，皆無鬥志，師乘之，殺獲萬計，斬冷雞朴。董氊懼，即遣使奉贄效順。加宣州觀察使、宣政使、入内副都知，又遷宣慶使。時用兵連年，度支調度不繼，詔憲兼經制財用，裁冗費什六，歲運西山巨木給京師營繕。賜瑞應坊園宅一區。

元豐中，五路出師討夏國，憲領

永興、太原府路走馬承受，幾次談論邊疆事務符合旨意，幹當後苑。王韶上書請求收復河湟，命李憲前去視察軍隊，與王韶進軍收復河州，加官東染院使，幹當御藥院。又在牛精谷作戰，攻克珂諾城，爲熙河經略安撫司幹當公事。視察鄜延軍制，走到蒲中，適逢木征會合董氊、鬼章的軍隊攻破踏白城，殺死景思立，包圍河州，下詔催促他趕赴那裏，李憲飛馬來到軍中。在此之前，朝廷發出黄旗書寫敕令傳諭將士，如果拼命打敗賊軍的加倍獎賞。因此李憲早晨在帳中起身，打開旗子展示給衆人説："這面旗，是天子賞賜的，看着這面旗作戰，如同皇帝親臨。"戰士們爭相吶喊拼命向前。監督諸將依傍山麓燒毀部族帳落，當天打通道路到達河州。賊軍殘餘人馬守住踏白，官軍出兵與他們交戰，大敗他們。進軍到餘川，又攻破賊軍堡壘十餘座，木征率領酋長八十餘人來到營門投降。捷報到京，因功加官昭宣使、嘉州防禦使。回朝，爲入内内侍省押班、幹當皇城司。

安南反叛，以趙卨的副職招撫討伐，尚未啓程，趙卨建議説："朝廷設招討副使，軍事要共同議論，指揮號令就應當統一。"李憲記恨他。從此多次紛爭，於是罷免李憲命他乘驛車來計議秦鳳、熙河邊境事務，諸將都聽從調度。對於此事御史中丞鄧潤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彭汝礪力論不可，又説："鬼章的禍患小，任用李憲的禍患大；李憲的功不成患小，而成功禍患大。"奏章兩次進獻，没有聽從。冷雞朴引誘山後生羌騷擾邊境，木征請求討伐，衆人認爲不可。李憲説："有什麽損害呢！羌人天性敬畏服從高貴的種族。"聽憑他前往。木征盛裝出征，衆人驚懼地看着，都没有鬥志，軍隊乘此機會，殺死和俘虜數以萬計，把冷雞朴斬首。董氊害怕，派遣使者奉獻禮物歸順。加官宣州觀察使、宣政使、入内副都知，又升宣慶使。當時連年作戰，軍需調度跟不上，詔令李憲兼管軍用，裁減繁雜費用十分之六，每年運送西山的大木材供應京城營建修繕。賞賜瑞應坊園林住宅一座。

元豐年間，分五路出兵討伐夏國，李憲率領

熙、秦軍至西市新城。復蘭州，城之，請建爲帥府。帝又詔憲領兵直趣興、靈，董氈亦稱欲往，宜乘機協力入掃巢穴，若興、靈道阻，即過河取凉州。乃總兵東上，平夏人于高川石峽。進至屈吴山，營打囉城，趨天都，燒南牟府庫，次葫蘆河而還。

熙、秦軍隊到達西市新城。收復蘭州，在那裏築城，請求建爲帥府。皇帝又詔令李憲率領軍隊直奔興州、靈州，董氈也聲稱想要前往，應乘機協力深入掃蕩敵人巢穴，如果興州、靈州道路不通，就渡過黄河奪取凉州。於是率軍東上，在高川石峽平定夏人。前進到屈吴山，在打囉城設營，奔赴天都，燒毁南牟府庫，到葫蘆河然後返回。

憲既不能至靈州，董氈亦失期，師無功。憲欲以開蘭、會邀功弭責，同知樞密院孫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况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猶有功，但令詰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爲辭，釋弗誅。復上再舉之策，兼陳進築五利，且從之。會李舜舉入奏，具陳師老民困狀，乃罷兵。趣憲赴闕，道賜銀帛四千。爲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給衛三百。進景福殿使、武信軍留後，使復還熙河，仍兼秦鳳軍馬。

李憲既不能到達靈州，董氈也延誤期限，軍隊没有功勞。李憲想要開拓蘭州、會州來邀功抵消罪責，同知樞密院孫固説："按兵法，違期後到的人斬首。况且各路都到達而李憲惟獨不到，不能赦免。"皇帝因爲李憲還有功勞，僅下令追究擅自返回的原因，李憲以糧餉運輸接續不上爲辭，釋放没有處罰。又獻上再次進軍的策略，并陳述進軍築城的五項好處，將要聽從他。適逢李舜舉入朝上奏，具體陳述軍隊疲勞百姓困乏的情况，於是罷兵。催促李憲趕赴朝廷，途中賞賜白銀絲帛四千。任爲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給衛士三百人。進升景福殿使、武信軍留後，派他再次返回熙河，仍兼領秦鳳軍馬。

夏人入蘭州，破西關，降宣慶使。憲以蘭州乃西人必争地，衆數至河外而相羊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塹壁，樓櫓具備。明年冬，夏人果大入，圍蘭州，步騎號八十萬衆，十日不克，糧盡引去。又詔憲遣間諭阿里骨結等，且選騎渡河，與賊遇，破之。坐妄奏功狀，罷内省職事。

夏軍進入蘭州，攻破西關，降爲宣慶使。李憲因爲蘭州是西夏人必争之地，軍隊多次到達河外却徘徊不前，預料必定會有大規模行動，於是增加城堡壕溝壁壘，建瞭望臺。第二年冬，西夏人果然大舉入侵，包圍蘭州，步兵騎兵號稱八十萬人，十天没有攻克，糧食用盡後退兵。又下詔李憲派間諜告知阿里骨結等人，并挑選騎兵渡過黄河，與賊軍相遇，打敗了他們。因假報立功情况定罪，罷免宫内職務。

哲宗立，改永興軍路副都總管，提舉崇福宫。御史中丞劉摯論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興、靈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永樂之圍，逗留不急赴援。降宣州觀察使，又貶右千牛衛將軍，分司南京，居陳州。卒，年五十一。紹聖元年，贈武泰軍節度使，初謚敏恪，改忠敏。

哲宗登基，改任永興軍路副都總管，提舉崇福宫。御史中丞劉摯論述李憲貪功生事，全部出於欺騙皇上，延誤興、靈會師的日期，屯兵在蘭州築城，遺患至今，永樂被圍困，逗留不迅速前去救援。降爲宣州觀察使，又貶爲右千牛衛將軍，分司南京，居住陳州。去世，享年五十一歲。紹聖元年，贈官武泰軍節度使，起初謚號敏恪，改爲忠敏。

憲以中人爲將，雖能拓地降敵，而罔上害民，終貽患中國云。

李憲作爲宦官擔任將帥，雖然能開拓疆土收降敵人，而欺瞞皇上損害百姓，最終給宋留下禍患。

張茂則

張茂則字平甫，開封人。初補小黄門，五遷至西頭供奉官，幹當内東門。禁庭夜有盜，茂則首登屋以入，既獲賊，遷領御藥院。

張茂則字平甫，開封人。最初補小黄門，升遷五次至西頭供奉官，幹當内東門。宮中夜間出現盜賊，張茂則最先登上屋頂進入，捉獲賊人之後，升領御藥院。

仁宗不豫，中夜促召，茂則趨入扶衛，左右或欲掩宮門，茂則曰："事無可慮，何至使中外生疑耶?"帝疾間，欲處以押班，懇求補外，轉宫苑使、果州團練使，爲永興路兵馬鈐轄。入爲内侍押班，再遷副都知。熙寧初，同司馬光相視恩、冀、深、瀛四州生堤及六塔、二股河利害，進入内都知。

仁宗生病，半夜催召，張茂則跑進扶持護衛，身邊的人想關閉宮門，張茂則說："事情没什麽可憂慮的，何必讓朝廷内外起疑心呢?"皇帝疾病痊愈，想要讓他押班，他懇切請求補外地官職，轉爲宮苑使、果州團練使，任爲永興路兵馬鈐轄。入宮爲内侍押班，又提升副都知。熙寧初年，同司馬光視察恩州、冀州、深州、瀛州四州堤防及六塔、二股河的利弊，升爲入内都知。

上元夜，宮中火，督衆即撲滅。詔曰："宮禁不驚，帑藏如故，惟忠與力，予固嘉之。"賜以窄衣金帶。累乞退休，言受國厚恩，廪食過量，積而未請者七年，乞令三司毁券。詔褒之，仍進其官。哲宗即位，遷寧國軍留後，加兩省都都知。卒，年七十九。

元宵之夜，宮中失火，督率衆人當即撲滅。下詔說："皇宮没有驚擾，府庫收藏如故，他的忠誠與努力，我自當嘉獎。"賜給他窄衣金帶。多次請求退休，説受到國家厚恩，俸禄過多，積累而没有領俸已有七年，請求命令三司毁掉領俸憑證。下詔褒獎他，提升他的官。哲宗即位，升爲寧國軍留後，加兩省都都知。去世，享年七十九歲。

茂則性儉素，食不重味，衣裘累十數年不易。紹聖論元祐人，以茂則嘗預任使，追貶左監門衛將軍，崇寧中入黨籍。

張茂則生性儉樸，吃飯不用兩道菜肴，衣服皮袍穿了十幾年不換。紹聖年間貶逐元祐黨人，因張茂則曾參預任用，追貶左監門衛將軍，崇寧年間被追貶入元祐黨籍。

宋用臣

宋用臣字正卿，開封人。爲人有精思强力，以父蔭隸職内省。神宗建東、西府，築京城，建尚書省，起太學，立原廟，導洛通汴，凡大工役，悉董其事。性敏給，善傳詔令，故多訪以外事。同列悉藉以進，朝士之乏廉節者，往往諂附之，權勢震赫一時。積勞至登州防禦使，加宣政使。元祐初，言者論其罪，降爲皇城使，

宋用臣字正卿，開封人。爲人周密剛强，因父親恩蔭爲宮内官。神宗建東、西府，修築京城，建尚書省，建太學，設立原廟，引導洛水溝通汴河，所有大的工程勞役，他都曾主管。天性敏捷，善於傳達詔令，因此多次向他詢問外朝事務。同僚都依靠他進升，朝廷士大夫中缺乏廉節的人，往往阿附他，權勢震懾一時。多次升官至登州防禦使，加官宣政使。元祐初年，上言的人論述他的罪過，降官爲皇城使，貶謫監滁州、太

謫監滁州、太平州酒稅。四年，主管靈仙觀。紹聖初，召爲内侍押班，進瀛州刺史。

徽宗即位，遷蔡州觀察使、入内副都知。爲永泰陵修奉鈐轄，卒陵下，贈安化軍節度使，謚僖敏。謚議謂用臣爲廣平宋公，有“天子念公之勞，久徙于外”之語。豐稷論奏，以爲凡稱公者皆須耆宿、大臣與鄉黨有德之士，其曰“念公之勞，久徙于外”，斯乃古周公之事，於用臣非所宜言也。止令賜謚，論者是之。

平州酒稅。四年，主管靈仙觀。紹聖初年，召爲内侍押班，進爲瀛州刺史。

徽宗即位，升蔡州觀察使、入内副都知。任爲永泰陵修奉鈐轄，在陵下去世，贈官安化軍節度使，謚號僖敏。謚議中稱宋用臣爲廣平宋公，有“天子念公之勞，久徙於外”的話。豐稷陳奏，認爲凡稱公的必須是老臣、大臣與地方上有道德的人士，説“念公之勞，久徙於外”，這原是古代周公的事，對於宋用臣并不合適。僅令賞賜謚號，評論的人認爲正確。

王中正

王中正字希烈，開封人。因父任補入内黄門，遷赴延福宫學詩書、曆算。仁宗嘉其才，命置左右。慶曆衛士之變，中正援弓矢即殿西督捕射，賊悉就擒，時年甫十八，人頗壯之。遷東頭供奉官，歷幹當御藥院、鄜延、環慶路公事，分治河東邊事。破西人有功，帶御器械。

神宗將復熙河，命之規度。還言：“熙河譬乳虎抱玉，乘爪牙未備可取也。”遂從王韶入熙河，治城壁守具，以功遷作坊使、嘉州團練使，擢内侍押班。

吐蕃圍茂州，詔率陝西兵援之，圍解。自石泉至茂州，謂之隴東路，土田肥美，西羌據有之，中正不能討。乃因吐蕃入寇，言：“其路經静州等族，榛僻不通，邇年商旅稍往來，故外蕃因以乘間。縣至綿與茂，道里均，而龍安有都巡檢，緩急可倚仗。請割石泉隸綿，而窒其故道。”從之，隴東遂不可得。還，使熙河經畫鬼章，進昭宣使、入内副都知。

元豐初，提舉教畿縣保甲將兵捕賊盗巡檢，獻民兵伍保法，請於村疃及縣以時閲習，悉行其言。復往鄜

王中正字希烈，開封人。因父親的官位而補爲入内黄門，到延福宫學習詩書、曆算。仁宗贊賞他的才能，命令安排在身邊。慶曆年間衛士叛亂時，王中正拿着弓箭在大殿西面監督捕射，賊人全部被擒獲，當時年齡纔滿十八歲，人們稱道他年輕有爲。升東頭供奉官，歷任幹當御藥院、鄜延路、環慶路公事，分治河東邊境事務。打敗西夏有功，帶御器械。

神宗將要收復熙河，命令他規劃測度。回朝上言：“熙河好比吃奶的虎抱着玉，乘爪牙尚未長好是可以奪取的。”於是隨從王韶進入熙河，整頓城壘防守器具，因功升作坊使、嘉州團練使，提拔爲内侍押班。

吐蕃包圍茂州，下詔率領陝西軍隊救援那裏，包圍解除。從石泉到茂州，稱爲隴東路，土地肥美，西羌占有那裏，王中正不能討伐。於是想引誘吐蕃入侵，上言：“這條路經過静州等部族，荒凉偏僻不通行，近年稍有商旅往來，因此外蕃有機可乘。縣境到達綿州和茂州，路程相等，而龍安有都巡檢，發生緊急情况可以依靠。請求分割石泉隸屬綿州，而切斷那裏舊的通道。”聽從了他，隴東於是不能得到。回朝，出使熙河處理鬼章的事，進升爲昭宣使、入内副都知。

元豐初年，提舉教畿縣保甲將兵捕賊盗巡檢，進獻民兵伍保法，請求在村鎮及各縣按時檢閲訓練，全部實行了他的建議。又去鄜延、環慶

延、環慶經制邊事，詔凡所須用度，令兩路取給，無限多寡。既行，又稱面受詔，所過募禁兵，願從者將之，主者不敢違。

問罪西夏，以中正簽書涇原路經略司事。詔五路之師皆會靈州，中正失期，糧道不繼，士卒多死，命權分屯鄜延並邊城寨，以俟後舉。自請罷省職，遷金州觀察使、提舉西太一宮，坐前敗貶秩。元祐初，言者再論其將王師二十萬，公違詔書之罪，劉摯比中正與李憲、宋用臣、石得一爲四凶，又貶秩兩等。久之，提舉崇福宮。紹聖初，復嘉州團練使。卒，年七十一。

管理邊境事務，詔令凡所需用度，命令這兩路供給，多少不限。啓程後，又聲稱當面接受詔令，在所經之地募集禁軍，願意跟隨的由他統率，主管將領不敢違背。

向西夏問罪，任用王中正簽書涇原路經略司事。詔令五路軍隊都在靈州會師，王中正耽誤期限，糧食運輸接續不上，士兵大量死亡，命令暫時分別駐兵鄜延及邊境城池營寨，等待以後行動。自行請求罷免宮廷職務，升金州觀察使、提舉西太一宮，因以前失敗得罪降低官級。元祐初年，上言的人再次陳述他率領朝廷軍隊二十萬，公然違背詔書的罪過，劉摯把王中正與李憲、宋用臣、石得一比喻爲四凶，又降低官秩兩級。過了很久，授提舉崇福宮。紹聖初年，復爲嘉州團練使。去世，享年七十一歲。

李舜舉

李舜舉字公輔，開封人。世爲內侍，曾祖神福，事太宗以信謹終始。舜舉少補黃門，仁宗使督工冶金爲器，既成，有羨數并上之，帝嘉其不欺。出爲秦鳳路走馬承受。

英宗立，奏事京師。會帝不豫，內謁者止之宮門，舜舉曰："天子新即位，使者從邊方來，不得一見而去，何以慰遠人！"謁者以聞，亟召對，帝意良悅。因言："承受公事，以察守將不法爲職，而終更論最，乃使帥臣保任，乞免之。"遂删舊制。

熙寧中，歷幹當內東門、御藥院、講筵閣、實録院。郭逵討交州，以爲廣西幹當公事，軍中之政得與講畫，或疾置入朝，稟受成算。會逵貶，亦降左藏庫副使，以文思院使領文州刺史、帶御器械。進內侍押班，制置涇原軍馬。

五路師出無功，議再舉，李憲督饋糧，言受密詔，自都轉運使以下乏軍興者皆聽斬。民懲前日之役多死於

李舜舉字公輔，開封人。世代爲宦官，曾祖李神福，事奉太宗始終誠信恭謹。李舜舉少年補黃門，仁宗派他監督工匠冶煉黃金製作器皿，完成後，有剩餘的全部上交，皇帝贊賞他誠實不欺。出朝任秦鳳路走馬承受。

英宗即位，到京城奏事。適逢皇帝患病，宮廷謁者把他阻止在宮門，李舜舉說："天子新近即位，我從邊疆來，不能見一面就離去，拿什麼來撫慰遠方的人！"謁者通報上去，急忙召見應對，皇帝心中很高興。趁機上言："承受公事，以考察守將的不法行爲爲職責，而最終經過論述，便派統帥之臣保舉任用，請求免去這一項。"於是删除舊的制度。

熙寧年間，歷任幹當內東門、御藥院、講筵閣、實録院。郭逵討伐交州，任爲廣西幹當公事，軍中的事得以參與計議，有時乘驛馬急速入朝，接受謀略。適逢郭逵被貶，也降爲左藏庫副使，作爲文思院使領文州刺史、帶御器械。進爲內侍押班，制置涇原路軍馬。

五路軍隊出征沒有功績，議論再次出征，李憲監督糧食運輸，說接受密詔，從都轉運使以下缺乏軍用物資的都處斬。百姓因以前的勞役多數

凍餒，皆憚行，出錢百緡不能雇一夫，相聚立柵山澤不受調，吏往逼呼，輒毆擊，解州至械縣令以督之，不能集。舜舉入奏其事，乃罷兵。退詣中書，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内臣，可乎？内臣正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聞者代珪慚焉。

死於凍餓，都害怕出行，出錢一百緡還不能雇到一人，聚集起來在山地水澤建立寨柵不接受調派，官吏前去逼迫呼喚，就進行毆打，解州甚至軟禁縣令來督促他們，還不能召集。李舜舉入朝上奏這件事，於是中止用兵。退朝來到中書，王珪迎接慰勞他説："朝廷把邊疆事務委托押班和李留後，没有西顧之憂了。"李舜舉説："國家邊境有大量營壘，這是卿大夫的耻辱，宰相執掌國政，却把邊疆事務交給兩個宦官，可以嗎？宦官僅能任宫廷灑掃之職，怎能承當將帥的重任！"聽到的人代王珪爲此慚愧。

轉嘉州團練使。沈括城永樂，遣舜舉計議，被圍急，斷衣襟作奏曰："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尋以死聞，贈昭信軍節度使，謚曰忠敏。

轉爲嘉州團練使。沈括在永樂築城，派遣李舜舉去商議，被圍困情况緊急，撕下衣襟寫奏章説："我死而無憾，希望朝廷不要輕視敵人。"不久死訊傳來，贈官昭信軍節度使，謚號爲忠敏。

舜舉資性安重，與人言未嘗及宫省事。頗覽書傳，能文辭筆札。在御藥院十四年，神宗嘗書"李舜舉公忠奉上，恭勤檢身，始終惟一，以安以榮"十九字賜之。

李舜舉天性穩重，與人交談從未涉及宫中之事。大量閲讀經史，能作文章書信。在御藥院十四年，神宗曾書寫"李舜舉公忠奉上，恭勤檢身，始終惟一，以安以榮"十九個字賞賜他。

石得一

石得一，開封人。爲内侍黄門，累官内殿承制。神宗時，帶御器械、管幹龍圖天章寶文閣、皇城司，四遷入内副都知。元祐初，領成州團練使，罷内省職。御史劉摯言："得一頃管皇城，恣其殘刻，縱遣邏者，所在棋布，張阱設網，以無爲有，以虚爲實。朝廷大吏及富家小人，飛語朝上，暮入狴犴，上下惴恐，不能自保，至相顧以目者殆十年。"坐降左藏庫使，卒。紹聖中，贈隨州觀察使。

石得一，開封人。爲内侍黄門，多次升官爲内殿承制。神宗時，帶御器械、管幹龍圖天章寶文閣、皇城司，升遷四次任入内副都知。元祐初年，領成州團練使，罷免宫中職務。御史劉摯上奏説："石得一近來管理皇城，任意做殘忍的事，到處派遣密探，遍布京城，張開陷阱設置網羅，把無當作有，把虚當作實。從朝廷高官到富豪平民，流言飛語早晨上報，傍晚被告密者就進入監牢，上上下下驚恐不安，無法保全自己，以致互相用眼光來招呼將近十年。"因此獲罪降爲左藏庫使，去世。紹聖年間，贈官隨州觀察使。

梁從吉

梁從吉字君祐，開封人。補入内高班。王則反，奉命宣慰，還言："小寇無多慮，諸將之兵足以翦除，若得重臣統其事，不崇朝可平矣。"於是仁宗以文彦博爲安撫招討使。賊

梁從吉字君祐，開封人。補爲入内高班。王則叛亂，奉命傳旨撫慰，回朝上言："小股敵寇不必擔心，諸將的兵力足以消滅，如果得到重要的大臣主管這件事，不到一天就可以平定了。"於是仁宗任用文彦博爲安撫招討使。賊軍平定，

平，又奏請分河北爲路，每路以一帥府統之，遂建魏、鎮、定、瀛四帥。熙寧初，爲邠寧環慶路駐泊兵馬鈐轄。夏人寇大順城，圍慶州七寨，從吉率兵八百餘人與戰，獲其酋領。又討平寧州叛卒，以功升都鈐轄，累官皇城使。從高遵裕至靈武，督士卒攻城，身被創甚，進入內押班，遷永州團練使，爲副都知。元祐中卒，贈成德軍節度使，謚曰敏恪。

又奏請分河北爲幾路，每路由一個帥府主管，於是建魏、鎮、定、瀛四帥。熙寧初年，任爲邠寧環慶路駐泊兵馬鈐轄。夏軍侵犯大順城，包圍慶州七座營寨，梁從吉率領士兵八百餘人與他們交戰，俘獲他們的首領。又討伐平定寧州叛亂士兵，因功升都鈐轄，多次升官爲皇城使。隨從高遵裕到靈武，監督士兵攻城，身受重傷，升爲入內押班，改爲永州團練使，任副都知。元祐年間去世，贈官成德軍節度使，謚號爲敏恪。

劉惟簡

劉惟簡，開封人，由入內黄門積官至昭宣使、康州刺史、高陽關路兵馬都監，爲入內押班。英宗初立，惟簡自河北來朝，請對寢門，內謁者難之，獨引見皇太后。惟簡立福寧殿下，雨沾衣不退，帝起坐幃中，望見呼問曰："諸路如汝者幾人，何以獨來?"對曰："陛下新即位，臣來自邊塞，未瞻天表，不敢輒還，不知其他。"帝嘆曰："小臣知所守如此。"識其姓名屏間。他日，神宗覽所題屏，擢幹當延福宫，自是蒙親信。

劉惟簡，開封人，由入內黄門多次升官至昭宣使、康州刺史、高陽關路兵馬都監，爲入內押班。英宗即位之初，劉惟簡從河北來朝見，在寢宫門前請求召對，宫廷謁者感到爲難，僅引見皇太后。劉惟簡站在福寧殿下，雨水沾濕衣服也不退去，皇帝起身坐在帳中，遠遠看見叫來問道："各路像你這樣的有幾個人，怎麼獨自來?"回答說："陛下新即位，我來自邊塞，没有見到皇上，不敢就回去，不知道其他的人。"皇帝感嘆說："小臣是這樣忠於自己的職守。"在屏風上記下他的姓名。後來，神宗看到題名的屏風，提拔爲幹當延福宫，從此受到親信。

交人叛，詔馳驛至桂州審視事勢，還言："帥臣劉彝貪功生事，罪當誅。乾德狂童，頸不足繫。"帝信之。郭逵、趙卨南征，以爲行營承受。逵、卨被謫，惟簡亦奪一官。

交州叛亂，詔令騎驛馬到桂州審視事態形勢，回朝上言："帥臣劉彝貪功生事，罪當處死。乾德狂妄年輕，他的脖子不值得拴縛。"皇帝相信了他。郭逵、趙卨征伐南方，任用爲行營承受。郭逵、趙卨被貶官，劉惟簡也削官一級。

陝西五路師還，受命撫犒士卒，以疾先還者不賜。惟簡心知其不便，至慶州，疏言："士卒不幸，以將臣上違聖略，糧食不繼，逃生以歸，其情可貸。今同立庭中而不預賜，恐患生倉卒。"帝用其言，均予之。又使案閲河北保甲，振濟京西水災，參定諸陵薦獻。既而爲言者所劾，擯不用。哲宗在藩時，惟簡奔奏服勤，及親政，召至左右。以內侍押班卒，贈昭化軍留後。

陝西五路軍隊返回，奉命撫慰犒勞士卒，因病預先返回的不賞賜。劉惟簡心中知道這樣做不合適，到慶州，上疏説："士卒不幸，因將帥違背皇上的策略，糧食供應不上，逃命返回家鄉，這種情形可以寬恕。現在一同站在庭院中却不能得到賞賜，恐怕倉促之間會産生禍患。"皇帝采用了他的建議，全部給予賞賜。又派他視察河北保甲，救濟京西水災，議定各皇陵祭供。不久被諫官彈劾，擯斥不用。哲宗在王府時，劉惟簡往來奏報辛勤服侍，到哲宗親政，召到身邊。以內侍押班去世，贈官昭化軍留後。

宋史卷四百六十八

列傳第二百二十七

宦者(三)

李祥　陳衍　馮世寧　李繼和
高居簡　程昉　蘇利涉　雷允恭　閻文應　任守忠
童貫 方臘(附)　梁師成　楊戩

李祥

李祥，開封人。爲入内黄門。資驍鋭，善騎射，用材武中選，授涇原儀渭同巡檢。從景思立于河、湟，以功遷内殿崇班，爲河州駐泊兵馬都監。從郭逵討交阯，駐富良江，賊兵大至，與涇原將姚兕力戰，敗之。遷皇城使、鎮戎軍沿邊都巡檢使。從劉昌祚征靈武，議功加沂州團練使。或言所部兵失亡多，降簡州刺史，權熙河蘭會路都監，總岷州兵。夏人攻蘭州，祥赴援，保險待變，數日，虜徹圍去。復團練使，進階州防禦使。從种誼襲鬼章有功，升兵馬都鈐轄。在熙河二十餘年，以宣慶使、内侍押班卒。

李祥，開封人。爲入内黄門。天性勇猛，善於騎射，因才能武藝被選中，授涇原儀渭同巡檢。跟隨景思立到河、湟，因功升爲内殿崇班，任河州駐泊兵馬都監。隨從郭逵討伐交阯，駐軍富良江，賊軍大舉到來，與涇原將領姚兕努力作戰，打敗了他們。升皇城使、鎮戎軍沿邊都巡檢使。跟隨劉昌祚征伐靈武，論功加官沂州團練使。有人上言所率士兵逃亡很多，降爲簡州刺史，代理熙河蘭會路都監，統率岷州軍隊。西夏進攻蘭州，李祥前去救援，固守險要等待變化，數日後，敵軍撤圍退去。恢復團練使，進爲階州防禦使。跟隨种誼襲擊鬼章有功，升爲兵馬都鈐轄。在熙河二十多年，官至宣慶使、内侍押班去世。

陳衍

陳衍，開封人。以内侍給事殿庭，累官供備庫使。梁惟簡薦諸宣仁聖烈皇后，主管高韓王宅，領御藥院、内東門司。宣仁山陵，爲按行使。俄以左藏庫使、文州刺史出爲真定路都監。

陳衍，開封人。以内侍在宫廷供職，多次升官爲供備庫使。梁惟簡把他推薦給宣仁聖烈皇后，主管高韓王的住宅，領御藥院、内東門司。修建宣仁皇后陵墓時，爲按行使。不久爲左藏庫使、文州刺史出朝爲真定路都監。

御史來之邵方力詆元祐政事，首

御史來之邵正大力詆毁元祐年間的政事，首

言："衍在垂簾日，怙寵驕肆，交結戚里，進退大臣，力引所私，俾居耳目之地。"張商英亦論："衍交通宰相，御服爲之賜珠；結托詞臣，儲祥爲之賜膳。"蓋指吕大防、蘇軾也。衍坐貶，監郴州酒税務。惟簡以援引，張士良、梁知新以黨附，皆得罪。已又編管白州，徙配朱崖。

先進言："陳衍在垂簾聽政時，倚仗恩寵驕横放肆，結交親戚同鄉，進升退降大臣，極力引進私黨，讓他們占據朝廷耳目的職位。"張商英也陳奏："陳衍勾結宰相，皇上服飾成爲他賜給的珠寶；勾結翰林學士，儲祥替他賜給膳食。"指的是吕大防、蘇軾。陳衍定罪貶官，監郴州酒税務。梁惟簡因爲援引，張士良、梁知新因爲勾結阿附，都被定罪。接着又編管白州，改爲發配朱崖。

章惇起獄，誣元祐諸老、大臣，云結衍輩以謀廢立。士良嘗與衍同在宣仁后閤，自郴州召之，使實其説。士良至，但言宣仁彌留之際，衍嘗可否二府事及用御寶付外而已。鍛煉無所得，安惇、蔡京乃奏衍疏隔兩宫，斥隨龍内侍十餘人于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意在動摇，大逆不道。乃詔處死，令廣西轉運使程節莅其刑。

章惇興起訟案，誣陷元祐年間元老、大臣，説他們勾結陳衍之流陰謀廢立。張士良曾與陳衍一同在宣仁皇后閣任職，從郴州召回他，讓他證實這種説法。張士良到達，衹説宣仁皇后彌留之際，陳衍曾决斷兩府事以及在文件上加蓋御寶而已。羅織罪名一無所得，安惇、蔡京就上奏陳衍間隔兩宫，把隨龍内侍十餘人排斥到宫外，以去除皇帝的心腹和輔翼，目的在於動摇皇位，大逆不道。於是下詔處死，命令廣西轉運使程節到場監督行刑。

馮世寧

馮世寧字静之，以入内黄門累遷昭宣使、忠州團練使、入内押班。揚國公主寢疾，哲宗欲夜出問訊，世寧執言不可，帝雖微忤，卒爲之改容。再遷景福殿使、明州觀察使，至副都知。崇寧新官名，世寧首知入内内侍省事。禁中夜火，使宿衛士撲滅之，既定，令自他途出，蓋不欲使知宫省曲折也。徽宗賞嘆。進感德軍留後。政和初，以内客省使、彰化軍留後致仕。

馮世寧字静之，從入内黄門多次升官至昭宣使、忠州團練使、入内押班。揚國公主卧病，哲宗想要夜間出宫探問，馮世寧堅持上言不可行，皇帝雖然有些不高興，最終被他説服。再升爲景福殿使、明州觀察使，官至副都知。崇寧年間改换官名，馮世寧首任知入内内侍省事。宫中夜間起火，派值班衛士撲滅火後，命令從其他通道出宫，是不想讓他們知道宫廷的詳細道路。徽宗贊賞稱嘆。進升感德軍留後。政和初年，以内客省使、彰化軍留後退休。

世寧出入禁闥六十年，循謹無過。卒，年六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恭節。

馮世寧出入禁宫六十年，奉公守法小心謹慎没有過失。去世，享年六十七歲，贈官開府儀同三司，謚號爲恭節。

李繼和

李繼和，開封人。以父任爲内侍黄門。慶曆中，爲河北西路承受。保州兵叛，塞城門距守，官軍重圍之，不得入。繼和獨上南關門，密呼所結

李繼和，開封人。因爲父親之官而爲内侍黄門。慶曆年間，爲河北西路承受。保州兵變，堵塞城門堅守，官軍重重包圍，無法進入。李繼和獨自登上南關門樓，暗中叫來約定做内應的人，

内應者，諭以禍福。衆言："俟李昭亮至，即斬關自歸。"已而果然。賊平，遷兩秩。王則反貝州，爲城下走馬承受。

向他們講明禍福。衆人説："等到李昭亮到來，就砍斷門栓歸順。"接下來果然如此。賊軍平定，升官兩級。王則在貝州反叛，爲城下走馬承受。

沙苑闕馬，詔秦州置場以券市之，繼和領職不數月，得馬千數，而人不擾。舊制，内侍入仕三十年始得磨勘，至是，乃令以勞進官者無拘於年。

沙苑缺少馬匹，下詔秦州設市場用幣鈔購買，李繼和領職不過幾個月，得到馬匹數以千計，而百姓没有受到騷擾。舊的規定，内侍任職三十年纔有資格按勞績升轉官位，到這時，下令因功升官的人不受年限限制。

環州弓箭手歲時給酒，州將不與，衆喧訴，亟闔府門不敢出，繼和步入衆中譬曉之曰："汝曹爲一杯酒，遂喪軀命乎!"衆悟散去。事聞，擢帶御器械。累遷宣慶使、文州團練使、入内副都知，卒。子從善援例求贈官，神宗曰："此弊事也! 繼和無軍功，何必贈?"自是爲定制云。

環州弓箭手每年定時供給酒，州將没有供給，人們喧嘩吵鬧，急忙關閉府門不敢出外，李繼和走進人群中向他們講解説："你們這些人爲了一杯酒，就不要命了嗎!"人們醒悟散去。事情上報，越級提拔爲帶御器械。多次升官爲宣慶使、文州團練使、入内副都知，去世。兒子李從善依照慣例請求追贈官位，神宗説："這是弊病! 李繼和没有軍功，何必追贈官位?"從此成爲固定法規。

高居簡

高居簡字仲略，世本番禺人。以父任爲入内黄門。護作温成原廟奉神物，以精辦稱，超轉殿頭，領後苑事。坐奉使梓夔路多占驛兵，降高品。歷領龍圖天章寶文閣、内東門司，幹當御藥院。

高居簡字仲略，祖先本是番禺人。因父親官位而爲入内黄門。統轄製作温成原廟供奉神的物品，以精細辦事著稱，越級轉爲殿頭，領後苑事。因奉命出使梓夔路多占驛兵，降爲高品。歷任領龍圖閣、天章閣、寶文閣、内東門司，幹當御藥院。

神宗即位，御史張唐英言其資性憸巧，善迎合取容。中丞司馬光亦言其"久處近職，罪惡已多。祖宗舊制，幹當御藥院官至内殿崇班以上，即須出外。今陛下獨留四人，中外以此竊議。況居簡頃在先朝，依憑城社，物論切齒。及陛下繼統，乃復先自結納，使寵信之恩過於先帝。願明治其罪，以解天下之惑"。於是罷爲供備庫使。稍遷帶御器械，進内侍押班。以文思使領忠州刺史，卒，贈耀州觀察使。

神宗即位，御史張唐英上言説他天性奸邪，善於迎合討好。中丞司馬光也上言説他"長期擔任皇帝身邊的職務，罪惡已多。按祖宗舊制，幹當御藥院官至内殿崇班以上，就必須出宫。現在陛下單獨留下四個人，朝廷内外因此暗中議論。況且高居簡不久前在前朝，依憑皇位靠山，輿論痛恨。到陛下繼承皇位，又首先進行結納，使得寵信的恩遇超過了先帝。希望公開治他的罪，以便解除天下人的困惑"。於是罷官爲供備庫使。逐漸升遷爲帶御器械，進升内侍押班。以文思使領忠州刺史，去世，贈官耀州觀察使。

居簡聞外廷議論，必以入告，省中目爲"高直奏"。仁宗時，嘗使南

高居簡聽到外廷的議論，必定入宫上報，宫中人稱他爲"高直奏"。仁宗時，他曾出使南海，

海，遇廣州火，救者不力，居簡督衆護軍資甲仗二庫，賴以獲全。事聞，詔褒之。

遇到廣州火災，救火的人辦事不力，高居簡督率衆人保護軍用物資鎧甲武器兩座倉庫，依賴他得以保全。事情上報，下詔褒獎他。

程昉

程昉，開封人。以小黄門積遷西京左藏庫副使。

程昉，開封人。從小黄門多次升官爲西京左藏庫副使。

熙寧初，爲河北屯田都監。河決棗彊，釃二股河導之使東，爲鋸牙，下以竹落塞决口。加帶御器械。河決商胡北流，與御河合爲一。及二股東流，御河遂淺澱。昉以開浚功，遷宮苑副使。又塞漳河，作浮梁于洺州。兼外都水丞，詔相度興修水利。河決大名第五埽，昉議塞之，因疏塘水溉深州田。又導葫蘆河，自樂壽之東至滄州二百里。塞孟家口，開乾寧軍直河，作橋于真定之中渡。又自衛州王供埽導沙河入御河，以廣運路。累遷達州團練使，制置河北河防水利。

熙寧初年，任河北屯田都監。黄河在棗彊決口，分流進入二股河引導河水東流，成爲鋸齒形，下面用竹籬堵塞决口。加官帶御器械。黄河在商胡决口轉向北流，與御河匯合。到二股河向東流，御河就變得清淺。程昉因開鑿疏浚的功勞，升爲宮苑副使。又堵塞漳河决口，在洺州修造浮橋。兼任外都水丞，詔令考察興修水利。黄河在大名第五埽决口，程昉提議堵塞，并引導塘水灌溉深州農田。又疏導葫蘆河，從樂壽東到滄州二百里。堵塞孟家口，開挖乾寧軍直河，在真定的中渡建橋。又從衛州王供埽引導沙河進入御河，以擴大漕運通路。多次升官爲達州團練使，制置河北河防水利。

御史盛陶言："昉挾第五埽之功，專爲己力。假朝廷威福，恐動州縣。所開共城河，頗廢人户水磑，久無成功。又議開沁河，因察訪官按行，始知不便。漳河、滹沱之役，水占邢、洺、趙、深、祁五州之田，王廣廉、孔嗣宗、錢勰、趙子幾皆嘗論奏。其奸欺之狀，則多置撻口，指决河所侵便爲淤田；其事權之盛，則舉官廢吏，惟其所欲；悖慢豪横，則受聖旨者三，受提點刑獄司牒者十二，故有違拒。小人誤當賞擢，驕暴自肆。願遣官代還，仍行究治。"神宗曰："王安石以昉知河事，故加任使，令開漳河，用工七百萬，滹沱八九百萬，已議體量矣。"

御史盛陶上言："程昉將治理第五埽的功績，説成是自己一人之力。依靠朝廷作威作福，驚動州縣。所開鑿的共城河，廢掉民户的水磨，而長久没有成功。又建議開挖沁河，因察訪官考察巡視，纔知道不可。漳河、滹沱河的工程，水域占去邢州、洺州、趙州、深州、祁州五州的農田，王廣廉、孔嗣宗、錢勰、趙子幾都曾經上奏議論。他奸詐欺瞞的情形，就是設多處撻口，以標志黄河决口淹没的土地成爲農田；權力盛大，就是舉薦官員廢除官吏，爲所欲爲；傲慢而强横，有接受聖旨三次，接受提點刑獄司文書十二次，故意進行違抗。小人受到贊賞提拔，驕横殘暴。希望派遣官員接替他回朝，進行追究處理。"神宗説："王安石因爲程昉通曉黄河事務，因而加以任用，命令他開挖漳河，用工七百萬，滹沱河八九百萬，已經商議考察了。"

始，安石欲興水利，驟用昉，昉挾安石勢而慢韓琦，後安石覺其虚誕，亦疏之。以憂死，贈耀州觀察使。遂罷都大制置河防水利司。

起初，王安石想要興修水利，重用程昉，程昉依靠王安石的權勢而輕視韓琦，後來王安石發覺他奸詐，也疏遠了他。因憂慮而死，贈官耀州觀察使。不久便撤銷都大制置河防水利司。

蘇利涉

蘇利涉字公濟。祖保遷，自廣州以閹人從劉鋹入朝。利涉初爲入内内品，慶曆中衛士之變，以護衛有勞，賞激加等。英宗爲皇子，利涉給事東宫。及即位，遷東頭供奉官，欲以爲潁王府都監，力辭。幹當御藥院，遷供備庫使。帝不豫，侍醫藥最勤，言輒流涕。及帝崩，乞與醫官同貶，三上表待罪，不許。

蘇利涉字公濟。祖父蘇保遷，從廣州以宦官隨從劉鋹入京。蘇利涉起初爲入内内品，慶曆年間衛士發生叛亂時，因護衛有功，獎賞提高等級。英宗爲皇子，蘇利涉在東宫事奉。到即位時，升爲東頭供奉官，想要任命他爲潁王府都監，極力推辭。爲幹當御藥院，升供備庫使。皇帝病重，侍奉診治服藥最爲勤快，談及就流淚。皇帝去世，請求與醫官一同貶謫，三次上表請求定罪，沒有許可。

神宗即位，授達州刺史。歷内侍押班、副都知，轉海州團練使。仙韶院火，营救甚力，賜襲衣、金帶。卒，年六十四，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勤僖。

神宗即位，授達州刺史。歷任内侍押班、副都知，轉爲海州團練使。仙韶院火災，營救很努力，賞賜襲衣、金帶。去世，享年六十四歲，贈官奉國軍節度使，謚號爲勤僖。

利涉嘗幹當皇城司，循故事，厢卒邏報不皆以聞。後石得一代之，事無巨細悉以奏，往往有緣飛語受禍者，人始以利涉爲賢。

蘇利涉曾幹當皇城司，依照舊例，厢兵巡邏報告不全部上報。後來石得一接替他，事無大小全部上奏，往往有因流言飛語而受害的，人們纔覺得蘇利涉賢明。

雷允恭

雷允恭，開封人。初爲黄門，頗慧黠，稍遷入内殿頭，給事東宫。周懷政僞爲天書，允恭豫發其事，懷政死，擢内殿崇班，遷承制。再遷西京作坊使、普州刺史、入内内侍省押班。

雷允恭，開封人。起初爲黄門，很聰慧，逐漸升遷爲入内殿頭，在東宫供職。周懷政僞造天書，雷允恭參加揭發此事，周懷政死後，提拔他爲内殿崇班，升承制。又升西京作坊使、普州刺史、入内内侍省押班。

章獻后初臨政，丁謂潜結允恭，凡機密事令傳達禁中，由是允恭勢横中外。山陵事起，允恭請效力陵上，章獻后曰："吾慮汝有妄動，恐爲汝累也。"乃以爲山陵都監。允恭馳至陵下，司天監邢中和爲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何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與水爾。"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

章獻皇后臨朝聽政之初，丁謂暗中結交雷允恭，凡機密事都讓他傳達到宫中，因此雷允恭的權勢遍及宫廷内外。營建皇陵之初，雷允恭請求到皇陵效力，章獻皇后説："我擔心你有胡亂的行動，恐怕會給你帶來拖累。"於是任用他爲山陵都監。雷允恭快馬奔馳到陵下，司天監邢中和向雷允恭説，"現在的陵墓向上一百步，子孫有利，就像汝州秦王墳"。雷允恭説："爲什麽不移過去?"邢中和説："恐怕下面有岩石和水。"雷允恭説："皇上没有其他的兒子，如果像秦王墳那樣，有什麽不可以?"邢中和説："皇陵事情重大，巡行考察，需要很長時間，恐怕趕不上七月的期限。"雷允恭説："儘管移到上面的位置，我

之。"允恭素貴横，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入白其事，章獻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惜不可?"章獻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時丁謂爲山陵使，允恭具道所以，謂唯唯而已。允恭入奏曰："山陵使亦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竟以是并坐盜金寶賜死，籍其家。中和流沙門島。謂尋竄海上。

快馬入宫見太后説明此事。"雷允恭一向專横，人們不敢違背，就改挖上面的墓穴。入宫説明這件事，章獻皇后説："這樣的大事，爲什麽這樣輕率?"雷允恭説："使先帝子孫有好處，還顧惜什麽不可行的?"章獻皇后認爲不是這樣，説："出宫與山陵使商議是否可行。"當時丁謂爲山陵使，雷允恭説明原因，丁謂衹是唯唯諾諾。雷允恭入宫上奏説："山陵使也没有異議。"不久上穴果然遇到岩石，岩石挖盡地下水涌出。雷允恭最終因爲此事以及盜竊金銀寶物定罪賜死，没收他的家財。邢中和流放沙門島。丁謂接着也被放逐到海南島。

閻文應

閻文應，開封人。給事掖庭，積遷至入内副都知。仁宗初親政，與宰相吕夷簡謀，以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錢惟演皆章獻后所任用，悉罷之。退以語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 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夷簡罷。

夷簡素與文應相結，使爲中詗。久之，乃知事由郭后，夷簡遂怨后。及再相，楊、尚二美人方寵，尚美人於仁宗前有語侵后，后不勝忿，批其頰，仁宗自起救之，誤中其頸，仁宗大怒。文應乘隙，遂與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夷簡以怨，力主廢事，因奏仁宗出諫官，竟廢后爲净妃，以所居宫名瑶華，皆文應爲夷簡内應也。

郭后既廢，楊、尚二美人益寵專夕，仁宗體爲之弊，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亟以爲言，仁宗未能去。文應早暮入侍，言之不已，仁宗厭其煩，强應曰："諾。"文應即以氈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詞説云云不肯行。文應罵曰："宫婢尚何言?"驅使登車。翌日，以尚氏爲女

閻文應，開封人。在後宫供職，逐漸提升到入内副都知。仁宗剛親政時，與宰相吕夷簡謀劃，因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錢惟演都是章獻皇后所任用的，全部罷免了他們。退朝後把此事告知郭后，郭后説："吕夷簡惟獨不依附太后嗎? 衹是他擅長投機取巧，善於隨機應變罷了。"因此連同吕夷簡一起罷免。

吕夷簡一向與閻文應互相交結，使他作爲宫中内綫。時間長了，就知道事情從郭后而起，吕夷簡因此怨恨皇后。再次擔任宰相後，楊、尚兩位美人正受寵愛，尚美人在仁宗面前有攻擊皇后的言語，皇后十分氣憤，打了她的臉頰，仁宗親自起身救護她，誤中他的脖頸，仁宗大怒。閻文應利用這個機會，參與謀劃廢掉皇后，并勸皇上把被抓傷痕給執政大臣看，夷簡因爲怨恨，極力主張廢掉皇后，因而上奏仁宗罷逐諫官，最終廢皇后爲净妃，把所住之宫稱爲瑶華，都是閻文應做吕夷簡的内應所促成的。

郭后被廢以後，楊、尚二美人更加受寵愛，仁宗的身體爲此衰弱，有時連日不吃東西，宫廷内外憂慮恐懼。楊太后急忙向仁宗講此事，仁宗不能去除二美人。閻文應每天早晚進來侍奉，常上言此事，仁宗對此很厭煩，勉强答應説："好吧。"閻文應就用氈車載着二美人出宫，二位美人流着淚，説出種種理由不肯動身。閻文應罵道："官家的奴婢還有什麽可説的?"趕着她們登

道士，居洞真宫；楊氏别宅安置。既而仁宗復悔廢郭后，有復后之意，文應大懼。會后有小疾，挾太醫診視數日，乃言后暴崩，實文應爲之也。

累至昭宣使、恩州團練使。時諫官劾其罪，請并其子士良出之。以文應領嘉州防禦使，爲秦州鈐轄，改鄆州；士良罷御藥院，爲内殿崇班。

始楊、尚二美人之出宫也，左右引陳氏女入宫，父號陳子城，楊太后嘗許以爲后，宋綬不可。王曾、吕夷簡、蔡齊相繼論諫。陳氏女將進御，士良聞之，遽見仁宗。仁宗披百葉擇日，士良曰："陛下閱此，豈非欲納陳氏女爲后邪?"仁宗曰："然。"士良曰："子城使，大臣家奴僕官名也，陛下納其女爲后，無乃不可乎!"仁宗遽命出之。文應後徙相州鈐轄，卒，贈邠州觀察使。

任守忠

任守忠字稷臣，蔭入内黄門，累轉西頭供奉官，領御藥院，坐事廢。久之，復故官，稍遷上御藥供奉。初，章獻后聽政，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仁宗親政，出爲黄州都監，又謫監英州酒税，稍遷潭州都監，徙合流鎮。西鄙用兵，又爲秦鳳、涇原路駐泊都監，以功再遷東染院使、内侍押班。出爲定州鈐轄，加内侍副都知。累遷宣政使、洋州觀察使，爲入内都知。

仁宗未有嗣，屬意英宗，守忠居中建議，欲援立昏弱以徼大利。及英宗即位，拜宣慶使、安静軍留後。守忠又語言誕妄，交亂兩宫。於是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爲國之大賊，民之巨蠹，乞斬於都市。英宗猶未行，宰相韓琦出空頭敕一道，參政

上車子。第二天，讓尚氏做女道士，住在洞真宫；楊氏另外設住宅安置。接着仁宗又後悔廢掉郭后，有恢復皇后的念頭，閻文應非常害怕。適逢皇后患了小病，帶着太醫診視了幾天，就上言皇后暴病去世，其實是閻文應所做的事。

多次升官至昭宣使、恩州團練使。當時諫官彈劾他的罪行，請求連同其子閻士良一并調出宫廷。命文應領嘉州防禦使，爲秦州鈐轄，改鄆州；閻士良罷免御藥院，爲内殿崇班。

當初楊、尚二美人出宫時，皇帝身邊的人引陳氏女子入宫，父親叫陳子城，楊太后曾許諾她做皇后，宋綬不同意。王曾、吕夷簡、蔡齊相繼進諫。陳氏女子即將進宫侍奉皇帝，閻士良聽到此事，急忙求見仁宗。仁宗正翻閱曆書選擇吉日，閻士良説："陛下翻閱這個，難道不是要納陳氏女子爲皇后嗎?"仁宗説："是啊。"閻士良説："子城使，是大臣家奴僕的官名，陛下娶他的女兒爲皇后，是不可以的啊！"仁宗急忙命令讓其出宫。閻文應後來調任相州鈐轄，死，贈邠州觀察使。

任守忠字稷臣，因恩蔭爲入内黄門，多次升官改爲西頭供奉官，領御藥院，因事犯罪罷免。很久以後，恢復原有官職，稍稍提升爲上御藥供奉。起初，章獻皇后處理朝政，任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人勾結串通，權勢恩寵過於隆盛。仁宗親執朝政，出朝任爲黄州都監，又貶謫監英州酒税，稍稍提升爲潭州都監，調任合流鎮。西部邊疆作戰，又任秦鳳、涇原路駐泊都監，因功再次提升任東染院使、内侍押班。出朝任定州鈐轄，加官内侍副都知。多次升官爲宣政使、洋州觀察使，爲入内都知。

仁宗没有兒子，屬意於英宗，任守忠在宫中建議，想要援引昏庸懦弱的人立爲皇儲來求取大利。到英宗即位，授爲宣慶使、安静軍留後。任守忠又言論荒謬虚僞，擾亂兩宫。於是知諫院司馬光論述任守忠離間的罪過，是國家的大賊，百姓的大蛀蟲，請求在都城街市上斬首。英宗還没有批准，宰相韓琦發出一道空頭敕文，參知政事

歐陽脩已簽，趙槩難之，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説。"琦遂坐政事堂，立守忠庭下，曰："汝罪當死，貶保信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

守忠久被寵幸，用事于中，人不敢言其過，及貶，中外快之。久之，起爲左武衛將軍，致仕。卒，年七十九。

歐陽脩已經簽署，趙槩感到爲難，歐陽脩説："儘管寫上去，韓公必定有自己的理由。"韓琦於是坐在政事堂上，讓任守忠站在庭下，説："你的罪過應當處死，貶爲保信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取出空頭敕文填寫交給他，當天押解啓程，韓琦認爲稍有延緩宫中就會發生變故。

任守忠長期受到寵幸，在宫中掌權，人們不敢談論他的過失，被貶謫時，朝廷内外都感到快意。長久以後，起用爲左武衛將軍，退休。去世，享年七十九歲。

童貫　方臘

童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宫掖，即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徽宗立，置明金局于杭，貫以供奉官主之，始與蔡京游。京進，貫力也。京既相，贊策取青唐，因言貫嘗十使陝右，審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爲最悉，力薦之。合兵十萬，命王厚專閫寄，而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至湟川，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毋西兵。貫發視，遽納靴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師竟出，復四州。擢景福殿使、襄州觀察使，内侍寄資轉兩使自兹始。

童貫，年輕時出於李憲門下。性情乖巧諂媚，自從在後宫供職，就善於揣度皇帝的心意，事先順應奉承。徽宗即位，在杭州設明金局，童貫作爲供奉官主管此局，開始與蔡京往來。蔡京的提升，是童貫之力。蔡京任宰相以後，提議奪取青唐，乘機上言童貫曾十次出使陝右，對五路的事務與諸將是否有能力最爲熟悉，極力舉薦他。集中十萬軍隊，命令王厚掌軍權，而童貫沿用李憲的舊例任監軍。到達湟川，恰遇宫中起火，皇帝發下親筆書信，由驛使傳遞制止童貫不要向西進軍。童貫打開看過，忙裝進靴子裏。王厚問原故，童貫説："皇上催促成功罷了。"軍隊還是出發，收復四州。提升景福殿使、襄州觀察使，内侍留資歷轉爲兩使從這時開始。

未幾，爲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累遷武康軍節度使。討溪哥臧征，復積石軍、洮州，加檢校司空。頗恃功驕恣，選置將吏，皆捷取中旨，不復關朝廷，寖咈京意。除開府儀同三司，京曰："使相豈應授宦官？"不奉詔。

政和元年，進檢校太尉，使契丹。或言："以宦官爲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國，策之善者也。"使還，益展奮，廟謨兵柄皆屬焉。遂請進築夏國橫山，以太尉爲陝西、河東、河北宣撫使。俄開府儀同三司，簽書

不久，任爲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逐步提升爲武康軍節度使。討伐溪哥臧征，收復積石軍、洮州，加官檢校司空。倚仗功勞驕横放縱，選用設置將領官吏，都直接從宫中取得聖旨，不再通過朝廷，逐漸違逆蔡京的心意。授開府儀同三司，蔡京説："使相豈能授給宦官？"没有奉詔。

政和元年，進升檢校太尉，出使契丹，有人上言："任用宦官爲朝廷副使，國家没有人才嗎？"皇帝説："契丹聽説童貫打敗羌人，所以想要見他，因而派他偵察敵國，是善策。"完成使命回朝，更加放縱高傲，朝政兵權都交付給他。於是請求進軍築城夏國橫山，以太尉任爲陝西、河東、河北宣撫使。不久授開府儀同三司，簽書

樞密院河西北兩房。不三歲，領院事。更武信武寧護國河東山南東道劍南東川等九鎮，太傅，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爲公相，因稱貫爲媼相。

樞密院河西、河北兩房。不到三年，領樞密院事。爲武信、武寧、護國、河東、山南東道、劍南東川等九鎮，太傅，涇國公。當時人們稱蔡京爲公相，因而稱童貫爲媼相。

將秦、晉鋭師深入河、隴，薄于蕭關古骨龍，謂可制夏人死命。遣大將劉法取朔方，法不可，貫逼之曰："君在京師時，親授命於王所，自言必成功，今難之，何也?"法不得已出塞，遇伏而死。法，西州名將，既死，諸軍恟懼。貫隱其敗，以捷聞，百官入賀，皆切齒，然莫敢言。關右既困，夏人亦不能支，乃因遼人進誓表納款。使至，授以誓詔，辭不取，貫强館伴使固與之，還及境，棄諸道上。舊制，熟羌不授漢官，貫故引拔之，有至節度使者。弓箭手失其分地而使守新疆，禁卒逃亡不死而得改隸他籍，軍政盡壞。

率領秦、晉精鋭部隊深入河、隴，逼近蕭關古骨龍，説是可以把西夏人置於死地。派遣大將劉法奪取朔方，劉法認爲不可，童貫逼他説："你在京城時，在朝廷皇上親自授與使命，自己説必定成功，現在又表示爲難，爲什麽?"劉法不得已率軍出塞，遭遇埋伏戰死。劉法，是西部州的名將，他死後，諸軍恐懼不安。童貫隱瞞他的失敗，向上報捷，百官入朝慶賀，都切齒痛恨，然而没有人敢説。關右被困後，西夏也不能支撑，就通過遼人進獻誓表歸順。使者到達，交給他誓詔，推辭不接受，童貫强迫館伴使堅持交給他，返回時到達國境，就丢棄在路上。依照舊規定，熟羌不授以漢人官職，童貫有意提拔他們，有官至節度使的。弓箭手失去分地就派他們守衛新的疆界，禁軍逃亡没有死還可以改屬其他軍籍，軍政全部毁壞。

政和元年，副鄭允中使于遼，得燕人馬植，歸薦諸朝，遂造平燕之謀，選健將勁卒，刻日發命。會方臘起睦州，勢甚張，改江、浙、淮南宣撫使，即以所聚兵帥諸將討平之。

政和元年，做鄭允中的副手出使遼國，得到燕人馬植，回來後推薦給朝廷，於是制定平燕的計劃，挑選健將精兵，限定日期命令出發。適逢方臘在睦州起事，勢力很大，改任江、浙、淮南宣撫使，就統率諸將用所集聚的軍隊討伐平定方臘。

方臘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縣堨村，托左道以惑衆。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臘益得憑籍以自信。縣境梓桐、幫源諸峒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

方臘，睦州青溪人。世代居住本縣堨村，利用明教來迷惑衆人。起初，唐永徽年間，睦州女子陳碩真起事，自稱文佳皇帝，因此這個地方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方臘又憑藉這些以自信。縣境梓桐、幫源各峒都座落在山谷幽深險要的地方，人口多物産豐富，有漆楮、杉木，富商大賈經常往來。

時吴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宣和二年十月，起爲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爲别，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胄，唯以鬼神詭秘事相扇訹，焚室

當時吴縣一帶百姓受朱勔花石綱困擾，家家都有怨恨，方臘趁百姓無法忍受，暗中聚集貧窮困乏游手好閑之徒。宣和二年十月，起兵作亂，自稱聖公，立年號爲永樂，設官吏將帥，用頭巾飾物來進行分别，從紅巾以上共分六等。没有弓箭、甲胄，衹用鬼神等詭異神秘的明教煽動誘

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爲兵。人安於太平，不識兵革，聞金鼓聲即斂手聽命，不旬日聚衆至數萬，破殺將官蔡遵于息坑。十一月陷青溪，十二月陷睦、歙二州。南陷衢，殺郡守彭汝方；北掠新城、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棄城走，州即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計。凡得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

警奏至京師，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凶焰日熾。蘭溪靈山賊朱言吳邦、剡縣仇道人、仙居呂師囊、方巖山陳十四、蘇州石生、歸安陸行兒皆合黨應之，東南大震。

發運使陳亨伯請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徽宗始大驚，亟遣童貫、譚稹爲宣撫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以東，且諭貫使作詔罷應奉局。三年正月，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乘城固守，已而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築京觀五，賊還據杭。二月，貫、稹前鋒至清河堰，水陸并進，臘復焚官舍、府庫、民居，乃宵遁。諸將劉延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相繼至，盡復所失城。四月，生擒臘及妻邵、子毫二太子、僞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於梓桐石穴中，殺賊七萬。四年三月，餘黨悉平。進貫太師，徙國楚。

臘之起，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峒逃出，倮而縊於林中者，由湯巖、椶嶺八十五里間，九村山谷相望。王師自出至凱旋，四百五十日。

臘雖平，而北伐之役遂起。既而以復燕山功，詔解節鉞爲真三公，加

惑，燒毀房屋，搶掠金帛子女，引誘脅迫良民爲士兵。人們習慣於太平，不知道戰事，聽到戰鼓聲就拱手聽從命令，不過十天聚集人馬達到數萬，在息坑打敗并殺死將官蔡遵。十一月攻占青溪，十二月攻陷睦州、歙州二州。向南攻陷衢州，殺死知州彭汝方；向北掠奪新城、桐廬、富陽各縣，進逼杭州。知州棄城逃走，州城當即陷落，殺死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放火六天，死去的人不計其數。凡抓到官吏，必定分割肢體，拿出五臟，或者熬成油，用亂箭來射，用盡殘酷狠毒的手段，來復仇泄忿。

警報到達京城，王黼隱瞞不上報，於是氣焰日益囂張。蘭溪靈山賊人朱言和吳邦、剡縣仇道人、仙居呂師囊、方巖山陳十四、蘇州石生、歸安陸行兒都結黨響應他，東南大爲震動。

發運使陳亨伯請求調集京城地區軍隊及鼎、澧槍牌手兼程前來，使形勢不至於滋長蔓延。徽宗這纔大驚，急忙派遣童貫、譚稹爲宣撫制置使，率領禁軍及秦、晉蕃漢軍隊十五萬東下，并告知童貫讓他傳詔撤銷應奉局。三年正月，方臘的將領方七佛帶領六萬人進攻秀州，統軍王子武登城堅守，接着大軍到達，合力攻擊賊軍，斬首九千級，將尸體堆積成五座土丘，賊軍退回據守杭州。二月，童貫、譚稹的前鋒到達清河堰，水陸并進，方臘又燒掉官舍、府庫、民房，在夜間逃走。各路將領劉延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相繼到達，全部收復失去的城池。四月，在梓桐的石洞中活捉方臘及妻邵氏、兒子毫二太子、僞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殺死賊軍七萬。四年三月，餘黨全部掃平。提升童貫爲太師，換封國爲楚。

方臘起事，攻占六州五十二縣，殺害平民二百萬，所掠奪的婦女從賊人山洞中逃出，赤裸身體縊死在樹林中的，從湯巖、椶嶺八十五里之間，九村山谷相望。朝廷軍隊從啓程到凱旋，共四百五十天。

方臘雖然平定，而北伐之戰從此開始。不久因收復燕山的功勞，下詔取消節鉞爲真三公，加

封徐、豫兩國。越兩月，命致仕，而代以譚稹。明年復起，領樞密院，宣撫河北、燕山。宣和七年，詔用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本邦，疏王爵，遂封廣陽郡王。

是年，粘罕南侵，貫在太原，遣馬擴、辛興宗往聘以嘗金，金人以納張覺爲責，且遣使告興兵，貫厚禮之，謂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使者勸貫速割兩河以謝，貫氣褫不能應，謀遁歸。太原守張孝純誚之曰："金人渝盟，王當令天下兵悉力枝梧，今委之而去，是棄河東與敵也。河東入敵手，奈河北乎?"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君必欲留貫，置帥何爲?"孝純拊掌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懾，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

貫奔入都，欽宗已受禪，下詔親征，以貫爲東京留守，貫不受命而奉上皇南巡。貫在西邊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爲親軍，環列第舍，至是擁之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唯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踣者百餘人，道路流涕，於是諫官、御史與國人議者蜂起。初貶左衛上將軍，連謫昭化軍節度副使，竄之英州、吉陽軍。行未至，詔數其十大罪，命監察御史張澂迹其所至，莅斬之，及於南雄。既誅，函首赴闕，梟于都市。

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於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劭往察，劭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劭反得罪，逐死。貫狀魁梧，偉觀視，頤下生須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有度

封徐、豫兩國。過了兩個月，命令退休，用譚稹接替他。第二年重新起用，領樞密院，宣撫河北、燕山。宣和七年，下詔按照神宗的遺訓，能收復燕地全境的人封賞本地，分封王爵，於是封爲廣陽郡王。

這年，粘罕南侵，童貫在太原，派遣馬擴、辛興宗前往問候，以試探金國，金人以收留張覺爲罪名，并且派遣使者宣布戰而不和，童貫禮遇他，對他説："像這樣的大事，爲什麽原來不告訴我?"使者勸童貫儘快割讓兩河來道歉，童貫失魂落魄不能回答，謀劃逃回。太原知府張孝純譏刺他説："金人毁棄盟約，王爺應當命令天下軍隊全力抵抗，現在放棄一切離去，是丢棄河東送給敵人。河東落入敵手，河北還能怎樣呢?"童貫怒叱他説："童貫接受詔命宣撫，不是守衛國土。你一定要留下童貫，設將帥有什麽用?"張孝純拍掌嘆息説："平生童太師樹立起多少威望，面臨大事就退縮畏懼，抱頭鼠竄，有什麽面目再見天子呢?"

童貫逃回京城，欽宗已接受禪讓，下詔親征，任童貫爲東京留守，童貫不接受命令而護送太上皇徽宗南逃。童貫在西部邊疆招募高大少年號稱勝捷軍，有幾萬人，作爲親軍，環繞府第排列，這時帶領他們跟隨自己。太上皇通過浮橋，衛士拉住車駕大聲痛哭，童貫惟恐行動不快，派親軍向他們射箭，中箭倒地的有一百餘人，路上的人都流下眼淚，因此諫官、御史與全國百姓對童貫議論紛紛。起初貶爲左衛上將軍，接着貶昭化軍節度副使，發配英州、吉陽軍。尚未到達，下詔歷數他的十大罪行，命監察御史張澂追到他所到的地方，監督處斬，在南雄追上他斬首。處死以後，把首級裝在匣子裹送到朝廷，懸挂在京城街市。

童貫掌握兵權二十年，權力極大，私出政令超過皇命。曾經有人陳奏他的過失，詔令方劭前去查察，方劭的一舉一動，童貫全部探查得知，預先密告皇上，并且用其他事陷害他，方劭反而被定罪，放逐而死。童貫外形魁梧，看上去很雄偉，臉頰下面長着十多根鬍鬚，皮膚骨骼强勁如

量，能疏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餉結内，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煽翕赫，庭户雜遝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厮養、僕圉官諸使者至數百輩。窮奸稔禍，流毒四海，雖菹醢不償責也。

鐵，不像宦官。有度量，能看輕錢財。後宮從妃嬪以下都進獻禮品結交，左右婦女宦官贊譽的話每天都可以聽到。恩寵持久，門庭若市，地方官、輔佐大臣有很多出於他的門下，奴僕、馬夫官至諸使者多達數百人。奸邪至極災禍深重，流毒四海，即使剁成肉醬也不足以抵償罪責。

梁師成

梁師成字守道，慧黠習文法，稍知書。初隸賈詳書藝局，詳死，得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道上旨。政和間，得君貴幸，至竄名進士籍中，積遷晉州觀察使、興德軍留後。建明堂，爲都監，既成，拜節度使、加中太一、神霄宫使。歷護國、鎮東、河東三節度，至檢校太傅，遂拜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換節淮南。

梁師成字守道，聰慧靈巧熟悉法規，稍通書法。起初隸屬賈詳的書藝局，賈詳死去，得以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管出外傳達皇上旨意。政和年間，得到君主寵幸，甚至排名於進士名籍之中，逐步升遷到晉州觀察使、興德軍留後。修建明堂，任爲都監，完成後，授節度使、加官中太一、神霄宫使。歷授護國、鎮東、河東三鎮節度使，官至檢校太傅，於是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改淮南節度使。

時中外泰寧，徽宗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本以隸人畜之，命入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仿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子。是時，天下禁誦軾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毁去，師成訴於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爲己任，四方俊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點污。多置書畫卷軸於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父事之，雖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爲"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

當時内外和平安寧，徽宗留意禮儀祥瑞的事，梁師成善逢迎，求恩寵。皇帝本來把他當作僕役對待，命令進入殿中，凡皇帝應親筆書寫的號令都出自他的手，多次挑選擅長書法的屬吏練習模仿皇帝的筆迹，夾雜在詔令聖旨中發出，外廷没有人能够分辨。梁師成其實不能撰寫文章，然而自我標榜很高，自稱是蘇軾遺棄的兒子。當時，天下禁止誦讀蘇軾的文章，留在人間的書信全部毁掉，梁師成向皇帝陳訴説："我的前輩蘇軾有什麽罪呢？"從此，蘇軾的文章纔逐漸公開。以寫作文章爲己任，天下的俊秀名士必定招到門下，往往遭到玷污。在外舍大量陳設書畫卷軸，邀請賓客任意觀看，遇到題識符合心意的，就暗中進行提拔引進，執政、侍從可以逐級提升。王黼把他當作父親對待，即使是蔡京父子也阿附他。京城的人把他視爲"隱相"，兼領的職務多至數十上百個。

黼造伐燕議，師成始猶依違，卒乃贊决，又薦譚稹爲宣撫。燕山平，策勛進少保。益通賄謝，人士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爲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於帝前，囁嚅升降。其小吏儲宏亦豫科甲，而執厮養之役如

王黼提出伐燕的建議，梁師成起初還猶豫不定，最終還是贊成决定，又舉薦譚稹爲宣撫使。燕山平定，論功晋升少保。受賄更加嚴重，文人交納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的名義，命令參加廷試，宣布名單之日，在皇帝身邊侍候，低聲指點升降。他的小吏儲宏也參加了科舉，却照舊做僕

初。李彦括民田於京東西，所至倨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於帝，師成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豈足爲過?”言者懼而止。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賊險鷙，遇間即發。

家居與黼鄰，帝幸黼第，見其交通狀，已怒，朱勔又以應奉與黼軋，因乘隙攻之。帝罷黼相，師成由是益絀。鄆王楷寵盛，有動摇東宫意，師成能力保護。欽宗立，嬖臣多從上皇東下，師成以舊恩留京師。於是太學生陳東、布衣張炳力疏其罪。炳指之爲李輔國，且言宦官表裏相應，變恐不測。東復論其有異志，攘定策功，當正典刑。帝迫於公議，猶未誦言逐之。師成疑之，寢食不離帝所，雖奏厠亦侍於外，久未有以發。會鄭望之使金營還，帝命師成及望之以宣和殿珠玉器玩復往。先令望之詣中書諭宰相，至則留之，始詔暴其罪，責爲彰化軍節度副使。開封吏護至貶所。行次八角鎮，縊殺之，以暴死聞，籍其家。

役的工作。李彦在京東、京西搜括民田，所到之處高坐在大堂上，監司、知州不敢分庭抗禮。有人向皇帝上言，梁師成恰好在旁，大聲説：“王人雖然低微，官階在諸侯之上，難道是過分嗎?”上言的人很害怕就止住。梁師成表面好像不善言辭，然而陰險狠毒，遇到機會就會下手。

住宅與王黼相鄰，皇帝到王黼的府第，見到他們往來的情况，已經發火，朱勔又因應奉司的事與王黼相互傾軋，因而乘機攻擊他。皇帝罷免了王黼的宰相，梁師成從此被貶退。鄆王趙楷恩寵隆盛，有動摇太子地位的意思，梁師成盡力保護。欽宗登基，寵臣多數跟隨太上皇東行，梁師成因舊恩留在京城。因此太學生陳東、平民張炳極力陳奏他的罪行。張炳把他比作李輔國，并上言宦官内外勾結，變亂恐怕難免。陳東又陳述他有叛變的意圖，竊取擁立皇上之功，應當依法處死。皇帝迫於公衆輿論，但還没有説出放逐他。梁師成心中懷疑，寢食都不離皇帝身邊，即使上厠所也在外面侍奉，很久没有機會動手。適逢鄭望之出使金營返回，皇帝命令梁師成與鄭望之拿着宣和殿的珠玉器物再去一趟。先命鄭望之到中書省告知宰相，到那裏就把他扣留，這纔公布他的罪行，罰爲彰化軍節度副使。開封府吏押送被貶之地。走到八角鎮，縊死了他，上報爲突然死亡，没收他的家産。

楊戩

楊戩，少給事掖庭，主掌後苑，善測伺人主意。自崇寧後，日有寵，知入内内侍省。立明堂，鑄鼎鼐，起大晟府、龍德宫，皆爲提舉。

政和四年，拜彰化軍節度使，首建期門行幸事以固其權，勢與梁師成埒。歷鎮安、清海、鎮東三鎮，由檢校少保至太傅，遂謀撼東宫。

有胥吏杜公才者獻策于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於汝州，浸淫于京東西、淮西北，括廢堤、棄堰、荒山、退

楊戩，年輕時在後宫供職，主管後苑，善於揣測皇帝的心意。從崇寧以後，日益受到寵愛，知入内内侍省。建明堂，鑄鼎鼐，修築大晟府、龍德宫，都爲總管。

政和四年，授彰化軍節度使，首先確立期門行幸事來鞏固自己的權力，勢力與梁師成相當。歷授鎮安、清海、鎮東三鎮節度使，由檢校少保升到太傅，於是陰謀改立太子。

有個小吏杜公才向楊戩獻策，設立索要百姓田契的法律，從甲到乙，乙到丙，輾轉查尋，最終到無法證實，就估算土地的産出，增加賦税。從汝州開始，漸漸擴展到京東、京西、淮西、淮北各路，搜括廢棄的堤壩和河堰、荒山、洪水退

灘及大河淤流之處，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號爲"西城所"。梁山濼古鉅野澤，綿亘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立租算船納直，犯者盜執之。一邑率於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税，此不得免。擢公才爲觀察使。宣和三年，戩死，贈太師、吴國公，而李彦繼其職。

彦天資狠愎，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爲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闔縣盡括爲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佃本業，訴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公田既無二税，轉運使亦不爲奏除，悉均諸別州。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劉寄、任輝彦、李士漁、王滸、毛孝立、王隨、江惇、吕坯、錢棫、宋憲皆助彦爲虐，如奴事主，民不勝忿痛。前執政冠帶操笏，迎謁馬首獻媚，花朝夕進請，賓客徑趍謁舍，不敢對之上馬，而彦處之自如。

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勔，凡竹數竿用一大車、牛驢數十頭，其數無極，皆責辦於民，經時閲月，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殫財靡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轅軛間。如龍鱗薜荔一本，輦致之費逾百萬。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衆。潁昌兵馬鈐轄范寥不爲取竹，誣刊蘇軾詩文于石爲十惡，朝廷察其捃摭，亦令勒停。當時謂朱勔結怨于東南，李彦結怨於西北。

靖康初，詔追戩所贈官爵；彦削官賜死，籍其家；劉寄以下十人皆停廢；復范寥官。

後的灘地及大河淤流的土地，都强迫百姓租種。租額確定以後，即使土地冲蕩回復也不能減少，稱爲"西城所"。梁山濼古代是鉅野澤，綿延數百里，濟州、鄆州等幾州，依賴蒲葦魚蝦之利，設租税所按船交税，違犯的人就以强盜逮捕。一個縣大約在固定賦税以外增加租錢高達十餘萬緡，水旱災荒免税，而其税不能免。提升杜公才爲觀察使。宣和三年，楊戩死去，贈官太師、吴國公，由李彦接任他的職務。

李彦天性凶狠固執，暗中與王黼勾結，在汝州設局署，做事更加凶狠。凡民間肥沃農田，派其他人投遞文書上告，都指定爲天然荒地，即使拿着官署文契都不理會。魯山全縣全部收爲公田，燒毁百姓原有地契，讓田地的主人交租租種本人的田産，有人投訴就加以嚴刑，致死的有成千上萬。公田既没有其他租税，轉運使也不上奏扣除，全部平均到其他州縣。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官吏劉寄、任輝彦、李士漁、王滸、毛孝立、王隨、江惇、吕坯、錢棫、宋憲都幫助李彦做殘暴的事，如同奴僕侍奉主人，百姓不勝憤恨。前任執政穿着官服拿着笏板，在馬前迎接拜見獻媚，花朝月夕登門晋見，賓客直接奔向官舍，不敢在他面前上馬，然而李彦面對這些很坦然自若。

搜括財物供奉皇帝，大致與朱勔相似，數竿普通竹子用一輛大車、牛驢數十頭，這些數目没有極限，全部要求百姓準備，長年累月，没有中止的時候。農民不能到田地耕種，牛不能耕田墾地，用盡錢財草料，力量耗盡餓死，或者在車子上自縊。例如龍鱗薜荔一株，運送的費用超過百萬。高興時獎賞惱怒時處罰，禍福就像翻轉手掌一樣隨意變化，依靠他得到肥美官缺的人很多。潁昌兵馬鈐轄范寥不爲他取竹子，誣陷他把蘇軾詩文刻在石頭上是十惡大罪，朝廷察覺他們是羅織罪名，但也命令停罷范寥之官。當時人説朱勔在東南結下怨恨，李彦在西北結下怨恨。

靖康初年，下詔令追奪楊戩所贈官爵；李彦削去官職賜死，没收他的家産；劉寄以下十人全部停職免官；恢復范寥的官職。

宋史卷四百六十九

列傳第二百二十八

宦者(四)

邵成章　藍珪 康履(附)　馮益　張去爲
陳源　甘昪　王德謙　關禮　董宋臣

邵成章

邵成章，欽宗朝内侍也。帝入青城，命成章衛皇太子赴宣德門稱制行事。太子北去，成章留于汴。康王將即位，元祐太后遣成章奉乘輿、服御至南京，從幸揚州。

金人掠陝西、京東諸郡，群盗起山東，黄潛善、汪伯彦匿不以聞。及張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帝亦不之知也。成章上疏條具潛善、伯彦之罪曰，必誤國，且申潛善等使聞之。帝怒，除名，南雄州編管。侍御史馬伸言成章緣上書得罪，今是何時，以言爲諱。

久之，帝思成章忠直，召赴行在，其徒忌之，譖于帝曰："邵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遂止之于洪州。金人入洪，聞其名，訪求得之，謂之曰："知公忠正，能事吾主，可坐享富貴。"成章不應，脅之以威，亦不從。金人曰："忠臣也，吾不忍殺。"遺之金帛而去。

邵成章，是欽宗朝的内侍。皇帝到青城前，命令邵成章衛護皇太子到宣德門行使皇帝權力處理事務。太子被俘北去，邵成章留在汴梁。康王將要即位，元祐太后派遣邵成章護送皇帝乘車、服飾用具到南京，隨從到揚州。

金兵攻掠陝西、京東各州，盗匪在山東起事，黄潛善、汪伯彦隱瞞不上報。到張遇火燒真州，距離皇帝所在六十里，皇帝也不知道。邵成章上疏條陳黄潛善、汪伯彦的罪行説，必定誤國，并且告誡潛善等人讓他們上報。皇帝發怒，削職爲民，南雄州軟禁處分。侍御史馬伸上言邵成章因上書獲罪，現在是什麽時候，還把言論當罪狀。

時間長了，皇帝想到成章的忠誠耿直，召到皇帝所在，有些人忌恨他，向皇帝誣陷説："邵九百一來，陛下就没有歡樂了！"於是讓他停留在洪州。金兵進入洪州，聽知他的名望，尋訪到他，對他説："知道你忠誠正直，如能侍奉我們的君主，就可以坐享富貴。"邵成章不回答，威脅他，也不依從。金人説："是忠臣，我們不忍心殺害。"贈給他金帛後離去。

藍珪　康履

藍珪、康履，初皆爲康王府都監、入内東頭供奉官，嘗從康王使金

藍珪、康履，起初都是康王府都監、入内東頭供奉官，曾隨從康王出使金人行營。到立元帥

人行營。及開元帥府，并主管機宜文字。朝廷遣人趣師入援，履等請王留相州，王叱之而行。既即位，二人俱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大將如劉光世等多曲意事之。帝知之，詔內侍不許與統兵官相見，違者停官編隸。履終無所忌憚，與內侍曾擇凌忽諸將，或踞坐洗足，立諸將於左右，聲喏甚至馬前，故疾之者衆。俄遷內侍省押班、金州觀察使。

帝在揚州，金兵卒至，帝馳馬出門，百官不戒備，從行者惟履等五六人。自是履等益自衒，愈有輕外朝心。及幸浙，道吴江，其黨競以射鴨爲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帳，赫然遮道。統制苗傅等切齒曰："此輩使天子至此，猶敢爾邪?"傅幕客王世脩亦疾中官恣橫，以告武功大夫劉正彦，正彦曰："會當共除之。"王淵躋樞管，正彦以爲由宦者所薦，愈不平，謀遂决。伏兵斬淵，遣兵圍履家，分捕中官，凡無須者皆殺之。

履馳入白帝，傅等至，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凡中官所主者皆得美官。王淵遇賊不戰，交康履得樞密。中官在外者已誅，更乞康履、藍珪、曾擇等誅之，以謝三軍。"帝不忍，除傅等官以安之。傅等曰："欲遷官，第須控兩匹馬與內侍，何必至此!"帝問百官，策安出? 主管浙西機宜文字時希孟曰："中官之爲患，至此極矣。不除之，天下之患未已。"軍器監葉宗諤言："陛下何惜一康履，不以慰三軍?"帝不得已，遣人執履至，履望帝呼曰："大家何獨殺臣?"遂以付傅，即腰斬之，梟其首。帝幸睿聖宫，傅等留內侍十五人奉左右。尋捕珪、擇等，皆編置遠州；擇，昭

府時，并主管機要文書。朝廷派人催促軍隊入京援救，康履等請求康王留在相州，康王呵斥他們啓程。高宗即位後，二人都倚仗恩寵掌權，康履尤其妄自作威作福，大將如劉光世等大多曲意奉承他。皇帝得知此事，詔令內侍不許與統率軍隊的官員相見，違犯者免去官職編入隸籍。康履始終無所忌憚，與內侍曾擇等人欺凌輕視將軍們，有時高坐洗脚，讓將軍們站在旁邊，打招呼甚至來到馬前，因此憎恨他的人很多。不久升爲內侍省押班、金州觀察使。

皇帝在揚州，金兵突然到來，皇帝快馬奔馳出門，百官没有戒備，隨從出行的僅有康履等五六個人。從此康履等更加自我炫耀，越發有輕視外朝的想法。皇帝來浙，途經吴江，這些人争着射鴨取樂。快到杭州，在江邊觀潮，宦官供設帷帳，顯赫地擋住道路。統制苗傅等咬牙切齒地說："這些人使天子到這個地步，還敢這樣做嗎?"苗傅的幕客王世脩也憎恨宦官蠻横放肆，把此事告訴武功大夫劉正彦，劉正彦說："正應當一同除掉他們。"王淵進入樞密院，劉正彦認爲是由宦官所推薦的，更加不平，計劃於是確定。埋伏士兵殺掉王淵，派軍隊包圍康履家，分頭捕捉宦官，凡没有鬍鬚的全部殺掉。

康履飛馬入宫告知皇帝，苗傅等到達，厲聲說："陛下信任宦官，凡依附宦官的都得到好的官職。王淵遇到賊軍不作戰，結交康履得到樞密之職。宦官在宫外的已經處死，再請求把康履、藍珪、曾擇等人處死，以向三軍謝罪。"皇帝不忍心，授苗傅等人官來安撫他們。苗傅等說："想要升官，衹須牽兩匹馬結交內侍，何必要這樣做!"皇帝詢問百官，應采取什麽對策? 主管浙西機宜文字時希孟說："宦官造成的禍患，到這地步是極點了。不除掉他們，天下的災禍不會結束。"軍器監葉宗諤上言："陛下何必可惜一個康履，不用來撫慰三軍?"皇帝不得已，派人把康履抓來，康履望着皇帝喊道："皇上爲什麽惟獨殺我?"於是把他交給苗傅，當即把他腰斬，砍下首級。皇帝到睿聖宫，苗傅等留下內侍十五人在皇帝身邊侍奉。接着逮捕藍珪、曾擇等人，

州，行一程，追還斬之。

都安置遥遠州縣軟禁處分；曾擇，發配昭州，走了一段路，追回把他斬首。

傅等誅，贈履官，謚榮節，召珪等還。中書舍人季陵言："中官復召，其黨與相賀，氣焰益張，中外切齒。"不報。珪至，自武功大夫擢内侍省押班。慈寧宫建，命提點事務，尋升内侍省都知。及迎太后，命充都大主管。太后既還宫，珪奏應干補授恩，乞聽慈寧宫施行。從之。珪初與履同進，而驕横不及履，故幸以壽終。

苗傅等被處死後，追贈康履官，謚號榮節，召藍珪等返回。中書舍人季陵上言："宦官重新召回，他們的同黨互相慶賀，氣焰更加囂張，内外切齒痛恨。"不答覆。藍珪到達，從武功大夫提升爲内侍省押班。慈寧宫建成，命提點事務，很快提升爲内侍省都知。迎接太后時，命充都大主管。太后回宫後，藍珪上奏應請補恩德，請求由慈寧宫施行。依從了他。藍珪起初與康履一同提升，而驕横不及康履，所以幸運地得以無疾而終。

藍安石　康諝

有安石者，與珪同姓，爲内侍省副都知，至景福殿使、湖州觀察使。卒，贈保寧軍節度使，謚良恪。渡江後，中官贈謚自安石始。

又有與履同姓者名諝，爲内侍省押班，亦親幸用事，與知閤門事藍公佐善，每邀公佐至其直舍，必縱飲大醉，薄莫乃歸，嘗漏泄禁中語。劉光遠被劾，諝與内侍陳永錫受其金，力爲營救。言官劾之，帝詔永錫與祠，諝送吏部。後累官至均州觀察使。卒，贈保信軍節度使，謚忠定。

有個名叫安石的人，與藍珪同姓，爲内侍省副都知，官至景福殿使、湖州觀察使。去世，贈官保寧軍節度使，謚號良恪。渡過長江後，宦官贈給謚號從安石開始。

又有與康履同姓的人名叫諝，爲内侍省押班，也受到親近寵幸而任事，與知閤門事藍公佐友善，每次邀請藍公佐到他值班的房舍，必定開懷暢飲喝得大醉，薄暮纔回去，曾泄露宫中的事。劉光遠被彈劾，康諝與内侍陳永錫接受他的金錢，盡力進行營救。諫官彈劾他們，皇帝下詔授給陳永錫祠禄官，康諝送交吏部。後來，多次升官到均州觀察使。去世，贈官保信軍節度使，謚號忠定。

馮益

馮益，康王邸舊人也。王即位，自入内東頭供奉官遷至幹辦御藥院，尋兼幹辦皇城司。恃舊恩驕恣。帝幸浙東，益與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争渡，以語侵俊，且訴于帝。事下御史臺，侍御史趙鼎言："明受之變，起于内侍，覆轍不可不戒。"事乃已。

紹興三年，授武功大夫、康州防禦使、帶御器械。時帝用侍御史常同言，詔皇城司并隸臺察，益言非祖宗舊制，帝爲追寢前詔。特遷宣政使。益自言藩邸舊吏，乞加恩，遂升明州

馮益，是康王府的舊人。康王即位，從入内東頭供奉官升到幹辦御藥院，不久兼任幹辦皇城司。倚仗舊日恩寵驕横放肆。皇帝到浙東，馮益與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争先渡河，説話侮辱張俊，并且向皇帝訴説。事情交給御史臺審理，侍御史趙鼎上言："明受之變，由内侍引起，覆轍不能不引以爲戒。"事件這纔完結。

紹興三年，授武功大夫、康州防禦使、帶御器械。當時皇帝采用侍御史常同的意見，詔令皇城司都隸屬御史臺，馮益上言這不是祖宗舊制，皇帝爲此收回前面的詔令。特别提升爲宣政使。馮益自行上言是康王府舊吏，乞求加恩，於是升

觀察使。内厩舊有騏驥院官，益請别置御馬院，自領其事，又擅穿皇城便門。侍御史沈與求以爲言，趙鼎等皆患之。

會劉豫揭榜山東，言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語。張浚請斬益以釋謗，帝不許。鼎言事關國體，當解職加罰。帝喜曰："聞益交關外事，漸不可長。"與祠放歸。浚意未息，鼎解之。益自是家居廪祠者十四年。

先是，僞柔福帝姬之來，自稱爲王貴妃季女，益自言嘗在貴妃閤，帝遣之驗視，益爲所詐，遂以眞告。及事覺，益坐驗視不實，送昭州編管，尋以與皇太后連姻得免。十九年，卒于家。

爲明州觀察使。内厩原來有騏驥院官，馮益請求另外設御馬院，自己兼那裏的事務，又擅自開鑿皇城便門。侍御史沈與求爲此上言，趙鼎等人都很憂慮。

適逢劉豫在山東張貼文告，説馮益派人收買飛鴿，因而有不恭敬的言語。張浚請求把馮益斬首來消除誹謗，皇帝不答允。趙鼎上言事關國體，應當解除職務加以處罰。皇帝高興地説："聽説馮益參預朝廷事務，這種趨勢不能助長。"給與宫觀官放歸。張浚還不罷休，趙鼎勸解他。馮益從此居住在家中享受俸禄十四年。

在此之前，僞柔福帝姬到來，自稱是王貴妃小女兒，馮益自己上言曾在貴妃所居樓閣，皇帝派他檢驗，馮益被欺騙，就告訴皇上是真的。事情被發覺，馮益因驗視不實的罪名，送昭州編管處分，很快因與皇太后聯姻得以赦免。十九年，在家中去世。

張去爲

張去爲，内侍張見道養子也。初爲韋太后宅提點官，累遷至安德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又遷内侍省押班。時見道爲入内内侍省押班，父子并充景福殿使。去爲寖有寵，請以一官回授見道，帝嘉而許之。其後見道以保康軍承宣使致仕，而去爲與秦檜、王繼先俱用事，升延福宫使，累遷至入内内侍省都知，恃恩干外朝謀議。

金兵將至，遣使來，出慢言以相懼。去爲陰沮用兵，進幸蜀之計，宰相陳康伯力非之，帝悟而止。侍御史杜莘老乞斬去爲，以作士氣。先是，去爲取御馬院西兵二百人，髡其頂髮，都人駭之，莘老復劾其罪。帝不得已，令去爲致仕，莘老亦出補外。

及内禪，詔落致仕，提舉德壽宫，行移如内侍省，仍鑄印賜之。修宫有勞，又特遷安慶軍承宣使。初，安恭后入宫，去爲實進之。后崩，上

張去爲，是内侍張見道的養子。最初是韋太后宅提點官，多次升官爲安德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又提升爲内侍省押班。當時張見道爲入内内侍省押班，父子一同充當景福殿使。張去爲漸漸得到寵愛，請求把一官轉授見道，皇帝嘉獎并允許了他。此後張見道以保康軍承宣使退休，而張去爲與秦檜、王繼先都任用，升爲延福宫使，多次升官爲入内内侍省都知，倚仗恩寵干預朝廷謀議。

金兵即將到達，派遣使者前來，用傲慢的言語來威脅。張去爲暗中阻止用兵，進獻到蜀地的計策，宰相陳康伯極力駁斥他，皇帝醒悟而中止。侍御史杜莘老請求把張去爲斬首，以振作士氣。在此之前，張去爲取御馬院西部士兵二百人，剃去他們頭頂的頭髮，都城的人很驚駭，杜莘老又彈劾他這一罪行。皇帝不得已，命令張去爲退休，杜莘老也調出京城任地方官。

禪位太子後，詔令復出任官，授爲提舉德壽宫，公文往來與内侍省相同，於是鑄印賞賜他。修建皇宫有功勞，又特别提升爲安慶軍承宣使。起初，安恭后進宫，實際是張去爲引進來的。皇

皇又遣去爲傳旨，立謝貴妃爲后，故亦貴重，然至死不復涉朝廷事。

后去世，上皇又派遣張去爲傳旨，立謝貴妃爲皇后，因而也顯貴倚重，然而到死不再干涉朝廷事務。

陳源

陳源，淳熙中提舉德壽宫，頗有寵。俄帶浙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言，内侍不當干軍政，遂罷。源恃恩顓恣，本宫書史徐彦通者，爲源掌家務，不數歲官至經武大夫；甄士昌，源厮役也，工理髮，奏補承信郎；又補臨安府都吏李庚以官，使之窺伺府事。孝宗聞而惡之。十年春，詔源應奉日久，特落階官，與京祠。給事中宇文价封還録黄，改外祠。臺官黄洽等又劾之，乃謫源建州居住，籍其貲進德壽宫。彦通除名，道州編管，士昌、庚皆抵罪。言者猶未已，移源郴州。源有園名小隱，其制視禁籞有加，高宗以賜王才人。

光宗即位，復召還。紹熙四年，自拱衛大夫、永州防禦使除入内内侍省押班。帝以疾不朝重華宫，源與内侍楊舜卿、林億年數有間言。寧宗即位，命三人俱事光宗于泰安宫。御史章穎論其離間君親，乞行誅竄，以慰壽皇在天之靈。詔罷源等官，源撫州、億年常州居住，舜卿任便居住。慶元二年，以生皇子恩，源、億年許自便，舜卿與内祠。給事中汪義端駁之，乃移源婺州，億年湖州。義端再駁舜卿内祠，反坐外補，其後源等卒聽自便。億年養娼女以别業，源在貶所與妓濫，俱以淫媟聞，人疑其非宦者云。

陳源，淳熙年間提舉德壽宫，相當受寵。不久帶浙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進言，内侍不應干預軍政，於是罷免。陳源倚仗恩寵專横放肆，本宫書史徐彦通，爲陳源掌管家務，没過幾年官至經武大夫；甄士昌，是陳源的雜役奴僕，精於理髮，奏補爲承信郎；又授予臨安府都吏李庚官，派他探察府中事務。孝宗聽到後很厭惡他。十年春，下詔令陳源侍奉時日已久，特别免去階官，給與京城宫觀官。給事中宇文价封還送門下省的詔令，改授外地宫觀官。御史黄洽等又彈劾他，於是貶謫陳源建州居住處分，没收他的財産入德壽宫。徐彦通削職爲民，道州編管處分，甄士昌、李庚都定罪處罰。諫官還不罷休，把陳源移到郴州。陳源有園林名爲小隱，規模與御苑相比還要超出，高宗把園林賞賜給王才人。

光宗即位，重又召回。紹熙四年，從拱衛大夫、永州防禦使任入内内侍省押班。皇帝因病不到重華宫上朝，陳源與内侍楊舜卿、林億年多次説離間的言論。寧宗即位，命令三人都在泰安宫侍奉光宗。御史章穎陳述他們離間君親，請求進行懲罰貶謫，以安慰壽皇在天之靈。下詔罷免陳源等的官職，陳源到撫州、林億年到常州居住處分，楊舜卿居住地點聽其自便。慶元二年，因皇子出生施恩德，陳源、林億年允許自便，楊舜卿給與京城宫觀官。給事中汪義端駁回此事，於是移陳源到婺州，林億年到湖州。汪義端兩次駁回楊舜卿的京城宫觀官，反而定罪出任地方官，此後陳源等終於聽其自便。林億年在别墅蓄養娼妓，陳源在貶謫之處與妓女交往無節制，都以淫亂著稱，人們懷疑他們并不是宦官。

甘昪 甘昺

甘昪，内侍省押班澤之子。澤之死，昪累遷亦至押班。乾道中，帝頗親昪，昪以此用事。臨安尹胡與可爲小官時，丐貸於臨安富民馬氏，不如

甘昪，内侍省押班甘澤之的兒子。甘澤之死後，甘昪多次提升到押班。乾道年間，皇帝很親信甘昪，甘昪因此被任用。臨安尹胡與可爲小官時，向臨安富裕百姓馬氏借貸，没有如願，心中

欲，銜之。至是，馬以鬻官鹽逾格繫獄，與可諷有司以私鹽論，御史陳升卿决獄，平反之。昪之子婦，與可女也，乃陰爲與可地，譖升卿于帝前，謂爲豪民馬請事，所得至萬緡。上疑，遂論罪，馬流嚴州，升卿由是罷去。

記恨他。到這時，馬氏因出售官鹽超出規定被逮捕入獄，胡與可暗示官吏作爲私鹽處理，御史陳升卿甄别案件，爲他平反。甘昪的兒媳，是胡與可的女兒，就暗中爲胡與可鋪路，在皇帝面前誣陷陳升卿，説他爲豪强百姓馬氏辦事，所得高達上萬緡。皇上疑心，於是定罪，馬氏流放嚴州，陳升卿因此免官離朝。

時曾覿以使弼領京祠，王抃以知閤門兼樞密都承旨，昪爲入内押班，相與盤結，士大夫無耻者争附之。既而覿死抃逐，獨昪在，朱熹力言之，帝曰："昪乃德壽宫所薦，謂有才耳。"熹曰："奸人無才，何以動人主?"昪用事二十年，招權市賄，黄由對策，亦頗及之。後帝察其奸，遂抵之罪，籍其貲，竟以廢死。

當時曾覿以使弼領京城宫觀官，王抃以知閤門兼樞密都承旨，甘昪爲入内押班，相互勾結，士大夫中無耻之徒争着攀附他們。不久曾覿死去王抃流放，僅甘昪還在，朱熹極力上言此事，皇帝説："甘昪是德壽宫所舉薦，説他有才能。"朱熹説："奸邪的人如果没有才能，靠什麽打動皇上?"甘昪掌權二十年，招攬大權索取賄賂，黄由對策，也涉及此事。後來皇帝察覺了他的邪惡，就定罪懲處，没收他的財産，最後被廢職而死。

弟昺，淳熙末，幹辦内東門司、帶御器械。光宗朝，累遷至親衛大夫、保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慶元初，爲内侍省都知。帝過壽康宫，昺有力焉。遷官二秩，頗貴寵。

其弟甘昺，淳熙末年，爲幹辦内東門司、帶御器械。光宗朝，逐漸提升到親衛大夫、保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慶元初年，爲内侍省都知。皇帝到壽康宫，甘昺出了力。提升兩級，顯貴受寵。

王德謙

王德謙，初爲嘉邸都監，頗親幸。

王德謙，起初任嘉王府都監，很受親近寵愛。

孝宗大漸，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宫。黄由時爲王府贊讀，奏請嘉王詣重華宫問疾，既得旨，德謙固請覆奏，王斥之，遂行。孝宗崩，王在喪次，中外洶洶，王以告直講彭龜年。龜年以爲建儲則人心安，須白中宫乃可。即諭德謙奏之皇太后，德謙不敢，强之，既而無報。

孝宗臨終，光宗因病很久没有到重華宫上朝。黄由當時爲王府贊讀，奏請由嘉王到重華宫去問安，接到聖旨後，王德謙執意請求再次上奏，嘉王呵斥了他，於是出行。孝宗去世，嘉王在服喪期間，朝廷内外争辯不休，嘉王把此事告訴直講彭龜年。彭龜年認爲定太子就會人心安定，必須告知皇太后纔可行。當即告訴王德謙把此事上奏皇太后，王德謙不敢，强迫他，然而没有答覆。

王即位，德謙累遷昭慶軍承宣使、内侍省押班，賜居第。驕恣逾法，服食擬乘輿，出入或以導駕燈籠自奉。爲人求官，賕以巨萬計，泄其事者禍立至，故外朝多附之。

嘉王即位，王德謙多次提升爲昭慶軍承宣使、内侍省押班，賞賜住宅。驕横放縱違犯法紀，衣服食品與皇上相似，有時出入把引導車駕的燈籠供自己使用。爲人請求官職，受賄無數，泄露他的事的人災禍立刻就會到來，因此朝廷大

臣多數阿附他。

中書舍人吴宗旦事之尤謹，夜則易服造謁。德謙求爲節度使，先薦宗旦爲刑部侍郎、直學士院，將使草麻。宗旦先備草示之，引天寶、同光爲比，德謙喜。制出，參政何澹不肯署，諫議大夫劉德秀率臺諫論列，宰相京鏜復以爲言，命遂寢。

中書舍人吴宗旦事奉他尤其恭謹，夜間換了衣服前去拜訪。王德謙請求爲節度使，先推薦吴宗旦爲刑部侍郎、直學士院，將要讓他起草詔書。吴宗旦預先準備好草稿給他看，以天寶、同光年間的事作比較，王德謙很高興。制書發出，參政何澹不肯簽署，諫議大夫劉德秀率領臺諫官條陳論述，宰相京鏜又爲此上言，任命於是扣留。

韓侂胄與德謙争用事，德謙屢以計勝，侂胄擠之，詔與外祠，臺諫又交章論駁。侍御史姚愈言吴宗旦嘗草德謙制，遂罷其官。愈又率同列力攻德謙，詔送廣德軍居住。尋以臨安尹劾其贓濫僭擬，詔降團練使，移居撫州，他事勿問。中書舍人高文虎請改爲安置，臺諫復言其奸詭，乞自今不以赦移，雖特旨亦許執奏，帝用其言，德謙遂坐廢斥以死。

韓侂胄與王德謙争相掌權，王德謙多次依靠計謀取勝，韓侂胄排擠他，詔令給與外地宫觀官，臺諫官又不斷上奏章辯駁。侍御史姚愈上言吴宗旦曾起草王德謙的制書，於是罷免他的官職。姚愈又帶領同僚極力攻擊王德謙，詔令送廣德軍居住處分。不久因臨安府尹彈劾他貪贜枉法越分妄比，下詔令降團練使，移居撫州，其他的事不過問。中書舍人高文虎請求改爲安置處分，臺諫再次上言他奸詐狡猾，請求從今以後不因赦罪遷移，即使特别下旨也允許堅持原奏，皇帝采納了他們的建議，王德謙於是定罪罷官放逐直到死去。

關禮

關禮，高宗朝宦者。淳熙末，積官至親衛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孝宗頗親信之，後命提舉重華宫。

關禮，高宗朝的宦官。淳熙末年，多次升官至親衛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孝宗很親信他，後來提舉重華宫。

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樞密趙汝愚等請建儲以安人心，光宗御批又有“念欲退閑”語，丞相留正懼，納禄去，人心愈摇。汝愚遣戚里韓侂胄因内侍張宗尹以禪位之議奏，太皇太后曰：“此豈可易言！”明日，汝愚再遣侂胄附宗尹以奏，未獲命而侂胄退，與禮遇，禮知其意，問之，侂胄不以告。禮指天自誓不言，侂胄遂白其事，禮即入宫，泣告太后以時事可憂之狀，且曰：“留丞相已去，所恃者趙知院耳。今欲定大計而無太皇太后之命，亦將去矣。”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也，事體與他人異。”禮

孝宗去世，光宗患病，不能行喪禮，樞密使趙汝愚等請求立皇儲來安定人心，光宗的御批又有“想要退位賦閑”的話，丞相留正害怕，交還官禄離去，人心更加動蕩。趙汝愚派同鄉韓侂胄通過内侍張宗尹把禪位的議案奏報上去，太皇太后説：“這怎麽能隨便説！”第二天，趙汝愚再次派遣韓侂胄攀附張宗尹來上奏，没有獲得命令韓侂胄就退回了，與關禮相遇，關禮知道他的意思，問他，韓侂胄不肯告知。關禮指着天發誓自己不傳出去，韓侂胄於是告訴他此事，關禮當即入宫，哭着把時事值得擔憂的情形告知太后，并説：“留丞相已經離去，所倚仗的衹有趙知院了。現在想要定下大計而没有太皇太后的命令，也將要離去。”太后吃驚地説：“知院，是同姓趙，事

曰：“知院未去，恃有太后耳。今有請不許，計無所出，亦惟有去而已。知院去，天下將若何?”太后悟，遂命禮傳旨侂胄以諭汝愚，約明日太后垂簾上其事。又明日，嘉王入行禫祭，汝愚即簾前進呈御批，太后遂命王即皇帝位。尋除禮入內內侍省都知，又差兼重華、慈福宮承受，充提舉皇城司，遷中侍大夫。

禮不以功自居，乞致仕，不許；乞免推恩，又不許。南渡後，內侍可稱者惟邵成章與禮云。

董宋臣

董宋臣，理宗朝宦者。淳祐中，以睿思殿祇候特轉橫行官。寶祐三年，兼幹辦佑聖觀。侍御史洪天錫劾之，不報，天錫坐左遷大理少卿。開慶初，大元兵駐江上，京師大震。宋臣贊帝遷幸寧海軍，簽判文天祥上疏乞誅宋臣，又不報。

景定四年，自保康軍承宣使除入內內侍省押班，尋兼主管太廟、往來國信所，同提點內軍器庫、翰林院、編修敕令所、都大提舉諸司，提點顯應觀，主管景獻太子府事。會天祥以著作佐郎兼獻景府教授，義不與宋臣聯事，上書求去，天祥出知瑞州。

言者論宋臣不置，帝曲爲諭解庇之。秘書少監湯漢上封事，亦言：“宋臣十餘年來聲焰熏灼，其力能去臺諫、排大臣，至結凶渠以致大禍。中外惶惑切齒，而陛下方爲之辨明，大臣方爲之和解，此過計也。願收還押班等除命，不勝宗社之幸。”疏入，帝亦不之省。六月，命主管御前馬院及酒庫。既卒，帝猶命特轉節度使，其見寵愛如此。

體與其他人不同。”關禮說：“知院還没有走，要依靠太后了。現在有請求而不答應，没有辦法，也衹能離開了。知院走了，天下將怎麽辦?”太后醒悟，就命令關禮傳旨韓侂胄告知趙汝愚，約定第二天太后垂簾上奏這件事。又過了一天，嘉王入宫進行禫祭，趙汝愚就在簾前進呈御批，太后就命令嘉王即皇帝位。不久授關禮爲入內內侍省都知，又差兼重華宫、慈福宫承受，充提舉皇城司，升爲中侍大夫。

關禮不以功勞自居，請求退休，不允許；請求免去推恩，又不允許。南渡以後，內侍中值得稱道的惟有邵成章與關禮。

董宋臣，理宗朝宦官。淳祐年間，以睿思殿祇候特改爲武官階官。寶祐三年，兼幹辦佑聖觀。侍御史洪天錫彈劾他，没有答覆，洪天錫定罪降爲大理少卿。開慶初年，大元的軍隊駐兵長江邊，京城非常震動。宋臣輔佐皇帝遷往寧海軍，簽判文天祥上疏請求處死董宋臣，又没有答覆。

景定四年，自保康軍承宣使授爲入內內侍省押班，不久兼主管太廟、往來國信所，同提點內軍器庫、翰林院、編修敕令所、都大提舉諸司，提點顯應觀，主管景獻太子府事。適逢文天祥爲著作佐郎兼獻景太子府教授，不願與董宋臣共事，上書請求離去，文天祥出朝爲瑞州知州。

諫官不斷論述董宋臣的事，皇帝設法爲他解釋庇護。秘書少監湯漢呈上密封奏章，也說：“董宋臣十餘年來聲名氣焰極盛，他能革去臺諫官員、排斥大臣，甚至勾結敵人帶來大禍。內外惶惑痛恨，而陛下正在爲他辯明，大臣正在爲他和解，這是錯誤的打算。希望收回押班等任命，是宗廟社稷的大幸。”奏書呈進，皇帝也没有省悟。六月，命令主管御前馬院及酒庫。去世以後，皇帝還命令特別轉節度使，他所受寵愛就是如此。

宋史卷四百七十

列傳第二百二十九

佞幸

弭德超　侯莫陳利用　趙贊　王黼　朱勔
王繼先　曾覿 龍大淵(附)　張說　王抃　姜特立 譙熙載(附)

人君生長深宮之中，法家、拂士接耳目之時少，宦官、女子共啓處之日多，二者，佞幸之梯媒也。剛明之主亦有佞幸焉，剛好專任，明好偏察，彼佞幸者一投其機，爲患深矣。他日敗闕，雖能殄除，隳城以求狐，灌社以索鼠，亦曰殆哉！宋世中材之君，朝有佞幸，所不免也。太宗有弭德超、趙贊，孝宗有曾覿、龍大淵，二君固不可謂非剛明之主也。作《佞幸傳》。

人君生長在深宮之中，與守法的世臣、輔佐的賢士接觸的時候少，和宦官、女子一起生活的日子多，這兩種人，是佞幸的媒介。剛强明智的君主也有佞幸，剛强容易專任，明智喜愛偏察，那些因諂媚而受寵幸的人一旦迎合時機，造成的禍患就嚴重了。日後敗露，雖能滅除，毁城垣以求狐狸，灌社廟來抓老鼠，也太危險了！宋代有中等才能的君主，朝廷出現佞幸，是不能避免的。太宗時有弭德超、趙贊，孝宗時有曾覿、龍大淵，這兩位國君本來不能説不是剛明的君主。作《佞幸傳》。

弭德超

弭德超，滄州清池人。李符、李琪薦之，給事太宗晉邸。太宗即位，補供奉官。太平興國三年，遷酒坊使、杭州兵馬都監，又爲鎮州駐泊都監。

弭德超，是滄州清池人。李符、李琪推薦他，供職在太宗晉邸。太宗即位，補供奉官。太平興國三年，遷任酒坊使、杭州兵馬都監，又任鎮州駐泊都監。

初，太宗念邊戍勞苦，月賜士卒銀，謂之月頭銀。德超乘間以急變聞於太宗曰："樞密使曹彬秉政歲久，得士衆心；臣從塞上來，聞士卒言：'月頭銀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輩餒死矣。'"又巧誣彬他事。上頗疑之，出彬爲天平軍節度。以王顯爲宣徽南院使，德超爲宣徽北院使：并兼樞密副

當初，太宗考慮邊防戍守辛苦，每月賜士兵銀兩，叫做月頭銀。德超趁機以急變的消息禀告太宗説："樞密使曹彬執政時間很久，得到衆士兵的心；臣從塞上來，聽士兵説：'月頭銀是曹公給的，如果没有曹公我們就餓死了。'"又巧妙地誣告曹彬别的事。皇上非常懷疑，讓曹彬出任天平軍節度。以王顯爲宣徽南院使，德超任宣徽北院使：都兼任樞密副使。

使。

德超譖曹彬事成，期得樞密使，乃爲副使；又柴禹錫與德超官同，先授，班在其上。故德超視事月餘，稱病請告，居常怏怏。一日詬顯及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綫許大官。汝等何人，反在我上，更令我效汝輩所爲，我實耻之。”又大罵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守執，爲汝輩所眩惑。”顯告之，太宗怒，命膳部郎中、知雜滕中正就第鞫德超，具伏，下詔奪官職，與其家配隸瓊州禁錮，未幾死。

德超誣陷曹彬一事成功後，希望得到樞密使，却是副使；又柴禹錫與德超官職相同，先授予，等級在他之上。因此德超任職一個多月，稱病請求退休，平日怏怏不樂。一天罵王顯及柴禹錫：“我談國家大事，有安定社稷的功勞，衹得到綫那樣大的官。你們是什麽人，反而在我之上，又叫我效仿你們的所作所爲，我真感到耻辱。”又大罵道：“你們應當被殺頭，我推測皇上没有主見，被你們所迷惑。”王顯揭發他，太宗憤怒，命令膳部郎中、知雜滕中正到府第審訊德超，全部招認，皇上下詔罷免官職，與他的家人一起發配到瓊州禁錮，不久死去。

侯莫陳利用

侯莫陳利用，益州成都人，幼得變幻之術。太平興國初，賣藥京師，言黄白事以惑人。樞密承旨陳從信白於太宗，即日召見，試其術頗驗，即授殿直，累遷崇儀副使。雍熙二年，改右監門衛將軍，領應州刺史。三年，諸將北征，以利用與王侁並爲并州駐泊都監，擢單州刺史。四年，遷鄭州團練使。前後賜與甚渥，依附者頗獲進用，遂横恣無復畏憚。其居處服玩皆僭乘輿，人畏之不敢言。

侯莫陳利用，是益州成都人，小時候得到變幻之術。太平興國初年，在京都賣藥，講燒煉丹藥點化金銀之術來迷惑人。樞密承旨陳從信禀告太宗，當天召見，試他的法術很靈驗，立即授予殿直，多次升遷官至崇儀副使。雍熙二年，改任右監門衛將軍，領應州刺史。三年，衆將北征，讓利用和王侁一起擔任并州駐泊都監，升任單州刺史。四年，遷任鄭州團練使。前後賜與非常豐厚，依附他的人很受重用，於是蠻横放縱肆無忌憚。他的住處服飾和玩賞的物品都超過了皇帝，衆人怕他而不敢説。

會趙普再入中書，廉知殺人及諸不法，盡奏之。太宗遣近臣案得奸狀，欲貸其死，普固請曰：“陛下不誅，是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何足惜哉!”遂下詔除名，配商州禁錮。初籍其家，俄詔還之。

適逢趙普再次入中書，察知侯莫陳利用殺人及各種不法行爲，全部上奏。太宗派近臣審查得到他犯的罪狀，想寬免他的死罪，趙普堅持請求説：“陛下不殺他，這是亂天下之法。法可以愛惜，這有什麽值得吝惜呢!”於是下詔除名，發配商州監禁。開始時没收他家的財物，不久下詔歸還。

趙普恐其復用，因殿中丞竇諲嘗監鄭州榷酤，知利用每獨南向坐以接京使，犀玉帶用紅黄羅袋；澶州黄河清，鄭州用爲詩題試舉人，利用判試官狀，言甚不遜。召諲至中書詰實，令上疏告之。又京西轉運副使宋

趙普怕他被重新任用，因爲殿中丞竇諲曾監察鄭州榷酒酤，知道利用常獨自向南坐着接待京使，犀玉帶用紅黄二色的羅袋；澶州黄河變清，鄭州用作詩題考舉人，利用評判官狀，出言很不遜。召竇諲到中書追問核實，讓他上疏告利用。又京西轉運副使宋沆抄利用家，得到數張文書，

沆籍利用家，得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以進上。太宗怒，令中使臠殺之，已而復遣使貸其死，乘疾置至新安，馬旋濘而踣，出濘換馬，比追及之，已爲前使誅矣。

趙贊

趙贊，并州人，性險詖辯給，好言利害。初爲軍小吏，與都校不協，因誣營中謀叛，劉繼元屠之無遺類，稍署贊右職。太原平，隸三司爲走吏，又許本司補殿直，太宗頗任之。遷供奉官、閤門祗候，提舉京西、陝西數州錢帛，發摘甚衆。又自乞捕盜，至永興，得兵士盜錢二百，欲磔諸市，知府張齊賢奪而釋之。太宗命御史臺按問，停贊官數月。復令專鈎校三司簿，令贊自選吏十數人爲耳目，專伺中書、樞密及三司事，乘間白之。太宗以爲忠無他腸，中外益畏其口。會改三司官屬，以贊爲西京作坊副使、度支都監。

時又有鄭昌嗣者，宣州人，亦起三司役吏，稍遷侍禁。奉使西川，回奏在官不治者數十人，太宗嘉其直。會市物吏因緣爲奸，列肆屢謁開封訴之，乃置雜買務，使昌嗣監之。昌嗣乞著籍便殿門，許非時入奏，與贊親比相表裏，累遷至西上閤門副使、鹽鐵都監。二人既得聯事，由是益橫恣，所爲皆不法。太宗頗知之，以問左右，皆畏二人，無敢言其惡。

至道元年上元節，京城張燈，太宗以上清宫成，臨幸。贊與昌嗣邀其黨數人，携妓樂登宫中玉皇閣，飲宴至夜分；掌舍宦者不能止，以其事聞。太宗大怒，并摭諸事，下詔奪贊官，許携家配隸房州禁錮，即日驛遣之。昌嗣黜唐州團練副使，不署事。

言論都指斥得十分厲害，全部進獻皇上。太宗憤怒，命令中使把他碎尸萬段，隨即又派使者免他一死，乘驛站快馬追到新安，馬陷泥中而跌倒，出泥濘換馬，等追上他時，已經被前面的使臣殺了。

趙贊，是并州人，性情邪諂善辯，愛講利害。開始是軍中小吏，與都校不和，就誣陷營中謀反，劉繼元把他們殺得一個不剩，讓趙贊暫任右職。太原平定，隸屬三司做供人差遣的小官，又允許在本司補殿直，太宗很信任他。遷任供奉官、閤門祗候，提舉京西、陝西數州錢帛，揭發指斥他的人很多。又自己請求捕盜，到永興，有士兵盜錢二百被逮捕，想在市上把他凌遲處死，知府張齊賢把人搶走釋放了。太宗命令御史臺查問，停趙贊官數月。又命令他專門查對三司簿，又命令趙贊自選吏十多個人做耳目，專門探察中書、樞密及三司的事情，趁機向他禀報。太宗認爲他忠無他心，朝廷内外的人更怕他的嘴。適逢改三司官屬，由趙贊任西京作坊副使、度支都監。

當時又有個叫鄭昌嗣的，是宣州人，也起家於三司役吏，逐漸遷升侍禁。奉命出使西川，回奏在官任上而不管事的有數十人，太宗贊賞他的正直。恰巧市物吏乘機作惡，列肆多次到開封告他們，於是設立雜買務，讓昌嗣監督他們。昌嗣要求在便殿門登記，允許他隨時入宫禀奏，與趙贊親近依附而互爲表裏，多次升遷做到西上閤門副使、鹽鐵都監。二人既得以聯合共事，從此更加蠻横放縱，所做的都是不法之事。太宗稍微知道一些，問左右的人，衆人都怕二人，没人敢説他們的惡行。

至道元年上元節，京城張燈，太宗因上清宫落成，親臨觀看。趙贊和昌嗣邀請同黨數人，携帶妓樂登上宫中的玉皇閣，飲酒作樂到半夜；掌管房舍的宦官不能制止，把這件事告知皇帝。太宗大怒，加上其他的事情，下詔免趙贊的官，允許携家屬發配房州禁錮，當天用驛馬將其遣送。昌嗣被貶爲唐州團練副使，不安排政事。過了幾

既數日，并賜死於路。

太宗謂侍臣曰："君子小人如芝蘭荆棘，不能絶其類，在人甄別耳。苟盡君子，則何用刑罰焉?"參知政事寇準對曰："帝堯之時，四凶在庭，則三代之前，世質民淳，已有小人矣。今之衣儒服、居清列者，亦頗朋附小人，爲自安計。如贊、昌嗣之類奔走賤吏，不足言也。"

天，一起被賜死在路上。

太宗對侍臣説："君子小人就像芝蘭荆棘，不能使他們斷絶，在於人能鑒別。假如全是君子，那麽用刑罰做什麽呢?"參知政事寇準答道："帝堯之時，四凶在庭，那麽三代之前，世質民淳，已經有小人了。現在穿儒服、居高官的人，也多勾結小人，爲自己的安危考慮。像趙贊、昌嗣這類供人差遣的賤吏，不值得一提。"

王黼

王黼字將明，開封祥符人。初名甫，後以同東漢宦官，賜名黼。爲人美風姿，目睛如金，有口辯，才疏雋而寡學術，然多智善佞。中崇寧進士第，調相州司理參軍，編修《九域圖志》，何志同領局，喜其人，爲父執中言之，薦擢校書郎，遷符寶郎、左司諫。張商英在相位，寖失帝意，遣使以玉環賜蔡京於杭；黼覘知之，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京復相，德其助己，除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御史中丞，自校書至是財兩歲。

黼因執中進，乃欲去執中，使京顓國，遂疏其二十罪，不聽。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内交居中，京怒，徙爲户部尚書，大農方乏，將以邦用不給爲之罪。既而諸班禁旅賚犒不如期，詣左藏鼓噪，黼聞之，即諸軍揭大榜，期以某月某日，衆讀榜皆散，京計不行。還爲學士，進承旨。

遭父憂，閲五月，起復宣和殿學士，賜第昭德坊。故門下侍郎許將宅在左，黼父事梁師成，稱爲恩府先生，倚其聲焰，逼許氏奪之，白晝逐將家，道路憤嘆。復爲承旨，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宣和元年，拜特進、少宰。由通議大夫超八階，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別賜城西甲第，徙

王黼字將明，是開封祥符人。初名甫，後因與東漢宦官相同，賜名黼。爲人風姿優美，眼明如金，能言善辯，才能粗疏而學問淺薄，然而聰明過人并善於諂媚。考中崇寧進士，調任相州司理參軍，編修《九域圖志》，何志同領官局，喜愛他的爲人，對父親執中講起他，推薦擢升校書郎，遷任符寶郎、左司諫。張商英在相位，逐漸失寵，皇帝在杭派使臣賜玉環給蔡京；王黼暗中偵察知道這件事，多次分條上奏蔡京所做的政事，并攻擊張商英。蔡京恢復宰相職位，感激他幫助了自己，任命其爲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御史中丞，從校書到這時纔兩年。

王黼因執中而進入朝廷，竟然想除掉執中，使蔡京獨斷國事，於是分別陳述他的二十條罪狀，皇上没聽。不久兼任侍讀，晋爲翰林學士。蔡京與鄭居中不和，王黼又内交居中，蔡京很生氣，調他任户部尚書，大農正缺乏，想要以國家所需供應不足給他定罪。不久各班禁旅賜與的犒賞没按期給，到左藏喧鬧，王黼聽説了，到諸軍張貼大榜，規定日期在某月某日，衆人讀榜都散去，蔡京的陰謀没有得逞。重任學士，進承旨。

遭父喪，守孝五個月，服喪期未滿就起用爲宣和殿學士，賜府第昭德坊。前門下侍郎許將宅院在左邊，王黼父事梁師成，稱做恩府先生，倚仗他的聲威氣焰，强行奪取許氏宅第，光天化日之下趕走許將一家，路人憤憤不平。重任承旨，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宣和元年，拜爲特進、少宰。由通議大夫超越八階，宋朝任命宰相没有這樣的先例。另外賜城西甲第，遷居那天，以教

居之日，導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於官，寵傾一時。

坊樂引路，供具張設以及各種器物，全部取之於官府，榮耀一時。

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爲，罷方田，毁辟雍、醫、算學，并會要、六典諸局，汰省吏，减遥郡使、横班官奉入之半，茶鹽鈔法不復比較，富户科抑一切蠲除之，四方翕然稱賢相。

蔡京退休，王黼佯裝順從人心，一反他以前的所作所爲，廢除方田，毁掉辟雍、醫、算學，合并會要、六典各局，淘汰省吏，把遥郡使、横班官薪俸減少一半，茶鹽鈔法不再考校，富户定額攤派一律免除，四方一致稱贊他爲賢相。

既得位，乘高爲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誘奪徽猷閣待制鄧之綱妾，反以罪竄之綱嶺南。加少保、太宰。請置應奉局，自兼提領，中外名錢皆許擅用，竭天下財力以供費。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於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其家。御史陳過庭乞盡罷以御前使唤爲名冗官，京西轉運使張汝霖請罷進西路花果，帝既納，黼復露章劾之，兩人皆徙遠郡。

已經得到相位，依仗權勢而做惡，多養美女、儲藏玉帛來供奉自己，超越本分比照皇宫。誘奪徽猷閣待制鄧之綱妾，反而用罪名放逐之綱到嶺南。被加封爲少保、太宰。請求設立應奉局，自己兼任提領，朝廷内外名錢都允許他獨用，竭盡天下的財力供他消費。官吏都迎合他的意旨，凡是四方水土珍異之物，都以不正當手段取之於老百姓，進獻給皇帝的不到十分之一，其餘的都入他家了。御史陳過庭請求全部罷免名叫御前使的散官，京西轉運使張汝霖請求停止進獻西路花果，皇帝已經采納，王黼又上章彈劾他們，兩人都被調往邊遠的郡。

睦寇方臘起，黼方文太平，不以告，蔓延彌月，遂攻破六郡。帝遣童貫督秦甲十萬始平之。猶以功轉少傅，又進少師。貫之行也，帝全付以東南一事，謂之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貫至吴，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詔，若罪己然，且有罷應奉局之令，吴民大悦。貫平賊歸，黼言於帝曰："臘之起由茶鹽法也，而貫入奸言，歸過陛下。"帝怒。貫謀起蔡京以間黼，黼懼。

睦寇方臘起兵，王黼剛文飾天下太平，不把此事上告，蔓延一個多月，於是攻破六郡。皇帝派童貫率領十萬秦兵纔平定他們。仍然因有功轉少傅，又晋爲少師。童貫出發時，皇帝把東南一事全部托付給他，對他説："如有緊急情况，立即用御筆下令執行。"童貫到吴，見百姓受花石的困擾，衆人説："賊不能很快平定，就因爲這件事。"童貫立即命令他的幕僚董耘作手詔，歸罪於自己，并且有罷免應奉局的命令，吴民非常高興。童貫平賊回來，王黼對皇帝説："方臘的起兵是由於茶鹽法，而童貫進奸言，把過錯歸於陛下。"皇帝很生氣。童貫謀劃起用蔡京來離間王黼，王黼害怕。

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結女真共圖燕，大臣多不以爲可。黼曰："南北雖通好百年，然自累朝以來，彼之慢我者多矣。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弗取，女真必强，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雖向其言，然以

這時朝廷已經采納趙良嗣的計策，結交女真共同對付燕，大臣多不贊同。王黼説："南北雖然通好百年，然而幾個朝代以來，他們怠慢我們的地方很多。兼并弱者、攻打愚昧，是作戰最好的規則。現在不攻取，女真一定强大，中原故地將不再屬於我們。"皇帝雖然同意他的主張，却

兵屬貫，命以保民觀釁爲上策。黼復折簡通誠於貫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時帝方以睦寇故悔其事，及黼一言，遂復治兵。

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之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竟買空城五六而奏凱。率百僚稱賀，帝解玉帶以賜，優進太傅，封楚國公，許服紫花袍，騶從儀物幾與親王等。黼議上尊號，帝曰："此神宗皇帝所不敢受者也。"却弗許。

始，遼使至，率迂其驛程，燕犒不示以華侈。及黼務於欲速，令女真使以七日自燕至都，每張宴其居，輒陳尚方錦綉、金玉、瑰寶，以誇富盛，由是女真益生心。身爲三公，位元宰，至陪扈曲宴，親爲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悦。

欽宗在東宫，惡其所爲。鄆王楷有寵，黼爲陰畫奪宗之策。皇孫諶爲節度使、崇國公，黼謂但當得觀察使，召宫臣耿南仲諭指，使草代東宫辭諶官奏，竟奪之，蓋欲以是撼摇東宫。

帝待遇之厚，名其所居閣曰"得賢治定"，爲書亭、堂榜九。有玉芝産堂柱，乘輿臨觀之。梁師成與連墻，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交結狀。還宫，黼眷頓熄，尋命致仕。

欽宗受禪，黼惶駭入賀，閤門以上旨不納。金兵入汴，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籍其家。吴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山，山方挾宿怨，遣武士躡及於雍丘南輔固村，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托言爲盗所殺。議者不以誅黼爲過，而以天討不正爲失刑云。

把兵交付童貫，命令以保護百姓、伺機行動爲上策。王黼又用短簡對童貫表達誠意説："太師如果北行，我願盡死力。"當時皇帝正因睦寇一事而後悔，聽王黼一説，於是就又練兵。

王黼在三省設立經撫房，專門管理邊境的事，與樞密無關。搜求天下丁夫，按人頭計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竟然買五六座空城而上奏捷報。率領百官稱頌慶賀，皇帝解下玉帶賜給他，優進太傅，封楚國公，允許穿紫花袍，侍從儀物幾乎與親王一樣。王黼建議加上尊號，皇帝説："這是神宗皇帝不敢接受的。"没接受。

開始，遼使到，一般行程曲折遲緩，宴飲犒勞不做出華麗奢侈的樣子。到王黼一定要求速度，命令女真使用七天的時間從燕到京都，常在他的住處大擺宴席，動不動陳列尚方錦綉、金玉、瑰寶，來誇耀富盛，因此女真更生疑心。身爲三公，官位高至元宰，陪護曲宴時，親自做俳優鄙賤的事情，以獻笑來取悦。

欽宗在東宫時，討厭他的作爲。鄆王趙楷受寵，王黼爲他暗中謀劃奪宗的計策。皇孫趙諶任節度使、崇國公，王黼説衹應當得到觀察使，召宫臣耿南仲傳達旨意，使他草代太子拒絶接受趙諶的官奏，竟然奪他的官職，想以此動摇太子的地位。

皇帝給他的待遇優厚，命名他所居之閣叫"得賢治定"，建書亭、堂榜九座。有玉芝産堂柱，皇帝親臨觀看。梁師成與他連墻，穿便門往來，皇帝纔明白他們勾結的情形。回宫，對王黼的寵愛立刻消失，不久命令他退休。

欽宗接受帝位，王黼誠惶誠恐地入朝祝賀，閤門以聖上的旨意不接納。金兵入汴，不等命令，帶着妻子兒女往東去。下詔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抄他的家。吴敏、李綱請求殺王黼，事情下發到開封尹聶山，聶山正有宿怨，派武士跟踪到雍丘南輔固村，殺了他，百姓取他的頭來進獻。皇帝因剛即位，難於誅殺大臣，假托説是被强盗所殺。議者不把殺王黼看做過錯，而認爲天討不正是刑罰失當。

朱勔

朱勔，蘇州人。父冲，狡獪有智數。家本賤微，庸於人，梗悍不馴，抵罪鞭背。去之旁邑乞貸，遇異人，得金及方書歸，設肆賣藥，病人服之輒效，遠近輻凑，家遂富。因修蒔園圃，結游客，致往來稱譽。

朱勔，是蘇州人。父親朱冲，狡猾有心計。家世本來低賤，受人雇傭，强悍不馴，受鞭背之刑以抵罪。前往鄰邑借貸，遇到不尋常的人，得金和方書回來，設店鋪賣藥，病人服藥總是見效，遠近的人聚集到此，家裏就富起來。於是修建蒔弄園圃，結交游客，得到來往人的稱譽。

始，蔡京居錢塘，過蘇，欲建僧寺閣，會費巨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朱冲不可。京以屬郡守，郡守呼冲見京，京語故，冲願獨任。居數日，請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大驚，陰器其能。明年召還，挾勔與俱，以其父子姓名屬童貫竄置軍籍中，皆得官。

開始，蔡京住在錢塘，路過蘇，想建僧寺閣，總計費用極多，僧人説一定想集這筆錢，非朱冲不可。蔡京把這件事交給郡守，郡守叫來朱冲見蔡京，蔡京告訴他緣故，朱冲願獨自擔負此任。過了幾天，請蔡京到寺量土地，到那兒就見大木數千根堆積庭下，蔡京非常震驚，暗中器重他的才能。第二年召蔡京回朝，挾帶朱勔一同前往，把他們父子的姓名交給童貫安置在軍籍中，都得到官職。

徽宗頗垂意花石，京諷勔語其父，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黄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然歲率不過再三貢，貢物裁五七品。至政和中始極盛，舳艫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延福宫、艮嶽成，奇卉異植充牣其中。勔擢至防禦使，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

徽宗很喜愛奇花異石，蔡京暗示朱勔告訴他的父親，秘密取浙中珍異來進獻。開始送三株黄楊，皇帝誇獎了他。後來年年增加，然而每年不過兩三貢，貢物僅五七種。到政和年間開始極盛，舳艫在淮、汴上銜接不斷，號稱“花石綱”，在蘇設立應奉局，隨便花國庫的錢易如探囊取物，每次取出以數十百萬計。延福宫、艮嶽建成，奇花異木充滿其中。朱勔升遷爲防禦使，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自他的門庭。

徐鑄、應安道、王仲閎等濟其惡，竭縣官經常以爲奉。所貢物，豪奪漁取於民，毛髮不少償。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識，未即取，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徹屋抉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悉破産，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斵山輦石，程督峭慘，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出乃止。

徐鑄、應安道、王仲閎等助他作惡，經常竭盡朝廷所有作爲供奉。所貢物品，從百姓那裏强取豪奪，絲毫不予補償。士民家裏有一石一木稍微能够玩賞，就馬上率領强健士兵直入他家，用黄封作標記，不立即取走，派人看護他們，稍不小心，就被加上大不恭罪。等到出發時，肯定拆屋挖墻而出。誰不幸有一物稍不尋常，共同指爲不祥，惟恐除掉得不快。遇到這件事的人，中等家庭全部破産，有的賣子女來供應所須。劈山運石，監督嚴酷，雖在江湖不測之淵，千方百計得到它，一定弄出來纔罷休。

嘗得太湖石，高四丈，載以巨

曾得太湖石，高四丈，用巨艦運載，役夫數

艦，役夫數千人，所經州縣，有拆水門、橋梁，鑿城垣以過者。既至，賜名"神運昭功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横，陵轢州縣，道路相視以目。廣濟卒四指揮盡給挽士猶不足。京始患之，從容言於帝，願抑其太甚者。帝亦病其擾，乃禁用糧綱船，戒伐冢藏、毁室廬，毋得加黄封帕蒙人園囿花石，凡十餘事。聽勔與蔡攸等六人入貢，餘進奉悉罷。自是勔小戢。

既而累甚。所居直蘇市中孫老橋，忽稱詔，凡橋東西四至壤地室廬悉買賜予己，合數百家，期五日盡徙，郡吏逼逐，民嗟哭於路。遂建神霄殿，奉青華帝君像其中，監司、都邑吏朔望皆拜庭下，命士至，輒朝謁，然後通刺詣勔。主趙霖建三十六浦閘，興必不可成之功，天方大寒，役死者相枕藉。霖志在媚勔，益加苛虐，吴、越不勝其苦。徽州盧宗原竭庫錢遺之，引爲發運使，公肆掊克。園池擬禁籞，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托挽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子汝賢等召呼鄉州官寮，頤指目攝，皆奔走聽命，流毒州郡者二十年。

方臘起，以誅勔爲名。童貫出師，承上旨盡罷去花木進奉，帝又黜勔父子弟侄在職者，民大悅。然寇平，勔復得志，聲焰熏灼。邪人穢夫，候門奴事，自直秘閣至殿學士，如欲可得，不附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帝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略如内侍，進見不避宫嬪。歷隨州觀察使、慶遠軍承宣使。燕山奏功，進拜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一門盡爲顯官，騶僕亦至

千人，所經過的州縣，有的拆水門、橋梁，挖城墻來通過。到了以後，賜名"神運昭功石"。截各道糧餉綱，廣泛搜羅商船，揭開貢品露在上面，篙工、舵手倚勢貪婪蠻横，欺凌州縣，人們敢怒而不敢言。廣濟卒四指揮全部供給挽士仍不够。蔡京開始擔憂此事，從容地告訴皇帝，希望壓制其太厲害的。皇帝也憂慮它的干擾，於是禁止使用糧綱船，不許伐冢藏、毁室廬，不得加黄封帕蒙人園囿花石，共十多條事。聽任朱勔和蔡攸等六人入貢，其他進奉的都停止。從這以後朱勔稍有收斂。

不久又變本加厲。所居住的地方正對着蘇市中孫老橋，忽然稱皇帝有令，凡是橋東西四面壤地室廬都買下賜給自己，總計數百家，限期五天全部搬走，郡吏强行驅趕，人們在路上嘆息哭泣。接着建神霄殿，供奉青華帝君像在裏面，監司、都邑吏每月都拜於庭下，命士到了，就朝拜，然後通報名帖見朱勔。主管趙霖建三十六浦閘，發動肯定不能完成的勞役，天正大寒，服役而死的人交錯地躺在一起。趙霖一心討好朱勔，更加暴虐，吴、越不勝其苦。徽州盧宗原把庫錢全部給了他，引用爲發運使，肆意盤剥百姓。園池模擬禁籞，服飾器用超越皇上。又藉口挽舟募兵數千人，擁有以自衛。子汝賢等召呼鄉州官僚，用表情示意指使他們，都奔走聽命，流傳毒害州郡二十年。

方臘起兵，以誅朱勔爲名。童貫出兵，承皇上旨意全部免去花木進奉，皇帝又罷黜朱勔父子及在職的弟侄，民心大悦。然而賊寇平定後，朱勔又得志，聲威氣焰逼人。惡人穢夫，候門奴事，從直秘閣到殿學士，如欲可得，不依附者很快罷去，時人稱之爲東南小朝廷。皇帝晚年更加親信他，平常稟告事情，傳達皇上旨意，大略如内侍，進見不避宫嬪。歷任隨州觀察使、慶遠軍承宣使。燕山奏功，進拜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全家都任顯赫的官職，侍從僕人也官至顯位，天下爲之憤怒。

金紫，天下爲之扼腕。

靖康之難，欲爲自全計，倉卒擁上皇南巡，且欲邀至其第。欽宗用御史言，放歸田里，凡由勔得官者皆罷。籍其貲財，田至三十萬畝。言者不已，羈之衡州，徙韶州、循州，遣使即所至斬之。

靖康之難，想保全自己，倉促擁上皇南巡，并且想邀請到他的宅第。欽宗聽御史的話，把他放歸田里，凡是因朱勔而得官的人都罷免。没收他的財産，田多達三十萬畝。告他的人不斷，把他拘禁在衡州，轉韶州、循州，派使者去所到的地方殺了他。

王繼先

王繼先，開封人。奸黠善佞。建炎初以醫得幸，其後寖貴寵，世號王醫師。至和安大夫、開州團練使致仕。尋以覃恩，改授武功大夫，落致仕。給事中富直柔奏："繼先以雜流易前班，則自此轉行無礙，深恐將帥解體。"帝曰："朕頃冒海氣，繼先診視有奇效，可特書讀。"直柔再駁，命乃寢。既而特授榮州防禦使。

王繼先，是開封人。奸猾善於諂媚。建炎初年因醫術得到寵幸，以後地位逐漸尊貴而得到皇上的親近，世稱王醫師。官至和安大夫、開州團練使退休。不久因皇上廣施恩惠，改授武功大夫，重新任用。給事中富直柔上奏："繼先以雜職官的身份改變了以前的位次，那麽從此轉行就没有障礙，很怕將帥人心離散。"皇帝説："朕近來冒海氣，繼先診視後有奇效，可單獨加以宣揚。"直柔兩次反駁，命令纔撤銷。不久特授榮州防禦使。

太后有疾，繼先診視有勞，特補其子悦道爲閤門祗候。尋命繼先主管翰林醫官局，力辭。是時，繼先用事，中外切齒，乃陽乞致仕，以避人言。詔遷秩二等，許回授。俄除右武大夫、華州觀察使，詔餘人毋得援例。吴貴妃進封，推恩遷奉寧軍承宣使，特封其妻郭氏爲郡夫人。

太后有病，繼先診視有功勞，特别補他的兒子悦道任閤門祗候。接着命令繼先主管翰林醫官局，極力推辭。當時，繼先掌權，内外切齒，於是假意要求退休，來迴避旁人的言論。下詔遷升官秩二等，允許轉授官職。不久任命他爲右武大夫、華州觀察使，下詔其他人不得引用此例。吴貴妃進封，推恩遷升奉寧軍承宣使，特封他的妻子郭氏爲郡夫人。

繼先遭遇冠絶人臣，諸大帥承順下風，莫敢少忤，其權勢與秦檜埒。檜使其夫人詣之，叙拜兄弟，表裏引援。遷昭慶軍承宣使，又欲得節鉞，使其徒張孝直等校《本草》以獻，給事中楊椿沮之，計不行。繼先富埒王室，子弟通朝籍，總戎寄，姻戚黨與盤據要途，數十年間，無能摇之者。

繼先的際遇遠遠超過人臣，衆大帥順承下風，没人敢稍加抵觸，他的權勢與秦檜相等。秦檜讓自己的夫人拜見他，叙拜爲兄弟，内外互相依附。升任昭慶軍承宣使，又想得符節與斧鉞，使他的門徒張孝直等校《本草》來進獻，給事中楊椿阻止此事，計謀没成。繼先富同王室，子弟通朝籍，統領軍務，姻戚黨羽盤據要途，數十年間，没人能動摇他。

金兵將至，劉錡請爲戰備，繼先乃言："新進主兵官，好作弗靖，若斬一二人，和好復固。"帝不懌曰："是欲我斬劉錡乎？"

金兵將到了，劉錡請求做好戰備，繼先却説："新進主兵官，喜好興兵不愛安定，如殺一二人，和好能再次穩固。"皇帝不高興説："是要我殺劉錡嗎？"

侍御史杜莘老劾其十罪，大略

侍御史杜莘老彈劾他十條罪狀，大略説：

謂：“繼先廣造第宅，占民居數百家，都人謂之‘快樂仙宮’；奪良家婦女爲侍妾；鎮江有娼妙於歌舞，矯御前索之；淵聖成喪，舉家燕飲，令妓女舞而不歌，謂之‘啞樂’；自金使來，日輦重寶之吴興，爲避走計；陰養惡少，私置兵甲；受富民金，薦爲閤職；州縣大獄，以賂解免；誣姊奸淫，加之黥隸；又於諸處佛寺建立生祠，凡名山大刹所有，太半入其家。此特舉其大者，其餘擢髮未足數也。”

奏入，詔繼先福州居住。其子安道，武泰軍承宣使；守道，朝議大夫、直徽猷閣；悦道，朝奉郎、直秘閣；孫錡，承議郎、直秘閣：并勒停。放還良家子爲奴婢者凡百餘人。籍其貲以千萬計，鬻其田園及金銀，并隸御前激賞庫。其海舟付李寶，天下稱快。

方繼先之怙寵奸法，帝亦知之，故晚年以公議廢之，遂不復起。孝宗即位，詔任便居住，毋至行在。淳熙八年，卒。

曾覿　龍大淵

曾覿字純甫，其先汴人也。用父任補官。紹興三十年，以寄班祇候與龍大淵同爲建王内知客。孝宗受禪，大淵自左武大夫除樞密副都承旨，而覿自武翼郎除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諫議大夫劉度入對，首言二人潛邸舊人，待之不可無節度；又因進故事，論京房、石顯事。大淵遂除知閤門事，而覿除權知閤門事。度言：“臣欲退之，而陛下進之，何面目尚爲諫官？乞賜貶黜。”中書舍人張震繳其命至再，出知紹興府。殿中侍御史胡沂亦論二人市權，既而給舍金安節、周必大再封還録黄。時張燾新拜參政，亦欲以大淵、覿决去就，力言

“繼先廣造宅第，占民居數百家，都人稱之爲‘快樂仙宫’；搶奪良家婦女做侍妾；鎮江有娼善於歌舞，假傳皇帝命令把她要來；淵聖備辦喪禮，全家宴飲，命令妓女舞而不歌，叫做‘啞樂’；自從金使來，每天載運貴重寶物到吴興，爲逃跑作準備；暗中豢養惡少，私自置辦兵甲；接受富人金錢，推薦任閤職；州縣的大官司，用財物免除；誣姊奸淫，施加黥隸之刑；又在各處佛寺建立生祠，凡是名山大刹所有之物，大半弄到他的家中。這裏特别揭發他的大罪，其餘罪惡擢髮難數。”

奏章呈上，詔令繼先到福州居住。兒子安道，武泰軍承宣使；守道，朝議大夫、直徽猷閣；悦道，朝奉郎、直秘閣；其孫王錡，承議郎、直秘閣：一起被勒令停職。放回良家子當奴婢的共有一百多人。没收他的財産數以千萬計，賣他的田園及金銀，一并隸屬御前激賞庫。他的海船交給李寶，天下稱快。

當繼先恃寵犯法時，皇帝也知道，所以晚年因公衆輿論罷免了他，就不再起用。孝宗即位，下詔隨便居住，不得到天子所在之地。淳熙八年，死去。

曾覿字純甫，他的祖先是汴人。因爲父親補任官職。紹興三十年，以寄班祇候與龍大淵同做建王的内知客。孝宗接受帝位，大淵從左武大夫任樞密副都承旨，而曾覿從武翼郎被任命爲帶御器械，任幹辦皇城司。諫議大夫劉度入朝答話，首先説二人是皇上即位前的舊人，對待他們不能没有節度；又趁機進奏舊事，説起京房、石顯事。大淵於是任知閤門事，而曾覿被任命爲權知閤門事。劉度説：“臣想降他們的職，而陛下升他們的官，有什麽臉面還任諫官？請求賜予貶黜。”中書舍人張震二次上交任命詔書，出知紹興府。殿中侍御史胡沂也告二人弄權，不久給舍金安節、周必大二次封還録黄。當時張燾新拜參政，也想用大淵、曾覿决定去留，極力進言，皇帝不采納。張燾請求離職，於是以内祠兼任侍

之，帝不納。燾辭去，遂以内祠兼侍讀。劉度奪言職，權工部侍郎，而二人仍知閤門事。必大格除目不下，尋與祠，二人除命亦寢。未幾，卒以大淵爲宜州觀察使、知閤門事；覿，文州刺史、權知閤門：皆兼皇城司。不數月間，除命四變。劉度出知建寧府，尋放罷。

讀。劉度被罷免諫官之職，權工部侍郎，而二人仍知閤門事。周必大阻止除授不妥協，不久管理祠廟，二人除命也停止。過了不長時間，終於以大淵爲宜州觀察使、知閤門事；曾覿爲文州刺史、權知閤門：都兼職皇城司。不到幾個月的時間，任命變了四次。劉度出朝知建寧府，不久被放逐罷免。

群臣既以言二人得罪去，侍御史周操章十五上，不報。自是覿與大淵勢張甚，士大夫之寡耻者潛附麗之。帝嘗令大淵撫慰兩淮將士，侍御史王十朋言大淵銜命撫師，非出朝廷論選之公，有輕國體。時又有内侍押班梁珂者，三人表裏用事。及珂以罪出，右正言龔茂良入對，首論："二人害政甚珂百倍，陛下罷行一政事，進退一人才，必掠美自歸，謂爲己力。或時有少過，昌言於外，謂嘗争之而不見聽。群臣章疏留中未出，間得窺見，出以語人。有司條陳利害，示以副封，公然可否。若夫交通賄賂，干求差遣，特其小者耳。願特出威斷，并行罷去。"

群臣因告二人得罪離開後，侍御史周操上十五篇奏章，不予回覆。從此曾覿與大淵勢力擴張，士大夫中不知羞耻的人暗中依附他們。皇帝曾命令大淵撫慰兩淮將士，侍御史王十朋説大淵奉命安撫軍隊，不是出自朝廷論選的官員，有輕國體。當時又有内侍押班叫梁珂的，三人内外勾結做事。等到梁珂因罪貶出時，右正言龔茂良入朝對話，首先發表議論："二人損害國政比梁珂厲害百倍，陛下停止或執行一件政事，升降一個人才，他們肯定奪取他人之美而據爲己有，説是自己的力量。或者一時有小的過失，對外面説好話，稱曾規勸而不被接受。群臣章疏留宫中没出示，趁空隙看見，出來告訴别人。有關部門分條陳述利害，給他們看副本，不顧忌是否可以。至於勾結賄賂，求取差遣，衹不過是他們小的伎倆。希望皇上特别作出决斷，把他們一同罷免。"

先是，江、浙大水，詔侍從、臺諫陳闕政。著作郎劉夙上封事曰："陛下與覿、大淵輩觴咏唱酬，字而不名。罷宰相，易大將，待其言而後决。嚴法守，裁僥倖，當自宫掖近侍始。"茂良時爲監察御史，亦言："水至陰，其占爲女寵，爲嬖佞，爲小人，蓋專指左右近習也。"帝諭以二人皆潛邸舊人，非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諍，杜門不出，不預外事，宜退而訪問。茂良再上疏言："德宗不知盧杞之奸邪，此其所以奸邪也。大淵、覿所爲，行道之人能言之，特陛下未之覺耳。"疏入不報。茂良待罪，除太常少卿，五辭不拜，出知建

在這之前，江、浙發大水，下詔侍從、臺諫陳述政治措施的弊端。著作郎劉夙上封事説："陛下與曾覿、大淵等人飲酒吟咏唱酬，稱字而不稱名。罷宰相，换大將，等他們發話然後决定。嚴法度，减僥幸，應當從宫掖近侍開始。"茂良當時是監察御史，也説："水到陰面，占卜的結果是因女寵，是嬖佞，是小人，大概專指皇上身邊的親信。"皇帝認爲二人都是即位前的舊人，非親信可比；况且都有文學才能，敢諫諍，閉門不出，不參預外面的事，應當退而拜訪他們。茂良再次上疏説："德宗不知盧杞的奸邪行爲，這就是他們奸邪的原因。大淵、曾覿的作爲，走路的人能説出來，衹不過陛下没察覺。"疏送進去没有答覆。茂良等待被治罪，被任命爲太常少卿，推辭五次不拜官，出知建寧府。

寧府。

一日，右史洪邁過參政陳俊卿曰："聞將除右史，邁遷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得之?"邁以二人告。俊卿即以語宰相葉顒、魏杞，而己獨奏之，且以邁語質之帝前，帝怒，即出二人於外。於是遷大淵爲江東總管，覿爲淮西副總管，中外快之。尋改大淵浙東、覿福建。乾道四年，大淵死，覿尚在福建。帝憐，欲召之，樞密劉珙奏曰："此曹奴隸爾，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與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也。"帝納珙言，命遂寢。

既而覿垂滿，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臺臣上疏論之，不報。太學録魏掞之亟上封事論列，且見俊卿切責之，掞之得台州教官以出。覿至龍山已久，伺掞之去，然後入國門。會虞允文使蜀還，與俊卿同奏覿不可留。帝曰："然，留則累朕。"卒除浙東副總管。未幾，以墨詔進覿一官爲觀察使，中書舍人繳還，不因事除拜，必有人言。帝不聽。俊卿曰："不爾，亦須有名。"會汪大猷爲賀金正旦使，俾覿副之。比還，遷一秩，而竟申浙東之命，且戒閤門吏趣朝辭，覿由是怏怏而去。

六年夏，俊卿罷政。十月，覿以京祠召。七年，立皇太子，覿以伴讀勞，升承宣使。八年，姚憲爲賀金國尊號使，覿副之。歸，除武泰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淳熙元年，除開府儀同三司。四年，覿欲以文資官其子孫，帝遣中使至省中具使相奏補法，龔茂良時以參政行丞相事，遽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法繳進，覿大怒。茂良退朝，覿從騎不避，茂良執而撻之，待罪乞出，不許。户部員外郎謝

一天，右史洪邁拜訪參政陳俊卿説："聞將任右史，我遷任西掖，是真的嗎?"陳俊卿説："從哪兒得來的消息?"洪邁説是二人告知的。陳俊卿立即把它告訴宰相葉顒、魏杞，而自己單獨上奏，并且把洪邁的話在皇帝面前對質，皇帝很生氣，馬上把二人趕出朝廷。於是遷大淵任江東總管，曾覿任淮西副總管，朝廷内外稱快。不久改任大淵浙東、曾覿福建。乾道四年，大淵死去，曾覿還在福建。皇帝憐憫他，想召他回來，樞密劉珙上奏説："此人不過是奴隸，厚賜他可以。招到身邊而像賓友那樣對待，使他得以參與政事，不能够起到增加聖德、整頓朝綱的作用。"皇帝接受劉珙的話，命令就取消了。

不久曾覿任期將滿，陳俊卿怕他入朝，事先請求用浙東總管安排他。臺臣上疏告他，没有答覆。太學録魏掞之急上密封的奏章論次評定，并且見俊卿深切責備他，掞之得到台州教官後出京。曾覿到龍山已很長時間，等掞之離開，然後進國都城門。適逢虞允文出使蜀回來，與俊卿一起上奏曾覿不能留。皇帝説："好吧，留下就牽累朕。"最後任命他爲浙東副總管。不久，皇帝親筆寫詔書升曾覿一官任觀察使，中書舍人交還，認爲不因事除授官職，肯定有人評論。皇帝不聽。俊卿説："不這樣，也須有名。"正值汪大猷任賀金正旦使，派曾覿任副使。等到回來，遷官一級，却竟然重復浙東的任命，并且告誡閤門吏催促他入朝辭行，曾覿因此怏怏離去。

六年夏天，俊卿停止執政。十月，曾覿以京祠召回。七年，立皇太子，曾覿因伴讀有功勞，升承宣使。八年，姚憲任賀金國尊號使，曾覿任副職。回來，被任命爲武泰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淳熙元年，被任命爲開府儀同三司。四年，曾覿想使他的子孫作文職官員，皇帝派中使到省中陳述使相上奏的補法，龔茂良當時以參政行丞相事，就把文武官各按本色蔭補法進上，曾覿大怒。茂良退朝，曾覿隨從車馬不迴避，茂良捉住并打了他，等待治罪要求出京，不允許。户部員外郎謝廓然忽然賜進士出身，任侍御史。廓然首

廓然忽賜出身，除侍御史。廓然首論茂良，以資政殿學士知鎮江；章再上，鐫罷；言之不已，貶英州：皆覿所使也。覿前雖預事，未敢肆，至是責逐大臣，士始側目重足矣。廓然既以擅權罪茂良，從班有韓彥古者，覿之姻，廓然之黨，遂獻議助之，使人主疑大臣而信近習，至是益甚。

六年二月，帝幸佑聖觀，召宰臣史浩及覿同賜酒。是歲，加覿少保、醴泉觀使。時周必大當草制，人謂其必不肯從，及制出，乃有"敬故在尊賢之上"之語，士論惜之。

覿始與龍大淵相朋，及大淵死，則與王抃、甘昪相蟠結，文武要職多出三人之門。葉衡自小官十年至宰相。徐本中由小使臣積階至刺史、知閤門事，換文資爲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賜三品服，俄爲浙西提刑，尋以集英殿修撰奉內祠。是二人者，皆覿所進也。

著作郎胡晉臣因轉對，極論近習怙權之害，遂出知漢州。南康守朱熹應詔上書，其言尤力，有曰："一二近習之人，蠱惑陛下心志，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疏入，帝怒，諭令分析，丞相趙雄言之，事遂止。陳俊卿守金陵，過闕入見，首言曾覿、王抃招權納賂，薦進人才，皆以中批行之。帝曰："瑣細差遣，或勉循之。至於近上之除，此輩何敢預。"俊卿入辭，又曰："向來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十已八九，大非朝廷美事也。"帝感悟。覿用事二十年，權震中外，至於譖逐大臣，貶死嶺外。自是寖覺其奸，嘗謂左右曰："曾覿誤我不少。"遂稍疏覿。

先告茂良，以資政殿學士知鎮江；二次上奏章，削官；評論他不斷，貶到英州：都是曾覿所指使的。曾覿以前雖然參預政事，没敢放肆，到這時責罰驅逐大臣，士人開始側目而視、叠足而立。廓然用專權懲處茂良後，部下有個叫韓彥古的，是曾覿的姻親，廓然的黨羽，就進獻建議幫助他，使皇上懷疑大臣而相信親信，到這時更加厲害。

六年二月，皇帝親臨佑聖觀，召宰臣史浩及曾覿一同賜酒。當年，加曾覿少保、醴泉觀使。當時周必大負責草擬制書，人說他一定不肯聽從，等制書出來，竟有"敬故在尊賢之上"這樣的話，士人輿論感到痛惜。

曾覿開始與龍大淵相勾結，等到大淵死後，就跟王抃、甘昪互相結黨，文武要職多出自三人的門下。葉衡從小官十年作到宰相。徐本中由小使臣積累官階到刺史、知閤門事，换文職任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賜三品服，隨即任浙西提刑，不久以集英殿修撰侍奉宫内祠堂。這兩個人，都是曾覿推薦的。

著作郎胡晉臣趁上殿奏事之機，極力論述親信依仗權勢的害處，於是出知漢州。南康守朱熹應詔上書，言辭更有力量，其中有這樣的話："一二親信之人，迷惑陛下心志，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大臣，有的反而出入他的門墻，迎合他的意旨。"疏送進來，皇帝很生氣，下令分析，丞相趙雄進言，事情纔平息。陳俊卿守金陵，到皇宫進見皇上，首先談起曾覿、王抃招權受賄，推薦任用人才，都用皇帝的批示執行。皇帝説："瑣細的差遣，或許勉强按照他們的意思，至於接近上面的官職的任命，他們怎敢參預。"俊卿入朝辭别，又説："向來士大夫投奔曾覿、王抃之門，十個纔有一二，還怕别人知道；現在却明目張膽地趨附，十人中已有八九個，真不是朝廷的好事呀。"皇帝感悟。曾覿執政二十年，權震内外，甚至誣陷驅逐大臣，貶死嶺外。從此皇帝漸漸察覺他的奸詐，曾對左右的人説："曾覿誤我不少。"於是稍微疏遠曾覿。

覿憂恚，疽發于背。七年三月，侍帝宴于翠寒堂，退爲記以進。十二月，卒。於是凡前論覿得罪者皆録贈，胡晋臣起至執政，魏掞之贈直秘閣，龔茂良悉還其職名恩數云。

曾覿又愁又恨，背上生疽。七年三月，在翠寒堂侍奉皇帝飲宴，回來作記進獻。十二月，死去。於是凡以前告曾覿獲罪者都得到録用或封贈，胡晋臣起用官至執政，魏掞之贈直秘閣，龔茂良全部歸還他的職名和恩數。

張說

張說，開封人。父公裕，省吏也，爲和州防禦使，建炎初有軍功。說受父任爲右職，娶壽聖皇后女弟，由是累遷知閤門事。隆興初，兼樞密副都承旨。乾道初，爲都承旨，加明州觀察使。

張說，是開封人。父名公裕，是省吏，任和州防禦使，建炎初年有軍功。張說接受父親的職責任右職，娶壽聖皇后的妹妹，因此屢經升遷任知閤門事。隆興初年，兼任樞密副都承旨。乾道初年，任都承旨，加授明州觀察使。

七年三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時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珙耻與之同命，力辭不拜。命既下，朝論嘩然不平，莫敢頌言于朝者。惟左司員外郎張栻在經筵力言之，中書舍人范成大不草詞。尋除說安遠軍節度使，奉祠歸第。不數月，出栻知袁州。說既奉祠，語人曰："張左司平時不相樂，固也。范致能亦胡爲見攻?"指所坐亭材植曰："是皆致能所惠也。"

七年三月，任命張說爲簽書樞密院事。當時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劉珙耻於與他一起受命，極力推辭不接受任命。命令已經下達，朝廷輿論嘩然不平，没人敢在朝廷發表言論。衹有左司員外郎張栻在御前講席上極力談論此事，中書舍人范成大不起草詞章。不久任命張說爲安遠軍節度使，奉祠回家。不過數月，出張栻知袁州。張說任祠禄官後，告訴别人說："張左司平時不喜歡我，所以如此。范致能爲什麽也被攻擊呢?"指着所坐亭子的木材說："這都是范致能所惠贈的。"

八年二月，復自安遠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吕交章論之，起居郎莫濟不書録黄，直院周必大不草答詔，於是命權給事中姚憲書讀行下，命翰林學士王曮草答詔。未幾，曮升學士承旨，憲贈出身，爲諫議大夫。詔希吕合黨邀名，持論反覆，責遠小監當。衡素與說厚，所言亦婉，止罷言職，遷左史，而濟、必大皆與在外宫觀，日下出國門。國子司業劉焞移書責宰相，言說不當用，即爲言者所論，出爲江西轉運判官。於是說勢赫然，無敢攖之者。九年春，說露章薦濟、必大，於是二人皆予郡，必大卒不出。

八年二月，又從安遠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吕輪流向皇帝上奏章彈劾他，起居郎莫濟不寫録黄，直院周必大不起草答詔，於是命令權給事中姚憲書讀行下，命令翰林學士王曮草擬答詔。不久，王曮升任學士承旨，姚憲贈出身，任諫議大夫。下詔希吕交結朋黨求取名聲，所持主張反覆無常，貶爲邊遠地區職位卑微的監當官。李衡平素與張說交情深，所說的也委婉，衹能免諫官之職，遷任左史，而莫濟、周必大都授予在外宫觀職，當天出國門。國子司業劉焞傳遞文書責備宰相，說張說不應當任用，立即被諫官彈劾，出任江西轉運判官。於是張說的勢力更加顯赫，没人敢觸犯他。九年春天，張說奏薦莫濟、周必大，於是二人都授予郡職，必大到死也没出來。

淳熙元年，帝廉知説欺罔數事，命侍御史范仲芑究之，遂罷爲太尉，提舉玉隆宫。諫官湯邦彦又劾其奸贓，乃降爲明州觀察使，責居撫州。三年，許自便。七年，卒于湖州。帝猶念之，詔復承宣使，給事中陳峴繳之，乃止。其子蕙，文州刺史；嶷，明州觀察使。説敗，蕙亦貶郴州。

淳熙元年，皇帝查知張説有欺騙行爲的數件事，命令侍御史范仲芑追究，於是停職任太尉，提舉玉隆宫。諫官湯邦彦又彈劾他奸詐貪贓，於是降爲明州觀察使，責令居住撫州。三年，允許他自便。七年，死於湖州。皇帝還想着他，下詔恢復承宣使，給事中陳峴阻止，就取消了。他的兒子張蕙，是文州刺史；張嶷，是明州觀察使。張説敗落，張蕙也被貶到郴州。

先是，南丹州莫延葚表乞就宜州市馬，比横山省三十程，説在樞管以聞，樞屬有論其不便，説不聽。説既貶，遂罷其議。説又嘗建議欲郎官、卿監通差武臣，中書舍人留正以爲不可，遂止。與右相梁克家議使事不合，克家罷去而説留，其竊政權、傾大臣類如此。

在這之前，南丹州莫延葚上表要求到宜州買馬，比横山少三十程，張説在樞管報告上面，樞屬有人指出他的不利，張説不聽。張説被貶後，就取消了他的建議。張説又曾建議想要郎官、卿監通差武臣，中書舍人留正認爲不可以就停止了。與右相梁克家商量使事意見不合，克家停職離去而張説留下了，他竊取政權、傾壓大臣就像這樣。

王抃

王抃，初爲國信所小吏。金人求海、泗、唐、鄧、商、秦地，議久不决。金兵至，遣抃往使，許以地，易歲貢爲歲幣而還。乾道中，積官至知閤門事，帝親信之。金使至，議國書禮，不合，抃以宰執虞允文命，紿其使曰："兩朝通好自有常禮，使人何得妄生事，已牒知對境。"翌日，金使乃進書。帝以爲可任，遣詣荆襄點閲軍馬。

王抃，開始是國信所小吏。金人索求海、泗、唐、鄧、商、秦地，商議長時間没結果。金兵到了，派王抃前往出使，答應割地，改歲貢爲歲幣後回來。乾道年間，官做到知閤門事，皇帝親近信任他。金使者到了，商議國書的禮節，意見不合，王抃用宰執虞允文的命令，騙使者説："兩朝通好自然有常禮，使人怎能隨便生事，已經用文書通知對方國家。"第二天，金使就進獻了國書。皇帝認爲他可以任用，派他到荆襄檢閲軍馬。

淳熙中，兼樞密都承旨，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虚籍，請各募三千人。已而殿司輒捕市人充軍，號呼滿道，軍士乘隙掠取民財。帝專以罪殿前指揮使王友直，而命抃權殿前司事。

淳熙年間，兼任樞密都承旨，建議因殿、步二司軍多是虚籍，請求各招募三千人。隨即殿司就亂抓城市居民充軍，號呼滿道，軍士乘機掠取民財。皇帝獨斷把罪歸於殿前指揮使王友直，而命令王抃代理殿前司事。

時抃與曾覿、甘昪相結，恃恩專恣，其門如市。著作郎胡晋臣嘗論近習怙權，帝令執政趙雄詢其人，雄憚抃等，乃令晋臣捨抃等，指其位卑者數人以對，晋臣竟外補。校書郎鄭鑑、宗正丞袁樞因轉對，數爲帝言

那時王抃與曾覿、甘昪相勾結，靠着恩寵而專斷放縱，他們的門前如鬧市。著作郎胡晋臣曾告近臣依仗權勢，皇帝命令執政趙雄詢問那些人，趙雄害怕王抃等人，就讓胡晋臣捨去王抃等人，指出地位低的幾個人來答覆皇上，晋臣最後被調離京城。校書郎鄭鑑、宗正丞袁樞趁着輪次

之，帝猶未之覺也。吏部侍郎趙汝愚力疏抃罪，言："陛下即位之初，宰相如葉顒等皆懼陛下左右侵其權，日夜與之爲敵。陛下察數年已來，大臣還有與陛下左右角是非者否？蓋其勢積至此也。今將帥之權盡歸王抃矣。"

上奏，多次跟皇帝說起他，皇帝還沒察覺。吏部侍郎趙汝愚極力述說王抃的罪行，說："陛下即帝位之初，宰相如葉顒等都怕陛下左右的人侵犯他們的權，日夜與他們爲敵。陛下考察數年以來，大臣是否還有與陛下左右計較是非的人呢？是他的勢力積累到這種地步的。現在將帥之權全歸王抃了。"

先是，抃給金使取國書，及使歸，金主誅之。嗣歲，金使至，帝以德壽宫之命，爲離席受國書，尋悔之。淳熙八年，金賀正旦使至，復要帝起立如舊儀，帝遽入内，抃擅許金使用舊儀見。翌日，汝愚侍殿上，帝不懌數日。汝愚因亟攻抃，帝遂出抃外祠，不復召。淳熙十一年，以福州觀察使卒。

在這以前，王抃騙金使取國書，等使者回去，金主殺了他。來年，金使到，皇帝據德壽宫的命令，離席接受國書，隨即後悔了。淳熙八年，金賀正旦使到，又要求皇帝起立像過去的儀式那樣，皇帝很快進到裏面，王抃擅自答應金使用舊儀進見。第二天，趙汝愚侍奉殿上，皇帝幾天都不高興。趙汝愚於是趕緊攻擊王抃，皇帝於是外調王抃任祠禄官，不再召入。淳熙十一年，以福州觀察使的官職死去。

姜特立

姜特立字邦傑，麗水人。以父綬恩，補承信郎。

姜特立字邦傑，是麗水人。因父姜綬的恩蔭，補承信郎。

淳熙中，累遷福建路兵馬副都監。海賊姜大獠寇泉南，特立以一舟先進，擒之。帥臣趙汝愚薦于朝，召見，獻所爲詩百篇，除閤門舍人，命充太子宫左右春坊兼皇孫平陽王伴讀，由是得幸於太子。太子即位，除知閤門事，與譙熙載皆以春坊舊人用事，恃恩無所忌憚，時人謂曾、龍再出。

淳熙年間，屢經升遷任福建路兵馬副都監。海賊姜大獠侵犯泉南，特立駕一船先進，抓住他。帥臣趙汝愚推薦給朝廷，被召見，獻上所作詩一百篇，被任命爲閤門舍人，命令充任太子宫左右春坊兼皇孫平陽王伴讀，因此得到太子的寵幸。太子即帝位，被任命爲知閤門事，與譙熙載都因是春坊舊人而當權，仗着皇恩無所顧忌，時人稱他們是曾、龍再出。

留正爲右相，執政尚闕人，特立一日語正曰："帝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揆，就二尚書中擇一人執政，孰可者？"明日，正論其招權納賄之狀，遂奪職與外祠。帝念之，復除浙東馬步軍副總管，詔賜錢二千緡爲行裝。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相，不許。正復言："臣與特立勢難兩立。"帝答曰："成命已班，朕無反汗，卿宜自處。"正待罪國門外，帝不復召，而特立亦不至。

留正任右相，執政還缺人，特立一天對留正說："皇帝認爲丞相在位久了，想遷任左揆，從二尚書中選一人執政，誰可以？"第二天，留正告他招權受賄的情形，於是被降職外任祠禄官。皇帝想念他，又任命他爲浙東馬步軍副總管，下詔賜錢二千緡做行裝。留正引用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要求罷免相職，不允許。留正又說："臣與特立勢難兩立。"皇帝回答說："成命已頒發，朕不能反悔，卿應自己處理。"留正待罪國門外，皇帝不再召他，而特立也沒到。

寧宗受禪，特立遷和州防禦使，再奉祠，俄拜慶遠軍節度使，卒。

寧宗接受帝位，特立遷任和州防禦使，二次侍奉祠廟，不久任慶遠軍節度使，死去。

譙熙載　譙令雍

熙載亦爲平陽邸伴讀，累官至忠州防禦使、知閤門事。紹熙中卒，較之特立頗廉勤。

譙熙載也任平陽邸伴讀，官至忠州防禦使、知閤門事，紹熙年間死去，比特立稍廉潔勤勉。

熙載子令雍，以恩補承信郎、平陽郡王府幹辦，尋充王府内知客，小有才。王嘗與論《春秋》褒貶齊宣王易牛、秦穆公悔過事，令雍即爲三詩以獻，王甚愛重之。及即位，除知閤門事，累遷至揚州承宣使。謝事，拜保成軍節度使。初賜居第，帝親書“依光”二字賜之。至是，復書“得閑知止”四字以名其堂。寶璽歸，覃恩進檢校少保，仍轉太尉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熙載子令雍，因恩寵補承信郎、平陽郡王府幹辦，不久充任王府内知客，小有才華。王曾跟他討論《春秋》褒貶齊宣王易牛、秦穆公悔過事，令雍立即作三首詩獻上，王非常愛重他。等到即帝位，任命他爲知閤門事，多次遷官到揚州承宣使。辭去官職，任保成軍節度使。當初賜宅第，皇帝親寫“依光”二字賜他。到這時，又寫“得閑知止”四字來命名他的正廳。寶璽回來，皇上施恩進檢校少保，仍轉太尉退休。去世後，追贈爲開府儀同三司。

宋史卷四百七十一

列傳第二百三十

奸臣(一)

蔡確 吴處厚(附) 邢恕 吕惠卿 章惇 曾布 安惇

《易》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君子雖多，小人用事，其象爲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爲陽。宋初，五星聚奎，占者以爲人才衆多之兆。然終宋之世，賢哲不乏，奸邪亦多。方其盛時，君子秉政，小人聽命，爲患亦鮮。及其衰也，小人得志，逞其狡謀，壅閼上聽，變易國是，賊虐忠直，屏棄善良，君子在野，無救禍亂。有國家者，正邪之辨，可不慎乎！作《姦臣傳》。

《易經》說："陽卦中多陰爻，陰卦中多陽爻。"君子雖然很多，如果小人掌權，那麽卦象就是陰；小人雖然很多，如果君子當政，卦象就是陽。宋朝初年，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聚集在奎宿，占卦的人認爲是人才衆多的徵兆。然而整個宋朝，賢哲之士不少，奸邪的人也有很多。當它正興盛的時候，君子執政，小人聽從命令，造成的禍患也少。等到它衰亡時，小人得志，施展他們狡猾的陰謀，堵塞皇上視聽的渠道，改變國家的正確方針，殘害忠正，排斥善良的人，君子不在朝廷，對於禍亂無所補救。凡是擁有國家的人，對於正邪的分辨，難道能不謹慎嗎！作《姦臣傳》。

蔡確

蔡確字持正，泉州晋江人，父徙陳。確有智數，尚氣，不謹細行。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賄聞。轉運使薛向行部，欲按治，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延譽。韓絳宣撫陝西，見所製樂語，以爲材，薦於弟開封尹維，辟管幹右厢公事，維去而確至。舊制當庭參，確不肯，後尹劉庠責之，確曰："唐藩鎮自置掾屬，故有是禮。今輦轂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遂乞解職。

蔡確字持正，是泉州晋江縣人，從他父親起遷到陳州。蔡確有智謀，講義氣，不拘小節。考中進士後，調任邠州司理參軍，因受賄而聞名。轉運使薛向巡視部屬，想要審查治辦他，看到他儀表俊秀偉岸，召他談話，認爲他是個奇才，進一步爲他播揚名譽。韓絳宣撫陝西時，看到他所製作的樂曲，認爲他是個人才，把他推薦給自己的弟弟開封尹韓維，徵召他管幹右厢公事，韓維離開後蔡確到任。根據舊有的制度應當在公庭參見長官，蔡確不肯做，後來的開封尹劉庠責備他，蔡確説："唐朝藩鎮自己設置下屬官吏，所以纔有這種禮節。現在都是在京城并肩事

奉主上，即使是舊制也不能用。”於是他請求離職。

王安石薦確，徙爲三班主簿。用鄧綰薦，爲監察御史裏行。王韶開熙河，多貸公錢，秦帥郭逵劾其罪，詔使杜純鞫治得實。安石却其牘，更遣確，確希意直韶，逵、純獲譴。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知神宗已厭安石，因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即疏其過以買直。加直集賢院，遷御史知雜事。

王安石舉薦蔡確，遷任三班主簿。又根據鄧綰的推薦，任監察御史裏行。王韶開發熙河，貸了很多公款，秦帥郭逵彈劾他的罪行，詔令讓杜純審理屬實。王安石推掉他的簡牘，進一步指派蔡確，蔡確迎合王安石的意圖爲王韶平反，郭逵、杜純遭到降職。蔡確善於觀察皇上的意圖，隨着時勢上下變化，他知道神宗已經對王安石厭煩，趁着王安石騎馬進入宣德門時和衛士發生口角的事情，就上疏指出他的過錯來換得皇上對他的好感。被加官直集賢院，遷任御史知雜事。

范子淵浚河之役，知制誥熊本按行以爲非是，爲子淵所訟，確劾本附文彥博，黜之，代爲知制誥、知諫院兼判司農寺。三司使沈括謁宰相吳充論免役法，確言括爲近臣，見朝廷法令未便，不公言之而私語執政，意王安石既去，新法可搖耳。括坐黜知宣州。

范子淵治理黄河的事情，知制誥熊本巡視後認爲做的不對，被范子淵訴訟，蔡確彈劾熊本依附文彥博，罷免了他，自己代任知制誥、知諫院兼判司農寺。三司使沈括拜見宰相吳充論述免役法，蔡確説沈括是皇上左右的親近大臣，看到朝廷法令不當，不公開説明却私下告訴執政，意圖是王安石離去以後，新法就可以動摇了。沈括被降職知宣州。

開封鞫相州民訟，事連判官陳安民，安民令其甥文及甫求援於充之子安持，及甫，充婿也。確言事關大臣，非開封可了，遂移御史臺。時獄起皇城，卒事多不讎。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之，與府獄同。王珪奏遣確詣臺參治，確鍛鍊爲獄，潤甫、均不能制，密奏確慘掠諸囚。確伺知之，即劾二人庇有罪，且詐使吏爲使者慮問，囚稱冤，輒苦辱之。帝頗疑其濫，連遣諫官及内侍審直，皆怖畏，言不冤，由是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

開封審理相州百姓的訴訟，事情牽連到判官陳安民，陳安民讓他的外甥文及甫向吳充的兒子吳安持求援，文及甫，是吳充的女婿。蔡確説事情關係到大臣，不是開封可以了結的，於是轉移到御史臺。當時在皇城發生的案件，事情最終大多都不能應驗。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對這件事進行審核，和開封府的結論相同。王珪奏請派遣蔡確到御史臺參加審理，蔡確羅織罪名形成獄案，鄧潤甫、上官均不能制止，秘密奏報蔡確殘忍地拷掠衆囚犯。蔡確伺機知道了這件事，立即彈劾他們二人包庇有罪的人，并且假裝讓官吏作爲使者前去考查過問，囚犯喊冤，就狠狠地污辱他們。皇上對他濫造獄案頗爲懷疑，接連派諫官以及内侍去審查實情，人們都害怕了，説不冤枉，因此鄧潤甫、上官均都被罷官，蔡確却得任中丞，仍然統領司農寺，凡是常平、免役法都成於他的手中。

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

太學生虞蕃訴訟學官，蔡確深入探究這個案件，牽連到朝廷的士人，從翰林學士許將以下都

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爲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胾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一事不承。遂劾參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絳出知亳州，確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爲得計也。

加以逮捕并戴上刑具，讓獄中的犯人和他們一起居住，飲食大小便都在一間屋子裏，在前面擺一個大盆，把羹飯餅肉都扔在裏面，用杓子拌攪，像喂猪狗那樣給他們吃。長久地關押他們不過問，幸而得以過問，没有一件事情不順承。於是彈劾參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元絳出知亳州，蔡確代替了他的職位。蔡確從知制誥到任御史中丞、參知政事，都是用興起獄案奪走别人的職位而自己占有，士大夫都交口責罵他，但蔡確却自認爲自己的計謀得逞了。

吴充數爲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其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

吴充多次向皇上談論新法的不妥之處，想略微去掉那些特别不當的地方，蔡確説："曹參和蕭何有矛盾，等到他代替蕭何任宰相，完全遵從蕭何原來的規定。現在新法是陛下自己制訂的，怎能容忍一個人挾私怨而毁壞它呢?"新法於是没有改變。

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初議官制，蓋仿《唐六典》，事無大小，并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柄歸中書。確説王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爲然。故確名爲次相，實顓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帝雖以次敘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耻之。

神宗元豐五年，蔡確被任命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當時富弼在西京，向上奏言蔡確是小人不能擔當大任。蔡確當了宰相以後，多次羅織罪名造成獄案，文人士大夫都很畏懼而不敢有稍微的舉動。起初討論官制，一概仿照《唐六典》，無論大小事，都由中書省領旨，門下省審核，尚書省接受而施行，三省分班奏報事情，權柄掌握在中書省。蔡確對王珪説："你長久居於宰相的地位，一定會得到中書令。"王珪深信不疑。蔡確就對皇上説："三省長官的地位很高，不需要設置令，衹讓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就足够了。"皇上認爲他説得對。所以蔡確名義上是次相，實際上獨攬大權，王珪因爲是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衹是拱手聽命罷了。皇上雖然爲王珪、蔡確做宰相分了次序，但没有加以禮遇和重視，多次因爲微小的過失而被罰錢代過，每次罰錢就到朝廷謝恩。宰相被罰錢并到朝廷謝恩，前所未有，人們都替他們感到羞耻。

哲宗立，轉左僕射。韓縝入相中書，用其兩侄爲列卿，確風御史中丞黄履劾縝。始詔三省，凡取旨事及臺諫官章疏，并執政同進擬，不專屬中書。蓋確畏失權，又復改制也。

哲宗即位，蔡確轉爲左僕射。韓縝進入中書省任宰相，任用他的兩個侄子作列卿，蔡確唆使御史中丞黄履彈劾韓縝。開始詔令三省，凡是領旨事情涉及到臺諫官的章疏，和執政一同進行擬議，不專門歸屬中書省。大概是蔡確害怕失去大

權，又再次改制的緣故。

爲永裕山陵使，靈駕發引之夕，不宿於次，在道又不扈從，還，又不丐去。御史劉摯、王巖叟連擊之，言確有十當去，“在熙寧、元豐時，冤獄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稍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吕公著進用，蠲除煩苛，確言皆己所建白，公論益不容，太皇太后猶不忍即退斥。元祐元年閏二月，始罷爲觀文殿學士、知陳州。明年，坐弟碩事奪職，徙安州，又徙鄧。

任永裕山陵使，皇上的靈柩啓行的當天晚上，蔡確没在旁邊留宿，走在道上時又不隨從，返回後，又不請求離去。御史劉摯、王巖叟接連抨擊他，説蔡確有十個罪行應當離去，“在熙寧、元豐時，冤獄苛政，從頭至尾他都參預了。到了今天，他悄悄地對人説：‘當時我怎麽敢説呢?’他這句話的意圖是想牢固地竊取名譽和地位，反而把罪責歸於先帝。”司馬光、吕公著被提拔任用後，免除煩苛，蔡確説都是自己的建議，公論更加不能容忍，太皇太后仍然不忍心立即貶退他。元祐元年閏二月，纔罷免爲觀文殿學士、知陳州。第二年，因爲弟弟蔡碩的事情被奪去職務，調到安州，又調鄧州。

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確與同列皆在側，知狀。確自見得罪於世，陰與章惇、邢恕等合志邪謀，謂珪實懷異意，賴己擁護，故不得逞。確奉使陵下，韓縝白發其端，事浸籍籍。既失勢，愈怨望，恕又益爲往來造言，識者以爲憂，未有以發也。

起初，神宗病情惡化，王珪談到立太子的事情，蔡確和同列的人都在旁邊，瞭解情況。蔡確自己看到得罪了世人，私下和章惇、邢恕等人合謀，説王珪實際懷有别的意圖，靠自己的擁護，所以纔没有得逞。蔡確奉命任山陵使，韓縝告發他的事端，事情逐漸傳播開來。他失勢以後，更加怨恨，邢恕又進一步爲他往來造謡，認識他的人非常替他擔憂，事情没有因此而發展。

確在安陸，嘗游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吴處厚上之，以爲皆涉譏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天后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於是左諫議大夫梁燾、右諫議大夫范祖禹、左司諫吴安詩、右司諫王巖叟、右正言劉安世，連上章乞正確罪。詔確具析，確自辨甚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爲之地耳。遂貶光禄卿，分司南京，再責英州别駕，新州安置。宰相范純仁、左丞王存坐簾前出語救確，御史李常、盛陶、翟恩、趙挺之、王彭年坐不舉劾，中書舍人彭汝礪坐封還詞命，皆罷去。確後卒于貶所。

蔡確在安陸時，曾經游歷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吴處厚把它奏上，認爲都涉嫌譏諷毁謗，他用郝處俊上元年間勸諫高宗想要傳位給天后的事情，來指斥東朝，語言尤其切中要害。於是左諫議大夫梁燾、右諫議大夫范祖禹、左司諫吴安詩、右司諫王巖叟、右正言劉安世，接連上章請求判蔡確的罪。詔令蔡確全面解釋，蔡確自己進行了詳細的申辯。劉安世等人又説蔡確罪狀顯明，無需等待他全面解釋，這是一些大臣輾轉給他留下餘地罷了。於是蔡確被貶爲光禄卿，分司南京，又責爲英州别駕，新州安置。宰相范純仁、左丞王存因在簾前替蔡確説話救助他，御史李常、盛陶、翟恩、趙挺之、王彭年因不舉報彈劾，中書舍人彭汝礪因封還詞命，都被罷免。蔡確後來在被貶的處所死去。

紹聖元年，馮京卒，哲宗臨奠。

哲宗紹聖元年，馮京去世，哲宗親臨祭奠。

確子渭，京婿也，於喪次中闌訴。明日，詔復正議大夫。二年，贈太師，謚曰忠懷，遣中使護其葬，又賜第京師。崇寧初，配饗哲宗廟庭。蔡京請徽宗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勛宰相蔡確之墓”賜其家。京與太宰鄭居中不相能，居中以憂去，京懼其復用，而居中，王珪婿也。時渭更名懋，京使之重理前事，以沮居中，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其文，立石墓前。擢懋同知樞密院事，次子莊爲從官，弟碩，贈待制，諸女超進封爵，諸婿皆得官，貴震當世。

蔡確的兒子蔡渭，是馮京的女婿，在停喪的地方擅自申訴。第二天，詔令恢復蔡確爲正議大夫。二年，追贈爲太師，謚號爲忠懷，派遣中使護送他的棺柩入葬，又在京師賜給他宅第。徽宗崇寧初年，配饗哲宗廟庭。蔡京請徽宗寫了“元豐受遺定策殊勛宰相蔡確之墓”賜給他的家人。蔡京和太宰鄭居中不和，鄭居中因服喪去職，蔡京害怕他再被任用，而鄭居中，是王珪的女婿。當時蔡渭改名爲蔡懋，蔡京讓他重理前事，來詆毁鄭居中，於是追封蔡確爲清源郡王，御製的文字，在墓前立石。擢升蔡懋同知樞密院事，蔡確的次子蔡莊爲從官，他的弟弟蔡碩，贈待制，他的各個女兒都超格晋升封爵，各個女婿都得到官職，顯貴威震當世。

高宗即位，下詔暴群奸之罪，貶確武泰軍節度副使，竄懋英州，凡所與濫恩，一切削奪，天下快之。

高宗即位後，下詔暴露群奸的罪行，貶蔡確爲武泰軍節度副使，把蔡懋流放到英州，凡是所濫給的恩賜，全部剥奪，天下稱快。

吴處厚

吴處厚者，邵武人，登進士第。仁宗屢喪皇嗣，處厚上言：“臣嘗讀《史記》，考趙氏廢興本末，當屠岸賈之難，程嬰、公孫杵臼盡死以全趙孤。宋有天下，二人忠義未見褒表，宜訪其墓域，建爲其祠。”帝覽其疏矍然，即以處厚爲將作丞，訪得兩墓於絳，封侯立廟。

吴處厚，是邵武人，進士及第。仁宗多次喪失皇嗣，吴處厚進言：“我曾經讀《史記》，查考趙氏廢興的始末，在遇到屠岸賈作難時，程嬰、公孫杵臼都盡死力來保全趙氏孤兒。宋朝擁有天下，没有見到褒彰這兩個人的忠義行爲，應該尋訪他們的墓地，爲他們建造祠廟。”皇帝看了他的奏疏後驚矍，就任吴處厚爲將作丞，尋訪到兩人的墓地在絳州，爲他們封侯立廟。

始，蔡確嘗從處厚學賦，及作相，處厚通箋乞憐，確無汲引意。王珪用爲大理丞。王安禮、舒亶相攻，事下大理，處厚知安禮與珪善，論亶用官燭爲自盗。確密遣達意救亶，處厚不從，確怒欲逐之，未果。珪請除處厚館職，確又沮之。珪爲永裕山陵使，辟掌箋奏。確代使，出知通利軍，又徙知漢陽，處厚不悦。

起初，蔡確曾經跟從吴處厚學賦，等蔡確做了宰相，吴處厚寫信請求憐憫他，蔡確没有提拔引薦他的意思。王珪任用他擔任大理丞。王安禮、舒亶相互攻擊，事情下到大理寺，吴處厚知道王安禮和王珪友善，議論舒亶利用官職爲自己謀取利益。蔡確偷偷地派人告訴他救舒亶的意圖，吴處厚不聽，蔡確生氣想驅逐他，没有成功。王珪請求任命吴處厚館職，蔡確又沮毁他。王珪任永裕山陵使，徵召他掌管箋奏。蔡確代使，使吴處厚出知通利軍，又徙知漢陽，吴處厚很不高興。

元祐中，確知安州，郡有静江卒當戍漢陽，確固不遣，處厚怒曰：

哲宗元祐年間，蔡確知安州，郡中有静江士卒應當戍守漢陽，蔡確堅決不派遣，吴處厚憤

"爾在廟堂時數陷我，今比郡作守，猶爾邪?"會得確《車蓋亭詩》，引郝甑山事，乃箋釋上之，云："郝處俊封甑山公，會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滄海揚塵事，此蓋時運之大變，尤非佳語。譏謗切害，非所宜言。"確遂南竄。擢處厚知衛州，然士大夫由此畏惡之，未幾卒。紹聖間，追貶歙州别駕。

怒地説："你在朝廷時多次陷害我，現在我們都做郡守，你還是跟我作對嗎?"趕上得到蔡確的《車蓋亭詩》，詩中引用了郝甑山的事情，就注釋後奏上，説："郝處俊被封爲甑山公，趕上高宗要讓位給武后，郝處俊勸諫後作罷，現在他是用這件事來比擬太皇太后。并且用滄海揚塵的典故，這大概是指時運的大變，尤其不是好話。譏毁誹謗切責傷害，不是他所應該説的。"蔡確於是被流放到南方。擢升吴處厚知衛州，但是士大夫從此害怕并討厭他，不久他死去了。紹聖年間，被追貶爲歙州别駕。

邢恕

邢恕字和叔，鄭州陽武人。博貫經籍，能文章，喜功名，論古今成敗事，有戰國縱横氣習。從程顥學，因出入司馬光、吕公著門。登進士第，補永安主簿。公著薦于朝，得崇文院校書。王安石亦愛之，因賓客諭意，使養晦以待用，恕不能從，而對其子雱語新法不便。安石怒，諫官亦言新進士未歷官而即處館閣，開奔競路，出知延陵縣。縣廢不復調，浮湛陝、洛間者七年，復爲校書。

邢恕字和叔，鄭州陽武縣人。博通經書，能寫文章，喜好功名，談論古今成敗的事情，有戰國時縱横家的氣習。跟從程顥受學，於是出入於司馬光、吕公著的家門。考中進士後，補爲永安縣主簿。吕公著把他推薦給朝廷，得到崇文院校書的官職。王安石也喜歡他，通過賓客向他傳達心意，讓他退居以待時用，邢恕不聽從他的建議，并對王安石的兒子王雱説新法的不便之處。王安石生氣了，諫官也説新進士没有擔任官職的經歷就處在館閣之内，就爲想往上爬的人打開了一條出路，就讓他出知延陵縣。縣廢了以後没有再調任，在陝、洛之間漂浮了七年，又作校書。

吴充用爲館閣校勘，歷史館檢討、著作佐郎。蔡確代充相，盡逐充所用人，恕深居懼及。神宗見其《送文彦博詩》，稱於確，乃進職方員外郎。帝有復用光、公著意，確以恕於兩人爲門下客，亟結納之。恕亦深自附托，乃爲確畫策，稍收召名士，於政事微有更革，自是相與如素交。

吴充任用他爲館閣校勘，歷任史館檢討、著作佐郎。蔡確代替吴充作宰相，把吴充所任用的人全都驅逐，邢恕深居起來害怕極了。神宗看到了他的《送文彦博詩》，對蔡確稱贊他，纔被進用爲職方員外郎。皇上打算重新起用司馬光、吕公著，蔡確因爲邢恕是他二人的門下客，就極力結納他。邢恕也深深地依附於蔡確，并爲蔡確出謀劃策，逐漸收納名士，對政事很少有變革，從此兩個人就好像素交好友。

帝不豫，恕與確成謀，密語宣仁后之侄公繪、公紀曰："家有白桃著華，道書言可療上疾。"邀與歸視之。至則執其手曰："蔡丞相令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冲幼，宜早有定論，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曰：

皇上病了，邢恕和蔡確達成陰謀，偷偷地對宣仁太后的侄子公繪、公紀説："我家有白桃樹開花了，道書上説可以治療皇上的病。"邀請他們一同回家看看。到家後却拉着他們的手説："蔡丞相讓布置心腹之人，皇上的病不能避諱，延安幼小，應早定太子，雍王、曹王都是賢王。"

"此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急趨出。恕計不行，則反宣言太后屬意雍王，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鉤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劍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猶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

公繪驚奇地説："這是什麽話？你想給我們家惹禍嗎！"就急忙快步出去了。邢恕的計策没能實行，却反而散布言論説太后有立雍王之意，和王珪的意見表裏一致。他引導蔡確和王珪相約入朝向皇上探視疾病，表面上誘使王珪説話，讓知開封府蔡京在外面埋伏劍士，等王珪稍有異議就把他抓起來誅殺他。後來王珪説皇上自有兒子，定議立延安爲太子。邢恕更没有辦法了，仍然自稱有定策之功，傳播他的話語。

哲宗立，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又爲公繪具奏，乞尊崇朱太妃，爲高氏異日計。后詰之曰："汝素不識字，誰爲之者？"公繪不得隱，以恕對，且上其稿。時恕方召試中書，遂黜知隨州，改汝、襄、河陽。恕久斥外，蓄怒憤，間道謁確於鄧，緒成前惡，紿司馬光子康手書，持以取信。會確得罪，恕亦責監永州酒。

哲宗即位，被遷爲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又替公繪準備奏章，請求尊崇朱太妃，替高氏的以後作打算。太后責問公繪説："你一向不認字，誰給你寫的？"公繪不能隱瞞，回答是邢恕，并且把他的稿子交上。當時邢恕正要召試中書，於是被黜知隨州，改知汝、襄、河陽。邢恕長久地被排斥在外，積蓄怨憤，從小路到鄧州拜謁蔡確，蓄謀完成前面的壞事，騙取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的親筆信，拿着以便取證。趕上蔡確被判罪，邢恕也被責監永州酒。

紹聖初，擢寶文閣待制、知青州。章惇、蔡卞得政，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召爲刑部侍郎，再遷吏部尚書兼侍讀，改御史中丞。恕既處風憲，遂誣宣仁后有廢立謀，引司馬光言北齊婁后宣訓事，訹高遵裕之子士京追訟其父在日，王珪令其兄士充來謀立雍王，遵裕非之。又教蔡懋上文及甫私牘爲廋詞，歷詆梁燾、劉摯，云陰圖不軌，且加司馬光、吕公著以凶悖名。惇使蔡京置獄於同文館，組織萬端，將悉陷諸人於族罪，既而無所得，乃已。

紹聖初年，被擢升爲寶文閣待制、知青州。章惇、蔡卞執政，將要快意整治元祐黨人，招引邢恕來幫助自己，召他爲刑部侍郎，再遷爲吏部尚書兼侍讀，改任御史中丞。邢恕擔任御史中丞之後，就誣衊宣仁太后有廢立太子的陰謀，援引司馬光所講的北齊婁太后宣訓宫的事情，利誘高遵裕的兒子高士京追訟他的父親在世的日子，王珪讓他的哥哥高士充來謀劃立雍王，高遵裕斥責了他。又教蔡懋奏上文及甫的私牘中的隱語，詆毁梁燾、劉摯，説他們暗中圖謀不軌，并且給司馬光、吕公著加上凶惡逆亂的罪名。章惇讓蔡京在同文館設置訟獄，萬般羅織，將要把元祐黨人都陷害成滅族罪，後來没有得到什麽證據，就罷休了。

恕内懷猜猾，而外持正論。嘗於經筵讀寶訓，至仁宗諭輔臣，以爲人君當修舉政事，則日月薄食、星文變見爲不足慮。恕言仁宗之旨雖合於荀卿書，然自古帝王孰肯自謂不修政事者，如此則天變遂廢矣。帝嘉納之，

邢恕内心猜疑狡猾，但外表上却堅持正論。曾經在御前講席誦讀寶訓，讀到仁宗告諭輔臣，認爲君主應當整治興辦政務，那麽日月的相掩食、星象的變化顯現都不足以擔憂。邢恕説仁宗的旨意雖然和荀卿的書相合，但是自古以來的帝王誰肯自稱不修理政務的，這樣的話利用天象的

數登對。惇恐其大用，切忌之。恕亦揣帝稍薄惇，屢白其短，竟爲惇所陷，出知汝州。未幾，徙應天府。惇復摭其曩過，移知南安軍。徽宗初，言者論其矯誣，責爲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居均州。

變化來警示帝王就被廢掉了。皇上贊許并采納了他的意見，多次登堂講對。章惇怕他被重用，非常嫉妒他。邢恕也揣摩皇上不太重用章惇，多次向皇上説他的壞話，終於被章惇所陷害，出知汝州。不久，徙到應天府。章惇又摘取他過去的過失，他被移知南安軍。徽宗初年，諫官彈劾他假托名義，進行誣陷，又被貶爲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居住在均州。

蔡京當國，經營湟、鄯，以開邊隙，欲使恕立方面之勛，起爲鄜延經略安撫使，旋改涇原，擢至龍圖閣學士。恕乞築蕭關，采其里人許彥圭車戰法，爲淺攻計。又欲使熙河造船，直抵興、靈，以空夏國巢穴，其謀皆迂誕。轉運使李復言恕所爲類兒戲，不可用，帝亦燭其妄，京力主之。已而夏人寇鎮戎，欲趨渭州，警奏至京師日五六，京懼，始徙恕太原，連徙永興、潁昌、真定，尋奪職。久之，復顯謨閣待制。卒，年七十。

蔡京當權，規劃營造湟州、鄯州，來開啓邊疆的紛争，想讓邢恕建立一方的功勛，起用他爲鄜延經略安撫使，隨即改到涇原，擢升至龍圖閣學士。邢恕請求建築蕭關，采用他鄉里的人許彥圭的車戰法，作爲淺攻的計策。又想讓在熙河造的船，直抵興州、靈州，來使夏國傾巢而出，他的計策都迂腐荒誕。轉運使李復説邢恕的作法類似於兒戲，不能采用，皇上也洞悉他的荒謬，蔡京極力堅持他的作法。不久夏人侵犯鎮戎，想趨向渭州，送達京師的警報一天有五六份，蔡京害怕了，纔把邢恕調到太原，接連調到永興、潁昌、真定，不久奪去了他的職務。很長時間後，又恢復爲顯謨閣待制。後去世，年齡七十歲。

恕本從程門得游諸公間，一時賢士争與之交。恕善爲表襮，蚤致聲名，而天資反覆，行險冒進，爲司馬光客即陷光，附章惇即背惇，至與三蔡爲腹心則之死弗替。上謗母后，下誣忠良，幾於禍及宗廟。建炎元年，與蔡確同追貶，而恕爲常德軍節度副使。子居實、倞。

邢恕本是師從程顥纔得以和諸公交游，一時的賢士都争相與他結交。邢恕善於作表象，早致聲名，但他天性反覆無常，行險冒進，做司馬光的門客就陷害司馬光，依附章惇就背叛章惇，到了成爲三蔡的心腹之人後却至死不變。在上毀謗母后，在下誣陷忠良，幾乎使宗廟遭禍。高宗建炎元年，和蔡確同時被追貶，邢恕被貶爲常德軍節度副使。他的兒子是邢居實、邢倞。

邢居實

居實有異材，八歲爲《明妃引》，黄庭堅、晁補之、張耒、秦觀、陳師道皆見而愛之。從恕守隨，作《南征賦》，蘇軾讀之，嘆曰："此足以藉手見古人矣。"卒時年十九，有遺文曰《呻吟集》。

邢居實有特異的才能，八歲作《明妃引》，黄庭堅、晁補之、張耒、秦觀、陳師道看了後都非常喜愛。他隨從邢恕出守隨州，作《南征賦》，蘇軾讀後，感嘆道："這足以藉助他見到古人了。"死時十九歲，有遺文叫《呻吟集》。

邢倞

倞及恕在時爲司農丞，靖康初至少卿，奉詔館金國使。是時，肅王使

邢倞在邢恕在任時爲司農丞，欽宗靖康初年官至少卿，奉詔接待金國大使。這時，肅王出

斡离不軍，爲所質，朝廷議亦留其使以相當，於是逾月不遣。都管趙倫，燕人也，性猾獪，懼不得歸，乃詐以情告倞曰：“金國有余覩金吾者，尚領契丹精鋭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酋。”倞以聞，大臣信之，即爲賜余覩詔書授倫，納衣領中，厚與倫金帛。倫獻其書黏罕，黏罕大怒，以聞金主，報令深入攻討，遂復提兵南下。倞時出知岳州，詔責其始禍，削籍停官，既而京闕失守云。

使到斡离不的部隊，被他們扣作人質，朝廷打算也把他們的使者扣留下來作抵押，於是過了一個月没有遣回金國使者。都管趙倫，是燕地人，性情狡猾，害怕回不去，就假裝告訴邢倞情報説：“金國有一個叫余覩的金吾官，尚且率領很多契丹的精鋭，對金人懷有二心，願意歸順宋朝大國，可以和他連結來圖謀金國的二帥。”邢倞把這件事彙報上去，大臣相信了他，就作了賜給余覩的詔書交給趙倫，裝在衣領中，并給了趙倫豐厚的金帛。趙倫把詔書獻給黏罕，黏罕非常生氣，把它報告給金國君主，報請讓他深入攻打宋朝，於是又領兵南下。邢倞當時出知岳州，朝廷詔令追責他發起禍端，被削籍停官，不久京城就失守了。

吕惠卿　吕璹

吕惠卿字吉甫，泉州晋江人。父璹習吏事，爲漳浦令。縣處山林蔽翳間，民病瘴霧蛇虎之害，璹教民焚燎而耕，害爲衰止。通判宜州，儂智高入寇，轉運使檄璹與兵會，或勸勿行，不聽。將二千人躡賊後以往，得首虜爲多。爲開封府司録，鞫中人史志聰役衛卒伐木事，吏多爲之地，璹窮治之，志聰以謫去。終光禄卿。

吕惠卿字吉甫，是泉州晋江人。父親吕璹熟悉吏事，任漳浦縣縣令。漳浦縣地處山林障蔽之中，百姓因瘴霧蛇虎的危害而困苦，吕璹教導百姓焚燒障蔽而耕作，災害逐漸停止。吕璹通判宜州，儂智高入侵，轉運使檄令吕璹和敵兵交會，有人勸他不要去，他不聽。率領二千人跟在敵兵後前往，獲得很多俘虜。任開封府司録，審訊太監史志聰役使衛兵伐木的事情，很多官吏給史志聰留下餘地，吕璹對他追究到底，史志聰因此被謫官而去。吕璹終官於光禄卿。

惠卿起進士，爲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安石爲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籍，安石言於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擢太子中允、崇政殿説書、集賢校理，判司農寺。

吕惠卿由進士而起用，任真州推官。任職期滿後進入京城，見到王安石，討論經義，意思大多相合，於是定下交情。神宗熙寧初年，王安石執政，吕惠卿正在編校集賢院書籍，王安石對神宗説：“吕惠卿的賢才，不祇是當今的人，就是前代的儒者也不易相比。學習先王之道并能運用的，祇有吕惠卿了。”等到設置制置三司條例司，讓他任檢詳文字，事情無論大小都和他商量，凡是王安石建議請示的奏章都出自吕惠卿之筆。擢升他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説書、集賢校理，判司農寺。

司馬光諫帝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爲。安石賢而愎，不閑世務，惠卿爲之謀

司馬光勸諫神宗説：“吕惠卿奸巧不是好人，使得王安石在朝廷内外被人毁謗的都是他所做的。王安石賢能而剛愎，不諳世務，吕惠卿是他

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爲奸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悦。

的主謀，王安石竭力推行，所以天下人都認爲他是奸邪之人。近來對他的進升不按次序，使衆人之心大有不滿。”神宗説：“吕惠卿進對是非分明，也好像是一個難得的人才。”司馬光説：“吕惠卿誠然具有文學論辯的才能，但是他用心不正，希望陛下慢慢觀察他。江充、李訓如果没有才能，怎麽能够打動君主呢?”神宗默然不語。司馬光又送給王安石一封信説：“諂媚奉承的人，對於您今天誠然有順從應合的愉快，一旦您失勢後，將必定會爲了自己而出賣您的。”王安石不高興。

會惠卿以父喪去，服除，召爲天章閣侍講，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判國子監，與王雱同修《三經新義》。又知諫院，爲翰林學士。安石求去，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上書留之。安石力薦惠卿爲參知政事，惠卿懼安石去，新法必揺，作書遍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爲之廢法。故安石之政，守之益堅。議罷制科，馮京争之不得。

趕上吕惠卿因父喪而離去，服喪期滿，被召爲天章閣侍講，同修起居注，晋爲知制誥，判國子監，和王雱一起修《三經新義》。又知諫院，爲翰林學士。王安石請求離任，吕惠卿讓他的同黨改變姓名，每天投函上書挽留王安石。王安石極力推薦吕惠卿任參知政事，吕惠卿怕王安石離去後，新法一定會動揺，寫信遍送監司、郡守，使他們陳述利害。又不慌不忙地禀告神宗下詔，説終究不因官吏違法的緣故而廢除新法。所以王安石的新政，被越來越堅決地遵守。討論廢除制科，馮京力争而没有得到同意。

弟升卿無學術，引爲侍講。又用弟和卿計，制五等丁産簿，使民自供手實，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鷄豚亦遍抄之。隱匿者許告，而以貲三之一充賞，民不勝其困。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使結甲赴官，不遺一人，上下騷動。

他的弟弟吕升卿没有學問，却被引升爲侍講。又采用弟弟吕和卿的計策，制訂五等丁産賬簿，讓百姓自己供寫實情，尺椽寸土，都囊括無遺，甚至連鷄、猪也都抄上了。允許告發隱瞞情况的，并把隱瞞情况的人的資産的三分之一充作奬賞，百姓不能忍受這種困擾。又因爲保甲的正長給予散青苗，讓他們結甲赴官務，不留一個人，上下騷動。

鄭俠疏惠卿朋奸壅蔽，惠卿怒，又惡馮京異己，而安石弟安國惡惠卿奸諂，面辱之。於是乘勢并陷三人，皆獲罪。安石以安國之故，始有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爲。韓絳爲相不能制，請復用安石。安石至，猶與共事。御史蔡承禧論其惡，鄧綰又言其兄弟强借秀州富民錢買田，出知陳州。久之，以資政殿學

鄭俠疏奏吕惠卿朋比爲奸壅蔽皇上視聽，吕惠卿發怒，又嫉恨馮京和自己不一心，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討厭吕惠卿的奸邪諂媚，當面羞辱他。於是乘勢一同構陷他們三個人，都被治罪。王安石因爲王安國的緣故，開始和吕惠卿有隔閡。吕惠卿背叛王安石後，凡是可以用來陷害王氏的事情没有不做的。韓絳作宰相不能控制，請求再次任用王安石。王安石到任以後，仍然和吕惠卿一起做事。御史蔡承禧議論他的惡行，鄧綰

士知延州。

又説他的兄弟强行借取秀州富民的錢購買田地，吕惠卿出知陳州。很久以後，以資政殿學士知延州。

始，陜西緣邊漢蕃兵各自爲軍，每戰則以蕃部爲先鋒，而漢兵城守，伺便乃出戰。惠卿始合之爲一，先蒐補守兵而出其選以戰，隨屯置將，具條約上之，邊人及議者多言不可。路都監高永亨，老將也，争之力，奏斥之。蕃部屈全乜將入寇，惠卿以近世帥臣多養威持重，乃將牙兵按邊，啓師于東郊，遂趨綏德，抵無定河，歷十有八日而還。

起初，陜西沿邊的漢族士兵和蕃地士兵各自爲軍，每次打仗都讓蕃部士兵爲先鋒，而漢兵守城，等到方便時纔出戰。吕惠卿開始把他們合爲一體，首先搜補守衛的士兵并挑選出來去作戰，隨屯設置將領，準備好條款報上去，邊防的人和討論的人大多説不可行。路都監高永亨，是個老將，極力抗争，吕惠卿上奏斥責他。蕃部的屈全乜將要入侵，吕惠卿認爲近世的帥臣大多養威持重，就率牙兵巡邊，在東郊啓動部隊，於是奔赴綏德，抵達無定河，經歷十八天後返回。

俄丁母憂，詔於本奉外特給五萬，惠卿更請添支萬五千，御史劾之，將下揚州取奉曆，帝曰："惠卿固貪冒，然嘗爲執政，治之傷體，姑責以義可也。"但削其誤奉，惠卿猶自辨。御史又論其方居喪，不應有言，詔勿問。

不久他母親去世，詔令在本身的俸禄外再特别給予五萬，吕惠卿又請求添加支取一萬五千，御史彈劾他，將要下揚州去取俸曆，皇上説："吕惠卿固然貪圖財利，但是他曾經任執政官，懲治他有傷大體，姑且在道義上譴責他就行了。"就衹削去他的誤俸，吕惠卿仍爲自己申辯。御史又彈劾他正在守喪，不應該有言論，皇上下詔不要過問。

元豐五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入見，將使仍鎮鄜延。惠卿云："陜西之師，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要在大爲形勢而已。"帝曰："如惠卿言，是爲陜西可棄也，豈宜委以邊事?"數其輕躁矯誣之罪，斥知單州，明年復知太原。哲宗即位，敕疆吏勿侵擾外界。惠卿遣步騎二萬襲夏人於聚星泊，斬首六百級，夏人遂寇鄜延。

神宗 元豐五年，加封大學士、知太原府。入朝見皇上，將派他仍然鎮守鄜延。吕惠卿説："陜西的軍隊，不衹是不可以進攻，也不可以防守，關鍵在於造就大的形勢。"皇上説："如你所説，那麽陜西可以丢棄了，怎麽能把邊防的事情委任給你呢?"歷數他輕視、急躁、假托名義進行誣陷的罪行，貶斥他知單州，第二年又知太原。哲宗即位，敕令邊疆的官吏不要侵擾外界。吕惠卿派二萬步騎在聚星泊襲擊夏人，殺了六百人，夏人於是入侵鄜延。

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於時，懇求散地。於是右司諫蘇轍條奏其奸曰："惠卿懷張湯之辨詐，有盧杞之奸邪，詭變多端，敢行非度。王安石强很傲誕，於吏事宜無所知，惠卿指擿教導，以濟其惡。又興起大獄，欲株連蔓引，塗汚公卿。賴先帝仁聖，每事裁抑，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

吕惠卿見到正直的人蒸蒸日上，知道不被時人所容，懇求擔任閑散的官職。這時右司諫蘇轍分條奏告他的奸邪之處説："吕惠卿懷有張湯的狡辯鬼詐，有盧杞的奸邪，詭變多端，敢於做非法的事情。王安石剛愎自用傲慢荒誕，對於吏事有不知道的地方，吕惠卿指點教導，來幫助他成就惡事。又興起大獄，想要株連牽引，侮辱公卿大臣。靠着先帝的仁德聖明，對每件事進行裁斷

類矣。安石於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及勢力相軋，化爲敵仇，發其私書，不遺餘力。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昔吕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故曹操、桓玄終畏而誅之。如惠卿之惡，縱未正典刑，猶當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數其五罪，以爲大惡。乃貶爲光禄卿，分司南京。再責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當制，備載其罪於訓詞，天下傳誦稱快焉。

抑制，要不然的話，安常守道的士人就都被他害死了。王安石對於吕惠卿有培養庇護的恩德，父親和師長的情義。在他追求高位時就和王安石結爲一體，等到彼此的勢力相傾軋時，就變爲仇敵，揭發公布王安石的私人信件，到了不遺餘力的地步。這是猪狗都不做的事情，而吕惠卿却做了。過去吕布爲丁原做事就殺丁原，爲董卓做事就殺了董卓；劉牢之爲王恭做事就背叛王恭，爲司馬元顯做事就背叛司馬元顯：所以曹操、桓玄終究害怕他們而把他們殺掉了。像吕惠卿這樣的罪惡，即使不把他正法，也應當投放到邊遠地方，讓他去抵禦鬼怪。”中丞劉摯歷數他的五種罪行，認爲罪大惡極。於是就被貶爲光禄卿，分司南京。又被責爲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起草詔令，在訓詞中詳細記載了他的罪行，天下人傳頌稱快。

紹聖中，復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加觀文殿學士、知延州。夏人復入寇，將以全師圍延安，惠卿修米脂諸寨以備。寇至，欲攻則城不可近，欲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即拔栅去，遂陷金明。惠卿求詣闕，不許。以築威戎、威羌城，加銀青光禄大夫，拜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

哲宗紹聖年間，復任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加封觀文殿學士、知延州。夏人又入侵，將派所有兵力包圍延安，吕惠卿整修米脂等寨進行防備。敵寇來到後，想進攻但不能接近城池，想搶掠但在田野得不到什麽東西，想交戰但各位將領按兵不動，想向南去却又怕腹背受敵，停留了兩天就拔掉栅欄離去了，於是攻陷金明。吕惠卿請求到朝廷去，没有批准。因爲修築威戎、威羌城，被加封爲銀青光禄大夫，拜任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

徽宗立，易節鎮南。因曾布有宿憾，徙爲杭州，而用范純粹帥延，治其上功罔冒事，奪節度。布去位，復武昌節度使，知大名。數歲，又以上表引喻失當，還爲銀青光禄大夫，令致仕。崇寧五年，起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坐其子淵聞妖人張懷素言不告，淵配沙門島，惠卿責祁州團練副使，安置宣州，再移廬州。復觀文殿學士，爲醴泉觀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徽宗即位，改爲節度鎮南。因和曾布有舊恨，被移任杭州，而任用范純粹鎮守延州，治他報功弄虚作假之罪，奪去他節度的職務。曾布離任後，又任武昌節度使，知大名。幾年後，又因上表時所引用的比喻不妥當，還爲銀青光禄大夫，讓他辭官。崇寧五年，起用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因爲他的兒子吕淵聽了妖人張懷素的言論而不報告，吕淵被發配沙門島，吕惠卿被責爲祁州團練副使，安置宣州，又遷到廬州。復任觀文殿學士，任醴泉觀使，辭官去職。死後，追贈爲開府儀同三司。

始，惠卿逢合安石，驟致執政，安石去位，遂極力排之，至發其私書

起初，吕惠卿迎合王安石，很快到達執政的位置，王安石離任後，隨即極力排斥他，甚至把

於上。安石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惠卿所誤也。雖章惇、曾布、蔡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不敢引入朝。以是轉徙外服，訖於死云。

他的私人信件報到上面。王安石退職後在金陵，常常寫“福建子”三個字，大概是深深地後悔被吕惠卿所耽誤。即使是章惇、曾布、蔡京掌權，都害怕厭惡他這個人，不敢舉薦他入朝。因此吕惠卿在外地轉徙任職，直到死去。

章惇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父俞徙蘇州。起家至職方郎中，致仕，用惇貴，累官銀青光祿大夫，年八十九卒。

章惇字子厚，是建州浦城人，父親章俞遷移到蘇州。從家中被徵召出來官至職方郎中，辭官去職，利用章惇顯貴地位，累官銀青光祿大夫，年八十九歲去世。

惇豪俊，博學善文。進士登名，恥出姪衡下，委敕而出。再舉甲科，調商洛令。與蘇軾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臨絶壁萬仞，横木其上，惇揖軾書壁，軾懼不敢書。惇平步過之，垂索挽樹，攝衣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既還，神彩不動，軾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殺人。”惇曰：“何也?”軾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惇大笑。召試館職，王陶劾罷之。

章惇豪放有俊才，博學善於寫文章。考中進士，因耻於排名在他的侄子章衡之下，扔掉敕誥走出。又考中進士甲科，調任商洛縣縣令。和蘇軾一同游歷南山，抵達仙游潭，潭下面臨着萬丈絶壁，上面横着一塊木頭，章惇揖請蘇軾在絶壁上寫字，蘇軾因害怕不敢寫。章惇平步繞過他，垂下繩索挽着樹，提衣而下，用蘸了黑墨的筆在石壁上大寫道：“蘇軾、章惇來。”寫完上來以後，神情不變，蘇軾拍着他的背説：“你將來一定能殺人。”章惇説：“爲什麽呢?”蘇軾説：“能够自己掌握命運的人，就能殺人。”章惇大笑。被召試館職，王陶彈劾罷免了他。

熙寧初，王安石秉政，悦其才，用爲編修三司條例官，加集賢校理、中書檢正。時經制南、北江群蠻，命爲湖南北察訪使。提點刑獄趙鼎言，峽州群蠻苦其酋剥刻，謀内附，辰州布衣張翹亦言南、北江群蠻歸化朝廷，遂以事屬惇。惇募流人李資、張竑等往招之，資、竑淫于夷婦，爲酋所殺，遂致攻討，由是兩江扇動。神宗疑其擾命，安石戒惇勿輕動，惇竟以三路兵平懿、洽、鼎州。以蠻方據潭之梅山，遂乘勢而南。轉運副使蔡燁言是役不可亟成，神宗以爲然，專委於燁，安石主惇，争之不已。既而燁得蠻地，安石恨燁沮惇，乃薄其賞，進惇修起居注，以是兵久不决。

神宗熙寧初年，王安石執掌政權，喜歡他的才能，任用他做編修三司條例官，加集賢校理、中書檢正。當時正經理節制南、北江群蠻，他被任命爲湖南、湖北察訪使。提點刑獄趙鼎説，峽州群蠻苦於他們的酋長的剥削，打算内附朝廷，辰州的布衣張翹也説南江、北江群蠻要歸順朝廷的教化，於是把這件事交給章惇去辦。章惇招募流民李資、張竑等人前往招納他們，李資、張竑奸淫夷婦，被酋長殺死，於是導致攻擊討伐，因此兩江騷動。神宗懷疑他擾亂命令，王安石告誡章惇不要輕舉妄動，章惇竟然派三路兵平定懿州、洽州、鼎州。因爲蠻方占據潭州的梅山，於是乘勢向南。轉運副使蔡燁説這次戰役不能急於求成，神宗認爲很對，專門把事情委托給蔡燁，王安石主張用章惇，極力爲他争取。後來蔡燁取得蠻地，王安石恨蔡燁詆毁章惇，就減輕對他的獎賞，提升章惇修起居注，因此戰事久久

不能停息。

召惇還，擢知制誥、直學士院、判軍器監。三司火，神宗御樓觀之，惇部役兵奔救，過樓下，神宗問知爲惇，明日命爲三司使。呂惠卿去位，鄧綰論惇同惡，出知湖州，徙杭州。入爲翰林學士。元豐三年，拜參知政事。朱服爲御史，惇密使客達意於服，爲服所白。惇父冒占民沈立田，立遮訴惇，惇繫之開封。坐二罪，罷知蔡州，又歷陳、定二州。五年，召拜門下侍郎。豐稷奏曰："官府肇新而惇首用，非稽古建官意。"稷坐左遷。諫官趙彥若又疏惇無行，不報。

召章惇回朝，擢升爲知制誥、直學士院、判軍器監。三司起火，神宗登樓觀看，章惇部署服役的士兵奔來救火，經過樓下，神宗問明是章惇，第二天任命他爲三司使。呂惠卿離職，鄧綰檢舉章惇與呂惠卿有相同的罪惡，他出知湖州，徙移杭州。入朝爲翰林學士。元豐三年，拜爲參知政事。朱服任御史，章惇偷偷地讓他的門客向朱服傳達意旨，被朱服告發。章惇的父親侵占農民沈立的田地，沈立攔訴於章惇，章惇把他抓到開封。因犯這兩個罪，章惇被罷免，知蔡州，又歷知陳、定二州。元豐五年，召拜門下侍郎。豐稷上奏說："官府有新的開端而章惇首先被任用，這不是稽古建官的本意。"豐稷因而被貶職。諫官趙彥若又上疏章惇沒有德行，沒有回報。

哲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宣仁后聽政，惇與蔡確矯唱定策功。確罷，惇不自安，乃駁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其略曰："如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若役法則熙寧之初遽改免役，後遂有弊。今復爲差役，當議論盡善，然後行之，不宜遽改，以貽後悔。"呂公著曰："惇所論固有可取，然專意求勝，不顧朝廷大體。"光議既行，惇憤恚爭辨簾前，其語甚悖。宣仁后怒，劉摯、蘇轍、王覿、朱光庭、王巖叟、孫升交章擊之，黜知汝州。七八年間，數爲言者彈治。

哲宗即位，章惇知樞密院事。宣仁太后聽政，章惇和蔡確假稱定策之功。蔡確被罷免，章惇自心不安，就駁論司馬光所更改的服役法，累計數千言。它的大概是說："如保甲、保馬一天不罷除，就有一天的危害。像役法在熙寧初年立刻改爲免服差役，後來就產生弊病。現在又制定服差役法，應當討論得盡善盡美，然後再實行，不應當立刻改變，而留下後悔的地方。"呂公著說："章惇的論述固然有可取之處，但他刻意於求勝，而不顧朝廷的大體。"司馬光的建議實行以後，章惇憤恨地在宣仁太后的簾前爭辯，他說的話非常悖亂。宣仁太后大怒，劉摯、蘇轍、王覿、朱光庭、王巖叟、孫升交相上章攻擊他，他被貶黜知汝州。七八年中，多次被諫官彈劾整治。

哲宗親政，有復熙寧、元豐之意，首起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於是專以"紹述"爲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奸，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甚至詆宣仁后，謂元祐之初，老奸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

哲宗親臨朝政，有恢復熙寧、元豐時的政治的意圖，首先起用章惇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於是專門把"紹述"作爲國家的任務，凡是元祐時所革除的一切都恢復起來。提升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居於要位，擔任諫官職責，合謀結黨爲奸，對仇怨進行報復，官位無論大小的臣子，沒有一個得以幸免，死去的人禍及他們的後代。甚至於詆毀宣仁太后，稱元祐初年，老奸專權治國。又請

公著冢，斫其棺。哲宗不聽，惇意不愜，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識者知禍之未弭也。遂治劉安世、范祖禹諫禁中雇乳媼事，又以文及甫誣語書導蔡渭，使告劉摯、梁燾有逆謀，起同文館獄，命蔡京、安惇、蹇序辰窮治，欲覆諸人家。又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哲宗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十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冤之。

求打開司馬光、呂公著的墳，砍壞他們的棺材。哲宗没有聽從，章惇不愜意，請求分類編集元祐大臣的章疏，有見識的人知道禍害没有停止。於是懲治劉安世、范祖禹勸諫宮中雇傭乳母的事情，又用文及甫有誣陷語言的信引導蔡渭，讓他告劉摯、梁燾有逆反的陰謀，興起同文館的獄訟，命令蔡京、安惇、蹇序辰追究到底，想覆滅衆人之家。又提議派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要把流放的人殺盡。哲宗説："我遵照祖宗遺留下來的規矩，不曾殺戮大臣，把他們釋放了不要治罪。"然而有十多人被治重罪，其中有三四個被貶謫，天下人認爲他們冤枉。

惇用邢恕爲御史中丞，恕以北齊婁太后官名宣訓，嘗廢孫少主立子常山王演，托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誘高士京上書，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高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皆欲誣宣仁后，以此實之。惇遂追貶司馬光、王珪，贈遵裕奉國軍留後。結中官郝隨爲助，欲追廢宣仁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争之。哲宗感悟，焚其奏，隨覘知之，密語惇與蔡卞。明日惇、卞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惇、卞乃已。

章惇任用邢恕作御史中丞，邢恕因北齊婁太后的宮名叫宣訓，曾經廢掉孫子少主而立她的兒子常山王高演，藉司馬光之口對范祖禹説："當今君主年少，國人猜疑，宣訓宮的事情仍然值得憂慮。"又引誘高士京上書，説他的父親高遵裕臨死時摒退左右的人對高士京説："神宗快要去世的時候，王珪派高士充來問道：'不知道皇太后想立誰。'我叱責高士充讓他離去。"都是想誣陷宣仁太后，把這些作爲證據。章惇於是追貶司馬光、王珪，贈高遵裕爲奉國軍留後。勾結宦官郝隨幫助他，想要追廢宣仁太后，從皇太后、太妃以下都竭力爲宣仁太后争辯。哲宗感悟，燒掉他的奏章，郝隨窺視知道後，偷偷地告訴章惇和蔡卞。第二天，章惇、蔡卞又進言，哲宗怒聲説道："你們不想讓我進入英宗廟了嗎？"章惇、蔡卞纔作罷。

惇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迎合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秘獄，托以左道，廢居瑶華宫。其後哲宗頗悔，乃嘆曰："章惇壞我名節。"惇又結劉友端相表裏，請建劉賢妃於中宫。

章惇又因爲皇后孟氏，是元祐年間宣仁太后所立，配合郝隨，勸哲宗用宮中秘獄，假托邪門旁道，把孟皇后廢掉，讓她住在瑶華宫。後來哲宗非常後悔，就嘆息道："章惇毁壞我的名節。"章惇又勾結劉友端相互爲表裏，請求讓劉賢妃住在中宫。

初，神宗用王安石之言，開熙河，謀靈、夏，師行十餘年不息。迨聞永樂之敗，神宗當宁慟哭，循致不豫，故元祐宰輔推本其意，專務懷柔外國。西夏請故地，以非要害城寨，

起初，神宗采用王安石的建議，挖開熙河，謀取靈州、夏州，用兵十多年没有停息。等到聽説永樂城戰敗的消息，神宗在宫室的門内屏外之間慟哭，從而導致生病，所以元祐時的宰輔大臣推從他的意圖，專門對外國實行懷柔政策。西夏

還之。惇以爲蹙國棄地，罪其帥臣，遂用淺攻撓耕之説，肆開邊隙，絶夏人歲賜，進築汝遮等城，陝西諸道興役五十餘所，敗軍覆將，復棄青唐，死傷不可計。知天下怨己，欲塞其議，請詔中外察民妄語者論如律。優立賞還，告訐之風浸盛。民有被酒狂詆者，詔貸其死，惇竟論殺之。用刑愈峻，然不能遏也。

請求故地，因爲不是要害的城寨，就還給他們了。章惇認爲是減縮國土丢棄土地，治那些帥臣的罪，於是采用淺攻撓耕的説法，大肆開啓邊疆的紛争，斷絶每年給夏人的賞賜，進築汝遮等城，在陝西等道發動戰役五十多處，軍隊被打敗將領被殺，又丢掉了青唐，死傷不可計數。章惇知道天下人怨恨自己，想堵塞他們的議論，請求詔令朝廷内外審察百姓有妄言的按法律論處。給偵察的人以優厚的獎賞，誣告揭發的風氣逐漸興盛。有一個喝了酒後亂説話的人，詔令免去他的死罪，章惇竟然建議把他殺掉了。他用刑越來越殘酷，但是却不能遏止人們的言論。

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惇厲聲曰："以禮律言之，母弟簡王當立。"皇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惇復曰："以長則申王當立。"皇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惇尚欲言，知樞密院事曾布叱之曰："章惇，聽太后處分。"皇太后决策立端王，是爲徽宗。遷惇特進，封申國公。

哲宗崩，皇太后議論立嗣，章惇厲聲説道："如果按照禮律，哲宗的同母弟簡王當立。"皇太后説："我没有兒子，諸王都是神宗的庶子。"章惇又説："按年長的話應當立申王。"皇太后説："申王有病，不能立。"章惇還要説話，知樞密院事曾布斥責他説："章惇，聽從太后的吩咐。"皇太后决定立端王，這就是徽宗。遷章惇爲特進，封申國公。

爲山陵使，靈輿陷澤中，逾宿而行。言者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尋貶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右正言任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后，又貶雷州司户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爲强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至是，惇問舍于是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徙睦州，卒。

任山陵使，靈輿陷入泥澤中，過了一夜纔走出。諫官彈劾他不恭敬，被罷免，知越州，不久貶爲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右正言任伯雨論述他想追廢宣仁太后，又被貶爲雷州司户參軍。起初，蘇轍被貶謫雷州，不允許他占用官舍，就租賃民屋居住，章惇認爲他强奪民居，下令州裏追查百姓整治，因爲租券非常清楚，纔作罷。到了這時，章惇向百姓尋找房屋，百姓説："以前蘇公曾來，因爲章丞相你差點使我家破敗，現在不能租給你了。"徙到睦州，去世。

惇敏識加人數等，窮凶稔惡，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爲校書郎，餘皆隨牒東銓仕州縣，訖無顯者。

章惇的機敏才識過人數等，窮凶極惡，不肯用官爵對他親近的人行私，四個兒子接連考中進士，衹有小兒子章援曾任校書郎，其餘的都是隨着誥牒被銓選到州縣做官，最終没有顯達的。

妻張氏甚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死，屬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

他的妻子張氏非常賢慧，章惇將要去做宰相，張氏病重將要死去，囑咐章惇説："你當了丞相後，希望不要報復你怨恨的人。"過了喪祭以後，章惇對陳瓘説："追悼亡人不能忍受，怎

曷若念其臨絶之言。”惇無以對。

麽辦呢?”陳瓘説:“與其悲傷没有益處，何不想想她臨死時説的話。”章惇無言以對。

政和中，追贈觀文殿大學士。紹興五年，高宗閲任伯雨章疏，手詔曰:“惇詆誣宣仁后，欲追廢爲庶人，賴哲宗不從其請，使其言施用，豈不上累泰陵?貶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於朝。”詔下，海内稱快，獨其家猶爲《辨誣論》，見者哂之。

徽宗政和年間，追贈他爲觀文殿大學士。紹興五年，高宗閲覽任伯雨的章疏，寫下詔書説:“章惇詆毁誣陷宣仁太后，想追廢她爲庶人，依賴哲宗没有聽從他的請求，假如他的言論得以施行，豈不是連累了泰陵?貶他爲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能在朝廷做官。”詔令下達，海内稱快，衹有他的家人仍然寫了《辨誣論》，看到的人都譏笑他。

曾布

曾布字子宣，南豐人。年十三而孤，學於兄鞏，同登第，調宣州司户參軍、懷仁令。

曾布字子宣，南豐人。十三歲時失去父親，跟着哥哥曾鞏學習，兩人都考中進士，曾布被調任宣州司户參軍、懷仁縣縣令。

熙寧二年，徙開封，以韓維、王安石薦，上書言爲政之本有二，曰:厲風俗，擇人才。其要有八，曰:勸農桑，理財賦，興學校，審選舉，責吏課，叙宗室，修武備，制遠人。大率皆安石指也。

神宗熙寧二年，徙移開封，因韓維、王安石的推薦，上書談論治理國家的根本有兩點，他説:一是整肅風俗，二是選拔人才。它的要點有八個方面，分别是:鼓勵農桑，整理財賦，興辦學校，審核選舉，督促吏税，條叙宗室，修整武備，控制邊遠之人。大概都是王安石所指的。

神宗召見，論建合意，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説書，加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書五房。凡三日，五受敕告。與吕惠卿共創青苗、助役、保甲、農田之法，一時故臣及朝士多争之。布疏言:“陛下以不世出之資，登延碩學遠識之臣，思大有爲於天下，而大臣玩令，倡之於上，小臣横議，和之於下。人人窺伺間隙，巧言醜詆，以嘩衆罔上。是勸沮之術未明，而威福之用未果也。陛下誠推赤心以待遇君子而厲其氣，奮威斷以屏斥小人而消其萌，使四方曉然皆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則何爲而不可，何欲而不成哉?”布欲堅神宗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使毋敢言。故驟見拔用，遂修起居注、知制誥，爲翰林學士兼三司使。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神宗頗悟，布遂爲安石條析而

神宗召見他，他的觀點建議合乎神宗的意旨，被授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説書，加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書五房。在三日之内，五次接受敕告。和吕惠卿共同制訂了青苗、助役、保甲、農田法，一時舊臣和朝士有很多人抗争。曾布上疏説:“陛下用世上少有的資財，招引碩學有遠見的大臣，想在天下大有作爲，大臣玩忽法令，在上面倡導，小臣横加議論，在下面應和。人人都窺伺間隙，巧言醜化詆毁，來嘩衆欺上。這是因爲勸阻的方法不明確，威福的作用没有實現。陛下果真用赤心來對待君子并激勵他們的勇氣，用威嚴果斷來摒退小人并消滅他們的萌芽，使天下四方都明明白白地知道君主不能違抗，法令不能侮辱，那麽還有什麽不能做，還有什麽想做而做不成的呢?”曾布想讓神宗意志堅定，使他專門任用王安石來威脅衆人，使衆人不敢説話。所以他被很快地提拔任用，於是修起居注、知制誥，爲翰林學士兼三司使。韓琦上疏極力論述新法的危害，神宗有點醒悟，曾布隨即替

駁之，持之愈固。

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論判官呂嘉問市易掊克之虐，大概以爲："天下之財匱乏，良由貨不流通；貨不流通，由商賈不行；商賈不行，由兼并之家巧爲摧抑。故設市易於京師以售四方之貨，常低卬其價，使高於兼并之家而低於倍蓰之直，官不失二分之息，則商賈自然無滯矣。今嘉問乃差官於四方買物貨，禁客旅無得先交易，以息多寡爲誅賞殿最，故官吏、牙駔惟恐裒之不盡而息之不夥，則是官自爲兼并，殊非市易本意也。"事下兩制議，惠卿以爲沮新法，安石怒，布遂去位。

惠卿參大政，置獄舉劾，黜布知饒州，徙潭州。復集賢院學士、知廣州。元豐初，以龍圖閣待制知桂州，進直學士、知秦州，改歷陳、蔡、慶州。元豐末，復翰林學士，遷户部尚書。司馬光爲政，諭令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義不可爲。"元祐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歷真定、河陽及青、瀛二州。紹聖初，徙江寧，過京，留爲翰林學士，遷承旨兼侍讀，拜同知樞密院，進知院事。

初，章惇爲相，布草制極其稱美，冀惇引爲同省執政，惇忌之，止薦居樞府，故稍不相能。布贊惇"紹述"甚力，請甄賞元祐臣庶論更役法不便者，以勸敢言。惇遂興大獄，陷正人，流貶鐫廢，略無虛日，布多陰擠之。掖庭詔獄成，付執政蔽罪，法官謂厭魅事未成，不當處極典。布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衆皆瞿然，於是死者三人。

王安石逐條分析并進行反駁，堅持新法越來越堅決。

熙寧七年，大旱，下詔徵求直言，曾布論述判官呂嘉問在市易中搜刮民財的虐行，大概認爲："天下的財物匱乏，主要是由於貨物不流通；貨物不流通，是因爲商賈不流行；商賈不流行，是由於兼并之家巧妙的排擠和抑制。所以在京師設置市易來銷售四方的貨物，常使價格高低起伏，使價格比兼并之家的高而比成倍的價值要低，公家不失掉二分的利息，那麽商賈自然就暢通無阻了。現在呂嘉問却派遣官吏到四方買貨物，禁止客旅商人不許他們首先交易，用利息的多少作爲賞罰的上下等級，所以官吏、市儈惟恐收集不盡而利息不多，那麽這就是官吏自己造成的兼并，完全不是市易的本意。"事情下達兩制討論，呂惠卿認爲是詆毁新法，王安石發怒，曾布於是離任。

呂惠卿參預大政，設置獄訟進行彈劾，貶黜曾布知饒州，徙潭州。恢復集賢院學士、知廣州。元豐初年，以龍圖閣待制知桂州，進爲直學士、知秦州，改歷陳州、蔡州、慶州。元豐末年，復爲翰林學士，遷户部尚書。司馬光執政，令他增損役法，曾布辭絶説："免役的事情，法令的細節都出自我的手，如果讓我很快地自己改變，在道義上不能這樣做。"哲宗元祐初年，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歷真定、河陽以及青、瀛二州。紹聖初年，徙移江寧，經過京城，被留爲翰林學士，遷承旨兼侍讀，拜同知樞密院，進知院事。

起初，章惇做宰相，曾布起草制書寫得非常好，希望章惇引薦他爲同省執政，章惇嫉妒他，衹引薦他到樞密院，所以兩人逐漸不和。曾布輔助章惇"紹述"盡了很大力，請求簡拔嘉獎元祐時臣庶議論變更役法不利的人，來鼓勵敢於直言的人。章惇於是興起大案，陷害正直的人，流放貶職削官，略無虛日，曾布大多在暗中排擠他。掖庭詔令案件成立，交付執政判罪，法官認爲没有構成厭魅之事，不應當處極刑。曾布説："驢媚蛇霧，這是没有構成厭魅之事嗎？"衆人都很

驚訝，於是有三個人被處死。

惇以士心不附，詭情飾過，薦引名士彭汝礪、陳瓘、張庭堅等，乞正所奪司馬光、吕公著贈謚，勿毁墓仆碑，布以爲無益之事。又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臣如不言，孰敢言者?"其意蓋欲傾惇而未能。會哲宗崩，皇太后召宰執問誰可立，惇有異議，布叱惇使從皇太后命。

章惇因爲士心不附，隱瞞真情掩飾過錯，薦引名士彭汝礪、陳瓘、張庭堅等人，請求改正被奪掉的司馬光、吕公著的贈謚，不要毁壞墳墓推倒石碑，曾布認爲是無益的事情。又上奏説："人主掌握政權，不能顛倒，現在從輔佐大臣到進言的人，知道害怕宰相，不知道害怕陛下。我如果不説，誰敢説呢?"他的意圖是想傾軋章惇但没能成功。趕上哲宗駕崩，皇太后召見宰執詢問誰可以被立爲帝，章惇有不同的意見，曾布叱責章惇讓他聽從皇太后的命令。

徽宗立，惇得罪罷，遣中使召蔡京鎖院，拜韓忠彦左僕射。京欲探徽宗意，徐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曾肇草制，拜布右僕射，其制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忠彦雖居上，然柔懦，事多决於布，布猶不能容。時議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乃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彦遂罷去。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説。

徽宗即位，章惇得罪被罷免，派中使召蔡京到鎖院，拜韓忠彦爲左僕射。蔡京想探測徽宗的意圖，慢慢地請示説："委任的詔書不知是專任一相，還是分命兩相的意思?"徽宗説："專任一相。"蔡京出來，宣布説："子宣不再做宰相了。"不久又召曾肇起草制書，拜曾布爲右僕射，制書上説："東西分臺，左右建輔。"韓忠彦雖然居於上位，但是他優柔懦弱，事情大多由曾布决定，曾布還是容不下他。當時人認爲元祐、紹聖時都有過失，想用大公至正來消解朋黨，第二年，徽宗就改元爲建中靖國，邪正之人交雜被用，韓忠彦於是被罷免而離去。曾布獨自掌權，逐漸進上"紹述"的觀點。

明年，又改元崇寧，召蔡京爲左丞，京與布異。會布擬陳佑甫爲户部侍郎，京奏曰："爵禄者，陛下之爵禄，奈何使宰相私其親?"布婿陳迪，佑甫子也。布忿然争辨，久之，聲色稍厲。温益叱布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徽宗不悦而罷。御史遂攻之，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

第二年，徽宗又改元爲崇寧，召蔡京任左丞相，蔡京和曾布不和。趕上曾布打算讓陳佑甫任户部侍郎，蔡京上奏説："爵位俸禄，是陛下的爵位和俸禄，怎麽能讓宰相給他的親戚徇私情呢?"曾布的女婿陳迪，是陳佑甫的兒子。曾布氣憤地争辯，過了一會兒，聲色逐漸嚴厲起來。温益叱責曾布道："曾布，皇上面前怎能失禮呢?"徽宗不高興地罷朝了。御史於是攻擊他，被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

京積憾未已，加布以贓賄，令開封吕嘉問逮捕其諸子，鍛鍊訊鞠，誘左證使自誣而貸其罪。布落職，提舉太清宫，太平州居住。又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又以嘗薦學官趙諗而諗叛，責散官，衡州安置。又以棄湟

蔡京的積怨没有消除，給曾布加上貪贓賄賂的罪名，令開封吕嘉問逮捕他的兒子們，嚴刑逼訊，誘出佐證讓他們自相誣陷來免去他們的罪。曾布落職，提舉太清宫，居住太平州。又降爲司農卿，分司南京。又因爲曾經引薦學官趙諗而趙諗叛變，被責爲散官，衡州安置。又因丢棄

州，責賀州別駕，又責廉州司户。凡四年，乃徙舒州，復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宫。大觀元年，卒于潤州，年七十二。後贈觀文殿大學士，謚曰文肅。

湟州，責賀州別駕，又責廉州司户。過了四年，就徙舒州，復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宫。大觀元年，死於潤州，年齡七十二歲。後贈觀文殿大學士，謚號爲文肅。

安惇

安惇字處厚，廣安軍人。上舍及第，調成都府教授。上書論學制，召對，擢監察御史。哲宗初政，許察官言事，諫議大夫孫覺請汰其不可者，詔劉摯推擇，罷惇爲利州路轉運判官，歷夔州、湖北、江東三路。

紹聖初，召爲國子司業，三遷諫議大夫。章惇、蔡卞造同文謗獄，使蔡京與惇雜治，二人肆其忮心，上言："司馬光、劉摯、梁燾、吕大防等交通陳衍之徒，變先帝成法，懼陛下一日親政，必有欺君之誅，乃密爲傾摇之計。於是疏隔兩宫，斥隨龍内侍，以去陛下之腹心；廢顧命大臣，以翦陛下之羽翼。縱釋先帝之所罪，收用先帝之所棄。無君之惡，同司馬昭之心；擅事之迹，過趙高指鹿爲馬。比詢究本末，得其情狀，大逆不道，死有餘責。"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惇、京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耳。"帝爲誅衍，錮摯、燾子孫。遷御史中丞。

劉后之受册也，百官仗衛陳于大庭，是日天氣清晏，惇巍立班中，倡言曰："今日之事，上當天心，下合人望。"朝士皆笑其奸佞。又鞫鄒浩事，檄廣東使者鍾正甫攝治之于新州，士大夫或千里會逮，踵蹇序辰初議，閱訴理書牘，被禍者七八百人，天下怨疾，爲二蔡、二惇之謡。徽宗雅惡之。鄒浩還朝，惇言："浩若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御史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

安惇字處厚，廣安軍人。由上舍生及第，調任成都府教授。上書論述學制，被召見入對，擢爲監察御史。哲宗初理朝政，允許察官言事，諫議大夫孫覺請求淘汰那些不能幹的人，詔令劉摯推舉選擇，罷免安惇爲利州路轉運判官，歷任夔州、湖北、江東三路。

紹聖初年，被召爲國子司業，三遷爲諫議大夫。章惇、蔡卞製造同文館謗獄，讓蔡京和安惇雜治，他們兩人放縱他們的忌恨之心，向上進言："司馬光、劉摯、梁燾、吕大防等人和陳衍等人相勾結，改變先帝成法，害怕陛下一旦親政，一定會因欺君而被誅殺，就秘密地制定了顛覆的計劃。於是疏散隔離兩宫，排斥隨從陛下的内侍，以便去掉陛下的心腹之人；廢掉顧命大臣，以便剪除陛下的羽翼。釋放先帝認爲有罪的人，收用先帝所遺棄的人。目無君主的罪惡，如同司馬昭之心；專權的劣迹，超過趙高的指鹿爲馬。對比追詢究其本末，得其情狀，大逆不道，死有餘辜。"皇上説："元祐黨人果真是這樣嗎?"安惇、蔡京説："誠然是有這種心思，衹是反叛的形式没有具備罷了。"皇上爲此誅殺陳衍，禁錮劉摯、梁燾的子孫。遷安惇爲御史中丞。

劉皇后受册封時，在大庭中陳列百官仗衛，當天天氣晴朗，安惇巍然站立於班列中，倡言道："今天的事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朝士都笑話他的奸佞。又審訊鄒浩的事情，檄告廣東使者鍾正甫在新州治理，士大夫有的在千里之外被逮捕，踵繼蹇序辰起初的建議，查閱訴理的書牘，遭禍的有七八百人，天下人怨恨，作了二蔡、二惇的歌謡。徽宗非常討厭他。鄒浩回朝，安惇説："鄒浩如果又被任用，擔心會彰顯先帝的過失。"皇上説："立皇后，是大事情。御史中丞不説話而衹有鄒浩敢説，爲什麽不能再次任

之，何爲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請曰：“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詿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乃以寶文閣待制知潭州，尋放歸田里。

蔡京爲相，復拜工部侍郎、兵部尚書。崇寧初，同知樞密院。卒，贈特進。

長子郊，後坐指斥誅。流其次子邦於涪而追貶惇單州團練副使，其祀遂絶。人以爲惇平生數陷忠良之報云。

用?”安惇畏懼而退下。陳瓘請求說：“陛下想打開正直之路，選取鄒浩以前的好處，安惇却蠱惑主聽，規勸皇上馳騁他的私心，如果皇上要明示好惡，應當從安惇開始。”就讓安惇以寶文閣待制知潭州，不久放歸田里。

蔡京當宰相，他又被拜爲工部侍郎、兵部尚書。崇寧初年，同知樞密院。去世後，追贈特進。

他的長子是安郊，後因指斥被誅。把他的次子安邦流放到涪州并追貶安惇爲單州團練副使，他的後嗣隨即斷絶。人們認爲這是安惇平生多次陷害忠良的報應。

宋史卷四百七十二

列傳第二百三十一

奸臣(二)

蔡京 (弟)卞 (子)攸 絛 趙良嗣 張覺 郭藥師(附)

蔡京

蔡京字元長，興化仙游人。登熙寧三年進士第，調錢塘尉、舒州推官，累遷起居郎。使遼還，拜中書舍人。時弟卞已爲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後爲序，卞乞班京下。兄弟同掌書命，朝廷榮之。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

元豐末，大臣議所立，京附蔡確，將害王珪以貪定策之功，不克。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爲期五日，同列病太迫，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臺、諫言京挾邪壞法，出知成德軍，改瀛州，徙成都。諫官范祖禹論京不可用，乃改江、淮、荆、浙發運使，又改知揚州。歷鄆、永興軍，遷龍圖閣直學士，復知成都。

紹聖初，入權户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决。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光、惇不同。十年間京再莅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

蔡京字元長，興化軍仙游縣人。考中熙寧三年進士，調任錢塘縣尉、舒州推官，屢經升遷任起居郎。出使遼國返回後，拜爲中書舍人。當時他弟弟蔡卞已是舍人，依照先例，入官以先後爲次序，蔡卞請求排在蔡京的下面。兄弟同掌中書命令，朝廷以之爲榮。改爲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

神宗元豐末年，大臣討論立太子的事，蔡京依附蔡確，打算用貪圖定策之功陷害王珪，没有成功。司馬光秉理朝政，恢復差役法，以五日爲期限，同列的人都因時間太緊而爲難，衹有蔡京如期完成，把畿縣雇役都改過來，没有一個違抗的。到政事堂告訴司馬光，司馬光高興地説："假如每個人都像你一樣奉法，有什麽不可實行的!"不久臺、諫説蔡京挾邪壞法，出知成德軍，改到瀛州，徙成都。諫官范祖禹論述蔡京不能被任用，就把他改爲江、淮、荆、浙發運使，又改爲知揚州。歷鄆州、永興軍，遷龍圖閣直學士，又知成都。

哲宗紹聖初年，入朝代理户部尚書。章惇又改變役法，置司討論，很久不能决定。蔡京對章惇説："衹是采取熙寧成法施行罷了，還討論什麽呢?"章惇認爲他説得對，雇役的事於是定下了。差役雇役兩法，司馬光、章惇不一樣。十年之間蔡京兩次莅臨其事，成於反掌之間，倚靠

其奸。

卞拜右丞，以京爲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文及甫獄起，命京窮治，京捕内侍張士良，令述陳衍事狀，即以大逆不道論誅，并劉摯、梁燾劾之。衍死，二人亦貶死，皆錮其子孫。王巖叟、范祖禹、劉安世復遠竄。京覬執政，曾布知樞密院，忌之，密言卞備位承轄，京不可以同升，但進承旨。

徽宗即位，罷爲端明、龍圖兩學士，知太原，皇太后命帝留京畢史事。逾數月，諫官陳瓘論其交通近侍，瓘坐斥，京亦出知江寧，頗怏怏，遷延不之官。御史陳次升、龔夬、陳師錫交論其惡，奪職，提舉洞霄宫，居杭州。

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吴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京與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幛、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又太學博士范致虚素與左街道録徐知常善，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致虚深結之，道其平日趣向，謂非相京不足以有爲。已而宫妾、宦官合爲一詞譽京，遂擢致虚右正言，起京知定州。崇寧元年，徙大名府。韓忠彦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用爲學士承旨。徽宗有意修熙、豐政事，起居舍人鄧洵武黨京，撰《愛莫助之圖》以獻，徽宗遂决意用京。忠彦罷，拜尚書左丞，俄代曾布爲右僕射。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願盡死。二年正月，進左僕射。

司馬光、章惇兩人來幫助自己，有見識的人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奸詐。

蔡卞被拜爲右丞，讓蔡京做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文及甫的案子興起，命令蔡京究治，蔡京逮捕内侍張士良，讓他交待陳衍的事情，就用大逆不道的罪名誅殺陳衍，同時彈劾劉摯、梁燾。陳衍死去，劉摯、梁燾二人也被貶而死，把他們的子孫也都禁錮起來。王巖叟、范祖禹、劉安世也被流放到遠處。蔡京覬覦執政之位，曾布知樞密院，忌恨他，偷偷地告訴蔡卞已經爲他準備了承轄的位置，蔡京不能和他同時進升，衹進承旨。

徽宗即位，蔡京被罷爲端明、龍圖兩學士，知太原，皇太后命令皇上把蔡京留下做完修國史的事情。過了幾個月，諫官陳瓘彈劾他和近侍勾結，陳瓘因而被貶，蔡京也出知江寧，他非常怏怏不樂，拖延時間不去上任。御史陳次升、龔夬、陳師錫交相論述他的罪惡，他被奪職，提舉洞霄宫，居住杭州。

童貫作爲供奉官到三吴詢訪書畫和奇珍異巧，在杭州逗留幾個月，蔡京和他交游，不捨晝夜。凡是蔡京所畫的屏障、扇帶之類的東西，童貫每天都讓人交到宫中，并且附上蔡京的言論奏報到皇上的住所，從此皇上開始對蔡京有好感。又有太學博士范致虚一向與左街道録徐知常友善，徐知常用符水出入於元符后殿，范致虚和他深相勾結，談論蔡京平時的志向，説不讓蔡京作宰相不能有作爲。不久宫妾、宦官都異口同聲地稱贊蔡京，於是提拔范致虚爲右正言，起用蔡京知定州。崇寧元年，徙大名府。韓忠彦和曾布不和，打算援引蔡京來幫助自己，又任用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徽宗有意像熙寧、元豐時那樣治理政事，起居舍人鄧洵武是蔡京的同黨，撰寫《愛莫助之圖》來獻上，徽宗於是决定任用蔡京。韓忠彦被罷職，蔡京被拜爲尚書左丞，不久代替曾布爲右僕射。制書下達的當日，賜坐延和殿，徽宗命令他説："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承他，兩遭變更，國策未定。我想要上述父兄的志向，你能不能教導呢？"蔡京叩頭致謝，願盡死效勞。

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爲，而京陰托“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爲提舉，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十餘人爲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用馮澥、錢遹之議，復廢元祐皇后。罷科舉法，令州縣悉仿太學三舍考選，建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士。推方田於天下。榷江、淮七路茶，官自爲市。盡更鹽鈔法，凡舊鈔皆弗用，富商巨賈嘗齎持數十萬緡，一旦化爲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縊死。提點淮東刑獄章綍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其官；因鑄當十大錢，盡陷綍諸弟。御史沈畸等用治獄失意，羈削者六人。陳瓘子正彙以上書黥置海島。

南開黔中，築靖州。辰溪徭叛，殺溆浦令，京重爲賞，募殺一首領者賜之絹三百，官以班行，且不令質究本末。荆南守馬珹言：“有生徭，有省地徭，今未知叛者爲何種族，若計級行賞，懼不能無枉濫。”蔣之奇知樞密院，恐忤京意，白言珹不體國，京罷珹，命舒亶代之，以剿絶群徭爲期。西收湟川、鄯、廓，取牂牁、夜郎地。

擢童貫領節度使，其後楊戩、藍從熙、譚稹、梁師成皆踵之。凡寄資一切轉行，祖宗之法蕩然無餘矣。又欲兵柄士心皆歸己，建澶、鄭、曹、拱州爲四輔，各屯兵二萬，而用其姻昵宋喬年、胡師文爲郡守。禁卒干掫月給錢五百，驟增十倍以固結之。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議。累轉司空，封

崇寧二年正月，進升爲左僕射。

蔡京作爲放逐之臣而被起用，很快得志，天下人急於看到他的作爲，而蔡京暗中依托“紹述”的把柄，箝制天子，用條例司的先例，也就是在都省設置講議司，自己作提舉，把他的同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多人作爲僚屬，把重要的政事，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件事用三個人主管。凡是有所設施，都由此而出。采用馮澥、錢遹的建議，又廢掉元祐皇后。罷除科舉法，命令州縣都仿照太學三舍生考試選拔，在城南建辟雍外學，以便接待來自四面八方的士子。在天下推行方田法。管制江、淮七路的茶葉，官方專賣。把鹽鈔法全部更改，凡是舊鈔都不能使用，富商巨賈曾經積存幾十萬緡，一下子變爲流民乞丐，甚至有跳河和自縊而死的。提點淮東刑獄章綍見狀而可憐他們，上奏修改誤民的法令，蔡京發怒奪去他的官職；趁着鑄造當十大錢，把章綍的弟弟們都陷害了。御史沈畸等人辦理案件不合乎他的意旨，被羈管削官的有六人。陳瓘的兒子陳正彙因上書被刺字流放海島。

向南開拓黔中，修築靖州。辰溪瑶叛亂，殺了溆浦縣令，蔡京出重賞，招募人殺掉一個首領賜給三百匹絹，給以官位，并且不讓追究他的本末。荆南郡守馬珹說：“有生瑶，也有省地瑶，現在不知道叛亂的是哪個種族，如果按首級計算行賞，我擔心不能没有冤枉和濫殺的。”蔣之奇知樞密院，害怕違背蔡京的意圖，說馬珹不爲國家着想，蔡京罷免了馬珹，命令舒亶代替他，期望舒亶剿絶群瑶。向西收復湟川、鄯州、廓州，攻取牂牁、夜郎等地。

擢升童貫領節度使，後來楊戩、藍從熙、譚稹、梁師成都踵繼他。凡預支俸禄一切都轉行，祖宗之法蕩然無存了。蔡京又想把兵權士心都歸自己掌握，建澶州、鄭州、曹州、拱州作爲四輔，分别屯兵二萬人，并任用他親近的人宋喬年、胡師文做郡守。禁卒護衛每月給錢五百，迅速提高十倍來穩定凝結他們。威福在手，朝廷内外没有敢議論的。累轉司空，封嘉國公。

嘉國公。

京既貴而貪益甚，已受僕射奉，復創取司空寄祿錢，如粟、豆、柴薪與傔從糧賜如故，時皆折支，亦悉從真給，但入熟狀奏行，帝不知也。

蔡京顯貴以後更加貪婪，已經領受僕射俸祿，又創取司空寄祿錢，像粟、豆、柴薪和隨從的糧賜還和從前一樣，當時都是折合支付，也都聽從真給，衹是放入熟狀奏行，皇上不知道。

時元祐群臣貶竄死徙略盡，京猶未愜意，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目曰奸黨，刻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爲大碑，遍班郡國。初，元符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柔中以下爲邪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五年，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使，改封魏國。

當時元祐群臣被貶竄死徙的已經差不多了，蔡京仍然覺得不痛快，命令衡量他們的罪狀，以司馬光爲首，把他們作爲奸黨，在文德殿門刻石，蔡京又親自書寫做成大碑，在郡國遍布頒行。起初，在元符末年因爲日食而請求進言，進言的人大多提及熙寧、紹聖時的政治，就又把范柔中以下的列爲邪等。名字被列在元祐、元符兩籍的有三百零九人，都禁錮他們的子孫，不能在京師以及京師附近做官。崇寧五年，蔡京被進升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使，改封魏國公。

時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倡爲豐、亨、豫、大之説，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盞、玉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爲太華。"京曰："臣昔使契丹，見玉盤盞，皆石晋時物，持以夸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財數尺，上封者甚衆，朕甚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倘人言復興，久當莫辨。"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

這時天下太平日久，國庫充溢，蔡京倡導豐、亨、豫、大之説，把官爵財物看作糞土，累朝所儲積被掃地一空。皇上曾舉行大宴，拿出玉盞、玉卮讓輔臣看并説："想用這些東西，恐怕别人認爲太奢華。"蔡京説："我過去出使契丹，看到玉盤玉盞，都是石晋時的東西，契丹人拿着向我誇耀，説南朝没有這些東西。現在用它來祝壽，是合於禮儀的。"皇上説："先帝造一個小臺衹有幾尺，上封書的人就很多，我非常怕他們説什麼。這個器物已經很久没有使用過了，假如别人説又用它了，時間長了就無法分辯了。"蔡京説："事情假如合乎道理，許多人説什麼也不用怕。陛下應當享受天下的進奉，小小玉器，哪值得顧慮呢！"

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帝以言者毁黨碑，凡其所建置，一切罷之。京免爲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乙宫使。其黨陰援於上，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以南丹納土，躐拜太尉；受八寶，拜太師。

崇寧五年正月，彗星在西方出現，和天一樣長。皇上因爲諫官詆毁黨碑，凡是他們所建置的，全都罷除。蔡京免職爲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乙宫使。他的同黨暗中在上面援助他，大觀元年，又拜爲左僕射。因爲南丹納土，超拜太尉；受八寶，拜太師。

三年，臺諫交論其惡，遂致仕。猶提舉修《哲宗實録》，改封楚國，朝朔望。太學生陳朝老追疏京惡十四

大觀三年，臺諫官交相論述他的惡端，於是辭官去職。仍然提舉修《哲宗實録》，改封楚國公，每月初一和十五日朝謁。太學生陳朝老追疏

事，曰：瀆上帝，罔君父，結奥援，輕爵禄，廣費用，變法度，妄制作，喜導諛，箝臺諫，熾親黨，長奔競，崇釋老，窮土木，矜遠略。乞投畀遠方，以禦魑魅。其書出，士人争相傳寫，以爲實録。四年五月，彗復出奎、婁間，御史張克公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内，輕錫予以蠹國用，托爵禄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爲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托言灌田而决水，以符"興化"之讖。法名退送，門號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圜土聚徙郡之惡。不軌不忠，凡數十事。先是，御史中丞石公弼、侍御史毛注數劾京，未允，至是，貶太子少保，出居杭。

蔡京十四件壞事，説：褻瀆上帝，欺騙君父，勾結内援，輕視爵禄，增加費用，改變法度，妄意製作，喜歡導諛，箝制臺諫，熾結親黨，助長奔競，崇尚釋老，窮盡土木，矜恃遠略。請求把他投放遠方，讓他去抵禦魑魅。他的書發出以後，士人争相傳寫，作爲實録。大觀四年五月，彗星又在奎、婁之間出現，御史張克公論述蔡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内，輕視賜予來蠹害國用，依托爵禄來賣私恩，役使將作之人來修葺所住宅第，用漕船來運送花草奇石。名義上爲祝聖而修塔，實際上是爲了使臨平之山壯觀；托言灌溉田地而决水，是爲了符合"興化"的讖語。法名爲退送，門號稱朝京。方田法擾亂安居樂業的平民，圜土聚積徙郡的罪惡。不軌不忠，總共有幾十件事。在此之前，御史中丞石公弼、侍御史毛注多次彈劾蔡京，没有被批准，到這時，蔡京被貶爲太子少保，離開京城住在杭州。

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輔政，徙封魯國，三日一至都堂治事。京之去也，中外學官頗有以時政爲題策士者。提舉淮西學士蘇棫欲自售，獻議請索五年間策問，校其所詢，以觀向背，於是坐停替者三十餘人。

政和二年，召他回京師，又輔佐政事，徙封魯國公，三天到都堂辦理政事一次。蔡京離去之後，朝廷内外的學官有很多用時政爲題考試士人的。提舉淮西學士蘇棫想炫耀自己，建議請求索取五年間的策問，和所詢問的問題相對比考訂，來觀察他們的向背，於是被停替的有三十多人。

初，國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爲之。至熙寧間，有内降手詔不由中書門下共議，蓋大臣有陰從中而爲之者。至京則又患言者議己，故作御筆密進，而丐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托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繇是貴戚、近臣争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

起初，國家的制度，凡是詔令都由中書門下議論，然後命令學士起草。到熙寧年間，有内廷降下手詔不是由中書門下共同商討，大概是大臣有暗地裏從中起草的。到蔡京時又害怕諫官議論自己，所以作了御筆秘密進上，而請求徽宗親自書寫來傳達下去，稱爲御筆手詔，違抗的以違背君令論處。事無巨細，都打着皇上的旗號而行，甚至有不像帝札的，群下都不敢説話。因此貴戚、近臣争相請求，甚至讓宦官楊球代寫，號稱"書楊"，蔡京又以之爲患但也不能制止了。

既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爲太、少宰，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皆爲王，省吏不復立額，至五品階以百數，有身兼十餘奉者。侍御史黄葆光論之，立竄昭州。拔故吏

不久又更定官名，把僕射作爲太宰、少宰，自稱公相，總治三省。把王安石、蔡確都追封爲王，省吏不再限制名額，達到五品官階的有上百人，有的身兼十幾種俸禄。侍御史黄葆光論述這件事，立即被流放昭州。提拔故吏魏伯芻管理貨

魏伯芻領榷貨，造料次錢券百萬緡進入，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曰："此太師與我奉料也。"擢伯芻至徽猷閣待制。

京每爲帝言，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於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晟樂》，製定命寶。任孟昌齡爲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創天成、聖功二橋，大興工役，無慮四十萬。兩河之民，愁困不聊生，而京僩然自以爲稷、契、周、召也。又欲廣宮室求上寵媚，召童貫輩五人，風以禁中逼側之狀。貫俱聽命，各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而延福宮、景龍江之役起，浸淫及於艮嶽矣。

子攸、儵、翛，攸子行，皆至大學士，視執政。鞗尚茂德帝姬。帝七幸其第，賚予無算。命坐傳觴，略用家人禮。厮養居大官，媵妾封夫人，然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

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以朱勔爲地，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於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爲之，且代京入奏。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呫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爲奸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梠爲户部侍郎，媒蘖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爲天子之私財。宰臣白時中、李邦彦惟奉行文書而已，既不能堪，兄攸亦發其事，上怒，欲竄之，京力丐免，特勒停侍養，而安置韓梠黄州。未幾，褫絛侍讀，毀賜出身敕，而京亦致仕。方時中等白罷絛以撼京，京殊無去意。帝呼童貫使詣京，令上章謝

物專賣，製造料次錢券百萬緡獻給朝廷，徽宗非常高興，拿着給左右的人看并説："這是太師給我的俸料錢。"擢升魏伯芻官至徽猷閣待制。

蔡京常常向皇上進言，現在泉幣所積盈有五千萬，和順足以增廣快樂，富庶足以預備禮儀，於是鑄造九鼎，建立明堂，修整方澤，建立道觀，製作《大晟樂》，製造定命寶。任命孟昌齡爲都水使者，開鑿大伾三山，創建天成、聖功二橋，大興工役，花費四十萬也不計慮。兩河的人民，愁困不能維生，而蔡京威然自認爲是后稷、帝契、周公、召公。又想擴建宮室來求得皇上的寵媚，召童貫等五人，告訴他用禁中相迫近的形式。童貫完全聽從他的命令，各極盡全力，争相以奢侈華麗高廣相誇尚，而延福宮、景龍江的工役興起，逐漸發展到艮嶽。

蔡京的兒子蔡攸、蔡儵、蔡翛，蔡攸的兒子蔡行，都是大學士，視同執政。蔡鞗娶茂德帝姬。皇帝七次幸臨他的宅第，賜予無數。命坐傳觴，大都用家人的禮節。厮役做大官，媵妾被封爲夫人，但是公共輿論越來越不好，皇上也厭煩疏遠他了。

宣和二年，令他辭官去職。宣和六年，因朱勔占地的事情，再次起領三省。蔡京至此四次掌握國家大權，眼睛昏花不能做事，事情都由小兒子蔡絛決定。凡是蔡京所裁决的，都是蔡絛替他做的，并且代替蔡京入奏。每次到朝廷上，侍從以下的人都作揖相迎，竊竊耳語，堂吏幾十人，抱着案卷在後面跟從，從此恣意謀取奸利，竊弄威權，迅速地提拔他妻子的哥哥韓梠爲户部侍郎，構陷密謀，斥逐朝士，創建宣和庫式貢司，把四方的金帛和府藏所積儲的，全都搜括來充實它，作爲天子的私財。宰臣白時中、李邦彦衹是奉行文書罷了，實在不能忍受，他的哥哥蔡攸也揭發了他的事情，皇上大怒，想流放他，蔡京極力乞求纔免於流放，特勒令停止侍養，而把韓梠安置黄州。不久，奪去蔡絛侍讀之職，毁掉賜予出身的敕告，蔡京也辭官去職。當白時中等人進言罷除蔡絛來撼動蔡京時，蔡京一點也没有離去

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爲作三表請去，乃降制從之。

的意思。皇上叫童貫讓他到蔡京那兒去，令蔡京上章辭職，童貫到了以後，蔡京流着淚說："皇上爲什麽不能容我再待幾年，一定有人進讒言詆毁我。"童貫說："我不知道。"蔡京不得已，把奏章交給童貫，皇上命令詞臣代替他作三表請求離去，就下令聽從請求。

欽宗即位，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爲自全計。天下罪京爲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覿等始極疏其奸惡，乃以秘書監分司南京，連貶崇信、慶遠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

欽宗即位，邊防越來越緊急，蔡京帶着全家南下，爲保全自身作打算。天下人認爲蔡京是六賊中的罪魁禍首，侍御史孫覿等人開始極力疏奏他的奸詐邪惡，就以秘書監分司南京，接連貶爲崇信、慶遠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移韶、儋二州。走到潭州時死去，時年八十歲。

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顓狙伺爲固位計，始終一說，謂當越拘攣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奸，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執政以枇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扣頭，無復廉耻。燕山之役，京送攸以詩，陽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解。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爲參、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即家爲府，營進之徒，舉集其門，輸貨僮隸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爲虚器。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不可脱。卒致宗社之禍，雖譴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爲恨。

蔡京天資凶狠欺詐，舞弄才智駕御别人，在人主面前，爲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小心謹慎，暗中窺伺，始終堅持一説，稱應當超越時俗的拘束，竭盡四海九州的力量來爲皇上效勞。皇上也瞭解他的奸詐，屢次罷免他又屢次起用他，并且選擇和蔡京不合的人執政來遏制他。蔡京每當聽到將要被免職，就入朝見皇上祈求憐憫，匍匐叩頭，不顧廉耻。燕山之役，蔡京寫詩贈送蔡攸，表面上寄寓了不能出戰的意思，希望事情不成功時得以自我解脱。見利忘義，以至於兄弟彼此對立，父子如同秦、越。晚年把家作爲官府，想向上爬的人，全都聚集他的門下，運輸貨物的僮僕都得到好的官職，丢棄綱紀法度使其成爲虚設。對任何事情都患得患失，盤根錯節，牢不可脱。終於導致國家的災禍，雖然被貶謫死在路上，天下人仍然以没有把他正法爲恨。

子八人，儵先死，攸、翛伏誅，絛流白州死，鞗以尚帝姬免竄，餘子及諸孫皆分徙遠惡郡。

他有八個兒子，蔡儵先死，蔡攸、蔡翛伏法被誅殺，蔡絛被流放白州而死去，蔡鞗因爲娶了茂德帝姬而免於流放，其餘的兒子以及衆孫子都被分别遷徙到邊遠條件惡劣的州郡。

蔡卞

卞字元度，與京同年登科，調江陰主簿。王安石妻以女，因從之學。元豐中，張璪薦爲國子直講，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説書，擢起居舍人，歷同知諫院、侍御史。居職不久，皆以王安石執政親嫌辭。拜中書舍人兼侍

蔡卞字元度，和蔡京同年考中進士，調江陰縣主簿。王安石把女兒嫁給他，於是從學於王安石。神宗元豐年間，張璪推薦他爲國子直講，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説書，擢升起居舍人，歷同知諫院、侍御史。任職不久，都因王安石執政而避親嫌辭去職務。拜爲中書舍人兼侍講，進升爲

講，進給事中。

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於遼，遼人頗聞其名。卞適有寒疾，命載以白馳車，典客者曰："此，君所乘，蓋異禮也。"使還，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揚、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具叢凑，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

紹聖元年，復爲中書舍人，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發揚休光，正在史策。而實録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驗索審訂，重行刊定，使後世考觀，無所迷惑。"詔從之。以卞兼國史修撰。初，安石且死，悔其所作《日録》，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至是，卞即防家取以上，因芟落事實，文飾奸僞，盡改所修實録、正史，於是吕大防、范祖禹、趙彦若、黄庭堅皆獲深譴。遷翰林學士。

四年，拜尚書左丞，專托"紹述"之説，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奸，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

徽宗即位，諫官陳瓘任伯雨、御史龔夬疏其兄弟奸惡，瓘并數卞尊私史以厭宗廟之罪，伯雨言"卞之惡有過于惇。去年封事，數千人皆乞斬惇、卞，公議於此可見矣。"遂陳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聖烈保佑之功，欲行追廢，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卞啓而後行，二也；宫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處，惇欲召禮法官通議，卞云：'既犯法

給事中。

哲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出使遼國，很多遼國人都知道他的名字。正趕上蔡卞受寒生病，遼君命令讓他乘坐白馳車，典客的人説："這種車，是國君所乘坐的，是對您的特殊禮遇。"出使回來，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揚、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實物聚集，他一無所取。等到徙越州，夷人因爲他清廉地離去，用薔薇露灑在衣服上送他。

哲宗紹聖元年，又爲中書舍人，上疏説："先帝的盛德大業，卓然超出千古之上，發揚盛美的光輝，正當在史策中。但實録所記載的，大多是非難辨没有根據，請求驗證審訂，重新刊定，使後代的人研究審察時，没有迷惑的地方。"下詔聽從他的意見。讓蔡卞兼任國史修撰。起初，王安石將要死去，後悔他所作的《日録》，命令他的侄子王防把它燒掉，王防欺詐他用其他書代替燒掉。到這時，蔡卞到王防家取來獻上，趁機删削事實，文飾奸僞，把所修的實録、正史都作了修改，於是吕大防、范祖禹、趙彦若、黄庭堅都遭到深深的譴責。蔡卞遷爲翰林學士。

紹聖四年，拜爲尚書左丞，專門假托"紹述"之説，對上欺騙天子，對下脅迫同列。凡是中傷好人，都秘密上疏建議，然後請皇上親自書札交付外面實行。章惇雖然是個大奸臣，却仍然在他的掌握中。章惇輕率不思考，而蔡卞深藏不露沉默寡言，在討論問題的時候，章惇毅然主持，蔡卞有時閉口不言。一時間議論的人認爲章惇的心迹容易明白，而蔡卞的心思難以看清。

徽宗即位，諫官陳瓘任伯雨、御史龔夬疏奏蔡氏兄弟的奸詐惡行，陳瓘還歷數蔡卞尊奉私史來壓制宗廟的罪行，任伯雨説"蔡卞的罪惡超過了章惇。去年的封章，有幾千人都請求斬殺章惇、蔡卞，由此可以看出公衆的輿論了"。於是陳列他的六大罪狀，説："誣衊宣仁聖烈的保佑之功，想實行追廢，這是第一條罪狀；凡是紹聖以來流放驅逐的臣僚，都是蔡卞發起然後執行的，這是第二條罪狀；宫中厭勝的事情興起，哲宗正在疑惑，不知怎樣處置，章惇想召見禮法官

矣，何用禮法官議?'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牘，萋菲語言，被罪者數千人，議自卞出，四也；鄒浩以言忤旨，卞激怒哲宗，致之遠謫，又請治其親故送別之罪，五也；蹇序辰建看詳訴理之議，章惇遲疑未應，卞即以二心之言迫之，惇默不敢對，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凡此皆卞謀之而惇行之，六也。願亟正典刑，以謝天下。”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連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

通議，蔡卞說：‘已經犯法了，爲什麼還用禮法官議論?'皇后因此而獲罪，這是第三條罪狀；編排元祐的奏章書牘，對其語言進行讒毀，得罪的有幾千人，建議由蔡卞發出，這是第四條罪狀；鄒浩因進言違抗聖旨，蔡卞激怒哲宗，導致他被遠謫，又請求判他的親朋好友送別的罪，這是第五條罪狀；蹇序辰建議看詳訴理，章惇遲疑不決，蔡卞就用二心的話逼迫他，章惇默然不敢對答，當日置局，士大夫得罪的有八百三十家，這些都是蔡卞主謀而章惇執行，這是第六條罪狀。希望立即處以典刑，來向天下人謝罪。”詔令蔡卞以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連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

纔逾歲，起知大名府，徙揚州，召爲中太乙宫使，擢知樞密院。時京居相位，卞禮辭，不許。帝謀復湟、鄯，問於卞，卞以王厚、高永年對。與京合謀，竭府藏以事邊，募商人運糧，不復問其直貴賤。鄯、廓至斗米錢四千，束芻錢千二百，秦中騷困。及取三州，進金紫光禄大夫，永年竟爲帳下執去以降。自是西方交兵，連年不息，追讎任伯雨所言，曲自辨理。至欲會獄證治，諸人坐貶。

纔過了一年，又起用他知大名府，徙揚州，召爲中太乙宫使，擢知樞密院。當時蔡京居於宰相的位置，蔡卞依禮推辭，没有允許。皇上打算收復湟州、鄯州，向蔡卞詢問，蔡卞回答可任用王厚、高永年。和蔡京合謀，竭盡府庫所藏來應付邊事，募集商人運糧，不考慮價格的高低。鄯州、廓州至於斗米錢有四千，一束草錢一千二百，秦中騷亂困頓。等到攻取三州，蔡卞被進封爲金紫光禄大夫，高永年竟然被手下的人抓去投降。從此西部交戰，連年不息，追對任伯雨所說的話，曲自辨理。甚至想要立案證治，諸人因而被貶。

卞居心傾邪，一意以婦公王氏所行爲至當。兄晚達而位在上，致己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京以中旨用童貫爲陝西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右丞張康國引李憲故事以對，卞曰：“用憲已非美事，憲猶稍習兵，貫略無所長，異時必誤邊計。”帝令中書行之。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

蔡卞居心傾邪，一直認爲他妻子的父親王安石所推行的完全正確。他的哥哥顯達晚而位置在他之上，以致自己不能做宰相，所以二府的政事時常有不合之處。蔡京憑皇上的意旨任用童貫爲陝西制置使，蔡卞說不應當用宦官，右丞張康國引用李憲的舊事來回答，蔡卞說：“用李憲已經不是好事，李憲還稍微熟習用兵，童貫對用兵一無所長，將來必定耽誤邊防之計。”皇上命令中書執行。蔡京在皇上面前詆毁蔡卞，蔡卞請求離去，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

妖人張懷素敗，卞素與之游，謂其道術通神，嘗識孔子、漢高祖，至稱爲大士，坐降職。旋加觀文殿學士，拜昭慶軍節度使，入爲侍讀，進

妖人張懷素失敗，蔡卞一向和他交游，稱他的道術通神，曾經認識孔子、漢高祖，甚至稱他爲大士，因而被降職。不久被加封爲觀文殿學士，拜爲昭慶軍節度使，入朝爲侍讀，進檢校少

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易節鎮東。

保、開府儀同三司，改節度鎮東。

政和末，謁歸上冢，道死，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正。高宗即位，追貴爲寧國軍節度副使。紹興五年，又貶單州團練副使。

政和末年，請假回家上墳，在路上死去，年齡六十歲。追贈太傅，謚號爲文正。高宗即位，追責他爲寧國軍節度副使。紹興五年，又貶爲單州團練副使。

蔡攸

攸字居安，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徽宗時爲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左右，知爲蔡承旨子，心善之。及即位，記其人，遂有寵。

蔡攸字居安，是蔡京的長子。哲宗元符年間，監在京裁造院。徽宗當時還是端王，每當退朝時，蔡攸正好去上班，在途中相遇，蔡攸一定下馬拱手而立，端王問左右的人，知道他是蔡承旨的兒子，心裏覺得他不錯。等到即位後，記着他這個人，於是蔡攸得寵。

崇寧三年，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除秘書郎，以直秘閣、集賢殿修撰，編修《國朝會要》，二年間至樞密直學士。京再入相，加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詳定《九域圖志》，修《六典》，提舉上清寶籙宫、秘書省兩街道録院、禮制局。道、史官僚合百人，多三館雋游，而攸用大臣子領袖其間，懵不知學，士論不與。初置宣和殿，命爲大學士，賜球文方團金帶，改淮康軍節度使。

崇寧三年，由鴻臚丞賜進士出身，被任命爲秘書郎，作爲直秘閣、集賢殿修撰，編修《國朝會要》，二年間官至樞密直學士。蔡京再次做宰相，加封他爲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詳定《九域圖志》，修《六典》，提舉上清寶籙宫、秘書省兩街道録院、禮制局。道、史官僚近百人，大多是三館的俊才，而蔡攸因是大臣的兒子而做他們的領導，懵然無知而不知道學習，士論不贊同他。剛置宣和殿，被命爲大學士，賜給球文方團金帶，改任淮康軍節度使。

帝將去京，先逐其黨劉昺、劉煥等，使御史中丞王安中劾之。攸通籍禁庭，聞其事，亟請間百拜以懇，帝意遂解。其後與京權勢日相軋，浮薄者復間之，父子各立門户，遂爲仇敵。攸别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胗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也。"閲數日，京果致仕。以季弟絛鍾愛於京，數請殺之，帝不許。

皇上打算罷免蔡京，先驅逐他的同黨劉昺、劉煥等人，讓御史中丞王安中彈劾他。蔡攸和宫廷有溝通，聽説這件事，立即請求在空隙之時百拜懇求皇上，皇上的打算於是取消了。後來和蔡京的權勢日相傾軋，浮誇淺薄的人又離間他們，父子各立門户，於是成爲仇敵。蔡攸另外住在賜予的宅第，曾經到蔡京那兒去，蔡京正在和客人説話，就讓客人躲避他，蔡攸剛一進來，就立即起身握着父親的手做出診視的樣子，説："大人的脉象舒緩，身體中有什麽不適的感覺嗎?"蔡京説："没有。"蔡攸説："朝中正好有公事。"就告辭離去了。客人偷偷地看見，就問蔡京，蔡京説："你當然不明白這些，這小子想認爲我有病而罷免我。"過了幾天，蔡京果然辭官去職。因爲他最小的弟弟蔡絛被蔡京所鍾愛，他多次請求

殺掉蔡翛，皇上不同意。

攸歷開府儀同三司、鎮海軍節度使、少保，進見無時，益用事，與王黼得預宫中秘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謔浪語，以蠱帝心。妻宋氏出入禁掖，子行領殿中監，視執政，寵信傾其父。帝留意道家者說，攸獨倡爲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與方士林靈素之徒爭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遍天下，咎端自攸興矣。

蔡攸歷任開府儀同三司、鎮海軍節度使、少保，進見無時，更加掌權，和王黼得以參預宫中秘戲，有時侍奉宫中宴會，就穿着短衫窄褲，塗青抹紅，混雜在倡優侏儒之中，講一些市井淫蕩謔浪的話，來蠱惑皇上的心。他的妻子宋氏出入宫中，兒子蔡行領殿中監，視同執政，寵信超過他的父親。皇上留意道家的學説，蔡攸獨自提倡製造異聞，稱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和方士林靈素等人爭相論證神變的事情。於是像神霄、玉清之類的祠堂到處都是，謬端是從蔡攸興起的。

童貫伐燕，以攸副宣撫，攸童呆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二美嬪侍上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涿州留守郭藥師擁所部八千人舉涿、易二州降，進攸少傅。王師入燕，進少師，封英國公。還，領樞密院。王黼罷政，帝欲大用攸，既而悔之，但進太保，徙封燕。帝欲内禪，親書"傳位東宫"字授李邦彦，邦彦却立不敢承，遂以付攸。攸退，屬其客給事中吴敏，議遂定。

童貫攻伐燕地，讓蔡攸輔佐宣撫，蔡攸天真無知不懂戰事，認爲功業唾手可得。入朝辭别的那天，看到兩個美麗的妃嬪侍奉在皇上旁邊，蔡攸指着她們向皇上請求説："我成功回來，請把她們賞給我。"皇上笑着没有責怪他。涿州留守郭藥師帶領他的部下八千人舉涿、易二州來投降，進升蔡攸爲少傅。宋軍進入燕地，進升他爲少師，封英國公。回來後，領樞密院。王黼被罷免，皇上想大大地任用蔡攸，不久又後悔了，衹進他爲太保，徙封燕。皇上想内禪，親自寫下"傳位東宫"的字交給李邦彦，李邦彦後退不敢接，於是就把它交給了蔡攸。蔡攸退下，囑咐他的門人給事中吴敏，這件事就定下來了。

靖康元年，從上皇南下。及還都，始責爲大中大夫，繼而安置永州，連徙潯、雷。京死，御史言攸罪不減乃父，燕山之役禍及宗社，驕奢淫泆載籍所無，當竄諸海島。詔置萬安軍，尋遣使者隨所至誅之。

欽宗靖康元年，跟隨太上皇南下。等回到都城，纔責爲大中大夫，接着安置永州，接連徙潯州、雷州。蔡京死後，御史説蔡攸的罪過不低於他的父親，燕山之役禍害殃及國家，他的驕奢淫逸是典籍上所没有見過的，應當把他流放到海島。詔令置他於萬安軍，不久派使者跟隨到他所到的地方把他殺了。

蔡翛

翛初以恩澤爲親衛郎、秘書丞，至保和殿學士。宣和中，拜禮部尚書兼侍講。時翛弟兄亦知事勢日異，其客傅墨卿、孫傅等復語之曰："天下事必敗，蔡氏必破，當亟爲計。"翛心然之，密與攸議，稍持正論，故與

蔡翛起初因承恩澤爲親衛郎、秘書丞，官至保和殿學士。徽宗宣和年間，官拜禮部尚書兼侍講。當時蔡翛弟兄也知道情勢多變，他的門客傅墨卿、孫傅等人又對他説："天下的事情一定會失敗，蔡氏一定會破敗，應當趕快打算。"蔡翛心裏認爲他説得對，秘密地和蔡攸商議，稍微

京異。然皆蓄縮不敢明言，遂引吳敏、李綱、李光、楊時等用之，以挽物情。尋加大學士，提舉醴泉觀。

主持正論，故意和蔡京不同。但是都是收縮不敢明言，就引用吳敏、李綱、李光、楊時等人，來挽回民情。不久加封大學士，提舉醴泉觀。

欽宗立，翛上募兵陝西策，自請行，又勸西幸，帝頗采納，俾知京兆府。計垂就，攸忌其功成，會金破濬州，徽宗南幸，攸假徽宗旨，請翛守鎮江，改資政殿大學士。或謂翛前計已乖，宜勿行。翛幸得去，不復辭。流言至京師，謂將復辟於鎮江。帝趣迎上皇還，而責翛昭信軍節度副使。

欽宗即位，蔡翛進上在陝西募兵的計策，請求自己前去，又勸皇上去西邊巡幸，皇上都采納了，使他知京兆府。計劃將要完成，蔡攸忌怕他立功，趕上金人攻破濬州，徽宗南幸，蔡攸假藉徽宗的旨令，請蔡翛守鎮江，改爲資政殿大學士。有人說蔡翛前面的計策已經錯了，應當不執行。蔡翛幸而得以離去，没有告辭。流言傳到京城，說將要在鎮江復辟。皇上趕緊迎接太上皇回來，責降蔡翛爲昭信軍節度副使。

攸之誅也，御史陳述且行，帝取詔批其尾曰："翛亦然。"於是并誅。

誅殺蔡攸時，御史陳述將要出發，皇上拿出詔書在末尾批道："蔡翛也同樣。"於是蔡翛和蔡攸都被殺掉了。

蔡崈

崈者，京族子也。性矯妄，善談鬼神事。當承門蔭，固推與庶兄，宗族稱爲賢。崇寧初，京黨以學行修飭聞諸朝，與泉州布衣呂注皆著道士服。召入謁，累官拜給事中兼侍讀。

蔡崈，是蔡京同族兄弟之子。性情欺詐狂妄，善於談論鬼神的事情。應當繼承門蔭，堅决地推讓給他庶出的哥哥，宗族的人稱贊他賢善。徽宗崇寧初年，蔡京的同黨作爲學行修飭把他報告給朝廷，和泉州平民呂注都穿上道士服。被召入朝謁見，多次授官至給事中兼侍讀。

京去位，爲言者所攻，以顯謨閣待制提舉崇福宫。言者復論其不學無文，結豪民，規厚利，持道家吐納之說以爲論思，侍立集英瞑目自若爲不恭，遂奪職。陳正彙上京變事，置獄京師，具陳在杭州時，日聞崈盛言京有後福，獄上，詔削其籍。京復相，徽宗戒毋得用崈，但復集英殿修撰，旋還待制，提點洞霄宫。宣和中，卒。

蔡京離職後，他被諫官所攻擊，以顯謨閣待制提舉崇福宫。諫官又論述他不學無文，交結豪民，圖謀厚利，主張道家吐納之說作爲論點和思想，在集英殿侍立若無其事地閉目養神而不恭敬，於是被罷免職務。陳正彙奏上蔡京變亂的事情，在京城立案，他把在杭州時，每天聽到蔡崈盛贊蔡京有後福的事全都陳述出來，案件奏上，下詔削除他的官籍。蔡京再度被用爲宰相，徽宗警告他不得任用蔡崈，衹恢復集英殿修撰，不久恢復待制，提點洞霄宫。宣和年間去世。

趙良嗣

趙良嗣，本燕人馬植，世爲遼國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污而内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童貫與語，大奇之，載與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即

趙良嗣，本是燕人名叫馬植，世代是遼國的大族，官至光祿卿。行迹污濁而亂倫，爲人所不齒。徽宗政和初年，童貫出使，經過盧溝，馬植在夜晚見到童貫的侍史，自稱有滅燕的計策，因而得以謁見童貫。童貫和他交談，認爲他非常奇特，和他一起坐車回來，把他的姓名改爲李良

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徽宗召見，問所來之因，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爲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遷直龍圖閣，提點萬壽觀，加右文殿修撰。

嗣。推薦給朝廷，李良嗣就獻策説："女真人對遼人恨之入骨，而天祚帝荒淫失道。本朝如果派使者從登州、萊州渡海，和女真結好，和他們相約進攻遼，遼國就可以謀取了。"議論的人認爲從祖宗以來，雖然有這條道路，因爲和諸蕃相連接，禁止商賈舟船通行，有一百多年了。一旦打開這條通道，恐怕對中國不利。徽宗召見他，詢問他來的原因，他回答説："遼國一定會滅亡，陛下挂念舊民遭受塗炭的痛苦，恢復中國過去的疆土，代替上天譴責他們，以治伐亂，部隊一發出，遼國百姓一定會簞食壺漿來迎接。萬一女真得志，先發制人，後發被人所制，事情就不能謀取了。"皇上贊許并采納他的意見，賜他姓趙，讓他做秘書丞，圖謀燕的計議從此開始。他被升爲直龍圖閣，提點萬壽觀，加授右文殿修撰。

宣和二年二月，使于金國，見其主阿骨打，議取燕雲。使還，進徽猷閣待制。自是將命至六七，頗能緩頰盡心，與金爭議，進龍圖閣直學士。既得燕山，又加延康殿學士、提舉上清宫，官至光禄大夫。

宣和二年二月，他出使金國，見金主阿骨打，商討攻取燕雲。出使回來，進升徽猷閣待制。從此出使傳命達六七次，非常盡心盡力，婉言勸解，和金爭議，進爲龍圖閣直學士。得到燕山以後，又加授延康殿學士、提舉上清宫，官至光禄大夫。

良嗣言："頃在北國，與燕中豪士劉範、李奭及族兄柔吉三人結義同心，欲拔幽薊歸朝，瀝酒於北極祠下，祈天爲約，俟他日功成，即挂冠謝事，以表本心，初非取功名而徼富貴也。賴陛下威靈，今日之事幸而集，顧前日之約豈可欺哉？願許臣致仕，使得買田歸耕，令有識者曰：'此平燕首謀之人，得請閑退，天下美事也。'不然，則臣爲敢欺神明，何所不至？"凡三上章，詔不許。既而朝廷納張覺，良嗣争之云："國家新與金國盟，如此必失其歡，後不可悔。"不聽。坐奪職，削五階。

趙良嗣説："過去在北國時，和燕中豪士劉範、李奭以及同族兄馬柔吉三人結義同心，想要拔掉幽薊歸於朝廷，在北極祠下瀝酒，祈禱上天立下誓約，等他日功成，就挂冠謝事，來表達本心，原本不是爲了取得功名尋求富貴的。依賴陛下的威靈，現在事情幸好做成了，回顧以前的誓約怎能欺騙呢？希望允許我辭官去職，使我得以買田回家種地，使有見識的人説：'這是平定燕地的首謀之人，得以請求閑退，是天下的好事。'否則的話，我就成爲敢於欺騙神明的人，什麽事情不可能發生呢？"總共三次上書，下詔不批准。後來朝廷接納張覺，趙良嗣争論説："國家剛和金國結盟，這樣做一定會使他們不高興，以後後悔都來不及了。"朝廷没有采納他的意見。獲罪奪職，削掉五級官階。

靖康元年四月，御史胡舜陟論其結成邊患，敗契丹百年之好，使金寇侵陵，禍及中國，乞戮之於市。時已

欽宗靖康元年四月，御史胡舜陟論述他結成邊患，敗壞和契丹的百年之好，使金寇侵犯欺凌，禍及中國，請求在市上殺戮他。當時他已被

竄郴州，詔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即所至梟其首，徙妻子于萬安軍。

流放到郴州，下詔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到他所在的地方砍下他的頭，把他的妻子孩子徙到萬安軍。

張覺

張覺，平州義豐人也。在遼國第進士，爲遼興軍節度副使。鎮民殺其節度使蕭諦里，覺撫定亂者，州人推領州事。燕王淳死，覺知遼必亡，籍丁壯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爲備。蕭后遣時立愛來知州，拒弗納。

金人入燕，訪覺情狀於遼故臣康公弼，公弼言彼何能爲，當示以不疑，乃以爲臨海軍節度使，任知平州。遼相左企弓等將歸東，粘罕欲先遣兵擒覺，公弼曰："如此是趣之叛也，我請使焉而觀之。"遂往見覺。覺曰："契丹八路皆陷，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道其語，粘罕信之，升平州爲南京，加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企弓、公弼與曹勇義、虞仲文皆東遷。

時燕民盡徙，流離道路，或詣覺訴："公弼、企弓等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能免我者，非公而誰？"覺召僚屬議，皆曰："近聞天祚復振於松漠，金人所以急趨山西者，長契丹議其後也。公能仗大義，迎故主以圖興復，責企弓等之罪而殺之，縱燕人歸燕，南朝宜無不納。儻金人西來，內用營、平之兵，外藉南朝之援，何所懼乎？"覺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爲然。乃殺企弓等四人，復稱保大三年，繪天祚像於廳事，每事告而後行。呼父老諭曰："女真，仇也，豈可從？"指其像曰："此非汝主乎，豈可背？當相約以死，必不得已則歸中國。"燕人尚義，皆景從。於是悉

張覺，是平州義豐縣人。在遼國中進士，任遼興軍節度副使。鎮裏的百姓殺了他們的節度使蕭諦里，張覺安撫平定作亂的人，州裏人推舉他領州事。燕王耶律淳死去，張覺知道遼國一定會滅亡，登記壯丁五萬人，馬一千匹，練兵準備。蕭后派時立愛來知州，他拒絶而不接納。

金人進入燕地，向遼國舊臣康公弼詢訪張覺的情況，康公弼説他没有什麼能力，應當表示信任他，使他不猜疑，於是就讓他做臨海軍節度使，任知平州。遼國宰相左企弓等人打算歸附金人，粘罕想先派兵擒拿張覺，康公弼説："這樣做是迫使他叛亂，我請求出使那裏而觀察他。"於是前往見張覺。張覺説："契丹八路都失陷了，現在衹有平州存在，哪敢有别的打算。之所以没有解甲，是爲了防備蕭幹罷了。"給了康公弼豐厚的賄賂使他返回。康公弼向粘罕傳達了他的話，粘罕相信他，把平州升爲南京，加封張覺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左企弓、康公弼和曹勇義、虞仲文都東遷。

當時燕地百姓都遷移，流離在道路上，有人到張覺那兒控訴："康公弼、左企弓等人不能據守燕地，致使我們的百姓到這種地步。能够使我們免遭塗炭的，除了您還有誰呢？"張覺召集幕僚商議，都説："最近聽説天祚帝在松漠又重振旗鼓，金人之所以急於奔向山西，是害怕契丹圖謀他的後方。如果您能仗大義，迎接故主來圖謀復興，追究左企弓等人的罪行并殺掉他們，放燕人回歸燕地，南朝應該是没有不接納的。倘若金人從西而來，在內用營州、平州的部隊，在外藉助南朝的援助，還有什麼可害怕的呢？"張覺又向翰林學士李石詢訪，也認爲是這樣。於是就殺了左企弓等四人，又稱保大三年，在廳堂繪製天祚帝的畫像，每件事都向他稟告然後再進行。召集父老鄉親告訴他們説："女真，是我們的仇人，怎能依從他們呢？"指着天祚的像説："這不是你

遣徙民歸。

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往燕山說王安中曰："平州自古形勝之區，地方數百里，帶甲十餘萬，覺文武全才，若爲我用，必能屏翰王室。苟爲不然，彼西迎天祚，北通蕭幹，將爲吾肘腋患矣。"安中深然之，具奏于朝，願以身任其責，令安弼、黨詣京師。徽宗以手札付詹度曰："本朝與金國通好，信誓甚重，豈當首違？金人昨所以不即討覺者，以兵在關中而覺抗榆關故也。今既已東去，他日西來，則覺蕞爾數城，恐未易當。爲今之計，姑當密示羈縻足矣。"而度數誘致之，諷令內附。

宣和五年六月，覺遣書至安撫司云："金虜恃虎狼之强，驅徙燕京富家巨室，止留空城以塞盟誓，緬想大朝，亦非得已。遺民假道當管，冤痛之聲，盈於衢路。州人不忍，僉謂宜抗賊命，以存生靈，使復父母之邦，且爲大朝守禦之備，已盡遣其人過界，謹令掌書記張鈞、參謀軍事張敦固詣安撫司聽命。"

金人聞覺叛，遣闍母國王將三千騎來討，覺帥兵迎拒之于營州，闍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大書于門，有"今冬復來"之語。覺遂妄以大捷聞，朝廷建平州爲泰寧軍，拜覺節度使，以安弼、黨、鈞、敦固皆爲徽猷閣待制，宣撫司犒以銀絹數萬。詔命至，覺喜，遠出迎。金人諜知，舉兵來，覺不得返，同其弟挾所被詔敕奔燕。母妻先寓營州，爲金人所得，弟聞之，亟往降，獻其詔敕。金人圍平州，覺之從弟及侄固守，金人以納叛

們的君主嗎，怎能背叛呢？應當相約爲之而死，實在不得已就歸附中原。"燕人崇尚義氣，都聽從他。於是把遷移的百姓都遣放回來了。

李石把名字改爲李安弼，偕同舊三司使高黨前往燕山勸說王安中說："平州自古就是形勝之地，方圓數百里，甲兵十幾萬，張覺是文武全才，如果被我們任用，一定能成爲王室的屏藩。假如不這樣的話，他西迎天祚，北通蕭幹，將會成爲我們近旁的禍患。"王安中深表贊同，全都向朝廷奏報了，願意親自擔當責任，讓李安弼、高黨到京城去。徽宗寫了手札交給詹度說："本朝和金國通好，信誓很重，怎麼能首先違背呢？金人以前之所以不馬上討伐張覺，是因爲部隊在關中而張覺在榆關抵禦的緣故。現在金兵既然已經向東而去，他日由西而來，那麼張覺衹有小小的幾個城，恐怕不容易抵擋。爲現在作打算，姑且應當秘密地向他表示安撫就够了。"但詹度多次誘導告訴他，諷勸他內附。

宣和五年六月，張覺派人送信給安撫司說："金虜依仗他們如虎狼般的强大，驅趕遷移燕京的富家巨室，衹留下空城來應付盟誓，緬想大朝，也是不得已。遺民借道當管，冤痛的聲音，充滿了大路。州裏人不忍心，都說應當違抗賊命，使生靈生存下來，使他們回復父母之邦，并且作爲大朝守禦的準備，已經把他們全部遣過邊界，謹令掌書記張鈞、參謀軍事張敦固到安撫司聽命。"

金人聽說張覺叛變，派闍母國王帶三千騎兵來討伐，張覺統率部隊在營州迎擊他們，闍母國王因爲兵少，没有交鋒就撤退了，在城門上寫下大字，有"今冬再來"的話。張覺於是妄以大捷上報朝廷，朝廷建平州作爲泰寧軍，任命張覺爲節度使，把李安弼、高黨、張鈞、張敦固都任爲徽猷閣待制，宣撫司用銀絹數萬犒勞他們。詔命到達，張覺非常高興，遠遠地出來迎接。金人諜報得知，發兵而來，張覺不能返回，和他的弟弟一起拿着所給的詔敕奔向燕地。母親和妻子起先住在營州，被金人捕獲，他弟弟聽說了，立即前去投降，獻出給他們的詔敕。金人圍攻平州，張

爲責，且求餉粮，凡攻擊數月，州民數千潰圍走，莫肯降。

覺的堂弟和侄子固守，金人以納叛爲藉口，并且要求餉糧，總共攻擊幾個月，州民有幾千人突圍跑掉，不肯投降。

金人既平二州，始來索覺，王安中諱之。索愈急，乃斬一人貌類者去。金人曰："此非覺也。覺匿於王宣撫甲仗庫，若不與我，我自以兵取之。"安中不得已，引覺出，數其過，使行刑，覺語殊不遜。既死，函首送之，燕之降將及常勝軍皆泣下，郭藥師曰："若來索藥師，當奈何?"自是解體，金人終用是啓釁云。

金人平定了營、平二州以後，纔來索要張覺，王安中把他隱蔽起來。金人索要越來越急，就殺了一個和張覺長相相似的人送去了。金人說："這不是張覺。張覺藏在王宣撫的軍器庫，如果不給我，我們自己派兵把他捉來。"王安中不得已，把張覺帶出來，數説他的過錯，使人執行死刑，張覺出語非常不恭。張覺死了以後，把他的頭裝在盒子裏送給金人，燕地的降將和常勝軍都掉下眼淚，郭藥師說："如果來索要我，該怎麽辦呢?"從此解體，金人始終以此爲藉口挑起争端。

郭藥師

郭藥師，渤海鐵州人也。遼之將亡，燕王淳募遼東饑民爲兵，使之報怨於女真，目曰"怨軍"，藥師爲之渠首。明年，其兩營叛，藥師殺叛者羅青。都統蕭幹留二千人爲四營，以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甄五臣爲將。淳建號於燕，改"怨軍"爲"常勝軍"，擢藥師至諸衛上將軍、涿州留守。淳死，蕭后立，蕭幹專，國人貳。

郭藥師，是渤海鐵州人。遼國將要滅亡，燕王耶律淳募集遼東的飢民當兵，讓他們對女真進行報復，稱爲"怨軍"，郭藥師做他們的首領。第二年，其中兩個營叛亂，郭藥師殺了叛亂的人羅青。都統蕭幹留下兩千人編爲四個營，讓郭藥師以及張令徽、劉舜仁、甄五臣做將領。耶律淳在燕建號，把"怨軍"改爲"常勝軍"，提升郭藥師官至諸衛上將軍、涿州留守。耶律淳死後，蕭后即位，蕭幹專權，國人有二心。

宣和四年九月，藥師擁所部八千人奉涿、易二州來歸，詔以爲恩州觀察使。王師北討，劉延慶與幹軍于盧溝，藥師曰："幹以全師抗我，燕城必虚，選勁騎襲之，可得也。"延慶遣藥師與諸將帥兵六千，夜半渡河，倍道而進。質明，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下令納燕人降而盡殺契丹雜虜。藥師遣人諭蕭后，使趣降，后密詔蕭幹還戰於三市，藥師失馬，幾爲所擒，遂以敗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十二月，拜武泰軍節度使。五年正月，加檢校少保，同知燕山府。

徽宗宣和四年九月，郭藥師率領部下八千人奉涿、易二州來歸附，詔令郭藥師爲恩州觀察使。朝廷軍隊向北討伐，劉延慶和蕭幹在盧溝駐軍，郭藥師說："蕭幹用全部的軍隊抵抗我們，燕城一定空虚，選拔精鋭的騎兵襲擊它，可以得到燕城。"劉延慶派郭藥師和衆將率兵六千，半夜渡河，兼程前進。天剛亮，甄五臣領五千騎兵奪下迎春門而進城，大軍接着來到，下令接納燕人投降但把契丹雜虜全都殺掉。郭藥師派人告訴蕭后，使她趕快投降，蕭后密詔蕭幹回來在三市交戰，郭藥師失馬，差點兒被蕭幹擒獲，最終失敗而回，仍然進升爲安遠軍承宣使。十二月，官拜武泰軍節度使。宣和五年正月，加封檢校少保，同知燕山府。

詔入朝，徽宗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於金明池，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廷下，泣言："臣在虜，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絶燕人之望，變色而言曰："天祚，臣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爲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

詔令他入朝，徽宗對他的禮遇非常豐厚，賜給他好的宅第和姬妾。在金明池安排水上游戲，讓他觀賞，命令貴戚大臣交互設宴招待他。又在後苑的延春殿召見他，郭藥師在廷下拜見，流着淚説："我在虜地，聽到趙皇就如同在天上，没想到今天能够親眼望見龍顏。"皇上深深地稱贊他，把守燕的事情委托給他，他回答説："願效力至死。"又命令他攻取天祚來斷絶燕人的指望，他臉色一變説："天祚，是我以前的君主，國破出走，我因此而投降。陛下讓我去其他地方完成任務，我不敢推辭，如果讓我反抗以前的君主，我不能爲陛下做這件事，希望把它交給其他人去做。"於是淚如雨下。皇上認爲他忠誠，解下所穿的珠袍以及所用的二個金盆賜給他。郭藥師出來，告訴他的部下説："這不是我的功勞，是你們出的力。"就把金盆剪開分給部下。加檢校少傅，回到原地鎮守。

蕭幹犯塞，藥師破其衆於峰山，生擒阿魯太師，獲耶律德光尊號寶劍檢、塗金印，幹尋爲部下所殺。策勛加檢校太傅。

蕭幹進犯邊塞，郭藥師在峰山打敗他的部隊，活捉阿魯太師，得到有耶律德光尊號的寶劍檢、塗金的印，蕭幹被部下人殺死。郭藥師被策勛加封檢校太傅。

初，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與藥師同知，藥師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稱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肆横，藥師右之，度不能制，告于朝廷。慮其交惡，命度與河間蔡靖兩易。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爲抑損，安中但諂事之，朝廷亦曲徇其意，所請無不從。良械精甲，多遣部曲貿易他道，爲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於是譽言日聞。專制一路，增募兵號三十萬，而不改左衽，朝論頗以爲慮。亟拜太尉，召入朝，辭不至。

起初，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和郭藥師同知，郭藥師自用節鉞，想居於詹度之上。詹度説御筆所書寫的有次序，郭藥師不服從。加上常勝軍肆意横行，郭藥師偏袒他們，詹度不能管制，告到朝廷。朝廷害怕他們交相攻擊，命令詹度和河間的蔡靖互相調换。蔡靖來到，坦誠地對待郭藥師，郭藥師也重視蔡靖，稍作收斂，王安中衹是討好地對待他，朝廷也曲徇其意，對他的請求没有不同意的。精良的武器鎧甲，大多派遣部下從其他地方買來，拿奇巧的物品來供奉權貴宦官侍從，於是每天都能聽到稱贊他的聲音。他專制一路，增加募兵號稱三十萬，但不改左衽，朝廷輿論對此非常憂慮。很快任命他爲太尉，召他入朝，他推辭没有到。

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至燕，藥師迎于易州，再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爲太尉，位視二府，與我等耳，此

皇上讓童貫出行邊地，暗中觀察他的去就，不然的話，就挾持他一同回來。童貫到燕，郭藥師到易州迎接他，在帳下拜了兩拜，童貫避開他，説："你現在是太尉，位置視同二府，和我

禮何爲?"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于迥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爲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主之。金使賀天寧節歸,送伴使見藥師兵,遇之於道,金使爲之斂馬引避。鄉兵或持矛揭取其羊羖,皆不敢争,奏言藥師威聲遠振,攸益謂其可倚,故内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輒不省。

地位等同,爲什麼用這種禮節?"郭藥師説:"太師,就是父親。我衹是拜我父親,哪裏知道别的?"童貫放下心來。他於是邀請童貫視察部隊,到了遠野,略無人迹,郭藥師下馬,在童貫面前把旗幟往下一揮,不一會兒,四面山上的鐵騎在日光下耀動,不能估測出他們的數量。童貫衆人都大驚失色。回來告訴皇上,郭藥師一定能抗虜,蔡攸也從中極力主張這件事。金使祝賀天寧節歸來,送伴使見郭藥師的部隊,在道上相遇,金使爲他們收馬退避。鄉兵有的拿着長矛挑取他們的小羊,他們都不敢争搶,奏報説郭藥師威聲遠震,蔡攸更加説他可以倚靠,所以内地不再防備控制。多次有人報告他叛變以及得到他通金國的信,朝廷却不予省察。

七年十二月,詹度言:"藥師瞻視不常,趣向懷異,蜂目烏喙,怙寵恃功,逆節已萌,凶横日甚。今聞與金人交結,背負朝廷,興禍不遠,願早爲之慮。"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破檀、薊,至玉田。蔡靖遣藥師、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出禦,其夕,令徽遁歸,靖與部使者詣藥師計事,藥師欲降,靖曰:"靖誓死報國,此何言邪?"引佩刀將自剄,藥師抱持之,并諸使者悉鎖于家。斡離不及郊,藥師率軍官迎拜,遂從以南。叛報至,帝猶秘其事,議封爲燕王,割地與之,使世守,而已無及。

宣和七年十二月,詹度説:"郭藥師觀瞻不正常,趣向懷有異端,長着蜂眼烏嘴,怙寵恃功,逆節已經萌動,一天比一天凶横。現在聽説他和金人交結,背叛朝廷,很快就會興起禍端,希望早作打算。"纔下詔派官員查究事實,但金兵已經南下攻破檀州、薊州,到達玉田。蔡靖派郭藥師、張令徽、劉舜仁率部隊出來抵禦,到了傍晚,張令徽逃回,蔡靖和部使者到郭藥師處商議事情,郭藥師想投降,蔡靖説:"我誓死報國,你這是什麼話呢?"拿出所佩帶的刀將要自殺,郭藥師抱住他,把他和衆使者一起都鎖在家中。斡離不到了郊外,郭藥師率領軍官迎拜,於是跟從他們向南。郭藥師叛變的報告到達,皇上仍然把這件事隱藏起來,打算封他爲燕王,割給他地,讓他世代相守,但已經來不及了。

斡離不至慶源,聞天子内禪,欲回軍,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其後趦趄京城,詰索宫省與邀取寶器服玩,皆藥師導之也。

斡離不到了慶源,聽説天子内禪,想回軍,郭藥師説:"南朝不一定有防備,不如姑且前行。"後來他們在京城欲進不前,詰索宫省和搜取寶器服玩,都是郭藥師引導他們做的。

宋史卷四百七十三

列傳第二百三十二

奸臣(三)

黄潛善　汪伯彦　秦檜

黄潛善

黄潛善字茂和，邵武人。擢進士第，宣和初，爲左司郎。陝西、河東地大震，陵谷易處，徽宗命潛善察訪陝西，因往視。潛善歸，不以實聞，但言震而已。擢户部侍郎，坐事謫亳州，以徽猷閣待制知河間府。

靖康初，金人入攻，康王開大元帥府，檄潛善將兵入援。張邦昌僭位，潛善趨白于帥府，王承制拜潛善爲副元帥。

二年，高宗即位，拜中書侍郎。時上從人望，擢李綱爲右相，綱將奏逐潛善及汪伯彦，右丞吕好問止之。未幾，潛善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遂罷。御史張所言潛善奸邪，恐害新政，左遷所尚書郎，尋謫江州。太學生陳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彦不可任，潛善恚。會歐陽澈上書詆時事，語侵宫掖，帝謂其言不實，潛善乘間啓殺澈并東誅之，識與不識皆爲之垂涕，帝悔焉。

明年，金人攻陝西，京東、山東盗起，潛善、伯彦匿不以聞。張遇焚真州，距行在六十里，内侍邵成章疏

黄潛善字茂和，邵武人。考中進士，徽宗宣和初年，任左司郎。陝西、河東發生大地震，山陵峽谷變了地方，徽宗命令黄潛善察訪陝西，於是他前去視察。黄潛善歸來，不把實情報告上來，衹説地震而已。擢升爲户部侍郎，因犯事被貶謫亳州，以徽猷閣待制知河間府。

欽宗靖康初年，金人來攻，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告黄潛善帶兵來增援。張邦昌僭稱楚帝，黄潛善跑去告訴元帥府，康王秉承皇帝旨意拜黄潛善爲副元帥。

靖康二年，高宗即位，拜他爲中書侍郎。當時皇上依從衆望，擢升李綱爲右丞相，李綱打算奏報驅逐黄潛善和汪伯彦，被右丞吕好問阻止。不久，黄潛善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綱於是被罷免。御史張所説黄潛善奸詐邪惡，恐怕危害新政，就把張所降職爲尚書郎，不久貶謫江州。太學生陳東議論李綱不能離去，黄潛善、汪伯彦不可任用，黄潛善怨恨他。正趕上歐陽澈上書詆毁時事，言語涉及皇宫，皇上説他的話不信實，黄潛善乘機啓奏殺歐陽澈時把陳東也一并誅殺了，認識和不認識歐陽澈和陳東的人都爲他們掉下了眼淚，皇上感到後悔。

第二年，金人進攻陝西，京東、山東盗賊興起，黄潛善、汪伯彦隱瞞這件事情不報告上去。張遇焚燒真州，距離天子所在之地衹有六十里，

潛善、伯彦誤國，成章坐除名。御史馬伸亦以劾潛善、伯彦得罪，謫監濮州酒税，道卒。

內侍邵成章疏奏黄潛善、汪伯彦誤國，邵成章因而被除名。御史馬伸也因爲彈劾黄潛善、汪伯彦而獲罪，被貶謫監濮州酒税，在路上死去。

潛善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鄆、濮相繼陷没，宿、泗屢警，右丞許景衡以扈衛單弱，請帝避其鋒，潛善以爲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説法。俄泗州奏金人且至，帝大驚，决策南渡。御舟已戒，潛善、伯彦方共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乃相視蒼黄鞭馬南馳。都人争門而出，死者相枕藉，人無不怨憤。會司農卿黄鍔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爲潛善也，争數其罪，揮刃而前，鍔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

黄潛善進升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鄆州、濮州相繼失陷，宿州、泗州多次告警，右丞許景衡認爲扈從的衛隊勢單力弱，請皇上避開敵人的鋒芒，黄潛善認爲不需要擔心，率領同列聽僧人克勤説法。不久泗州奏報金人就要來到，皇上大驚，决定南渡。御舟已經戒備，黄潛善、汪伯彦正在一起吃飯，堂吏大聲呼叫説："皇上走了。"黄潛善、汪伯彦纔相視倉皇上馬向南奔馳。都城裏的人都争着出城門，被擠死的人一個挨一個，人們没有不怨憤的。正趕上司農卿黄鍔到了江上，軍士聽到他的姓以爲是黄潛善，争着數説他的罪行，揮刀向前，黄鍔正要申辯他不是黄潛善，但頭已經被砍斷了。

帝渡瓜州，幸鎮江，敵兵已躡其後。潛善、伯彦聯疏言艱難之時，不敢具文求退。中丞張澂劾之，乃罷潛善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落職居衡州。鄭瑴又論潛善、伯彦均於誤國，而潛善之惡居多，王庭秀繼以爲言，責置英州。諫官袁植乞斬之都市，帝不許。尋卒于梅州。

皇上從瓜州渡長江，幸臨鎮江，敵兵已經跟在他的後面。黄潛善、汪伯彦聯名上疏説在艱難的時候，不敢奏文求退。中丞張澂彈劾他們，就罷免黄潛善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落職居住衡州。鄭瑴又論述黄潛善、汪伯彦都是誤國，但黄潛善的罪惡居多，王庭秀接着彈劾他，他被責置英州。諫官袁植請求在都市把他斬殺，皇上没有准許。不久他在梅州死去。

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李綱既逐，張慤、宗澤、許景衡輩相繼貶死，憲諫一言，隨陷其禍，中外爲之切齒。高宗末年有旨，潛善、余深、薛昂皆復官録後。諫官凌哲言深、昂朋附蔡京，潛善專恣誤國，今盡復三人恩數，恐政刑失平，忠義解體。詔以潛善嘗任副元帥，特復元官，録一子。

黄潛善猥持國家大權，嫉妒陷害忠良之臣。李綱被貶逐以後，張慤、宗澤、許景衡等人相繼被貶而死，憲諫官一説話，隨即陷他們於禍害之中，朝廷内外都切齒痛恨他。高宗末年有旨，黄潛善、余深、薛昂都復官録後。諫官凌哲説余深、薛昂朋附蔡京，黄潛善專横誤國，現在把給他們三人的恩數全都恢復，恐怕政刑失去公平，忠義解體。下詔因黄潛善曾經擔任副元帥，特恢復原官，録用他一個兒子。

汪伯彦

汪伯彦字廷俊，徽之祁門人。登進士第，積官爲虞部郎官。靖康改元，召見，獻河北邊防十策，直龍圖閣、知相州。是冬，金人陷真定，詔徙真定帥司于相，俾伯彦領之。

汪伯彦字廷俊，徽州祁門人。考中進士，積官爲虞部郎官。靖康改元，欽宗召見他，他獻上河北邊防十策，直龍圖閣、知相州。這年冬天，金人攻陷真定，下詔把真定帥司遷移到相州，使汪伯彦統領。

高宗以康王使金至磁，時金騎充斥，嘗有甲馬數百至城下，踪迹王所在。伯彦亟以帛書請王還相，躬服櫜鞬，部兵逆王于河上。王勞之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其受知自此始矣。未幾，王奉蠟書，開天下兵馬大元帥府，以伯彦爲副將。王引兵渡河，謀所向，言人人殊，伯彦獨曰："非出北門濟子城不可。"王喜曰："廷俊言是也。"既濟，繇大名歷鄆、濟達于南京，奏爲集英殿修撰。

高宗作爲康王出使金國到達磁州，當時金人騎兵到處都是，曾有甲馬幾百匹來到城下，跟踪康王所在的地方。汪伯彦立即用帛書請康王回相州，親自佩帶弓箭袋，部署部隊在黄河邊迎接康王。康王慰勞他説："將來見到皇上，定會首先推薦你做京兆尹。"他受到知遇從此開始了。不久，康王奉蠟書之命，開設天下兵馬大元帥府，讓汪伯彦做副將。康王帶兵渡河，籌劃前進的方向，每個人的説法都不同，衹有汪伯彦説："必須從北門渡子城出發纔行。"康王高興地説："廷俊説得對。"渡過子城以後，由大名經鄆州、濟州到達南京，奏他爲集英殿修撰。

北兵薄京城，欽宗詔：金人見議通和，康王將兵，毋得輕動。伯彦以爲然。宗澤曰："女真狂譎，是欲款我師爾。如即信之，後悔何及乎！宜亟進兵。"伯彦等難之。及城破，金人逼二帝北行，張邦昌僭立，王聞之涕泣。明年春，王承制除伯彦顯謨閣待制，升元帥，進直學士。高宗即位，擢知樞密院事。未幾，拜右僕射。

金兵逼近京城，欽宗下詔：金人現議通和，康王率兵，不許輕舉妄動。汪伯彦贊成。宗澤説："女真狂妄狡詐，這是想牽制我們的部隊罷了。如果就這樣相信他們，後悔就來不及了！應當立即出兵。"汪伯彦等人非難他。等到城被攻破，金人逼迫二帝北去，張邦昌僭位而立，康王聽到後掉下眼淚。第二年春天，康王承制任命汪伯彦爲顯謨閣待制，升爲元帥，進直學士。高宗即位，擢升他知樞密院事。不久，拜右僕射。

方高宗初政，天下望治。伯彦、潛善逾年在相位，專權自恣，不能有所經畫。御史諫官，下至韋布內侍，皆劾奏之。罷伯彦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改提舉崇福宫，尋落職居永州。紹興初，復職，知池州、江東安撫大使。言者弗置，乃詔以舊職奉祠，尋知廣州。四年，帝追贈陳東、歐陽澈。舍人王居正論伯彦、潛善不已，復褫前職。

正當高宗初理政事，天下人希望國家得到治理。汪伯彦、黄潛善在相位一年有餘，專權自恣，不能爲國家出主意想辦法。從御史諫官，下到韋布內侍，都彈劾奏告他們。罷汪伯彦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改提舉崇福宫，不久落職居住在永州。紹興初年，又恢復官職，知池州、江東安撫大使。進言的人不放過他，就詔令他以舊職奉祠，不久知廣州。紹興四年，皇上追贈陳東、歐陽澈。舍人王居正論劾汪伯彦、黄潛善不罷休，又革去了他們的前職。

七年，帝謂輔臣曰："元帥舊僚，往往淪謝，惟汪伯彦實同艱難。朕之故人，所存無幾，宜與牽復。"秦檜、張浚曰："臣等已議曰郊恩取旨，更得天筆明其舊勞，庶幾內外孚信。"始伯彦之未第也，受館于王氏，檜嘗從之學，而浚亦伯彦所引，故共贊

紹興七年，皇上對輔臣説："元帥府的舊僚，大都謝世，衹有汪伯彦和我共度艱難。朕的故人，剩下的没有幾個，應當給他們恢復原位。"秦檜、張浚説："我們已經商議説在郊祀恩賜時取得聖旨，進一步得到天筆表明他的舊勞，朝廷內外大概就信服了。"汪伯彦起初没有中進士時，曾接受王安石的教導，秦檜曾經跟從汪伯彦學

焉。九年，知宣州，過闕，帝謂檜曰："伯彥便令之官，庶免紛紜。"又曰："伯彥潛藩舊僚，去國七年。漢之高、光不忘豐沛、南陽故舊，皆人情之常。"伯彥上所著《中興日曆》五卷，拜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十年，請祠，從之。明年五月，卒，贈少師，謚忠定。

習，張浚也是汪伯彥所引薦的，所以他們一起稱贊汪伯彥。紹興九年，汪伯彥知宣州，經過朝廷，皇上對秦檜說："趕快讓汪伯彥去就任，希望能免去衆人議論。"又說："汪伯彥是潛藩舊僚，離開朝廷外任七年。漢代的高祖、光武帝不忘豐沛、南陽的故舊，都是人之常情。"汪伯彥奏上他所著的《中興日曆》五卷，拜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紹興十年，請求祠禄，被准許。第二年五月，卒，被追贈爲少師，謚號爲忠定。

初，伯彥既去相州，金人執其子軍器監丞似，使割地以至相州，守臣趙不試固守不下，遂拘而北，久之乃還。或云似之得歸，伯彥實使人贖之。似後更名召嗣。

起初，汪伯彥離開相州以後，金人抓住了他的兒子軍器監丞汪似，讓他割地直到相州，守臣趙不試固守金人不能攻下，於是拘捕汪似北去，過了很長時間纔把他放回來。有人説汪似之所以能够回來，是因爲汪伯彥讓人把他贖回。汪似後來改名爲汪召嗣。

秦檜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補密州教授。繼中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正。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遣使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一言金人要請無厭，乞止許燕山一路；二言金人狙詐，守禦不可緩；三乞集百官詳議，擇其當者載之誓書；四乞館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門及引上殿。不報。除職方員外郎。尋屬張邦昌爲幹當公事，檜言："是行專爲割地，與臣初議矛盾，失臣本心。"三上章辭，許之。

時議割三鎮以弭兵，命檜借禮部侍郎與程瑀爲割地使，奉肅王以往。金師退，檜、瑀至燕而還。御史中丞李回、翰林承旨吴幵共薦檜，拜殿中侍御史，遷左司諫。王雲、李若水見金二酋歸，言金堅欲得地，不然，進兵取汴京。十一月，集百官議于延和殿，范宗尹等七十人請與之，檜等三十六人持不可。未幾，除御史中丞。

閏十一月，汴京失守，二帝幸金

秦檜字會之，是江寧人。考中徽宗政和五年進士，補密州教授。接着又考中詞學兼茂科，歷任太學學正。欽宗靖康元年，金兵進攻汴京，派使者要求得到三鎮，秦檜奏上兵機四事：一是説金人貪得無厭，請衹許諾給他們燕山一路；二是説金人詭詐，守禦不能鬆弛；三是請求召集百官詳細商議，選擇恰當的寫在誓書上；四是請求讓金使住在朝外，不能讓他們進門和帶他們上殿堂。没有回報。被任命爲職方員外郎。不久被派爲張邦昌手下幹當公事，秦檜説："這個部門是專門爲了割地而設，和我起初的主張相矛盾，不符合我的本心。"三次上章推辭，被允許。

當時朝廷打算割去三鎮來平息戰事，命令秦檜用禮部侍郎的名義和程瑀作爲割地使，陪肅王前往。金人的部隊退去，秦檜、程瑀到燕地而回。御史中丞李回、翰林承旨吴幵一起舉薦秦檜，秦檜拜殿中侍御史，遷左司諫。王雲、李若水見過金人的二位首領回來，説金人堅持要得到土地，不然的話，就發兵攻取汴京。十一月，召集百官在延和殿商議，范宗尹等七十人請求給金人土地，秦檜等三十六人堅持不能給。不久，秦檜被任命爲御史中丞。

閏十一月，汴京失守，二帝被拘扣金營。建

營。二年二月，莫儔、吴幵自金營來，傳金帥命推立異姓。留守王時雍等召百官軍民共議立張邦昌，皆失色不敢答，監察御史馬伸言於衆曰："吾曹職爲争臣，豈容坐視不吐一辭？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時檜爲臺長，聞伸言以爲然，即進狀曰：

檜荷國厚恩，甚愧無報。今金人擁重兵，臨已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必欲易姓，檜盡死以辨，非特忠於主也，且明兩國之利害爾。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餘載。頃緣奸臣敗盟，結怨鄰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致生靈被禍，京都失守，主上出郊，求和軍前。兩元帥既允其議，布聞中外矣，且空竭帑藏，追取服御所用，割兩河地，恭爲臣子，今乃變易前議，人臣安忍畏死不論哉？

宋於中國，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德澤加於百姓，前古未有。雖興亡之命在天有數，焉可以一城決廢立哉？昔西漢絶於新室，光武以興；東漢絶於曹氏，劉備帝蜀；唐爲朱温篡奪，李克用猶推其世序而繼之。蓋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

張邦昌在上皇時，附會權倖，共爲蠹國之政。社稷傾危，生民塗炭，固非一人所致，亦邦昌爲之也。天下方疾之如仇讎，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傑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爲大金屏翰。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檜不顧斧鉞之誅，言兩朝之利害，願復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

炎二年二月，莫儔、吴幵從金營來，傳達金帥命令推立異姓。留守王時雍等人召集百官軍民共同商議立張邦昌，大家都失色不敢回答，監察御史馬伸對衆人說："我們的官職是諫諍之臣，怎麽能容忍坐在這兒不説一句話？應當一起遞交議狀，請求存留趙氏。"當時秦檜是御史臺長官，聽了馬伸的話認爲他説得對，就進上狀子説：

秦檜承受國家的厚恩，非常慚愧没有什麽可以報答。現在金人擁有重兵，來到已經攻下的京城，操握生殺大權，一定要改姓，秦檜盡死力來争辯，不衹是忠於君主，還想説明兩國的利害關係。趙氏從祖宗以來直到嗣君，一百七十多年。近來由於奸臣敗盟，與鄰國結怨，謀臣失計，貽誤君主喪失軍隊，以致生靈遭禍，京都失守，主上出郊，在軍前求和。兩元帥既然已經答應了他們的建議，布告已經傳播天下了，并且空竭帑幣貯藏，追取服御所用的東西，割去兩河土地，作爲臣子，現在却改變了前面所議，人臣怎能忍心怕死而不論呢？

宋朝在中原，號令一統，土地綿延萬里，對百姓施加德澤，前古未有。雖然興亡的命運在天有數，怎麽能够用一城來决定廢立呢？昔日西漢被新室所斷絶，光武興起；東漢被曹氏所斷絶，劉備在蜀稱帝；唐朝被朱温篡奪政權，李克用仍然推算他們的世序而繼承他們。大概基廣就難以傾覆，根深就難以拔除。

張邦昌在太上皇的時候，附會權幸，共同造成蠹國的政策。社稷傾危，生民遭塗炭，本不是一個人所導致的，也是張邦昌所造成的。天下人正恨之如仇敵，如果把土地交付給他，使他做人民之主，四方的豪傑一定會一起起來誅殺他，最終不能够成爲大金的屏翰。如果一定要立張邦昌，那麽京師的人民可以服從，天下的人民不能服從；京師的宗子可以被消滅，但天下的宗子不能被消滅。秦檜我不顧被斧鉞所誅殺，説明兩朝的利害關係，希望恢復嗣君之位來安定四方，

蒙福，亦大金萬世利也。

金人尋取檜詣軍前。三月，金人立邦昌爲僞楚。邦昌遺金書請還孫傅、張叔夜及檜，不許。初，二帝北遷，檜與傅、叔夜、何㮚、司馬朴從至燕山，又徙韓州。上皇聞康王即位，作書貽粘罕，與約和議，俾檜潤色之。檜以厚賂達粘罕。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爲任用，撻懶攻山陽，建炎四年十月甲辰，檜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寨航海歸行在。丙午，檜入見。丁未，拜禮部尚書，賜以銀帛。

檜之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奔舟而來。朝士多謂檜與㮚、傅、朴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逾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與檜善，盡破群疑，力薦其忠。未對前一日，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南自南，北自北"，及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宗尹欲處之經筵，帝曰："且與一事簡尚書。"故有禮部之命。從行王安道、馮由義、水寨丁禩及參議官并改京秩，舟人孫靖亦補承信郎。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庭首唱和議，故撻懶縱之使歸也。

紹興元年二月，除參知政事。七月，宗尹罷。先是，范宗尹建議討論崇寧、大觀以來濫賞，檜力贊其議，見帝意堅，反以此擠之。宗尹既去，

不衹是大宋蒙福，也是大金的萬世之利。

金人不久把秦檜抓到軍前。三月，金人立張邦昌爲僞楚。張邦昌給金人寫信請求讓孫傅、張叔夜和秦檜回來，金人不答應。起初，二帝被帶到北方，秦檜和孫傅、張叔夜、何㮚、司馬朴隨從到燕山，以後移韓州。太上皇聽說康王即位，寫信給粘罕，和他相約和議，使秦檜給信潤色。秦檜用厚賂給粘罕。趕上金主吳乞買把秦檜賜給他的弟弟撻懶任用，撻懶進攻山陽，高宗建炎四年十月甲辰日，秦檜和妻子王氏以及奴俾僕人一家，從部隊中取道漣水軍水寨航海回到行在。丙午日，秦檜入朝見皇上。丁未日，拜爲禮部尚書，賜給銀帛。

秦檜的歸來，自稱是殺了監視自己的金人乘船回來的。朝士大多認爲秦檜和何㮚、孫傅、司馬朴一同被拘留，但衹有秦檜歸來；又從燕到楚二千八百里，過河越海，難道没有責問他的人，怎能殺掉監視他的金人而南逃？即使是跟隨撻懶的部隊，金人故意放了他，必定會把他妻子和家屬扣作人質，怎麽能和王氏一起回來呢？衹有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和秦檜友善，盡破群疑，力薦他的忠誠。還没有被皇帝召見的前一天，皇上命他先見宰執。秦檜首先説"如果想要天下無事，南方自是南方，北方自是北方"，并且首先奏上所起草的與撻懶求和的文件。皇上説："秦檜樸實忠誠超過常人，朕得到他高興得睡不着覺。聽到二帝、母后的消息，又得到一個賢士。"范宗尹想把他安排任御前講席之職，皇上説："暫且給他安排一個簡於尚書的位置。"所以有禮部之命。跟隨他的王安道、馮由義、水寨丁禩以及參議官都改爲京秩，掌船人孫靖也補承信郎。開始時，朝廷雖然多次派遣使者，衹是邊守邊和，而專門和金人解仇議和，實際是從秦檜開始的。大概是秦檜在金廷首倡和議，所以撻懶放了他讓他回來。

紹興元年二月，被任命爲參知政事。七月，范宗尹被罷免。在此之前，范宗尹建議討論崇寧、大觀以來的濫賞問題，秦檜極力贊成他的建議，看到皇上主意堅定，就反過來用這件事排擠

相位久虛。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九月，呂頤浩再相，檜同秉政，謀奪其柄，風其黨建言："周宣王内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内外。"頤浩遂建都督府於鎮江。帝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蠡之分職可也。"

他。范宗尹離去以後，相位很久空缺。秦檜揚言說："我有兩個計策，可以聳動天下。"有人問他爲什麽不說，秦檜說："現在没有宰相，不能實行。"八月，拜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九月，呂頤浩再次做宰相，秦檜同時執政，謀劃篡奪呂頤浩的權柄，慫恿他的同黨建議説："周宣王内修外攘，所以能够中興，現在二相應該分管内外事務。"呂頤浩於是在鎮江設立都督府。皇上說："呂頤浩專門治理軍旅，秦檜專門管理政務，如同文種、范蠡的分職就行了。"

二年，檜奏置修政局，自爲提舉，參知政事翟汝文同領之。未幾，檜面劾汝文擅治堂吏，汝文求去；諫官方孟卿一再論之，汝文竟罷。監察御史劉一止，檜黨也，言："宣王内修，修其所謂外攘之政而已。今簿書獄訟、官吏差除、土木營繕俱非所當急者。"屯田郎曾統亦謂檜曰："宰相事無不統，何以局爲?"檜皆不聽。既而有議廢局以摇檜者，一止及檢討官林待聘皆上疏言不可廢。七月，一止出臺，除起居郎，蓋自叛其説，識者笑之。

紹興二年，秦檜奏請設置修政局，自己任提舉，和參知政事翟汝文一同領導。不久，秦檜當面彈劾翟汝文擅自治理堂吏，翟汝文請求離去；諫官方孟卿一再彈劾他，翟汝文最終被罷免。監察御史劉一止，是秦檜的同黨，說："周宣王内修，是修明他所説的對外攘敵的政治罷了。現在的簿書獄訟、官吏差除、土木營造修繕都不是當務之急。"屯田郎曾統也對秦檜說："宰相應當什麽事都管，爲什麽要設官局呢?"秦檜都不聽從他們的意見。後來有人建議廢除官局來動摇秦檜的地位，劉一止和檢討官林待聘都上疏說不能廢除。七月，劉一止離開御史臺，被任命爲起居郎，他自己背叛自己的主張，有識之士把他作爲笑柄。

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有教以引朱勝非爲助者。詔以勝非同都督。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不可用，勝非遂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求去，檜三上章留之，不報。頤浩尋以黄龜年爲殿中侍御史，劉棐爲右司諫，蓋將逐檜。於是江躋、吴表臣、程瑀、張燾、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并落職予祠，臺省一空，皆檜黨也。檜初欲傾頤浩，引一時名賢如安國、燾、瑀輩布列清要。頤浩問去檜之術於席益，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蓋安國嘗問人材於游酢，酢以檜爲言，且

呂頤浩從江上回來，打算驅逐秦檜，有人教他提拔朱勝非幫助他。下詔讓朱勝非同都督。給事中胡安國説朱勝非不能任用，於是讓朱勝非擔任醴泉觀使兼侍讀。胡安國請求離去，秦檜三次上奏章挽留他，没有批覆。呂頤浩不久讓黄龜年做殿中侍御史，劉棐做右司諫，大概將要驅逐秦檜。於是江躋、吴表臣、程瑀、張燾、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都落職領宫觀，臺省一空，都是秦檜的同黨。秦檜起初想傾軋呂頤浩，援引一時名賢如胡安國、張燾、程瑀之輩布列在清貴而重要的位置。呂頤浩向席益詢問驅逐秦檜的辦法，席益說："把他視爲同黨就行了。現在他的黨魁胡安國在宫門，應當先把他去掉。"大概是因爲胡安國曾經向游酢詢問人才，游酢把秦

比之荀文若。故安國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檜亦力引安國。至是，安國等去，檜亦尋去。檜再相誤國，安國已死矣。黃龜年始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至比檜爲莽、卓。八月，檜罷，乃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前一日，上召直學士院綦崈禮入對，示以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又言'爲相數月，可聳動天下'，今無聞。"崈禮即以上意載訓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奸。龜年等論檜不已，詔落職，榜朝堂，示不復用。三年，韓肖胄等使還，洎金使李永壽、王翊偕來，求盡還北俘，與檜前議吻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國家之辱未已也。

五年，金主既死，撻懶主議，卒成其和。二月，復資政殿學士，仍舊宮祠。六月，除觀文殿學士、知溫州。六年七月，改知紹興府。尋除醴泉觀使兼侍讀，充行宮留守；孟庾同留守，并權赴尚書、樞密院參決庶事。時已降詔將行幸，檜乞扈從，不許。帝駐蹕平江，召檜赴行在，用右相張浚薦也。十二月，檜以醴泉觀兼侍讀赴講筵。七年正月，何蘚使金還，得徽宗及寧德后訃，帝號慟發喪，即日授檜樞密使，恩數視宰臣。四月，命王倫使金國迎奉梓宮。

九月，浚求去，帝問："誰可代卿？"浚不對。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暗。"帝曰："然則用趙鼎。"鼎於是復相。臺諫交章論浚，安置嶺表。鼎約同列救

檜告訴他，并且把秦檜比作荀文若。所以胡安國極力説秦檜比張浚等人賢能，秦檜也極力引用胡安國。到這時，胡安國等人離去，秦檜不久也離去。秦檜再次做宰相貽誤國家，胡安國已經死了。黃龜年首先彈劾秦檜專主和議，詆毀阻止恢復國土，植黨專權，這種苗頭不可助長，甚至把秦檜比作王莽、董卓。八月，秦檜被罷免，任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前一天，皇上召直學士綦崈禮入皇宮問話，讓他看秦檜所陳述的兩個計策，想讓河北人歸金國，中原人歸劉豫。皇上説："秦檜説'南方人回南方，北方人回北方'。我是北方人，將回到哪裏？秦檜又説'做宰相幾個月，能够聳動天下，'現在没有聽到。"綦崈禮就把皇上的意旨記載到訓辭中，傳告朝廷内外，人們纔知道秦檜的奸惡。黃龜年等人論劾秦檜不罷休，下詔解除秦檜的職務，在朝堂張榜公布，表示不再起用。紹興三年，韓肖胄等人出使回來，和金使李永壽、王翊一同而來，要求全部歸還北方的俘虜，和秦檜前面的建議相吻合。有見識的人更加知道秦檜和金人共謀，國家的耻辱還没有結束。

紹興五年，金主死了以後，撻懶主張談判，終於達成和約。二月，秦檜恢復資政殿學士，仍舊提舉宮觀。六月，授觀文殿學士、知溫州。紹興六年七月，改知紹興府。不久授醴泉觀使兼侍讀，充任行宮留守；孟庾同留守，并且權赴尚書、樞密院參決政事。當時已經降詔將要行幸，秦檜請求扈從，没有允許。皇上停住在平江，召秦檜前往行在所，是采用右丞相張浚的引薦。十二月，秦檜以醴泉觀兼侍讀赴講筵。紹興七年正月，何蘚出使金國回來，得到徽宗和寧德皇后的訃告，皇上痛哭發喪，當日授任秦檜爲樞密使，恩數視同宰臣。四月，命令王倫出使金國迎奉靈柩。

九月，張浚請求離去，皇上問："誰可以替代你？"張浚没有回答。皇上説："秦檜怎麽樣？"張浚説："和他共事，纔知道他陰險。"皇上説："那麽就用趙鼎。"趙鼎於是恢復做宰相。御史臺諫官交相上章論劾張浚，安置嶺表。趙鼎約請同

解，與張守面奏，各數千百言，檜獨無一語。浚遂謫永州。始，浚、鼎相得甚，浚先達，力引鼎。嘗共論人才，浚劇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人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共政方知其暗，不復再薦也。檜因此憾浚，反譖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蓋怒鼎使擠浚也。檜在樞府惟聽鼎，鼎素惡檜，由是反深信之，卒爲所傾。鼎與浚晚遇於閩，言及此，始知皆爲檜所賣。

列相解救，和張守當面上奏，每人數說千百言，衹有秦檜不說一句話。張浚於是被貶謫永州。起初，張浚、趙鼎關係非常好，張浚先得志，極力舉薦趙鼎。曾經在一起談論人才，張浚談了很多秦檜的好處，趙鼎說："這個人如果得志，就没有我們的立足之地了！"張浚不以爲然，所以引薦秦檜，共同做事之後纔知道他的陰險，就不再引薦他了。秦檜因此對張浚不滿，反而對趙鼎說："皇上想召見你，但張相遲遲不告訴你。"大概是想激怒趙鼎使他排擠張浚。秦檜在樞密府衹聽趙鼎的，趙鼎一向討厭秦檜，由此反而深深地信任他，最終被他所傾軋。趙鼎和張浚晚年在閩地相遇，談到這件事，纔知道他們都被秦檜所出賣。

十一月，奉使朱弁以書報粘罕死，帝曰："金人暴虐，不亡何待?"檜曰："陛下但積德，中興固有時。"帝曰："此固有時，然亦須有所施爲，然後可以得志。"

十一月，奉命出使的朱弁寫信報告粘罕死去，皇上說："金人暴虐，現在不消滅他們更待何時?"秦檜說："陛下衹要積德，中興一定有時日。"皇上說："這當然是有時日的，但是也應當有所行動，然後纔能實現願望。"

八年三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奸人相矣。"五月，金遣烏陵思謀等來議和，與王倫偕至。思謀即宣和始通好海上者。議以吏部侍郎魏矼館伴，矼辭曰："頃任御史，嘗言和議之非，今不可專對。"檜問矼所以不主和，矼備言敵情。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爾。"檜乃改命。六月，思謀等入見。帝愀然謂宰相曰："先帝梓宫，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己，冀和議之速成也。"檜曰："屈己議和，此人主之孝也。見主卑屈，懷憤不平，此人臣之忠也。"帝曰："雖然，有備無患，使和議可成，邊備亦不可弛。"

紹興八年三月，秦檜被任命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吏部侍郎晏敦復面有憂色，說："奸人做宰相了。"五月，金人派烏陵思謀等人來議和，和王倫一同來到。烏陵思謀就是徽宗宣和時開始在海上通好的人。商議讓吏部侍郎魏矼作館伴，魏矼謝絶道："過去我任御史，曾經説過不能和議，現在不能專門面對他們。"秦檜問魏矼爲什麼不主和，魏矼詳細地談了敵情。秦檜説："你用智慧猜度敵人，我用真誠對待敵人。"魏矼説："衹是恐怕敵人不用真誠對待相公呀。"秦檜就改换了任命。六月，烏陵思謀等入朝求見。皇上憂愁地對宰相説："先帝的靈柩，如果有還期，即使再等待二三年尚且也差不多。衹是太后年事已高，我一天到晚思念她，想早日見到她，這就是我之所以不怕委屈自己，希望和議能迅速達成的原因。"秦檜説："委屈自己而議和，這是人主的孝心。看到君主卑屈，懷着義憤不平，這是人臣的忠心。"皇上説："雖然這樣，有備無患，使和議能够達成，邊防也不能鬆弛。"

十月，宰執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决欲講和，乞顓與臣議，勿許群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曰："臣恐别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確不移，乃出文字乞决和議，勿許群臣預。

十月，宰執入見皇上，秦檜單獨留下來，說："臣僚畏首畏尾，大多持兩種意見，這些人不能和他們一起决斷大事。如果陛下堅决想要講和，請專門和我商議，不要允許群臣參預。"皇上說："我衹委信你。"秦檜說："我也恐怕不合適，希望陛下再考慮三天，容我另外上奏。"又過三天，秦檜又留下來奏報事情，皇上想講和的意圖非常堅定，秦檜仍然認爲不是時機，說："我恐怕另有不合適的地方，希望陛下再考慮三天，容我另外奏報。"皇上說："行。"又過了三天，秦檜又留下來像以前一樣奏報事情，知道皇上的意圖確定不移，纔拿出所寫的文字請求决定和議，不許群臣參預。

鼎力求去位，以少傅出知紹興府。初，帝無子。建炎末，范宗尹造膝有請，遂命宗室令懬擇藝祖後，得伯琮、伯玖入宫，皆藝祖七世孫。伯琮改名瑗，伯玖改名璩。瑗先建節，封建國公。帝諭鼎專任其事。又請建資善堂，鼎罷，言者攻鼎，必以資善爲口實。及鼎、檜再相，帝出御札，除璩節度使，封吴國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庶見之，大呼曰："并后匹嫡，此不可行。"鼎以問檜，不答。檜更問鼎，鼎曰："自丙辰罷相，議者專以此藉口，今當避嫌。"約同奏面納御筆，及至帝前，檜無一語。鼎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知陛下有子矣。今日禮數不得不異。"帝乃留御筆俟議。明日，檜留身奏事。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參告，亦以此爲言。故鼎與大中俱罷。明年，璩卒授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故鼎入辭，勸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説脅制陛下者。"出見檜，一揖而去，檜亦憾之。

趙鼎極力請求離開相位，作爲少傅出知紹興府。起初，皇上没有兒子。建炎末年，范宗尹在皇上膝下請示，於是就命令宗室趙令懬選擇藝祖的後代，得到趙伯琮、趙伯玖入宫，都是藝祖的七世孫。伯琮改名瑗，伯玖改名璩。趙瑗首先建節，封爲建國公。皇上指示趙鼎專管這件事。又請求建資善堂，趙鼎罷相，諫官攻擊趙鼎，一定用資善堂作爲藉口。等到趙鼎、秦檜再次做宰相，皇上拿出御札，授趙璩爲節度使，封吴國公。執政聚會討論，樞密副使王庶看到御札，大叫說："後嗣并立匹嫡，這不能實行。"趙鼎拿這件事情詢問秦檜，秦檜没有回答。秦檜又問趙鼎，趙鼎說："自從丙辰罷相，議論的人專門拿這件事作藉口，現在應當避嫌。"相約一同奏請面納御筆，等到了皇上面前，秦檜不說一句話。趙鼎說："現在建國公在上，名分雖然未正，天下的人知道陛下有兒子了。現在對趙璩的禮數不能没有區别。"皇上就留下御筆等待商議。第二天，秦檜留下來奏報事情。過了幾天後，參知政事劉大中參告，也說了這件事。所以趙鼎和劉大中都被罷免。第二年，趙璩最終授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所以趙鼎入朝辭别，勸告皇上說："我離去後，一定會有利用孝悌之説脅制陛下的人。"他出來看見秦檜，作了一下揖就離去了，秦檜也怨恨他。

鼎既去，檜獨專國，决意議和。

趙鼎離去以後，秦檜獨攬國家大權，决意議

中朝賢士，以議論不合，相繼而去。於是，中書舍人呂本中、禮部侍郎張九成皆不附和議，檜諭之使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正人者。"檜深憾之。殿中侍御史張戒上疏乞留趙鼎，又陳十三事論和議之非，忤檜。王庶與檜尤不合，自淮西入樞庭，始終言和議非是，疏凡七上，且謂檜曰："而忘東都欲存趙氏時，何遺此敵邪?"檜方挾金人自重，尤恨庶言，故出之。

和。朝中的賢士，因爲和他議論不合，相繼離去。於是，中書舍人呂本中、禮部侍郎張九成都不附和議，秦檜告訴他們讓他們悠閑自得屈身折節，張九成說："没有自己不正直而能使别人正直的。"秦檜非常忌恨他。殿中侍御史張戒上書請求留下趙鼎，又陳述十三件事談論和議的錯誤，觸怒秦檜。王庶和秦檜尤其不和，從淮西進入樞密院，始終説和議不對，奏疏總共上了七次，并且對秦檜説："你忘了在東都想保存趙氏的時候，爲什麽要留下這個敵人呢?"秦檜正在挾恃金人以自重，尤其恨王庶的話，所以把他排擠出朝廷。

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天下。於是上下洶洶。檜謬爲解救，卒械送銓貶昭州。陳剛中以啓賀銓，檜大怒，送剛中吏部，差知贛州安遠縣。贛有十二邑，安遠濱嶺，地惡瘴深，諺曰："龍南、安遠，一去不轉。"言必死也。剛中果死。尋以銓事戒諭中外。既而校書郎許忻、樞密院編修官趙雍同日上疏，猶祖銓意，力排和議。雍又欲正南北兄弟之名，檜亦不能罪。曾開見檜，言今日當論存亡，不當論安危。檜駭愕，遂出之。司勛員外郎朱松、館職胡珵張擴淩景夏常明范如圭同上一疏言："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邊備，以竭我國力，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仇，以絶望我中國謳吟思漢之赤子，以詔諭江南爲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禮。自公卿大夫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憤怒，豈肯聽陛下北面爲仇敵之臣哉！天下將有仗大義，問相公之罪者。"後數日，權吏部尚書張燾、吏部侍郎晏敦復魏矼、户部侍郎李彌遜梁汝嘉、給事中樓炤、中書舍人蘇符、工部侍郎蕭振、起居舍人薛徽言同班入奏，極言屈己之禮非是。新

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希望斬殺秦檜和王倫來向天下人謝罪。於是上上下下人心動蕩不安。秦檜謬語進行解救，最終給胡銓帶上刑具貶到昭州。陳剛中用書啓稱贊胡銓，秦檜非常生氣，把陳剛中送到吏部，差他知贛州安遠縣。贛州有十二邑，安遠靠近山嶺，地勢險惡瘴癘深重，諺語説："龍南、安遠，一去不返。"意思是必死無疑。陳剛中果然死在了那裏。不久以胡銓的事情告誡朝廷内外。後來校書郎許忻、樞密院編修官趙雍在同一天上疏，仍然祖述胡銓的意圖，極力排除和議。趙雍又想辯正南北兄弟的名分，秦檜也不能治他的罪。曾開見到秦檜，説當今應該議論存亡的事情，不應該議論安危。秦檜驚駭，於是把他排擠出朝廷。司勛員外郎朱松、館職胡珵張擴淩景夏常明范如圭同上一疏説："金人用一個和字從我們這裏得志有十二年了，用和來顛覆我們的王室，用和來鬆弛我們的邊防，用和來枯竭我們的國力，用和來消緩我們不共戴天之仇，用和來使我們那些思念祖國的赤子絶望，用詔諭江南的名義，要脅陛下向他行稽首跪拜的禮節。從公卿大夫到六軍百姓，没有不扼腕憤怒的，怎能聽任陛下面向北成爲仇敵的臣下呢！天下將會有仗大義問相公罪的人。"過了幾天，權吏部尚書張燾、吏部侍郎晏敦復魏矼、户部侍郎李彌遜梁汝嘉、給事中樓炤、中書舍人蘇符、工部侍郎蕭振、起居舍人薛徽言同班入奏，極言不能用屈辱自己的禮節。新除禮部侍郎

除禮部侍郎尹焞獨上疏，且移書切責檜，檜始大怒，焞於是固辭新命不拜。奉禮郎馮時行召對，言和議不可信，至引漢高祖分羹事爲喻。帝曰："朕不忍聞。"顰蹙而起。檜乃謫時行知萬州，尋亦抵罪。中書舍人勾龍如淵抗言於檜曰："邪説横起，胡不擇臺官擊去之。"檜遂奏如淵爲御史中丞，首劾銓。

金使張通古、蕭哲以詔諭江南爲名，檜猶恐物論咎己，與哲等議，改江南爲宋，詔諭爲國信。京、淮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凡四上疏力諫，有"金以劉豫相待"之語，且言兵勢重處，願以身當之，不許。哲等既至泗州，要所過州縣迎以臣禮，至臨安日，欲帝待以客禮，世忠益憤，再疏言："金以詔諭爲名，暗致陛下歸順之義，此主辱臣死之時，願效死戰以决勝敗。若其不克，委曲從之未晚。"亦不許。哲等既入境，接伴使范同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往往流涕。過平江，守臣向子諲不拜，乞致仕。哲等至淮安，言先歸河南地，且册上爲帝，徐議餘事。

檜至是欲上行屈己之禮，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册。"會三衙帥楊沂中、解潛、韓世良相率見檜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於是勾龍如淵、李誼數見檜議國書事，如淵謂得其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不言"事以告檜，於是定檜攝冢宰受書之議。帝亦切責王倫，倫諭金使，金使亦懼而從。帝命檜即館中見哲等受其書。金使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

尹焞獨自上疏，并且移書痛切斥責秦檜，秦檜開始大怒，尹焞於是堅决辭去新命没有上任。奉禮郎馮時行被皇帝召見問話，説和議不能相信，甚至引用漢高祖分羹的典故作爲比喻。皇上説："我不忍心聽這些。"皺着眉起身離去。秦檜就貶謫馮時行知萬州，不久也抵罪。中書舍人勾龍如淵替秦檜抗争説："邪説横起，爲什麽不選擇臺官抨擊罷退他們呢？"秦檜隨即奏請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首先彈劾胡銓。

金使張通古、蕭哲用詔諭江南爲名，秦檜仍然怕大家的議論歸咎自己，和蕭哲等人商議，把江南改成宋，詔諭爲國信。京、淮宣撫處置使韓世忠總共四次上疏極力勸諫，有"金人把我們作爲劉豫來對待"的話，并且説軍事緊要之處，願意親身去抵擋，没有被批准。蕭哲等人到達泗州之後，要求所經過的州縣用臣下的禮節來迎接他們，到達臨安的當天，想要皇上用對待客人的禮節對待他們，韓世忠更加憤怒，再次上疏説："金人用詔諭的名稱，暗中造成陛下歸順的意思，這是君主被辱臣下效死的時候，願意效死力用戰鬥來决定勝敗。如果不能勝利，再委曲依從他們也不晚。"也没有被批准。蕭哲等人入境以後，接伴使范同拜了兩拜問候金主的起居，軍民見到的，往往流下眼淚。經過平江，守臣向子諲不下拜，請求辭官去職。蕭哲等人到達淮安，説先歸還河南的土地，并且册封皇上爲帝，其餘的事情慢慢商議。

秦檜到這時想讓皇上施行屈辱自己的禮儀，皇上説："我繼承太祖、太宗的基業，怎能接受金人册封。"正趕上三衙帥楊沂中、解潛、韓世良相繼見秦檜説："軍民人心動蕩，怎麽辦？"退下後，又告訴臺諫。於是勾龍如淵、李誼多次見秦檜商議國書的事情，勾龍如淵稱得到金人的册封之書後放在禁中，那麽不舉行册封的禮儀而事情就定下來了。給事中樓炤也舉出《喪服四制》中有"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的事情來告訴秦檜，於是就定下了秦檜攝理冢宰之職受書的决議。皇上也深切責備王倫，王倫曉諭金使，金使也恐懼地從命了。皇上命令秦檜到金使館中見蕭

從，以書納禁中。先一日，詔金使來，將盡割河南、陝西故地，又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初無需索。以參知政事李光素有時望，俾押和議榜以鎮浮言。又降御札賜三大將。

哲等人接受他們的國書。金使想要百官備禮，秦檜讓省吏穿着朝服引導隨從，把書放到禁中。前一天，詔金使來，他們說將把河南、陝西故地都歸還回來，又答應歸還靈柩和母兄親族，起初没有索要什麽。因爲參知政事李光一向在時人中有威望，使他押和議榜來鎮住浮言。又降下御札賞賜三大將。

九年，金人歸河南、陝西故地，以王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藍公佐副之。判大宗正事士㒟、兵部侍郎張燾朝八陵。帝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宜命守臣專撫遺民，勸農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虛內以事外。"帝雖聽檜和而實疑金詐，未嘗弛備也。

紹興九年，金人歸還河南、陝西的舊地，讓王倫簽書樞密院事，充任迎奉靈柩、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藍公佐做他的副手。判大宗正事士㒟、兵部侍郎張燾朝八陵。皇上對宰執說："河南剛剛收復，應命令守護的大臣專力撫恤遺民，鼓勵農桑，都要依靠自己的土地養活自己，依靠當地的人來守衛，不能調用東南的財物，使內部空虛來事奉外面。"皇上雖然聽信秦檜的和議但實際上懷疑金人有詐，未曾鬆弛戒備。

時張浚在永州，馳奏，力言以石晉、劉豫爲戒，復遺書孫近，以"帝秦之禍，發遲而大"。徐俯守上饒，連南夫帥廣東，岳飛宣撫淮西，皆因賀表寓諷。俯曰："禍福倚伏，情僞多端。"南夫曰："不信亦信，其然豈然？雖虞舜之十二州，皆歸王化；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飛曰："救暫急而解倒懸，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他如秘書省正字汪應辰樊光遠、澧州推官韓紃、臨安府司户參軍毛叔度，皆言金人叵測；迪功郎張行成獻《詢蕘書》二十篇，大意言自古講和，未有終不變者，條具者皆豫備之策。檜悉加黜責，紃貶循州。

當時張浚在永州，急馳上奏，極力勸說用石晉、劉豫的事情作爲警戒，又給孫近寫信，認爲"帝秦的禍患，爆發的晚但很大"。徐俯駐守上饒，連南夫坐鎮廣東，岳飛宣撫淮西，都藉賀表寓意諷勸。徐俯說："禍福相倚伏，情僞多變化。"連南夫說："不該相信的也相信，他們說這樣難道真是這樣嗎？雖然虞舜的十二州，皆歸於王化；但商於的六百里，應當想到會被欺騙！"岳飛說："爲了救助暫時的危急而解除倒懸，還可以這樣做；想要長遠打算使中國受到尊重，難道能這樣做嗎？"其他像秘書省正字汪應辰樊光遠、澧州推官韓紃、臨安府司户參軍毛叔度，都說金人居心叵測；迪功郎張行成獻上《詢蕘書》二十篇，大意是說自古以來的講和，没有始終不變的，那些條文都是準備的計策。秦檜把他們都加以黜責，韓紃被貶到循州。

七月，兀术殺其領三省事宗磐及左副元帥撻懶，拘王倫於中山府。蓋兀术以歸地爲二人所主，將有他謀也。倫嘗密奏于朝，檜不之備，但趣倫進。時韓世忠有乘懈掩擊之請，檜言《春秋》不伐喪，與帝意合，遂已。

七月，兀术殺了他們的領三省事宗磐和左副元帥撻懶，在中山府拘留王倫。大概兀术認爲歸還土地是由宗磐和撻懶兩個人主張的，他們將有其他的打算。王倫曾經秘密地奏告朝廷，秦檜不加防備，衹是催促王倫前進。當時韓世忠有乘着金人鬆懈突襲他們的請求，秦檜說《春秋》中講不伐喪，和皇上的意圖相合，於是作罷。

十年，金人果敗盟，分四道入侵。兀朮入東京，葛王褎取南京，李成取西京，撒离喝趨永興軍。河南諸郡相繼陷没。帝始大怪，下詔罪狀兀朮。御史中丞王次翁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至戒。"帝深然之。檜力排群言，始終以和議自任，而次翁謂無主議者，專爲檜地也。於是檜位復安，據之凡十八年，公論不能撼摇矣。

六月，檜奏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臣昨見撻懶有割地講和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今兀朮戕其叔撻懶，藍公佐歸，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吊伐之計。願至江上諭諸帥同力招討。"卒不行。閏六月，貶趙鼎興化軍，以王次翁受檜旨，言其規圖復用也。言者不已，尋竄潮州。

時張俊克亳州，王勝克海州，岳飛克郾城，幾獲兀朮。張浚戰勝於長安，韓世忠勝於泇口鎮，諸將所向皆奏捷，而檜力主班師。九月，詔飛還行在，沂中還鎮江，光世還池州，錡還太平。飛軍聞詔，旗靡轍亂，飛口呿不能合。於是淮寧、蔡、鄭復爲金人有。以明堂恩封檜莘國公。十一年，兀朮再舉，取壽春，入廬州，諸將邵隆、王德、關師古等連戰皆捷。楊沂中戰拓皋，又破之。檜忽諭沂中及張俊遽班師。韓世忠聞之，止濠州不進；劉錡聞之，棄壽春而歸。自是不復出兵。

四月，檜欲盡收諸將兵權，給事中范同獻策，檜納之。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并爲樞密使，岳飛爲副使，以宣撫司軍隸樞密院。六月，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紹興十年，金人果然毁盟，分四路入侵。兀朮進入東京，葛王完顔褎攻取南京，李成攻取西京，撒离喝直奔永興軍。河南各郡相繼陷没。皇上纔大驚，下詔陳述兀朮的罪狀。御史中丞王次翁奏告説："前些時候國家大事，起初没有主議的。事情稍有變化，就换用其他宰相，後來的人不一定賢能，却排黜異黨，紛擾數月不能穩定，希望陛下引以爲至戒。"皇上深表同意。秦檜力排群言，始終以和議自任，而王次翁説没有主議的，是專門爲秦檜留下餘地。於是秦檜的地位又安然不動，占據相位共十八年，公衆的輿論不能動摇他的地位了。

六月，秦檜奏報説："德無常師，主善爲師。我以前看到撻懶有割地講和的建議，所以贊成陛下收回河南故土。現在兀朮殺了他的叔叔撻懶，藍公佐回來了，和議已經變化，所以贊成陛下定下攻伐之計。希望到江上告諭諸帥同力招討。"最終没有成行。閏六月，貶趙鼎到興化軍，因王次翁接受秦檜的意旨，説他圖謀再被任用。議論的人不罷休，不久把他流放潮州。

這時張俊攻克亳州，王勝攻克海州，岳飛攻克郾城，差一點捕獲兀朮。張浚在長安獲勝，韓世忠在泇口鎮取勝，衆將所到的地方都告捷，但秦檜力主班師回營。九月，詔令岳飛回到天子所在之地，楊沂中回鎮江，劉光世回池州，劉錡回太平。岳飛的部隊聽到詔令，旗散轍亂，岳飛目瞪口呆。於是淮寧、蔡州、鄭州又被金人占有。因明堂恩封秦檜爲莘國公。紹興十一年，兀朮再次進攻，攻下壽春，進入廬州，諸將邵隆、王德、關師古等人連戰都告捷。楊沂中與敵在拓皋交戰，又打敗了他。秦檜忽然告諭楊沂中和張俊迅速班師回營。韓世忠聽到後，停在濠州不前進；劉錡聽到後，扔下壽春而返回。從此不再出兵。

四月，秦檜想把衆將的兵權都收回，給事中范同獻上計策，秦檜采取了他的意見。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都爲樞密使，岳飛爲副使，把宣撫司軍隸屬樞密院。六月，秦檜官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慶

章事兼樞密使，進封慶國公。《徽宗實録》成，遷少保，加封冀國公。先是，莫將、韓恕使金，拘于涿州。至是，兀术有求和意，縱之歸。檜復奏遣劉光遠、曹勛使金，又以魏良臣爲通問使。未幾，良臣偕金使蕭毅等來，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二州。尋遣何鑄報聘，許之。

國公。《徽宗實録》修成，升任少保，加封冀國公。在此之前，莫將、韓恕出使金國，被拘留在涿州。到這時，兀术有求和的意思，把他們放回來。秦檜又奏報派劉光遠、曹勛出使金國，又讓魏良臣任通問使。不久，魏良臣偕同金使蕭毅等人前來，商議以淮水爲界綫，要求割取唐、鄧二州。不久派何鑄回訪，答應了他們的要求。

十月，興岳飛之獄。檜使諫官万俟卨論其罪，張俊又誣飛舊將張憲謀反，於是飛及子雲俱送大理寺，命御史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十一月，貶李光藤州，范同罷參知政事。同雖附和議，以自奏事，檜忌之也。十二月，殺岳飛。檜以飛屢言和議失計，且嘗奏請定國本，俱與檜大異，必欲殺之。鑄、三畏初鞫，久不伏；卨入臺，獄遂上。誣飛嘗自言“己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爲指斥乘輿，受詔不救淮西罪，賜死獄中。子雲及張憲殺于都市。天下冤之，聞者流涕。飛之死，張俊有力焉，語在《飛傳》。

十月，發起岳飛的獄案。秦檜讓諫官万俟卨論述岳飛的罪名，張俊又誣陷岳飛的舊將張憲謀反，於是岳飛和他的兒子岳雲都被送到大理寺，命令御史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審訊他們。十一月，把李光貶到藤州，罷免范同參知政事的職務。范同雖然附和和議，因爲獨自奏事，秦檜忌恨他。十二月，殺了岳飛。秦檜因爲岳飛多次談論和議失計，并且曾經奏請定立國本，都和秦檜的觀點有很大差别，一定要殺了他。何鑄、周三畏開始審訊後，很久不能使他們服罪；万俟卨進入御史臺，訟案於是奏上。誣陷岳飛曾經自稱“自己和太祖都是三十歲執持符節”是指斥天子，犯了受詔而不救淮西的罪，賜死獄中。他的兒子岳雲以及張憲在都市被殺。天下人認爲他們死得冤枉，聽説的人都流淚泣涕。岳飛的死，張俊出了力，在《岳飛傳》中有詳細記載。

十二年，胡銓再編管新州。八月，徽宗及顯肅、懿節二梓宫至行在。太后還慈寧宫。九月，加太師，進封魏國公。十月，進封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與蔡京、童貫同，請改封母爲秦、魏國夫人。子熺舉進士，館客何溥赴南省，皆爲第一。熺本王�май孽子，檜妻晚妹，無子，晚妻貴而妒，檜在金國，出熺爲檜後。檜還，其家以熺見，檜喜甚。檜幸和議復成，益咎前日之異己者。先是，趙鼎貶潮州，王庶貶道州，胡銓再貶新州。至是，皆遇赦永不檢舉。曾開、李彌遜并落職。張俊本助和議，居位歲餘無去意，檜諷江邈論罷之。

紹興十二年，胡銓再次編管新州。八月，徽宗以及顯肅、懿節二靈柩到達天子所在之地。太后回慈寧宫。九月，秦檜被加封爲太師，進封爲魏國公。十月，進封爲秦、魏兩國公。秦檜因封兩國和蔡京、童貫相同，請求改封他的母親爲秦、魏國夫人。他的兒子秦熺應試進士，門客何溥參加禮部考試，皆得第一名。秦熺本是王晚的庶子，秦檜的妻子是王晚的妹妹，没有生育兒子，王晚的妻子顯貴而嫉妒，秦檜在金國時，她把王熺給秦檜作爲後代。秦檜回來後，家裏人讓秦熺見秦檜，秦檜非常喜歡他。秦檜慶幸又達成和議，更加怪罪以前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在此之前，趙鼎被貶到潮州，王庶被貶到道州，胡銓再次被貶到新州。到這時，都逢赦而永不薦拔。曾開、李彌遜都被免職。張俊本來協助和議，在

他的位置上一年多而沒有離去的意思，秦檜諷諭江邈彈劾罷免了他。

十三年，賀瑞雪，賀雪自檜始。賀日食不見，是後日食多書不見。彗星常見，選人康倬上書言彗星不足畏，檜大喜，特改京秩。楚州奏鹽城縣海清，檜請賀，帝不許。知虔州薛弼言木內有文曰"天下太平年"，詔付史館。於是修飾彌文，以粉飾治具，如鄉飲、耕籍之類節節備舉，爲苟安餘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聞矣。

紹興十三年，慶賀瑞雪，賀雪從秦檜開始。慶賀不見日食，此後日食多寫不見。彗星常現，候選官康倬上書說彗星不用怕，秦檜非常高興，把康倬特地改做京官。楚州奏報鹽城縣海水變清，秦檜請求慶賀，皇上沒有准許。知虔州薛弼說木內有文字稱"天下太平年"，下詔交給史館。於是文章極盡修飾，來粉飾太平，如鄉飲、耕籍之類的禮儀節節備辦，爲了在餘杭苟且偷安，從此不再到江上巡幸，而關於祥瑞的奏報卻每天都能聽到。

洪皓歸自金國，名節獨著，以致金酋室撚語，直翰苑不一月逐去。室撚者，粘罕之左右也。初，粘罕行軍至淮上，檜嘗爲之草檄，爲室撚所見，故因皓歸寄聲。檜意士大夫莫有知者，聞皓語，深以爲憾，遂令李文會論之。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獄死，張九成以鼓唱浮言貶，累及僧宗杲編配，皆以語忤檜也。張邵亦坐與檜言金人有歸欽宗及諸王后妃意，斥爲外祠。十四年，貶黃龜年，以前嘗論檜也。閩、浙大水，右武大夫白鍔有"燮理乖謬"語，刺配萬安軍。太學生張伯麟嘗題壁曰"夫差，爾忘越王殺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陽軍。故將解潛罷官閑居，辛永宗總戎外郡，亦坐不附和議，潛竄南安死，永宗編置肇慶死。趙鼎、李光皆再竄過海。皓之罪由白鍔延譽，光以在藤州唱和有諷刺及檜者，爲守臣所告也。

洪皓從金國回來，名節顯著，因爲傳達金國首領室撚的話，在翰林苑當值不到一個月就被逐去。室撚，是粘罕身邊的人。起初，粘罕行軍到淮水岸邊，秦檜曾經爲他起草檄文，被室撚所看見，所以趁着洪皓歸來而寄語。秦檜以爲士大夫沒有知道這件事的，聽了洪皓的話，深感怨恨，於是命令李文會彈劾他。胡舜陟因爲指責譏笑朝政被下獄致死，張九成因爲鼓吹浮言被貶，累及僧宗杲被編配，都是因爲說話觸怒了秦檜。張邵也因對秦檜說金人有使欽宗以及諸王后妃歸回的意思，被貶爲外祠官。紹興十四年，貶黃龜年，因他以前曾經彈劾秦檜的緣故。閩、浙發大水，右武大夫白鍔說了"協調治理錯誤"的話，被刺配萬安軍。太學生張伯麟曾經在墻壁上題寫道"夫差，你忘了越王殺了你的父親了嗎"，被杖打後背刺配吉陽軍。舊將解潛罷官閑居，辛永宗總管外郡，也因不附和議，解潛被流放南安而死，辛永宗被編置肇慶而死。趙鼎、李光都被再次流放過海。洪皓的罪是因白鍔的播揚名譽，李光因爲在藤州時唱和有諷刺到秦檜的，被守臣告發了。

先是，議建國公出閣，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等七人論禮與檜意異，於是表臣等以討論不詳、懷奸附鼎皆罷。始，檜爲上言：趙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遂嗾御史中丞詹大方言鼎

在此之前，討論建國公出閣的事，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等七人論禮和秦檜的意圖不同，於是吳表臣等因討論不詳、心懷奸邪依附趙鼎而都被罷官。起初，秦檜對皇上說：趙鼎想立皇太子，是期待陛下最終沒有兒子，應等陛下有親生兒子後再立皇太子。於是唆使御史中丞詹

邪謀密計，深不可測，與范冲等咸懷異意，以徼無妄之福。冲嘗爲資善翊善，故大方誣之。其後監察御史王鐩言帝未有嗣，宜祠高禖，詔築壇于圜丘東，皆檜意也。

大方說趙鼎邪謀密計，深不可測，和范冲等人都懷有他意，來求得無妄之福。范冲曾任資善堂翊善，所以詹大方誣陷他。後來監察御史王鐩說皇上没有子嗣，應當向禖神祈禱求子，詔令在圜丘東邊築壇，都是秦檜的意旨。

台州曾惇獻檜詩稱“聖相”。凡投獻者以皋、夔、稷、契爲不足，必曰“元聖”。檜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書少監領國史，進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還，自頌檜功德凡二千餘言，使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上之，皆遷秩。自檜再相，凡前罷相以來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日曆、時政亡失已多，是後記録皆熺筆，無復有公是非矣。冬十月，右正言何若指程頤、張載遺書爲專門曲學，力加禁絶，人無敢以爲非。

台州的曾惇向秦檜獻詩稱他爲“聖相”。凡是投獻的人認爲皋陶、夔、后稷、契都不足以和秦檜相比，一定稱他“元聖”。秦檜請求查禁野史。又命令兒子秦熺以秘書少監領國史，進上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曆》五百九十卷。秦熺趁着太后從北方回來，自頌秦檜的功德共二千多字，讓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奏上，都升了官。自從秦檜第二次做宰相，凡是上次罷相以來的詔書章疏稍有涉及秦檜的，一律更改焚燒丢棄，日曆、時政亡失的已經很多，此後所記録的都出自秦熺之筆，不再有公論的是非了。冬十月，右正言何若指責程頤、張載的遺書是專門曲學，極力加以禁絶，人們没有敢認爲不對的。

十五年，熺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四月，賜檜甲第，命教坊樂導之入，賜緡錢金綿有差。六月，帝幸檜第，檜妻婦子孫皆加恩。檜先禁私史，七月，又對帝言私史害正道。時司馬伋遂言《涑水記聞》非其曾祖光論著之書，其後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萬卷焚之。十月，帝親書“一德格天”扁其閣。十六年正月，檜立家廟。三月，賜祭器，將相賜祭器自檜始。

紹興十五年，秦熺官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四月，賜給秦檜甲等宅第，命令教坊樂隊引導他進入，賜給緡錢金綿不等。六月，皇上臨幸秦檜的宅第，秦檜的妻子兒媳子孫都加恩。秦檜先禁止私史，七月，又對皇上説私史危害正道。當時司馬伋隨即說《涑水記聞》不是他的曾祖父司馬光論著的書，後來李光家裏的人也拿出李光所收藏的一萬卷書焚燒掉。十月，皇上親自爲他的樓閣寫了“一德格天”的匾額。紹興十六年正月，秦檜建立家廟。三月，賜給祭器，將相被賜給祭器的從秦檜開始。

先是，帝以彗星見求言。張浚上疏，言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决不止，願謀爲豫備。不然，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檜久憾浚，至是大怒，即落浚節鉞，貶連州，尋移永州。

在此之前，皇上因爲彗星出現徵求直言。張浚上疏，説當今的形勢就好比治療在頭目心腹之中的大毒瘡，不根除它就不能停止擴散，希望爲了平安早作打算。不這樣的話，他時把國家出賣給敵人的人，反而會歸罪持正確意見的人。秦檜很久就忌恨張浚，到這時大怒，立即去掉他的節鉞，貶到連州，不久移到永州。

十七年，改封檜益國公。五月，移貶洪皓于英州。八月，趙鼎死于吉陽軍。是夏，先有趙鼎遇赦永不檢舉

紹興十七年，改封秦檜爲益國公。五月，把洪皓移貶到英州。八月，趙鼎死在吉陽軍。這年夏天，先有趙鼎遇到赦免永遠不被薦拔的聖旨，

之旨，又令月申存亡，鼎知之，不食而卒。自鼎之謫，門人故吏皆被羅織，雖聞其死而嘆息者亦加以罪。又竄呂頤浩子摭于藤州。十二月，進士施鍔上《中興頌》、《行都賦》及《紹興雅》十篇，永免文解。自此頌咏導諛愈多。賜百官喜雪御筵于檜第。

十八年，熺除知樞密院事，檜問胡寧曰："外議如何？"寧曰："以爲公相必不襲蔡京之迹。"五月，李顯忠上恢復策，落軍職，與祠。六月，迪功郎王廷珪編管辰州，以作詩送胡銓也。閏八月，福州言民采竹實萬斛以濟飢。十一月，胡銓自新州移貶吉陽軍，以作頌謗訕也。

十九年，帝命繪檜像，自爲贊。是歲，湖、廣、江西、建康府皆言甘露降，諸郡奏獄空。帝嘗語檜曰："自今有奏獄空者，當令監司驗實。果妄誕，即按治，仍命御史臺察之。苟不懲戒，則奏甘露瑞芝之類，崇虛飾誕，無所不至。"帝雖眷檜，而不可蔽欺也如此。十二月，禁私作野史，許人告。

二十年正月，檜趨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磔于市。自是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衛。是月，曹泳告李光子孟堅省記光所作私史，獄成，光竄已久，詔永不檢舉；孟堅編置峽州；朝士連坐者八人，皆落職貶秩；胡寅竄新州。泳由是驟用。五月，秘書少監湯思退奏以檜存趙氏本末付史館。六月，熺加少保。鄭煒告其鄉人福建安撫司機宜吴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家有潛光亭、商隱堂，以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故檜尤惡之。編管右迪功郎安誠、布衣汪大

又命令每月申報他的存亡，趙鼎知道了這件事，不吃東西而死去。自從趙鼎被貶謫，他的門人故吏都被羅織罪名，即使是聽到他的死訊而嘆息的人也被加上罪名。又把呂頤浩的兒子呂摭流放到藤州。十二月，進士施鍔進上《中興頌》、《行都賦》以及《紹興雅》十篇，永遠免除文解。從此頌咏奉承的越來越多。在秦檜的宅第賜百官喜雪御宴。

紹興十八年，任命秦熺知樞密院事，秦檜問胡寧說："外面的議論怎樣？"胡寧說："認爲公相一定不會沿襲蔡京的舊迹。"五月，李顯忠進上恢復失地的策略，被免去軍職，做祠官。六月，迪功郎王廷珪編管辰州，因爲他作詩贈送胡銓的緣故。閏八月，福州稱百姓采萬斛竹實來救飢。十一月，胡銓從新州移貶吉陽軍，因爲作頌譏謗的緣故。

紹興十九年，皇上命令爲秦檜畫像，自己寫像贊。這一年，湖、廣、江西、建康府都稱有甘露下降，各郡奏報獄空。皇上曾經對秦檜說："從現在起如果有奏報獄空的，應當命令監司查驗核實。如果事屬妄誕，立即整治，并命御史臺審察。假如不懲戒的話，就會奏報甘露瑞芝之類，崇虛飾誕，無所不做。"皇上雖然眷顧秦檜，但也是這樣不能被蒙蔽欺騙。十二月，禁止私撰野史，允許人告發。

紹興二十年正月，秦檜正要上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殺秦檜没有刺中，被在市上凌遲處死。從此秦檜每次出來，都跟着五十個士兵拿着長棒來自衛。這月，曹泳告發李光的兒子李孟堅省記李光所作的私史，案成，李光被流放已久，下詔永不薦拔；李孟堅被編置峽州；朝士被牽連的有八人，都削職貶秩；胡寅被流放新州。曹泳因此很快被任用。五月，秘書少監湯思退奏報因秦檜而趙氏得以留存的本末交付史館。六月，秦熺被加封爲少保。鄭煒告發他的同鄉福建安撫司機宜吴元美作《夏二子傳》，是指蚊、蠅；家中有潛光亭、商隱堂，因爲亭子號爲潛光，是有心和李光結黨，堂名爲商隱，是無意事奉秦檜。所以秦檜特別痛恨他。編管右迪功郎安誠、平民汪大圭，

圭，斬有蔭人惠俊、進義副尉劉允中，黥徑山僧清言，皆以訕謗也。時檜疾愈，朝參許肩輿，二孫扶掖，仍免拜。二十一年，朝散郎王揚英上書薦熺爲相，檜奏揚英知泰州。

二十二年，又興王庶二子之奇之荀、葉三省、楊煒、袁敏求四大獄，皆坐謗訕。煒又以嘗登李光、蕭振之門，言時事也。於是光永不檢舉，振貶池州。二十三年，檜請下台州於謝伋家取綦崈禮所受御筆繳進。檜初罷相，上有責檜語，欲泯其迹焉。是歲，進士黄友龍坐謗訕，黥配嶺南；内侍裴詠坐指斥，編管瓊州。二十四年二月，楊炬以弟煒嘗累死賓州，炬編管邕州。何兑訟其師馬伸發端上金人書乞存趙氏，爲分檜功，兑編管英州。三月，檜孫敷文閣待制塤試進士舉，省殿試皆爲第一，檜從子焞、焴、姻黨周夤沈興傑皆登上第，士論爲之不平。考官則魏師遜、湯思退、鄭仲熊、沈虚中、董德元也。師遜等初知貢舉，即語人曰："吾曹可以富貴矣。"及廷試，檜又奏思退爲編排，師遜爲詳定。塤與第二人曹冠策皆攻專門之學，張孝祥策則主一德元老且及存趙事。帝讀塤策，皆檜、熺語，於是擢孝祥爲第一，降塤第三。未幾，塤修撰實録院，宰相子孫同領史職，前所無也。

六月，以王循友前知建康嘗罪檜族黨，循友安置藤州。八月，王趯爲李光求内徙，趯編管辰州。鄭玘、賈子展以會中有嘲謔講和之語，玘竄容州，子展竄德慶府。方疇以與胡銓通書，編置永州。十二月，魏安行、洪興祖以廣傳程瑀《論語解》，安行編置欽州，興祖編置昭州。又竄程緯，以其慢上無禮也。

斬了有蔭庇的人惠俊、進義副尉劉允中，對徑山僧清言施黥刑，都是因爲譏謗的緣故。當時秦檜病得厲害，朝參時允許人抬着，兩個孫子攙扶着，并免拜。紹興二十一年，朝散郎王揚英上書推薦秦熺作宰相，秦檜奏請王揚英知泰州。

紹興二十二年，又興起王庶的兩個兒子王之奇王之荀、葉三省、楊煒、袁敏求四大獄案，都是因爲譏謗得罪。楊煒又因曾經到過李光、蕭振的家，談論時事。於是李光永遠不被薦拔，蕭振被貶到池州。紹興二十三年，秦檜請求下達台州到謝伋家取綦崈禮所受的御筆繳進來。秦檜最初被罷相時，皇上有斥責秦檜的話，秦檜想毁滅那些痕迹。這一年，進士黄友龍因爲譏謗，黥配嶺南；内侍裴詠因指斥獲罪，編管瓊州。紹興二十四年二月，楊炬因爲弟弟楊煒嘗累死在賓州，楊炬編管邕州。何兑起訴他的老師馬伸發起上金人書請求留存趙氏，是分秦檜的功勞，何兑被編管英州。三月，秦檜的孫子敷文閣待制秦塤參加進士考試，省試殿試都是第一名，秦檜的侄子秦焞、秦焴、姻黨周夤沈興傑都登上第，士論感到不公平。考官則是魏師遜、湯思退、鄭仲熊、沈虚中、董德元。魏師遜等人剛知貢舉，就對人説："我們可以富貴了。"等到廷試，秦檜又奏請湯思退作編排官，魏師遜作詳定官。秦塤和第二名曹冠的策都是攻專門之學，張孝祥的策則是主一德元老并且涉及存趙的事情。皇上讀了秦塤的策，都是秦檜、秦熺説的話，於是就擢升張孝祥爲第一名，把秦塤降爲第三名。不久，秦塤到實録院做修撰，宰相的子孫同時擔當史職，是前所未有的。

六月，因爲王循友以前知建康時曾經治秦檜族黨的罪，王循友被安置藤州。八月，王趯替李光請求内徙，王趯被編管辰州。鄭玘、賈子展因會面時有嘲謔講和的話，鄭玘被流放容州，賈子展被流放德慶府。方疇因爲和胡銓通信，被編置永州。十二月，魏安行、洪興祖因廣泛傳播程瑀的《論語解》，魏安行被編置欽州，洪興祖被編置昭州。又流放程緯，因爲他怠慢皇上而無禮的緣故。

帝嘗諭檜曰："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可令檢舉約束。"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言，蔽上耳目，凡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畏言國事，僅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帝及之，蓋亦防檜之壅蔽也。

皇上曾經告諭秦檜說："最近輪到入對的人，大多請假避免。百官輪流入對，正是想聽沒有聽到的事情，可以命令檢舉約束。"秦檜自專政以來，蔽塞人們的言論，蒙蔽皇上的視聽，凡是一時獻言的人，不是歌頌秦檜的功德的，就揭發人家的語言來中傷好人。想獻言的人恐怕觸犯秦檜的忌諱，害怕談論國家大事，衹是談論銷金鋪翠、請求禁止鹿胎冠子之類的事，聊以塞責罷了。所以皇上談到這件事，大概也是防止秦檜堵塞隱瞞。

衢州嘗有盜起，檜遣殿前司將官辛立將千人捕之，不以聞。晉安郡王因入侍言之，帝大驚，問檜，檜曰："不足上煩聖慮，故不敢聞，盜平即奏矣。"退而求其故，知晉安言之，遂奏晉安居秀王喪不當給俸，月損二百緡，帝爲出內帑給之。

衢州曾經有盜賊興起，秦檜派殿前司將官辛立帶領千人緝捕他們，没有報告給皇上。晉安郡王趁着入侍的機會告訴了皇上這件事，皇上非常吃驚，問秦檜，秦檜說："這件事不值得麻煩您擔心，所以没敢向您報告，等把盜賊平定了就會立即向您稟報。"退下後詢問其中的緣故，知道是晉安郡王向皇上說了這件事，於是奏報晉安郡王在爲秀王守喪不應給俸禄，每月減少二百緡，皇上爲此拿出内庫所藏給晉安郡王。

二十五年二月，以沈長卿嘗與李光啓譏和議，又與芮燁共賦《牡丹詩》，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爲鄰人所告，長卿編置化州，燁武岡軍。靜江有驛名秦城，知府吕愿中率賓僚共賦《秦城王氣詩》以媚檜，不賦者劉芮、李燮、羅博文三人而已。愿中由此得召。又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檜聞之安然。十月，申禁專門之學。以太廟靈芝繪爲華旗，凡郡國所奏瑞木、嘉禾、瑞瓜、雙蓮悉繪之。

紹興二十五年二月，因沈長卿過去和李光開啓譏諷和議，又和芮燁共賦《牡丹詩》，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的詩句，被鄰居所告發，沈長卿被編置化州，芮燁被編置武岡軍。靜江有一個名爲秦城的驛站，知府吕愿中率賓客僚屬共賦《秦城王氣詩》來向秦檜諂媚，没有賦詩的衹有劉芮、李燮、羅博文三個人罷了。吕愿中因此得到召見。又有張扶請秦檜乘坐金根車，又有人請求設置益國官屬以及議論爲秦檜加九錫之禮遇，秦檜聽到後安然處之。十月，申明禁止專門之學。把太廟的靈芝繪成華旗，凡是郡國所奏的瑞木、嘉禾、瑞瓜、雙蓮都繪在上面。

趙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爲汪召錫所告。御史徐嘉又論趙鼎子汾與令衿飲别厚贐，必有奸謀，詔送大理，拘令衿南外宗正司。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姓名，必欲殺之而後已。鼎已死而憾之不置，遂欲孥戮

趙令衿觀看秦檜的《家廟記》，口中朗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被汪召錫所告發。御史徐嘉又論述趙鼎的兒子趙汾和趙令衿飲别時厚贈禮物，一定有奸謀，下詔把趙汾送大理寺，趙令衿拘留在南外宗正司。秦檜在一德格天閣寫下趙鼎、李光、胡銓的姓名，一定要殺了他們纔罷休。趙鼎已經死了還忌恨他不罷休，於是要殺了

汾。檜忌張浚尤甚，故令衿之獄，張宗元之罷，皆波及浚。浚在永州，檜又使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至是，使汾自誣與浚及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

趙汾。秦檜尤其憎恨張浚，所以趙令衿的案件，張宗元的罷免，都波及到張浚。張浚在永州，秦檜又派他的死黨張柄知潭州，和郡丞汪召錫一起偵察他。到這時，讓趙汾自誣自己和張浚以及李光、胡寅一起圖謀叛亂，凡是當時的賢士五十三人都參與了。獄案辦成，但秦檜已經病得不能寫字了。

是月乙未，帝幸檜第問疾，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熺奏請代居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遂命權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父子致仕制。熺猶遣其子塤與林一飛、鄭柟夜見臺諫徐嚞、張扶謀奏請己爲相。丙申，詔檜加封建康郡王，熺進少師，皆致仕，塤、堪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是夜，檜卒，年六十六。後贈申王，謚忠獻。

這月乙未日，皇上臨幸秦檜家問候他的病情，秦檜没説一句話，祇是流眼淚。秦熺奏請代替秦檜做宰相的人，皇上説："這件事你不應當參與。"皇上於是命令權直學士院沈虛中起草秦檜父子辭官去職的制書。秦熺仍然派遣他的兒子秦塤和林一飛、鄭柟在夜裏去見臺諫徐嚞、張扶商議奏請自己做宰相。丙申日，下詔爲秦檜加封建康郡王，秦熺進爲少師，都辭官去職，秦塤、秦堪都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這天晚上，秦檜死去，年齡六十六歲。後追贈爲申王，謚號爲忠獻。

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忘仇斁倫。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耻者，率爲檜用，争以誣陷善類爲功。其矯誣也，無罪可狀，不過曰謗訕，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即捕治，中以深文。又陰結内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動静。郡國事惟申省，無一至上前者。檜死，帝方與人言之。

秦檜兩次占據宰相的位置，共十九年，劫制皇上，包藏禍心，提倡和議，貽誤國家，忘記仇敵，敗壞人倫。一時的忠臣良將，都被他誅殺殆盡。那些頑鈍無耻的人，一律被秦檜所任用，争着把誣陷好人作爲自己的功勞。那些被誣陷的人，没有罪名可加，不過是説譏謗，或是指斥，或是怨恨，或是立黨沽名，甚至則説有目無皇上的心。凡是彈劾人的章疏，都是秦檜自己操筆後交給諫官，認識他的筆迹的人説："這是老秦寫的。"偵察事情的士卒，布滿京城，稍涉譏議，就逮捕治辦，用厲害的言辭加以中傷。又暗中勾結内侍以及醫師王繼先，窺伺皇上的動静。郡國大事祇申報到尚書省，没有一件報到皇上面前的。秦檜死後，皇上纔和人談起這件事。

檜立久任之説，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附己者立與擢用。自其獨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柔佞易制者，如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

秦檜設立長久任職的規矩，士人長期得不到職位，有十年還不被任用的。依附自己的人立刻就被提升任用。自從他獨當宰相，到死的時候，改换執政二十八人，都是没有一個被世人所稱譽的。優柔奸佞容易控制的人，像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

堯弼、巫伋、章夏、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之徒，率拔之冗散，遽躋政地。既共政，則拱默而已。又多自言官聽檜彈擊，輒以政府報之，由中丞、諫議而升者凡十有二人，然甫入即出，或一閱月，或半年即罷去。惟王次翁閱四年，以金人敗盟之初持不易相之論，檜德之深也。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人謂熺自檜秉政無日不鍛酒具，治書畫，特其細爾。

方、余堯弼、巫伋、章夏、宋僕、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之類，都是從冗散官提拔上來，很快躋身政地。共政以後，却衹是拱手沉默罷了。又大多自己談論官事時聽從秦檜的意思進行彈劾抨擊，往往用政府的名義報上去，由中丞、諫議而晉級的共有十二人，但是剛一進入就出來，有時過一個月，有時過半年就被罷免離去。衹有王次翁過了四年，是因爲金人剛敗盟時堅持不換宰相的觀點，秦檜深深地感激他的緣故。秦檜打開家門接受賄賂，富得和國家相匹敵，外國的珍寶，他死後仍然被送到家裏。人們説秦熺自從秦檜掌政之後没有一天不打造酒具、治辦書畫的，衹是其中很小的部分罷了。

檜陰險如崖阱，深阻竟叵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李光嘗與檜爭論，言頗侵檜，檜不答。及光言畢，檜徐曰："李光無人臣禮。"帝始怒之。凡陷忠良，率用此術。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而又喜諛佞，不避形迹。

秦檜的陰險就好像懸崖和陷阱，深阻而叵測。同僚在皇上面前論事，他不曾極力申辯，衹用一兩句話就把他們傾軋排擠下去。李光曾經和秦檜爭論，言辭對秦檜頗有侵犯，秦檜不吭聲。等到李光説完，秦檜慢慢地説："李光没有做人臣的禮儀。"皇上開始生李光的氣。凡是陷害忠良，秦檜一概用這種方法。他晚年尤其殘忍，多次興起大案，而又喜歡奉承奸佞的人，不避形迹。

然檜死熺廢，其黨祖述餘説，力持和議，以竊據相位者尚數人，至孝宗始蕩滌無餘。開禧二年四月，追奪王爵，改謚謬醜。嘉定元年，史彌遠奏復王爵、贈謚。

但是秦檜死後秦熺被廢而不用，他們的同黨祖述餘説，極力主張和議，以此竊據宰相位置的尚且有數人，到孝宗時纔蕩滌無餘。寧宗開禧二年四月，秦檜被追奪王爵，改謚號爲謬醜。嘉定元年，史彌遠奏請恢復他的王爵、追贈謚號。

宋史卷四百七十四

列傳第二百三十三

奸臣(四)

万俟卨　韓侂胄　丁大全　賈似道

万俟卨

万俟卨字元忠，開封陽武縣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調相州、潁昌府教授，歷太學録、樞密院編修官、尚書比部員外郎。紹興初，盜曹成掠荆湖間，卨時避亂沅、湘，帥臣程昌寓以便宜檄卨權沅州事。成奄至城下，卨召土豪、集丁壯以守，成食盡乃退。除湖北轉運判官，改提點湖北刑獄。岳飛宣撫荆湖，遇卨不以禮，卨憾之。卨入覲，調湖南轉運判官，陛辭，希秦檜意，譖飛于朝。留爲監察御史，擢右正言。

万俟卨字元忠，開封陽武縣人。徽宗政和二年考取太學中的上舍。調任相州、潁昌府教授，歷任太學録、樞密院編修官、尚書比部員外郎。高宗紹興初年，盜寇曹成在荆湖之間劫掠，万俟卨當時在沅、湘避亂，帥臣程昌寓奉旨便宜行事發檄告万俟卨權沅州事。曹成忽然來到城下，万俟卨召集土豪、丁壯來守衛，曹成糧食用盡纔退去。万俟卨被任命爲湖北轉運判官，改提點湖北刑獄。岳飛宣撫荆湖，遇到万俟卨没有以禮待他，万俟卨忌恨他。万俟卨入朝覲見，被調任湖南轉運判官，向皇上辭别時，迎合秦檜的意圖，在朝廷上詆毁岳飛。被留任監察御史，擢升右正言。

時檜謀收諸將兵權，卨力助之，言諸大將起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欲，盍示以逗遛之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知所懼。

當時秦檜正圖謀收回衆將的兵權，万俟卨極力幫助他，説衆大將起於行伍，知利不知義，怕死不怕法，高官大職，美女玉帛，已經極大地滿足了他們的欲望，何不用因逗留不前而被懲罰，因失敗逃亡而被誅殺，不聽從命令而被殺戮來警示他們，使他們知道有所畏懼。

張俊歸自楚州，與檜合謀擠飛，令卨劾飛對將佐言山陽不可守。命中丞何鑄治飛獄，鑄明其無辜。檜怒，以卨代治，遂誣飛與其子雲致書張憲令虚申警報以動朝廷，及令憲措置使還飛軍；獄不成，又誣以淮西逗遛之

張俊從楚州歸來，和秦檜合謀排擠岳飛，讓万俟卨彈劾岳飛對輔佐的將領説山陽不能守。命令中丞何鑄辦岳飛之案，何鑄申明岳飛無辜。秦檜很生氣，讓万俟卨代替他辦案，於是誣陷岳飛和他的兒子岳雲寫信給張憲讓他虚報警報來動摇朝廷，以及讓張憲安排使岳飛的部隊返回；案件

事。飛父子與憲俱死，天下冤之。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彦猷言飛無罪，卨劾之；知宗正寺士㒟請以百口保飛，卨又劾之，士㒟竄死建州。劉洪道與飛有舊，卨劾其足恭媚飛，聞飛罷宣撫，抵掌流涕。於是洪道抵罪，終身不復。參政范同爲檜所引，或自奏事，檜忌之，卨劾罷，再論同罪，謫居筠州。又爲檜劾李光鼓倡，孫近朋比，二人皆被竄謫。

没有辦成，又用在淮西逗留的事情來誣陷岳飛。岳飛父子和張憲都被處死，天下人爲他們喊冤。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彦猷説岳飛没有罪，万俟卨彈劾他；知宗正寺士㒟請求用全家一百口性命來爲岳飛擔保，万俟卨又彈劾他，士㒟被流放建州而死。劉洪道和岳飛有舊交，万俟卨彈劾他過度謙恭向岳飛諂媚，聽説岳飛被罷免宣撫，拊掌流涕。於是劉洪道被治罪，終身不復任用。參政范同被秦檜所舉薦，有時自行奏事，秦檜忌恨他，万俟卨彈劾罷免他後，又論處范同的罪，范同被貶謫居住在筠州。他又替秦檜彈劾李光鼓動倡導，孫近朋比爲奸，李光和孫近二人都被流放貶謫。

和議成，卨請詔户部會計用兵之時與通和之後所費各幾何，若减於前日，乞以羨財别貯御前激賞庫，不許他用，蓄積稍實，可備緩急。梓宫還，以卨爲欑宫按行使，内侍省副都知宋唐卿副之，卨請與唐卿同班上殿奏事，其無耻如此。張浚寓居長沙，卨妄劾浚卜宅逾制，至擬五鳳樓。會吴秉信自長沙還朝，奏浚宅不過衆人，常産可辦，浚乃得免。

和議達成，万俟卨請求詔令户部統計用兵的時候和與金通和以後所花的費用各有多少，如果比用兵時有所减少，請求將多餘的錢另外貯藏在御前激賞庫，不許做其他用途，蓄積逐漸充實，可備急用。靈柩返回，讓万俟卨任欑宫按行使，内侍省副都知宋唐卿做他的副手，万俟卨請求和宋唐卿同班上殿奏事，他就是這樣無耻。張浚寓居長沙，万俟卨妄圖彈劾張浚的住宅超逾規制，甚至模仿五鳳樓。正趕上吴秉信從長沙回朝，奏報張浚的住宅没有超過衆人的規制，其固定産業可以辦理，張浚纔得以幸免。

除參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使還，檜假金人譽己數千言，囑卨以聞，卨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廬中批上旨，輒除所厚者官，吏鈐紙尾進，卨曰："不聞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言官李文會、詹大方交章劾卨，卨遂求去。帝命出守，檜愈怒。給事中楊愿封還詞頭，遂罷去，尋謫居歸州。遇赦，量移沅州。

万俟卨被任命爲參知政事，充任金國報謝使。出使回來，秦檜假藉金人稱贊自己幾千言，囑咐万俟卨報告上去，万俟卨感到爲難。另有一天奏事完畢退下來，秦檜坐在殿房中批皇上的聖旨，往往讓和自己關係好的人升官，官吏在紙的末尾蓋了印後進上，万俟卨説："没有聽到皇上説話。"推却不看。秦檜非常生氣，從此没有和他説過一句話。言官李文會、詹大方交相上章彈劾万俟卨，万俟卨於是請求離去。皇上命令他出守都外，秦檜更加生氣。給事中楊愿封還詞頭，万俟卨隨即被罷免離去，不久謫居歸州。遇到赦免，量移沅州。

二十五年，召還，除參知政事，尋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纂次太后回鑾事實，上之。張浚

紹興二十五年，被召回，除參知政事，不久被拜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編纂太后從金國而回的經過，奏上去。張浚認爲万俟卨

以卨與沈該居相位不厭天下望，上書言其專欲受命於金。卨見書大怒，以爲金人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浚坐竄謫。卨提舉刊修《貢舉敕令格式》五十卷、《看詳法意》四百八十七卷，書進，授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五，謚忠靖。

和沈該居於宰相之位不能滿足天下人的願望，上書説他專門想聽從金人的命令。万俟卨看到奏書非常生氣，認爲金人没有釁隙，但張浚所奏報的就好像在一年間就要發生災禍，張浚因而被流放貶謫。万俟卨提舉刊修《貢舉敕令格式》五十卷、《看詳法意》四百八十七卷，書進上，授金紫光祿大夫，辭官去職。去世，年齡七十五歲，謚號忠靖。

卨始附檜，爲言官，所言多出檜意；及登政府，不能受鉗制，遂忤檜去。檜死，帝親政，將反檜所爲，首召卨還。卨主和固位，無異於檜，士論益薄之。

万俟卨開始時依附秦檜，作爲言官，所説的話大多出自秦檜的意圖；等登上政府的要職，不能受秦檜的鉗制，於是因違抗秦檜而離去。秦檜死後，皇上親政，打算改正秦檜的做法，首先召万俟卨回來。万俟卨主張和議穩固自己的地位，和秦檜無異，士論更加鄙薄他。

韓侂胄

韓侂胄字節夫，魏忠獻王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憲聖慈烈皇后女弟，仕至寶寧軍承宣使。侂胄以父任入官，歷閤門祗候、宣贊舍人、帶御器械。淳熙末，以汝州防禦使知閤門事。

韓侂胄字節夫，是魏忠獻王韓琦的曾孫。他的父親是韓誠，娶了高宗憲聖慈烈皇后的妹妹，官至寶寧軍承宣使。韓侂胄因父恩蔭而入朝做官，歷任閤門祗候、宣贊舍人、帶御器械。孝宗淳熙末年，以汝州防禦使知閤門事。

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趙汝愚議定策立皇子嘉王。時憲聖太后居慈福宫，而侂胄雅善慈福内侍張宗尹，汝愚乃使侂胄介宗尹以其議密啓太后。侂胄兩至宫門，不獲命，彷徨欲退，遇重華宫提舉關禮問故，入白憲聖，言甚懇切，憲聖可其議。禮以告侂胄，侂胄馳白汝愚。日已向夕，汝愚亟命殿帥郭杲以所部兵夜分衛南北内。翌日，憲聖太后即喪次垂簾，宰臣傳旨，命嘉王即皇帝位。

孝宗駕崩，光宗因病不能執掌喪事，朝廷内外議論紛紛，趙汝愚議定策立皇子嘉王。當時憲聖太后居住在慈福宫，而韓侂胄一向和慈福宫内侍張宗尹交好，趙汝愚就使韓侂胄通過張宗尹把他的意見秘密地啓報太后。韓侂胄兩次到了宫門，都没有被准許進入，正彷徨想退下，遇到重華宫提舉關禮詢問緣故，進去告訴憲聖太后，言辭非常懇切，憲聖太后同意了他的觀點，關禮把情况告訴韓侂胄，韓侂胄奔馳而去告訴趙汝愚。已近黄昏，趙汝愚立即命令殿帥郭杲率領他的部下夜裏分别守衛南北内。第二天，憲聖太后到吊喪的地方垂簾，宰臣傳旨，命令嘉王即皇帝位。

寧宗既立，侂胄欲推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郭杲節鉞，而侂胄但遷宜州觀察使兼樞密都承旨。侂胄始觖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

寧宗即位之後，韓侂胄想推論定策的功勞，趙汝愚説："我是宗室之臣，你是外戚，怎麽能够談論功勞呢？衹有下面的武臣，應當推恩獎賞。"就爲郭杲加授節鉞，而韓侂胄衹遷宜州觀察使兼樞密都承旨。韓侂胄起初因不滿而怨恨，但由於他傳導詔旨，逐漸被寵幸，常常乘機竊弄

威福。朱熹白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而疏遠之，汝愚不以爲意。右正言黄度欲劾侂胄，謀泄，斥去。朱熹奏其奸，侂胄怒，使優人峨冠闊袖象大儒，戲於上前，熹遂去。彭龜年請留熹而逐侂胄。未幾，龜年與郡；侂胄進保寧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自是，侂胄益用事，而以抑賞故，怨汝愚日深。

威福。朱熹告訴趙汝愚應當用豐厚的獎賞酬謝他的功勞而疏遠他，趙汝愚没有在意。右正言黄度想彈劾韓侂胄，計謀泄露，被排斥離去。朱熹奏報他的奸惡，韓侂胄發怒，派優人戴着高高的帽子穿着寬袖衣服，打扮得像個大儒，在皇上面前戲弄，朱熹於是離去。彭龜年請求留下朱熹而驅逐韓侂胄。不久，彭龜年被派到州郡；韓侂胄進升保寧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從此，韓侂胄更加專權，而因爲抑制獎賞他的緣故，與趙汝愚的積怨逐漸加深。

雷川劉弢者，曩與侂胄同知閤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内禪時，汝愚獨與侂胄計議，弢弗得與聞，内懷不平，至是，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胄愕然，因問計，弢曰："惟有用臺諫爾。"侂胄問："若何而可?"弢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悟，即以内批除所知劉德秀爲監察御史，楊大法爲殿中侍御史；罷吴獵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汝愚之迹始危。

雷川有個叫劉弢的人，過去和韓侂胄同知閤門事，認爲自己讀了很多書而很自負。當討論内禪時，趙汝愚衹和韓侂胄商議，劉弢没能參與，心中不平，到這時，對韓侂胄説："趙宰相想專奪大功，你不衹是不能得到節度的職位，恐怕將不免於被流放到嶺海了。"韓侂胄感到驚愕，於是向他詢問計策，劉弢説："衹有任用臺諫了。"韓侂胄問："怎麽做纔行呢?"劉弢説："用御筆批出就行了。"韓侂胄醒悟，就用内批提升和他要好的劉德秀爲監察御史，楊大法爲殿中侍御史；罷免吴獵的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替他。這時任諫官的都是韓侂胄的同黨，趙汝愚的處境開始危險。

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侂胄引李沐爲右正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即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始，侂胄之見汝愚，徐誼實薦之，汝愚既斥，遂并逐誼。朱熹、彭龜年、黄度、李祥、楊簡、吕祖儉等以攻侂胄得罪，太學生楊宏中、張衜、徐範、蔣傅、林仲麟、周端朝等又以上書論侂胄編置，朝士以言侂胄遭責者數十人。

韓侂胄想驅逐趙汝愚而找不到藉口，與京鏜商量，京鏜説："他是宗室之姓，誣陷他用陰謀危害社稷就行了。"寧宗慶元元年，韓侂胄推薦李沐任右正言。李沐曾經對趙汝愚有所請求但没有結果，就奏報趙汝愚作爲同姓居於相位，對於社稷將没有好處。趙汝愚被罷免宰相的職務。起初，韓侂胄見趙汝愚，實際上是徐誼引薦的，趙汝愚被排斥以後，徐誼也被一并逐去。朱熹、彭龜年、黄度、李祥、楊簡、吕祖儉等人因攻擊韓侂胄而得罪，太學生楊宏中、張衜、徐範、蔣傅、林仲麟、周端朝等人又因上書彈劾韓侂胄而被編置，朝士因談論韓侂胄而遭到處罰的有幾十人。

已而侂胄拜保寧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又設僞學之目，以網括汝愚、朱熹門下知名之士。用何澹、胡

不久韓侂胄被任命爲保寧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又設立僞學的名目，來把趙汝愚、朱熹門下的知名人士全部治罪。任用何澹、胡紘作爲諫

紘爲言官。澹言僞學宜加風厲，或指汝愚爲僞學罪首；紘條奏汝愚有十不遜，且及徐誼。汝愚謫永州，誼謫南安軍。慮他日汝愚復用，密諭衡守錢鍪圖之，汝愚抵衡暴薨。留正舊在都堂衆辱侂胄，至是，劉德秀論正引用僞黨，正坐罷斥。吏部尚書葉翥要侍郎倪思列疏論僞學，思不從，侂胄乃擢翥執政而免思官。侂胄加開府儀同三司。時臺諫迎合侂胄意，以攻僞學爲言，然憚清議，不欲顯斥熹。侂胄意未快，以陳賈嘗攻熹，召除賈兵部侍郎。未至，亟除沈繼祖臺察。繼祖誣熹十罪，落職罷祠。三年，劉三傑入對，言前日僞黨，今變而爲逆黨。侂胄大喜，即日除三傑爲右正言，而坐僞學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王沇獻言令省部籍記僞學姓名，姚愈請降詔嚴僞學之禁，二人皆得遷官。施康年、陳讜、鄧友龍、林采皆以攻僞學久居言路，而張釜、張巖、程松率由此秉政。

官。何澹抨擊僞學更加激烈，有人指責趙汝愚是僞學的罪魁禍首；胡紘條奏趙汝愚有十不遜，并且言及徐誼。趙汝愚被貶謫永州，徐誼被貶謫南安軍。又擔心將來趙汝愚再被任用，秘密指示衡州郡守錢鍪謀害他，趙汝愚抵達衡州後暴死。留正過去在都堂當衆羞辱韓侂胄，到這時，劉德秀論述留正引用僞黨，留正因而被免職。吏部尚書葉翥要侍郎倪思列疏論述僞學，倪思没有服從，韓侂胄就提拔葉翥爲執政而免去倪思的官職。韓侂胄被加官開府儀同三司。當時臺諫迎合韓侂胄的意圖，把攻擊僞學作爲話題，但害怕有公正的評論，不想明顯地排斥朱熹。韓侂胄的意圖没有得到滿足，因爲陳賈曾經攻擊過朱熹，任命陳賈爲兵部侍郎。没有到任，立即任命沈繼祖爲臺察。沈繼祖誣陷朱熹十條罪狀，朱熹被落職免官。慶元三年，劉三傑入宫回答皇帝問話，説前些時候的僞黨，現在變成了逆黨。韓侂胄非常高興，當天任命劉三傑爲右正言，而因僞學逆黨而得罪的有五十九人。王沇獻計讓省部登記僞學者的姓名，姚愈請求降詔嚴禁僞學，兩人都得以升官。施康年、陳讜、鄧友龍、林采都因攻擊僞學而長久地擔任言官，張釜、張巖、程松都是由此掌政。

四年，侂胄拜少傅，封豫國公。有蔡璉者嘗得罪，汝愚執而黥之。五年，侂胄使璉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其賓客所言七十紙。侂胄欲逮彭龜年、曾三聘、徐誼、沈有開下大理鞫之，范仲藝力爭乃止。其年遷少師，封平原郡王。六年，進太傅。婺州布衣吕祖泰上書言道學不可禁，請誅侂胄，以周必大爲相。侂胄大怒，决杖流欽州。言者希侂胄意，劾必大首植僞黨，降爲少保。一時善類悉罹黨禍，雖本侂胄意，而謀實始京鏜。逮鏜死，侂胄亦稍厭前事，張孝伯以爲不弛黨禁，後恐不免報復之禍。侂胄以爲然，追復汝愚、朱熹職名，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徐誼等皆先

慶元四年，韓侂胄被拜爲少傅，封豫國公。有一個叫蔡璉的人曾經犯罪，趙汝愚抓了他并施以黥刑。慶元五年，韓侂胄讓蔡璉告發趙汝愚定策時有别的陰謀，出具他的賓客所説的話有七十張紙。韓侂胄想逮捕彭龜年、曾三聘、徐誼、沈有開下到大理寺審訊他們，范仲藝力爭纔停止。這一年他升任少師，封平原郡王。慶元六年，進爲太傅。婺州平民吕祖泰上書説道學不能禁，請求誅除韓侂胄，讓周必大做宰相。韓侂胄非常生氣，吕祖泰被杖責後流放欽州。諫官迎合韓侂胄的意圖，彈劾周必大首先培植僞黨，周必大被降爲少保。一時的好人都遭黨禍，雖然是本於韓侂胄的意圖，但謀劃實際上是從京鏜開始。等到京鏜死後，韓侂胄也有點厭煩以前的事情，張孝伯認爲如果不鬆弛黨禁，恐怕以後免不了報復的災禍。韓侂胄認爲他説得對，追復趙汝愚、朱熹的

後復官。僞黨之禁寖解。

三年，拜太師。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侂胄平章國政，侂胄繆爲辭謝，乞致其仕，詔不許，允中放罷。時侂胄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斥，損晚節以規榮進者矣。若陳自强則以侂胄童子師，自選人不數年致位宰相，而蘇師旦、周筠又侂胄廝役也，亦皆預聞國政，超取顯仕。群小阿附，勢焰熏灼。侂胄凡所欲爲，宰執惕息不敢爲異，自强至印空名敕札授之，惟所欲用，三省不預知也。言路阨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謂之月課。

或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於是恢復之議興。以殿前都指揮使吴曦爲興州都統，識者多言曦不可，主西師必叛，侂胄不省。安豐守厲仲方言淮北流民願歸附，會辛棄疾入見，言敵國必亂必亡，願屬元老大臣預爲應變計，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言。開禧改元，進士毛自知廷對，言當乘機以定中原，侂胄大悦。詔中外諸將密爲行軍之計。先是，楊輔、傅伯成言兵不可動，抵罪；至是，武學生華岳叩閽乞斬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諫議大夫李大異亦論止開邊。岳下大理劾罪編置，大異斥去。

陳自强援故事乞命侂胄兼領平章，臺諫鄧友龍等繼以爲請，侂胄除平章軍國事。蕭逵、李壁時在太常，論定典禮，三日一朝，因至都堂，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并納其第。侂胄昵蘇師旦爲腹心，除師旦安遠軍節度使。自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

職名，留正、周必大也恢復官秩重新執政，徐誼等人都先後恢復官職。僞黨的禁令逐漸鬆懈。

嘉泰三年，韓侂胄拜爲太師。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韓侂胄平章國政，韓侂胄假裝找藉口謝絶，請求辭官去職，詔令不允許，夏允中被罷免。當時韓侂胄用勢力蠱惑士大夫的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都由廢職被提拔重用，當時當然有因長久地被排斥而受困，損害晚節來謀得榮升的人了。像陳自强就是作爲韓侂胄兒童時代的老師，由選人没幾年就到了宰相的位置，而蘇師旦、周筠又都是韓侂胄的奴僕，也都參預國政，破格得到高官。群小人阿附，勢焰囂張。凡是韓侂胄想要做的事情，宰執都小心翼翼不敢不同意，陳自强甚至印了空名的敕札交給他，想怎麽用就怎麽用，三省都不知道。進言之路被阻塞，每月衹舉論兩三件平常的事情罷了，稱作月課。

有人勸韓侂胄建立蓋世的功名來鞏固自己的地位，於是收復失地的主張興起。讓殿前都指揮使吴曦做興州都統，熟悉的人都説不能任用吴曦，讓他領導西部軍一定會背叛，韓侂胄不聽。安豐郡守厲仲方説淮北的流民願意歸附，趕上辛棄疾入見，説敵國一定會亂會滅亡，希望囑咐元老大臣事先制定出應變的計策，鄭挺、鄧友龍等人又附和他的話。開禧改元，進士毛自知在朝廷回答皇帝的問話時，説應當乘機來平定中原，韓侂胄非常高興。詔令朝廷内外衆將領秘密地制定行軍的計劃。在此之前，楊輔、傅伯成説不能興兵，被治罪；到這時，武學生華岳直接向朝廷申訴請斬韓侂胄、蘇師旦、周筠來向天下人謝罪，諫議大夫李大異也主張停止開邊。華岳被下到大理寺判罪編置，李大異也被排斥出去。

陳自强援引舊事請求任命韓侂胄兼領平章事，臺諫鄧友龍等人相繼請求，韓侂胄被任命爲平章軍國事。蕭逵、李壁當時在太常寺，論定典則禮儀，三天一朝見，於是到都堂，序次在丞相之上，三省的印章都藏放在他的府第。韓侂胄親近蘇師旦把他作爲心腹，任命蘇師旦爲安遠軍節度使。在自己的宅第自行設置機速房，甚至假造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的，也不曾稟奏皇

稟，人莫敢言。

二年，以薛叔似爲京湖宣諭使；鄧友龍爲兩淮宣諭使；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吴曦副之。徐邦憲自處州召見，以弭兵爲言，忤侂胄意，削二秩。於是左司諫易祓、大理少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廷玉皆起而言恢復之計矣。詔侂胄日一朝。友龍、叔似并升宣撫使。吴曦兼陜西、河東招撫使，皇甫斌副之。時鎮江武鋒軍統制陳孝慶復泗州及虹縣，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孫成復褒信縣。捷書聞，侂胄乃議降詔趣諸將進兵。

未幾，皇甫斌兵敗於唐州；秦世輔至城固軍潰；郭倬、李汝翼敗於宿州，敵追圍倬，倬執統制田俊邁以遺敵，乃獲免。事聞，鄧友龍罷，以丘崈代爲宣撫使。侂胄既喪師，始覺爲師旦所誤。侂胄招李壁飲酒，酒酣，語及師旦，壁微摘其過，侂胄以爲然。壁乃悉數其罪，贊侂胄斥去之。翌日，師旦謫韶州，斬郭倬於京口，流李汝翼、王大節、李爽于嶺南。

已而金人渡淮，攻廬、和、真、揚，取安豐、濠，又攻襄陽，至棗陽，乃以丘崈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侂胄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丘崈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謂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所爲，非朝廷意。金人答書辭甚倨，且多所要索，謂侂胄無意用兵，師旦等安得專。崈又遣書許還淮北流民及今年歲幣，金人乃有許意。

會招撫使郭倪與金人戰，敗於六合；金人攻蜀，吴曦叛，受金命稱蜀王。崈乞移書敵營伸前議，且謂金人指太師平章爲首謀，宜免繫銜。侂胄怒，崈坐罷。曦反狀聞，舉朝震駭。

上，人們没有敢説話的。

開禧二年，任命薛叔似爲京湖宣諭使；鄧友龍爲兩淮宣諭使；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吴曦做他的副手。徐邦憲從處州被召見，主張息兵，違背了韓侂胄的意圖，被削掉二級官秩。於是左司諫易祓、大理少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廷玉都起來談論恢復失地的計策了。詔令韓侂胄每天朝見一次。鄧友龍、薛叔似都升爲宣撫使。吴曦兼任陜西、河東招撫使，皇甫斌做他的副手。這時鎮江武鋒軍統制陳孝慶收復泗州以及虹縣，江州統制許進收復新息縣，光州的孫成收復褒信縣。捷報傳來，韓侂胄纔商議下詔督促衆將進軍。

不久，皇甫斌的部隊在唐州作戰失敗；秦世輔到達城固軍隊潰散；郭倬、李汝翼在宿州失敗，敵人追擊圍攻郭倬，郭倬抓了統制田俊邁交給敵人，纔得脱身。事情報告上來，鄧友龍被罷職，讓丘崈代任宣撫使。韓侂胄喪失部隊後，纔感到被蘇師旦所貽誤。韓侂胄招李壁喝酒，酒興正酣，談到蘇師旦，李壁略微指摘他的過錯，韓侂胄認爲他説得對。李壁就歷數他的罪過，幫助韓侂胄把他排斥出去。第二天，蘇師旦被貶謫韶州，在京口斬了郭倬，把李汝翼、王大節、李爽流放到嶺南。

不久金人渡過淮河，進攻廬州、和州、真州、揚州，攻取了安豐、濠州，又進攻襄陽，到達棗陽，於是就讓丘崈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韓侂胄拿出家財二十萬來幫助軍隊，而指使丘崈募人帶着書信錢幣前往敵人的軍營，稱用兵是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所做的，不是朝廷的意思。金人回信的言辭非常傲慢，并且要挾索取的東西很多，説如果是韓侂胄無意用兵，蘇師旦等人怎能專權。丘崈又派人送信答應歸還淮北的流民和今年的歲幣，金人纔有應允的意圖。

正趕上招撫使郭倪和金人交戰，在六合戰敗；金人攻蜀，吴曦叛變，接受金人的命令稱蜀王。丘崈請求移書敵營申明前議，并且説金人指責太師平章是首謀，應當免去繫銜。韓侂胄發怒，丘崈因而被罷免。吴曦叛變的情况報上來，

侂胄亟遺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未達而安丙、楊巨源已率義士誅曦矣。侂胄連遣方信孺使北請和，以林拱辰爲通謝使。金人欲責正隆以前禮賂，以侵疆爲界，且索犒軍銀凡數千萬，而縛送首議用兵之臣。信孺歸，白事朝堂，不敢斥言，侂胄窮其說，乃微及之。侂胄大怒，和議遂輟。起辛棄疾爲樞密都承旨。會棄疾死，乃以殿前副都指揮使趙淳爲江、淮制置使，復鋭意用兵。

整個朝廷都震驚了。韓侂胄立即派人給吳曦送信，答應封他爲王侯，信還没有送到而安丙、楊巨源已經率領義士誅殺了吳曦。韓侂胄接着派方信孺出使北方請求講和，讓林拱辰任通謝使。金人想索取正隆以前的禮金，把侵占的疆域作爲界綫，并且索要犒勞軍隊的銀子共有幾千萬兩，還要縛送首先倡議用兵的大臣。方信孺回來，在朝堂上彙報事情，不敢指名道姓地說，在韓侂胄窮追下，纔略微涉及他。韓侂胄大怒，和議於是被擱置。起用辛棄疾爲樞密都承旨。正趕上辛棄疾去世，就命殿前副都指揮使趙淳任江、淮制置使，又鋭意用兵。

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堂翊善，謀誅侂胄，議甚秘，皇子榮王入奏，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彌遠以告參知政事錢象祖、李壁。御筆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宫觀。陳自强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令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泄，不可。翌日，侂胄入朝，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

自從興兵以來，蜀口、漢、淮的百姓因戰亂而死的，不可勝數，公私的力量大大地被削弱，但韓侂胄意猶未盡，朝廷内外都憂慮擔心。禮部侍郎史彌遠，當時兼任資善堂翊善，謀劃誅殺韓侂胄，商議非常秘密地進行，皇子榮王入奏皇上，楊皇后也從中極力請求，纔得到了密旨。史彌遠把密旨告訴了參知政事錢象祖、李壁。御筆寫道："韓侂胄久掌國家大權，輕易地開啓用兵之端，使南北的生靈枉受凶害，可以罷免他的平章軍國事頭銜，讓他領外地的宫觀。陳自强依附韓侂胄徒充職位，不爲國家大事着想，可以罷免他的右丞相。即日離開京城。"并命令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帶三百士兵進行防護。錢象祖想奏請審議，李壁說事情遲留恐有所泄露，不同意。第二天，韓侂胄入朝，夏震在道上呵止住他，把他擁到玉津園旁邊殺了他。

先一日，周筠謂侂胄，事將不善，侂胄與自强謀用林行可爲諫議大夫，盡擊謀侂胄者。是日，行可方請對，自强坐待漏院，語同列曰："今日大坡上殿。"俄侂胄先驅至，象祖色變。尋報侂胄已押出，象祖乃入奏。有詔斬蘇師旦於廣東。嘉定元年，金人求函侂胄首，乃命臨安府斫侂胄棺，取其首遺之。

在前一天，周筠對韓侂胄說，事情有不好的苗頭，韓侂胄和陳自强商議任用林行可爲諫議大夫，把圖謀韓侂胄的人全都打擊下去。這天，林行可剛要請對，陳自强坐在待漏院，對同列的人說："今天諫議大夫上殿。"一會兒韓侂胄先趕到，錢象祖的臉色都變了。不久報告說韓侂胄已經被押出，錢象祖纔入朝稟奏。有詔令在廣東斬殺蘇師旦。嘉定元年，金人要求把韓侂胄的頭裝在盒子裏送去，就命令臨安府打開韓侂胄的棺材，取下他的頭送給金人。

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宫省，權

韓侂胄專權十四年，威勢行於宫省，權力震

震宇內。嘗鑿山爲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棫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勛，有稱爲"我王"者。余嚞請加九錫，趙師羿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所嬖妾張、譚、王、陳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其下，受封者尤衆。至是，論四夫人罪，或杖或徒，餘數十人縱遣之。有司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

動天下。曾經鑿山成園，往下俯瞰宗廟。出入宮闈沒有節制。孝宗往日考慮政事的地方，他安然住在那兒，老宮人見了往往掉下眼淚。顏棫起草制書，說他得到聖上的清明。易祓撰寫答詔，用元聖來褒贊他。四方投書獻頌的人，稱伊尹、霍叔、周公旦、召公奭也不能和他的功勛相比，還有稱他爲"我王"的人。余嚞請求給他加賜九錫的禮遇，趙師羿請求設置平原郡王府官屬，韓侂胄都擔當着沒有推辭。他所寵愛的妾張、譚、王、陳都被封爲郡國夫人，號稱"四夫人"，每次舉行內部宴會，和妃嬪雜坐着，仗勢傲倨，宮中的人都討厭他；在他手下的人，受封的尤其多。到這時，論處四夫人的罪，有的杖打有的罰徒刑，其餘的幾十人被釋放遣散。有關官員登記沒收他的家產，有很多御用服飾，他的僭越禮制錯亂無序達到極點了。

始，侂胄以導達中外之言，遂見寵任。朱熹、彭龜年既以論侂胄去，貴戚吴琚語人曰："帝初無固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言之，去之易爾。"而一時臺諫及執政大臣多其黨與，故稔其惡以底大僇。開禧用兵，帝意弗善也。侂胄死，寧宗論大臣曰："恢復豈非美事，但不量力爾。"

起初，韓侂胄靠傳達宮廷內外的言論，逐漸被寵任。朱熹、彭龜年因彈劾韓侂胄而離任後，貴戚吴琚對人說："皇上本沒有堅決地留下韓侂胄的意圖，假如有一個人接着彈劾他，使他離去是很容易的。"但一時的臺諫和執政大臣大多是他的同黨，所以培植他的罪惡以致被殺。開禧時用兵，皇上認爲不好。韓侂胄死後，寧宗對大臣說："恢復失地怎能不是好事，衹是他不量力而行罷了。"

侂胄娶憲聖吴皇后侄女，無子，取魯鎚子爲後，名𢒟，既誅侂胄，削籍流沙門島云。

韓侂胄娶了憲聖吴皇后的侄女，沒有兒子，領取魯鎚的兒子作爲後代，起名韓𢒟，韓侂胄被誅殺後，他被削籍流放到沙門島。

丁大全

丁大全字子萬，鎮江人。面藍色。嘉熙二年舉進士，調蕭山尉。上謁帥閫，安撫使史巖之俟衆賓退，獨留大全，款曲甚至，期以他日必大用。大全爲戚里婢婿，夤緣以取寵位。事內侍盧允昇、董宋臣。累官爲大理司直、添差通判饒州。入爲太府寺簿，調尚書茶鹽所檢閱江州分司，復兼樞密院編修官。拜右正言兼侍講，辭。改右司諫，拜殿中侍御史。

丁大全字子萬，是鎮江人。面帶藍色。理宗嘉熙二年中進士，調任蕭山縣尉。到帥府拜謁，安撫使史巖之等衆賓客退下，衹把丁大全留下來，詢問得非常詳細，希望將來一定重用他。丁大全作爲外戚婢女的女婿，順着機緣而取得寵位。事奉內侍盧允昇、董宋臣。累官爲大理司直、添差通判饒州。入朝爲太府寺簿，調尚書茶鹽所檢閱江州分司，又兼任樞密院編修官。拜爲右正言兼侍講，辭去。改任右司諫，拜爲殿中侍御史。

升侍御史兼侍讀。劾奏丞相董槐，章未下，大全夜半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以臺牒驅迫之出，紿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恐之。須臾，出北關，棄槐，嘂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命下矣。自是志氣驕傲，道路以目。

升爲侍御史兼侍讀。劾奏丞相董槐，命令還没下達，丁大全半夜調集隅兵一百多人，露着刀刃包圍董槐的宅第，用御史臺的通牒迫使他出來，假令抬着董槐到大理寺，想用這種方法來恐嚇他。不一會兒，出了北關，扔下董槐，高聲大叫着散去。董槐慢步走入接待寺，罷免他丞相的命令纔下達了。從此他志氣驕傲，人們在路上相見都以目示意不敢交談。

尋爲右諫議大夫，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封丹陽郡侯，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寶祐六年，拜參知政事。四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公。初，大全以袁玠爲九江制置副使，玠貪且刻，逮繫漁湖土豪，督促輸錢甚急。土豪怒，盡以魚舟濟北來之兵。太學生陳宗、劉黻、黄鏞、曾唯、陳宜中、林則祖等六人，伏闕上書訟大全。臺臣翁應弼、吴衍爲大全鷹犬，鈐制學校，貶逐宗等。

不久任右諫議大夫，晉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封丹陽郡侯，晉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寶祐六年，拜爲參知政事。四月，拜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晉封爲公。起初，丁大全讓袁玠做九江制置副使，袁玠貪婪而苛刻，抓逮在湖上進行漁業的土豪，督促交錢催得很急。土豪發怒，全都用漁船渡北方來的部隊。太學生陳宗、劉黻、黄鏞、曾唯、陳宜中、林則祖等六個人，伏闕上書起訴丁大全。御史臺大臣翁應弼、吴衍是丁大全的爪牙，鈐制學校，貶逐了陳宗等人。

開慶元年九月，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以謝天下。"侍御史沈炎、右正言曹永年相繼論罷。監察御史朱貔孫復論："大全奸回險狡，狠毒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禄以籠天下之財。"監察御史饒虎臣又論大全四罪：絶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再削其官。景定元年，詔守中奉大夫致仕。臣僚言"乞遠竄使不失刑"。詔送南康軍居住。臺臣復以爲言，追三官，移送南安軍居住。

開慶元年九月，丁大全被罷免宰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納言："丁大全有着鬼蜮的資質，投機向上的行爲，引用凶惡之人，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攪亂朝綱。請求追貶把他流放到遠方，以便申明國法，來向天下人謝罪。"侍御史沈炎、右正言曹永年相繼彈劾罷免他。監察御史朱貔孫又論述説："丁大全奸詐陰險狡猾，狠毒貪婪殘忍，藉陛下的刑威來箝制天下人之口，挾持陛下的爵禄來收攏天下的財物。"監察御史饒虎臣又奏論丁大全的四種罪行：杜絶言路，毁壞人才，竭盡民力，貽誤邊防。再次削去他的官職。景定元年，詔令他以守中奉大夫辭官去職。大臣們説"請把他流放到遠方以使刑罰不失公正"。下詔把他送南康軍居住。御史臺的大臣又彈劾他，追貶三級官階，移送南安軍居住。

明年，監察御史劉應龍請加竄，追削兩官，移竄貴州團練使。與州守游翁明失色杯酒間，翁明訴大全陰造

第二年，監察御史劉應龍請求追加流放他，追削兩級官階，移竄爲貴州團練使。和州守游翁明在飲酒時發生不快，游翁明告發丁大全暗中製

弓矢，將通蠻爲不軌。朱禩孫以聞于朝。又明年，移置新州。太常少卿兼權直舍人院劉震孫繳奏乞移徙海島。四年正月，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擠之於水而死。

大全知淮西，總領鄭羽富甲吳門，始欲結姻，羽不從。遂令臺臣卓夢卿彈之，籍其家。爲子壽翁聘婦，見其艷，自取爲妻，爲世所醜。

賈似道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制置使涉之子也。少落魄，爲游博，不事操行。以父蔭補嘉興司倉。會其姊入宫，有寵於理宗，爲貴妃，遂詔赴廷對，妃於内中奉湯藥以給之。擢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反。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敕之。巖之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材可大用也。"尋出知澧州。

淳祐元年，改湖廣總領。三年，加户部侍郎。五年，以寶章閣直學士爲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撫使。一歲中，再遷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調度賞罰，得以便宜施行。九年，加寶文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十年，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年始三十餘。寶祐二年，加同知樞密院事、臨海郡開國公，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將，即毅然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丞相董槐懼，留身請之，帝以爲無有，槐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壂代之，其見憚已如此。四年，加參知政事。五年，加知樞密院事。六年，改兩淮宣撫大

造弓箭，打算勾結南蠻圖謀不軌。朱禩孫把這件事報告給朝廷。景定三年，把他移置新州。太常少卿兼權直舍人院劉震孫上奏請求把他移徙海島。景定四年正月，由將官畢遷護送，船過藤州，把他擠到水中淹死了。

丁大全知淮西時，總領鄭羽是吳門一帶最富有的人，丁大全起初想和他結成姻親，鄭羽没有答應。於是命令御史臺大臣卓夢卿彈劾他，没收他的家産。給他的兒子丁壽翁聘媳婦，看到女孩艷麗，就自己娶爲妻，爲世人所不齒。

賈似道字師憲，是台州人，制置使賈涉的兒子。少年落魄，游蕩賭博，不修養自己的操行。因爲父親的蔭庇補嘉興司倉。正巧趕上他姐姐入宫，被理宗所寵愛，成爲貴妃，於是詔令他赴朝廷回答皇帝的問話，貴妃在宫中侍奉湯藥來幫助他。被提升爲太常丞、軍器監。更加恃寵而不檢點，白天盡情地在衆妓女家游蕩，到夜晚就在湖上宴游不返。理宗曾經在夜間登高，看到西湖中燈火和往常不同，對左右的人説："這一定是似道。"第二天詢問他果然是，讓京尹史巖之告誡他。史巖之説："似道雖然有紈絝少年的習氣，但是他的才能可以派作大用場。"不久出知澧州。

淳祐元年，改爲湖廣總領。三年，加封户部侍郎。五年，以寶章閣直學士任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撫使。一年之中，再次遷升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調度賞罰，得以便宜行事。淳祐九年，加封寶文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十年，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年齡纔三十多歲。寶祐二年，加封同知樞密院事、臨海郡開國公，威權日益强盛。臺諫曾經彈劾他的兩個部將，他就堅决請求離去。孫子秀新任淮東總領，外面的人忽然傳説賈似道已經密奏他不能擔任了，丞相董槐害怕，留下來請示這件事，皇上認爲没有這種事，董槐最終不敢派孫子秀，用和賈似道要好的陸壂來代替他，他被人害怕已到了這種地步。寶祐四年，加封參知政事。五年，加封知樞密院事。六年，改任兩淮宣撫大使。

使。

自端平初，孟珙帥師會大元兵共滅金，約以陳、蔡爲界。師未還而用趙范謀，發兵據殽、函，絕河津，取中原地，大元兵擊敗之，范僅以數千人遁歸。追兵至，問曰："何爲而敗盟也?"遂縱攻淮、漢，自是兵端大啓。

開慶初，憲宗皇帝自將征蜀，世祖皇帝時以皇弟攻鄂州，元帥兀良哈觪由雲南入交阯，自邕州蹂廣西，破湖南，傳檄數宋背盟之罪。理宗大俱，乃以趙葵軍信州，禦廣兵；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即軍中拜右丞相。十月，鄂東南陬破，宋人再築，再破之，賴高達率諸將力戰。似道時自漢陽入督師。十一月，攻城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乃密遣宋京詣軍中請稱臣，輸歲幣，不從。會憲宗皇帝晏駕于釣魚山，合州守王堅使阮思聰踔急流走報鄂，似道再遣京議歲幣，遂許之。大元兵拔寨而北，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兵。明年正月，兵至，傑作浮梁新生磯，濟師北歸。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殿兵百七十，遂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

初，似道在漢陽，時丞相吳潛用監察御史饒應子言，移之黄州，而分曹世雄等兵以屬江閫。黄雖下流，實兵衝。似道以爲潛欲殺己，銜之。且聞潛事急時，每事先發後奏，帝欲立榮王子孟啓爲太子，潛又不可。帝已積怒潛，似道遂陳建儲之策，令沈炎劾潛措置無方，致全、衡、永、桂皆破，大稱旨。乃議立孟啓，貶潛循州，盡逐其黨人。高達在圍中，恃其

從端平初年起，孟珙率領部隊會和元朝的部隊共同消滅金兵，相約以陳州、蔡州爲界。部隊没有返回時采用趙范的計謀，發兵占據了殽、函，斷絕了黄河渡口，占取中原之地，元兵擊敗了他們，趙范僅帶着幾千人逃回來。。追兵來到，問道："爲什麼要毁壞盟約呢?"於是縱兵進攻淮、漢，從此兵端大開。

開慶初年，元憲宗自己帶領部隊出征蜀地，元世祖當時派他弟弟進攻鄂州，元帥兀良哈觪由雲南進入交阯，從邕州開始踐踏廣西，攻破湖南，傳來檄文歷數宋違背盟約的罪過。理宗非常害怕，就派趙葵在信州駐軍，抵禦廣西的部隊；派賈似道在漢陽駐軍，支援鄂州，就軍中拜右丞相。十月，鄂州東南角被攻破，宋人又築起，又被攻破，靠高達率領衆將力戰。賈似道這時從漢陽來督師。十一月，元兵攻城緊急，城中死傷人數達到一萬三千人。賈似道就秘密派遣宋京到元軍中請求稱臣，輸送歲幣，元人不答應。正趕上元憲宗在釣魚山去世，合州守臣王堅派阮思聰越過急流跑到鄂州報告，賈似道再次派宋京商討歲幣的事，元人於是答應了他。元兵拔寨向北，留下張傑、閻旺帶領部分兵力等候湖南的部隊。第二年正月，湖南的部隊到達，張傑在新生磯製作浮橋，渡部隊回北方。賈似道采用劉整的計策，攻斷浮橋，殺了殿後的士兵一百七十人，於是上表報告已肅清敵人。皇上認爲他有再造之功，以少傅、右丞相召他入朝，百官到郊外迎接、慰勞如同以前對待文彥博那樣。

起初，賈似道在漢陽，當時丞相吳潛采用監察御史饒應子的建議，把他調到黄州，把曹世雄等人的部隊分來守衛長江的大門。黄州雖然處於下流，實爲兵家要地。賈似道認爲吳潛想要害死自己，忌恨他。并且聽説吳潛在事情緊急時，每件事都是先做後禀奏，皇上想立榮王的兒子孟啓爲太子，吳潛又不同意。皇上對吳潛已經有積怨，賈似道於是陳述立太子的策略，讓沈炎彈劾吳潛措置無方，導致全州、衡州、永州、桂州都被攻破，非常符合皇上心意。於是就商議立孟啓

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巍巾者何能爲哉！"每戰，必須勞始出，否即使兵士嘩於其門。吕文德諂似道，即使人呵曰："宣撫在，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璧在軍中，事皆不關白似道，故似道皆恨之。以核諸兵費，世雄、士璧皆坐侵盜官錢貶遠州。每言於帝欲誅達，帝知其有功，不從。尋論功，以文德爲第一，而達居其次。

爲太子，把吴潛貶到循州，把他的同黨都驅逐出朝廷。高達在守城的時候，仗着他的勇武，對賈似道非常輕視，每當見他督戰，就嘲笑他説："戴高冠的人怎能督戰呢？"每次作戰，必須慰勞他纔出來，否則就讓士兵在賈似道的門口喧嘩。吕文德奉承賈似道，就讓人呵斥説："宣撫在，你怎麽敢這様！"曹世雄、向士璧在軍中，事情都不向賈似道報告，所以賈似道都恨他們。趁着核查各軍的費用，曹世雄、向士璧都因侵占盜用公錢被貶到遠方的州。常常向皇上進言想誅殺高達，皇上知道他有功，没有同意。不久論功時，讓吕文德居第一，而高達居第二。

明年，大元世祖皇帝登極，遣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且徵歲幣。似道方使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似道乃密令淮東制置司拘經等於真州忠勇軍營。

第二年，元世祖登極，派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經等人帶着書信申明和好停止交兵，并且徵收歲幣。賈似道纔使廖瑩中等人撰寫《福華編》稱頌他在鄂州的功勞，全國人都不知道他和元人講和的事情。賈似道就密令淮東制置司在真州忠勇軍營拘留了郝經等人。

時理宗在位久，内侍董宋臣、盧允昇爲之聚斂以媚之。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置諸通顯。又用外戚子弟爲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亭宫中，進倡優傀儡，以奉帝爲游燕。竊弄權柄。臺臣有言之者，帝宣諭去之，謂之"節貼"。

這時理宗在位已久，内侍董宋臣、盧允昇爲他聚斂來向他獻媚。引薦追求名利的人，接受賄賂，把他們安置在顯要的位置。又任用外戚子弟做監司、郡守。在宫中作芙蓉閣、香蘭亭，引進倡優傀儡，來供皇帝游宴取樂。暗中玩弄權柄。臺臣有議論的，皇上宣諭讓他們離去，稱作"節貼"。

似道入，逐盧、董所薦林光世等，悉罷之，勒外戚不得爲監司、郡守，子弟門客斂迹，不敢干朝政。由是權傾中外，進用群小。取先朝舊法，率意紛更，增吏部七司法。買公田以罷和糴，浙西田畝有直千緡者，似道均以四十緡買之。數稍多，予銀絹；又多，予度牒告身。吏又恣爲操切，浙中大擾。有奉行不至者，提領劉良貴劾之。有司争相迎合，務以買田多爲功，皆繆以七八斗爲石。其後，田少與磽瘠、虧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破家者多。包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

賈似道入朝，驅逐盧允昇、董宋臣所引薦的林光世等人，全都罷免了他們的職務，勒令外戚不能任監司、郡守，外戚的子弟門客都收斂行迹，不敢干涉朝政。從此賈似道權傾朝廷内外，進用群小人。取先朝的舊法，任意更改，增設吏部七司法。買公田來廢除和糴，浙西有值千緡的田地，賈似道都用四十緡把它們買下。數量稍多的，給銀絹；再多的，給度牒告身。官吏又恣意進行操作，浙中受到很大騷擾。有没按規定做到的，提領劉良貴彈劾他。有司争相迎合，務必把買田多作爲功勞，都把七八斗假作一石。後來，田少與貧瘠、欠租與佃户負租而逃跑的，一律由田主賠償。六郡的百姓，破家的有很多人。包恢知平江，監督買田，甚至用施加肉刑來辦事。又

刑從事。復以楮賤作銀關，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文如"賈"字狀行之，十七界廢不用。銀關行，物價益踴，楮益賤。秋七月，彗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臺諫、布韋皆上書，言此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似道上書力辯之，且乞罷政。帝勉留之曰："公田不可行，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今公私兼裕，一歲軍餉，皆仰於此。使因人言而罷之，雖足以快一時之議，如國計何！"有太學生蕭規、葉李等上書，言似道專政。命京尹劉良貴捃摭以罪，悉黥配之。後又行推排法。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弊矣。

因楮券貶值而製作銀關，用一貫銀關相當於十八界會子三貫，自製如"賈"字形狀的銀關印文發行，十七界會子被廢除不用。銀關發行後，物價更加上漲，楮券更加貶值。秋七月，彗星在柳宿出現，光輝照亮天空，長幾十丈，從四更起在東方出現，到太陽升高時纔熄滅。臺諫、平民都上書，說這是因爲公田不好，民間愁怨導致彗星出現。賈似道上書極力申辯，并請求罷去他的政務。皇上勉勵挽留他說："公田不能施行，你剛開始建議的時候，我已經阻止它了。現在公私都充裕，一年的軍餉，全都仰靠它。假如因爲別人的話而停止它，雖然足以使一時議論的人暢快，可是國家的大計怎麽辦呢！"有太學生蕭規、葉李等人上書，説賈似道專政。命令京尹劉良貴摘取他們的言論來治罪，都施以黥刑發配了他們。後來賈似道又推行推排法。江南的土地，尺寸都有税，而民力却凋敝了。

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甫葬理宗，即棄官去，使呂文德報北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爲詔起之。似道至，欲以經筵拜太師，以典故須建節，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致爾！"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宋制：節出，有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嘆。然下沱之報實無兵也。三年，又乞歸養。大臣、侍從傳旨留之者日四五至，中使加賜賚者日十數至，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中書堂治事。賜第葛嶺，使迎養其中。吏抱文書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切决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署紙尾而已。

理宗駕崩，度宗又是他所擁立的，每次朝見一定會答拜，稱他爲"師臣"而不直呼其名，朝臣都稱他爲"周公"。剛埋葬了理宗，他就棄掉官職離去，讓呂文德報告元兵進攻下沱情況緊急，朝中大驚，皇上和太后親手寫下詔書起用他。賈似道來到，想憑着經筵官拜太師，因按以前的慣例必須執持符節，授爲鎮東軍節度使，賈似道生氣地說："節度使是極粗魯的人做的！"於是命令交出符節，都城的人聚衆圍觀。符節已經拿出，又說："時間日子不吉利。"立即命令把符節返回。宋朝的制度：符節一出來，就會撤關壞屋，没有把符節返回的道理，來表示不屈服。到這時，人們都驚駭感嘆。然而下沱情况緊急的報告實際上没有兵事。度宗咸淳三年，又請求回家養老。大臣、侍從傳旨挽留他的一天有四、五趟，中使加賜的一天有十幾趟，晚上就躺在宅第的外面來守候他。被任命爲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一個月三次赴御前講席，三天一上朝，到中書堂治理大事。在葛嶺賜給他宅第，使他在裏面迎接供養。官吏抱着文書到他的宅第請他簽署，大小朝政，一切都由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决定，宰執祇是充位在紙末簽名罷了。

似道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李芾、文天祥、陳文龍、陸達、杜淵、張仲微、謝章輩，小忤意輒斥，重則屏棄之，終身不録。一時正人端士，爲似道破壞殆盡。吏争納賂求美職，其求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趙溍輩争獻寶玉，陳奕至以兄事似道之玉工陳振民以求進，一時貪風大肆。五年，復稱疾求去。帝泣涕留之，不從。令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六年，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又令十日一入朝。

賈似道雖然深居，凡是臺諫彈劾、各司薦辟以及京尹、京畿漕務等一切事情，不禀告他不敢實行。李芾、文天祥、陳文龍、陸達、杜淵、張仲微、謝章等人，稍有違背他的意圖的就被排斥，嚴重的就摒棄他們，終身不録用。一時品行端正的人，被賈似道破壞殆盡。官吏争着行賄以求得好的職位，那些尋求做將帥、監司、郡守的人，貢給的財物數也數不清。趙溍等争着獻出寶玉，陳奕甚至讓自己的哥哥事奉賈似道的玉工陳振民來求得被提升，一時貪污的風氣肆虐。咸淳五年，賈似道又稱病請求離任。皇上哭泣着挽留他，他不答應。令他六天一朝見，一月兩次赴御前講席。六年，命他入朝可以不拜。朝退時，皇上一定起身避開席位，目送他出殿廷纔坐下。接着又令他十日一入朝。

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其妾有兄來，立府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群妾踞地鬥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徇葬矣，發其冢取之。人有物，求不予，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帝如景靈宫亦不從駕。八年，明堂禮成，祀景靈宫。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父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遥輦還宫，帝曰平章云云，顯祖紿曰："平章已允乘逍遥輦矣。"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爲尼，始還。

當時襄陽被圍情况已經緊急，賈似道每天坐在葛嶺，建起樓閣亭榭，娶有美色的宫人娼尼作妾，每天在其中淫歡作樂。衹有以前和他一起賭博的人每天來縱情賭博，人們没有敢於窺視他的宅第的。他的妾的哥哥來到，站在府門外，像是打算進入，賈似道看到他，把他捆縛投入火中。曾經和群妾蹲在地上鬥蟋蟀，和他親近的客人進來，和他開玩笑説："這是軍國重事嗎?"他酷愛珍寶古玩，建了多寶閣，每天一次登閣玩賞。聽説余玠有玉帶，向他徵求，已經殉葬了，就挖開墳墓把玉帶取走。别人的東西，想要如果不給，往往被治罪。從此，有時累月不入朝，皇上到景靈宫去也不隨駕。咸淳八年，明堂禮製成，在景靈宫祭祀。天下大雨，賈似道希望皇上雨停了再登輅。胡貴嬪的父親胡顯祖擔任帶御器械，請求像開禧時那樣，退下輅，乘逍遥輦回宫，皇上説平章怎麽説，胡顯祖騙他説："平章已經允許乘逍遥輦了。"皇上於是回來了。賈似道大怒道："我是大禮使，陛下的舉動不能事先知道，請求辭去職務。"當天出了嘉會門，皇上挽留不下他，就罷免了胡顯祖，哭泣着把胡貴嬪廢掉讓她去做尼姑，賈似道纔回來。

似道既專恣日甚，畏人議己，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

賈似道專權恣肆已經一天比一天厲害，害怕别人議論自己，儘量用權術駕馭，不愛惜官爵，

士，又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啖之。由是言路斷絕，威福肆行。

自圍襄陽以來，每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己。吕文焕以急告，似道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爲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爲得。乃就中書置機速房以調邊事。時物議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監察御史李旺率朝士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吕氏何?"旺等出，嘆曰："吕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焕在襄，聞達且入援，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陽急，故遣達援之，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焕大以爲然。時襄兵出，獲哨騎數人，即繆以大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襄陽降，似道曰："臣始屢請行邊，先帝皆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爾。"

籠絡一時的名士，又給太學加餐錢，放寬科舉考試的恩科，用小利來收買他們。從此進言之路斷絕，他的威福肆意横行。

自從襄陽被圍困以來，他每次上書都請求出行邊地，但暗中使臺諫上章留下自己。吕文焕報告情况緊急，賈似道又申請前往，事情下達給公卿討論。監察御史陳堅等人認爲賈似道出來，照顧到襄陽未必能顧及淮北，照顧到淮北未必能顧及到襄陽，不如留在朝中來運籌天下纔是正確的。於是就在政事堂設置機速房來調度邊防的事情。當時衆人議論大多稱高達是能够援助襄陽的人，監察御史李旺率領朝士進來向賈似道進言。賈似道説："我如果任用高達，吕文焕怎麽辦呢?"李旺等人出來，感嘆説："吕氏安定那麽趙氏就危險了。"吕文焕在襄陽，聽説高達將要來救援，也不高興，把這件事告訴了他的門客。門客説："這很容易，現在朝廷是因爲襄陽情况緊急，所以派高達來救援，如果我們把捷報傳上去，那麽高達一定就不會被派遣了。"吕文焕認爲他説得很對。當時襄陽的部隊出來，俘獲幾個哨騎，就謊報取得大捷，却不知道朝中實際上并没有援助襄陽的事情。襄陽被攻下，賈似道説："我起初多次請求出行邊地，先帝都不允許，假如早點聽任我出行，應當不會到這種地步。"

十月，其母胡氏薨，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尋起復入朝。

度宗崩。大兵破鄂，太學諸生亦群言非師臣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臨安，然憚劉整，不行。明年正月，整死，似道欣然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衔百餘里。至安吉，似道所乘舟膠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曳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去。至蕪湖，遣還軍中所俘曾安撫，以荔子、黄甘遺丞相伯顔，俾宋京如軍中，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

十月，他的母親胡氏去世，詔令用天子的儀仗來埋葬她，堆起的墳墓好比山陵，百官奉命成事，站在大雨之中，一整天不敢動位置。不久賈似道就停止服喪重新入朝。

度宗駕崩。元兵攻破鄂州，太學生們也都説非賈似道親自出征不可。賈似道不得已，纔在臨安開都督府，但是害怕劉整，没有成行。第二年正月，劉整死去，賈似道歡欣地説："我得到了上天的幫助。"於是上表出師，抽取各路的精兵前行，運送金帛輜重的船，頭尾相接有一百多里。到了安吉，賈似道所乘的船在堰中擱淺，劉師勇派一千人進水中也拖不動它，衹好换乘其他的船走了。到了蕪湖，把軍中的俘虜曾安撫放回，把荔枝、黄柑送給元丞相伯顔，使宋京到元軍中，請求輸歲幣稱臣如同開慶時的盟約，元軍

約，不從。夏貴自合肥以師來會，袖中出編書示似道曰："宋曆三百二十年。"似道俯首而已。時一軍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丁家洲。似道與夏貴以少軍軍魯港。二月庚申夜，虎臣以失利報，似道倉皇出，呼曰："虎臣敗矣！"命召貴與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而泣曰："吾兵無一人用命也。"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公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特以死守淮西爾。"遂解舟去。似道亦與虎臣以單舸奔揚州。明日，敗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不至，有爲惡語慢罵之者。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列郡守於是皆遁，遂入揚州。

陳宜中請誅似道，謝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止罷平章、都督，予祠官。三月，除似道諸不恤民之政，放還諸竄謫人，復吴潛、向士璧等官，誅其幕官翁應龍，廖瑩中、王庭皆自殺。潘文卿、季可、陳堅、徐卿孫皆似道鷹犬，至是交章劾之。四月，高斯得乞誅似道，不從。而似道亦自上表乞保全，乃命削三官，然尚居揚不歸。五月，王爚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死孝，太皇太后乃詔似道歸終喪。七月，黄鏞、王應麟請移似道鄭州，不從。王爚入見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縉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非惟付人言於不恤，何以謝天下！"始徙似道婺州。婺人聞似道將至，率衆爲露布逐之。監察御史孫嶸叟等皆以爲罰輕，言之不已。又徙建寧府。翁合奏言："建寧乃名儒朱熹故

没有答應。夏貴從合肥率部隊前來會合，從袖中拿出編書給賈似道看説："宋曆三百二十年。"賈似道衹是低頭罷了。當時整個部隊有七萬多人，全都歸屬孫虎臣，駐扎在丁家洲。賈似道和夏貴率領少量部隊駐扎在魯港。二月庚申日夜晚，孫虎臣報告失利，賈似道倉皇而出，呼叫道："孫虎臣敗了！"命令召見夏貴和他商量事情。一會兒，孫虎臣來到，撫着胸哭泣着説："我的士兵没有一個人服從命令。"夏貴微笑着説："我曾血戰抵擋敵人了。"賈似道説："將怎麽辦纔好?"夏貴説："各部隊已經嚇破了膽，我用什麽來作戰？您衹有進入揚州，招納潰散的士兵，在海上迎接皇上，我衹能死守淮西了。"於是解開船而離去。賈似道也和孫虎臣乘單船奔向揚州。第二天，敗兵遮蔽長江而下來，賈似道讓人登岸揮動旗幟招納他們，他們都不來，還有説髒話謾駡他的。於是就檄告各郡到海上迎接帝駕，上書請求遷都，各郡守這時都逃跑了，於是進入揚州。

陳宜中請求誅殺賈似道，謝太后説："賈似道勤勞輔助三朝，怎麽忍心因一時的罪過，失去對待大臣的禮儀。"衹罷免他的平章、都督，給他祠官。三月，除去賈似道的各種不體恤百姓的政策，放回被他流放貶謫的衆人，恢復吴潛、向士璧等人的官職，誅殺他的幕僚翁應龍，廖瑩中、王庭都自殺了。潘文卿、季可、陳堅、徐卿孫都是賈似道的爪牙，到這時都交相上章彈劾他。四月，高斯得請求誅殺賈似道，没有允許。賈似道也自己上表請求保全自己，就命令削去他三個官銜，但尚且住在揚州没有回來。五月，王爚論述賈似道既不爲忠義而死，又不爲孝道而死，太皇太后就詔令賈似道回家守完喪。七月，黄鏞、王應麟請求把賈似道遷往鄭州，朝廷没有答應。王爚入朝見太后説："本朝權臣釀禍，没有像賈似道這麽厲害的。朝野不知多少人上疏，陛下都壓抑而不實行，這不衹是不體諒人言，而是用什麽向天下人謝罪！"纔把賈似道徙到婺州。婺州人聽説賈似道將要來到，率領衆人寫布告驅逐他。監察御史孫嶸叟等人都認爲對他的處罰太輕，不停地彈劾他。又把他遷到建寧府。翁合上

里，雖三尺童子粗知向方，聞似道來嘔惡，况見其人！"時國子司業方應發權直舍人院，封還録黄，乞竄似道廣南；中書舍人王應麟、給事中黄鏞亦言之，皆不從。侍御史陳文龍乞俯從衆言，陳景行、徐直方、孫嶸叟及監察御史俞浙并上疏，於是始謫似道爲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

奏說："建寧是名儒朱熹的故里，即使是三尺高的兒童稍微懂點事的，聽説賈似道來就嘔吐惡心，何况看到他的人！"當時國子司業方應發權直舍人院，封還中書省承旨起草的文件，請求把賈似道流放到廣南；中書舍人王應麟、給事中黄鏞也彈劾他，朝廷都没有聽從。侍御史陳文龍請求順從衆説，陳景行、徐直方、孫嶸叟以及監察御史俞浙一起上疏，於是纔貶謫賈似道爲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没收他的家産。

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貶所，有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似道行時，侍妾尚數十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徹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辱之備至。似道至古寺中，壁有吴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吴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慚不能對。嶸叟、應麟奏似道家畜乘輿服御物，有反狀，乞斬之。詔遣鞫問，未至。八月，似道至漳州木綿菴，虎臣屢諷之自殺，不聽，曰："太皇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拉殺之。

福王與芮一向痛恨賈似道，招募有能殺賈似道的人派他送賈似道到被貶的地方，有一個叫鄭虎臣的縣尉欣然請求前往。賈似道出行時，尚且有幾十個侍妾，鄭虎臣都把她們摒去，奪了他的寶玉，把轎蓋撤掉，讓他在秋陽下曝曬行走，命令抬轎子的人唱杭州的歌嘲謔他，常常點名訓斥賈似道，污辱他到了極點。賈似道到古寺中，墻壁上有吴潛南行所題的字，鄭虎臣呼唤賈似道説："賈團練，吴丞相怎麽會到這裏呢？"賈似道慚愧不能回答。孫嶸叟、王應麟奏報賈似道家中儲有御用服飾車馬器物，有反叛的情狀，請求斬了他。詔令派人審問，没有到達。八月，賈似道到漳州木綿菴，鄭虎臣多次譏諷他讓他自殺，他不聽，説："太皇允許我不死，如果有詔令我就死。"鄭虎臣説："我爲了天下人殺賈似道，即使死了又有什麽遺憾的？"拉過來把他殺了。

宋史卷四百七十五

列傳第二百三十四

叛臣(上)

張邦昌　劉豫　苗傅 劉正彥(附)　杜充　吴曦

宋失其政，金人乘之，俘其人民，遷其寶器，效遼故事，立其臣爲君，冠履易位，莫甚斯時。高宗南渡，國勢弗振，悍僕狂奴，欺主衰敗，易動於惡。兵雖凶器，尤忌殘忍，將用忍人，先無仁心，視背君親猶反掌耳。世將之子使握重兵，居之阨塞之地，豈非召亂之道乎？大義昭明，旋踵殄滅，蓋天道也。扶綱常，遏亂略，作《叛臣傳》。

宋朝政治混亂，金人乘機而起，俘獲宋朝百姓，遷移宋朝國家寶器，仿照遼國舊例，立它的臣爲君主，上下地位改换，没有比這時更厲害的。高宗南渡，國勢得不到振興，狂悍的奴僕之輩，欺侮君主衰敗，輕易爲非作惡。兵器雖然是凶器，尤其忌諱殘忍，將要任用殘忍之人，首先就没有仁慈之心，把背叛君主父母看作易如反掌而已。世代將家之子讓他掌握重兵，部署在險要的地方，這難道不是招致禍亂的道理嗎？大義昭明旋即滅絶，這是天道。扶正三綱五常，遏制作亂陰謀，作《叛臣傳》。

張邦昌

張邦昌字子能，永静軍東光人也。舉進士，累官大司成，以訓導失職，貶提舉崇福宫，知光、汝二州。政和末，由知洪州改禮部侍郎。首請取崇寧、大觀以來瑞應尤殊者增製旗物，從之。宣和元年，除尚書右丞，轉左丞，遷中書侍郎。欽宗即位，拜少宰。

張邦昌字子能，永静軍東光人。舉爲進士，累積做官爲大司成，因訓導失於職守，貶爲提舉崇福宫，光、汝兩州知州。政和末年，由洪州知州改任禮部侍郎。帶頭請求選取崇寧、大觀以來尤其特殊的祥瑞兆應增添製成旗物，皇帝聽從他。宣和元年，授任尚書右丞，轉爲左丞，升遷中書侍郎。欽宗即位，拜授少宰。

金人犯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俾康王及邦昌爲質于金以求成。會姚平仲夜斫金人營，斡離不怒責邦昌，邦昌對以非出朝廷意。俄進太宰兼門下侍郎。既而康王還，金人復質肅王以行，仍命邦昌爲河北路割地使。

金人侵犯京師，朝廷商議割讓三鎮，讓康王及張邦昌在金做人質以此求和。正值姚平仲夜裏襲擊金人陣營，斡離不怒責張邦昌，張邦昌回答説這不是出於朝廷意旨。很快進升太宰兼門下侍郎。然後康王還朝，金人又帶走肅王作爲人質，仍然命令張邦昌任河北路割地使。

初，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地議，不許；又請以璽書付河北，亦不許。時粘罕兵又來侵，上書者攻邦昌私敵，社稷之賊也。遂黜邦昌爲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宫使，罷割地議。其冬，金人陷京師，帝再出郊，留青城。

明年春，吴幵、莫儔自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異姓堪爲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册命。留守孫傅等不奉命，表請立趙氏。金人怒，復遣幵、儔促之，劫傅等召百官雜議。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乃曰："今日當勉强應命，舉在軍前者一人。"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外，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書"張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議，以邦昌治國事。孫傅、張叔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置軍中。

王時雍時爲留守，再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衆意唯唯。有太學生難之，瓊恐沮衆，厲聲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中丞秦檜不書，抗言請立趙氏宗室，且言邦昌當上皇時，專事宴游，黨附權奸，蠹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邦昌。金人怒，執檜。幵、儔持狀赴軍前。

邦昌入居尚書省，金人趣勸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一城耶?"適金人奉册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册，即僞位，僭號大楚，擬都金陵。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

外統制官、宣贊舍人吴革耻屈節異姓，首率内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

當初，張邦昌極力主張講和，没想到自己成爲人質，出行時，就要求欽宗簽署御批不變動割地的方案，没有同意；又請求把璽書交付河北，也没有同意。當時粘罕軍隊又來入侵，上書的人攻擊張邦昌偏向敵方，是社稷之賊。於是貶退張邦昌任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宫使，廢除割地方案。那年冬天，金人攻陷京師，皇帝第二次出京郊祭，留在青城。

第二年春天，吴幵、莫儔從金人營地拿文書來，命令推舉可以擔當君主的不姓趙的人到軍隊前準備禮儀接受册命。留守孫傅等不執行命令，上表請求立趙氏。金人發怒，又派吴幵、莫儔催促，脅迫孫傅等召集百官共同商議。衆人不敢出聲，相視很久，想不出辦法，就説："今天應當勉强聽從命令，推舉一人到軍隊前去。"正值尚書員外郎宋齊愈從外面來，衆人詢問金人的主意，齊愈寫"張邦昌"三字給他們看，於是定下意見，讓張邦昌治理國事。孫傅、張叔夜不在奏狀上簽名，金人拘押他們安置軍中。

王時雍當時任留守，再次召集百官到秘書省，到後就關閉省門，派兵包圍，讓范瓊告訴衆人擁立張邦昌，衆人想要答應。有太學生反駁他，范瓊擔心阻撓衆人，厲聲喝斥，將他遣返學舍。王時雍先在奏狀上簽名，爲百官作表率。御史中丞秦檜不寫，直言請求立趙氏宗室，而且説張邦昌在上皇時，專門進行宴樂游玩，與權臣奸人結黨依附，禍國亂政，社稷傾覆危難實際由張邦昌引起。金人發怒，拘押秦檜。吴幵、莫儔拿奏狀到軍前。

張邦昌入朝居於尚書省，金人催促勸説他進位，張邦昌開始想要自殺，有人説："相公不早先死於城外，現在想要使一城生靈塗炭嗎?"正值金人捧着册書寶印到，張邦昌向北拜舞接受册命，登僞位，僭號大楚，準備建都金陵。於是升坐文德殿，在御床西面設位接受慶賀，派閤門傳達命令不下拜，時雍帶領百官突然下拜，張邦昌衹是向東拱手站立。

外統制官、宣贊舍人吴革耻於投順於異姓，率先帶領宫中親事官幾百人，都事先殺死他們的

其妻孥，焚所居，謀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殺百餘人，捕革并其子皆殺之，又擒斬十餘人。

妻子兒女，燒毁居住的房屋，圖謀在金水門外舉事起義。范瓊假裝與他們合謀，讓他們都放下兵仗，就從後面襲擊殺死一百多人，捕獲吴革及他的兒子都殺了，又抓住斬殺了十多人。

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幵、儔、瓊等欣然鼓舞，若以爲有佐命功云。即以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幵權同知樞密院事，儔權簽書樞密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下令曰："比緣朝廷多故，百官有司皆失其職。自今各遵法度，御史臺覺察以聞。"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獨時雍每言事邦昌前，輒稱"臣啓陛下"，邦昌斥之；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争之，乃止。邦昌以嗣位之初，宜推恩四方，以道阻先赦京城，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

那天，大風颳起塵土，太陽周圍的光環失去光芒。百官傷心喪氣，張邦昌也變了臉色。祇有時雍、吴幵、莫儔、范瓊等歡欣鼓舞，好像認爲有輔佐王命的功勞。就讓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吴幵權同知樞密院事，莫儔權簽書樞密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下令道："近來因朝廷多變故，百官有司都失於職守。從今後各自遵守法度，御史臺監察加以上報。"接見百官稱"予"，手詔稱"手書。"祇有時雍每次在張邦昌面前上言國事，動不動就稱"臣啓陛下"，張邦昌斥責他；勸説張邦昌坐紫宸殿、垂拱殿，呂好問反對，於是作罷。張邦昌因剛繼位，應該向四方推行恩德，因道路阻塞先在京城實行赦免，選擇郎官擔任四方密諭使。

金人將退師，邦昌詣金營祖别，服柘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悉如常儀，時雍、秉哲、幵、儔皆從行，士庶觀者無不感愴。二帝北遷，邦昌率百官遥辭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絶者。

金人將要退兵，張邦昌到金人陣營餞别送行，穿柘袍，張紅蓋，所過之處設置香案，舉動都與平時禮儀一樣，時雍、徐秉哲、吴幵、莫儔都隨行，觀看的士人平民無不感傷。二帝北遷，張邦昌率領百官在南薰門遥相辭别，衆人慟哭，有人倒地氣絶。

金師既還，邦昌降手書赦天下。呂好問謂邦昌曰："人情歸公者劫於金人之威耳，金人既去，能復有今日乎？康王居外久，衆所歸心，曷不推戴之？"又謂曰："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亦請奉迎康王。邦昌從之。王時雍曰："夫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已。"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弗聽，乃册元祐皇后曰宋太后，入御延福宫。遣蔣師愈齎書於康王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也，敢有他乎？"王詢師愈等，

金兵回去後，張邦昌降手書在天下實行赦免。呂好問對張邦昌説："人心歸於公是因爲迫於金人的威勢而已，金人已經離去，還能像現在這樣嗎？康王久居朝外，衆心所歸，爲什麽不擁戴他呢？"又説："爲現在考慮，應當迎立元祐皇后，請求康王早日登皇位，這樣可能保全自身。"監察御史馬伸也請求奉迎康王。張邦昌聽從。王時雍説："騎虎難下，應該深思熟慮，否則以後後悔也來不及了。"徐秉哲在旁邊贊同他，張邦昌没有聽從，就册命元祐皇后爲宋太后，入宫居住於延福宫。差遣蔣師愈送書信給康王自己陳述："所以勉强循順金人推戴，是因爲想權宜暫時緩解國難，哪敢有别的居心呢？"康王詢問蔣師愈等，瞭解全部來由，就回信給張邦昌。張邦

具知所由，乃報書邦昌。邦昌尋遣謝克家獻大宋受命寶，復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書既下，中外大説。太后始御内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内東門資善堂。尋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南京，既而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

昌隨即差遣謝克家獻大宋受命寶印，又降手書請求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等待康王復位。手書下達後，朝廷内外很高興。太后開始到内東門小殿，垂簾聽政。張邦昌以太宰退處内東門資善堂。不久派使者奉皇帝服飾器物到南京，然後邦昌也到了，伏地慟哭請求處死，康王撫慰他。

王即皇帝位，相李綱，徙邦昌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綱上書極論："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爲利，君辱而攘之以爲榮。異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是宜肆諸市朝，以爲亂臣賊子之戒。"時黄潛善猶左右之。綱又力言："邦昌已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目爲故天子哉？"高宗乃降御批曰："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免貸，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

康王即皇帝位，任李綱爲宰相，調任張邦昌爲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李綱上書極力論述："張邦昌長期參與國政機務，提拔位居百官之首。國家殘破却以此取利，君主受辱却加以掠奪作爲榮耀。異姓建立邦國四十多天，等到金人退兵後，纔降下赦令以收買恩德。這應該陳尸於街市朝中，作爲亂臣賊子的懲戒。"當時黄潛善還袒護他。李綱又盡力上言："張邦昌已僭位叛逆，哪能留在朝廷，讓衆人看作是以前的天子呢？"高宗於是降下御批説："張邦昌僭位叛逆，理當誅滅，推究他的本意，出於脅迫，可以特別予以寬免，降級任命爲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

初，邦昌僭居内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賜死潭州，李氏杖脊配車營務。時雍、秉哲、开、儔等先已遠竄，至是，并誅時雍。

當初，張邦昌越位居於内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多次將果實進奉給張邦昌，張邦昌也厚加報答。一天傍晚，張邦昌醉酒，李氏抱着他説："大家，事已至此，還説什麽呢？"於是將赭色短袖衣蓋在張邦昌身上，攙入福寧殿，晚上將養女陳氏打扮一番進獻給他。等到張邦昌回東府，李氏私下送他，言辭責備皇上。皇帝聽説後，將李氏下到獄中，供認服罪。下詔歷數張邦昌罪狀，賜死於潭州，李氏杖打脊背發配到車營務。王時雍、徐秉哲、吴幵、莫儔等原來已經貶逐遠地，至此，一并誅殺王時雍。

劉豫

劉豫字彦游，景州阜城人也。世業農，至豫始舉進士，元符中登第。豫少時無行，嘗盜同舍生白金盂、紗衣。政和二年，召拜殿中侍御史，爲言者所擊，帝不欲發其宿醜，詔勿問。未幾，豫累章言禮制局事，

劉豫字彦游，景州阜城人。世代從事農業，到了劉豫纔舉進士，元符年間登第。劉豫年輕時品行不好，曾偷同舍生白金盂、紗衣。政和二年，召任殿中侍御史，受到諫官的抨擊，皇帝不想揭露他舊時的醜行，下詔不加過問。不久，劉豫接連上章議論禮制局事，皇帝説："劉豫是河

帝曰："劉豫河北種田叟，安識禮制?"黜豫兩浙察訪。宣和六年，判國子監，除河北提刑。

北種田老叟，怎會懂得禮制?"貶逐劉豫爲兩浙察訪。宣和六年，判國子監，授任河北提刑。

金人南侵，豫棄官避亂儀真。豫善中書侍郎張慤，建炎二年正月，用慤薦除知濟南府。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惡之，不許，豫忿而去。是冬，金人攻濟南，豫遣子麟出戰，敵縱兵圍之數重，郡倅張柬益兵來援，金人乃解去。因遣人啖豫以利，豫懲前忿，遂畜反謀，殺其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納款。三年三月，兀术聞高宗渡江，乃徙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節制大名開德府、濮濱博棣德滄等州，以麟知濟南府，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

金人南侵，劉豫棄官在儀真躲避戰亂。劉豫與中書侍郎張慤友好，建炎二年正月，通過張慤薦舉授任濟南府知府。當時山東盜賊興起，劉豫不願意動身，請求改換東南一郡，執政厭惡他，没有同意，劉豫忿然離去。那年冬天，金人進攻濟南，劉豫派兒子劉麟出去作戰，敵人派兵將他層層包圍，副官張柬增兵來救援，金人就撤離。於是派人對劉豫加以利誘，劉豫因以前的忿恨，於是存謀反之心，殺死他的將領關勝，帶領百姓投降金，百姓不聽從，劉豫用繩子拴着下了城墻歸順金人。三年三月，兀术聽説高宗渡過長江，就調任劉豫爲東平府知府，充任京東、京西、淮南等路安撫使，節制大名開德府、濮濱博棣德滄等州，讓劉麟任濟南府知府，以舊時黄河以南的地域，讓劉豫統管。

四年七月丁卯，金人遣大同尹高慶裔、知制誥韓昉册豫爲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先是，北京順豫門生瑞禾，濟南漁者得鱣，豫以爲己受命之符，遣麟持重寶賂金左監軍撻辣求僭號。撻辣許之，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越次請立豫，議遂决，乃命慶裔、昉備璽綬寶册以立之。九月戊申，豫即僞位，赦境内，奉金正朔，稱天會八年。以張孝純爲丞相，李孝揚爲左丞，張柬爲右丞，李儔爲監察御史，鄭億年爲工部侍郎，王瓊爲汴京留守，子麟爲太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孝純始堅守太原，頗懷忠義，高宗以王衣雅厚孝純，俾衣招之，會粘罕遣人自雲中送歸豫，遂失節於賊。

四年七月丁卯，金人派大同府尹高慶裔、知制誥韓昉册封劉豫爲皇帝，國號大齊，建都大名府。在此之前，北京順豫門生長嘉禾，濟南打魚的人捕得鱣魚，劉豫認爲是自己受命於天的符瑞，派劉麟拿着貴重寶物賄賂金左監軍撻辣要求稱帝。撻辣答應他，派使者到劉豫管轄地區詢問軍民應該立誰，衆人没來得及回答，劉豫的同鄉人張浹越過次序請求立劉豫，意見就决定了，於是命令高慶裔、韓昉準備璽綬寶册以立劉豫。九月戊申，劉豫即僞位，赦免境内，奉行金的曆法，稱天會八年。以張孝純任丞相，李孝揚任左丞，張柬任右丞，李儔任監察御史，鄭億年任工部侍郎，王瓊任汴京留守，兒子劉麟任太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兼濟南府知府。張孝純當初堅守太原，頗懷忠義之心，高宗因王衣平時厚待張孝純，讓王衣招附他，正值粘罕派人從雲中送劉豫回來，於是失節於賊。

豫還東平，升爲東京。改東京爲汴京，降南京爲歸德府。以弟益爲北京留守，尋改汴京留守。復降淮寧、

劉豫回到東平，將它升爲東京。改東京爲汴京，降南京爲歸德府。以弟弟劉益任北京留守，不久改任汴京留守。又把淮寧、潁昌、順昌、興

潁昌、順昌、興仁府悉爲州。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乃起四郡丁壯數千人，號“雲從子弟”。下僞詔求直言。十月，册其母翟氏爲皇太后，妾錢氏爲皇后。錢氏，宣和内人也，習宫掖事，豫欲有所取則，故立之。十一月，改明年元阜昌。

方豫未僭號時，數遣人説東京副留守上官悟，及賂悟左右喬思恭與共説悟令降金，悟并斬之。又招知楚州趙立，立不發書，斬其使。復遣立友人劉偲以榜旗誘之，且曰：“吾君之故人也。”立曰：“我知有君父，不知有故人。”燒殺偲。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反正，豫囚之十旬，不屈；欲官之，不受。豫大索宋宗室，承務郎閻琦匿之，豫杖死琦。召迪功郎王寵，不至。文林郎李喆、尉氏令姚邦基皆棄官去。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年，豫亦無如之何。洪皓久陷于金，粘罕勸皓仕豫，不從，竄皓冷山。處士尹惇聞豫召，逃山谷間，走蜀中。國信副使宋汝爲以吕頤浩書勉豫忠義，豫曰：“獨不見張邦昌乎？業已然，尚何言哉！”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豫書乞通宋朝，豫殺希載。

是月，豫立陳東、歐陽澈廟於歸德，如唐張巡、許遠雙廟制。

紹興元年五月，張俊討李成敗之，成逃歸豫。雄州大儈王友直嘗抵豫書招李成，謂劉光世、吕頤浩非中興將相才，後爲人所訴，詔鞫而刑之。六月，豫以麟爲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相。置招受司于宿州，誘宋逋逃。金人既立豫，以舊河爲界，恐兩河民之陷没者逃歸，下令大索，或轉鬻諸國，或繫送雲中，實防豫也。十月，豫入寇，遣其將王世冲以蕃、漢

仁府都降低爲州。自己因生在景州，守於濟南，節制東平，在大名僭位，就徵發四郡壯丁幾千人，號稱“雲從子弟”。下僞詔徵求直言。十月，册封他的母親翟氏爲皇太后，妾錢氏爲皇后。錢氏，是宣和時的宫女，熟悉宫掖之事，劉豫想要有所取法，所以立她爲皇后。十一月，將第二年改元阜昌。

當劉豫没有僭號稱帝時，多次派人勸説東京副留守上官悟，及賄賂上官悟左右喬思恭一同勸説上官悟讓他投降金，上官悟將他們一并斬殺。又招附楚州知州趙立，趙立没有打開書信，斬了使者。又派趙立友人劉偲以榜旗引誘他，而且説：“我是你的舊友。”趙立説：“我知道有君父，不知道有舊友。”燒死劉偲。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信勸説劉豫改邪歸正，劉豫拘押他一百天，没有屈從；想讓他做官，没有接受。劉豫大規模搜捕宋宗室，承務郎閻琦將其隱藏了，劉豫杖殺閻琦。召迪功郎王寵，不到。文林郎李喆、尉氏令姚邦基都棄官離去。朝奉郎趙俊寫甲子不寫僭年，劉豫也没有辦法。洪皓長期淪陷於金，粘罕勸説洪皓在劉豫屬下任官，不聽從，將洪皓流放到冷山。處士尹惇聽説劉豫召他，逃到山谷間，跑到蜀中。國信副使宋汝爲以吕頤浩書信勸勉劉豫忠義，劉豫説：“難道没有看見張邦昌嗎？既然已經這樣，還説什麽呢！”滄州進士邢希載向劉豫上書請求與宋朝通好，劉豫殺邢希載。

當月，劉豫在歸德建立陳東、歐陽澈廟，按照唐張巡、許遠雙廟的規格。

紹興元年五月，張俊討伐李成將他打敗，李成逃來歸附劉豫。雄州大儈王友直曾寫信給劉豫招附李成，認爲劉光世、吕頤浩不是中興將相之才，後來被人上訴，下詔審訊加以懲罰。六月，劉豫任命劉麟爲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相。在宿州設置招受司，誘使宋人逃來。金人立劉豫後，以舊時黄河爲界，擔心兩河陷落百姓逃回，下令大搜捕，有的轉賣給各國，有的捆縛押送雲中，實際是提防劉豫。十月，劉豫入侵，派將王世冲帶領蕃、漢兵士進攻廬州，守臣王亨誘斬世冲，

兵攻廬州，守臣王亨誘斬世冲，大敗其衆。十一月，帥臣葉夢得招降豫將王才。僞秦鳳帥郭振入寇，王彥、關師古敗之。僞知海州薛安靖及通判李彙以州來歸。

二年二月，知商州董先以商、虢二州叛附于豫。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豫罪。朝廷尋命仲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豫所陷郡。仍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黄孔彥舟、廬壽王亨相爲應援，毋失事機。三月，仲爲其將霍明所殺，高宗聞之，授仲二子將仕郎。河南鎮撫使翟興屯伊陽山，豫患之，使人招興，許以王爵。興焚僞詔并戮其使。豫乃陰結興麾下楊偉圖之。偉殺興，持興首降豫。

四月丙寅，豫遷都汴。因奉祖考于宋太廟，尊其祖曰徽祖毅文皇帝，父爲衍祖睿仁皇帝。親巡郊社。是日，暴風捲旗，屋瓦皆震，士民大恐。豫曲赦汴人，與民約曰："自今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格。"時河、淮、陝西、山東皆駐北軍，麟籍鄉兵十餘萬爲皇子府十三軍。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

五月，豫聞桑仲死，遣人招隨州李道、鄧州李横，皆不受，執其使以聞。六月，蘄、黄鎮撫使孔彥舟叛降豫，其將陳彥明率衆千餘來歸。直徽猷閣凌唐佐、尚書郎李亘、國信副使宋汝爲留僞庭，久謀疏豫虚實蠟書以聞，事泄，豫殺唐佐，亘亦遇害。豫以知東平府李鄴爲尚書右丞，河南鎮撫司都統制董先爲大總管府先鋒將。十二月，襄陽鎮撫使李横敗豫兵於揚石，乘勝趣汝州，僞守彭玘以

大敗他的軍隊。十一月，帥臣葉夢得招降劉豫將領王才。僞秦鳳帥郭振入侵，王彥、關師古打敗他。僞海州知州薛安靖及通判李彙以州來朝歸順。

二年二月，商州知州董先以商、虢二州反叛歸附劉豫。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求正劉豫罪名。朝廷不久命令桑仲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衡量局勢，收復劉豫攻陷的郡。并命令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黄孔彥舟、廬壽王亨相互接應援救，不要失去戰機。三月，桑仲被他的將領霍明殺死，高宗聽説後，授桑仲二子將仕郎。河南鎮撫使翟興駐守伊陽山，劉豫很是擔憂，派人招附翟興，答應封以王爵。翟興焚燒僞詔并殺死使者。劉豫就暗中勾結翟興部下楊偉進行圖謀。楊偉殺死翟興，拿着翟興的頭投降劉豫。

四月丙寅，劉豫遷都汴。於是在宋太廟中供奉祖先，尊封他的祖父爲徽祖毅文皇帝，父親爲衍祖睿仁皇帝。親自巡視郊社。當天，大風捲旗，屋瓦都震動，士人百姓很驚恐。劉豫特地赦免汴人，與百姓約定説："從今後不任意赦免，不任用宦官，不許出家爲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格。"當時河、淮、陝西、山東都駐扎北方軍隊，劉麟登記鄉兵十多萬組成皇子府十三軍。分别安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差不多都被發掘。賦斂苛刻煩雜，民不聊生。

五月，劉豫聽説桑仲死了，派人招附隨州李道、鄧州李横，都不接受，拘押他的使者加以上報。六月，蘄、黄鎮撫使孔彥舟叛降劉豫，其將陳彥明帶領部下一千多人前來歸順。直徽猷閣凌唐佐、尚書郎李亘、國信副使宋汝爲留在僞朝廷，長期圖謀分條陳述劉豫虚實情况將書信放於蠟丸以上報朝廷，事情泄露，劉豫殺死唐佐，李亘也遇害。劉豫以東平府知府李鄴任尚書右丞，河南鎮撫司都統制董先任大總管府先鋒將。十二月，襄陽鎮撫使李横在揚石打敗劉豫軍隊，乘勝直赴汝州，僞守彭玘獻城投降。劉豫派

城降。豫遣劉夔與金帥撒離曷侵蜀。執進士薛筇送豫，筇勉豫："早圖反正，庶或全宗，孰與他日并妻子磔東市？"豫怒，欲兵之，賴張孝純獲免。

三年正月庚申，李横破潁順軍，僞守蘭和降。壬戌，敗豫兵于長葛。甲子，横引兵至潁昌府，僞安撫趙弼固守，急攻下之，弼遁，復潁昌。二月，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敗豫將梁進於伊陽臺，殪之。三月，豫聞横入潁昌，求援于金人。粘罕遣兀术赴之，豫亦遣將李成率師二萬逆戰於京城西北之牟駝岡。横敗績，復陷潁昌。横軍本群盗，恃勇無律，勝則争取子女金帛，故及於敗。四月，陷虢州。鎮撫司統制官謝皋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以死。皋，開封人。是月，明州守將徐文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人浮海抵鹽城，輸款于豫。文言沿海無備，二浙可襲取。豫大喜，以文知萊州，益海艦二十，俾寇通、泰間。

五月，朝廷遣韓肖胄、胡松年使僞齊。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爲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因問主上如何，松年曰："聖主萬壽。"復問帝意所向，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豫有慚色。

時豫悉有梁、衛之地，翟琮屯伊陽之鳳牛山，不能孤立，突圍奔襄陽。九月，楊政遣川陝將官吴勝破豫兵於蓮花城。十月己亥，賊將李成陷鄧州，以齊安守之；癸卯，陷襄陽，李横奔荆南，知隨州李道棄城走。成據襄陽，以王嵩知隨州。甲辰，陷郢州，守臣李簡遁，豫以荆超知州事。賊將王彦先自亳引兵至壽春，將窺江南。劉光世駐軍建康，扼馬家

劉夔與金帥撒離曷入侵蜀。拘捕進士薛筇送交劉豫，薛筇勸説劉豫道："早日圖謀棄邪歸正，也許可以保全宗族，這樣與以後連同妻子兒女磔死於東市相比哪一個更好？"劉豫發怒，想用兵器殺他，靠張孝純得以幸免。

三年正月庚申，李横攻下潁順軍，僞守臣蘭和投降。壬戌，在長葛打敗劉豫軍隊。甲子，李横帶兵到潁昌府，僞安撫趙弼堅守，猛烈進攻攻克潁昌，趙弼逃走，收復潁昌。二月，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在伊陽臺打敗劉豫的將領梁進，將他殺死。三月，劉豫聽説李横攻入潁昌，向金人求援。粘罕派兀术前去，劉豫也派將領李成率領兩萬軍隊在京城西北的牟駝岡迎戰。李横戰敗，潁昌再次陷落。李横軍隊本是群盗，憑恃勇猛没有紀律，勝了就争着搶奪美女金帛，所以導致戰敗。四月，虢州陷落。鎮撫司統制官謝皋指腹向賊人説："這是我的赤心！"自剖心而死。謝皋，是開封人。當月，明州守將徐文以所屬海船六十艘、官軍四千多人渡海到達鹽城，向劉豫表示歸順。徐文説沿海没有防備，二浙可以突襲攻取。劉豫大喜，讓徐文任萊州知州，增加海艦二十艘，讓他入侵通、泰一帶。

五月，朝廷派韓肖胄、胡松年出使僞齊。劉豫想以臣禮接見，韓肖胄無以應對，胡松年説："都是宋臣。"於是長揖不拜，劉豫不能使他們屈從。接着詢問主上怎麽樣，胡松年説："聖主萬壽無疆。"又問皇帝意思如何，胡松年説："一定要收復原來疆土而已。"劉豫面有愧色。

當時劉豫全部占領梁、衛之地，翟琮駐守伊陽的鳳牛山，不能孤軍堅守，突圍逃奔襄陽。九月，楊政派川陝將官吴勝在蓮花城打敗劉豫軍隊。十月己亥，賊將李成攻陷鄧州，讓齊安鎮守；癸卯，攻陷襄陽，李横逃奔荆南，隨州知州李道棄城逃跑。李成占據襄陽，任命王嵩爲隨州知州。甲辰，攻陷郢州，守臣李簡遁逃，劉豫讓荆超知州事。賊將王彦先從亳帶兵到壽春，將要窺伺江南。劉光世在建康駐兵，扼守馬家渡，派酈瓊帶領部下駐守無爲軍，聲援濠、壽，賊人就

渡，遣酈瓊領所部駐無爲軍，爲濠、壽聲援，賊乃還。

回去了。

十二月，金人遣李永壽、王翊來報聘。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監廣州鹽税吴伸上書請討豫，謂“金人雖强，實不足慮，賊豫雖微，實爲可憂。今敵使在廷，宜陽許而陰圖之，乘其不疑，可一戰擒也”。

十二月，金人派李永壽、王翊來回訪。永壽等驕横傲慢，請求歸還劉豫戰俘及西北流亡寓居的士人百姓，又要求劃江爲界使劉豫得利。監廣州鹽税吴伸上書請求討伐劉豫，認爲“金人雖然强大，其實不值得憂慮，賊人劉豫雖然弱小，其實值得擔憂。現在敵方使者在朝廷，應該假裝答應而暗中圖謀，趁他不加懷疑，可以一戰將他擒獲”。

四年正月，翰林學士綦崇禮言：“豫父子倚重金人，且永壽等從豫所來，畫江之請必出於豫。觀其奸謀，在窺吾境土。恐既通使，人情必解弛，宜戒將帥愈益置守。縱和議成，亦未可弛備。”既而朝廷遣章誼使金，至雲中。粘罕答書約毋駐軍淮南，誼不屈，還過汴，豫欲留之，以計獲免。熙河路馬步軍總管關師古與豫兵戰于左要嶺，敗績，遂降賊。洮、岷之地盡歸豫矣。

四年正月，翰林學士綦崇禮説：“劉豫父子依靠金人，而且永壽等人從劉豫那兒來，劃江爲界的請求一定出於劉豫。看他的奸計，在於窺視我方境土。擔心互通使者後，人心一定鬆懈，應該告誡將帥增加設置防守。如果議和成功，也不能放鬆戒備。”不久朝廷派章誼出使金，到雲中。粘罕回信約定不在淮南駐兵，章誼没有屈從，回朝時經過汴，劉豫想留住他，章誼設法得以逃脱。熙河路馬步軍總管關師古與劉豫軍隊戰於左要嶺，戰敗，就投降賊人。洮、岷之地都歸劉豫了。

二月，豫策進士。五月，知壽春府羅興叛降豫。舒、蘄等州制置使岳飛復襄陽，李成遁，尋復唐州。六月，復隨州，磔僞守王嵩于襄陽市。七月，復鄧州。語在《飛傳》。豫聞岳飛取襄、鄧，遂乞師於金人。僞奉議郎羅誘上南征策，豫大喜。奪民舟五百載戰具，以徐文爲前軍，聲言攻定海。九月，豫下僞詔，有“混一六合”之言，遣子麟入寇，及誘金人宗輔、撻辣、兀术分道南侵，步兵自楚、承進，騎兵由泗趨滁。復遣僞知樞密院盧緯請師於金主，金主集諸將議，粘罕、希尹難之，獨宗輔以爲可。乃以宗輔權左副元帥，撻辣權右副元帥，調渤海、漢軍五萬應豫。以兀术嘗渡江，習知險易，俾將前軍。豫以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朝廷震

二月，劉豫策試進士。五月，壽春府知府羅興反叛投降劉豫。舒、蘄等州制置使岳飛收復襄陽，李成遁逃，不久收復唐州。六月，收復隨州，在襄陽街市磔殺僞守王嵩。七月，收復鄧州。事見《岳飛傳》。劉豫聽説岳飛攻取襄陽、鄧州，就向金人請求援兵。僞奉議郎羅誘獻上南征計策，劉豫大喜。搶奪五百艘民船裝載戰鬥器械，以徐文爲前軍，聲言進攻定海。九月，劉豫下僞詔，有“混一六合”之語，派兒子劉麟入侵，以及誘使金人宗輔、撻辣、兀术分路南侵，步兵從楚、承進兵，騎兵從泗趕赴滁。又派僞知樞密院盧緯向金主請兵，金主召集衆將商量，粘罕、希尹提出反駁，祇有宗輔認爲可以。就讓宗輔代理左副元帥，撻辣代理右副元帥，調發渤海、漢軍五萬人接應劉豫。因兀术曾經渡過長江，瞭解地形險易情况，讓他任前軍將領。劉豫讓劉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朝廷震動驚恐。有人勸皇帝轉移，趙鼎説：“戰而不勝，再離開也

恐。或勸帝他幸，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張俊曰："避將安之?"遂決意親征。壬申，豫兵與金人分道渡淮，楚州守臣樊序棄城走，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

十月丙子朔，詔張俊援世忠，劉光世移軍建康。世忠復還揚州。起張浚爲侍讀。戊子，韓世忠戰於大儀，己丑，解元戰於承州，皆捷。丙申，豫露榜有窺江之言。戊戌，帝發臨安。十一月壬子，下詔討豫，始暴豫罪惡，士氣大振，欲濟江決戰。趙鼎曰："退固不可，渡江亦非策。豫猶不親來，至尊豈可與逆雛決勝負哉?"淮西將王師晟、張琦合兵復南壽春府，執僞知州王靖。十二月壬辰，岳飛遣將牛皋、徐慶敗金人於廬州。庚子，金人退師，遣使告麟，麟棄輜重宵遁。語在《世忠傳》。

五年正月，淮西將酈瓊復光州，僞守許約降。閏二月，豫將商元攻信陽軍，知軍事舒繼明死之。七月，豫廢明堂爲講武殿，暴風連日。八月，陷光州。十月，豫令民鬻子依商稅法許貫陌而收其算。豫獻《海道圖》及戰船木樣於金主亶。

六年正月，豫聚兵淮陽，韓世忠引兵急圍之。賊守將連舉六烽，兀术與劉猊合兵來援，皆爲世忠所敗。六月，築劉龍城以窺淮西，王師晟破之，執華知剛，俘其衆而還。九月，豫罷沿海互市。張孝純謂豫曰："聞南人久治舟，一旦乘風北濟，將不利於我。"豫懼，故罷之。

豫聞帝親征，告急於金主亶，領三省事宗磐曰："先帝立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休息無期。從之則豫收其利，而我實受

不晚。"張俊說："又能躲避到什麼地方?"就決心御駕親征。壬申，劉豫軍隊與金人分路渡過淮河，楚州守臣樊序棄城而逃，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從承州退守鎮江。

十月丙子初一，詔命張俊救援韓世忠，劉光世移兵到建康。韓世忠又回到揚州。起用張浚爲侍讀。戊子，韓世忠戰於大儀，己丑，解元戰於承州，都獲勝。丙申，劉豫張貼榜文有窺視長江之言。戊戌，皇帝從臨安出發。十一月壬子，下詔討伐劉豫，開始揭露劉豫的罪行，士氣大振，想要渡過長江決一勝負。趙鼎說："後退固然不行，渡江也不是好計策。劉豫尚且没有親自前來，至尊哪可與逆雛決勝負呢?"淮西將王師晟、張琦合兵收復南壽春府，抓獲僞知州王靖。十二月壬辰，岳飛派將牛皋、徐慶在廬州打敗金人。庚子，金人退兵，派使者告訴劉麟，劉麟丢下輜重連夜逃走。事見《韓世忠傳》。

五年正月，淮西將酈瓊收復光州，僞守許約投降。閏二月，劉豫將商元進攻信陽軍，知軍事舒繼明因此而死。七月，劉豫廢明堂爲講武殿，接連颳了幾天暴風。八月，攻陷光州。十月，劉豫命令百姓出賣兒子的依照商税法允許定下籍貫收取算錢。劉豫獻《海道圖》以及戰船木樣給金主完顔亶。

六年正月，劉豫在淮陽聚集軍隊，韓世忠領兵迅速包圍他們。賊守將接連點放六烽，兀术與劉猊合兵來救援，都被韓世忠打敗。六月，修築劉龍城以窺視淮西，王師晟將它攻破，捕獲華知剛，俘虜他的部下而還兵。九月，劉豫禁止沿海互相貿易。張孝純對劉豫說："聽説南方人長期造船，一旦乘風渡海北上，將對我不利了。"劉豫害怕，所以禁止。

劉豫聽説皇帝親自出征，向金主完顔亶告急，領三省事宗磐說："先帝立劉豫，是想要劉豫開闢疆土保衛邊境，我方能够按兵不動使百姓得以休息。現在劉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接連用兵結下禍患，無法休止停息。聽從他那麼劉豫

弊，奈何許之!”金主報豫自行，姑遣兀术提兵黎陽以觀釁。

豫於是以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李鄴行臺右丞，馮長寧行臺户部，許清臣兵馬大總管，李成、孔彦舟、關師古爲將，籍民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總中路兵，由壽春犯廬州；猊率東路兵，取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西兵趨光州寇六安，彦舟統之。十月，猊兵阻韓世忠不得前，還順昌。麟兵從淮西繫三浮橋以濟，賊衆十萬次濠、壽間。江東安撫使張俊拒戰，詔并以淮西屬俊，命殿帥楊沂中至泗州與俊合，比至濠而劉光世已棄合肥矣。張浚遣人星馳采石諭光世曰：“敢濟者斬。”光世不得已還廬州，與沂中相應。統制王德、酈瓊出安豐，遇賊三將軍皆敗之。猊衆數萬過定遠，欲趨宣化犯建康。沂中遇猊兵於越家坊，破之；又遇于藕塘，大破之。猊遁，麟聞亦拔寨走，麟兵有自書鄉貫姓名而縊者，豫由此失人心。金人聞麟等敗，詰豫罪狀，始有廢豫意矣。豫覺，請立麟爲太子，以覘其意。金人乃答豫曰：“徐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

七年春，豫策進士。遣諜縱火淮甸，燔劉光世帑藏。二月，又焚鎮江。豫自麟敗，意沮氣奪。中原遺民，日望王師。三月，帝進駐建康。八月，統制酈瓊執吕祉，以兵三萬叛降豫，尋殺祉。豫聞瓊降大喜，御文德殿見之，授瓊静難軍節度使，知拱州。瓊勸豫入寇，豫復乞師金人，且言瓊欲自效。金人恐豫兵衆難制，欲以計除之，乃佯言瓊降恐詐，命散其兵。

金人業已廢豫，而豫日益請兵，

收利，而我方實際受弊，怎麽能答應他！”金主通報劉豫讓他自己行事，暫且派兀术帶兵在黎陽伺隙圖謀行事。

劉豫此時讓劉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李鄴任行臺右丞，馮長寧任行臺户部，許清臣任兵馬大總管，李成、孔彦舟、關師古爲將，登記民兵三十萬，分三路入侵。劉麟總領中路軍隊，從壽春進犯廬州；劉猊率領東路軍隊，取道紫荆山出渦口進犯定遠；西路軍隊趕赴光州入侵六安，由孔彦舟統領。十月，劉猊軍隊被韓世忠擋住不能前行，回到順昌。劉麟軍隊從淮西繫三座浮橋過河，賊軍十萬駐扎在濠、壽一帶。江東安撫使張俊拒戰，下詔合并淮西歸屬張俊，命令殿帥楊沂中到泗州與張俊會合，等到了濠州而劉光世已經放棄合肥了。張浚派人連夜急馳到采石告訴劉光世説:“敢渡河的斬。”劉光世不得已回到廬州，與楊沂中相呼應。統制王德、酈瓊出兵安豐，遇到賊三將軍都將他們打敗。劉猊部隊幾萬人經過定遠，想趕赴宣化進犯建康。楊沂中在越家坊遭遇劉猊軍隊，打敗了他；又在藕塘遭遇，將他徹底擊敗。劉猊逃走，劉麟聽説後也拔起營寨逃跑，劉麟軍中有兵士自己寫下鄉里籍貫姓名而上吊的，劉豫從此失去人心。金人聽説劉麟等戰敗，質問劉豫罪狀，開始有廢去劉豫的意思了。劉豫發覺，請求立劉麟爲太子，以試探金人的意思。金人就回答劉豫説：“慢慢應當派人詢問河南百姓。”

七年春天，劉豫策試進士。派間諜在淮甸放火，燒毁劉光世的錢財庫藏。二月，又焚燒鎮江庫藏。劉豫從劉麟戰敗後，神氣沮喪。中原遺民，天天盼望朝廷軍隊。三月，皇帝進駐建康。八月，統制酈瓊捉獲吕祉，以三萬軍隊叛降劉豫，隨即殺吕祉。劉豫聽説酈瓊投降大喜，到文德殿召見他，授任酈瓊静難軍節度使，爲拱州知州。酈瓊勸説劉豫入侵，劉豫又向金人求兵，而且説酈瓊想要效力。金人擔心劉豫軍隊難以控制，想設法除去他，就假稱酈瓊投降恐怕有詐，命令解散他的軍隊。

金人已經廢棄劉豫，而劉豫不斷請兵，就以

遂以女真萬户束拔爲元帥府左都監屯太原，渤海萬户大撻不也爲右都監屯河間。於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當廢。十一月丙午，廢豫爲蜀王。

初，金主先令撻辣、兀术僞稱南侵至汴，紿麟出至武城，麾騎翼而擒之，因馳至城中。豫方射講武殿，兀术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强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翼日，集百官宣詔責豫，以鐵騎數千圍宫門，遣小校巡閭巷間，揚言曰："自今不僉汝爲軍，不取汝免行錢，爲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此。"由是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僞丞相張昂知孟州，李鄴知代州，李成、孔彦舟、酈瓊、關師古各予一郡。以女真胡沙虎爲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宫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斛、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

豫求哀，撻辣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於遠邇。今汝廢，無一人憐汝者，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迫之行，願居相州韓琦宅，許之。後并其子麟徙於臨潢，封豫爲曹王，賜田以居之。紹興十三年六月卒，是年金皇統三年也。豫僭號凡八年，廢時年六十五。先是，齊地數見怪異，有梟鳴于後苑，龍撼宣德門滅"宣德"二字，有星隕于平原鎮。識者謂禍不出百日，豫怒殺之。未幾果廢。

初，僞麟府路經略使折可求以事抵雲中，左監軍撒離曷密諭可求代豫。後撻辣有歸疆之議，恐可求缺望，鴆殺之。

女真萬户束拔任元帥府左都監駐守太原，渤海萬户大撻不也任右都監駐守河間。於是尚書省上奏劉豫治國没有政績，應當廢黜。十一月丙午，廢劉豫爲蜀王。

當初，金主先命令撻辣、兀术假稱南侵到汴，將劉麟騙出到武城，指揮兩側騎兵將他擒獲，接着騎馬到城中。劉豫正在講武殿射箭，兀术帶領三個騎兵闖入東華門，下馬抓住他的手，一同到宣德門，强迫他乘上羸弱的馬，露出兵刃夾在兩旁，囚禁在金明池。第二天，召集百官宣讀詔令斥責劉豫，以幾千鐵騎包圍宫門，派小校在街巷間巡行，揚言説："從今後不强迫你們都加入軍隊，不收取你們的免行錢，替你們杖殺假藉公事暗中行惡之人，請你們原來的君主少帝來這兒。"因此人心漸漸安定。在汴設置行臺尚書省，讓張孝純代理行臺左丞相。僞丞相張昂任孟州知州，李鄴任代州知州，李成、孔彦舟、酈瓊、關師古各給予一郡。以女真胡沙虎任汴京留守，李儔爲副。各軍都讓他們回去務農，放任宫人出宫嫁人。得金一百二十多萬兩、銀一千六百多萬兩、米九十多萬斛、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多萬緡。

劉豫請求哀憐，撻辣説："以前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燒臂，號哭之聲聞於遠近。現在你被廢黜，没有一個人可憐你，爲什麽不責備自己呢?"劉豫説不出話，强迫他出行，劉豫希望居住在相州韓琦屋宅，同意他。後來連同他的兒子劉麟一起遷移到臨潢，封劉豫爲曹王，賜田讓他居住。紹興十三年六月死，那年是金皇統三年。劉豫僭號稱帝共八年，廢黜時六十五歲。在此之前，齊地多次出現怪異，有梟在後苑鳴叫，龍摇動宣德門抹去"宣德"二字，有星隕落在平原鎮。有見識的人認爲禍不出百天，劉豫發怒殺了他。不久果然被廢黜。

當初，僞麟府路經略使折可求因事到雲中，左監軍撒離曷密告折可求代替劉豫。後來撻辣有歸還疆土的意見，擔心折可求心生怨恨，用毒酒殺死他。

豫之僭逆也，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祝簡獻《遷都》、《國馬賦》，語多指斥；又如許清臣毀景靈宫，孟邦雄發永安陵，蹠犬吠堯，蓋無責焉。

劉豫僭位謀逆，馬定國進獻《君臣名分論》，祝簡獻《遷都》、《國馬賦》，言辭多有指責；又像許清臣拆毁景靈宫，孟邦雄發掘永安陵，本是蹠犬吠堯，人臣各爲其主，大概没有什麽罪責的。

苗傅 劉正彦

苗傅，上黨人。大父授，父履。授在元豐中爲殿前都指揮使。康王建元帥府，信德守臣梁揚祖以兵萬人至，傅與張俊、楊沂中、田師中皆隸麾下。隆祐太后南渡，傅爲統制官，以所部八千人扈衛，駐于杭州。

苗傅，上黨人。祖父苗授，父親苗履。苗授在元豐年間任殿前都指揮使。康王建元帥府，信德守臣梁揚祖帶兵一萬人來，苗傅與張俊、楊沂中、田師中都屬於他的部下。隆祐太后南渡，苗傅任統制官，以所帶領的八千人作爲隨從護衛，駐守在杭州。

有劉正彦者，不知何許人。父法，政和間爲熙河路經略使，死王事。正彦由閤門祇候易文資至朝奉大夫，後以事責降。會法部曲王淵爲御營都統制，正彦歸之。淵以法故，薦正彦于朝，復爲武德大夫、知濠州，擢御營右軍副都統制，淵分精兵三千與之。以平丁進功，進武功大夫、威州刺史。初，正彦討進，請劉晏偕行。晏本嚴陵人，陷遼登第，宣和中率衆來歸。正彦用晏計易旗幟爲疑兵，遂降進。晏自通直郎遷朝請郎，正彦耻己賞薄而晏獲峻遷，由是觖望，乃散所賜金帛與將士，尋被命從六宫、皇子至杭州。

有叫劉正彦的，不知什麽地方人。父親劉法，政和年間任熙河路經略使，死於國事。劉正彦從閤門祇候换文職官到朝奉大夫，後因事責罰降官。正值劉法部曲王淵任御營都統制，劉正彦歸附他。王淵因劉法的緣故，向朝廷推薦劉正彦，復任武德大夫、濠州知州，提升御營右軍副都統制，王淵分三千精兵給他。因平定丁進之功，進爲武功大夫、威州刺史。當初，劉正彦討伐丁進，請求劉晏一同出行。劉晏本是嚴陵人，淪落於遼登第，宣和年間帶領部屬來朝歸附。劉正彦采用劉晏計策改换旗幟布下疑兵，於是使丁進投降。劉晏從通直郎遷升朝請郎，劉正彦耻於自己受賞微薄而劉晏獲得高升，因此心生怨恨，就將所賜金帛散發給將士，隨即受命跟隨六宫、皇子到杭州。

建炎三年二月壬戌，高宗從王淵議，由鎮江幸杭州。時諸大將如劉光世、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分守要害，扈衛者獨苗傅。

建炎三年二月壬戌，高宗聽從王淵的建議，從鎮江駕臨杭州。當時各位大將如劉光世、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分别把守要害之處，隨從護衛的衹有苗傅。

先是，王淵裝大船十數，自維揚來杭，杭人相謂曰："船所載，皆淵平陳通時殺奪富民家財也。"内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威福由己出，其徒奪民居，肆爲暴横。傅等恨之，曰："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其黨張逵復激怒諸軍曰："能殺淵及内侍，則人人可富，朝廷豈能遍罪哉！"

在此之前，王淵裝備了十幾隻大船，從維揚來到杭州，杭人相互傳説道："船上載的，都是王淵平定陳通時殺奪富民的家財。"内侍省押班康履很當權用事，自己作威作福，他的屬下侵奪民居，肆虐横暴。苗傅等對他不滿，説："天子如此困頓，你還敢這樣！"他的同黨張逵又激怒各軍説："能殺死王淵及宦官，那麽人人可富，朝廷哪能都加以治罪呢！"

三月辛巳，拜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初，淵建幸杭州議，内侍實左右之。及淵躐躋樞管，衆謂薦由内侍。傅自負宿將，疾淵驟貴。正彦雖由淵進，淵檄取所予兵，亦怨之。於是傅積不能平，與王世脩、張逵、王鈞甫、馬柔吉等謀作亂。鈞甫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傅部分既定，乃紿淵以臨安縣有盜，意欲使淵出其兵於外。

康履得黄卷小文書，有兩統制作“田”、“金”字署卷末，田乃苗，金乃劉也。於是頗泄賊謀，以告淵，淵伏兵天竺。明日，賊黨亦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彦手殺淵，以兵圍履第，分捕内官，凡無須者盡殺之，揭淵首，引兵犯闕。中軍統制吴湛守宫門，潛與傅通，導其黨入奏曰：“苗傅不負國，止爲天下除害。”

知杭州康允之聞變，率從官扣閤，請帝御樓，百官皆從。殿帥王元大呼聖駕來，傅見黄屋，猶山呼而拜。帝憑闌呼二賊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軍士有功者不賞，私内侍者即得美官。黄潛善、汪伯彦誤國，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友康履得除樞密。臣立功多，止作遥郡團練。已斬淵首，更乞斬康履、藍珪、曾擇以謝三軍。”帝論以當流海島，可與軍士歸營，且曰：“已除傅承宣使、御營都統制，正彦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

賊不退。帝問百官計安出，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曰：“禍由中官，不悉除之，禍未已也。”帝曰：“朕左右可無給使耶？”軍器監葉宗諤曰：“陛下何惜康履。”遂命吴湛捕履，得於清漏閣承塵中。傅即樓下

三月辛巳，拜授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當初，王淵建議皇帝到杭州，宦官確實幫了他。等到王淵破格躋身於樞密院，衆人認爲是由宦官推薦的。苗傅自恃是老將，痛恨王淵突然顯貴。劉正彦雖然通過王淵進用，王淵下檄文收回給他的軍隊，也怨恨他。於是苗傅積怨不能平息，與王世脩、張逵、王鈞甫、馬柔吉等圖謀作亂。王鈞甫等都是燕人，所率領的軍隊號稱“赤心軍”。苗傅部署已定，就哄騙王淵説臨安縣有盜賊，想讓王淵把他的軍隊派到外面去。

康履得黄卷小文書，有兩統制作“田”、“金”字署在卷末，田是苗，金是劉。於是大大暴露賊人陰謀，告訴王淵，王淵在天竺埋伏軍隊。第二天，賊人黨徒也在城北橋下埋伏軍隊，等到王淵退朝，誣告他勾結宦官謀反，劉正彦親手殺死王淵，帶兵包圍康履府第，分别逮捕内官，凡是没有鬍鬚的都將他們殺了，提着王淵的頭，帶兵進犯宫闕。中軍統制吴湛守衛宫門，暗中與苗傅串通，領着他的同黨入宫奏道：“苗傅没有對不起國家，祇是替天下除害。”

杭州知州康允之聽説事變，帶領屬官扣打宫門，請求皇帝登樓，百官都跟隨。殿帥王元大呼聖駕來，苗傅看見黄屋，仍然山呼而拜。皇帝靠着欄杆叫來二賊詢問緣故，苗傅厲聲説：“陛下相信任用中官，軍士有功的不進行賞賜，偏私宦官的就能得到美官。黄潛善、汪伯彦誤國，還未流放遠地。王淵遇敵不戰，通過朋友康履得以任樞密。臣立功多，祇作遠郡團練。已將王淵斬首，另外請求斬康履、藍珪、曾擇以向三軍謝罪。”皇帝告諭他將他們流放海島，你們可以與兵士回到軍營，而且説：“已經任命苗傅承宣使、御營都統制，劉正彦爲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

賊兵不退。皇帝詢問百官有什麽辦法，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説：“禍由中官引起，不將他們全部除去，禍亂就不能平息。”皇帝説：“我左右可以没有内侍嗎？”軍器監葉宗諤説：“陛下對康履有什麽捨不得的。”就命令吴湛逮捕康履，在清漏閣承塵中抓獲。苗傅到樓下腰斬康

腰斬履。

傅猶肆惡言，謂“帝不當即大位，淵聖來歸，何以處也?”帝使朱勝非縋樓下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與金議和。帝許諾，即下詔請太后垂簾。賊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張逵曰：“今日之事，當爲百姓社稷計。”時希孟曰：“宜率百官死社稷，否則從三軍之請。”通判杭州事章誼叱之曰：“何可從三軍邪!”帝徐謂勝非曰：“朕當退避，須太后命。”勝非謂不可。顏岐曰：“得太后親諭之，則無詞矣。”

時寒甚，門無簾幃，帝坐一竹椅。既請太后，即起立楹側。太后御肩輿出立樓前，二賊拜曰：“今日百姓無辜，肝腦塗地，望太后主張。”太后曰：“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童貫起邊釁，所以致金人之禍。今皇帝聖孝，無失德，止爲黄潛善、汪伯彦所誤，已加竄逐，統制獨不知邪?”傅曰：“臣等定議，必欲立皇子。”后曰：“今强敵在外，使吾一婦人簾前抱三歲兒，何以令天下?”正彦等號泣固請，因呼其衆曰：“太后既不允，吾當受戮。”遂作解衣狀，后諭止之。傅曰：“事久不决，恐三軍生變。”顧謂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勝非不能答。適顏岐至自帝前，奏曰：“皇帝令臣奏知太后，已决意從傅請矣，乞太后宣諭。”后猶不許，傅等語益不遜。

太后還入門，帝遣人奏禪位，勝非泣曰：“臣義當死，乞下詰二凶。”帝屏左右語曰：“當爲後圖，事不成，死未晚。”勝非曰：“王鈞甫，賊腹心也，適語臣曰：‘二將忠有餘，學不足。’此可爲後圖耳。”

是日，帝幸顯忠寺。甲申，太后

履。

苗傅仍然肆意口出惡言，説“皇帝不應當即大位，淵聖回朝，怎麽處置?”皇帝派朱勝非用繩縋到樓下委婉告諭他。苗傅請求隆祐太后一同聽政以及派使者與金議和。皇帝答應，立即下詔請太后垂簾聽政。賊人聽到詔命不拜，説：“自有皇太子可立。”張逵説：“今天的事，應當爲百姓社稷考慮。”時希孟説：“應該率領百官爲社稷而死，不然就答應三軍的請求。”通判杭州事章誼呵叱他説：“怎麽能答應三軍呢！”皇帝慢慢地對朱勝非説：“我應當退避，等候太后的命令。”朱勝非認爲不可以。顏岐説：“能使太后親自告諭他，就没有托辭了。”

當時很寒冷，門上没有簾幃，皇帝坐在一張竹椅上。請太后之後，就起身站立在楹柱旁。太后坐着轎子出來站在樓前，二賊下拜道：“現在百姓無辜，肝腦塗地，希望太后作主。”太后説：“道君皇帝任用蔡京、王黼，更改祖宗法度，童貫引起邊境事端，因此招致金人之禍。現在皇帝聖明孝敬，没有失德，衹是被黄潛善、汪伯彦誤事，已經加以貶逐，統制難道不知道嗎?”苗傅説：“臣等意見已定，一定要立皇子。”太后説：“現在强敵在外，讓我一個婦人在簾前抱着三歲小孩，怎麽號令天下呢?”劉正彦等人號哭堅决請求，於是對他們的部屬喊道：“太后既然不答應，我們理當受死。”就作出解衣的樣子，太后告諭制止他。苗傅説：“事情久久不定，擔心三軍發動事變。”看着朱勝非對他説：“相公爲什麽一言不發?”朱勝非回答不出。剛好顏岐從皇帝跟前走過來，奏道：“皇帝命令臣上奏告知太后，已經决定同意苗傅的請求了，請求太后宣諭。”太后還不答應，苗傅等出言更加不敬。

太后回去進門，皇帝派人上奏禪位，朱勝非流淚説：“臣理當死，請求下去責問兩個凶人。”皇帝屏退左右對他説：“應當爲以後考慮，事情不成，再死也不晚。”朱勝非説：“王鈞甫，是賊的心腹，剛好對臣説過：‘二將忠心有餘，學識不足。’這就可以爲以後打算了。”

當天，皇帝到顯忠寺。甲申，太后垂簾，降

垂簾，降赦，號帝爲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爲睿聖宫，留内侍十五人，餘悉編置。

下赦令，封皇帝號爲睿聖仁孝皇帝，將顯忠寺改爲睿聖宫，留宦官十五人，其餘都予以編置。

丙戌，赦至平江府，張浚知有變，不拜。丁亥，至江寧，制置吕頤浩遺浚書，痛述事變。浚乃舉兵。戊子，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至平江，浚諭以起兵，俊泣奉命。

丙戌，赦令到平江府，張浚知道有變故，不接受。丁亥，到江寧，制置吕頤浩寫信給張浚，痛陳事變。張浚就起兵。戊子，御營前軍統制張俊到平江，張浚告訴他起兵，張俊流淚奉命。

初，勝非奏，垂簾當二臣同對，今屬時艱，乞許獨對。恐賊疑，乃日引其徒一人與俱。傅入對，后勞勉之。賊喜，無所疑，故臣僚入對，得謀復辟。

當初，朱勝非上奏，垂簾應當二臣一同應對，現在時屬艱難，請求允許單獨應對。擔心賊人起疑心，就每天領着他們的一個同黨在一起。苗傅入朝應對，太后慰勞勉勵他。賊喜，不懷疑，所以百官入朝應對，得以圖謀復辟之事。

勝非深結王世脩，將處以從官，俾通二凶。

朱勝非深加結交王世脩，將讓他擔任從官，使他與二凶交往。

傅欲改元，正彦欲遷都建康，太后謂勝非曰："二事如俱不允，恐賊有他變。"己丑，改元明受。張浚遺書二凶，奬其忠義以慰安之。庚寅，百官朝睿聖宫。以傅爲武當軍節度使。

苗傅想要改元，劉正彦想要遷都建康，太后對朱勝非説："兩件事如果都不答應，恐怕賊人有其他變故。"己丑，改元明受。張浚送信給二凶，誇奬他們忠義以安慰他們。庚寅，百官在睿聖宫朝見。讓苗傅任武當軍節度使。

辛卯，張浚遣進士馮轓赴行在，請帝親總要務；復抵書馬柔吉、王鈞甫宜早反正，以解天下之惑。

辛卯，張浚派進士馮轓奔赴皇上所在地，請求皇帝親自總領要務；又寫信給馬柔吉、王鈞甫讓他們早日棄邪歸正，以消除天下人的迷惑。

浚既遣轓，即檄諸路，約吕頤浩、劉光世會平江。傅以堂帖趣張俊赴秦州，命趙哲領俊軍，哲不從；改命陳思恭，思恭亦不從。

張浚派遣馮轓後，就下檄文到各路，約吕頤浩、劉光世會集於平江。苗傅用堂帖催促張俊去秦州，命令趙哲率領張俊軍隊，趙哲没有服從；改爲命令陳思恭，陳思恭也不服從。

壬辰，以諫議大夫鄭瑴爲御史中丞。賊以武功大夫王彦爲御營司統制，瑴面折二凶，彦佯狂，即日致仕。

壬辰，以諫議大夫鄭瑴任御史中丞。賊以武功大夫王彦任御營司統制，鄭瑴當面駁斥二凶，王彦裝瘋，當天辭官去職。

癸巳，韓世忠引兵至常熟。辛道宗謂張浚曰："賊萬一邀駕入海，何以爲計！"浚乃聲言防遏海寇，奏道宗爲節制司參議官，措置海船以避賊。

癸巳，韓世忠帶兵到常熟。辛道宗對張浚説："賊萬一脅持御駕入海，怎麽辦呢！"張浚就揚言防備遏制海盗，上奏辛道宗任節制司參議官，安排海船以避開賊人。

甲午，貶曾擇、藍珪于嶺南，傅追斬擇。賊欲以所部代禁衛守睿聖

甲午，將曾擇、藍珪貶到嶺南，苗傅追殺曾擇。賊想以自己的軍隊代替禁衛守衛睿聖宫，又

官，又欲邀帝幸徽、越，張浚、勝非曲諭止之。	想要挾皇帝到徽、越，張浚、朱勝非委婉相告加以制止。
馮轓説二凶反正，傅按劍瞋目視轓，正彦解之，曰："須張侍郎來，乃可。"即遣歸朝官趙休與轓共招浚。	馮轓勸説二凶棄邪歸正，苗傅按劍怒視馮轓，劉正彦解救他，説："等張侍郎來了，就可以了。"就派歸朝官趙休與馮轓一起招附張浚。
乙未，吕頤浩勤王兵至丹陽，劉光世引所部來會。丙申，韓世忠兵至平江，即欲進兵。浚曰："已遣馮轓甘言誘賊矣。投鼠忌器，不可太亟。"	乙未，吕頤浩率救援王朝的軍隊到丹陽，劉光世帶領部隊來會合。丙申，韓世忠軍隊到平江，就想進兵。張浚説："已經派馮轓以好言好語誘騙賊人了。投鼠忌器，不能太匆忙。"
賊遣張彦、王德聲言防淮，德伺彦醉，并其軍，自采石濟江歸劉光世，彦尋爲人所殺。戊戌，浚以世忠兵少，分張俊兵二千益之，發平江。	賊人派張彦、王德揚言防守淮，王德等張彦酒醉時，吞并了他的軍隊，從采石渡長江歸附劉光世，張彦隨即被人殺死。戊戌，張浚因韓世忠兵少，將張俊軍隊二千人分給他增加兵力，發兵平江。
馮轓至平江，浚復遣入責賊以大義，諭以禍福，期雖死無悔。傅等初聞浚集兵，未之信，及得浚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令天下。詔責浚黄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鄭瑴上疏謂浚不當責，密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告浚宜持重緩進，賊當自遁，浚然之。	馮轓到平江，張浚又派人去譴責賊人曉以大義，告知禍福，希望他們雖死無悔。苗傅等人當初聽説張浚召集軍隊，不相信此事，等接到張浚書信，纔知道受到討伐，上奏請求誅殺張浚以號令天下。下詔責罰張浚爲黄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鄭瑴上疏認爲張浚不應當受責罰，秘密派遣親信謝嚮改變姓名告訴張浚應該慎重暫緩進兵，賊人將會自行逃遁，張浚認爲他説得對。
是日，賊遣苗瑀、馬柔吉將赤心隊及王淵舊部曲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師。馮轓至臨平，見馬柔吉，同縋入城。詰朝，與傅等議，傅曰："爾尚敢來邪?"欲拘轓。浚逆知之，謬爲書遺轓，言客自杭來，知二公於朝廷初無異心，殊悔前書失於輕易。賊得浚遺轓書，大喜，乃釋轓。	當天，賊派遣苗瑀、馬柔吉帶領赤心隊以及王淵原來的部曲駐守臨平，以抵抗救援王朝的軍隊。馮轓到臨平，見馬柔吉，一同攀繩入城。責問朝廷，與苗傅等商議，苗傅説："你還敢來嗎?"想要拘押馮轓。張浚料知此事，假裝寫信給馮轓，説客從杭來，知道二公對於朝廷當初没有二心，很後悔以前的書信失於輕易。賊人得到張浚給馮轓的信，很高興，就釋放馮轓。
壬寅，浚得謫命，恐將士解體，紿曰："趣召之命也。"是日，吕頤浩至平江，與浚對泣曰："事不諧，不過赤族。"乃命幕客李承造草檄告四方討賊。賊聞勤王之兵大集，即呼馮轓、勝非議復辟。癸卯，張俊發平江，劉光世繼之。賊亦遣兵三千屯湖州小林。丙午，頤浩、浚以大兵發平江。詔以浚爲知樞密院事。	壬寅，張浚接到貶謫的詔令，擔心將士離散，謊稱："是催促召見的命令。"當天，吕頤浩到平江，與張浚相對流淚説："事情如果不成，不過就是被滅族。"就命令幕客李承造起草檄文通告四方討伐賊人。賊人聽説救援王朝軍隊大批聚集，就叫來馮轓、朱勝非商議復辟。癸卯，張俊發兵平江，劉光世接着發兵。賊也派兵三千駐守湖州小林。丙午，吕頤浩、張浚大部隊發兵平江。下詔讓張浚任知樞密院事。

丁未，勝非召二凶至都堂議復辟，率百官三上表以請。夏四月戊申朔，帝還宮，都人大說。帝御前殿，詔尊太后曰隆祐皇太后，立嗣君爲皇太子。辛酉，徙傅淮西制置使，正彥副之。庚戌，詔復建炎號。

是日，頤浩、浚軍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兵阻河。韓世忠率先鋒力戰，俊、光世乘之，翊敗走。勤王兵進北關。二凶詣都堂，趣得所賜鐵券，引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遁。辛亥，頤浩、浚引勤王兵入城。世忠手執王世脩以屬吏。

苗傅犯富陽，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癸丑，犯桐廬。甲寅，斬吳湛。時希孟編管吉陽軍。丙辰，傅等至白沙渡，所過燔橋以阻官軍。丁巳，犯壽昌縣，黥民充軍。庚申，犯衢州，守臣胡唐老拒却之。丙寅，犯常山。世忠請任討賊。丁卯，以世忠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賊。戊辰，賊犯玉山縣。辛未，賊屯沙溪鎮。統制巨師古自江東討賊還，與喬仲福、王德會信州。賊聞之，還屯衢、信間。

五月戊寅朔，世忠發杭州。庚辰，賊黨張翼斬鈞甫及柔吉父子首以降，江、浙制置使周望受之以聞。賊寇浦城縣，夾溪而屯，據險設伏，以邀官軍，統制官馬彥溥死之。賊乘勝犯中軍，世忠瞋目大呼，揮兵直前，正彥墮馬，生禽之。賊將江池殺孟皋、禽苗翊降，衆悉解甲。張逵收餘兵入崇安，喬仲福追殺之。

傅棄軍變姓名夜遁建陽，土豪詹標覺之，執送世忠，檻車赴行在。壬寅，詔班師。

秋七月辛巳，世忠軍還，俘傅、正彥以獻，磔于建康市。張逵、苗瑀

丁未，朱勝非召苗傅、劉正彥二凶到都堂商議復辟，帶領百官三次上表進行請求。夏天四月戊申初一，皇帝回到宮中，都城百姓很高興。皇帝到前殿，下詔尊太后稱隆祐皇太后，立繼位君主爲皇太子。辛酉，將苗傅調任淮西制置使，劉正彥爲副。庚戌，下詔恢復建炎年號。

那天，呂頤浩、張浚軍隊駐扎臨平，苗翊、馬柔吉帶兵擋住河道。韓世忠率領先鋒部隊奮戰，張俊、劉光世趁機追殺，苗翊敗逃。救援王朝軍隊進入北關。二凶到都堂，催得所賜鐵券，帶領兩千精兵，晚上打開湧金門逃走。辛亥，呂頤浩、張浚帶領救援王朝軍隊入城。韓世忠親手抓獲王世脩交付官吏。

苗傅進犯富陽，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他們。癸丑，進犯桐廬。甲寅，斬吳湛。時希孟編管吉陽軍。丙辰，苗傅等到白沙渡，經過之處燒毀橋梁以阻擋官軍。丁巳，進犯壽昌縣，將百姓刺面加入軍隊。庚申，進犯衢州，守臣胡唐老抵禦打退他們。丙寅，進犯常山。韓世忠請求出任討伐賊人。丁卯，以韓世忠任江、浙制置使，從衢、信追擊賊軍。戊辰，賊軍進犯玉山縣。辛未，賊軍駐扎沙溪鎮。統制巨師古從江東討伐賊人回來，與喬仲福、王德會合於信州。賊人聽說，退回駐守於衢、信之間。

五月戊寅初一，韓世忠發兵杭州。庚辰，賊人黨徒張翼斬鈞甫及柔吉父子首級投降，江、浙制置使周望受降上報。賊入侵浦城縣，隔溪駐兵，占據險要之處設下埋伏，以攔截官兵，統制官馬彥溥戰死。賊乘勝進犯中軍，韓世忠怒目大呼，揮兵向前，劉正彥落馬，將他活捉。賊將江池殺孟皋、擒獲苗翊投降，部下都解除武裝。張逵收集殘兵進入崇安，喬仲福追殺了他們。

苗傅扔下部隊改變姓名連夜逃到建陽，當地豪傑詹標發現他，把他抓獲送交韓世忠，關在檻車押赴皇帝所在之地。壬寅，下詔回師。

秋七月辛巳，韓世忠軍隊回來，俘獲苗傅、正彥獻上，在建康街市上凌遲處死。張逵、苗瑀

及傅二子俱已前死。詔釋餘黨。

及苗傅的兩個兒子在此之前都已死了。下詔釋放其餘黨徒。

杜充

杜充字公美，相人也。喜功名，性殘忍好殺，而短於謀略。紹聖間，登進士第，累遷考功郎、光禄少卿，出知滄州。靖康初，加集英殿修撰，復知滄州。時金人南侵，郡中僑寓皆燕人來歸者，充慮爲敵内應，殺之無噍類。

杜充字公美，是相人。喜好功名，天性殘忍喜好殺戮，可是謀略不足。紹聖年間，進士及第，屢經升遷爲考功郎、光禄少卿，出朝任滄州知州。靖康初年，加官集英殿修撰，再次任滄州知州。當時金人南侵，郡中僑居的都是來歸依的燕人，杜充擔心他們成爲敵人的内應，將他們殺得一個不剩。

建炎元年，進天章閣待制、北京留守，遷樞密直學士。提刑郭永嘗畫三策以獻充，充不省。永誚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無實，驕蹇自用而得聲譽，以此當大任，鮮克有終矣。"二年，宗澤卒，充代爲留守，兼開封尹。三年，以户部尚書兼侍讀召，未至，改資政殿學士，節制淮南、京東西路，依前京城留守，尋知宣武軍節度使。

建炎元年，晋爲天章閣待制、北京留守，升遷爲樞密直學士。提刑郭永曾謀劃三條計策獻給杜充，杜充没有省悟。郭永責備他説："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無實，傲慢不順自以爲是而取得聲譽，以此擔當重任，很少能有善終的。"二年，宗澤去世，杜充代替任留守，兼任開封府尹。三年，以户部尚書兼侍讀召入，没到任，改任資政殿學士，節制淮南、京東西路，仍舊任京城留守，不久知宣武軍節度使。

七月，以同知樞密院召還，至，即拜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御營使。初，宗澤要結豪傑，圖迎二帝。澤卒，充短於撫御，人心疑阻，兩河忠義之士往往皆引去，留守判官宗穎嘗疏其失。朝廷謂充有威望，可屬大事，吕頤浩、張浚亦薦之，故有是命。時諸路各擁重兵，率驕蹇不用命。張俊方白事，謁未入，俊遽前，充怒戮其使，諸將稍稍懾服。

七月，以同知樞密院召還，到朝，就拜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御營使。當初，宗澤邀請結交豪傑，圖謀迎回二帝。宗澤去世，杜充失於安撫控制，人心猜忌，兩河忠義之士常常帶人離去，留守判官宗穎曾上疏論其過失。朝廷認爲杜充有威名聲望，可以交付大事，吕頤浩、張浚也推薦他，所以有這個任命。當時各路都擁有重兵，都傲慢不聽從命令。張俊正要報告事情，名帖没有送入，張俊就上前，杜充發怒殺了他的使者，衆將漸漸畏懼順服。

高宗將幸浙西，命韓世忠屯太平，王𤫉屯常州。以充爲江、淮宣撫使，留建康，使盡護諸將。光世、世忠憚充嚴急，不樂屬充。詔移光世江州、世忠常州。時江、浙倚充爲重，而充日事誅殺，無制敵之方，識者寒心。

高宗將要到浙西，命令韓世忠駐守太平，王𤫉駐守常州。以杜充任江、淮宣撫使，留在建康，讓他護衛統率衆將。劉光世、韓世忠害怕杜充嚴厲急峻，不願意隸屬杜充。下詔調任劉光世江州、韓世忠常州。當時江、浙就依靠杜充，可是杜充每天進行誅殺，没有制服敵人的謀略，有見識的人很寒心。

金人窺江，充遣裨將王民、張超分守諸渡，乘高據岸，以神臂弓射却

金人窺視長江，杜充派副將王民、張超分别把守渡口，登高據守江岸，以神臂弓射箭將他們

之。金人復逼𥕢砂，時以輕舟薄南岸，官軍奮擊，或沉其舟。一日當晝，金人對江列陣而佯退，衆信之，守益懈。敵諜知無備，夜乃乘數十舟橫江直濟，衆不能禦，敵遂登岸。充亟命統制官陳淬盡領岳飛諸裨校合二萬人邀擊於馬家渡，約王瓊俱進。敵氣鋭甚，淬戰没，瓊引兵遁，充軍潰。

擊退。金人又逼近𥕢砂，時常用輕舟靠近南岸，官軍奮戰，有的將船隻擊沉。一天中午，金人對着長江列陣假裝撤退，衆人相信了，防守更加鬆懈。敵人偵察瞭解到没有防備，晚上就乘幾十隻船橫江直渡，衆人不能抵抗，敵人於是登岸。杜充急忙命令統制官陳淬帶領岳飛的全部裨校共二萬人在馬家渡攔擊，約王瓊一同進兵。敵人氣焰很盛，陳淬戰死，王瓊帶兵逃跑，杜充軍隊潰散。

金人陷建康，充渡江保真州。充嘗痛繩諸將，諸將銜之，伺其敗，衆將甘心焉。充不敢歸，乃北約泗州劉位、徐州趙立，欲合兵邀敵歸路。詔遣内侍任源賜親札激厲，俾爲後圖。源至常州，道阻未得進，募健士先達上意，充詭詞自飭以報源。

金人攻陷建康，杜充渡過長江保衛真州。杜充曾經嚴加約束衆將，衆將對他懷恨在心，等到他潰敗，正合了衆將的心意。杜充不敢回去，就向北約泗州劉位、徐州趙立，打算合兵攔截敵人歸路。下詔派宦官任源賜親筆札書激勵，讓他爲以後考慮。任源到常州，道路受阻不能前行，招募健壯之士先轉達皇上意旨，杜充謊稱戒勉自己以答覆任源。

充居真州長蘆寺，守臣向子忞勸充由通、泰入浙，欲與偕行，充畜異志，不聽。始，京畿提刑凌唐佐在南京，守臣孟庾歸朝，以府事委之，唐佐遂降于金爲所用。唐佐雅善充，以書招之。完顔宗弼復遣人説充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叛降金。事聞，高宗謂輔臣曰："朕待充不薄，何乃至是哉?"下制削充爵，徙其子嵩巖崑、婿韓汝惟於廣州。

杜充住在真州長蘆寺，守臣向子忞勸説他從通、泰進入浙，想與他一起出行，杜充懷有二心，没有聽從。當初，京畿提刑凌唐佐在南京，守臣孟庾回朝，把府事交付他，唐佐就投降金爲金人任用。唐佐平時與杜充交好，以書信招附他。完顔宗弼又派人勸説杜充説："如果投降，一定把中原封給你，按照張邦昌的舊例行事。"杜充就叛降金。此事上報，高宗對輔臣説："我對待杜充不薄，爲什麽竟然這樣呢?"下制削去杜充官爵，將他的兒子杜嵩、杜巖、杜崑、女婿韓汝惟遷移到廣州。

是冬，充至雲中，粘罕薄之，久之，命知相州。充猜阻肆威，同列多不協。紹興二年，其孫自徙所間走歸充，其副胡景山誣充陰通朝廷。粘罕下充吏，炮掠備至，不服，釋之，因問充曰："汝欲復歸南朝邪?"充曰："元帥敢歸，充不敢也。"粘罕哂之。七年，命充爲燕京三司使。八年，同簽書燕京行臺尚書省事。九年，遷行臺右丞相。十一年，和議成而充死矣。

那年冬天，杜充到雲中，粘罕看不起他，命令他任相州知州。杜充猜忌肆意作威，與同列官員大多關係不好。紹興二年，他的孫子從遷移地方偷偷地逃來歸附杜充，他的副官胡景山誣告杜充暗通朝廷。粘罕將杜充交付官吏，火燒拷打無所不用，不服罪，將他釋放，於是問杜充説："你想重新歸順南朝嗎?"杜充説："即使元帥敢歸順，我也不敢。"粘罕嘲笑他。七年，命令杜充任燕京三司使。八年，同簽書燕京行臺尚書省事。九年，遷任行臺右丞相。十一年，議和事成後杜充死去。

吴曦

吴曦，信王璘之孫，節度挺之中子。以祖任補右承奉郎。淳熙五年，换武德郎，除中郎將，後省言其太驟，改武翼郎。累遷高州刺史。紹熙四年，挺卒，起復濠州團練使。慶元元年冬，由建康軍馬都統制除知興州兼利西路安撫使。四年，憲聖園陵成，以勞遷武寧軍承宣使。六年，光宗攢陵成，遷太尉。

吴曦，是信王吴璘的孫子，節度吴挺的第二子。以祖父恩蔭補任右承奉郎。淳熙五年，换官武德郎，授任中郎將，後來省上言他提拔太快，改任武翼郎。屢經升遷爲高州刺史。紹熙四年，吴挺去世，起復任濠州團練使。慶元元年冬，從建康軍馬都統制任興州知州兼利西路安撫使。四年，憲聖園陵建成，因功勞遷任武寧軍承宣使。六年，光宗攢陵建成，升任太尉。

會韓侂胄謀開邊，曦潜畜異志，因附侂胄求還蜀。樞密何澹覺其意，力沮之。陳自强納曦厚賂，陰贊侂胄，遂命曦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從政郎朱不棄上侂胄書，謂曦不可主西師，侂胄不報。曦至鎮，譖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而兵權悉歸於曦。開禧二年，朝廷議出師，詔曦爲四川宣撫副使，仍知興州，聽便宜行事。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移牒宣司，勢均禮敵。而侂胄以總計隸宣司，副使得節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於曦。未幾，兼陝西、河東招撫使。

正值韓侂胄圖謀開闢邊土，吴曦暗藏二心，於是依附韓侂胄要求回蜀。樞密何澹察覺他的意圖，堅决阻止他。陳自强接受吴曦豐厚的賄賂，暗中輔助韓侂胄，就命令吴曦爲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任興州知州、利州西路安撫使。從政郎朱不棄上書韓侂胄，認爲吴曦不可以總領西路軍隊，韓侂胄不予答覆。吴曦到達鎮所，誣告副都統制王大節，罷免他，另外不任命副帥，而兵權全都歸吴曦。開禧二年，朝廷商議出兵，下詔以吴曦任四川宣撫副使，依舊任興州知州，允許便宜行事。從紹興末年，王朝官員出朝總管蜀賦，與宣司屬於平行機關，勢力均衡禮待對等。可是韓侂胄將總計隸屬於宣司，副使能够節制按察彈劾，而財賦之權又歸吴曦。不久，兼任陝西、河東招撫使。

曦與從弟晛及徐景望、趙富、米脩之、董鎮共爲反謀，陰遣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爲蜀王。侂胄日夜望曦進兵，曦陽爲持重，按兵河池不進，潜爲金人地以困王師，侂胄不之覺。會正使程松至，曦不庭參，松不敢詰；曦復多摘取松衛兵，松亦不悟。

吴曦與堂弟吴晛及徐景望、趙富、米脩之、董鎮一起謀反，秘密派遣門客姚淮源向金獻上關外階、成、和、鳳四州，要求封爲蜀王。韓侂胄日夜盼望吴曦進兵，吴曦表面上裝做持重，在河池按兵不動，暗中寬緩金人以使王師困頓，侂胄没有覺察。正值正使程松到，吴曦没有到官庭參見，程松不敢責問；吴曦又多多選取程松的衛兵，程松也没有醒悟。

金人犯西和，王喜、魯翼拒之。戰方急，曦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乃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曦時已布腹心于金，將士未之知，猶力戰，敵人竊笑之。曦退壁魚關，招集忠義，厚賜以收衆心。興元都統制毋思以重兵

金人進犯西和，王喜、魯翼抵抗他們。打得正緊急，吴曦傳令退保黑谷，軍隊就潰散了。於是火燒河池，退守青野原。吴曦當時已向金表明心意，將士不知道，還在奮力作戰，敵人暗暗發笑。吴曦退守魚關，招集忠義，賞賜豐厚以收攏人心。興元都統制毋思領重兵防守大散關，吴曦

守大散關，曦因撤蓦關之戍，敵由版閘谷繞出思後，思遁。金遂陷大散關，曦退屯置口。舉人陳國飾投匭上書，言曦必叛，侂胄不省。

十二月，興州見兩日相摩。金遣吴端持詔書、金印至置口，封曦蜀王，曦密受之。李好義敗金人於七方關，曦不上其捷，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論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衆失色。王翼、楊騤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户，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决。"即詣甲仗庫，集兵將官語故，禄禧、褚青、王喜、王大中等皆稱賀聽命。曦北向受印。遣徐景望爲四川都轉運使、褚青爲左右軍統制，趨益昌，奪總領所倉庫。程松聞變，棄興元去。

三年正月，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爲界。曦乘黄屋左纛，僭王位于興州，即治所爲行宫，稱是月爲元年。使人告其伯母趙氏，趙怒絶之。叔母劉晝夜號泣，駡不絶口，曦扶出之。族子僎爲興元統制，見僞檄，色甚不平。

曦既僭位，議行削髮左衽之令。遣董鎮至成都治宫殿，將徙居之。曦所統軍七萬并程松軍三萬，分隸十統帥。遣禄祁、房大勋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祁尋至夔，遣兵扼巫山得勝、羅護等寨，以遏王師。侂胄聞曦反，不知所爲，或勸不如因而封之，侂胄納其説。吴晛爲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係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塗其目，楊震仲飲藥卒，王翊、家拱辰皆不受僞命，楊脩年、詹久中、家大酉、李道傳、鄧性善、楊泰之悉棄官去。薛

於是撤下蓦關的守兵，敵人從版閘谷繞到毋思之後，毋思逃去。金就攻陷大散關，吴曦退駐置口。舉人陳國飾投匭上書，説吴曦一定反叛，韓侂胄不省悟。

十二月，興州出現兩個太陽相摩擦。金派吴端拿詔書、金印到置口，封吴曦爲蜀王，吴曦秘密接受。李好義在七方關打敗金人，吴曦不上奏捷報，回到興州。那天晚上，天紅如血，光照在大地像白天一樣。第二天，吴曦召集幕府屬官宣告自己意圖，認爲東南失守，皇上駕臨四明，現在應該靈活行事，衆人大驚失色。王翼、楊騤之直言道："如果這樣，那麼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户，毁於一旦了！"吴曦説："我意已定。"就到甲仗庫，集兵將官告訴事情原委，禄禧、褚青、王喜、王大中等都稱賀聽從命令。吴曦向北接受封印。派徐景望任四川都轉運使、褚青任左右軍統制，直赴益昌，奪下總領所倉庫。程松聽到事變，棄興元離去。

三年正月，吴曦派將利吉領金兵入鳳州，把四郡交給他們，標明鐵山爲界。吴曦乘黄屋左纛，在興州僭王位，將治所改爲行宫，稱當月爲元年。派人告訴他的伯母趙氏，趙氏大怒與他斷絶來往。叔母劉氏日夜號哭，駡不絶口，吴曦將她扶到外面。族子吴僎任興元統制，見到僞檄，很是忿忿不平。

吴曦僭位後，商議實行削髮左衽的法令。派董鎮到成都修建宫殿，將要遷居到那兒。吴曦統領的七萬軍隊加上程松的三萬軍隊，分屬十個統帥。派禄祁、房大勋駐守萬州，泛舟下嘉陵江，揚言約金人夾攻襄陽。禄祁不久到夔，派兵扼守巫山得勝、羅護等寨，以阻擋王師。韓侂胄聽説吴曦反叛，不知所措，有人勸説不如就此封他，韓侂胄采納了這個意見。吴晛替吴曦出謀，應該拉攏任用蜀地名士以籠絡民心。於是陳咸自己剃髮，史次秦塗目，楊震仲飲藥而死，王翊、家拱辰都不接受僞命，楊脩年、詹久中、家大酉、李道傳、鄧性善、楊泰之都棄官離去。薛九齡圖謀舉兵起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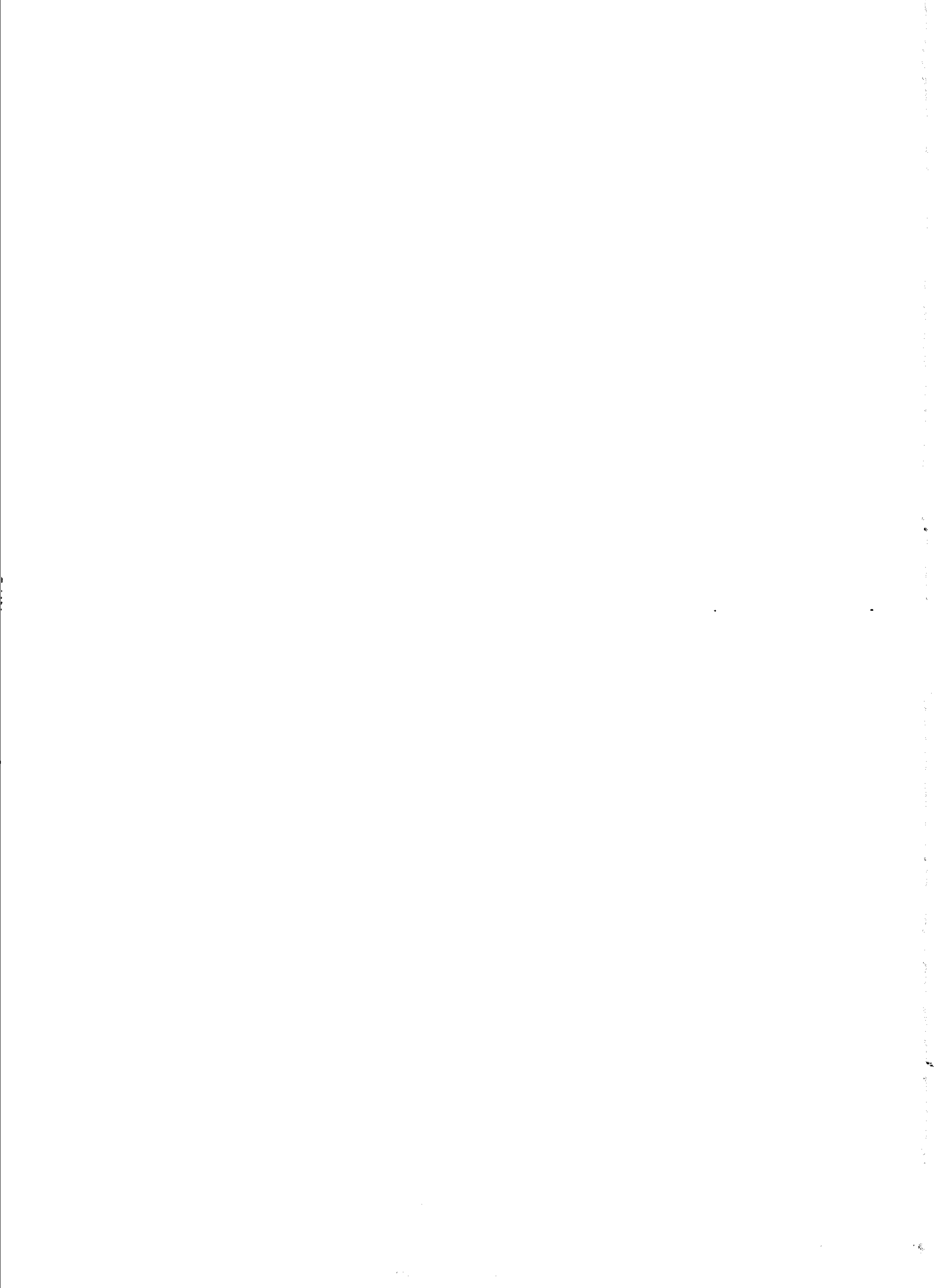
九齡謀舉義兵。

興州合江倉官楊巨源倡義討逆，未有以發，遂與隨軍轉運安丙共謀誅曦。會李好義與兄好古、李貴等皆有謀，交相結納。二月甲戌夜，漏盡，巨源、好義首率勇敢七十人斧門以入。李貴即曦室斬其首，裂其尸。丙分遣將士收其二子及叔父柄、弟晫、從弟晛、賊黨姚淮源、李珪、郭仲、米脩之、郭澄等皆誅之。時吴端猶卧後閣，亦伏誅。徐景望、趙富、吴曉、董鎮、郭榮、禄禧等皆在外，遣人就誅之。函曦首獻于朝。

詔曦妻子處死，親昆弟除名勒停，吴璘子孫并徙出蜀，吴玠子孫免連坐，通主璘祀。曦敗時年四十六。

興州合江倉官楊巨源倡導大義討伐逆賊，没有發動的機會，就與隨軍轉運安丙一起謀劃誅殺吴曦。正值李好義與兄好古、李貴等都有圖謀，互相結交。二月甲戌夜，漏刻已盡，楊巨源、李好義爲首率領勇敢之士七十人用斧子砍開門進去。李貴到吴曦房中砍下他的首級，分裂他的尸身。安丙分派將士逮捕他的兩個兒子及叔父吴柄、弟吴晫、堂弟吴晛、賊黨姚淮源、李珪、郭仲、米脩之、郭澄等都殺了。當時吴端還躺在後閣，也伏誅。徐景望、趙富、吴曉、董鎮、郭榮、禄禧等都在外地，派人去誅殺他們。將吴曦的首級裝在匣子中獻給朝廷。

下詔將吴曦妻子兒女處死，親兄弟除去名籍勒令停職，吴璘子孫一并遷離蜀，吴玠子孫免於牽連獲罪，通管吴璘的祭祀。吴曦事敗時四十六歲。



宋史卷四百七十六

列傳第二百三十五

叛臣(中)

李全(上)

李全者，濰州北海農家子，同產兄弟三人。全銳頭蜂目，權譎善下人，以弓馬趫捷，能運鐵槍，時號"李鐵槍"。

初，大元兵破中都，金主竄汴，賦斂益橫，遺民保岩阻思亂。於是劉二祖起泰安，掠淄、沂。二祖死，霍儀繼之，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等附之。楊安兒起，掠莒、密，展徽、王敏爲謀主，母舅劉全爲帥，汲君立、王琳、閻通、董友、張正忠、孫武正等附之，餘寇蜂起。大元兵至山東，全母及其兄死焉。全與仲兄福聚衆數千，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于洋、洋弟潭等咸附之。

大元兵退，金乃遣完顏霆爲山東行省，黄摑爲經歷官，將花帽軍三千討之，敗安兒于闌頭滴水，斷其南路。安兒輕舸走即墨，金人募其頭千金，舟人斬以獻。安兒無子，從子友僞稱"九大王"，不閑軍務。安兒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潰卒奉而統之，稱曰"姑姑"，衆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全以其衆附，楊氏通焉，遂嫁之。全合軍與霆戰，又敗。

李全，是濰州北海農家子弟，同時出生兄弟三人。李全尖頭蜂目，機巧詭詐善於謙讓待人，因騎射矯捷，能使鐵槍，當時號稱"李鐵槍"。

當初，大元軍隊攻破中都，金主逃奔到汴，賦斂更加横暴，遺民據守險要想要作亂。於是劉二祖起於泰安，搶劫淄、沂。劉二祖死，霍儀繼承他，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等依附他。楊安兒起兵，搶劫莒、密，展徽、王敏是主謀，母舅劉全任帥，汲君立、王琳、閻通、董友、張正忠、孫武正等依附他，其他賊寇蜂擁而起。大元軍隊到山東，李全母親及其兄死去。李全與仲兄李福聚集幾千人，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于洋、于洋的弟弟于潭等都依附他。

大元軍隊退去，金就派遣完顏霆爲山東行省，黄摑爲經歷官，帶領花帽軍三千人討伐他們，在闌頭滴水打敗楊安兒，切斷他的南路。楊安兒坐小船逃到即墨，金人以千金懸賞他的頭，船夫將他斬了獻上。楊安兒無子，侄子楊友假稱"九大王"，不熟習軍務。楊安兒妹妹四娘子狡詐强悍擅長騎射，劉全收集逃散兵卒擁戴她總管，稱她爲"姑姑"，部屬還有一萬多人，搶劫軍糧直到磨旗山，李全帶領他的部下依附，楊氏與他私通，就嫁給他。李全集合軍隊與完顏霆作戰，

霆驍將張惠望見全，躍馬赴之，槍及全，若有縶其馬足而止者。全得收餘衆保東海，劉全分軍駐崮上。霍儀攻沂州不下，霆自清河出徐州，斬儀，潰其衆。彭義斌歸李全。黄摑者，即阿魯達。霆即李二措，賜姓完顏。惠號"賽張飛"，燕俠士也。此數人者，出没島崮，寶貨山委而不得食，相率食人。

有沈鐸者，鎮江武鋒卒也，亡命盜販山陽，誘致米商，斗米輒售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又説純之以歸銅錢爲名，弛度淮之禁，來者莫可遏。安兒之未敗也，有意歸宋，招禮宋人。定遠民季先者，嘗爲大俠劉佑家厮養，隨佑部綱客山陽，安兒見而説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寅緣鐸得見純之，道豪傑願附之意。時江、淮制置李珏、淮東安撫崔與之皆令純之沿江增戍，恐不能禦，乃命先爲機察，諭意群豪；叙復鐸爲武鋒軍副將，辟楚州都監，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攻金。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皎，合兵攻剋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全分兵襲破莒州，禽金守蒲察李家，别將于洋克密州，兄福克青州，始授全武翼大夫、京東副總管。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時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敕珏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於是有旨依武定軍生券例，放錢糧萬五千人，名"忠義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凑漣水，鐸納之，全與劉全俱起羨心焉。

嘉定十一年五月己丑，全軍至漣水，邀先白事楚城，取器甲金穀，議

又敗。完顏霆的猛將張惠望見李全，躍馬前去，槍刺到李全，好像有東西絆住馬足而止步不前。李全得以收拾殘兵據守東海，劉全分兵駐守崮上。霍儀没有攻下沂州，完顏霆從清河出兵徐州，斬殺霍儀，他的部屬紛紛逃散。彭義斌歸附李全。黄摑，就是阿魯達。完顏霆就是李二措，賜姓完顏。張惠號"賽張飛"，是燕地俠士。這幾個人，出没於島崮，寶物財貨堆積如山却吃不到糧食，相繼吃人。

有叫沈鐸的，是鎮江武鋒軍的士兵，逃亡在山陽非法販賣，引誘米商前來，一斗米就以幾十倍的價格出售，楚州知州應純之以玉器酬報，北方來人就招待他們住宿。又説服應純之以收歸銅錢爲名，放鬆渡淮的禁令，來人不可控制。楊安兒没有戰敗時，有心歸附宋，招徠禮待宋人。定遠百姓季先，曾經是大俠劉佑家僕役，跟隨劉佑運送綱物客居山陽，楊安兒見了很喜歡他，就讓他擔任軍職。楊安兒死，季先到山陽，通過沈鐸得以見到應純之，陳述豪傑希望依附的意思。當時江、淮制置李珏、淮東安撫崔與之都命令應純之沿長江增加守衛，擔心不能抵擋，就命令季先任機察，告知衆豪傑；依次恢復沈鐸任武鋒軍副將，辟爲楚州都監，與高忠皎各自集合忠義民兵，分兩路攻金。季先就將李全五千人附屬忠皎，合兵攻破海州，糧草後援没有跟上，退守東海。李全分兵襲擊攻下莒州，抓獲金守蒲察李家，别將于洋攻下密州，哥哥李福攻下青州，開始授李全武翼大夫、京東副總管。應純之看到北方軍隊多次獲勝，秘密上報朝廷，認爲中原可以收復。當時連年有所收成，朝廷民間太平無事，丞相史彌遠借鑒開禧之事，不公開招納，秘密敕告李珏及應純之慰勞接納他們，號稱"忠義軍"，歸從節度制約。於是有旨依照武定軍生券例，發放一萬五千人的錢糧，名爲"忠義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一萬人聚集漣水，沈鐸接納他們，李全與劉全都起羡慕之心。

嘉定十一年五月己丑，李全軍隊到漣水，要求季先到楚州城中通報，取器甲錢糧，商議再度

再攻海州，純之厚勞全金玉器用及其下有差。六月，全圍海城，金經略阿不罕、納不剌等固守不下。七月，合鄆、單、邳、徐兵來援，全與戰于高橋，不勝，退守石秋，分兵襲密州，禽黃摑，械至楚城。是冬，徙屯淮陰之龜山。

十二年，山東來歸者不止，權楚州梁丙無以贍。先懇丙請預借兩月，然後帥所部五千并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不許；請速遣全代領其衆，又不許。丙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二月庚辰，率軍二萬度淮大掠。丙調王顯臣、高友、趙邦永以兵逆之，至南度門，顯臣敗，友、邦永遇珪，下馬與作山東語，皆不復戰。丙窘，乃遣全出諭之。時金人圍淮西急，馬司都統李慶宗戍濠，出戰，喪騎三千，珪及張春皆有亡失。帥司調全與先、珪軍援盱眙。全亦欲自試，親往東海點軍赴之。癸亥，遇金人于嘉山，戰小捷。三月，先軍進駐天長，全進駐盱眙，鼎立以待金人。乙酉，全至渦口，值金將乞石烈牙吾答名"盧鼓椎"者將濟，全與其將鹿仙掩之，金兵溺淮者數千，俘獲甚衆。壬辰，與阿海戰于化陂湖，大捷，殺金數將，得其金牌，追至曹家莊而還。三圍俱解，全喪失亦衆。阿海者，金所謂四駙馬也。全進達州刺史，妻楊氏封令人。

六月，金元帥張林以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州來歸。始，林心存宋，及摑敗，意決而未能達。會全還濰州上冢，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己，猶豫未納。全約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

攻打海州，應純之以金玉器皿用具優厚有別地慰勞李全及其部下。六月，李全包圍海城，金經略阿不罕、納不剌等堅守不能攻克。七月，會合鄆、單、邳、徐的援兵，李全與金人戰於高橋，不能取勝，退守石秋，分兵襲擊密州，抓獲黃摑，上了刑具押到楚城。這年冬天，調守淮陰的龜山。

十二年，山東不斷有人來歸附，權楚州梁丙無法供養。季先懇求梁丙請求預借兩個月糧食，然後帶領部屬五千人及馬良等一萬人去密州就食，没有同意；請求速派李全代爲統領他的部隊，又没有同意。梁丙讓石珪暫理軍務，石珪就奪取運糧船隻，二月庚辰，帶領二萬軍隊渡過淮河大肆搶劫。梁丙調發王顯臣、高友、趙邦永帶兵去迎戰，到南度門，王顯臣戰敗，高友、邦永遇到石珪，下馬與他説山東話，都不再作戰。梁丙没有辦法，就派李全出來告諭他們。當時金人圍困淮西很急迫，馬司都統李慶宗戍守濠州，出戰，損失三千騎兵，石珪及張春都有損失。帥司調派李全與季先、石珪軍隊援救盱眙。李全也想親自試戰，親自去東海點兵前往。癸亥，在嘉山遭遇金人，作戰取得小的勝利。三月，季先軍隊進駐天長，李全進駐盱眙，成三足鼎立之勢以待金人。乙酉，李全到渦口，正值金將乞石烈牙吾答名爲"盧鼓椎"的將要渡河，李全與其將鹿仙進行突擊，金兵淹死在淮河的有幾千人，俘獲了很多。壬辰，與阿海戰於化陂湖，大獲全勝，殺了幾名金將，繳獲他們的金牌，追到曹家莊後還兵。三面包圍都解除了，李全損失也很多。阿海，是金所説的四駙馬。李全進爲達州刺史，妻楊氏封爲令人。

六月，金元帥張林以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州來歸順。當初，張林有心歸宋，等到黃摑戰敗，主意已定可是不能傳達。正值李全回到濰州上墳，揣測瞭解張林的意思，就帶兵迫近青州城下，陳述國家威德，勸説張林早日歸附。張林害怕李全誘騙自己，猶豫没有接納。李全約定隻身入城，衹有幾人跟隨，張林就打開城門讓他進去，相見甚歡，

歡，謂得所托，置酒結爲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十二州版籍以歸。表辭有云："舉諸七十城之全齊，歸我三百年之舊主。"表，馮埴所作也。秋，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兼總管，其餘授官有差。進全廣州觀察使、京東總管，劉慶福、彭義斌皆爲統制，增放二萬人錢糧，徙屯楚州。先是，制置使賈涉以朝命督戰，許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承宣使；殺駙馬，觀察使。全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四駙馬所獲者。涉上于朝，乞如約賞之，故全有是受，而四駙馬實不死也。

認爲得到可以托付之人，設酒結爲兄弟。李全瞭解張林主要情況後，附表奉十二州版籍回朝。表辭説道："將七十城完整齊地，歸還我三百年的舊主。"表，是馮埴寫的。秋天，授任張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兼總管，其他人依次授官。進李全爲廣州觀察使、京東總管，劉慶福、彭義斌都任統制，增加發放二萬人的錢糧，調守楚州。在此之前，制置使賈涉以朝廷命令督戰，答應殺死金太子的人，賞節度使；殺親王，賞承宣使；殺駙馬，賞觀察使。李全把所得金牌交給賈涉，説是殺死四駙馬獲得的。賈涉上報朝廷，請求如約行賞，所以李全有這項授命，而四駙馬其實没有死。

十一月，大雨雪，淮冰合。全請于制府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制府遣就盱眙劉琸議，琸集諸將燕全，時青、夏全咸願以長槍三千人從。夜半度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冰傅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遥謂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引去。

十一月，天降大雪，淮河結冰。李全向制府請求説："常常遺憾泗州被水阻隔，現在像平地一樣了，請求攻取東西城以效力。"制府派他與盱眙劉琸商議，劉琸集合諸將設宴招待李全，時青、夏全都願意帶長槍三千人跟着出戰。半夜渡過淮河，悄悄向泗州的東城進發，打算踏着濠溝中的冰面接近城下，乘金人没有防備進行襲擊。突然城墻上幾百把荻草扎成的火炬一同舉起，遠遠地喊道："賊李三！你想偷攻城嗎？"天很黑，所以用火照明。李全知道有防備，帶兵離去。

十三年，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厓崮，嚴實求内附。拱與定約，奉實款至山陽，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九州來歸。涉再遣拱往諭，配兵二千，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餘人以行。拱説全曰："將軍提兵度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勢取東平，可乎？"於是全合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參政蒙古剛帥衆守東平，全以三千人金銀甲、赤幟，繞濠躍馬索戰。時大暑，全見城阻水，矢石不能及，乃與林夾汶水而寨，中通浮梁來往。一夕，汶水溢，漂大木，

十三年，趙拱以朝廷命令去京東傳令，經過青厓崮時，嚴實請求歸附宋。趙拱與他訂約，奉嚴實歸服條款到山陽，以魏、博、恩、德、懷、衛、開、相九州來歸附。賈涉再度派趙拱前去宣諭，配備二千名士兵，李全也請求前去，賈涉無法制止，就率領楚州及盱眙忠義民兵一萬多人出行。趙拱勸説李全道："將軍帶兵渡過黄河，没有動兵就回去，没有顯示勇猛，現在趁勢攻取東平，可以嗎？"於是李全會合張林軍隊得幾萬人，襲擊東平的城南。金參政蒙古剛率領部隊防守東平，李全讓三千人穿金銀甲、拿着紅旗，繞着濠溝躍馬挑戰。當時天氣很熱，李全看到城墻被水阻隔，箭石不能到達，就與張林在汶水兩旁扎寨，中間通浮橋來往。一天傍晚，汶水泛濫，漂

斷浮梁，全首尾幾絶，蓋金人堰汶水而决之也。詰旦，金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北抵山谷。上有龍虎上將軍者，貫銀甲，揮長槊，盛兵以出，旁有綉旗女將馳槍突鬥。會諸將至，拔全以出，乃退保長清縣，精鋭喪失太半，統制陳孝忠死焉。林兵還青州。全所携鎮江軍五百人多怨憤，全乃分隸拱，使先歸，而以餘衆道滄州，假鹽利以慰贍之。龍虎上將軍者，東平副帥幹不搭；女將者，劉節使女也。

全至楚州，屬召先赴行在。全自渦口之捷，有輕諸將心，獨先嘗策戰勛，威望不下己，患之。乃陰結制帥所任吏莫凱，使譖先，先卒，全喜而心益貳。涉乘先死，欲收其軍，輟統制陳選往漣水以總之。先黨裴淵、宋德珍、孫武正及王義深、張山、張友拒而不受，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爲統帥。珪道楚城，涉不知覺，及選還，涉耻之，乃謀分珪軍爲六，請于朝，出脩武、京東路鈐轄印告各六授淵等，使之分統，謂可散其縱。淵等陽受命，涉即聞于朝，謂六人已順從，珪無能爲矣。其後有教令皆不納，然後知淵等猶主珪，涉恐甚。全結府吏伺知之，乃見涉，請討珪，涉未有處。議者請以全軍布南度門，移淮陰戰艦陳于淮岸，以示珪有備，然後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粮，不至罷支，衆心一散，珪黨自離。涉用其策，珪技果窮。珪素通好於大元，至是殺淵而挾武正、德珍與其謀主孟導歸大元。漣水軍未有所屬，全求并將之。客有請以附淮將者，曰："使南將主北軍，則淮、楚爲一。"涉然之，且曰："先在時有三千虚籍，今當遣

下大樹，冲斷浮橋，李全軍隊首尾幾乎阻絶，這是金人攔起汶水然後打開放水。次日清晨，金騎兵三百人突然到來，李全欣然上馬，率領帳前所有騎兵前去，殺了幾人，奪了他們的馬，追殺敗兵直達山谷。山谷上有龍虎上將軍，穿銀甲，揮長槊，率精兵出戰，旁邊有綉旗女將騎馬揮槍衝鬥。正值衆將趕到，將李全救出，就退保長清縣，精鋭兵力損失大半，統制陳孝忠戰死。張林軍隊回到青州。李全所帶領的鎮江軍隊五百人大多心中怨憤，李全就將他們分屬趙拱，讓他們先回去，而以剩餘部隊路經滄州，借鹽利加以慰勞供給。龍虎上將軍，是東平副帥幹不搭；女將，是劉節使的女兒。

李全到楚州，恰好召季先赴皇帝所在地。李全自從渦口的勝仗後，有輕視諸將之心，惟獨季先曾經因戰功受策封，威望不下於自己，因此厭恨他。就暗中勾結制帥所任吏莫凱，讓他誣陷季先，季先去世，李全高興更生二心。賈涉趁季先死，想收歸他的軍隊，將統制陳選停職前去漣水進行統領。季先同黨裴淵、宋德珍、孫武正及王義深、張山、張友拒絶不接受，暗中在盱眙迎接石珪，奉爲統帥。石珪路經楚城，賈涉没有發覺，等到陳選回來，賈涉覺得受辱，就謀劃將石珪軍隊分成六支，向朝廷請示，拿出脩武、京東路鈐轄印通告六支軍隊分别授給裴淵等，讓他們分别統領，認爲可以打散他們的聯合。裴淵等表面上接受命令，賈涉就上報朝廷，認爲六人已經順服，石珪不能有什麼舉動了。此後有教令都不聽從，然後知道裴淵等還是支持石珪，賈涉很驚恐。李全結交府吏探知此事，就見賈涉，請求討伐石珪，賈涉没有處理辦法。議事者請求把李全軍隊分布在南度門，遷移淮陰戰艦排列在淮河岸邊，示意石珪有防備，然後命令一將招附石珪軍隊，來的增加錢糧，不到的停止供給，衆心一旦涣散，石珪同黨就會自行離散。賈涉采用了這個計策，石珪果然没有辦法。石珪一向與大元通好，至此殺了裴淵脅迫孫武正、宋德珍與他的主謀孟導歸附大元。漣水軍隊還没有附屬，李全要求加以合并率領。有客請求將軍隊附屬淮將，

明亮核實，因可省費。”全聞之即獻計曰：“全若朝將此軍，夕與核除虛籍。”因卑辭獻珍具以自結，涉不能却，遂以付全。翼日，復命曰：“初謂有虛額，昨夕細點，萬五千人之外尚溢十數名。”涉始悟全見紿，他日議更遣幕屬點之。吏亟報全，全忽狀白涉：“昨夕三鼓，漣水告警，云金人萬餘在邳州。全思漣水去邳咫尺，既無險阻，城壁復弊，一被攻劫，則直臨淮面，罪在全矣。深夜不敢驚制使，已調七千人迎敵矣。”涉知全詐，因寢點軍之議。全又白制府請于朝，以劉全爲總管駐揚州，分數千兵從之，而將其衆。十一月丁未，全游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之，大合樂以饗之。總領程覃迭爲主禮，務誇北人以繁盛。全請所狎娼，覃不與，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舭艛舟，謀争舟楫之利焉。

十四年正月，金人將南來，全請於涉，欲與劉琸共圖泗州，以伐其謀，涉許之。全兵至盱眙度淮，攻剋泗州之西城，入城布守。琸徙盱眙芻粟以實之，防城之具俱撤以往，爲必守之計。未幾，盧鼓槌來取西城，全盛兵出戰，大敗，統制賴興死，全閉城自守。明日復戰不勝，全遁歸，資糧器械悉以委敵。金人既陷蘄州，扈再興、趙范及其弟葵邀擊于天長。全隨行襲金人後，謁而賀曰：“二監軍已立大功，乞以餘寇付全追之。”然全追之不甚力，亦以是進承宣使。

說：“讓南方將領指揮北方軍隊，那麽淮、楚連成一體。”賈涉認爲有道理，而且說：“季先在時有三千虛籍，現在應當派明亮核實，這樣可以節省費用。”李全聽説後就獻計説：“李全如果早上帶領這支軍隊，傍晚就加以核實去除虛籍。”於是言辭謙卑地獻上珍品加以結交，賈涉無法推辭，就交付李全。第二天，回報使命説：“當初認爲有虛額，昨夜細細清點，一萬五千人之外還多出十幾名。”賈涉纔明白被李全欺騙，此後商量另外派幕府屬下清點。官吏急忙通報李全，李全迅速寫狀報告賈涉説：“昨夜三鼓，漣水報警，説金人一萬多人在邳州。我想漣水與邳州近在咫尺，既没有險阻，城墻壁壘又破敗，一旦被攻下劫掠，就直接臨近淮河方面，罪在我李全身上了。深夜不敢驚動制使，已經調派七千人去迎敵了。”賈涉知道李全有詐，就不再提起清點軍隊的意見。李全又告訴制府向朝廷請求，讓劉全任總管駐守揚州，分幾千兵卒跟隨他，李全就帶領他的部隊。十一月丁未，李全游金山，作佛事，以祭國殤。鎮江府知府喬行簡兩船并行相迎，衆樂合奏招待他。總領程覃輪流行主人之禮，向北方來人極力誇説南方繁盛。李全請求得到所狎娼妓，程覃不給，李全回來對他的徒黨説：“江南佳麗無比，必須與你們到一下那兒。”開始建造舭艛船，圖謀争奪水上舟楫航運之利。

十四年正月，金人將要南下，李全向賈涉請求，想與劉琸一起謀取泗州，以粉碎他們的企圖，賈涉答應了他。李全軍隊到盱眙渡過淮河，攻克泗州的西城，入城布置防守。劉琸調盱眙的糧草充實泗州，防城器具都撤下運去，做好必守的打算。不久，盧鼓槌來攻取西城，李全整頓精兵出戰，大敗，統制賴興戰死，李全關閉城門加以防守。第二天又作戰没有取勝，李全逃回，物資糧草器械都留給了敵人。金人攻陷蘄州後，扈再興、趙范及其弟趙葵在天長攔擊。李全跟着行軍襲擊金人後面，拜見他們表示慶賀説：“二位監軍已經立下大功，請求將殘餘敵寇交付我追擊。”但是李全追擊不很盡力，却也因此進爲承宣使。

十五年二月，琸再取西城，盧鼓槌背城力戰，戒惠必獲全，不獲則斬。惠數嘗敗全于山東，而不能獲，每嘆曰："天假此賊，事未可量。"及聞盧鼓槌言，自度進未必獲，退復受戮，即陳躍馬奔全壁，棄所執兵請降。全掖而起之，相與歡甚。不數日，惠戲下數千人皆潛至，全與惠歸，請于制置司官之，令自總一軍。

十五年二月，劉琸再次攻取西城，盧鼓槌背城奮戰，警告張惠一定要抓獲李全，抓不到就斬。張惠在山東曾有幾次打敗李全，可是不能抓獲，常常嘆息說："此賊藉助於天，事情不可預料。"等到聽了盧鼓槌的話，自己考慮進未必抓獲李全，退又要被殺，就上陣躍馬奔向李全軍營，扔下所執兵器請求投降。李全將他扶起，相交甚歡。沒過幾天，張惠部下幾千人都潛逃而來，李全與張惠回去，向制置司請求讓他任官，命令張惠自行統領一軍。

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湊，全使其兄福守之，爲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税其半，然後從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其弟有大造于林，又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耶？待與都統提兵取若頭爾！"林懼，訴于制置司。涉密召林戲下問之，福伏兵于途以伺，林覺不追。於是李馬兒說林歸大元，福狼狽走楚州。冬，加全招信軍節度。林猶遺涉書詆全，明己非叛。涉以咎全，全請爲朝廷取之，乃提師駐海州以迫林。涉間道遣黥胥王翊、閻瓊勞林，林泣涕道其故。翊歸，全使人殺諸塗。全攻林急，林走，全遂入青州。

膠西位於登、寧海的要道，各種貨物聚集，李全派他的兄長李福防守，打算作爲盤踞立足之地。當時剛剛開始互通貿易，北方人特别看重南方貨物，價格增加十倍。李全誘使商人到山陽，用船載着貨物對半分，從淮河轉入海，到達膠西。李福又備車拉運，却徵收其中一半的税錢，然後聽任前去各郡貿易，車、車夫都由張林督辦，張林不能負擔。張林財政依靠六個鹽場，李福憑恃他的弟弟曾成全張林，又想分取一半鹽場，張林允許他任意取鹽，可是不把鹽場分給他。李福怒道："你忘恩負義嗎？等着我與都統領兵取你的頭！"張林惶恐，告於制置司。賈涉秘密召張林部下詢問，李福在途中埋伏兵士探察，張林發覺沒有追查。於是李馬兒勸說張林歸附大元，李福狼狽逃到楚州。冬天，加官李全招信軍節度。張林還寫信給賈涉詆毁李全，表明自己并非反叛。賈涉歸罪於李全，李全請求替朝廷攻取他，就帶兵駐扎海州以逼近張林。賈涉派遣黥面的官吏王翊、閻瓊從小路慰問張林，張林流淚説明事因。王翊回來，李全派人在路上把他殺了。李全猛烈進攻張林，張林逃走，李全就進入青州。

十六年二月，涉勸農出郊，暮歸入門，忠義軍遮道，涉使人語楊氏，楊氏馳出門，佯怒忠義而揮之，道開，涉乃入城。自是以疾求去甚力。五月被召，卒。秋，全新置忠義軍籍。初，涉屯鎮江副司八千人于城中，翟朝宗統之；分帳前忠義萬人，

十六年二月，賈涉到郊外勉勵農耕，傍晚回來進城門，忠義軍攔路，賈涉派人告訴楊氏，楊氏騎馬出城門，假裝對忠義軍生氣而將他們趕開，道路讓開，賈涉就入城。從此因病極力請求離去。五月受召，去世。秋天，李全重新制定忠義軍籍。當初，賈涉將鎮江副司八千人駐守在城中，由翟朝宗統領；分帳前忠義軍一萬人，五千

屯五千城西，趙邦永、高友統之；屯五千淮陰，王暉及于潭統之，所以制北軍也。全輕鎮江兵，且以利啖其統制陳選及趙興，使不爲己患；唯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燕戲下，并召涉帳前將校，帳前亦願隸焉，然未能合也。及丘壽邁攝帥事，全忽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别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考，請給無弊。"壽邁善而諾之。全乃合帳前忠義悉籍之，盡統其軍，時人莫悟。

人駐守城西，由趙邦永、高友統領；五千駐守淮陰，王暉及于潭統領，用來制約北軍。李全輕視鎮江軍隊，而且利誘其統制陳選及趙興，使他們不成爲自己的隱患；惟獨畏忌帳前忠義，就多次聲稱高友等勇猛，每次出兵一定請求隨行，賈涉不同意。李全每次宴請部下，將賈涉帳前將校一起召來，帳前將校也希望隸屬於他，但是未能合并。等到丘壽邁掌管帥事，李全急忙請求道："忠義軍倉促聚合而成，軍籍混亂。不如另外設立新的軍籍，統一納之於朝廷，統一申明將帥制令，統一留在李全所在地，希望功績過失可以考查，請求供給没有弊端。"丘壽邁認爲很好就同意了。李全就合并帳前忠義將他們都登記下來，統領全部軍隊，當時人没有明白過來。

十一月，許國自武階換朝議大夫、淮東安撫制置使，命下，聞者驚異。先是，國奉祠家食，數言全必反，欲傾涉而代之。會召國奏事，國疏全奸謀甚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鬻也。至是，喬行簡爲吏部侍郎，上疏論國望輕，不宜帥淮，不報。山陽參幕徐晞稷雅意閫閫，及聞國用，晞稷觖望，乃謄國奏注釋以寄全，全得報不樂。是冬，金將李二措及邳州守致書海州，欲附宋，全戲下周岊得之，即以報全。全喜，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己繼之。二措納喜兒而囚之。全兵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全敗，欲還楚州，會濱、棣有亂，乃引兵趨山東。

十一月，許國從武臣官階换官朝議大夫、淮東安撫制置使，命令下達，人們聽説都感到驚異。在此之前，許國奉祠禄住在家裏，多次上言李全必反，想要排擠賈涉取而代之。正值召許國奏事，許國陳述李全奸謀很深，反叛情形已經明顯，如果没有豪傑就不能加以消除制止，是想自己請任。此時，喬行簡任吏部侍郎，上疏論述許國聲望低，不適合任淮帥，没有上報。山陽參幕徐晞稷很想在外帶兵，等到聽説許國被任用，徐晞稷心中怨恨，就將許國奏狀抄寫下來加以解釋寄給李全，李全接到通報後很不高興。這年冬天，金將李二措及邳州守寫信到海州，想要歸附宋，李全部下周岊收到，就報告李全。李全大喜，派王喜兒帶兵二千接應，自己隨後而去。李二措放喜兒進去將他囚禁。李全軍隊想要進攻邳州，四面被水阻隔，李二措集中强弓勁弩加以防備，李全不能進兵，集合軍隊挑戰。李全戰敗，想要回到楚州，正值濱、棣有變亂，就帶兵趕赴山東。

十七年正月，國之鎮，楊氏郊迓，國辭不見，楊氏慚以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賚十裁七八。全自山東致書于國，國誇於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略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

十七年正月，許國到達鎮所，楊氏到郊外迎接，許國拒絶不見，楊氏羞愧而回。許國理事後，大大壓制北軍，有與南軍相争的，不論曲直片面定罪，犒勞賞賜减去十分之七八。李全從山東寫信給許國，許國向部屬誇口説："李全仰仗我的供養培育，我稍表示威嚴，就奔走不暇了。"

固留青州，國不能致。四月，全遣小吏致再書，國喜，曲加勞接，即日真補承信郎，冀結其心。小吏曰："小吏奉書而遽得命，諸將校謂何?"不受，歸語其徒以爲笑。國見全無來期，數致厚饋，邀全議事。會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知之，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見。"八月，全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庭趨，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爲止。全退，怒曰："庭參亦常禮，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勳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國之客章夢先主幕議，慶福謁見，夢先責客將，令隔簾貌喏，慶福不能堪。國以名馬十餘噭遺全，不受。國固遣，全俟其充斥階庭，伺候移時，而復却之。如是者半月，卒不受。

李全堅持留守青州，許國無法將他招來。四月，李全派小吏再次送信，許國很高興，殷勤慰勞接待，當天正式委任承信郎，希望以此拉攏人心。小吏說："小吏奉信而突然得到任命，各位將校會怎麽認爲?"不接受，回來告訴他的同夥當作笑柄。許國看到李全没有前來的打算，就多次奉送豐厚的禮物，邀請李全商議事情。正值劉慶福也派人探察許國的意思，許國左右之人知道了，告訴那人說："制置没有害你們的意思。"劉慶福報告李全，李全集合將校說："如果我不參拜統帥，那麽理虧在我。現在不管生死一定要前去參見。"八月，李全來拜見，賓贊告誡李全說："節使應當趨庭參拜，制使一定會讓你免禮。"等到趨庭參拜，許國端坐接受李全拜見，没有制止。李全退下，發怒說："在庭參拜也是常禮，李全歸服本朝，拜的人多了，衹恨你并不是文臣，本來與我地位相等。你以前以淮西都統拜見賈制帥，也讓你免拜禮。你有什麽功業，一旦位居我上，便不相寬容呢?我赤心報答朝廷，不會反叛的。"許國接着設盛宴招待李全，優加贈給慰勞，李全終是不樂。許國的賓客章夢先主持幕下商議，劉慶福求見，章夢先要求客將，命令他隔簾行禮答對，劉慶福不能忍受。許國將十多匹名馬送給李全，李全没有接受，許國堅持派人送來，李全等它們充斥階庭，過了片刻，就又拒絶。這樣過了半月，終究没有接受。

全欲往青州，懼國苛留，自計曰："彼所争者拜也，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爲禮。因會，席間出札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義斌求趙邦永來山東，全爲白之，國諾。邦永乘間告國曰："邦永若去，制使誰與處?"國曰："我自能兵，爾毋過慮。"邦永泣而辭之。全遂往青州。十一月，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之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恐其圖己，内

李全想去青州，擔心許國刁難相留，自己考慮道："他所要争的是拜，拜了就得意，我對此吝惜什麽!"更加屈身行禮。趁着聚會，在席間拿出札子禀報事情，許國看到是小事，判爲同意他，李全到席上拜了兩次表示感謝。從此一舉一動必定請示，得到同意必定拜謝，許國大喜，對家人說："我制服此虜了。"彭義斌要求趙邦永來山東，李全替他禀報，許國答應。趙邦永趁機告訴許國說："趙邦永如果離去，制使與誰相處?"許國說："我自己能够帶兵，你不用過於擔心。"趙邦永流着淚告辭。李全就前去青州。十一月，許國集合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在楚城之外舉行大閱兵，以挫敗北人志氣。楊氏及留下的軍校恐怕

自爲備。

寶慶元年，湖州人潘甫與其從弟丙、壬起兵，密告全黨于山陽，全黨欲坐致成敗，然其謀而不助之力。甫歸，陰勒部曲及聚販鹽盗至千餘，結束如北軍，率衆揚言自山陽來擁立濟王，事見《竑傳》。時，全圖國之意已决，遣慶福還楚城，使爲亂。或教楊氏畜一妄男子，間指謂人曰："此宗室也。"至語郡僚曰："會令汝爲朝士。"潛約盱眙四軍相應。忠義統領王文信有衆八百，涉徙刺揚州强勇軍。國之聚兵大閲，文信在焉，慶福與謀，今歸襲揚州，别遣將劫寶應，事濟即揮衆度江。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等謀中輟，止欲快意於許國焉。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豈文儒不知兵耶?"夢玉懼禍及己，求檄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帥欲圖汝。"兩爲自結之計。乙卯，國晨起莅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額，流血蔽面，國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入賊。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縋城走，伏道堂中宿焉。時四明人姚翀通判青州，全豫令還山陽，及漣水而復止之。至是，擁翀入城，與通判宋恭喝犒南北軍，使歸營。是日，慶福首殺夢先以報貌喏之辱，戒諸軍毋害苟夢玉家，護以五十兵。初，國倚揚州强勇軍統制彭興及淮西親兵將趙社、朱虎等爲腹心，至是首降賊，且助爲亂。惟丁勝、張世雄、沈興、杜靖毗、富道不屈，或與賊巷戰，興手殺賊將馬良。賊黨得志，更相賀，獨張正忠嘆曰："若曹不識事體，朝廷豈置汝耶?"王文信復獻計慶福曰："我僞作重傷，提

他對自己有所圖謀，在内自作防備。

寶慶元年，湖州人潘甫與他的堂弟潘丙、潘壬起兵，到山陽秘密通告李全一夥，李全一夥人想坐觀成敗，同意他們的圖謀可是不替他們出力。潘甫回去，暗中率領部曲以及聚集販鹽盗寇共一千多人，裝束與北軍一樣，帶領衆人揚言從山陽來擁立濟王，此事見《濟王竑傳》。當時，李全謀取許國的主意已定，派劉慶福回到楚城，讓他作亂。有人指使楊氏養了一個瘋男子，不時地指着對人説："這是宗室之人。"以至於對郡中僚屬説："一定讓你當朝士。"暗中約定盱眙四軍相接應。忠義統領王文信有八百部屬，賈涉將其徵調編入揚州强勇軍。許國聚兵大檢閲，王文信也在其中，劉慶福與他謀劃，讓他回去襲取揚州，另外派將劫取寶應，事成就揮兵渡江。盱眙四將不服從，於是劉慶福等人圖謀中途而廢，衹是想肆虐於許國。計議官苟夢玉知道後，告訴許國，許國説："衹管讓他們反叛，反叛了就殺，我難道是不懂軍事的文人儒士嗎?"苟夢玉害怕禍及自身，要求發檄文到盱眙，又告訴劉慶福説："制帥想要謀取你。"兩方面作了主動攀附結交的考慮。乙卯，許國清晨起來辦事，忽然士兵滿庭亮出兵刃，賓客驚駭而逃，許國厲聲道："不得無禮!"箭已經到了額頭，血流滿面，許國逃跑。作亂兵士將他家人全都殺害，放起大火，焚燒官署，兩司積蓄財物都落入賊手。親兵幾十人保護許國登上城樓，從城墻上拴繩而逃，躲藏在道堂中住宿。當時四明人姚翀通判青州，李全預先讓他返回山陽，到了漣水又讓他停止前行。此時，擁戴姚翀入城，與通判宋恭喝令犒勞南北軍，讓他們回到軍營。那天，劉慶福第一個殺死章夢先以報復行禮應對的耻辱，告誡各軍不要傷害苟夢玉家人，派五十名兵士護衛。當初，許國依靠揚州强勇軍統制彭興及淮西親兵將趙社、朱虎等爲心腹，至此率先投降賊人，而且助賊作亂。衹有丁勝、張世雄、沈興、杜靖毗、富道没有屈從，有的與賊巷戰，沈興親手殺死賊將馬良。賊黨得逞，互相慶賀，衹有張正忠嘆息説："你們這些人不明白事理，朝廷哪能放任你們

本部軍歸揚州，揚守必不疑，我生縛守，以其城獻。」慶福喜，夜飲而遣之。丙辰，許國縊于途。

呢?”王文信又向劉慶福獻計說：“我假裝受重傷，帶領本部軍隊回揚州，揚州郡守一定不會懷疑，我將郡守活捉，把城獻出。”劉慶福很高興，晚上飲酒後派他出行。丙辰，許國在途中自縊而死。

丁巳，文信將至揚州，其徒有亡入城告變者。時揚之兵皆在楚，知州兼提點刑獄汪統會同官議，鈐轄趙拱曰：“若不納，則文信必曰：‘我歸營，何故見拒?’將借是以魚肉城外之民。拱素善文信，請說止其兵，而以單騎入，俟入城而殺之，然後撫其兵，領往盱眙，分隸張、范戲下。”統喜，遣之。遇文信于十里頭，置酒相勞苦，文信僞爲裹創狀。拱曰：“忠義反楚州，揚州人見忠義暮歸，豈不相疑？不若暫駐兵城外，然後同見提刑，提刑急欲知楚州事也。”文信不疑，聯騎入城，坐客次。拱先入，勸統收戮之，統躊躇不敢發。劉全知其謀，帥甲士突入郡堂，厲聲曰：“王統領好人，提刑不必疑，請出受參。”統不得已，出而犒之。劉全以兵翼之出，館其家。詰旦，統未有處。拱又請引文信出城，與議回屯楚州。文信知事泄，拱就出，劉全亦請從。至平山堂，文信責拱賣己，欲殺之，拱曰：“爾謀如此，三城人命何辜！我已存三城人，身死無憾。然我死，汝八百家老幼在城，豈得生耶?”文信及其衆動色，文信、劉全遂還楚州。

丁巳，王文信將到揚州，他的同夥有人逃到城中報告事變。當時揚州軍隊都在楚州，知州兼提點刑獄汪統集合官員商議，鈐轄趙拱說：“如果不放他進來，那麼王文信一定說：‘我回軍營，爲什麼受到拒絕?’將藉此殘害城外百姓。我向來與王文信交好，請讓我勸說他停兵不前，而單身騎馬入城，等他入城將他殺了，然後安撫他的軍隊，帶兵去盱眙，分屬張、范部下。”汪統很高興，派他前去。在十里頭遇到文信，設酒慰勞他，王文信假裝包扎了創傷的樣子。趙拱說：“忠義在楚州反叛，揚州人見忠義傍晚回來，哪能不懷疑？不如暫時在城外駐兵，然後一同見提刑，提刑急着想知道楚州之事。”王文信没有懷疑，與趙拱一起騎馬入城，坐在接待賓客的處所。趙拱先入内，勸汪統將他逮捕殺戮，汪統猶豫不敢行動。劉全知道他們的計謀，率領披甲兵士衝入郡堂，厲聲說：“王統領是好人，提刑不必懷疑，請出去接受參拜。”汪統不得已，出去犒勞他。劉全帶兵護衛他出去，在他家招待他。次日天亮，汪統没有處理辦法。趙拱又請求引王文信出城，與他商量回去駐守楚州。王文信知道事情泄露，趙拱接着出城，劉全也請求跟隨。到平山堂，王文信譴責趙拱出賣自己，想殺了他，趙拱說：“你是如此圖謀，三城人命又有何罪！我已經保全三城百姓，身死無憾。但是我死了，你們八百家老幼都在城裏，哪能活呢?”王文信及他的部屬臉色大變，王文信、劉全就返回楚州。

時盱眙總管夏全聞山陽得志，亦懷異圖，劉琸厚賂之，乃止。及文信亂，琸懼夏全復動，乃使卞整將兵三千視之，使不敢動。整以邀文信爲辭，引兵還揚州，因僞言盱眙失守，卞整爲亂，於是揚州復震，城門晝

當時盱眙總管夏全聽說山陽得逞，也心懷不軌企圖，劉琸以厚禮收買，就没有行動。等到王文信作亂，劉琸害怕夏全又有行動，就派卞整率兵三千監視他，使他不敢行動。卞整藉口攔截王文信，帶兵返回揚州，就假稱盱眙失守，卞整作亂，於是揚州又很驚恐，白天關閉城門。

閉。

彌遠懼激他變，欲姑事涵忍而後圖之。謀帥莫可，以徐晞稷嘗倅楚州、守海州，得全歡心，晞稷亦勇往，乃授淮東制置使，令屈意撫全。時慶福以事濟報全，全又牒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并聽我節制。"義斌得牒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此事皆因我起，我必報此仇。"呼趙邦永曰："趙二，汝南人，正須爾明此事。"乃斬齎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全自青州至楚城，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鬨，斬數人，請待罪，朝廷未之詰。趙范時知揚州兼提點刑獄，得制置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全遣騎逆晞稷。己卯，晞稷入楚城。劉全躍馬登郡廳，晞稷迎之，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

四月，潘壬變姓名至楚州，將度淮而北，小校明亮獲之，械送行在伏誅。

甲午，時青使人僞爲金兵，道邳州，出漣水，奪全田租而伏騎八百。翼旦，全引二百騎度淮與鬥，伏發，全敗，圍之，慶福以兵往拔全出。全與慶福俱重傷，歸楚州。丁勝、張世雄欲乘全敗舉兵追北軍，晞稷止之。全後知其謀，對晞稷詰之，二人不爲屈。然懼禍及己，晞稷乃潛授世雄雄勝軍統制，教使逃而陽索之。北軍追世雄，世雄且戰且走，得達揚州。晞稷初至楚，緩急相濟，如囚趙社，逐朱虎，賊尚知畏。屢令全還戰馬、軍器于制司，全唯唯。退招姚翀及將校飲，酒酣，全曰："制司追我戰馬、軍器，若何?"忽有將校曰："當時忠義只百十人，其他軍皆南軍乘勢將

史彌遠害怕激起其他事變，想要暫時容忍此事以後再作圖謀。謀帥不同意，因徐晞稷曾經在楚州任副職、海州郡守，得李全歡心，徐晞稷也勇於前去，就授任爲淮東制置使，讓他屈意安撫李全。當時劉慶福因事成通報李全，李全又發牒文給義斌等說："許國謀反，已經伏罪受誅了，你們的軍隊一并聽從我的節制。"義斌接到牒文大駡道："逆賊背棄國家厚恩，擅自殺死制使。這事都因我而起，我一定要報此仇。"叫來趙邦永說："趙二，你是南人，正需要你來辨明此事。"就殺了送牒人，向南告天向衆人起誓，看到之人都很激憤。李全從青州到楚城，假裝責備劉慶福不能制服，以致忠義發生爭鬥，斬了幾人，請求等着治罪，朝廷没有加以追問。趙范當時任揚州知州兼提點刑獄，在逃散兵卒中得到制置之印，授給徐晞稷。李全派騎兵迎接徐晞稷。己卯，徐晞稷進入楚城。劉全躍馬登上郡廳，徐晞稷迎接他，劉全到門下馬，拜於庭下，徐晞稷降低身份加以制止，賊衆就很高興。

四月，潘壬改變姓名到楚州，將要渡淮河向北去，小校明亮將他抓獲，加上刑具送到皇上所在地伏罪受誅。

甲午，時青派人假裝金兵，路經邳州，出兵漣水，搶奪李全的田租後埋伏下八百騎兵。次日早上，李全帶領二百騎兵渡淮河與他們爭鬥，伏兵起來，李全戰敗，將他包圍，劉慶福帶兵前來將李全救援出來。李全與劉慶福都受重傷，返回楚州。丁勝、張世雄想趁李全戰敗舉兵追擊北軍，徐晞稷加以制止。李全後來知道他們的圖謀，對着徐晞稷責問他們，二人没有屈服。可是徐晞稷害怕禍及自身，就暗中授任張世雄雄勝軍統制，指使他逃走而假裝追捕他。北軍追捕張世雄，張世雄邊戰邊逃，得以到達揚州。徐晞稷剛到楚州，緩急相濟，如拘押趙社，放逐朱虎，賊人尚知敬畏。多次命令李全向制司歸還戰馬、軍器，李全唯唯答應。退下後招集姚翀及將校飲酒，酒酣，李全説："制司向我追還戰馬、軍器，怎麽辦?"忽然有將校説："當時忠義祇有百十個

帶，若潰將何以還?”一人曰:“制司必欲追之，不若有官者棄官，無官者歸山東爲百姓。”一人抵掌憤然，使全反，全陽罵之。䎃以告晞稷。翼日，全見晞稷求納官，晞稷撫之而去。自是不復誰何，其後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軍器庫止餘槍干數千，全復取去。全欲戰艦，晞稷使擇二艘。全移出淮河，使軍習之。

初，楚城之將亂也，有吏竊許國書篋二以獻慶福，皆機事。慶福賞盜篋者五百千，未之閱。全始發緘，使家僮讀之，有廟堂遺國書令圖全者，全大怒；又有苟夢玉書，即以慶福謀告國者，全始惡夢玉反覆。夢玉知之，時已被堂召，亟辭全如京。己卯，全饋餞夢玉如平時，潛殪諸十里之郊，復出榜捕害夢玉者。全往青州。

五月丁卯，全取東平，不克。戊寅，劉全以券易制司錢，不如欲，復謀亂，楊氏出二千緡解之，乃止。全引兵攻恩州。明日，義斌出兵與全鬥，全敗。義斌以千五百騎追之，獲馬二千匹，皆揚州强勇軍馬也。慶福往救，又敗。全退保山崮，抽山陽忠義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之，會全遣人求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納全降兵，兵勢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如此賊者，或生禽，或斬首，惟朝廷所命。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時四總管亦各遣計議官

人，其他軍隊都是南軍乘勢帶領，如果是潰敗將領怎麽歸還?”一人説:“制司一定要追還，不如有官的棄官，無官的回到山東做百姓。”一人擊掌憤然，讓李全謀反，李全假裝斥罵他。姚䎃將此事告訴徐晞稷。第二天，李全見到徐晞稷要求交還官職，徐晞稷撫慰後離去。從此不再查問，此後至於以“恩府”稱呼李全、“恩堂”稱呼楊氏，而上下倒置了。軍器庫衹剩下槍杆幾千，李全又都拿走。李全想要戰艦，徐晞稷讓他挑選二艘。李全移出淮河，讓軍隊進行練習。

當初，楚城將要作亂時，有官吏偷了許國兩隻裝信的小箱子獻給劉慶福，都是機密要事。劉慶福賞給偷箱子的人五百貫錢，没有察看。李全開始拆封，讓家僮念信，有朝廷寫信給許國讓他謀取李全的，李全大怒；又有苟夢玉的信，就是把劉慶福的計謀告訴許國的，李全開始厭惡苟夢玉反覆觀望。苟夢玉得知後，當時已經接受堂召，立即辭别李全去京城。己卯，李全像平時一樣給苟夢玉餞行送别，暗中在十里遠的郊外將他殺死，又出榜文追捕殺害苟夢玉的人。李全去青州。

五月丁卯，李全攻東平，没有攻下。戊寅，劉全用券換取制司錢，要求没有滿足，又圖謀作亂，楊氏拿出二千緡錢加以調解，於是作罷。李全帶兵進攻恩州。第二天，義斌出兵與李全作戰，李全戰敗。義斌帶一千五百名騎兵追擊，獲得二千匹馬，都是揚州强勇軍的馬。劉慶福前去相救，又戰敗。李全退保山崮，抽調山陽忠義軍北上。楊氏及劉全都想親自前去，正值李全派人要求徐晞稷寫信給義斌聯合講和，就没有去。義斌接收李全投降的兵士，兵勢大振，進攻真定，金將武仙投降，部隊人數到了幾十萬，寫信給沿江制置使趙善湘説:“不誅殺逆賊李全，就不能恢復故土。衹要能派兵扼守淮，進兵據守漣、海使他困窘，切斷他的南路，這樣賊人，或活捉，或斬首，聽從朝廷命令。賊人平定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轉戰河北，盱眙各將、襄陽騎兵轉戰河南，神州可以收復了。”當時四個總管也各派計議官送信，請求協助討伐賊人，趙范也

致書，乞助討賊，范亦以爲言，不報。全貽書制置司，誣義斌叛，晞稷繳達之。時朝廷知義斌之功，憚全，未欲行賞。未幾，義斌俟命不至，拓地而北，與大元兵戰于內黄之五馬山。大元兵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且河北、山東皆宋民，義豈爲他臣屬耶!"遂死之。戲下王義深等復歸全。

爲他陳言，没有答覆。李全送信給制置司，誣告義斌謀反，徐晞稷曲折地轉告他。當時朝廷知道義斌的功勞，害怕李全，不想行賞。不多久，義斌等候命令久不下達，開闢疆土北上，與大元軍隊戰於內黄的五馬山。大元軍隊勸他投降，義斌厲聲說："我是大宋之臣，而且河北、山東都是宋朝百姓，按理哪能成爲别人的臣屬!"就因此而死。部下王義深等重新歸附李全。

全使人說時青附己，饋金五百兩。青見義斌死，乃附全，自移屯淮陰。全招青入城飲，折俎銅券二千，他饋稱是，恩遍麾下，人人喜悦。晞稷宴青，全饋折俎如前。全將往山東，以南軍七百從，官犒鐵錢券人五千，全犒銅錢三倍，許携南貨免税。於是請行者不已，得千人以俱，晞稷又以千八百人繼之。

李全派人說服時青依附自己，送五百兩金子。時青看到義斌死了，就依附李全，自己轉移駐防淮陰。李全招時青入城飲酒，折俎銅券二千，其他饋送與此相當，恩賜遍及部下，人人都很喜悦。徐晞稷宴請時青，李全像以前一樣饋贈折俎。李全將去山東，帶領南軍七百人，官府犒賞鐵錢券每人五千，李全犒賞三倍的銅錢，允許携帶南方貨物免税。於是不斷有人請求出行，聚集一千人同去，徐晞稷又派遣一千八百人隨後前去。

二年春，趙范奉祠，林珙知揚州、權提點刑獄。全北剽山東，南假宋以疑大元，且仰食。會金與大元争大名，全得往來經理。三月丙辰朔，大元兵攻青州，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大元築長圍，夜布狗寨，糧援路絶。全遣小校周興祖縋城，雜樵采者走楚州發援兵，終不能支。全與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勍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止而福行。

二年春天，趙范奉祠禄，林珙任揚州知州、代理提點刑獄。李全在北方侵掠山東，在南方憑藉宋以迷惑大元，而且賴此爲生。正值金與大元争奪大名，李全得以往來經度處理。三月丙辰初一，大元軍隊進攻青州，李全大大小小經歷百戰，總是不利，環城加以固守。大元築起合圍，晚上布設狗寨，糧草後援之路斷絶。李全派小校周興祖從城上拴繩下去，混雜在砍柴人中逃到楚州發派援兵，最終不能抵擋。李全與李福商量，李福說："兩個人都死没有什麼好處，你一身關係到南北形勢，我應當死守孤城，你從小路回到南方，領兵前來救援，可以尋得生路。"李全說："幾十萬的强敵，不容易抵擋。李全如果早上出去那麼傍晚城就陷落，不如兄回去。"於是李全留下而李福出行。

朝廷初以力未能討，故用晞稷調護，及傳全被圍，稍欲圖賊。晞稷畏懦，幸全未歸以苟歲月。朝廷方謀易帥，劉琸久在盱眙，雅意建閫；又見賊勢稍孤，意功名可立，使鎮江副都

朝廷當初因爲力量不足以討伐，所以任用徐晞稷調和護衛，等到傳說李全被包圍，漸漸想要謀取賊人。徐晞稷畏縮怯懦，僥幸於李全没有回來以苟且度日。朝廷正圖謀换帥，劉琸長時期在盱眙，一向想要統兵在外；又看到賊人勢力漸漸

統彭忳延譽京師，自謂："素撫鎮江，三萬人足用，且得四總管歡心，討賊有餘力。"朝廷信之，忳亦垂涎代琸，從臾尤力。九月，以琸知楚州兼淮東制置使，忳代知盱眙，晞稷不知也。乙亥，晞稷以户部侍郎召，未幾，出知袁州。

孤弱，認爲功名可成，派鎮江副都統彭忳到京師播揚聲譽，自稱："一向鎮撫鎮江，三萬人足够用了，而且得四位總管的歡心，討伐賊人有足够的力量。"朝廷相信，彭忳也很想代替劉琸，極力慫恿。九月，任命劉琸爲楚州知州兼淮東制置使，彭忳代盱眙知州，徐晞稷不知道。乙亥，徐晞稷以户部侍郎召入，不多久，出朝任袁州知州。

十一月壬子朔，琸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四總管，惟以鎮江兵自隨。時青在淮陰，琸怨其移屯叛己，不召也。夏全請從，琸素畏全狡，亦俾留盱眙。忳自揣資望視琸更淺，曰："琸之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也。琸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曷不往赴事會，何端坐爲?"夏全欣然領兵徑入楚城，青亦自淮陰復移屯城内。琸且駭且恐，勢不容却，復就二人謀焉。時傳全已死，福欲分兵赴援，兵少，卒不往。甲子，琸令夏全盛陳兵楚城，賊黨震恐，楊氏遣人賂夏全求緩師，乃止。

十一月壬子初一，劉琸到楚州，心中明白不能控制四位總管，衹帶領鎮江軍隊跟隨自己。時青在淮陰，劉琸怨恨他遷移駐兵背叛自己，没有召他。夏全請求跟從，劉琸一向畏懼夏全狡詐，也讓他留在盱眙。彭忳自己估量資格聲望比劉琸更淺，説："劉琸讓夏全留下，是想給盱眙留下禍患。劉琸尚且忌憚夏全，我怎麽能用?"就激夏全説："楚城賊黨不滿三千，猛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對付他們，很快就能立功。太尉何不前去抓住時機，爲什麽端坐不動?"夏全欣然領兵徑直進入楚城，時青也從淮陰移兵駐於城内。劉琸又驚又恐，形勢不容推却，就與二人商量。當時傳説李全已死，李福想分兵前去救援，兵少，最終没去。甲子，劉琸命令夏全在楚城大規模列兵，賊黨驚恐，楊氏派人賄賂夏全要求緩兵，就没有出兵。



宋史卷四百七十七

列傳第二百三十六

叛臣(下)

李全(下)

寶慶三年二月，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兔泣，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盼。"全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爲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爲好，更與福謀逐琸矣。

寶慶三年二月，楊氏派人向夏全求和説："將軍不是山東歸附的嗎？兔死狐悲，李氏被消滅，夏氏哪能獨存？希望將軍予以照顧。"夏全答應。楊氏盛裝打扮出去迎接，與他巡行營壘，説："人們傳説三哥死了，我一個婦人哪能自立？就應當侍奉太尉爲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都是太尉所有，希望就此接受，確實不用多説了。"夏全動心，就設酒宴飲很高興，酒酣，自然就寢，轉仇爲好，轉而與李福圖謀驅逐劉琸了。

辛卯，夏全令賊黨圍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琸精兵尚萬餘，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太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爲賊有。琸步至揚州，借州兵自衛，猶札揚州造旗幟。林拱繳奏于朝，聞者大笑。夏全既逐琸，暮歸，楊氏拒之，意楊氏反目圖己，明日大掠，趨盱眙欲爲亂，張惠、范成進閉門，不得入，翱翔淮上。惠、成進出兵欲剿之，夏全狼狽歸金，金人納之。是舉也，張正忠不從亂，經妻女于庭，并己自焚。報至，中外大恐，劉琸自劾，未幾，死。

辛卯，夏全命令賊黨包圍州治所，燒毁官府百姓房屋，殺死看守倉庫之吏，取出財物。當時劉琸精兵還有一萬多，困迫不能發布一條命令，衹是嘆息而已，夜半從城上拴繩下來，僅僅自己得以幸免。鎮江軍隊與賊戰死的大半，將校大多戰死，器甲錢粟都歸賊人所有。劉琸步行到揚州，借州兵護衛自己，還上札讓揚州製造旗幟。林拱交來上奏朝廷，人們聽到大笑。夏全趕走劉琸後，傍晚回來，楊氏拒絶他，夏全認爲楊氏反目爲仇謀算自己，第二天大肆掠奪，趕赴盱眙想要作亂，張惠、范成進關閉城門，不能入城，在淮上任意往來。張惠、成進出兵想要消滅他，夏全狼狽歸附金，金人接納了他。這個舉動，張正忠不跟隨作亂，將妻子女兒縊死於庭中，連同自己一起自焚。奏報到朝廷，朝廷内外很驚恐，劉琸自加彈劾，不久，死去。

初，姚翀從賈涉辟楚州推官，全喜其附己，爲引重當路，得改秩，全請以通判青州。國之死，全借翀撫定以誑衆，以功入朝。三月，以翀爲軍器少監、知楚州兼制置。翀辟鄭子恭、杜耒等爲幕客，留母及其子于京，買二妾以行。至城東，艤舟以治事。間入城見楊氏，用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許翀入城，乃入，寄治僧寺，極意娛之。

當初，姚翀從賈涉辟爲楚州推官，李全喜歡他依附自己，替他向當權者引薦，得以改官階，李全請求讓他通判青州。許國的死，李全藉助姚翀安撫平定以欺騙部屬，因功入朝。三月，讓姚翀任軍器少監、楚州知州兼制置。姚翀徵召鄭子恭、杜耒等爲幕客，將母親及兒子留在京城，買了二妾出行。到了城東，將船靠岸以處理事情。從小路入城見楊氏，采用徐晞稷事例而禮待過之。楊氏允許姚翀入城，就入城，將治所寄居於佛寺，一意想取得歡心。

時全在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初軍民數十萬，至是餘數千矣。四月辛亥，全欲歸于大元，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鄭衍德、田四救之，曰："譬如爲衣，有身，愁無袖耶？今北歸蒙古，未必非福。"全從之，乃約降大元。大元兵入青州，承制授全山東行省。

當時李全被圍一年，牛馬及人就要吃完，將要吃自己的軍隊。當初軍隊百姓幾十萬，至此時衹剩下幾千了。四月辛亥，李全想要歸附大元，害怕部屬不同意，就焚香朝南拜了兩拜，想要上吊，而讓鄭衍德、田四救他，說："譬如做衣，有身，還愁没有衣袖嗎？現在向北歸附蒙古，未必不是福。"李全聽從他們，就約定投降大元。大元軍隊進入青州，承制授李全山東行省。

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爲厲階，懷不自安，欲圖福以自贖。福知之，亦謀去慶福。二人互相猜貳，不相見。福僞病旬餘，諸將問疾，慶福不往。張甫者，素厚慶福，懼福疑己，乃勸慶福往。後慶福約甫同往，及寢，遥見福卧不解衣，心恐，不得已至床前，見床頭鞘刀，慶福口問疾而手按鞘，懼福先發。福疑慶福就刀見害，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徒手不支，甫救之。左右群起殺慶福及甫。

劉慶福在山陽，自知自己成爲禍端，心懷不安，想謀算李福以贖罪。李福知道了，也圖謀除去劉慶福。二人互相猜疑，不相見。李福假裝生病十多天，衆將詢問病情，劉慶福不去。張甫，平時厚待劉慶福，害怕李福懷疑自己，就勸説劉慶福前去。後來劉慶福約張甫同去，到了寢房，遠遠看見李福躺着没有脱衣，心中害怕，不得已來到床前，看到床頭鞘刀，劉慶福口中詢問病情手按刀鞘，害怕李福先動手。李福懷疑劉慶福接近刀要傷害自己，就躍起拔刀砍傷劉慶福，慶福空手不能抵抗，張甫救他。左右群起殺了劉慶福及張甫。

甫本金元帥，封高陽公，最善馭衆。金亡河北，甫據雄、霸、清、莫、河間、信安不下。信安出白溝，距燕二百里而阻巨濼，大元兵不能涉，甫每潛師窺伺。大元將俚寨奴屢欲滅甫以取雄、霸。驍將竊羅虎者，歸甫，甫納之。其後竊羅虎遁去，且竊甫千里馬以獻俚寨奴。俚寨奴喜，

張甫本是金元帥，封爲高陽公，最善於控制部下。金失去河北，張甫占據雄、霸、清、莫、河間、信安没有被攻下。信安出白溝，距離燕二百里而隔着大湖泊，大元兵士無法渡水，張甫常常暗中派兵窺探。大元將俚寨奴多次想要消滅張甫以攻取雄、霸。猛將竊羅虎，歸附張甫，張甫接納他。此後竊羅虎逃走，而且偷了張甫的千里馬獻給俚寨奴。俚寨奴大喜，待遇更加優厚。曾

待遇益厚。嘗會飲燕京之大悲閣，窩羅虎醉俚寨奴而推使投閣，幾斃焉。窩羅虎乃佯醉下樓，復乘所獻馬以歸甫，追者莫及，人始服甫之用間焉。其後歸全。

福以慶福頭納玶，玶大喜，耒曰："慶福首禍，一世奸雄，今頭落措大手耶！"飛報于朝，遣子恭繼奏捷。琸之敗，儲積掃地，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數見玶及僉幕促之，皆謝以朝廷撥降未下，福曰："朝廷若不養忠義，則不必建閫開幕；今建閫開幕如故，獨不支忠義錢糧，是欲立制閫以困忠義也。"六月，福乘衆怒，與楊氏謀，召玶飲。玶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與玶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玶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往。耒朝服至八字橋，福兵腰戮之，耒南望再拜就斃。二妾之入，玶及見之。福兵欲害玶，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須鬢，縋城西夜走，徒步歸明州，未幾，死。

經在燕京的大悲閣聚會飲酒，窩羅虎灌醉俚寨奴推他讓他跳閣，差一點摔死。窩羅虎就裝作醉酒下樓，又乘上獻給俚寨奴的馬歸附張甫，追兵没有追上，人們開始佩服張甫用間諜的手段。此後歸附李全。

李福把劉慶福的頭獻給姚玶，姚玶大喜，杜耒說："劉慶福是禍首，一世奸雄，如今頭落入措大之手！"向朝廷飛速上報，派鄭子恭接着上奏捷報。劉琸失敗，儲積財物蕩然無存，綱運不再繼續，賊黨洶洶，說是李福招來的。李福多次謁見姚玶及僉幕催促，都道歉說朝廷撥給的錢糧没有下達，李福說："朝廷如果不供養忠義，那麽不必建立軍鎮開設幕府；現在依然建立軍鎮開設幕府，惟獨不支付忠義錢糧，這是想設立制司軍鎮來困住忠義。"六月，李福趁衆人發怒，與楊氏商量，召姚玶飲酒。姚玶來了而楊氏没有出來，按賓客座次坐下，左右散去。李福與姚玶命令召來各位幕客，奉楊氏命令召來姚玶二妾。各幕客知道有事變，不得已前來。杜耒穿朝服到八字橋，李福軍隊攔腰殺死他，杜耒望着南方拜了兩拜就地倒斃。二妾進來，姚玶趕上見了她們。李福兵士想要加害姚玶，鄭衍德救他得以幸免，剃去鬍鬚鬢髮，從城西拴繩下去連夜逃走，徒步回到明州，不久，死去。

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莫肯往來。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名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賊徒黨塞南門，開北門，支邑民田皆以少價抑買之，自收賦以贍軍，錢糧不繼如故。賊將國安用、閻通嘆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生，而劉慶福爲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張林、邢德亦謂："嘗受宋恩，中遭全間隙，今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亦嘗遭全屈辱，且謂："我本賈帥帳前人，與彭安撫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謂曰："朝廷不

朝廷因爲淮連續作亂，派出軍隊必定失敗，没有人願意前來。開始想輕淮重江，楚州不再建立軍鎮，就以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名爲淮安軍，命令通判張國明代理守臣，把它看作羈縻州一樣。賊黨徒堵住南門，開北門，支邑民田都壓低價格買下，自己收賦以供養軍隊，錢糧仍舊供應不上。賊將國安用、閻通嘆息說："我們這些人餉米之外每天收二百銅錢，楚州東西便宜可以過得很好，可是劉慶福作惡，怨仇連續不斷，使我們無衣無食。"張林、邢德也說："曾經承受宋的恩澤，中間遭到李全嫌隙，現在回到這兒，哪能不替朝廷辦事？"王義深也曾經受過李全的屈辱，而且說："我原來是賈帥帳前人，與彭安撫起義不成而歸附的。"五個人相互說道："朝廷不撥下錢糧，是因爲有謀反的人没有除去而已！"

降錢糧，爲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福及楊氏以獻，於是衆帥兵趨楊氏家。福出，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殺一婦人，以爲楊氏，函其首并福首馳獻于紹雲。紹雲驛送京師，傾朝甚喜。檄彭忙、張惠、范成進、時青并兵往楚州，便宜盡戮餘黨。未幾，傳楊氏故無恙，婦人頭乃全次妻劉氏也。

忙輕儇，每供四總管弄戲，得檄不敢自決，力遜。惠、成進二人即提兵入楚城，與林等五人歡宴，議分北軍爲五，使五人分掌之，每軍無過千人，一屯南渡門，一屯平河橋，一屯北神鎮，城中城西各一；在山東人老幼并絶錢糧，出淮陰戰艦，陳淮岸以斷全歸路，請制府及朝廷處之。廟議謂青望重，惟聽青區畫。省檄之下，不及惠、成進。青亦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决。惠等歸盱眙，賊黨復振。紹雲赴樞密稟議，淮東總領岳珂攝制府事。

惠、成進既歸，錢糧缺乏，密約降金，盧鼓椎許之。時鎮江軍及滁州虎兒軍在盱眙者尚衆，二人紿忙曰：“南北軍易致激變，宜令軍人出入無得帶刃。”又勸早發虎兒軍折洗，忙從之。二人每宴忙，必遍迨皂隸，忙皆不悟，方感其拒夏全之功，轉兩軍官資。二人同戲下合辭曰：“不願得官，欲得錢粮。”八月辛酉，惠、成進燕忙，忙左右知有謀，多不往，忙往如平時。酒半，縛忙，忙從者無寸鐵，且醉，皆就縛。即日渡淮輸款，以盱眙附盧鼓椎于泗州。金兵至，開門接之，諸軍不戰皆降。於是塞南門，開北門，導淮水以通泗之東西域焉。盧鼓椎與惠釋憾連姻，金官惠有加，俾專制河南，以拒大元。自是金

就共同商量殺死李福及楊氏獻上，於是衆人帶兵直赴楊氏家。李福出來，邢德親手將他殺死，殺了幾百人。有一個郭統制，殺李全次子。閻通殺一婦人，以爲是楊氏，把她的頭以及李福的頭裝在匣中馳馬獻給楊紹雲。楊紹雲派驛車送到京師，滿朝都很高興。下檄文讓彭忙、張惠、范成進、時青合兵前去楚州，便宜行事殺盡餘黨。不久，傳説楊氏原來平安無事，婦人頭是李全之妾劉氏的。

彭忙輕薄，常常供四總管戲弄，得檄文不敢自己决定，極力推讓。張惠、范成進就領兵進入楚城，與張林等五人歡宴，商議將北軍分成五支，讓五人分别掌管，每軍不超過一千人，一支駐守南渡門，一支駐守平河橋，一支駐守北神鎮，城中城西各有一支；在山東的百姓老幼都斷絶錢糧，派出淮陰戰艦，列於淮河岸邊以切斷李全歸路，請求制府及朝廷决定。朝廷商議認爲時青名望重，全部聽任時青分别謀劃。省檄下達，没有提及張惠、范成進。時青也害怕禍及自身，秘密派人到青州向李全報告，拖延不决。張惠等回到盱眙，賊黨重新振作。楊紹雲赴樞密稟報商議，淮東總領岳珂攝制府事。

張惠、范成進回去後，錢糧缺乏，秘密約定投降金，盧鼓椎答應了。當時鎮江軍隊及滁州虎兒軍在盱眙的還有很多人，二人欺騙彭忙説：“南北軍容易發生激變，應該命令兵士百姓出入不得帶刀。”又勸説早日調發虎兒軍折洗，彭忙聽從。二人每次宴請彭忙，一定遍及皂隸，彭忙都不明白，正感激他們抵禦夏全的功勞，轉升鎮江及虎兒軍兩軍的官階。二人同部下一同推辭説：“不希望得官，想得到錢糧。”八月辛酉，張惠、范成進宴請彭忙，彭忙左右知道有陰謀，大多不去，彭忙像平時一樣前去。酒喝了一半，捆住彭忙，跟着彭忙的人手無寸鐵，而且醉了，都被捆住。當天渡淮河歸順，將盱眙附屬盧鼓椎於泗州。金兵到，開門迎接，各軍不戰都投降。於是堵住南門，開北門，引導淮水流通泗州的東西疆域。盧鼓椎與張惠消除前恨結成姻家，金對張惠格外加官，讓他專制河南，以抵禦大元。從此

人窺淮東益急，朝廷調京湖制置司兵萬人屯青平山以備全。

全得青報慟哭，力告大元大將，求南歸，不許；斷一指示歸南必畔，許之。承制授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而歲獻金幣。十月丙辰，全與大元張宣差并通事數人至楚州，服大元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號。義深走金，安用殺林、德自贖。丁巳，全邀青及張國明于淮陰，國明辭疾，青父子同至。全推殺其子者郭統制斬之，又收田成瑶、田之昂、李英等八人下獄，云："非朝廷殺我妻子，吾惟問汝。"李英，全腹心，狡而密，與李平皆山東胥吏。全之乍逆乍順，二人所教也。平又數致全書至廟堂，以覘朝廷。青繳所授檄於全曰："我素推尊相公，豈肯爲此！"全亦惡青反覆。辛酉，與登城南樓飲，殺青，馳騎往紿青妻，言青病，見與禱禳。青妻至，盡殺之。遂并青軍，擢小校胡義爲將，徙其半于漣、海。

金人窺探淮東更加急迫，朝廷調京湖制置司軍隊一萬人駐守青平山以防備李全。

李全得到時青通報慟哭，極力上報大元大將，要求南歸，没有同意；斬斷一指表示回到南方一定反叛，同意了他。承制授他山東、淮南行省，得以專制山東，每年進獻金幣。十月丙辰，李全與大元張宣差及翻譯官幾人到楚州，穿戴大元衣冠，移文紀年用甲子而無年號。王義深逃到金國，安用殺死張林、邢德以贖罪。丁巳，李全邀請時青及張國明到淮陰，張國明以病相辭，時青父子一同來到。李全把殺死他兒子的郭統制推出去斬殺，又逮捕田成瑶、田之昂、李英等八人下獄，說："不是朝廷殺死我的妻子兒子，我祇拿你們問罪。"李英，是李全的心腹，辦事狡詐而周密，與李平都是山東官吏。李全忽逆忽順，是二人所指使的。李平又多次將李全書信送到朝廷，以探察朝廷的意思。時青將授給他的檄文交給李全說："我一向推崇尊敬相公，哪肯做此事！"李全也厭惡時青反覆不定。辛酉，與他一起登城南樓飲酒，殺死時青，騎兵馳馬前去欺騙時青妻子，說時青病重，相見參與禱禳求福除病。時青妻到，將她們全都殺死。於是吞并時青軍隊，提拔小校胡義爲將，將其中一半軍隊遷到漣、海。

紹定元年春，全厚募人爲兵，不限南北，宋軍多亡應之。天長民保聚爲十六寨，比歲失業，官振之，不能繼，壯者皆就募。射陽湖浮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不可制，其豪周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之，亦蜂結水寨，以觀成敗。翟朝宗知揚州，權制置。全厚賞捕趙邦永，邦永乃變名必勝。全知東南利舟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并舟糴之，留其柁工，一以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煔筏，厚募南匠，大治艎艫船，自淮及海相望。於是善湘禁桐油煔筏下江，嚴甚。朝宗市煔木往揚州，善湘亦聞于朝，請以松木易留之。全不得已，代

紹定元年春天，李全以優厚條件招募人當兵，南北不限，宋兵很多逃來響應。天長百姓聚守爲十六寨，連年失去謀生常業，官府救濟他們，不能繼續供應，健壯的都去應募。射陽湖居無定處的小户有幾萬家，家中有兵器，侵奪不可制止，其豪士周安民、谷汝礪、王十五是他們的首領，也蜂擁結成水寨，以觀成敗。翟朝宗爲揚州知州，代理制置。李全厚加懸賞捉拿趙邦永，趙邦永就改名必勝。李全知道東南有利水軍，謀劃練習水戰，米商來，將船與米都買下，留下他的舵工，一人教十人。又派人坐船在江湖上購買桐油杉筏，以優厚條件招募南方工匠，大規模建造艎艫船，從淮到海相望。於是趙善湘禁止桐油杉筏下長江，很嚴格。翟朝宗買了杉木前往揚州，趙善湘也上報朝廷，請求換以松木將杉木留

以榆板，舟成多重滯。六月，試舟射陽湖，善湘恐其乘便擣通、泰，亟牒池州求通、泰入湖之路。七月壬辰，全使衍德提兵三萬如海州。乙未，全及楊氏大閱戰艦于海洋。八月，全趨青州，爲嚴實及石小哥邀擊，敗走。小哥，珪子也，遂奪青厓崮，據之。九月，全歸海州，治舟益急，驅諸崮人習水。十一月，全至楚州。全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于大元者不缺，故外恭順于宋以就錢糧，往往貿貨輸大元。宋得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輟。全縱游説于朝，不若復建山陽制置司。全又與金合縱，約以盱眙與之，金亦遣斬經歷者聘全，皆不遂。

二年四月，全以糧少爲詞，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覘畿甸也。六月，全資淮安牛馬驗趙五嘯合亡命，雜北軍分往盱眙略牛馬。九月，全往漣、海視戰艦，陽言歸東平葬方士許先生。未幾，還。嘗燕張國明等，忽曰："我乃不忠不孝之人。"衆曰："節使何爲有是言也?"全曰："糜費朝廷錢糧至多，乃殺許制置，不忠；我兄被人殺，不能報復，不孝。二月二十五日事，吾之罪也。十一月十三日事，誰之罪耶?"蓋指琸與夏全也。全密遣軍掠高郵、寶應、天長之間，知高郵軍葉秀發遣宗雄武領民兵捍禦，爲賊所敗。

三年二月壬寅，御前軍器庫火。得縱火者，楚州軍穆椿也。全欲銷宋兵備，故使椿行，且伏奸于外，謀入爲亂，以不得入而止。於是先朝兵甲盡喪。椿臨刑笑曰："事濟矣。"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諸將皆曰："通、泰，鹽場在焉，

下。李全不得已，代以榆板，船造成後大多沉重滯留。六月，在射陽湖試船，趙善湘害怕他乘機攻打通、泰，急忙下牒到池州要求取得通、泰入湖之路。七月壬辰，李全派鄭衍德帶兵三萬到海州。乙未，李全及楊氏在海上大規模檢閱戰艦。八月，李全赴青州，被嚴實及石小哥攔擊，敗逃。石小哥，是石珪之子，就奪取青厓崮，將其占據。九月，李全回到海州，更加加緊造船，驅使各崮人練習游泳。十一月，李全到楚州。李全在山東的經度治理没有安定，可是向大元的歲貢并不短缺，所以表面上恭順於宋以湊集錢糧，常常交易貨物輸運到大元。宋得以稍微放鬆北面的憂慮，不斷地送來糧餉。李全派人在朝中極力游説，認爲不如重新建立山陽制置司。李全又與金合縱，約定把盱眙給金，金也派斬經歷回訪李全，事都不成。

二年四月，李全以糧少爲藉口，派海船從蘇州洋入平江、嘉興請求買米，其實想要熟悉海路，窺探京城地區。六月，李全資助牛馬儈趙五聚集亡命之徒，混雜在北軍分别去盱眙掠奪牛馬。九月，李全去漣、海視察戰艦，假稱回東平安葬方士許先生。不久，回來。曾經宴請張國明等，忽然説："我是不忠不孝之人。"衆人説："節使爲什麽説這樣的話?"李全説："耗費朝廷錢糧極多，却殺死許制置，不忠；我兄被别人殺死，不能報仇，不孝。二月二十五日的事，是我的罪。十一月十三日的事，是誰的罪呢?"其意是指劉琸與夏全。李全秘密派軍隊在高郵、寶應、天長之間劫掠，高郵軍知軍葉秀發派宗雄武領鄉兵抵禦，被賊兵打敗。

三年二月壬寅，御前軍器庫起火。抓獲放火的人，是楚州軍中的穆椿。李全想銷毁宋兵器裝備，所以派穆椿出來，而且在外面埋伏奸人，圖謀入内作亂，因不能入内就没有行動。於是前朝兵甲都被毁掉。穆椿臨刑笑着説："事情成了。"李全想先占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巡行占領通、泰以直達到海。衆將都説："通、泰，鹽場在那兒，

莫若先取爲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爲備，且雖反而難遽絶錢糧，乃挾大元李、宋二宣差恫疑虚喝，而使國明達諸朝，而大元實未嘗資全兵。有識李宣差者，曰：“此青州賣藥人也。”七月，召國明稟議，全以寶玉資其行，賓從所過，揚言：“李相公英略絶倫，其射五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與增錢糧，使當邊境。”遍饋要津，求主其説。既見廟堂，以百口保全不叛。

不如先攻取作爲自身的打算，而且使朝廷喪失鹽利。”李全想讓朝廷不作防備，而且即使謀反可是難以一下子斷絶錢糧，就挾持大元李、宋二宣差虚聲恐嚇，而讓張國明上報朝廷，而大元其實并不曾資助李全軍隊。有認識李宣差的，説：“這是青州賣藥人。”七月，召張國明稟報商議，李全以寶玉資助他出行，賓客僕從經過之處，揚言説：“李相公英明謀略舉世無雙，他射箭五百步遠，朝廷不如割地讓他稱王，給他增加錢糧，讓他防守邊境。”在各要道渡口到處饋贈，要求支持這種説法。在朝廷拜見後，以全家人擔保李全不會反叛。

八月，全將閲舟師，風不順，焚香禱曰：“使全有天命，當反風。”語畢風反。大閲數日。會全糴麥舟過鹽城縣，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盗爲名，庚午，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樓强皆遁，全入城據之。知縣陳遇逾城走，公私鹽貨皆没於全。朝宗倉皇遣幹官王節入鹽城，懇全退師；又遣吏曾玠、李易入山陽，求楊氏褢言之助，皆不答。朝宗乃遣卞整領兵扼境。全留鄭祥、董友守鹽城，提兵往楚。整與遇麾軍道左，擊柝聲諾。全言于朝，稱遣兵捕盗過鹽城，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未免入城安衆。乃加全兩鎮節，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耶律均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朝廷爲罷朝宗，謀再用紹雲，紹雲辭以官卑不能制；命鄭損，損辭。通判揚州趙璥夫暫攝事。

八月，李全將要檢閲水軍，風不順，焚香禱告説：“如果李全有天命，風向當反。”話剛説完風向就反了。大檢閲進行了幾天。正值李全買麥船隻經過鹽城縣，翟朝宗指使尉兵加以搶奪。李全怒，以捕盗爲名，庚午，水陸幾萬人徑直攻打鹽城，駐守將領陳益、樓强都逃走，李全入城占據。知縣陳遇跳城墻逃走，公私鹽貨都落入李全之手。翟朝宗倉皇派幹官王節進入鹽城，懇求李全退兵；又派吏曾玠、李易進入山陽，要求楊氏從中幫着説話，都没有答覆。翟朝宗就派卞整領兵扼守境内。李全留下鄭祥、董友守衛鹽城，領兵去楚。卞整與陳遇揮兵道左，擊柝聲相呼應。李全向朝廷上言，聲稱派兵捕盗經過鹽城，縣令自己棄城逃離，擔心軍隊百姓驚擾，不得不入城安撫衆人。就加官李全兩鎮節，讓他退兵，命令制置司幹官耶律均前去宣諭。李全説：“朝廷對待我就像小孩，哭了就給他果子。”不接受。朝廷因此罷免朝宗，商量再次任用楊紹雲，楊紹雲以官位低不能控制爲理由推辭；任命鄭損，鄭損推辭。通判揚州趙璥夫暫時代理事務。

全造舟益急，至發冢取粘板，煉鐵錢爲釘鞠，熬人脂擣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爲水手。又給璥夫以大元爲詞，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絶。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

李全更加緊造船，以致掘墓獲取杉木板，煉鐵錢爲釘鞠，熬人脂擣油灰，夜以繼日，招募沿海逃亡之人爲水手。又以大元爲藉口欺騙趙璥夫，要求增加五千人錢糧，要求得到誓書鐵券。朝廷還不斷地發送糧餉。李全得到米，就自己轉運淮海進入鹽城以供養他的部隊。其他軍士見到説：“朝廷惟恐賊人不飽，我們這些人爲什麽要

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息。

王十五附全，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梁于論口，以便鹽城來往；又開馬擺港、壽河，引淮船入湖，爲攻撓水寨計。復言於制置司云：“全復歸三年，淮甸寧息，雖荷大丞相力主安靖之説，深有覆護之恩，奈何趙制置、岳總管、二趙兄弟人自爲政，使全難處！全欲决定去就，親往鹽城存劄。若有疾全者、疑全者，如趙知府之輩，便可提兵决戰。如能滅全，高官重禄任彼取之；倘不能滅，方表全心。”善湘見之甚憤，范亦請調兵。

時彌遠多在告，執政無可否，舉朝率謂：“大丞相老於經綸，豈不善處?”獨參知政事鄭清之深憂之，密與樞密袁韶、尚書范楷議，二人所見合。清之乃約韶見帝，韶歷言全狀，帝有憂色。清之即力贊討全，帝意决。清之退，以帝意告彌遠，彌遠意亦决。乙巳，金字牌進善湘焕章閣學士、江淮制置大使，范直徽猷閣、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俱節制軍馬，全子才軍器監簿、制置司參議官。下詔曰：

> 君臣，天地之常經；刑賞，軍國之大柄。順斯柔撫，逆則誅夷。惟我朝廷兼愛南北，念山東之歸附，即淮甸以綏來。視爾遺黎，本吾赤子，故給資糧而脱之餓殍，賜爵秩而示以寵榮，坐而食者逾十年，惠而養之如一日，此更生之恩也，何負汝而反耶?蠢兹李全，儕於異類，蜂屯蟻聚，初無横草之功；人面獸心，曷勝擢髮之罪！繆爲恭順，公肆

奮力殺賊!”射陽湖人們以致有“供養北賊殘害淮河百姓”的説法，人們聽説紛紛嘆息。

王十五依附李全，李全又派人以金牌引誘脅迫周安民等，在論口造浮橋，以便與鹽城往來；又開挖馬擺港、壽河，引淮河船隻入湖，爲攻取制服水寨作打算。又向制置司上言説：“李全我復歸宋三年，淮甸安寧，雖然承蒙大丞相力主安撫平定之説，深有庇護之恩，爲什麽趙制置、岳總管、二趙兄弟各自爲政，使李全我難以安處！李全我想要決定去留，親自去鹽城駐扎。如果有痛恨李全的、懷疑李全的，像趙知府之輩，就可領兵決戰。如果能消滅李全，高官厚禄任他們自取；如果不能消滅，正要表明我李全的心意。”趙善湘見到很氣憤，趙范也請求調兵。

當時史彌遠有很多時間告假，執政不置可否，全朝上下一概認爲：“大丞相籌劃治理國家大事富有經驗，哪會不好好處理?”祇有參知政事鄭清之很擔心此事，秘密與樞密袁韶、尚書范楷商量，二人意見相合。鄭清之就約袁韶進見皇帝，袁韶一一陳述李全情形，皇帝面有憂色。鄭清之就極力贊同討伐李全，皇帝主意已定。鄭清之退下，把皇帝旨意告訴彌遠，史彌遠主意也定了。乙巳，金字牌進升趙善湘爲焕章閣學士、江淮制置大使，趙范任直徽猷閣、揚州知州、淮東安撫副使，趙葵任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滁州知州，一起節度控制兵馬，全子才任軍器監簿、制置司參議官。下詔説：

> 君臣，是天地的常道；刑賞，是軍國的大權。順服就加以安撫，叛逆就加以誅滅。我朝廷兼愛南北兩方，眷念山東歸附的人，就在淮甸安撫招附。看待你們這些遺民，本是我朝百姓，所以供給物資糧食使你們免於飢餓而死，賜給爵位官秩以表示恩寵榮耀，不勞而食已超過十年，仍像當初一樣施以恩惠加以供養，這是再生的恩德，有什麽虧欠你們却要反叛呢?李全愚蠢，與異類淪爲同輩，如蜂蟻屯聚，當初没有踏草般細微的功勞；人面獸心，何不勝過擢髮難數之罪！僞

陸梁。因餽餉之富，以嘯集儔徒；挾品位之崇，以脅制官吏。凌蔑帥閫，殺逐邊臣，虔劉我民，輸掠其衆。狐假威以爲畏己，犬吠主旁若無人。姑務包含，愈滋猖獗，遽奪攘於鹽邑，繼掩襲於海陵，用怨酬恩，稔惡恣暴。爲封豕以洊食，貪婪無厭；怒螳螂而當車，滅亡可待。故神人之共憤，豈覆載之所容！舍是弗圖，孰不可忍！李全可削奪官爵，停給錢糧。敕江、淮制臣，整諸軍而討伐；因朝野僉議，堅一意以剿除。蔽自朕心，誕行天罰。

裝成恭敬順服，公開肆意猖獗。依靠饋餉之富，以聚集徒黨；倚仗品位之高，以脅制官吏。凌虐侮嫚帥閫，殺害驅逐邊臣，殺害我百姓，將搶劫之物輸運給他的部屬。狐假虎威以爲害怕自己，犬吠主子旁若無人。暫且予以包容，却更加猖獗，竟然侵奪於鹽邑，接着偷襲於海陵，以怨報恩，罪大惡極恣意暴虐。爲大豬而再食，貪得無厭；螳螂怒而擋車，滅亡指日可待。所以神人共怒，天地哪能包容！是可忍，孰不可忍！李全可削去官爵，停止供給錢糧。敕告江、淮制臣，整頓各軍加以討伐；通過朝廷衆議，堅決進行剿除。我作出决定，大行天罰。

肆予衆士，久銜激憤之懷；暨爾邊氓，期洗沈冤之痛。益勉思於奮厲，以共赴於功名。凡曰脅從，舉宜效順，當察情而宥過，庸加惠以褒忠。爰飭邦條，式孚群聽：應擒斬到全者，賞節度使，錢二十萬，銀絹二萬匹；同謀人次第擢賞。能取奪見占城壁者，州，除防禦使；縣，除團練使；將佐官民以次推賞。逆全頭目兵卒皆我遺黎，豈甘從叛？諒由劫制，必非本心。所宜去逆來降，并與原罪；若能立功效者，更加異賞。鄭衍德、國安用雖與逆全管兵，然屢效忠款，乃心本朝；馮垍、于世珍雖爲逆全信用，然俱通古今，宜曉逆順，如率衆來降，當加擢用。四方士人流落淮甸，一時陷賊，實非本心，如能相率來歸，當與赦罪。海州、漣水軍、東海縣等處有爲逆全守城壁者，舉城來降，當各推恩。時青以忠守境，屢立駿功；彭義斌以忠拓境，大展皇

我朝衆士，久懷激憤；連同你方邊民，期望洗去深冤的痛苦。更加努力奮發，以共同取得功名。凡是稱被迫脅從，都應表示忠順，應當察情寬恕過失，施加恩惠以褒獎忠心。頒布國家條令，使衆人聽了信服：即時擒獲殺死李全的，賞節度使，錢二十萬，銀絹二萬匹；同謀的人依次加以提升賞賜。能够奪取被占城壘的，是州，授任防禦使；是縣，授任團練使；將佐官民依次推功行賞。逆賊李全的官兵都是我朝遺民，哪是甘心跟隨反叛？推想是受到劫制，一定不是出於本意。應該除去逆賊招降的人，一并予以恕罪；如果能够立功效力的，另外加以賞賜。鄭衍德、國安用雖然與逆賊李全掌管軍隊，但多次表示效忠歸順，是心向本朝；馮垍、于世珍雖然被逆賊李全相信任用，但都通曉古今，應該知道逆順，如果帶領軍隊來投降，應當加以提拔任用。四方士人流落淮甸的，暫時陷於賊人之中，其實并非本意，如果能相繼前來歸附，應當予以赦罪。海州、漣水軍、東海縣等處有替逆賊李全守城壘的，舉城來降，應當各自推恩。時青以忠誠守衛邊境，多次立下大功；彭義斌以忠誠開拓邊境，大展雄圖，也被逆賊李全謀害，都

略，亦爲逆全謀害，俱加贈典，追封立廟。

加以贈典，追封立廟。

噫，以威報虐，既有辭於苗民；惟斷乃成，斯克平於淮、蔡。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噫，以威報虐，已對於苗民有正當的理由；此事已作出决定，就要攻克平定淮、蔡。公布告知朝廷内外，讓人們都能知道。

詔詞，清之所代也。促荆襄、淮西諸軍赴援。

詔詞，是鄭清之代寫的。催促荆襄、淮西各軍趕去援助。

壬子，全兵突至灣頭，璥夫恐，欲走，副都統丁勝劫閽者止之。全攻城南門，都統趙勝自堡寨提勁弩赴大城注射，全稍退。全遣劉全奄至堡寨西城下，欲奪之以瞰大城。先是，趙勝屯西城，見濠淺，每曰："設有寇至，未圍大城，先襲堡寨，何可不備？"盛暑中督軍浚濠，人皆苦之，翟朝宗亦以爲笑。既浚，勝决新塘水注焉。及是，劉全不能進。勝又浚市河，人尤謂不急。全至，勝開水門納賈舟千餘艘，活者數千人，糧貨不與焉。

壬子，李全軍隊突然到達灣頭，趙璥夫驚恐，想要逃走，副都統丁勝劫制守門人加以制止。李全攻打城南門，都統趙勝從堡寨中帶來强有力的弓弩集中發射，李全漸退。李全派劉全突然到堡寨西城下，想奪取那兒以俯視大城。在此之前，趙勝駐守西城，見到濠溝很淺，常常説："如果有敵寇來，没有包圍大城，先襲擊堡寨，怎麽可以不加防備？"盛夏中督促兵士加深濠溝，人們都苦於此事，翟朝宗也加以嘲笑。疏通後，趙勝决新塘水注入濠溝中。到了此時，劉全不能進兵。趙勝又加深街市河道，人們尤其認爲不是緊迫之事。李全來了，趙勝開水門放一千多艘商船進來，養活幾千人，没有撥給糧食財物。

時朝廷雖下詔討全，而猶有内圖戰守、外用調停之説。是日，璥夫得彌遠書，許增萬五千人糧，勸全歸楚州。璥夫亟遣劉易即全壘授全。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紿耶？"擲書不受，惟留省札。璥夫始知全紿己，亟發牌印迓范。癸丑，全塞泰州城濠。于邦傑、宗雄武通全，戒守者無得發矢，俟薄城而亟之，全得距堙。宋濟恐，令縣尉某如全壘，全以增糧省檄示之，尉復出，獻錢二百萬以降。乙卯，邦傑、雄武開門導全，濟帥僚吏出迎。全入坐郡治，濟發帑出所獻錢，全曰："獻者，獻汝私藏耶？若泰州府庫，則我固有，何假汝獻爲！"乃舍濟僉判廳，入郡堂，盡收子女貨幣。

當時朝廷雖然下詔討伐李全，可是仍然有内圖戰守、外用調停的説法。這天，趙璥夫收到史彌遠書信，同意增加一萬五千人的糧食，勸李全回楚州。趙璥夫立即派劉易到李全軍營交給李全。李全笑道："丞相勸我回去，丁都統與我作戰，不是騙我嗎？"扔下書信不接受，衹留下省札。趙璥夫纔知道李全欺騙自己，立即發牌印迎接趙范。癸丑，李全填塞泰州城濠。于邦傑、宗雄武勾結李全，告誡守衛士兵不放箭，等到靠近城墻再緊急放箭，李全得以築起土壘攻城。宋濟驚恐，派縣尉某到李全軍營，李全把增加軍糧的省檄給他看，縣尉重新出城，獻錢二百萬投降。乙卯，于邦傑、宗雄武開門引導李全進城，宋濟帶領僚吏出來迎接。李全進入郡治坐下，宋濟打開府庫拿出所獻的錢，李全説："獻錢，是獻你的家財嗎？如果是泰州府庫，那麽本來就是我的，爲什麽要藉助你來獻！"就讓宋濟住在僉判廳，進入郡堂，將美女錢財全都没收。

庚申，全聞范、葵既入，鞭衍德

庚申，李全聽到趙范、趙葵已經入城，鞭打

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先取通、泰，今二趙入揚州矣，江其可渡耶?"莫敢對。既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甲子，全配兵守泰州，悉出衆宜陵。丙寅，至灣頭立寨，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騎駐平山堂，伺三城機便。丁卯，全攻城東門不利，賊將張友呼城東請見葵，全隔濠立馬相勞苦，葵切責之，全彎弓抽矢向葵而去。戊辰，張璡、戴友龍、王銓、張青以天長制勇三軍至，阻全不得前，遣人請援。范、葵親出堡寨西門，列陳待之，全不敢動，璡等乃入城。庚午，全晨率步騎五千餘攻堡寨西門，趙勝出兵，戰不利，范、葵以兵益之。全兵亦增，葵擊却之。辛未，賊引兵三萬沿州城東向西門，李虎、趙必勝、張璡、崔福力戰，自巳至申，全乃沿東門以歸，丁勝、王鑑、于俊擊走之。襄兵萬人至真州上垻，統制張達、監軍張大連不設備，魚貫而行。全哨馬帥田四擊之爲數截，殲者五千，達、大連死之；淮西援兵至，亦遇全統領桑青力戰，城中俱不知也。襄兵敗，全凶焰益振，每曰："我不要淮上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甲戌，復引輕騎犯州城南門，且欲破堰泄濠水，統制陳達率勁弩射之，范、葵出軍迎擊，乃去。是日，金玠等距淮安十里，焚全寨柵，全將劉全出戰，玠軍不利，退屯寶應。

鄭衍德說："我打算先攻取揚州渡長江，你們這些人勸我先攻取通、泰，現在二趙進入揚州，長江還可以渡過嗎?"没有人敢回答。過了不久說："現在衹有直接攻打揚州了。"甲子，李全調配軍隊據守泰州，全部出兵宜陵。丙寅，到灣頭建寨，占據運河的要道。派胡義帶領先鋒騎兵駐守平山堂，窺伺三城乘機行事。丁卯，李全進攻城東門失利，賊將張友在城東叫喊求見趙葵，李全隔城濠停住馬相慰勞，趙葵嚴厲地責備他，李全彎弓抽箭指向趙葵而後離去。戊辰，張璡、戴友龍、王銓、張青率領天長制勇三軍來到，受阻於李全不能前行，派人求援。趙范、趙葵親自出堡塞西門，列陣以待，李全不敢動兵，張璡等就入城。庚午，李全清晨率領步騎兵五千多人攻打堡塞西門，趙勝出兵，作戰失利，趙范、趙葵派兵增援。李全軍隊也有增加，趙葵將其擊退。辛未，賊領兵三萬沿州城東奔向西門，李虎、趙必勝、張璡、崔福奮力作戰，從巳時到申時，李全就沿東門回去，丁勝、王鑑、于俊將其擊潰。襄兵一萬人到達真州上垻，統制張達、監軍張大連没有設置防備，魚貫而行。李全哨馬帥田四將其擊成幾段，殲滅五千人，張達、大連死去；淮西援兵到，也碰到李全統領桑青奮力作戰，城中都不知道。襄兵戰敗，李全氣焰更加囂張，常常說："我不要淮上州縣，渡江過海，直到蘇、杭，誰能阻擋我!"甲戌，又帶領輕騎兵進犯州城南門，而且想要破壞堰壩排放濠水，統制陳達率領强弓手射他們，趙范、趙葵出兵迎擊，纔離去。當天，金玠等距離淮安十里，焚燒李全寨柵，李全將劉全出戰，金玠軍隊失利，退駐寶應。

全志吞三城，而兵每不得傅城下，宗雄武獻全計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爲總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乙亥，全悉衆及驅鄉農合數十萬列寨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絶。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寨，舉火爲期，夜半縱兵衝擊，殲賊

李全志在吞滅三城，而軍隊每次都無法靠近城下，宗雄武向李全獻計說："城中平時無柴薪，而且儲積的被總所差不多支借完了，如果築起合圍，三城自會困窘。"乙亥，李全將全部軍隊以及驅使鄉農共幾十萬列寨包圍三城，制司總所糧食援助都斷絶。趙范、趙葵命令三城各門各自出兵劫寨，舉火作爲約定信號，半夜派兵衝殺，消

甚衆。自是賊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戊寅，全張蓋奏樂平山堂，布置築圍，指揮閒暇。范、葵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寨西，全分路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庚辰，范出師大戰，玠等破全將張友于都倉，獲粮船數十艘。甲申，葵出戰，賊大敗。

四年正月辛卯，全兵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城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是日，玠破全將鄭祥，獲粮百艘。甲午，全兵千餘犯州城東門，城中出兵應之，全即引去。乙未，李虎出南門，楊義出東門，王鑑出西門，崔福出北門，各徑扼賊圍，開土城數處，范、葵提兵策應，全步騎數千出戰，諸軍奮擊，俘馘甚衆。夜，賊復合所開城。丁酉，趙勝遣統制陸昌、孫舉立橋堡寨于北門，賊步騎分道來戰，勝擊退之。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有頃，賊别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吊橋并出，爲三迭陳以待之，自巳至未，賊與大戰；别遣虎、顯廣、必勝、義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帥輕兵横衝之，三道夾擊，用范所制長槍，果大利，賊敗走。翼日，全遣步卒三百餘向城西門，乍進乍退，以誘揚州兵，復驅壯丁增濠面，培鹿角。范、葵遣騎將出，夾城東西牽制之，親出州城西門，分三道以進，賊望風潰，乃募勇力齎薪炮，焚其樓櫓十餘。賊自平山堂麾騎下救，道遇于俊軍而歸。

始，全反計雖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皆從逆。邊陲好進喜事者，

滅賊人很多。從此賊一心合圍，以持久圍困官軍，不再接近城。戊寅，李全在平山堂張蓋奏樂，布置修築包圍，發令調遣悠閑無事。趙范、趙葵命令各門以輕兵牽制賊人，親自率領將士出堡寨西，李全分路鏖戰，從辰時到未時，雙方死傷差不多。庚辰，趙范出兵大戰，金玠等在都倉打敗李全將張友，獲得糧船幾十艘。甲申，趙葵出戰，賊軍大敗。

四年正月辛卯，李全軍隊加深圍城城塹，趙范、趙葵派衆將出城東門突襲，李全逃到土城，官軍追擊，踐踏溺死的人很多。那天，金玠打敗李全將領鄭祥，獲得糧船百艘。甲午，李全軍隊一千多人進犯州城東門，城中出兵應戰，李全就撤離。乙未，李虎出南門，楊義出東門，王鑑出西門，崔福出北門，各自直往扼住賊人包圍，打開幾處土城，趙范、趙葵領兵策應，李全步騎兵幾千人出戰，各軍奮擊，俘獲殺死賊人很多。晚上，賊又修復打開的土城。丁酉，趙勝派統制陸昌、孫舉在北門建橋堡寨，賊步騎兵分路來戰，趙勝將他們擊退。趙范在西門列兵，賊關閉營壘不出戰。趙葵説："賊等我收兵然後出兵。"就在殘破垣門那兒埋伏騎兵，聚集步兵引誘他們。賊兵幾千果然來到濠邊，李虎奮力作戰，城上箭石密如雨注，賊退。過了片刻，賊另外一支軍隊從東北騎馬而來，趙范、趙葵指揮步騎兵隔着浮橋、吊橋一起出擊，成爲三層嚴陣以待，從巳時到未時，與賊大戰；另外派李虎、顯廣、必勝、楊義率五百名騎兵步兵繞到賊後，而趙葵率領輕兵横着衝殺，三路夾攻，使用趙范製作的長槍，果然大大獲勝，賊軍敗逃。次日，李全派步兵三百多人奔向城西門，忽進忽退，以引誘揚州軍隊，又驅使壯丁增寬濠溝，埋下鹿角。趙范、趙葵派騎兵將領出兵，在城東西兩旁加以牽制，親自出州城西門，分三路進兵，賊望風而逃，就招募果敢有力之人携帶薪炮，燒毁賊人十多座望樓。賊從平山堂指揮騎兵來救，路上遇到于俊軍隊就回去了。

當初，李全謀反之計雖然已定，但有很多顧忌，而且害怕他的徒黨不會都跟着叛逆。邊境上

欲挾賊爲重，或陰贊之，謂激作愈甚，朝廷愈畏，則錢糧愈增，又許身任調停之責。故全兵將舉而張國明先召，全之托詞陳遇棄城，及歸過三趙圖己，蓋成謀也。及三趙用，宋師集，諸閫易，國明沮，削全官爵，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自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

喜好進官生事的人，想依靠賊人以提高自己的地位，有的暗中贊同他，認爲激變作亂越厲害，朝廷越害怕，於是更能增加錢糧，又答應自己承擔調停的責任。所以李全兵將起事而張國明先被召，李全藉口陳遇棄城，以及歸罪於三趙謀算自己，都是預謀好的。等到任用三趙，宋兵集結，各帥换人，張國明受責，削去李全官爵，停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李全開始後悔，悶悶不樂。有時讓左右的人抱着他的手臂説："這是不是我的手？"人們都覺得奇怪。

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示整暇。全見之，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矯情自肆。是晚，燕大元宣差，宣差激全曰："相公服飾器用多南方物，乃心終在南耳！"全乃取誥敕，朝服南向，歷述平生梗概，再拜褫服，焚之，嘆曰："國明誤我。"淚下如雨，抆淚就坐强歡。有朐山于道士者，老矣，全迎致之，初見全即嘆曰："我業債合在此償耶？"占事多驗，尊爲軍師。及見全焚誥命，謂人曰："相公死明日，我死今日矣！"人問之，曰："朝廷以安撫、提刑討逆，然爲逆者，節度使也。豈有安撫、提刑能擒節度使哉？誥敕既焚，則一賊爾。盜固安撫、提刑所得捕，不死何爲！"入見全曰："相公明日出帳門必死。"全怒以爲厭己，斬之。

當時是正月十五，城中點燃花燈行樂，姑且顯示從容不迫。李全見了，也去海陵運載妓女，在平山堂張點花燈，放鬆自己掩飾真情。當晚，宴請大元宣差，宣差激李全道："相公服飾器用多是南方的東西，那麼心終究還在南方吧！"李全就取來誥敕，穿上朝服向南，歷歷陳述生平概况，拜了兩下脱去朝服，將它燒了，嘆道："張國明誤我。"淚如雨下，拭淚就座强作歡笑。有朐山于道士，已經年老，李全把他迎來，一看到李全就嘆息説："我的業債應當在這兒償還嗎？"預測事情大多靈驗，尊奉爲軍師。等到見到李全焚燒誥命，對人説："相公死於明日，我死於今日了！"别人問他，他説："朝廷以安撫、提刑討伐逆賊，但是謀反的人，是節度使。哪有安撫、提刑能擒拿節度使的呢？誥敕被燒後，那麽衹是一賊而已。盜本來就是安撫、提刑所能捉拿的，怎麽會不死！"進去見李全説："相公明天出帳門必死。"李全發怒認爲他厭恨自己，將他斬了。

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其槍垂雙拂爲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鋭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

趙范、趙葵晚上商量次日早上出兵方向，趙葵説："向東有利，不如出東門。"趙范説："向西出兵曾經失利，賊一定會有所輕視，趁其輕視而加以圖謀，一定取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壬寅，李全在平山堂設酒大宴，有堡塞巡邏的士兵認出他的槍垂下雙拂爲號，報告此事，趙范高興地對趙葵説："此賊勇猛而輕率，如果出兵，一定能擒獲了。"就帶領全部精鋭部隊幾千人向西，攻取官軍一向被賊所輕視之處，張挂他們的旗幟加以改换。李全遠遠望見，高興地對宣差説：

突門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軍并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瓮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淮軍蹙之，賊趨新塘。新塘自决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勇軍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先是，令諸陣上，衆獲頭目無得爭以爲獻，故群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類非卒伍，俱不暇問。

"看我掃平南軍。"官軍看到賊衝門向前，也不知道他是李全。趙范揮兵并進，趙葵親自搏殺作戰，各軍奮爭殺敵。賊方纔懷疑不是前日軍隊，想要逃入土城，李虎軍隊已經堵住瓮門。李全被困，帶領幾十個騎兵向北敗逃，趙葵率領各將以制勇、寧淮軍緊追他們，賊逃向新塘。新塘自從疏通排水後，泥沼深幾尺，正值長時期天晴，戰塵浮在上面就像乾燥地面，李全戰騎陷入泥沼拔不出來。制勇軍舉起三十多杆長槍亂刺，李全說："不要殺我，我是首領。"在此之前，在戰場上下令，衆人抓獲首領不得爭相把他獻上，所以衆兵士斬碎他的尸身，分了他的鞍馬器甲，一起殺了三十多人，大致不是一般兵士，都没顧得上問。

甲辰，賊軍全椒人周海請降，報全已殺，餘黨議潰去。未幾，聞安用嘆恨飲泣，初議推一人爲首，以竟其逆，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楊氏主之。范夜上捷書制置司，議翼日追賊。乙巳早，安用引五百騎徑南門趨灣頭，范伏弩射之，賊呼曰："爾襄陽援兵已敗走，汝知之乎?"城中應曰："汝李全已爲戮，汝何不降?"賊不應，諸將欲追賊，范懼有伏兵，先分兵燒圍城樓櫓，夜半火光燭天，命東南諸門皆出兵，范、葵繼提精兵進。四鼓，賊大潰。丙午黎明，葵追及賊于灣頭，一戰又破之，俘斬及奪回糧畜蔽野。別將追至大儀，不及。葵使人瘞新塘骸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先是，全乞靈茅司徒廟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告曰："全傷我，全死亦當如我。"至是果然。

甲辰，賊軍全椒人周海求降，通報李全已經被殺，餘黨商議潰逃。不久，聽說國安用感嘆惋惜極爲悲憤，當初商議推舉一人作爲首領，以繼續謀反，相爭不下，想回到淮安奉楊氏進行掌管。趙范晚上向制置司獻上捷報，商議次日追擊賊人。乙巳清早，國安用領五百騎兵直往南門逃向灣頭，趙范埋伏弓手射箭，賊喊道："你們襄陽援兵已經敗逃，你們知道嗎?"城中回答說："你們李全已經被殺，你們爲什麽不投降?"賊人没有回答，衆將想要追擊，趙范害怕有伏兵，先分兵燒毁圍城望樓，夜半火光衝天，命令東南各門都出兵，趙范、趙葵繼續領精兵進軍。四鼓，賊軍大潰敗。丙午黎明，趙葵在灣頭追上賊人，一仗又將他們打敗，俘獲斬殺之人及奪回糧畜遍野都是。與主力配合作戰的將領追到大儀，没有追上。趙葵派人掩埋在新塘的骸骨，得左手掌缺了一指，是李全的殘肢。在此之前，李全在茅司徒廟求助於神靈没有應兆，李全發怒，砍斷神像左臂。有人夢到神告訴說："李全砍傷我，李全死也一定像我一樣。"至此果然如此。

揚州平，善湘以露布上，帝驚喜，太后舉手加額。國明輩懼禍及己，唱論云全未死，至有資游士吴大理等助煽之。及泰州凱奏繼上，浮言始定。朝中皆擬隨表入賀，彌遠以小

揚州平定，趙善湘上奏告捷文書，皇帝又驚又喜，太后舉手加額相慶。張國明一夥人害怕禍及自身，提出議論説李全没有死，以致有人資助游士吴大理等幫助煽動。等到泰州接着上奏捷報，無根據的説法纔消失。朝中官員都準備隨表

寇就平，謝止之。甲寅，善湘來犒師。二月，命胡穎部所獲賊酋二十人獻俘于朝，且定奇功二十有九人及其餘，促行賞；又遣趙楷往禀廟算。

入朝慶賀，史彌遠因小寇平定，辭謝制止。甲寅，趙善湘前來犒賞軍隊。二月，命令胡穎帶領所抓獲的賊人首領二十人向朝廷獻上俘虜，而且定下奇功二十九人以及其他戰功，迅速行賞；又派趙楷前去禀授朝廷對戰事的謀略。

三月庚寅，禡祭，有梟鳴于牙，占之吉，別遣全子才率王旻等將萬五千人，與于玠掎角取鹽城。癸巳，步騎十萬發揚州，留勝權守。庚子，鹽城賊董友、王海以兵圍卞整寨，玠擊却之。癸卯，遣總轄韓亮、戚永昇率多槳船及民船四百入射陽湖，擊賊于諭口。丁未，亮破賊于崔溝。己酉，范、葵分兵進至平河橋，剿賊甚多。壬子，玠、整敗賊將王國興于岡門，斬首千級。四月丁巳，敗賊于十里亭，賊兵爭門，墜濠如蟻。庚申，別將范勝、趙興破賊寨于壽河，拔農民脅從者萬家。

三月庚寅，禡祭，有梟鳴於牙旗，占卜吉利，另外派全子才率領王旻等帶領一萬五千人，與于玠成掎角之勢夾擊攻取鹽城。癸巳，步騎兵十萬發兵揚州，留趙勝暫任郡守。庚子，鹽城賊董友、王海領兵包圍卞整寨，于玠將他們擊退。癸卯，派總轄韓亮、戚永昇率領多槳船及民船四百艘進入射陽湖，在諭口攻打賊人。丁未，韓亮在崔溝打敗賊人。己酉，趙范、趙葵分兵進到平河橋，消滅敵人很多。壬子，于玠、卞整在岡門打敗賊將王國興，斬殺千人首級。四月丁巳，在十里亭打敗賊兵，賊兵爭逃出門，墜入濠溝人多如蟻。庚申，別將范勝、趙興在壽河攻破賊寨，解救被脅迫隨從的農民萬家。

壬戌，范、葵遣諸軍薄淮安城下，賊大敗，死者萬餘，焚二千家，城中哭聲振天。甲子，子才自他道進攻，賊將董友拒之，大戰于港口，敗之。庚辰，舟師過漣水，戰勝，達淮安。五月丙戌朔，天大霧，官兵攻上城，賊守者尚卧，倉皇起鬥。官軍互踏肩爲梯，前者或墜，後者繼至，自丑至未，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級，生擒數百人。兵士有故隸楚州左右軍者，家屬數爲賊虐，至是泄憤，無老幼皆殺之，燒寨柵萬餘家，腥焰蔽天。餘寇爭橋入大城，重濠皆滿。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剿擊，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懼。己亥，子才率趙必勝、王旻軍移寨西門，道遇賊大戰，至夜不解。子才爲鋭陣左右救，乃勝。

壬戌，趙范、趙葵派各軍迫近淮安城下，賊軍大敗，死了一萬多人，焚燒二千家，城中哭聲震天。甲子，子才從他道進攻，賊將董友抵抗，大戰於港口，將他打敗。庚辰，水軍經過漣水，作戰取勝，直達淮安。五月丙戌初一，天降大霧，官兵攻上城墻，守城賊兵還躺着睡覺，倉皇起身相鬥。官軍互相踏肩爲梯，前面有人掉下，後面的人就跟着上來，從丑時到未時，五城都被攻破，斬首幾千級，活捉幾百人。兵士有原來隸屬楚州左右軍的，家屬多次受到賊人迫害，此時發泄憤怒，無論老幼都殺了，燒寨柵一萬多家，血腥的火焰遮蔽天日。殘餘賊寇爭橋進入大城，幾層濠溝都堆滿了人。淮北賊兵回來趕赴救援，水軍又進行殲擊，焚燒他們的水柵，平定五城其餘地方，賊人開始害怕。己亥，子才率領趙必勝、王旻軍隊移寨到西門，路上碰到賊兵大戰，到了晚上還没分出勝負。子才布置刀尖形的鋭陣左右相救，於是取勝。

楊氏諭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

楊氏告訴鄭衍德等説："我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現在大勢已去，抵擋不住。你們没

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殺我而降，汝必不忍。若不圖我，人誰納降？今我欲歸老漣水，汝等宜告朝廷，本欲圖我來降，爲我所覺，已驅之過淮矣。以此請降可乎？”衆曰：“諾。”翼日，楊氏絶淮而去。賊黨即遣僞計議馮垍、潘于款于軍門，范等密聞于朝，朝論不可，范曰：“若明諭朝旨，是堅賊志，不如陽許以誤之，我自爲必討之計。”乃遣范用吉入城諭賊曰：“朝廷已許納降，但令安撫交過北軍。”衍德等遣潘于隨用吉報謝，許獻玉帶、犒軍黄金四千兩。范曰：“我欲款賊，賊更來款我。”于歸，鄭衍德等自知降亦不免，始送款于金。至是，金遣其副統軍許奕、萬户兀林答以其京東元帥牒來言曰：“此賊不降，能爲兩國患，請與大國夾攻之，各勿受降。”范怪其來無故，而難於陰絶，遣王貴報之，不從其請。

六月己未，大戰于河西三寨，賊大敗，楊氏歸漣水。壬戌，賊先遣妻孥過淮，軍爭欲往，斬之不能禁，反有起殺頭目者。甲子，復大戰，淮安遂平。議乘勝復淮陰，兵未行，淮陰降金。繼得探報云：宋師遲一宿攻城，淮安亦爲金有矣。於是全所據州悉平。楊氏竄歸山東，又數年而後斃。

全之寇泰州，官屬十有九人皆迎降，獨教授高夢月不污，詔贈三官。

全子壇。

有投降，衹是因爲我在的緣故。殺我去投降，你們一定不忍心。如果不謀算我，有誰接受你們的投降？現在我想回漣水養老，你們應當告訴朝廷説，本來想謀算我來投降，被我發覺，已經把我驅趕過淮河了。以此求降可以嗎?”衆人説：“是。”次日，楊氏渡淮離去。賊黨就派僞計議馮垍、潘于到軍門表示歸降，趙范等秘密上報朝廷，朝廷意見不同意，趙范説：“如果明確地宣告朝廷旨意，這是堅定賊人的心，不如假裝答應以蒙蔽他們，我方自己定下必加討伐的計策。”就派范用吉入城告訴賊人説：“朝廷已經同意接受投降，衹是命令安撫接過北軍。”鄭衍德等派潘于跟隨范用吉答謝，答應獻玉帶、犒勞軍隊黄金四千兩。趙范説：“我想攏住賊人，賊人反而來攏住我。”潘于回去，鄭衍德等自己知道投降也難以幸免，開始向金表示歸順。至此，金派其副統軍許奕、萬户兀林答持其京東元帥牒文來説道：“此賊不降，能成爲兩國禍患，請求與大國夾攻他們，各方不接受投降。”趙范對他無故前來感到奇怪，可是難於暗中拒絶，派遣王貴回報，没有同意他們的請求。

六月己未，大戰於河西三寨，賊軍大敗，楊氏回到漣水。壬戌，賊人先派遣妻子兒女渡過淮河，軍隊争相想前行，斬殺也不能制止，反而有人起來殺死頭目。甲子，又大戰，淮安於是平定。商議乘勝收復淮陰，還未出兵，淮陰投降金。接着得到探報説：宋軍晚一夜攻城，淮安也就被金占據了。於是李全所占據州全部平定。楊氏逃回山東，又過了幾年死去。

李全入侵泰州時，官員屬吏十有九人都出迎投降，衹有教授高夢月保持節操，下詔贈三級官階。

李全兒子叫李壇。

宋史卷四百七十八

列傳第二百三十七

世家(一)

南唐李氏

唐自安、史之亂，藩鎮專制，百有餘年，浸成割據。及巢賊蹂躪，郡邑丘墟。降臻五季，豪傑蜂午，各挾智力，擅爲封疆，自制位號，以爭長雄。天厭禍亂，授宋大柄。太祖命將出師，十餘年間，南平荆、楚，西取巴、蜀，劉鋹既俘，李氏納款。至于太宗，吴越請吏，漳、泉來歸，薄伐太原，遂僨北漢，而海内一矣！王稱《東都事略》用東漢隗囂、公孫述例，置孟昶、劉鋹等於列傳，舊史因之。今仿歐陽脩《五代史記》，列之世家。凡諸國治亂之原，天下離合之勢，有足鑒者，悉著于篇。其子孫諸臣事業有可考者，各疏本國之下。作《列國世家》。

唐代自從安、史之亂以後，藩鎮獨斷專行，有一百多年，漸漸形成了割據。等到黄巢賊兵踐踏，州縣都變成了丘陵廢墟。接下來到了五代，豪傑紛起，各自倚仗智謀和實力，擅自劃定疆界，自己立定王位和國號，爭做群雄的首領。上天討厭禍害戰亂，授給宋朝天下大權。太祖任命將軍出動軍隊，十餘年間，向南平定了荆、楚，向西取得了巴、蜀，劉鋹已被俘虜，李氏也已投降。到了太宗時，吴越要求附屬於宋，漳、泉也來歸服，接着攻打太原，就此覆滅了北漢，因而海内統一！王稱《東都事略》用東漢隗囂、公孫述的體例，將孟昶、劉鋹等寫在列傳之中，舊有的史書因襲。現在仿照歐陽脩的《五代史記》，把他們列入世家。凡是各國治亂的原因，天下離合的形勢，有足以借鑒的，全寫在篇中。他們的子孫大臣的事迹功業有可考證的，分别疏列在本國之下。作《列國世家》。

李景

南唐李景，本名景通，後改爲璟。避周廟諱，復改爲景。父昪，吴楊行密將徐温養子，冒姓徐氏，名知誥，《五代史》有傳。景十餘歲，以父任駕部郎中、諸衛將軍。後唐天成二年，温卒，昪遂專吴政。昪將出鎮，欲以國事付景，拜兵部尚書、參知政事。昪出鎮金陵，遷景司徒、平

南唐李景，原名景通，後來改爲璟。因爲避後周的廟諱，又改爲景。父親李昪，是吴楊行密的將領徐温的養子，冒姓徐，名叫知誥，《五代史》有傳。李景十幾歲時，憑父親的恩蔭擔任駕部郎中、諸衛將軍。後唐天成二年，徐温去世，李昪就獨掌吴的政權。李昪將要出守重鎮，想把國家大事交給李景，就任他爲兵部尚書、參知政事。李昪出守重鎮金陵後，將李景升

章事、知内外左右諸軍事。頃之，亦赴金陵，爲中外諸軍副都統。昪受吴禪，國號大齊，改元昪元，僭帝號，居金陵。自云唐宗室建王恪之後，下令復姓李氏，國號唐。封景吴王、諸道元帥、録尚書事，改封齊王。

昪立七年卒，景襲位，改元保大，尊母宋氏爲皇太后，立妻鍾氏爲皇后，用宋齊丘、周宗爲宰相，郊祀天地。天福末，遣其將祖思全、何洙侵福建漳、泉之地。漢乾祐初，李守貞以河中叛，潛遣舒元、楊訥間道求援於景。景命其將李金全、郭全義出師應之。金全以聲勢不接，初不願行，景固遣之。至沭陽，聞守貞敗，乃還。周廣順初，景又遣其將邊鎬平湖湘，尋復失之。

顯德二年，周世宗征淮南，破景衆於正陽，遂進圍壽州。太祖時總禁兵，破景將何延錫於渦口，又擒皇甫暉於滁州。景大懼，遣其臣鍾謨、李德明奉表願爲附庸。未幾，又遣其臣孫晟、王崇質奉表獻濠、壽、泗、楚、光、海六州之地，願罷兵，世宗未之許。四年春，世宗大破景軍於紫金山，降其將朱元，克壽州。冬，又克濠、泗二州。五年春，改元中興。未幾，又改元交泰。是春，周師克楚州，又進克揚州。將議濟江，景大懼，請盡割江北之地，畫江爲界，稱臣於中朝，歲貢土物數十萬，世宗許之。始稟周之正朔，上表稱唐國主。世宗答書用唐報回鶻可汗之制，云“皇帝恭問江南國主”，臨汴水置懷信驛以待其使。景又上言世宗，請傳位於世子冀，世宗賜書勉諭之乃止。景既失淮南之地，頗躁憤，惡其大臣宋齊丘、陳覺、李徵古，皆殺之。六年十月，冀卒，命御厨使張延範充使吊

爲司徒、平章事、知内外左右諸軍事。不久，李景也去了金陵，任中外諸軍副都統。李昪接受吴禪讓的帝位，國號大齊，改年號爲昪元，僭稱皇帝，住在金陵。他自己説是唐朝宗室建王李恪的後代，下令恢復姓李，國號爲唐。封李景爲吴王、諸道元帥、録尚書事，又改封爲齊王。

李昪立爲皇帝七年去世，李景繼承皇位，改年號爲保大，尊奉母親宋氏爲皇太后，立妻子鍾氏爲皇后，用宋齊丘、周宗爲宰相，祭祀天地。天福末年，派他的將領祖思全、何洙侵占福建漳、泉的土地。後漢乾祐初年，李守貞在河中叛亂，暗中派舒元、楊訥從小路向李景求援。李景命令他的將領李金全、郭全義出兵接應他。李金全因爲聲勢不能相接，起初不願去，李景堅持派他。兵到沭陽，聽説李守貞已經失敗，就返回。後周廣順初年，李景又派他的將領邊鎬平定湖湘，但不久又失掉。

顯德二年，周世宗征討淮南，在正陽打敗李景的部隊，就進軍包圍壽州。宋太祖當時統領禁軍，在渦口打敗了李景的將領何延錫，又在滁州擒獲皇甫暉。李景非常害怕，派大臣鍾謨、李德明奉上表章表示願做附屬國。没過多久，又派大臣孫晟、王崇質奉表章割讓濠州、壽州、泗州、楚州、光州、海州六州的土地，希望停戰，世宗没有應允他。四年春，世宗在紫金山大敗李景的軍隊，降服他的將領朱元，攻克壽州。冬，又攻下了濠州、泗州二州。五年春，李景改年號中興。不久，又改年號爲交泰。這年春，後周軍隊攻克楚州，又進而攻克揚州。即將商議渡長江，李景非常害怕，請求割讓全部江北的土地，劃長江爲界，向後周稱臣，每年進貢土特産幾十萬，世宗應允了他。開始用周朝的曆法，上表自稱唐國主。世宗的回信用唐代回覆回鶻可汗的體制，云“皇帝恭敬地問候江南國主”，臨近汴水設懷信驛用來接待他的使者。李景又向世宗進言，請求傳位給世子李冀，世宗賜信勸勉他纔作罷。李景喪失了淮南的土地之後，急躁煩悶，厭惡他的大臣宋齊丘、陳覺、李徵古，把他們全殺掉了。六年十月，李冀去世，世宗任命御厨使張延範充

祭。

建隆元年，太祖受命，即遣使以書諭景。初，顯德中，江南將校相繼來降，周成等三十四人皆在京師，至是遣歸。三月，景遣使貢絹二萬匹、銀萬兩，賀登極。及澤、潞平，景又貢銀五千兩爲賀，七月還京，又貢金器五百兩、銀器三千兩、羅紈千匹、絹五千匹，又遣其禮部郎中龔慎儀貢乘輿服御物。每歲冬、正、端午、長春節皆以土産珍異、金銀器用、繒帛、片茶爲貢。每景及錢俶遣親屬入貢，皆御前殿曲宴以寵之。景生日，遣使賜以金幣及賜羊萬口、馬三百匹、橐駝三十，以爲常制。是年，親征李重進，駐蹕廣陵，遣其左僕射嚴續來犒師。俄遣其子蔣國公從鎰朝行在所，又遣其户部尚書馮延魯貢金買宴，并伶官五十人作樂上壽，又貢金銀器、金玉鞍勒、銀裝兵器及錢銀、綾絹，皆有加常數，太祖亦厚賜之。

初，景之襲父位也，屬中原多故，盧文進、李金全、皇甫暉之徒皆奔於景。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魚鹽之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嘗試貢士《高祖入關詩》，頗有窺覦中土之意。自世宗平淮甸，浸以衰弱。及太祖平揚州，日習馬舫戰艦於京城之南池，景懼甚。其小臣杜著頗有辭辨，僞作商人，由建安渡來歸；又彭澤令薛良坐事責授池州文學，亦挺身來奔，獻《平南策》。景聞之益懼。太祖命斬著於下蜀市，良配隸廬州衙校，景乃安。終以國境蹙弱，不遑寧居，遂遷於豫章。上遣通事舍人王守正持詔撫之。

俄而景卒，其臣桂陽郡公徐邈奉遺表來上，太祖廢朝五日，遣鞍轡

當使臣吊祭。

建隆元年，宋太祖受天命時，就派使臣奉書告知李景。起初，在顯德年間，江南將領校官相繼前來投降，周成等三十四人都在京城，到這時就打發他們回去。三月，李景派使臣進貢二萬匹絹、一萬兩銀，慶祝太祖登極。等到平定了澤、潞，李景又進貢五千兩銀作爲賀禮，七月，宋太祖回京，他又進貢五百兩金器、三千兩銀器、一千匹羅紈、五千匹絹，還派他的禮部郎中龔慎儀進貢乘輿服御等物。每年的冬至、正月初一、端午節、長春節都以珍奇的特産、金銀器皿用具、繒帛、片茶作貢品。每逢李景和錢俶派遣親屬入朝進貢，宋太祖都親自在前殿設宴以示恩寵。李景生日，宋太祖派使臣賜予金帛以及一萬頭羊、三百匹馬、三十匹駱駝，作爲常規。這年，太祖親自征討李重進，皇帝停駐在廣陵，李景派他的左僕射嚴續來犒勞軍隊。不久派遣他的兒子蔣國公李從鎰到太祖所在地朝拜，又派他的户部尚書馮延魯進貢黄金來買賜宴，連同五十名伶官奏樂敬酒祝賀長壽，又進貢金銀器皿、金玉鞍勒、用銀裝飾的兵器以及銀兩錢物、綾絹，都超出了平常的數目，太祖也優厚地賞賜他。

起初，李景繼承父親皇位的時候，正值中原戰亂多變，盧文進、李金全、皇甫暉這些人都投奔了李景。南唐占據江、淮三十餘州，獨攬魚鹽之利，就山鑄錢，物力豐富。當時曾經以《高祖入關詩》考試貢士，很有占領中原的意圖。自從周世宗平定淮甸以後，國勢逐漸衰弱。宋太祖平定揚州後，每天在京城的南池練習渡水作戰，李景非常憂懼。他的小臣杜著相當能言善辯，假扮成商人，從建安渡前來歸降；還有彭澤縣縣令薛良因事被責罰授池州文學之職，也隻身前來投奔，進獻《平南策》。李景聽説後更加害怕。宋太祖下令在下蜀街市殺了杜著，將薛良發配廬州衙役，李景纔安心。終於因爲邊境難保，不能安心居住，就遷移到豫章。皇帝派通事舍人王守正奉詔書撫慰他。

不久李景去世，他的大臣桂陽郡公徐邈奉遺表來報告喪事，太祖罷朝五天，派鞍轡庫使梁

庫使梁義吊祭，贈賻絹三千匹。子煜又遣其臣馮謐奉表，願追尊帝號，許之。煜乃謚景爲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陵號順陵。

義去吊祭，贈給三千匹絹作葬禮。他的兒子李煜又派大臣馮謐進奉表章，希望爲父追加帝號，太祖應允。李煜於是爲李景上謚號叫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陵號順陵。

李煜

煜字重光，景第六子也，本名從嘉。少聰悟，喜讀書屬文，工書畫，知音律。初封安定郡公，累遷諸衛大將軍、副元帥，封鄭王。

李煜字重光，是李景的第六個兒子，原名叫從嘉。從小聰明，喜歡讀書寫文章，擅長書法繪畫，懂得音樂。起初封爲安定郡公，多次升官爲諸衛大將軍、副元帥，封爲鄭王。

景始嗣位，以弟齊王景遂爲元帥，居東宮，燕王景達爲副元帥，就昪柩前盟約，兄弟相繼，中外庶政，并委景遂參決。景長子冀爲東都留守，後又立景遂爲太弟，景達爲齊王、元帥，冀爲燕王、副元帥。冀鎮京口，周師征淮，吴越圍常州，冀部將敗之。景達屯濠州，兵衄遁還。及割地後，出景遂爲洪州元帥，封晋王，景達撫州元帥，立冀爲太子。景遂尋卒，數月冀亦卒，乃立從嘉爲吴王。

李景剛剛繼位時，讓弟弟齊王李景遂爲元帥，住在東宫，讓燕王李景達爲副元帥，在李昪靈柩前盟誓約定，兄弟相傳承繼帝位，内外各種政務，都委任李景遂參與决策。李景的長子李冀爲東都留守，後來又立李景遂爲皇太弟，李景達爲齊王、元帥，李冀爲燕王、副元帥。李冀鎮守京口後，後周軍隊征討淮，吴越包圍常州，李冀派兵打敗敵軍。李景達駐扎在濠州，兵敗逃回。割讓土地以後，讓李景遂出京爲洪州元帥，封爲晋王，李景達爲撫州元帥，立李冀爲太子。李景遂不久去世，幾月後李冀也去世，於是立李從嘉爲吴王。

建隆二年，景遷洪州，立爲太子監國，是秋襲位，居建康，改名煜。立母鍾氏爲聖尊后，以鍾氏父名泰章故也，妻周氏爲國后。遣户部尚書馮謐來貢金器二千兩、銀器二萬兩、紗羅繒綵三萬匹。且奉表陳紹襲之意曰：

建隆二年，李景遷到洪州，立他爲太子監理國政，這年秋繼承皇位，住在建康，改名李煜。立母親鍾氏爲聖尊后，這是因爲鍾氏的父親名叫泰章的緣故，妻子周氏爲國后。派户部尚書馮謐來宋進貢金器二千兩、銀器二萬兩、紗羅繒綵三萬匹。并進奉表章陳述繼承父位的意思説：

> 臣本於諸子，實愧非才，自出膠庠，心疏利禄。被父兄之蔭育，樂日月以優游，思追巢、許之餘塵，遠慕夷、齊之高義。繼傾懇悃，上告先君，固匪虚詞，人多知者。徒以伯仲繼没，次第推遷，先世謂臣克習義方，既長且嫡，俾司國事，遽易年華。及乎暫赴豫章，留居建業，正儲副之位，分監撫之權，懼弗克堪，常深自勵。不謂掩丁艱罰，遂玷

> 臣本來出自諸子，實在因没有才能感到慚愧，自從走出學校，就疏遠利禄。蒙受父親兄長的蔭庇養育，享受日月悠閑自得，想追尋巢父、許由不願爲君主的遺風，仰慕古代伯夷、叔齊的高尚情操。傾盡我的誠心，上報給先父，當然不是空話，好多人都知道。衹是因爲兄弟們相繼死去，依次繼承，先皇認爲臣遵守規矩法度，既是長子又是嫡出，就讓我主管國事，迅速改變了我的時光。等到他忽然前赴豫章，留我居住建業，正皇太子之位，分掌監國撫軍的權力，害怕

纘承，因顧肯堂，不敢滅性。然念先世君臨江表垂二十年，中間務在倦勤，將思釋負。臣亡兄文獻太子從冀將從内禪，已決宿心，而世宗敦勸既深，議言因息。及陛下顯膺帝籙，彌篤睿情，方誓子孫，仰酬臨照。則臣向於脱屣，亦匪邀名，既嗣宗祊，敢忘負荷。唯堅臣節，上奉天朝。若曰稍易初心，輒萌異志，豈獨不遵於祖禰，實當受譴於神明。方主一國之生靈，遐賴九天之覆燾。况陛下懷柔義廣，煦嫗仁深，必假清光，更逾曩日。遠憑帝力，下撫舊邦，克獲晏安，得從康泰。

不能勝任，經常深切地勉勵自己。不説是掩蓋了遭父喪的懲罰，於是玷辱地繼承了皇位，由於想到子承父業，不敢因過度悲傷危及生命。但是念及先世君臨江表將近二十年，這中間就致力於從理政中脱身，即將考慮卸下國事重負。臣的亡兄文獻太子李從冀要依從内禪，已經堅定了舊有的心願，然而周世宗敦促勸勉既已很深，於是這種建議就平息了。到了陛下顯貴地接受天命，通達的聖情更加深厚，遍告子孫，令其臨照。臣一向淡於權勢，也不是想求名，既已繼承皇位，怎麽敢忘記肩負的使命。惟有堅定節操，上奉大宋。假如説漸漸改變起初的心願，動輒産生叛逆的意圖，豈衹是不遵奉祖訓，而且應該遭受神明的譴責。主宰一國的生命，托賴九天的恩惠。更何况陛下懷柔的恩義廣大，撫育的仁德深厚，一定會給我清明的光輝，更勝過從前。遠靠天帝的力量，安撫原來的邦國，能够獲得安逸，得以康泰。

然所慮者，吴越國鄰於弊土，近似深仇，猶恐輒向封疆，或生紛擾。臣即自嚴部曲，終不先有侵漁，免結釁嫌，撓干旒扆。仍慮巧肆如簧之舌，仰成投杼之疑，曲構異端，潛行詭道。願迴鑒燭，顯諭是非，庶使遠臣得安危懇。

但是憂慮的是，吴越國和我國相鄰，近來好像結下深仇一樣，恐怕他們動輒向邊境進犯，也許會出現糾紛。臣於是自行整肅軍隊，不會率先去侵犯對方，以避免結下仇怨，使陛下操心。但我憂慮巧舌如簧，謡言四起而生疑，枉成異端，暗中行詭詐之道。希望陛下明鏡高照，彰明是非，使遠方之臣得以安定。

太祖詔答焉。自景畫江内附，周世宗貽書於景，至是，因煜之立，始下詔而不名。

太祖下詔回答他。自從李景劃江爲界内附，周世宗賜給李景書信，到這時，因爲李煜即位，開始下詔而不稱名。

會昭憲太后葬，煜遣户部侍郎韓熙載、太府卿田霖來貢。三年，詔煜應朝廷横海、飛江、水門、懷順諸軍親屬有在江表者，悉遣令渡江。煜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嘉慶之事，必遣使犒師修貢。其大慶，即更以買宴爲名，别奉珍玩爲獻。吉凶大禮，皆别修貢助。煜有母妻之喪，亦遣使往

昭憲太后下葬時，李煜派户部侍郎韓熙載、太府卿田霖來進貢。三年，下詔令讓李煜答應朝廷横海軍、飛江軍、水門軍、懷順軍各軍有在江表的親屬，全讓他們過江。李煜每聽到朝廷出兵得勝和喜慶吉祥的事，必定派使臣犒勞軍隊置備貢品。每逢大的慶典，就更以買宴爲名，另外進奉珍奇玩物作爲獻禮。吉凶大禮，都另備貢物。李煜有母親妻子的喪事，朝廷也派使者去吊唁。

吊。乾德元年，煜上表乞呼名，詔不許。二年，又詔江北，許諸州民及諸監鹽亭户緣江采捕及過江貿易。先是，江北置榷場，禁商人渡江及百姓緣江樵采。是歲，以江南荐飢，特弛其禁。三年，獻銀二萬兩、金銀龍鳳茶酒器數百事。開寶四年，又以占城、闍婆、大食國所送禮物來上，又遣弟從謙奉珍寶器用金帛爲貢，且買宴，其數皆倍於前。是冬，以將郊祀，又遣弟從善來貢。

會嶺南平，煜懼，上表，遂改唐國主爲江南國主，唐國印爲江南國印。又上表請所賜詔呼名，許之。煜又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内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降封諸王爲國公，官號多所改易。五年，長春節，别貢錢三十萬，遂以爲常。太祖以從善爲泰寧軍節度，賜第留京師。是歲，煜又貢米麥二十萬石。雖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禮，而内實繕甲募兵，潛爲戰備。太祖慮其難制，令從善諭旨於煜，使來朝，煜但奉方物爲貢。六年，賜米麥十萬斛，振其飢民。

七年秋，遂詔煜赴闕，煜稱疾不奉詔。冬，乃興師致討，以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曹彬爲昇州西南面行營都部署，山南東道節度潘美爲都監。煜初聞大兵將舉，甚惶懼，遣其弟從鎰及潘慎脩來買宴，貢絹二十萬匹、茶二十萬斤及金銀器用、乘輿服物等。及至，遂留於别館。王師克池州，又破其衆二萬於采石磯，擒其龍驤都虞候楊收等，獲馬三百匹。江表無戰馬，朝廷歲賜之。及是所獲，觀其印文，皆歲賜之馬也。初，將有事江表，江南進士樊若水詣闕獻策，請

乾德元年，李煜上表請求稱名，詔令没有允許。二年，又下詔令江北，允許各州百姓及各監鹽亭户沿江打柴捕撈和過江貿易。在此之前，江北設專賣場，禁止商人過江和百姓沿江打柴捕魚。這年，因爲江南饑荒，特地放鬆這一禁令。三年，進獻二萬兩銀、金銀龍鳳茶酒器好幾百件。開寶四年，又將占城、闍婆、大食國所送的禮物帶來進獻，又派弟弟李從謙進奉珍寶器皿用具金帛作貢品，并買宴，數量都是從前的一倍。這年冬天，因爲朝中要舉行郊祀，又派弟弟李從善來進貢。

嶺南平定後，李煜感到害怕，上表，於是改唐國主爲江南國主，唐國印爲江南國印。又上表請求所賜詔書稱呼名字，答應了他。李煜又降低禮制，下達文件稱教；改稱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内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降格封諸王爲國公，官號有很多改變。五年，長春節，另外進貢三十萬錢，從此成了慣例。宋太祖授李從善爲泰寧軍節度使，賜予宅第留在京城。當年，李煜又進貢二十萬石米麥。他雖然在外表示敬畏順服，遵循藩臣的禮節，但是在内實際上整治兵甲招募兵士，暗中爲戰爭作準備。宋太祖擔心他難以制服，讓李從善向李煜下達諭旨，讓他來朝廷，李煜僅進獻土産作貢品。六年，賜給他十萬斛米麥，賑濟他的飢民。

七年秋，下詔讓李煜來朝廷，李煜稱病不奉詔。冬天，於是興兵討伐他，任命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曹彬爲昇州西南面行營都部署，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爲都監。李煜起初聽説宋即將出動大軍，非常驚慌害怕，派他弟弟李從鎰和潘慎脩來出錢參加宴會，進貢二十萬匹絹、二十萬斤茶以及金銀器物用具、乘輿服飾物品等。等他們一到，就被留在别館。朝廷軍隊攻克池州，又在采石磯打敗他的二萬軍隊，擒獲他的龍驤都虞候楊收等人，獲得三百匹馬。江表没有戰馬，朝廷每年都賜給他。這次俘獲的，觀看馬身上的印文，都是每年賜給的馬。起初，即將對江表用兵時，江南進士樊若水到皇宫獻策，請求建造浮橋

造浮梁以濟師。太祖遣高品石全振往荆湖造黄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渚而下。及命曹彬等出師，乃遣八作使郝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議者以爲古未有作浮梁渡大江者，恐不能就。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渡江若履平地。煜初聞朝廷作浮梁，語其臣張洎，洎對曰："載籍已來，長江無爲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爲兒戲耳。"

來渡過軍隊。宋太祖派高品石全振往荆湖造幾千艘黄黑龍船，又用大戰艦裝載巨大的竹編粗索，從荆渚順流而下。等到命令曹彬等人出師，就派八作使郝守濬等帶領服役的工匠經營。議論的人認爲自古没有建造浮橋渡過長江的事，恐怕不能成功。於是先在石牌口試驗，移放到采石，三天就建成，渡江就像走在平地上一樣。李煜起初聽説朝廷建造浮橋時，告訴大臣張洎，張洎回答説："自有書籍記載以來，長江上没有作浮橋的事情。"李煜説："我也認爲這是兒戲而已。"

王師渡江，煜委兵柄於皇甫繼勳，委機事於陳喬、張洎，又以徐温諸孫元楀等爲傳詔，每軍書告急，多不時通。八年春，王師傅城下，煜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栅於外，旌旗遍野，始大懼，知爲近習所蔽，遂殺繼勳，召朱令贇於上江，令連巨筏載甲士數萬人順流而下，將斷浮梁，未至，爲劉遇所破。又募勇士五千餘人謀襲官軍，皆素不習戰，以暮夜人秉一炬來攻襲北寨。宋師縱其至，擊之，殲焉，獲其將帥，悉佩印符。

朝廷的軍隊渡過長江，李煜把兵權交給皇甫繼勳，把機要大事交給陳喬、張洎，又任命徐温的諸孫徐元楀等人作傳詔，每次軍書告急，多不能及時通報。八年春，朝廷的軍隊逼近城下，李煜還不知道。一天登上城樓，看到在城外排列着軍栅，旌旗遍野，這纔非常害怕，知道被親近的人所蒙蔽，於是殺了皇甫繼勳，從江上游召來朱令贇，命令他連接大竹筏載着幾萬名披甲的戰士順流而下，要截斷浮橋，還未到，就被劉遇打敗。又招募勇士五千多名謀劃襲擊宋軍，他們平素都不熟悉作戰，在晚上每人手持一支火炬來襲擊北寨。宋軍放縱他們來到，攻打他們，消滅了，俘獲他們的將帥，全佩帶着印符。

初，彬之南征也，太祖親諭之曰："卿至彼慎勿暴略，可示以兵威，俾自歸順，不必急攻。"及彬軍圍城，又命左拾遺、知制誥李穆送從鎰還本國，諭以手詔，促其降。會潤州平，煜危迫甚，遣其臣徐鉉、周惟簡奉方物來貢，手書奏目以來，哀懇求罷兵，太祖不許。俄復遣鉉等入貢，仍乞緩師，又不答，但厚賜遣之。初，從鎰之還，詔諸將罷攻城，而煜終惑左右之言，猶豫不决，遂詔進兵。

起初，曹彬南征時，太祖親自曉諭他説："你到了那邊千萬不要急於攻取，可以向他顯示軍隊的威力，使他自行歸順，不必急攻。"等曹彬的軍隊包圍了城池，又命令左拾遺、知制誥李穆送李從鎰回到本國，親筆下詔書來曉諭李煜，敦促他投降。潤州平定後，李煜感到形勢非常危急，就派他的大臣徐鉉、周惟簡帶着土産來進貢，親手寫下奏章條目送來，哀求停戰，太祖没有應允。不久又派徐鉉等人入朝進貢，并且乞求延緩進軍，又不答應，衹是優厚地賞賜了他們就打發走。起初，李從鎰回國，下詔令衆將停止攻城，但李煜終究還是被大臣所迷惑，猶豫不决，於是下詔進兵。

八年冬，城陷，曹彬等駐兵于宫門，煜率其近臣迎拜於門。彬等上露布，以煜并其宰相湯悦等四十五人上

八年冬，京城被攻陷，曹彬等人在宫門前駐列軍隊，李煜帶領他的親近大臣在門前迎接拜見。曹彬等人宣布告示，僅將李煜連同他的宰相

獻。太祖御明德樓，以煜嘗奉正朔，詔有司勿宣露布，止令煜等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并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下詔曰：

上天之德本於好生，爲君之心貴乎含垢。自亂離之云瘼，致跨據之相承，諭文告而弗賓，申吊伐而斯在。慶兹混一，加以寵綏。

江南僞主李煜，承奕世之遺基，據偏方而竊號。惟乃先父早荷朝恩，當爾襲位之初，未嘗稟命。朕方示以寬大，每爲含容。雖陳內附之言，罔效駿奔之禮，聚兵峻壘，包蓄日彰。朕欲全彼始終，去其疑間，雖頒召節，亦冀來朝，庶成玉帛之儀，豈願干戈之役。蹇然弗顧，潛蓄陰謀。勞鋭旅以徂征，傅孤城而問罪。洎聞危迫，累示招攜，何迷復之不悛，果覆亡之自掇。

昔者唐堯光宅，非無丹浦之師；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稽諸古典，諒有明刑。朕以道在包荒，恩推惡殺。在昔騾車出蜀，青蓋辭吴，彼皆閏位之降君，不預中朝之正朔，及頒爵命，方列公侯。爾實爲外臣，戾我恩德，比禪與皓，又非其倫。特升拱極之班，賜以列侯之號，式優待遇，盡捨尤違。可光禄大夫、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仍封違命侯。

召升殿撫問。妻周氏封鄭國夫人，又以其子神武右廂都指揮使仲寓爲左千牛衛大將軍，弟宣州節度使從

湯悦等四十五人帶回宋廷。宋太祖駕臨明德樓，因爲李煜曾奉行宋朝曆法，下詔有關部門不要宣讀告示，僅讓李煜等人穿白衣戴紗帽到樓下聽候處分。下詔一并釋放了他們，賜給帽子衣帶、器皿物帛、帶鞍的馬各有不等。頒布詔書說：

上天的德行根本在於愛惜生靈，做君主的人内心貴在包容塵垢。自從有亂世紛離之病，導致跨界立國而承襲，用文告曉諭而不臣服，表明愛民而討伐罪人的意圖就在於此。現在實現了統一，應予以愛撫安定。

江南僞主李煜，承繼幾代遺下的基業，占據偏遠地方盜用皇帝名號。你的先父很早就承受了朝廷的恩德，在你開始承襲皇位的時候，未曾接受命令。我對你表示寬大，每次都加以寬容諒解。但你雖然陳説歸服的話，却不盡急速投奔的禮節，招集軍隊高築戰壘，包藏的圖謀日漸明顯。我想顧全始終，除去猜疑離間，雖然頒下了討伐之令，也希望你來到朝廷，希望和平歸順，怎會期盼以干戈相待。你却傲慢不加顧念，暗自備戰密謀。勞累精鋭的軍隊前去征討，逼近孤城而問罪。向你報告形勢，屢次對你表示招撫，爲什麽你總是執迷不悟，終於自取滅亡。

從前唐堯據有天下，并非没有丹浦的軍隊；夏禹憐恤罪人，却不赦免防風的罪過。從古代的典籍中查考，想必會依法處置。我認爲道在於仁愛寬大，廣施恩典罪行減等。以前騾車離開蜀國，青篷的車告别吴國，他們都是非正統帝位的投降君主，不實行中原皇朝的曆法，但仍授予官爵，一同位列公侯。你實際上是朝外之臣，違背我的恩德，同劉禪與孫皓相比又不是同一類。特地提升在朝廷的班列，賜予列侯的封號，待遇從優，拋棄罪過錯失。可以授光禄大夫、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

召上殿來安撫慰問。妻子周氏被封爲鄭國夫人，又授他兒子神武右廂都指揮使李仲寓爲左千牛衛大將軍，弟弟宣州節度使李從鎰爲左領軍衛

鎰爲左領軍衛大將軍，江州節度使從謙爲右領軍衛大將軍，神武統軍從度爲左監門衛大將軍，神武左厢都指揮使從信爲右監門衛大將軍，侄户部尚書仲遠爲右驍衛將軍，刑部尚書仲興爲右武衛將軍，禮部尚書仲偉爲右屯衛將軍，宗正卿季操爲左武衛將軍，殿中監仲康爲右領衛將軍，殿中少監仲宣爲監門衛將軍。仍賜其弟侄宅各一區。

大將軍，江州節度使李從謙爲右領軍衛大將軍，神武統軍李從度爲左監門衛大將軍，神武左厢都指揮使李從信爲右監門衛大將軍，侄子户部尚書李仲遠爲右驍衛將軍，刑部尚書李仲興爲右武衛將軍，禮部尚書李仲偉爲右屯衛將軍，宗正卿李季操爲左武衛將軍，殿中監李仲康爲右領衛將軍，殿中少監李仲宣爲監門衛將軍。并賜給他的弟弟侄子各一所住宅。

太宗即位，始去違命侯，加特進，封隴西郡公。太平興國二年，煜自言其貧，詔增給月奉，仍賜錢三百萬。太宗嘗幸崇文院觀書，召煜及劉鋹，令縱觀，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之舊物，歸朝來頗讀書否?"煜頓首謝。三年七月，卒，年四十二。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吴王。

太宗即位，免掉違命侯封號，加授特進，封爲隴西郡公。太平興國二年，李煜自己訴説他的貧窮，下詔增加供給每月俸禄，并賞賜三百萬錢。太宗曾經到崇文院看書，召來李煜和劉鋹，讓他們任意觀看，對李煜説："聽説你在江南時喜歡讀書，這些書籍大多是你從前的東西，到朝中以來讀了很多書没有?"李煜叩頭拜謝。三年七月，去世，年四十二歲。罷朝三天，贈太師，追封吴王。

先是，江南自後漢以來，民間有服玩侈靡者，人詢之，必對曰："此物屬趙寶子。"又煜之妓妾嘗染碧，經夕未收，會露下，其色愈鮮明，煜愛之。自是宫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天水碧"。及江南滅，方悟"趙"，國姓也；"寶"，年號也；"天水"，趙之望也。

以前，江南自從後漢以來，民間有奢侈華靡的，别人問他，必定回答説："這東西屬於趙寶子。"李煜的侍姬曾經染碧，過了一夜没收起，正值露水下來，顔色越發鮮明，李煜喜歡。從此宫中競相收集露水，染碧來穿，稱作"天水碧"。到江南被滅，方明白"趙"是國姓；"寶"是年號；"天水"，是趙氏的縣。

李從善

從善字子師，僞封鄭王，累遷太尉、中書令，後降封南楚國公。開寶四年春，奉方物來貢，授泰寧軍節度、兖海沂等州觀察等使，留京師。時太祖平劉鋹，將召煜入朝，故授從善節制，仍賜汴陽坊甲第一區。煜手疏求遣從善歸國，優詔不許。七年，推恩將佐，以掌書記江直木爲司門員外郎、同判兖州，衙内都指揮使兼左都押衙崔光習爲右千牛衛將軍，衙内都虞候兼右都押衙子再興爲右千牛衛

李從善字子師，僞封鄭王，屢次升遷爲太尉、中書令，後來降級封爲南楚國公。開寶四年春，帶土産來進貢，授予泰寧軍節度使、兖州海州沂州等州觀察等使，留在京城。當時太祖平定劉鋹，要召李煜入朝，所以授予李從善節制，還賜給汴陽坊甲等住宅一所。李煜親自寫奏疏請求讓李從善回國，下詔褒揚嘉奬但没有允許。七年，向他的將領們施恩，讓掌書記江直木爲司門員外郎、同判兖州，衙内都指揮使兼左都押衙崔光習爲右千牛衛將軍，衙内都虞候兼右都押衙子再興爲右千牛衛中郎將，都同正。又加封

中郎將，并同正。又封從善母凌氏吳國太夫人。

李從善的母親凌氏爲吳國太夫人。

江南平，改右神武大將軍。雍熙初，再遷右千牛衛上將軍，出爲通許監軍。四年，卒，年四十八。

江南平定後，李從善改爲右神武大將軍。雍熙初年，再次遷官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出朝爲通許監軍。四年，去世，享年四十八歲。

子仲翊，大中祥符初，賜同進士出身。二年，復召試，除楚州推官，累遷殿中丞，坐事免。次子仲猷，景德中，特録爲三班借職。

兒子李仲翊，大中祥符初年，賜同進士出身。二年，又召來考試，任楚州推官，多次升遷爲殿中丞，因犯法紀被罷免。次子李仲猷，景德年間，特地録爲三班借職。

李從誧

從誧本名從謙，僞封吉王，後降封鄂國公。隨煜歸朝，爲右領軍衛大將軍，遷右龍武大將軍，歷知隨、復、成三州。上表改名。淳化五年，上言貧不能自給，求外任。以本官充武勝軍行軍司馬，月給奉錢三萬。子仲偃，大中祥符八年，舉進士。

李從誧原名從謙，僞封爲吉王，後來降級封爲鄂國公。跟隨李煜歸服朝廷，爲右領軍衛大將軍，升右龍武大將軍，歷知隨州、復州、成州三州。上表改名。淳化五年，向皇上進言説自己貧窮不能自給，請求出外任職。以本官充武勝軍行軍司馬，每月供給俸錢三萬。兒子李仲偃，大中祥符八年，考中進士。

李季操

季操，昪從父弟僞江王遏之子也。從煜入朝，後爲右神武將軍，累遷左衛大將軍，領康州刺史，出爲單州都監。歷知淮陽漣水二軍、蔡舒二州。大中祥符四年，卒。

李季操，是李昪的堂弟僞江王李遏的兒子。跟隨李煜入朝，後來授右神武將軍，多次升遷爲左衛大將軍，領康州刺史，出任單州都監。歷知淮陽漣水二軍、蔡州舒州二州。大中祥符四年，去世。

李仲寓

仲寓字叔章，少聰慧，能屬文，多才藝。僞封清源郡公，歸朝爲千牛衛大將軍。煜卒，太宗賜仲寓積珍坊第一區、白金五千兩。仲寓宗族百餘口，猶貧不能給，上書自陳。太宗憐之，授郢州刺史。在郡迨十年，爲政寬簡，部内甚治。淳化五年，卒，年三十七。

李仲寓字叔章，從小聰明，能寫文章，多才多藝。僞封爲清源郡公，歸順朝廷後爲千牛衛大將軍。李煜去世，太宗賜給李仲寓積珍坊的住宅一所、五千兩銀子。李仲寓的宗族有一百多人，貧窮不能自給，上書自我陳述。太宗憐憫他，授予郢州刺史。在州達十年，處理政務寬厚簡略，管轄範圍内治理得很好。淳化五年，去世，年三十七歲。

子正言，景德三年，特補供奉官。早卒無嗣，唯一女孤幼，真宗愍之，賜絹百匹、錢二百萬，以備聘財，仍遣内臣主其事。

兒子李正言，景德三年，特補供奉官。早死没有兒子，衹有一個女兒孤單年幼，真宗憐憫她，賜給一百匹絹、二百萬錢，作爲聘金，并派宫内大臣主持這事。

煜有土田在常州，官爲檢校。上聞其宗屬貧甚，命鬻其半，置資産以贍之。

李煜有田地在常州，官府爲他管理。皇上聽説他的家族特别貧困，讓他賣掉一半田地，作資産來供養他們。

舒元

舒元，潁州沈丘人。少倜儻好學，與道士楊訥講習於嵩陽，通《左氏》及《公》、《穀》二傳。與訥同詣河中謁李守貞，與語奇之，俱館於門下。守貞謀叛，遣元與訥間道乞師江南。江南遣大將軍皇甫暉等率衆數萬次沭陽，爲之聲援。會守貞敗，元與訥留江南。元易姓朱，楊訥更姓名爲李平。

元事李景，歷江寧令、駕部員外郎、文理院待詔，嘗坐事左遷。世宗征淮南，諸郡多下，元求見言兵事，景大悅，遣率兵攻舒州，復之，即以爲團練使。又平歷陽，景以元爲淮南北面招討使。

周師圍壽春，景以其弟齊王景達爲元帥，率兵來救。以陳覺爲監軍，總軍政。元素與覺有隙，覺密表譖元於景，信之，立遣大將楊守忠代元。元憤怒，自以戰功高，又不忍負景，欲自殺。門下客宋洎諫曰："大丈夫何往不取富貴，豈必爲妻子死哉！"元聽之，將其衆歸世宗，景盡誅其妻子。世宗素知元驍果，得之甚喜，以爲檢校太保、蔡州防禦使。淮南平，改濠州防禦使。

宋初，從平李重進，改沂州防禦使。爲滑州巡檢使，與節帥不協，誣奏元爲同産妹婿宋玘請求。事得釋，詔元復姓舒氏。開寶五年，爲白波兵馬都監。太平興國二年，卒，年五十五，特贈武泰軍節度。

元辯捷強記，治郡日，或奏其不親獄訟，事多冤滯。太祖面詰問之，凡所詰，元必具誦款占，指述曲直，太祖甚嘉嘆之。子知白、知雄、知崇。

舒元，潁州沈丘人。小時候倜儻好學，與道士楊訥在嵩陽講論研習，通曉《左氏》及《公羊傳》、《穀梁傳》。同楊訥一起到河中謁見李守貞，李守貞同他們談話覺得他們很出衆，就全留下作門客。李守貞謀劃叛亂，派舒元與楊訥從小路向江南請求出兵援助。江南派大將軍皇甫暉等率領幾萬軍隊到沭陽，爲他聲援。李守貞失敗，舒元與楊訥留在江南。舒元改姓朱，楊訥改姓名叫李平。

舒元事奉李景，歷任江寧縣令、駕部員外郎、文理院待詔，曾因犯事降職。周世宗征討淮南，各州大多都被攻下，舒元求見李景談論兵事，李景非常高興，派他領兵攻打舒州，收復，就讓他爲團練使。又打下歷陽，李景讓舒元爲淮南北面招討使。

後周軍隊包圍了壽春，李景命他弟弟齊王李景達爲元帥，領兵來救援。陳覺爲監軍，總管軍中政事。舒元跟陳覺一向有仇怨，陳覺秘密上表向李景誣陷舒元，李景相信了他，立即派大將楊守忠代替舒元。舒元很憤怒，自認爲戰功高，又不忍背叛李景，想自殺。門下客宋洎勸道："大丈夫何處得不到富貴，難道一定爲了妻子兒女而死嗎！"舒元聽從了他，率領他的部隊歸降周世宗，李景把他的妻子兒女全殺了。周世宗一向知道舒元驍勇果敢，得到了他很高興，讓他爲檢校太保、蔡州防禦使。淮南平定後，改爲濠州防禦使。

宋初，舒元跟隨平定李重進，改授沂州防禦使。爲滑州巡檢使，與主帥不和睦，主帥誣奏舒元爲他胞妹的丈夫宋玘求情。事情得以解決，下詔讓舒元恢復姓舒氏。開寶五年，爲白波兵馬都監。太平興國二年，去世，年五十五歲，特贈武泰軍節度使。

舒元口才敏捷強於記憶，治理州時，有人上奏說他不親自主持訴訟，獄案多有冤枉和積滯。太祖當面責問他，凡是責問的，舒元定能全部背誦案情，指出曲直，太祖非常贊賞他。兒子舒知白、舒知雄、舒知崇。

知白至作坊使。知雄初補殿直，雷有終薦授供奉官、鄜延路駐泊都監，後辭疾居嵩山。知白嘗奏事太宗，語及之，即召出，授西京作坊副使、泉福都巡檢使。真宗初，懇請入道，歸嵩陽舊隱。復爲王嗣宗、李元則所薦，授供備庫使，歷知棣州、麟府鄜延鈐轄，又知虔州。復求入道，面賜紫冠服，號崇玄大師。嘗獻《字母圖》，有詔褒奬。乾興元年，卒，年八十一。知崇累歷內職，至供備庫使。嘗爲廣州鈐轄、河北安撫副使，卒。

舒知白官至作坊使。舒知雄起初補殿直，雷有終推薦授供奉官、鄜延路駐泊都監，後來因病辭官住在嵩山。舒知白曾向太宗奏事，談到了舒知雄，就召他出來，授給西京作坊副使、泉福都巡檢使。真宗初年，懇切請求爲道士，回到了嵩陽的舊時隱居地。又被王嗣宗、李元則推薦，授予供備庫使，歷任棣州知州、麟府鄜延鈐轄，又爲虔州知州。又請求爲道士，皇上當面賜給紫色帽子衣服，賜號崇玄大師。曾經獻《字母圖》，有詔書表揚奬勵他。乾興元年，去世，享年八十一歲。舒知崇屢次歷任朝內官職，官至供備庫使。曾做過廣州鈐轄、河北安撫副使，去世。

知白子昭遠，大中祥符五年，任大理評事，因對自陳，改大理寺丞，賜進士第，至太常博士。

舒知白的兒子舒昭遠，大中祥符五年，任大理評事，因召對自我述説，改大理寺丞，賜進士及第，官至太常博士。

韓熙載

韓熙載字叔言，濰州北海人。後唐同光中，舉進士，名聞京、洛。父光嗣，爲平盧軍節度副使。同光末，青州軍亂，逐其帥符習，推光嗣爲留後。明宗即位，誅光嗣，熙載奔江南，歷僞吴滁、和、常三州從事。

韓熙載字叔言，濰州北海人。後唐同光年間，舉爲進士，名聞京、洛。父親韓光嗣，是平盧軍節度副使。同光末年，青州軍隊叛亂，趕走統帥符習，推舉韓光嗣爲留後。明宗即位，殺死韓光嗣，韓熙載逃奔江南，歷任僞吴國的滁州、和州、常州三州從事。

李昪僭號，爲秘書郎，令事其子景於東宫。景嗣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熙載自言："受昪知遇，不得顯位，是以我屬嗣君也。"遂上章，言事切直，景嘉納之。又改吉凶儀禮不如式者十數事，大爲宋齊丘、馮延巳所忌。

李昪僭號稱帝後，爲秘書郎，讓他在東宫事奉其兒子李景。李景繼承皇位後，升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韓熙載自己説："受到李昪知遇之恩，没有得到顯貴的官位，這是把我交付給太子。"於是奉上表章，論事切當直率，李景贊許并采納他的意見。又改變不合法度的吉凶儀式十幾件，很受宋齊丘、馮延巳忌恨。

昪將葬，以熙載知禮，令兼太常博士。時江左草創，典禮多闕，議者以昪繼唐昭宗之後，廟號合稱宗。熙載建議，以爲古者帝王己失之，己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號稱祖。以爲昪興既墜之業，請號烈祖。景由是益加恩禮，擢知制誥。熙載性懶慢，朝直多闕，未幾罷去。

李昪即將安葬，因爲韓熙載懂禮，讓他兼太常博士。當時江左剛剛建立，法典禮儀不健全，議論的人認爲李昪繼唐昭宗之後，廟號應該稱宗。韓熙載建議，認爲古代帝王自己失去天下，自己又獲得了，這叫做反正；不是自己失掉的，自己興復，這叫中興，中興君主的廟號稱祖。因爲李昪興復喪失了的基業，請求立號烈祖。李景從此更給予他恩寵禮遇，越級升知制誥。韓熙載生性懶散，朝中值班多有缺勤，不久就被罷免

晋開運末，中原多事，江南方盛，其臣陳覺、馮延魯建討福州，師敗而還，景釋不問罪。熙載與徐鉉同上疏，請置于法。覺、延魯，宋齊丘之黨也。熙載爲齊丘所排，貶和州司馬，語在《徐鉉傳》。久之，召爲虞部郎中、史館修撰，拜中書舍人。

世宗平淮甸，景患國用不足，熙載請鑄鐵錢。及煜襲位，卒行其議，以熙載爲兵部尚書，充鑄錢使。錢貨益輕，不勝其弊，熙載頗亦自悔。

熙載善爲文，江東士人、道釋載金帛以求銘誌碑記者不絶，又累獲賞賜。由是畜妓妾四十餘人，多善音樂，不加防閑，恣其出入外齋，與賓客生徒雜處。煜以其盡忠言事，垂欲相之，終以帷薄不修，責授右庶子，分司洪州。熙載盡斥諸妓，單車即路，煜留之，改秘書監，俄而復位。向所斥之妓稍稍而集，頃之如故。煜嘆曰："吾亦無如之何！"遷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旨。開寶三年，卒，年六十。煜痛惜之，贈左僕射、平章事，謚文靖，葬於梅嶺岡謝安墓側，命徐鍇集其遺文。

熙載才氣俊逸，機用周敏，性高簡，無所卑屈，未嘗拜人。雖被遣逐，終不改節，江左號爲"韓夫子"。顯德中，熙載來朝廷，歸，景問中國大臣，時太祖方典禁兵，熙載對曰："趙點檢顧視不常，不可測也。"及太祖登極，景益重之。頗以文章自負，好大言。初，乾德丁卯年，五星連珠於奎，奎主文章，又在魯分，時太宗鎮兖、海，中國太平之符也。是歲，熙載著《格言》五卷，自序其事云："魯無其應，韓子《格言》成之。"人

了。

後晋開運末年，中原多事，江南正興盛，大臣陳覺、馮延魯建議攻打福州，軍隊敗回，李景開釋他們并不問罪。韓熙載與徐鉉共同上疏，請求依法處置他們。陳覺、馮延魯，是宋齊丘的黨羽。韓熙載爲宋齊丘所排擠，貶爲和州司馬，這些記在本書《徐鉉傳》中。過了很久，召爲虞部郎中、史館修撰，授中書舍人。

周世宗平定淮甸，李景擔憂國家的費用不足，韓熙載請求鑄造鐵錢。等到李煜繼承了皇位，終於實行他的建議，讓韓熙載爲兵部尚書，充任鑄錢使。錢貨越發貶值，弊端更多，韓熙載自己也很後悔。

韓熙載擅長寫文章，江東士人、道人僧徒帶着錢物來求銘志碑的不斷，他又屢得賞賜，於是留養了四十多名妓妾，大都擅長音樂，不加防範，任她們在外齋出入，同賓客門徒雜處。李煜因他盡忠論事，將要讓他作宰相，最終因爲他家庭生活很不檢點，責授右庶子，分司洪州。韓熙載遣散了全部的妓妾，獨自坐車即將上路，李煜留下了他，改任秘書監，不久官復原職。從前被遣散的妓妾漸漸聚集，很快就像以往一樣了。李煜嘆氣說："我也拿他没有辦法！"改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旨。開寶三年，去世，享年六十歲。李煜非常惋惜他，贈官左僕射、平章事，謚號文靖，葬在梅嶺岡謝安的墳墓旁，命令徐鍇輯集他的遺文。

韓熙載才氣橫逸，學識淵博才思敏捷，性情高傲散慢，毫不卑躬屈服，未曾向人下拜過。即使受到貶謫放逐，終究不改變節操，江左爲他取號叫"韓夫子"。顯德年間，韓熙載來朝廷，回去後，李景詢問中原朝廷的大臣，當時太祖正統領禁軍，韓熙載回答説："趙點檢看來不同尋常，不可捉摸。"等到宋太祖登皇帝位，李景越發器重他。他很以文章自負，喜歡説大話。起初，乾德丁卯年，在奎宿五星連珠，奎宿對應文章，又在魯分野，當時宋太宗鎮守兖州、海州，這是中原太平的標志。這年，韓熙載著《格言》五卷，自己作序説這件事："魯地没有應驗，韓子的

多笑之。

《格言》説成了。”很多人都笑話他。

馮謐

馮謐本名延魯，字叔文，其先彭城人，唐末南渡，家于新安。李昪僭號，立子景爲太子，謐與兄延巳俱以文學得幸。及景嗣位，累遷至中書舍人。

馮謐原名延魯，字叔文，他的祖先是彭城人，唐末南渡，在新安安家。李昪僭稱皇帝，立兒子李景爲太子，馮謐同哥哥馮延巳都因文學受到信任。李景繼承皇位後，屢次升遷到中書舍人。

晋開運末，閩越大亂，景遣謐與諫議大夫陳覺乘傳安撫，謐遂矯詔發數郡兵攻福州。及敗，引佩刀自刺，親吏制之，不死，長流舒州。會赦敘用，復爲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

後晋開運末年，閩越發生大亂，李景派馮謐與諫議大夫陳覺乘驛車去安撫，馮謐就假傳詔書徵發幾個州的軍隊攻打福州。失敗後，引佩刀自殺，近吏制止他，没死，長期流放到舒州。遇赦敘用，又爲中書舍人，改爲工部侍郎。

江南以揚州爲東都，命謐副留守。周世宗下揚州，謐髡髮爲僧，匿于佛寺，爲官軍所獲。世宗釋之，授太常卿，賜與甚厚。數年，拜刑部侍郎，放還，爲户部尚書。建隆三年，煜遣來貢，因表求舒州田宅，詔賜之。後改常州觀察使而卒。

江南把揚州作東都，命令馮謐爲副留守。周世宗攻下揚州，馮謐剃髮爲僧，躲藏在佛寺中，被官軍抓獲。世宗留用了他，授官太常卿，賞賜非常豐厚。過了幾年，授爲刑部侍郎，放他回國，爲户部尚書。建隆三年，李煜派他去宋進貢，於是上表請求舒州的田宅，下詔賜給了他。後來改授常州觀察使而去世。

子伉歸中朝，與兄儀、价并登進士第。伉文辭清麗，嘗著《平晋頌》，時人稱之。累遷殿中侍御史，歷典藩郡，皆有治迹。咸平三年，知福州，卒。特賜錢十萬，録其子玄應同學究出身。

兒子馮伉歸服中原朝廷，同哥哥馮儀、馮价都進士考試及第。馮伉文辭清麗，曾著《平晋頌》，當時的人都稱賞。屢次遷任到殿中侍御史，多次管理藩州，都有政績。咸平三年，爲福州知州，去世。特地賞賜十萬錢，授他兒子馮玄應同學究出身。

潘佑 李平

潘佑，南唐散騎常侍處常之子。少介僻，杜門讀書，不交人事。及長，善屬文，尤長於論議。陳喬、韓熙載、徐鉉等共薦於景，爲秘書省正字、直崇文館。煜襲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未幾，知制誥，爲内史舍人。

潘佑，是南唐散騎常侍潘處常的兒子。小時候性格孤僻，閉門讀書，不問世事。長大後，擅長寫文章，尤其擅長議論。陳喬、韓熙載、徐鉉等人共同向李景推薦他，任秘書省正字、直崇文館。李煜繼承皇位後，升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没多久，爲知制誥，爲内史舍人。

有李平者，本嵩山道士楊訥，依河中帥李守貞。漢乾祐中，守貞反，遣訥與舒元乞師江南。守貞敗，訥遂易姓名，江南以爲員外郎，遷衛尉少卿、蘄州刺史、户部侍郎。平好神仙

有個叫李平的人，原是嵩山道士楊訥，依附河中統帥李守貞。後漢乾祐年間，李守貞反叛，派楊訥與舒元向江南請兵援助。李守貞失敗後，楊訥就改了姓名，江南讓他作員外郎，升衛尉少卿、蘄州刺史、户部侍郎。李平喜歡神仙修煉之

修養之事，動作妖妄，自言常與神接。佑亦好神仙，遂相善。二家皆置净室，圖神像，常被髮裸袒處室中，家人亦不得至。佑嘗建議復井田，及依《周禮》置牛籍，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事行，百姓大撓，未幾而罷。佑自以爲衆所排，因憤怒，歷詆大臣與握兵者兩爲朋比，將謀反叛；又言國將亡，非己爲相不可救。江南政事多在尚書省，因薦平知省事，又薦星官楊熙澄爲樞密使，小校侯英典禁兵，煜不納。佑益忿，抗疏請誅宰相湯悦等數十人，煜手書教戒之。佑不復朝謁，乃於家上書曰："臣聞'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近者連上表章指陳奸惡，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縊死。

術，往往做怪異不實之事，自己說常同神仙交往。潘佑也喜好神仙，於是互相友善。兩家都設清静的房間，畫上神像，經常披髮裸體呆在屋中，家人也不許進去。潘佑曾建議恢復井田制，以及依照《周禮》置備牛和籍田，推薦李平判司農寺來監督實行。這件事一實行，非常騷擾百姓，没多久就停止了。潘佑自認爲被大家排擠，因而憤怒，逐個毀謗大臣與掌握兵權的人互相勾結，即將圖謀反叛；又說國家即將滅亡，除非自己作宰相纔可挽救。江南的政事大多在尚書省，於是推薦李平知省事，又推薦星官楊熙澄作樞密使，小校侯英統領禁軍，李煜没有采納。潘佑更加生氣，上疏直言請求誅殺宰相湯悦等幾十人，李煜親筆下詔告誡他。潘佑不再朝見，就在家中上書說："臣聽說'三軍能換統帥，匹夫却不能改變志向'。近來接連進獻表章指名陳述奸惡之人，又有什麽臉面去見士人呢?"於是上吊自殺。

皇甫繼勳

皇甫繼勳，江州節度使暉之子。幼以父蔭爲軍校，父死難於滁州，累遷將軍、池饒二州刺史，勤於吏事。入爲諸軍都虞候，遷神衛統軍都指揮使。諸老將相次皆死，而繼勳尚少，遂爲大將。貲産優贍，營第舍、車服，畜妓樂，潔飲食，極游宴之好。

皇甫繼勳，是江州節度使皇甫暉的兒子。小時候以父親的恩蔭爲軍校，父親在滁州死於國難，他屢次升官爲將軍、池饒二州刺史，對政事很盡力。入朝爲諸軍都虞候，升神衛統軍都指揮使。各位老將都相繼死去，而皇甫繼勳年紀還輕，就當了大將。他的家産充足，置辦宅第、車子衣服，留養歌妓，飲食清潔，極盡游玩宴樂的愛好。

及宋師至，諸軍多敗衄，繼勳欲煜之速降，每衆中流言，頗道國中蹙弱。侄紹傑亦以繼勳故，爲巡檢。常令紹傑入見煜，陳歸命之計。會有風雹，繼勳又密陳滅亡之兆。偏裨或有募勇士欲夜出營邀宋師者，輒鞭而拘之。又因請出煜親兵千餘守闕城，爲宋師所掩。

等宋軍一來，各軍隊大多數打了敗仗，皇甫繼勳想讓李煜快些投降，常在軍中說國內緊迫虚弱。侄子皇甫紹傑也因爲皇甫繼勳的緣故，爲巡檢。他常讓皇甫紹傑入見李煜，述説歸順朝廷之計。正趕上有大風冰雹，皇甫繼勳又秘密陳說是滅亡的徵兆。偏將副將中有招募勇士想夜裏出營攔截宋軍的，就鞭打并拘禁他們。又趁勢請求出動李煜的一千多名親兵守衛城樓，被宋軍打敗。

一日，煜躬自巡城，見宋師列柵城外，旌旗遍野，始驚懼，知爲左右所蔽。及巡城還，繼勳從至官，煜乃責其流言惑衆及不用命之狀，收付大理。始出，軍士悉集，臠割其肉，頃

一天，李煜親自巡城，看到宋軍在城外布列戰柵，旌旗遍野，纔驚慌害怕起來，知道被左右的人所蒙蔽。等巡城回來，皇甫繼勳跟隨到了皇宫，李煜於是責備他流言惑衆以及不奉命的罪狀，拘捕交付大理獄。剛一出來，軍士都聚集在

刻都盡。紹傑亦被誅。煜皆赦其妻子。

周惟簡

周惟簡，饒州鄱陽人。隱居，好學問，明《易》義。煜召爲國子博士、集賢侍講。頃之，以虞部郎中致仕。宋師圍金陵，煜求能使交兵者，張洎薦惟簡有遠略，可以談笑和解之。召爲給事中，與徐鉉奉使至京師。太祖召見詰責，惟簡惶恐，反言曰："臣本居山野，無仕進之意，李煜强遣來耳。臣素聞終南山多靈藥，事寧後，願得栖隱。"太祖許之。

江南平，以惟簡爲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開寶九年，上書述前志，求解官，蓋不得已，非其心也。改虞部郎中，致仕。以其子繕爲京兆府鄠縣主簿，俾就養。

太平興國初，惟簡自終南至闕下，求入見。有司以致仕官非有詔召無求對之制，乃還。歲餘，復上表自求用，除太常博士，遷水部員外郎，卒。繕後舉進士，至都官員外郎。

一起，割他的肉，頃刻全割盡了。皇甫紹傑也被殺死。李煜赦免了他們的妻子兒女。

周惟簡，饒州鄱陽人。隱居，喜歡學問，明白《易》的意義。李煜召他爲國子博士、集賢侍講。不久，以虞部郎中退休。宋軍包圍金陵，李煜尋找能够出使宋的人，張洎推薦周惟簡有遠大謀略，可以在談笑間和解。召來授給事中，同徐鉉奉命出使到了京城。宋太祖召見責問，周惟簡驚慌害怕，反説道："臣本來住在山野，没有做官進取的意思，李煜强派我來罷了。臣一向聽説終南山有很多靈異的藥物，等事情平静下來後，希望能够隱居。"太祖答應了他。

江南平定後，授周惟簡爲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開寶九年，上書説以前所説的心願，即請求解除官職，是因爲迫不得已，不是他的本意。改任虞部郎中，退休。任命他的兒子周繕爲京兆府鄠縣主簿，使他能侍養父母。

太平興國初年，周惟簡從終南來到京城，請求見皇上。有關部門規定退職官員没有詔命不准見皇上，纔回去。過了一年多，又上表自己請求復職，授太常博士，升水部員外郎，去世。周繕後來考中進士，官至都官員外郎。

宋史卷四百七十九

列傳第二百三十八

世家(二)

西蜀孟氏

孟昶 孟知祥

西蜀孟昶，初名仁贊，及僭位改焉。其先邢州龍岡人。父知祥，事後唐武皇，武皇以弟之子妻之，是爲瓊華長公主。同光初，知祥爲太原尹、知留守事。三年，平蜀。四年，以知祥爲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明宗即位，命知祥討平東川。知祥自領兩川節度，明宗即以授之。長興四年，封蜀王，許行墨制。五年，閔帝立，乃稱帝於蜀，改元明德，時淸泰元年也。事具《五代史》。昶母李氏，本莊宗嬪御，以賜知祥，天祐十六年己卯十一月，生昶於太原。初，知祥鎭西川，不及以族行，天成元年，奏遣衙校迎家太原，明宗因令部送長公主及昶與所生母至蜀。公主以長興三年卒。

知祥初署昶兩川節度行軍司馬，僭號，以昶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崇聖宮使、東川節度。知祥疾，立爲皇太子，權監軍國。明德元年七月，知祥卒，昶襲位，年始十六，止稱明德年號，委政於趙季良、張知業、李仁罕等。二年，尊其母李氏爲皇太后。四年，改元廣政。後以事誅仁

西蜀孟昶，起初名叫仁贊，到僭登帝位時改名。他的祖先是邢州龍岡人。父親孟知祥，事奉後唐武皇，武皇把弟弟的女兒嫁給了他，這就是瓊華長公主。同光初年，孟知祥爲太原尹、知留守事。三年，平定蜀地。四年，武皇讓孟知祥爲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明宗即位以後，命令孟知祥討伐平定東川。孟知祥自己領兩川節度使，明宗就把這官職授給他。長興四年，封他爲蜀王，允許他可直接受皇帝之命。五年，閔帝登位，孟知祥於是在蜀稱帝，改年號明德，當時是淸泰元年。其事記載於《五代史》。孟昶的母親李氏，本來是莊宗的宮女，賜給了孟知祥，天祐十六年己卯十一月，她在太原生下孟昶。起初，孟知祥鎭守西川時，來不及帶親族同往，天成元年，上奏派遣親兵去太原迎取家屬，明宗於是命令軍隊護送長公主及孟昶連同他的生身母親到蜀。公主於長興三年去世。

孟知祥起初任命孟昶爲兩川節度行軍司馬，僭稱皇帝後，任命孟昶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崇聖宮使、東川節度使。孟知祥生病後，立孟昶爲皇太子，代理軍國大政。明德元年七月，孟知祥去世，孟昶繼承皇位，年僅十六歲，仍稱明德年號，把政事托付給趙季良、張知業、李仁罕等。二年，封母親李氏爲皇太后。四年，改年號廣政。後來因事殺了李仁罕、張知業，於是親

罕、知業，乃親政事。十三年，加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

晉末，秦州節度使何建、鳳州防禦使石奉頵俱以城降昶。時契丹亂華，漢祖起并門，中土蝗旱連歲，昶益自大，開貢部，行郊祀禮，自此君臣奢縱。及周世宗克秦、鳳，昶始懼，放還先所獲濮州刺史胡立，致書世宗，稱大蜀皇帝，且言家世邢臺，願敦鄉里之分。世宗怒其無禮，不答。昶愈不自安，乃於劍門、夔、峽多積芻粟，增置師旅。用度不足，遂鑄鐵錢。禁境内鐵，凡器用須鐵爲之者，置場鬻之，以專其利。

立其子玄喆爲太子，用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韜等分掌機要，總内外兵柄。母李氏謂昶曰："吾嘗見莊宗跨河與梁軍戰，又見爾父在并州捍契丹及入蜀定兩川，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如昭遠者，出於微賤，但自爾就學之年，給事左右；又保正等皆世禄之子，素不知兵，一旦邊疆警急，此輩有何智略以禦敵？高彦儔是爾父故人，秉心忠實，多所經練，此可委任。"昶不能遵用其言。

及太祖下荆、楚，昶欲遣使朝貢，昭遠等固止之。太祖詔蜀之邸吏、將卒先在江陵者并放還，仍給賜錢帛以遣。乾德二年，昶遣孫遇、楊蠲、趙彦韜爲諜至京師。彦韜潛取昶與并州劉鈞蠟丸帛書以告，其書云："早歲曾奉尺書，遠達睿聽。丹素備陳於翰墨，歡盟已保於金蘭。洎傳吊伐之嘉音，實動輔車之喜色。尋於褒、漢，添駐師徒，只待靈旗之濟河，便遣前鋒而出境。"先是，太祖已有西伐意而未發，及覽書，喜曰："吾用師有名矣。"即命忠武軍節度王

政。十三年，加尊號爲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

後晉末，秦州節度使何建、鳳州防禦使石奉頵都獻城投降孟昶。當時契丹擾亂華夏，漢祖在并門起事，中原地區連年有蝗旱災害，孟昶更加自大，開貢部，舉行郊祀典禮，從此君臣奢侈放縱。到周世宗攻克秦、鳳時，孟昶纔害怕，放回了從前俘獲的濮州刺史胡立，寫信給世宗，自稱大蜀皇帝，并且説自己的祖先是邢臺人，希望他能注重同鄉的情分。世宗氣憤於他的無禮，没有答覆他。孟昶越發覺得不安，於是在劍門、夔、峽積儲糧草，增派軍隊。費用不足，就鑄造鐵錢。限制國内用鐵，凡是必須用鐵做的器具，設立專賣場，以獨占財利。

立兒子孟玄喆爲太子，任用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韜等分掌大權，統領内外兵權。母親李氏對他説："我曾見過莊宗跨過黄河與梁軍作戰，還見過你父親在并州抵禦契丹以及入蜀平定兩川，當時如果没有功勞是不能授職掌管軍隊的，所以士兵敬服。但像王昭遠，出身微賤，僅是你從師學習的時候，在左右供職；還有韓保正等都是世代享有禄位的子孫，一向不懂軍事，一旦邊疆告急，這些人有什麽智謀才略可以抵禦敵人呢？高彦儔是你父親的舊友，忠貞誠實，經歷的事很多，這個人可以任用。"孟昶却不能遵從她的建議。

到宋太祖攻下荆、楚時，孟昶想派使臣朝拜進貢，王昭遠等人堅决阻止他。太祖下詔將先前在江陵的蜀的官吏、將士一并放回，并賜給錢物打發走。乾德二年，孟昶派遣孫遇、楊蠲、趙彦韜到京城做間諜。趙彦韜暗中取得了孟昶給并州劉鈞的蠟丸帛書來報告，那封書信中説："早年我曾奉上書信，遠路送給你。文詞詳盡叙述了我赤誠的心意，我們投合的友情已經形成了盟約。等到傳來你撫慰人民討伐罪人的佳訊，我作爲你的盟友感到高興。不久便在褒、漢增駐軍隊，衹等白色軍旗渡過黄河，我就派前鋒出境相應。"此前，太祖已經有西征的意圖但未行動，等看到書信後，高興地説："我有名義出兵了。"便任命

全斌充鳳州路行營前軍兵馬都部署，武信軍節度、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崔彥進充副都部署，樞密副使王仁贍充都監，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史延德充馬軍都指揮使，虎捷右廂都指揮使張萬友充步軍都指揮使，隴州防禦使張凝充先鋒都指揮使，左神武大將軍王繼濤充濠寨使，内染院使康延澤充馬軍都監，翰林副使張煦充步軍都監，供奉官田仁朗充濠寨都監，殿直鄭粲充先鋒都監，步軍都軍頭向韜充先鋒都軍頭，寧江軍節度、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劉廷讓充歸州路行營前軍兵馬副都部署，内客省使、樞密承旨曹彬充都監，客省使武懷節充戰棹部署，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李進卿充步軍都指揮使，前階州刺史高彥暉充先鋒都指揮使，右衛將軍白廷誨充濠寨使，御厨副使朱光緒充馬軍都監，儀鸞副使折彥贇充步軍都監，八作副使王令喦充先鋒都監，供奉官郝守濬充濠寨都監，馬步軍都軍頭楊光美充戰棹左右廂都指揮使，供奉官藥守節充戰棹左廂都監，殿直劉漢卿充戰棹右廂都監，率禁兵三萬人、諸州兵二萬人分路討之。詔令孫遇等指畫江山曲折之狀，及兵寨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以授全斌等。因謂曰：“西川可取否?”全斌等對曰：“臣等仗天威，遵廟算，刻日可定。”龍捷右廂都校史延德前奏曰：“西川一方，儻在天上，人不能到，固無可奈何。若在地上，以今之兵力，到即平矣。”上壯其言，謂之曰：“汝等果敢如此，我何憂乎!”又謂全斌等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錢帛分給戰士。”

忠武軍節度王全斌任鳳州路行營前軍兵馬都部署，武信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崔彥進任副都部署，樞密副使王仁贍任都監，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史延德任馬軍都指揮使，虎捷右廂都指揮使張萬友任步軍都指揮使，隴州防禦使張凝任先鋒都指揮使，左神武大將軍王繼濤任濠寨使，内染院使康延澤任馬軍都監，翰林副使張煦任步軍都監，供奉官田仁朗任濠寨都監，殿直鄭粲任先鋒都監，步軍都軍頭向韜任先鋒都軍頭，寧江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劉廷讓任歸州路行營前軍兵馬副都部署，内客省使、樞密承旨曹彬任都監，客省使武懷節任戰棹部署，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李進卿任步軍都指揮使，前任階州刺史高彥暉任先鋒都指揮使，右衛將軍白廷誨任濠寨使，御厨副使朱光緒充任馬軍都監，儀鸞副使折彥贇任步軍都監，八作副使王令喦任先鋒都監，供奉官郝守濬任濠寨都監，馬步軍都軍頭楊光美任戰棹左右廂都指揮使，供奉官藥守節任戰棹左廂都監，殿直劉漢卿任戰棹右廂都監，率領禁軍三萬人、各州兵二萬人分路討伐孟昶。下詔命令孫遇等畫出江山曲折情況，以及軍寨戍守之處道路的遠近，讓畫工畫成圖，授給王全斌等人。并問道：“西川可以拿下嗎?”王全斌等人回答說：“臣等仰仗皇上的神威，遵照朝廷的謀略，很快就能平定。”龍捷右廂都校史延德上前啓奏說：“西川一方，如果是在天上，人到不了，就無可奈何。若是在地上，以現在的兵力，一到就平定了。”皇上認爲這些話很豪壯，對他們説：“你們如此果敢，我還有什麽可擔憂的呢!”又告訴王全斌等人説：“凡是攻克的城寨，僅取回其中的武器兵甲糧草，把錢財物帛全分給戰士。”

及兵至，昶遣王昭遠、趙崇韜、韓保正、李進等來拒戰。昭遠等相繼

等軍隊一到，孟昶派王昭遠、趙崇韜、韓保正、李進等人來抵抗。王昭遠等人相繼被擒獲，

就擒，昶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其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爲其副，以守劍門。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携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綿州，聞宋師已破劍門，遂遁歸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昶益惶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以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昶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東嚮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爲我效命？"

孟昶非常害怕，拿出金錢財帛招募軍隊，命令兒子孟玄喆統率，李廷珪、張惠安爲他的副職，鎮守劍門。孟玄喆根本不懂軍事，李廷珪、張惠安又都平庸懦弱毫無見識。孟玄喆離開成都時，衹携帶姬妾、樂器以及伶人幾十名，日夜玩樂，不顧慮軍中大事。到了綿州，聽説宋軍已攻下了劍門，就逃回東川，所經之處焚毁房屋糧倉而去。孟昶更加驚惶害怕，向近臣問計。其中有一員老將石斌，回奏説宋軍遠道而來，威勢不能持久，請求聚兵堅守使他們疲勞。孟昶説："我父子用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等到遇上了敵人，却不能爲我向東邊發射一枝箭。現在若是堅守，什麽人爲我捨命報效？"

三年正月，昶遣其通奏伊審徵齎表詣全斌請降，且言："中外骨肉二百餘人，有親年幾七十，願終甘旨之養，免賜睽離之責，則祖宗血食庶獲少延。"末援劉禪、陳叔寶故事以請封號。全斌等既受其降，遣馬軍都監康延澤先以百騎入城見昶，諭以恩信，留三日，盡封府庫而還。

三年正月，孟昶派他的通奏伊審徵持降表去見王全斌請求投降，并且説："宫廷内外的至親有二百餘人，還有母親年近七十，希望能讓我用甘食美味奉養一生，免受分離的責罰，那麽祖宗的祭祀或許能稍得延續。"最後援引劉禪、陳叔寶的舊例請求封號。王全斌等人受降之後，派馬軍都監康延澤先帶一百名騎兵進城見孟昶，用恩德信義曉諭他，留了三天，查封了全部倉庫後返回。

昶又遣其弟仁贄詣闕上表言：

孟昶又派他的弟弟孟仁贄到皇宫奉進降表説：

先臣受命唐室，建牙蜀川，因時事之變更，爲人心之擁迫。先臣即世，臣方丱年，猥以童昏，繆承餘緒。乖以小事大之禮，闕稱藩奉國之誠，染習偷安，因循積歲。所以上煩宸算，遠發王師，勢甚疾雷，功如破竹。顧惟懦卒，焉敢當鋒？尋束手以云歸，止傾心而俟命。

臣已故的父親從唐王室接受任命，鎮守蜀川，由於當時事情發生了變化，爲民心所擁而被迫稱帝。先父去世時，臣剛到幼年，憑着幼年愚昧，錯誤地繼承了遺下的基業。臣背離了以小事大的禮節，缺乏自稱藩屬尊奉中朝的誠意，習慣於苟且偷安，沿襲了多年。所以煩勞朝廷謀劃，讓帝王的軍隊遠征，攻勢超過疾雷，功效如同破竹。自己僅有懦弱士兵，怎敢抵擋鋒刃？所以不久就束手稱降，惟求竭盡誠心等待命令。

今月七日，已令私署通奏使、宣徽南院使伊審徵奉表歸降，以緣路寇攘，前進不得。臣尋更令兵士援送，至十一日，尚恐前表未達，續遣供奉官王茂隆

本月七日，已經讓自己的通奏使、宣徽南院使伊審徵奉表歸降，因爲沿途盜匪侵奪，前進不得。臣不久又派兵士保護相送，到十一日，還怕先前的降表没有送到，接着派遣供奉官王茂隆再帶前降表。到十二日以

再齎前表。至十二日以後，相次方到軍前，必料血誠，上達睿聽。臣今月十九日，已領親男諸弟，納降禮於軍門，至於老母諸孫，延餘喘於私第。

陛下至仁廣覆，大德好生，顧臣假息於數年，所望全軀於此日。今蒙元戎慰恤，監護撫安，若非天地之垂慈，豈見軍民之受賜！臣亦自量過咎，尚切憂疑，謹遣親弟詣闕奉表，待罪以聞。

後，纔相繼到達軍前，臣估計臣發自內心的誠意，一定向上傳到聖明的耳目。臣本月十九日，已帶領親生兒子及各兄弟，在軍門舉行歸降之禮，至於老母及各孫兒，則在私宅苟延殘喘。

陛下的至仁廣及四方，大德愛護生靈，顧念臣苟且生活了好些年，所盼望的是現在能保全生命。現承蒙主帥慰問憐恤，監護安全，如果不是天地降下慈愛，怎能見到軍民倍受恩賜！臣也自己揣度過錯，還很擔憂懷疑，謹派親弟弟來到朝廷進奉降表，待罪上報。

太祖詔曰：

朕以受命上穹，臨制中土，姑務保民而崇德，豈思右武以佳兵？至於臨戎，蓋非獲已。矧惟益部，僻處一隅，靡思僭竊之愆，輒肆窺覦之志，潛結并寇，自啓釁端。爰命偏師，往申吊伐，靈旗所指，逆壘自平。

太祖下詔說：

我因受命上天，統治中原地區，致力於保護人民及崇尚仁德，怎會想尊崇武力而喜好戰爭？至於出動軍隊，實是因爲不得已。況且益部，偏居一隅，不考慮越分盜用皇帝名號的罪過，却企圖伺機出兵，暗中勾結并寇，自行挑起爭端。我被迫命令偏師，前來表明吊民伐罪之意，軍旗指向之處，叛逆的堡壘自然被平定。

朕嘗中宵憮然，兆民何罪！屢馳馹騎，嚴戒兵鋒，務宣拯溺之懷，以盡招携之禮。而卿果能率官屬而請命，拜表疏以祈恩，托以慈親，保其宗祀，悉封庫府，以待王師。追咎改圖，將自求於多福；匿瑕含垢，當盡滌於前非。朕不食言，爾無他慮。

我曾經在半夜茫然若失，萬民又有什麼罪過！所以多次驅派驛馬，嚴格告誡軍隊的前鋒，一定要傳達拯救危難的心意，克盡招納安撫的禮節。你終於能率領官吏下屬來請求保命，送降表奏疏祈盼賜恩，以老母親相托，并要保全你的祖宗祭祀，盡數查封了倉庫，等候王師。補救過錯改變意圖，使自己求得多福；藏匿起瑕斑包容了污垢，以前你的錯誤應當全部洗清。我不會食言，你不要有別的顧慮。

昶乃舉族與官屬由峽江而下，至江陵，上遣皇城使竇思儼迎勞之。四月初，昶與母至襄漢，復遣使齎詔賜茶藥。所賜詔不名，仍呼昶母爲國母。昶將至，命太宗勞於近郊。昶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太祖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昶襲衣、玉帶、黄金鞍勒馬、金器千兩、銀器萬兩、錦綺千

於是孟昶帶領全部家族和官吏從峽江乘船而下，到了江陵，皇上派遣皇城使竇思儼迎接慰勞。四月初，孟昶和母親到了襄漢，宋又派遣使臣帶詔書賜給茶藥。賜給的詔書没稱呼名字，并且稱孟昶的母親爲國母。孟昶將要到達時，命令太宗在近郊慰勞他。孟昶率領兒子兄弟穿着喪服在宮闕下等候處分，太祖駕臨崇元殿，用周全的禮節會見他們，賜給孟昶整套衣服、玉帶、黄金

段、絹萬匹；又賜昶母金器三百兩、銀器三千兩、錦綺千匹、絹千匹；子弟及其官屬等襲衣、金玉帶、鞍勒馬、車乘、器幣有差；又遣使分詣江陵、鳳翔賜其家屬錢帛，疾病者給以醫藥。即日宴於大明殿。先是，詔有司於右掖門外，臨汴水起大第五百間以待昶，供帳悉備，至是賜之，又爲其官屬各營居第。

翌日，詔曰：

伯禹導川，黑水本梁州之域；《河圖》括象，岷山直井絡之墟。是曰坤維，素爲王土。屬中原多故，四海群飛，遂剖裂於山河，競僭竊於位號。朕削平宇縣，載整皇綱，復周、漢之舊疆，寵綏群后；采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六年于茲，百揆時叙。禮樂征伐之柄，盡出朝廷；蠻夷山海之君，咸修職貢。一昨順長庚而授律，法時雨以興師，先申誕告之文，以慰徯來之衆。

咨爾僞蜀主孟昶，克承餘緒，保據一隅，擅正朔以自尊，歷歲時而滋久。屬王師致討，察天道之惡盈，體此綏懷，思於效順，盡率群吏，降于軍門。抗手疏以陳誠，伏天闕而請命。是用昭示大信，盡滌疵瑕，度越彝章，升於崇秩。冠紫微之近署，以奉內朝；剪鶉首之奥區，爲之封邑。率從異數，式洽殊私。爾宜欽承，往踐厥位。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給上鎮節度使奉禄。餘官除拜有差。

昶數日卒，年四十七。太祖廢朝

鞍勒馬、金器一千兩、銀器一萬兩、錦綺一千段、絹一萬匹；又賜給孟昶的母親金器三百兩、銀器三千兩、錦綺一千匹、絹一千匹；子弟以及他的官吏等整套衣服、金玉帶子、鞍勒馬、車乘、器幣各有差別；又派遣使臣分別到江陵、鳳翔賜給他的家屬錢帛，病人供給醫藥。當天在大明殿舉行宴會。在此之前，下詔有關官員在右掖門外，臨近汴水造起大的府第五百間等待孟昶，用品飲食等全都具備，到這時賜給了他，又給他的官吏各自營造住所。

第二天，下詔說：

大禹疏導河流，黑水本來是屬於梁州的地域；《河圖》記載其星象，岷山正是井宿所對應之地。所以說西南一方，一直是帝王的土地。正值中原變亂很多，四海成群飛散，於是從國土中分裂出來，爭相僭立竊取王位與帝號。我平定天下，統治皇土，恢復周、漢時舊有的疆域，恩寵安撫衆位舊君主；采用唐、虞時的訓典，讓萬邦親睦。至今六年，國政有序。禮樂征伐的大權，全出自朝廷；蠻夷及深山沿海的國君，都來上貢品。前些日子應順長庚星來頒布討伐命令，效法應時的雨來出動軍隊，首先發布廣泛告知之文，以等待歸服的人。

僞蜀主孟昶，能够繼承遺留的基業，守護占據一方，擅自定正朔來自我尊崇，長久割據一方。適值朝廷的軍隊來征討，你明白天道的懲惡，體察到安撫的心意，想要效法歸順，所以盡數率領官吏，在軍門前投降。奉上親筆奏疏陳述誠意，拜伏在皇宮門前請降。因此向你明白地顯示恩信，全部洗清你的過失，超過常典，升到尊崇的官階。在皇城附近任官，事奉宮廷；劃出秦地這樣的內地，作爲你的封邑。一概依照不同的等級，規格上普遍給予特別的偏愛。你應當恭敬地接受，去登其位。可以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供給上鎮節度使的俸禄。其他的官員授官各有差別。

孟昶幾天後去世，年四十七歲。太祖罷朝五

五日，素服發哀於大明殿。賜尚書令，追封楚王，謚恭孝，賻布帛千匹，葬事官給。後數日，其母李氏亦卒。

初，李氏隨昶至京師，太祖數命肩輿入宮，謂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太祖曰："歸蜀爾。"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倘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晉陽未平，太祖聞其言大喜，曰："俟平劉鈞，即如母所願。"因厚加賜賚。及昶卒，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生焉!"因不食，數日卒。太祖聞而傷之，賻贈加等。令鴻臚卿范禹偁護喪事，與昶俱葬洛陽，詔發奉義甲士千人護送。

七月，正衙備禮册命昶，其文曰：

維乾德三年，歲次乙丑，七月己巳朔，二十四日戊子，皇帝若曰：咨爾故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孟昶，册贈之典，所以彰世祚而紀勛伐，繼絶之義，所以旌異域而表來庭。苟匪全功，寧兼二者。

國家乘乾撫運，括地開圖。稽至德於勛、華，體深仁於湯、禹。既定壺關之亂，復剪淮夷之凶，暨荆及衡，洗蕩逋穢。以爲君人之道，先德而後刑；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兵威震疊，寰宇來同。以至薄伐兩川，徂征三峽。

惟爾昶襲乃堂構，據有巴庸，而能祇畏皇靈，保全宗緒，知機識變，委順圖全。馳子牟魏

天，穿素服在大明殿發布哀訊。賜官尚書令，追封爲楚王，謚號恭孝，賜葬喪用布帛一千匹，喪葬之費由官府供給。過了幾天，他母親李氏也去世。

起初，李氏跟隨孟昶到了京城，太祖多次讓她乘肩輿進宮，對她說："老人家自己好好珍重，不要戚戚懷念家鄉，將來一定送你回去。"李氏說："讓我去哪兒?"太祖說："回蜀地。"李氏說："我的家原在太原，如果能回到并地養老，是我的心願。"當時晉陽還沒有平定，太祖聽了她的話特别高興，説："等平定了劉鈞，就遵從老人家的願望。"於是豐厚地給予賞賜。等到孟昶去世，她不哭，用酒灑地祭奠説："你不能够爲社稷而死，貪圖生命到今天。我之所以忍耐不死，是因爲你活着。現在你已經死了，我還活什麼呢!"於是不吃飯，幾天後去世。太祖聽到後很傷心，賜喪葬錢物高出等級。命令鴻臚卿范禹偁主持喪事，同孟昶一起葬在洛陽，下詔派遣奉義戰士一千人護送。

七月，在正衙用完備的禮儀册封孟昶，那篇文章説：

乾德三年，年歲在乙丑，七月己巳初一，二十四日戊子，皇帝這樣説：你從前的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孟昶，册命追封之禮，是用來表明世代的福祚和記載功勞，恢復已絶的恩義，以表彰别國前來朝見天子。如果不是有完全的功勞，怎麼會兩者兼具。

國家順應上天開創立國，統一各國擴大版圖。從唐堯、虞舜繼承無上的德行，效商湯、夏禹體察深厚的仁慈。平定了壺關之亂以後，又剪除了淮夷的叛亂，連同荆以及衡地，清除污穢。作爲統治人民之道，是德治在先而刑法在後；帝王的軍隊，有征討而没有戰争。軍隊威武，天下都來歸順。於是攻伐兩川，征討三峽。

雖然孟昶承襲先人的基業，占據巴庸，却能敬畏帝王的威勢，保全宗族，隨機應變，以求保全。懷着子牟忠於朝廷的心情，

闕之心，奉伯禹塗山之會。朕自聞獻款，良切虛懷。舟車欣至止之初，邸第錫非常之制。封崇異數，祈保永年。景命不融，奄然殂謝。

於戲！爾有及親之孝，特異常倫；爾有達上之情，所期終養。何高穹之不祐，與幽壤之同歸！斯朕所以當宁興悲，徹縣永嘆。詢于史氏，申命禮官，今遣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傅、右神武統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平昌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孟仁贊持節，册贈爾爲尚書令，仍追封楚王。於戲！式備哀榮，載光簡牒。南宫峻秩，全楚大邦，并示追崇，夐超彝制。始終之分，朕無愧焉。

仍贈昶墳莊一區，給守墳人米千石，錢五萬。

初，昶在蜀專務奢靡，爲七寶溺器，他物稱是。每歲除，命學士爲詞，題桃符，置寢門左右。末年，學士幸寅遜撰詞，昶以其非工，自命筆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以其年正月十一日降，太祖命吕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乃聖節名也。又昶襲位後，民質錢取息者，將徙居，必署其門曰："召主收贖。"周世宗平淮甸，克關南，即議討蜀而未果，至太祖乃平之。

昶三子：玄喆、玄珏、玄寶。玄寶先卒，僭贈遂王。昶弟：仁贄、仁裕、仁操。

昶既降，寧江軍節度、同平章事伊審徵，檢校太尉兼侍中韓保正，山南西道節度、同平章事王昭遠，工部侍郎幸寅遜，武信軍節度、保寧軍都巡檢使李廷珪來闕下。審徵授静難軍

遵奉像夏禹在塗山一樣的相會。我自從聽到你降服，非常符合我的情懷。你的車船欣然來到的初時，就賜與了不同尋常的住宅。封賜都給予特殊的禮遇，盼望能長壽。上天授與你的生命却不長久，忽然就殞命謝世。

唉！你有顧及雙親的孝心，在倫常中特别突出；你有向上告白的心情，希望奉養親人以盡天年。爲什麽蒼天不加保祐，使你歸於地下！這就是我面對朝廷感發悲傷，撤去樂器長長嘆息的原因。向史官詢問，向禮官發布命令，現在派使臣再次起用雲麾將軍、檢校太傅、右神武統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平昌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孟仁贊奉持符節，册封追贈你爲尚書令，并追封爲楚王。唉！儀式備極哀榮，在簡册典籍中留下光輝。南宫這樣高的官級，整個楚的封國，共同顯示追贈尊敬，遠遠超出平常的法度。始終的情分，對此我没有愧對你。

於是贈給孟昶一處墓園，供給守墳人一千石米，五萬錢。

當初，孟昶在蜀十分奢侈浪費，有七寶溺器，其他物品與此相稱。每到年終，就讓學士寫詞，題寫桃符，安置在寢門左右。最後一年，學士幸寅遜所寫的詞，孟昶認爲不精到，親自命筆題寫道："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他在這一年正月十一日投降，太祖命令吕餘慶爲成都府知府，而"長春"則是聖上生日的名稱。還有孟昶繼承皇位以後，民間有當鋪取利的，即將遷移住所，一定在門上題署説："叫主人收贖。"周世宗平定淮甸，攻下關南，就商議征討後蜀却未能實現，到宋太祖時纔平定。

孟昶有三個兒子：孟玄喆、孟玄珏、孟玄寶。孟玄寶早死，僭越追贈遂王。孟昶的弟弟：孟仁贄、孟仁裕、孟仁操。

孟昶投降後，寧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伊審徵，檢校太尉兼侍中韓保正，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王昭遠，工部侍郎幸寅遜，武信軍節度使、保寧軍都巡檢使李廷珪來到朝廷。伊審徵任命爲静難軍節度使，王昭遠任命爲左領軍衛大將

節度，昭遠授左領軍衛大將軍，寅遜授右庶子，廷珪授右千牛衛上將軍，韓保正未授官卒。保正、昭遠、廷珪川中各有田宅，詔各賜錢三百萬。又成都人王處瓊，少孤，有司籍其金寶，昶降，輦送闕下。太祖聞之，令計其直還焉。

軍，幸寅遜任命爲右庶子，李廷珪任命爲右千牛衛上將軍，韓保正未任命官職即去世。韓保正、王昭遠、李廷珪在川中都有田地宅院，下詔令各賞賜三百萬錢。還有成都人王處瓊，從小就成了孤兒，有關官吏没收了他的金銀財寶，孟昶投降後，用車運送到朝廷。太祖聽到了這件事，命令按照其價值還給他。

孟玄喆

玄喆字遵聖，幼聰悟，善隸書。年十四，僭封秦王、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事。嘗自書姚崇《口箴》，刻諸石。昶賜以銀器、錦綵。廣政二十一年，領武德軍節度。二十四年，加兼侍中。二十五年，立爲皇太子。宋師將至，以玄喆爲元帥，精卒萬餘，旌旗用文綉，以錦綢其杠。是日微雨，玄喆慮沾濕，令解去，俄雨止，復旆之，旌幟數千皆倒繫杠上，識者異之。及聞劍門陷，遂奔東川。數日，棄軍遁歸。

孟玄喆字遵聖，自幼聰明，擅長隸書。十四歲時，就被僭越封爲秦王、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事。曾經自己書寫姚崇的《口箴》，刻在石碑上。孟昶賜給他銀器、錦綵。廣政二十一年，領武德軍節度使。二十四年，加官兼侍中。二十五年，被立爲皇太子。宋軍即將到來時，讓孟玄喆作元帥，率領一萬多精鋭兵卒，旗幟綉以花紋，用錦緞纏繞在旗竿上。當天下小雨，孟玄喆擔心淋濕旗幟，命令解下去。不久雨停，又挂旗，幾千面旗幟全倒繫在旗竿上，知道的人覺得很奇怪。等到聽説劍門被攻陷，就逃奔東川。過了幾天，抛下軍隊逃了回來。

入朝，與昶同日宣制檢校太尉、泰寧軍節度。昶卒，賜玄喆羊五百口、酒五百壺。玄喆獻馬二百匹、白玉水晶鞍勒副之。移鎮貝州，在鎮十餘年，亦有治迹。太平興國初，移鎮定州。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四年，從平太原，就命爲鎮州駐泊兵馬鈐轄。又從征幽州，率所部攻城之西面。會班師，遣與軍器庫使藥可瓊、深州刺史念金鏁、左龍武將軍趙延進、殿前都虞候崔翰、四方館使梁迥、翰林使杜彦圭帥兵歸屯定州。俄契丹入寇，玄喆與諸將校破之徐河。以功封滕國公，入爲左龍武軍統軍，判右金吾衛仗。未幾，知滑州。淳化初，病，求換瀕淮一小郡養疾。移知滁州，卒，年五十五。贈侍中。

進入朝廷，和孟昶同一天宣布授爲檢校太尉、泰寧軍節度使。孟昶去世，賜給孟玄喆五百隻羊、五百壺酒。孟玄喆進獻了二百匹馬，用白玉水晶馬鞍相配。改爲鎮守貝州，在此鎮守十多年，也有政績。太平興國初年，改守定州。三年，加官開府儀同三司。四年，跟隨平定太原，隨即任命爲鎮州駐泊兵馬鈐轄。又跟隨征討幽州，帶領部下攻打城的西面。正值班師，派遣他與軍器庫使藥可瓊、深州刺史念金鏁、左龍武將軍趙延進、殿前都虞候崔翰、四方館使梁迥、翰林使杜彦圭率兵回來駐守定州。不久契丹入侵，孟玄喆同各將校在徐河打敗了他們。因功封爲滕國公，入朝爲左龍武軍統軍，判右金吾衛仗。没多久，爲滑州知州。淳化初年，生了病，請求改換臨淮河的一小州養病。改爲滁州知州，去世，享年五十五歲。贈官侍中。

初，玄喆在貝州，凡民輸税者皆令出商算，規其餘羨，以備留使之

當初，孟玄喆在貝州時，凡是繳税的老百姓都繳商税，占有其中的贏餘，供州中使用，人們

用，人頗苦之。景德中，都官員外郎孔揆使河北，表論其事，詔除之。有子十五人，隆記、隆詁、隆説、隆詮并進士及第。

對此相當厭惡。景德年間，都官員外郎孔揆出使河北，上表陳述這件事，下詔免除。孟玄喆有十五個兒子，其中孟隆記、孟隆詁、孟隆説、孟隆詮都是進士及第。

孟玄珏

玄珏初封王，與玄喆并日封拜，仍檢校太保。少端敏。常侍昶射，雙箭連中的，昶奇之，賜錢三十萬。時玄珏方就學，爲選起居舍人陳鄂爲教授。至是，自陳願以錢賜鄂，昶嘉而許焉。鄂嘗仿唐李瀚《蒙求》、高測《韻對》爲《四庫韻對》四十卷以獻，玄珏益賞之。廣政二十三年，玄珏領閬州保寧軍節度。久之，加檢校太傅。歸朝，爲千牛衛上將軍。乾德五年，遷右神武統軍，代玄喆判金吾衛仗。太平興國九年，出爲宋、曹、兖、鄆都巡檢，又改右屯衛上將軍。淳化元年四月，復爲右神武統軍。六月，出知滑州。三年，卒。

孟玄珏當初被封爲王時，與孟玄喆同日受封，爲檢校太保。小時候端莊聰明。曾經陪隨孟昶射箭，雙箭接連射中靶心，孟昶對此很驚異，賞給他三十萬錢。當時孟玄珏剛剛求師學習，爲他選擇了起居舍人陳鄂作教授。到這時，自己訴説希望能用錢賞賜給陳鄂，孟昶很贊許而答應了他。陳鄂曾經仿照唐代李瀚的《蒙求》、高測的《韻對》作了《四庫韻對》四十卷獻上，孟玄珏越發欣賞他。廣政二十三年，孟玄珏領閬州保寧軍節度使。很久以後，任檢校太傅。歸服朝廷後，爲千牛衛上將軍。乾德五年，升爲右神武統軍，代替孟玄喆判金吾衛仗。太平興國九年，出京爲宋、曹、兖、鄆都巡檢，又改爲右屯衛上將軍。淳化元年四月，又爲右神武統軍。六月，出朝任滑州知州。三年，去世。

孟仁贄

仁贄字忠美，初爲左威衛將軍同正。廣政十三年，封雅王、檢校太尉。二十年，領閬州保寧軍節度。二十四年，加檢校太尉。及昶降，遣仁贄奉表詣闕，太祖召見廣德殿，賜襲衣、玉帶、鞍勒馬。俄授右神武統軍。丁母憂，起復，領大同軍節度、西京都巡檢使。開寶四年，卒，年四十四，贈太子太師。

孟仁贄字忠美，起初爲左威衛將軍同正。廣政十三年，封雅王、檢校太尉。二十年，領閬州保寧軍節度使。二十四年，加官檢校太尉。孟昶投降時，派遣孟仁贄奉降表到皇宫，宋太祖在廣德殿召見他，賞賜整套衣服、玉帶、鞍勒馬。不久爲右神武統軍。遇母親喪事，喪滿復官，領大同軍節度使、西京都巡檢使。開寶四年，去世，年四十四歲，贈官太子太師。

孟仁裕

仁裕字鳴謙，初爲左威衛將軍同正，與仁贄同日封彭王、檢校太傅。廣政二十年，領黔州武泰軍節度。二十四年，加檢校太尉。歸朝，授檢校太傅、右監門衛上將軍，遷右羽林軍。開寶三年，卒，年四十四，贈太子太傅。

孟仁裕字鳴謙，起初爲左威衛將軍同正，與孟仁贄同一天封爲彭王、檢校太傅。廣政二十年，領黔州武泰軍節度使。二十四年，加官檢校太尉。歸順朝廷後，授檢校太傅、右監門衛上將軍，升右羽林軍。開寶三年，去世，年四十四歲，贈官太子太傅。

孟仁操

仁操，初爲右領軍衛將軍同正，與仁贊同日封嘉王、檢校太傅。廣政二十一年，領果州永寧軍節度。嘗侍昶射於梔子園，仁操連中的者三。二十四年，加檢校太尉。尤奉釋氏，深究其理。歸朝，授右監門衛上將軍，累遷右龍武統軍。雍熙三年，卒。

孟仁操，起初爲右領軍衛將軍同正，與孟仁贊同一天封爲嘉王、檢校太傅。廣政二十一年，領果州永寧軍節度使。曾經陪從孟昶在梔子園射箭，孟仁操多次接連射中靶心。二十四年，加官檢校太尉。他尤其信奉佛教，深入研求其中的道理。歸服朝廷後，授爲右監門衛上將軍，多次升遷爲右龍武統軍。雍熙三年，去世。

伊審徵

伊審徵字申圖，并州人。父延瓌，隨知祥入蜀。知祥僭位，以女妻延瓌，僭封崇華公主。延瓌歷陵、嘉、眉三州刺史。審徵幼以孝聞，母病，割股肉啖之。以父任，歷蜀州刺史、雲安榷鹽使。廣政十四年，高延昭求解機務，急召爲通奏使、知樞密院事。久之，領蜀州刺史。秦、鳳興師，命檢校城寨，俄領武泰軍節度。選其子崇度尚公主。又改寧江軍節度、同平章事，與王昭遠俱掌機務。昶事無大小，一以咨之。常自以康濟經略爲己任。屬宋師入境，審徵首奉降表詣軍前。昭遠時統軍，敗走。時人笑之。審徵歸朝，授靜難軍節度。乾德六年，移鎮延安。開寶末入朝，改右屯衛上將軍。太平興國二年，判右金吾衛仗。雍熙五年，卒，年七十五。

伊審徵字申圖，并州人。父親伊延瓌，跟隨孟知祥進入蜀地。孟知祥稱帝後，把女兒嫁給伊延瓌，封爲崇華公主。伊延瓌歷官陵州、嘉州、眉州三州的刺史。伊審徵小時候因孝順而聞名，母親生病，他割下大腿上的肉給她吃。以父親恩蔭而得以賜官，歷官蜀州刺史、雲安榷鹽使。廣政十四年，高延昭請求解除樞密院職，迅速召他爲通奏使、知樞密院事。過了很久，領蜀州刺史。秦、鳳起兵後，讓他查察城寨，不久領武泰軍節度使。選他的兒子伊崇度娶公主。又領寧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與王昭遠一同掌管樞密院。孟昶無論事情大小，全來問他們。他經常把安民濟衆謀劃治理作爲自己的責任。宋朝軍隊進入國境，伊審徵首先奉降表到軍前。王昭遠當時統領部隊，敗陣逃走。當時的人嘲笑他們。伊審徵歸順了朝廷，授予靜難軍節度使。乾德六年，轉爲鎮守延安。開寶末年入朝，改爲右屯衛上將軍。太平興國二年，判右金吾衛仗。雍熙五年，去世，享年七十五歲。

韓保正

韓保正字永吉，潞州長子人。父昭運，從知祥入蜀。及知祥僭號，署珍州刺史。保正初事知祥爲押衙，及僭位，以爲豐德庫使兼廣義庫使、眉州刺史、樞密副使。復刺漢州，拜宣徽北院使。會鳳翔侯益歸款，以保正爲北路行營都監，以圖岐陽。時晉昌趙贊亦謀歸蜀，爲王景崇所逼，棄城東奔。僞將李廷珪先退師，保正

韓保正字永吉，潞州長子人。父親韓昭運，跟隨孟知祥進蜀。孟知祥僭稱皇帝時，任命爲珍州刺史。韓保正起初事奉孟知祥爲押衙，到登帝位時，讓他任豐德庫使兼廣義庫使、眉州刺史、樞密副使。又爲漢州刺史，授爲宣徽北院使。正逢鳳翔侯益降服，讓韓保正爲北路行營都監，來攻取岐陽。當時晉昌趙贊也打算歸依蜀，被王景崇逼迫，棄城東逃。僞將李廷珪首先退兵，韓保正駐兵陳倉，與大將張虔釗、龐福誠謀劃商

次陳倉，與大將張虔釗、龐福誠謀議不叶，益亦中變，遂還成都。俄爲雄武節度，領兵出新關，至隴州，漢兵固守，保正無功而還。復屯雄武。廣政十四年，赴成都，其親吏楊虔鞄訟保正不法，昶令斬虔鞄，釋保正不問。俄改夔州寧江軍節度。李昊讓度支，以保正代之。未幾，加宣徽南院使、山南節度、左衛聖步軍節度指揮使，遷奉鸞肅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又選其子崇遂尚主。

議不合，益州内部也有了變亂，於是返回了成都。不久爲雄武節度使，領兵出新關，到隴州，漢兵堅守，韓保正没有戰績返回。又駐守雄武。廣政十四年，前往成都，他的親信楊虔鞄告發韓保正不法，孟昶下令斬了楊虔鞄，對韓保正不加追究。不久改爲夔州寧江軍節度使。李昊推辭度支官時，讓韓保正代替了他。不久，加官宣徽南院使、山南節度使、左衛聖步軍節度指揮使，升奉鸞肅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又選他兒子韓崇遂娶公主。

宋初，荆南高繼冲納土，昶聞之，以保正爲峽路都指揮制置使，屯夔州，以經畫邊事。遷檢校太尉兼侍中。聞太祖將加兵，以保正爲山南節度、興元武定緣邊諸寨屯駐都指揮使。及王全斌至，保正棄興元，保西縣。王師進圍之，保正懦懼不敢出，遣人依山背城結陣以自固，爲史延德所破。保正以麾下遁，延德追擒之，送全斌。全斌驛置闕下，太祖召升殿勞問，賜袍笏、金帶、茵褥、鞍勒馬，仍賜甲第。未及命官而卒，贈右千牛衛上將軍。

宋代初年，荆南高繼冲歸服，孟昶聽到這事，就讓韓保正爲峽路都指揮制置使，駐兵夔州，管理謀劃邊防之事。升任檢校太尉兼侍中。聽説宋太祖即將發兵，讓韓保正爲山南節度使、興元武定緣邊諸寨屯駐都指揮使。王全斌兵到，韓保正放棄興元，守衛西縣。朝廷的軍隊前進包圍了他，韓保正害怕不敢出戰，派人依山列陣自守，被史延德打敗。韓保正率領士兵逃走，史延德追上并擒獲了他，送給王全斌。王全斌用驛車送到朝廷，太祖召他登殿加以慰問，賞賜袍笏、金帶、墊褥、帶鞍勒的馬，并賜給豪華的宅第。未趕上任命官職即去世，贈官右千牛衛上將軍。

王昭遠

王昭遠，益州成都人。幼孤貧。年十三，依東郭僧智諲爲童子。知祥鎮蜀，一日飯僧於府署，昭遠持巾履從智諲，得入。時昶方就學，知祥見昭遠聰慧，留給事昶左右。

王昭遠，益州成都人。小時候是孤兒家貧。十三歲時，跟隨城東僧人智諲爲童子。孟知祥鎮守蜀，有一天在官署施飯給僧人，王昭遠拿着頭巾鞋子跟隨智諲，得以進入官府。當時孟昶正在從師學習，孟知祥見王昭遠聰慧，就留下他在孟昶左右侍奉。

昶嗣位，以昭遠爲捲簾使、茶酒庫使。會樞密使王處回出知梓州，昶以樞密事權太重，乃以昭遠及普豐庫使高延昭爲通奏使、知樞密院事，機務一以委之，府庫財帛恣其取不問。加領眉州刺史，出爲永平軍節度。不數月，會昭武李繼勳以目疾不能視事，議以閑地處之，昭遠遽以永平讓

孟昶繼位後，授王昭遠捲簾使、茶酒庫使。樞密使王處回出爲梓州知州時，孟昶因爲樞密職權太重，於是讓王昭遠以及普豐庫使高延昭爲通奏使、知樞密院事，機要大事全都托付給他，倉庫中的錢財任從他取用從不過問。加領眉州刺史，出京爲永平軍節度使。幾個月後，昭武李繼勳因爲有眼病不能理事，商討把他安排在清閑的地方，王昭遠就把永平讓給李繼勳。過了一年

繼勳。歲餘，爲夔州寧江軍節度。昶母常言昭遠不可用，昶不從。未幾，兼領山南西道節度、同平章事。及入謝，求解通奏職，遂以左街使張仁貴爲副使、知樞密以代之。

昭遠好讀兵書，頗以方略自許。宋師入境，昶遣昭遠與趙崇韜率兵拒戰。始發成都，昶遣其宰相李昊等餞郊外。昭遠酒酣，攘臂曰："是行也，非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耳。"及行，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將至漢源，聞劍門已破，昭遠股栗，發言失次。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據胡床，皇恐不能起。俄崇韜敗，乃免冑棄甲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惟誦羅隱詩云："運去英雄不自由。"俄爲追騎所執，送闕下，太祖釋之，授左領軍衛大將軍。廣南平，奉使交阯。開寶八年，卒。

多，爲夔州寧江軍節度使。孟昶的母親經常説王昭遠不可任用，孟昶不聽從。没多久，兼領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進朝謝恩時，請求解除通奏官職，於是任命左街使張仁貴爲副使、知樞密來代替他。

王昭遠喜歡讀兵書，很以有計謀策略自負。宋軍進入國境，孟昶派王昭遠與趙崇韜率領軍隊抵抗。剛從成都出發，孟昶派他的宰相李昊等人在郊外餞行。王昭遠酒喝到暢快時，挽袖伸臂説："這一去，不僅僅是打敗敵人，正應率領這二三萬長着雕臉的凶猛的少壯兒郎，奪取中原易如反掌。"出征時，手拿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快到漢源時，聽説劍門已被攻下，王昭遠嚇得大腿發抖，語無倫次。趙崇韜布陣即將作戰，王昭遠坐在折叠椅上，害怕得不能起身。不久趙崇韜失敗，他就除去頭盔拋掉鎧甲逃奔到東川，藏在倉房下面，悲傷嘆氣流着眼淚，眼睛全腫起來了，衹背誦羅隱的詩説："運去英雄不自由。"不久被追趕的騎兵俘獲，送到朝廷，太祖放了他，授左領軍衛大將軍。廣南平定以後，奉命出使交阯。開寶八年，去世。

趙崇韜　趙廷隱

趙崇韜，并州太原人。父廷隱，隨知祥入蜀。廷隱拳勇有智略，知祥麾下無及者。東川董璋襲成都，廷隱大破之。璋奔歸，爲部下所殺，知祥遂有其地。及僭號，以廷隱總親軍，爲衛聖諸軍馬步軍指揮使，累遷至太師、中書令、宋王。卒，謚忠武。

崇韜驍果有父風。昶自置殿直四番，取將家及死事孤子爲之，始命李仁罕子繼宏、趙季良子元振、張知業子繼昭、侯洪實子令欽及崇韜，分爲都知領之。後累遷至客省使。周世宗克秦、鳳，將入蜀境，爲崇韜拒退。歷左右衛聖步軍都指揮使。選其子文亮尚公主。加領洋州武定軍節度、山南武定緣邊諸寨都指揮副使。漢

趙崇韜，并州太原人。父親趙廷隱，跟隨孟知祥進蜀。趙廷隱武勇有智謀，孟知祥的部下没有能趕得上的。東川董璋襲擊成都，趙廷隱把他打得慘敗。董璋逃奔而回，被部下殺死，孟知祥就占據了他的土地。稱皇帝時，讓趙廷隱統領親軍，爲衛聖諸軍馬步軍指揮使，屢次升遷到太師、中書令、宋王。去世，謚號忠武。

趙崇韜驍勇果敢有父親的遺風。孟昶自己設殿直四次，選將領家屬和死於國事的人的孤兒充當，起初授李仁罕的兒子李繼宏、趙季良的兒子趙元振、張知業的兒子張繼昭、侯洪實的兒子侯令欽以及趙崇韜，分别由都知主管。後來多次升遷到客省使。周世宗攻克秦、鳳，即將進入蜀界，被趙崇韜抵抗退走。歷官左右衛聖步軍都指揮使。選中他兒子趙文亮娶公主。加領洋州武定軍節度使、山南武定緣邊諸寨都指揮副使。

源之戰，獨策馬先登，及蜀軍敗，猶手擊殺十數人，爲宋師所擒。

漢源之戰中，獨自驅馬先登，蜀軍兵敗時，還親手打死十幾個宋兵，被宋軍擒獲。

高彥儔

高彥儔，并州太原人。父暉，宣威軍使。彥儔從知祥入蜀，累歷軍校，爲昭武軍監押。昶嗣位，遷邛州刺史，改馬步軍使。會漢兵入大散關，克安都寨，彥儔以所部先進。漢人燒寨毁閣遁去，彥儔盡鋭追之，復其寨而還。未幾，彥儔領趙州刺史。俄爲奉鑾肅衛都指揮副使，改右驍鋭馬軍都指揮使，加光聖馬軍都指揮使，真拜源州武定軍節度。周顯德初，向訓攻鳳州，昶令彥儔出兵解圍，未至，聞敗軍於唐倉，因潰歸；判官趙玭閉關不納，以城歸朝廷。彥儔遁歸成都，昶不之罪，以爲右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改功德使。

廣政二十二年，出授夔州寧江軍都巡檢制置、招討使，加宣徽北院事、利州昭武軍節度。及宋師至，彥儔謂副使趙崇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以出。時大將劉廷讓頓兵白帝廟西，遣騎將張廷翰等引兵與守謙戰猪頭鋪，守謙敗走。廷翰等乘勝登其城，廷讓率大軍繼至。彥儔以所部將出拒戰，宋師已乘城而入。彥儔惶駭失次，不知計所出。判官羅濟勸令單騎歸成都，彥儔曰："我昔已失天水，今復不能守夔州，縱不忍殺我，亦何面目見蜀人哉！"濟又勸其降，彥儔曰："老幼百口在成都，若一身偷生，舉族何負？吾今日止有死耳！"即解符印授濟，具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後數日，廷讓得其骨煨燼中，以禮收葬。初，昶母語昶"惟彥儔可任"，及是，果能死難。

高彥儔，并州太原人。父親高暉，是宣威軍使。高彥儔跟隨孟知祥入蜀，多次升官任軍中校官，爲昭武軍監押。孟昶繼承皇位後，升邛州刺史，改爲馬步軍使。正逢後漢軍進入大散關，攻下安都寨，高彥儔率領部屬先行前進。後漢軍燒寨毁閣逃離，高彥儔用全部精鋭追擊，收復了寨返回。不久，高彥儔領趙州刺史。不久爲奉鑾肅衛都指揮副使，改爲右驍鋭馬軍都指揮使，加任光聖馬軍都指揮使，真授源州武定軍節度使。後周顯德初年，向訓攻打鳳州，孟昶命令高彥儔出兵解圍，他還没到，聽説軍隊在唐倉被打敗，於是潰退而回；判官趙玭關閉城門不放他進入，連同城一起歸降朝廷。高彥儔逃回成都，孟昶不怪罪他，任命他爲右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改任爲功德使。

廣政二十二年，出京任夔州寧江軍都巡檢制置、招討使，加官宣徽北院事、利州昭武軍節度使。宋軍到時，高彥儔對副使趙崇濟、監軍武守謙説："北軍從遠方跋涉而來，他們有利於速戰，不如堅守壁壘來等待他們。"武守謙不聽從，獨自率領部下出戰。當時大將劉廷讓在白帝廟西屯駐軍隊，派騎兵將領張廷翰等人帶兵與武守謙在猪頭鋪作戰，武守謙被打敗逃走。張廷翰等人乘勝登上他的城，劉廷讓率領大軍相繼到來。高彥儔帶領部下出城抵抗，但宋軍已經登城而入。高彥儔驚慌失措，不知該怎麽辦。判官羅濟勸他單獨騎馬回成都，高彥儔説："我從前已經失掉了天水，現在又不能守住夔州，縱然不忍心殺我，我又有什麽臉面去見蜀人呢！"羅濟又勸他投降，高彥儔説："一家老小有一百口在成都，如果我一個人苟且偷生，整個家族依靠什麽？我今天衹有一死而已！"就解下兵符大印給羅濟，穿戴好衣帽向西北方再拜，登上城樓縱火自焚。過了幾天，劉廷讓從灰燼中得到他的遺骨，按照葬禮收葬他。起初，孟昶的母親告訴孟昶説："衹有高彥儔可以任用。"到這時，果然能

爲國難而死。

趙彦韜

趙彦韜，興州順政人，爲本州義軍裨校。乾德中，昶遣與興國軍討擊使孫遇及楊蠲爲諜至都下，彦韜潜取昶與并州蠟丸帛書以告，因言伐蜀之狀。太祖并赦遇、蠲，出師西討，并以爲鄉導。克興州，以爲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蜀平，遷本州刺史，移澧州。性凶率，所爲不法。部民有訴被盗劫財物，鞠之不實，彦韜手殺之，探取其心肝。民家詣闕訴冤，太祖怒，令杖配蔡州。

趙彦韜，興州順政人，爲本州義軍的副校官。乾德年間，孟昶派他與興國軍討擊使孫遇以及楊蠲到京城作間諜，趙彦韜暗中取得孟昶給并州的蠟丸帛書來報告，於是述説征討蜀的情况。宋太祖一并赦免了孫遇、楊蠲，發兵向西攻打，并且讓他們作嚮導。攻下興州，任命他爲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蜀平定後，升本州刺史，移任澧州。性情凶暴輕率，行爲不合法度。所轄的百姓中有人控告被强盜打劫財物，審問不屬實，趙彦韜親自殺了他，伸手取出他的心肝。其家人到朝廷訴冤，太祖非常生氣，命令對他施以杖刑發配蔡州。

龍景昭

龍景昭，夔州奉節人。少有武勇，事蜀爲義軍裨校，以功遷戰棹都將。久之，擢爲施州刺史。乾德中，諸將伐蜀，分兵由峽路入，將壓其境，景昭率官吏以牛酒犒宋師，迎入城。太祖聞之，甚悦。蜀平，即授永州刺史。秩滿入朝，改右千牛衛將軍。開寶三年，卒。

昶之入朝也，爲左羽林將軍、景昭弟處瑭等四人隨行，卒於道，太祖憫之，以其男補供奉官殿直。

龍景昭，夔州奉節人。年少時很有氣力武藝，在蜀爲義軍副校官，因功升遷爲戰棹都將。過了很久，提升爲施州刺史。乾德年間，宋諸將征討蜀，分兵由峽路進軍，快要逼近他的地界時，龍景昭帶領官吏用牛和酒犒勞宋軍，迎接進城。太祖聽説後，非常高興。蜀被平定後，授爲永州刺史。任期滿後入朝，改授右千牛衛將軍。開寶三年，去世。

孟昶入朝的時候，有左羽林將軍、龍景昭的弟弟龍處瑭等四個人隨從而來，在途中去世，太祖哀憐他，讓他的兒子補爲供奉官殿直。

幸寅遜

幸寅遜，蜀人。初仕昶爲茂州録事參軍。昶好擊球，雖盛暑不已。寅遜上章極諫，深被賞納。遷新都令，拜司門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出知武信軍府，加史館修撰，改給事中，預修《前蜀書》，拜翰林學士，加工部侍郎，判吏部三銓事，領簡州刺史。隨昶歸朝，授右庶子。嘗上疏諫獵，太祖嘉之，召見賜帛。開寶五年，爲鎮國軍行軍司馬。罷職，年九十餘，尚有仕進意，治裝赴闕，未登路而卒。

幸寅遜，蜀人。起初在孟昶手下爲茂州録事參軍。孟昶喜歡擊球，即使是酷暑也不停止。幸寅遜上章極力勸諫，很被欣賞接納。升爲新都縣令，任司門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出朝爲武信軍府，加官史館修撰，改爲給事中，參與撰寫《前蜀書》，授翰林學士，加官工部侍郎，判吏部三銓事，領簡州刺史。跟隨孟昶歸服朝廷，授右庶子。曾經上疏勸諫不要打獵，太祖贊許他，召見并賞賜幣帛。開寶五年，爲鎮國軍行軍司馬。罷免職位，已經九十多歲，還有進身做官的意圖，整理行装去京城，未上路即去世。

李廷珪

李廷珪，并州太原人。七歲隸知祥帳下，後從入蜀。知祥僭號，補軍職，累遷奉鑾肅衛都虞候。賞拔階州之功，領眉州刺史。會圖取鳳翔，令廷珪領兵二萬出子午谷赴援。始出谷，聞趙贊爲王景崇所逼，遂退軍。以廷珪權知興元。俄召歸，授捧聖控鶴都指揮使，領蜀州刺史，拜雅州永平軍節度，改右光聖都指揮使，領山南節度，改閬州保寧節度、護聖控鶴都指揮使。

李廷珪，并州太原人。七歲隸屬孟知祥部下，後來跟隨入蜀。孟知祥僭稱皇帝後，補軍中官職，多次升遷爲奉鑾肅衛都虞候。獎賞攻克階州的功勞，領眉州刺史。圖謀攻取鳳翔時，命令李廷珪率兵二萬出子午谷援助。剛一出谷，聽説趙贊被王景崇逼迫，就撤回軍隊。任命李廷珪權知興元。不久召回，授爲捧聖控鶴都指揮使，領蜀州刺史，授雅州永平軍節度使，改右光聖都指揮使，領山南節度使，改爲閬州保寧軍節度使、護聖控鶴都指揮使。

周師攻秦州，以廷珪爲北路行營都統。秦、成、階三州竟爲周所取，廷珪奉章待罪，昶釋之，以爲左右衛聖諸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分衛聖、光聖步騎爲左右十軍，以武定節度吕彦珂爲之使，并隸廷珪總領之。時論以廷珪不能救援階州，不當復總兵柄，廷珪亦自陳求解，許之。俄加兼侍中、蜀成都巡檢使，改遂州武信軍節度，領本鎮及保寧軍都巡檢使。

後周的軍隊攻打秦州時，任命李廷珪爲北路行營都統。秦州、成州、階州三州終於被後周攻取，李廷珪奉表等待處分，孟昶赦免他，任命他爲左右衛聖諸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分劃衛聖、光聖步兵騎兵爲左右十軍，任命武定節度使吕彦珂爲使臣，一同隸屬李廷珪統領他們。當時的議論認爲李廷珪不能救援階州，不應再總管軍權，李廷珪也陳説請求解職，應允了他。不久加官兼侍中、蜀成都巡檢使，改爲遂州武信軍節度使，領本鎮以及保寧軍都巡檢使。

王全斌之下劍關也，昶遣廷珪與其太子玄喆將兵來拒宋師，至綿、漢與全斌遇，狼狽而還。玄喆與廷珪謀，所經州縣盡焚其儲蓄。及全斌等入成都，行營都監王仁贍案籍詰所在軍須，廷珪懼，以告馬軍都監康延澤。延澤曰："王公志在聲色，苟得其所欲，則置而不問矣。"廷珪素儉約，不畜妓樂，遂求於姻戚家，得女妓四人，復假貸金帛直數百萬以遺仁贍，繇是獲免。歸闕，爲右千牛衛上將軍。乾德五年，卒。

王全斌攻下劍關時，孟昶派李廷珪與他的太子孟玄喆率領軍隊來抵抗宋軍，到綿、漢時同王全斌遭遇，狼狽而回。孟玄喆同李廷珪策劃，全部燒毁所經州縣的儲備。王全斌等人進入成都時，行營都監王仁贍查問所在地的軍需，李廷珪很害怕，把這事告訴馬軍都監康延澤。康延澤説："王公的意圖在於聲色，如果得到了他想要的，就會擱置不再追問了。"李廷珪平素非常節儉，不蓄養歌女樂隊，便到姻親家尋求，獲得四名女妓，又借了價值數百萬的金帛送給王仁贍，因此得免。歸服朝廷，爲右千牛衛上將軍。乾德五年，去世。

先是，廷珪及王昭遠、韓保正川中各自有田宅，昶降後奉表上獻，詔各賜錢三百萬以償其直。

以前，李廷珪及王昭遠、韓保正在川中各自有田地宅院，孟昶投降後奉表上獻，下詔各賞賜三百萬錢作補償。

李昊

李昊字穹佐，自言唐相紳之後。

李昊字穹佐，自己説是唐宰相李紳的後代。

祖乾祐，建州刺史。父羔，容管從事。昊生於關中，幼遇唐末之亂，隨父避地至奉天。值昭宗遷洛，岐軍攻破奉天，父及弟妹皆爲亂兵所殺。是時年十三，獨得免，遂流寓新平十數年。會劉知俊領岐軍圍州城，昊逾城出，爲候騎所得。知俊與語，甚器之，寘于門下，以其女妻之。知俊歸蜀，僞署遂州武信軍節度，以昊爲從事。王建使知俊出師，令昊主留務。會建殺知俊，昊亦罷職。王衍襲僞位，授彭州導江令，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岐軍之難，昊母獨無恙。至是十九年，昊仕獨顯達，乃遣心膂張金、王彦間道迎其母。昊請告境上奉迎，衍賜以金勒名馬。昊至青泥嶺見母，母撫昊首號慟，哀感行路。

祖父李乾祐，是建州刺史。父親李羔，是容管從事。李昊生在關中，小時候趕上了唐末的戰亂，跟隨父親避難移居到了奉天。正趕上昭宗遷往洛，岐軍攻克奉天，父親和弟弟妹妹全被亂兵所殺。這時他十三歲，獨自得以幸免，於是寄居新平十幾年。劉知俊率領岐軍包圍了州城，李昊翻城而出，被放哨的騎兵抓獲。劉知俊同他談話，很器重他，安置在門下，把女兒嫁給了他。劉知俊歸降蜀以後，僞朝任命他爲遂州武信軍節度使，讓李昊爲從事。王建派劉知俊出兵，命令李昊主管留守事務。正值王建殺了劉知俊，李昊也被罷免職務。王衍繼承僞皇位，授給他彭州導江縣令，歷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在岐軍的戰亂中，李昊的母親獨自没有遭禍。到這時有十九年，惟獨李昊的官位很顯達，便派親信張金、王彦從小路去迎接他母親。李昊請假去邊境上侍奉迎接，王衍賞賜給他金鞍名馬。李昊到青泥嶺見到了母親，母親撫摸着李昊的頭放聲悲哭，悲傷感動了路人。

蜀亡入洛，明宗授昊檢校兵部郎中，詔西川孟知祥、三川制置使趙季良同於榷鹽、度支、户部院間授昊一職，昊至蜀，久無所授。會知祥奏季良爲西川節度副使，昊辭歸洛，知祥始辟爲觀風推官，遷掌書記。知祥稱帝，擢爲禮部侍郎、翰林學士。

昶立，領漢州刺史，遷兵部侍郎，出知武德軍府，加承旨。昶嘗欲命昊二子官，昊固讓，且言："遂州判官石欽若、蘇涯，前蜀時，同在劉知俊幕下，願回授欽若等子。"昶嘉嘆，許之，仍授昊二子官。俄加尚書左丞，拜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因請置史官，乃以給事中郭廷鈞、職方員外郎趙元拱爲修撰，雙流令崔崇構、成都主簿王中孚直館。俄加昊左僕射。昶令就知祥真容院圖文武三品以上於東西廊，以昊有參佐功，特畫於殿内。自知祥領

蜀滅亡後進入洛，明宗任命李昊檢校兵部郎中，下詔西川孟知祥、三川制置使趙季良一同在榷鹽、度支、户部院中任命李昊一個官職，李昊到了蜀，很久未被授職。正值孟知祥上奏讓趙季良爲西川節度副使，李昊告辭回洛，孟知祥徵辟他爲觀風推官，升爲掌書記。孟知祥稱帝後，提升他爲禮部侍郎、翰林學士。

孟昶即位以後，李昊領漢州刺史，升爲兵部侍郎，出朝爲武德軍府知府，加官承旨。孟昶想授李昊兩個兒子官，李昊堅決推辭，并説："遂州判官石欽若、蘇涯，在前蜀時，與我同在劉知俊的幕府之下，希望轉而任命石欽若等人的兒子。"孟昶贊許嘆服，答應了他，之後再授李昊的兩個兒子官。不久加官尚書左丞，爲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因而請求設史官，就任命給事中郭廷鈞、職方員外郎趙元拱爲修撰，雙流縣令崔崇構、成都主簿王中孚爲直館。不久加李昊左僕射。孟昶命令就在孟知祥真容院東西廊上畫三品以上的文武官員，因爲李昊有參與輔佐的功勞，特地畫在殿内。自從孟知祥

蜀，凡章奏書檄皆出昊手，至是集爲百卷曰《經緯略》以獻，昶賚以珍器、錦綵。俄命判度支户部。

廣政十四年，修成昶《實録》四十卷。昶欲取觀，昊曰："帝王不閲史，不敢奉詔。"丁母憂，裁百日，起復。俄修《前蜀書》，命昊與趙元拱、王中孚及左諫議大夫喬諷、給事中馮侃、知制誥賈玄珪幸寅遜、太府少卿郭微、右司郎中黄彬同撰，成四十卷上之。以判使辦集，封趙國公。俄加司空，領遂州武信軍節度，出判鹽鐵，加弘文館大學士，修奉太廟禮儀使。昶嘗召四孫，悉授太子司儀郎舍人，并賜緋。昊又改判度支使。其子孝連尚昶女鳳儀公主，累遷太常少卿、資州刺史。長子孝逢，給事中。

蜀平，隨昶入朝，太祖優待之，拜昊工部尚書，賜第，以孝逢爲膳部郎中，孝連爲將作少監。親屬乘舟自峽下，至夷陵，妻死，昊聞，悲愴成疾而卒，年七十三。贈右僕射。

昊前後仕蜀五十年。昶之世，位兼將相，秉利權，資貨歲入巨萬，奢侈尤甚，後堂妓妾曳羅綺數百人。昶與江南李景通好，遣其臣趙季札至江南，購得李紳武宗朝入相制書，還以遺昊。昊結綵樓置其中，盡召成都聲妓，昊朝服前迎歸私第，大會賓客宴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季札。

初，王衍降莊宗，昊草其表；昶之降也，其表亦昊所爲。蜀人潛署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見者哂之。有集二十卷，目爲《樞機應用集》。

孝連後至司農少卿。昊孫德鏻至國子博士，德錞進士及第。

領蜀，凡是章表奏疏書信檄文都出於李昊之手，到這時輯集成一百卷叫《經緯略》上獻，孟昶用珍貴器物、錦綵賞賜他。不久命令判度支户部。

廣政十四年，撰寫成孟昶《實録》四十卷。孟昶想拿來看，李昊説："帝王不檢閲史書，不敢遵行詔令。"遭遇母親的喪事服喪，剛一百天，就被起用。不久修撰《前蜀書》，命令李昊與趙元拱、王中孚以及左諫議大夫喬諷、給事中馮侃、知制誥賈玄珪幸寅遜、太府少卿郭微、右司郎中黄彬一同撰寫，寫成四十卷呈上。因爲他裁決編集的功績，封爲趙國公。不久加官司空，領遂州武信軍節度使，出任判鹽鐵，加官弘文館大學士，修奉太廟禮儀使。孟昶曾經召見他的四個孫子，全授爲太子司儀郎舍人，并賜予緋服。李昊又改判度支使。他的兒子李孝連娶孟昶的女兒鳳儀公主，多次升遷爲太常少卿、資州刺史。大兒子李孝逢，是給事中。

蜀被平定，跟隨孟昶進朝，宋太祖優待他，授李昊爲工部尚書，賜給宅第，授李孝逢爲膳部郎中，李孝連爲將作少監。親戚家屬乘船從峽順流而下，到夷陵，妻子死了，李昊聽到後，悲傷成疾而死，享年七十三歲。贈官右僕射。

李昊在蜀做官前後有五十年。在孟昶時代，位兼將相，把持財政大權，每年收入財物數以萬計，特别奢侈，内堂拖着羅綺的妓妾有幾百人。孟昶和江南李景通好，派他的大臣趙季札到江南，買到了李紳在武宗朝中作宰相的制書，回來送給李昊。李昊搭起彩樓把它放在裏面，召來成都全部的歌妓，李昊穿着朝服前去迎回到私宅，大會賓客設宴聚飲，花費的錢財無法計算。用二千匹帛感謝趙季札。

當初，王衍向莊宗投降，是李昊起草的降表；孟昶投降時，降表也是李昊所作。蜀人暗中在他家門上寫道"世修降表李家，"看見的人譏笑他。有文集二十卷，稱作《樞機應用集》。

李孝連後來官至司農少卿。李昊的孫子李德鏻爲國子博士，李德錞進士及第。

毋守素

毋守素字表淳，河中龍門人。父昭裔，僞蜀宰相、太子太師致仕。守素弱冠起家，僞授秘書郎，累遷户部員外郎、知制誥，真拜中書舍人、工部侍郎，出爲雲安榷鹽使。召見其二子克温、克恭，并賜緋；以次子克恭尚昶女，授檢校水部員外郎。

毋守素字表淳，河中龍門人。父親毋昭裔，以僞蜀國的宰相、太子太師的身份退休。毋守素成人那年初次授官，僞朝授秘書郎，多次升遷爲户部員外郎、知制誥，真授中書舍人、工部侍郎，出京爲雲安榷鹽使。召見他的兩個兒子毋克温、毋克恭，一同賜緋衣；讓次子毋克恭迎娶孟昶的女兒，授予檢校水部員外郎。

廣政二十年，拜工部尚書。時昭裔判鹽鐵，衰老不能親職，委其務於判官李光遠，事多留滯。昶患之，命守素代判使務。父子相代，時頗榮之。俄改判度支，領彭州刺史，又判鹽鐵。

廣政二十年，授工部尚書。當時毋昭裔判鹽鐵，因衰老不能親自理事，將事務托付給判官李光遠，事情多有稽留。孟昶爲此擔憂，就任命毋守素代理事務。父子相代，當時的人認爲這很榮耀。不久改爲判度支，領彭州刺史，又判鹽鐵。

守素奉親頗勤至，雖隆暑暮歸，必朝服執簡以申昏定之禮。蜀亡入朝，授工部侍郎，籍其蜀中莊産茶園以獻，詔賜錢三百萬以充其直，仍賜第於京城。歲餘，爲兄之子岳州司法正己訟其居父喪娶妾免，正己亦坐奪一官。開寶初，起爲國子祭酒。

毋守素侍奉雙親很殷勤周到，即使盛暑時傍晚回來，也一定穿朝服執手板來表達服侍就寢之禮。蜀滅亡後進了朝廷，授任工部侍郎，登記他在蜀中的田莊地産茶園上獻，下詔令賜給三百萬錢來抵償，并在京城賞賜宅第。一年多後，因被他哥哥的兒子岳州司法毋正己告發在父親喪期内娶妾而罷官，毋正己也因此被剥奪一級官階。開寶初年，起用爲國子祭酒。

太祖征河東，命權知趙州。及平嶺表，移知容州，兼本管諸州水陸轉運使。先是，部民有逋賦者，或縣吏代輸，或於兼并之家假貸，則皆納其妻女以爲質。守素表其事，即日降詔禁止。六年，卒，年五十三。

太祖征伐河東，命令他代理趙州知州。平定嶺表後，調任容州知州，兼任本管諸州水陸轉運使。在此之前，所統屬的人民中有拖欠賦税的，有的是縣中差役代繳，有的是兼并之家借貸，全要以他們的妻子女兒作抵押。毋守素上表進奏這件事，當天就下詔禁止。六年，去世，年五十三歲。

昭裔性好藏書，在成都令門人勾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鏤板，守素齎至中朝，行於世。大中祥符九年，子克勤上其板，補三班奉職。次子克恭，尚昶女鑾國公主，仕爲光禄少卿，歸宋，至左監門衛將軍。

毋昭裔性好藏書，在成都時讓弟子勾中正、孫逢吉書寫《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雕版印刷，毋守素帶到中原地區，在天下流傳。大中祥符九年，他兒子毋克勤呈獻書版，補爲三班奉職。次子毋克恭，娶孟昶的女兒鑾國公主，爲光禄少卿，歸降宋後，官至左監門衛將軍。

歐陽迥

歐陽迥，益州華陽人。父珏，通泉令。迥少事王衍，爲中書舍人。

歐陽迥，益州華陽人。父親歐陽珏，通泉縣令。歐陽迥年輕時事奉王衍，爲中書舍人。後

後唐同光中，蜀平，隨衍至洛陽，補秦州從事。知祥鎮成都，迥復來入蜀。知祥僭號，以爲中書舍人。廣政十二年，拜翰林學士。明年，知貢舉、判太常寺。遷禮部侍郎，領陵州刺史，轉吏部侍郎，加承旨。二十四年，拜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嘗擬白居易諷諫詩五十篇以獻，昶手詔嘉美，賚以銀器、錦綵。

從昶歸朝，爲右散騎常侍，俄充翰林學士，就轉左散騎常侍。嶺南平，議遣迥祭南海，迥聞之稱病不出。太祖怒，罷其職，以本官分司西京。開寶四年，卒，年七十六。贈工部尚書。

迥性坦率，無檢操，雅善長笛。太祖常召於偏殿，令奏數曲。御史中丞劉温叟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之事。"上曰："朕嘗聞孟昶君臣溺於聲樂，迥至宰司尚習此技，故爲我所擒。所以召迥，欲驗言者之不誣也。"温叟謝曰："臣愚，不識陛下鑒戒之微旨。"自是不復召。

迥好爲歌詩，雖多而不工，掌誥命亦非所長。但在蜀日，卿相以奢靡相尚，迥猶能守儉素，此其可稱也。

唐同光年間，蜀平定，他跟隨王衍到了洛陽，補爲秦州從事。孟知祥鎮守成都，歐陽迥又招來進蜀。孟知祥僭稱皇帝後，爲中書舍人。廣政十二年，爲翰林學士。第二年，知貢舉、判太常寺。升爲禮部侍郎，領陵州刺史，轉爲吏部侍郎，加官承旨。二十四年，爲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曾經仿照白居易的諷諫詩作了五十篇呈獻，孟昶親自書寫詔書贊許他，賞賜給銀器、錦綵。

跟隨孟昶歸降朝廷，爲右散騎常侍，不久充任翰林學士，隨即轉任左散騎常侍。嶺南平定後，商議派遣歐陽迥祭祀南海，歐陽迥聽說後稱病不出。太祖很生氣，罷免了他的職位，以本官分司西京。開寶四年，去世，享年七十六歲。贈官工部尚書。

歐陽迥性格坦率，没有操守，很擅長吹長笛。太祖經常把他叫到偏殿，讓他演奏幾曲。御史中丞劉温叟聽説了這事，叩擊殿門求見，勸諫道："宫禁的職責，是主管誥命，不可以作樂人的事。"皇上説："我曾經聽説孟昶君臣沉溺於聲樂，歐陽迥官至宰相還熟於這種技巧，所以被我擒獲。我召見歐陽迥的原因，就是想驗證諫官是不是捏造事實。"劉温叟道歉説："臣很愚笨，不懂得陛下引爲教訓的深刻意圖。"從此就不再召見他。

歐陽迥喜歡寫作詩歌，雖然多却不精，執掌誥命也不是他所擅長的。然而在蜀國的時候，大臣們都以奢侈浪費互相攀比，歐陽迥還能保持節儉樸素，這是值得稱道的。

宋史卷四百八十

列傳第二百三十九

世家(三)

吴越錢氏

錢俶

吴越錢俶字文德，杭州臨安人。本名弘俶，以犯宣祖偏諱去之。祖鏐，因黄巢之亂，據有吴越，昭宗授以杭、越兩藩節制，封彭城郡王，歷梁、後唐，加吴越國王，卒，子元瓘嗣。元瓘卒，子佐嗣。佐卒，弟倧嗣，爲其大將胡進思所廢，遂迎立俶，事具《五代史》。俶即元瓘之第九子也，母吴越國恭懿夫人吴氏。

晋開運中，爲台州刺史。數月，有僧德韶語俶曰："此地非君爲治之所，當速歸，不然不利。"俶從其言，即求歸國，未幾，有進思之變。

漢乾祐初，授東南面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越等州大都督、吴越國王，賜號翊聖廣運同德保定功臣，賜以金印、玉册。三年，江南遣其將查文徽攻福州，俶發兵擒文徽，獻捷，加尚書令。

周廣順初，授諸道兵馬元帥。二年，授天下兵馬元帥，改賜推誠保德安邦致治忠正功臣。六月，丁母憂，起復。世宗即位，授天下兵馬都

吴越錢俶字文德，杭州臨安人。原名叫錢弘俶，因爲犯了宣祖的偏諱去掉"弘"字。祖父錢鏐，因爲黄巢之亂，占據吴越，昭宗授予他杭、越兩個藩鎮的節度使，封爲彭城郡王，經過梁、後唐，加封吴越國王，去世，兒子錢元瓘繼承王位。錢元瓘去世，兒子錢佐繼承。錢佐去世，弟弟錢倧繼承，被他的大將胡進思廢掉，迎立錢俶，此事詳見於《五代史》。錢俶就是錢元瓘的第九個兒子，母親是吴越國恭懿夫人吴氏。

後晋開運年間，爲台州刺史。過了幾個月，有個叫德韶的僧人告訴錢俶説："這裏不是你統治的地方，應當趕快回去，不然不利。"錢俶聽從了他的話，就請求回國，不久，發生了胡進思的事變。

後漢乾祐初年，任東南面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越等州大都督、吴越國王，賞賜翊聖廣運同德保定功臣的稱號，賜給他金印、玉册。三年，江南派將領查文徽攻打福州，錢俶發兵擒獲查文徽，獻上俘虜和戰利品，加官尚書令。

後周廣順初年，任諸道兵馬元帥。二年，任天下兵馬元帥，改賜推誠保德安邦致治忠正功臣。六月，遭遇母親的喪事服喪，喪期未滿起用。世宗即位，授天下兵馬都元帥。顯德三年，

元帥。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令俶以所部分路進討。俶遣偏將吴程圍毗陵，陷關城，擒刺史趙仁澤；路彦銖圍宣城。俄俶軍戰敗，復失常州。會李景上表求割地内附，詔俶班師。五年夏四月，杭州災，府舍悉爲煨燼，將延及倉庾，俶命酒祝曰："食爲民天，若盡焚之，民命安仰！"火遂止。世宗聞之，遣内侍賫詔恤問。是歲，淮南内屬，遣翰林學士陶穀、司天監趙脩己使俶，賜羊馬槖駝，自是以爲常。七月，又遣閤門使曹彬賜俶兵甲、旗幟。六年，恭帝嗣位，賜崇仁昭德宣忠保慶扶天翊亮功臣。

建隆元年，授天下兵馬大元帥。俶舅寧國軍節度吴延福有異圖，左右勸俶誅之，俶曰："先夫人同氣，安忍置於法？"言訖嗚咽流涕，但黜延福於外，終全母族。自太祖受命，俶貢奉有加常數。二年，遣使賜俶戰馬二百、羊五千、槖駝三十。乾德元年，以白金萬兩、犀牙各十株、香藥一十五萬斤、金銀真珠玳瑁器數百事來貢，改賜承家保國宣德守道忠正恭順功臣。是冬，郊祀，遣其子惟濬入貢。

開寶五年，改賜開吴鎮越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封其妻孫氏爲賢德順穆夫人。未幾，遣幕吏黄夷簡入貢，上謂之曰："汝歸語元帥，常訓練兵甲，江南强倔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特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連亘數坊，棟宇宏麗，儲偫什物無不悉具，因召進奉使錢文贄謂之曰："朕數年前令學士承旨陶穀草詔，比來城南建離宫，令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汝主，先來朝者以賜之。"詔以草示文贄，遂遣文

世宗征討淮南，命令錢俶帶部隊分路進討。錢俶派遣偏將吴程包圍毗陵，攻下關城，擒獲刺史趙仁澤；路彦銖圍攻宣城。不久錢俶的軍隊戰敗，又失去常州。正值李景上表請求割地歸附，下詔錢俶班師。五年夏四月，杭州發生火災，官府房舍都燒成灰燼，即將蔓延到糧倉，錢俶以酒祝告説："民以食爲天，如果全燒了，百姓的生命仰賴什麽！"大火於是停息。世宗知道了這件事，派遣内侍帶着詔書撫恤慰問。這年，淮南歸附，朝廷派遣翰林學士陶穀、司天監趙脩己出使錢俶處，賞賜羊馬駱駝，從此作爲慣例。七月，又派遣閤門使曹彬賞賜錢俶武器甲胄、旗幟。六年，恭帝繼承皇位，賜崇仁昭德宣忠保慶扶天翊亮功臣。

建隆元年，授他天下兵馬大元帥。錢俶的舅舅寧國軍節度使吴延福有叛離的意圖，左右的人勸錢俶殺了他，錢俶説："與先夫人同胞，怎麽忍心殺死他？"説畢嗚咽流淚，僅把吴延福貶斥在外，終於保全了母親的親屬。自從太祖稱帝，錢俶進貢的物品數量比往常更有增加。二年，派遣使者賜給錢俶二百匹戰馬、五千隻羊、三十頭駱駝。乾德元年，以一萬兩白金、犀牛角象牙各十株、十五萬斤香藥、數百件金銀真珠玳瑁器皿來進貢，改賜承家保國宣德守道忠正恭順功臣。當年冬，舉行郊祀，派遣他兒子錢惟濬進貢。

開寶五年，改賜開吴鎮越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加封他的妻子孫氏爲賢德順穆夫人。没過多久，他派遣幕府官黄夷簡進貢，皇上對他説："你回去告訴元帥，經常訓練軍隊，江南倔强不來朝拜，我就要出兵討伐，元帥應當幫助我，不要被人們所説'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所迷惑。"特地命令有關部門在薰風門外建起大府第，連綿好幾個街坊，房屋宏偉華麗，貯備的各種日用器物無不齊全，於是召見進奉使錢文贄對他説："我幾年前命令學士承旨陶穀起草詔書，近來在城南建造離宫，下令賜名叫'禮賢宅'，用來等待李煜和你的君主，先來朝廷的就賞賜給他。"下詔把草稿給錢文贄看，於是派錢文贄賞賜錢俶

賚賜俶戰馬及羊，諭旨於俶。

七年五月，賜俶襲衣、玉帶、玉鞍勒馬、金器二百兩、銀器三千兩、錦綺千段。是冬，討江南，遣内客省使丁德裕齎詔，以俶爲昇州東面招撫制置使，賜戰馬二百匹、旌旗劍甲；令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爲俶前鋒，盡護其軍。李煜貽書於俶，其略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勛，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來上。

八年，俶率兵拔常州，加守太師，詔俶歸國。俶遣大將沈承禮等率兵水陸隨王師平潤州，遂進討金陵。上嘗召進奏使任知果，令諭旨於俶曰："元帥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即當遣還，不久留也。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江南平，論功以俶大將沈承禮、孫承祐并爲節度使，爲防禦使者一人、刺史六人。

九年二月，俶與其妻孫氏、子惟濬、平江軍節度使孫承祐來朝，上遣皇子興元尹德昭至睢陽迎勞。俶將至，車駕先幸禮賢宅，按視供帳之具。及至，詔俶居之。對於崇德殿，貢白金四萬兩、絹五萬匹，賜襲衣、玉帶、金器千兩、白金器三千兩、羅綺三千段、玉勒馬。即日宴長春殿，俶又貢白金二萬兩、絹三萬匹、乳香二萬斤。賀平江左，貢白金五萬兩、錢十萬貫、綿百八十萬兩、茶八萬五千斤、犀角象牙二百株、香藥三百斤。車駕幸其第，又貢白金十萬兩、絹五萬匹、乳香五萬斤，以助郊祭。

三月庚午，詔曰："古者宗工大臣特被隆眷，或劍履上殿，或書詔不名，率由豐功，待以殊禮。今我兼其命數，用奬勛賢，輝映古今，允爲優

戰馬和羊，向錢俶曉諭旨意。

七年五月，賞賜錢俶整套衣服、玉帶、玉鞍勒馬、金器二百兩、銀器三千兩、錦綺一千段。當年冬，征討江南，派遣内客省使丁德裕送來詔書，命錢俶爲昇州東面招撫制置使，賞賜戰馬二百匹、旌旗寶劍鎧甲；命令丁德裕帶領禁軍步騎一千人爲錢俶的前鋒，全部監視他的軍隊。李煜送給錢俶一封信，大略説："今天没有了我，明天難道有你嗎？一旦天子换地賜功，大王也不過是大梁的一個平民罷了。"錢俶没有回答，把信上報宋。

八年，錢俶率兵攻克常州，加官守太師，下詔讓錢俶回國。錢俶派大將沈承禮等率兵從水陸兩路跟隨朝廷的軍隊平定潤州，向前征討金陵。皇上曾經召見進奏使任知果，讓他向錢俶曉諭旨意説："元帥攻克毗陵有大功，等平定了江南，可以暫時來和我相見，好寬慰想念的心意。立即就讓你回去，不會久留。我常手執圭幣讓上帝看，難道會食言嗎？"江南平定後，論功讓錢俶的大將沈承禮、孫承祐一起爲節度使，一人爲防禦使、六人爲刺史。

九年二月，錢俶與他的妻子孫氏、兒子錢惟濬、平江軍節度使孫承祐來到朝中，皇上派遣皇子興元府尹趙德昭到睢陽迎接慰勞。錢俶即將到來時，皇帝先駕臨禮賢宅，察看飲食器具。來到後，下詔讓錢俶居住。在崇德殿問對，進貢白銀四萬兩、絹五萬匹，賞賜他整套衣服、玉帶、金器一千兩、白金器三千兩、羅綺三千段、玉勒馬。當日在長春殿設宴，錢俶又貢獻二萬兩白金、三萬匹絹、二萬斤乳香。祝賀平定江左，進獻五萬兩白金、十萬貫錢、一百八十萬兩綿、八萬五千斤茶、二百株犀角象牙、三百斤香藥。皇帝親臨他的宅第，又貢獻十萬兩白金、五萬匹絹、五萬斤乳香，以助郊祭。

三月庚午，下詔説："古代尊官大臣特别受到隆重的寵眷，有的帶劍穿履上殿，有的文書詔令不稱名，大抵是因建有豐功偉績，所以用特殊的禮遇對待。現在我兼有上天的命數，用來奬賞

異。咨爾吳越國王錢俶，德隆宏茂，器識深遠，撫奥區於吳會，勒洪伐於宗彝。昨以江表不庭，王師致討，委方面之兵柄，克常、潤之土宇，輔翼帝室，震叠皇靈。而乃執圭來庭，垂紳就列，罄事君之誠慤，爲群后之表儀。爰峻徽章，以旌元老。可特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以俶妻賢德順穆夫人孫氏爲吳越國王妃，令惟濬齎詔賜之。宰相以爲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典，太祖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俶獻白金六萬兩、絹六萬匹爲謝。

太祖數詔俶與其子惟濬宴射苑中，惟諸王預坐。每宣諭俶，俶拜謝，多令內侍掖起，俶感泣。又嘗一日召宴，獨太宗、秦王侍坐，酒酣，太祖令俶與太宗、秦王叙昆仲之禮，俶伏地叩頭，涕泣固讓，乃止。會將以四月幸西京，親雩祀，俶懇請扈從，不許，留惟濬侍祠，令俶歸國。太祖宴餞於講武殿，賜窄衣、玉束帶、玉鞍勒馬、玳瑁鞭、金銀錦綵二十餘萬、銀裝兵八百事，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俶涕泣言願三歲一朝，太祖曰：“川陸迂遠，當俟詔旨，即來覲也。”俶將發京師，特賜導從儀衛之物，率皆鮮麗，令自禮賢宅陳列至迎春苑。自俶之至，逮於歸國，太祖所賜金器萬兩、白金器又數萬兩、白金十餘萬兩、錦綺綾羅紬絹四十餘萬匹、馬數百匹，他物不可勝計。俶既歸國，嘗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坐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尺，俶豈敢寧居乎？”

太宗即位，加食邑五千户。俶貢御衣，通天犀帶，絹萬匹，金器、玳

功臣賢人，光輝映照古今，的確是特別優厚。你吳越國王錢俶，德行崇高宏偉豐茂，度量見識深遠，在吳會安撫內地，在宗廟的酒器上刻上大功。不久前因爲江表背叛不來朝拜，朝廷的軍隊前去討伐，委托給一個方面的兵權，攻下常州、潤州的領土，輔佐皇帝的家族，使神靈都感到震驚。而你又執圭來朝見，垂紳就列臣位，竭盡事奉君主的誠心，成爲各國國王的表率。於是提高策命封贈，以表彰元老。可特別賞賜帶劍穿履上殿，文書詔令不稱名。”命錢俶的妻子賢德順穆夫人孫氏爲吳越國王妃，命錢惟濬携帶詔書賜給她。宰相認爲異姓諸侯王的妻子没有封爲妃的典制，太祖說：“從我朝實行，表示特別的恩寵。”錢俶貢獻六萬兩白金、六萬匹絹謝恩。

太祖多次下詔讓錢俶和他兒子錢惟濬在御苑中聚宴習射，惟有諸王陪坐。每次向錢俶傳達旨意，錢俶拜謝，大多讓宦官扶起，錢俶感動哭泣。曾經有一天召來飲宴，僅有太宗、秦王侍坐，酒喝到興頭，太祖讓錢俶和太宗、秦王叙兄弟之禮，錢俶伏在地上叩頭，流淚堅决推辭，纔作罷。皇帝將在四月到西京，親臨祭祀求雨，錢俶懇切要求隨從，没有允許，留下錢惟濬陪祭，讓錢俶回國。太祖在講武殿設宴餞行，賞賜窄衣、玉束帶、玉鞍勒馬、玳瑁鞭、金銀錦綵二十多萬、用銀裝飾的兵器八百件，對錢俶說：“南北方風土不同，天氣漸漸炎熱，你可以早些動身。”錢俶哭泣說願意三年朝見一次，太祖說：“水路陸路曲折遥遠，應當等候詔書，再來朝見。”錢俶將要從京城動身時，特地賞賜前導隨從儀仗護衛之物，都很鮮艷亮麗，命令從禮賢宅一直陳列到迎春苑。自從錢俶來到，直到回國，太祖賞賜的有金器一萬兩、銀器又有幾萬兩、銀十多萬兩、錦綺綾羅綢絹四十多萬匹、馬幾百匹，别的物品不可勝計。錢俶回國以後，曾經在功臣堂辦理政事，有一天在東側落座，對左右的人說：“西北方是宋京城所在地，上天的威嚴離臉面還不足咫尺，我錢俶怎麽敢安坐呢？”

太宗即位後，加封食邑五千户。錢俶進貢御衣、通天犀帶，絹一萬匹，金器、玳瑁器一百多

瑁器百餘事，金銀扣器五百事，塗金銀香臺、龍腦檀香床、銀假果、水晶花凡數千計，價直巨萬；又貢犀角象牙三十株、香藥萬斤、乾薑五萬斤、茶五萬斤。俶又請歲增常貢，詔不許。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孫氏卒，遣給事中程羽吊祭。九月，上言乞所賜詔書呼名，不許。

件，金銀扣器五百件，塗金銀的香臺、龍腦檀香床、銀假果、水晶花共有好幾千件，價值連城；又進貢犀角象牙三十株、香藥一萬斤、乾薑五萬斤、茶五萬斤。錢俶又要求每年增加常貢，下詔不允許。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孫氏去世，派遣給事中程羽吊祭。九月，進言請求賜給的詔書稱呼名字，没有允許。

三年三月，來朝，遣判四方館事梁迥至泗州迎勞；惟濬先在闕下，上遣至睢陽候俶。俶先遣孫承祐入奏事，上即遣承祐護諸司供帳勞俶於郊，又命齊王廷美宴俶於迎春苑。俶至，對於崇德殿，賜襲衣、玉帶、金銀器、玉鞍勒馬、錦綵萬匹、錢千萬；賓佐崔仁冀等賜金銀帶、器幣、鞍馬有差。即日宴俶長春殿，令劉鋹、李煜預坐。俶貢白金五萬兩、錢萬萬，絹十萬匹、綾二萬匹、綿十萬，屯茶十萬斤、建茶萬斤、乾薑萬斤，越器五萬事，錦緣席千，金銀畫舫三、銀飾龍舟四，金飾烏樠木御食案、御床各一，金樽罍盞斝各一、金飾玳瑁器三十事、金釦藤盤二、金釦雕象俎十，銀假果樹十事、翠毛真珠花三叢，七寶飾食案十、銀樽罍十、盞斝副焉，金釦越器百五十事、雕銀俎五十，密假果、剪羅花各二十樹，銀釦大盤十，銀裝鼓二、七寶飾胡琴五弦箏各四、銀飾箜篌方響羯鼓各四、紅牙樂器二十二事，乳香萬斤、犀角象牙各一百株，香藥萬斤、蘇木萬斤。上又嘗召俶及其子惟濬宴後苑，泛舟池中，上手酌酒以賜俶，俶跪飲之。其恩待如此。

三年三月，來朝見，皇上派遣判四方館事梁迥到泗州迎接慰勞；錢惟濬先到京城，皇上派他到睢陽等候錢俶。錢俶先派遣孫承祐進朝奏事，皇上派孫承祐帶領各部門供設飲食在城郊慰勞錢俶，又命令齊王趙廷美在迎春苑宴請錢俶。錢俶到後，在崇德殿召對，賞賜襲衣、玉帶、金銀器、玉鞍勒馬、錦綵一萬匹、錢一千萬；賓客佐吏崔仁冀等人賞賜金銀帶、器物財貨、鞍馬各有等差。當日在長春殿設宴款待錢俶，讓劉鋹、李煜參與陪坐。錢俶進獻白金五萬兩、錢一萬萬，絹十萬匹、綾二萬匹、綿十萬，屯茶十萬斤、建茶一萬斤、乾薑一萬斤，越地的器物五萬件，錦緣席一千張，金銀畫舫三艘、銀飾的龍舟四艘，金飾的烏樠木御用食案、御用坐具各一個，金樽罍盞斝各一個、金飾的玳瑁器物三十件、鑲金的藤盤二隻、鑲金的雕刻象牙俎十個，銀假果樹十件、翠毛真珠花三叢，七寶飾的食案十個、銀樽罍十件、配有盞斝，鑲金的越地器物一百五十件、雕銀俎五十個，密假果、剪羅花各二十樹，鑲銀大盤十件，銀飾鼓二面、七寶飾的胡琴五弦箏各四件、銀飾的箜篌方響羯鼓各四件、紅牙樂器二十二件，乳香一萬斤、犀角象牙各一百株，香藥一萬斤、蘇木一萬斤。皇上還曾召錢俶和他兒子錢惟濬在後苑宴飲，在池中泛舟，皇上親手酌酒賜給錢俶，錢俶跪下喝酒。對他的恩待就像這樣。

四月，會陳洪進納土，俶上言曰："臣伏有懇誠，貯於肺腑，幸因入覲，輒敢上聞。蓋虞神道之害盈，必冀天慈之從欲。臣近蒙朝廷賜以劍

四月，陳洪進歸服，錢俶上言說："臣懇切的誠意，藏在肺腑之中，幸而因爲入朝，纔敢向皇上報告。我擔心神明對驕縱自滿者懲罰，所以希望上天慈愛依從臣的意願。臣近來承蒙朝廷賜

履上殿，詔書不名，仍以本道領募卒徒，嘗營戈甲，特建國王之號，俾增師律之嚴，皆所以假其寵名，托於鄰敵。方今幅員無外，名數洞分，豈可冒居，自罹公議？合從省罷，以正等威。除本道軍士、器甲臣已曾奏納外，其所封吳越國王及天下兵馬大元帥職名，望皆許解罷。凡頒詔命，願復名呼，庶聖朝無虛授之恩，微臣免疾顛之禍。"優詔不許。

五月乙酉，俶再上表："臣慶遇承平之運，遠修肆覲之儀，宸眷彌隆，寵章皆極。斗筲之量實覺滿盈，丹赤之誠輒茲披露。臣伏念祖宗以來，親提義旅，尊戴中京，略有兩浙之土田，討平一方之僭逆。此際蓋隔朝天之路，莫諧請吏之心。然而稟號令於闕庭，保封疆於邊徼，家世承襲，已及百年。今者幸遇皇帝陛下嗣守丕基，削平諸夏，凡在率濱之內，悉歸輿地之圖。獨臣一邦僻介江表，職貢雖陳於外府，版籍未歸於有司，尚令山越之民，猶隔陶唐之化，太陽委照，不及蔀家，春雷發聲，兀爲聾俗，則臣實使之然也，罪莫大焉。不勝大願，願以所管十三州獻于闕下執事，其間地里名數別具條析以聞。伏望陛下念奕世之忠勤，察乃心之傾向，特降明詔，允茲至誠。"

詔答曰："卿世濟忠純，志遵憲度，承百年之堂構，有千里之江山。自朕纂臨，聿修覲禮，睹文物之全盛，喜書軌之混同，願親日月之光，遽忘江海之志。甲兵樓櫓既悉上於有司，山川土田又盡獻於天府，舉宗效順，前代所無，書之簡編，永彰忠烈。所請宜依。"

以帶劍穿履上殿，詔書不稱名，仍舊在本地率領和招募士兵，常營治戈甲，特地立國王的封號，軍隊的威嚴增加，都是用來恩寵，向相鄰的敵人示威。當今疆域没有外敵，名分禮數清楚明白，怎麼可以冒居其位，自己招惹公議呢？應當減省罷去，以端正等級的威嚴。除了本地的軍隊兵士、武器兵甲臣已經曾經上奏繳納以外，被加封的吳越國王和天下兵馬大元帥的名位，希望都允許解除。所有頒布的詔書命令，希望恢復稱名，期望聖朝没有憑空授官的恩寵，小臣也免除了瘋癲之禍。"下詔贊賞但不允許。

五月乙酉，錢俶再次上表："臣幸運地遇到太平盛世，遠行盡心朝覲的禮儀，君主的寵愛更加優厚，恩寵彰明都達到極點。卑微的我實在感到受之有愧，赤誠之心就此表明。臣想到自祖宗以來，親自率領忠義的軍隊，尊奉擁護中原朝廷，據有兩浙的土地，討伐平定一方的叛逆。這時因爲隔離朝見天子的道路，没有能滿足歸附的心意。然而向朝廷稟承號令，在國家的邊區保住了疆界，代代繼承，已達一百年。現在有幸趕上皇帝陛下繼承守衛偉大的基業，平定中原，凡是境域之内，都歸於版圖之中。惟獨臣這一地區偏居江表，雖然貢品陳列在外府，但是版籍没有歸屬於大宋，使山越的百姓，仍隔離着陶唐的教化，太陽普照，達不到豪貴之家，春雷發出聲音，不能震撼愚昧的世俗，實在是臣使其這樣的，没有比這更大的罪過。最大願望是，願意把管轄的十三州獻給朝廷，這裏的地區里巷名稱數量另外具體分條説明來讓陛下知道。臣希望陛下念及臣累世的忠誠勤懇，體察臣心中的傾向，特別降下明詔，應允我至誠的心願。"

下詔答覆説："卿世代忠誠純正，志向在於遵循法令制度，繼承了一百年的祖先遺業，據有了千里江山。自從我繼承皇位，就行朝覲之禮，看到了禮樂典章制度的全盛，爲統一而高興，希望親近日月的光輝，就忘掉了江海的志向。甲胄兵器樓艦船隻全部交到有關部門，山川土地又全部獻給朝廷，帶領全族歸順，這是前代所没有的，寫入史書，永遠表彰忠烈。所請求的應該依

從。"

丁亥，詔曰："漢寵功臣，聿著帶河之誓；周尊元老，遂分表海之邦。其有奄宅勾吴，早綿星紀，包茅入貢，不絶於累朝，羽檄起兵，備嘗于百戰。適當輯瑞而來勤，爰以提封而上獻。宜遷内地，别錫爰田，彌昭啓土之榮，俾增書社之數。吴越國王錢俶天資純懿，世濟忠貞，兆積德於靈源，書大勛於策府。近者慶冲人之踐阼，奉國珍而來朝，齒革羽毛既修其常貢，土田版籍又獻於有司，願宿衛於京師，表乃心於王室。眷兹誠節，宜茂寵光。是用列西楚之名區，析長淮之奥壤，建兹大國，不遠舊封，載疏千里之疆，更重四征之寄。疇其爵邑，施及子孫，永夾輔於皇家，用對揚於休命，垂厥百世，不其偉歟！其以淮南節度管内封俶爲淮海國王，仍改賜寧淮鎮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即以禮賢宅賜之。"惟濬爲節度使兼侍中，惟治爲節度使，惟演爲團練使，惟顥暨侄郁、昱并爲刺史，弟儀、信并爲觀察使，將校孫承祐、沈承禮并爲節度使。體貌隆盛，冠絶一時。

丁亥，下詔説："漢代寵愛功臣，寫下了共守山河的誓言；周朝尊崇元老，分封邦國。其中撫定勾吴，早就延續歲月，物産進貢，各朝都不斷絶，軍警發兵，飽嘗百戰。恰好趕上會見下屬，爲皇室盡力，就把所管轄的封疆獻了上來。應當遷入内地，另賜給田地，更加昭顯開拓疆域的榮耀，以增録人口土地的數目。吴越國王錢俶天資純正美好，世代忠誠堅貞，在本土積下德行，在朝廷記下大功。近來慶賀我登極，進奉國家的珍寶來朝見，齒革羽毛完成平常的進貢，又將土地户口名册獻給了有關部門，希望在京城值宿守衛，向皇室表明他的忠心。念及這樣忠誠的節操，應當加重恩寵。因此以西楚的地域，分出長淮的土地，建大封國，距從前的封地不遠，既有千里疆土，又增加四時賦税的寄托。爵位封邑，延續到子孫，永遠輔助皇家，用來報答稱揚授命，延續百代，難道不壯偉嗎！將淮南節度管轄之内的地方封給錢俶爲淮海國王，改賜寧淮鎮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把禮賢宅賜給他。"錢惟濬爲節度使兼侍中，錢惟治爲節度使，錢惟演爲團練使，錢惟顥及侄子錢郁、錢昱都爲刺史，弟弟錢儀、錢信都爲觀察使，將校孫承祐、沈承禮都爲節度使。禮遇隆重，當時居於首位。

是歲七月中元，京城張燈，令有司於俶宅前設燈山、陳聲樂以寵之。八月，令兩浙發俶緦麻以上親及管内官吏悉歸朝，凡舟一千四十四艘，所過以兵護送。杭州貢俶樂人凡八十有一人，詔以三十六人還杭州，四十五人賜俶。俶上表謝，上親畫"付中書送史館"。

當年七月中元節，京城張燈，命令有關部門在錢俶宅第前設燈山、演奏音樂來寵待他。八月，讓兩浙送錢俶的服喪穿緦麻以上的親戚及管轄内的官吏全到京城，共有一千零四十四艘船，所經過的地方派兵護送。杭州向錢俶進獻八十一名樂人，下詔讓三十六人回杭州，四十五人賜給錢俶。錢俶上表謝恩，皇上親筆簽署"交中書省送到史館"。

四年二月宴苑中，俶被病拜不能起，上命以銀裝肩輿送歸，因以賜之。四月，從征太原，賜羊三百、酒十斛。俶小心謹恪，每晨趨行闕，人未有至者，俶必先至，假寐以待旦。

四年二月在宫中設宴，錢俶帶病下拜不能起身，皇上命令用以銀裝飾的轎子送回，因而把轎子賜給他。四月，跟隨征伐太原，賜給三百隻羊、十斛酒。錢俶小心恭謹，每天早晨快步走到皇上駐地，别人還没有到，錢俶一定先到，和衣

上知之，謂俶曰："卿已中年，宜避風冷，自今入謁不須太早也。"特輟御前二大燭以賜之，令先赴前頓。上嘗賜從臣食於中路頓，并賜衛士羊臂臑、巵酒，觀其飲啖。上見其雄壯，因顧俶，俶進曰："所謂'如虎如貔、如熊如羆'者也。"會劉繼元降，上御連城臺誅軍中先亡命太原者，顧謂俶曰："卿能保全一方以歸於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俶頓首謝。俶中途被足疾，車駕親臨問，令太醫然艾以灸，疾尋愈。還京策勳，宰相進擬加食邑萬户、實封千户，上即改白麻，倍加食邑二萬户、實封二千户。

五年八月，俶被病，上臨問，賜白金萬兩、錢千萬、絹萬匹、金器千兩，賜其子惟濬、惟治白金各萬兩。是冬，車駕幸大名府，詔俶乘肩輿即路。六年，又被病，賜告久之，上遣中使賜俶文楸棋局、水精棋子，乃諭旨曰："朕機務之餘，頗曾留意，以卿在假，可用此遣日。"

八年十二月，上言曰："臣以蕞爾之軀，蒙被恩寵，賦禄百萬，兼職數四。元帥之任實本於兵權，國王之號蓋屏於帝室，尚書總百揆之重，中書掌八柄之繁，維師冠於上台，開府當於極品，臣之孱瑣，罔克負荷。邦國之制式著等威，名器之間固有涯分，徒速罪戾，以取顛隮。伏望聖旨特從省罷。"不許。表三上，下詔曰："分茅胙土，所以彰世及之榮；大輅繁纓，所以表名器之重。至若褒寵勳德，度越典常，咨于舊章，爰推異數。乃有體好謙之德，形固讓之辭，敦諭再三，確乎不拔，用曲至公之論，式光知止之風。淮海國王錢俶方岳炳靈，風雲通感，奄有勾吴之

而睡來等待天亮。皇上知道了，對錢俶説："卿已經中年，應該避免風寒，從今後進見不用太早。"特地拿下御座前的兩隻大蠟燭賜給他，令他先去前站等待。皇上曾經在路途賜隨從大臣吃飯，并賜給衛士羊前腿、巵酒，看他們吃喝。皇上見他們威武，回頭看着錢俶，錢俶上前道："這就是所説的'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啊。"劉繼元投降時，皇上駕臨連城臺殺軍中先前逃命到太原的人，回頭對錢俶説："你能够保全一方來歸順我，不用打仗，很值得嘉獎。"錢俶叩頭拜謝。錢俶中途得了脚病，皇上親自臨視問候，命令太醫燒艾灸治，病不久治好。回到京城記録功勞，宰相進奏打算加賜他食邑一萬户、實封一千户，皇上立即改寫爲白麻詔書，加倍封食邑二萬户、實封二千户。

五年八月，錢俶生病，皇上去問候，賞賜銀一萬兩、錢一千萬、絹一萬匹、金器一千兩，賞賜他兒子錢惟濬、錢惟治白銀各一萬兩。這年冬天，皇上去大名府，下詔讓錢俶乘坐轎子上路。六年，又生病，賜予假期很久，皇上派宦官賜給錢俶文楸棋盤、水晶棋子，還曉諭旨意説："我在處理機要事務之餘，曾很留意下棋，因爲你在休假，可以用這來消磨時光。"

八年十二月，進言説："臣以卑微的身軀，蒙受恩寵，給予俸禄百萬，兼四個官職。元帥的職位實際上是根源於兵權，國王的名號來源於皇室，尚書有統管百官的重任，中書有掌握大權的要務，太師居三公之首，開府處在最高官級，以臣的卑賤，不能承受這樣的重擔。國家的法制在於等級威儀分明，名分之間本來就有區分界限，這樣衹是加速臣的罪過，因而自取傾墜。臣盼望聖旨特例依從罷免。"不允許。表章多次進上，下詔説："分封王侯賜予土地，是用來表彰世襲的榮耀；大車和馬飾，是用來表明名分的。至於表揚恩寵有功德的人，超過常規，查詢舊的典章，於是給與特殊的禮遇。而你能够體現謙虚的品德，表達了堅决推讓的言辭，誠懇地曉諭再三，確實不能動摇，可以用來折服最公道的議論，光大適可而止的作風。淮海國王錢俶是一

地，不忘象魏之心，掃境來朝，舉宗宿衛，籍其土宇，入于朝廷，式昭職貢，胙之淮海，居天子二老之任，啓真王萬户之封，并加寵章，用答忠順。而乃屢形表疏，願避官榮，發於深衷，誠不可奪。若以靈臺偃伯，武庫櫜兵，天下一家書軌之無外，五侯九伯征伐之不行，願寢元帥之名，勉徇由衷之請。其乃世祚明德，存於帶礪之盟；帝賚良弼，寵以台輔之任。極馭貴之爵，增衍食之封，非足酬庸，適以昭德，勉膺渥澤，克副眷懷。可罷天下兵馬大元帥，餘如故。”

雍熙元年，改封漢南國王。四年春，出爲武勝軍節度，改封南陽國王。俶久被病，詔免入辭。將發，賜玉束帶、金唾壺、碗盎等。俶四上表讓國王，改封許王。端拱元年春，徙封鄧王。會朝廷遣使賜生辰器幣，與使者宴飲至暮，有大流星墮正寢前，光燭一庭，是夕暴卒，年六十。

俶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至是八月二十四日卒，復與父元瓘卒日同，人皆異之。上爲廢朝七日，追封秦國王，謚忠懿，仍正衙備禮發册曰：

皇帝若曰：昊穹眷祐，賢哲挺生，稟象緯之純精，負經綸之盛業，作民父母，爲國翰垣。其存也冠中臺而長諸侯，其没也峻徽章而崇禮命。咨爾故安時鎮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武勝軍節度、鄧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鄧州諸軍事、行鄧州刺史、上柱國、鄧王、食

方賢哲，風雲貫通，據有吴越之地，不忘朝拜的心，傾其全境來朝見，整個宗族來宫中值宿護衛，登記他的疆土，貢獻給朝廷，爲表彰一方入朝，賜給他淮海，位居天子二老的職位，開啓了真王萬户的分封，一并加以恩寵彰明，以回報你的忠順。你却多次用表章奏疏表述，希望避開做官的榮耀，深深發自内心，實在不能强迫。你因爲靈臺停戰，兵器庫收藏武器，天下成爲一家文字車軌統一，奉行五侯九伯的征伐不再出征，希望免去元帥的名位，盡力依從由衷的請求。那世代福佑的賢明品德，存於君臣共守山河的盟誓中；皇帝賞賜賢良輔臣，用三公宰輔的名位予以恩寵。達到駕馭權貴的爵位的極點，增加俸禄豐厚的封地，不足以獎賞功勞，僅是用來表彰美德，希望接受恩惠，符合我眷念的心意。可以免去天下兵馬大元帥，其餘的一如從前。”

雍熙元年，改封漢南國王。四年春，出朝爲武勝軍節度使，改封南陽國王。錢俶長久生病，下詔免去入朝辭行。要上路時，賞賜他玉束帶、金痰盂、碗盎等。錢俶四次上表推辭國王，改封許王。端拱元年春，改封鄧王。朝廷派使臣賞賜祝賀生辰的器物財幣，同使臣設宴飲酒到晚上，有一顆大流星墜落在正堂之前，光芒照亮全院，當晚暴死，享年六十歲。

錢俶在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生，到這年八月二十四日去世，與父親錢元瓘去世的日子相同，人們都感到奇異。皇上爲他罷朝七天，追封秦國王，謚號忠懿，在前殿用周全的禮節發布册書説：

皇帝這樣説：上天眷顧保佑，賢能明智的人出生，稟受日月五星的精華，擔負治理國家的盛業，做百姓的父母，爲國家的墻垣。他活着時居尚書省之首并爲諸侯之長，他死以後位尊而禮高。已故安時鎮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武勝軍節度使、鄧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鄧州諸軍事、行鄧州刺史、上柱國、鄧王、食邑九萬七千户、食實封一萬六千九百户、賜帶劍穿履上殿、詔

邑九萬七千户、食實封一萬六千九百户、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錢俶，嗣祖考之令德，奠東南之奥區，開國承家，本仁祖義，以忠孝而保社稷，以廉讓而化人民，勤翊戴於累朝，克惠綏於一境，世傳威略，志慕聲明。

書不稱名錢俶，繼承祖先的美德，奠定東南地區，開創國家承襲家業，依從仁效法義，憑着忠孝來保全社稷，用廉潔謙讓來教化人民，在各朝都盡力擁戴，在全境都能够安撫，世代傳下威武謀略，志向傾慕聲教文明。

當武庫戢兵，洞閲詩書之府；洎秣陵問罪，雄張掎角之師。致區宇之同文，賴忠良之協力。逮于纂紹，益享崇高，藴明哲而保身，務傾輸而竭節，盡獻土壤，來歸闕庭，予嘉乃功，薦錫殊寵。而道隆簡退，志尚謙冲，屢辭郤縠之權，難奪范宣之讓。朕深惟勛舊，俾就養頤，爰出殿於大邦，庶聿臻於眉壽，式繄元老，永輔眇躬。

在武庫收斂兵器時，閲讀詩書的官署；秣陵問罪時，派出了夾擊的軍隊。導致境内統一，依賴忠心之人的共同努力。等到我繼承帝業，更享有崇高的待遇，能明哲保身，盡力貢獻竭盡臣節，奉獻全部土地，歸附朝廷，我嘉獎你的功勞，賜予特殊的恩寵。你的意向推崇簡樸恬退，志趣崇尚謙虚，屢次推辭郤縠那樣的大權，難以强迫你放棄范宣的謙讓。我深深記挂有功的舊臣，使你能够保養，改爲出外鎮撫大邦，期望你達到高壽，作爲元老，永遠輔佐我。

何天道之難諶，而梁木之斯壞！長沙既往，空存甲令之勛；征虜云亡，但見雲臺之像。賵賻從於異等，嗟悼廢於臨朝；寧酬柱石之勛，未極君臣之分。庸加典則，以厚始終。

爲什麽天道難以相信，而棟梁之材就此毁壞！長沙已經成爲過去，空留下朝廷所頒的功勛；征討的敵人已没有了，僅看到雲臺上的畫像。助喪的財物依照特殊的等級，悼念停止了當朝處理政事；寧願酬勞擔當國家重任的功勛，并不能極盡君臣的情分。給予策命，使君臣情誼始終如一。

今遣使太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上柱國、汾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賜紫金魚袋郭贄持節册贈爾爲秦國王。嗚呼！德無不報，予敢忘於格言；魂而有知，爾尚欽於天命。嗚呼哀哉！

現在派遣太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上柱國、汾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賜紫金魚袋郭贄奉持符節玉册贈你爲秦國王。嗚呼！德行没有不報答的，我怎敢忘記了格言；靈魂如果有知，你應當尊重天命。嗚呼哀哉！

命中使護其喪歸葬洛陽。

命宦官辦理他的喪事歸葬洛陽。

自鏐至俶世有吴越之地僅百年，管内諸州皆子弟，將校授任而後請命於朝，有至使相者。俶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四十年，爲元帥三十五年。及歸朝卒，子惟演、惟濟皆童年，召見慰勞，并起家諸衛將軍。善始令終，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

從錢鏐到錢俶占據吴越的土地僅一百年，管轄内的各州長官都是子弟，將領們授予職務之後歸向朝廷，有至節度使的。錢俶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四十年，元帥三十五年。等歸附朝廷去世時，兒子錢惟演、錢惟濟都還在童年，召見慰問他們，都初次授以諸衛將軍。善始善終，極盡富貴，福禄之盛，近代無比。

無比。

然甚儉素，自奉尤薄，常服大帛之衣，幃帳茵褥皆用紫絁，食不重味。頗知書，雅好吟咏。在吴越日，自編其詩數百首爲《正本集》，因陶穀奉使至杭州，求爲之序。性謙和，未嘗忤物。在藩日，每朝廷使至，接遇勤厚。所上乘輿、服物、器玩，制作精妙，每遣使修貢，必羅列於庭，焚香再拜，其恭謹如此。崇信釋氏，前後造寺數百，歸朝又以愛子爲僧。善草書，上一日遣使謂曰："聞卿善草聖，可寫一二紙進來。"俶即以舊所書絹圖上之，詔書褒美，因賜玉硯金匣一，紅緑象牙管筆、龍鳳墨、蜀箋、盈丈紙皆百數。

然而錢俶非常節儉樸素，供養自己尤其淡薄，經常穿粗絲織的衣服，帷帳褥子都使用紫色粗綢，吃的没有幾種菜肴。通曉書史，很喜歡吟咏。在吴越的時候，編輯自己的詩幾百首爲《正本集》，趁陶穀出使到杭州，請他爲之作序。性格謙和，未曾得罪過人。在封國時，每逢朝廷使臣來到，接待都殷勤豐厚。所獻的皇帝乘坐的車、衣服物品、器皿玩物，製作精緻巧妙，每次派使者進貢，一定將貢品羅列在廳堂上，焚香拜兩次，他恭敬謹慎就像這樣。信奉佛教，前後修建寺院幾百座，歸附朝廷後又讓愛子做和尚。擅長草書，皇上有一天派使臣對他説："聽説你擅長草聖，可以寫一二紙進獻上來。"錢俶就將以前所寫的絹圖進獻，下詔贊美，賜給玉硯金匣一方，紅緑象牙管筆、龍鳳墨、蜀箋、整丈的紙都有上百件。

屬久病家居，有黄門趙海被酒造其第求見，因出藥數丸謂俶曰："此頗療目疾，願王即餌之。"俶即餌焉。既去，家人皆惶駭不測，俶曰："此但醉耳，又何疑哉？"後數日，上聞大驚，捕海繫獄，决杖流海島。

久病在家居住，有個黄門趙海喝醉了酒到他的宅第求見，并拿出幾丸藥對錢俶説："這個治療眼病相當有效，希望王立即吃了。"錢俶就服食了。他離開後，家人都驚慌害怕發生意外，錢俶説："這人僅是醉了而已，又懷疑什麽呢？"過了幾天，皇上聽説後非常吃驚，逮捕趙海囚禁在獄中，判决杖刑流放到海島。

初，俶爲胡進思所立，廢其兄倧，徙越州，資給豐厚。進思屢請除之，恐爲後患，俶泣曰："若殺吾兄，吾終不忍，汝欲行其志，吾當退避賢路。"進思慚而退。俶慮進思害倧，遣親將薛温爲倧守衛，戒之曰："委汝以保全廢王，苟有非常，汝當以死捍之。"温至越旬餘，有二卒夜持刃逾垣入，倧闔户拒之，呼聲達於外，温領徒而入，斃二卒於庭中，乃進思之所遣也。進思因憂懼，疽發背，卒。從左右屢有以倧爲言，俶終拒之。倧居越州二十餘年卒。

起初，錢俶爲胡進思所立，廢掉他哥哥錢倧，把他遷到越州，物品供給豐厚。胡進思多次請求殺掉他，恐怕成爲後患，錢俶哭着説："如果殺我哥哥，我總是不忍心，你想實施這種想法，我應當退位爲賢人讓路。"胡進思羞慚地退下。錢俶擔心胡進思殺害錢倧，派親信將領薛温爲錢倧守衛，告誡他説："委托你去保護被廢的王，如有異常的事，你應當以死保衛他。"薛温到越州十幾天，有兩個兵士夜間持刀翻墻進來，錢倧關門抵禦他們，呼喊聲傳到外面，薛温領人進來，將兩名兵卒殺死在院子裏，他們是胡進思派來的。胡進思由此擔憂害怕，背上發疽，去世。後來左右的人屢次建議殺錢倧，錢俶始終拒絶。錢倧在越州居住了二十多年去世。

俶自建隆已來貢奉不絶，及用兵

錢俶自建隆年以來不斷向朝廷上貢，等到對

江左，所貢數十倍。先是鏐與戰士多賜己姓，後俶歸朝，皆稱同宗。淳化三年，詔令復本姓。又浙中劉氏避鏐諱，改爲金氏，亦令還故。景德中，有司請以禮賢宅爲司天監，真宗以先朝所賜，不許。大中祥符八年，子惟演等復表上之，詔賜錢五萬貫，仍各賜第一區。

子惟濬、惟治、惟渲、惟演、惟灝、惟溍、惟濟。惟渲至韶州團練使，惟灝賀州團練使，惟溍至左龍武將軍、獎州刺史。惟演自有傳。

錢惟濬

惟濬字禹川，俶嫡子也。裁數歲，俶表授鎮海鎮東兩軍節度副大使、檢校太保、鈐轄兩浙管內土客諸軍事。建隆元年，加檢校太傅。三年，領建武軍節度。乾德初，加檢校太尉。是年冬，來朝，因侍祠南郊。六年，復來朝，侍郊祀，命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迎勞之。開寶二年，授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道觀察處置、兩浙制置營田發運等使。未幾，來朝，太祖召宴苑中，令黄門奏《簫韶》樂，與諸王同席而坐，賜白玉帶、珠綴衣、水精鞍勒御馬，賜賚巨萬計。月餘遣歸，辭日，又賜襲衣、玉帶、金鞍勒馬。四年，又來朝，因侍祠南郊，寵待殊等。及大兵征金陵，惟濬從父下毗陵，以功加平章事。九年，隨俶入朝，俶先歸，留惟濬扈從郊祀西洛。

太宗即位，加兼侍中。太平興國二年，丁母妃孫氏憂，起復，加鎮東大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俶將入朝，惟濬先奉方物來貢，詔户部郎中侯涉至泗州迎勞之，賜賚無算，并增其食邑。三年，隨俶來朝，俶盡獻浙右之地，改封淮海國

江左用兵，所進貢品是往常的幾十倍。在這之前錢鏐給戰士大多賜給自己的姓氏，後來錢俶歸附朝廷，都稱作同宗。淳化三年，下詔命令他們恢復原姓。還有浙中劉氏避錢鏐的名諱，改爲金氏，也令其恢復舊姓。景德年間，有關部門請求以禮賢宅爲司天監，真宗因爲是前朝所賜，不允許。大中祥符八年，兒子錢惟演等人又上表進獻，下詔賞賜五萬貫錢，各賜一所住宅。

兒子錢惟濬、錢惟治、錢惟渲、錢惟演、錢惟灝、錢惟溍、錢惟濟。錢惟渲官至韶州團練使，錢惟灝官至賀州團練使，錢惟溍官至左龍武將軍、獎州刺史。錢惟演本書另有傳。

錢惟濬字禹川，是錢俶的嫡生兒子。剛幾歲，錢俶上表授予鎮海鎮東兩軍節度副大使、檢校太保、鈐轄兩浙管轄内土客諸軍事。建隆元年，加官檢校太傅。三年，領建武軍節度使。乾德初年，加官檢校太尉。這年冬天，來朝見，侍從南郊祭祀。六年，又來朝見，侍從郊祀，命令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迎接慰勞他。開寶二年，授予鎮東等軍節度使、浙江東西道觀察處置使、兩浙制置營田發運等使。不久，來朝見，太祖召他在苑中設宴款待，命令黄門演奏《簫韶》樂，同各位王子同席而坐，賜給白玉帶、珠綴衣、水晶鞍勒御馬，賞賜極多。過了一個多月讓他回去，辭行時，又賞賜成套衣服、玉帶、金鞍勒馬。四年，又來朝見，因侍從南郊祭祀，恩寵待遇不同尋常。大軍征討金陵時，錢惟濬跟隨父親攻下毗陵，因功加官平章事。九年，隨錢俶進朝，錢俶先返回，留下錢惟濬隨從皇帝到西洛舉行郊祀。

太宗即位後，加官兼侍中。太平興國二年，遭遇母親王妃孫氏的喪事，服喪後復官，加官鎮東大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錢俶即將入朝，錢惟濬先帶着土産來進貢，下詔讓户部郎中侯涉到泗州迎接慰勞他，賜予禮物無法計算，并且增加他的食邑。三年，隨錢俶來朝，錢俶全部獻出浙右的土地，改封爲淮海國王，錢惟

王，徙惟濬淮南節度。是冬，郊祀恩，加檢校太師。從平太原及從征幽薊，又從幸大名。雍熙元年，郊祀，改山南東道節度。四年，徙鎮安州。惟濬雖再移鎮，常留京師。端拱初，籍田，封蕭國公。俄俶薨，起復，加兼中書令。

惟濬與俶諸子共進錢金、綾羅、犀玉帶笏、犀角、象牙、丁香、金玉馬腦鞍勒、金玉珠翠首飾、樂器、博具、器皿什物、馬橐駝牛驢車凡數十萬計。俶妻俞氏又進金銀十餘萬、犀二十株、通犀頳犀玉帶二十二條、水晶佛像十二事。惟濬又進女樂十人，上不納，各賜錦綵三十段遣還之。淳化初，杭州以錢氏家廟所藏唐、梁以來累朝所賜玉册竹册各三副、鐵券一來上，上悉以賜惟濬。明年春，得疾暴卒，年三十七。廢朝二日，追封邠王，謚安僖，中使典喪事。

子守吉、守讓。守吉至西京作坊使。守讓字希仲，以陰累遷供備庫使，天禧四年，録諸國之後，加領榮州刺史，改東染院使，卒。守讓頗勤學爲文章，退居多閉關讀書，屢獻歌頌，真宗優詔褒獎。有集二十卷。子恕，娶曹王元偁女長安縣主。

錢惟治

惟治字和世，廢王倧之長子。倧初遷於越而惟治生，俶愛之，養爲己子。幼好讀書。八歲授兩浙牙内諸軍指揮使，判軍糧營田事，又改德化軍使，遷檢校太保、台州團練使。乾德四年四月，制授寧遠軍節度、檢校太傅，仍兼衙職，與惟濬節旄同日而至，國人榮之。

王師討江南，惟治從俶率兵下常州，策勳改奉國軍節度。俶入朝，命惟治權發遣軍國事。俶還，令奉幣入

濬改任淮南節度使。當年冬，郊祀降恩，加官檢校太師。跟從平定太原以及征討幽薊，又跟從皇帝到大名。雍熙元年，舉行郊祀，改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四年，調任鎮守安州。錢惟濬雖然兩次調任軍鎮，但經常留在京城。端拱初年，皇帝耕籍田，封爲蕭國公。不久錢俶去世，服喪後復官，加官兼中書令。

錢惟濬與錢俶的兒子們一同進獻金錢、綾羅、犀角玉製的帶笏、犀角、象牙、丁香、金玉瑪瑙製的馬鞍和絡頭、金玉珠翠首飾、樂器、博具、器皿雜物、馬駱駝牛驢車共計幾十萬。錢俶的妻子俞氏又進獻金銀十多萬、犀角二十株、通犀頳犀玉帶二十二條、水晶佛像十二尊。錢惟濬又獻歌舞妓十人，皇上没接受，分别賜給三十段錦綵把她們打發回去。淳化初年，杭州把錢氏家廟所藏的唐、梁以來各朝賜給的玉册竹册各三副、鐵券一張來進獻，皇上全賜給錢惟濬。第二年春，得病暴死，年三十七歲。罷朝兩天，追封邠王，謚號安僖，派遣宦官主持喪事。

兒子錢守吉、錢守讓。錢守吉官至西京作坊使。錢守讓字希仲，因爲恩蔭多次升遷到供備庫使，天禧四年，録用各國的後代，加官領榮州刺史，改爲東染院使，去世。錢守讓勤奮學習作文章，退職閑居時大多是閉門讀書，多次進獻詩歌頌辭，真宗頒下詔書贊揚他。有文集二十卷。兒子錢恕，娶曹王趙元偁的女兒長安縣主。

錢惟治字和世，被廢的國王錢倧的大兒子。錢倧剛遷居到越州而錢惟治出生，錢俶喜愛他，收養爲自己的兒子。小時喜歡讀書。八歲時授兩浙牙内諸軍指揮使，判軍糧營田事，又改爲德化軍使，升檢校太保、台州團練使。乾德四年四月，制令授寧遠軍節度使、檢校太傅，仍然兼州鎮官，與錢惟濬的旄節同一天到達，國人都覺得榮耀。

朝廷的軍隊征討江南，錢惟治跟從錢俶率兵攻下常州，論功改授奉國軍節度使。錢俶進朝，命令錢惟治代理軍國大事。錢俶回來後，讓他帶

貢，撫諭命賜甚厚。惟治又獻塗金銀香師子、香鹿鳳鶴孔雀、寶裝緊合、釦金甆器萬事，吴綀綾千匹。辭日，賜襲衣玉帶、塗金鞍勒馬、金銀器、繒綵逾萬計。

太宗嗣位，進檢校太尉。太平興國三年，俶再入覲，又權國事。一夕厩中火，惟治率兵臨高下視，令親信十數輩仗劍申令，敢後顧者斬，頃之火息。妻族有隸帳下者恃親犯法，惟治命杖背於府門。俶既納土，朝廷命考功郎中范旻知杭州，惟治奉兵民圖籍、帑廩管籥授旻，與其弟惟渲、惟灝歸朝。次近郊，遣内侍護諸司供帳迎勞至京師，即日召對長春殿，賜衣服、金帶、鞍勒馬、器幣，改領鎮國軍節度。五年八月，車駕幸俶第，召見惟治，賜白金萬兩。

惟治善草隸，尤好二王書，嘗曰："心能御手，手能御筆，則法在其中矣。"家藏書帖圖書甚衆，太宗知之，嘗謂近臣曰："錢俶兒侄多工草書。"因命翰林書學賀丕顯詣其第，遍取視之，曰："諸錢皆效浙僧亞栖之迹，故筆力軟弱，獨惟治爲工耳。"惟治嘗以鍾繇、王羲之、唐玄宗墨迹凡七軸爲獻，優詔褒答。

雍熙三年，大出師征幽州，命惟治知真定軍府兼兵馬都部署。前一日曲宴内殿，惟治獻詩，帝覽之悦，酒半，遣小黄門密諭北面之寄。至則訓兵享士，頗勤政務，設厨饌於城門以待使傳。

初，惟濬雖俶嫡嗣，然俶以其放蕩無檢，故器惟治，再俾權國務。嘗一夕俶暴疾，孫妃悉斂符籥付惟治，後惟濬知之，甚恚恨。洎入朝，惟濬止奉朝請，而委惟治藩任焉。俶薨召還，起復檢校太師。移疾就第百日，

貢品入朝進貢，撫慰賞賜很豐厚。錢惟治又進獻塗金銀香獅子、香鹿鳳鶴孔雀、寶裝緊盒、鑲金瓷器一萬件，吴地的綀綾一千匹。辭行時，賜給成套衣服玉帶、塗金鞍勒馬、金銀器、繒綵數以萬計。

太宗繼位，升爲檢校太尉。太平興國三年，錢俶再次入朝，錢惟治又代理國事。一天晚上馬厩失火，錢惟治率領兵士登高向下看，讓親信十幾人持劍下達命令，敢回頭的處斬，一會兒火就熄滅。妻子家族有隸屬帳下的倚仗親戚犯法，錢惟治命令在府門杖打他後背。錢俶歸順入朝後，朝廷命令考功郎中范旻爲杭州知州，錢惟治奉持軍民圖録户籍、倉庫鑰匙交給范旻，同他弟弟錢惟渲、錢惟灝回朝。在近郊過夜，派宦官統領各部門帶飲食物品迎接慰勞到京城，當日在長春殿召見對答，賜給衣服、金帶、鞍勒馬、器具物幣，改領鎮國軍節度使。五年八月，皇帝駕臨錢俶的府第，召見錢惟治，賜給一萬兩銀子。

錢惟治擅長草書隸書，尤其喜歡王羲之父子的書法，曾經説："心能駕馭手，手能駕馭筆，那麽書法就在其中了。"家中所藏書帖圖書很多，太宗知道後，曾經對近臣説："錢俶的兒子侄子大多擅長草書。"於是命令翰林書學賀丕顯到他府第，全拿來看，説："錢家諸人都仿效浙江僧人亞栖的筆迹，所以筆力軟弱，惟有錢惟治有功力。"錢惟治曾經把鍾繇、王羲之、唐玄宗的墨迹共七軸獻上，下詔贊美答謝。

雍熙三年，大舉出兵征討幽州，命令錢惟治爲真定軍府知府兼兵馬都部署。前一天在内殿設私宴，錢惟治獻詩，皇帝看了很高興，酒喝到一半，派小太監秘密告訴他將北征。到任後就訓練軍隊款待士人，對政務很勤勉，在城門設厨房食物來款待使臣。

起初，錢惟濬雖是錢俶的嫡系子嗣，但錢俶因他放蕩不加檢點，所以器重錢惟治，兩次讓他代理國務。曾有一晚錢俶得了急病，孫妃收起所有的符節鑰匙交給錢惟治，後來錢惟濬得知，很怨恨。進朝後，錢惟濬僅是奉朝請，而把藩鎮的職責委托給錢惟治。錢俶死後召回，起用爲檢校

有司請罷奉，特詔續給。累上表請罷節鎮，優詔不許。

太師。上書稱病在家中有一百天，有關官員請求停發俸禄，特别下詔繼續供給。屢次上表請求免去節度使，下詔褒奬却不允許。

惟治既病，心恍惚，家事不肅。咸平初，僮奴以奸私殺人於庭，事連閨閫，真宗爲停按鞠，止授右監門衛上將軍，其子駕部員外郎丕責授郢州團練副使。晚年頗貧匱。景德中，其弟惟演獻文，上對宰相稱其公王之後，能苦心翰墨，令記其名，因曰："錢氏繼世忠順，子孫可念，如聞惟治頗貧乏，尤可軫惻。"特轉右武衛上將軍，月給奉十萬。累加左驍衛上將軍、左神武統軍。大中祥符七年七月，卒，年六十六，贈太師。初，有司援統軍陳承昭、孟珏例，當贈東宫保傅。上以俶奉土歸國，優其贈典。又聞群臣家貧乏者不欲官給喪事，爲罷詔葬。録其四子官，及外弟、子婿、親校并甄擢之。

錢惟治生病以後，心神恍惚，家事不整。咸平初年，家僮奴僕因奸私在院中殺了人，事情牽連到閨閣婦女，真宗爲此停止審問，僅授予他右監門衛上將軍，他兒子駕部員外郎錢丕責罰授郢州團練副使。他晚年很貧困。景德年間，他弟弟錢惟演進獻文章，皇上向宰相稱贊他是公王的後代，能在筆墨上下苦心，讓記下他的名字，因而説道："錢氏幾代忠順，子孫值得顧念，聽説錢惟治很貧乏，尤其值得深切憐憫。"特别轉爲右武衛上將軍，每月供給俸禄十萬。多次加官爲左驍衛上將軍、左神武統軍。大中祥符七年七月，去世，享年六十六歲，贈官太師。起初，有關部門根據統軍陳承昭、孟珏的先例，應當贈官東宫保傅，皇上因錢俶獻出土地歸附朝廷，給他的贈賜很優厚。又聽説群臣家中貧困的不想官辦喪事，爲此免去下詔埋葬。録用他四個兒子爲官，以及表弟、女婿、親信軍官一同甄别提拔。

惟治好學，聚圖書萬餘卷，多異本。慕皮、陸爲詩，有集十卷。書迹多爲人藏秘，晚年雖病廢，猶或揮翰。真宗嘗語惟演曰："朕知惟治工書，然以疾不欲遣使往取，卿爲求數幅進來。"翌日，寫聖製詩數十章以獻，賜白金千兩。

錢惟治好學，收集圖書一萬多卷，多是不同的本子。仰慕皮日休、陸龜蒙的詩，有集十卷。書法手迹大多被人珍藏起來，晚年雖然被疾病困擾，有時仍揮筆寫字。真宗曾經告訴錢惟演説："我知道錢惟治擅長書法，但因爲他生病不想派人去取，你替我求幾幅進獻上來。"第二天，書寫了皇上所作的詩幾十首來進獻，賞賜一千兩白銀。

初鎮四明，嘗夢神人披甲，自稱"西岳神"，謂惟治曰"公面有缺文"，即捧土培之。後領華州節鉞二十年。

起初鎮守四明時，曾經夢到披着甲的神人，自稱"西岳神"，對錢惟治説："您臉上有斷缺的紋路。"就捧土加上。後來領華州節度使二十年。

子丕字簡之，幼好學。雍熙中，俶上言欲求舉進士，太宗以其世家子，特召試内署，授秘書丞，賜金紫，累遷駕部郎中。嘗知新淦縣，又知衡州。惟治卒，以將作少監起復，俄爲三司户部判官，卒於光禄少卿。

兒子錢丕字簡之，幼時好學。雍熙年間，錢俶上言要求推舉爲進士，太宗因爲他是世代顯貴之家的兒子，特地召到内署考試，授予秘書丞，賞賜金紫，多次升遷到駕部郎中。曾經爲新淦縣知縣，又爲衡州知州。錢惟治去世，以將作少監起用，不久爲三司户部判官，任光禄少卿時去世。

錢惟濟

惟濟字巖夫。生七歲，俶封漢南國王，奏補本府元從指揮使，歷諸衛將軍，領恩州刺史，改東染院使，真拜封州刺史。真宗祀汾陰還，燕近臣苑中，命惟濟射，一發中的。故事，刺史射不解箭，帝賜解之，且賜襲衣、金帶。

錢惟濟字巖夫。七歲時，錢俶被封爲漢南國王，上奏補錢惟濟爲本府元從指揮使，歷任諸衛將軍，領恩州刺史，改爲東染院使，實授封州刺史。真宗祭祀汾陰回來，在苑中設宴款待親近大臣，命令錢惟濟射箭，一箭就射中了目標。根據先例，刺史射箭不解箭，皇上賜他解下，并且賜給成套衣服、金帶。

其後請試郡，命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盗奪桑不能得，乃自創其臂，誣桑主欲殺人，久繫不能辨。惟濟取盗與之食，視之，盗以左手舉匕箸，惟濟曰："以右手創人者上重下輕，今汝創特下重，正用左手傷右臂，非爾自爲之邪?"辭遂服。帝聞之，謂宰相向敏中曰："惟濟試守郡輒明辨，後必爲能吏矣!"

此後請求試用州職，任命他爲絳州知州。有個采桑的百姓，强盗奪桑未能得到，就自己砍傷手臂，誣陷桑主人想殺人，拘禁了很久都不能辨明。錢惟濟提出强盗給他吃飯，觀察他，强盗用左手拿起筷子，錢惟濟説："用右手砍傷人的傷勢上重下輕，現在你的傷獨獨下面重，正是用左手砍傷右臂的，不是你自己做的嗎?"强盗認罪。皇帝知道後，對宰相向敏中説："錢惟濟試用掌管州就很明辨，以後一定會成爲能幹的官吏!"

徙潞州。民相驚有外寇，奔城而仆者相枕藉，惟濟從容行視，從騎甚省，民乃安。還永州團練使，改知成德軍。仁宗即位，加檢校司空。民有僞作白金質取緡錢者，其家來告，惟濟曰："第聲言被盗，示以重購，質者當來責餘直，即得之矣。"已而果然，乃杖配之。

調任潞州。百姓互相驚擾説有外敵侵入，因向城裏奔跑而倒下互相枕卧，錢惟濟從容地巡行察看，跟從的騎兵很少，百姓就安定了。改任永州團練使，改爲成德軍知軍。仁宗即位，加官檢校司空。百姓中有做假銀子作抵押求得錢的，那家來告發，錢惟濟説："衹要聲言被盗，向人顯示重金懸賞，抵押的人就會來索要所剩價值，就可抓獲他了。"後來果真如此，於是將他杖責發配。

以吉州防禦使留再任，遷虔州觀察使，知定州。有婦人待前妻子不仁，至燒銅錢灼臂，惟濟取婦人所生兒置雪中，械婦人往視兒死。其慘毒多此類。遷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改保静軍留後。

以吉州防禦使留職再任，升爲虔州觀察使，定州知州。有一個婦女對待前妻的孩子不仁，甚至燒銅錢炙燙孩子的手臂，錢惟濟取來這婦女生的孩子放在雪中，拘械婦女去看孩子死掉。他的殘酷狠毒大多像這樣。改爲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改爲保静軍留後。

惟濟喜賓客，豐宴犒，家無餘貲，帝賜白金二千兩，所負公使錢七百餘萬。卒，贈平江節度使，謚宣惠，遣使護葬事，賜賻錢二百萬、絹千匹。有《玉季集》二十卷。惟濟有吏幹，能戢下而性苛忍，所至牽蔓滿獄。重囚棄市，或斷手足，探肝膽，

錢惟濟喜歡賓客，設宴款待得很豐盛，家中没有剩餘的財産，皇帝賜給白銀二千兩，所欠的公使錢有七百多萬。去世，贈官平江節度使，謚號宣惠，派使臣主持葬事，賜給葬錢二百萬、絹一千匹。有《玉季集》二十卷。錢惟濟有做官吏的才幹，能收攏下屬但性格殘忍，所到之處牽連的罪犯充滿監獄。有重罪的囚犯處死棄市，有的

用以威衆。觀者色動，而惟濬自若也。

砍斷手足，探取肝膽，用來威服衆人。觀看的人變了臉色，錢惟濬却鎮定自若。

錢儼

儼字誠允，俶之異母弟也。本名信，淳化初改焉。幼爲沙門，及長，頗謹慎好學。俶襲國封，命爲鎮東軍安撫副使。周顯德四年，奏署衢州刺史。

錢儼字誠允，是錢俶的異母弟弟。原名錢信，淳化初年改名。小時候爲佛教徒，等到長大，謹慎好學。錢俶承襲國王的封號，封他爲鎮東軍安撫副使。後周顯德四年，奏署衢州刺史。

太祖平揚州，俶遣儼入賀，命閤門副使武懷節齎詔迎勞，賜賚甚厚。及歸，又賜玉帶、名馬、錦綵、器皿。開寶三年，代兄偡知湖州，充宣德軍安撫使。俶奉詔攻毗陵，命儼督漕運。太平興國二年，從俶之請，授新、嬀、儒等州觀察使，仍知湖州，儼兄儀爲慎、瑞、師等州觀察使。入朝，以儼爲隨州觀察使，儀爲金州觀察使。侍祠郊宫，特召升儼班於節度使之次。儀卒，儼换金州。嘗從幸天駟監，會賜從官馬，太宗敕有司曰："錢儼儒者，宜擇馴馬給之。"未幾，出判和州，在職十七年。咸平六年，卒，年六十七，贈昭化軍節度。

太祖平定揚州，錢俶派錢儼入朝祝賀，皇帝命令閤門副使武懷節持詔書迎接慰勞，賜給的財物很豐厚。等回去時，又賞賜玉帶、名馬、錦綵、器皿。開寶三年，代替哥哥錢偡爲湖州知州，充宣德軍安撫使。錢俶奉詔攻打毗陵，命令錢儼督管水路運糧。太平興國二年，朝廷依從錢俶的請求，授予他新州、嬀州、儒州等州觀察使，仍然爲湖州知州，錢儼的哥哥錢儀爲慎州、瑞州、師州等州觀察使。入朝以後，錢儼爲隨州觀察使，錢儀爲金州觀察使。侍從郊祭，特地召升錢儼排在節度使的行列。錢儀去世，錢儼改金州觀察使。曾經跟隨皇上去天駟監，賜給隨從官馬時，太宗敕令有關官員説："錢儼是儒者，應挑選馴服的馬給他。"不久，出朝判和州，在職十七年。咸平六年，去世，享年六十七歲，贈官昭化軍節度使。

儼嗜學，博涉經史。少夢人遺以大硯，自是樂爲文辭，頗敏速富贍，當時國中詞翰多出其手。歸京師，與朝廷文士游，歌咏不絶。淳化初，嘗獻《皇猷録》，咸平又獻《光聖録》，并有詔嘉答。所著有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四卷、《吴越備史》十五卷、《備史遺事》五卷、《忠懿王勳業志》三卷，又作《貴溪叟自叙傳》一卷。

錢儼酷愛學習，博涉經史。小時候夢見有人送給他大硯，從此喜歡作文辭，敏捷可觀，當時國中的詞章大多出於他的手。來到京城，與朝廷的文士來往，歌咏不斷。淳化初年，曾經進獻《皇猷録》，咸平時又進獻《光聖録》，都有詔書嘉獎回答。所著書有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四卷、《吴越備史》十五卷、《備史遺事》五卷、《忠懿王勳業志》三卷，又作《貴溪叟自叙傳》一卷。

善飲酒，百卮不醉，居外郡嘗患無敵，或言一軍校差可倫擬，儼問其狀，曰："飲益多，手益恭。"儼曰："此亦變常，非善飲也。"

善於喝酒，一百卮也喝不醉，在外州居住時曾擔心没有對手，有人説有個軍校尚可與他相比，錢儼詢問他的情况，回答説："喝得越多，手越恭敬。"錢儼説："這也是變了常態，不是擅長喝酒的。"

錢昱

昱字就之，忠獻王佐之長子。佐薨，昱尚幼，國人立倧，遂以昱爲咸寧、大安二宫使。俶嗣國，承制授秀州刺史。太祖受禪，俶遣昱入貢，與江南使同侍宴射于後苑，江南使先中的，令昱解之，昱應弦而中，賜以玉帶。及平蜀，復來賀。歸國，爲台州刺史。俶得福州，命昱守之。王師討江南，爲東面水陸行營應援使。從俶入朝，授白州刺史。

錢昱字就之，忠獻王錢佐的長子。錢佐去世，錢昱年紀還小，國人立錢倧，讓錢昱爲咸寧、大安二宫使。錢俶繼承皇位，秉承皇帝旨意授秀州刺史。太祖接受禪讓，錢俶派錢昱入朝進貢，同江南使臣一起陪侍在後苑聚宴習射，江南的使者先射中靶子，命令錢昱接着射，錢昱應弦而中，賞賜給玉帶。平定了蜀，又來祝賀。回國後，爲台州刺史。錢俶取得福州，命令錢昱守衛。朝廷的軍隊征討江南，他爲東面水陸行營應援使。跟隨錢俶入朝，授白州刺史。

昱好學，多聚書，喜吟咏，多與中朝卿大夫唱酬。嘗與沙門贊寧談竹事，迭録所記，昱得百餘條，因集爲《竹譜》三卷。俄獻《太平興國録》。求換臺省官，令學士院召試制誥三篇，改秘書監，判尚書都省。時新葺省署，昱撰記奏御，又嘗以鍾、王墨迹八卷爲獻，有詔褒美。

錢昱好學，收集了很多書，喜歡吟咏，多與朝廷中的士大夫唱和酬答。曾經同僧人贊寧談論竹子的事，多次録下所説，錢昱得到一百多條，輯集成爲《竹譜》三卷。不久進獻《太平興國録》。請求更换爲臺省官，讓學士院召他考試制誥三篇，改爲秘書監，判尚書都省。當時新修葺尚書省的官署，錢昱撰寫記文上奏皇帝，又曾把鍾、王墨迹八卷上獻，有詔書誇獎贊美。

出知宋州，改工部侍郎，歷典壽、泗、宿三州，率無善政。至道中，郊祀，當進秩，太宗曰："昱貴家子無檢操，不宜任丞郎。"以爲郢州團練使。咸平二年，表入朝，以病不及陛見，卒，年五十七。

出朝任宋州知州，改爲工部侍郎，歷任壽州、泗州、宿州三州知州，都没有好的政績。至道年間，舉行郊祀，應當提升官階，太宗説："錢昱是顯貴之家的子弟，没有法度德行，不應授左右丞或侍郎。"讓他爲郢州團練使。咸平二年，上表入朝，因病没來得及謁見天子，去世，年五十七歲。

昱善筆札，工尺牘，太祖嘗取觀賞之，賜以御書金花扇及《急就章》。昱聰敏能覆棋，工琴畫，飲酒至斗餘不亂。善諧謔，生平交舊終日談宴，未曾犯一人家諱。有集二十卷。然貪猥縱肆，無名節可稱。生子百數。涉，雍熙中進士及第。絳，至内殿承制、閤門祗候，累典郡，頗以幹力稱。

錢昱擅長寫公文書札，精於書信，太祖曾取來觀賞，賜給他御書金花扇和《急就章》。錢昱聰明能恢復棋局，善於彈琴作畫，喝酒達到一斗多還不醉。喜歡開玩笑，整天與生平相交舊友談話飲宴，未曾觸犯過一人的父祖名諱。有文集二十卷。但他貪婪鄙陋放縱，没有值得稱道的名節。生子上百個。錢涉，雍熙年間進士及第。錢絳，官至内殿承制、閤門祗候，多次爲知州，以有能力見稱。

俶之群從又有台州刺史仰之子昭序，字著明，好學喜聚書，書多親寫。知通利軍，以勤幹聞，至如京副使。衢州刺史偓之子昭度，字九齡，

錢俶的衆侄子又有台州刺史錢仰的兒子錢昭序，字著明，好學喜歡收集圖書，書籍多親自抄寫。知通利軍，以勤奮幹練著稱，官至如京副使。衢州刺史錢偓的兒子錢昭度，字九齡，官至

至供奉官。俊敏工爲詩，多警句，有集十卷，蘇易簡爲序行於世。

供奉官。才智出衆擅長作詩，有很多警句，有文集十卷，蘇易簡作序在世上流傳。

孫承祐

孫承祐，杭州錢塘人。俶納其姊爲妃，因擢處要職，累遷浙江東道鹽鐵副使、鎮海鎮東兩軍節度副使、知静海軍節度事。開寶初，隨俶子惟濬入貢，詔授光禄大夫、檢校太保、鎮東鎮海等軍行軍司馬。俶又私署中吴軍節度。七年，俶復遣承祐入貢，賜襲衣、玉帶、鞍勒馬、黄金器五百兩、銀器三千兩、雜綵五千匹，且令諭旨於俶，將有事於江表。及王師渡江，命内客省使丁德裕率步騎一千，詔俶以所部與德裕會攻常、潤。承祐從俶克毗陵，功居多，詔改中吴軍爲平江軍，真授承祐節。太平興國中，俶來朝，盡獻其地，徙承祐泰寧軍節度使。五年，從幸大名，留知府事。雍熙二年，改知滑州，數月卒，贈太子太師，中使護葬。

承祐在浙右日，憑藉親寵，恣爲奢侈，每一飲宴，凡殺物命千數，常膳亦數十品方下箸。所居室中，爇龍腦日不下數兩。從車駕北征，以橐駝負大斛貯水養魚自隨。至幽州南村落間，日已旰，西京留守石守信與其子駙馬都尉保吉及近臣十數人尚未朝食，適遇承祐，即延所止幕舍中，膾魚具食，窮極水陸，人皆異之。

承祐少時，嘗夢人以蓍草一本，增其一而授之。既寤，以語所親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今增其一，我壽止於此乎。"果五十而卒。

子誘，至駕部郎中，出爲淮南節度行軍司馬。

孫承祐，杭州錢塘人。錢俶娶他姐姐爲妃，於是提拔他居重要職位，屢次升遷爲浙江東道鹽鐵副使、鎮海鎮東兩軍節度副使、知静海軍節度事。開寶初年，跟隨錢俶的兒子錢惟濬入朝進貢，下詔授予光禄大夫、檢校太保、鎮東鎮海等軍行軍司馬。錢俶又私自任命他爲中吴軍節度使。七年，錢俶又派孫承祐入朝進貢，賞賜成套衣服、玉帶、鞍勒馬、黄金器具五百兩、銀器三千兩、各種綵五千匹，并讓他向錢俶曉諭旨意，將對江表發動征討。朝廷的軍隊渡江以後，命令内客省使丁德裕率領步騎兵一千人，下詔讓錢俶帶軍隊同丁德裕一同攻打常州、潤州。孫承祐跟隨錢俶攻下毗陵，功勞居多，下詔改中吴軍爲平江軍，真授孫承祐節度使。太平興國年間，錢俶來朝見，盡數獻出土地，調孫承祐爲泰寧軍節度使。五年，跟從皇帝至大名，留爲知府事。雍熙二年，改爲滑州知州，幾個月後去世，贈官太子太師，宦官主持葬禮。

孫承祐在浙右時，憑藉親信恩寵，縱行奢侈，每次飲酒設宴，共殺死動物上千，平時的飯食也得幾十種方下筷。居住的室内，燒的龍腦每天不下幾兩。隨從皇上北征，用駱駝馱着大桶貯水養魚跟隨。到了幽州南面的村落之間，天已經晚了，西京留守石守信和他的兒子駙馬都尉石保吉和親近大臣十幾人還没吃早飯，正好遇到孫承祐，就請到他歇息的帳幕中，細切魚備好飯，吃盡山珍海味，大家都很驚奇。

孫承祐小時候，曾夢到一人將一株蓍草，增加了一株授給他。醒來後，告訴親屬説："'壽命是五十，現已四十九'，增加了一株，我的壽命就此終止嗎。"果然五十歲就去世。

兒子孫誘，官至駕部郎中，出朝任淮南節度行軍司馬。

沈承禮

沈承禮，湖州烏程人。錢鏐辟置幕府，署處州刺史。鏐子元瓘以女妻之，署爲府中右職，出爲台州刺史。元瓘卒，子佐嗣，以承禮掌親兵。俶襲位，命知威武軍節度事，充兩浙都鈐轄使。

王師征江南，俶遣承禮率水陸數萬人助平毗陵，因攻潤州。城中兵夜出焚外柵，諸將皆欲馳救，承禮曰："古人有言，擊東南而備西北者，此之謂也。"命士皆擐甲蓐食，堅壁不動。他壘不設備者悉驚擾，獨承禮所部敵人不敢窺。丹陽平，遂率兵抵建業。李煜歸朝，録其功，真授福州節制。太平興國初，俶盡獻浙右地，徙承禮鎮密州。八年，卒，年六十七。廢朝二日，贈太子太師，中使護葬。

初，秦王廷美之敗也，有司按驗，俶、惟濬、孫承祐及陳洪進皆嘗有贈遺，獨承禮無焉。

沈承禮，湖州烏程人。錢鏐徵召在幕府，官職爲處州刺史。錢鏐的兒子錢元瓘把女兒嫁給他，安排爲府中重要官職，出朝任台州刺史。錢元瓘去世，兒子錢佐繼承，讓沈承禮掌管親兵。錢俶承襲皇位，任命他知威武軍節度事，充兩浙都鈐轄使。

宋軍征討江南，錢俶派遣沈承禮率領水陸軍幾萬人協助平定毗陵，攻打潤州。城中的敵兵夜間出來燒毁外柵，將領們都想飛馳去援助，沈承禮說："古人有言，打擊東南却要防備西北，正是指這。"命令士兵都穿鎧甲在草墊上吃早飯，加固壁壘，按兵不動。别的軍壘没設防備的都驚擾，惟有沈承禮的營壘敵人不敢窺探。丹陽平定後，率兵抵達建業。李煜歸降朝廷，記録他的功勞，實授福州節度使。太平興國初年，錢俶盡數獻出浙右的土地，調沈承禮鎮守密州。八年，去世，享年六十七歲。罷朝兩天，贈官太子太師，宦官主持喪事。

起初，秦王趙廷美敗露時，有關部門審查，錢俶、錢惟濬、孫承祐和陳洪進都曾贈送財物，惟獨沈承禮没有。

宋史卷四百八十一

列傳第二百四十

世家(四)

南漢劉氏

劉鋹

南漢劉鋹，其先蔡州上蔡人，高祖安仁，仕唐爲潮州刺史，因家嶺表。安仁生謙，爲廣州牙校，累遷封州刺史、賀水鎮遏使。謙生隱，謙卒，隱代領其任。唐昭宗以薛王知柔鎮南海，辟爲行軍司馬，委以兵柄。及宰相徐彦若代知柔，以爲節度副使。時唐室已季，彦若威令不振，事皆决于隱。彦若卒，遺表薦隱自代，昭宗不從，以崔遠代之。遠至江陵，遷延不進，乃以隱爲留後，未幾，授以節旄。梁開平初，兼靜海軍節度使，封南海王。隱卒，弟陟襲位。貞明三年，僭帝號，國稱大漢，改元乾亨，行郊祀禮。改名巖，又改龔，終改龑。“龑”讀爲“儼”，字書不載，蓋其妄作也。晋天福七年，卒，子玢嗣，爲弟晟所殺。晟遂自立，性尤酷暴，周顯德五年，卒，事具《五代史》。

鋹即晟長子也，初名繼興，封衛王，襲父位，改今名，改元大寶。性昏懦，委政宦官龔澄樞及才人盧瓊仙，每詳覽可否，皆瓊仙指之。鋹日與宫人、波斯女等游戲。内官陳延壽

南漢劉鋹，祖先爲蔡州上蔡人，高祖劉安仁，在唐時做官任潮州刺史，因而移家於嶺南。劉安仁生子名劉謙，爲廣州牙校，多次升遷爲封州刺史、賀水鎮遏使。劉謙生子名劉隱，劉謙去世，由劉隱代領其任職。唐昭宗用薛王知柔鎮南海，徵召劉隱爲行軍司馬，并授與兵權。等到宰相徐彦若代替知柔，又用爲節度副使。其時唐室已到末期，徐彦若威令不振，事都决定於劉隱。彦若去世，寫下遺表推薦劉隱代替他的職位，昭宗不聽從，用崔遠來代替徐彦若。崔遠行至江陵，逗留不進，於是以劉隱爲留後，没過多久，又授以節旄。後梁開平初，又兼任靜海軍節度使，封南海王。劉隱去世，其弟劉陟繼承王位。貞明三年，公然越分稱帝號，國稱大漢，改元乾亨，并行郊祀禮。同時改名爲巖，又改爲龔，最終改爲龑。“龑”字讀爲“儼”音，此字書不載，乃是其自己妄作的。後晋天福七年，去世，兒子劉玢又繼承父位，被弟弟劉晟所殺。劉晟就自立爲王，性格尤爲殘酷凶暴，在後周顯德五年，去世，事情都記入《五代史》。

劉鋹即劉晟的長子，起初名繼興，封衛王，因襲父位，改用今名爲劉鋹，改元大寶。本性昏懦，委政與宦官龔澄樞及才人盧瓊仙，每次詳覽臣下奏章决定可否時，都由瓊仙决定。劉鋹衹是每日與宫中之人、波斯女等游戲。内官陳延壽引

引女巫樊胡入宫，言玉皇遣樊胡命鋹爲太子皇帝，乃于宫中施帷幄，羅列珍玩，設玉皇坐。樊胡遠游冠、紫衣、紫霞裙，坐宣禍福，令鋹再拜聽命；嘗云瓊仙、澄樞、延壽皆玉皇遣輔太子皇帝，有過不得治。又有梁山師、馬媪、何擬之徒出入宫掖。宫中婦人皆具冠帶，領外事。

初，龑雖寵任中官，其數裁三百餘，位不過掖庭諸局令丞。至晟時千餘人，稍增内常侍、諸謁者之稱。至鋹漸至七千餘，有爲三師、三公，但其上加“内”字，諸使名不翅二百，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號。目百官爲“門外人”，群臣小過及士人、釋、道有才略可備問者，皆下蠶室，令得出入宫闈。作燒煮剥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鬥虎抵象。又賦斂煩重，邕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米斗税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五百尺采珠。所居宫殿以珠、玳瑁飾之。陳延壽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宫城左右離宫數十，鋹游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爲課户，供宴犒之費。

乾德中，太祖命師克郴州，獲其内品十餘人。有余延業者，人質么麽，太祖問曰：“爾在嶺南爲何官?”對曰：“爲扈駕弓箭手官。”命授之弓矢，延業極力控弦不開。太祖因笑問鋹爲治之迹，延業備言其奢酷，太祖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

先是，晟因湖南馬氏之亂，襲取桂、郴、賀等州。開寶初，鋹又舉兵侵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鋹爲政昏暴，民被其毒，請討之。太祖難其事，令江南李煜遣使以書諭鋹使稱臣，歸湖南舊地。鋹不從。煜又遣其給事中龔慎儀遺書曰：

女巫樊胡入宫，説是玉皇大帝派遣樊胡來命劉鋹爲太子皇帝，於是就在宫中設置帷幕和帳篷，裏邊羅列珍寶和玩物，并設玉皇座。女巫樊胡着遠游冠、紫衣、紫霞裙，坐而口宣禍福，令劉鋹再拜而聽命；曾説瓊仙、澄樞、延壽都是玉皇派遣來輔佐太子皇帝的，所以有過也不能處治。又有梁山師、馬媪、何擬之徒出入皇宫。宫中的婦人都著冠帶一如男裝，而且都兼任着宫外的事務。

起初，劉龑雖然寵任中官，但其數量已裁減至三百餘，地位不過是宫中旁舍負責製作宫中用品諸局的令丞而已。至劉晟時中官已有千餘人，逐漸增設内常侍、諸謁者之稱。到劉鋹時已漸漸增至七千餘人，有擔當三師、三公的，但要加上“内”字，諸使名不下二百，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稱號。看待百官爲“門外人”，群臣小過及士人、和尚、道士有才能謀略可資備問者，都下到蠶室接受宫刑使之成爲宦官，便可出入宫闈。宫内還作燒煮剥剔、刀山劍樹之刑，有時令罪人鬥虎抵象。且又賦税煩重，邕民入城者繳納一錢，瓊州的米一斗要收税四五錢。設置媚川都，定其賦税，令入海五百尺去采珠。所居宫殿以珠、玳瑁裝飾。陳延壽作諸班奇技淫巧，每天費金數萬。宫城左右有離宫數十座，劉鋹游幸經常是月餘或十幾天。并以豪富之民作爲課税户，以供飲宴犒賞之費用。

乾德年間，太祖命軍隊攻克郴州，俘獲其宦官十餘人。其中有叫余延業者，人質微不足道，太祖問道：“你在嶺南爲什麽官?”回答説：“爲扈駕弓箭手官。”太祖命給其弓箭試其身手，余延業極力拉弓而不開。太祖因而笑問劉鋹爲政之事迹，延業詳細的言説其奢華和殘酷，太祖驚駭地説：“我應當救此一方之民。”

先前，劉晟因湖南馬氏之叛亂，襲取了桂、郴、賀等州。開寶初，劉鋹又舉兵侵犯道州，道州刺史王繼勳曾上奏説，劉鋹爲政昏暴，民受其毒害，請求討伐他。太祖當時難爲其事，令江南的李煜派使臣以書信曉諭劉鋹使其稱臣，歸還湖南舊地。劉鋹不從。李煜又派其給事中龔慎儀送去書信説：

煜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敦交契，憂戚之患，曷嘗不同。每思會面而論此懷，抵掌而談此事，交議其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惑，而相去萬里，斯願莫伸。凡於事機不得款會，屢達誠素，冀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檄一時之儀，近國梗概之事，外貌而待之，泛濫而觀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若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勞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

今則復遣人使罄申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盡深素，是以再寄翰墨，重布腹心，以代會面之談與抵掌之議也。足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諫爭之言，視其心如親戚急難之心，然後三復其言，三思其心，則忠乎不忠，斯可見矣，從乎不從，斯可決矣。

昨以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已來，遂成釁隙。詳觀事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求契親仁之願，引領南望，于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曰："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而伐之；若欲興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爲度矣。"見今點閱大衆，仍以上秋爲期，令弊邑以書復叙前意，是用奔走人使，遽貢直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已；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

觀夫古之用武者，不顧小大

我李煜與閣下經數代之和睦，繼祖先及父輩之盟約，情若兄弟，友誼深厚而交往默契，就連憂戚之患，又何曾不同。所以我經常想與你會面論此情懷，抵掌而談說此事，相互議其所短，各自陳述其所長，使彼此受益而心中釋然，驟遇利害而從容不惑。然而你我之間相距萬里，致使此願常在而空懷莫伸。而在平時又不是因爲瑣事纏身就是因機會難得總之使我們得不到親切會面，所以纔屢送書信以達素誠，希望能表明此心，而在足下看來，也許會認爲書傳一時之禮儀，與近來國事之大概，拿做外交禮貌來看待，泛泛而觀之，就會使忠告確論有如石投水底，若是如此則又何必事設虛詞遣人徒勞往復？這决不是我深心所希望的。

而今我又派人前去盡申我的心懷，又怕派去的人辭不達意，不能盡述我素日的深心，所以我纔再寄書信，重抒肺腑，以代會面之談與抵掌之議。足下誠聽其言應如聽交友諫諍之言，視其心應如親戚急難之心，然後再三復其言，三思其用心，則是不是忠言，從此可見了，聽從或是不聽從，就可以决定。

前些日子宋朝已開始向南討伐，意圖恢復楚地之疆界，交兵已來，積嫌而成仇恨。詳觀事勢，深切憂懷，既寄希望於大宋停止用兵，又想求能投合親仁之心願，這份心情引領南望，於今已有多年。昨命使臣入貢大宋，大宋皇帝果然以此事宣示說："你們若能以事兄父之禮事我，我又何苦而討伐之；若是想興兵而與我爭高下，那我就以必然攻取之爲限度。"現今點閱大衆，仍以上秋爲期，令我國以書復叙前意，是用奔走人使，遽貢直言。深料大宋之心并非有惟利之貪，衹是憤怒人之不尊敬而已；足下也并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改變之謀，大概衹是一時之忿而已。

再看古之用武者，不顧大小强弱之不同

强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仇，此必戰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存亡之機以戰爲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仇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將決一旦之命，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

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仇敵，此必戰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生死存亡之機以戰爲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逼我不捨，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而今足下與大宋并非有父母宗廟之仇，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既不同於進退不捨、奮不顧命，又異於乘機進取之時。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將决一旦之命，既然大宋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於社稷者應當這麼幹嗎?

夫稱帝稱王，角立傑出，今古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古今之常事也。盈虛消息、取與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 且足下以英明之姿，撫百越之衆，北距五嶺，南負重溟，籍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澤，衆數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然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恭以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贊也。登太行而伐上黨，士無難色；絶劍閣而舉庸蜀，役不淹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

稱帝稱王者，必然才能出衆卓然而立，是古今之常事；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爲古今之常事。盈虛消息、取與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膠粘柱而用壯力，輕禍患而争雄呢? 而且足下以英明之姿，撫百越之衆，北距五嶺，南負重海，居於累世之基業，有及民之恩澤，有衆數十萬，内外山川，這使足下所以慨然自負。然而違天意不祥，好争戰而危事，天方助楚，尚未可争。奉以大宋的師武臣力，實在可謂是天贊。登太行而伐上黨，士兵没有難色；絶劍閣而取庸蜀，戰役不滯留時間。就知大宋之力難測，萬里之境難保。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若六奇之謀五中，則一失何補！

況人自以我國險，家自以我兵强，蓋揣于此而不揣于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 國莫險于劍閣，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强于上黨，而太行不守矣。人之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

況且人們都覺得國自以我國險，家自以爲是我兵强，這是因爲衹是揣度自己而不揣度對方，經得起成功而未經歷失敗。爲什麽呢? 諸國莫險於劍閣，而庸蜀已亡；士兵莫强於上黨，而太行不守。人之常情，若端坐而思之，覺得滄海可涉，等到風濤驟起，奔

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智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禍不及，慮福過之。良以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福或修於慊望，禍多出於不期。

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强國之議者，必曰："慎無和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重不并行，士卒不成列，高壘清野而絶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强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今捨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萬之衆，無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而不勝，則泛巨舟而浮滄海，終不爲人下。"此大約皆説士孟浪之談，謀臣捭闔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也則難。

何則？今荆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便山水、習險阻之民，不動中國之兵，精卒已逾於十萬矣。况足下與大朝封疆接畛，水陸同途，殆鷄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及？一旦緣邊悉舉，諸道進攻，豈可俱絶其運粮，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誠善莫加焉；苟尺水横流，則長堤虚設矣。其次曰，或大朝用吴越之衆，自泉州泛海以趣國都，則不數日至城下矣。當其人心疑惑，兵勢動摇，岸上舟中皆爲敵國，忠臣義士能復幾人？懷進退者步步生心，顧妻子者滔滔皆是。變

舟失控，與其坐在那裏去想那是絶不相同了。所以智者思考的是没有發生的事情，機者重視的是先於預見，圖難於其易，居存而不忘敗亡，所以説預料災禍往往不够，考慮福氣往往過分。這是因爲福者乃人之所樂，心樂之，所以其想望也就過分；禍患人之所惡，心惡之，故其思考也就忽略。所以福或修於不滿足的願望，而禍患則多出於意料之外。

我又考慮到或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强國之建議者，必然會説："千萬不能和。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重不能同行，士卒不成隊列，堅壁清野而絶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强弩，使其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有人説："彼所長者，利在平地，如今捨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萬之衆，無奈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有人説："戰而勝之，則霸業可成，戰而不勝，則可泛巨舟而浮滄海，最終也不爲人下。"此種議論大約都是説客不負責任的孟浪之談，謀臣們縱横捭闔之策，坐而論之也覺着容易，想要行之如意亦是太難。

爲什麽？如今荆湘以南、庸蜀之地，都是熟悉山水、習慣於險阻之民，不動中國之兵，精鋭士卒已逾十萬了。况且足下與大宋的疆界相連，水陸同途，幾乎鷄犬之聲相聞，豈能風馬牛之不及？一旦沿邊都舉兵，諸道同進攻，豈能全都絶其運糧，全能保其城壁？若真能諸險全都固若金湯，誠然是再好不過；但祇要是天水横流，則千里長堤形同虚設。其次説，或是大宋用吴越之衆，自泉州泛海以趨足下國都，則不數日已至城下了。當其人心惶惶，兵勢摇動，岸上舟中已皆爲敵國，忠臣義士又能有幾人？而心懷進退者却是步步生心，顧及妻子者更是比比皆是。變故難測，須臾萬端，到那時不僅違背了一開始的意圖，實際上恐怕是有誤壯志，

故難測，須臾萬端，非惟暫乖始圖，實恐有誤壯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滄海之可游也。然此等皆戰伐之常事，兵家之預謀，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苟不得已而爲也，固斷在不疑；若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

且小之事大，理固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楊氏之建吳也，亦入貢莊宗。恭自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之禮，因循未遑，以至交兵，幾成危殆。非不欲憑大江之險，恃衆多之力，尋悟知難則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纔行，萬里之兵頓息，惠民和衆，于今賴之。自足下祖德之開基，亦通好中國，以闡霸圖。願修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棄不急之爭，知存知亡，能强能弱，屈己以濟億兆，談笑而定國家，至德大業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也。玉帛朝聘之禮纔出於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易如反掌，固如太山哉？何必扼腕盱衡，履腸蹀血，然後爲勇也。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業，何耻而不爲哉？

況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偃下風，獫狁、太原固不勞於薄伐，南轅返旆更屬在於何人。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

又非巨舟之可及，滄海之可游。然而這些都是戰伐之常事，兵家之預謀，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如果不得已而爲，固然是斷在不疑；若是没有大的變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

而且事小事大，理所固然。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在楊氏建吳時，也同樣入貢莊宗。自從烈祖開基，中原多有變故，事大國之禮，未來得及循舊例，以至交兵，幾成危殆。不是不想憑藉長江之險，仗恃衆多之力，很快又醒悟到知難則退，於是就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纔行，萬里之兵頓息，惠民和衆，於今仍賴之。自足下之祖德開闢基業，亦通好中國，以闡揚霸業之意圖。願你能修祖宗之謀，以尋求與中國之和好，蕩滌無益之忿恨，棄去不急之争競，知存知亡，能强能弱，屈己以濟億兆之民，談笑而定國家安危，於至德大業無虧，於宗廟社稷無損。恐怕是玉帛朝聘之禮纔出境，而天下之兵已息，化干戈而成玉帛豈不易如反掌，固如泰山嗎？則何必扼腕而舉目揚眉，脚踩人腸而流血滿地，然後爲勇呢。所以説："德輕如毛，人民很少能推舉之，我忖度謀劃之。"又説："知道適可而止就不會危險，可以長久。"又説："柔德可以克剛，高尚可使柔克。"此乃聖賢之事業，何必看不起而不爲呢？

況且大宋皇帝以命世之英傑，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很少處於下風，獫狁、太原都不需要勞師薄伐，那南征凱旋更不會屬於别人。又正將阻止天下之兵鋒，等貴國之善問一至，則大國之義他們亦會以善來對待，足下之忿亦可以消除了。若是非要堅定不移，衹要是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民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

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凡是四者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奈何，其可嚮邇？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幸而違心，則大事去矣。

有利於自身也可也。但若四者并無一利，又何必棄德結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無奈，豈可靠近？如若幸而小勝，也難保其後不敗，不幸而事與願違，則大事去矣。

復念頃者淮、泗交兵，疆陲多壘，吳越以累世之好，遂首爲厲階，惟有貴國情分逾親，歡盟愈篤，在先朝感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理難負德，不能自已，又馳此緘。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即命弊邑速絕連盟。雖善鄰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是以惻惻之意所不能云，區區之誠於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尚不逾於三諫，煜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爲臣者可以逃，爲子者可以泣，爲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絕矣。

又想起近來淮、泗交兵，疆界邊陲多爲壁壘，吳越以數代之友好，於是首爲禍端，惟有貴國與我國的情分逾親，歡盟更加厚實，在先朝的感情友誼的延續下，情義實在是使人感慨激昂，在下繼承祖宗基業，於情於理難以負德，因此情難自已，又馳送此信緘。近日奉大宋諭旨，認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七月上秋討伐之戰役，即命我國速於斷絕與貴國的聯盟。雖然我覺得友善鄰國之心，期望永遠保持；然而事大國之節制，怎敢故意違抗。恐怕我李煜再不得事奉足下，所以惻惻之意難以言說，區區之誠將會永存。又念及臣子之情，尚且不超過三次勸諫，我李煜盡情之言，於此三次了，至此則爲臣者可以逃，爲子者可以泣，爲友者也衹能是惆悵而就斷絕了。

鋹得書，遂囚慎儀，驛書答煜，言甚不遜，煜上其書。

劉鋹接到了書信，於是就囚禁了慎儀，并讓驛站傳書答覆李煜，言詞甚爲不遜，李煜將其書信上報宋太祖。

開寶三年，太祖命潭州防禦使潘美、朗州團練使尹崇珂討之。八月，師至白霞，鋹賀州刺史陳守忠告急於鋹。時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翦滅殆盡，掌兵者唯宦人數輩。自晟以來，耽於游宴，城壁壕隍多飾爲宮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往賀州，郭崇岳往桂州，李托往韶州，畫守禦之策。

開寶三年，太祖命潭州防禦使潘美、朗州團練使尹崇珂征討劉鋹。八月，師至白霞，劉鋹的賀州刺史陳守忠向劉鋹告急。當時一些舊的將領多因讒言陷害而被誅死，皇家宗室也被剪除消滅殆盡，領兵者衹有宦官數人。自劉晟以來，沉溺於游戲宴樂，城壁壕隍大多被裝飾爲宮館池沼，水軍的樓艦全毀，兵器又多腐爛，一時內外驚恐，劉鋹就派遣宦官龔澄樞前往賀州，郭崇岳往桂州，李托往韶州，籌劃守禦之策。

九月，美與崇珂圍賀州，澄樞遁歸。鋹遣大將伍彥柔領兵赴賀，美等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至，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床指麾。伏

九月，潘美與尹崇珂率兵圍賀州，龔澄樞逃了回來。劉鋹又派大將伍彥柔領兵赴賀州，潘美等以奇兵埋伏於南鄉岸上。伍彥柔夜至，舟船泊於岸側，黎明時分伍彥柔挾彈登岸，坐在交椅上

兵卒發，彦柔衆大亂，死者千人。擒彦柔斬之，梟首以示城中。翌日，城陷。美等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鋹令都統潘崇徹將兵五萬屯賀江。十月，美等次昭州，破開建寨，殺卒數百，擒寨將靳暉，昭州刺史田行稠遁去，城遂陷。桂州刺史李承進棄城亦奔。十一月，連州陷，招討使盧收率衆退保清遠。十二月，美等攻韶州，都統李承渥以兵數萬陣蓮華山下。初，鋹教象爲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威。至是與美遇，美盡索軍中勁弩布前以射之，象奔踶，乘象者皆墜，反踐承渥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韶州陷，擒刺史辛延渥、諫議大夫卿文遠。鋹始令塹廣州東壕，遣郭崇岳統兵六萬屯馬逕，列栅以拒之。

四年正月，美等破英、雄二州，都統潘崇徹來降。翌日，次瀧頭，鋹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瀧頭山水險惡，美等疑有伏兵，乃挾鋹使速度諸險。二月，過馬逕，去廣城十里，寨于雙女山下。鋹聞之，取舶船十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與衛兵千餘盜舶船走。美等將至城，鋹懼，遣其右僕射蕭漼奉表詣軍門乞降。美諭太祖意，語在《美傳》。使者乞部送赴闕，師遂頓城外。鋹又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奉迎，爲郭崇岳所遏。崇岳無謀勇，但祈禱鬼神，復爲拒捍之備。美等乃進攻，保興迎戰，大爲所敗，美乘風縱火，烟埃坌起，崇岳死於亂兵。城既破，鋹盡焚其府庫。美擒鋹及龔澄樞、李托、薛崇譽與宗室文武九十七人，同縻於龍德宫。保興逃於民家，亦獲之，悉部送闕下。斬閹工五百餘人。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十四、户十七萬。

指揮部屬。伏兵突發，彦柔部衆大亂，死者千人。擒獲伍彦柔而斬之，割下腦袋以警示城中。第二天，賀州城陷。潘美等督戰艦，揚言要順流直趨廣州，劉鋹令都統潘崇徹率兵五萬屯扎賀江。十月，潘美等停留在昭州，攻破開建寨，殺卒數百，擒獲寨將靳暉，昭州刺史田行稠逃走，城於是被占領。桂州刺史李承進也棄城而逃。十一月，連州失守，招討使盧收率衆退保清遠。十二月，潘美等攻韶州，都統李承渥以兵數萬列陣於蓮華山下。當初，劉鋹使人教象爲陣，每頭象載十數人，皆持兵器，凡是作戰必將大象置於陣前，以壯軍威。現今與潘美的軍隊相遇，潘美盡調軍中的强弓勁弩布於陣前射之，大象返身奔跑，乘象者皆墜落於地，大象反而踐踏承渥軍，於是大敗，李承渥僅以身免。韶州失陷，擒獲刺史辛延渥、諫議大夫卿文遠。劉鋹纔命令挖掘廣州東壕，派遣郭崇岳統兵六萬屯駐馬逕，列栅欄用以拒敵。

四年正月，潘美等攻破英、雄二州，都統潘崇徹前來投降。第二天，至瀧頭，劉鋹派遣使者來請和，并且請緩師。瀧頭一帶山水險惡，潘美等懷疑有伏兵，於是挾持劉鋹的使臣迅速度過諸險之處。二月，越過馬逕，距廣州城僅有十里，立寨於雙女山下。劉鋹聽到後，調取大船十餘艘，裝載金銀財寶以及妃嬪想要入海，未及出發，宦官樂範與衛兵千餘人盜取舶船逃走。潘美等將至城，劉鋹害怕，派遣其右僕射蕭漼奉表到軍門乞求准予投降。潘美傳諭太祖之意，其具體語言在《潘美傳》。使者乞求派部屬送赴京城，軍隊於是停駐於城外。劉鋹又派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奉迎，却被郭崇岳所阻止。郭崇岳無謀亦無勇，祇知祈禱鬼神，又作抗拒和抵禦之備。潘美等就開始進攻，保興迎戰，大爲所敗，潘美軍乘風縱火，烟塵飛揚，郭崇岳死於亂兵之中。城既破，劉鋹盡焚其府庫。潘美擒獲劉鋹及龔澄樞、李托、薛崇譽與宗室文武九十七人，一同束縛於龍德宫。保興逃於民家，也被擒獲，全部派人送往京師。并斬閹工五百餘人。共得州郡六十、縣二百一十四、户十七萬。

鋹至江陵，邸吏龐師進迎謁，學士黄德昭侍鋹，鋹問師進何人，德昭曰："本國人也。"鋹曰："何爲在此?"曰："先主歲貢大朝，輜重比至荆州，乃令師進至邸，于此造車，以給饋運爾。"鋹嘆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及大朝境土也。"因泣下久之。

至京，舍于玉津園，太祖遣參知政事吕餘慶問鋹翻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澄樞、托、崇譽。翌日，有司以帛係鋹及其官屬獻太廟、太社。太祖御明德門，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鋹，鋹對曰："臣年十六僭僞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太祖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崇譽斬于千秋門外，釋鋹罪，賜襲衣、冠帶、器幣、鞍勒馬，授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封恩赦侯，朝會班上將軍之下。以其弟保興爲右監門率府率，左僕射蕭漼爲太子中允，中書舍人卓惟休爲太僕寺丞，餘并署諸州上佐、縣令、主簿。

初，龑時嘗召司天監周傑筮之，遇《復》之《豐》，龑問曰："享年幾何?"傑曰："凡二卦皆土爲應，土之數五，二五，十也，上下各五，將五百五十五乎。"及鋹之敗，果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一時之害爾。又廣州童謡曰："羊頭二四，白天雨至。"識者以羊是未之神，是歲歲在辛未，以二月四日擒鋹。天雨者，王師如時雨之義。又前一年九月八日夕，衆星皆北流，有知星者言，劉氏歸朝之兆也。

四年，詔鋹月給增錢五萬、米麥五十斛。八年，李煜平，遷左監門衛

劉鋹行至江陵，邸吏龐師進迎接謁見，學士黄德昭侍奉劉鋹，劉鋹問師進此爲何人，德昭説："是本國人。"劉鋹説："爲什麽在這裏?"回答説："先主在時歲歲進貢於大朝，輜重等來到荆州，就令師進到府邸，於此造車，以供給運送而已。"劉鋹嘆息説："我在位十四年，未曾聽説這些話，今日始知祖宗山河當爲大朝境土也。"因而哭泣很久。

至京，住於玉津園，太祖派遣參知政事吕餘慶問劉鋹翻覆從事及焚燒府庫之罪，劉鋹歸罪於龔澄樞、李托、薛崇譽。第二天，有司以布帛繫劉鋹及其官員所屬獻於太廟、太社。太祖親臨明德門，派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備劉鋹，劉鋹回答説："臣年僅十六僭越僞位，澄樞等都是先臣舊人，每件事情我都不能專擅，在我國時，我實際上是臣下，澄樞纔是國主。"於是伏地待罪。太祖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李托、崇譽斬於千秋門外，寬釋劉鋹之罪，賞賜一套衣服、冠帶、器物與錢幣、鞍勒馬，授以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封爲恩赦侯，朝會班在上將軍之下。以其弟保興爲右監門率府率，左僕射蕭漼爲太子中允，中書舍人卓惟休爲太僕寺丞，餘者皆署諸州的上佐、縣令、主簿。

起初，劉龑時曾召司天監周傑卜筮，卜得遇《復》之《豐》，劉龑問道："享年多少?"周傑説："凡二卦皆土爲應，土之數爲五，二五，十也，上下各五，將有五百五十五。"等到劉鋹敗亡，果然是五十五年，大概是周傑是舉成數以避一時之害。又有廣州童謡説："羊頭二四，白天雨至。"有識之士認爲羊是未之神，那年是辛未年，以二月四日擒劉鋹。天雨，是説王師如時雨之義。又前一年九月八日之夕，衆星都向北流，有熟知星相者説是劉氏歸朝之兆。

四年，詔命劉鋹月給增錢五萬、米麥五十斛。八年，李煜被平定，遷劉鋹爲左監門衛上將

上將軍，進封彭城郡公。太平興國初，又進衛國公。五年，卒，年三十九。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

鋹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有口辯，性絶巧，嘗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太祖。太祖詔示諸宮官，皆駭伏，遂以錢百五十萬給其直，謂左右臣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儻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

太祖嘗乘肩輿從十數騎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賜鋹卮酒。鋹疑爲鴆，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爲大梁布衣足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太祖笑曰："朕推心於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鋹酒自飲之，别酌以賜，鋹大慚頓首謝。

太宗將討晋陽，召近臣宴，鋹預之，自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爲諸國降王長。"太宗大笑，賞賜甚厚。其詼諧此類也。

鋹子守節、守正，皆至崇儀副使。守正卒，帝聞其家貧，詔月給萬錢。守素，咸平中爲侍禁，亦貧，真宗賜白金百兩，語宰相曰："諸僞主子孫率多窘迫，蓋僭侈之後不知稼穡艱難所致也。"後至内殿崇班，天禧中，又録爲閤門祇候。守通，供奉官。守正子克昌，爲三班奉職；國昌，爲借職。

龔澄樞

龔澄樞，廣州南海人。性廉謹，不妄交游。幼事龑爲内供奉官，累遷

軍，進封彭城郡公。太平興國初，又進升衛國公。五年，去世，年僅三十九。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爲南越王。

劉鋹體質豐碩，眉目俱聳。有辯才，性絶巧，曾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極其精妙，獻給太祖。太祖詔命示於諸宮官，全都駭服，於是以錢一百五十萬給其價值，并對左右大臣説："劉鋹喜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若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於滅亡呢！"

太祖曾乘肩輿帶數十騎幸講武池，隨從官員未集，劉鋹已先至，賜劉鋹一杯酒。劉鋹懷疑是毒酒，哭着説："臣承繼祖父基業，曾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而陛下不殺臣，今日看到了天下太平，願爲大梁的一個布衣百姓足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太祖笑着説："朕待人推心置腹，怎會有這種事！"命人取賜給劉鋹的酒自飲，另賜酒給他，劉鋹大爲慚愧頓首謝罪。

太宗將討晋陽，召近臣飲宴，劉鋹也參加了，自己説："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越竊取之國主，今日盡在座中，旦夕之間平定了太原，劉繼元就也來了，臣率先來朝賀，願得執梃爲各國降王之長。"太宗大笑，賞賜甚厚。其詼諧多如此類。

劉鋹之子劉守節、劉守正，都官至崇儀副使。守正去世，帝聞其家貧，詔命月給萬錢。劉守素，咸平年間爲侍禁，也貧困，真宗賜給白金百兩，對宰相説："諸僞主子孫大多生活窘迫，是因僭越奢侈之後不知稼穡之艱難所致也。"後官至内殿崇班，天禧年間，又録爲閤門祇候。劉守通，爲供奉官。劉守正的兒子劉克昌，爲三班奉職；劉國昌，爲借職。

龔澄樞，爲廣州南海人。性格廉謹，不妄交游。幼年入宫事於劉龑爲内供奉官，累遷至内

内給事。晟襲位，任閹人林延遇爲甘泉宫使，頗預政事。延遇病將死，言於晟曰："臣死，惟龔澄樞可用。"即日擢知承宣院兼内侍省，改德陵使兼龍德宫使。鋹嗣位，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萬華宫使、驃騎大將軍，改上將軍、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内太師，軍國之務皆决於澄樞。澄樞與李托、薛崇譽置酷法之具，民甚苦之。

給事。劉晟繼位，任閹人林延遇爲甘泉宫使，多參預政事。延遇將要病死，對劉晟説："臣死，惟有龔澄樞可用。"即日就提拔龔澄樞爲知承宣院兼内侍省，又改任德陵使兼龍德宫使。劉鋹繼位，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萬華宫使、驃騎大將軍，又改任上將軍、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内太師，軍國之務都裁决於澄樞。澄樞與李托、薛崇譽設置殘酷刑法之刑具，百姓深受其苦。

初，巖改名龔，有術者言不利，名龔，當敗國事，遂改名龑。後鋹用澄樞，以其姓卒亡其國，澄樞亦被誅。

當初，劉巖改名爲劉龔，有術士説不吉利，名龔，當敗國事，於是又改名爲劉龑。後來劉鋹用龔澄樞，以其龔姓終亡其國，澄樞亦被誅殺。

李托

李托，封州封川人。少習騎射，以謹愿事龑爲内府局令。晟襲位，遷内侍省内侍，充宫闈諸衛押番兼秀華宫使。鋹立，改玩華宫使、内侍監兼列聖、景陽二宫使。托納二女於鋹，鋹以其長爲貴妃，次爲美人，政事皆訪托而後行。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甘泉宫使兼六軍觀軍容使、行内中尉，遷驃騎上將軍、内太師。

李托，封州封川人。少時便習騎射，以小心勤謹侍奉劉龑爲内府局令。劉晟繼位，遷爲内侍省内侍，充任宫闈諸衛押番兼秀華宫使。等劉鋹即位，又改任爲玩華宫使、内侍監兼列聖、景陽二宫使。李托獻二女給劉鋹，劉鋹以其長封爲貴妃，次封爲美人，政事都得問過李托而後行。又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甘泉宫使兼六軍觀軍容使、行内中尉，再遷爲驃騎上將軍、内太師。

太祖命師伐鋹，既克韶州，統軍使李承渥戰死，節度副使辛延渥間道遣人勸鋹降，托堅沮其議。及就擒至許田，太祖遣使問托等："昨已約降，復率衆來拒戰，及軍敗又縱火焚府庫，誰爲之謀也?"托俯首不能對。鋹諫議大夫王珪謂托曰："昔在廣州，機務并爾輩所專，火又自内起，今天子遣使案問，爾復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托乃引伏，後至京斬之。

太祖命軍隊討伐劉鋹，既克韶州，統軍使李承渥戰死，節度副使辛延渥繞道派人去勸劉鋹投降，李托堅阻其議。等到就擒至許田，太祖派人問李托等説："以前已約好要投降，又率衆抗拒作戰，及軍敗又縱火焚府庫，誰是出謀之人?"李托低頭無法回答。劉鋹的諫議大夫王珪對李托説："昔日在廣州，機要之務并爲爾輩所專擅，火又自内而起，今日天子派使臣來查問，你又要委過於何人?"説着就唾其面而打其頰，李托纔服罪，後至京師被斬。

薛崇譽

薛崇譽，韶州曲江人。善《孫子五曹算》。晟署爲内門使兼太倉使。鋹嗣位，遷内中尉、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簽書點檢司事。太祖命師克廣

薛崇譽，韶州曲江人。善於《孫子五曹算》。劉晟署其爲内門使兼太倉使。劉鋹嗣位，遷爲内中尉、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簽書點檢司事。太祖命軍隊攻克廣州，崇譽縱火焚糧倉，擒

州，崇譽縱火焚倉廩，擒至京，與李托同戮。

至京師，與李托同時就刑。

潘崇徹

潘崇徹，廣州南海人。事龑爲内侍省局丞。頗讀兵書，立戰功。晟嘗遣大將吴懷恩伐桂州平之，懷恩爲部下所殺，命崇徹代之。鋹襲位，加西北面都統。歲餘，鋹頗疑崇徹，遣薛崇譽使其軍以察之。崇譽還，遂白崇徹日以伶人百餘衣錦綉、吹玉笛，爲長夜之飲，不恤軍政。鋹怒，召歸，奪其兵柄，自是居常怏怏。

潘崇徹，廣州南海人。事劉龑時爲内侍省局丞。頗讀兵書，曾立戰功。劉晟曾派遣大將吴懷恩討伐桂州并平定，懷恩爲部下所殺，命潘崇徹代任。劉鋹繼位，又加任西北面都統。一年多後，劉鋹頗爲懷疑崇徹，派遣薛崇譽出使其軍以觀察他。崇譽回來後，就説崇徹日日以戲子百餘人衣穿錦綉、横吹玉笛，爲長夜之宴樂，而不考慮軍政，劉鋹發怒，召他回來，奪其兵權，自此經常怏怏不樂。

太祖命師度嶺，鋹復命崇徹領兵五萬戍賀江，崇徹不爲效命。鋹敗，至京，太祖知其事，特赦之，授汝州别駕，卒。

太祖命軍隊過嶺，劉鋹又命崇徹領兵五萬戍衛賀江，崇徹不願爲其效命。劉鋹敗，至京師，太祖知其事，特别赦免，授與汝州别駕，去世。

宋史卷四百八十二

列傳第二百四十一

世家(五)

北漢劉氏

劉繼元 劉崇 劉鈞 劉繼恩

北漢劉繼元，并州太原人。祖崇，漢祖之弟，漢初爲太原尹、北京留守。隱帝嗣位，周祖爲樞密使，崇謂判官鄭珙曰："吾與郭樞密素不協，朝廷幼弱，郭得志，吾無類矣。"因泣下。珙遂勸繕完甲兵，招集亡命，爲自全計。

及聞隱帝遇害，崇欲率兵南向，會漢太后下令遣馮道詣徐州迎崇子贇爲漢嗣，崇信之，謂賓佐曰："吾兒爲帝矣，復何慮哉?"少尹李驤曰："知幾其神，時不可失。揣郭公之心，必不以天下與人，不如領精騎疾度太行，控孟津，以觀其變，徐州位定，然後歸晉陽，即郭公不敢動矣。"崇大怒，罵曰："腐儒敢離間我父子!"遽令左右曳出斬之。驤曰："僕負王佐才，今日爲愚人畫計，死固甘心，但家有病妻，願同戮於市。"崇并殺之，表其事於太后，明無他志。俄周祖爲衆所推，降封贇湘陰公。崇遣使奉書周祖，乞贇歸藩。使還，知贇已死，崇慟哭，爲驤立祠。

遂即皇帝位，國仍號漢，仍稱乾祐年，改名旻。以子鈞爲太原尹，判

北漢劉繼元，爲并州太原人。祖父劉崇，漢祖之弟，漢初時爲太原尹、北京留守。隱帝繼位，周祖當時爲樞密使，劉崇對判官鄭珙說："我與郭樞密素不和睦，朝廷幼弱，郭威若得志，我就没生路了。"因而哭泣。鄭珙於是勸其修整完善甲兵，招集亡命，作爲自我保全之計。

及聽到隱帝遇害，劉崇想引兵南向，恰逢漢太后下令派遣馮道到徐州迎接劉崇的兒子劉贇爲漢朝繼承人，劉崇深信不疑，對賓佐們說："吾兒要當皇帝了，還有什麼可顧慮的?"少尹李驤說："知機其神，時不可失。揣度郭公之心，必定不會將天下送與别人，不如率領精鋭之騎速過太行，控制孟津，以觀其變，待徐州位定，然後再回晉陽，如此則郭公不敢動了。"劉崇大怒，罵道："腐儒竟敢離間我父子!"立即命令左右將其拉出斬首。李驤說："我身負王佐之才，今天爲愚人設計，死固甘心，但家有病妻，願一同就刑於市。"劉崇果然一并殺之，并表奏其事於太后，表明無他志。很快周祖爲衆人所推立，降封劉贇爲湘陰公。劉崇衹好派遣使者奉書於周祖，乞求放劉贇歸於藩鎮。使者回來後，纔知劉贇已死，劉崇慟哭失聲，乃爲李驤立祠。

於是即皇帝位，國號仍稱漢，仍稱乾祐年，改名劉旻。以兒子劉鈞爲太原尹，判官趙華、鄭

官趙華、鄭珙爲宰相，陳光裕爲宣徽使。賫重幣結契丹，自言與周有隙，願如晉祖故事，約爲父子。契丹主許之，遣政事令燕王耶律述軋、上樞使高勳，策崇爲大漢神武皇帝。自是數侵晉、絳。高平之敗，崇單騎遁歸，由此喪氣，不敢復出師。顯德元年，崇卒，鈞襲位。

鈞舊名承鈞，後止名鈞。改元天會，以衛融爲相，段常爲樞密使，蔚進掌親軍，子繼恩爲太原尹。始建七廟於漢祖舊第，號顯聖宮。潛結江南、西川爲外援。六年冬，鈞結契丹侵周。明年正月，周恭帝命太祖北征，至陳橋驛，衆推戴太祖即位。鈞與契丹兵皆遁去。

是夏，李筠以上黨叛，令判官囚監軍周光遜等送於鈞，稱臣求援。鈞自至太平驛與筠會，遣其宣徽使盧贊將騎數千隨筠入寇，又遣其河陽節度范守圖援之。及太祖親討，前軍石守信、高懷德破筠衆於澤州，獲守圖，殺鈞兵數千。鈞之沙谷寨又爲折德扆所破，斬首五百級。九月，昭義李繼勳率師入鈞平遥，虜獲甚衆。建隆二年冬，繼勳又敗鈞兵，斬首百餘級，獲其遼州刺史傅廷彦弟勳以獻。

三年二月，鈞侵晉、潞二州，守將擊走之。三月，太祖詔河東降人徙家於邢、洺，計口給粟。四月，太原民四百七十人降。七月，鈞捉生指揮使路貴等十一人降，并補内殿直。四年八月，邢州王全贇率師攻樂平，鈞拱衛指揮使王超、散指揮使元威侯霸榮率所部千八百人降全贇。未幾，鈞侍衛都指揮使蔚進、馬軍都指揮使郝貴超與契丹悉兵來救樂平，三戰皆敗之，遂下其城，詔建爲平晉軍，以降兵爲效順軍，賜以錢帛，静

珙爲宰相，陳光裕爲宣徽使。贈送重金結交契丹，自稱與周有仇隙，願如晉祖的舊例，約定爲父子。契丹主准許了，派遣政事令燕王耶律述軋、上樞使高勳，策封劉崇爲大漢神武皇帝。自此之後數次侵犯晉、絳等州郡。高平之敗，劉崇單騎逃回，由此而喪氣，不敢再出兵。顯德元年，劉崇去世，劉鈞繼位。

劉鈞原名爲劉承鈞，後來衹名鈞。改元天會，以衛融爲相，段常爲樞密使，蔚進執掌親軍，兒子劉繼恩爲太原尹。始建七廟於漢祖舊地，號爲顯聖宮。并在暗中結交江南、西川爲外援。六年冬，劉鈞勾結契丹侵犯後周。第二年正月，周恭帝命太祖北征，行至陳橋驛，衆人推戴太祖即位。劉鈞與契丹兵都逃走。

這年夏天，李筠因上黨叛亂，令判官囚禁監軍周光遜等送於劉鈞處，并稱臣求援。劉鈞親自到太平驛與李筠會見，并派遣其宣徽使盧贊率領數千騎隨李筠入寇，又派其河陽節度范守圖爲後援。等到太祖親自征討時，前軍石守信、高懷德攻破李筠衆軍於澤州，并俘獲守圖，殺死劉鈞兵數千。劉鈞的沙谷寨又被折德扆所破，被斬首五百級。九月，昭義李繼勳率師攻入劉鈞的平遥，俘虜和繳獲甚衆。建隆二年冬，李繼勳又大敗劉鈞兵，斬首百餘級，擒獲其遼州刺史傅廷彦的弟弟傅勳上獻。

三年二月，劉鈞侵犯晉、潞二州，守將將其擊走。三月，太祖詔命河東投降了的人移家於邢、洺一帶，按人口供給糧食。四月，太原民四百七十人投降。七月，劉鈞的捉生指揮使路貴等十一人投降，路貴被補爲内殿直。四年八月，邢州王全贇率師進攻樂平，劉鈞的拱衛指揮使王超、散指揮使元威、侯霸榮率所部一千八百人全部投降王全贇。没過多久，劉鈞的侍衛都指揮使蔚進、馬軍都指揮使郝貴超與契丹兵全都來救樂平，三戰皆敗，於是樂平被攻下，詔命建樂平城爲平晉軍，以投降的兵卒編爲效順軍，并賜以錢帛，静陽十八寨於是相率來降。九月，劉鈞又領

陽十八寨遂相率來降。九月，鈞復引契丹攻平晋軍，太祖遣洺州防禦使郭進、濮州防禦使張彦進、客省使曹彬、趙州刺史陳萬通將步騎萬餘救之，未至而鈞遁去。

乾德二年二月，李繼勳與兵馬鈐轄康延沼、馬步軍都軍頭尹訓率兵攻遼州，鈞遣郝貴超來援，戰于城下，大敗。刺史杜延韜危蹙，與拱衛都指揮使冀進、兵馬都監侯美籍部兵三千降于繼勳，賜延韜等襲衣、銀帶、器幣、鞍勒馬，其降兵以效順、懷恩爲名。是月，府州擒鈞衛州刺史楊璘以獻。又鈞耀州團練使周審玉等四人降，賜審玉襲衣、金帶、絹千匹、銀五百兩、鞍勒馬，仍賜名承瓚，以爲左千牛衛大將軍、領汾州團練使。四月，太祖遣馬軍都校劉光將兵戍潞，備鈞入侵。五年三月，鈞招收指揮使閻章以石盆寨降鎮州。四月，招收指揮使樊暉殺監軍成昭，以鴻唐寨降鎮州。六年正月，偏成寨招收指揮使任恩等百五十人降晋州。三月，鎮州守將攻破鈞馬鞍山寨。七月，鈞烏玉寨主胡遇等百三十九人降鎮州。

初，鈞自李筠敗，狼狽而歸，旦夕懼宋師之至。以趙文度爲相，召抱腹山人郭無爲參議中書事，以五臺山僧繼顒爲鴻臚卿，參議國事。因事誅段常，契丹主遣使責鈞曰："爾不稟我命，其罪三：擅改年號，一也；助李筠有所覬覦，二也；殺段常，三也。"鈞皇恐曰："父爲子隱，願赦罪。"契丹不報。自是使契丹者被留不遣。終以勢力窘弱，憂憤成疾，是月卒，年四十三。繼恩嗣位。

初，太祖嘗因界上諜者謂鈞曰："君家與周氏爲世仇，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困此一方人也？

契丹兵來攻平晋軍，太祖派遣洺州防禦使郭進、濮州防禦使張彦進、客省使曹彬、趙州刺史陳萬通率步騎萬餘人救援，大軍未至而劉鈞已逃去。

乾德二年二月，李繼勳與兵馬鈐轄康延沼、馬步軍都軍頭尹訓率兵攻打遼州，劉鈞派遣郝貴超來救援，戰於城下，大敗而逃。遼州刺史杜延韜感到十分危險，就與拱衛都指揮使冀進、兵馬都監侯美及在籍部屬兵士三千降於繼勳，賞賜杜延韜等成套衣服、銀帶、器幣、鞍勒馬，其投降的士兵以效順、懷恩爲名。當月，府州擒獲劉鈞的衛州刺史楊璘獻上。又有劉鈞的耀州團練使周審玉等四人投降，賞賜周審玉成套的衣服、金帶、絹千匹、銀子五百兩、鞍勒馬，并賜名承瓚，任命爲左千牛衛大將軍、領任汾州團練使。四月，太祖派遣馬軍都校劉光領兵戍衛潞州，防備劉鈞入侵。五年三月，劉鈞的招收指揮使閻章以石盆寨投降鎮州。四月，招收指揮使樊暉殺監軍成昭，以鴻唐寨投降鎮州。六年正月，偏成寨的招收指揮使任恩等一百五十人投降晋州。三月，鎮州守將攻破劉鈞的馬鞍山寨。七月，劉鈞的烏玉寨主胡遇等一百三十九人投降鎮州。

當初，劉鈞自從李筠失敗，狼狽而歸，早晚害怕宋師之至。以趙文度爲相，召抱腹山人郭無爲參議中書事，以五臺山和尚繼顒爲鴻臚卿，參議國事。因事而誅殺段常，契丹主遣使責怪劉鈞說："你不承受我的命令，其罪有三：擅改年號，是第一條；幫助李筠有所企圖，是第二條；殺段常，是第三條。"劉鈞惶恐地說："父爲子隱，願能赦罪。"契丹没有答覆。自此出使契丹者被留住不讓回來。劉鈞終因勢力窘困薄弱，憂憤成疾，當月就病死，年僅四十三歲。劉繼恩繼位。

當初，太祖曾讓界上的諜者對劉鈞説："你家與周氏爲世仇，應該不屈服，如今我與你們没有什麽嫌隙，爲何要困此一方人？若是有志於中

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决勝負。”鈞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諜者曰：“爲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其世不加兵焉。

原，應該下太行山以决勝負。”劉鈞又派諜者去覆命説：“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與中原抗衡，然而我劉鈞家世代并非叛者，區區守此，全是因爲害怕漢氏一脉斷嗣。”太祖哀其言語，笑着對諜者説：“爲我傳話給劉鈞，放他一條生路。”因此終其世不加兵於劉鈞。

繼恩本姓薛。父釗，娶崇女，晋初爲護聖營卒。漢祖典禁兵，以釗崇婿，釋其籍，館門下。漢祖後領方鎮，爵位通顯，釗罕得見其妻，居常怏怏。一日乘醉求見，即引佩刀刺妻，妻奮衣得脱，釗乃自剄。繼恩時尚幼，漢祖令鈞養爲子，遂冒姓劉。

劉繼恩本姓薛。父親薛釗，娶劉崇女爲妻，晋初時爲護聖營卒。漢祖掌管禁兵，就以薛釗選爲劉崇的女婿，并釋其籍，讓其居住於門下。漢祖後來領任方鎮，官位漸高而名聲益大，薛釗很少能見到妻子，經常怏怏不快。一日乘醉求見，即引佩刀刺妻，妻振衣得以脱身，薛釗就自殺。繼恩當時尚在幼年，漢祖令劉鈞撫養爲子，於是就冒姓劉。

八月，太祖詔伐繼恩，以内客省使盧懷忠等二十二人將禁兵赴潞州，昭義節度李繼勳爲行營前軍都部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党進副之，宣徽南院使曹彬爲都監；棣州防禦使何繼筠爲前鋒部署，懷州防禦使康延沼爲都監；建雄軍節度趙贊爲汾州路部署，絳州防禦使司超副之，隰州刺史李謙溥爲都監。九月，繼勳敗繼恩軍於洞渦河，其左勝軍使李瓊來降，賜襲衣、金帶、鞍勒馬。

八月，太祖詔命討伐劉繼恩，以内客省使盧懷忠等二十二人率領禁兵赴潞州，昭義節度李繼勳爲行營前軍都部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党進爲副，宣徽南院使曹彬爲都監；棣州防禦使何繼筠爲前鋒部署，懷州防禦使康延沼爲都監；建雄軍節度趙贊爲汾州路部署，絳州防禦使司超爲副職，隰州刺史李謙溥爲都監。九月，李繼勳打敗劉繼恩軍隊於洞渦河，其左勝軍使李瓊前來投降，賞賜一套衣服、金帶、鞍勒馬。

初，鈞謂郭無爲曰：“繼恩庸懦，何堪付後事？”無爲亦以爲然。至是繼恩獨處一室行喪，左右親信皆在太原，無得從者。或勸召之，繼恩猶豫不决。有侯霸榮者，邢州龍岡人，多力善射，走及奔馬，嘗爲盗并、汾間，鈞用爲散指揮使，戍樂平。建隆中，率所部來歸，補内殿直，未幾，復奔太原，鈞署供奉官。至是謀持繼恩首獻太祖，遂乘繼恩無備，白晝挺刃而入，反扃其門，繼恩繞屏環走，霸榮以刃揕胸弑之，年三十四，時立六十日矣。無爲遣卒登梯入，殺霸榮，立其弟繼元。

當初，劉鈞曾對郭無爲説：“繼恩庸俗而懦弱，何堪付與後事？”無爲也以爲是這樣。到了這時，繼恩獨處一室行喪，左右親信都在太原，無法得到隨從者。有人勸其召之，繼恩猶豫不决。有侯霸榮者，爲邢州龍岡人，多力而善射，跑起來像奔馬一樣快，曾爲盗於并、汾間，劉鈞用其爲散指揮使，戍衛樂平。建隆年間，率其所部歸順宋朝，補授内殿直，没多久，復奔太原，劉鈞署其爲供奉官。如今又圖謀持繼恩首獻於太祖，於是乘繼恩無備，大白天挺刃而入，反扣其門，繼恩繞屏風環走，霸榮以刃刺胸弑之，年僅三十四，其時距繼位衹有六十日。郭無爲派遣士卒登梯而入，殺霸榮，立其弟繼元。

繼元本姓何。初，薛釗死，崇以女再妻何氏，生繼元。何死，鈞亦養繼元爲子。繼元既襲位，改元廣運，復結契丹爲援。開寶二年春，太祖詔李繼勳、趙贊、郭進、司超等將兵先赴太原，太祖遂親征。以繼元太谷令梁文陟爲太子洗馬，祁令張續爲右贊善大夫。太祖將至，繼勳敗繼元兵於城下，其憲州推官史昭文以州來降，升本州刺史。乃壅汾水灌其城，又遣海州刺史孫方進圍汾州。繼元方恃契丹爲援，守陴者揚言旦夕契丹至。四月，何繼筠敗契丹於陽曲北，太祖命以所獲首級、鎧甲示於城下，城中由是喪氣，知嵐州趙文度遂來降。閏五月，南城爲汾水陷，水注城中，太祖幸長堤觀焉。登望樓者見繼元殺其相郭無爲，城中紛擾。俄而城兵自西長連城出，將焚攻戰具，反爲攻兵擊走之，斬首萬餘級。夜半，傳呼壁外繼元降，太祖令衛士擐甲，將開壁門，八作使趙璲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太祖使伺之，果諜者也。

劉繼元本姓何。當初，薛釗自殺而死，劉崇以女再嫁何氏爲妻，生繼元。何氏又死，劉鈞又養繼元爲子。劉繼元既已即位，改元廣運，復又結交契丹爲援助。開寶二年春，太祖詔命李繼勳、趙贊、郭進、司超等率兵先赴太原，太祖於是親征。以繼元的太谷令梁文陟爲太子洗馬，祁縣令張續爲右贊善大夫。太祖將至，繼勳打敗繼元兵於城下，其憲州推官史昭文以州來降，升任本州刺史。便堵塞汾水灌其城，又派遣海州刺史孫方進圍攻汾州。繼元方恃仗契丹來援，守城者揚言契丹兵旦夕可至。四月，何繼筠敗契丹兵於陽曲北，太祖命以所獲的首級、鎧甲示於城下，城中人由此而喪氣，知嵐州趙文度於是來投降。閏五月，南城爲汾水淹沒，汾水注入城中，太祖到長堤觀看。登望樓者見劉繼元殺其相郭無爲，城中紛擾。很快城兵自西長連城出，將要焚燒攻城戰具，反被攻城兵擊走，斬首萬餘級。半夜，傳呼聲於城外説劉繼元投降，太祖令衛士穿鎧甲，將要開啓壁門，八作使趙璲説："受降如受敵，豈可半夜輕率出去?"太祖命他查看，果然是諜者所爲。

太常博士李光贊上言曰："陛下應天順人，體元御極，戰無不勝，謀無不臧，四方恃險之邦，僭竊帝王之號者，昔日與中國爲鄰，今日與陛下爲臣。蕞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久駐師徒。且太原得之未必爲多，失之未足爲辱，今時屬炎蒸，候當暑雨，儻河津泛溢，道路阻艱，輦運稽留，恐勞宸慮。"太祖覽奏甚喜，命宰相趙普撫諭諸將欲班師。禁軍校趙翰等叩頭願乘城急擊，以盡死力，太祖曰："汝曹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取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鏑而蹈必死之地乎?"士皆感泣，遂班師。

太常博士李光贊上奏説："陛下應天順人，體元御極，戰無不勝，謀無不善，四方恃險之邦，僭越竊取帝王之號者，昔日與中國爲鄰，今日與陛下爲臣。小小之晉陽，豈須陛下親討，重勞飛車，久駐兵士。而且太原得之未必爲多，失之未足爲辱，如今時屬炎夏，正值雨季，倘若河津泛溢，道路阻艱，車運滯留，恐勞聖慮。"太祖覽奏甚喜，命宰相趙普撫諭諸將想要班師。禁軍校趙翰等叩頭願乘城急擊，以盡死力，太祖説："你們是我所訓練，無不以一當百，用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可不取太原，豈能忍心驅使你們冒鋒鏑而蹈必死之地呢?"士兵都感動而哭泣，於是班師。

九年八月，太祖又遣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討之。時繼元諜者趙訓爲晉州所捕，械送于朝，太祖命釋之，給服裝放歸。又遣郭進入忻代路，郝崇信、王政忠入汾州路，閻彦進、齊超入沁州路，孫晏宣、安守忠入遼州路，齊延琛、穆彦璋入石州路。九月，党進敗繼元兵數千，獲馬千餘。郭進得山北民三萬七千餘。十月，遼州監押馬繼恩入并州境，燔四十餘寨，獲牛羊數千。郭進又破壽陽，得民九千。穆彦璋入并州境，得民二千。党進又敗繼元兵千餘於城下。是月，太宗即位，召諸將還。

九年八月，太祖又派遣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征討之。其時劉繼元的諜者趙訓在晉州被捕，戴上械具送入朝廷，太祖命令釋放他，并給服裝放歸。又派郭進入忻代路，郝崇信、王政忠入汾州路，閻彦進、齊超入沁州路，孫晏宣、安守忠入遼州路，齊延琛、穆彦璋入石州路。九月，党進打敗繼元兵數千，繳獲馬千餘匹。郭進得到山北之民三萬七千餘人。十月，遼州監押馬繼恩入并州境，焚燒四十餘寨，獲牛羊數千。郭進又攻破壽陽，得民九千。穆彦璋進入并州境，得民二千。党進又擊敗繼元兵千餘於城下。當月，太宗即位，召諸將回朝。

太平興國二年，繼元胡桃寨指揮使史温等以其民内附。太宗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四年，始議討伐，曹彬以爲可，太宗意遂决，語在《彬傳》。宰相薛居正曰："昔周世宗舉兵，太原倚契丹之援，堅壁不戰，以至師老而歸。及太祖破契丹於雁門關南，盡驅其民分布河、洛之間，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以爲患，願陛下熟慮之。"太宗曰："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强。昔先皇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爲今日事也。朕計决矣，卿勿復言。"遂遣宣徽南院使潘美等率諸將分兵圍汾、沁、嵐諸州，車駕遂親征，以驍將郭進扼石嶺關，斷契丹援路。契丹果至，進擊敗之。

太平興國二年，劉繼元的胡桃寨指揮使史温等以其屬民來歸附。太宗對齊王趙廷美說："太原，我一定要攻取它。"四年，開始商議討伐，曹彬認爲可以，太宗主意乃定，語在《曹彬傳》。宰相薛居正說："昔日周世宗舉兵，太原倚仗契丹之援，堅壁清野而不戰，以致師老兵疲而歸。等到太祖破契丹兵於雁門關南，盡數驅趕其地之民分布於河、洛之間，雖其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開闢疆土，捨之不足以爲禍患，願陛下慎重考慮。"太宗說："現今是事同勢異，彼弱而我强。昔日先皇破契丹，遷其人而空其地者，正是爲了今日之事。朕計决矣，卿勿再言。"隨即派遣宣徽南院使潘美等率領諸將分兵圍困汾、沁、嵐諸州，車駕就親自出征，以驍將郭進扼制石嶺關，斷絶契丹的援路。契丹兵果然來了，郭進將其擊敗。

初，繼元遣子續質於契丹，契丹爲進所敗，繼元又遣健步間道賫蠟丸帛書求救，進又得之，徇於城下。繼元外援不至，餉道又絶，潘美等兵數十萬長圍四合，自春徂夏，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大懼。會太宗奄至，親督衛士急攻，人百其勇，城無

當初，劉繼元派遣他的兒子劉續到契丹爲人質，契丹被郭進打敗，繼元又派遣健走者繞小道持蠟丸内藏帛書求救，又被郭進捕獲，并斬首示衆於城下。劉繼元的外援不至，糧餉之道又斷，潘美等統兵數十萬長圍四合，自春至夏，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大爲恐慌。恰好太宗突然而至，親督衛士急攻，軍士人人百倍其勇，而城上

完堞。太宗慮城陷則殺傷者衆，以手詔諭繼元降，詔至城下，守陴者不納，繼元不能知。太宗躬擐甲冑，夜至長連城督諸將攻之，控弦之士數萬列陣于前，蹲甲交射，矢集城上如猬毛，每給矢必數百萬，頃之咸盡。捕得城中人云，繼元以十錢購一矢，凡聚百餘萬，太宗笑曰："此爲我畜也。"

五月庚辰，繼元宣徽使范超來降，攻城者以超爲出戰，禽而戮之。繼元遂斬超妻子，投其首城外。壬午，馬軍都指揮使郭萬超逾城降，繼元帳下親信因之漸亡去，城中危急。太宗又自草詔諭之曰："越王、吴主獻地歸朝，或授以大藩，或列於上將，臣僚、子弟皆享官封。繼元但速降，必保終始富貴，安危兩途，爾宜自擇。"至是詔入，諸將鋭攻不可遏，太宗臨之，恐城陷害民，麾衆少退。

是夕，繼元遣其客省使李勳奉表請降，太宗賜勳襲衣、金帶、銀器、錦綵、銀鞍勒馬，復遣通事舍人薛文晋齎詔答之。夜漏未盡，太宗幸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繼元降。遲明，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詔釋之，賜襲衣、玉帶、金銀鞍勒馬三匹、金器五百兩、銀器五千兩、錦綵二千段，文武官各賜衣、金銀帶、器幣、鞍勒馬有差。召升臺，繼元叩頭言："臣聞車駕親征，即願束身歸罪，蓋亡命者懼死，逼臣不得降爾。"太宗籍軍中亡投繼元者數百人，選其巨室者以從軍法，餘賜服及錢帛，分隸諸將。詔授繼元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館於行在所，給賜甚厚，其相李惲等授官有差，命中使康仁寶監之。繼元獻其宫妓百餘，悉分賜立功將校。又令仁寶護繼元親屬百餘赴京，所過續食，賜

已無完堞。太宗慮及城陷則殺傷者必衆，便以手詔曉諭繼元投降，詔至城下，守城者不接受，所以繼元不能得知。太宗身穿甲冑，夜至長連城督諸將攻城，控弦之士數萬列陣於前，蹲甲交射，矢集城上如猬毛，每次給矢必爲數百萬，頃之皆盡。捕得城中人説，繼元以十錢購一矢，共聚有百餘萬，太宗笑着説："這是爲我積蓄啊。"

五月庚辰時，劉繼元的宣徽使范超來降，攻城者以爲范超是出來作戰，擒而殺之。繼元就斬了范超的妻子，投其首級於城外。壬午時，馬軍都指揮使郭萬超越城來投降，劉繼元帳下的親信因之逐漸逃去，城中危急。太宗又親手寫詔書曉諭他説："越王、吴主獻地歸順朝廷，有的授以大藩，有的列於上將，其臣僚、子弟都享有官封。繼元衹應盡速投降，必保終始富貴，安危兩途，你宜自擇。"至詔書入城，諸將猛攻不可阻擋，太宗親臨看到這種情況，恐怕城陷危害平民，指揮衆軍士稍退。

那天晚上，繼元派其客省使李勳奉表請降，太宗賜李勳一套衣服、金帶、銀器、錦綵、銀鞍勒馬，又派遣通事舍人薛文晋送詔作爲答覆。夜漏未盡，太宗駕臨城北，鋪張樂宴與從臣坐於城臺，繼元投降。黎明時，劉繼元率官屬白衣紗帽待罪於臺下，詔命釋之，賜套衣、玉帶、金銀鞍勒馬三匹、金器五百兩、銀器五千兩、錦綵二千段，文武官員各賜衣服、金銀帶、器物錢幣、鞍勒齊備之馬各有差别。并召其升臺，劉繼元叩頭説："臣聞車駕親征，即願束身歸罪，蓋因亡命者怕死，逼臣不得投降爾。"太宗稽查軍中逃亡投劉繼元者數百人，選其巨室者以從軍法，餘者賜衣服及錢帛，分别隸屬於諸將。詔命授與劉繼元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暫居於行在所，給賜甚厚，其相李惲等授官各有差别，并命中使康仁寶監之。劉繼元獻其宫妓百餘名，全部分賜立功將校。又令仁寶護送劉繼元與其親屬百餘人赴京，所過皆傳食接待，并賜給其京城甲等住宅一處，歲時優加頒賞。六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雍熙三年，建房州爲保康軍，

京城甲第一區，歲時優加頒賚。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雍熙三年，建房州爲保康軍，以繼元爲節度。

以劉繼元爲節度。

淳化二年，繼元疾，遣中使護醫診視，及卒，遺奏以其子三猪爲托，太宗惻然哀之，贈中書令，追封彭城郡王，賵賻加等，葬事官給。時三猪六歲，賜名守節，授西京作坊副使，家居賜禄。

淳化二年，劉繼元生病，派遣中使護醫診視，等到去世，在遺奏中以其兒子三猪相托付，太宗感到惻然而悲哀他，贈其中書令，追封爲彭城郡王，助喪用車馬財物加等，葬事費用由官府給付。其時三猪年僅六歲，賜名守節，授其西京作坊副使，在家居住月給賜禄。

初，太宗征繼元，行次澶淵，有太僕寺丞宋捷者掌出納行在軍儲，太宗見其姓名喜，以爲師必有捷之兆。及將至太原，太宗遣語攻城諸將曰："我以端午日當置酒高會於太原城中。"至癸未，繼元降，乃五月五日也。劉崇自周廣順元年稱帝，歷四主二十九年而亡。

當初，太宗征討劉繼元，行至澶淵，有太僕寺丞名爲宋捷者掌管出納行在軍儲，太宗見其姓名心喜，以爲軍隊必有捷報之兆。等到將至太原，太宗派人告訴攻城諸將説："我認爲端午日應當置酒高會於太原城中。"至癸未時，劉繼元已投降，正是五月五日端午。劉崇自周廣順元年稱帝，歷四主二十九年而亡。

繼元性殘忍，在太原，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太祖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紀。及窮蹙始降，太宗待遇終保全之，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戲之云'何乃似郤正之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皆暗懦所致，苟有遠識，豈至滅亡？此可愍傷，何反戲侮乎？劉繼元朕所虜者，待之若賓客，猶恐不慰其意爾。"

劉繼元性情殘忍，在太原時，凡是臣下有違逆之意，必定刑及其家屬。自太祖親征及遣將攻伐，因此死傷不可勝計。等到困窘無奈纔投降，太宗待遇其始終保全之，曾對近臣説："晉朝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戲言説'何乃似郤正之言'，如此則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都是暗昧懦弱所致，若有遠識，豈至滅亡？此事衹可哀傷，爲何反而戲侮呢？劉繼元是朕所俘虜的，待之若賓客，猶恐不合其意爾。"

守節後爲崇儀使，改右屯衛將軍。天禧四年，特遷右武衛將軍，改右驍衛將軍。

劉守節後爲崇儀使，又改右屯衛將軍。天禧四年，特别遷升右武衛將軍，改任右驍衛將軍。

衛融

衛融字明遠，青州博興人。晉天福初舉進士，調南樂主簿，歷齊、澶二州從事、忠武軍掌書記。漢初，爲太原觀察支使，劉崇稱帝，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衛融字明遠，青州博興人。後晉天福初考中進士，調任南樂主簿，官歷齊、澶二州從事、忠武軍掌書記。漢初，官爲太原觀察支使，劉崇稱帝，授予中書侍郎、平章事。

太祖立，李筠據上黨，遣使降劉鈞，鈞自將兵至太平驛與筠會，遣宣徽使盧贊入潞州監筠軍。贊與筠不

太祖登基，李筠占據上黨，派遣使者投降劉鈞，劉鈞親自領兵至太平驛與李筠會見，并派遣宣徽使盧贊入潞州監李筠軍。盧贊與李筠不和，

協，鈞遣融和解之。會筠敗，融被擒，太祖責之曰："汝何故勸劉鈞舉兵助李筠反耶?"融曰："犬吠非其主，臣四十口受劉氏豐衣美食，不忍負之。陛下縱不殺臣，臣亦不爲陛下用，終當間道走河東爾。"太祖怒，令左右以鐵撾擊其首，曳出將戮之。融大呼曰："大丈夫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今之死正得其所爾。"太祖聞之曰："此忠臣也。"遽命釋之，召坐御前，以良藥傅其創，賜襲衣、金帶、鞍勒馬。既而欲放融歸，令融先爲書諭鈞，言俟周光遜等歸朝，即遣融去。鈞得書久無報，乃授融太府卿，賜第京城。乾德初，郊祀，融獻《郊禋大禮賦》，改司農卿，出知陳、舒、黄三州。開寳六年，卒，年六十九。

劉鈞派衛融爲之和解。恰逢李筠兵敗，衛融被擒，太祖責罵他説："你爲什麽勸劉鈞舉兵助李筠造反?"衛融説："狗咬的肯定不是主人，臣一家四十口受劉氏豐衣美食，不忍負之。陛下縱不殺臣，臣也不爲陛下所用，最終也會繞道走回河東。"太祖發怒，令左右以鐵撾擊其首，曳出將斬之。衛融大呼道："大丈夫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今日之死正是死得其所。"太祖聽到後説："此忠臣也。"於是命令放開他，召坐御前，以良藥敷其創，并賞賜成套的衣服、金帶、鞍勒齊備之馬。既而想要放衛融歸去，令衛融先寫信告訴劉鈞，説等周光遜等歸朝，即遣送衛融回去。劉鈞得書久久未給答覆，便授職衛融爲太府卿，并賞賜住宅於京城。乾德初年，舉行郊祀，衛融獻《郊禋大禮賦》，改任司農卿，出知陳、舒、黄三州。開寳六年去世，享年六十九歲。

子偁、儔，孫齊，并進士及第。

兒子衛偁、衛儔，孫子衛齊都爲進士及第。

趙文度　趙玉

趙文度，薊州漁陽人。父玉嘗客滄州，依節度判官吕兖。劉守光破滄州，收兖親屬盡戮之，兖子琦年十四，玉負之以逃，至太原，變姓名，丐衣食以給琦，琦後唐同光初爲藩郡從事。當是時，燕、趙之士，以玉能存吕氏之孤，翕然稱之。明宗朝，琦至職方員外郎知雜。清泰中，琦爲給事中、端明殿學士，玉已卒矣。

趙文度，薊州漁陽人。父親趙玉曾客居滄州，依附節度判官吕兖。劉守光攻破滄州，收吕兖親屬全殺之，吕兖的兒子吕琦年僅十四，趙玉背着他逃跑，行至太原，改變姓名，行乞得衣食以供給吕琦，吕琦在後唐同光初年爲藩郡從事。在那時，燕、趙之士，以趙玉能保存吕氏之孤兒，都同聲稱贊。在明宗朝，吕琦官至職方員外郎知雜。清泰年間，吕琦任給事中、端明殿學士，其時趙玉已過世了。

文度入洛舉進士，琦薦於主司馬裔孫，擢甲科，歷徐、兖、陳、許四鎮從事。漢初，爲河東掌書記。文度捷給善戲謔，劉崇雅愛之，及稱帝，累官至翰林承旨、兵部尚書。天會四年，授中書侍郎、平章事，轉門下侍郎兼樞密使，加司徒。久之，與郭無爲不協，出知汾州，徙嵐州。

文度入洛考中進士，吕琦推薦於主司馬裔孫，被拔爲甲科，歷任徐、兖、陳、許四鎮從事。漢初，爲河東掌書記。文度應對敏捷而善戲謔，素爲劉崇所喜愛，等到劉崇稱帝，趙文度累官至翰林承旨、兵部尚書。天會四年，授中書侍郎、平章事，轉任門下侍郎兼樞密使，加司徒。時間一長，與郭無爲不和，出知汾州，又調任嵐州。

太祖開寳二年親征晋陽，遣偏師圍嵐，文度危蹙請降，待罪行宫，

太祖於開寳二年親征晋陽，派遣偏師圍攻嵐州，趙文度在危急關頭衹好請降，待罪行宫，太

太祖命釋之，賜襲衣、玉帶、金鞍勒馬、器幣甚厚，其官屬賜物有差。文度本名弘，以犯宣祖廟諱，賜今名。師還，授檢校太傅、安國軍節度，歲餘徙華州，不宣制而告敕同宣制之例。又徙耀州，凡歷三鎮。七年，卒，年六十一。

文度善爲詩，人多諷誦，有《觀光集》。文度之降也，其母在太原，世以不能死節罪之。

子昌圖，至內殿崇班、閤門祇候。

祖命釋放他，賜成套衣、玉帶、金鞍勒馬、以及器幣甚厚，其下屬官吏賞賜財物不等。文度本名爲弘，因犯宣祖廟諱，賜予今日之名。宋師還朝，授文度爲檢校太傅、安國軍節度，一年多後又調任華州，本屬不宣制而告敕同宣制之例。又移任耀州，共歷三鎮。開寶七年去世，享年六十一歲。

趙文度善作詩，其作品人多諷誦，有《觀光集》傳世。文度投降了，其母仍在太原，世俗以不能死節而罪之。

有子趙昌圖，官至內殿崇班、閤門祇候。

李惲

李惲字孟深，開封陽武人。漢乾祐中舉進士，客游嵐州。會劉崇自立，署州從事，擢知制誥、翰林學士，累至司空、平章事。時母在鄉里，惲不知存亡，居常戚戚，但以弈棋沈飲爲務，政事多廢。劉繼元頻以爲言，惲不介意。後方與僧弈棋，繼元命近侍直抵惲前，取局焚之，惲怡然，徐詣繼元謝，繼元因切責之，明日別造新局，弈棋如故。太宗克太原，爲殿中監，始知母亡，表求追服母喪，不許。出知廣州，遷司農卿，連知許、孟二州。以足疾求解，授忠武軍行軍司馬。端拱元年，卒，年七十三。

惲性疏達，善談名理。年少時好滑稽，及爲相，頗事持重。初與王溥、李昉同年登第，太原平，相見敘舊，情好益固，論者美之。

子存誠，駕部員外郎；存信，左侍禁、閤門祇候。

李惲字孟深，開封陽武人。漢乾祐年間考中進士，客游嵐州。適逢劉崇自立朝廷，李惲署任州從事，又被提升爲知制誥、翰林學士，累遷至司空、平章事。其時李惲母仍在鄉里，但李惲不知其存亡，故居常戚戚，祇以弈棋醉酒爲務，政事多廢。劉繼元多次説及此事，李惲并不介意。後來有一次正與和尚弈棋，劉繼元命近侍直抵李惲面前，取棋局焚之，李惲仍怡然，徐行至劉繼元前謝罪，繼元因此切責之，李惲第二天又另造新局，弈棋如故。太宗攻克太原，任其爲殿中監，始知母亡，上表請求追服母喪，駁回不許。出知廣州，又遷爲司農卿，接連知許、孟二州。後以足疾請求解職，授其爲忠武軍行軍司馬。端拱元年，去世，享年七十三歲。

李惲性格粗疏曠達，善談名理之學。年少時好滑稽，等爲相後，頗事持重。當初與王溥、李昉同年登第，太原被平定後，同年相見敘舊，情好益固，談論者贊美之。

有子李存誠，官爲駕部員外郎；李存信，官爲左侍禁、閤門祇候。

馬峰

馬峰，并州太原人。仕劉繼元至樞密使、左僕射致仕。太原平，太宗以爲將作監，遷太府卿，分司西京。峰善服餌養生，體强無疾，性鄙

馬峰，并州太原人。仕於劉繼元，官至樞密使、左僕射退休。太原被平定，太宗任馬峰爲將作監，遷任太府卿，分司西京。馬峰善於服食藥餌養生，體强無疾，但生性鄙吝，頗好立論。

吝，頗好持論。雍熙元年，卒，年八十餘。

雍熙元年，死去，年八十餘。

郭無爲

郭無爲，青州千乘人。少博學有辭辯，爲道士，隱武當山。漢乾祐中，周祖征河中，無爲杖策謁於軍門，周祖一見大奇之，將留館門下。左右曰："無爲縱横家流，今公握重兵，不宜親之。"無爲遂拂衣去，隱太原抱腹山。

郭無爲，青州千乘人。少時便博學而善辭辯，後爲道士，隱居於武當山。後漢乾祐年間，周祖征討河中，郭無爲騎馬執鞭進謁於軍門，周祖一見大奇，將要留之館於門下。左右說："無爲乃是縱横家之流，如今公握重兵，不宜親近他。"無爲於是拂袖而去，隱於太原的抱腹山。

會劉鈞將兵援李筠，將發太原，其大臣趙華諫曰："筠舉動輕易，今起兵應之，未見其可。"鈞怒不顧，遂行。及筠敗，鈞狼狽而歸，由是重文學之士，且旦夕懼宋師至，頗求有智謀者與之計事。段常薦無爲於鈞，鈞以諫議大夫召之。及至，與語大悦，尋遷吏部侍郎、參議中書事。與趙文度同秉政，意好不協，鈞乃出文度知汾州。俄誅段常，遂以無爲爲左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機務一以委之。

恰逢劉鈞率兵援李筠，將要兵發太原，其大臣趙華進諫說："李筠舉動輕率，如今起兵響應，不見得可行。"劉鈞怒而不顧，於是就發兵。等到李筠兵敗，劉鈞狼狽而歸，因此而一些重文學之士，旦夕擔心害怕宋師到來，很想求得有智謀者與之計事。段常推薦郭無爲給劉鈞，劉鈞以諫議大夫職位召之。等到來了，與之交談使劉鈞大悦，很快遷升其爲吏部侍郎、參議中書事。與趙文度一同執政，後因意見不合，劉鈞便調趙文度出知汾州。不久誅殺段常，就以無爲爲左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并委以一切機務。

鈞嘗病，與無爲語及後事，謂其子繼恩不才，無爲亦言其然。繼恩既立，知其事，欲誅無爲，畏懦不能决。月餘，侯霸榮弑繼恩，無爲使人殺霸榮，并人疑無爲初授意於霸榮，後殺之以滅口也。

劉鈞曾生病，與郭無爲談及後事，説其子繼恩不成才，無爲也説是這樣。後來繼恩即位，得知此事，想要誅殺無爲，却因生性畏縮懦弱而不能决定。一個多月後，侯霸榮弑劉繼恩，郭無爲又派人殺侯霸榮，并州人懷疑是郭無爲起初授意於侯霸榮，事後又殺之以滅口。

繼元立，太祖遣李繼勳等討之，仍詔許繼元以青州節度、無爲邢州節度，無爲得詔色動。一日，繼元宴群臣，契丹使亦在焉，無爲慟哭於庭曰："今日以空城抗大軍，計將安出?"引佩刀欲自刺，繼元遽降階持其手，引無爲升坐，蓋無爲欲以動衆心也。及太祖親征，長圍既合，無爲請自將兵夜出擊圍，欲自拔來歸，值天陰晦而止。閹人衛德貴告其事。會太祖壅汾水浸城，城中人情大懼，繼元乃殺無爲以徇。

劉繼元即位，太祖派遣李繼勳等征討之，并下詔書許願劉繼元以青州節度、無爲以邢州節度，無爲得詔而色動。一日，繼元宴請群臣，契丹使亦在座，無爲痛哭於庭說："今日以空城抗拒大軍，計謀從哪裏出?"說完引刀欲自殺，繼元立即降階持其手，引無爲升座，原來無爲想以此打動衆人之心。等到太祖親征，長圍既合，無爲請求親自率兵夜裏出城擊圍，想自拔來歸降宋師，因天氣陰晦而止。閹人衛德貴告發其事，又逢太祖派人堵塞汾水灌城，城中人心大爲恐惶，劉繼元便殺郭無爲以示衆。

宋史卷四百八十三

列傳第二百四十二

世家(六)

湖南周氏　荆南高氏　漳泉留氏　陳氏

湖南周氏

周行逢　周保權

湖南周行逢，朗州武陵人。少無賴，不事産業。嘗犯法配隸鎮兵，以驍勇累遷裨校。

自唐乾寧二年，馬氏專有湖南二十州之地，雖稟朝廷正朔，其郡守官屬皆自署。至周廣順初，兄弟爭國，求援於江南李景，景遣大將邊鎬率兵赴之，因下長沙，遷馬氏之族於建康，封希蕚爲楚王，居洪州，希崇鎮舒，居揚州。宋興，希崇率兄弟十七人歸朝，皆爲美官。

景以鎬爲潭帥。會朗州衆亂，推衙將劉言爲留後，言以行逢爲都指揮使。行逢以衆情表於景，請授言節鉞，景不從。召言入金陵，言懼，遣副使王進逵、行軍何景真與行逢帥舟師襲破潭州，鎬遁去，行逢等據其城。言遣使上言長沙兵亂，焚燒公府，請移治朗州。周祖即以言爲朗帥，王進逵爲潭帥，行逢爲潭州行軍司馬、領集州刺史。未幾，進逵寇朗州，害劉言，周祖即以進逵爲朗州節度，以行逢領鄂州節度、知潭州軍府事。初，朗州人謂劉言爲“劉咬牙”，

湖南的周行逢，朗州武陵人。年少時爲無賴，不事産業。曾因犯法被流配隸於鎮兵，以其驍勇累遷爲裨校。

自唐乾寧二年，馬氏專有湖南二十州之地，雖也承受朝廷之曆法，但其郡守官員全是自己署任。至周廣順初年，兄弟爭國，求援於江南的李景，李景派遣大將邊鎬率兵赴之，於是攻下長沙，遷馬氏之族於建康，封希蕚爲楚王，居於洪州，希崇鎮舒，居揚州。宋朝興起，希崇率兄弟十七人歸於宋朝，皆得美官。

李景以邊鎬爲潭州帥。適逢朗州衆亂，推舉衙將劉言爲留後，劉言用行逢爲都指揮使。行逢以衆人的意願上表於李景，請授劉言象徵權勢的節鉞，李景不從。召劉言入金陵，劉言害怕，派遣副使王進逵、行軍何景真與行逢率舟師襲破潭州，邊鎬逃走，行逢等占據其城。劉言派遣使者上言長沙兵亂，焚燒公府，請求移治所於朗州。周祖就以劉言爲朗帥，王進逵爲潭帥，行逢爲潭州行軍司馬、領任集州刺史。没多久，王進逵進犯朗州，殺害劉言，周祖就以王進逵爲朗州節度，以行逢領任鄂州節度、知潭州軍府事。當初，朗州人稱劉言爲“劉咬牙”，馬氏將亂，湘中童謡説：“馬去不用鞭，咬牙過今年。”等到邊

馬氏將亂，湘中童謡云："馬去不用鞭，咬牙過今年。"及邊鎬俘馬氏，鎬爲劉言所逐，而言亦被害。

鎬俘虜馬氏，邊鎬又被劉言所逐走，而劉言亦被害。

顯德中，世宗將用師淮甸，詔朗州王進逵出師入鄂州界，進逵遣裨將潘叔嗣領兵五千爲先鋒。行及鄂州界，叔嗣乃回戈襲進逵，進逵聞之，倍道先入武陵。叔嗣攻其城，進逵敗走，爲叔嗣所殺，迎行逢爲節度。行逢至，即斬叔嗣以徇。世宗乃授行逢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制置武安静江等州軍事兼侍中，盡有湖南之地。宋初，加兼中書令。

顯德年間，世宗將要用兵淮甸，詔命朗州王進逵出師入鄂州界，進逵派遣裨將潘叔嗣領兵五千爲先鋒。行至鄂州界，潘叔嗣乃回戈襲擊王進逵，進逵得知後，倍道而行先入武陵。叔嗣攻其城，進逵敗走，爲潘叔嗣所殺，迎接行逢爲節度。行逢至，即斬叔嗣以示衆。世宗乃授行逢爲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制置武安静江等州軍事兼侍中，盡有湖南之地。宋初，加任兼中書令。

行逢在鎮，盡心爲治，辟署官屬，必取廉介之士。有女婿求補吏，不許，返給以耒耜，語之曰："吏所以治民也，汝才不能任職，豈敢私汝以禄邪？姑歸墾田以自活。"其公正多此類。條教簡約，民皆悦之。然性多猜忌，左右少有忤意者必寘於法，麾下之人重足累息。有何景山者，爲王進逵記室，常狎侮行逢。及行逢爲帥，署景山益陽令，數月，縛投於江。又館驛巡官鄧洵美與翰林學士李昉同年進士，會昉使行逢，召至傳舍，與話終日。行逢疑其泄己陰事，黜爲易俗場官，潛遣殺之。由是士流不附。

行逢在鎮，盡心爲治，新辟署任官吏，必取清廉正直之士。有女婿來求補任官吏，拒而不許，送給他農具，對他説："吏是用來治民的，你的才能不能任職，豈敢私自給你俸禄呢？姑且回家種田以自食其力。"其公正多如此類。在任所定之條教簡約，民皆悦之。但其性多猜忌，左右稍有違逆其意者必置於法，屬下之人害怕的重足累息。有個叫何景山的，原爲王進逵記室，常狎戲侮辱行逢。等到行逢爲帥，署任何景山爲益陽縣令，數月後，縛其人而投於江。又有館驛巡官鄧洵美與翰林學士李昉爲同年進士，適逢李昉出使行逢之地，將鄧洵美召至住宿之處，與他談論終日。行逢懷疑其泄露自己一些見不得人的陰事，就將其先貶爲易俗場官，再暗中派人殺之。由此而士子之流皆不歸附。

馬氏舊僚有天策府學士徐仲雅，性滑稽，頗恃才倨傲，行逢以爲節度判官。行逢多署溪洞蠻酋爲司空、太保，一日謂仲雅曰："吾奄有湖湘，兵强俗阜，四鄰其懼我乎？"仲雅曰："公部内司空滿川，太保遍地，孰敢不懼？"行逢不悦，擯斥仲雅。行逢妻潘氏貌醜，性剛狠。行逢爲帥，妻不爲屈，不入府署，躬率奴僕耕織以自給，賦調必先期輸送。行逢止之，不從，曰："税，官物也，若主帥自

馬氏舊僚有天策府學士徐仲雅，性格滑稽，但頗爲恃才而傲慢，行逢以其爲節度判官。行逢多署任溪洞蠻酋爲司空、太保，一日對仲雅説："我擁有整個湖湘，兵强遠及俗阜，四鄰害怕我嗎？"仲雅説："公所部内司空滿川，太保遍地，怎敢不怕？"行逢不高興，就排斥仲雅。行逢妻潘氏貌醜，性情剛狠。行逢爲帥，妻子不爲其所屈，不入府署，親率奴僕耕種紡織以自給，賦税總是先期繳納。行逢制止，妻不從，説："税，官物也，若主帥自免其家，何以率下？"

免其家，何以率下？"

建隆三年十月，行逢卒，追封汝南郡王。

子保權，年十一。初爲武平軍節度副使，太祖授以起復檢校太尉、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

初，行逢疾且亟，召將校托保權曰："吾部内凶狠者誅之略盡，唯張文表在焉，吾死，文表必亂。諸公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於虎口。"行逢卒，明年春，文表果自衡州舉兵據潭州，將取朗陵，盡滅周氏。保權乞師於朝廷，江陵高繼冲亦以其事聞。上遣中使趙璲齎詔諭文表，而保權之奏繼至。乃遣山南東道節度慕容延釗爲湖南道行營都部署，宣徽南院使李處耘爲都監，率淄州刺史尹崇珂、申州刺史聶章、郢州刺史趙重進、判四方館事武懷節、氈毯使張繼勳、染院副使康延澤、内酒坊副使盧懷忠等將步騎往平之，又發安、復等十州兵會于襄陽。師及江陵，趙璲至潭州，文表已爲保權之衆所殺。

保權牙校張從富輩，以爲文表已平而王師繼進不已，懼爲襲取，相與拒守。延釗令閤門使丁德裕先路安撫。及至城下，從富輩拒而不納，盡撤部内橋梁，沉舫伐樹塞路。德裕以不奉詔不敢與戰，退軍以須朝旨。延釗以聞，太祖遣中使諭保權及將校曰："爾本請師救援，故發大軍以拯爾難。今妖孽既殄，是有大造於爾輩，反拒王師何也？無自取塗炭，重擾生聚。"保權出軍於澧州南，未及交鋒，望風而潰，復還朗州，焚廬舍廪庫皆盡，驅略居人奔竄山谷，城郭爲之一空。王師長驅而南，獲從富於西山下，梟首朗市。其大將汪端劫保

建隆三年十月，行逢去世，追封爲汝南郡王。

有子周保權，年僅十一歲。初爲武平軍節度副使，太祖授以起復檢校太尉、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

當初，行逢病危，召集將校托付保權説："我内部凶狠者誅之略盡，惟有張文表在，吾死，張文表必亂。諸公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在必不得已時，當舉族歸於朝廷，不要陷入虎口。"行逢去世，第二年春，張文表果然自衡州舉兵占據潭州，將要攻取朗陵，盡滅周氏。周保權乞求救兵於朝廷，江陵的高繼冲亦以其事奏聞朝廷。皇上派中使趙璲送詔諭示張文表，而周保權之奏表又至。朝廷便派遣山南東道節度慕容延釗爲湖南道行營都部署，宣徽南院使李處耘爲都監，率領淄州刺史尹崇珂、申州刺史聶章、郢州刺史趙重進、判四方館事武懷節、氈毯使張繼勳、染院副使康延澤、内酒坊副使盧懷忠等率步騎前往平之，又調撥安、復等十州兵會集於襄陽。軍隊行至江陵，趙璲已至潭州，張文表已被保權之衆所殺。

周保權屬下的牙校張從富之輩，認爲張文表已平而王師繼續前進不已，害怕被王師襲擊奪取城池，於是相與拒守。慕容延釗令閤門使丁德裕先行安撫。等來到城下，張從富等人拒而不納，并盡拆部内橋梁，沉船伐樹堵塞道路。丁德裕因未奉詔命不敢與其戰鬥，衹好退軍以候朝旨。慕容延釗奏聞朝廷，太祖派遣中使諭示保權及其將校説："你們本來請兵救援，所以發大軍以拯救你們的災難。如今妖孽既滅，是有大功於你們，如今反而拒納王師爲什麽？不要自取塗炭，重擾百姓。"周保權出兵於澧州南，未及交鋒，便望風而潰，衹好又逃歸朗州，焚燒房舍倉庫皆盡，并驅趕居民逃竄於山谷，城裏爲之一空。王師長驅南行，擒獲張從富於西山下，斬首於朗市示衆。周保權的大將汪端劫持保權及其家屬，棄城

權并家屬，棄城亡匿山洞，王師至數月，獲保權。武懷節分兵克岳州，端擁保權衆寇略，未幾亦就擒，磔於市，湖湘悉平。

保權至，上章待罪，優詔釋之，賜襲衣、金帶、鞍勒馬、茵褥、銀器千兩、帛二千匹、錢千貫，授右千牛衛上將軍，葺京城舊邸院爲第，令居焉。仍下詔朗州，增築行逢之墓。保權乾德五年累遷右羽林統軍。太平興國元年，知并州，賜錢三百萬。雍熙二年，卒，年三十四。

逃亡藏匿於山洞，王師至數月，終獲保權。武懷節分兵攻克岳州，汪端擁保權等衆四處搶掠，沒過多久也被擒獲，處死并陳尸於市，至此湖湘全部平定。

周保權至京師，上章待罪，皇帝優詔釋之，并賜成套的衣服、金帶、鞍勒馬、車上的坐褥、以及銀器千兩、帛二千匹、錢一千貫，并授任其爲右千牛衛上將軍，修葺京城舊宅院爲住所，令其居住。并下詔書給朗州，增築周行逢之墓。周保權在乾德五年累遷爲右羽林統軍。太平興國元年，出知并州，賜錢三百萬。雍熙二年，去世，年僅三十四歲。

李觀象

李觀象，桂州臨桂人。行逢署爲掌書記。行逢性殘忍，多誅殺，觀象懼及禍，清苦自勵，以求知遇，帳幃、寢衣悉以紙爲之。行逢頗加信任，軍府之政一皆取决。

觀象涉經史，有文辭，忌才怙寵，湖南士人多爲所排擯。行逢臨終托以後事，令其子保權善待之。及張文表難作，王師壓境，觀象謂保權曰："我所恃者北有荆渚，以爲唇齒，今高氏拱手聽命，朗州勢不獨全，莫若幅巾歸朝，則不失富貴。"保權幼懦，不能用其言。及湖湘平，太祖聞觀象嘗爲保權畫謀，以爲左補闕。

李觀象，桂州臨桂人。周行逢署任他掌書記。行逢性格殘忍，多行誅殺，李觀象害怕禍及己身，清苦自勵，以求知遇，平時所用帳幃、寢衣全以紙製成。周行逢對他頗加信任，軍府之政務都取决於他。

李觀象涉經史，有文辭，却忌賢妒能而又恃寵而驕，湖南士人多被其所排斥。行逢臨終托以後事，令其子保權善待之。等到張文表發難，王師壓境，觀象對保權説："我所仗恃者北有荆渚，以爲唇齒，如今高氏拱手聽命，朗州勢不能單獨保全，不如束髮歸朝，則不失富貴。"其時保權年幼懦弱，不能用其言。等到湖湘平定，太祖聽説觀象曾爲保權謀劃，任其爲左補闕。

張文表

張文表，朗州武陵人。從王進逵、周行逢舉兵逐邊鎬，行逢署文表衡州刺史，頗心忌之，常欲誅文表，未有以發。及行逢卒，保權遣兵代永州戍卒，路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時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素輕文表，不爲之備。方宴飲，外報文表兵至，簡殊不以介意，謂四坐曰："此黄口小兒，至則成擒，何足患也？"飲啖如故。俄文表率衆徑入府中，簡醉不能彀弓弩，但按膝叱之，

張文表，朗州武陵人。隨從王進逵、周行逢舉兵驅逐邊鎬，行逢署任文表爲衡州刺史，但心中十分畏忌他，常想誅殺文表，但一直都隱忍未發。等到行逢去世，保權遣兵代換永州戍衛士卒，路出衡陽，張文表於是驅使之以襲擊潭州。其時行軍司馬廖簡任知留後，素來輕視文表，不設防備。正在飲宴，外邊報告張文表兵至，廖簡還不以爲意，對四座説："此黄口小兒，至則成擒，何足爲患？"説完吃喝如故。很快張文表率衆徑入府中，而廖簡醉不能拉弓弩，衹是按膝叱之，張文表於是殺害廖簡及坐客十餘人。周保權

文表遂害簡及坐客十餘人。保權遣其將楊師璠悉衆以禦文表，保權泣謂衆曰："先君可謂知人矣。今墳土未乾，文表構逆，軍府安危，在此一舉，諸公勉之！"衆皆感憤，遂破其衆於平津亭，擒文表臠而食之。

派遣其將楊師璠率領全部軍士以抵禦張文表，保權哭着對衆人說："先父可謂知人矣。而今墳土未乾，文表就叛逆作亂，軍府安危，在此一舉，望諸公勉之！"衆皆感憤，於是就破文表之衆於平津亭，活擒文表碎割而食之。

初，文表將攻長沙，猶豫未决，有小校夢文表龍出領下，明日以告，文表喜曰："天命也。"及敗，梟首于朗陵市。

當初，文表將攻長沙，猶豫不决，有小校夢張文表有龍出於衣領之下，明日以告，文表高興的說："天命也。"等到兵敗，斬首於朗陵市上。

荆南高氏

高保融

荆南高保融字德長，其先陝州峽石人。祖季興，唐末爲荆南節度，歷梁、後唐封南平王，卒。子從誨嗣，至太傅、中書令，《五代史》有傳。

荆南高保融字德長，先祖爲陝州峽石人。其祖父高季興，唐末爲荆南節度，歷梁、後唐，被封爲南平王，去世。兒子高從誨繼位，官至太傅、中書令，《五代史》有傳。

從誨生保融，以長興初蔭補太子舍人，賜緋。晉天福中，制授檢校司空、判内外諸軍，俄遷節度副使。開運末，領峽州刺史，累加至檢校太傅。漢初，從誨卒，權知軍府事，制授起復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江陵尹、荆南節度、荆歸峽觀察使，遣翰林使郭允明賜衣幣。乾祐二年，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周廣順初，加兼中書令，封勃海郡王，正衛命使禮部尚書王易、副使刑部郎中景範發册命，仍賜禮服冠劍。顯德初，進封南平王。世宗即位，加守中書令。

高從誨生高保融，在長興初因父蔭而補爲太子舍人，賜穿緋衣。在後晉天福年間，制授檢校司空、判内外諸軍，不久又遷爲節度副使。開運末期，領任峽州刺史，屢次加升至檢校太傅。後漢初，高從誨去世，保融暫代知軍府事，詔命授以起復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江陵尹、荆南節度、荆歸峽觀察使，并派遣翰林使郭允明賞賜衣幣。乾祐二年，加任檢校太師兼侍中。後周廣順初年，加任兼中書令，封爲勃海郡王，正衛命使是禮部尚書王易、副使爲刑部郎中景範前往頒發册命，并賜以衣服冠劍。顯德初年，進封爲南平王。世宗即位，加守中書令。

世宗征淮南，詔保融出水軍數千人抵夏口爲掎角。淮甸平，璽書褒美，以絹數萬匹賞其軍。世宗將議伐蜀，保融上言請率舟師趣三峽。六年，恭帝即位，加守太保。宋初，守太傅，連遣使貢獻，恩顧甚厚。是歲八月，卒，年四十一。廢朝三日，遣儀鸞使李繼超賜賻物，兵部尚書李

世宗征淮南，詔命保融出水軍數千人抵達夏口爲掎角。淮甸平定，皇帝下璽書褒美，以絹數萬匹賞給其軍。世宗將商議伐蜀，保融上言請命自率水軍趨向三峽。六年，恭帝即位，加守太保。宋初，守太傅，接連遣使貢獻，恩顧甚厚。那年八月，去世，享年四十一歲。皇帝廢朝三日，派遣儀鸞使李繼超賞賜助喪財物，兵部尚書李濤、兵部郎中率汀持節册贈太尉，謚正懿。

濤、兵部郎中率汀持節册贈太尉，謚正懿。

保融性迂闊淹緩，御兵治民，一時術略政事，悉委於母弟保勗焉。子繼冲、繼充，繼充至歸州刺史。

保融性格迂闊淹緩，御兵治民，一時策略政事，全部委托一母胞弟高保勗。有子高繼冲、高繼充，繼充官至歸州刺史。

高保勗

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保融同母弟也。晋天福初，起家領漢州刺史。保融嗣政，令判内外諸軍事。周廣順元年，加檢校太傅，充荆南節度副使。顯德初，從保融之請，加檢校太尉，充行軍司馬，領寧江軍節度。融卒，保勗權知軍府，奉章以聞，太祖即授以節度使。建隆二年，遣其弟保寅入貢。初，保融於紀南城北决江水瀦之七里餘，謂之北海，以閡行者。至是太祖因保寅歸，諭旨令决去，使道路無阻。

高保勗字省躬，爲高從誨第十子，是保融的同母弟。後晋天福初年，起家於領任漢州刺史。保融執政，令保勗判内外諸軍事。後周廣順元年，加任檢校太傅，充任荆南節度副使。顯德初年，朝廷從保融所請，加任高保勗檢校太尉，充行軍司馬，領任寧江軍節度。保融去世，保勗暫代知軍府，奉章上奏朝廷，太祖就授以節度使。建隆二年，派遣其弟保寅入朝進貢。起初，保融於紀南城北决江，江水聚集淹漬七里餘，謂之北海，以阻隔行者。至是太祖因保寅歸朝，諭旨令打開缺口導引水流，使道路無阻。

保勗幼多病，體貌臞瘠，淫泆無度，日召娼妓集府署，擇士卒壯健者令恣調謔，保勗與姬妾垂簾共觀，以爲娱樂。又好營造臺榭，窮極土木之工，軍民咸怨。政事不治，從事孫光憲切諫不聽。三年十一月，卒，年三十九。廢朝二日，贈侍中，遣御厨使李光睿賻祭。

保勗幼年多病，體貌瘦弱，却淫佚無度，每日召娼妓集於府署，選擇士卒壯健者令恣意調謔，保勗與其姬妾垂簾共觀，作爲娱樂。又好營造臺榭，窮極土木之工，軍民都怨。政事不治，從事孫光憲切諫不聽。三年十一月，去世，年三十九歲。皇帝廢朝二日，贈侍中，并派遣御厨使李光睿送去賜與的助喪錢物并祭奠一番。

初，保勗在保抱，從誨獨鍾愛，故或盛怒，見之必釋然而笑，荆人目爲"萬事休"。及保勗之立，藩政離弱，卒裁數月遂失國，亦預兆也。

當初，保勗尚在抱持之中，從誨獨爲鍾愛，有時因故盛怒，見之必定釋然而笑，荆南人視爲"萬事休"。等到保勗繼位，藩政分散而勢弱，死後纔數月就亡國，亦是預兆也。

高繼冲

繼冲字贊平，保融長子也。周顯德六年，以蔭檢校司空，爲荆州節度副使。建隆三年，保勗寢疾，以繼冲爲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保勗卒，四年正月，制授繼冲爲檢校太保、江陵尹、荆南節度。

繼冲字贊平，高保融長子。後周顯德六年，以父蔭任檢校司空，爲荆州節度副使。建隆三年，保勗卧病，以繼冲爲節度副使，代知軍府。保勗去世，四年正月，皇帝詔命授予繼冲爲檢校太保、江陵尹、荆南節度。

時湖南張文表叛，周保權求救於朝廷，詔江陵發水軍三千人赴潭

當時湖南張文表反叛，周保權求救於朝廷，詔命江陵發水軍三千人赴潭州，繼冲立即派遣親

州，繼冲即遣親校李景威將之而往。二月，慕容延釗、李處耘等率衆至，繼冲以牛酒犒師，開門納延釗等，即遣客將王昭濟、蕭仁楷奉表納土。太祖令御厨使郜岳持詔安撫，樞密承旨王仁贍爲荆南都巡檢使，仍令齎衣服、玉帶、器幣、鞍勒馬以賜繼冲，授繼冲馬步都指揮使，梁延嗣爲復州防禦使，節度判官孫光憲爲黄州刺史，右都押衙孫仲文爲武勝軍節度副使，知進奏鄭景玫爲右驍衛將軍，王昭濟左領軍衛將軍，蕭仁楷供奉官。繼冲籍管内芻糧錢帛之數來上，又獻錢五萬貫、絹五千匹、布五萬匹，復遣支使王崇範詣闕貢金器五百兩、銀器五千兩、錦綺二百段、龍腦香十斤、錦綉帷幕二百事。三月，詔鞍轡庫使翟光裔齎官告、旌節賜繼冲，并存問參佐官吏等；又以保融兄弟、諸父江陵少尹保紳爲衛尉卿，節院使保寅爲將作監、充内作坊使，左衙都將保緒爲鴻臚少卿，右衙都將保節爲司農少卿，合州刺史從翊爲右衛將軍，衙將保遜爲左監門衛將軍，巴州刺史保衡爲歸州刺史，知峽州事保膺爲本州刺史，衙將從詵爲右衛率府率，從讓爲左清道率府率，從謙爲左司禦率府率；又以王崇範爲節度判官，高若拙觀察判官，梁守彬江陵少尹，韋仲宣掌書記，胡允脩節度推官，州縣官悉仍舊，别賜管内符印。五月，保紳等來朝，各賜京城第一區。六月，命王仁贍兼知軍府事。

信將校李景威率之前往。二月，慕容延釗、李處耘等率衆而至，繼冲以牛酒犒師，開門納延釗等，并立即派遣客將王昭濟、蕭仁楷奉表納土。太祖令御厨使郜岳持詔安撫，任樞密承旨王仁贍爲荆南都巡檢使，并令携帶衣服、玉帶、器幣、鞍勒馬賜給繼冲，授繼冲爲馬步都指揮使，梁延嗣爲復州防禦使，節度判官孫光憲爲黄州刺史，右都押衙孫仲文爲武勝軍節度副使，知進奏鄭景玫爲右驍衛將軍，王昭濟爲左領軍衛將軍，蕭仁楷爲供奉官。繼冲登記管内糧草錢帛之數上交，又獻錢五萬貫、絹五千匹、布五萬匹，又派支使王崇範到京城貢金器五百兩、銀器五千兩、錦綺二百段、龍腦香十斤、錦綉帷幕二百事。三月，詔命鞍轡庫使翟光裔携帶委任狀、旌節賜繼冲，并慰問參佐官吏等；又以保融的兄弟、諸父江陵少尹高保紳爲衛尉卿，節院使高保寅爲將作監、充任内作坊使，左衙都將高保緒爲鴻臚少卿，右衙都將高保節爲司農少卿，合州刺史從翊爲右衛將軍，衙將高保遜爲左監門衛將軍，巴州刺史高保衡爲歸州刺史，知峽州事高保膺爲本州刺史，衙將從詵爲右衛率府率，從讓爲左清道率府率，從謙爲左司禦率府率；又以王崇範爲節度判官，高若拙爲觀察判官，梁守彬任江陵少尹，韋仲宣掌書記，胡允脩任節度推官，其餘州縣官全照舊，另賜管内符印。五月，保紳等來朝，各賜京城住宅一處。六月，命王仁贍兼知軍府事。

會是歲將郊祀，表求入覲，可之。十月，至闕下，獻金銀器、錦帛、寶裝弓劍、綉旗幟、象牙、玉鞍勒等，賜賚甚厚。郊禋畢，授繼冲徐州大都督府長史、武寧軍節度使、徐宿觀察使。繼冲鎮彭門幾十年，

恰是歲將郊祀，高繼冲上表請求入京朝見，得到許可。十月，來到京城，獻金銀器、錦帛、寶裝弓劍、綉旗幟、象牙、玉鞍勒等，皇帝的賞賜也很豐厚。郊祀完畢，授繼冲爲徐州大都督府長史、武寧軍節度使、徐宿觀察使。繼冲鎮守彭門幾十年，委政僚佐，部内亦得到治理。開寶

委政僚佐，部内亦治。開寶六年，卒，年三十一。廢朝二日，贈侍中，遣中使護喪，葬事官給。

自高季興據有荆南、歸峽之地，傳襲三世五帥，凡四十餘年。

高保寅

保寅字齊巽。晋天福七年，以蔭授太子舍人，賜緋，累加檢校司空。兄保融襲封，奏署節院使，賜金紫。宋興，保勗既襲封，遣保寅入覲，太祖召對便殿，授掌書記遣還。保寅語保勗曰："真主出世，天將混一區宇，兄宜首率諸國奉土歸朝，無爲他人取富貴資。"保勗不聽。

王師討武陵，道出荆渚，保寅奉牛酒迎犒軍鋒，太祖嘉之，驛召赴闕，授將作監，充内作坊使，賜第一區。俄知宿州。乾德四年，丁外艱，起復，轉少府監。開寶五年，知懷州，歷司農、衛尉二卿。是州本隸河陽，時趙普爲帥，與保寅素有隙，事多抑制，保寅心不能平，手疏請罷支郡之制，詔從之。又爲西川諸州都巡檢使，改光禄卿，歷知同、汝二州，改光化軍。卒，年六十八。廢朝，賻錢十萬。

初，保寅在懷州，蘇易簡、王欽若并妙年始趨學；在同州，錢若水爲從事；在光化軍，張士遜其邑人也。保寅一見皆獎拔，許以遠大，議者多其知人。

子輔政、輔之、輔堯、輔國，并進士及第。輔政至秘書丞，輔之至太常丞。

孫光憲

孫光憲字孟文，陵州貴平人。世業農畝，惟光憲少好學。游荆渚，高從誨見而重之，署爲從事。歷保融及繼冲三世皆在幕府，累官至檢校秘

六年，去世，年僅三十一歲。廢朝二日，贈侍中，派遣中使護喪，葬事費用由官府供給。

自從高季興據有荆南、歸峽之地，傳襲三代五帥，共計四十餘年。

高保寅字齊巽。後晋天福七年，以父蔭授太子舍人，賜穿緋衣，累次加任爲檢校司空。兄保融承襲封號，奏署爲節院使，賜金袋紫衣。宋朝興起，保勗又承襲封號，派遣保寅入京朝見，太祖召對於便殿，授爲掌書記而送還。保寅告訴保勗説："真主出世，天下將爲一統，兄應首先率領諸國奉土歸朝，不要成爲他人取富貴的本錢。"保勗不聽。

王師征討武陵，道出荆渚，保寅奉獻牛酒迎接犒勞大軍先鋒，太祖嘉之，由驛站傳諭召其赴京，授將作監，充任内作坊使，賜住宅一所。不久知宿州。乾德四年，爲父親服喪，起復，轉任少府監。開寶五年，任知懷州，歷司農、衛尉二卿。懷州本屬河陽，當時趙普爲帥，與保寅素有嫌隙，遇事多加抑制，保寅心中不能平，手疏請罷支郡之制，詔命從之。又調任西川諸州都巡檢使，改任光禄卿，歷知同、汝二州，再改任光化軍。去世，享年六十八歲。皇帝廢朝，賜助喪錢十萬。

當初，保寅在懷州，蘇易簡、王欽若并爲少年始進學；在同州，錢若水爲從事；在光化軍，張士遜爲其地人。保寅一見都獎拔，并許以遠大前程，所以議者稱贊保寅知人。

有子高輔政、高輔之、高輔堯、高輔國，并爲進士及第。輔政官至秘書丞，輔之官至太常丞。

孫光憲字孟文，陵州貴平人。世代務農，惟有光憲少年好學。游學於荆渚，高從誨見而重用之，署其爲從事。歷保融及繼冲三世都在幕府，累官至檢校秘書監兼御史大夫，賜金紫。慕

書監兼御史大夫，賜金紫。慕容延釗等救朗州之亂，假道荆南，繼冲開門納延釗，光憲乃勸繼冲獻三州之地。太祖聞之甚悦，授光憲黄州刺史，賜賚加等。在郡亦有治聲。乾德六年，卒。時宰相有薦光憲爲學士者，未及召，會卒。

容延釗等救朗州之亂，借道荆南，繼冲開門納延釗，光憲便勸繼冲獻三州之地。太祖聞之甚爲喜悦，授光憲爲黄州刺史，賞賜加等。外任治郡亦有政聲。乾德六年，去世。其時宰相有舉薦光憲爲學士者，未來得及召任，恰逢去世。

光憲博通經史，尤勤學，聚書數千卷，或自抄寫，孜孜讎校，老而不廢。好著撰，自號葆光子，所著《荆臺集》三十卷，《鞏湖編玩》三卷，《筆傭集》三卷，《橘齋集》二卷，《北夢瑣言》三十卷，《蠶書》二卷。又撰《續通歷》，紀事頗失實，太平興國初，詔毁之。子謂、讜，并進士及第。

光憲博通經史，尤爲勤學，聚書數千卷，或親自抄寫，孜孜校對，持之以恒，老而不廢。喜好著撰，自號葆光子，所著《荆臺集》三十卷，《鞏湖編玩》三卷，《筆傭集》三卷，《橘齋集》二卷，《北夢瑣言》三十卷，《蠶書》二卷。又撰《續通歷》，但記事頗失事實，太平興國初年，詔命毁之。有子孫謂、孫讜，并爲進士及第。

梁延嗣

梁延嗣，京兆長安人。少事高季興，頗見委任，表授檢校司空、領綿州刺史，充衙内馬步軍都指揮使。歷事四帥，人稱其忠藎。繼冲之納土也，延嗣亦嘗勸之，復率荆之水軍從慕容延釗越戰，太祖嘉之，授復州防禦使，充湖南前軍步軍都指揮使兼排陣使。後因郊禮，自復州入朝，太祖慰撫之曰："使高氏不失富貴，爾之力也。"改濠州防禦使，有善政，詔書褒美。

梁延嗣，京兆長安人。少年時便侍奉高季興，頗被信任，表授檢校司空、領綿州刺史，充任衙内馬步軍都指揮使，歷事四帥，人稱其竭忠盡心。繼冲納土歸朝，延嗣也曾勸説過，又率荆之水軍隨從慕容延釗遠征，太祖嘉許之，授以復州防禦使，充湖南前軍步軍都指揮使兼排陣使。後因行郊祀之禮，由復州入朝，太祖撫慰之説："使高氏不失富貴，是你的力量。"改任濠州防禦使，有善政，詔書褒美。

延嗣頗知書，好接士。嘗暴疾，禱於城隍神，是夕，夢神人告以九九之數，俄疾愈。開寶九年，卒，年八十一。

梁延嗣頗知書，好結交士子。曾患暴病，祭禱於城隍神，當天晚上，夢神人告以九九之數，立刻病愈。開寶九年，去世，享年八十一歲。

漳泉留氏

留從孝

漳泉留從效，泉州永春人。幼孤，事母兄以孝悌聞。頗知書，好兵法。

漳泉的留從效，泉州永春人。幼時便爲孤兒，侍奉母親兄長以孝敬而聞名。頗知書史，喜好兵法。

唐末，王審知據有福建之地，子

唐末，王審知據有福建之地，兒子王延鈞，

延鈞，後唐長興中僭稱帝，國號閩，都福州，爲其下所殺，立審知次子延羲。晉天福末，部將朱文進殺延羲據其位，署其黨黄紹頗爲泉州刺史，程贇爲漳州刺史，許文稹爲汀州刺史。時審知子延政爲建州刺史，亦僭稱帝。

在後唐長興年間越分稱帝，國號閩，建都福州，後被其部下所殺，又立王審知的次子王延羲爲帝。在後晉天福末年，部將朱文進又殺王延羲而據其位，署其黨羽黄紹頗爲泉州刺史，程贇爲漳州刺史，許文稹爲汀州刺史。當時審知的另一個兒子王延政爲建州刺史，也僭越而稱帝。

泉人念王氏失國，群逆分據，時從效爲泉州散指揮使，與其黨王忠順、董思安及所親蘇光誨相與圖議，興復王氏。從效倡言："吾等皆受王氏恩遇，今王氏子孫未復位而不思報，可謂忠義乎？聞建州士卒謀盡力擊福州以復王氏，苟一旦功先成，王氏復位，我輩何面見之邪？"於是忠順、思安置酒從效家，募敢死士，得陳洪進等五十二人，夜持白梃逾城而入，劫庫兵，擒紹頗斬之，立延政從子繼勳爲刺史，從效等三人自署爲統帥，洪進等皆爲指揮使。繼勳令送紹頗首於建州，奉延政爲主。

泉州人感念王氏失國，群逆分據，當時留從效爲泉州散指揮使，與其同黨王忠順、董思安及其所親蘇光誨相互商議，復興王氏。留從效倡議説："我等都受過王氏之恩遇，今日王氏子孫未復位而不思報，能説是忠義嗎？聽説建州士卒圖謀盡力攻擊福州以光復王氏，假若他們一旦先成功，王氏復位，我輩有何面目見之呢？"於是王忠順、董思安置酒於從效家，招募敢死之士，得陳洪進等五十二人，夜持白木棒逾城而入，劫庫兵，擒黄紹頗而斬之，扶立王延政侄子王繼勳爲刺史，從效等三人自署爲統帥，洪進等皆爲指揮使。繼勳令送紹頗的首級到建州，奉延政爲主。

延政遂送款於江南李景。文進率衆攻泉州，爲從效所敗。會景遣將討王氏之亂，圍福州，兩浙錢氏發兵來援，景將但克汀、建而歸，福州入於錢氏。從效以兵劫繼勳送江南，自領漳、泉二州留後，李景即建泉州爲清源軍，授從效節度、泉漳等州觀察使。閩中五州自此分矣。景累授從效同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封鄂國公、晉江王。

延政於是送款於江南李景。朱文進率衆攻泉州，爲從效所敗。適逢李景遣將征討王氏之亂，包圍福州，兩浙的錢氏發兵救援，李景的大將祇是攻克了汀、建二州而歸，福州入於錢氏之手。從效以兵劫持繼勳送於江南，自己領任漳、泉二州留後，李景就建泉州爲清源軍，授從效爲節度、泉漳等州觀察使。閩中五州自此分矣。李景累授從效同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封鄂國公、晉江王。

從效出自寒微，知人疾苦，在郡專以勤儉養民爲務，常衣布素，置公服於中門之側，出則衣之。每言我素貧賤，不可忘本。民甚愛之，部内安治。王氏有二女嫁爲郡人妻，從效奉之甚謹，資給豐厚。每歲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

從效出身寒微，知人疾苦，在郡時專以勤儉養民爲務，常衣布素，置公服於中門之側，出則穿之。常説我素貧賤，不可忘本。民甚愛之，部内安治。王氏有二女嫁給郡人爲妻，從效奉之甚爲恭謹，資助賞給豐厚。每年考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

世宗征淮南，李景以兵十萬保紫

世宗征淮南，李景以兵十萬保紫金山，從效

金山，從效累表於景，言其頓兵老師，形勢非便。既而果敗，江北之地盡入於中朝。從效遣衙將蔡仲贇等爲商人，以帛書表置革帶中，自鄂路送款内附。又遣别駕黄禹錫間道奉表，以獬豸通犀帶、龍腦香數十斤爲貢。世宗錫詔書嘉納之。從效又乞置邸京師，世宗以其素附江南，慮其非便，不許。

多次上表給李景，言其頓兵老師，形勢非便。不久李景果然兵敗，江北之地盡入於中朝。從效派遣衙將蔡仲贇等裝扮爲商人，以帛書表置於皮帶中，自鄂路送款想要歸附。又派遣别駕黄禹錫繞道奉表，以獬豸通犀帶、龍腦香數十斤爲貢品。世宗賜給詔書嘉贊并接納之。從效又乞請置官邸於京師，世宗因其素來依附江南，慮其不便，不許。

宋初，從效遂上表稱藩，貢奉不絶。會李景遷洪州，從效疑景討己，頗懼，遣其從子紹鎡齎厚幣獻景，又遣使假道吴越入貢。太祖特命使厚賜以撫之，使未至，從效疽發背卒，年五十七。僞贈太尉、靈州大都督。

宋初，從效就上表稱藩，貢奉不絶。恰逢李景遷往洪州，從效懷疑李景要征討自己，頗爲害怕，派遣其侄子留紹鎡帶厚幣獻給李景，又遣使借道吴越入朝進貢。太祖特命使者厚賜以安撫之，使臣未至，從效疽發於背而病逝，享年五十七歲。僞贈太尉、靈州大都督。

從效無嗣，以兄從願之子紹錤、紹鎡爲子。從效寢疾時，從願守漳州，紹錤在金陵，紹鎡尚幼。衙校張漢思、陳洪進等率兵劫從效遷東亭，漢思自稱留後，洪進爲副使，時建隆三年也。明年，洪進又廢漢思而自立。

從效無後，以兄長從願之子紹錤、紹鎡爲子。從效卧病時，從願守漳州，紹錤在金陵，紹鎡尚幼。衙校張漢思、陳洪進等率兵劫持從效遷移到東亭，漢思自稱爲留後，洪進爲副使，時爲建隆三年。第二年，洪進又廢漢思而自立。

從效再從弟仁譓，淳化中爲泗州長史，有清節，官散奉薄，雖藜藿不充，未嘗妄干人。太宗聞之，召赴闕，特遷揚州觀察支使。大中祥符七年，從效孫丕式詣闕上從效所受太祖朝制書，授三班借職。

從效的再從弟仁譓，淳化年間爲泗州長史，有清廉之節操，雖爲散官而俸禄又薄，有時野菜尚不充足，也未曾妄求於人。太宗聞之，召其赴京，特别遷升爲揚州觀察支使。大中祥符七年，從效孫子留丕式到京城上從效所受太祖朝制書，被授以三班借職。

陳氏

陳洪進

陳洪進，泉州仙遊人。幼有壯節，頗讀書，習兵法。及長，以材勇聞。隸兵籍，從攻汀州，先登，補副兵馬使。

陳洪進，泉州仙遊人，幼有壯志，頗喜讀書，習兵法。等長大，以才能和勇敢而聞名。入伍隸兵籍，隨從攻打汀州，首先登城，以功補副兵馬使。

從留從效殺黄紹頗，將以紹頗首送建州，請出兵爲援，群下以道阻賊盛，憚其行。洪進慮事久生變，獨請往，至尤溪，賊數千人遮道不得前，

隨從留從效殺黄紹頗，將以紹頗首級送建州，請出兵爲援軍，衆人都因道阻賊盛，害怕此行。洪進擔心事久生變，便請求獨身前往，行至尤溪，遇賊兵數千人擋道不得前行，陳洪進欺騙

洪進紿賊曰："福州、泉州已爲義師所襲，爾輩復爲何人戍守？"即持紹頗首示之曰："我送此於建州迎嗣君以歸國，爾輩將安歸乎？"賊遂潰，渠帥數人皆聽命。洪進至建州，延政大悦，以爲本州馬步行軍都校。是歲，晋開運元年也。

賊首說："福州、泉州已被義師攻占，你們還爲誰守衛呢？"并拿出紹頗的首級示之說："我是送這個到建州并迎接繼位的新君回國，你們準備投靠哪裏？"數千賊兵一哄而散，祇剩賊兵統帥等寥寥數人都願聽從命令。洪進到了建州，王延政大喜過望，就任命他爲本州馬步行軍都校。那一年，是後晋開運元年。

自是漳州殺程贇，迎延政從子繼成爲刺史，許文稹以汀州降，連重遇殺朱文進，傳首建州，福人又殺重遇，延政遂遣洪進歸泉州。三年，李景陷建州，延政入江南。明年，泉州留從效劫王繼勳降江南，景以從效爲清源軍節度，洪進爲統軍使，與副使張漢思同領兵柄，累立戰功。

自此之後，漳州有人起兵殺了程贇，迎王延政的侄子王繼成爲刺史，許文稹以汀州全城投降，連重遇殺朱文進，傳送首級到建州，福州人又殺了連重遇，王延政於是就派遣陳洪進回泉州。開運三年，李景攻陷建州，王延政歸入江南。第二年，泉州的留從效劫持王繼勳投降江南，李景任留從效爲清源軍節度，陳洪進爲統軍使，與副使張漢思同領兵權，屢立戰功。

從效卒，少子紹鎡典留務。月餘，洪進誣紹鎡將召越人以叛，執送江南，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自爲副使，漢思年老醇謹，不能治軍務，事皆决於洪進。漢思諸子并爲衙將，頗不平洪進，圖欲害之，漢思亦患其專。明年夏四月，漢思大享將吏，伏甲於內，將害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將傾，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以告洪進，洪進亟去，衆驚悸而散。

留從效去世，他的小兒子留紹鎡掌管他生前所掌管的公務。一個多月後，陳洪進誣陷留紹鎡將召集越人準備反叛，拘捕而送往江南，并推舉副使張漢思爲留後，自己爲副使。漢思年老淳厚而又小心謹慎，所以不能很好的管理軍務，一切事都由洪進來裁决。漢思的幾個兒子都爲衙將，頗對陳洪進不滿意，圖謀想殺害他，漢思也憂慮其太專横。第二年夏天四月，漢思大辦宴會以招待武將和文官，并埋伏甲兵於內，將要謀害洪進。酒過數巡，地忽大震，房屋將要倒塌，坐立的人都無法控制自己，同謀者乘機告訴了洪進，洪進迅速離去，衆人吃驚害怕而散去。

漢思事不成，慮洪進先發，常嚴兵爲備。洪進子文顯、文顥皆爲指揮使，勒所部欲擊漢思，洪進不許。一日，洪進袖置大鎖，從二子常服安步入府中，直兵數百人，皆叱去之。漢思方處內齋，洪進即鎖其門，使人叩門謂漢思曰："郡中軍吏請洪進知留務，衆情不可違，當以印見授。"漢思惶懼不知所爲，即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遽召將校吏士告之曰："漢思昏耄不能爲政，授吾印，請吾莅郡事。"將吏皆賀。即日遷漢思別墅，

張漢思舉事不成，擔心陳洪進先發兵報復，所以就經常調兵嚴加防備。洪進的兒子陳文顯、陳文顥都爲指揮使，統率所轄的部下想要攻擊漢思，洪進不許。一天，洪進袖內藏着大鎖，帶着兩個兒子身穿家常服飾步履從容的走進府內，值守的士兵數百人，全被叱責而去。漢思當時正待在裏邊房子裏，洪進隨即鎖住其門，使人叩門對漢思說："城裏的軍士和官吏都請洪進掌管留後的事務，衆人的心願不可違逆，請把官印拿給我們。"漢思慌恐驚懼不知如何是好，祇好從門間遞出官印給之。洪進隨即召集將校吏士告訴他們說："漢思年老糊塗不能執政管理，就把官印授

以兵衛送。遣使請命於李煜，煜以洪進爲清源軍節度、泉南等州觀察使。

予我，請我來管理郡中之事。”將吏等都表示祝賀。即日又將漢思轉移到别墅，而且以兵衛送。并派遣使者請命於李煜，李煜任陳洪進爲清源軍節度、泉南等州觀察使。

時太祖平澤、潞，下揚州，取荆湖，威振四海，洪進大懼，遣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自稱清源軍節度副使、權知泉南等州軍府事，且言張漢思老耄不能御衆；請臣領州事，恭聽朝旨。太祖遣通事舍人王班賫詔撫諭，又與李煜詔曰：“泉州陳洪進遣使奉表言，爲衆所推，因而總領州事，以誠控告，聽命於朝。觀其傾輸，尤足嘉尚。但聞泉州昔嘗附麗，尤荷撫綏。然變詐多端，屢移主帥，恐其地里遼遠，制御有所未遑。朕以書軌大同，恩威遠被，嘉其款附，已降詔書。蓋矜其遠俗便安，不必以彼此爲意，想惟明哲，當體朕懷。”煜上言：“洪進多詐，首鼠兩端，誠不足聽。”太祖又詔諭之，煜乃聽命。

當時宋太祖平定了澤、潞二州，攻下揚州，奪取荆湖，威震四海，洪進大爲恐懼，派遣衙將魏仁濟繞道奉表，自稱爲清源軍節度副使、代知泉南等州軍府事，并且説張漢思年老不能駕御衆將吏，所以纔請我領任州事，現在恭聽朝廷旨意。宋太祖派遣通事舍人王班携帶詔書前去撫諭，又給李煜下詔説：“泉州陳洪進派遣使者奉表説，被衆人所推舉，因而纔總領州裏事務，以誠上告，聽命於朝。觀其誠心表白，尤足嘉尚。祇是聽説泉州昔日曾經依附於你，格外應該撫慰。然而變詐多端，屢换主帥，恐怕其地里遥遠，制御其又有所來不及。朕以文字車軌大同，恩威澤被遠方，嘉許其誠心歸附，已下詔書。憐惜其地遠俗異情况不同，一切爲了便利安定，不必以彼此爲意，想來明智，應當體會到我的心意。”李煜上奏説：“洪進多詐，首鼠兩端，誠不足信。”太祖又詔諭之，李煜乃聽命。

建隆四年，遣使朝貢。是冬，又貢白金萬兩，乳香茶藥萬斤。煜復上言，請寢洪進恩命。太祖又以諭煜。乾德二年，制改清源軍爲平海軍，授洪進節度、泉漳等州觀察使、檢校太傅，賜號推誠順化功臣，鑄印賜之。以文顥爲節度副使，文顥爲漳州刺史。是年夏，丁家艱，起復。

建隆四年，洪進又遣使入朝進貢。當年冬天，又貢獻白金萬兩，乳香茶藥萬斤。李煜又向上進言，請停止對洪進的恩典任命。太祖再次下詔書諭示李煜。乾德二年，朝廷下令改清源軍爲平海軍，授洪進爲節度、泉漳等州觀察使、檢校太傅，并賞賜稱號爲推誠順化功臣，鑄印賜之。同時任命他的長子陳文顥爲節度副使，陳文顥爲漳州刺史。當年夏天，遭父母之喪停官，後起復。

洪進每歲以修貢朝廷，多厚斂於民，第民貲百萬以上者令差入錢，以爲試協律、奉禮郎，蠲其丁役。及江南平，吴越王來朝，洪進不自安，遣其子文顥入貢乳香萬斤、象牙三千斤、龍腦香五斤。太祖因下詔召之，遂入覲。至南劍州，聞太祖崩，歸鎮發哀。

陳洪進每年爲了整治給朝廷的貢品，大多是重斂於民衆，民衆資産達百萬以上者則令差别出錢，可以爲試協律、奉禮郎，并免除其丁夫勞役。等到江南被平定，吴越王也來朝貢，洪進就覺得不自安，派遣其兒子文顥入朝進貢乳香萬斤、象牙三千斤、龍腦香五斤。太祖因而下詔召之，於是洪進就入京朝見。行至南劍州，聽到太祖駕崩，就歸鎮發哀。

太宗即位，加檢校太師。明年四

太宗即位，又加職爲檢校太師。第二年四

月，來朝，朝廷遣翰林使程德玄至宿州迎勞。既至，賜錢千萬、白金萬兩、絹萬匹，禮遇優渥。又增其食邑，以其子文顥爲團練使，文顗、文項并爲刺史。洪進遂上言曰："臣聞峻極者山也，在污壤而不辭；無私者日也，雖覆盆而必照。顧惟遐僻，尚隔聲明，願歸益地之圖，輒露由衷之請。臣所領兩郡，僻在一隅，自浙右未歸，金陵偏霸，臣以崎嶇千里之地，疲散萬餘之兵，望雲就日以雖勤，畏首畏尾之不暇，遂從間道，遠貢赤誠，願傾事大之心，庶齒附庸之末。太祖皇帝賜之軍額，授以節旄，俾專達於一方，復延賞於三世。祖父荷漏泉之澤，子弟享列土之榮，棨戟在門，龜緺盈室，雖冠列藩之寵，未修肆覲之儀。暨江表底平，先皇厭世，會嬰犬馬之病，尚阻雲龍之庭。皇帝陛下欽嗣丕基，誕敷景命，臣遠辭海嶠，入覲天墀，獲親咫尺之顏，疊被便蕃之澤。六飛游幸，每奉屬車之塵；三殿宴嬉，屢挹大樽之味。旬浹之內，雨露駢臻，至於童男，亦荷殊獎。恩榮若此，報效何階？志益戀於君軒，心遂忘於坎井。臣不勝大願，願以所管漳、泉兩郡獻于有司，使區區負海之邦，遂爲內地，蚩蚩生齒之類，得見太平。伏望聖慈，授臣近地別鎮。臣男文顥等早膺朝奬，皆忝郡符，牙校賓僚，久經驅策，各希玄造，稍霈鴻私。"太宗優詔嘉納之。以洪進爲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留京師奉朝請。諸子皆授以近郡，賜白金萬兩，各令市宅。

月，來朝見，朝廷派遣翰林使程德玄到宿州迎候慰勞。等到了京城，賜錢千萬、白金萬兩、絹萬匹，禮遇優厚。又增加其封地，并任命其子文顥爲團練使，文顗、文項并爲刺史。洪進於是上言説："我聽説險峻至極者山也，不拒絶不潔之土；無私者爲日也，雖覆盆而必照。回顧之際，衹有一方邊遠的僻壤，尚且隔離着朝廷的聲音和光彩，所以願歸於朝廷富饒之地的圖籍，纔顯露我由衷之請求。臣所領任的兩郡，處於偏僻之一角，自浙右尚未歸附，金陵偏霸一方，臣以崎嶇千里之地，爲了自保而疲散萬餘之兵，望陰雲就紅日使之驅散的心願雖勤，然而形勢所迫畏首畏尾尚且自顧不暇，於是就走小道貢獻我遠方的赤誠，願傾吐我事從大國之心，在衆多歸附行列中願附屬於其末。太祖皇帝曾賜之於軍士名額，并授以象徵權勢的節旄，使專擅顯貴於一方，又延續賞賜三代。祖父也承受了漏於泉壤的恩澤，子弟享受了裂土分茅之榮耀，象徵尊貴的棨戟列於門，執掌軍政大權的印綬盈於室，雖然位列藩鎮之寵，然而没有學習列入朝見之禮儀。等到江表徹底平定，先皇厭世西去，恰好臣子又患小小之病，尚阻我前往雲龍之庭。皇帝陛下欽命繼承大業，育化天命，臣遠辭海嶺，入朝天顏，得到親近咫尺之顏，多次承受便利藩國之恩澤。皇帝乘六駕之車游幸，常侍奉車駕左右；三殿之上曾參加飲宴戲樂，有緣屢次酌飲大樽之酒。十餘日之内，對我來説是雨露并至，連我的兒子，也獲得特别奬賞。恩榮若此，我都不知道用什麽辦法來報效？志向更加眷戀帝君所居之殿軒，心思也就如置於廢井之愚淺。臣禁不住産生一個大的心願，願將所管轄之漳、泉兩郡獻於有關衙門，使區區靠海之小國，因此而成爲内地，使純樸敦厚的人們，得見太平。伏望聖慈，授臣以近地别鎮。臣的兒子文顥等早已受到朝廷奬賞，都已愧領州郡印符，至於屬下的牙校賓僚，久經驅策，各望天意，稍沐皇恩。"太宗覽後優詔嘉許并接納了他的獻地請求。任陳洪進爲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留在京師奉朝請。諸子皆授以近郡，并賜與白金萬兩，各令買住宅。

明年，從平太原。六年，封杞國公。雍熙元年，進封岐國公。洪進年老，富貴且極，上言求致仕，優詔免其朝請。二年，以疾卒，年七十二。廢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忠順，中使護喪，葬事官給。

洪進在泉州，日方晝，有蒼鶴翔集內齋前，引吭向洪進，洪進視之，有魚鯁其喉，即以手探取之，魚猶活，鶴馴擾齋中數日而後去，人皆異之。

洪進弟銛，初爲泉州都指揮使，開寶四年，授漳州刺史，入貢至宿州，卒。銛子文璉，供奉官、閤門祇候。

第二年，隨從王師平定太原。六年，封杞國公。雍熙元年，又進封岐國公。洪進已年老，富貴至極，上疏請求退休，皇帝優詔免其按例朝見。雍熙二年，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二歲。皇帝廢朝二日，贈中書令，謚爲忠順，命中使爲其護喪，葬事費用由官府供給。

洪進當初在泉州，天剛亮，有蒼鶴翔集於內室前，引吭長鳴而向洪進，洪進細看，原來有魚卡於其咽喉，就以手探而取之，魚還活着，蒼鶴馴服的在室中呆了數日而後離去，人們都感到奇異。

洪進的弟弟陳銛，初爲泉州都指揮使，開寶四年，授予漳州刺史，入朝進貢行至宿州，去世。陳銛有子陳文璉，任供奉官、閤門祇候。

陳文顥

文顥字仲達。洪進領漳、泉節制，署左神機指揮使，遷泉州馬步軍都軍使、右軍押衙。乾德初，朝命平海軍節度副使，累加檢校太保。洪進歸朝，授文顥通州團練使、知泉州。未幾代還。時太宗征太原，朝於行在。久之，出爲青齊廬壽、西京水南北、陝州四州都巡檢使。

文顥與諸弟不睦，咸平初，御史中丞李惟清抗疏曰："文顥等并分符竹，委以方面，一門榮盛，當世罕儔。先人之墳土未乾，私室之風規大壞，弟兄列訟，骨肉爲仇，官奉私藏，同居異爨，屢經赦宥，而久積人言。文顥首起訟端，當律文尊長之坐，乞寘散秩，以警浮俗。"詔曰："文顥等頗傷名教，合寘邦刑，以其父有忠勳，未忍捐棄，宜賜誡諭，許其改過。儻無悛革，當正簡書，令御史臺告諭之。"以疾改通許鎮都監。六年，卒，年六十五。子宗憲，歷虞部員外郎，爲西京作坊使；宗元，殿中丞。

陳文顥字仲達。陳洪進領任漳、泉節制時，他就被署任左神機指揮使，後又遷爲泉州馬步軍都軍使、右軍押衙。乾德初年，朝廷任命爲平海軍節度副使，多次升遷加任檢校太保。洪進歸朝任職，授予文顥爲通州團練使、知泉州。沒多久被替代還朝。當時太宗正在征討太原，他就到皇帝的行營去朝見。過了許久，又出任青、齊、廬、壽，西京水南北，陝州四州都巡檢使。

文顥與諸弟不和睦，咸平初年，御史中丞李惟清上疏抗奏說："文顥等人執掌權符，并委以方面重任，一門之榮盛，當今之世罕有與之相比肩的。然而其先人之墳土未乾，私室之風規已大壞，弟兄列於訟爭，骨肉反目爲仇，官給之俸祿私而藏之，同居一第却分竈吃飯，雖經多次赦過免罪，但却擋不住他人久積之言論。在這其中文顥首起訟端，按律當責尊長之坐，乞請將其放置於閑散的職位上，以警其不遵重禮儀習俗。"皇帝下詔說："文顥等頗傷名教，應該將其置於國家刑律之下論處，但又因其父有忠誠的功勛，不忍將其拋棄，所以宜於賜其告誡和警諭，允許其改過。倘若沒有悔改之意，爲了懲戒當正於簡書，令御史臺告諭之。"後因病改任通許鎮都監。六年，去世，享年六十五歲。兒子陳宗憲，官歷

虞部員外郎，後爲西京作坊使；陳宗元，官任殿中丞。

陳文顥

文顥，初爲泉州右軍散兵馬使、衙内都指揮使，俄權知漳州，朝命漳州刺史，凡七年，求還泉州，署行軍司馬。

開寶末，江南平，洪進遣第三子文顓入貢，文顓不欲行，乃遣文顥。至京師，自陳願留以俟父入覲，太祖嘉之。及洪進歸朝，授文顥房州刺史，會升房州爲節鎮，换康州刺史。端拱初，出知同州，錢若水爲從事，文顥深禮之，委以郡政。咸平初，知耀州，又徙徐州，坐用刑失入，責授左武衛大將軍、知漣水軍。上念其父納土效順，復以爲康州刺史，留京師。

大中祥符初，議東封，以濮州馳道所出，命知州事，頓置供擬頗勤至，詔褒之。駕至，召見勞問。禮畢，改衡州刺史，特給内地刺史奉料，未幾代還。以老疾累表求致仕，詔免朝謁，歲給公費及月廩并如故。六年，卒，年七十二。

文顥，起初官任泉州右軍散兵馬使、衙内都指揮使，很快又代知漳州，後來朝廷正式任命爲漳州刺史，共計七年，請求回到泉州，署任其爲行軍司馬。

開寶末年，江南平定，陳洪進派遣第三個兒子陳文顓入京進貢，文顓不想去，於是就派文顥入京。到了京城後，自我陳述願意留在京城，以等待父親入京朝見皇帝，太祖嘉許之。等到陳洪進正式歸順朝廷，授任陳文顥爲房州刺史，恰逢房州升格爲節鎮，又换任爲康州刺史。端拱初年，出任同州知州，錢若水爲從事，文顥待其禮遇有加，委以州郡政務。咸平初年，又任耀州知州，又調任徐州，因用刑失當，被上司責備後授爲左武衛大將軍、知漣水軍。聖上念其父親納土效順，又復任其爲康州刺史，留於京師。

大中祥符初年，朝議要東封泰山，由濮州修馳道而行，命文顥上任管理州裏事務，安頓置辦聖上東封車駕及隨從人馬物資的供給及計劃安排頗爲殷勤周到，受到詔命褒獎。當皇帝駕臨時，曾召見慰勞詢問。封禪禮畢後，改任其爲衡州刺史，并給予其内地刺史的俸禄及另加財物，没過多久就被接替還朝。因年老多病多次上表請求退休，詔命免於隨班朝見，年給公費及月給俸米都如故。大中祥符六年去世，享年七十二歲。

陳文顗

文顗，始爲泉州衙内都指揮使、知漳州。洪進歸朝，授滁州刺史，仍舊知州。俄召歸，奉朝請。景德中，换光州，以久次，領和州團練使，歷知海濮濰沂黄五州、信陽軍，所至無能稱。卒年七十一。録其子宗綬爲大理評事，孫永弼、永昇爲三班借職，次子宗纘太子中舍。

陳文顗，開始官爲泉州衙内都指揮使、漳州知州。洪進歸順朝廷後，授任其爲滁州刺史，仍舊知漳州。很快又被召回京師，任奉朝請。景德年間，换任光州，因久居其官次，讓其領任和州團練使，又歷任海、濮、濰、沂、黄五州知州及信陽軍，所到之處無能幹之稱。去世時七十一歲。録用其子陳宗綬爲大理評事，孫子陳永弼、陳永昇爲三班借職，次子陳宗纘爲太子中舍。

陳文頊

文頊，本文顥子。初，洪進在泉州，有相者言一門受禄，當至萬石。

陳文頊，本爲陳文顥的兒子。當初，陳洪進在泉州，有相面者説其一門受禄，俸禄當至萬

時洪進與三子皆領州郡，而文項始生，乃以文項爲子，欲應其言。初補泉州衙内都校，又爲衙内都監使，朝命領順州刺史，歸朝爲登州刺史。滄、棣有寇盜，命爲巡檢使。會以禁軍大校趙延溥爲登州團練使，文項改舒州刺史。淳化三年，卒，年三十五。文項頗知書，亦工畫。子宗絳，爲殿中丞。

石。當時陳洪進與三個兒子都已爲官并領任州郡，而文項剛出生，於是就以孫子文項冒充爲兒子，想要應驗相面者之言。起初補授爲泉州衙内都校，又任爲衙内都監使，朝廷任命其領任順州刺史，歸朝又任命其爲登州刺史。滄、棣一帶有强盜，任命其爲巡檢使。恰好任命禁軍大校趙延溥爲登州團練使，文項又改任爲舒州刺史。淳化三年，去世，享年三十五歲。文項頗知書史，亦工繪畫。有子宗絳，爲殿中丞。

宋史卷四百八十四

列傳第二百四十三

周三臣

韓通　李筠　李重進

《五代史記》有《唐六臣傳》，示譏也。《宋史》傳周三臣，其名似之，其義異焉，求所以同，則歸於正名義、扶綱常而已。韓通與宋太祖比肩事周，而死於宋未受禪之頃，然不傳於宋，則忠義之志何所托而存乎？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孔子定《書》，不改其舊稱焉。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作《周三臣傳》。

《五代史記》有《唐六臣傳》，是表示譏諷的。《宋史》爲周的三臣作傳，名稱與此相似，其意義却不同，探求相同的原因，就是歸結到端正名義、扶持綱常罷了。韓通與宋太祖并肩事奉後周，却死在宋接受禪讓的前夕，但是若不在宋立傳，那麽忠義的志向依靠什麽留存下來呢？李筠、李重進在舊有史書中被寫成叛逆，是否是叛逆是不容易斷言的，洛邑所説的頑固之民，難道不是殷的忠臣嗎？孔子定《尚書》，不改變他們舊有的稱呼。有人説：這三個人曾經在後唐、後晉、後漢爲臣了。回答説：智氏的豫讓不是嗎！作《周三臣傳》。

韓通

韓通，并州太原人。弱冠應募，以勇力聞，補騎軍隊長。晉開運末，漢祖建義於太原，置通帳下。尋從漢祖至東京，累遷爲軍校。漢祖典衛兵，以通爲衙隊副指揮使，從討杜重威，得銀青階，檢校國子祭酒。漢祖開國，加檢校左僕射。隱帝即位，遷奉國指揮使。

韓通，并州太原人。剛成年就響應招募，以勇敢有力而聞名，補爲騎軍隊長。後晉開運末年，漢祖在太原樹起義旗，把韓通安排在帳下。不久跟隨漢祖到了東京，屢次升遷爲軍校。漢祖統領衛兵，任命韓通爲衙隊副指揮使，跟隨征討杜重威，授銀青官階，檢校國子祭酒。漢祖建立國家，加官檢校左僕射。隱帝即位，升奉國指揮使。

乾祐初，周祖爲樞密使，統兵伐河中，知通謹厚，命之自隨，先登，身被六創，以功遷本軍都虞候。周祖鎮大名，奏通爲天雄軍馬步軍都校，委以心腹，及入汴，通甚有力焉。授

乾祐初年，周祖爲樞密使，統領軍隊征討河中，知道韓通恭謹忠厚，命令他跟從自己，首先登城，身上受了六處傷，因功升爲本軍都虞候。周祖鎮守大名，上奏任韓通爲天雄軍馬步軍都校，當作心腹委任，到進汴京時，韓通很有功

奉國左第六軍都校，領雷州刺史。

廣順初，爲虎捷右廂都校，遷左廂，充孟州巡檢，繼領永、睦二州防禦使。周祖親征兗州，以通爲在京右廂都巡檢。時河溢，灌河陰城，命通率廣鋭卒千二百浚汴口，又部築河陰城，創營壁。未幾，拜保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周祖親郊，正授節度。并州劉崇南侵，命通副河中王彦超出晋州道擊之，敗于高平。以通爲太原北面行營部署，爲地道攻其城。俄班師，移鎮曹州，檢校太保。

世宗即位，以深、冀之間有胡蘆河，東西横亘數百里，堤堨非峻，不能扼契丹奔突，顯德二年，命通與王彦超浚治之，功未就，契丹至，通出兵迎擊退之，遂城李晏口爲静安軍，四旬而完。又城束鹿及鼓城，并葺祁州。時大兵之後，遺骸布野，通悉收瘞爲萬人冢。又城博野、安平，往來深、定間，夜宿古寺，晝披荆棘。在安平領百餘騎督役，會契丹騎數百奄至，通率麾下與戰，日暮大風雨，契丹解去，擒十餘騎。又城百八橋鎮及武强縣，皆旬日畢。歸朝，會攻秦、鳳，以通爲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入大散關，圍鳳州，分兵城固鎮，以斷蜀餉道。未幾，拔鳳州，以功授侍衛馬步軍都虞候。

世宗征淮南，命通爲京城都巡檢。世宗以都城狹小，役畿甸民築新城，又廣舊城街道，命左龍武統軍薛可信、右衛上將軍史佺、右監門衛上將軍蓋萬、右羽林將軍康彦環分督四面，通總領其役。功未就，世宗幸淮上，留通爲在京内外都巡檢、權點檢侍衛司。是役也，期以三年，纔半歲而就。三年，追叙秦、鳳功，改領忠武軍節度、檢校太傅，又改侍衛馬步

勞。任奉國左第六軍都校，領雷州刺史。

廣順初年，任虎捷右厢都校，升左厢，充孟州巡檢，隨即領永州、睦州二州防禦使。周祖親自征討兗州，任命韓通爲在京右厢都巡檢。當時黄河決口，流入河陰城，命令韓通帶領一千二百名廣鋭軍兵疏通汴的河口，又統領築建河陰城，建造營壘。不久，爲保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周祖親自舉行郊祀，正式授節度使。并州劉崇南侵，命令韓通爲河中王彦超的副將出兵晋州在半路上攻打他，在高平打敗了他。任命韓通爲太原北面行營部署，挖地道攻打其城。不久班師，移任鎮守曹州，檢校太保。

世宗即位，因爲深、冀之間有胡蘆河，東西横亘幾百里，堤堰并不高，不能扼制契丹騎兵衝擊，顯德二年，命令韓通與王彦超疏通治理，工程還未完成，契丹到來，韓通出兵迎擊打退了他們，於是在李晏口築城成爲静安軍，四十天就完工。又在束鹿及鼓城築城，并且修葺祁州。當時是在大戰以後，留下的尸骸遍布郊野，韓通全部收葬成萬人冢。又在博野、安平築城，在深、定間往來，夜住古寺，白天披荆斬棘。在安平帶領一百多騎兵臨督工程時，契丹幾百名騎兵忽然到來，韓通率領部下同他們作戰，傍晚大風雨，契丹解圍離開，擒獲了十多名騎兵。又在百八橋鎮及武强縣築城，都是十天完成。回朝，正值攻打秦、鳳，任命韓通爲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進入大散關，包圍鳳州，分兵在固鎮築城，用來切斷蜀的糧道。不久，攻下鳳州，因功授任侍衛馬步軍都虞候。

世宗征討淮南，任命韓通爲京城都巡檢。世宗因爲都城狹小，招募京畿地區的人民修築新城，又拓寬舊城的街道，命令左龍武統軍薛可信、右衛上將軍史佺、右監門衛上將軍蓋萬、右羽林將軍康彦環分别監督四面，韓通統領這一工程。工程尚未完成，世宗去淮上，留下韓通爲在京内外都巡檢、權點檢侍衛司。這一工程，限期三年，僅用半年就完成了。三年，追記攻秦、鳳的功勞，改爲領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又改任侍衛馬步軍都虞候。世宗去壽春時，任爲京城

軍都虞候。世宗幸壽春，爲京城内外都巡檢。淮南平，爲歸德軍節度。

六年春，詔通河北按行河堤，因發徐、宿、宋、單等州民浚汴渠數百里。世宗將北征，命通與高懷德、張鐸先赴滄州，賜襲衣、金帶、鞍馬、器帛。即領兵入契丹境乾寧軍之南。俄爲陸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石守信副焉。又命通巡北邊，自浮陽至淤口浦壞防三十六，遂通瀛、莫。初克益津關，以爲霸州，役濱、棣民數千城之，命通董其役。師還，以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恭帝即位，移領鄆州。

太祖奉詔北征，至陳橋爲諸軍推戴，通在殿閣，聞有變，惶遽而歸。軍校王彦昇遇通於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彦昇所害，妻子皆死。太祖聞通死，怒彦昇專殺，以開國初，隱忍不及罪。即下詔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應期；臨難不苟，人臣所以全節。故周天平軍節度、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指揮使韓通，振迹戎伍，委質前朝，彰灼茂功，踐更勇爵。夙定交於霸府，遂接武於和門，艱險共嘗，情好尤篤。朕以三靈眷佑，百姓樂推，言念元勛，將加殊寵，蒼黄遇害，良用憮然。可贈中書令，以禮收葬。遣高品梁令珍護喪事。"

通性剛而寡謀，言多忤物，肆威虐，衆謂之"韓瞠眼"。其子頗有智略，幼病僂，人目爲"橐駝兒"。見太祖有人望，常勸通早爲之所，通不聽。後太祖幸開寶寺，見通及其子畫像于壁，遽命去之。

内外都巡檢。淮南平定後，任爲歸德軍節度使。

六年春，下詔讓韓通在河北巡行檢查河堤，徵發徐州、宿州、宋州、單州等州的百姓疏通汴渠幾百里。世宗將要北征，命令韓通與高懷德、張鐸先趕赴滄州，賜給成套衣服、金帶、鞍馬、器皿幣帛。隨即領兵進入契丹境内乾寧軍的南面。不久任爲陸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石守信爲副。又命令韓通巡視北面邊界，從浮陽到淤塞河口的水濱拆毁三十六處防禦工事，於是溝通瀛、莫。剛剛打下益津關，設爲霸州，招募濱、棣的人民幾千人築城，命令韓通主管這一工程。軍隊返回，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任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恭帝即位，移領鄆州。

宋太祖奉詔北征，到陳橋被各軍推戴爲帝，韓通在殿閣，聽説有變亂，恐慌地趕回家。軍校王彦昇在路上遇見韓通，策馬追他，韓通縱馬奔跑進府第，没來得及關上門，被王彦昇殺害，妻子兒女都死去。太祖聽説韓通的死訊，對王彦昇擅自殺人很生氣，因爲是開國之初，隱忍没有加罪。於是下詔説："改變皇姓接受天命，帝王是順應期望；面對危難毫不苟且，人臣因而保全氣節。原周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指揮使韓通，從軍隊發迹，歸順前朝，立有大功，歷任武爵。從前在藩王府結下交情，在和門前後交接，共同經受艱難險阻，感情特别深厚。我因爲天地人三靈眷顧佑助，百姓樂意擁戴，想到開國元勛，將要加以特殊的恩寵，突然遇害，實在感到痛惜。可追贈中書令，按禮收葬。派遣高品梁令珍主持喪事。"

韓通性格剛强而缺乏謀略，説話多得罪人，肆意發威施虐，大家稱他"韓瞠眼"。他兒子很有智謀策略，小時候得病駝背，人們稱作"駱駝兒"。他見太祖有威望，經常勸韓通早些爲自己安排出路，韓通不聽。後來太祖到開寶寺，看到韓通和他兒子的畫像在墻壁上，立即命令去掉。

李筠　李守節

李筠，并州太原人。善騎射。後唐秦王從榮判六軍諸衛，募勇士爲爪牙，筠操弓矢求見。弓力及百斤，府中無能挽者，從榮令筠射，引滿有餘力，再發皆中，因以隸麾下。從榮難作，筠騎從至天津橋，射殺十數人，知事不濟，棄馬遁去。清泰初，應募爲内殿直，遷控鶴指揮使。

晋開運末，契丹犯汴京，其將趙延壽聞筠驍勇，召置帳下。及契丹主北歸，死欒城，延壽至常山，爲永康王所縶。契丹衆數萬，據常山，後北去，留耶律解里，衆纔二千騎，又分别部首領楊袞以千騎掠邢、洺。來還中朝士大夫多在城中，契丹與漢相雜，解里性貪恣自奉，削漢軍日食，衆皆菜色。筠乘其怨，密與王蕘、石公霸、何福進等謀，以閏七月二十九日伺契丹守闈者旦食，撞寺鐘爲期，相率入據兵庫，次焚牙門，大呼市人，并力擊焉。契丹衆大驚，由北門而出，解里趣族乘列之於野，明日集衆入郛力戰，屬晋士卒分掠，唯控鶴一軍與市民禦之，死傷相繼。午後，郛外民千餘知契丹奔敗者，持兵趣其族乘，將劫之，守者入郛馳告，解里聞之，遂挈族而去。

初，筠建謀約諸將同力，控鶴左廂都校白再榮首匿於室不敢應，筠拔佩刀破幕引臂迫之，再榮不得已而行，諸將次第赴之。及契丹去，百姓死者二千餘人。諸將互伐其功，筠詣故相馮道請權領節度事，道曰："子主奏事而已，留後事當議功臣爲之。"道恐諸將爭功復亂，乃以再榮前職貴加諸將，權推爲留後，人心遂定。是

李筠，并州太原人。擅長騎馬射箭。後唐的秦王從榮判六軍諸衛，招募勇士爲親兵，李筠拿着弓箭求見。弓力達一百斤，府中没有能拉開的，從榮讓李筠射箭，弓拉滿還有餘力，發射兩次都射中，於是讓他隸屬部下。從榮發難，李筠騎馬跟隨到天津橋，射死十幾人，知道事情不能成功，棄馬逃走。清泰初年，應募爲内殿直，升爲控鶴指揮使。

後晋開運末年，契丹侵犯汴京，他們的將領趙延壽聽説李筠驍勇，把他召來安排在部下。等到契丹主返回北方時，死在欒城，趙延壽到了常山，被永康王拘禁。契丹的軍隊好幾萬，占據常山，後來北撤，留下耶律解里，軍隊僅剩兩千名騎兵，還分給别部首領楊袞一千名騎兵去奪取邢、洺。歸還中朝的士大夫大多數在城中，契丹人和漢人互相混雜，耶律解里性情貪婪而衹顧自己，削減漢軍每天的飲食，大家的臉上都呈現飢餓之色。李筠趁着他們的怨恨，秘密與王蕘、石公霸、何福進等人謀劃，在閏七月二十九日等契丹守城門的人吃早飯，以撞響寺鐘爲號，相繼進占武器庫，接着燒毁牙門，大聲呼喊市民，合力攻殺他們。契丹軍隊非常驚慌，從北門逃了出去，耶律解里與族人坐車陳於郊外，第二天聚集軍隊進入外城竭力作戰，正逢後晋的兵士分别掠奪，僅控鶴一軍與市民一起抵禦他們，死傷不斷。午後，城外有一千多名知道契丹奔逃敗亡的百姓，手持武器奔向他們族人的坐車，將要劫取，守衛的人飛馳進入外城報告，耶律解里聽到後，就帶領族人逃離了。

當初，李筠提出謀劃約定諸將同心協力，控鶴左廂都校白再榮首先藏在内室不敢響應，李筠拔出佩刀砍破幕布拉着他的手臂脅迫他，白再榮不得已而去，諸將也依次前去。等到契丹離去，百姓死了有兩千多人。諸將互相誇耀自己的功勞，李筠前去拜見前丞相馮道請求暫領節度事，馮道説："你不過主持奏事罷了，留後的事應當商議讓功臣擔任。"馮道害怕將領們爭功再度混亂，便以白再榮從前的官職超出衆將，暫且推爲

戰，筠功居多，即送款漢祖，以其子赴朝，漢祖深賞之，以控鶴一軍力戰，優加賜與，授再榮留後，筠博州刺史。筠以賞薄不悅。

周祖鎮大名，表爲先鋒指揮使，又爲北面緣邊巡檢。周祖起兵入汴，筠同郭崇從，與慕容彦超戰於留子陂，彦超東奔。廣順初，權知滑州，俄真拜義成軍節度，數月，改彰德軍節度。會并入侵晉州，王峻率師往拒，筠亦請西征，詔褒之。又乞免黄澤關商税，奏可。周祖征兗，還次濮，筠因朝，獻馬，賜襲衣、金帶。從至澶，宴訖遣還。及召潞州常思入朝，命筠權知軍府，思改宋、亳，以筠爲昭義軍節度。三年，加檢校太傅。時王峻兼節制，以筠及王殷、何福進皆創業功臣，故并加恩焉。顯德初，周祖親郊，加同平章事。

世宗即位，并人入侵，其將張暉率先鋒自團柏谷入營梁侯驛，攻劫堡柵，所至焚略蕩盡，筠遣護軍穆令均率步騎二千拒之。令均營於太平驛，驛東南距潞八十里，失於偵邏，暉凌晨奄至，潞兵被甲介馬，暉見之佯退，潞兵追之，并伏遂發，令均且鬥且却，步卒降并者數百人，騎不復者百人，餘衆還保潞。世宗親征沁州，降之，命筠率沁之行營兵赴太原，符彦卿戍忻口，拒契丹援兵。彦卿請益師，詔筠與張永德以三千騎益之，既至，以偏師繞契丹後，奮擊走之。師還，加兼侍中。

二年，筠破并軍於榆社，獲其將安瀇、康超等七十餘人。三年，筠遣行軍司馬范守圖率兵入遼州界，殺并卒三百餘，獲小校數人以獻。四年，又遣守圖入河東界，降二寨。五年，

留後，於是人心安定下來。這一戰，李筠的功勞居多，就向漢祖傳送誠意，讓他兒子去朝中，漢祖深爲贊賞，因爲控鶴一軍盡力奮戰，優厚地給予賞賜，授任白再榮留後，李筠爲博州刺史。李筠因爲賞賜微薄而不高興。

周祖鎮守大名，上表讓他爲先鋒指揮使，又爲北面緣邊巡檢。周祖起兵入汴，李筠同郭崇跟隨，與慕容彦超在留子陂作戰，慕容彦超東逃。廣順初年，權知滑州，不久實授義成軍節度使，過了幾個月，改任彰德軍節度使。正值并軍侵犯晉州，王峻率領軍隊去抵抗，李筠也請求西征，下詔嘉獎他。又請求免去黄澤關的商税，被許可。周祖征討兗，回來時駐兵在濮，李筠去朝見，獻上馬匹，被賞賜成套衣服、金帶。跟隨到澶，宴會結束後打發他回來。等到召潞州的常思入朝，任命李筠權知軍府，常思改任宋、亳，任命李筠爲昭義軍節度使。三年，加官檢校太傅。當時王峻兼節制，認爲李筠以及王殷、何福進都是創立基業的功臣，所以一起加恩。顯德初年，周祖親自舉行郊祭，加官同平章事。

世宗即位，并軍入侵，其將張暉率領先鋒從團柏谷進入梁侯驛安營，攻打劫取防禦的城堡柵欄，所到之處都被燒搶，李筠派護軍穆令均率領二千名步兵騎兵抵抗。穆令均在太平驛安營，驛的東南邊離潞八十里，失於偵察巡邏，張暉凌晨忽然到來，潞兵穿上鎧甲給馬披甲，張暉見了假裝退却，潞兵追趕他，并軍埋伏出來，穆令均且戰且退，投降并軍的步兵有幾百人，未能返回的騎兵有一百人，剩餘的軍隊回來保衛潞。世宗親征沁州，降服了他，命令李筠率領沁州的行營兵趕往太原，符彦卿防守忻口，抵禦契丹的援兵。符彦卿請求增派軍隊，下詔派李筠和張永德領三千騎兵增援，到達後，派偏師繞到契丹後面，奮力攻打打跑他們。軍隊回來後，加官兼任侍中。

二年，李筠在榆社打敗并軍，俘獲其將領安瀇、康超等七十多人。三年，李筠派行軍司馬范守圖帶兵進入遼州地界，殺死并軍三百多人，俘獲幾名小校上獻。四年，又派范守圖進入河東地界，降服兩座營寨。五年，李筠親自帶兵進入石

筠自將入石會關，破并人六寨。是冬，又破遼州長清寨，擒其磁州刺史李戴興以獻。俄又敗并人於境，斬三百餘級。六年，平遼州，獲刺史張丕旦等二百四十五人以獻。筠在鎮擅用征賦，頗集亡命，嘗以私忿囚監軍使，世宗心不能堪，但詔責而已。恭帝即位，加檢校太尉。是秋，令裨將劉繼忠將兵與吐渾入并境，平賈家寨，斬百餘級，獲牛羊而還。

會關，攻下并人的六座營寨。這年冬，又攻下遼州長清寨，擒獲磁州刺史李戴興上獻。不久又在邊境打敗并軍，斬殺三百多人。六年，平定遼州，俘獲刺史張丕旦等二百四十五人上獻。李筠在軍鎮擅自徵收賦稅，聚集很多逃亡的人，曾經因私忿拘禁監軍使，世宗心中不能忍受，但僅下詔責備而已。恭帝即位，加官檢校太尉。這年秋，命令副將劉繼忠領兵與吐渾進入并人地界，平定賈家寨，斬殺一百多人，獲得牛羊後返回。

太祖建隆初，加兼中書令，遣使諭以受周禪，筠即欲拒命，左右爲陳曆數，方僶俛下拜，貌猶不恭。及延使者升階，置酒張樂，遽索周祖畫像懸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臣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爲訝。"及太原劉鈞以蠟書結筠共舉兵，筠雖緘書上太祖，心已畜異謀，太祖手詔慰撫之。是時，筠子守節爲皇城使，嘗泣諫，筠不聽。太祖又遣守節諭旨曰："吾聞汝諫汝父，汝父不聽，吾今殺汝，何如汝歸語汝父，我未爲天子時，任自爲之，既爲天子，獨不能臣我耶?"守節白筠，筠謀愈甚，遂起兵，令幕府爲檄書，辭多不遜。

宋太祖建隆初年，加官兼中書令，派使臣把受後周禪讓之事告訴他，李筠當即就想抗拒命令，左右的人爲他陳述天道如此，他纔勉强下拜，神態還不恭敬。等到邀請使臣走上臺階，擺酒宴設音樂，馬上索取周祖的畫像挂在墻壁上，哭個不停。賓客們都驚慌害怕，告訴使臣說："他喝醉酒失去了常性，希望不要因此吃驚。"等到太原劉鈞用蠟書聯合李筠一同起兵，李筠雖然密封了書信獻給太祖，心中却已起了謀亂的打算，太祖親筆寫詔書慰問安撫他。這時候，李筠之子李守節是皇城使，曾經哭着勸他，李筠不聽。太祖又派李守節傳達旨意說："我聽說你勸過你父親，你父親不聽，如果我現在殺你，怎比得上你回去告訴你父親，我没做天子時，由他自己所爲，我既已做了天子，難道不能臣服我嗎?"李守節告訴了李筠，李筠更想叛亂，於是起兵，命令幕府寫檄文，言辭多有不遜。

從事閭丘仲卿獻策於筠曰："公以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亦恐不得其力。大梁兵甲精鋭，難與争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争天下，計之上也。"筠曰："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昆弟，禁衛皆舊人，聞吾之來，必倒戈歸我，況有儋珪槍、撥汗馬，何憂天下哉。"儋珪，筠愛將，有勇力，善用槍；撥汗，筠駿馬，日馳七百里，故筠誇焉。執監軍亳州防禦使周光遜、閑厩使李廷

從事閭丘仲卿向李筠獻策說："公以孤軍舉事，這種形勢很危急，雖然依靠河東的援助，也恐怕不得其力。大梁軍隊裝備精鋭，難以争强，不如西下太行，直達懷、孟，阻塞虎牢，占據洛邑，向東争奪天下，這是上策。"李筠說："我是周朝的老將，同世宗的情義就如兄弟一般，禁軍衛士都是以前的人，聽說我來，必定倒戈歸從我，何況我有儋珪槍、撥汗馬，對天下有什麼擔憂的呢。"儋珪，是李筠的愛將，勇敢有力，擅長用槍；撥汗，是李筠的駿馬，一天跑七百里，所以李筠以此誇耀。捉住監軍亳州防禦使周光遜、閑厩使李廷玉，派判官孫孚、衙校劉繼忠送

玉，遣判官孫孚、衙校劉繼忠送於劉鈞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往據其城。

給劉鈞請求增援部隊。又派人殺死澤州刺史張福，前往占據了澤州。

劉鈞遂率兵與契丹數千衆來援，至太平驛，筠以臣禮迎謁，見鈞兵衛寡弱，甚悔之，而業已然矣。鈞封筠西平王，賜馬三百匹，召與之語，筠自言受周祖大恩，敢愛死不寤。鈞與周祖有世仇，鈞默然，遂疑之。命其宣徽使盧贊監筠軍，筠心不能平，頗與贊不協，鈞復命平章事衛融和解之。

劉鈞於是率兵與幾千名契丹兵來援助，到了太平驛，李筠以臣禮迎接拜見，看到劉鈞的軍隊衛士又少又弱，非常後悔，但已經這樣了。劉鈞封李筠爲西平王，賜給三百匹馬，召見并同他談話，李筠自己説受周祖的大恩，怎麽敢怕死而不醒悟。劉鈞與周祖有世仇，劉鈞默默無言，於是懷疑他。命令他的宣徽使盧贊監督李筠的軍隊，李筠心中不平，同盧贊很不融洽，劉鈞又讓平章事衛融和解他們。

筠有馬三千匹，闢鞠場閱習，日夜謀畫爲寇。留其子守節守上黨，引衆南向。太祖遣石守信、高懷德將兵討之。敕曰："勿縱筠下太行，急進師扼其隘，破之必矣。"又遣慕容延釗、王全斌由東路會守信，與監軍李崇矩破筠衆於長平，斬首三千級。又攻大會寨，下之。

李筠有三千匹馬，開球場檢閲訓練，日夜謀劃入侵。留下他兒子李守節守衛上黨，他帶領軍隊向南開進。太祖派石守信、高懷德率兵討伐他。下敕説："不要放李筠下太行，趕快讓軍隊前進扼守險要處，打敗他是必定的。"又派慕容延釗、王全斌從東路與石守信會師，會同監軍李崇矩在長平打敗李筠軍隊，斬了三千首級。又攻打大會寨，攻下了它。

太祖遂親征。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太祖先於馬上負數石，群臣六軍皆負之，即日平爲大道。與守信、懷德會，破筠衆三萬於澤南，降者三千餘，殺筠監軍使盧贊，擒筠河陽節度范守圖，筠走還保澤。太祖至，列柵圍之，筠龍捷使王廷魯、吐渾留後汾州團練使王全德率所部自昭義來降，筠益失援。太祖親督戰，拔其城，筠赴水死，獲鈞相衛融，鈞懼而遁歸。太祖進伐上黨，守節以城降，釋其罪，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是日宴從官，守節預焉，以爲單州團練使；以昭義軍節度副使趙處愿爲郢州刺史；節度判官孫孚爲屯田郎中；觀察判官史文通爲水部郎中；前遼州衙内指揮使馬廷禹爲右監門衛將軍，領壁州刺史。

太祖於是親征。山路險峻石頭又多無法行軍，太祖率先在馬上背了幾塊石頭，群臣六軍都背負石頭，當天就鏟平石頭成爲大道。同石守信、高懷德會師，在澤州南打敗李筠的三萬軍隊，投降的有三千多人，又殺死了李筠的監軍使盧贊，擒獲李筠的河陽節度使范守圖，李筠逃回保衛澤州。太祖到後，排列柵欄包圍，李筠的龍捷使王廷魯、吐渾留後汾州團練使王全德率領軍隊從昭義來投降，李筠越發失去外援。太祖親自督戰，攻下了澤州城，李筠投水而死，俘獲劉鈞的丞相衛融，劉鈞非常害怕，就逃回去了。太祖進而討伐上黨，李守節獻城投降，赦免了他的罪過，賞賜給成套衣服、金帶、銀鞍勒馬。當天設宴款待僚屬，李守節也參與在内，讓他爲單州團練使；授昭義軍節度副使趙處愿爲郢州刺史；節度判官孫孚爲屯田郎中；觀察判官史文通爲水部郎中；前遼州衙内指揮使馬廷禹爲右監門衛將軍，領壁州刺史。

筠性雖暴，事母甚孝，每怒將殺

李筠雖然性格暴烈，事奉母親却很孝順，每

人，母屏風後呼筠，筠趨至，母曰："聞將殺人，可免乎？爲吾曹增福爾。"筠遽釋之。筠稍知書，頗好調謔。初名榮，避周世宗諱，將改之，或令名"筠"，筠曰："李筠，李筠，玉帛云乎哉。"聞者皆笑。

當發怒要殺人時，母親從屏風後面呼喚李筠，李筠急忙跑過去，母親說："聽說要殺人，可以赦免嗎？爲我們這些人增加福分而已。"李筠馬上放了他。李筠讀過一些書，很喜歡開玩笑。起初名叫榮，避周世宗名諱，將要改名，有人讓他取名"筠"，李筠說："李筠，李筠，玉帛云乎哉。"聽到的人都發笑。

筠有愛妾劉氏，隨筠至澤，時被攻城危，劉謂筠曰："城中健馬幾何？"筠曰："爾安問此？"劉曰："孤城危蹙，破在俄頃，今誠得馬數百，與腹心潰圍，出保昭義，求援河東，猶愈於坐待死也。"筠然之。召左右計馬尚不減千匹，以是夕將出，或謂筠曰："今帳前計議，皆云一心，縣門既發，不可保矣，儻劫公而降，悔其可及。"筠猶豫不决。明日城陷，筠將赴火，劉欲俱死，筠以其有娠，麾令去。守節既購得之，果生子焉。

李筠有愛妾劉氏，跟隨李筠到澤州，當時遭受攻打，城很危急，劉氏對李筠說："城裏有多少健壯的馬匹？"李筠說："你怎麼問這個？"劉氏說："孤城危險緊迫，不久就會被攻陷，現在若真有幾百匹馬，同心腹衝破包圍，出去保護昭義，向河東求援，勝過坐着等死。"李筠表示贊同。召集左右的人計數馬匹還有上千匹，在這天晚上即將出城，有人對李筠說："如今在帳前商議，大家都說是一條心，城門打開以後，城就不能保住了，假若劫持你去投降，後悔怎來得及。"李筠猶豫不决。第二天城陷落，李筠即將投火，劉氏想同他一起死，李筠因爲她已有孕，命令她離開。李守節懸賞找到了她後，果然生了兒子。

守節字得臣，初補東頭供奉官。廣順中，嘗以心疾乘醉擊殺供御白鶻，筠上章待罪，詔釋之。四遷至皇城使，歷單、濟二州團練使。乾德六年，出知遼州。開寶三年，改和州團練使。四年，卒，年三十三。無後，以劉氏所生之弟爲嗣。

李守節字得臣，起初補爲東頭供奉官。廣順年間，曾經因有心病乘醉打死供給皇上的白鶻，李筠上奏等候處分，下詔赦免了他。四次升遷至皇城使，歷任單州、濟州二州團練使。乾德六年，出朝爲遼州知州。開寶三年，改任和州團練使。四年，去世，享年三十三歲。没有後裔，就以劉氏所生的弟弟爲兒子。

李重進

李重進，其先滄州人。周太祖之甥，福慶長公主之子也，生於太原。晋天福中，仕爲殿直。漢初，從周祖征河中。廣順初，遷内殿直都知，領泗州刺史，改小底都指揮使。二年，改大内都點檢、權侍衛馬步軍都軍頭，領恩州團練使，遷殿前都指揮使。三年，加領泗州防禦使。顯德初，領武信軍節度。

李重進，祖先是滄州人。他是周太祖的外甥，福慶長公主之子，生在太原。晋天福年間，入仕爲殿直。後漢初年，跟隨周祖征討河中。廣順初年，升任内殿直都知，領泗州刺史，改任小底都指揮使。二年，改任大内都點檢、權侍衛馬步軍都軍頭，領恩州團練使，升爲殿前都指揮使。三年，加官領泗州防禦使。顯德初年，領武信軍節度使。

重進年長於世宗，及周祖寢疾，召重進受顧命，令拜世宗，以定君臣

李重進比世宗年紀大，到周祖病重時，召來李重進接受臨終遺命，讓他拜見世宗，以定君臣

之分。世宗嗣位，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從世宗征劉崇，戰于高平，不利，大將樊愛能、何徽以其衆遁，唯重進與白重贊勒兵不動。既而太祖先以麾下犯敵，重贊繼領所部力戰，世宗躬率衛兵合勢，周師復振，崇遂大敗。以功領忠武軍節度。及進討太原，又爲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師還，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歸德軍節度兼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

世宗親征淮南，命重進將兵先赴正陽。俄聞李穀攻壽春不克，退保正陽，促重進兵助之。吴人以穀退爲懼，乃發兵三萬餘，旌旗輜重亘數百里，又發戰棹二百艘以張斷橋之勢，列陣鼓噪而北，横布拒馬以萬數，皆貫以利刃，維以鐵索；又刻木爲戰形，立陣前，號“揵馬牌”，皮囊貯鐵蒺莉以布戰地。時周師未朝食，吴師奄至，周師望其陣皆笑之。宣祖領前軍與重進、韓令坤合勢擊之，一鼓而敗，斬首萬餘級，追奔二十餘里，殺大將劉彦貞，擒裨將盛師朗數十人，降三千人，獲戈甲三十萬。世宗大悦，詔書褒諭，即以重進代穀爲行營招討使，賜襲衣、金帶、玉鞍、名馬。

三年，以重進爲廬、壽等州招討使。時李繼勳主壽春，重進駐軍城北，聞城南洞屋爲淮人所焚，將議退軍。會太祖自六合歸，道出壽州，因駐師旬餘，重進倚以爲援，兵威復振。吴人大懼，以重進色黔，號“黑大王”。

張永德屯下蔡，與重進不協，永德每宴將吏，多暴重進短，後乘醉謂重進有奸謀，將吏無不驚駭。永德密遣親信乘驛上言，世宗不之信，亦不介意。二將俱握重兵，人情益憂恐。

的名分。世宗繼位後，任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跟隨世宗征討劉崇，在高平作戰，不利，大將樊愛能、何徽帶領軍隊逃走，惟有李重進與白重贊統兵不動。不久太祖先指揮部下進擊敵人，白重贊接着率領軍隊奮力作戰，世宗親自率領衛兵會合，後周軍又振作起來，劉崇於是大敗。他因功領忠武軍節度使。進軍征討太原時，又爲行營馬步軍都虞候。軍隊還朝，加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爲歸德軍節度使兼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

世宗親征淮南，命令李重進統領軍隊先行趕赴正陽。不久聽説李穀攻打壽春没有攻下，退守正陽，催促李重進的軍隊援助他。吴人認爲李穀退走是害怕，就發兵三萬多，旌旗輜重綿延幾百里，又發戰船二百艘擺開斷橋的陣勢，列陣擂鼓吶喊向北行進，横向布置了上萬個拒馬物，都貫穿鋭利的刀刃，用鐵索連結；又把木頭雕成作戰的形狀，樹立在軍陣前，稱爲“揵馬牌”，用皮袋裝貯鐵蒺藜散布在戰地上。當時後周軍還没吃早飯，吴軍忽然來到，後周軍望見其戰陣都嘲笑他們。宣祖帶領前軍與李重進、韓令坤會合攻打，一舉打敗敵人，斬了一萬多首級，追擊奔逃的軍隊二十多里，殺死大將劉彦貞，俘獲偏將盛師朗等幾十人，收降三千人，獲得兵器戰甲三十萬。世宗非常高興，下詔嘉獎宣諭。就讓李重進代替李穀爲行營招討使，賞賜成套衣服、金帶、玉鞍、名馬。

三年，任命李重進爲廬州、壽州等州招討使。當時李繼勳主管壽春，李重進的軍隊駐屯在城北，聽説城南的洞屋被淮人焚毁，準備商議退兵。正值太祖從六合回來，路過壽州，於是駐軍十多天，李重進依靠其援助，軍威再次振作。吴人非常害怕，因爲李重進臉色黑，稱他爲“黑大王”。

張永德屯兵下蔡，與李重進不和。張永德每次宴請將領官吏，大多揭露李重進的短處，後來乘着酒醉説李重進有陰謀，將領官吏没有不吃驚害怕的。張永德秘密派遣親信乘坐驛車上京進言，世宗不相信，也不介意。兩位將軍都掌握着

重進遂自壽陽單騎直詣永德帳中，命酒飲，親酌謂永德曰："吾與公皆國家肺腑，相與戮力，同獎王室，公何疑我之深也。"永德意解，二軍皆安。李景知之，密令人齎蠟書誘重進，啖以厚利，重進表其事。時行濠州刺史齊藏珍亦說重進，世宗知之，假他事誅藏珍。

重兵，人們的心情越發憂慮恐懼。李重進便從壽陽一個人騎馬直接到張永德帳中，教人拿酒來喝，親自爲張永德酌酒對他說："我和你都是國家的肺腑之臣，共同盡力，一起輔助朝廷，你爲何懷疑我這麼深。"張永德的敵意消除，兩軍都安定下來。李景知道了這件事，秘密讓人送蠟書引誘李重進，用優厚的條件相利誘，李重進上表奏明這事。當時行濠州刺史齊藏珍也游說李重進，世宗知道後，藉別的事殺了齊藏珍。

詔重進夾淮城正陽、下蔡，既成，上其圖。俄又敗淮兵二千餘於堨山北。時圍壽經年未下，吳遣將許文縝、邊鎬舟師數萬，溯淮來援。文縝維舟淮南，據紫金山，山距壽數里，設十餘寨，連亘相望，與城中烽火相應；又南築夾道，將抵壽爲饋路。重進伺其城北展寨，出兵擊之，敗五千餘衆，奪二寨，獲器甲甚衆。世宗幸壽，宴從官，召重進賜戎服、玉帶、金銀器、繒綵、鞍勒馬。及克壽，録功加檢校太傅兼侍中，又改天平軍節度，仍爲招討使。

下詔讓李重進在淮河兩岸正陽、下蔡築城，完成以後，獻上城圖。不久又在堨山北打敗淮兵二千多人。當時包圍壽州整整一年未能攻下，吳派遣將領許文縝、邊鎬率領水軍幾萬人，逆淮而上來救援。許文縝把戰船停在淮河之南，依據紫金山，山距離壽州幾里，設置十幾寨，連接相望，與城裏的烽火相呼應；又向南修築夾道，將要修到壽州作爲運糧餉的路。李重進等他們在城北打開營寨，出兵攻打他們，打敗五千多人，奪取兩座營寨，得到很多器械兵甲。世宗駕臨壽州，設宴款待隨從官員，召見李重進賞賜他軍服、玉帶、金銀器皿、繒綵、鞍勒馬。攻下壽州後，爲他記功加授檢校太傅兼侍中，又改爲天平軍節度使，仍爲招討使。

四年，攻取濠州南關城，其團練使郭廷謂以兵萬餘降，獲糧數萬斛。從平楚州，命先還揚州。五年，世宗在迎鑾，遣重進將兵赴廬州，會李景請畫江爲界，世宗遂還，留重進戍守，景遣人以牛酒來犒，俄乃還鎮。六年，世宗北征，次博州，重進來朝，賜宴行宫，即命將兵先趣北面，及世宗駐瓦橋關，重進與諸將率師而至。時關南已平，議進取幽州，會世宗不豫而止。即命率所部赴河東，次百井路，敗并人五千餘，斬二千餘級。恭帝嗣位，加檢校太尉，改淮南道節度。

四年，攻取了濠州南關城，其團練使郭廷謂帶領軍兵一萬多投降，得到幾萬斛糧食。跟隨世宗平定楚州，命令他先回揚州。五年，世宗在迎鑾，派李重進領兵趕赴廬州，正值李景請求劃江爲界，世宗便返回，留下李重進駐守，李景派人用牛酒來犒勞，不久就返回軍鎮。六年，世宗北征，停宿在博州，李重進來朝見，在行宫賜宴，命令他領兵先向北行進，等到世宗駐扎瓦橋關，李重進同衆將領率領軍隊趕到。當時關南已經平定，商議進而奪取幽州，正值世宗身體不適就作罷。立即命令他率領軍隊趕赴河東，停宿在百井的路上，打敗并軍五千多人，斬殺二千多人。恭帝繼承皇位，加授檢校太尉，改任淮南道節度使。

太祖即位，以韓令坤代爲侍衛都指揮使，加重進中書令。既而移鎮青

宋太祖即位，任命韓令坤代替他爲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加官中書令。不久移任鎮守青州，

州，加開府階。重進與太祖俱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太祖。太祖立，愈不自安，及聞移鎮，陰懷異志。太祖知之，遣六宅使陳思誨齎賜鐵券，以安其心。重進欲治裝隨思誨入朝，爲左右所惑，猶豫不决。又自以周室近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隍，繕兵甲，遣人求援李景，景懼而不納，聞之太祖。監軍安友規常爲重進所忌，至是友規謀與親信數人斬關出，爲衆所拒，逾城得脱。重進捕軍校不附者數十人，盡殺之。

加開府官階。李重進和太祖都事奉後周，分掌兵權，心中經常忌怕太祖。太祖成了皇帝，自己覺得越發不安，聽到遷移守鎮，暗自懷有叛亂之心。太祖知道了，派六宅使陳思誨持鐵券去賜給他，以此安定他的心。李重進想整理行裝跟隨陳思誨入朝，被左右的人迷惑，猶豫不决。又自己認爲是周室的近親，恐怕不能保全性命，便拘禁了陳思誨，修建城壕，整治武器戰甲，派人向李景求援，李景害怕没有同意，把這事告訴太祖。監軍安友規常被李重進忌恨，到這時安友規謀劃與幾名親信斬關而出，被衆兵攔住，越城得以逃脱。李重進逮捕不親附自己的軍校幾十人，全部殺死。

太祖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四將率禁兵討重進，會友規至，賜襲衣、金帶、器幣、鞍馬，以爲滁州刺史，監前軍。太祖謂左右曰："朕於周室舊臣無所猜間，重進不體朕心，自懷反側，今六師在野，當暫往慰撫之爾。"遂親征，次大儀頓。石守信遣使馳奏，揚州破在旦夕，願車駕臨視。太祖徑至城下，即日拔之。初，城將陷，重進左右勸殺思誨，重進曰："吾今舉族將赴火死，殺此何益。"即縱火自焚，思誨亦爲其黨所害。太祖入駐城西南，閲逆黨數百人，盡戮之。重進兄深州刺史重興，聞其叛，自殺。弟解州刺史重贇、子尚食使延福并戮於市。

太祖派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四位將軍率領禁兵討伐李重進，正值安友規來到，賞賜成套衣服、金帶、器皿物幣、鞍馬，讓他爲滁州刺史，監前軍。太祖對左右的人説："我對周室的舊臣没有猜疑嫌隙，李重進不能體察我的心意，自己懷有反覆無常之心，現在六軍處在野外，應當暫時去慰勞安撫他們。"於是親征，停宿在大儀頓。石守信派使臣飛馳上奏，説揚州破在旦夕，希望皇上親臨視察。太祖徑直到了城下，當日就攻下。起初，城即將失陷時，李重進左右的人勸他殺死陳思誨，李重進説："我現在全家都將投火而死，殺這人又有何益處。"就縱火自焚，陳思誨也被他的黨羽殺害。太祖入城駐兵在城的西南，審查逆黨幾百人，全部殺了他們。李重進的哥哥深州刺史李重興，聽説他叛亂，自殺。弟弟解州刺史李重贇、兒子尚食使李延福一起在市上斬首。

初，重進謀舉兵，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李筠。守珣素識太祖，往還京師，潛詣樞密承旨李處耘求見，太祖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太祖厚賜守珣，許以爵位，且令説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凶并作，以分兵勢。守珣歸，勸重進養威持重，未可輕發，重進甚信之。及李筠誅，

起初，李重進謀劃起兵謀反，派親信翟守珣去潞州，暗中勾結李筠。翟守珣平素與太祖相識，回到京城，暗中去見樞密承旨李處耘請求召見，太祖問道："我想賜給李重進鐵券，他會相信我嗎?"翟守珣説："李重進終究没有歸順的意思。"太祖重賞翟守珣，用爵位相許，并讓他游説李重進以延緩他的陰謀，不讓兩個叛逆之人一起發兵，以分散兵勢。翟守珣回去後，勸説李重進保勢固守，不可輕易發兵，李重進很信任他。

重進反書聞，并如太祖之策，其不信鐵券，亦如守珣所云。揚州既平，購得守珣，補殿直，俄爲供奉官。

等到李筠被殺，李重進的反書傳來，都一如太祖的策略，他不相信鐵券，也如翟守珣所說的。揚州平定後，懸賞找到翟守珣，補爲殿直，不久爲供奉官。

張崇詁

又有張崇詁者，周廣順初，爲樞密承旨。二年，出爲解州刺史、兩池權鹽使，多規畫鹽池利害。顯德三年，改德州，又改泗州、澤州。崇詁本名崇訓，恭帝嗣位，避諱改焉。重進赴淮南時，道出泗上，崇詁說以畜兵完城之計，重進敗，事露，詔捕之，棄市，籍其家。

又有個叫張崇詁的，後周廣順初年，任樞密承旨。二年，出朝爲解州刺史、兩池權鹽使，對鹽池利弊多有謀劃。顯德三年，改爲德州刺史，又改爲泗州、澤州刺史。張崇詁本來叫崇訓，恭帝繼承皇位，避諱改名。李重進去淮南時，從泗州路過，張崇詁對他講述了積蓄兵力保全城池的計謀，李重進失敗後，事情敗露，下詔逮捕他，斬首於市，籍没他的全家。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

列傳第二百四十四

外國(一)

夏國(上)

昔唐承隋後，隋承周、齊，上溯元魏，故西北之疆有漢、晉正朔所不逮者，然亦不過使介之相通、貢聘之時至而已。唐德既衰，荒服不至，五季迭興，綱紀自紊，遠人慕義，無所適從。宋祖受命，諸國削平，海内清謐。於是東若高麗、渤海，雖阻隔遼壤，而航海遠來，不憚跋涉。西若天竺、于闐、回鶻、大食、高昌、龜茲、拂林等國，雖介遼、夏之間，筐篚亦至，屢勤館人。党項、吐蕃唃厮囉董氈瞎征諸部，夏國兵力之所必争者也，宋之威德亦暨其地，又間獲其助焉。交阯、占城、真臘、蒲耳、大理濱海諸蕃，自劉鋹、陳洪進來歸，接踵修貢。宋之待遇亦得其道，厚其委積而不計其貢輸，假之榮名而不責以煩縟；來則不拒，去則不追；邊圉相接，時有侵軼，命將致討，服則舍之，不黷以武。先王柔遠之制豈復有加於是哉！南渡以後，朔漠不通，東南之陬以及西鄙，冠蓋猶有至者。交人遠假爵命，訖宋亡而後絶焉。

從前唐繼承隋，隋繼承周、齊，上溯到元魏，因此西北疆土有漢、晉王朝曆法不到之處，但也不過互通使者、按時來進貢聘問而已。唐政德衰微後，遠方各國不來，五代更迭興起，綱紀自行紊亂，遠方的人傾慕仁義，無所適從。宋祖接受天命，平定各國，海内清静安寧。於是東方如高麗、渤海，雖然被遼的疆土阻隔，而航海遠來，不辭辛苦長途跋涉。西方如天竺、于闐、回鶻、大食、高昌、龜茲、拂林等國，雖然介於遼、夏之間，世來進貢聘問，多次勞煩客館舍人。党項、吐蕃唃厮囉董氈瞎征各部，是夏國兵力所必争的，宋的威德也到達這些地方，又有時獲得他們的幫助。交阯、占城、真臘、蒲耳、大理沿海各蕃國，從劉鋹、陳洪進來朝歸附，陸續修好進貢。宋對待他們也很得法，厚賜給他們財貨而不計較他們的進貢輸入，授之以榮名而不以繁文縟節要求他們；來則不拒，去則不追；邊境相接，有時有侵犯襲擊，命令將領討伐，服罪就放了他們，不濫用武力。先王安撫遠方的制度難道還有超過這樣的嗎！南渡以後，朔方漠北不通，東南的角落及西部邊境，仍有使者前來。交人遠地得以封爵，到宋滅亡然後斷絶來往。

女直在宋初屢貢名馬，他日强大，修怨於遼，其索叛臣阿疎，責還

女真在宋初多次進貢名馬，後來强大，與遼結怨，其索要叛臣阿疎，責令歸還掠去的宋詔，

所掠宋詔，猶知以通宋爲重；及渝海上之盟，尋構大難，宋遂爲所紬辱，豈非自取之過乎！前宋舊史有《女直傳》，今既作《金史》，義當削之。夏國雖偭鄉不常，而視金有間，故仍舊史所録存焉。

李彝興，夏州人也，本姓拓跋氏。唐貞觀初，有拓跋赤辭者歸唐，太宗賜姓李，置静邊等州以處之。其後析居夏州者號平夏部。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静五州地，討黄巢有功，復賜李姓。思恭卒，弟思諫代爲定難軍節度使。思諫卒，思恭孫彝昌嗣。梁開平中，彝昌遇害，將士立其族子蕃部指揮仁福。仁福卒，子彝超嗣。事具《五代史》。

彝興，彝超之弟也，本名彝殷，避宋宣祖諱，改“殷”爲“興”。初爲行軍司馬，清泰二年，彝超卒，遂加定難軍節度使。晋初，加同平章事，開運初，授契丹西南招討使。漢初，加兼侍中。周初，加中書令，顯德初，封西平王，世宗即位，加太保，恭帝初，加太傅。

宋初，加太尉。北漢劉鈞結代北諸部來寇麟州，彝興遣部將李彝玉會諸鎮兵禦之，鈞衆遂引去。建隆初，獻馬三百匹，太祖大喜，親視攻玉爲帶，且召使問曰：“汝帥腹圍幾何？”使言：“彝興腰腹甚大。”太祖曰：“汝帥真福人也。”遂遣使以帶賜之。

乾德五年，卒，太祖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夏王。子克睿立。

克睿初名光睿，避太宗諱改“光”爲“克”。彝興之卒，自權知州事，授檢校太保、定難軍節度使。

開寶九年，率兵破北漢吴堡寨，

仍知道重視與宋通好；等到背叛海上的盟誓，隨即造成大難，宋於是受到屈辱，難道不是自己招致的過失嗎！從前宋舊史有《女真傳》，現在已作《金史》，理當删去。夏國雖然反覆向背不定，可是與金相比有差別，所以沿襲舊史所録加以保留。

李彝興，是夏州人，原姓拓跋氏。唐貞觀初年，有個叫拓跋赤辭的歸附唐，唐太宗賜姓李，設置静邊等州來安置他。此後分散居住夏州的百姓號稱平夏部。唐末，拓跋思恭鎮守夏州，統管銀、夏、綏、宥、静五州地方，討伐黄巢有功，又賜李姓。拓跋思恭死，弟弟拓跋思諫代任定難軍節度使。拓跋思諫死，拓跋思恭的孫子拓跋彝昌繼任。梁開平年間，拓跋彝昌遇害，將士立他的族子蕃部指揮拓跋仁福。拓跋仁福死，兒子拓跋彝超繼任。事見《五代史》。

李彝興，是李彝超弟弟，原名彝殷，避宋宣祖諱，改“殷”爲“興”。起初任行軍司馬，清泰二年，李彝超死，就加官定難軍節度使。晋初，加官同平章事，開運初年，授任契丹西南招討使。漢初，加官兼任侍中。周初，加官中書令，顯德初年，封西平王，世宗即位，加官太保，恭帝初年，加官太傅。

宋初，加官太尉。北漢劉鈞勾結代北各部前來入侵麟州，李彝興派部將李彝玉會合各鎮軍隊抵禦，劉鈞部隊就撤離了。建隆初年，獻馬三百匹，太祖大喜，親自視察雕琢玉帶，而且召來使者問道：“你們的主帥腹圍多少？”使者説：“李彝興腰腹很大。”太祖説：“你們的主帥真是有福之人。”就派使者把玉帶賜給他。

乾德五年，去世，太祖停止朝會三天，贈官太師，追封夏王。兒子李克睿即位。

李克睿起初名光睿，避太宗諱改“光”爲“克”。李彝興死時，自己代理知州事，授任檢校太保、定難軍節度使。

開寶九年，率兵攻破北漢吴堡寨，斬首七

斬首七百級，獲牛羊千計，俘寨主侯遇以獻，累加檢校太尉。

太平興國三年，卒，太宗廢朝二日，贈侍中。子繼筠立。

繼筠，初爲衙内都指揮使、檢校工部尚書，克睿卒，自權知州事，授檢校司徒、定難軍節度觀察留後。太宗征北漢，繼筠遣銀州刺史李光遠、綏州刺史李光憲率蕃、漢兵列陣渡河，略太原境以張軍勢。

太平興國五年，卒，弟繼捧立。

繼捧立，以太平興國七年率族人入朝。自上世以來，未嘗親覲者，繼捧至，太宗甚嘉之，賜白金千兩、帛千匹、錢百萬。祖母獨孤氏亦獻玉盤一、金盤三，皆厚賚之。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相怨，願留京師。乃遣使夏州護緦麻已上親赴闕，授繼捧彰德軍節度使，并官其昆弟夏州蕃落指揮使克信等十二人有差，遂曲赦銀、夏管內。太宗嘗宴群臣苑中，謂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鷙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弟權知夏州克文來朝，以唐僖宗所賜其祖思恭鐵券及朱書御札來上，改博州防禦使。初，繼捧之入也，弟繼遷出奔，及是，數來爲邊患。有言繼遷悉知朝廷事，蓋繼捧泄之，乃出爲崇信軍節度使，克憲爲道州防禦使，克文遣歸博州，并選常參官爲通判，以專郡政。

端拱初，改感德軍節度使。屢發兵討繼遷不克，用宰相趙普計，欲委繼捧以邊事，令圖之。因召赴闕，賜姓趙氏，更名保忠，太宗親書五色金花箋以賜之，授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宥静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賜金器千兩、銀器萬兩，并賜五州錢帛、芻粟、田園。保

百級，獲牛羊數以千計，俘獲寨主侯遇獻上，多次加授檢校太尉。

太平興國三年，去世，太宗停止朝會二天，贈官侍中。兒子李繼筠即位。

李繼筠，當初任衙内都指揮使、檢校工部尚書，李克睿死，自己代理知州事，授任檢校司徒、定難軍節度觀察留後。太宗征討北漢，李繼筠派銀州刺史李光遠、綏州刺史李光憲率領蕃、漢軍隊列陣渡過黄河，巡行太原境内以助長軍威。

太平興國五年，去世，弟弟李繼捧即位。

李繼捧即位，在太平興國七年帶領族人入朝。從先代以來，不曾有親自覲見的，李繼捧來朝，太宗很嘉奬他，賞賜白金千兩、帛千匹、錢百萬。祖母獨孤氏也進獻一個玉盤、三個金盤，都厚加賞賜。李繼捧陳述他的叔父、兄弟大多心有怨恨，希望留在京師。就派人讓夏州護送他的遠近親屬赴朝，授任李繼捧彰德軍節度使，以及他的兄弟夏州蕃落指揮使李克信等十二人各有不同任官，於是特别赦免銀、夏管轄境内。太宗曾在苑中宴請群臣，對李繼捧説：“你在夏州用什麽辦法來制服各部？”回答説：“羌人勇猛强悍，衹是加以籠絡維係而已，不能制服。”弟弟代理夏州知州李克文來朝，將唐僖宗賜給其祖拓跋思恭的鐵券及朱書御札獻上，改任博州防禦使。當初，李繼捧入朝時，弟弟李繼遷出奔，至此，多次前來成爲邊境禍患。有人説李繼遷盡知朝廷之事，是因爲李繼捧泄露的，就出朝任崇信軍節度使，李克憲任道州防禦使，李克文遣回博州，并且選擇常參官任通判，以專管郡中政事。

端拱初年，改任感德軍節度使。多次發兵討伐李繼遷没有成功，采用宰相趙普的計策，想將邊境事宜委任李繼捧，讓他謀劃處理。於是召他赴朝，賜姓趙，改名保忠，太宗親自書寫五色金花箋賜給他，授任夏州刺史，充任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宥静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賞賜金器千兩、銀器萬兩，并且賜給五州錢帛、芻粟、田園。保忠辭行那天，在長春殿設宴，賜襲

忠辭日，宴于長春殿，賜襲衣、玉帶、銀鞍馬、錦綵三千匹、銀器三千兩，又賜錦袍、銀帶五百，副馬百匹。至鎮數月，上言繼遷悔過歸款，乃授繼遷官，然實無降心也。

衣、玉帶、銀鞍馬、錦綵三千匹、銀器三千兩，又賜錦袍、銀帶五百，副馬百匹。到達鎮所幾個月，上言李繼遷悔過歸順，就授任李繼遷官位，可是其實并無歸降之心。

二年，加保忠特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年，加官趙保忠特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淳化初，與繼遷戰于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保忠乞師禦繼遷，遣商州團練使翟守素率兵援之。賜保忠茶百斤、上醞十石。乃獻白鶻，名海東青，以久罷畋獵，詔慰還之。

淳化初年，與李繼遷戰於安慶澤，李繼遷中流箭逃走。趙保忠請求派兵抵禦李繼遷，派商州團練使翟守素領兵援助他。賞賜趙保忠茶百斤、好酒十石。趙保忠就獻白鶻，取名叫海東青，因皇帝長期停止畋獵，下詔慰勞歸還他。

五年，繼遷攻靈州，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討之。保忠先挈其母與妻子壁野外，乃上言與繼遷解怨，獻馬五十匹，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兵壓境，保忠反爲繼遷所圖，欲并其衆，縛牙校趙光祚，襲其營帳。保忠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還城，爲大校趙光嗣閉於別室，旦開門迎繼隆，乃執保忠送闕下，待罪崇政殿庭。帝詰責數四，釋之，賜冠帶、器幣，并賜其母金銀器以撫之。尋責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賜第京師。保忠狀貌雄毅，居環列，奉朝請，常怏怏不自得。

五年，李繼遷進攻靈州，派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討伐他。趙保忠先領他的母親與妻子兒女到野外的軍營，就上言與李繼遷解除怨仇，獻馬五十匹，請求停止用兵。皇帝閱覽奏章，立即派中使督促李繼隆進軍。等到軍隊迫近境土，趙保忠反被李繼遷謀算，想要吞并他的軍隊，捆縛牙校趙光祚，襲擊他的營帳。趙保忠正睡着，聽到變亂發作，單身騎馬逃回城中，被大校趙光嗣關在別室，早上開城門迎接李繼隆，就將趙保忠押送到朝，在崇政殿殿庭等待治罪。皇帝責問四次，釋免他，賞賜冠帶、器物錢幣，并且賜給其母金銀器以安撫他。隨即責罰授任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賜給京師府第。趙保忠身形長相雄偉堅毅，居於皇宫禁衛之列，參加朝會，常常怏怏不得意。

咸平中，丁內艱，以本官起復，遷右金吾衛上將軍，判岳州，移復州。

咸平年間，母親去世服喪，以原官起復，遷任右金吾衛上將軍，判岳州，調任復州。

景德元年病劇，上言有子永哥不肖，乞配春州。帝以其病語，乃授永州別駕，詔監軍察之。尋卒，贈威塞軍節度使。克文亦死，贈岳州防禦使。

景德元年病重，上言兒子趙永哥不肖，請求發配春州。皇帝因爲是他病中的話，就授任永州別駕，下詔監軍督察。隨即去世，贈官威塞軍節度使。李克文也死去，贈官岳州防禦使。

天禧四年，録其孫從吉爲三班奉職。

天禧四年，進録其孫趙從吉爲三班奉職。

繼遷，繼捧族弟也。高祖思忠，嘗從兄思恭討黄巢，拒賊於渭橋，表

李繼遷，是李繼捧的族弟。高祖李思忠，曾經跟隨其兄李思恭討伐黄巢，在渭橋抵禦賊人，

有鐵鶴，射之没羽，賊駭之，遂先士卒，戰没，僖宗贈宥州刺史，祠于渭陽。曾祖仁顏，仕唐，銀州防禦使。祖彝景嗣于晋。父光儼嗣于周。

建隆四年，繼遷生于銀州無定河，生而有齒。

開寶七年，授定難軍管内都知蕃落使。

繼捧之歸宋，時年二十，留居銀州，及使至，召緦麻親赴闕，乃詐言乳母死，出葬于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

太平興國八年，知夏州尹憲與都巡檢曹光實偵知，夜襲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遁免，獲其母與妻。

繼遷復連娶豪族，轉遷無常，漸以强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歸之。繼遷因語其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絶之，爾等不忘李氏，能從我興復乎？"衆曰："諾。"遂與弟繼冲、破丑重遇貴、張浦、李大信等起夏州，乃詐降，誘殺曹光實于葭蘆川，遂襲銀州據之，時雍熙二年二月也。三月，破會州，焚毁城郭而去。

三年，遼以義成公主嫁繼遷，册爲夏國王。

四年，知夏州安守忠以三萬衆戰于王亭鎮，敗績，繼遷追至城門而返。

端拱元年，繼捧之節制夏臺，言能歸款，即授洛苑使、銀州刺史。

淳化初，復與繼捧戰于安慶澤，不利。轉攻夏州，繼捧乞師，及翟守素來，又奉表歸款，授銀州觀察，賜名保吉，子德明管内蕃落使、行軍司馬。

表有鐵鶴，射之箭身穿入鐵鶴，賊人驚駭，於是李思忠身先士卒，戰死，僖宗贈官宥州刺史，立祠於渭北。曾祖李仁顏，在唐爲官，任銀州防禦使。祖父李彝景繼任於晋。父親李光儼繼任於周。

建隆四年，李繼遷生於銀州無定河，出生時就有牙齒。

開寶七年，授任定難軍管内都知蕃落使。

李繼捧歸附宋，當時李繼遷二十歲，留居銀州，等到使者來到，召遠近親屬赴朝，就假稱乳母死，出葬到郊外，就與他的徒黨幾十人出奔進入地斤澤，澤離夏州東北方三百里。

太平興國八年，夏州知州尹憲與都巡檢曹光實偵察獲知，夜襲打敗他們，斬首五百級，焚燒四百多所營帳。李繼遷與其弟逃走得以幸免，俘獲他的母親與妻子。

李繼遷又與豪族連親，遷移不定，漸漸强大，而西人因李氏世代積有恩德，往往大多歸附他。李繼遷於是對其豪强大族說："李氏世代擁有西土，現在忽然斷絶，你們不忘李氏，能跟着我恢復它嗎？"衆人說："是。"於是與弟弟李繼冲、破丑重遇貴、張浦、李大信等在夏州起兵，就假稱投降，在葭蘆川誘殺曹光實，於是襲擊銀州占據了它，當時是雍熙二年二月。三月，攻取會州，燒毁城郭後離去。

三年，遼將義成公主嫁給李繼遷，册封爲夏國王。

四年，夏州知州安守忠帶領三萬軍隊戰於王亭鎮，戰敗，李繼遷追到城門後返回。

端拱元年，李繼捧節制夏臺，上言李繼遷能歸順，就授任洛苑使、銀州刺史。

淳化初年，又與李繼捧戰於安慶澤，失利。轉攻夏州，李繼捧請求援兵，等翟守素到來，又奉表歸降，授任銀州觀察，賜名保吉，兒子德明管内蕃落使、行軍司馬。

淳化四年，轉運副使鄭文寶議禁鹽池，用困繼遷。數月，邊人四十二族萬餘騎寇環州，屠小康堡，太宗乃遣錢若水弛其禁，因撫慰之。

五年正月，繼遷徙綏州民于平夏，部將高文岯等因衆不樂反，攻敗之。繼遷復圍堡寨，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詔遣李繼隆等進討。繼遷夜襲保忠，走之，獲其輜重以歸。七月，乃獻馬以謝。又遣弟廷信獻馬、橐駝，太宗撫賚甚厚，遣内侍張崇貴詔諭，賜茶藥、器幣、衣物。

至道初，遣左都押衙張浦以橐駝、良馬來獻，太宗令衛士翹關、超乘、引强、奪槊於後園，俾浦等觀，且令兵士皆拓兩石弓。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浦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大人則已遁矣，况敢敵乎!"繼遷乞禁邊盜掠，詔令謹守疆埸，還所盜物。遣閤門副使馮訥、中使買繼隆持詔拜繼遷鄜州節度使，不受。乃以浦爲鄭州團練，留京師。繼遷表鄭文寶誘其部長嵬囉、嵬悉，遂貶文寶藍山令。繼遷以千騎攻清遠軍，守臣張延擊退之。

二年春，命洛苑使白守榮等護送芻粟四十萬于靈州，且令車重先後作三隊，丁夫持弓矢自衛，士卒布方陣以護之，遇敵則戰，可以無失。復令會州觀察使田紹斌率兵應援。而守榮乃并爲一運，繼遷邀擊于浦洛河，紹斌不救，衆潰，運餽盡爲繼遷所得，太宗聞之怒。四月，復命李繼隆爲環、慶等州都部署。會四方館使曹璨自河西至，言繼遷衆萬餘圍靈武，城中上表告急，爲繼遷所得，遂頓兵不去。時朝議或云率輕騎三道擣平夏；或云暑涉旱海無水泉，粮運艱辛，不如静以待之，帝不聽。九月，親部分

淳化四年，轉運副使鄭文寶提議禁采鹽池，以使李繼遷困乏。過了幾個月，邊人四十二族一萬多騎兵入侵環州，在小康堡大肆屠殺，太宗就派錢若水放鬆禁令，以此加以撫慰。

五年正月，李繼遷把綏州百姓遷移到平夏，部將高文岯等趁衆人不願返回，打敗了他。李繼遷又包圍堡寨，搶掠居住百姓，焚燒儲積，於是攻打靈州，下詔派李繼隆等進兵討伐。李繼遷夜襲趙保忠，趙保忠逃走，奪得輜重而回。七月，就獻馬以謝罪。又派弟弟李廷信獻馬、駱駝，太宗撫慰賞賜很優厚，派内侍張崇貴詔諭，賜茶藥、器用錢幣、衣物。

至道初年，派左都押衙張浦以駱駝、良馬來朝進獻，太宗命令衛士在後園表演翹關、超乘、引强、奪槊等武藝，讓張浦等觀看，而且命令兵士都張開兩石弓。皇帝笑着問張浦説："羌人敢不敢抵抗?"張浦説："羌部弓弱箭短，衹要一看到這些身材高大的人就已經逃跑了，哪還敢抵抗呢!"李繼遷請求禁止邊境盜取搶掠，下詔命令嚴守邊疆，歸還所盜物品。派閤門副使馮訥、中使買繼隆持詔拜李繼遷爲鄜州節度使，没有接受。就以張浦爲鄭州團練，留在京師。李繼遷上奏説鄭文寶引誘其部族首領嵬囉、嵬悉，就將鄭文寶貶爲藍山縣令。李繼遷帶領一千名騎兵攻打清遠軍，守臣張延將他擊退。

二年春天，命令洛苑使白守榮等護送糧草四十萬到靈州，而且命令車輛輜重先後分作三隊，丁夫拿着弓箭自衛，士卒列方陣加以護衛，遇敵就作戰，這樣可以不出差錯。又命令會州觀察使田紹斌率兵接應援助。可是白守榮却合并在一起運輸，李繼遷在浦洛河攔擊，田紹斌没有來援救，軍隊潰敗，運送的糧草都被李繼遷奪得，太宗得知後大怒。四月，又任命李繼隆爲環、慶等州都部署。正值四方館使曹璨從河西來到，上言李繼遷軍隊一萬多人包圍靈武，城中上表告急，被李繼遷奪得，就駐扎軍隊不撤離。當時朝廷商議有的認爲率領輕騎兵分三路直擣平夏；有的認爲夏天跋涉沙漠没有水泉，糧運困難，不如以静待之，皇帝没有聽從。九月，親自部署各將，李

諸將，繼隆出環州，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張守恩出麟州，五路進討，直抵平夏。繼隆以環州路迂，乃自青岡峽繞靈武徑趨平夏，兵行數日，與丁罕合，又行十餘日無所見，乃引還。張守恩遇之，不戰而遁。王超、范廷召遇之于烏白池，大小數十戰，不利，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繼遷復令軍主史不亁駐屯橐駝口以阻歸宋人，繼隆遣田敏等擊之。

繼隆出兵環州，丁罕出兵慶州，范廷召出兵延州，王超出兵夏州，張守恩出兵麟州，五路進兵討伐，直抵平夏。李繼隆因環州路途曲折，就從青岡峽繞道靈武進赴平夏，行軍幾天後，與丁罕會合，又行軍十多天没發現什麽，就帶兵返回。張守恩遇敵，不戰而逃。王超、范廷召在烏白池遇敵，大小幾十戰，失利，各將超過期限不來，兵士困頓疲乏。李繼遷又命令軍主史不亁駐守橐駝口以阻擋返宋之人，李繼隆派田敏等進攻他們。

咸平春，繼遷復表歸順，真宗乃授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静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加邑千户，實封二百户，益功臣號，乃放張浦還。復遣押衙劉仁謙表讓恩命，詔不允，賜仁謙錦袍、銀帶。尋遣弟繼瑗來謝恩，授繼瑗亳州防禦使，封繼遷母衛慕氏衛國太夫人，子德明爲定難軍節度行軍司馬。未幾，復抄邊。

咸平春天，李繼遷又上表歸順，真宗就授任他爲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静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增加封邑一千户，實封二百户，增加功臣名號，就將張浦放還。又派押衙劉仁謙上表辭讓恩命，下詔没有同意，賞賜劉仁謙錦袍、銀帶。不久派弟弟李繼瑗來朝謝恩，授任李繼瑗亳州防禦使，封李繼遷母親衛慕氏衛國太夫人，兒子李德明爲定難軍節度行軍司馬。不久，又掠奪邊境。

四年，麟府副部署曹璨率熟户兵邀繼遷輜重于柳撥川，殺獲甚衆。九月，來攻破定州、懷遠縣及堡静、永州，清遠軍監軍段義叛，城遂陷。

四年，麟府副部署曹璨率領熟户兵在柳撥川攔截李繼遷輜重，殺死俘獲很多人。九月，李繼遷前來攻破定州、懷遠縣及堡静、永州，清遠軍監軍段義反叛，城池於是陷落。

五年三月，繼遷大集蕃部，攻陷靈州，以爲西平府。

五年三月，李繼遷大集蕃部，攻陷靈州，作爲西平府。

六年春，遂都于靈州，詔遣張崇貴、王涉議和，割河西銀、夏等五州與之。六月，復以二萬騎圍麟州，詔金明巡檢李繼周擊之。圍未解，麟州部署請濟師，真宗閱地圖曰："麟州依險，三面孤絶，戮力可守，但城中乏水可憂耳。"乃遣兵走援。繼遷果據水寨，薄城已五日，知州衛居實出奇兵突戰，縋勇士城下，城上鼓噪，矢石如注，殺傷萬餘人，繼遷乃拔去。遂率衆攻西蕃，取西凉府，都首領潘羅支僞降，繼遷受之不疑。羅支

六年春天，就在靈州建都，下詔派張崇貴、王涉議和，割河西銀、夏等五州給他。六月，又帶領二萬騎兵包圍麟州，下詔金明巡檢李繼周進攻他們。包圍未解，麟州部署請求增援軍隊，真宗閲覽地圖説："麟州依據險地，三面地勢峭拔，合力可以守住，衹是城中缺水值得擔憂。"就派兵前往支援。李繼遷果然占據水寨，迫近城下已經五天，知州衛居實出奇兵突擊，將勇士用繩吊到城下，城上擊鼓呐喊，箭石如注，殺傷一萬多人，李繼遷就撤離。李繼遷於是率領軍隊進攻西蕃，攻取西凉府，都首領潘羅支假稱投降，李繼遷接受而未起疑心。潘羅支迅速召集六谷蕃部及

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龍族合擊之，繼遷大敗，中流矢。八月，復聚兵浦洛河，聲言攻環州，詔張凝等分兵以待之。

景德元年正月二日卒，年四十二，子德明立。祥符五年，德明追上繼遷尊號曰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孝光皇帝。元昊追謚曰神武，廟號太祖，墓號裕陵。

德明小字阿移，母曰順成懿孝皇后野利氏，即位于柩前，時年二十三。邊臣以德明初立，乞詔撫之，因賜詔令審圖去就。又詔蕃族萬山、萬遇、龐羅逝安、萬子都虞候、軍主吴守正馬尾等，能率部下歸順者，授團練使，銀萬兩、絹萬匹、錢五萬緡、茶五千斤；其有亡命叛去者，釋罪甄録。既而康奴駼移等率屬來降。德明遣牙將王旻奉表歸順，賜旻錦袍、銀帶，遣侍禁夏居厚持詔答之，因詔河西羌族各守疆埸。德明連歲表歸順。

三年，復遣牙將劉仁勖奉誓表請藏盟府，且言父有遺命。帝嘉之，乃授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静等州管内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西平王，食邑六千户，食實封一千户，仍賜推忠保順亮節翊戴功臣。遣内侍左右班都知張崇貴、太常博士趙湘等充旌節官告使，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銀萬兩、絹萬匹、錢三萬貫、茶二萬斤，給奉如内地。因責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乃獻御馬二十五匹、散馬七百匹、橐駝三百頭謝恩。

四年，又獻馬五百匹、橐駝三百頭，謝給奉廩，賜襲衣、金帶、器

者龍族合兵進攻，李繼遷大敗，身中流箭。八月，又聚兵浦洛河，揚言進攻環州，下詔張凝等分兵以待。

景德元年正月二日去世，時年四十二歲，兒子李德明即位。祥符五年，李德明追上李繼遷尊號稱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孝光皇帝。趙元昊追謚爲神武，廟號太祖，墓號裕陵。

李德明小字阿移，母親是順成懿孝皇后野利氏，在靈柩前即位，當時二十三歲。邊臣因李德明剛即位，請求下詔安撫他，因此賜詔讓他慎重考慮去留。又下詔蕃族萬山、萬遇、龐羅逝安、萬子都虞候、軍主吴守正馬尾等，能够率領部下歸順的，授任團練使，賜銀萬兩、絹萬匹、錢五萬緡、茶五千斤；其中有逃亡叛離的，免罪加以甄别録用。不久康奴駼移等率領部屬來歸降。李德明派牙將王旻奉表歸順，賜王旻錦袍、銀帶，派侍禁夏居厚持詔書答覆他，於是下詔河西羌族各守疆界。李德明連年上表歸順。

三年，又派牙將劉仁勖奉送誓表請求藏於盟府，而且稱父有遺命。皇帝嘉獎他，就授任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充任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宥静等州管内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西平王，食邑六千户，食實封一千户，并賜推忠保順亮節翊戴功臣。派内侍左右班都知張崇貴、太常博士趙湘等充旌節官告使，賞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銀萬兩、絹萬匹、錢三萬貫、茶二萬斤，供給俸禄同内地一樣。於是要求子弟入朝爲人質，李德明認爲不是前代舊例，没有派遣。就獻御馬二十五匹、散馬七百匹、駱駝三百頭謝恩。

四年，又獻馬五百匹、駱駝三百頭，感謝供給俸禄糧食，賞賜襲衣、金帶、器物錢幣。以及

幣。及請使至京市所需物，從之。五月，母罔氏薨，除起復鎮軍大將軍、右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餘如故。以殿中丞趙稹爲吊贈兼起復官告使，德明以樂迎至柩前，明日釋服，涕泣對使者自陳感恩。及葬，請修供五臺山十寺，乃遣閤門祇候袁瑀爲致祭使，護送所供物至山。復獻馬五百匹，助修章穆皇后園陵。

大中祥符元年，以天書降，加賜守正功臣，益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俄境内旱，詔榷場勿禁西人市粮，以振其乏。東封，又遣使來獻，禮成，加兼中書令，益食邑千户，實封四百户。時遼亦遣使册德明爲大夏國王。

明年，出侵回鶻，恒星晝見，德明懼而還。

三年，境内饑，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時王旦爲相，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詔其來取。德明既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大起宫室于鏉子山。會旱，西攻河州、甘州宗哥族及秦州緣邊熟户。遂出大里河，築柵蒼耳平。

四年，祀汾陰，進中書令。

五年，聖祖降，加守太保。

七年二月，謁太清宫，遣使來獻方物，加宣德功臣。

八年，築堡于石州濁輪谷，將建榷場，詔緣邊安撫司止之。

九年，因表邊臣違約招納逃亡，云："自景德中進誓表，朝廷亦降詔書，應兩地逃民，緣邊雜户不令停舍，皆俾交還。自兹謹守翰垣，頗有倫理。自向敏中歸闕，張崇貴云亡，後來邊臣，罕守舊制，各務邀功，不虞生事，遂致綏、延等界，涇、原以來，擅舉兵甲，入臣境土；其有叛亡

請求使者到京師購買所需物，同意了他。五月，母親罔氏死，授任起復鎮軍大將軍、右金吾衛上將軍，員外設置同正員，其他如故。任命殿中丞趙稹爲吊贈兼起復官告使，李德明奏樂迎到靈柩前，第二天脱去喪服，流着淚對使者自己陳述感念恩德。等到下葬時，請求修供五臺山十寺，就派閤門祇候袁瑀任致祭使，護送所供物品到山上。又獻馬五百匹，幫助修建章穆皇后園陵。

大中祥符元年，因降下天書，加賜守正功臣，增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不久境内發生旱災，下詔榷場不要禁止西人購買糧食，以救濟災荒。東岳封禪時，又派使者來朝進獻，典禮完成後，加官兼中書令，增加食邑千户，實封四百户。當時遼也派使者册封李德明爲大夏國王。

第二年，出兵入侵回鶻，白天出現恒星，德明畏懼而返回。

三年，境内饑荒，上表求粟百萬，朝廷商議不知如何處理。當時王旦任宰相，請求敕令有司在京師準備粟米百萬，下詔讓他來取。李德明接到詔書後，説："朝廷有人。"就作罷了。在鏉子山大興宫室。正逢天旱，向西攻打河州、甘州宗哥族及秦州沿邊熟户。於是出兵大里河，在蒼耳平築起栅欄。

四年，祭祀於汾陰，進官中書令。

五年，聖祖降世，加官守太保。

七年二月，謁見太清宫，派使者來進獻土産，加宣德功臣。

八年，築堡於石州濁輪谷，打算設立榷場，下詔沿邊安撫司加以制止。

九年，於是上表邊臣違犯盟約招納逃亡之人，説："自從景德年間進奉誓表，朝廷也降下詔書，處理兩地逃亡百姓，沿邊雜户不讓他們停留住宿，都要將他們交還各方。從此嚴守法度，頗有條理。自從向敏中回朝，張崇貴死去，後來的邊臣，很少遵守舊制，各自一心求取功名，并不戒備引起事端，於是直到綏、延等界，涇、原以來，擅自興兵，侵入臣境土；有的叛逃部族，

部族，劫掠主財，去者百無十回。臣之邊吏，亦務蔽藏，俱失奏論，漸乖盟約。”詔答已令鄜延、涇原、環慶、麟府等路約束邊部，毋相攻劫，其有隱蔽逃亡，晝時勘送。本國亦宜戒部下，毋有藏匿，各遵紀律，以守封疆。

五年，德明追尊繼遷爲太祖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光孝皇帝，廟號武宗。

七年，甘露降國中。

天禧元年正月，加守太傅，食邑千户，實封四百户。三年春，德明丁繼立母憂，除起復如前制，以屯田員外郎上官佖爲吊贈兼起復官告使，閤門祇候常希古爲致祭使。冬，郊祀，又加崇仁功臣。

四年，遼主親將兵五十萬，以狩爲言，來攻涼甸，德明帥衆逆拒，敗之。

五年，遼復遣金吾衛上將軍蕭孝誠賫玉册金印，册爲尚書令、大夏國王。

乾興元年，加純誠功臣。德明自歸順以來，每歲旦、聖節、冬至皆遣牙校來獻不絶，而每加恩賜官告，則又以襲衣五，金荔支帶、金花銀匣副之，銀沙鑼、盆、合千兩，錦綵千匹，金塗銀鞍勒馬一匹，副以纓、複，遣内臣就賜之。又遣閤門祇候賜冬服及頒《儀天具注曆》。

明年，攻慶州柔遠寨，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命曹瑋爲環、慶、秦州緣邊巡檢安撫使禦備之。德明城懷遠鎮爲興州以居。

仁宗即位，加尚書令。德明娶三姓，衛慕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訛藏屈懷氏生成嵬。

天聖六年，德明遣子元昊攻甘

劫掠主人財物，逃離的百人中没有十人回來。臣之邊吏，也一意掩藏蒙蔽，都没有上奏陳述，漸漸違反盟約。”下詔答覆已經命令鄜延、涇原、環慶、麟府等路約束邊部，不要互相進攻劫掠，有隱蔽逃亡的，劃定時限核審送回。本國也應當戒令部下，不要有藏匿，各自遵守法紀律令，以守衛封疆。

五年，李德明追尊李繼遷爲太祖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光孝皇帝，廟號武宗。

七年，甘露降於國中。

天禧元年正月，加官守太傅，食邑一千户，實封四百户。三年春天，李德明繼母去世服喪，喪期未滿起用授官依照前制，任命屯田員外郎上官佖爲吊贈兼起復官告使，閤門祇候常希古任致祭使。冬天，郊祀，又加崇仁功臣。

四年，遼主親自率領五十萬軍隊，以狩獵爲名，來進攻涼甸，李德明率領部隊抵抗，將他打敗。

五年，遼又派金吾衛上將軍蕭孝誠奉持玉册金印，册封爲尚書令、大夏國王。

乾興元年，加純誠功臣。李德明自從歸順以來，每逢元旦、聖節、冬至都不斷派牙校來朝進獻，而每次加恩賜官告，就又以襲衣五件、金荔枝帶、金花銀匣相配，銀沙鑼、盆、合千兩，錦綵千匹，金塗銀鞍勒馬一匹，配以纓、複，派内臣去賜給他。又派閤門祇候賜冬服及頒發《儀天具注曆》。

第二年，進攻慶州柔遠寨，巡檢楊承吉與他交戰失利，命令曹瑋任環州、慶州、秦州沿邊巡檢安撫使抵禦防備他。李德明在懷遠鎮築城爲興州居住下來。

仁宗即位，加官尚書令。李德明娶了三姓女子，衛慕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訛藏屈懷氏生成嵬。

天聖六年，李德明派兒子元昊攻打甘州，攻

州，拔之。

八年，瓜州王以千騎降于夏。火星入南斗。

九年十月，德明卒，時年五十一，追謚曰光聖皇帝，廟號太宗，墓號嘉陵。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以尚書度支員外郎朱昌符爲祭奠使，六宅副使、内侍省内侍押班馮仁俊副之，賻絹七百匹、布三百匹，副以上醖、羊、米、麵。將葬，賜物稱是，皇太后所賜亦如之。帝與皇太后成服于苑中。子曩霄立。

曩霄本名元昊，小字嵬理，國語謂惜爲“嵬”，富貴爲“理”。母曰惠慈敦愛皇后衛慕氏。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能創製物始。圓面高準，身長五尺餘。少時好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從衛步卒張青蓋。出乘馬，以二旗引，百餘騎自從。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戰歌》、《太乙金鑑訣》。弱冠，獨引兵襲破回鶻夜洛隔可汗王，奪甘州，遂立爲皇太子。數諫其父毋臣宋，父輒戒之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爲?”德明卒，即授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静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使、西平王，以工部郎中楊告爲旌節官告使，禮賓副使朱允中副之。

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始衣白窄衫，氈冠紅裏，冠頂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吾祖。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其官分文武班，曰中書，曰樞密，曰三司，曰御史臺，曰開封府，曰翊衛司，曰官計司，曰受納司，曰農田司，曰群牧司，曰飛龍

取了它。

八年，瓜州王帶領一千騎兵投降夏。火星入南斗。

九年十月，李德明死，當時五十一歲，追謚稱光聖皇帝，廟號太宗，墓號嘉陵。宋贈官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以尚書度支員外郎朱昌符任祭奠使，六宅副使、内侍省内侍押班馮仁俊爲副，賜絹七百匹、布三百匹辦理喪事，配以上好釀酒、羊、米、麵。將要下葬時，賜物與此相當，皇太后所賜也相同。皇帝與皇太后在苑中穿着喪服。兒子李曩霄即位。

李曩霄原名元昊，小字嵬理，本族語言把惜叫作“嵬”，富貴爲“理”。母親是惠慈敦愛皇后衛慕氏。性格雄毅，多遠大謀略，擅長繪畫，能够創建事物始端。圓臉高鼻，身高五尺多。年輕時喜歡穿長袖紅衣，戴黑冠，佩弓箭，隨從侍衛步兵張着青蓋。出去乘馬，以兩面旗子引路，一百多騎兵跟從。知曉佛學，精通蕃漢文字，案上放着法制律令，常常携帶《野戰歌》、《太乙金鑑訣》。二十歲時，單獨領兵襲擊打敗回鶻夜洛隔可汗王，攻奪甘州，就立爲皇太子。多次勸諫他的父親不要臣服於宋，他父親總是告誡他説：“我長期用兵，疲乏了。我族三十年穿錦綺，這是宋的恩惠，不可辜負。”李元昊説：“穿皮毛，從事畜牧，是蕃人天性所熟悉的。英雄生於世，應當稱王霸，錦綺有什麽用?”李德明死，就授任李元昊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静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使、西平王，任命工部郎中楊告爲旌節官告使，禮賓副使朱允中爲副職。

繼承封爵後，嚴明號令，以兵法統率各部。開始穿白窄衫，氈冠紅裏，冠頂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吾祖。凡六日、九日就接見官員屬下。其官分文、武班，爲中書，樞密，三司，御史臺，開封府，翊衛司，官計司，受納司，農田司，群牧司，飛龍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學，漢學。從中書令、宰相、樞使、大夫、侍中、太尉以

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學，曰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漢人爲之。文資則幞頭、靴笏、紫衣、緋衣；武職則冠金帖起雲鏤冠、銀帖間金鏤冠、黑漆冠，衣紫旋襴，金塗銀束帶，垂蹀躞，佩解結錐、短刀、弓矢韣，馬乘鯢皮鞍，垂紅纓，打跨鈸拂。便服則紫皂地綉盤球子花旋襴，束帶。民庶青緑，以別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初，宋改元明道，元昊避父諱，稱顯道於國中。

景祐元年，遂攻環慶路，殺掠居人，下詔約束之。是歲，改元開運，逾月，或告以石晉敗亡年號也，乃改廣運。元年，母衛慕氏死，遣使來告哀，起復鎮軍大將軍、左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以内殿崇班、閤門祗候王中庸爲致祭使，起居舍人郭勸爲吊贈兼起復官告使。慶州柔遠寨蕃部巡檢嵬通攻破後橋諸堡，於是元昊稱兵報仇，緣邊都巡檢楊遵、柔遠寨監押盧訓以兵七百與戰于龍馬嶺，敗績。環慶路都監齊宗矩、走馬承受趙德宣、寧州都監王文援之，次節義峰，伏兵發，執宗矩，久之始放歸。

二年，加兼中書令。遣其令公蘇奴兒將兵二萬五千攻唃厮囉，敗死略盡，蘇奴兒被執。元昊自率衆攻貓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縱殺戮。又攻青唐、安二、宗哥、帶星嶺諸城，唃厮囉部將安子羅以兵絶歸路，元昊晝夜角戰二百餘日，子羅敗，遂取瓜、沙、肅三州。元昊既還，欲南侵，恐唃厮囉制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羌，侵至馬銜

下，都分別命令蕃人和漢人擔任。文資就幞頭、靴笏、紫衣、緋衣；武職就戴金帖起雲鏤冠、銀帖間金鏤冠、黑漆冠，穿紫旋襴，金塗銀束帶，垂蹀躞，佩解結錐、短刀、弓矢韣，馬乘鯢皮鞍，垂紅纓，打跨鈸拂。便服則是紫皂地綉盤球子花旋襴，束帶。平民百姓穿青緑色衣服，以分別貴賤。每次舉兵，一定率領部族首領一起打獵，獵得禽獸，就下馬圍坐飲酒，割取生肉而吃，各問所見，選擇取用其長處。當初，宋改元明道，李元昊避父諱，在國中稱顯道。

景祐元年，就進攻環慶路，掠殺居民，下詔加以約束。這年，改年號開運，過了一個月，有人告訴這是石晉敗亡的年號，就改元廣運。元年，母親衛慕氏死，派使者來朝報告喪事，在喪期中起用爲鎮軍大將軍、左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任命内殿崇班、閤門祗候王中庸爲致祭使，起居舍人郭勸爲吊贈兼起復官告使。慶州柔遠寨蕃部巡檢嵬通攻破後橋諸堡，於是李元昊舉兵報仇，沿邊都巡檢楊遵、柔遠寨監押盧訓帶兵七百與他戰於龍馬嶺，戰敗。環慶路都監齊宗矩、走馬承受趙德宣、寧州都監王文救援他們，駐扎在節義峰，李元昊發動伏兵，擒獲齊宗矩，很久後纔放回。

二年，加官兼中書令。派其令公蘇奴兒帶兵二萬五千人攻打唃厮囉，幾乎全都戰敗而死，蘇奴兒被捕。李元昊親自率領部隊攻打貓牛城，過了一個月没有攻下。不久假裝約定講和，城門一開，就大肆殺戮。又進攻青唐、安二、宗哥、帶星嶺諸城，唃厮囉部將安子羅帶兵斷絶他的歸路，元昊晝夜争戰二百多天，安子羅戰敗，就攻取瓜、沙、肅三州。李元昊還兵後，想要向南入侵，擔心唃厮囉牽制他的後方，又舉兵攻打蘭州諸羌，入侵到馬銜山，在凡川築城。

山，築城凡川。

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静、靈、鹽、會、勝、甘、凉、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始大建官，以嵬名守全、張陟、張絳、楊廓、徐敏宗、張文顯輩主謀議，以鍾鼎臣典文書，以成逋、克成賞、都卧、𤠣如定、多多馬竇、惟吉主兵馬，野利仁榮主蕃學。置十二監軍司，委豪右分統其衆。自河北至午臘蒻山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落、天都、惟精山等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厢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厢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五萬、靈州五萬人、興州興慶府七萬人爲鎮守，總五十餘萬。而苦戰倚山訛，山訛者，横山羌，平夏兵不及也。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月給米二石。鐵騎三千，分十部。發兵以銀牌召部長面受約束。設十六司于興州，以總庶務。元昊自製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教國人紀事用蕃書，而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爲蕃語。復改元大慶。

元昊全部占領夏、銀、綏、宥、静、靈、鹽、會、勝、甘、凉、瓜、沙、肅之後，而洪、定、威、龍都是將堡鎮號稱州，仍然居住在興州，臨黄河依賀蘭山作爲險固地形。開始大規模設立官員，以嵬名守全、張陟、張絳、楊廓、徐敏宗、張文顯等人主持謀劃商議，以鍾鼎臣掌管文書，以成逋、克成賞、都卧、𤠣如定、多多馬竇、惟吉主管兵馬，野利仁榮主管蕃學。設置十二監軍司，委任豪强大族分别統領部隊。從河北到午臘蒻山七萬人，以防備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落、天都、惟精山等五萬人，以防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厢宥州路五萬人，以防備鄜、延、麟、府；右厢甘州路三萬人，以防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五萬、靈州五萬人、興州興慶府七萬人作爲鎮守，共五十多萬。而苦戰依靠山訛，山訛，是横山羌，平夏軍隊比不上。挑選豪族擅長弓馬的五千人輪流值班，號稱六班直，每月供給米二石。鐵騎三千，分成十部。發兵以銀牌召集各部首領當面接受命令規約。在興州設立十六司，以總管各種事務。李元昊親自製定蕃書，命令野利仁榮加以推演引申，成十二卷，字的形體方整類似於隸書，而筆畫頗有重複。教給國人以蕃書記事，將《孝經》、《爾雅》、《四言雜字》譯成蕃語。又改元大慶。

宋寶元元年，表遣使詣五臺山供佛寶，欲窺河東道路。與諸豪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德靖、塞門寨、赤城路三道并入，遂築壇受册，即皇帝位，時年三十。遣潘七布、昌里馬乞點兵集蓬子山，自詣西凉府祠神。

宋寶元元年，上表派使者到五臺山供佛寶，想要窺探河東道路。與衆豪强歃血定約先進攻鄜延，想從德靖、塞門寨、赤城三路并進，於是築壇受册命，即皇帝位，當時三十歲。派潘七布、昌里馬乞點兵集合於蓬子山，自己前去西凉府祭神。

明年，遣使上表曰：

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晋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

第二年，派使者上表道：

臣祖宗原是帝王後代，時逢東晋末運，創立了後魏的最初基業。遠祖思恭，在唐末率兵救難，受封賜姓。祖父繼遷，心知用兵

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真王之號，夙感于頒宣；尺土之封，顯蒙於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伏。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土地，建爲萬乘之邦家。于時再讓靡遑，群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册爲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魚來雁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邊方之患。至誠瀝懇，仰俟帝俞。謹遣弩涉俄疾、你斯悶、卧普令濟、嵬崖妳奉表以聞。

要略，手握受命符瑞，大舉義旗，全部降服各部。臨河五郡，不久就歸附；沿邊七州，也都先後攻克。父親德明，繼承世代基業，勉力聽從朝廷命令。真王之號，以前感念於頒布；尺土之封，顯然遭到割裂。臣偶以狂妄行事，制定小蕃文字，改變大漢衣冠。衣冠已成，文字已行，禮樂已張，器用已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無不服從。稱王則使人不喜，朝見帝王則願意從命，多次約定集會，一齊山呼頌祝，希望以一方土地，建立成萬乘邦國。此時無暇辭讓，衆人會集又加催促，事不得已，就顯而實行。就在十月十一日郊壇設禮，成爲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希望皇帝陛下，睿智聖明成就人，寬厚仁慈及於物，允許以西部邊遠之地，册封爲坐北朝南的君王。冒昧竭盡愚庸之力，永遠促成歡好。魚雁往來，任憑傳送鄰國消息；地久天長，永遠鎮服邊境禍患。竭盡忠誠，等候皇帝的許可。謹派弩涉俄疾、你斯悶、卧普令濟、嵬崖妳奉表上報。

詔削奪官爵、互市，揭榜于邊，募人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即爲定難軍節度使。又遣賀永年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敕告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

下詔削奪官爵、取消互相貿易，在邊境張貼榜文，招募有人能抓獲李元昊或斬首以獻的，立即成爲定難軍節度使。又派賀永年携帶輕侮的書信，收取旌節及所授敕告放於神明匣，留在歸孃族後離去。

康定元年，環慶路鈐轄高繼隆、知慶州張崇俊攻後橋，而柔遠寨主武英入自北門，拔之。未幾，夏人攻金明寨，執都監李士彬父子。破安遠、塞門、永平諸寨，圍延州，設伏三川口，執劉平、石元孫、傅偃、劉發、石遜等。又攻鎮戎軍，敗劉繼宗、李緯兵五千。環慶部署任福入白豹城，焚其積聚，破四十一族。

康定元年，環慶路鈐轄高繼隆、慶州知州張崇俊進攻後橋，而柔遠寨主武英從北門進入，將它攻取。不久，夏人進攻金明寨，俘獲都監李士彬父子。攻破安遠、塞門、永平諸寨，包圍延州，在三川口設下埋伏，俘獲劉平、石元孫、傅偃、劉發、石遜等。又進攻鎮戎軍，打敗劉繼宗、李緯軍隊五千人。環慶部署任福攻入白豹城，焚燒其積蓄財物，打敗四十一族。

慶曆元年二月，攻渭州，逼懷遠城。韓琦徼巡邊至高平，盡發鎮戎兵及募勇士得萬人，命行營總管任福等并擊之，都監桑懌爲前鋒，鈐轄朱觀、都監武英繼之。福申令持重，其夕宿三川，夏人已過懷遠東南。翌日，諸軍躡其後。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夏人對壘于張家堡，懌以騎兵趣之。福分兵，夕與懌爲一軍，屯好水川，川與能家川隔在隴山外，觀、英爲一軍，屯籠洛川，相離五里。期以明日會兵，不使夏人一騎遁，然已陷其伏中矣。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有寨，數不多，兵益進。詰旦，福與懌循好水川西去，未至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懌爲先鋒，見道傍置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先犯，中軍繼之，自辰至午酣戰。陣中忽樹鮑老旗，長二丈餘，懌等莫測。既而鮑老揮右則右伏出，揮左則左伏出，翼而襲之，宋師大敗。懌、劉肅及福子懷亮皆戰没。小校劉進勸福自拔，福不聽，力戰死。初，渭州都監趙津將瓦亭塞騎兵三千餘爲諸將後繼。是日，朱觀、武英兵會能家川與夏人遇，陣合，王珪自羊牧隆城以屯兵四千五百人助觀略陣，陣堅不可動，英重傷，不能出軍戰，自午至申，夏軍益至，東陣步兵大潰，衆遂奔。珪、英、津及參軍耿傅、隊將李簡、都監李禹享、劉均皆死於陣。觀以千餘人保民垣，發矢四射，會暮，夏軍引去。將校士卒死者萬三百人，關右震動，軍須日廣，三司告不足，仁宗爲之旰食，宋庠請修潼關以備衝突。秋，夏人轉攻河東，及麟、府，不能

慶曆元年二月，進攻渭州，逼近懷遠城。韓琦巡察邊境到高平，全部調發鎮戎軍隊及招募勇士得到一萬人，命令行營總管任福等合力攻打，都監桑懌爲前鋒，鈐轄朱觀、都監武英隨後。任福號令慎重，那晚宿於三川，夏人已經過懷遠東南。次日，各軍緊跟其後。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夏人在張家堡對峙，桑懌帶騎兵前去。任福分兵，晚上交給桑懌爲一軍，駐於好水川，川與能家川在隴山外相隔，朱觀、武英爲一軍，駐於籠洛川，相距五里。約定第二天會合軍隊，不讓一個夏人騎兵逃跑，可是已經陷於埋伏中了。李元昊親自率領精兵十萬，築營於川口，偵察兵士說夏人有寨，數量不多，軍隊繼續前進。次日早晨，任福與桑懌沿好水川西去，離羊牧隆城不到五里，遭遇夏軍。桑懌任先鋒，看到路旁放了幾個銀泥盒，封合嚴密，盒中有跳動的聲音，心中懷疑不敢打開，任福到了後打開，原來是一百多隻懸哨家鴿，從盒中飛起，盤旋在軍隊上方。於是夏兵四面包圍，桑懌先行衝殺，中軍跟着，從辰時到午時打得很激烈。夏軍陣中忽然樹起鮑老旗，高兩丈多，桑懌等不知道用意。過了不久鮑老揮右則右面伏兵出來，揮左則左面伏兵出來，兩側加以進攻，宋軍大敗。桑懌、劉肅及任福之子任懷亮都戰死。小校劉進勸說任福自己脱身，任福没有聽從，奮力戰死。當初，渭州都監趙津率領瓦亭塞騎兵三千多人作爲諸將後繼部隊。這天，朱觀、武英軍隊在能家川會合與夏人遭遇，軍陣交戰，王珪從羊牧隆城帶領駐扎軍隊四千五百人幫助朱觀攻打，軍陣堅固不可動摇，武英受重傷，不能出兵作戰，從午時到申時，夏軍不斷來到，東陣步兵大大潰散，兵士就各自逃奔。王珪、武英、趙津及參軍耿傅、隊將李簡、都監李禹享、劉均都死於戰場。朱觀帶領一千多人據守民墻，發箭四射，正值傍晚，夏軍離去。將校士卒死了一萬零三百人，關右震驚，軍需日益增加，三司上告不足，仁宗爲此辛勞晚食，宋庠請求修治潼關以防備衝突。秋天，夏人轉攻河東，到麟、府，不能攻下，就領兵進攻豐州，豐州城孤立無援，就被占據；又攻破寧遠寨，駐兵於要

下，乃引兵攻豐州，城孤無援，遂據之；又破寧遠寨，屯要害，絕麟、府餉道。楊偕始請棄河外，保合河津，帝不許。會張亢管勾麟府軍馬事，破之于柏子，又破之于兔毛川，亢築十餘柵，河外始固。元昊雖數勝，然死亡創痍者相半，人困於點集，財力不給，國中爲"十不如"之謠以怨之。元昊乃歸塞門寨主高延德，因乞和，知延州范仲淹爲書陳禍福以喻之。元昊使其親信野利旺榮復書，語猶嫚。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遂令知保安軍劉拯諭旺榮言："公方持靈、夏兵，倘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册之。"知青澗城种世衡又遣王嵩以棗及畫龜爲書置蠟丸中遺旺榮，諭以早歸之意，欲元昊得之，疑旺榮。旺榮得之笑曰："种使君亦長矣，何爲此兒戲耶！"囚嵩窖中歲餘。知渭州王沿、總管葛懷敏使僧法淳持書往，而旺榮乃出嵩與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城，自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籍疑其款吾軍，留之數月。

二年，復大入，戰于定川，宋師大敗，葛懷敏死之，直抵渭州，大焚掠而去。詔籍招納，籍遣文貴還。月餘，元昊使文貴與王嵩以其臣旺榮、其弟旺令、嵬名瓌、卧譽諍三人書議和，然屈強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而詔籍復書許之。

明年，遣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勗與文貴俱來，猶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議者以爲改吾祖爲兀卒，特以侮玩朝廷，不可許。詔遣邵良佐、張士元、張子

害之處，斷絕麟、府糧餉之道。楊偕當初請求放棄黃河以外地區，據守合河津，皇帝没有同意。正值張亢管勾麟府軍馬事，在柏子將夏人打敗，又在兔毛川將其打敗，張亢築起十多道栅欄，河外地區開始鞏固。李元昊雖然多次取勝，但死傷一半人馬，衆人困乏難以徵集，財力不足，國中流傳"十不如"的歌謠表示怨恨。李元昊就放還塞門寨主高延德，於是請求和好，延州知州范仲淹寫信陳述禍福開導他。李元昊派他的親信野利旺榮答覆書信，語氣仍然傲慢。延州知州龐籍上言，夏境内鼠吃莊稼，而且天旱，李元昊想要歸順，就命令保安軍知軍劉拯告訴野利旺榮説："您現在掌管靈、夏軍隊，如果歸附内地，一定將西平疆土分封給你。"青澗城知州种世衡又以棗及畫龜寫成書信放在蠟丸中送給野利旺榮，告訴他早日歸附的意思，想要讓李元昊得到，而懷疑野利旺榮。野利旺榮收到後笑道："种使君年紀也大了，爲什麽玩這種兒戲呢！"將王嵩在地窖中關了一年多。渭州知州王沿、總管葛懷敏派僧法淳拿着書信前去，而野利旺榮就將王嵩與教練使李文貴放出到青澗城，自言用兵以來，財用困乏，人心利於和好。龐籍懷疑他試探我軍，將他們留了幾個月。

二年，夏人又大舉入侵，戰於定川，宋軍大敗，葛懷敏戰死，夏軍直達渭州，大肆燒掠後離去。下詔龐籍招附，龐籍派李文貴回去。過了一個多月，李元昊派李文貴與王嵩持其臣野利旺榮、其弟野利旺令、嵬名瓌、卧譽諍三人書信議和，可是堅持不肯削去僭號，而且説"如日正中，衹可順天西行，哪能逆天東下"。龐籍因爲他言辭没有順服，就讓他自行請求，而朝廷詔令龐籍覆信答應他。

第二年，派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勗與李文貴同來，仍然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改名曩霄而不稱臣。兀卒，就是吾祖，就像可汗的稱號。議事者認爲改吾祖爲兀卒，是故意用來侮弄朝廷，不能同意。下詔派邵良佐、張士元、張子奭、王正倫又前去商議，而且同意册封爲夏

奭、王正倫更往議，且許封册爲夏國主，而元昊亦遣如定、聿捨、張延壽、楊守素繼來。

國主，而元昊也派如定、聿捨、張延壽、楊守素接着前來。

四年，始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户，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寨進納朝廷，其栲栳、鐮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爲界，於内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以爲好。倘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詔答曰："朕臨制四海，廓地萬里，西夏之土，世以爲胙。今乃納忠悔咎，表於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無有渝變。申復懇至，朕甚嘉之。俯閲來誓，一皆如約。"十二月，遣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子奭充册禮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張士元副之。仍賜對衣、黄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册以漆書竹簡，籍以天下樂錦。金塗銀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國主印"，錦綬，塗金銀牌。緣册法物，皆銀裝金塗，覆以紫綉。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貿賣，宴坐朵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榷場于保安軍及高平寨，第不通青鹽。然宋每遣使往，館于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

四年，方纔獻上誓表道："兩相失去和好，已歷時七年，從今起立下誓約，希望藏於盟府。以前所掠奪的將校民户，各自不再歸還。從今起有邊人逃亡，也不得追捕。臣近來將本國城寨進獻朝廷，其中栲栳、鐮刀、南安、承平舊地及其他邊境蕃漢居住地方，請求中分劃界，界内聽憑修築城堡。凡每年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請求按照一定數目，臣不再有别的請求。請求頒發誓詔，是想要世代遵守，永以爲好。如果君親之義不存，或者臣子之心改變，就讓宗廟祭祀斷絶，子孫遭受禍殃。"下詔答覆道："我統治四海，拓疆萬里，西夏之地，世代作爲賜封。現在就歸順悔過，上表立下信誓，以日月作證，鬼神共鑒，延及子孫，没有改變。反復陳述極爲懇切，我很是嘉獎。閲覽來誓，一切都按照盟約。"十二月，派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子奭充任册禮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張士元爲副職。并賜對衣、黄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以漆書竹簡進行册封，以天下樂錦進行登記。金塗銀印，大小二寸一分，印文爲"夏國主印"，錦綬，塗金銀牌。册封儀式所用器物，都飾銀塗金，覆蓋紫綉。約定稱臣，奉行曆法，改所賜敕書爲詔而不稱名，允許自己設置官吏屬員。使者到京城，在驛站進行貿易，設宴坐於大殿東西側堂。使者到其國，相見采用賓客禮。在保安軍及高平寨設立榷場，祇是不許青鹽流通。可是宋每次派使者前去，都在宥州接待，終不再到達興、靈，而李元昊在國中稱帝依然如故。

是歲，遼夾山部落呆兒族八百户歸元昊，興宗責還，元昊不遣。遂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弟天齊王馬步軍大元帥將騎七千出南路，韓國王將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興

這年，遼夾山部落呆兒族八百户歸附李元昊，興宗要求遣返，元昊没有同意。興宗就親自率領騎兵十萬從金肅城出發，弟弟天齊王馬步軍大元帥率領騎兵七千從南路出發，韓國王帶兵六萬從北路出發，三路軍隊渡過黄河長驅而入。興

宗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得勝寺南壁以待。八月五日，韓國王自賀蘭北與元昊接戰，數勝之，遼兵至者日益，夏乃請和，退十里，韓國王不從。如是退者三，凡百餘里矣，每退必赭其地，遼馬無所食，因許和。夏乃遷延，以老其師，而遼之馬益病，因急攻之，遂敗，復攻南壁，興宗大敗。入南樞王蕭孝友寨，擒其鶻突姑駙馬，興宗從數騎走，元昊縱其去。

宗進入夏境内四百里，没看到敵人，占據得勝寺南面扎營以待。八月五日，韓國王從賀蘭北面與李元昊交戰，多次獲勝，遼兵日漸到來，夏就請求講和，退十里，韓國王不同意。這樣退了三次，共一百多里了，每次退兵必定除去地上草木，遼戰馬没有吃的，於是同意講和。夏就拖延，以拖垮遼軍，而遼的戰馬日益病倒，於是夏軍突然進攻，遼軍於是戰敗，又進攻南面軍營，興宗大敗。進入南樞王蕭孝友的營寨，擒獲他的鶻突姑駙馬，興宗帶領幾個騎兵逃走，李元昊放他離去。

元昊五月五日生，國人以其日相慶賀，又以四孟朔爲節。凡五娶，一曰大遼興平公主，二曰宣穆惠文皇后没藏氏，生諒祚，三曰憲成皇后野力氏，四曰妃没啰氏，五曰索氏。元昊以慶曆八年正月殂，年四十六。在位十七年，改元開運一年，廣運二年，大慶二年，天授禮法延祚十一年。謚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墓號泰陵。宋遣開封府判官、尚書祠部員外郎曹穎叔爲祭奠使，六宅使、達州刺史鄧保信爲吊慰使，賜絹一千匹、布五百端、羊百口、麵米各百石、酒百瓶。及葬，仍賜絹一千五百匹，餘如初賻。子諒祚立。

元昊五月五日生，國人在那天相慶賀，又將四季第一個月的朔日定爲節日。共娶了五個女子，一爲大遼興平公主，二爲宣穆惠文皇后没藏氏，生諒祚，三爲憲成皇后野力氏，四爲妃没啰氏，五爲索氏。李元昊在慶曆八年正月死，終年四十六歲。在位十七年，改年號開運一年，廣運二年，大慶二年，天授禮法延祚十一年。謚號爲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墓號泰陵。宋派開封府判官、尚書祠部員外郎曹穎叔任祭奠使，六宅使、達州刺史鄧保信任吊慰使，賞賜絹一千匹、布五百端、羊百頭、麵米各百石、酒百瓶。下葬時，仍賜絹一千五百匹，其他與先前賜賻相同。兒子李諒祚即位。

諒祚，景宗長子也，小字寧令哥，國語謂"歡嘉"爲"寧令"。兩岔，河名也，母曰宣穆惠文皇后没藏氏，從元昊出獵，至此而生諒祚，遂名焉。以慶曆七年丁亥二月六日生，八年戊子正月，方期歲即位。四月，遣尚書刑部員外郎任顓充册禮使，供備庫副使宋守約充副使，册諒祚爲夏國主。

李諒祚，是景宗的長子，小字寧令哥，本國語中把"歡嘉"叫作"寧令"。兩岔，是河名，母親是宣穆惠文皇后没藏氏，跟隨李元昊出去打獵，到這兒生下諒祚，就用來命名。在慶曆七年丁亥二月六日生，八年戊子正月，正滿一歲即位。四月，派尚書刑部員外郎任顓充任册禮使，供備庫副使宋守約充任副使，册封李諒祚爲夏國主。

嘉祐元年，母没藏氏薨，遣祖儒嵬多、聿則慶唐及徐舜卿來告哀，詔以集賢校理馮浩假尚書刑部郎中、直史館爲吊慰使，文思副使張惟清假文

嘉祐元年，母没藏氏薨，派祖儒嵬多、聿則慶唐及徐舜卿來朝報告喪事，下詔任命集賢校理馮浩以尚書刑部郎中、直史館名義爲吊慰使，文思副使張惟清以文思使名義爲副職，就獻所遺留

思使副之，乃獻遺留馬駝以謝。

諒祚幼養于母族訛龐，訛龐因專國政。初，麟州西城枕睥睨曰紅樓，下瞰屈野河，其外距夏境尚七十里，而田腴利厚，多入訛龐，歲東侵不已。至耕穫時，輒屯兵河西，經略使龐籍每戒邊將使毋得過屈野河，然所距屈野河猶二十里。管勾軍馬司賈逵徼循，見所侵田，稍過督邊吏，麟州守王亮懼，始以事聞。詔以殿直張安世、賈恩爲同巡檢經制之。訛龐晏然弗革，迫之則格鬥，緩之則歸耕，經略司遣使還所侵田，訛龐專爲讕言，無歸意。

嘉祐二年，遂圍兵宿境上，逮三月，增至數萬人，守將斂兵弗與戰。知麟州武戡築堡于河西，以爲保障。役既興，戡率將吏往按視，遇夏人于沙鼠浪，戡與管勾郭恩等欲止，而走馬承受黄道元以言脅之，遂夜進至卧牛峰，見烽舉，且鼓聲，道元猶不信，比明，至忽里堆，與夏人相去纔數十步，遂合戰，自旦至食時，夏人四面合擊，衆大潰，戡走，恩與道元及兵馬監押劉慶等被執。安撫司遣李思道、孫兆往議疆事，而訛龐驁不聽。久之，太原府、代州兵馬鈐轄蘇安静得夏國呂寧、拽浪撩黎來合議，乃築堠九，更新邊禁，要以違約則罷和市，自此始定。諒祚忌訛龐專，或告訛龐將叛，諒祚討殺之，夷其族。已而請去蕃禮，從漢儀。

嘉祐六年，上書自言慕中國衣冠，明年當以此迎使者。詔許之。

明年，又改西壽監軍司爲保泰軍，石州監軍司爲静塞軍，韋州監軍司爲祥祐軍，左廂監軍司爲神勇軍。遣人獻方物，稱宣徽南院使，詔諭非陪臣所宜稱，戒其僭擬，使遵誓詔。

的馬和駱駝以謝恩。

李諒祚幼時由母族訛龐撫養，訛龐因此專掌國政。當初，麟州西城緊靠城上短墻爲紅樓，下臨屈野河，其外距離夏境還有七十里，而土地肥沃多利，多歸入訛龐，每年不斷向東侵占。到耕種收穫時，就將軍隊駐扎在河的西面，經略使龐籍常常告誡邊將讓他們不得越過屈野河，可是離屈野河還有二十里。管勾軍馬司賈逵巡察，看到所侵占的田地，略爲督責邊吏，麟州守王亮害怕，開始上報此事。下詔以殿直張安世、賈恩任同巡檢經管此事。訛龐安然不動，催促時就相搏鬥，放鬆了就回來耕種，經略司派使者歸還侵占田地，訛龐特意編造謊言，没有歸還之意。

嘉祐二年，就在邊境上集結軍隊，三個月後，增到幾萬人，守將約束軍隊不與他們作戰。麟州知州武戡在河西修築堡壘，來作爲據守屏障。工役興起後，武戡率領將吏前去巡視，在沙鼠浪遇到夏人，武戡與管勾郭恩等想停止不前，可是走馬承受黄道元以言語脅迫他們，於是晚上進到卧牛峰，看到烽火點燃，而且有鼓聲，黄道元還不相信，等到天明，到忽里堆，與夏人相距纔幾十步，就交戰，從早上到中午，夏人四面合擊，兵士大敗潰散，武戡逃走，郭恩與黄道元及兵馬監押劉慶等被俘。安撫司派李思道、孫兆前去商議疆土之事，而訛龐傲慢不加聽從。過了很長時間，太原府、代州兵馬鈐轄蘇安静等到夏國呂寧、拽浪撩黎前來共同商議，就築起九堠，更改邊境禁令，以違約就停止和市相威脅，從此開始安定下來。李諒祚畏忌訛龐專權，有人上告訛龐將要反叛，李諒祚討伐將他殺了，夷滅其族。不久請求取消蕃禮，改從漢人禮儀。

嘉祐六年，上書自言愛慕中原衣冠，第二年一定以此迎接使者。下詔同意他。

第二年，又改西壽監軍司爲保泰軍，石州監軍司爲静塞軍，韋州監軍司爲祥祐軍，左廂監軍司爲神勇軍。派人進獻地方土産，自稱宣徽南院使，下詔告訴陪臣不應該這樣稱呼，告誡不要超越本分，讓他遵守誓詔。上表求太宗御製詩章隸

表求太宗御製詩章隸書石本，且進馬五十四，求《九經》、《唐史》、《册府元龜》及宋正至朝賀儀，詔賜《九經》，還所獻馬。

治平初，求復榷場，不許。既而遣吴宗等來賀英宗即位，詔令門見，使者不從，至順天門，且欲佩魚及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厩置一夕，絶其供饋。宗語不遜，宜折之，使如故事，良久，乃聽入。及賜食殿門，又訴於押伴張覲，詔命還赴延州與宜辨。宗度理屈，不復置對。遂詔諒祚懲約之。秋，夏人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户，擾邊塞弓箭手，殺掠人畜以萬計。程戡、王素、孫長卿諭安諸族首領，防誘脅散叛。遣文思副使王無忌齎詔問之，諒祚遷延弗受，已而因賀正使荔茂先獻表，歸罪宋邊吏。

三年，遂大舉攻大順城，分兵圍柔遠寨，燒屈乞村，栅段木嶺，州兵、熟户、蕃官趙明合擊退之。遣西京左藏庫副使何次公詰之。三月，乃獻方物謝罪，賜絹五百匹、銀五百兩。

神宗即位，乃遣内殿崇班魏璪賜以治平三年冬服、銀絹。供備庫副使高遵裕告哀，并以英宗遺留物賜之。秋，夏國遣使奉慰及進助山陵。冬，种諤取綏州，因發兵夜掩嵬名山帳，脅降之。諒祚乃詐爲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都巡檢侍其臻等殺之，邊吏以聞，命韓琦知永興軍，經略西方。諒祚錮送殺定者六宅使李崇貴、右侍禁韓道善及虜去定子仲通。

十二月，諒祚殂，年二十一。在位二十年，改元延嗣寧國一年，天祐垂聖三年，福聖承道四年，奲都六年，拱化五年。謚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墓號安陵。子秉常立。

書石本，而且進獻五十四馬，求《九經》、《唐史》、《册府元龜》及宋正月到朝祝賀禮儀，下詔賜《九經》，歸還所獻馬。

治平初年，要求恢復榷場，没有同意。不久派吴宗等來朝慶賀英宗即位，下詔命令在殿門進見，使者没有聽從，到順天門，還想佩魚及隨帶賀儀禮物，引伴高宜制止他，没有同意，將他留在驛站住了一晚，斷絶供應食物。吴宗出言不遜，高宜駁斥他，讓他按照舊例，過了很久，這纔讓他入宫。等到在殿門賜食，又向押伴張覲訴説，下詔命令他回到延州與高宜分辯。吴宗自知理虧，不再答辯。於是下詔李諒祚責罰約束他。秋天，夏人出兵秦鳳、涇原，掠奪熟户，侵擾邊塞弓箭手，掠殺人畜數以萬計。程戡、王素、孫長卿告諭安撫各族首領，防止被誘迫脅從發生叛亂。派文思副使王無忌持詔質問，李諒祚拖延不接受，不久通過賀正使荔茂先獻表，歸罪宋邊吏。

三年，就大舉進攻大順城，分兵包圍柔遠寨，焚燒屈乞村，在段木嶺築起栅欄，州兵、熟户、蕃官趙明合力將其擊退。派西京左藏庫副使何次公責問他。三月，就獻地方土産謝罪，賞賜絹五百匹、銀五百兩。

神宗即位，就派内殿崇班魏璪賜以治平三年冬服、銀絹。供備庫副使高遵裕通報喪事，一同把英宗遺留物賜給他。秋天，夏國派使者奉命吊慰及進助修建陵園。冬天，种諤攻取綏州，於是發兵夜襲嵬名山營帳，脅迫他們投降。李諒祚就假稱召集衆人商議，誘騙保安軍知軍楊定、都巡檢侍其臻等將他們殺了，邊吏上報，任命韓琦爲永興軍知軍，治理西部。李諒祚用枷押送來殺死楊定的六宅使李崇貴、右侍禁韓道善以及俘獲去的楊定兒子楊仲通。

十二月，李諒祚死，終年二十一歲。在位二十年，改年號延嗣寧國一年，天祐垂聖三年，福聖承道四年，奲都六年，拱化五年。謚號爲昭英皇帝，廟號毅宗，墓號安陵。兒子李秉常即位。

宋史卷四百八十六

列傳第二百四十五

外國(二)

夏國(下)

秉常，毅宗之長子，母曰恭肅章憲皇后梁氏。治平四年冬即位，時年七歲，梁太后攝政。

熙寧元年三月，遣新河北轉運使、刑部郎中薛宗道等來告哀，神宗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先已執送之矣，乃賜詔慰之。并諭令上大首領數人姓名，當爵祿之，俟崇貴至，即行册禮。及崇貴至，云定奉使諒祚，常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户，諒祚遺之寶劍、寶鑒及金銀物。初，定之歸，上其劍、鑒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爲定賣己，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崇貴等罪而削定官，没其田宅萬計。

二年二月，遣河南監牧使劉航等册秉常爲夏國主。三月，夏人入秦州，陷劉溝堡，殺范愿。既而進誓表，乞班誓詔，及請以安遠、塞門二寨易綏州。初，朝議欲官爵夏之首領，計分其勢，郭逵以爲彼必不受詔，且彼既恭順，宜布以大信，不當誘之以利。秉常果不奉詔，遣都羅重進來言曰："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反教小國之臣叛其君哉！"於是前議

李秉常，是毅宗的長子，母親是恭肅章憲皇后梁氏。治平四年冬即位，當時七歲，梁太后攝政。

熙寧元年三月，派新任河北轉運使、刑部郎中薛宗道等來朝通告喪事，神宗追問殺死楊定的事，薛宗道説殺人凶手早已押送來了，就賜詔加以吊慰。并且宣告命令他上奏大首領幾人姓名，將封給爵位俸禄，等李崇貴到，就舉行册封儀式。等到李崇貴到朝，説楊定奉命出使李諒祚，一直下拜稱臣，而且答應歸還沿邊熟户，李諒祚送他寶劍、寶鑒及金銀物品。當初，楊定回來，上交劍、鑒而隱匿了金銀，説李諒祚可以刺殺，皇帝高興，就提拔他爲保安知軍。不久夏人失去綏州，認爲是楊定出賣自己，所以殺了他。至此事情敗露，皇帝減輕李崇貴等罪而削去楊定官位，没收他的田宅價值數以萬計。

二年二月，派遣河南監牧使劉航等册封李秉常爲夏國主。三月，夏人侵入秦州，攻陷劉溝堡，殺死范愿。然後進獻誓表，請求頒發誓詔，以及請求以安遠、塞門二寨换取綏州。當初，朝廷議論想要封夏的首領官爵，計劃分裂其勢力，郭逵認爲他們一定不會接受詔命，而且他們既然恭敬順服，應該施以信義，不應當以利相誘。李秉常果然没有奉行詔命，派都羅重進來朝説道："皇上正以孝治理天下，爲什麼反而指使小國之臣背叛他們的君主呢！"於是原來的意見就廢除。

遂罷。乃賜誓詔，而綏州待得二寨乃還。夏主受册而二寨不歸，且欲先得綏州，遣罔萌訛以誓詔來言。及趙卨往交地，萌訛對以朝廷本欲得二寨，地界非所約。卨曰："若然，安遠、塞門二墻墟耳，安用之!"遂罷，詔城綏州。八月，表請去漢儀，復用蕃禮，從之。十月，遣使來謝封册。

三年五月，夏人號十萬，築鬧訛堡，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纔三千，逼遣偏將李信、劉甫、种詠等出戰，信等訴以衆寡不敵，復圭威以節制，親畫陣圖方略授之，兵進，遂大敗。復圭懼，欲自解，即執信等而取其圖略，命州官李昭用劾以故違節制，詠庾死獄中，斬信、甫，配流郭貴。復出兵邛州堡，夜入欄浪、和市，掠老幼數百；又襲金湯，而夏人已去，惟殺其老幼一二百人，以功告捷，而邊怨大起矣。八月，夏人遂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柔遠寨、荔原堡、淮安鎮、東谷 西谷二寨、業樂鎮，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榆林，距慶州四十里，游騎至城下，九日乃退。鈐轄郭慶、高敏、魏慶宗、秦勃等死之。

四年正月，种諤謀取横山，領兵先城囉兀，進築永樂川、賞逋嶺二寨，分遣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寨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二月，夏人來攻順寧寨，復圍撫寧，折繼世、高永能等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种諤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怖不能下筆，顧轉運判官李南公涕泗不已。於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千餘人

於是賜誓詔，而綏州等得到二寨後再歸還。夏主接受册命可是没有歸還二寨，而且想要先得到綏州，派罔萌訛持誓詔前來上言。等到趙卨前去交還土地，罔萌訛回答説朝廷本想得到二寨，不是所約定的地界。趙卨説："如果這樣，安遠、塞門衹是兩個墻墟而已，有什麽用!"於是此事作罷，下詔在綏州築城。八月，上表請求取消漢儀，重新采用蕃禮，答應他。十月，派使者來朝感謝册封。

三年五月，夏人號稱十萬，修築鬧訛堡，慶州知州李復圭集合蕃、漢兵纔三千人，强行派遣偏將李信、劉甫、种詠等出戰，李信等訴説人數多少不相當，李復圭以節制相威迫，親自畫陣圖方略交給他們，軍隊前進，於是大敗。李復圭害怕，想開脱自己，就逮捕李信等取走其陣圖方略，命令州官李昭用彈劾他們故意違背節制，种詠病死在獄中，斬李信、劉甫，發配流放郭貴。又出兵邛州堡，夜裏侵入欄浪、和市，掠奪老幼幾百人；又襲擊金湯，而夏人已經離開，祇殺其老幼一二百人，以功報告取得勝利，而邊境怨恨大大産生了。八月，夏人就大舉入侵環慶，攻打大順城、柔遠寨、荔原堡、淮安鎮、東谷 西谷二寨、業樂鎮，兵多的號稱二十萬，兵少的不下一二萬，駐於榆林，離慶州四十里，游動騎兵到達城下，九日纔退。鈐轄郭慶、高敏、魏慶宗、秦勃等因此而死。

四年正月，种諤圖謀攻取横山，領兵先在囉兀築城，進築永樂川、賞逋嶺二寨，分别派遣都監趙璞、燕達修築撫寧故城，以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寨交給河東路修築，各相距四十多里。二月，夏人前來進攻順寧寨，又包圍撫寧，折繼世、高永能等領兵駐守細浮圖，離撫寧很近，囉兀兵勢還完好。种諤在綏德節制各軍，聽到夏人來到，茫然失措，想寫信召來燕達，戰栗恐懼不能下筆，對着轉運判官李南公流淚不止。於是新築各堡都被攻陷，將士一千多人都戰死。當初，朝廷意見認爲种諤新築囉兀城，離綏德一百多里，橋梁僻遠險隘，難於運送

皆没。初，朝議以謌新築囉兀城，去綏德百餘里，偏梁險狹，難於餽餉，且城中無井泉，遣李評、張景憲往視之，未至而撫寧陷，遂詔棄囉兀城。五月，燕達以戍卒輜重歸自囉兀，爲夏人邀擊，達多失亡。九月，夏遣使入貢，且以二寨易綏州，乞如舊約，詔不允。

糧餉，而且城中没有井泉，派李評、張景憲前去視察，未到而撫寧陷落，於是下詔放棄囉兀城。五月，燕達帶領戍守兵士及輜重從囉兀返回，被夏人攔擊，燕達損失傷亡很大。九月，夏派使者入朝進貢，而且以二寨换取綏州，請求按照舊約，下詔不許可。

五年正月，夏鈐轄結勝爲麟州步將王文郁戰降，授供奉官；久之，謀竄歸，事覺，詔聽其去。六月，夏人還荔原堡逃背熟户鬼通等七十八人。閏七月，遣部將景思立、王存以涇原兵出南路，王韶由東谷徑趨武勝，未至十餘里，逢夏人戰，遂至其城，瞎藥棄城夜遁，大首領曲撒四王阿南珂出奔，乃城武勝。十二月，遣使進馬贖《大藏經》，詔賜之而還其馬。

五年正月，夏鈐轄結勝被麟州步將王文郁打敗投降，授任供奉官；過了很久，圖謀逃奔回去，事情被發覺後，下詔聽任他離去。六月，夏人歸還荔原堡逃離熟户鬼通等七十八人。閏七月，派部將景思立、王存帶領涇原軍隊出兵南路，王韶從東谷直赴武勝，離城有十多里，碰到夏人作戰，就到達其城，瞎藥棄城夜逃，大首領曲撒四王阿南珂出逃，就築城武勝。十二月，派使者進獻馬贖回《大藏經》，下詔賜給他并歸還其馬。

八年三月，夏人以索蕃、漢部盜人畜投南界者，牒熙河經略司請高太尉赴三岔堡會議，牒稱大安二年。乃詔鄜延經略司，令牒宥州問妄稱年號，且牒非其地分邊臣會議，皆違越生事，是必夏主不知，請問之。夏人進奉山陵後期，詔令先至永厚陵設祭後至闕奉慰。帝謂輔臣曰：“元昊昔僭號，遣使上表稱臣，其辭猶遜，朝廷不先詰其所以然而遽絶之，縱邊民蕃部討虜，故元昊嘗自謂爲諸羌所立不得辭，朝廷不得命，不得已而變。西師亟戰輒敗，天下騷然，仁宗悔之。當元昊僭書來，獨諫官吴育謂難以中國叛臣處之，或可稍易以名號，議者皆以爲不然，卒困中原，而後歲賜，封册爲夏國主，良可惜哉！”

八年三月，夏人以搜捕蕃、漢部偷盜人畜投奔南界的，下牒熙河經略司請求高太尉前去三岔堡會集商議，牒文稱大安二年。就下詔鄜延經略司，命令下牒到宥州責問妄稱年號，而且下牒給不是本地區的邊臣會集商議，都是違反約定引起事端，此事夏主一定不知道，請求加以問罪。夏人進奉山陵遲到，下詔命令先到永厚陵設祭然後到朝進行吊慰。皇帝對輔臣説：“元昊以前僭號稱帝，派使者上表稱臣，其言辭仍然恭順，朝廷不先責問其這樣做的理由却立刻與其斷交，派邊民蕃部討虜，所以元昊曾自稱爲諸羌所立推辭不了，朝廷不得册命，不得已而有變故。西部軍隊屢戰屢敗，天下騷亂不安，仁宗對此很後悔。元昊僭書來時，衹有諫官吴育認爲難以把他當作中國的叛臣，或許可以稍加改變名號，議事者都不同意，終於使中原困迫，而以後歲賜，册封爲夏國主，確實可惜啊！”

元豐二年六月，夏人自滿堂川入大會平，殺防田人馬，兵官李浦等逼逐出塞。九月，綏德把截楊永慶聲徼循邊而掩取蕃部首級，詐言斬犯邊

元豐二年六月，夏人從滿堂川入侵大會平，殺死防田人馬，兵官李浦等驅逐出塞。九月，綏德把截楊永慶聲稱巡察邊境乘其不備襲取蕃部首級，假稱斬殺進犯邊界之人，下詔廢去永慶出身

人，詔毀永慶出身文字，送西京編管。

四年四月，有李將軍清者，本秦人，説秉常以河南地歸宋，國母知之，遂誅清而奪秉常政。鄜延總管种諤乃疏秉常遇弑，國内亂，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之會。帝然之，遂遣王中正往鄜延、環慶，稱詔募禁兵，從者將之。詔熙河李憲等，以秉常見囚，大舉征夏；及詔諭夏國嵬名諸部首領，能拔身自歸及相率共誅國仇，當崇其爵賞，敢有違拒者誅九族。八月，中正及諤言涇原、環慶會兵取靈州，復討興州，麟府、鄜延先會夏州，取懷州渡會興州。憲總七軍及董氊兵三萬，至新市城，遇夏人，戰敗之。王中正出麟州，禡辭自言代皇帝親征，提兵六萬，才行數里，即奏已入夏境，屯白草平九日不進。環慶經略使高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涇原總管劉昌祚將卒五萬出慶州，諤將鄜延及畿内兵九萬三千出綏德城。九月，諤圍米脂，夏人來救，戰于無定川，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十月，遂克米脂，降守將令分訛遇，進攻石州。中正以河東軍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没，遂繼諤趨夏州，而民皆潰，軍無所得。遵裕至清遠軍，攻靈州，夏人决黄河灌營，復抄絶餉道，士卒凍溺死，餘兵纔萬三千人，遂歸。夏人追戰，將官俞平死之。中正至宥州奈王井，糧盡，士卒死亡者已二萬，乃引軍還。諤兵無食，會大雪死，遂潰，入塞者纔三萬人。昌祚遇夏人于磨臍隘，夏之拒者二三萬人，昌祚乃分兵渡葫蘆河，奪其隘，與統軍國母弟梁大王戰，遂大破之。憲營于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内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

文字，送西京編管。

四年四月，有將軍李清，原是秦人，勸説李秉常將黄河以南土地歸還宋，國母獲知，就誅殺李清而奪去李秉常的政權。鄜延總管种諤就上疏説李秉常被弑，國内大亂，應該興師問罪，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皇帝同意他，就派遣王中正前去鄜延、環慶，稱奉詔招募禁兵，由隨從之人帶領。下詔熙河李憲等，因李秉常被囚禁，大舉征伐夏；以及下詔告諭夏國嵬名各部首領，能够脱身歸附及相繼共誅國仇的，一定提高他的封爵賞賜，敢有違抗的誅滅九族。八月，王中正及种諤上言涇原、環慶合兵攻取靈州，又討伐興州，麟府、鄜延先會兵於夏州，攻取懷州渡會兵於興州。李憲總領七軍及董氊軍隊三萬，到新市城，遭遇夏人，將他們打敗。王中正出兵麟州，駐營祭辭自稱代皇帝親征，領兵六萬，纔前行幾里，就上奏已經進入夏境，駐於白草平九天不進兵。環慶經略使高遵裕帶領步騎兵八萬七千、涇原總管劉昌祚領兵五萬出慶州，种諤帶領鄜延及畿内軍隊九萬三千出兵綏德城。九月，种諤包圍米脂，夏人前來救援，戰於無定川，大敗夏人，斬首五千級。十月，就攻克米脂，守將令分訛遇投降，進攻石州。王中正帶領河東軍隊渡無定河，沿水北行，都是潮濕沙地，人馬多陷没，就跟着种諤前去夏州，而百姓都已逃散，軍隊一無所獲。高遵裕到清遠軍，攻打靈州，夏人將黄河决開淹灌軍營，又繞路切斷糧餉之道，士卒凍溺而死，剩下軍隊纔一萬三千人，於是帶兵返回。夏人追擊，將官俞平戰死。王中正到達宥州奈王井，糧食已盡，士卒已死了兩萬，就帶兵返回。种諤軍隊没有糧食，正逢大雪死去，於是潰散，入塞的纔三萬人。劉昌祚在磨臍隘遭遇夏人，夏抵禦部隊有二三萬人，劉昌祚就分兵渡過葫蘆河，奪取其隘，與統軍國母弟梁大王作戰，於是大敗夏人。李憲在天都山下扎營，燒毀夏的南牟内殿以及館庫，追擊其統軍仁多唛丁，將他打敗，抓獲一百多人，就班師回去。涇原總兵侍禁魯福、彭孫護送糧餉到鳴沙川，與夏人三次交

仁多唆丁，敗之，擒百人，遂班師。涇原總兵侍禁魯福、彭孫護餽餉至鳴沙川，與夏人三戰，敗績。初，夏人聞宋大舉，梁太后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不須拒之，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絶其餽運，大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梁后從之，宋師卒無功。

戰，大敗。當初，夏人聽到宋大舉進兵，梁太后在朝廷上詢問對策，各位年輕將領都請求出戰，衹有一個老將説："不用抵抗他們，衹要堅壁清野，讓他們深入境内，在靈、夏聚集精鋭部隊後派輕騎兵抄路斷絶其糧道，大軍没有糧食，就可不戰而困了。"梁太后聽從他，宋軍最終没有取得戰功。

五年正月，遼使涿州遺書云："夏國來稱，宋兵起無名，不測事端。"神宗報以"夏國主受宋封爵，昨邊臣言，秉常見爲母黨囚辱，比令移問事端，其同惡不報。繼又引兵數萬侵犯我邊界，義當有征。今彼以屢遭敗衄，故遣使詭情陳露，意在間貳，想彼必以悉察。"夏人聞此，遂不至。五月，沈括請城古烏延城以包横山，使夏人不得絶沙漠。遂遣給事中徐禧、内侍押班李舜舉往議。禧復請于銀、夏、宥之界築永樂城。永樂依山無水泉，獨种諤極言不可，禧率諸將竟城之，賜名銀川寨；禧等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永樂接宥州，附横山，夏人必争之地。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來攻，珍使報禧，乃挾李舜舉來援，而夏兵至者號三十萬，禧登城西望，不見其際，宋軍始懼。翌日，夏兵漸逼，禧乃以七萬陣城下，坐譙門，執黄旗令衆曰："視吾旗進止！"夏人縱鐵騎渡河，或曰："此號'鐵鷂子'，當其半濟擊之，乃可有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聽。鐵騎既濟，震蕩衝突，大兵從之，禧師敗績，將校寇偉、李思古、高世才、夏儼、程博古及使臣十餘輩、士卒八百餘人盡没。詔李憲、張世矩往援，及令括遣人與約退軍，當還永樂地。夏人進侵，及縣門，潰歸

五年正月，遼人出使涿州送來書信説："夏國來陳説，宋起兵没有名目，不知道事端。"神宗答以"夏國主接受宋封爵，前段時間邊臣上言，李秉常現被母族囚禁受辱，等到命令移文責問事端，其同黨惡人不加回答。接着又帶兵幾萬侵犯我邊界，理當征伐。現在他們因爲屢遭挫敗，所以派使者陳述虚假情況，意在離間，料想他們一定全部察知。"夏人聽説後，就没有來。五月，沈括請求在古烏延城築城以包括横山，使夏人不能越過沙漠。於是派給事中徐禧、内侍押班李舜舉前去商議。徐禧又請求在銀、夏、宥之界築永樂城。永樂依山無水泉，衹有种諤極力陳言不可以，徐禧率領諸將最終還是築了城，賜名銀川寨；徐禧等返回米脂，將一萬兵士交給曲珍進行守衛。永樂地接宥州，附於横山，是夏人必争之地。徐禧等築城後離去，九日，夏人來攻打，曲珍派人通報徐禧，就强制李舜舉前來救援，而夏兵到達的號稱三十萬，徐禧登城向西望去，不見其邊際，宋軍開始害怕。次日，夏兵漸漸進逼，徐禧就以七萬兵士列陣於城下，坐於譙門，手執黄旗命令衆人説："看我的旗進退！"夏人派鐵騎渡河，有人説："這號稱'鐵鷂子'，等到他們渡了一半進行襲擊，就可以得逞，登岸得地後那麽其鋒芒就不可阻擋了。"徐禧没有聽從。鐵騎渡河後，縱横衝殺，大部隊隨後，徐禧軍隊大敗，將校寇偉、李思古、高世才、夏儼、程博古及使臣十多人、士卒八百多人全部戰死。下詔李憲、張世矩前去救援，以及命令沈括派人與夏訂約退兵，將歸還永樂之地。夏人進兵入侵，到達縣門，潰敗回城的，開決水寨取道登城，夏人

城者，决水寨爲道以登，夏人因之，奔歸于城者三萬人皆没。夏兵圍之者厚數里，游騎掠米脂。將士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鑿井不得泉，渴死者大半，括等援兵及餽運皆爲夏大兵所隔。夏人呼珍來講和，吕整、景思義相繼而行，夏人髡思義囚之，而城圍者已浹旬矣。夜半，夏兵環城急攻，城遂陷，高永能戰没，禧、舜舉、運使李稷皆死於亂兵，惟曲珍、王湛、李浦、吕整裸跣走免，蕃部指揮馬貴獨誓死持刀殺數十人而没。是役也，死者將校數百人，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乃耀兵米脂城下而還。宋自熙寧用兵以來，凡得葭蘆、吴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帝臨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夏西南都統、昴星嵬名濟乃移書劉昌祚曰：

中國者，禮樂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動止猷爲，必適于正。若乃聽誣受間，肆詐窮兵，侵人之土疆，殘人之黎庶，是乖中國之體，爲外邦之羞。昨者朝廷暴興甲兵，大窮侵討，蓋天子與邊臣之議，爲夏國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進兵，一舉可定，故去年有靈州之役，今秋有永樂之戰，然較其勝負，與前日之議，爲何如哉！

朝廷於夏國，非不經營之，五路進討之策，諸邊肆撓之謀，皆嘗用之矣。知徼幸之無成，故終於樂天事小之道。況夏國提封一萬里，帶甲數十萬，南有于闐作我歡鄰，北有大燕爲我强援，若乘間伺便，角力競鬥，雖十年

緊隨其後，逃回城中的三萬人都覆没。夏兵的包圍厚達幾里，游動騎兵掠奪米脂。將士晝夜血戰，城中缺水已有幾天，鑿井不得水泉，渴死的有大半人，沈括等援兵以及運送糧餉都被夏大部隊阻隔。夏人叫曲珍前去講和，吕整、景思義相繼而行，夏人將景思義施以髡刑關押起來，而城被圍已足足十天了。半夜，夏兵環城猛烈進攻，城就被攻陷，高永能戰死，徐禧、李舜舉、運使李稷都死於亂兵中，衹有曲珍、王湛、李浦、吕整裸身赤足逃脱，蕃部指揮馬貴一人誓死持刀殺了幾十人後死去。這次戰役，將校死了幾百人，士卒、役夫死了二十多萬，夏人就在米脂城下炫耀軍隊後回去。宋從熙寧用兵以來，一共取得葭蘆、吴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戰，官軍、熟羌、義保死了六十萬人，錢、粟、銀、絹數以萬計，不可勝數。皇帝臨朝沉痛哀悼，而夏人也因此困乏。夏西南都統、昴星嵬名濟就移書劉昌祚道：

中國，是禮樂所存，恩信所出的地方，謀劃舉動，一定合於正道。如果反而聽信誣陷離間，肆行欺詐窮兵黷武，侵犯他國疆土，殘害他國百姓，這就違背了中國的根本，爲外邦所耻。前日朝廷突然發動軍隊，大舉入侵征討，大概天子與邊臣的意見，認爲夏國正遵守以前的盟誓，應該出其不意，五路出兵，一舉可以平定，所以去年有靈州之戰，今秋有永樂之戰，可是將其勝負，與以前的意見相比較，是怎麽樣的呢！

朝廷對於夏國，不是没有謀劃的，五路進兵討伐的計策，各邊肆意擾亂的謀略，都曾經用過了。知道僥幸不會成功，所以最終采取安於天命供奉小國的方法。況且夏國封疆一萬里，軍隊幾十萬，南有于闐作爲我友好鄰邦，北有大燕作爲我强大後援，如果乘機行事，互相較量爭鬥，即使十年哪能罷休

豈得休哉！即念天民無辜，受此塗炭之苦，國主自見伐之後，夙夜思念，爲自祖宗之世，事中國之禮無或虧，貢聘不敢怠，而邊吏幸功，上聰致惑，祖宗之盟既阻，君臣之分不交，存亡之機，發不旋踵，朝廷豈不恤哉！

至於魯國之憂，不在顓臾，隋室之變，生於楊感。此皆明公得於胸中，不待言而後喻。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進讜言，闢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好如初，生民重見太平，豈獨夏國之幸，乃天下之幸也。

昌祚上其書，帝喻答之。

六年二月，夏人大舉圍蘭州，已奪西關門，鈐轄王文郁集死士七百，夜縋城而下，持短兵突營，遂拔去。五月，復來，圍九日，大戰，侍禁韋禁死之，乃解去。閏六月，遣使謨箇、咩迷乞遇來貢，表曰："夏國累得西蕃木征王子書，稱南朝與夏國交戰歲久，生靈荼毒，欲擬通和。緣夏國先曾請所侵疆土，不從；以此未便輕許。西蕃再遣使散八昌郡、丹星等到國，稱南朝語言計會，但當遣使齎表，自令引赴南朝。切念臣自歷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於近歲尤甚歡和，不意憸人誣間，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寨，因茲構怨，歲致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還所侵，倘垂開納，别效忠勤。"乃賜詔曰："頃以權强，敢行廢辱，朕用震驚，令邊臣往問，匿而不報，王師徂征，蓋討有罪。今遣使造庭，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益用嘉納。已戒邊吏毋輒出兵，爾亦其守先盟。"遂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其新復城寨，徼循毋出三二里，夏之歲賜

呢？就是顧念百姓無辜，受此塗炭之苦，國主自從被征伐之後，日夜思考，認爲從祖宗以來，事奉中國的禮節没有一點虧缺，進貢聘問不敢怠慢，可是邊臣求功，以致皇上受到蒙蔽，祖宗的盟誓既已無效，不再有君臣的名分，存亡之機，頃刻即發，朝廷哪能不憂慮呢！

至於魯國的憂患，不在顓臾，隋室的變故，生於楊感。這些都是明公得之於心，不言而喻的。現在天下急切盼望的，正在於英才，何不進獻正直之言，除去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好如初，百姓重新見到太平，這不衹是夏國之幸，也是天下之大幸。

劉昌祚獻上他的書信，皇帝告諭加以答覆。

六年二月，夏人大舉包圍蘭州，已奪取西城門，鈐轄王文郁集合敢死之士七百人，晚上拴繩從城上下來，持短兵器衝殺敵營，於是夏人撤離。五月，又來，圍城九天，大戰，侍禁韋禁陣亡，就解圍離去。閏六月，派使者謨箇、咩迷乞遇來朝進貢，上表道："夏國連續收到西蕃木征王子書信，陳説南朝與夏國交戰年久，生靈荼毒，想要準備和好。因爲夏國先前曾經請求所侵占的疆土，没有答應；因此不便於輕易許可。西蕃第二次派使者散八昌郡、丹星等到國，陳説南朝囑托商議，衹是應當派使者送表，自然命令他起身前去南朝。切念臣從歷代以來，進貢侍奉朝廷，無所虧欠怠慢，至於近年來尤其和好，不料奸邪小人誣陷離間，朝廷特此發動大軍，侵奪疆土城寨，因此結下怨恨，年年引起交戰。現在乞求朝廷示以大義，特地歸還所侵土地，如果承蒙聽納，另行效忠獻力。"就賜詔道："以前倚仗强大權勢，竟敢廢去欺辱君主，我因此震驚，命令邊臣前往問罪，徒黨隱匿不報，所以王師出征，是爲討伐有罪之人。現在派使者到朝廷，言辭禮節恭順，接着聽説國政全部恢復如故，更加因此贊許采納。已告誡邊吏不得輕易出兵，希望你們也遵守先前的盟約。"於是下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其新近收復的城寨，巡察不得超出三二里，

如舊。

七年正月，圍蘭州，李憲戰却之。六月，攻德順軍，巡檢王友戰死。九月，圍定西城，燒龕谷族帳，遂以十月至静邊，鈐轄彭孫敗之，殺其首領仁多唛丁。十二月攻清遠，隊將白玉、李貴死之。

八年三月，神宗崩，賜以遺留物。夏人攻葭蘆，供奉王英戰死。七月，遣使丁拏嵬名謨鐸、副使吕則陳聿精等來奠慰。十月，遣芭良、嵬名濟、賴昇聶、張聿正進助山陵禮物。夏國主母梁氏薨，訃至，以朝散郎、刑部郎中杜紘充祭奠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王有言充吊慰使。夏以主母遺留物來進。

元祐元年二月，始遣使入貢。五月，遣鼎利、罔豫章來賀哲宗即位。六月，復遣訛囉聿來求所侵蘭州、米脂等五寨。使未至，蘇轍兩疏請因其請地而與之。司馬光言："此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新開數寨，皆是彼田，今既許其内附，豈宜靳而不與？彼必曰：'新天子即位，我卑辭厚禮以事中國，庶幾歸我侵疆，今猶不許，則是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爲國家之耻，無乃甚於今日乎？群臣猶有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爲國家之憂。願决聖心，爲兆民計。"時異議者衆，唯文彦博與光合，遂從之。秋七月乙丑，秉常殂，時年二十六。在位二十年，改元乾道二年，天賜禮盛國慶五年，大安十一年，天安禮定一年。謚曰康靖皇帝，廟號惠宗，墓號獻陵。子乾順立。

乾順，惠宗之長子也，母曰昭簡

夏的歲賜依舊。

七年正月，夏軍包圍蘭州，李憲將其打退。六月，攻打德順軍，巡檢王友戰死。九月，包圍定西城，焚燒龕谷部族營帳，於是在十月到達静邊，鈐轄彭孫將其打敗，殺其首領仁多唛丁。十二月攻打清遠，隊將白玉、李貴死於此戰。

八年三月，神宗去世，賞賜遺留物品。夏人攻打葭蘆，供奉王英戰死。七月，派使者丁拏嵬名謨鐸、副使吕則陳聿精等來朝祭奠吊慰。十月，派遣芭良、嵬名濟、賴昇聶、張聿正進助山陵禮儀器物。夏國主母梁氏去世，訃告到朝，任命朝散郎、刑部郎中杜紘充祭奠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王有言充吊慰使。夏以主母遺留物品來朝進獻。

元祐元年二月，開始派使者入朝進貢。五月，派遣鼎利、罔豫章來朝慶賀哲宗即位。六月，又派訛囉聿來朝求取被侵占的蘭州、米脂等五寨。使者還未到朝，蘇轍兩次上疏請求趁其請求得地就給予他們。司馬光説："這是邊境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戰，本由我朝引起，新開闢的幾寨，都是他們的田地，現在既然答應其依附内地，哪應該吝惜而不給予呢？他們一定説：'新天子即位，我言辭謙卑禮物厚重地事奉中國，想來可能歸還我被侵疆土，現在還是不答應，那麽就是恭順無用，不如以武力攻取。'小則上書侮慢，大則攻陷新城。到那個時候，不得已而給予他們，就成爲國家的耻辱，不是更甚於今天嗎？群臣仍有見小忘大，守近遺遠，吝惜這無用之地，使連年用兵不斷，成爲國家的憂患。希望聖上决斷，爲億萬百姓着想。"當時持不同意見的人很多，衹有文彦博與司馬光意見一致，就聽從了。秋天七月乙丑，李秉常死，當時二十六歲。在位二十年，改年號乾道二年，天賜禮盛國慶五年，大安十一年，天安禮定一年。謚號爲康靖皇帝，廟號惠宗，墓號獻陵。兒子李乾順即位。

乾順，是惠宗的長子，母親稱昭簡文穆皇后

文穆皇后梁氏，生三歲即位。元祐元年十月，以父殂，遣使吕則罔聿謨等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寨，待歸我陷執民，當畫以給還。乃遣金部員外郎穆衍充祭奠使，供備庫使張楙充吊慰使。夏遣使進馬、駝來賀興龍節。

二年正月，遣權樞密院都承旨公事劉奉世爲册禮使，崇儀副使崔象先副之，册乾順爲夏國主，仍節度、西平王。三月，夏遣大使映吴嵬名諭密、副使廣樂毛示聿等詣太皇太后進駝、馬以謝奠慰。七月，夏人攻鎮戎軍諸堡，劉昌祚等禦之而退。

三年三月，攻德靖寨，諸將米贇、郝普戰死。詔劉昌祚以涇原萬人駐德順軍，熙河五千人駐通遠軍，據秦鳳要害，以爲掎角。夏人遂攻龕谷寨，寨兵及東關堡巡檢等戰不利，死者幾百人。

四年二月，始遣使謝封册。六月，稍歸永樂所獲人，遂以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寨與之，而畫界未定。遣崇儀使董正叟、如京使李玩押賜夏國生日禮物及冬服。七月坤成節、十二月興龍節皆遣使來賀。

五年六月，夏人來言，畫疆界者不依綏州内十里築堡鋪供耕牧、外十里立封堠作空地例，以辨兩國界。詔曰："已諭邊臣如約，夏之封界當亦體此。"冬，攻蘭州之質孤、勝如堡，既而遣使來賀正旦。

六年七月，遣使來賀坤成節。九月，圍麟、府三日，殺掠不計，鄜延都監李儀等盡没。

七年，屢攻綏德城，以重兵壓涇原境，留五旬，大掠，築壘于没烟峽口以自固。游師雄請自蘭州李諾平東抵通遠定西、通渭之間，建汝遮、

梁氏，出生三歲即位。元祐元年十月，因父死，派遣使者吕則罔聿謨等來朝通告喪事。下詔從元豐四年後用兵所得城寨，等到歸還我朝陷落被俘百姓，一定劃界交還。於是派遣金部員外郎穆衍充任祭奠使，供備庫使張楙充任吊慰使。夏派遣使者進獻馬、駱駝來朝慶賀興龍節。

二年正月，派遣代理樞密院都承旨公事劉奉世任册禮使，崇儀副使崔象先爲副職，册封乾順爲夏國主，沿任節度、西平王。三月，夏派遣大使映吴嵬名諭密、副使廣樂毛示聿等詣見太皇太后進獻駱駝、馬以感謝奠祭吊慰。七月，夏人攻打鎮戎軍各堡，劉昌祚等抵禦後退去。

三年三月，攻打德靖寨，諸將米贇、郝普戰死。下詔劉昌祚以涇原一萬人駐守德順軍，熙河五千人駐守通遠軍，占據秦鳳要害，作爲掎角牽制之勢。夏人於是攻打龕谷寨，寨兵以及東關堡巡檢等作戰失利，死了幾百人。

四年二月，纔派遣使者感謝封册。六月，漸漸歸還永樂所俘獲的人，就將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寨交給它，可是劃界没有確定。派遣崇儀使董正叟、如京使李玩押送賜給夏國生日禮物及冬服。七月坤成節、十二月興龍節都派使者來朝慶賀。

五年六月，夏人來朝上言，劃疆界者没有按照綏州内十里修築堡鋪以供耕牧、外十里建立封堠作爲空地的規例，來劃分兩國疆界。下詔道："已經告訴邊臣按照條約，夏的封界應當也能如此。"冬天，攻打蘭州的質孤、勝如堡，然後派使者來慶賀正旦。

六年七月，派使者來朝慶賀坤成節。九月，包圍麟、府三天，殺掠不計其數，鄜延都監李儀等全都死去。

七年，多次攻打綏德城，以重兵迫近涇原境内，停留五旬，大肆搶掠，在没烟峽口修築堡壘以自我鞏固。游師雄請求從蘭州李諾平東抵通遠定西、通渭之間，修建汝遮、納迷、結珠龍

納迷、結珠龍三寨及置護耕七堡，以固藩籬；穆衍請於質孤、勝如二堡之間，城李諾平以控要害。議未决，秦鳳都監康謂以爲："夏之所以未臣附而屢肆兵者，以我勢分於堤備，兵未練而賞罰失當耳。若擇鋭結伍，伺彼之動，聚則先擊，散則復襲，則彼分而我聚，以衆擊寡，可得志也。"詔謂詣闕，而下其事於諸道。

八年四月，復遣使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寨，詔數其違順不常而却其請。

紹聖元年二月，夏進馬助太皇太后山陵。復遣使再議易地，詔不允。

三年九月，大入鄜延，西自順寧、招安寨，東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絶，至延州北五里。十月，忽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國主子母親督桴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鋭者留龍安。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乃破。守兵二千八百人惟五人得脱，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皇城使張俞死之。既還，留一書置漢人頸上，曰："貸汝命，爲我投於經略使處。"其言曰："夏國昨與朝廷議疆埸，惟有小不同，方行理究，不意朝廷改悔，却於坐團鋪處立界。本國以恭順之故，亦黽勉聽從，遂於境内立數堡以護耕，而鄜延出兵，悉行平蕩，又數數入界殺掠。國人共憤，欲取延州，終以恭順，止取金明一寨，以示兵鋒，亦不失臣子之節也。"延帥吕惠卿上于樞密院而不以聞。初，哲宗聞夏人來寇，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寨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

三寨以及設置保護耕作的七堡，以加固邊防；穆衍請求在質孤、勝如二堡之間，在李諾平建城以控制要害。意見没有决定，秦鳳都監康謂認爲："夏所以没有臣附而多次肆意用兵，是因爲我方勢力分散於防備，軍隊没有訓練而賞罰不當而已。如果挑選精兵組成隊伍，伺察它的行動，如果聚集就先打擊，如果分散就再襲擊，那麼他們分散而我方聚集，以衆擊寡，是可以實現志願的。"下詔康謂到朝，將此事下達各道。

八年四月，又派遣使者以蘭州一境换取塞門二寨，下詔責備其違順不定而拒絶了他們的請求。

紹聖元年二月，夏進獻馬助修太皇太后山陵。又派遣使者再次商議交换土地，下詔不允許。

三年九月，大舉進入鄜延，西自順寧、招安寨，東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絶，到延州以北五里。十月，忽然從長城一日内騎馬到達金明，環繞城墻分列營寨，國主子母親督戰鼓，放縱騎兵四處搶掠。知道麟州有防備，又回到金明，然後精鋭騎兵留在龍安。邊將以全部兵力乘其不備進攻没有打退，金明就被攻破。守軍二千八百人衹有五人得以逃脱，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都已用完，將官皇城使張俞死於此。還兵後，留下一封書信放在漢人頸上，説："饒你性命，替我投遞到經略使那兒。"其言道："夏國以前與朝廷商議疆界，衹有小小的不同，正進行處理研究，没想到朝廷改悔，却在坐團鋪處立界。本國因爲恭順的緣故，也勉强聽從，就在境内建立數堡以保護耕作，可是鄜延出兵，都進行掃蕩，又多次侵入界内殺掠。國人共憤，想要攻取延州，終因恭順，衹攻取金明一寨，以顯示軍隊鋒芒，也不失臣子之節。"延州帥吕惠卿上奏到樞密院却没有上報。當初，哲宗聽説夏人前來入侵，泰然笑道："五十萬軍隊深入我境，不過十天，取勝不過得一二寨就該離去。"不久果然攻破金明引兵退去。

四年正月，涇原都鈐轄王文振率諸將破没煙峽新寨，斬獲三千餘級。二月，夏復以七萬衆攻綏德，鄜延將兵戰退之。

元符元年十二月，涇原折可適掩夏西壽統軍嵬名阿埋、監軍妹勒都逋，獲之。彗星見，乾順赦國中。

二年正月，國母梁氏薨，遼遣使蕭德崇來爲夏人議和。乃復書謂：若果出至誠，深悔謝罪，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五月，夏蘭會正鈐轄革瓦孃以部落來降，授内殿崇班，賜銀、絹、緡錢各三百。七月，環州种朴徼赤羊川，獲賞囉訛乞家屬百五十餘口，孳畜五千。夏人千餘騎來追，戰却之，擒監軍訛勃囉及首領淚丁訛遇。詔令赴闕，存恤訛乞家屬，又遣人持其家信號往招之。九月，夏人來告國母哀，因上表謝過。詔夏主："省所上表，能抗章引慝，已諭邊臣，我疆彼界，毋相侵犯。"已而夏以二千騎出浮圖岔來戰，供奉官陳告、差使李戭死之。閏九月，古邈川部族叛，熙河將王愍率兵掩擊，翌日，夏人馬數萬圍愍等，力戰敗之，擒其鈐轄嵬名乞遇；統制苗履又戰於青唐峗，夏人敗績。十二月，遂遣令能、嵬名濟等進誓表曰："臣國久不幸，時多遇凶，兩經母黨之擅權，累爲奸臣之竊命。頻生邊患，增怒上心，釁端既深，理訴難達。幸凶黨伏誅，稚躬反正。遐馳懇奏，陳前咎之所歸；乞紹先盟，果淵衷之俯納。故班詔而申諭，獲貢誓以輸誠，謹當飭疆吏而永絶争端，戒國人而常遵聖化，違約則凶咎再降，背盟則基緒非延。約束事條，恭依處分。"詔報曰："爾以凶黨造謀，數干邊吏，而能悔過請命，祈紹先盟。念彼種人，均吾

四年正月，涇原都鈐轄王文振率領諸將攻破没煙峽新寨，斬獲三千多首級。二月，夏又以七萬軍隊攻打綏德，鄜延將兵將其打退。

元符元年十二月，涇原折可適突襲夏西壽統軍嵬名阿埋、監軍妹勒都逋，將其俘獲。彗星出現，李乾順在國中行赦。

二年正月，國母梁氏去世，遼派遣使者蕭德崇來朝爲夏人議和。就答覆書信道："如果確實出於至誠，深悔謝罪，定當慢慢地考慮適宜辦法，開以自新之路。五月，夏蘭會正鈐轄革瓦孃帶領部落來投降，授任内殿崇班，賞賜銀、絹、緡錢各三百。七月，環州种朴攔擊於赤羊川，俘獲賞囉訛乞家屬一百五十多口，牲畜五千。夏人一千多騎兵來追趕，將其打退，擒獲監軍訛勃囉及首領淚丁訛遇。下詔命令趕赴朝廷，撫恤賞囉訛乞家屬，又派人拿着他家信號前去招撫他。九月，夏人來朝通告國母喪事，於是上表謝罪。下詔夏主："審閱所上表，能够直言承認過錯，已經告諭邊臣，彼此疆界，不相侵犯。"不久夏以二千騎兵出浮圖岔來作戰，供奉官陳告、差使李戭戰死。閏九月，古邈川部族反叛，熙河將王愍率兵突襲，第二天，夏人馬幾萬包圍王愍等，王愍奮力作戰將夏人打敗，擒獲其鈐轄嵬名乞遇；統制苗履又戰於青唐峗，夏人大敗。十二月，就派遣令能、嵬名濟等進獻誓表道："臣國長期不幸，時多遇凶，兩度經歷母黨擅權，接連被奸臣盜用權柄。連年發生邊境禍患，添怒皇上之心，嫌隙既深，合理陳述難以通達。幸而凶黨伏罪受誅，幼主撥亂反正。遠道馳來懇切上奏，陳述以前罪過之所歸；請求繼承先前的盟誓，使至深誠意得以接納。所以班詔申令告諭，獲貢誓以輸納誠意，定當嚴格告誡邊疆官吏而永遠消除争端，告誡國人而一直遵守聖明教化，違反盟約則凶咎再次降臨，背棄盟約則國家基業不得延續。規約事情條例，恭敬地聽憑處置。"下詔回報道："你因凶黨圖謀，多次干犯邊吏，可是能够悔過請命，祈求繼承先前盟誓。念及他們種族之人，都是我的赤子百姓，使他們安定静

赤子，措之安靜，乃副朕心。嘉爾自新，俯從厥志，爾無爽約，朕不食言。自今已往，歲賜仍舊。"

三年正月，哲宗崩，徽宗即位。九月，夏遣使來奠慰及賀即位。十月，復遣使來賀天寧節。

建中靖國元年，乾順始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

崇寧三年，蔡京秉政，使熙河王厚招夏國卓羅右厢監軍仁多保忠，厚云："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不聽。京愈責厚急，乃遣弟詣保忠許，還爲夏之邏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爲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没，聲言假兵于遼矣。三年，遼以成安公主嫁乾順。

四年，詔西邊能招致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用京計也。陶節夫在延州，大加招誘，乾順遣使巽請，皆拒之，又令殺其牧放者。夏人遂入鎮戎，略數萬口，執知鄯州高永年而去，又攻湟州，自是兵連者三年。大觀元年，始遣人修貢。

政和四年冬，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訛哆以書遺其國統軍梁哆唛曰："我居漢二十年，每見春廩既虚，秋庾未積，糧草轉輸，例給空券，方春未秋，士有饑色。若捲甲而趨，徑搗定遠，唾手可取，定遠既得，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我儲穀累歲，闕地而藏之，所在如是，大兵之來，斗糧無齎，可坐而飽也。"哆唛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民盡發窖穀，哆唛圍定邊，失所藏。越七日，訛哆遂以其部萬餘歸夏。乾順築臧底河城，遂詔河東節度使童貫爲

處，纔符合我的心意。嘉獎你能改正自新，聽從其志，你不違約，我不食言。從今以後，歲賜依舊。"

三年正月，哲宗去世，徽宗即位。九月，夏派遣使者來奠祭吊慰以及慶賀即位。十月，又派使者來慶賀天寧節。

建中靖國元年，李乾順開始建立國學，設弟子員額三百人，設立養賢務以供給糧食。

崇寧三年，蔡京掌政，讓熙河人王厚招撫夏國卓羅右厢監軍仁多保忠，王厚説："仁多保忠雖然有歸附之意，可是下面没有依附的人。"奏章多次上遞，没有聽從。蔡京督責王厚更加急切，就派弟弟到仁多保忠那兒，回來時被夏巡邏的人抓獲，就追召仁多保忠趕赴牙帳。王厚認爲仁多保忠即使不被殺死，也不能重新主管軍政，如果得到他，一個匹夫而已，於事無益。蔡京發怒，一定命令以金帛將他招撫來。夏就點集軍隊，延、渭、慶三路各幾千騎兵出没，揚言從遼借兵了。三年，遼把成安公主嫁給李乾順。

四年，下詔西部邊境能招撫人前來的，不論是首領隨從，賞令與斬首級相同，是采用蔡京的主意。陶節夫在延州，大加招撫誘導，李乾順派使者卑謙請求，都加以拒絶，又下令殺死其放牧之人。夏人就侵入鎮戎，掠去幾萬人，抓獲鄯州知州高永年離去，又攻打湟州，從此三年連年用兵。大觀元年，開始派人修好進貢。

政和四年冬天，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訛哆將書信送交其國統軍梁哆唛道："我居於漢地二十年，常常看到春糧已盡，秋糧未積，糧草轉運，依例供給空券，春秋之間，士兵有飢色。如果發兵前去，直搗定遠，唾手可得，定遠既得，那麽附近十多個城就可不攻而破了。我連年積儲穀物，掘地埋藏起來，到處都是如此，大軍前來，即使不帶糧草，也可以坐而飽食了。"哆唛於是帶領一萬人來迎接。轉運使任諒事先知道其圖謀，招募百姓將地藏穀物全都挖掘出來，哆唛包圍定邊，失去儲藏穀物。過了七日，訛哆就帶其部落一萬多人歸附夏。李乾順修築臧底河城，於是下詔河東節度使童貫任陝西經略加以討伐。

陝西經略以討之。

五年春，遣熙河經略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略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爲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人右厢軍戰於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級。貫奏凱，皆遷秩。秋，仲武、王厚復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鳳第三將全軍萬人皆没。厚懼，厚賂貫而匿之。冬，夏人以數萬騎略蕭關而去。

六年春，劉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三日不克，援後期不至，城中請降，法受其降而屠之，獲首三千級。种師道以十萬衆復攻臧底河城，克之。十一月，夏人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漲天，兵對不睹，乃潜穿壕爲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復屠之而去。

宣和元年，童貫復逼劉法使取朔方。法不得已，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國主弟察哥郎君率步騎爲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别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軍，朱定國力戰，自朝及暮，兵不食而馬亦渴死多。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盍朱峗，守兵見，追之，墜崖折足，爲一别瞻軍斬首而去。是役死者十萬，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常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爲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劉仲武、何灌等赴之，乃解去。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

五年春天，派遣熙河經略劉法率領步騎兵十五萬出兵湟州，秦鳳經略劉仲武率兵五萬出兵會州，童貫以中軍駐守蘭州，作爲兩路聲援。劉仲武到清水河，築城屯守後返回。劉法與夏人右厢軍戰於古骨龍，大敗夏人，斬首三千級。童貫上奏捷報，都遷升官秩。秋天，劉仲武、王厚又會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的軍隊攻打夏臧底河城，大敗，死了十分之四五，秦鳳第三將全軍一萬人全都覆没。王厚驚恐，重重地賄賂童貫隱匿了此事。冬天，夏人以幾萬騎兵劫掠蕭關後離去。

六年春天，劉法、劉仲武會合熙、秦軍隊十萬人攻打夏仁多泉城，三天没有攻下，援兵遲誤期限没有到達，城中請求投降，劉法接受了投降後進行屠殺，獲首級三千。种師道帶領十萬軍隊再次攻打臧底河城，將它攻下。十一月，夏人大舉進攻涇原靖夏城。當時很久没有下雪，夏先派幾萬騎兵繞城，揚起滿天塵土，看不見對面的士兵，就暗中穿過城壕修地道進入城中，城就陷落，又進行屠殺後離去。

宣和元年，童貫又逼迫劉法讓他攻取朔方。劉法不得已，帶兵二萬出發，到統安城，遭遇夏國主弟察哥郎君率領步騎兵列作三陣，以擋住劉法前軍，又另外派遣精鋭騎兵登山繞出其後，大戰七個時辰，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軍，朱定國奮力作戰，從早上到傍晚，兵士没有吃飯而馬渴死的也有很多。劉法乘夜潛逃，等到天明，跑了七十里，到盍朱峗，守兵發現，追趕他，落崖斷足，被一名别瞻軍斬首後離去。此役死了十萬人，童貫隱瞞失敗而以捷報上奏。察哥郎君看到劉法首級，惻然對其部下説："劉將軍以前在古骨龍、仁多泉打敗我，我一直避其鋒芒，認爲是天生神將，哪料到今天被一名小卒斬首呢！他的失誤在於憑恃勝利輕易出兵，不可不戒。"於是乘勝包圍震武，劉仲武、何灌等前去，就解圍離去。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運送糧餉，自從築城後三年間，知軍李明、孟清都被夏人殺害。當初，夏人攻陷劉法軍

皆爲夏人所殺。初，夏人陷法軍，圍震武，欲拔之。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而宣撫司受解圍之賞者數百人，實自去之也。諸路所築城寨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爲之蕭條，果如察哥之言。十月，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投以誓詔，不取，貫不能屈，但迫館伴强之，使持還，及邊，遂棄之而去。賈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

欽宗即位，遣使來賀正旦。先是，金人滅遼，黏罕遣撒拇使夏國，許割天德、雲内、金肅、河清四軍及武州等八館之地，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靖康元年三月，夏人遂由金肅、河清渡河取天德、雲内、武州、河東八館之地。四月，陷震威城，兵馬監押朱昭死之。繼而金貴人兀室以數萬騎陽爲出獵，掩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

歲丁未，乾順改元正德，時建炎元年也。是歲九月，金帥兀术回雲中，遣保静軍節度使楊天吉約侵宋，乾順許之。十月，通問使傅雱見金左監軍希尹于雲中，希尹以國書授雱，爲夏國請熙寧以來侵地。蓋彼既奪其地，乃責償于宋以報之。

二年正月，以主客員外郎謝亮爲陝西撫諭使兼宣諭使，從事郎何洋爲太學博士，持詔書賜乾順。亮西入關，鄜延經略使王庶遺亮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夏國爲患小而緩，金人爲患大而急。方其挫鋭熙河，奔北鄜延，秋稼未登，兵士困餓。閣下苟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雖未足盡雪舊耻，亦可驅逐渡河，全秦奠枕，徐圖恢復矣。"亮不能用，遂由環慶入西

隊，包圍震武，想要攻取它。察哥郎君説："不要攻克此城，把它留作南朝病塊。"就自行帶兵離去。可是宣撫司接受解圍之賞的有幾百人，其實是夏人自行離去的。諸路所築城寨都是寸草不生，夏所不爭的土地，而邊關重輔因此蕭條削弱，果然像察哥郎君所説的。十月，夏派遣使者來朝慶賀天寧節，投與誓詔，使者不取，童貫不能使其屈從，衹是迫使館伴勉强他們，讓他們拿回去，到了邊界，使者就扔下誓詔離去。賈炎得到後將它獻上，童貫開始大受挫敗。

欽宗即位，派使者來慶賀元旦。在此之前，金人滅遼，黏罕派遣撒拇出使夏國，答應割讓天德、雲内、金肅、河清四軍及武州等八館之地，約定攻打麟州，以牽制河東的形勢。靖康元年三月，夏人就從金肅、河清渡過黄河攻取天德、雲内、武州、黄河以東八館之地。四月，攻陷震威城，兵馬監押朱昭死於此戰。接着金貴人兀室帶領幾萬騎兵假稱出獵，乘其不備突至天德，逼退夏人，全部奪得夏人土地。夏人請和，金人拘押其使者。

丁未年，李乾順改年號正德，當時是建炎元年。這年九月，金帥兀术回雲中，派保静軍節度使楊天吉約請入侵宋，李乾順答應了。十月，通問使傅雱在雲中拜見金左監軍希尹，希尹把國書授給傅雱，替夏國請求得到熙寧以來所侵土地。這是因爲金既已奪取夏地，就向宋要求償還土地加以回報。

二年正月，任命主客員外郎謝亮爲陝西撫諭使兼宣諭使，從事郎何洋爲太學博士，持詔書賜給李乾順。謝亮向西入關，鄜延經略使王庶送信給謝亮道："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的事，專行是可以的。夏國成爲禍患小而緩，金人成爲禍患大而急。正當夏在熙河挫了鋭氣，在鄜延潰敗，秋稼未熟，兵士困乏飢餓。閣下如果能憑仗使節督促各路協同起兵，即使不能洗盡舊耻，也可將其驅趕渡過黄河，保全秦地安定，慢慢圖謀恢復大業了。"謝亮未能采用，就從環慶進入西夏。慶曆後，夏國主曾以賓禮接見使者，

夏。慶曆後，夏國主嘗以賓禮見使者，亮至，乾順乃倨然見之，留居幾月，始與約和罷兵。亮歸，而夏之兵已躡其後，襲取定邊軍。

謝亮到後，李乾順却很傲慢地接見他，留住幾個月後，纔與他約和罷兵。謝亮回來，而夏的軍隊已緊隨其後，攻取定邊軍。

明年，亮還行在。二月，金帥婁宿連陷長安、鳳翔，隴右大震。夏人諜知關陝無備，遂檄延安府言："大金割鄜延以隸本國，須當理索，敢違拒者，發兵誅討之。"帥臣王庶檄報曰："金人初犯本朝，嘗以金肅、河清畀爾，今誰與守？國家以奸臣貪得，不恤鄰好，遂至于此。貪利之臣，何國無之，豈意夏國躬蹈覆轍！比聞金人欲自涇原徑搗興、靈，方切寒心，不圖尚欲乘人之急。幕府雖士卒單寡，然頗皆節制之師，左支右吾，尚堪一戰。果能辦此，何用多言。"因遣諜間其用事臣李遇，夏人竟不出。是歲，開封尹宗澤奏疏請北伐，且言乞遣辯士西説夏國，東説高麗，俾出助兵。

第二年，謝亮回到皇帝所在地。二月，金帥婁宿接連攻陷長安、鳳翔，隴右大受震動。夏人偵探得知關陝没有防備，就下檄文到延安府道："大金割鄜延以隸屬本國，應當按理索取，敢違抗的，發兵誅殺討伐。"帥臣王庶下檄回報道："金人當初入犯本朝，曾將金肅、河清給了你，現在是誰在守衛？國家因奸臣貪得無厭，不考慮鄰邦友好，就到了如此地步。貪利之臣，哪國没有，哪想到夏國親蹈覆轍！等到聽説金人想從涇原直搗興、靈，正在寒心，没料到還想乘人之危。幕府雖然士卒人少勢單，但大都是訓練有素的軍隊，勉力而行，還能一戰。果能辦理此事，何用多説。"趁機派間諜離間其當事臣李遇，夏人最終没有出兵。這年，開封府尹宗澤奏疏請求北伐，而且上言請求派能言之士向西游説夏國，向東游説高麗，讓他們出兵相助。

三年，知樞密院事張浚使川、陝，謀北伐，欲通夏國爲援，奏請國書，詔從之。七月，浚西行，復以主客員外郎謝亮假太常卿，權宣撫處置司參議官，再使夏國。

三年，知樞密院事張浚出使川、陝，謀求北伐，想要與夏國通好作爲援助，奏請國書，下詔同意。七月，張浚西行，又任命主客員外郎謝亮以太常卿名義，代理宣撫處置司參議官，第二次出使夏國。

四年正月，浚遣亮往，迄不得其要領而還。十月，環慶路統制慕洧叛，降于夏國。

四年正月，張浚派遣謝亮前去，最終不得其要領而回。十月，環慶路統制慕洧反叛，投降夏國。

紹興元年二月，同州觀察副使劉惟輔棄德順軍輸款于夏，夏人拒不受。八月，詔以夏本敵國，毋復班曆日。十一月，川、陝宣撫副使吴玠始遣人通夏國書。

紹興元年二月，同州觀察副使劉惟輔放棄德順軍投降夏，夏人拒不接受。八月，下詔因夏原爲敵國，不再頒發日曆。十一月，川、陝宣撫副使吴玠開始派人與夏國互通書信。

二年九月，吕頤浩言："聞金、夏交惡，夏國屢遣人來吴玠、關師古軍中，宜令張浚通問，以擇其情。"是歲，餘覩謀結燕雲之人圖女直，黏罕覺，欲誅之，餘覩父子遁入夏國，

二年九月，吕頤浩上言："聽説金、夏交惡，夏國多次派人來吴玠、關師古軍中，應該命令張浚通書詢問，以探明情況。"這年，餘覩陰謀勾結燕雲之人謀取女真，黏罕發覺，想要誅殺他，餘覩父子逃入夏國，夏人因其兵少没有接納。

夏人以其兵少不納。

四年十二月，吴玠奏夏國數通書，有不忘本朝意。

五年，乾順改元大德。

七年正月，吴璘奏西蕃三十八族首領趙繼忠來歸，用可扼西夏右臂。十月，僞齊知同州李世輔謀執金帥撒里曷歸宋，不克，遂奔夏。世輔父母親族在延安者，金人殺之無遺類。

九年，夏人陷府州。靈芝生於後堂高守忠家，乾順作《靈芝歌》，俾中書相王仁宗和之。乾順以世輔爲静難軍承宣使、鄜延岐雍等路經略安撫使。世輔請兵，將報延安之役，夏主俾先討别種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世輔擒之以報。乾順乃爲出兵，遣文臣王樞、武臣㖃訛等隨之。世輔軍至延安，撒里曷走耀州，世輔購得害其父母者，殺之東城，聞金人降赦，歸宋河南地，乃説王樞等降宋。㖃訛不從，世輔抽刀斫之，不中；遂縛樞，命王晞韓護送行在。五月丙午，世輔以其衆三千人歸宋，授世輔護國承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賜名顯忠。

六月四日，乾順殂，年五十七。在位五十四年，改元天儀治平四年，天祐民安八年，永安三年，貞觀十三年，雍寧五年，元德八年，正德八年，大德五年。謚曰聖文皇帝，廟號崇宗，墓號顯陵。子仁孝嗣。

仁孝，崇宗長子也，紹興九年六月，崇宗殂，即位，時年十六。十月，詔還王樞及夏國之俘百九十人。十一月，仁孝尊其母曹氏爲國母。十二月，納后罔氏。

十年，夏改元大慶。三月，詔胡世將與夏人議入貢，夏人不報。

十一年六月，夏樞密使慕洧弟慕

四年十二月，吴玠上奏夏國幾次通致書信，有不忘本朝之意。

五年，李乾順改年號大德。

七年正月，吴璘上奏西蕃三十八族首領趙繼忠來朝歸附，用他可扼制西夏右臂。十月，僞齊同州知州李世輔圖謀拘押金帥撒里曷歸附宋，事情不成，就逃奔夏。李世輔父母親族在延安的，被金人殺得一個不剩。

九年，夏人攻陷府州。靈芝生於後堂高守忠家，李乾順作《靈芝歌》，讓中書相王仁宗唱和。李乾順任命李世輔爲静難軍承宣使、鄜延岐雍等路經略安撫使。李世輔請兵，將要報延安一役之仇，夏主讓他先討伐號稱“青面夜叉”的另一部族的酋長，李世輔將他擒獲加以回報。李乾順就爲他出兵，派文臣王樞、武臣㖃訛等跟隨他。李世輔軍隊到達延安，撒里曷逃奔耀州，李世輔懸賞購得殺害其父母的人，在東城殺了，聽説金人降下赦令，歸還宋黄河以南土地，就勸説王樞等投降宋。㖃訛不同意，李世輔抽刀砍他，没有砍中；就捆縛王樞，命令王晞韓護衛押送到行在所。五月丙午，李世輔率領其部隊三千人歸附宋，授任李世輔護國承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賜名顯忠。

六月四日，李乾順死，終年五十七歲。在位五十四年，改年號天儀治平四年，天祐民安八年，永安三年，貞觀十三年，雍寧五年，元德八年，正德八年，大德五年。謚號爲聖文皇帝，廟號崇宗，墓號顯陵。兒子李仁孝繼位。

李仁孝，是崇宗的長子，紹興九年六月，崇宗死，即位，當時十六歲。十月，下詔歸還王樞及夏國被俘的一百九十人。十一月，李仁孝尊其母曹氏爲國母。十二月，納娶皇后罔氏。

十年，夏改年號大慶。三月，下詔胡世將與夏人商議進貢，夏人没有答覆。

十一年六月，夏樞密使慕洧的弟弟慕濬謀

濬謀反，伏誅。仁孝上尊號曰制義去邪。十一年九月，夏國饑。

反，伏罪受誅。李仁孝上尊號稱制義去邪。十一年九月，夏國饑荒。

十三年三月，地震，逾月不止；地裂，泉涌出黑沙。歲大饑，乃立井里以分振之。

十三年三月，地震，一月多不止；地裂，泉水涌出黑沙。年歲大饑，就設井里以分別救濟。

十三年，夏改元人慶。始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中，親爲訓導。

十三年，夏改年號人慶。開始在國中設立學校，在宫禁中設立小學，親自加以訓示教導。

十四年，彗星見坤宫，五十餘日而滅，占其分在夏國。

十四年，彗星出現在坤宫，五十多日後消失，占其分野在夏國。

十五年八月，夏重大漢太學，親釋奠，弟子員賜予有差。

十五年八月，夏尊尚大漢太學，親自釋奠，弟子們賞賜不等。

十六年，尊孔子爲文宣帝。

十六年，尊孔子爲文宣帝。

十七年，改元天盛。策舉人，始立唱名法。

十七年，改年號天盛。策試舉人，開始建立唱名法。

十八年，復建内學，選名儒主之。增修律成，賜名《鼎新》。

十八年，又建内學，選擇名儒主持。增修律法完成，賜名《鼎新》。

二十八年，始立通濟監鑄錢。

二十八年，開始設立通濟監鑄錢。

二十九年，歸宋官李宗閔上書言：“夏國副使屈移，嘗兩使南朝，以爲衣冠禮樂非他國比。怨金人叛盟，奪其所與地。此其情可見。壬子歲，黏罕嘗聚兵雲中以窺蜀，夏人謂將圖己，舉國屯境上以待其至。今誠遣辯士往説之，夏國必不難出兵，庶足爲吾聲援，以圖恢復。”書奏，不報。

二十九年，歸宋官李宗閔上書道：“夏國副使屈移，曾兩次出使南朝，認爲衣冠禮樂他國難以相比。怨恨金人背叛盟約，奪去所給土地。這是明擺的形勢。壬子年，黏罕曾聚兵雲中以窺伺蜀，夏人認爲將要對付自己，舉國在邊境駐兵以等待其到來。現在如果派能言之士前去游説，夏國一定不難出兵，可足以作爲我方聲援，以圖謀恢復大業。”書上奏，没有答覆。

三十年，夏封其相任得敬爲楚王。

三十年，夏封其相任得敬爲楚王。

三十一年，立翰林學士院，以焦景顔、王僉等爲學士，俾修實録。金主亮犯四川，宣撫使吴璘檄西夏，俾合兵討之。

三十一年，設立翰林學士院，以焦景顔、王僉等爲學士，讓他們修撰實録。金主完顔亮侵犯四川，宣撫使吴璘下檄給西夏，讓它合兵討伐。

三十二年，夏國移置中書、樞密於内門外。大禁奢侈。始封制蕃字師野利仁榮爲廣惠王。夏人聞金人南侵，以騎兵二千至蔡園川及馬家巉、禿頭嶺，將分道入攻，宣撫使吴璘命鎮戎軍守將秦弼説諭之。金兵敗，夏人乃還。

三十二年，夏國移設中書、樞密於皇宫門外。大禁奢侈。開始封制定蕃字大師野利仁榮爲廣惠王。夏人聽説金人南侵，以騎兵二千到蔡園川及馬家巉、禿頭嶺，打算分路進攻，宣撫使吴璘命令鎮戎軍守將秦弼告諭他們。金兵戰敗，夏人就回去了。

乾道三年五月，夏國相任得敬遣間使至四川宣撫司，約共攻西蕃，虞允文報以蠟書。七月，得敬間使再至宣撫司，夏人獲其帛書，傳至金人。

四年，夏改元乾祐。得敬以謀篡伏誅。淳熙十二年二月，諜報故遼國大石牙林假道于夏以伐金，密詔利西都統制吳挺與制置使留正議之。

十三年四月，復詔挺結夏國。當時論議可否及夏人從違，史皆失書。

紹熙四年九月二十日，仁孝殂，年七十。在位五十五年，改元大慶四年，人慶五年，天盛二十一年，乾祐二十四年。謚曰聖德皇帝，廟號仁宗，陵號壽陵。子純佑嗣。

純佑，仁宗長子也，母曰章獻欽慈皇后羅氏。仁宗殂，即位，時年十七。明年改元天慶。

開禧二年正月二十日廢，遂殂，年三十。在位十四年，謚曰昭簡皇帝，廟號桓宗，陵號莊陵。鎮夷郡王安全立。

安全，崇宗之孫，越王仁友之子。開禧二年正月，廢其主純佑自立，明年改元應天。

嘉定四年八月五日安全殂，年四十二。在位六年，改元應天四年，皇建二年。謚曰敬穆皇帝，廟號襄宗，陵號康陵。有子曰承禎。齊國忠武王彥宗之子大都督府主遵頊立。

遵頊，始以宗室策試進士及第，爲大都督府主。嘉定四年七月三日立，時年四十九，改元光定。金衛紹王崇慶元年三月遣使册爲夏國王。

七年夏，左樞密使萬慶義勇遣二僧齎蠟書來西邊，欲與共圖金人，復侵地，制置使黃諠不報。

其後金人南遷，議徙都長安，遣元帥赤盞以重兵宿鞏州。夏主畏其侵

乾道三年五月，夏國相任得敬派密使到四川宣撫司，約定一起進攻西蕃，虞允文報以蠟書。七月，任得敬密使第二次到宣撫司，夏人獲取其帛書，傳給金人。

四年，夏改年號乾祐。任得敬因陰謀篡位伏罪受誅。淳熙十二年二月，間諜報告原遼國大石牙林向夏借道以討伐金，密詔利西都統制吳挺與制置使留正商議此事。

十三年四月，又下詔吳挺聯合夏國。當時意見可否以及夏人是否服從，史書都失於記載。

紹熙四年九月二十日，李仁孝死，終年七十歲。在位五十五年，改年號大慶四年，人慶五年，天盛二十一年，乾祐二十四年。謚號稱聖德皇帝，廟號仁宗，陵號壽陵。兒子李純佑繼位。

李純佑，是仁宗的長子，母親是章獻欽慈皇后羅氏。仁宗死，即位，當時十七歲。第二年改年號天慶。

開禧二年正月二十日被廢，於是去世，終年三十歲。在位十四年，謚號稱昭簡皇帝，廟號桓宗，陵號莊陵。鎮夷郡王李安全即位。

李安全，是崇宗的孫子，越王李仁友之子。開禧二年正月，廢其國主純佑自己即位，第二年改年號應天。

嘉定四年八月五日安全去世，終年四十二歲。在位六年，改年號應天四年，皇建二年。謚號稱敬穆皇帝，廟號襄宗，陵號康陵。有兒子名叫承禎。齊國忠武王李彥宗之子大都督府主李遵頊即位。

李遵頊，當初以宗室策試進士及第，任大都督府主。嘉定四年七月三日即位，當時四十九歲，改年號光定。金衛紹王崇慶元年三月派使者册封爲夏國王。

七年夏天，左樞密使萬慶義勇派兩位僧人携帶蠟書來到西部邊境，想要與宋一起圖謀金人，收復被侵奪的土地，制置使黃諠没有答覆。

此後金人南遷，商議遷都長安，派元帥赤盞以重兵駐守鞏州。夏主害怕其侵逼，就派樞密使

迫，乃遣樞密使都招討甯子寧、忠翼赴蜀閫議夾攻秦、鞏；聶子述俾利西安撫丁焴答書，飭將吏嚴兵以待。時嘉定十二年三月也。子述尋罷去，焴持議不可輕動，師不可出。十二月，甯子寧遣使復申前說，且責我以失期，時安丙再開宣閫，許之，命利州副都統制程信任其責。

十三年八月，甯子寧以師期來告，丙遂決意出師，以奏札聞諸朝，不待報可，命將大舉，卒無功。夏人甯子寧、嵬名公輔亦率其衆歸國。

十四年正月，丙回利州。

十六年，遵頊自號上皇，傳位於其子德旺。

寶慶二年春，遵頊殂，年六十四。改元光定十三年。謚曰英文皇帝，廟號神宗。

丙戌七月，德旺殂，年四十六。改元乾定四年。廟號獻宗。

清平郡王之子南平王晛立，二年丁亥秋，爲大元所取，國遂亡。

夏之境土，方二萬餘里，其設官之制，多與宋同。朝賀之儀，雜用唐、宋，而樂之器與曲則唐也。

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曰鹽、曰南威、曰會。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曰永、曰涼、曰甘、曰肅、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寧、曰樂、曰廓、曰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甘、涼之間，則以諸河爲溉，興、靈則有古渠曰唐來，曰漢源，皆支引黄河。故灌溉之利，歲無旱澇之虞。

其民一家號一帳，男年登十五爲丁，率二丁取正軍一人。每負贍一人爲一抄。負贍者，隨軍雜役也。四丁

都招討甯子寧、忠翼赴蜀帥府商議夾攻秦、鞏；聶子述讓利西安撫丁焴答覆書信，告誡將吏嚴陣以待。當時是嘉定十二年三月。聶子述不久罷官離去，丁焴主張不可輕率行動，軍隊不可派出。十二月，甯子寧派使者又陳述前説，而且責備我方超過預定期限，當時安丙再次開設宣撫使府，同意了，命令利州副都統制程信負責此事。

十三年八月，甯子寧前來通告發軍日期，安丙就决定出兵，以奏札上報朝廷，不等答覆同意，命令將官大規模舉兵，最終没有取得戰功。夏人甯子寧、嵬名公輔也帶領其部隊回國。

十四年正月，安丙回到利州。

十六年，李遵頊自號上皇，傳位給兒子李德旺。

寶慶二年春天，李遵頊去世，終年六十四歲。改年號光定十三年。謚號稱英文皇帝，廟號神宗。

丙戌七月，李德旺去世，終年四十六歲。改年號乾定四年。廟號獻宗。

清平郡王的兒子南平王李晛即位，二年丁亥秋天，被大元攻取，國家於是滅亡。

夏的國土，方圓二萬多里，其所設官制，大多與宋相同。朝賀禮儀，雜用唐朝、宋朝，而樂器與樂曲則用唐朝的。

黄河内外，州郡共二十二個。黄河以南九州：爲靈、洪、宥、銀、夏、石、鹽、南威、會。黄河以西九州：爲興、定、懷、永、涼、甘、肅、瓜、沙。熙、秦河以外四州：爲西寧、樂、廓、積石。其地富産五穀，尤其適合稻麥生長。甘、涼之間，則以各條河流灌溉，興、靈則有古渠名爲唐來、漢源，都是引流於黄河。所以灌溉之利，四時無旱澇之憂。

其百姓一家號稱一帳，男子十五歲爲丁，一般二丁取入正軍一人。每負擔給養一人爲一抄。負擔給養的人，是隨軍雜役。四丁爲兩抄，其餘

爲兩抄，餘號空丁。願隸正軍者，得射他丁爲負贍，無則許射正軍之疲弱者爲之。故壯者皆習戰鬥，而得正軍爲多。凡正軍給長生馬、駝各一。團練使以上，帳一、弓一、箭五百、馬一、橐駝五，旗、鼓、槍、劍、棍棓、粆袋、披氈、渾脫、背索、鍬鑁、斤斧、箭牌、鐵爪籬各一。刺史以下，無帳無旗鼓，人各橐駝一、箭三百、幕梁一。兵三人同一幕梁。幕梁，織毛爲幕，而以木架。有炮手二百人號"潑喜"，陡立旋風炮於橐駝鞍，縱石如拳。得漢人勇者爲前軍，號"撞令郎"。若脆怯無他伎者，遷河外耕作，或以守肅州。

號稱空丁。希望隸屬正軍的，需要取得其他丁來負擔給養，没有則允許取正軍中疲弱的充任。所以年壯的都習練戰鬥，而得正軍人數很多。凡正軍供給長生馬、駱駝各一。團練使以上，帳一、弓一、箭五百、馬一、駱駝五，旗、鼓、槍、劍、棍棓、粆袋、披氈、渾脱、背索、鍬钁、斤斧、箭牌、鐵爪籬各一。刺史以下，無帳無旗鼓，每人各駱駝一、箭三百、幕梁一。士兵三人共用一幕梁。幕梁，織毛爲幕，而以木架起。有炮手二百人號稱"潑喜"，在駱駝鞍上架立旋風炮，放射石頭如拳頭大小。得漢人勇敢的作爲前軍，號稱"撞令郎"。如果體弱膽怯没有其他技能的，遷移到河外耕作，有的用來防守肅州。

有左右廂十二監軍司：曰左廂神勇、曰石州祥祐、曰宥州嘉寧、曰韋州静塞、曰西壽保泰、曰卓囉和南、曰右廂朝順、曰甘州甘肅、曰瓜州西平、曰黑水鎮燕、曰白馬強鎮、曰黑山威福。諸軍兵總計五十餘萬。别有擒生十萬。興、靈之兵，精練者又二萬五千。别副以兵七萬爲資贍，號御圍内六班，分三番以宿衛。每有事於西，則自東點集而西；於東，則自西點集而東；中路則東西皆集。用兵多立虛寨，設伏兵包敵，以鐵騎爲前軍，乘善馬，重甲，刺斫不入，用鉤索絞聯，雖死馬上不墜。遇戰則先出鐵騎突陣，陣亂則衝擊之，步兵挾騎以進。戰則大將居後，或據高險。其人能寒暑饑渴。出戰率用隻日，避晦日，齎糧不過一旬。弓，皮弦；矢，沙柳笴。惡雨雪。晝舉烟揚塵，夜篝火以爲候。不耻奔遁，敗三日，輒復至其處，捉人馬射之，號曰"殺鬼招魂"，或縛草人埋於地，衆射而還。

有左右廂十二監軍司：爲左廂神勇、石州祥祐、宥州嘉寧、韋州静塞、西壽保泰、卓囉和南、右廂朝順、甘州甘肅、瓜州西平、黑水鎮燕、白馬强鎮、黑山威福。各軍兵卒總計五十多萬。另外有擒生十萬。興、靈之兵，精練的又有二萬五千人。另外輔以七萬兵士作爲資贍，號稱御圍内六班，分三批輪流宿衛。每逢西面有兵事，就從東面點集軍隊向西；東面有兵事，就從西面點集向東；中路則東西軍隊都集合起來。用兵大多設立虚寨，設伏兵包圍敵人，以鐵騎兵爲前軍，乘好馬，雙層鎧甲，刺砍不透，用鉤索纏聯，即使死去也不落馬。遇到戰事則先派出鐵騎兵衝突敵陣，敵陣一亂則加以衝殺，步兵依靠騎兵前進。作戰則大將居後，有時占據高險地勢。夏人能耐寒暑飢渴。出戰一般用單數的日子，避晦日，携帶糧食不超過十天。弓以皮爲弦，箭以沙柳爲杆。不喜雨雪。白天舉烟揚塵，黑夜點燃篝火用來傳遞消息。不耻於奔逃，敗後三日，就重新來到原地，捉住人馬射殺，號稱"殺鬼招魂"，有時綁了草人埋在地下，衆人射箭後回去。

篤信機鬼，尚詛祝，每出兵則先卜。卜有四：一、以艾灼羊脾骨以求

篤信徵兆鬼神，崇尚詛咒祝禱，每次出兵則先進行占卜。占卜有四種：一、以艾燒灼羊脾骨

兆，名“炙勃焦”；二、擗竹于地，若揲蓍以求數，謂之“擗算”；三、夜以羊焚香祝之，又焚穀火布靜處，晨屠羊，視其腸胃通則兵無阻，心有血則不利；四、以矢擊弓弦，審其聲，知敵至之期與兵交之勝負，及六畜之災祥、五穀之凶稔。俗皆土屋，惟有命者得以瓦覆之。

以求裂紋，名“炙勃焦”；二、剖竹於地，就像計蓍草以求數，叫作“擗算”；三、晚上以羊焚香祝禱，又燒穀火布於靜處，早晨殺羊，看其腸胃暢通則軍隊前行無阻，羊心有血則不利；四、以箭敲擊弓弦，細聽其聲，知道敵人到來日期及交戰勝負，以及六畜的災祥、五穀的凶熟。風俗都住土屋，祇有算命人能以瓦覆蓋。

論曰：拓跋氏考諸前史可見也。自赤辭納款於貞觀，立功於天寶，思恭以宥州著節於咸通，夏雖未稱國，而王其土久矣。子孫歷王五代。宋興，太祖即西平王加彝興太尉，德明在祥符間已追帝其父於國中，逮元昊始顯稱帝，厥後因之，與金同亡。

概其歷世二百五十八年，雖嘗受封册于宋，宋亦稱有歲幣之賜、誓詔之答，要皆出於一時之言，其心未嘗有臣順之實也。元昊結髮用兵，凡二十年，無能折其强者。乾順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仁孝增至三千，尊孔子爲帝，設科取士，又置宫學，自爲訓導。觀其陳經立紀，《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史所載追尊謚號、廟號、陵名，兼采《夏國樞要》等書，其與舊史有所抵捂，則闕疑以俟知者焉。

論曰：拓跋氏考之於以前史書可以見到。自從赤辭在唐貞觀時歸順，天寶時立功，思恭於咸通時在宥州身任節度使，夏雖未稱國，可是在其境土上稱王已很久了。子孫在五代一直稱王。宋興起，太祖就在西平王上加官李彝興太尉，李德明在祥符間已在國中追封其父爲帝，到李元昊纔明確地稱帝，此後沿襲，與金一起滅亡。

總括其經歷二百五十八年，雖曾接受宋的册封，宋也相應有歲幣之賜、誓詔之答，總的都出於一時之言，其實不曾有臣服歸順之心。李元昊結髮用兵，共二十年，没有人能挫其鋒芒。李乾順建立國學，設弟子員額三百，設立養賢務；李仁孝增加到三千，尊孔子爲帝，設科取士，又設立宫學，親自訓導。觀其陳説經書設立法紀，《傳》曰：“没有君子，能够立國嗎?”今史書所記載的追尊謚號、廟號、陵名，兼采《夏國樞要》等書，其中與舊史有所抵觸的，就闕疑以待有智之士。

宋史卷四百八十七

列傳第二百四十六

外國(三)

高　麗

高麗，本曰高句驪。禹別九州，屬冀州之地，周爲箕子之國，漢之玄菟郡也。在遼東，蓋扶餘之別種，以平壤城爲國邑。漢、魏以來，常通職貢，亦屢爲邊寇。隋煬帝再舉兵，唐太宗親駕伐之，皆不克。高宗命李勣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爲郡縣。唐末，中原多事，遂自立君長。後唐同光、天成中，其主高氏累奉職貢。長興中，權知國事王建承高氏之位，遣使朝貢，以建爲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晉天福中，復來朝貢。開運二年，建死，子武襲位。漢乾祐末，武死，子昭權知國事。周廣順元年，遣使朝貢，以昭爲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玄菟州都督、大義軍使、高麗國王。顯德二年，又遣使來貢，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又加太師。

高麗，本來叫高句驪。夏禹劃分九州，屬於冀州的區域，周代是箕子的封國，是漢代的玄菟郡。位於遼東，是扶餘的另一種族，以平壤城爲國都。漢、魏以來，一直進獻地方的貢物，也多次成爲邊寇。隋煬帝兩次舉兵，唐太宗親駕討伐，都未獲勝。唐高宗命令李勣征伐，於是拔取其城，將其地劃分爲郡縣。唐末，中原多事，就自立君長。後唐同光、天成年間，他們的君主高氏連續進奉地方貢物。長興年間，代理知國事王建繼承高氏之位，派使者朝貢，讓王建任玄菟州都督，充任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晉天福年間，又來朝貢。開運二年，王建死，兒子王武繼位。漢乾祐末年，王武死，兒子王昭代理知國事。周廣順元年，派使者朝貢，以王昭爲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玄菟州都督、大義軍使、高麗國王。顯德二年，又派使者來朝貢，加官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又加官太師。

建隆三年十月，昭遣其廣評侍郎李興祐、副使李勵希、判官李彬等來朝貢。

建隆三年十月，王昭派其廣評侍郎李興祐、副使李勵希、判官李彬等來朝貢。

四年春，降制曰："古先哲后，奄宅中區，曷嘗不同文軌於萬方，覃聲教於四海？顧予凉德，猥被鴻名，爰致賓王，宜優錫命。開府儀同三

四年春天，降制書道："古代先哲帝王，擁有統治中原，何嘗没有統一文字制度於四方，傳播聲望教化於四海？而我薄德，蒙此大名，以致各王賓服，應厚加賜命。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

司、檢校太師、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高麗國王昭，日邊鍾粹，遼左推雄，習箕子之餘風，撫朱蒙之舊俗。而能占雲候海，奉贄充庭，言念傾輸，實深嘉尚。是用賜之懿號，酬以公田，載推柔遠之恩，式獎拱辰之志。於戲！來朝萬里，美愛戴之有孚。柔撫四封，庶混并之無外。永保東裔，聿承天休。可加食邑七千户，仍賜推誠順化保義功臣。”其年九月，遣使時贊等來貢，涉海，值大風，船破，溺死者七十餘人，贊僅免，詔加勞恤。

開寶五年，遣使以方物來獻，制加食邑，賜推誠順化守節保義功臣。進奉使内議侍郎徐熙加檢校兵部尚書，副使内奉卿崔鄴加檢校司農卿并兼御史大夫，判官廣評侍郎康禮試少府少監，録事廣評員外郎劉隱加檢校尚書、金部郎中，皆厚禮遣之。

昭卒，其子伷權領國事。

九年，伷遣使趙遵禮奉土貢，以父没當承襲，來聽朝旨。授伷檢校太保、玄菟州都督、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

太宗即位，加檢校太傅，改大義軍爲大順軍，遣左司禦副率于延超、司農寺丞徐昭文使其國。伷遣國人金行成入就學於國子監。

太平興國二年，遣其子元輔以良馬、方物、兵器來貢。其年，行成擢進士第。

三年，又遣使貢方物、兵器，加伷檢校太師，以太子中允直舍人院張洎、著作郎直史館句中正爲使。

四年，復遣供奉官、閤門祇候王僎使其國。

五年六月，再遣使貢方物。六年，又遣使來貢。

師、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高麗國王王昭，天邊集粹，遼左推雄，熟悉箕子的餘風，撫定朱蒙的舊俗。而能占候天象，向朝廷進奉禮物，念及他盡心盡力輸納貢物，確實深加嘉獎推崇。因此賜以美號，酬以公田，推廣安撫遠方的恩澤，嘉獎歸附朝廷的心志。唉！不遠萬里來朝，贊美敬重有誠意。安撫四方，希望統一不要疏遠。永保東部邊遠境土，以承天賜福祐。可增加食邑七千户，并賜推誠順化保義功臣。”當年九月，派使者時贊等來朝貢，渡海，遇上大風，船破，淹死七十多人，時贊僅得幸免，下詔加以撫慰。

開寶五年，派使者以地方特産來朝進獻，下制書增加食邑，賜推誠順化守節保義功臣。進奉使内議侍郎徐熙加官檢校兵部尚書，副使内奉卿崔鄴加官檢校司農卿并兼御史大夫，判官廣評侍郎康禮爲試少府少監，録事廣評員外郎劉隱加官檢校尚書、金部郎中，都賜給厚禮加以遣送。

王昭去世，兒子王伷代理管領國事。

九年，王伷派使者趙遵禮進奉地方貢物，因父死應當繼承，來朝聽候朝廷旨意。授任王伷檢校太保、玄菟州都督、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

太宗即位，加官檢校太傅，改大義軍爲大順軍，派左司禦副率于延超、司農寺丞徐昭文出使其國。王伷派國人金行成入朝就學於國子監。

太平興國二年，派兒子王元輔以良馬、地方特産物、兵器來朝進貢。當年，金行成拔取進士及第。

三年，又派使者進貢地方特産、兵器，加官王伷檢校太師，任命太子中允直舍人院張洎、著作郎直史館句中正爲使者。

四年，又派供奉官、閤門祇候王僎出使其國。

五年六月，兩次派使者進貢地方特産。六年，又派使者來朝貢。

七年，伷卒，其弟治知國事，遣使金全奉金銀綫罽錦袍褥、金銀飾刀劍弓矢、名馬、香藥來貢，且求襲位。授治檢校太保、玄菟州都督，充大順軍使，封高麗國王，以監察御史李巨源、《禮記》博士孔維奉使。

雍熙元年，遣使韓遂齡以方物來貢。

二年，加治檢校太傅，遣翰林侍書王著、侍讀呂文仲充使。

三年，出師北伐，以其國接契丹境，常爲所侵，遣監察御史韓國華賫詔諭之曰："朕誕膺丕構，奄宅萬方，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蠢兹北裔，侵敗王略，幽薊之地，中朝土疆，晋、漢多虞，夤緣盗據。今國家照臨所及，書軌大同，豈使齊民陷諸獷俗？今已董齊師旅，殄滅妖氛。惟王久慕華風，素懷明略，效忠純之節，撫禮義之邦。而接彼邊疆，罹於蠆毒，舒泄積憤，其在兹乎！可申戒師徒，迭相掎角，協比鄰國，同力蕩平。奮其一鼓之雄，戡比垂亡之寇，良時不再，王其圖之！應俘獲生口、牛羊、財物、器械，并給賜本國將士，用申賞勸。"

先是，契丹伐女真國，路由高麗之界，女真意高麗誘導構禍，因貢馬來訴于朝，且言高麗與契丹結好，倚爲勢援，剽略其民，不復放還。洎高麗使韓遂齡入貢，太宗因出女真所上告急木契以示遂齡，仍令歸白本國，還其所俘之民。治聞之憂懼，及國華至，令人言於國華曰：

> 前歲冬末，女真馳木契來告，稱契丹興兵入其封境，恐當道未知，宜豫爲之備。當道與女真雖爲鄰國，而路途遐遠，彼之情僞，素知之矣，貪而多

七年，王伷去世，他弟弟王治知國事，派使者金全奉金銀綫罽錦袍褥、金銀飾刀劍弓矢、名馬、香藥來朝貢，并且請求繼位。授任王治檢校太保、玄菟州都督，充任大順軍使，封高麗國王，以監察御史李巨源、《禮記》博士孔維奉命出使。

雍熙元年，派使者韓遂齡以地方特産來朝進貢。

二年，加官王治檢校太傅，派翰林侍書王著、侍讀呂文仲充任使者。

三年，出兵北伐，因其國與契丹接境，常受契丹入侵，派監察御史韓國華賜詔書宣諭道："我生而受此大業，統治四方，華夏蠻貊，無不率從。蠢笨無知的北地之人，侵略王土，幽薊之地，中國疆土，晋、漢多難，趁機盗據。現在國家照察所到，文字及各種制度統一，哪能讓百姓陷於蠻俗？現在已督察齊集軍隊，消滅妖氛。王久慕中華風俗，一向胸懷大略，報效忠純之節，安撫禮義之邦。可見與其邊境相接，遭受禍害，消泄積憤，大概在於此了！可告誡軍隊，互相成掎角之勢，協同鄰國，同力蕩平。一鼓作氣奮力作戰，消滅這垂死的敵寇，良機不再來，希望王加以考慮！相應俘獲生口、牛羊、財物、器械，一并賜給本國將士，用以獎賞勉勵。"

在此之前，契丹征伐女真國，路經高麗國界，女真認爲高麗誘導契丹成禍，於是進貢馬匹來朝上告，而且上言高麗與契丹交好，依靠他們作爲後援，劫略自己的百姓，不再放還。等到高麗使者韓遂齡入朝進貢，太宗於是拿出女真所遞上的告急木契給韓遂齡看，就命令他回去禀報本國，歸還俘獲的百姓。王治聽後憂慮驚恐，韓國華到時，命人向韓國華説道：

> 前年冬末，女真馳馬以木契來告，稱契丹興兵進入其境土，擔心當道不知道，應該預先加以防備。當道與女真雖然是鄰國，可是路途遥遠，其真僞如何，一向有所瞭解，貪婪而又多詐，就没有相信它。

詐，未之信也。其後又遣人告曰，契丹兵騎已濟梅河。當道猶疑不實，未暇營救。俄而契丹雲集，大擊女真，殺獲甚衆，餘族敗散逃遁，而契丹壓背追捕，及于當道西北德昌、德成、威化、光化之境，俘擒而去。時有契丹一騎至德米河北，大呼關城戍卒而告曰："我契丹之騎也，女真寇我邊鄙，率以爲常，今則復仇已畢，整兵回矣。"當道雖聞師退，猶憂不測，乃以女真避兵來奔二千餘衆，資給而歸之。

此後又派人告訴説，契丹兵騎已渡過梅河。當道仍然懷疑有假，没來得及營救。很快契丹軍隊雲集，大規模進攻女真，殺死俘獲很多人，剩餘部族敗散逃奔，而契丹緊逼追捕，到了當道西北德昌、德成、威化、光化境内，俘獲後離去。當時有一名契丹騎兵到德米河北面，大呼關城守衛兵士告訴説："我是契丹的騎兵，女真入侵我邊境，已是常事，現在已經復仇，就整頓軍隊回去了。"當道雖然聽説軍隊已退，仍擔心發生意外，就對女真避戰前來投奔的兩千多士兵，供給資用讓他們回去。

女真又勸當道控梅河津要，築治城壘，以爲防遏之備，亦以爲然。方令行視興功，不意女真潛師奄至，殺略吏民，驅掠丁壯，没爲奴隸，轉徙他方。以其歲貢中朝，不敢發兵報怨，豈期反相誣構，以惑聖聽。當道世禀正朔，踐修職貢，敢有二心，交通外國？況契丹介居遼海之外，復有大梅、小梅二河之阻，女真、渤海本無定居，從何徑路，以通往復？横罹讒謗，憤氣填膺，日月至明，諒垂昭鑒。

女真又勸説當道控制梅河要道，修築城壘，作爲防備，也認爲很有道理。正下令巡視興建，没想到女真暗中派兵突然到來，殺掠吏人百姓，驅趕擄掠丁壯，没收爲奴隸，轉移到其他地方。因爲它每年向中朝進貢，不敢發兵報仇，哪想到反而誣陷，以惑亂聖上聽聞。當道世代奉行正朔，履行職貢，哪敢有二心，勾結外國？何況契丹獨處遼海之外，又有大梅、小梅二河阻隔，女真、渤海本無定居，從哪條途徑，能通來往？横遭毁謗，憤氣填膺，日月至明，望加以明察。

間者，女真逃難之衆，罔不存恤，亦有授以官秩，尚在當國，其職位高者有勿屈尼于、郍元、尹能達、郍老正、衛迦耶夫等十數人，欲望召赴京闕，與當道入貢之使庭辯其事，則丹石之誠，庶幾昭雪。

再者，女真逃難的衆人，無不加以撫恤，也有授給官秩，還在本國，其中職位高的有勿屈尼于、郍元、尹能達、郍老正、衛迦耶夫等十幾人，希望召赴朝廷，與當道入貢的使者當庭辯説此事，那麽丹石之誠，就可以昭雪。

國華諾之，乃命發兵西會。治遷延未即奉詔，國華屢督之，得報發兵而還，具録女真之事以奏焉。十月，遣使朝貢，又遣本國學生崔罕、王彬

國華同意，就命令發兵向西會集。王治拖延没有立即奉行詔命，國華多次督促他，得到禀報發兵後還朝，一一記録女真之事加以上奏。十月，派使者來朝貢，又派本國學生崔罕、王彬到

詣國子監肄業。

端拱元年，加治檢校太尉，以考功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吕端、起居舍人吕祐之爲使。

二年，遣使來貢，詔其使選官侍郎韓蔺卿、副使兵官郎中魏德柔并授金紫光禄大夫，判官少府丞李光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先是，治遣僧如可賫表來覲，請《大藏經》，至是賜之，仍賜如可紫衣，令同歸本國。

淳化元年三月，詔加治食邑千户，遣户部郎中柴成務、兵部員外郎直史館趙化成往使。其國俗信陰陽鬼神之事，頗多拘忌，每朝廷使至，必擇良月吉辰，方具禮受詔。成務在館逾月，乃遺書於治曰："王奕葉藩輔，尊奬王室，凡行大慶，首被徽章。今國家特馳信使，以申殊寵，非止歷川塗之綿邈，亦復蹈溟海之艱危，皇朝眷遇，斯亦隆矣。而乃牽於禁忌，泥於卜數，眩惑日者之浮説，稽緩天子之命書。惟典册之垂文，非卜祝之能曉，是以《書》稱上日，不推六甲之元辰；《禮》載仲冬，但取一陽之嘉會。粲然古訓，足以明稽，所宜改圖，速拜君賜。儻夙綍無滯，克彰拱極之誠；則龍節有輝，免貽辱命之責。謹以誠告，王其聽之。"治覽書慚懼，遣人致謝焉。會霖雨不止，仍以俟霽爲請。成務復遺書以責之，治翌日乃出拜命。

二年，遣使韓彦恭來貢。彦恭表述治意，求印佛經，詔以《藏經》并御製《祕藏詮》、《逍遥詠》、《蓮華心輪》賜之。

四年正月，治遣使白思柔貢方物并謝賜經及御製。二月，遣秘書丞直史館陳靖、秘書丞劉式爲使，加治檢校太師，仍降詔存問軍吏耆老。靖等

國子監修習學業。

端拱元年，加官王治檢校太尉，任命考功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吕端、起居舍人吕祐之爲使者。

二年，派使者來朝進貢，詔令其使者選官侍郎韓蔺卿、副使兵官郎中魏德柔一并授任金紫光禄大夫，判官少府丞李光授任檢校水部員外郎。在此之前，王治派僧人如可送表來朝覲見，請求得到《大藏經》，至此時賜給他，并賞賜如可紫衣，讓他們一同返回本國。

淳化元年三月，下詔加封王治食邑一千户，派户部郎中柴成務、兵部員外郎直史館趙化成前去出使。其國風俗信奉陰陽鬼神之事，頗多禁忌，每次朝廷使者來到，一定選擇良辰吉日，纔備禮受詔。柴成務在客館過了一個月，就送書信給王治道："王世代爲藩弼輔臣，尊重輔佐王室，凡舉行大的慶禮，首先賜給徽章。現在國家特派信使，以表示特殊恩寵，不衹跋涉遥遠的山川路途，還要渡過艱危的大海，皇朝的眷顧禮遇，那麽也是隆重了。可是却束縛於禁忌，拘泥於卜數，迷信占卜者虚浮之説，延緩天子的命書。典册上的内容，不是卜祝所能知曉的，因此《尚書》稱上日，不推算六甲的元辰；《禮》記載仲冬，衹取陽氣始生的冬至佳節。粲然古訓，足以明證，應該改變想法，速速拜受君主賜命。如果奉詔不加拖延，能表彰歸附君主的誠心；那麽使節有光，免遭辱没君命的責罰。謹慎地以誠相告，希望王能够聽取。"王治看了書信感到慚愧恐懼，派人前去謝罪。正值大雨連下不止，依然請求等到天晴。柴成務又送書信加以責備，王治第二天就出來拜受君命。

二年，派使者韓彦恭來朝進貢。韓彦恭表述王治的旨意，要求印刷佛經，下詔將《藏經》以及御製《祕藏詮》、《逍遥詠》、《蓮華心輪》賜給他。

四年正月，王治派使者白思柔進貢地方特産以及感謝賜經及御製。二月，派秘書丞直史館陳靖、秘書丞劉式爲使者，加官王治檢校太師，并降詔書慰問軍吏老者。陳靖等從東牟趨赴八角海

自東牟趣八角海口，得思柔所乘海船及高麗水工，即登舟自芝岡島順風泛大海，再宿抵甕津口登陸，行百六十里抵高麗之境曰海州，又百里至閻州，又四十里至白州，又四十里至其國。治迎使于郊，盡藩臣禮，延留靖等七十餘日而還，遺以襲衣、金帶、金銀器數百兩、布三萬餘端，附表稱謝。

先是，三年，上親試諸道貢舉人，詔賜高麗賓貢進士王彬、崔罕等及第，既授以官，遣還本國。至是，靖等使回，治上表謝曰："學生王彬、崔罕等入朝習業，蒙恩并賜及第，授將仕郎、守秘書省校書郎，仍放歸本國。竊以當道荐修貢奉，多歷歲年，蓋以上國天高，遐荒海隔，不獲躬趨金闕，面叩玉階，唯深拱極之誠，莫展來庭之禮。彬、罕等幼從鮑繫，嗟混迹於嵎夷；不憚蓬飄，早賓王於天邑。緼袍短褐，玉粒桂薪，堪憂食貧，若爲卒歲。皇帝陛下天慈照毓，海量優容，豐其館穀之資，勖以藝文之業。去歲高懸軒鑒，大選詹儒，彬、罕接武澤宫，敢萌心於中鵠；濫巾英域，空有志於羨魚。陛下以其萬里辭家，十年觀國，俾登名於桂籍，仍命秩於芸臺；憫其懷土之心，慰以倚門之望，别垂宸旨，令歸故鄉。玄造曲成，鴻恩莫報，臣不勝感天戴聖之至。"

又有張仁銓者，進奉使白思柔之孔目吏也，上書獻便宜。思柔意其持國陰事以告，仁銓懼不敢歸。上命靖等領以還國，仍詔治釋仁銓罪。治又上表謝曰："官告國信使陳靖、劉式至，奉傳聖旨，以當道進奉使從行孔目官張仁銓至闕，輒進便宜，翻懷憂懼，今附使臣帶歸本國者。仁銓嵎宅

口，找到白思柔所乘海船及高麗船工，就登船從芝岡島順風航行在海上，過了兩夜抵達甕津口登陸，走了一百六十里到達高麗境内的海州，又過一百里到達閻州，又過了四十里到達白州，又過了四十里到達其國都。王治在郊外迎接使者，盡藩臣之禮，挽留陳靖等七十多天後還朝，贈送襲衣、金帶、金銀器幾百兩、布三萬多端，附表稱謝。

在此之前，三年，皇上親自考試各道貢舉人，下詔賜高麗賓貢進士王彬、崔罕等及第，授官後，遣還本國。此時，陳靖等出使回來，王治上表感謝道："學生王彬、崔罕等入朝修習學業，蒙受恩澤都賜予及第，授任將仕郎、守任秘書省校書郎，并遣放回國。私下認爲當道進獻貢奉，大多經過數年，是因爲上國天高，荒遠之地爲海阻隔，不能親自來到朝廷，當面叩首於玉階，祇是加深歸順的誠意，無人能行來到朝廷的禮儀。王彬、崔罕等年輕時依人爲生，混迹於海島夷人中；不怕飄泊，早時來到帝王都城。緼袍短褐，玉粒桂薪，很擔心生活艱苦，如何度日。皇帝陛下仁慈照臨撫育，海量寬容，增加他們館舍食物的資費，幫助他們修習藝文學業。去年高懸軒鑒，大選儒士，王彬、崔罕先後應試，不敢想到能被録取；充數於英才之中，空有羨魚之心。陛下因爲他們離家萬里，來國學習十年，讓他們及第登名於桂籍，隨後任命官秩於秘書省；同情他們懷鄉的心情，滿足親人盼歸的願望，另外宣布宸旨，讓他們返回故鄉。天意曲成，大恩無法報答，臣不勝感恩戴德之至。"

又有叫張仁銓的，是進奉使白思柔的孔目吏，上書獻議國家應辦之事。白思柔懷疑他告發了國家秘密事情，張仁銓害怕而不敢回去。皇上命令陳靖等領他回國，并詔命王治免去張仁銓之罪。王治又上表致謝道："官告國信使陳靖、劉式到來，奉命傳達聖旨，因當道進奉使隨從出行的孔目官張仁銓到朝，擅自獻議國家應辦之事，轉而心懷憂慮恐懼，現在讓使者帶回本國。仁銓

細民，海門賤吏，獲趨上國，敢貢愚誠，罔思狂瞽之尤，輒奏權宜之事，妄塵旒冕，上黷朝廷。今者，仰奉綸言，釋其罪罟。小人趨利，豈虞僭越之求，聖主寬恩，遠降哀矜之命。其張仁銓者已依詔旨放罪，令掌事如故。”又上言願賜板本《九經》書，用敦儒教，許之。

先是，式等復命，治遣使元證衍送之，證衍至安香浦口，值風損船，溺所賫物。詔登州給證衍文據遣還，仍賜治衣段二百匹、銀器二百兩、羊五十口。

五年六月，遣使元郁來乞師，訴以契丹寇境。朝廷以北鄙甫寧，不可輕動干戈，爲國生事，但賜詔慰撫，厚禮其使遣還。自是受制于契丹，朝貢中絶。

治卒，弟誦立，嘗遣兵校徐遠來候朝廷德音，遠久不至。

咸平三年，其臣吏部侍郎趙之遴命牙將朱仁紹至登州偵之，州將以聞，上特召見仁紹。因自陳國人思慕皇化，爲契丹羈制之狀，乃賜誦鈿函詔一道，令仁紹賫還。

六年，誦遣使户部郎中李宣古來朝謝恩，且言："晋割燕薊以屬契丹，遂有路趣玄菟，屢來攻伐，求取不已，乞王師屯境上爲之牽制。”詔書優答之。

誦卒，弟詢權知國事。先是，契丹既襲高麗，遂築六城曰興州、曰鐵州、曰通州、曰龍州、曰龜州、曰郭州于境上。契丹以爲貳己，遣使來求六城，詢不許。遂舉兵，奄至城下，焚蕩宫室，剽劫居人，詢徙居昇羅州以避之。兵退，乃遣使請和。契丹堅以六城爲辭，自是調兵守六城。

大中祥符三年，大舉來伐，詢與

是島上平民，海口賤吏，得以來到上國，竟敢貢獻愚誠，不想想悖理不明的過錯，擅自上奏變通適宜的辦法，胡亂打擾陛下，褻瀆朝廷。現在，仰奉詔書，免去其罪。小人追求利益，哪能想到超越本分的責求，聖主寬恩，遠降哀憐之詔命。張仁銓已按照詔書旨意釋放免罪，讓他依舊掌管事情。”又上言希望賜《九經》書籍版本，以敦促儒學教化，同意了。

在此之前，劉式等完成使命回朝，王治派使者元證衍送他們，元證衍到安香浦口，正值大風吹毁船隻，所送物品落水。下詔登州提供給元證衍文據遣還，依舊賜王治衣段二百匹、銀器二百兩、羊五十口。

五年六月，派使者元郁來朝求兵，上告契丹入侵邊境。朝廷因北方邊境剛剛安定，不能輕易動干戈，給國家惹起事端，衹是賜詔撫慰，優厚地禮待其使者將他遣還。從此受契丹控制，朝貢中斷。

王治去世，弟弟王誦即位，曾派兵校徐遠來聽候朝廷旨意，徐遠過了很久也没有來。

咸平三年，其臣吏部侍郎趙之遴命令牙將朱仁紹到登州探察，州將上報，皇上特地召見朱仁紹。於是自述國人思慕帝王教化，受契丹控制的情况，就賜給王誦鈿函詔一道，命令朱仁紹帶回去。

六年，王誦派使者户部郎中李宣古來朝謝恩，而且上言："晋將燕薊割給契丹，就有道路直通玄菟，多次前來攻伐，不停地索取，請求王師駐扎在邊境上加以牽制。”詔書予以優厚的答覆。

王誦去世，弟弟王詢代理知國事。在此之前，契丹進攻高麗之後，於是在境内修築六城爲興州、鐵州、通州、龍州、龜州、郭州。契丹認爲高麗對自己懷有貳心，派使者前來索求六城，王詢没有同意。於是發兵，突然到達城下，焚毁蕩平宫室，劫掠居民，王詢遷居昇羅州以避戰事。軍隊撤退後，就派使者請和。契丹堅持以六城作爲藉口，從此調兵守衛六城。

大中祥符三年，契丹大舉進攻高麗，王詢與

女真設奇邀擊，殺契丹殆盡。詢又于鴨緑江東築城，與來遠城相望，跨江爲橋，潛兵以固新城。

七年，方遣告奏使御事工部侍郎尹證古以金綫織成龍鳳鞍并綉龍鳳鞍幞各二幅、細馬二匹、散馬二十匹來貢。證古還，賜詢詔書七通并衣帶、銀綵、鞍勒馬等。

八年，詔登州置館於海次以待使者。其年，又遣御事民官侍郎郭元來貢。元自言："本國城無垣墻，府曰開城，管六縣，民不下三五千。有州軍百餘，置十路轉運司統之。每州管縣五六，小者亦三四，每縣户三四百。國境南北千五百里，東西二千里。軍民雜處，隸軍者不黥面。方午爲市，不用錢，第以布米貿易。地宜粳稻，風俗頗類中國。無羊、兔、槖駝、水牛、驢。氣候少寒，暑差多。有僧，無道士。民家器皿，悉銅爲之。樂有二品：曰唐樂，曰鄉樂。三歲一試舉人，有進士、諸科、算學，每試百餘人，登第者不過一二十。每正月一日、五月五日祭祖禰廟。又正月七日，家爲王母像戴之。二月望，僧俗燃燈如中國上元節。上巳日，以青艾染餅爲盤羞之冠。端午有鞦韆之戲。士女服尚素。地産龍鬚席、藤席、白硾紙、鼠狼尾筆。"元辭貌恭恪，每受宴賜，必自爲謝表，粗有文采，朝廷待之亦厚。九年，辭還，賜詢詔書七函，襲衣、金帶、器幣、鞍馬及經史、曆日、《聖惠方》等。元又請録《國朝登科記》及所賜御詩以歸，從之。

天禧元年，遣御事刑官侍郎徐訥奉表獻方物于崇政殿，又賀封建壽春郡王。

三年九月，登州言高麗進奉使禮

女真設奇兵攔擊，契丹幾乎全軍覆没。王詢又在鴨緑江東面築城，與來遠城相對，跨江建橋，暗中派兵來固守新城。

七年，方纔派遣告奏使御事工部侍郎尹證古以金綫織成龍鳳鞍以及綉龍鳳鞍幞各二幅、細馬二匹、散馬二十匹前來朝貢。尹證古回國，賞賜王詢詔書七通以及衣帶、銀綵、鞍勒馬等。

八年，下詔登州在海邊設置館舍以招待使者。同年，又派御事民官侍郎郭元來朝貢。郭元自己陳說："本國城無垣墻，首府爲開城，管轄六縣，百姓不下三五千。有州軍一百多支，設立十路轉運司統領。每州管轄五六個縣，小的也有三四個縣，每縣三四百户。國境南北一千五百里，東西二千里。軍民雜居，屬於軍隊的不黥面。正午舉行集市，不用錢，衹用布米交易買賣。土地適宜粳稻生長，風俗與中國很相像。没有羊、兔、駱駝、水牛、驢。氣候冷天少，熱天較多。有僧，没有道士。民家器皿，都用銅製成。音樂有兩種，爲唐樂，鄉樂。三年一次考試舉人，有進士、諸科、算學，每次考試一百多人，登第的不超過一二十人。每逢正月一日、五月五日祭祖禰廟。又正月七日，家裏放王母像加以尊奉。二月十五，僧人俗家點燈就像中國上元節。上巳日，用青艾染餅蓋在飯菜之上。端午節有鞦韆游戲。男女服色推崇白色。本地出産龍鬚席、藤席、白硾紙、鼠狼尾筆。"郭元言辭神色恭敬，每次接受宴席賞賜，必定親自撰寫謝表，略有文采，朝廷對待他也很優厚。九年，告辭回國，賞賜王詢詔書七函，襲衣、金帶、器幣、鞍馬及經史、日曆、《聖惠方》等。郭元又請求抄録《國朝登科記》及所賜御詩回去，答應了他。

天禧元年，派遣御事刑官侍郎徐訥奉表進獻地方特産於崇政殿，又慶賀封建壽春郡王。

三年九月，登州上言高麗進奉使禮賓卿崔元

賓卿崔元信至秦王水口，遭風覆舟，漂失貢物，詔遣内臣撫之。十一月，元信等入見，貢罽錦衣褥、烏漆甲、金飾長刀匕首、罽錦鞍馬、紵布、藥物等，又進中布二千端，求佛經一藏。詔賜經還布，以元信覆溺匱乏，別賜衣服、繒綵焉。明州、登州屢言高麗海船有風漂至境上者，詔令存問，給度海糧遣還，仍爲著例。

信到秦王水口，遇風覆船，貢物漂失，下詔派内臣加以慰問。十一月，崔元信等入朝進見，進貢罽錦衣褥、烏漆甲、金飾長刀匕首、罽錦鞍馬、紵布、藥物等，又進獻中布二千端，求取佛經一藏。下詔賜經還布，因崔元信覆船被淹東西匱乏，另外賜給衣服、繒綵。明州、登州多次上言高麗海船有遇風飄到境内的，詔令進行慰問，供給渡海糧食遣返，并作爲定制。

五年，詢遣告奏使御事禮部侍郎韓祚等一百七十九人來謝恩，且言與契丹修好，又表乞陰陽地理書、《聖惠方》，并賜之。

五年，王詢派遣告奏使御事禮部侍郎韓祚等一百七十九人來朝謝恩，而且上言與契丹和好，又上表請求得到陰陽地理書、《聖惠方》，都賜給他們。

金行成者，累官至殿中丞，治表乞放還。行成自以筮仕朝廷，不願歸本國。又以父母垂老，在海外旦暮思念，恨禄不及，令工圖其像置正寢，與妻史氏居旁室，晨夕定省上食，未嘗少懈。淳化初，通判安州。被病，知州李範與僚佐數人省之，行成病已篤，泣且言曰："行成外國人，爲朝官，佐郡政，病且死，未有以報主恩，雖瞑目固有遺恨。二子宗敏、宗訥皆幼，家素貧，無他親可依，旦暮委溝壑矣。"未幾，行成死，其妻養二子，誓不嫁，織屨以給。範表其事，詔以宗敏補太廟齋郎，令安州月給其家錢叁緡、米五斛，長吏歲時存問。

金行成，累積做官至殿中丞，王治上表請求遣放回國。金行成自己因爲在朝廷做官，不願回到本國。又因爲父母年邁，在海外日夜思念，遺憾不能供養，讓畫工畫其像放在正室，與妻子史氏住在旁室，晨昏問安奉上飯菜，不曾有一點懈怠。淳化初年，通判安州。生病，知州李範與僚佐幾人看望他，金行成病已重，流着淚説道："金行成是外國人，任朝廷官員，輔助郡政，生病將死，没有報答君主恩德，即使瞑目也深感遺憾。二子金宗敏、金宗訥年紀都還小，家境一向貧困，没有其他親戚可以依托，早晚要棄尸於溪谷了。"不久，金行成死，其妻撫養兩個兒子，發誓不嫁，織屨養活自己。李範進表上奏此事，下詔將金宗敏補太廟齋郎，命令安州每月供給他家錢三緡、米五斛，長官逢年過節進行慰問。

又高麗信州永寧人康戩，字休祐，父允，三世爲兵部侍郎。戩少好學，時紇升與契丹交兵，戩從允戰木葉山下，連中二矢，神色不變。後陷契丹，遁居墨斗嶺，又至黄龍府，間道得歸高麗，時允猶在。開寶中，允遣戩隨賓貢肄業國學。太平興國五年，登進士第，解褐大理評事，知湘鄉縣，再遷著作佐郎，知江陰軍、江州。歷官以清白幹力聞，改太常博

又有高麗信州永寧人康戩，字休祐，父親康允，三代任兵部侍郎。康戩從小好學，當時紇升與契丹交戰，康戩跟隨康允在木葉山下作戰，連中二箭，神色不變。後來身陷於契丹，逃到墨斗嶺居住，又到黄龍府，從小路得以回到高麗，當時康允還在。開寶年間，康允派康戩跟隨賓貢修習國朝學業。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入仕大理評事，任湘鄉縣知縣，兩次遷升著作佐郎，任江陰軍知軍、江州知州。任官以清廉能幹著稱，改任太常博士。蘇易簡在翰林，稱贊他爲政的才

士。蘇易簡在翰林，稱其吏才，命爲廣南西路轉運副使，賜緋魚，就遷正使，再轉度支員外郎、户部判官。出知峽、越二州，連被詔褒其能政。又爲京西轉運使，加工部郎中，賜金紫。戬所至好行事，上章多建白，以竭誠自任。景德三年，卒，真宗特以其子希齡爲太常寺奉禮郎，給奉終喪。

乾興元年二月，祚等辭歸國，賜詢如故事。會真宗晏駕，又賫遺物以賜詢。

天聖八年，詢復遣御事民官侍郎元穎等二百九十三人奉表入見於長春殿，貢金器、銀罽刀劍、鞍勒馬、香油、人參、細布、銅器、硫黄、青鼠皮等物。明年二月辭歸，賜予有差，遣使護送至登州。其後絶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

詢孫徽嗣立，是爲文王。

熙寧二年，其國禮賓省移牒福建轉運使羅拯云："本朝商人黄真、洪萬來稱，運使奉密旨，令招接通好。奉國王旨意，形于部述。當國僻居暘谷，邈戀天朝，頃從祖禰以來，素願梯航相繼。蕞爾平壤，邇于大遼，附之則爲睦鄰，疏之則爲勍敵。慮邊騷之弗息，蓄陸讋以靡遑，久困羈縻，難圖携貳，故違述職，致有積年。屢卜雲祥，雖美聖辰於中國；空知日遠，如迷舊路於長安。運屬垂鴻，禮稽展慶。大朝化覃無外，度豁包荒，山不謝乎纖埃，海不辭於支派。謹當遵尋通道，遄赴稾街，但兹千里之傳聞，恐匪重霄之紆眷。今以公狀附真、萬西還，俟得報音，即備禮朝貢。"徽又自言嘗夢至中華，作詩紀其事。三年，拯以聞，朝廷議者亦謂可結之以謀契丹，神宗許焉，命拯諭

能，任命爲廣南西路轉運副使，賞賜緋魚，接着遷升正使，兩次轉任度支員外郎、户部判官。出朝任峽、越二州知州，接連受詔褒獎他的治政才能。又任京西轉運使，加官工部郎中，賞賜金紫。康戬所到之處喜歡辦事，上章多有建議，以竭誠作爲己任。景德三年，去世，真宗特旨任命他的兒子康希齡爲太常寺奉禮郎，供給俸禄直至喪終。

乾興元年二月，韓祚等辭别回國，依照舊例賜予王詢。正值真宗去世，又把真宗遺物賜給王詢。

天聖八年，王詢又派御事民官侍郎元穎等二百九十三人奉表入朝拜見於長春殿，進貢金器、銀罽刀劍、鞍勒馬、香油、人參、細布、銅器、硫黄、青鼠皮等物。第二年二月辭别回國，賞賜不等，派使者護送到登州。此後與中國斷絶不相往來四十三年。

王詢的孫子王徽繼位，這就是文王。

熙寧二年，其國禮賓省送牒文給福建轉運使羅拯道："本朝商人黄真、洪萬前來聲稱，運使奉密旨，使令招引接交互通友好。奉國王旨意，由官署加以表述。當國位於偏僻的東方日出之處，遠遠地戀慕天朝，以前從祖輩父輩以來，一向希望不斷地通航往來。小小的平壤，與大遼相近，親附它就成爲友好鄰邦，疏遠它就成爲强大敵國。憂慮邊境騷擾不得平息，無時無刻不感到畏懼，長久地困於束縛控制，難以圖謀懷有二心，所以不再向天子陳述職守，以致有好多年了。多次觀望雲氣祥瑞，衹有贊美中國的聖時；空知路途遥遠，如同迷失於長安舊路。運如垂翅之飛鴻，未能按時行禮相慶。大朝化育所及無所不至，無所不包，高山不拒絶細塵，大海不拒絶支流。謹當遵行尋求通道，急速趕赴稾街使館，衹是這千里消息傳遞，恐怕不是九重天般的紆曲。現在把公狀讓黄真、洪萬帶回，等得到回音，就備禮朝貢。"王徽又自稱曾在夢中到過中華，作詩記載此事。三年，羅拯上報，朝廷議事

以供擬腆厚之意。徽遂遣民官侍郎金悌等百十人來，詔待之如夏國使。

者也認爲可以聯合它以對付契丹，神宗同意此事，命令羅拯轉告供給豐厚之意。王徽就派民官侍郎金悌等一百一十個人來朝，下詔像對待夏國使者那樣對待他們。

往時高麗人往反皆自登州，七年，遣其臣金良鑑來言，欲遠契丹，乞改塗由明州詣闕，從之。郡縣供頓無舊準，頗擾民，詔立式頒下，費悉官給。又以其不通華言，恐規利者私與交關，令所至禁止。徽問遺二府甚厚，詔以付市易務售縑帛答之。又表求醫藥、畫塑之工以教國人，詔羅拯募願行者。

以前高麗人都從登州往返，七年，派其臣金良鑑來朝上言，想要遠離契丹，請求改道從明州到京，同意了。郡縣供應安頓没有原來規定，很侵擾百姓，下詔立下規定頒布下去，費用都由官府供給。又因爲他們不通漢語，擔心謀利者私下與他們交往接觸，命令所到之處加以禁止。王徽慰問送給二府的禮物很豐厚，下詔將其交付市易務出售縑帛進行報答。又上表請求得到醫藥師、畫師塑工以教國人，詔令羅拯招募願意出行的人。

九年，復遣崔思訓來，命中貴人仿都亭西驛例治館，待之寖厚，其使來者亦益多。嘗獻伶官十餘輩，曰："夷樂無足觀，止欲潤色國史爾。"帝以其國尚文，每賜書詔，必選詞臣著撰而擇其善者。

九年，又派崔思訓來朝，命令中貴人仿照都亭西驛的規格修建館舍，對待他們漸漸優厚，其使者來的也更多了。曾經進獻十多個伶官，説："東夷音樂不值得觀賞，衹是想使國史增輝而已。"皇帝因爲其國重視文學，每次賜予書信詔書，一定選用詞臣撰寫而後挑選其中寫得好的。

元豐元年，始遣安燾假左諫議大夫、陳睦假起居舍人往聘。造兩艦於明州，一曰凌虚致遠安濟，次曰靈飛順濟，皆名爲神舟。自定海絶洋而東，既至，國人歡呼出迎。徽具袍笏玉帶拜受詔，與燾、睦尤禮，館之别宫，標曰順天館，言尊順中國如天云。徽已病，僅能拜命，且乞醫藥。

元豐元年，開始派遣安燾以左諫議大夫名義、陳睦以起居舍人名義前去訪問。在明州打造了兩艘艦，一爲凌虚致遠安濟，另一爲靈飛順濟，都號稱神舟。從定海渡海向東，到達後，高麗國人歡呼出來迎接。王徽準備了袍笏玉帶拜受詔書，給安燾、陳睦特殊的禮待，在另設的宫室招待他們，題爲順天館，是説尊順中國如天的意思。王徽已病重，衹能拜受詔命，而且請求得到醫師藥物。

二年，遣王舜封挾醫往診治。徽又使柳洪來謝，海中遇風，失所貢物。洪上章自劾，敕書安慰。尋獻日本所造車，曰："諸侯不貢車服，故不敢與土貢同進。"前此貢物至，輒下有司估直，償以萬縑，至是命勿復估，以萬縑爲定數。

二年，派王舜封帶醫師前去診治。王徽又讓柳洪來朝謝恩，海上遇風，損失所貢物品。柳洪上章自己認罪，敕書安撫慰問。隨即進獻日本所造車，道："諸侯不進貢車服，所以不敢與地方特産一同進貢。"這以前貢物來到，就交付有關部門估價，回報以萬縑，至此命令不再估價，以萬縑作爲固定數量。

六年，徽卒，在位三十八年，治尚仁恕，爲東夷良主。然猶循其俗，王女不下嫁臣庶，必歸之兄弟，宗族

六年，王徽去世，在位三十八年，治政推崇仁恕，是東夷良主。但是仍然沿襲其風俗，王女不下嫁臣子平民，一定嫁給兄弟之家，宗族貴官

貴臣亦然。次子運諫，以爲既通上國，宜以禮革故習。徽怒，斥之于外。訃聞，天子閔焉，詔明州修浮屠供一月，遣楊景略、王舜封祭奠，錢勰、宋球吊慰。景略辟李之儀書狀，帝以之儀文稱不著，宜得問學博洽、器宇整秀者召赴中書，試以文乃遣。又以遠服不責其備，諭使者以相見之所殿名、鴟吻，皆聽勿避。

徽子順王勳嗣，百日卒。弟宣王運嗣。運仁賢好文，内行飭備，每賈客市書至，則潔服焚香對之。

八年，遣其弟僧統來朝，求問佛法并獻經像。

哲宗立，遣使金上琦奉慰，林暨致賀，請市刑法之書、《太平御覽》、《開寶通禮》、《文苑英華》。詔惟賜《文苑英華》一書，以名馬、錦綺、金帛報其禮。

運立四年卒，子懷王堯嗣，未閱歲，以病不能爲國，國人請其叔父鷄林公熙攝政。未幾堯卒，熙乃立，凡數歲使不至。

元祐四年，其王子義天使僧壽介至杭州祭亡僧，言國母使持二金塔爲兩宫壽，知州蘇軾奏却之，語在《軾傳》。熙後避遼主諱，改名顒。顒性貪吝，好奪商賈利，富室犯法，輒久縻責贖，雖微罪亦輸銀數斤。

五年，復通使，賜銀器五千兩。

七年，遣黄宗慤來獻《黄帝鍼經》，請市書甚衆。禮部尚書蘇軾言："高麗入貢，無絲髮利而有五害，今請諸書與收買金箔，皆宜勿許。"詔許買金箔，然卒市《册府元龜》以歸。

元符中，遣士賓貢。

徽宗立，遣任懿、王嘏來吊賀。

也是這樣。次子王運進諫，認爲既然與上國往來通好，應該以禮革除舊習。王徽發怒，將他斥退在外。訃告到朝，天子很憐憫，下詔明州修塔供祭一個月，派楊景略、王舜封祭奠，錢勰、宋球吊慰。楊景略徵召李之儀書寫狀文，皇帝因李之儀文才不出名，應該將學問廣博、器宇不凡的人召赴中書，試以文章後纔派遣。又因爲對遠方國家不求全責備，告訴使者相見地方的殿名、鴟吻，都聽任而不要迴避。

王徽的兒子順王王勳繼位，一百天後去世。弟弟宣王王運繼位。王運寬仁賢明愛好文學，家居操行修養很好，每次商人買書到來，就换上乾净衣服焚香以對。

八年，派其弟僧官來朝，求問佛法并進獻佛經佛像。

哲宗即位，派使者金上琦奉命吊慰，林暨致以慶賀，請求購買刑法之書、《太平御覽》、《開寶通禮》、《文苑英華》。下詔祇賜予《文苑英華》一書，用名馬、錦綺、金帛回報其禮物。

王運在位四年去世，兒子懷王王堯繼位，不到一年，因病重不能治國，國人請求他的叔父鷄林公王熙攝政。不久王堯去世，王熙就即位，共有幾年使者没有來朝。

元祐四年，他們的王子義天派僧人壽介到杭州祭奠亡僧，稱國母讓他拿兩個金塔贈給兩宫作爲壽禮，知州蘇軾上奏加以拒絶，事見《蘇軾傳》。王熙後來避遼主諱，改名顒。王顒天性貪婪吝嗇，喜好强取商人利潤，富家犯法，就長期拘押索取贖金，即使是小罪也要輸入幾斤銀。

五年，又通使者，賞賜銀器五千兩。

七年，派黄宗慤來朝獻《黄帝鍼經》，請求購買很多書籍。禮部尚書蘇軾上言："高麗入朝進貢，没有絲毫的利益却有五大害處，現在請求購買書籍以及收購金箔，都應該不同意。"下詔允許購買金箔，但最後還是買了《册府元龜》回去。

元符年間，派士人賓貢。

徽宗即位，派任懿、王嘏來朝吊慰及慶賀。

崇寧二年，詔户部侍郎劉逵、給事中吴拭往使。

顒卒，子俁嗣，貢使接踵，且令士子金瑞等五人入太學，朝廷爲置博士。

政和中，升其使爲國信，禮在夏國上，與遼人皆隸樞密院；改引伴、押伴官爲接送館伴。賜以《大晟燕樂》、籩豆、簠簋、尊罍等器，至宴使者于睿謨殿中。

宣和四年，俁卒。初，高麗俗兄終弟及，至是諸弟爭立，其相李資深立俁子楷。來告哀，詔給事中路允迪、中書舍人傅墨卿奠慰。俁之在位也，求醫於朝，詔使二醫往，留二年而歸，楷語之曰："聞朝廷將用兵伐遼。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爲邊捍。女真狼虎耳，不可交也。業已然，願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爲備。"歸奏其言，已無及矣。

欽宗立，賀使至明州，御史胡舜陟言："高麗靡敝國家五十年，政和以來，人使歲至，淮、浙之間苦之。彼昔臣事契丹，今必事金國，安知不窺我虚實以報，宜止勿使來。"乃詔留館於明而納其贄幣。明年始歸國。

自王徽以降，雖通使不絶，然受契丹封册，奉其正朔，上朝廷及他文書，蓋有稱甲子者。歲貢契丹至於六，而誅求不已。常云："高麗乃我奴耳，南朝何以厚待之?"使至其國，尤倨暴，館伴及公卿小失意，輒行捽棰，聞我使至，必假他事來覘，分取賜物。嘗詰其西向修貢事，高麗表謝，其略曰："中國，三甲子方得一朝；大邦，一周天每修六貢。"契丹悟，乃得免。

高宗即位，慮金人通於高麗，命

崇寧二年，詔命户部侍郎劉逵、給事中吴拭前去出使。

王顒去世，兒子王俁繼位，朝貢來使不斷，而且讓士子金瑞等五人入太學，朝廷爲之設立博士。

政和年間，將其使者升爲國信，禮在夏國之上，與遼人都隸屬樞密院；改引伴、押伴官爲接送館伴。賜以《大晟燕樂》、籩豆、簠簋、尊罍等器物，以致在睿謨殿中宴請使者。

宣和四年，王俁去世。當初，高麗習俗兄死其弟繼位，此時諸弟争着即位，丞相李資深立王俁兒子王楷。來朝通告喪事，下詔給事中路允迪、中書舍人傅墨卿祭奠吊慰。王俁在位時，向朝廷求派醫師，下詔讓兩名醫師前去，住了兩年後回來，王楷對他們説："聽説朝廷將要用兵征伐遼。遼是兄弟之國，保存它足以用來保衛邊境。女真是虎狼，不可交往。既已如此，希望二位醫師回去報告天子，應該早作準備。"回來上奏其言，已經來不及了。

欽宗即位，慶賀使者到明州，御史胡舜陟上言："高麗敗壞國家五十年，政和以來，每年來人來使，淮、浙之間爲之所苦。其以前臣服於契丹，現在一定服事金國，哪能知道不是窺探我朝虚實加以通報，應該制止不讓他們來朝。"就下詔將使者留住在明州館舍而收下其禮物。第二年纔回國。

自從王徽以後，雖然使者來往不斷，但接受契丹封册，奉行其曆法，上奏朝廷及其他文書，有稱甲子的。每年向契丹朝貢至於六次，却還索求不止。常常説："高麗是我奴僕而已，南朝爲什麼厚待它?"使者到其國，尤其傲慢殘暴，館伴及公卿稍不如意，就加以揪捽鞭打，聽説我朝使者到了，一定藉口其他事前來窺視，分取賜物。曾經責問其向西與中國修好朝貢之事，高麗上表謝罪，其大意説："中國，三年纔有一次朝貢；大國，一年常有六次進貢。"契丹醒悟過來，纔得以免。

高宗即位，擔心金人與高麗來往，命令迪功

迪功郎胡蠡假宗正少卿爲高麗國使以間之。蠡之回，史失書。

二年，浙東路馬步軍都總管楊應誠上言："由高麗至女真路甚徑，請身使三韓，結鷄林以圖迎二聖。"乃以應誠假刑部尚書充高麗國信使。浙東帥臣翟汝文奏言："應誠欺罔，爲身謀耳。若高麗辭以金人亦請問津以窺吴、越，其將何辭以對？萬一辱命，取笑遠夷，願毋遣。"應誠聞之，遂與副使韓衍、書狀官孟健由杭州浮海以行。六月，抵高麗，諭其王楷以所欲爲，楷曰："大朝自有山東路，盍不由登州往？"應誠曰："以貴國路徑耳。"楷有難色，已而命其門下侍郎傅佾至館中，果對如翟汝文言。應誠曰："女真不善水戰。"佾曰："彼常於海道往來，況女真舊臣本國，今反臣事之，其强弱可見矣。"居數日，復遣其中書侍郎崔洪宰、知樞密院金富軾持前議不變，謂二聖今在燕雲，大朝雖盡納土，未必可得，何不練兵與戰？終不奉詔。應誠留兩月餘，不得已見楷於壽昌門，受其拜表而還。十月，至闕，入對言狀，上以楷負國恩，怒甚。尚書右丞朱勝非曰："彼鄰金人，與中國隔海，利害甚明。曩時待之過厚，今安能責其報也。"右僕射黄潛善曰："以巨艦載精兵數萬，徑擣其國，彼寧不懼。"勝非曰："越海興師，燕山之事可爲近鑒。"上怒解。十一月，楷遣其臣尹彦頤奉表謝罪，詔以二聖未歸，燕設不宜用樂，乃設幕殿門外，命客省官吴得興伴賜酒食，命中書舍人張澂押伴，如禮遣還。

三年八月，上謂輔臣曰："聞上皇遣内臣、宫女各二人隨高麗貢使來，朕聞之悲喜交集。"吕頤浩曰：

郎胡蠡以宗正少卿名義任高麗國使加以離間。胡蠡回朝之事，史書失載。

二年，浙東路馬步軍都總管楊應誠上言："從高麗到女真有直接通路，請求讓我出使三韓，結交鷄林公以設法迎回二位聖主。"就讓楊應誠以刑部尚書名義充任高麗國信使。浙東帥臣翟汝文上奏道："楊應誠欺騙朝廷，是爲自己考慮而已。如果高麗以金人也請求問路以窺伺吴、越爲藉口拒絶，那將怎麽回答？萬一辱没使命，取笑於遠方夷人，希望不要派遣。"楊應誠聽説後，就與副使韓衍、書狀官孟健從杭州渡海前去。六月，抵達高麗，將所想計劃告訴其王王楷，王楷説："大朝自有山東通路，爲何不從登州前去？"楊應誠説："因爲貴國路途直接。"王楷面有難色，不久命令其門下侍郎傅佾到館舍中，果然回答像翟汝文所説的那樣。楊應誠説："女真不擅長水戰。"傅佾説："他們經常在海道上往來，況且女真原來臣服於本國，現在本國反而臣服於它，可見其强弱了。"過了幾天，又派其中書侍郎崔洪宰、知樞密院金富軾堅持原來的意見不變，認爲二位聖主現在在燕雲，大朝即使全部獻納土地，不一定能迎回，何不訓練兵士與其作戰？最終没有奉行詔命。楊應誠住了兩個多月，不得已在壽昌門進見王楷，接受了他的拜表後回來。十月，到朝，入朝上對説明情況，皇上因王楷背棄國恩，很生氣。尚書右丞朱勝非説："他們與金人接鄰，與中國隔海，利害很清楚。以前對待他們過於優厚，現在哪能責求他們報答。"右僕射黄潛善説："用巨艦運載精兵幾萬，直搗其國，他們難道不害怕。"朱勝非説："越海發兵出征，燕山之事可以作爲近來教訓。"皇上怒氣消去。十一月，王楷派其臣尹彦頤奉表謝罪，下詔因二位聖主没有回朝，設宴不應用樂，就在殿門外設下幕帳，命令客省官吴得興陪伴賜予酒食，命令中書舍人張澂押伴，按禮遣還。

三年八月，皇上對輔臣説："聽説上皇派内臣、宫女各二人跟随高麗貢使來朝，我聽了悲喜交集。"吕頤浩説："這一定是金人的意旨，不然

"此必金人之意，不然高麗必不敢，安知非窺我虛實以報。"於是詔止之，略曰："王緬守基圖，夙同文軌，乃附乘桴之信，嗣修貢篚之恭。惟忠順之無他，質神明而靡愧，屬聞聞聽，良用嘆嘉。言念晚年，實爲多故，舉中原之生聚，遭强敵之震驚，既涉境以采深，猶稱兵而未已，兹移仗衛，暫駐江湖。如行使之果來，恐有司之不戒，俟休邊警，當問聘期。壞晉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閉漢關而謝質，非用前規。想彼素懷，知吾誠意。"

紹興元年十月，高麗將入貢，禮部侍郎柳約言："四明殘破之餘，荒蕪單弱，恐起戎心，宜屯重兵以俟其至。"十一月，詔柳約奉使高麗，不果行。

二年閏四月，楷遣其禮部員外郎崔惟清、閤門祗候沈起入貢金百兩、銀千兩、綾羅二百匹、人參五百斤，惟清所獻亦三之一。上御後殿引見，賜惟清、起金帶二，答以温詔遣還。是月，定海縣言，民亡入高麗者約八十人，願奉表還國。詔候到日，高麗綱首卓榮等量與推恩。十二月，聞高麗遣知樞密院事洪彝叙等六十五人來貢，議以臨安府學館其使。言者謂雖在兵間，不可無學，恐爲所窺。詔以法惠寺爲同文館以待之。既而卒不至。

六年，高麗持牒官金稚圭至明州，賜銀帛遣之，懼其爲金間也。

三十二年三月，高麗綱首徐德榮詣明州言，本國欲遣賀使。守臣韓仲通以聞，殿中侍御史吴芾奏曰："高麗與金人接壤，昔稚圭之來，朝廷懼其爲間，亟遣還。今兩國交兵，德榮之請，得無可疑？使其果來，猶恐不測，萬一不至，貽笑遠方。"詔止之。

高麗一定不敢，哪能知道不是窺探我朝虛實去通報的。"於是下詔制止，大致道："王遠守基業，一向文軌大同，於是渡海帶來消息，繼續恭敬地進行朝貢。惟其忠順没有二心，神明作證而無愧，聽説之後，很是贊嘆嘉獎。念及近年，確實是多變故，中原全部人力物力，遭到强敵的嚴重破壞，既已深入國土，還舉兵不止，這様遷移儀仗侍衛，暫駐江湖之間。如果使者真的前來，擔心有關部門没有準備，等到邊境敵情解除，一定詢問訪問日期。拆毁晉館以接納來使，也不後悔，關閉漢關辭謝來使，不是采用原來的規例。想你平素懷抱，知道我方誠意。"

紹興元年十月，高麗將要入朝進貢，禮部侍郎柳約上言："四明殘破的遺迹，荒蕪單弱，擔心引起發兵入侵之心，應該駐扎重兵等待他們的到來。"十一月，下詔柳約奉命出使高麗，後來没有出行。

二年閏四月，王楷派遣其禮部員外郎崔惟清、閤門祗候沈起入朝進貢金百兩、銀千兩、綾羅二百匹、人參五百斤，崔惟清所進獻的也有三分之一。皇上到後殿引見，賞賜崔惟清、沈起金帶二條，答以温詔遣還。這月，定海縣上言，百姓逃到高麗的約有八十人，希望奉表回國。下詔等到到達的那天，高麗綱首卓榮等根據情况加以推恩。十二月，聽説高麗派知樞密院事洪彝叙等六十五人來朝貢，商議以臨安府學招待其使者。諫議者認爲即使在戰時，不能没有學校，擔心被他們窺探發現。下詔以法惠寺作爲同文館招待他們。不久終於没有來。

六年，高麗持牒官金稚圭到明州，賞賜銀帛將他遣還，害怕他是金人間諜。

三十二年三月，高麗綱首徐德榮到明州上言，本國想派遣賀使。守臣韓仲通上報，殿中侍御史吴芾上奏道："高麗與金接壤，以前金稚圭來，朝廷害怕他是間諜，迅速遣返。現在兩國交戰，徐德榮的請求，難道不可疑嗎？假使他們果真前來，還擔心發生意外，萬一不來，就會貽笑遠方。"下詔制止。

隆興二年四月，明州言高麗入貢。史不書引見日，恐同彝叙之詐。其後使命遂絶。

慶元間，詔禁商人持銅錢入高麗，蓋絶之也。

初，高麗入使，明、越困於供給，朝廷館遇燕賚錫予之費以巨萬計，饋其主者不在焉。我使之行，每乘二神舟，費亦不貲。三節官吏縻爵捐廪，皆仰縣官。昔蘇軾言于先朝，謂高麗入貢有五害，以此也。惟是國於吴會，事異東都。昔高麗入使，率由登、萊，山河之限甚遠，今直趨四明，四明距行都限一浙水耳。

由海道奉使高麗，瀰漫汪洋，洲嶼險阻，遇黑風，舟觸嶕輒敗，出急水門至群山島，始謂平達，非數十日不至也。舟南北行，遇順風則歷險如夷，至不數日。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五百里，西北接契丹，恃鴨緑江以爲固，江廣三百步。其東所臨，海水清澈，下視十丈，東南望明州，水皆碧。

王居開州蜀莫郡，曰開成府。依大山置宫室，立城壁，名其山曰神嵩。民居皆茅茨，大止兩椽，覆以瓦者才十二。以新羅爲東州樂浪府，號東京。百濟爲金州金馬郡，號南京。平壤爲鎮州，號西京。西京最盛。總之，凡三京、四府、八牧、郡百有十八、縣鎮三百九十、洲島三千七百。郡邑之小者，或只百家。男女二百十萬口，兵、民、僧各居其一。地寒多山，土宜松柏，有粳、黍、麻、麥而無秫，以粳爲酒。少絲蠶，匹縑直銀十兩，多衣麻紵。

王出，乘車駕牛，歷山險乃騎。紫衣行前，捧《護國仁王經》以導。出令曰教，曰宣。臣民呼之曰聖上，

隆興二年四月，明州上言高麗入朝進貢。史書没有記載引見日期，恐怕同彝叙之事一樣有詐。此後使命就斷絶了。

慶元年間，下詔禁止商人拿銅錢進入高麗，是因爲與之斷絶的原因。

當初，高麗來使，明州、越州困於供給，朝廷招待設宴賞賜的費用以巨萬計算，其中不包括饋贈其君主的。我朝使者出行，每次乘坐二艘神舟，費用也不可估量。以三節召見官吏分爵供糧，都依靠縣官。以前蘇軾在先朝時上言，認爲高麗入朝進貢有五害，就是因爲這個。衹是建都於吴會，與東都不同。以前高麗入使，一般從登州、萊州來，山川相隔很遠，現在直達四明，四明離行都衹隔一條浙水而已。

從海道奉命出使高麗，滿眼一片汪洋，島嶼險阻，遇上黑風，船一觸礁就撞毁，出急水門到群山島，開始認爲平達，没有幾十天到不了。船南北航行，遇到順風就化險爲夷，不用幾天就能到達。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五百里，西北與契丹接壤，憑藉鴨緑江作爲天險，江寬三百步。其東面所臨，海水清澈，往下可看到十丈深處，向東南遠望明州，水色皆碧。

王居於開州蜀莫郡，叫作開成府。背靠大山設置宫室，修建城墻，將其山取名爲神嵩。民居都用茅茨，大的衹有兩根椽子，用瓦覆蓋的纔十分之二。以新羅爲東州樂浪府，號稱東京。百濟爲金州金馬郡，號稱南京。平壤爲鎮州，號稱西京。西京最爲繁盛。總之，共有三京、四府、八牧、郡一百一十八、縣鎮三百九十、洲島三千七百。郡邑小的，有的衹有一百家。男女二百一十萬口，兵、民、僧各占三分之一。地寒多山，土地適合松柏生長，有粳、黍、麻、麥而没有秫，用粳釀酒。少絲蠶，一匹縑價值銀十兩，大多穿麻紵衣服。

王出行，乘車駕牛，所經山路不平就騎馬。穿紫衣的走在前面，捧《護國仁王經》引路。出令稱教，稱宣。臣民稱呼王聖上，私下稱作嚴

私謂曰嚴公，后妃曰宫主。百官名稱、階、勳、功臣、檢校，頗與中朝相類。過御史臺則下馬，違者有劾。士人以族望相高，柳、崔、金、李四姓爲貴種。無宦者，以世族子爲内侍六衛。歲十二月朔，王坐紫門小殿注官，外官則付國相。有國子監、四門學，學者六千人。貢士三等，王城曰土貢，郡邑曰鄉貢，他國人曰賓貢，間歲試于所屬，再試于學，所取不過三四十人，然後王親試以詩、賦、論三題，謂之簾前重試。亦有制科宏詞之目，然特文具而已。士尚聲律，少通經。

公，后妃稱宫主。百官名稱、階、勳、功臣、檢校，與中朝很相像。經過御史臺就下馬，違者就被告發。士人以族望相標榜，柳、崔、金、李四姓爲貴族。没有宦者，以世族子擔任内侍六衛。每年十二月朔日，王坐在紫門小殿按資叙授官，外官就交付國相。有國子監、四門學，學者六千人。貢士三等，在王城稱土貢，在郡邑稱鄉貢，别國之人稱賓貢，隔年在所屬地區應試，第二次應試於學府，所録取的不超過三四十人，然後王親自試以詩、賦、論三題，稱作簾前重試。也有制科宏詞的科目，但僅存空名而已。士人推崇聲律，很少有人通曉經書。

王城有華人數百，多閩人因賈舶至者，密試其所能，誘以禄仕，或强留之終身，朝廷使至，有陳牒來訴者，則取以歸。

王城有幾百個華人，大多是閩人乘商船來的，暗中試驗他們的能力，誘以俸禄官位，有的强行留下終其一生，朝廷使者到了，有人陳獻訟書前來上訴，就帶了回國。

百官以米爲奉，皆給田，納禄半給，死乃拘之。國無私田，民計口授業。十六以上則充軍，六軍三衛常留官府，三歲以選戍西北，半歲而更。有警則執兵，任事則服勞，事已復歸農畝。王亦有分地以供私用，王母、妃主、世子皆受湯沐田。

百官以米作爲俸禄，都供給田地，有俸禄的减半，死了就收回。國家没有私田，百姓按人口授給産業。十六歲以上就加入軍隊，六軍三衛常留在官府，每隔三年挑選士兵駐守西北，半年就更换了。有緊急情况就拿起兵器，擔任事務就服勞役，事情結束後又回去務農。王也有分地以供應私用，王母、妃主、世子都接受湯沐田。

上下以賈販利入爲事。日中爲虚，用米布貿易。地産銅，不知鑄錢，中國所予錢，藏之府庫，時出傳玩而已。崇寧後，始學鼓鑄，有“海東通寶”、“重寶”、“三韓通寶”三種錢，然其俗不便也。兵器疏簡，無强弩大刀。

國家上下從事經商行販取利。中午時設立集市，用米布交易。本地産銅，不知道鑄錢，中國所給予的錢，都收藏在府庫，有時拿出來傳看玩賞而已。崇寧後，開始學習鼓風鑄錢，有“海東通寶”、“重寶”、“三韓通寶”三種錢，但其民間不習慣使用。兵器簡單，没有强弩大刀。

崇尚釋教，雖王子弟亦常一人爲僧。信鬼，拘陰陽，病不相視，斂不撫棺。貧者死，則露置中野。歲以建子月祭天。國東有穴，號禭神，常以十月望日迎祭，謂之八關齋，禮儀甚盛，王與妃嬪登樓，大張樂宴飲，賈人曳羅爲幕，至百匹相聯以示富。三

崇尚佛教，即使是王的子弟也常有一人爲僧。信鬼，拘於陰陽，生病不相探視，殮葬不撫摸棺材。窮人死了，就露天放在野地。每年在建子月祭天。國都的東面有洞穴，號稱禭神，常在十月望日迎神祭祀，叫作八關齋，禮儀很隆重，王與妃嬪登樓，大肆奏樂宴飲，商人拉着羅圍成帳幕，以至於百匹相連以顯示他的富有。每隔三

歲大祭祠，遍其封内，因是斂民財，而王與諸臣分取之。祖廟在國門之外，大祭則具車服冕圭親祠。王城有佛寺七十區而無道觀，大觀中，朝廷遣道士往，乃立福源院，置羽流十餘輩。俗不知醫，自王俁來請醫，後始有通其術者。

人首無枕骨，背扁側。男子巾幘如唐裝，婦人鬌髻垂右肩，餘髮被下，約以絳羅，貫之簪。旋裙重疊，以多爲勝。男女自爲夫婦者不禁，夏月同川而浴。婦人、僧、尼皆男子拜。樂聲甚下，無金石之音，既賜樂，乃分爲左、右二部：左曰唐樂，中國之音也；右曰鄉樂，其故習也。堂上設席，升必脱屨，見尊者則膝行，必跪，應必唯。其拜無不答，子拜，父猶半答其禮。性仁柔惡殺，不屠宰，欲食羊豕則包以蒿而燔之。

刑無慘酷之科，唯惡逆及駡父母者斬，餘皆杖肋。外郡刑殺悉送王城，歲以八月減囚死罪，貸流諸島，累赦，視輕重原之。

自明州定海遇便風，三日入洋，又五日抵墨山，入其境。自墨山過島嶼，詰曲嶕石間，舟行甚駛，七日至禮成江。江居兩山間，束以石峽，湍激而下，所謂急水門，最爲險惡。又三日抵岸，有館曰碧瀾亭，使人由此登陸，崎嶇山谷四十餘里，乃其國都云。

年大規模祭祠，遍及其境内，因此收斂民財，而王與諸臣分取。祖廟在國門之外，大祭就準備車服冕圭親自祭祀。王城有佛寺七十座却没有道觀，大觀年間，朝廷派道士前去，就建立福源院，安置道士十多人。民間不懂醫術，自從王王俁來朝請派醫師，以後纔有人通曉醫術。

其國人頭部没有枕骨，背部扁側。男子巾幘類似唐時服裝，婦人鬌髻垂在右肩，其餘的頭髮披下來，繫以絳羅，用簪别住。旋裙好幾層，越多越好。男女自己結成夫妻不加禁止，夏天在同一條河裏洗浴。婦人、僧、尼都行男子拜禮。樂聲音階很低，没有金石之音，賜予樂器後，就分成左、右二部：左邊爲唐樂，是中國的音樂；右邊爲鄉樂，是他們原來演奏的。堂上設席，登堂一定脱屨，見尊者就以膝前行，一定要跪下，一定要唯唯答應。其拜没有不還禮的，兒子拜，父親還要還其半禮。天性仁柔厭惡殺戮，不屠宰牲畜，想吃豬羊肉就包上蒿草燒烤。

刑法没有殘酷的條文，衹是奸惡逆亂以及駡父母的斬，其他都是杖打肋部。外地郡邑刑殺都送到王城，每年八月減免囚犯死罪，從寬流放到各島，多次被赦的，看情節輕重予以赦免。

從明州定海遇順風，三天入洋，再過五天抵達墨山，進入它的境内。從墨山經過島嶼，彎彎曲曲的礁石間，乘船比騎馬更快，七天到達禮成江。江位於兩山之間，夾以石峽，湍急而下，即所説的急水門，最爲險惡。又過三天到岸，有館舍名爲碧瀾亭，使者從這裏登陸，經過四十多里崎嶇山谷，就是他們的國都了。

宋史卷四百八十八

列傳第二百四十七

外國(四)

交阯　大理

交阯

交阯，本漢初南越之地，漢武平南越，分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凡九郡，置交阯刺史以領之。後漢置交州，晋、宋、齊、梁、陳因之，又爲交阯郡。隋平陳，廢郡置州；煬帝初，廢州置郡。唐武德中，改交州總管府；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貞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其地，送款於末帝，因授承美節鉞。時劉陟擅命嶺表，遣將李知順伐承美，執之，乃并有其地。後有楊廷藝、紹洪皆受廣南署，繼爲交阯節度使。紹洪卒，州將吴昌岌遂居其位。昌岌死，其弟昌文襲。

乾德初，昌文死，其參謀吴處玶、峰州刺史矯知護、武寧州刺史楊暉、牙將杜景碩等争立，管内一十二州大亂。部民嘯聚，起爲寇盜，攻交州。先是，楊廷藝以牙將丁公著攝驩州刺史兼禦蕃都督，部領即其子也。公著死，部領繼之。至是，部領與其子璉率兵擊敗處玶等，賊黨潰散，境内安堵，交民德之，乃推部領爲交州帥，號曰大勝王，署其子璉爲節度

交阯，原是漢初南越地域，漢武帝平定南越，將其地劃分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共九郡，設置交阯刺史加以總領。後漢設置交州，晋、宋、齊、梁、陳沿襲下來，又作交阯郡。隋平定陳，廢郡置州；煬帝初年，廢州置郡。唐武德年間，改爲交州總管府；至德年間，改爲安南都護府。梁貞明年間，當地豪强曲承美占據其地，向末帝表示歸服，於是授予曲承美節鉞。當時劉陟在嶺表擅權發令，派遣部將李知順攻伐曲承美，將他俘獲，就吞并了他的土地。此後有楊廷藝、楊紹洪都受廣南統署，相繼爲交阯節度使。楊紹洪去世，州將吴昌岌就居其位。吴昌岌死，其弟吴昌文繼任。

乾德初年，吴昌文死，其參謀吴處玶、峰州刺史矯知護、武寧州刺史楊暉、牙將杜景碩等争位，轄區内十二州大亂。所屬百姓聚集起來，起兵成爲寇盜，攻打交州。在此之前，楊廷藝以牙將丁公著代理驩州刺史兼禦蕃都督，丁部領就是他的兒子。丁公著死，丁部領繼任。到此時，丁部領與兒子丁璉率兵擊敗吴處玶等，賊黨潰散，境内安定，交州百姓感激他，就推戴丁部領爲交州帥，號稱大勝王，任命他兒子丁璉爲節度使。過了三年，讓位給丁璉。丁璉即位後七年，聽説

使。凡三年，遜璉位。璉立七年，聞嶺表平，遂遣使貢方物，上表內附。制以權交州節度使丁璉以檢校太師充静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又詔以進奉使鄭琇、王紹祚并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開寶八年，遣使貢犀、象、香藥。朝廷議崇寵部領，降制曰："率土來王，方推以恩信；舉宗奉國，宜洽於封崇。眷拱極之外臣，舉顯親之茂典。爾部領世爲右族，克保遐方；夙慕華風，不忘內附。屬九州混一，五嶺廓清，靡限溟濤，樂輸琛贐。嘉乃令子，稱吾列藩。特被鴻私，以旌義訓。介爾眉壽，服兹寵章。可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封交阯郡王。"

嶺表平定，就派使者進貢地方特產，上表歸附內地。制書以代理交州節度使丁璉以檢校太師充静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又下詔以進奉使鄭琇、王紹祚并任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開寶八年，派使者進貢犀、象、香藥。朝廷商議隆重加恩於丁部領，降制書道："四方前來朝覲，正推以恩信；全族獻身爲國，應廣加尊封。眷顧四方歸附之外臣，舉行顯揚親寵之盛典。你丁部領世爲豪族，能保領遠方；一向欽慕中華風俗，不忘歸附內地。正值九州統一，五嶺肅清，遠隔波濤萬里，樂於輸獻寶物。嘉獎你的兒子，作爲我的藩國。特地下達鴻恩，以表彰仁義教誨。延年益壽，受此恩寵。可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封交阯郡王。"

太宗即位，璉又遣使以方物來賀。部領及璉既死，璉弟璿尚幼，嗣立，稱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大將黎桓擅權樹黨，漸不可制，劫遷璿於別第，舉族禁錮之，代總其衆。太宗聞之，怒，乃議舉兵。太平興國五年秋，詔以蘭州團練使孫全興、八作使張璿、左監門衛將軍崔亮爲陸路兵馬部署，自邕州路入；寧州刺史劉澄、軍器庫副使賈湜、供奉官閤門祇候王僎爲水路兵馬部署，自廣州路入。是冬，黎桓遣牙校江巨湟齎方物來貢，仍爲丁璿上表曰："臣族本蠻酋，辟處海裔，修職貢於宰旅，假節制於方隅。臣之父兄，代承閫寄，謹保封略，罔敢怠遑。爰暨淪亡，將墜堂構，將吏耆耋，乃屬於臣，俾權軍旅之事，用安夷落之衆。土俗獷悍，懇請愈堅，拒而弗從，慮其生變。臣已攝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願賜真秩，令備列藩。干冒宸扆，伏增震越。"上察其欲緩王師，寢而不報。王師進討，破賊萬餘衆，斬首二千餘

太宗即位，丁璉又派使者以地方特產來朝慶賀。丁部領及丁璉去世後，丁璉弟弟丁璿年紀還小，繼位，稱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大將黎桓擅權樹黨，漸漸不可制約，將丁璿劫持遷移到另外的府第，禁錮其全族，代替他總領部下。太宗聽說此事，很生氣，就商議用兵。太平興國五年秋天，下詔以蘭州團練使孫全興、八作使張璿、左監門衛將軍崔亮任陸路兵馬部署，從邕州路進兵；寧州刺史劉澄、軍器庫副使賈湜、供奉官閤門祇候王僎任水路兵馬部署，從廣州路進兵。這年冬天，黎桓派牙校江巨湟携帶地方特產來朝貢，并替丁璿上表道："臣族本是蠻人酋長，遠處海邊，向宰輔進獻職貢，借權節制一角之土。臣的父兄，代而承接閫外之寄，謹保封疆，不敢懈怠。及其去世，將留下遺業，將吏年老，就交付臣，使臣暫理軍旅之事，以安定夷人部落百姓。本地風俗蠻横强悍，懇請越加堅決，拒不聽從，擔心發生事變。臣已代理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希望賜予實授官階，使列位於藩國。冒犯陛下，伏增震驚。"皇上覺察到他想要延緩朝廷軍隊，擱置没有答覆。朝廷軍隊進兵討伐，打敗賊衆一萬多人，斬首二千多級。六年春天，又在白藤江口打敗賊兵，斬首一千多級，繳獲戰

級。六年春，又破賊于白藤江口，斬首千餘級，獲戰艦二百艘，甲冑萬計。轉運使侯仁寶率前軍先進，全興等頓兵花步七十日以候澄，仁寶累促之，不進。及澄至，并軍由水路至多羅村，不遇賊，復擅迴花步。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爲所害。轉運使許仲宣馳奏其事，遂班師。上遣使就劾澄、湜、僎，澄尋病死，戮湜等邕州市。全興至闕，亦下吏誅，餘抵罪有差。仁寶贈工部侍郎。

七年春，桓懼朝廷終行討滅，復以丁璿爲名，遣使貢方物，上表謝罪。八年，桓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遣使貢方物，并以璿表來上，帝賜桓詔曰："丁氏傳襲三世，保據一方，卿既受其倚毗，爲之心膂，克徇邦人之請，無負丁氏之心。朕且欲令璿爲統帥之名，卿居副貳之任，剸裁制置，悉繫於卿。俟丁璿既冠，有所成立，卿之輔翼，令德彌光，崇奬忠勳，朕亦何吝！若丁璿將材無取，童心如故，然其奕世紹襲，載綿星紀，一旦捨去節鉞，降同士伍，理既非便，居亦靡安。詔到，卿宜遣丁璿母子及其親屬盡室來歸。俟其入朝，便當揆日降制，授卿節旄。凡兹兩途，卿宜審處其一。丁璿到京，必加優禮。今遣供奉官張宗權賫詔諭旨，當悉朕懷。"亦賜璿詔書如旨。時黎桓已專據其土，不聽命。是歲五月上言，占城國水陸象馬數萬來寇，率所部兵擊走之，俘斬千計。

雍熙二年，遣牙校張紹馮、阮伯簪等貢方物，繼上表求正領節鎮。三年秋，又遣使貢方物。儋州言，占城國人蒲羅遏率其族百餘衆内附，言爲交州所逼故也。是歲十月，制曰："王者懋建皇極，寵綏列藩。設邸京

艦二百艘，甲冑數以萬計。轉運使侯仁寶率領前軍先行，孫全興等駐兵花步七十日以等候劉澄，侯仁寶多次催促，不進兵。等劉澄到達，合兵從水路到多羅村，没有遭遇賊兵，又擅自回到花步。黎桓詐降以誘惑侯仁寶，就被他殺害。轉運使許仲宣馳馬上奏其事，於是班師回朝。皇上派使者前去彈劾劉澄、賈湜、王僎，劉澄不久病死，將賈湜等殺於邕州市中。孫全興到朝，也交付官吏誅殺，其他人依次抵罪。侯仁寶贈官工部侍郎。

七年春天，黎桓害怕朝廷終將實行討滅，又以丁璿爲名，派使者進貢地方特産，上表謝罪。八年，黎桓自稱代理交州三使留後，派使者進貢地方物産，將丁璿奏表一并獻上，皇帝賜黎桓詔書道："丁氏傳襲三代，占據一方，你既受其倚重親近，是他的心腹，希望能順從邦人的請求，不辜負丁氏的心意。我將想讓丁璿名爲統帥，你任副職，决斷制置，都由你决定。等丁璿年滿二十，能有所成立，你作輔助，美德更加光大，尊崇奬勵忠勛，我又顧惜什麽！如果丁璿將材無可取，童心如故，但他累世承襲，歲月長久，一旦捨去節鉞，降爲士民，於理既不便，居處也不安。詔書到後，你應派丁璿母子及其親屬全體宗室回朝。等他們入朝，就一定擇日降下制書，授你節旄。共有兩條出路，你應該認真選擇其一。丁璿到京，一定加以優厚禮遇。現在派供奉官張宗權持詔宣旨，應當清楚我的心意。"也依旨賜丁璿詔書。當時黎桓已占據其地，不聽從詔命。這年五月上言，占城國水陸象馬幾萬來入侵，率領所屬軍隊將其擊退，俘獲斬殺數以千計。

雍熙二年，派牙將張紹馮、阮伯簪等進貢地方特産，接着上表請求正式領節鎮。三年秋天，又派使者進貢地方特産。儋州上言，占城國人蒲羅遏率領其族一百多人前來依附，説是被交州逼迫的緣故。這年十月，制書道："王者努力建立統治準則，加恩安撫各個藩國。在京師設立府

師，所以盛會同之禮；胙土方面，所以表節制之雄。矧兹跕鳶之隅，克修設羽之貢，式當易帥，爰利建侯，不忘請命之恭，用舉酬勞之典。權知交州三使留後黎桓，兼資義勇，特稟忠純，能得邦人之心，彌謹藩臣之禮。往者，丁璿方在童幼，昧於撫綏。桓乃肺腑之親，專掌軍旅之事，號令自出，威愛并行。璿盡解三使之權，以徇衆人之欲。遠輸誠款，求領節旄。士燮强明，化越俗而咸乂；尉佗恭順，稟漢詔以無違。宜正元戎之稱，以列通侯之貴，控撫夷落，對揚天休。可檢校太保、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安南都護，充静海軍節度、交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封京兆郡侯，食邑三千户，仍賜號推誠順化功臣。”遣左補闕李若拙、國子博士李覺爲使以賜之。

邸，用來隆盛會同四方之禮儀；以胙土賜分各方，用來表明節制四方之威嚴。况且這瘴氣瀰漫的邊地，能修設羽之貢，正值易帥，以利封侯，不忘恭敬請命，以舉行酬勞的典禮。代理知交州三使留後黎桓，資質兼有義勇，禀性忠純，能得邦人之心，更加嚴守藩臣之禮。以前，丁璿正年幼，不明安撫統治。黎桓是肺腑的親信，專門掌管軍旅之事，號令自他而出，恩威并行。丁璿全部解除三使的權柄，以滿足衆人的願望。遠獻誠心表示歸順，請求領有使節。士燮强幹精明，改變越地風俗使之安定；尉佗恭敬順從，禀受漢詔不加違背。應該正主帥的稱號，以列於通侯的貴位，控制安撫夷人部落，以光大天恩。可任檢校太保、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安南都護，充任静海軍節度、交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封京兆郡侯，食邑三千户，并賜號推誠順化功臣。”派左補闕李若拙、國子博士李覺任使者賜給黎桓。

端拱元年，加桓檢校太尉，進邑千户，實封五百户。遣户部郎中魏庠、虞部員外郎直史館李度往使焉。淳化元年夏，加桓特進，邑千户，實封四百户。遣左正言直史館宋鎬、右正言直史館王世則又使焉。明年六月，歸闕，上令條列山川形勢及黎桓事迹以聞。鎬等具奏曰：

端拱元年，加官黎桓檢校太尉，進封邑千户，實封五百户。派户部郎中魏庠、虞部員外郎直史館李度前去出使。淳化元年夏天，加官黎桓特進，增邑千户，實封四百户。派左正言直史館宋鎬、右正言直史館王世則又前去出使。第二年六月，回朝，皇上下令分條列出山川形勢及黎桓事迹加以上報。宋鎬等詳細上奏道：

> 去歲秋末抵交州境，桓遣牙内都指揮使丁承正等以船九艘、卒三百人至太平軍來迎，由海口入大海，冒涉風濤，頗歷危險。經半月至白藤，徑入海汊，乘潮而行。凡宿泊之所皆有茅舍三間，營葺尚新，目爲館驛。至長州漸近本國，桓張皇虚誕，務爲誇詫，盡出舟師戰棹，謂之耀軍。

> 去年秋末抵達交州境内，黎桓派牙内都指揮使丁承正等以船九艘、兵丁三百人到太平軍來迎接，從入海口入大海，冒涉風浪，頗歷危險。經過半月到達白藤，徑直進入海汊，順潮而行。凡停泊住宿的地方都有茅舍三間，營修尚新，作爲館驛。到長州漸近本國，黎桓張狂虚妄，着意誇耀，列出所有船隊戰艦，叫作耀軍。

> 自是宵征抵海岸，至交州僅十五里，有茅亭五間，題曰茅徑

> 從此夜行抵達海岸，離交州僅十五里，有茅亭五間，題作茅徑驛。到城一百里，驅

驛。至城一百里，驅部民畜産，妄稱官牛，數不滿千，揚言十萬。又廣率其民混於軍旅，衣以雜色之衣，乘船鼓噪。近城之山虛張白旗，以爲陳兵之象。俄而擁從桓至，展郊迎之禮，桓斂馬側身，問皇帝起居畢，按轡偕行，時以檳榔相遺，馬上食之，此風俗待賓之厚意也。城中無居民，止有茅竹屋數十百區，以爲軍營。而府署湫隘，題其門曰明德門。

趕百姓畜産，假稱官牛，數不滿千，揚言十萬。又率大批百姓混於軍隊，穿着雜色服裝，乘船擊鼓呼叫。靠近城池的山上虛設白旗，作出布置軍隊的樣子。很快擁從黎桓前來，舉行郊迎之禮，黎桓拉住馬側過身子，詢問完皇帝起居，扣緊馬繮一起緩緩前行，當時送以檳榔，在馬上吃了，這是風俗中接待賓客的厚意。城中没有居住百姓，祇有茅竹屋數十百處，作爲軍營。而府署低下狹窄，在門上題名爲明德門。

桓質陋而目眇，自言近歲與蠻寇接戰，墜馬傷足，受詔不拜。信宿之後，乃張筵飲宴。又出臨海汊，以爲娱賓之游。桓跣足持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叫噪歡躍。凡有宴會，預坐之人悉令解帶，冠以帽子。桓多衣花纈及紅色之衣，帽以真珠爲飾，或自歌勸酒，莫能曉其詞。嘗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饋於使館，且曰："若能食此，當治之爲饌以獻焉。"又羈送二虎，以備縱觀。皆却之不受。士卒殆三千人，悉黥其額曰"天子軍"。糧以禾穗日給，令自舂爲食。兵器止有弓弩、木牌、梭槍、竹槍，弱不可用。

黎桓稟性淺陋并瞎了一隻眼，自稱近年與蠻寇交戰，從馬上落下腿部受傷，受詔不拜。住了兩夜之後，就設筵席宴飲。又出去到海汊，作爲歡娱賓客的游玩。黎桓赤足持竿，入水投魚，每中一魚，左右都歡呼雀躍。凡有宴會，座上的人都讓解帶，戴上帽子。黎桓常穿花纈及紅色衣服，帽子上以珍珠作爲裝飾，有時親自唱歌勸酒，没有人能聽懂歌詞。曾經命令幾十人扛着數丈長的大蛇，送到使館，而且説："如果能吃這個，一定做成菜肴獻上。"又捆縛送來二虎，以備縱放觀看。都加以拒絶没有接受。士卒大概三千人，都在額上刺着"天子軍"。每天供給禾穗作爲軍糧，讓他們自己舂米取食。兵器祇有弓弩、木牌、梭槍、竹槍，弱不可用。

桓輕侻殘忍，昵比小人，腹心閹竪五七輩錯立其側。好狎飲，以手令爲樂。凡官屬善其事者，擢居親近左右，有小過亦殺之，或鞭其背一百至二百。賓佐小不如意，亦捶之三十至五十，黜爲閽吏；怒息，乃召復其位。有木塔，其制樸陋，桓一日請同登游覽。地無寒氣，十一月猶衣夾衣揮扇云。

黎桓輕率殘忍，親近小人，心腹太監五七人交錯立其身旁。喜歡嬉戲飲酒，以猜手令作爲娱樂。凡官屬善於其事的，提拔爲親近左右，有小過失就把他殺了，或者鞭打脊背一百至二百下。賓僚稍不如意，也是拷打三十至五十下，廢黜爲門吏；怒氣平息，就召來恢復原位。有木塔，製作簡陋，黎桓有一天邀請同登游覽。地無寒氣，十一月還穿夾衣揮扇子。

四年，進封桓交阯郡王。五年，遣牙校費崇德等來修職貢。然桓性本凶狠，負阻山海，屢爲寇害，漸失藩臣禮。至道元年春，廣南西路轉運使張觀、欽州如洪鎮兵馬監押衛昭美皆上言，有交州戰船百餘艘寇如洪鎮，略居民，劫廩實而去。其夏，桓所管蘇茂州，又以鄉兵五千寇邕州所管緑州，都巡檢楊文傑擊走之。太宗志在撫寧荒服，不欲問罪。觀又言，風聞黎桓爲丁氏斥逐，擁餘衆山海間，失其所據，故以寇鈔自給，今則桓已死。觀仍上表稱賀。詔太常丞陳士隆、高品武元吉奉使嶺南，因偵其事。士隆等復命，所言與觀同。其實桓尚存，而傳聞者之誤，觀等不能審核。未幾，有大賈自交阯回，具言桓爲帥如故。詔劾觀等，會觀病卒，昭美、士隆、元吉抵罪。

先是，欽州如洪、咄步、如昔等三鎮皆瀕海，交州潮陽民卜文勇等殺人，并家亡命至如昔鎮，鎮將黄令德等匿之。桓令潮陽鎮將黄成雅移牒來捕，令德固不遣，因玆海賊連年剽掠。二年，以工部員外郎、直史館陳堯叟爲轉運使，因賜桓詔書。堯叟始至，遣攝雷州海康縣尉李建中齎詔勞問桓。堯叟又至如昔，詰得匿文勇之由，盡擒其男女老少一百三十口，召潮陽鎮吏付之，且戒勿加酷法。成雅得其人，以狀謝堯叟，桓遂上章感恩，并捕海賊二十五人送于堯叟，且言已約勒谿洞首領，不得騷動。七月，太宗遣主客郎中、直昭文館李若拙齎詔書，充國信使，以美玉帶往賜桓。若拙既至，桓出郊迎，然其詞氣尚悖慢，謂若拙曰："向者劫如洪鎮乃外境蠻賊也，皇帝知此非交州兵否？若使交州果叛命，則當首攻

四年，進封黎桓交阯郡王。五年，派牙將費崇德等前來朝貢。但黎桓天性本就凶狠，依靠山海阻隔，多次入侵爲害，漸失藩臣之禮。至道元年春天，廣南西路轉運使張觀、欽州如洪鎮兵馬監押衛昭美都上言，有交州戰船一百多艘入侵如洪鎮，掠奪居民，搶劫倉廪府庫後離去。這年夏天，黎桓所管轄的蘇茂州，又以鄉兵五千入侵邕州管内的緑州，都巡檢楊文傑將其擊退。太宗志在安撫遠國，不想問罪。張觀又上言，傳聞黎桓被丁氏放逐，帶領餘部在山海間，失去依據，所以靠寇盗爲生，現在黎桓已經死了。張觀接着上表慶賀。下詔太常丞陳士隆、高品武元吉奉命出使嶺南，以探察此事。陳士隆等回覆使命，所説的與張觀相同。其實黎桓還活着，而傳聞者之誤，張觀等人未能詳細核實。不久，有大商人從交阯回來，説黎桓依然爲帥。下詔彈劾張觀等人，正值張觀病死，衛昭美、陳士隆、武元吉抵罪。

在此之前，欽州如洪、咄步、如昔等三鎮都臨海，交州潮陽百姓卜文勇等殺人，全家逃到如昔鎮，鎮將黄令德等將他們藏匿起來。黎桓命令潮陽鎮將黄成雅移牒來捕捉，黄令德堅持不放，因此海賊連年劫掠。二年，任命工部員外郎、直史館陳堯叟爲轉運使，於是賜黎桓詔書。陳堯叟剛到，派代理雷州海康縣尉李建中持詔慰問黎桓。陳堯叟又到如昔，審問得知藏匿卜文勇的原由，將其男女老少一百三十口人都擒獲，召潮陽鎮吏交付給他們，而且告誡不要加以酷法。黄成雅得到人後，寫狀感謝陳堯叟，黎桓就上章感謝恩德，并且捕獲海賊二十五人送給陳堯叟，而且説已經約束溪洞首領，不得騷動。七月，太宗派主客郎中、直昭文館李若拙奉持詔書，充任國信使，將美玉帶去賜給黎桓。李若拙到後，黎桓出到郊外迎接，但他語氣還很傲慢，對李若拙説："以前劫掠如洪鎮的是境外蠻賊，皇帝是否知道這不是交州軍隊？如果交州果真叛命，那麽一定首先攻打番禺，其次攻打閩、越，豈止是如洪鎮！"李若拙從容對黎桓説道："皇上

番禺，次擊閩、越，豈止如洪鎮而已！”若拙從容謂桓曰：“上初聞寇如洪鎮，雖未知其所自，然以足下拔自交州牙校，授之節制，固當盡忠以報，豈有他慮！及見執送海賊，事果明白。然而大臣僉議，以爲朝廷比建節帥，以寧海表，今既蠻賊爲寇害，乃是交州力不能獨制矣，請發勁卒數萬，會交兵以剪滅之，使交、廣無後患。上曰：‘未可輕舉，慮交州不測朝旨，或致驚駭，不若且委黎桓討擊之，亦當漸至清謐。’今則不復會兵也。”桓愕然避席，曰：“海賊犯邊，守臣之罪也。聖君容貸，恩過父母，未加誅責。自今謹守職約，保永清於漲海。”因北望頓首謝。

當初聽說入侵如洪鎮，雖然不知道其爲何人，但因足下以交州牙校受到提拔，授予節制，一定會盡忠報恩，哪有其他考慮！等見到捕送海賊，事情果然明白了。然而大臣都議論，認爲朝廷先前設立節帥，是爲了安定海外，現在既然蠻賊爲害入侵，這是交州力量不能單獨制服了，請求發動精兵數萬，會合交州軍隊加以剿滅，使交州、廣州再無後患。皇上說：‘不可輕易行動，恐怕交州不明白朝廷旨意，可能受到驚駭，不如暫且交付黎桓討伐他們，也一定會漸漸安寧。’現在就不再合兵了。”黎桓愕然避席，說：“海賊侵犯邊境，是守臣之罪。聖君寬容，恩過父母，不加誅責。從此謹守職約，永保漲海安寧。”於是向北頓首謝恩。

真宗即位，進封桓南平王兼侍中。桓前遣都知兵馬使阮紹恭、副使趙懷德以金銀七寶裝交椅一、銀盆十、犀角象牙五十枚、絹紬布萬匹來貢。詔陳于萬歲殿太宗神御，許紹恭等拜奠。及迴，賜桓帶甲馬，詔書慰獎。咸平四年，又遣行軍司馬黎紹、副使何慶常，以馴犀一、象二、象犸二、七寶裝金瓶一來貢。其年欽州言，交州効誠場民及頭首八州使黄慶集等數百人來投，有詔慰撫，遣還本道。廣南西路言，黎桓迎受官告使黄成雅附奏，自今國朝加恩，願遣使至本道，以寵海裔。先是，使至交州，桓即以供奉爲辭，因緣賦斂。上聞之，止令疆吏召授命，不復專使。景德元年，又遣其子攝驩州刺史明提來貢，懇求加恩使至本道慰撫遐裔，許之，仍以明提爲驩州刺史。二年上元節，賜明提錢，令與占城、大食使觀燈宴飲，因遣工部員外郎邵曄充國信使。

真宗即位，進封黎桓南平王兼侍中。黎桓先前派都知兵馬使阮紹恭、副使趙懷德以金銀七寶裝交椅一把、銀盆十個、犀角象牙五十枚、絹綢布萬匹來朝進貢。下詔陳列於萬歲殿太宗神御，允許阮紹恭等下拜祭奠。等到回去時，賞賜黎桓帶甲馬，詔書慰問嘉獎。咸平四年，又派行軍司馬黎紹、副使何慶常，以馴犀一、象二、象犸二、七寶裝金瓶一來朝進貢。那年欽州上言，交州効誠場百姓及頭首八州使黄慶集等幾百人前來投誠歸順，有詔安撫慰問，遣還本道。廣南西路上言，黎桓迎受官告使黄成雅附奏，此後國朝加恩，希望派使者到本道，以榮寵海邊。在此之前，使者到交州，黎桓就藉口供奉，趁機賦斂。皇上聽說後，衹讓疆吏召來授命，不再專門派遣使者。景德元年，又派他兒子代理驩州刺史黎明提來朝進貢，懇求加恩使到本道慰撫遠方，同意了，仍以黎明提任驩州刺史。二年上元節，賞賜黎明提錢，讓他與占城、大食使者觀燈宴飲，於是派工部員外郎邵曄充任國信使。

三年，桓卒，立中子龍鉞。龍鉞

三年，黎桓去世，立第二子黎龍鉞。黎龍鉞

兄龍全劫庫財而遁，其弟龍廷殺龍鉞自立。龍廷兄明護率扶闌寨兵攻戰。明提以國亂不能還，特詔廣州優加資給。知廣州凌策等言："桓諸子爭立，衆心離叛，頭首黃慶集、黃秀蠻等千餘人以不從驅率，戮及親族，未投廉州，請發本道二千人平之，慶集等願爲前鋒。"上以桓素忠順，屢修職貢，今幸亂而伐喪，不可。就改國信使邵曄爲緣海安撫使，令曉譬之。慶集等仍計口賜田粮。曄乃貽書交州，諭以朝廷威德，如其自相魚肉，久無定位，偏師問罪，則黎氏盡滅矣。明護懼，即奉龍廷主軍事。龍廷自稱節度、開明王，遂欲修貢。曄以聞，上曰："遐荒異俗，不曉事體，何足怪也?"令削去僞官。曄又言，頭首黃慶集先避亂歸化，其種族尚多，若復遣還，慮遭屠戮。詔以慶集隸三班，釐務于郴州，遂許入貢。

四年，龍廷稱權安南靜海軍留後，遣弟峰州刺史明昶、副使安南掌書記殿中丞黃成雅等來貢。會含光殿大宴，上以成雅坐遠，欲稍升位著，訪於宰相王旦，旦曰："昔子産朝周，周王饗以上卿之禮，子産固辭，受下卿之禮而還。國家惠綏遠方，優待客使，固無嫌也。"乃升成雅于尚書省五品之次。詔拜龍廷特進、檢校太尉，充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安南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仍封交阯郡王，食邑三千户，食實封一千户；賜推誠順化功臣；仍賜名至忠，給以旌節。又追贈桓中書令、南越王。進奉使黎明昶等并進秩。大中祥符元年，天書降，加翊戴功臣，食邑七百户，實封三百户。東封畢，加至忠同平章事，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二年，廣南西路言，欽州蠻人

的哥哥黎龍全搶劫庫財逃去，其弟黎龍廷殺黎龍鉞自己即位。黎龍廷的哥哥黎明護率領扶闌寨軍隊攻戰。黎明提因國家動亂不能回去，特地下詔廣州優加資助供給。廣州知州凌策等上言："黎桓諸子爭立，衆心叛離，頭首黃慶集、黃秀蠻等一千多人因不聽從驅使指揮，殺及親屬族人，來投奔廉州，請求調遣本道二千人前去平定，黃慶集等願做前鋒。"皇上因黎桓一向忠誠恭順，多次進行朝貢，今趁其喪亂出兵，沒有同意。於是改國信使邵曄爲沿海安撫使，讓他進行開導。黃慶集等仍然按人口賜給田糧。邵曄就送書信給交州，告知朝廷威德，如果他們自相殘殺，久無定位，派兵問罪，那麼黎氏全都消滅了。黎明護害怕，就奉黎龍廷主持軍事。黎龍廷自稱節度、開明王，於是想要朝貢。邵曄上報此事，皇上說："荒遠異俗，不明事情大體，怎麽值得奇怪?"下令削去僞官。邵曄又上言，頭首黃慶集先前避亂歸順，他的部族人數還很多，如果重新遣回，擔心遭到殺戮。下詔讓黃慶集隸屬三班，在郴州任事，就同意入朝進貢。

四年，黎龍廷稱代理安南靜海軍留後，派弟弟峰州刺史黎明昶、副使安南掌書記殿中丞黃成雅等來朝貢。正值含光殿舉行大宴，皇上因黃成雅座席遠，想要稍稍升其位次，詢問宰相王旦，王旦說："以前子産朝貢周，周王宴饗他以上卿之禮，子産堅決不受，受下卿之禮而回。國家施惠安撫遠方，優待賓客使者，本無嫌忌。"就升黃成雅於尚書省五品的位次。下詔拜黎龍廷特進、檢校太尉，充任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安南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仍封爲交阯郡王，食邑三千户，食實封一千户；賞賜推誠順化功臣；并賜名至忠，供給旌節。又追贈黎桓中書令、南越王。進奉使黎明昶等一并進升官階。大中祥符元年，天書降下，加官翊戴功臣，增加食邑七百户，實封三百户。東岳封禪後，加黎至忠同平章事，增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二年，廣南西路上言，欽州蠻人劫掠海口蜑户，如洪寨主李文著率領輕兵追擊，中流箭而死。下詔督促安南捕捉賊人。第二年，捕捉狄僚

劫海口蜑户，如洪寨主李文著以輕兵襲逐，中流矢死。詔督安南捕賊。明年，執狄獠十三人以獻。至忠又遣推官阮守疆以犀角、象齒、金銀、紋纈等來貢，并獻馴犀一。上以犀違土性，不可豢畜，却不納。又以逆至忠意，使者既去，乃令縱之海澨。三年，遣使來朝，表求甲胄具裝，詔從其請。又求互市于邕州，本道轉運使以聞，上曰："瀕海之民，數患交州侵寇，仍前止許廉州及如洪寨互市，蓋爲邊隅控扼之所。今或直趨内地，事頗非便。"詔令本道以舊制諭之。

十三人獻上。黎至忠又派遣推官阮守疆以犀角、象齒、金銀、紋纈等來朝貢，并進獻一頭馴犀。皇上因爲犀牛不習土性，不可豢養，拒絶不受。又因爲違背黎至忠之意，使者離開後，就下令將它放到海邊。三年，派使者來朝，上表要求甲胄服裝，下詔同意他的請求。又要求在邕州互相貿易，本道轉運使將此事上報，皇上說："沿海的百姓，多次苦於交州入侵，依照先前衹允許廉州及如洪寨互相貿易，因爲是邊地要害之處。現在有的直趨内地，事情頗不便利。"下詔命令本道以舊制告知。

至忠纔年二十六，苛虐不法，國人不附。大校李公蘊尤爲至忠親任，嘗令以黎爲姓。其年，遂圖至忠，逐之，殺明提、明昶等，自稱留後，遣使貢奉。上曰："黎桓不義而得，公蘊尤而效之，甚可惡也。"然以其蠻俗不足責，遂用桓故事，制授特進、檢校太傅，充静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安南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封交阯郡王，食邑三千户，實封一千户，賜推誠順化功臣。公蘊又表求太宗御書，詔賜百軸。四年，祀汾陰后土，公蘊遣節度判官梁任文、觀察巡官黎再嚴以方物來貢，禮成，加公蘊同平章事，食邑一千户，實封四百户，任文等并優進秩。五年夏，以進奉使李仁美爲誠州刺史、陶慶文爲太常丞，其從隸有道病死者，所賜附還其家。是冬，聖祖降，加公蘊開府儀同三司，食邑七百户，實封三百户，賜翊戴功臣。七年春，又加保節守正功臣，食邑一千户，實封四百户。詔交阯諸國使入貢者，所在館餼供億，務令豐備。其年，遣知唐州刺史陶碩等來貢。詔以碩爲順州刺史，充安南静海軍行軍司馬；副使吴懷

黎至忠纔二十六歲，苛刻暴虐不守法度，國人不親附他。大校李公蘊尤其受到黎至忠的親信，曾下令讓他姓黎。那年，就謀算黎至忠，將他放逐，殺死黎明提、黎明昶等，自稱留後，派使者朝貢進奉。皇上說："黎桓行不義而得位，李公蘊明知其錯而有意仿效，很令人憎惡。"但因其蠻地風俗不足責罰，就采用黎桓舊例，頒發制書授特進、檢校太傅，充任静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安南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封交阯郡王，食邑三千户，實封一千户，賜推誠順化功臣。李公蘊又上表求太宗親筆御書，下詔賜予一百軸。四年，祭祀汾陰后土，李公蘊派節度判官梁任文、觀察巡官黎再嚴以地方特産來進貢，行完禮，加官李公蘊同平章事，食邑一千户，實封四百户，梁任文等一同優進官階。五年夏天，以進奉使李仁美任誠州刺史、陶慶文任太常丞，其從屬有途中病死的，所賜之物隨帶回去給其家人。這年冬天，聖祖降生，加官李公蘊開府儀同三司，食邑七百户，實封三百户，賜翊戴功臣。七年春天，又加稱保節守正功臣，食邑一千户，實封四百户。下詔交阯各國使者入貢的，所在館驛食物供應，務必要求豐盛全備。這年，派知唐州刺史陶碩等來朝貢。下詔以陶碩任順州刺史，充任安南静海軍行軍司馬；副使吴懷嗣任澄州刺史，充任節度副使。在此之前，交州狄獠張婆看避罪前來投奔，欽州知州穆重穎召他前來，

嗣爲澄州刺史，充節度副使。先是，交州狄獠張婆看避罪來奔，知欽州穆重穎召之，至中路復拒焉，都巡檢臧嗣遂令如洪寨犒以牛酒。交州偵知其事，因捕狄獠，故鈔如洪寨，掠人畜甚衆。詔轉運司督公蘊追索，仍令疆吏自今不得誘召蠻獠致生事。公蘊或間歲或仍歲以方物入貢。天禧元年，進封公蘊南平王，加食邑一千户，實封四百户。三年，加檢校太尉，食邑一千户，實封四百户。每加恩皆遣使將命至其境上，仍賜器幣、襲衣、金帶、鞍馬焉。仁宗即位，加公蘊檢校太師。遣長州刺史李寬泰、都護副使阮守疆來貢。天聖六年，遣驩州刺史李公顯來貢，除敍州刺史。既而令其子弟及其婿申承貴率衆内寇，詔廣南西路轉運司發谿峒丁壯討捕之。未幾，卒，年四十四。

其子德政自稱權知留後事，來告哀。贈公蘊爲侍中、南越王，命本路轉運使王惟正爲祭奠使，又爲賜官告使。除德政檢校太尉、静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阯郡王。天聖九年，遣知峰州刺史李偓佺、知愛州刺史帥日新等來謝，以偓佺爲驩州刺史、日新爲珍州刺史。明道元年，恭謝，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祐中，郡人陳公永等六百餘人内附，德政遣兵千餘境上捕逐之。詔遣還，仍戒德政毋得輒誅殺。尋遣静海軍節度判官陳應機、掌書記王惟慶來貢，以應機爲太子中允、惟慶爲大理寺丞，德政加檢校太師。三年，其甲峒及諒州、門州、蘇茂州、廣源州、大發峒、丹波縣蠻寇邕州之思陵州、西平州、石西州及諸峒，略居人馬牛，焚室廬而去。下詔責問之，且令捕酋首正其罪以聞。寶元元年，進封南平王。康定

到了中途又加以拒絶，都巡檢臧嗣就命令如洪寨以牛酒犒勞。交州探知此事，藉抓捕狄獠，故意搶劫如洪寨，劫掠人畜很多。下詔轉運司督促李公蘊追究，并命令疆吏從此不得誘召蠻獠引起事端。李公蘊有時隔年有時連年以地方特産入朝進貢。天禧元年，進封李公蘊南平王，加食邑一千户，實封四百户。三年，加官檢校太尉，食邑一千户，實封四百户。每次加恩都派使者領命到其境上，仍賜器幣、襲衣、金帶、鞍馬。仁宗即位，加官李公蘊檢校太師。派長州刺史李寬泰、都護副使阮守疆來朝貢。天聖六年，派驩州刺史李公顯來朝貢，授任敍州刺史。不久命令其子弟及其婿申承貴率兵内侵，下詔廣南西路轉運司調發溪峒丁壯討伐捕捉。不久，去世，享年四十四歲。

其子李德政自稱代理知留後事，來朝通告喪事。追贈李公蘊爲侍中、南越王，命令本路轉運使王惟正任祭奠使，又任賜官告使。授任德政檢校太尉、静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阯郡王。天聖九年，派知峰州刺史李偓佺、知愛州刺史帥日新等來朝謝恩，以李偓佺任驩州刺史、帥日新任珍州刺史。明道元年，恭謝，加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祐年間，郡人陳公永等六百多人依附内地，李德政派兵一千多人到境上追捕。下詔遣還，同時告誡李德政不得擅自誅殺。隨即派静海軍節度判官陳應機、掌書記王惟慶來朝貢，以陳應機任太子中允、王惟慶任大理寺丞，李德政加官檢校太師。三年，其甲峒及諒州、門州、蘇茂州、廣源州、大發峒、丹波縣蠻人入侵邕州的思陵州、西平州、石西州及諸峒，掠奪居民牛馬，燒毁室廬後離去。下詔加以責問，并且命令抓捕首領定罪上報。寶元元年，進封南平王。康定元年，派遣知峰州刺史帥用和、節度副使杜猶興等來朝貢。慶曆三年，又派節度副使杜慶安、三班奉職梁材來朝，以杜慶安任順州刺史、梁材任太

元年，遣知峰州刺史帥用和、節度副使杜猶興等來貢。慶曆三年，又遣節度副使杜慶安、三班奉職梁材來，以慶安爲順州刺史、材爲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六年，又遣兵部員外郎蘇仁祚、東頭供奉官陶惟𢅏來，以仁祚爲工部郎中、惟𢅏爲内殿崇班。明年，又遣秘書丞杜文府、左侍禁文昌來，以文府爲屯田員外郎、昌爲内殿崇班。

初，德政發兵取占城，朝廷疑其内畜奸謀，乃訪自唐以來所通道路凡十六處，令轉運使杜杞度其要害而戍守之，然其後亦未嘗寇邊。前後累貢馴象。皇祐二年，邕州誘其蘇茂州韋紹嗣、紹欽等三千餘人入居省地，德政表求所誘。詔盡還之，仍令德政約束邊户，毋相侵犯。其後，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德政率兵二萬由水路欲入助王師，朝廷優其賜而却其兵。至和二年，卒。

其子日尊遣人告哀，命廣南西路轉運使、尚書屯田員外郎蘇安世爲吊贈使，贈德政爲侍中、南越王，賻賚甚厚。尋除日尊特進、檢校太尉、静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封交阯郡王。嘉祐三年，貢異獸二。四年，寇欽州思稟管。五年，與甲峒賊寇邕州，詔知桂州蕭固發部兵與轉運使宋咸、提點刑獄李師中同議掩擊；又詔安撫使余靖等發兵捕討。靖遣諜誘占城同廣南西路兵甲趨交阯，日尊惶怖，上表待罪。詔未得舉兵，聽日尊貢奉至京師。八年，遣文思使梅景先、副使大理評事李繼先貢馴象九。四月戊寅，以大行皇帝詔及遺留物賜日尊，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交阯使辭，命内侍省押班李繼和喻以申紹泰入寇，本路屢乞討伐，而朝廷

子左監門率府率。六年，又派兵部員外郎蘇仁祚、東頭供奉官陶惟𢅏來朝，以蘇仁祚任工部郎中、陶惟𢅏任内殿崇班。第二年，又派秘書丞杜文府、左侍禁文昌來朝，以杜文府任屯田員外郎、文昌任内殿崇班。

當初，李德政發兵攻取占城，朝廷懷疑他暗蓄奸謀，就察訪從唐以來所通道路共十六處，命令轉運使杜杞審察其要害而派兵駐守，但其後也不曾侵犯邊境。先後幾次進貢馴象。皇祐二年，邕州誘召其蘇茂州韋紹嗣、韋紹欽等三千多人入居省地，李德政上表請求歸還所誘召之人。下詔全部遣還，同時命令李德政約束邊民，不相侵犯。此後，廣源州蠻儂智高謀反，李德政率兵二萬從水路想進入幫助朝廷軍隊，朝廷給予優厚的賞賜而拒絶他們出兵。至和二年，去世。

其子李日尊派人通告喪事，命令廣南西路轉運使、尚書屯田員外郎蘇安世任吊贈使，贈官李德政爲侍中、南越王，賻賜很豐厚。隨即授任李日尊特進、檢校太尉、静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封交阯郡王。嘉祐三年，進貢二頭怪獸。四年，入侵欽州思稟管。五年，與甲峒賊入侵邕州，下詔桂州知州蕭固調遣所屬軍隊與轉運使宋咸、提點刑獄李師中共同商議突襲；又下詔安撫使余靖等發兵追捕討伐。余靖派間諜誘使占城同廣南西路軍隊直赴交阯，李日尊驚恐，上表待罪。下詔不得舉兵，聽憑李日尊貢奉來到京師。八年，派文思使梅景先、副使大理評事李繼先進貢馴象九頭。四月戊寅，將死去皇帝的詔書及遺留物賜給李日尊，加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天，交阯使者告辭，命令内侍省押班李繼和告訴他申紹泰入侵，本路多次請求討伐，可是朝廷因申紹泰一人狂妄放肆，再者本道已派使者謝罪，所以不想發兵。治平初年，桂州知州陸詵上言，

以紹泰一夫肆狂，又本道已遣使謝罪，故未欲興兵。治平初，知桂州陸詵言，交州來求儂宗旦男日新及欲取温悶洞等地，帝問交阯於何年割據，輔臣對曰："自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貞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此地。"韓琦曰："向以黎桓叛命，太宗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效順。交州山路嶮僻，多潦霧瘴毒之氣，雖得其地，恐不能守也。"神宗即位，進封日尊南平王。熙寧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年，表言："占城國久闕貢，臣親帥兵討之，虜其王。"詔以其使郭士安爲六宅副使、陶宗元爲内殿崇班。日尊自帝其國，僭稱法天應運崇仁至道慶成龍祥英武睿文尊德聖神皇帝，尊公蘊爲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改元寶象，又改神武。

交州來求儂宗旦之子儂日新以及想求取温悶洞等地，皇帝詢問交阯割據於何年，輔臣回答道："從唐至德年間改安南都護府，梁貞明年間，當地豪强曲承美占據其地。"韓琦説："以前因黎桓叛命，太宗派將討伐，没有降服，後來派使者招誘，纔開始歸順。交州山路險僻，多潦霧瘴毒之氣，即使奪得其地，恐怕也不能守住。"神宗即位，進封李日尊南平王。熙寧元年，加官開府儀同三司。二年，上表道："占城國長期没有朝貢，臣親自率兵討伐，俘虜其王。"下詔以其使者郭士安爲六宅副使、陶宗元爲内殿崇班。李日尊自己在國内稱帝，僭稱法天應運崇仁至道慶成龍祥英武睿文尊德聖神皇帝，尊稱李公蘊爲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改元寶象，又改神武。

五年三月，日尊卒。命廣西轉運使康衛爲吊贈使。予所奪州縣。詔報之曰："卿撫有南交，世受王爵，而乃背德奸命，竊暴邊城。棄祖考忠順之圖，煩朝廷討伐之舉。師行深入，勢蹙始歸。迹其罪尤，在所紬削。今遣使修貢，上章致恭，詳觀詞情，灼見悛悔。朕撫綏萬國，不異邇遐。但以邕、欽之民，遷劫炎陬，久失鄉井，俟盡送還省界，即以廣源等賜交州。"乾德初約歸三州官吏千人，久之，才送民二百二十一口，男子年十五以上皆刺額曰"天子兵"，二十以上曰"投南朝"，婦人刺左手曰"官客"，以舟載之而泥其户牖，中設燈燭，日行一二十里則止，而僞作更鼓以報，凡數月乃至，蓋以紿示海道之遠也。順州落南深，置戍鎮守，被罹瘴霧多病没，陶弼亦終於官。朝廷知其無用，乃悉以四州一縣還之。然廣

五年三月，李日尊去世。命令廣西轉運使康衛任吊贈使。給予所奪州縣。下詔回覆道："你統治南交，世代接受王爵，可是却背德違命，暗中爲害邊城。違棄祖父忠順之意，煩勞朝廷大舉討伐。軍隊深入，迫於形勢纔開始歸服。事屬有罪，應加黜削。現在派使者朝貢，上章致敬，詳觀文詞實情，明顯表示後悔。我撫定萬國，不分遠近。祇因邕州、欽州的百姓，遷移劫掠到酷暑之地，長期背井離鄉，等到將他們全部送還省界，就將廣源等賜給交州。"李乾德起初約定歸還三州官吏千人，過了很長時間，纔送回百姓二百二十一人，男子十五歲以上額頭都刺有"天子兵"，二十歲以上刺有"投南朝"，婦女左手刺有"官客"，用船載運却用泥糊其門窗，船中設燈燭，每天行駛一二十里就停下來，而假作更鼓以報時，過了幾個月纔到達，大概是以此行欺表明海道之遠。順州深處南方之地，設置駐兵鎮守，遭受瘴霧大多病死，陶弼也死於任上。朝廷知道其爲無用之地，就將四州一縣全部歸還。但廣源舊屬邕管控制，本非交阯所有。

源舊隸邕管羈縻，本非交阯所有也。

元豐五年，獻馴象二、犀角象齒百。六年，以追捕儂智會爲辭，犯歸化州。又遣其臣黎文盛來廣西辨理順安、歸化境界，經略使熊本遣左江巡檢成卓與議，文盛稱陪臣，不敢爭執。詔以文盛能遵乾德恭順之意，賜之袍帶及絹五百匹。仍以八隘之外保樂六縣、宿桑二峒予乾德。哲宗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祐中，又數上表求勿惡、勿陽峒地，詔不許。二年，遣使入貢，進封南平王。徽宗時，累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大觀初，貢使至京乞市書籍，有司言法不許，詔嘉其慕義，除禁書、卜筮、陰陽、曆算、術數、兵書、敕令、時務、邊機、地理外，餘書許買。政和末，又詔以交人自熙寧以來，全不生事，特寬和市之禁。宣和元年，加乾德守司空。建炎元年，詔廣西經略安撫司禁邊民毋受安南逋逃，從其主乾德之請也。四年，安南入貢，詔却其方物之華靡者，賜敕書，厚其報以懷柔之。

紹興二年，乾德卒。贈侍中，追封南越王。子陽煥嗣，授靜海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尉，封交阯郡王，賜推誠順化功臣。八年，陽煥卒，以轉運副使朱芾充吊祭使，贈陽煥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南平王。子天祚嗣，授官如其父初封之制。九年，詔廣西帥司毋受趙智之入貢。初，乾德有側室子奔大理，變姓名爲趙智之，自稱平王。聞陽煥死，大理遣歸，與天祚爭立，求入貢，欲假兵納之，帝不許。十七年，詔文思院製鞍韉以賜天祚。二十一年，累加天祚崇義懷忠保信鄉德安遠承和功臣。二十五年，詔館安南使者於懷遠驛，賜宴，以彰

元豐五年，進獻馴象二頭、犀角象齒百枚。六年，以追捕儂智會爲藉口，侵犯歸化州。又派其臣黎文盛來廣西處理順安、歸化疆界，經略使熊本派左江巡檢成卓與他商議，黎文盛稱陪臣，不敢有所爭執。下詔因黎文盛能遵從李乾德恭順之意，賞賜他袍帶及絹五百匹。并以八隘之外的保樂六縣、宿桑二峒給予李乾德。哲宗即位，加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祐年間，又多次上表求取勿惡、勿陽峒之地，下詔不同意。二年，派使者入朝進貢，進封南平王。徽宗時，累積加官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大觀初年，朝貢使者到京請求購買書籍，有關官員稱法令不允許，下詔嘉獎其欽慕仁義，除禁書、卜筮、陰陽、曆算、術數、兵書、敕令、時務、邊境事務、地理之外，其他書籍允許購買。政和末年，又下詔因交州人從熙寧以來，一直没有挑起事端，特地放寬和市的禁令。宣和元年，加官李乾德守司空。建炎元年，下詔廣西經略安撫司禁止邊民不得接受安南逃民，是同意其主李乾德的請求。四年，安南入朝進貢，下詔謝絶其中華麗奢靡的土産，賜給敕書，優厚回報加以懷柔。

紹興二年，李乾德去世。贈官侍中，追封南越王。兒子李陽煥繼位，授任靜海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尉，封交阯郡王，賜推誠順化功臣。八年，李陽煥去世，以轉運副使朱芾充任吊祭使，贈官李陽煥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南平王。兒子李天祚繼位，授官與其父初封之制相同。九年，下詔廣西帥司不得接受趙智之入貢。當初，李乾德有庶子投奔大理，改變姓名爲趙智之，自稱平王。聽説李陽煥死了，大理遣還他，與李天祚爭立，要求入貢，想要借兵使交州方面接納他，皇帝不同意。十七年，下詔文思院製作鞍韉賜給李天祚。二十一年，累積加封天祚爲崇義懷忠保信鄉德安遠承和功臣。二十五年，下詔在懷遠驛招待安南使者，賜宴，以表明特殊的禮遇。進封天祚南平王，賞賜襲衣、金帶、鞍馬。二

異數。進封天祚南平王，賜襲衣、金帶、鞍馬。二十六年，命右司郎中汪應辰宴安南使者於玉津園。八月，天祚遣李國等以金珠、沉水香、翠羽、良馬、馴象來貢。詔加天祚檢校太師，增食邑。隆興二年，天祚遣尹子思、鄧碩儼等貢金銀、象齒、香物。乾道六年，累加天祚歸仁協恭繼美遵度履正彰善功臣。帝自即位，屢却安南貢使。九年，天祚復遣尹子思、李邦正求入貢，帝嘉其誠，許之，詔館於懷遠驛。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范成大言："本司經略諸蠻，安南在撫綏之内，其陪臣豈得與中國王官亢禮？政和間，貢使入境，皆庭參，不復報謁。宜遵舊制，於禮爲得。"朝廷從其請。淳熙元年二月，進封天祚安南國王，加號守謙功臣。二年，賜安南國印。三年，賜安南國曆日。天祚卒。

明年，子龍翰嗣位，授静海軍節度使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特封安南國王，加食邑；仍賜推誠順化功臣，制曰："即樂國以肇封，既從世襲；極真王而錫命，何待次升？"示殊禮也。五年，貢方物，上表稱謝。九年，詔却安南所貢象，以其無用而煩民，他物亦止受什一。十六年，累加龍翰守義奉國履常懷德功臣。光宗即位，奉表入貢稱賀。寧宗朝，賜衣帶、器幣，累加謹度思忠濟美勤禮保節歸仁崇謙協恭功臣及食邑焉。

嘉定五年，龍翰卒。詔以廣西運判陳孔碩充吊祭使，特贈侍中。依前安南國王制，以其子昊旵襲封其爵位，給賜如龍翰始封之制，仍賜推誠順化功臣。其後謝表不至，遂輟加恩。

十六年，命令右司郎中汪應辰在玉津園宴請安南使者。八月，李天祚派李國等以金珠、沉水香、翠羽、良馬、馴象來朝貢。下詔加官李天祚檢校太師，增加食邑。隆興二年，李天祚派尹子思、鄧碩儼等進貢金銀、象齒、香物。乾道六年，累積加封天祚爲歸仁協恭繼美遵度履正彰善功臣。皇帝自即位後，多次拒絶安南入貢使者。九年，李天祚又派尹子思、李邦正要求入貢，皇帝嘉獎他的誠意，同意了，下詔安排在懷遠驛。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范成大上言："本司經略諸蠻，安南在安撫之内，其陪臣哪能與中國王官以平等禮節相待？政和年間，朝貢使者入境，都在公庭中參見，不再通報求見。應遵守舊制，於禮相合。"朝廷同意他的請求。淳熙元年二月，進封李天祚安南國王，加號守謙功臣。二年，賞賜安南國印。三年，賞賜安南國日曆。李天祚去世。

第二年，兒子李龍翰繼位，授任静海軍節度使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特封安南國王，加食邑；仍賜推誠順化功臣，制書道："至樂土以始封，既從世襲；是真王而賜命，何待順次加升？"表示特殊的禮遇。五年，進貢地方特産，上表稱謝。九年，下詔回絶安南所貢象，因其無用而煩擾百姓，其他東西也衹接受十分之一。十六年，累積加封龍翰爲守義奉國履常懷德功臣。光宗即位，奉表入貢稱賀。寧宗朝，賞賜衣帶、器幣，累積加封爲謹度思忠濟美勤禮保節歸仁崇謙協恭功臣并加賜食邑。

嘉定五年，李龍翰去世。下詔以廣西運判陳孔碩充任吊祭使，特旨贈官侍中。按照以前安南國王制度，以其子李昊旵襲封其爵位，供給賞賜與李龍翰始封之制相同，仍賜推誠順化功臣。此後謝表不到朝，就停止加恩。

昊旵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遂爲其婿陳日煚所有。李氏有國，自公蘊至昊旵，凡八傳，二百二十餘年而國亡。淳祐二年，詔安南國王陳日煚，元賜效忠順化保節功臣增“守義”二字。寶祐六年，詔安南情狀叵測，申飭邊備。景定二年，貢象二。三年，表乞世襲。詔日煚授檢校太師、安南國大王，加食邑；男威晃，授靜海軍節度使、觀察處置使、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效忠順化功臣，賜金帶、器幣、鞍馬。咸淳五年，詔安南國王父日煚、國王威晃加食邑。八年，明堂禮成，日煚、威晃各加食邑，賜鞍馬等物。

李昊旵去世，無子，以其女李昭聖主持國事，國家就爲其婿陳日煚所有。李氏統治國家，從公蘊到昊旵，共傳八代，歷二百二十多年後失去國家。淳祐二年，下詔安南國王陳日煚，原賜效忠順化保節功臣增加“守義”二字。寶祐六年，下詔安南形勢莫測，申令整頓邊境防備。景定二年，進貢象二頭。三年，上表請求世襲。下詔陳日煚授任檢校太師、安南國大王，加食邑；兒子陳威晃，授任靜海軍節度使、觀察處置使、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效忠順化功臣，賞賜金帶、器幣、鞍馬。咸淳五年，下詔安南國王父親陳日煚、國王陳威晃加食邑。八年，明堂禮成，陳日煚、陳威晃各加食邑，賞賜鞍馬等物。

大理

大理國，即唐南詔也。熙寧九年，遣使貢金裝碧玕山、氈罽、刀劍、犀皮甲鞍轡。自後不常來，亦不領於鴻臚。

大理國，就是唐朝的南詔。熙寧九年，派使者進貢金裝碧玕山、氈罽、刀劍、犀皮甲鞍轡。此後不常來朝，也不受鴻臚掌管。

政和五年，廣州觀察使黄璘奏，南詔大理國慕義懷徠，願爲臣妾，欲聽其入貢。詔璘置局於賓州，凡有奏請，皆俟進止。六年，遣進奉使天駟爽彦賁李紫琮、副使坦綽李伯祥來，詔璘與廣東轉運副使徐惕偕詣闕，其所經行，令監司一人主之。道出荆湖南，當由邵州新化縣至鼎州，而璘家潭之湘鄉，轉運判官喬方欲媚璘，乃排比由邵至潭，由潭至鼎一路，御史劾其當農事之際，而觀望勞民，詔罷方。紫琮等過鼎，聞學校文物之盛，請於押伴，求詣學瞻拜宣聖像，邵守張察許之，遂往，遍謁見諸生。又乞觀御書閣，舉笏扣首。

政和五年，廣州觀察使黄璘上奏，南詔大理國欽慕仁義前來歸順，願爲奴僕，想要允許其入貢。下詔黄璘在賓州設局，凡有奏請，都在那兒等候進退。六年，派進奉使天駟爽彦賁李紫琮、副使坦綽李伯祥來朝，下詔黄璘與廣東轉運副使徐惕一同到朝，他們經過之處，命令監司一人主管。取道出荆湖南，應該從邵州新化縣到鼎州，而黄璘家在潭州的湘鄉，轉運判官喬方想討好黄璘，就安排從邵州到潭州，從潭州到鼎州這一路程，御史彈劾他正當農忙之際，却投機討好煩勞百姓，下詔罷免喬方。紫琮等經過鼎州，聽説學校禮制之盛，向押伴請示，要求到學府去瞻拜宣聖像，邵州郡守張察同意了，就前往，與諸生一一見過。又請求觀覽御書閣，舉笏叩頭。

七年二月，至京師，貢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黄、細氈、碧玕山諸物。制以其王段和譽爲金紫光禄大

七年二月，到京師，進貢三百八十匹馬及麝香、牛黄、細氈、碧玕山等物。下制書以其王段和譽爲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雲南節度使、

夫、檢校司空、雲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朝廷以爲璘功，并其子暉、昨皆遷官，少子暖爲閤門宣贊舍人。已而知桂州周穜劾璘詐冒，璘得罪。自是大理復不通於中國，間一至黎州互市。

紹興三年十月，廣西奏，大理國求入貢及售馬，詔却之，不欲以虛名勞民也。朱勝非奏曰："昔年大理入貢，言者深指其妄，黃璘由是獲罪。"帝曰："遐方異域，何由得實，但鐫當其馬價，則馬方至，用益騎兵，不爲無補也。"六年七月，廣西經略安撫司奏，大理復遣使奉表貢象、馬，詔經略司護送行在，優禮答之。九月，翰林學士朱震上言，乞諭廣西帥臣，凡市馬當擇謹厚者任之，毋遣好功喜事之人，以啓邊釁。異時南北路通，則漸減廣西市馬之數，庶幾消患於未然。詔從之。

淳熙二年十一月，知静江府張栻申嚴保伍之禁，又以邕管戍兵不能千人，左右江峒丁十餘萬，每恃以爲藩蔽，其邕州提舉、巡檢官宜精其選，以撫峒丁。欲制大理，當自邕管始云。

上柱國、大理國王。朝廷認爲黃璘有功，與其子黃暉、黃昨都升官，少子黃暖任閤門宣贊舍人。不久桂州知州周穜彈劾黃璘欺詐蒙蔽，黃璘獲罪。從此大理又不與中原來往，偶爾到黎州互相交易。

紹興三年十月，廣西上奏，大理國請求入貢以及出售馬匹，下詔回絶，不想以虛名煩勞百姓。朱勝非上奏道："以前大理入貢，言事者明確指出其事虛妄，黃璘因此獲罪。"皇帝說："遠方異域，從何得知實情，祇要合理償付其馬價，那麽馬方可來到，用來增加騎兵，不是没有好處。"六年七月，廣西經略安撫司上奏，大理又派使者奉表進貢象、馬，下詔經略司護送到皇帝所在地，優加禮待予以報答。九月，翰林學士朱震上言，請求通告廣西帥臣，凡是買馬的一定要挑選謹慎忠厚之人擔任，不要派好功喜事之人，以防挑起邊境事端。以後南北路通，就漸漸減少廣西買馬的數量，以求防患於未然。下詔同意。

淳熙二年十一月，静江府知府張栻申令嚴格保伍之禁令，又因邕管駐兵不足千人，左右江峒丁十多萬，常常憑藉他們來作爲藩籬屏蔽，其邕州提舉、巡檢官應精心挑選，以安撫峒丁。想要控制大理，應該從邕管開始。

宋史卷四百八十九

列傳第二百四十八

外國(五)

占城　真臘　蒲甘　邈黎　三佛齊　闍婆 南毗(附)
勃泥　注輦　丹眉流

占城

占城國在中國之西南，東至海，西至雲南，南至真臘國，北至驩州界。泛海南去三佛齊五日程。陸行至賓陀羅國一月程，其國隸占城焉。東去麻逸國二日程，蒲端國七日程。北至廣州，便風半月程。東北至兩浙一月程。西北至交州兩日程，陸行半月程。其地東西七百里，南北三千里。南曰施備州，西曰上源州，北曰烏里州。所統大小州三十八，不盈三萬家。其國無城郭，有百餘村，村落户三五百，或至七百，亦有縣鎮之名。

土地所出：箋沉香、檳榔、烏樠木、蘇木、白藤、黄蠟、吉貝花布、絲絞布、白氎布、藤簟、貝多葉簟、金銀鐵錠等物。五穀無麥，有粳米、粟、豆、麻子。官給種一斛，計租百斛。果實有蓮、甘蔗、蕉子、椰子。鳥獸多孔雀、犀牛。畜産多黄牛、水牛而無驢；亦有山牛，不任耕耨，但殺以祭鬼，將殺，令巫祝之曰“阿羅和及拔”，譯云“早教他托生”。民獲犀、象皆輸于王。國人多乘象或軟布兜，或於交州市馬，頗食山羊、水兕

占城國在中國的西南，東到大海，西到雲南，南到真臘國，北到驩州地界。海路向南離三佛齊有五日航程。陸行到賓陀羅國有一月路程，其國隸屬於占城。東距麻逸國二日路程，距蒲端國七日路程。北到廣州，順風半月路程。東北到兩浙一月路程。西北到交州兩日路程，陸行半月路程。其地東西七百里，南北三千里。南爲施備州，西爲上源州，北爲烏里州。統治大小州三十八個，不滿三萬家。其國没有城郭，有一百多個村，每個村落有三五百户，有的至七百户，也有縣鎮的名稱。

當地出產：箋沉香、檳榔、烏樠木、蘇木、白藤、黄蠟、吉貝花布、絲絞布、白氎布、藤簟、貝多葉簟、金銀鐵錠等物。五穀無麥，有粳米、粟、豆、麻子。官府供給種子一斛，算租百斛。果實有蓮、甘蔗、蕉子、椰子。鳥獸多孔雀、犀牛。畜産多黄牛、水牛而無驢；也有山牛，不用來耕作，衹是殺了用以祭鬼，將要宰殺時，讓巫人祝禱説“阿羅和及拔”，譯爲“早教他托生”的意思。百姓捕獲犀牛、象都獻給國王。國人大多乘象或軟布兜，有的到交州買馬，很能吃山羊、水兕之肉。

之肉。

其風俗衣服與大食國相類。無絲蠶，以白氎布纏其胸，垂至於足，衣衫窄袖。撮髮爲髻，散垂餘髾於其後。互市無緡錢，止用金銀較量錙銖，或吉貝錦定博易之直。樂器有胡琴、笛、鼓、大鼓，樂部亦列舞人。其王腦後髽髻，散披吉貝衣，戴金花冠，七寶裝纓絡爲飾，脛股皆露，躡革履，無襪。婦人亦腦後撮髻，無笄梳，其服及拜揖與男子同。王每日午坐禪椅。官屬謁見膜拜一而止，白事畢復膜拜一而退。或出游，看象、采獵、觀漁，皆數日方還。近則乘軟布兜，遠則乘象，或乘一木杠，四人舁之，先令一人持檳榔盤前導，從者十餘輩，各執弓箭刀槍手牌等，其民望之膜拜一而止。日或一再出。每歲稻熟，王自刈一把，從者及群婦女競割之。

其風俗衣服與大食國相似。没有絲蠶，用白細棉布纏裹胸部，下垂到脚，衣衫窄袖。撮髮成髻，將其餘髮尾披散左右。互相交易没有緡錢，衹用金銀稱量輕重，或用吉貝錦衡量交易的價值。樂器有胡琴、笛、鼓、大鼓，樂部也列舞人。其王腦後髽髻，散披吉貝衣，戴金花冠，七寶裝纓絡作爲飾物，大小腿都裸露，穿皮革做成的鞋子，無襪。婦人也是腦後撮髻，没有笄梳，她們的服裝及拜揖之禮與男子相同。國王每天中午坐禪椅。官員屬吏參見膜拜一次就可，事情報告完畢再膜拜一次後退下。有時出游，看象、采集狩獵、觀看打魚，都是過幾天纔回來。近的地方就乘軟布兜，遠的就乘象，有時乘一個木杠，四人抬着，先讓一人拿着檳榔盤在前引路，隨從十多人，各拿弓箭刀槍手牌等，百姓望見膜拜一次而止。一天内有時出去兩次。每年稻子成熟，國王親自刈割一把，隨從及衆婦女争相收割。

其王或以兄爲副王，或以弟爲次王。設高官凡八員，東西南北各二，分治其事，無奉禄，令其所管土俗資給之。别置文吏五十餘員，有郎中、員外、秀才之稱，分掌資儲寶貨等事，亦無資奉，但給龜魚充食及免調役而已。又有司帑廪者十二員，主軍卒者二百餘員，皆無月奉。勝兵萬餘人，月給粳米二斛，冬夏衣布各三匹至五匹。每夕，唯王升床而卧，諸臣皆寢于地蓐。親近之臣見王即胡跪作禮，稍疏遠者但拱手而已。

其國王有的以兄任副王，有的以弟任次王。設高官共八員，東西南北各二員，分别處理政事，没有俸禄，命令他所管轄的地方資助供給。另外設置文官五十多名，有郎中、員外、秀才之稱，分别掌管物資儲備珍寶貨物等事，也没有俸禄，衹供應龜魚作爲食物以及免去調役而已。又有主管府庫倉廪的十二名，主管軍卒的二百多名，都没有月俸。勝兵一萬多人，每月供應粳米二斛，冬夏衣布各三匹到五匹。每夜，衹有國王到床上卧睡，衆臣都睡在地上草鋪。親近的大臣見到國王就胡跪行禮，稍疏遠的衹拱手就可。

其風俗，正月一日牽象周行所居之地，然後驅逐出郭，謂之逐邪。四月有游船之戲。定十一月十五日爲冬至，人皆相賀，州縣以土産物帛獻其王。每歲十二月十五日，城外縛木爲塔，王及人民以衣物香藥置塔上焚之以祭天。人有疾病，旋采生藥服食。

其風俗，正月一日牽象圍繞居住之處行走一圈，然後驅逐出郭，叫作逐邪。四月有游船的游戲。將十一月十五日定爲冬至，人們都相互慶賀，州縣將土産物帛獻給國王。每年十二月十五日，城外將木材扎縛成塔，國王及人民把衣物香藥放在塔上焚燒以祭天。人有疾病，立即采集生藥服食。本地不出産茶，也不知道釀酒的方法，

地不產茶，亦不知醖釀之法，止飲椰子酒，兼食檳榔。

刑禁亦設枷鎖，小過以四人拽伏於地，藤杖鞭之，二人左右更互捶扑，量其罪或五六十至一百。當死者以繩繫於樹，用梭槍舂喉而殊其首。若故殺、劫殺，令象踏之，或以鼻卷撲于地。象皆素習，將刑人，即令豢養之人以數諭之，悉能曉焉。犯奸者，男女共入牛以贖罪。負國王物者，以繩拘於荒塘，物充而後出之。

其國前代罕與中國通。周顯德中，其王釋利因德漫遣其臣莆訶散貢方物，有雲龍形通犀帶、菩薩石。又有薔薇水灑衣經歲香不歇，猛火油得水愈熾，皆貯以琉璃瓶。

建隆二年，其王釋利因陁盤遣使莆訶散來朝。表章書于貝多葉，以香木函盛之。貢犀角、象牙、龍腦、香藥、孔雀四、大食瓶二十。使迴，錫賚有差，以器幣優賜其王。三年，又貢象牙二十二株、乳香千斤。

乾德四年，其王悉利因陁盤遣使因陁玢李帝婆羅貢馴象、牯犀、象牙、白氎、哥縵、越諾，王妻波良僕瑁、男占謀律秀瓊等各貢香藥。五年，又遣使李屰、李被瑳相繼來貢獻。

開寶三年，遣使貢方物犛象一。四年，悉利多盤、副國王李𣕽、王妻郭氏、子蒲路鷄波羅等并遣使來貢。五年，其王波美税褐印茶遣使莆訶散來貢。六年，又貢。七年，又貢孔雀傘二、西天烽鐵四十斤。九年，遣使朱陀利、陳陀野等來貢。

太平興國二年，其王波美税陽布印茶遣使李牌來貢。三年，其王及男達智遣使來貢。四年，遣使李木吒哆來貢。六年，交州黎桓上言，欲以

衹喝椰子酒，同時吃檳榔。

刑罰也設枷鎖，小罪就命四人將其拽倒在地，用藤杖鞭打，二人左右輪番敲打，依據罪行有的五六十到一百。應當處死的用繩拴在樹上，用梭槍撞擊其喉而割其首級。如果故意殺人、搶劫殺人，讓大象踩踏，或者用象鼻捲起後甩到地上。大象平時都受過訓練，將要處罰罪人時，就命令豢養的人告訴它數目，都能知道。犯通奸罪的，男女共同入獻牛以贖罪。欠了國王東西的，用繩子拘押在荒塘，東西還清後放出。

占城國前代很少與中國交往。周顯德年間，其王釋利因德漫派其臣莆訶散進貢土產，有雲龍形通犀帶、菩薩石。又有薔薇水灑在衣上香氣終年不散，猛火油加水後燒得更旺，都用琉璃瓶貯放。

建隆二年，其王釋利因陁盤派使者莆訶散來朝。表章寫在貝多葉上，用香木盒盛放。進貢犀角、象牙、龍腦、香藥、孔雀四隻、大食瓶二十個。使者回國，賞賜不等，以器物錢幣優厚地賞賜其王。三年，又進貢象牙二十二株、乳香千斤。

乾德四年，其王悉利因陁盤派使者因陁玢李帝婆羅進貢馴象、牯犀、象牙、白氎、哥縵、越諾，王妻波良僕瑁、兒子占謀律秀瓊等各進貢香藥。五年，又派使者李屰、李被瑳相繼來朝進貢獻物。

開寶三年，派使者進貢方物犛象一頭。四年，悉利多盤、副國王李𣕽、王妻郭氏、子蒲路鷄波羅等一同派使者來進貢。五年，其王波美税褐印茶派使者莆訶散來朝貢。六年，又朝貢。七年，又進貢孔雀傘二頂、西天烽鐵四十斤。九年，派使者朱陀利、陳陀野等來朝貢。

太平興國二年，其王波美税陽布印茶派使者李牌來朝貢。三年，其王及兒子達智派使者來朝貢。四年，派使者李木吒哆來朝貢。六年，交州黎桓上言，想將占城俘虜九十三人獻到京師。太

占城俘九十三人獻于京師。太宗令廣州止其俘，存撫之，給衣服資粮，遣還占城，詔諭其王。七年，遣使乘象入貢，詔留象廣州畜養之。八年，獻馴象，能拜伏，詔畜於京畿寧陵縣。

雍熙二年，其王施利陀盤吴日歡遣婆羅門金歌麻獻方物，且訴爲交州所侵，詔答令保國睦鄰。三年，其王劉繼宗遣使李朝仙來貢。儋州上言，占城人蒲羅遏爲交州所逼，率其族百口來附。四年秋，廣州上言，雷、恩州關送占城夷人斯當李娘并其族一百五十人來歸，分隸南海、清遠縣。端拱元年，廣州又言，占城夷人忽宣等族三百一人來附。

淳化元年，新王楊陁排自稱新坐佛逝國。楊陁排遣使李臻貢馴犀方物，表訴爲交州所攻，國中人民財寶皆爲所略。上賜黎桓詔，令各守境。三年，遣使李良莆貢方物。賜其王白馬二、兵器等。本國僧净戒獻龍腦、金鈴、銅香爐、如意等，各優賜之。

至道元年正月，其王遣使來貢，奉表言：

> 前進奉使李良莆迴，伏蒙聖慈賜臣細馬二匹、旗五面、銀裝劍五口、銀纏槍五條、弓弩各五張及箭等，戴恩感懼，稽首，稽首！
>
> 臣生長外國，夐遠天都。竊承皇帝聖明，威德廣大，臣不憚介居海裔，遣使入朝。皇帝不棄蠻夷山國，曲加優賜。然臣自爲土長，聲勢尚卑，常時外國頗相侵撓，況以前民庶如芥，隨風星散，流離各不自保。近蒙皇帝賜臣内閑馹駿及旗幟兵器等，鄰國聞之，知臣荷大國之寵，而各懼天威，不敢謀害。今臣一國安

宗命令廣州阻止俘虜，加以慰問安撫，供給衣服資糧，遣返占城，下詔通知其王。七年，派使者乘象入朝進貢，下詔將象留在廣州畜養。八年，獻馴象，能够拜伏，下詔畜養在京城地區的寧陵縣。

雍熙二年，其王施利陀盤吴日歡派婆羅門金歌麻進獻方物，而且上訴被交州入侵，下詔答應使其守衛國土與鄰國和睦。三年，其王劉繼宗派使者李朝仙來朝貢。儋州上言，占城人蒲羅遏被交州所逼，率領其族一百人來依附。四年秋，廣州上言，雷州、恩州行文送達占城夷人斯當李娘及其族一百五十人來歸附，分屬南海、清遠縣。端拱元年，廣州又上言，占城夷人忽宣等族三百零一人前來歸附。

淳化元年，新王楊陁排自稱新坐佛逝國。楊陁排派使者李臻進貢馴犀方物，進表上訴爲交州所攻，國中人民財寶都遭掠奪。皇上賜黎桓詔書，讓其各自守衛境土。三年，派使者李良莆朝貢方物。賜其王白馬二匹、兵器等。本國僧净戒獻龍腦、金鈴、銅香爐、如意等，分别給予優厚的賞賜。

至道元年正月，其王派使者來朝貢，進表道：

> 先前進奉使李良莆回國，伏蒙聖慈賜臣細馬二匹、旗五面、銀裝劍五口、銀纏槍五條、弓弩各五張及箭等，感恩戴德，稽首，稽首！
>
> 臣生長在外國，遠離天都。私下敬仰皇帝聖明，威德廣大，臣不憚偏居海邊，派使入朝。皇帝不遺棄蠻夷山國，備加優厚賞賜。但臣自爲一方之長，聲望勢力尚小，平時很受外國侵擾，況且以前平民百姓命如草芥，隨風如星飄散，流離不能自保。近來蒙皇帝賜臣内閑駿馬及旗幟兵器等，鄰國聽聞，知道臣蒙受大國恩寵，各自懼怕天威，不敢圖謀加害。現在臣全國安寧，流民來歸，如果不是皇帝天德佑護，何以至此！臣

寧，流民來復，若非皇帝天德加護，何以至此！臣之一國仰望仁聖，覆之如天，載之如地。臣自思惟，鴻恩不淺。且自天子之都至臣所居之國，涉海綿邈，不啻數萬里，而所賜之馬及器械等并安全而至，皆聖德之所及也。

全國仰望皇帝仁聖，像天籠罩在上，像地承載在下。臣自思量，鴻恩不淺。而且從天子的國都到臣所居之國，渡海綿遠，不下幾萬里，而所賜的馬及器械等都安全抵達，都是皇帝聖德所致。

自前本國進奉，未嘗有旌旗弓矢之賜，臣今何幸，獨受異恩！此蓋天威廣被，壯臣土疆。臣雖殞身無以上報。兼臣貢使往復，資給備至，恩重山岳，不可具陳。今特遣專使李波珠、副使訶散、判官李磨勿等進奉犀角十株，象牙三十株，玳瑁十斤，龍腦二斤，沉香百斤，夾箋黄熟香九十斤，檀香百六十斤，山得鷄二萬四千三百雙，胡椒二百斤，簟席五。前件物固非珍奇，惟表誠懇。

從前本國進奉，不曾有旌旗弓矢的賞賜，現在臣何等幸運，獨受特殊恩賜！這是天威廣布，壯盛臣的疆土。臣即使粉身碎骨也無法報答。兼之臣貢使往返，供給備至，恩重如山，不可一一陳述。現在特派專使李波珠、副使訶散、判官李磨勿等進奉犀角十株，象牙三十株，玳瑁十斤，龍腦二斤，沉香一百斤，夾箋黄熟香九十斤，檀香一百六十斤，山得鷄二萬四千三百對，胡椒二百斤，簟席五領。以上物産本非珍奇，衹是表達誠懇之意。

臣生居異域，幸遇明時，不貴殊珍，惟重良馬。儻皇帝念及外國，不罪懇求，若使介南歸，願垂頒賜，臣之幸矣。兼臣本國元有流民三百，散居南海，曾蒙聖旨許令放還，今有猶在廣州者。本國舊有進奉夷人羅常占見駐廣州，乞詔本州盡數點集，具籍以付常占，令造舶船，乘便風部領歸國，冀得安其生聚，以實舊疆。至於萬里感恩，一心事上，臣之志也。

臣生居外國，幸遇明時，不以奇珍異寶爲貴，衹看重良馬。如果皇帝念及外國，不以懇求見罪，如使者南歸，希望垂蒙頒賜，此臣之大幸。又臣本國原有流民三百，散居南海，曾蒙聖旨允許放還，現在還有在廣州的。本國原有進奉夷人羅常占現駐於廣州，請求下詔本州盡數點集，登記下來交給常占，命其製造船舶，乘順風帶領回國，希望得以安其生業，以充實原有疆土。至於萬里感恩，一心事奉聖上，是臣的心意。

上覽表，遣使詣廣州詢問，願還者悉付波珠。使還，復賜白馬二，遂爲常制。

皇帝看了上表，派使者到廣州詢問，願意回去的都交付波珠。使者回國，又賜白馬二匹，就成爲定制。

咸平二年，其王楊普俱毗茶逸施離遣使朱陳堯、副使蒲薩陀婆、判官黎姑倫以犀象、玳瑁、香藥來貢，賜堯等冠帶衣褥有差。景德元年，又遣

咸平二年，其王楊普俱毗茶逸施離派使者朱陳堯、副使蒲薩陀婆、判官黎姑倫以犀象、玳瑁、香藥來朝貢，賜朱陳堯等人冠帶衣褥依次不等。景德元年，又派使者來朝貢。下詔賜以良

使來貢。詔以良馬、介冑、戎器等賜之。四年，遣使布禄爹地加等奉表來朝，表函籍以文錦，詞曰：

占城國王楊普俱毗茶室離頓首言：臣聞二帝封疆，南止届于湘、楚；三王境界，北不及於幽、燕。仰矚昌時，實邁往迹。伏惟皇帝陛下乾坤授氣，日月儲英，出震居尊，承基御極。慈悲敷於天下，聲教被於域中。業茂前王，功芳徂后，蒼生是念，黄屋非心。無方不是生靈，有土并爲臣妾。真風遍布，霈澤周行，凡沐照臨，共增聳抃。

臣生于邊鄙，幸襲華風。蟻垤蜂房，聊爲遂性；龍樓鳳閣，尚阻觀光。再念自假天威，獲全封部，鄰無侵奪，俗有舒蘇。每歲拜遣下臣，問寧上國，蒙陛下恩沾行葦，福及豚魚，特因迴人，頒賜戎器。臣本土惟望闕焚香，歡呼拜受，心知多幸，曷答洪恩。聖君既念於賓王，誠懇肯忘於述職。今遣專信臣布禄爹地加、副使臣除逋麻瑕珈耶、判官臣皮霸抵一行人力等，部署土毛，遠充歲貢。雖表楚茅之禮，實懷魯酒之憂。虔望睿明，甫寬譴戮。

專信臣等迴日，軍容器仗耀武之物，伏願重加賜賚。蓋念忝爲臣子，合告君親，服飾車輿，威儀斧鉞，不敢私制，惟望恩頒。干冒冕旒，不任死罪。

布禄爹地加言本國舊隸交州，後奔于佛逝，北去舊所七百里。使還，賜物甚厚。

大中祥符三年，國主施離霞離鼻麻底遣使朱渟禮來貢。四年，遣使貢

馬、甲冑、戎器等。四年，派使者布禄爹地加等奉表來朝貢，將表盛放盒中墊以文錦，詞曰：

占城國王楊普俱毗茶室離頓首上言：臣聽説二帝封疆，南衹到湘、楚；三王疆界，北不到幽、燕。仰望昌盛之時，確實超過前人業績。臣認爲皇帝陛下乾坤授氣，日月儲英，威嚴居尊，登基御位。慈悲施於天下，聲教遍布域中。業績盛於前王，功德傳於後帝，念及百姓，不顧自身。無方不是生靈，有土都爲臣僕。真風遍布，雨水周流，凡照臨所至，共增歡悦。

臣生於偏僻之地，幸蒙承襲中華教化。蟻垤蜂房，聊爲隨性而安；龍樓鳳閣，尚且有礙觀光。又念及自從憑藉天威，獲得保全封土，鄰國没有侵奪，民風舒揚復蘇。每年拜遣下臣，問候上國，蒙陛下恩至行葦，福及豚魚，特地通過回使，頒賜兵器。臣在本土衹有望闕焚香，歡呼拜受，心知多幸，何以報答洪恩。聖君既然念及扶助臣下，臣下的誠懇哪肯忘於述職。現在派專信臣布禄爹地加、副使臣除逋麻瑕珈耶、判官臣皮霸抵一行人等，準備土産，遠充歲貢。雖表示楚茅之禮，實懷有魯酒之憂。誠望聖上睿明，大加寬恕。

專信臣等回國時，軍儀器仗耀武之物，希望重加賞賜。因念及辱爲臣子，應上告君親，服飾車輿，威儀斧鉞，不敢私自製造，希望恩賜。干冒聖上，不堪死罪。

布禄爹地加上言本國舊屬交州，後來逃奔佛逝，向北離舊地七百里。使者回國，賜物很豐厚。

大中祥符三年，國主施離霞離鼻麻底派使者朱渟禮來朝貢。四年，派使者進貢獅子，下詔養

師子，詔畜于苑中。使者留二蠻人以給豢養，上憐其懷土，厚給資粮遣還。八年，遣使波輪訶羅帝來貢。訶羅帝因上言有弟陶珠頃自交州押馴象赴闕，今幸得見，欲携以還。許之，仍賜陶珠衣幣裝錢。

於苑中。使者留下兩個蠻人加以豢養，皇上憐憫他們懷念鄉土，厚給資糧遣返。八年，派使者波輪訶羅帝來朝貢。訶羅帝於是上言有弟弟陶珠以前從交州押馴象赴朝，今幸得相見，想帶他回去。答應了他的請求，并賞賜陶珠衣幣行裝錢。

天禧二年，其王尸嘿排摩惵遣使羅皮帝加以象牙七十二株、犀角八十六株、玳瑁千片、乳香五十斤、丁香花八十斤、荳蔻六十五斤、沉香百斤、箋香二百斤、別箋一劑六十八斤、茴香百斤、檳榔千五百斤來貢。羅皮帝加言國人詣廣州，或風漂船至石塘，即累歲不達矣。三年，使還，詔賜尸嘿排摩惵銀四千七百兩并戎器鞍馬。

天禧二年，其王尸嘿排摩惵派使者羅皮帝加以象牙七十二株、犀角八十六株、玳瑁千片、乳香五十斤、丁香花八十斤、荳蔻六十五斤、沉香百斤、箋香二百斤、別箋一劑六十八斤、茴香百斤、檳榔一千五百斤來朝貢。羅皮帝加上言國人到廣州，有的遇風船漂流到石塘，就幾年也到達不了。三年，使者回去，下詔賜尸嘿排摩惵銀四千七百兩及兵器鞍馬。

海上又有蒲端國、三麻蘭國、勿巡國、蒲婆衆國，大中祥符四年祀汾陰，并遣使來貢。先是，咸平、景德中，蒲端國主其陵數遣使來貢方物及獻紅鸚鵡。其後，國主悉離琶大遐至亦以金版鐫表來上，其使已絮漢上言："伏見詔旨給賜占城使鞍勒馬、大神旗各二，乞如恩例。"有司以蒲端在占城下，請賜雜綵小旗五，從之。

海上又有蒲端國、三麻蘭國、勿巡國、蒲婆衆國，大中祥符四年祭祀汾陰，都派使者來朝貢。在此之前，咸平、景德年間，蒲端國主其陵多次派使者來進貢地方物產及獻紅鸚鵡。此後，國主悉離琶大遐至也以金版刻表獻上，其使者已絮漢上言："看到詔旨賜占城使者鞍勒馬、大神旗各二，請求依此加恩。"有司因蒲端在占城下，請求賜雜綵小旗五面，同意。

天聖八年十月，占城王陽補孤施離皮蘭德加拔麻疊遣使李蒲薩麻瑕陁琶來貢木香、玳瑁、乳香、犀角、象牙。

天聖八年十月，占城王陽補孤施離皮蘭德加拔麻疊派使者李蒲薩麻瑕陁琶來進貢木香、玳瑁、乳香、犀角、象牙。

慶曆元年九月，廣東商人邵保見軍賊鄂鄰百餘人在占城，轉運司選使臣二人賫詔書器幣賜占城，購鄰致闕下，餘黨令就戮之。明年十一月，其王刑卜施離值星霞弗遣使獻馴象三。皇祐二年正月，又使俱舍唎波微收羅婆麻提楊卜貢象牙二百一、犀角七十九。表二通，一以本國書，一以中國書。五年四月，其使蒲思馬應來貢方

慶曆元年九月，廣東商人邵保看到軍賊鄂鄰一百多人在占城，轉運司選派使臣二人帶着詔書器幣賜給占城，將鄂鄰懸賞緝捕到朝廷，其餘黨徒下令就地殺戮。第二年十一月，其王刑卜施離值星霞弗派使者進獻三頭馴象。皇祐二年正月，又派俱舍唎波微收羅婆麻提楊卜進貢象牙二百零一株、犀角七十九株。表二份，一份以本國文字書寫，一份以中國文字書寫。五年四月，其使者蒲思馬應來朝貢地方物產。

物。

嘉祐元年閏三月，其使蒲息陁琶貢方物，還至太平州，江岸崩，沉失行橐。明年正月，詔廣州賜銀千兩。六年九月，又獻馴象。七年正月，廣西安撫經略司言："占臘素不習兵，與交阯鄰，常苦侵軼；而占城復近修武備，以抗交阯，將繇廣東路入貢京師，望撫以恩信。"五月，其使頓琶尼來貢方物。六月，賜其王施里律茶盤麻常楊溥白馬一，從其求也。

熙寧元年，其王楊卜尸利律陀般摩提婆遣使貢方物，乞市驛馬。詔賜白馬一，令於廣州買騾以歸。五年，貢琉璃珊瑚酒器、龍腦、乳香、丁香、蓽澄茄、紫礦。七年，交州李乾德言其王領兵三千人并妻子來降，以正月至本道。

九年，復遣使來言：其國自海道抵真臘一月程，西北抵交州四十日，皆山路。所治聚落一百五，大略如州縣。王年三十六歲，著大食錦或川法錦大衫、七條金瓔珞，戴七寶裝成金冠，躡紅皮履。出則從者五百人，十婦人執金柈合貯檳榔，導以樂。

王師討交阯，以其素仇，詔使乘機協力除蕩。行營戰棹都監楊從先遣小校樊寔諭旨。寔還，言其國選兵七千扼賊要路，其王以木葉書回牒，詔使上之。然亦不能成功。後兩國同入貢，占城使者乞避交人。詔遇朔日朝文德殿，分東西立；望日則交人入垂拱殿，而占城趨紫宸；大宴則東西坐。

元祐七年，又表言如天朝討交阯，願率兵掩襲。朝廷以交阯數入貢，不絕臣節，難以興師，答敕書報之，而以其使良保故倫軋丹、副使傍水知突爲保順郎將。政和中，授其王

嘉祐元年閏三月，其使者蒲息陁琶進貢地方特產，回去時到太平州，長江江岸坍塌，沉失行囊。第二年止月，下詔廣州賜銀一千兩。六年九月，又進獻馴象。七年正月，廣西安撫經略司上言："占臘平時不練習兵事，與交阯相鄰，常苦於受侵犯；而占城又在近來修治軍備，以抵抗交阯，將由廣東路入貢京師，希望能以恩信安撫。"五月，其使者頓琶尼來進貢地方特產。六月，賞賜其王施里律茶盤麻常楊溥白馬一匹，是應他的請求。

熙寧元年，其王楊卜尸利律陀般摩提婆派使者進貢地方特產，請求購買驛馬。下詔賜白馬一匹，下令在廣州買騾後回去。五年，進貢琉璃珊瑚酒器、龍腦、乳香、丁香、蓽澄茄、紫礦。七年，交州李乾德上言其王率領軍隊三千人及妻子兒女前來歸降，在正月到達本道。

九年，又派使者來上言：其國從海路到真臘一月行程，西北到交州四十日，都是山路。統治村落一百零五個，大致如州縣。王三十六歲，穿大食錦或川法錦大衫、七條金瓔珞，戴七寶裝成金冠，穿紅色皮鞋。出行則隨從五百人，十名婦人手持金柈盒盛放檳榔，奏樂導行。

朝廷軍隊討伐交阯，因其一向結仇，下詔使其乘機協力掃平。行營戰棹都監楊從先派小校樊寔宣旨。樊寔回來，上言其國選派七千兵卒扼守賊兵要路，其王以樹葉書寫回文，下詔將它獻上。但是也没能成功。以後兩國一同入朝進貢，占城使者請求避開交阯來人。下詔逢初一日在文德殿上朝，分東西站立；十五日則交人入垂拱殿，而占城人前去紫宸殿；大宴則東西分坐。

元祐七年，又上表奏言如果天朝討伐交阯，願意率兵突襲。朝廷因交阯多次入貢，未廢臣禮，難以發兵，答以敕書回報，以其使者良保故倫軋丹、副使傍水知突爲保順郎將。政和年間，授其王楊卜麻疊金紫光禄大夫，領廉州、白州刺

楊卜麻疊金紫光禄大夫，領廉、白州刺史。楊卜麻疊言身縻化外，不沾禄食，願得薄授奉給，壯觀小國，許之。

宣和元年，進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懷遠軍節度、琳州管内觀察處置使，封占城國王。自是，每遇恩輒降制加封邑。

建炎三年，楊卜麻疊遣使入貢，遇郊恩，制授檢校太傅，加食邑。紹興二十五年，其子鄒時闌巴嗣立，遣使進方物，求封爵，錫宴於懷遠驛，以其父初封之爵授之，報賜甚厚。

乾道三年，子鄒亞娜嗣，掠大食國方物遣人來貢，以求封爵，爲其國人所訴。詔却之，遂不議其封。七年，閩人有浮海之吉陽軍者，風泊其舟抵占城。其國方與真臘戰，皆乘大象，勝負不能决。閩人教其王當習騎射以勝之，王大説，具舟送之吉陽，市得馬數十匹歸，戰大捷。明年復來，瓊州拒之，憤怒大掠而歸。淳熙二年，嚴馬禁，不得售外蕃。三年，占城歸所掠生口八十三人，求通商，詔不許。四年，占城以舟師襲真臘，傅其國都。

慶元以來，真臘大舉伐占城以復仇，殺戮殆盡，俘其主以歸，國遂亡，其地悉歸真臘。

真臘

真臘國亦名占臘，其國在占城之南，東際海，西接蒲甘，南抵加羅希。其縣鎮風俗同占城，地方七千餘里。有銅臺，列銅塔二十有四、銅象八以鎮其上，象各重四千斤。其國有戰象幾二十萬，馬多而小。

政和六年十二月，遣進奏使奉化郎將鳩摩僧哥、副使安化郎將摩君明稽㖩等十四人來貢，賜以朝服。僧哥

史。楊卜麻疊上言身繫域外，不受禄食，希望得以薄授俸給，壯觀小國，同意了他的請求。

宣和元年，進官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懷遠軍節度、琳州管内觀察處置使，封占城國王。從此，每次遇到施恩就降制書增加封邑。

建炎三年，楊卜麻疊派使者入朝進貢，遇到郊祀施恩，降制授任檢校太傅，增加食邑。紹興二十五年，其子鄒時闌巴繼位，派使者進貢地方特産，請求封爵，賜宴於懷遠驛，把他父親初封的爵位授予他，答報賞賜很豐厚。

乾道三年，兒子鄒亞娜繼位，掠奪大食國地方特産派人來朝貢，以求封爵，被其國人所告。下詔拒絶，就不商議他的封爵。七年，閩人有渡海到吉陽軍的，風將他的船吹到占城。其國當時正與真臘作戰，都乘大象，不能決出勝負。閩人教其王應當練習騎馬射箭以取勝，王大喜，備船把他送到吉陽，買得馬幾十匹回來，大獲全勝。第二年又來，瓊州加以拒絶，發怒大肆劫掠而回。淳熙二年，嚴格馬禁，不得賣給外蕃。三年，占城歸還劫掠的生口八十三人，請求通商，下詔不同意。四年，占城以水軍襲擊真臘，逼近他們的國都。

慶元以後，真臘大舉進攻占城以報仇，幾乎全部加以殺戮，俘獲其國主回去，國家於是滅亡，國土都歸於真臘。

真臘國也名占臘，其國在占城之南，東邊臨海，西接蒲甘，南到加羅希。其縣鎮風俗與占城相同，國土方圓七千餘里。有銅臺，列銅塔二十四個、銅象八個以鎮其上，象各重四千斤。其國有戰象將近二十萬頭，馬多而小。

政和六年十二月，派進奏使奉化郎將鳩摩僧哥、副使安化郎將摩君明稽㖩等十四人來朝貢，賜以朝服。鳩摩僧哥上言："萬里遠國，仰慕投

言："萬里遠國，仰投聖化，尚拘卉服，未稱區區嚮慕之誠，願許服所賜。"詔從之，仍以其事付史館，書諸策。明年三月辭去。宣和二年，又遣郎將摩臘、摩秃防來，朝廷官封其王與占城等。建炎三年，以郊恩授其王金裒賓深檢校司徒，加食邑，遂定爲常制。

於聖化，尚拘於草服，與區區向往景慕之誠不相稱，希望允許穿上所賜朝服。"下詔同意，接着將此事下付史館，記在策書中。第二年三月辭别離去。宣和二年，又派郎將摩臘、摩秃防來朝，朝廷官封其王與占城相等。建炎三年，因郊祀之恩授其王金裒賓深檢校司徒，增加食邑，就定爲常制。

其屬邑有真里富，在西南隅，東南接波斯蘭，西南與登流眉爲鄰。所部有六十餘聚落。慶元六年，其國主立二十年矣，遣使奉表貢方物及馴象二。詔優其報賜，以海道遠涉，後毋再入貢。

其屬邑有真里富，在西南角，東南與波斯蘭接境，西南與登流眉爲鄰。統領的有六十多個村落。慶元六年，其國主即位二十年，派使者奉表進貢方物及馴象二頭。下詔優厚地加以答報賞賜，因遠涉重洋，以後不要再入朝進貢。

蒲甘

蒲甘國，崇寧五年，遣使入貢，詔禮秩視注輦。尚書省言："注輦役屬三佛齊，故熙寧中敕書以大背紙，緘以匣襆，今蒲甘乃大國王，不可下視附庸小國。欲如大食、交阯諸國禮，凡制詔并書以白背金花綾紙，貯以間金鍍管籥，用錦絹夾襆緘封以往。"從之。

蒲甘國，崇寧五年，派使者入朝進貢，下詔禮節規格與注輦相同。尚書省上言："注輦役屬於三佛齊，所以熙寧年間敕書用大背紙，以匣襆封緘，現在蒲甘是大國爲王，不可下比附庸小國。想要按照大食、交阯諸國禮節，凡制詔都用白背金花綾紙書寫，存放間金鍍管籥，用錦絹夾襆封緘後賜予。"同意。

邈黎

邈黎國，元祐四年，般次冷移、四抹粟迷等賫于闐國黑汗王并本國王表章來。有司以其國未嘗入貢，請視于闐條式。從之。

邈黎國，元祐四年，般次冷移、四抹粟迷等送于闐國黑汗王及本國國王表章來。有司因其國不曾入貢，要求按照于闐的規格。同意。

三佛齊

三佛齊國，蓋南蠻之别種，與占城爲鄰，居真臘、闍婆之間，所管十五州。土產紅藤、紫礦、箋沉香、檳榔、椰子。無緡錢，土俗以金銀貿易諸物。四時之氣，多熱少寒，冬無霜雪。人用香油塗身。其地無麥，有米及青白豆，鷄魚鵝鴨頗類中土。有花酒、椰子酒、檳榔酒、蜜酒，皆非麯蘖所醖，飲之亦醉。樂有小琴、小鼓，崑崙奴踏曲爲樂。國中文字用梵

三佛齊國，是南蠻的别種，與占城接鄰，位於真臘、闍婆之間，管轄十五州。當地出產紅藤、紫礦、箋沉香、檳榔、椰子。没有緡錢，民間習俗用金銀交易物品。四時氣候，多熱少寒，冬無霜雪。人用香油塗身。其地無麥，有米及青白豆，鷄魚鵝鴨與中原頗爲相似。有花酒、椰子酒、檳榔酒、蜜酒，都不是麯蘖釀成，飲了也醉。樂器有小琴、小鼓，崑崙奴踏着曲子的節奏爲樂。國中文字用梵文，以其王指環爲印，也有中原文字，用來上奏表章。用磚壘成城墻，環繞

書，以其王指環爲印，亦有中國文字，上章表即用焉。累甓爲城，周數十里，用椰葉覆屋。人民散居城外，不輸租賦，有所征伐，隨時調發，立酋長率領，皆自備兵器糗糧。泛海使風二十日至廣州。其王號詹卑，其國居人多蒲姓。唐天祐元年貢物，授其使都蕃長蒲訶粟立寧遠將軍。

幾十里，用椰樹葉覆蓋屋頂。百姓散居城外，不納租賦，有所征伐時，隨時調發，設立酋長率領，都自備兵器乾糧。渡海順風二十天到廣州。其王號詹卑，其國居民多姓蒲。唐天祐元年朝貢物産，授任其使者都蕃長蒲訶栗立爲寧遠將軍。

建隆元年九月，其王悉利胡大霞里檀遣使李遮帝來朝貢。二年夏，又遣使蒲蔑貢方物。是冬，其王室利烏耶遣使茶野伽、副使嘉末吒朝貢。其國號生留，王李犀林男迷日來亦遣使同至貢方物。三年春，室利烏耶又遣使李麗林、副使李鵶末、判官吒吒壁等來貢，迴，賜以白犛牛尾、白瓷器、銀器、錦綫鞍韉二副。開寶四年，遣使李何末以水晶、火油來貢。五年，又來貢。七年，又貢象牙、乳香、薔薇水、萬歲棗、褊桃、白沙糖、水晶指環、琉璃瓶、珊瑚樹。八年，又遣使蒲陁漢等貢方物，賜以冠帶、器幣。

建隆元年九月，其王悉利胡大霞里檀派使者李遮帝來朝貢。二年夏天，又派遣使者蒲蔑進貢地方特産。這年冬天，其王室利烏耶派使者茶野伽、副使嘉末吒朝貢。其國號生留，王李犀林男迷日來也派使者一同來朝進貢地方特産。三年春天，室利烏耶又派使者李麗林、副使李鵶末、判官吒吒壁等來朝貢，回國時，賜以白牦牛尾、白瓷器、銀器、錦綫鞍韉兩副。開寶四年，派使者李何末以水晶、火油來朝貢。五年，又來朝貢。七年，又進貢象牙、乳香、薔薇水、萬歲棗、褊桃、白沙糖、水晶指環、琉璃瓶、珊瑚樹。八年，又派使者蒲陁漢等進貢方物，賜以冠帶、器幣。

太平興國五年，其王夏池遣使茶龍眉來。是年，潮州言，三佛齊國蕃商李甫誨乘船船載香藥、犀角、象牙至海口，會風勢不便，飄船六十日至潮州，其香藥悉送廣州。八年，其王遐至遣使蒲押陁羅來貢水晶佛、錦布、犀牙、香藥。雍熙二年，舶主金花茶以方物來獻。端拱元年，遣使蒲押陀黎貢方物。淳化三年冬，廣州上言："蒲押陀黎前年自京迴，聞本國爲闍婆所侵，住南海凡一年，今春乘船至占城，偶風信不利，復還。乞降詔諭本國。"從之。

太平興國五年，其王夏池派使者茶龍眉來朝。這年，潮州上言，三佛齊國蕃商李甫誨乘船船運載香藥、犀角、象牙到海口，正逢風勢不利，船飄了六十天到達潮州，其香藥都送到廣州。八年，其王遐至派使者蒲押陁羅來進貢水晶佛、錦布、犀牙、香藥。雍熙二年，舶主金花茶以地方特産來朝進獻。端拱元年，派使者蒲押陀黎進貢地方特産。淳化三年冬天，廣州上言："蒲押陀黎前年從京師回國，聽説本國爲闍婆所侵，在南海住了一年，今年春天乘船到占城，正逢風勢不利，又回來了。請求降詔書通知本國。"同意。

咸平六年，其王思離咮囉無尼佛麻調華遣使李加排、副使無陁李南悲來貢，且言本國建佛寺以祝聖壽，願

咸平六年，其王思離咮囉無尼佛麻調華派使者李加排、副使無陁李南悲來朝貢，而且上言本國建佛寺以祝禱聖上長壽，希望賜名及鐘。皇上

賜名及鐘。上嘉其意，詔以“承天萬壽”爲寺額，并鑄鐘以賜，授加排歸德將軍，無陁李南悲懷化將軍。大中祥符元年，其王思離麻囉皮遣使李眉地、副使蒲婆藍、判官麻河勿來貢，許赴泰山陪位于朝覲壇，遣賜甚厚。天禧元年，其王霞遲蘇勿吒蒲迷遣使蒲謀西等奉金字表，貢真珠、象牙、梵夾經、崐崙奴，詔許謁會靈觀，游太清寺、金明池。及還，賜其國詔書、禮物以慰奬之。

贊許其意，下詔以“承天萬壽”作爲寺的題額，以及鑄鐘而賜，授任加排歸德將軍，無陁李南悲懷化將軍。大中祥符元年，其王思離麻囉皮派使者李眉地、副使蒲婆藍、判官麻河勿來朝貢，允許赴泰山陪位於朝覲壇，遣送賞賜很豐厚。天禧元年，其王霞遲蘇勿吒蒲迷派使者蒲謀西等奉金字表，進貢真珠、象牙、梵夾經、崐崙奴，下詔允許謁見會靈觀，游覽太清寺、金明池。等到回去時，賞賜其國詔書、禮物以慰問勉勵。

天聖六年八月，其王室離疊華遣使蒲押陀羅歇及副使、判官亞加盧等來貢方物。舊制遠國使人貢，賜以間金塗銀帶，時特以渾金帶賜之。

天聖六年八月，其王室離疊華派使者蒲押陀羅歇及副使、判官亞加盧等來朝進貢地方特產。舊制遠國使者入貢，賜以間金塗銀帶，當時特地賜以渾金帶。

熙寧十年，使大首領地華伽囉來，以爲保順慕化大將軍，賜詔寵之，曰：“吾以聲教覆露方域，不限遠邇，苟知夫忠義而來者，莫不錫之華爵，耀以美名，以寵異其國。爾悦慕皇化，浮海貢琛，吾用汝嘉，并超等秩，以昭忠義之勸。”元豐中，使至者再，率以白金、真珠、婆律熏陸香備方物。廣州受表入言，俟報，乃護至闕下。天子念其道里遥遠，每優賜遣歸。二年，賜錢六萬四千緡、銀一萬五百兩，官其使群陀畢羅爲寧遠將軍，官陀旁亞里爲保順郎將。畢羅乞買金帶、白金器物，及僧紫衣、師號、牒，皆如所請給之。五年，廣州南蕃綱首以其主管國事國王之女唐字書，寄龍腦及布與提舉市舶孫迥，迥不敢受，言於朝。詔令估直輸之官，悉市帛以報。

熙寧十年，派大首領地華伽囉來朝，讓他任保順慕化大將軍，賞賜詔書表示恩寵，道：“我以聲教蔭庇四方，不論遠近，如果知道忠義而來朝的，無不賜以高官，揚以美名，以寵愛優待其國。你欽慕教化，渡海進貢地方特產，我因此嘉奬你，一起超越等秩，以昭明奬勵忠義之意。”元豐年間，使者兩次來朝，一概以白金、真珠、婆律熏陸香備爲地方特產。廣州受表入朝上言，等候答覆，就護送到朝。天子念其道路遥遠，每次都優厚地賞賜加以遣返。二年，賜錢六萬四千緡、銀一萬零五百兩，官封其使者群陀畢羅爲寧遠將軍，官封陀旁亞里爲保順郎將。畢羅請求購買金帶、白金器物，及僧紫衣、師號、牒，都按照所請求的給予他們。五年，廣州南蕃綱首以其主管國事國王之女唐的親筆書信，寄龍腦及布給提舉市舶孫迥，孫迥不敢接受，上報朝廷。下詔命他估定價值輸納官府，購買相同價值的帛以回報。

五年，遣使皮襪、副使胡仙、判官地華加羅來，入見，以金蓮花貯真珠、龍腦撒殿。官皮襪爲懷遠將軍、胡仙加羅爲郎將。加羅還至雍丘病死，賻以絹五十匹。六年，又以其使

五年，派使者皮襪、副使胡仙、判官地華加羅來朝，入朝拜見，以金蓮花盛放真珠、龍腦撒於殿上。官封皮襪爲懷遠將軍、胡仙加羅爲郎將。加羅回到雍丘病重而死，贈賻絹五十匹。六年，又以其使者薩打華滿爲將軍，副使羅悉沙

薩打華滿爲將軍，副使羅悉沙文、判官悉理沙文爲郎將。紹聖中，再入貢。

紹興二十六年，其王悉利麻霞囉陀遣使入貢。帝曰："遠人向化，嘉其誠耳，非利乎方物也。"其王復以珠獻宰臣秦檜，時檜已死，詔償其直而收之。淳熙五年，復遣使貢方物，詔免赴闕，館於泉州。

文、判官悉理沙文爲郎將。紹聖年間，兩次入貢。

紹興二十六年，其王悉利麻霞囉陀派使者入貢。皇帝説："遠國之人向慕教化，祇是嘉獎其誠心，不是貪圖其地方特産。"其王又將珠獻給宰相秦檜，當時秦檜已死，下詔償付其價加以收買。淳熙五年，又派使者進貢地方特産，下詔免於赴朝，住在泉州館舍。

闍婆

闍婆國在南海中。其國東至海一月，泛海半月至崑崙國；西至海四十五日，南至海三日，泛海五日至大食國；北至海四日，西北泛海十五日至勃泥國，又十五日至三佛齊國，又七日至古邏國，又七日至柴歷亭，抵交阯，達廣州。

闍婆國在南海中。其國向東到海一月路程，渡海半月到崑崙國；向西到海四十五日，向南到海三日，渡海五日到大食國；向北到海四日，向西北渡海十五日到勃泥國，又十五日到三佛齊國，又七日到古邏國，又七日到柴曆亭，抵達交阯，到達廣州。

其地平坦，宜種植，産稻、麻、粟、豆，無麥。民輸十一之租，煮海爲鹽。多魚、鱉、鷄、鴨、山羊，兼椎牛以食。果實有木瓜、椰子、蕉子、蔗、芋。出金銀、犀牙、箋沉檀香、茴香、胡椒、檳榔、硫黄、紅花、蘇木。亦務蠶織，有薄絹、絲絞、吉貝布。剪銀葉爲錢博易，官以粟一斛二斗博金一錢。室宇壯麗，飾以金碧。中國賈人至者，待以賓館，飲食豐潔。地不産茶。其酒出於椰子及蝦蝚丹樹，蝦蝚丹樹華人未嘗見；或以桄榔、檳榔釀成，亦甚香美。不設刑禁，雜犯罪者隨輕重出黄金以贖，惟寇盗者殺之。

其國地勢平坦，適宜種植，出産稻、麻、粟、豆，無麥。百姓交納十一之租，煮海爲鹽。多魚、鱉、鷄、鴨、山羊，以及殺牛爲食。果實有木瓜、椰子、蕉子、蔗、芋。出産金銀、犀牙、箋沉檀香、茴香、胡椒、檳榔、硫磺、紅花、蘇木。也從事蠶織，有薄絹、絲絞、吉貝布。剪銀葉爲錢交易，官府以粟一斛二斗换取金一錢。屋宇壯麗，飾以金碧。中國到的商人，在賓館招待，飲食豐厚清潔。本地不産茶。其酒出於椰子及蝦蝚丹樹，蝦蝚丹樹華人不曾見過；有的用桄榔、檳榔釀成，也很香美。不設刑罰禁令，參與犯罪的人根據情節輕重交納黄金以贖罪，祇有寇盗加以殺戮。

其王椎髻，戴金鈴，衣錦袍，躡革履，坐方床，官吏日謁，三拜而退，出入乘象或腰輿，壯士五七百人執兵器以從。國人見王皆坐，俟其過乃起。以王子三人爲副王。官有落佶連四人，共治國事，如中國宰相，無月奉，隨時量給土産諸物。次有文吏

其王椎髻，戴金鈴，穿錦袍，穿皮革做成的鞋子，坐方床，官吏每天拜見，三拜而退，出入乘象或腰輿，壯士五七百人手持兵器跟隨。國人見到國王都坐下，等他過去後纔起來。以王子三人作爲副王。官有落佶連四人，共同治理國事，如中國宰相，没有每月俸禄，隨着季節酌量供給土産各物。其次有文官三百多人，稱爲秀才，掌

三百餘員，目爲秀才，掌文簿，總計財貨。又有卑官殆千員，分主城池、帑廪及軍卒。其領兵者每半歲給金十兩，勝兵三萬，每半歲亦給金有差。

土俗婚聘無媒妁，但納黄金於女家以娶之。五月游船，十月游山，有山馬可乘跨，或乘軟兜。樂有横笛、鼓板，亦能舞。土人被髮，其衣裝纏胸以下至於膝。疾病不服藥，但禱神求佛。其俗有名而無姓。方言謂真珠爲“没爹蝦羅”，謂牙爲“家囉”，謂香爲“崑燉盧林”，謂犀爲“低密”。

先是，宋元嘉十二年，遣使朝貢，後絶。淳化三年十二月，其王穆羅茶遣使陀湛、副使蒲亞里、判官李陁那假澄等來朝貢。陁湛云中國有真主，本國乃修朝貢之禮。國王貢象牙、真珠、綉花銷金及綉絲絞、雜色絲絞、吉貝織雜色絞布、檀香、玳瑁檳榔盤、犀裝劍、金銀裝劍、藤織花簟、白鸚鵡、七寶飾檀香亭子，其使别貢玳瑁、龍腦、丁香、藤織花簟。

先是，朝貢使泛舶船六十日至明州定海縣，掌市舶監察御史張肅先驛奏其使飾服之狀與嘗來入貢波斯相類。譯者言云：今主舶大商毛旭者，建溪人，數往來本國，因假其鄉導來朝貢。又言其國王一號曰夏至馬囉夜，王妃曰落肩娑婆利，本國亦署置僚屬。又其方言目舶主爲“葧荷”，主妻曰“葧荷比尼贖”。其船中婦人名眉珠，椎髻，無首飾，以蠻布纏身，顔色青黑，言語不能曉，拜亦如男子膜拜；一子，項戴金連鎖子，手有金鈎，以帛帶縈之，名阿嚕。其國與三佛齊有仇怨，互相攻戰。本國山多猴，不畏人，呼以霄霄之聲即出，或投以果實，則其大猴二先至，土人謂之猴王、猴夫人，食畢，群猴食其

管文册，總計財貨。又有下官近千人，分别主管城池、府庫倉廪及軍卒。其領兵的每半年供給金十兩，勝兵三萬，每半年也供給金子依次不等。

當地風俗婚聘無媒妁，衹要把黄金交到女家就可娶親。五月游船，十月游山，有山馬可以乘跨，有時乘軟兜。樂器有横笛、鼓板，也擅長跳舞。當地人披髮，其衣服從胸部以下纏到膝蓋。生病不服藥，衹禱神求佛。其風俗有名而無姓。方言稱真珠爲“没爹蝦羅”，稱牙爲“家囉”，稱香爲“崑燉盧林”，稱犀爲“低密”。

此前，宋元嘉十二年，派使者朝貢，後來没有往來。淳化三年十二月，其王穆羅茶派使者陀湛、副使蒲亞里、判官李陁那假澄等來朝貢。陁湛稱中國有真命君主，本國就行朝貢之禮。國王進貢象牙、真珠、綉花銷金及綉絲絞、雜色絲絞、吉貝織雜色絞布、檀香、玳瑁檳榔盤、犀裝劍、金銀裝劍、藤織花簟、白鸚鵡、七寶飾檀香亭子，其使者另外進貢玳瑁、龍腦、丁香、藤織花簟。

此前，朝貢使者乘船六十日到明州定海縣，掌管市舶監察御史張肅先以驛馬奏言其使者服飾的樣子與曾來入貢的波斯相似。譯者大致説：今掌船大商毛旭，是建溪人，多次往來本國，於是以他爲嚮導來朝貢。又説其國王有一個名號叫夏至馬囉夜，王妃叫落肩娑婆利，本國也部署設置僚屬。又其方言稱船主爲“葧荷”，船主妻爲“葧荷比尼贖”。其船中婦人名爲眉珠，椎髻，無首飾，以蠻布纏身，顔色青黑，言語不能通，也像男子一樣膜拜；一子，脖子上戴金鏈鎖，手有金鈎，用帛帶纏繞，名阿嚕。其國與三佛齊有仇怨，互相攻戰。本國山中多猴，不怕人，用霄霄之聲一呼就出來，有時扔些果實，那麽其中兩個大猴先來，當地人稱它們爲猴王、猴夫人，吃完後，群猴吃其剩下的。使者到後，皇上命有司優厚地招待；過了一段日子使者回去，賜金幣很豐厚，又賜良馬兵具，是應他們的要求。其使者

餘。使既至，上令有司優待；久之使還，賜金幣甚厚，仍賜良馬戎具，以從其請。其使云：鄰國名婆羅門，有善法察人情，人欲相危害者皆先知之。

稱：鄰國名婆羅門，有好辦法明察人情，別人想加害的都能預先知道。

大觀三年六月，遣使入貢，詔禮之如交阯。

大觀三年六月，派使者入貢，下詔接待他們的禮節同交阯。

又有摩逸國，太平興國七年，載寶貨至廣州海岸。

又有摩逸國，太平興國七年，運載寶貨到廣州海岸。

建炎三年，以南郊恩制授闍婆國主懷遠軍節度、琳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琳州諸軍事、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闍婆國王、食邑二千四百户、實封一千户；悉里地茶蘭固野可特授檢校司徒，加食邑實封。紹興二年，復加食邑五百户，實封二百户。

建炎三年，以南郊恩降制授任闍婆國主懷遠軍節度、琳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琳州諸軍事、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闍婆國王、食邑二千四百户、實封一千户；悉里地茶蘭固野可特授檢校司徒，增加食邑實封。紹興二年，又增加食邑五百户，實封二百户。

南毗

南毗國在大海之西南，由三佛齊風帆月餘可至。其國王每巡行，先期遣兵百餘人持水灑地上，以防颶風揚沙塵；列鼎百以進食，日一易之，置翰林官供王飲食。俗喜戰鬥，習刀稍，善射。鑿雜白銀爲錢。産真珠、番布。其國最遠，番舶罕到。時羅巴智力干父子，其種類也，居泉之城南，自是，舶舟多至其國矣。

南毗國在大海的西南方，從三佛齊順風一個多月可以到達。其國王每次巡行，事先派一百多名兵士在地上灑水，以防颶風揚起沙塵；列一百個鼎以進食，每天換一次，設置翰林官供應國王飲食。風俗喜好戰鬥，操習刀稍，擅長射箭。鑿雜白銀爲錢。出産真珠、番布。其國最遠，番人船舶很少到達。時羅巴智力干父子，是這個種族的，居於泉州的城南，從此，船舶到其國的多了。

勃泥

勃泥國在西南大海中，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去占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皆計順風爲則。

勃泥國在西南大海中，離闍婆四十五日路程，離三佛齊四十日路程，離占城與摩逸各三十日路程，都是按順風計算。

其國以版爲城，城中居者萬餘人，所統十四州。其王所居屋覆以貝多葉，民舍覆以草。在王左右者爲大人。王坐繩床，若出，即大布單坐其上，衆舁之，名曰阮囊。戰鬥者則持刀被甲，甲以銅鑄，狀若大筒，穿之

其國都以版築城墻，城中居民一萬多人，統轄十四州。其王居住的屋子覆以貝多葉，民房覆以草。在國王左右的爲大人。王坐繩床，如果出行，就坐在大布單之上，衆人抬着，名爲阮囊。作戰時持刀披甲，甲以銅鑄成，形狀如大筒，穿在身上，保護腹背。

於身，護其腹背。

其地無麥，有麻稻，又有羊及鷄魚，無蠶絲，用吉貝花織成布。飲椰子酒。昏聘之資，先以椰子酒，檳榔次之，指環又次之，然後以吉貝布，或量出金銀成其禮。喪葬亦有棺斂，以竹爲轝，載棄山中，二月始耕則祀之，凡七年則不復祀矣。以十二月七日爲歲節。地熱，多風雨。國人宴會，鳴鼓、吹笛、擊鈸，歌舞爲樂。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爲器盛食，食訖棄之。其國鄰於底門國，有藥樹，取其根煎爲膏，服之及塗其體，兵刃所傷皆不死。前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

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遣使施弩、副使蒲亞里、判官哥心等賫表貢大片龍腦一家底、第二等八家底、第三等十一家底、米龍腦二十家底、蒼龍腦二十家底，凡一家底并二十兩；龍腦版五、玳瑁殼一百、檀香三橛、象牙六株。表云："爲皇帝千萬歲壽，望不責小國微薄之禮。"其表以數重小囊緘封之，非中國紙，類木皮而薄，瑩滑，色微緑，長數尺，闊寸餘，横卷之僅可盈握。其字細小，横讀之，以華言譯之，云："勃泥國王向打稽首拜，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願皇帝萬歲壽，今遣使進貢。向打聞有朝廷，無路得到。昨有商人蒲盧歇船泊水口，差人迎到州，言自中朝來，比詣闍婆國，遇猛風破其船，不得去。此時聞自中國來，國人皆大喜，即造舶船，令蒲盧歇導達入朝貢，所遣使人只願平善見皇帝。每年令人入朝貢，每年修貢，慮風吹至占城界，望皇帝詔占城，令有向打船到，不要留。臣本國别無異物，乞皇帝勿怪。"其表文如是。詔館其使於

其地無麥，有麻稻，又有羊及鷄魚，無蠶絲，用吉貝花織成布。飲椰子酒。婚聘的資物，先用椰子酒，其次用檳榔，再其次用指環，然後用吉貝布，或者根據多少拿出金銀以成其禮。喪葬也有用棺殮葬，用竹子做成轝，抬着棄於山中，二月開始耕作時進行祭祀，共七年後就不再祭祀了。以十二月七日作爲歲節。地熱，多風雨。國人宴請聚會，鳴鼓、吹笛、擊鈸，歌舞爲樂。無器皿，用竹編貝多葉作爲器皿盛放食物，吃完後丢棄。其國與底門國相鄰，有藥樹，取其根煎爲膏，口服及塗抹身體，刀刃所傷都不會死。前代不曾朝貢，所以史籍没有記載。

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派使者施弩、副使蒲亞里、判官哥心等持表進貢大片龍腦一家底、第二等八家底、第三等十一家底、米龍腦二十家底、蒼龍腦二十家底，凡一家底都爲二十兩；龍腦版五、玳瑁殼一百、檀香三橛、象牙六株。上表稱："祝皇帝萬壽無疆，希望不責求小國微薄之禮。"其表用幾層小袋封緘，不是中國紙張，類似樹皮却很薄，瑩滑，顔色微緑，長幾尺，寬一寸多，横着捲起僅可滿握。其文字細小，横着讀，用漢語翻譯，道："勃泥國王向打稽首拜，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願皇帝萬歲長壽，現在派使者進貢。向打聽説有朝廷，無路可到。不久前有商人蒲盧歇船泊水口，派人迎到州中，稱自己從中國來，去闍婆國時，遇大風打破船隻，不能前行。這時聽説從中國來，國人都大喜，立刻製造船舶，讓蒲盧歇引路入朝進貢，所派使者衹希望平安見到皇帝。每年命人入朝進貢，每年修貢，擔心遇風吹到占城界内，希望皇帝下詔占城，詔令如有向打船到，不要扣留。臣本國没有珍奇之物，求皇帝不要見怪。"其表文如此。下詔在禮賓院招待其使者，優厚地賞賜加以遣返。

禮賓院，優賜以遣之。

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理麻喏復遣使貢方物，其使乞從泉州乘海舶歸國，從之。

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理麻喏又派使者進貢地方特産，其使者請求從泉州乘海船回國，同意了。

注輦

注輦國東距海五里，西至天竺千五百里，南至羅蘭二千五百里，北至頓田三千里，自古不通中國，水行至廣州約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

注輦國東面離海五里，西到天竺一千五百里，南到羅蘭二千五百里，北到頓田三千里，自古與中原不相往來，水路到廣州約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

其國有城七重，高七尺，南北十二里，東西七里。每城相去百步，凡四城用磚，二城用土，最中城以木爲之，皆植花果雜木。其第一至第三皆民居，環以小河；第四城四侍郎居之；第五城主之四子居之；第六城爲佛寺，百僧居之；第七城即主之所居，室四百餘區。

其國有城墻七層，高七尺，南北十二里，東西七里。每座城墻相距百步，共有四座城墻用磚，兩座用土，最中間的用木材修建，都種植花果雜樹。其中第一到第三都是民居，小河環繞；第四城四位侍郎居住；第五城國主的四個兒子居住；第六城是佛寺，百名僧人居住；第七城就是國主居住之所，房屋四百多座。

所統有三十一部落，其西十二，曰只都尼、施亞盧尼、羅琶離鱉琶移、布林琶布尼、古檀布林蒲登、故里、娑輪岑、本蹄揭蹄、閻黎池離、郝部尼、遮古林、亞里者林；其南八，曰無雅加黎麻藍、眉古黎苦低、舍里尼、密多羅摩、伽藍蒲登、蒙伽林伽藍、琶里琶離遊、亞林池蒙伽藍；其北十二，曰撥囉耶、無没離江、注林、加里蒙伽藍、漆結麻藍、榣折蒙伽藍、皮林伽藍、浦稜和藍、堡琶來、田注离、盧婆囉、迷蒙伽藍。

統轄有三十一個部落，西面十二個，是只都尼、施亞盧尼、羅琶離鱉琶移、布林琶布尼、古檀布林蒲登、故里、娑輪岑、本蹄揭蹄、閻黎池離、郝部尼、遮古林、亞里者林；南面八個，是無雅加黎麻藍、眉古黎苦低、舍里尼、密多羅摩、伽藍蒲登、蒙伽林伽藍、琶里琶離遊、亞林池蒙伽藍；北面十二個，是撥囉耶、無没離江、注林、加里蒙伽藍、漆結麻藍、榣折蒙伽藍、皮林伽藍、浦稜和藍、堡琶來、田注离、盧婆囉、迷蒙伽藍。

今國主相傳三世矣。民有罪，即命侍郎一員處治之，輕者繫於木格，笞五十至一百；重者即斬，或以象踐殺之。其宴，則國主與四侍郎膜拜于階，遂共坐作樂歌舞，不飲酒，而食肉。俗衣布。亦有餅餌。掌饌執事用婦人。其嫁娶，先用金銀指環使媒婦至女家，後二日，會男家親族，約以土田、生畜、檳榔酒等，稱其有無爲

現在國主相傳三代了。百姓有罪，就命令侍郎一員處置，輕的拘押於木格中，笞打五十到一百下；重的就斬殺，或者用象踩踏死。其宴會，國主與四名侍郎膜拜於階，於是一起坐着奏樂歌舞，不飲酒，却吃肉。一般穿布衣。也有糕餅。掌管食物的工作用婦女擔任。其嫁娶，先用金銀指環讓媒婆送到女家，兩天後，與男家親族會面，約定土地、牲畜、檳榔酒等，按照有無情況成禮；女家又用金銀指環、越諾布及女子所穿錦

禮；女家復以金銀指環、越諾布及女所服錦衣遺婿。若男欲離女則不取聘財，女却男則倍償之。

其兵陣，用象居前，小牌次之，梭槍次之，長刀又次之，弓矢在後，四侍郎分領其衆。國東南約二千五百里有悉蘭池國，或相侵伐。

地產真珠、象牙、珊瑚、頗黎、檳榔、豆蔻、吉貝布。獸有山羊、黄牛。禽有山鷄、鸚鵡。果有餘甘、藤羅、千年棗、椰子、甘羅、崑崙梅、婆羅密等。花有白末利、散絲、蛇臍、佛桑、麗秋、青黄碧娑羅、瑶蓮、蟬紫、水蕉之類。五穀有緑豆、黑豆、麥、稻。地宜竹。

自昔未嘗朝貢。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其國主羅茶羅乍遣進奉使侍郎娑里三文、副使蒲恕、判官翁勿、防援官亞勒加等奉表來貢。三文等以盤奉真珠、碧玻璃升殿，布於御坐前，降殿再拜，譯者導其言曰："願以表遠人慕化之誠。"其國主表曰：

> 臣羅茶羅乍言，昨遇舶舶船商人到本國告稱：鉅宋之有天下也，二帝開基，聖人繼統，登封太岳，禮祀汾陰，至德升聞，上穹眷命。臣昌期斯遇，吉語幸聞，輒傾就日之誠，仰露朝天之款。
>
> 臣伏聞人君之御統也，無遠不臻；臣子之推誠也，有道則服。伏惟皇帝陛下功超邃古，道建大中。衣裳垂而德合乾坤，劍戟鑄而範圍區宇。神武不殺，人文化成。廓明明之德以臨御下民，懷翼翼之心以昭事上帝。至仁不傷於行葦，大信爰及於淵魚。故得天鑒孔彰，帝文有赫，顯今古未聞之事，保家邦大定之

衣送給夫婿。如果男方想離開女方就不拿走聘物，女方拒絶男方的就要加倍償付。

其兵陣，用象在前，小牌其次，梭槍其次，長刀又其次，弓箭在最後，四名侍郎分别率領衆人。國家東南約二千五百里有悉蘭池國，有時入侵攻伐。

本地產真珠、象牙、珊瑚、頗黎、檳榔、豆蔻、吉貝布。獸有山羊、黄牛。禽有山鷄、鸚鵡。果有餘甘、藤羅、千年棗、椰子、甘羅、崑崙梅、婆羅密等。花有白茉莉、散絲、蛇臍、佛桑、麗秋、青黄碧娑羅、瑶蓮、蟬紫、水蕉之類。五穀有緑豆、黑豆、麥、稻。本地適宜種竹。

從前不曾朝貢。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其國主羅茶羅乍派進奉使侍郎娑里三文、副使蒲恕、判官翁勿、防援官亞勒加等奉表來朝貢。三文等用盤子捧着真珠、碧玻璃上殿，擺在御座前，下殿拜了兩拜，翻譯傳達他的話説："希望以此表達遠國之人欽慕教化的誠意。"其國主表道：

> 臣羅茶羅乍上言，前些日子遇到舶舶船商人到本國宣稱：鉅宋擁有天下，二帝開拓基業，聖人繼承大統，登封太岳，禮祀汾陰，聖德上聞，上蒼眷愛付以大命。臣正逢盛世，幸聞吉語，就竭盡向太陽的誠意，仰露朝拜天的心意。
>
> 臣聽説君主的統治，無所不至；臣子以誠相待，有道則歸服。臣認爲皇帝陛下功績超過遠古，道德建於中正。衣服下垂而德合乾坤，劍戟鑄成而包容疆域四方。神明威武不行殺戮，禮樂教化推行天下。光大明察之德以統治百姓，懷着恭順之心以勤勉事奉上帝。至仁不損傷路旁蘆葦，大信施於淵中之魚。所以能够上天照臨彰明，皇帝教化赫然，顯示今古未聞之事，保衛家邦安定的基業。

基。

竊念臣微類醯鷄，賤如芻狗，世居夷落，地遠華風，虛荷燭幽，曾無執贄。今者竊聽歌頌，普及遐陬。恨年屬於桑榆，阻躬陳於玉帛。矧滄溟之曠絶，在跋涉以稍艱。是敢傾倒赤心，遥瞻丹闕。任土作貢，同螻蟻之慕膻；委質事君，比葵藿之向日。謹遣專使等五十二人，奉土物來貢，凡真珠衫帽各一、真珠二萬一千一百兩、象牙六十株、乳香六十斤。

私下認爲臣低微如醋鷄，卑賤如草狗，世代居住夷人之地，與中原相距遥遠，識見不明，不曾朝貢。現在私下聽到歌頌皇帝，遍及遠近。遺憾我已年老，不能親自進貢玉帛之禮。况且滄海曠遠隔絶，跋涉艱難。冒昧傾訴忠心，遥望朝廷。以土産作爲貢物，如同螻蟻慕膻而至；朝貢事奉君主，好比葵藿向着太陽。謹派專使等五十二人，奉土産來進貢，共有真珠衫帽各一件、真珠二萬一千一百兩、象牙六十株、乳香六十斤。

三文等又獻珠六千六百兩、香藥三千三百斤。

三文等又獻珠六千六百兩、香藥三千三百斤。

初，羅茶羅乍既聞商船言，且曰十年來海無風濤，古老傳云如此則中國有聖人，故遣三文等入貢。三文離本國，舟行七十七晝夜，歷郍勿丹山、娑里西蘭山至占賓國。又行六十一晝夜，歷伊麻羅里山至古羅國。國有古羅山，因名焉。又行七十一晝夜，歷加八山、占不牢山、舟寶龍山至三佛齊國。又行十八晝夜，度蠻山水口，歷天竺山，至賓頭狼山，望東西王母冢，距舟所將百里。又行二十晝夜，度羊山、九星山至廣州之琵琶洲。離本國凡千一百五十日至廣州焉。詔閤門祇候史祐之館伴，凡宴賜恩例同龜兹使。其年承天節，三文等請於啓聖禪院會僧以祝聖壽。明年使回，降詔羅茶羅乍，賜物甚厚。

當初，羅茶羅乍既聽説商船上商人的話，而且説十年來海上没有風浪，古老傳説中這樣中國就有聖人，所以派三文等入貢。三文離開本國，船航行了七十七個日夜，經過郍勿丹山、娑里西蘭山到占賓國。又航行六十一個晝夜，經過伊麻羅里山到古羅國。國内有古羅山，因此得名。又航行七十一個晝夜，經過加八山、占不牢山、舟寶龍山到三佛齊國。又航行十八個晝夜，越過蠻山水口，經過天竺山，到賓頭狼山，眺望東西王母冢墓，離船所在將近一百里。又航行二十個晝夜，越過羊山、九星山到達廣州的琵琶洲。離開本國共一千一百五十日後到達廣州。下詔閤門祇候史祐之接待陪伴，凡宴賜恩例與龜兹使者相同。那年承天節，三文等請求在啓聖禪院會集僧人祝禱聖上長壽。第二年使者回去，降下詔書給羅茶羅乍，賜物很豐厚。

天禧四年，又遣使琶欄得麻烈呧奉方物入貢，至廣州病死。守臣以其表聞。詔廣州宴犒從者，厚賜以遣之。

天禧四年，又派使者琶欄得麻烈呧奉地方特産入貢，到廣州得病而死。守臣將其表上報。下詔廣州設宴犒勞隨從人員，厚加賞賜加以遣回。

明道二年十月，其王尸離囉茶印俺囉注囉遣使蒲押陁離等以泥金表進真珠衫帽及真珠一百五兩、象牙百株，

明道二年十月，其王尸離囉茶印俺囉注囉派使者蒲押陁離等以泥金表進獻真珠衫帽及真珠一百零五兩、象牙一百株，西染院副使、閤門通事

西染院副使、閤門通事舍人符惟忠假鴻臚少卿押伴。蒲押陁離自言數朝貢,而海風破船不達,願將上等珠就龍床脚撒殿,頂戴瞻禮,以申嚮慕之心。乃奉銀盤升殿,跪撒珠於御榻下而退。景祐元年二月,以蒲押陁離爲金紫光祿大夫、懷化將軍,還本國。

舍人符惟忠以鴻臚少卿名義押伴。蒲押陁離自稱多次朝貢,可是海風毁壞船隻没能到達,希望將上等珠在龍床脚附近撒在殿上,瞻仰禮拜,以表明向往敬慕的心意。就捧銀盤上殿,跪着把珠子撒在御榻下面後退下。景祐元年二月,任命蒲押陁離爲金紫光禄大夫、懷化將軍,返回本國。

熙寧十年,國王地華加羅遣使奇囉囉、副使南卑琶打、判官麻圖華羅等二十七人來獻豌豆珠、麻珠、琉璃大洗盤、白梅花腦、錦花、犀牙、乳香、瓶香、薔薇水、金蓮花、木香、阿魏、鵬砂、丁香。使副以真珠、龍腦登陛,跪而散之,謂之撒殿。既降,詔遣御藥宣勞之,以爲懷化將軍、保順郎將,各賜衣服器幣有差;答賜其王錢八萬一千八百緡、銀五萬二千兩。

熙寧十年,國王地華加羅派使者奇囉囉、副使南卑琶打、判官麻圖華羅等二十七人來獻豌豆珠、麻珠、琉璃大洗盤、白梅花腦、錦花、犀牙、乳香、瓶香、薔薇水、金蓮花、木香、阿魏、硼砂、丁香。正副使拿着真珠、龍腦登殿,跪着撒下,叫作撒殿。退下殿後,下詔派御藥慰勞他們,任他們爲懷化將軍、保順郎將,各賜衣服器幣不等;賜其王錢八萬一千八百緡、銀五萬二千兩作爲答謝。

丹眉流

丹眉流國,東至占臘五十程,南至羅越水路十五程,西至西天三十五程,北至程良六十程,東北至羅斛二十五程,東南至闍婆四十五程,西南至程若十五程,西北至洛華二十五程,東北至廣州一百三十五程。

其俗以版爲屋;跣足,衣布,無紳帶,以白紵纏其首;貿易以金銀。其主所居,廣袤五里,無城郭;出則乘象車,亦有小駟。地出犀、象、鍮石、紫草、蘇木諸藥。四時炎熱,無雪霜。未嘗至中國。

咸平四年,國主多須機遣使打吉馬、副使打臘、判官皮泥等九人來貢木香千斤、鍮鑞各百斤、胡黄連三十五斤、紫草百斤、紅氈一合、花布四段、蘇木萬斤、象牙六十一株。召見崇德殿,賜以冠帶服物。及還,又賜多須機詔書以敦獎之。

丹眉流國,東到占臘五十日路程,南到羅越水路十五日路程,西到西天三十五日路程,北到程良六十日路程,東北到羅斛二十五日路程,東南到闍婆四十五日路程,西南到程若十五日路程,西北到洛華二十五日路程,東北到廣州一百三十五日路程。

其風俗用板蓋屋;赤足,穿布衣,没有紳帶,用白紵裹頭;以金銀交易。國主所住的地方,方圓五里,没有城郭;出去就乘象車,也有小駟。本地出産犀、象、鍮石、紫草、蘇木等藥。四季炎熱,無雪霜。不曾到過中原。

咸平四年,國主多須機派使者打吉馬、副使打臘、判官皮泥等九人來朝進貢木香千斤、鍮鑞各百斤、胡黄連三十五斤、紫草百斤、紅氈一合、花布四段、蘇木一萬斤、象牙六十一株。在崇德殿召見,賜以冠帶服物。等回國時,又賜給多須機詔書加以褒獎勉勵。

宋史卷四百九十

列傳第二百四十九

外國(六)

天竺　于闐　高昌　回鶻　大食　層檀　龜兹　沙州　拂菻

天竺

天竺國舊名身毒，亦曰摩伽陀，復曰婆羅門。俗宗浮圖道，不飲酒食肉。漢武帝遣使十餘輩間出西南，指求身毒，爲昆明所閉，莫能通。至漢明帝夢金人，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由是其教傳於中國。梁武帝、後魏宣武時，皆來貢獻。隋煬帝志通西域，諸國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唐貞觀以後，朝貢相繼。則天天授中，五天竺王并來朝獻。乾元末，河隴陷没，遂不復至。周廣順三年，西天竺僧薩滿多等十六族來貢名馬。

乾德三年，滄州僧道圓自西域還，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貝葉梵經四十夾來獻。道圓晉天福中詣西域，在塗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五印度即天竺也；還經于闐，與其使偕至。太祖召問所歷風俗山川道里，一一能記。四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詣闕上言，願至西域求佛書，許之。以其所歷甘、沙、伊、肅等州，焉耆、龜兹、于闐、割禄等國，又歷布路沙、加濕彌羅等國，并詔諭其國令人引導之。開寶後，天竺僧持梵夾來獻者不絶。八年冬，東印度王子穰

天竺國舊名身毒，也叫摩伽陀，又叫婆羅門。民間信奉佛道，不喝酒不吃肉。漢武帝派使者十多批人斷斷續續出西南，意在尋求身毒，被昆明所阻，不能通行。至漢明帝夢見金人，於是派人出使天竺詢問佛道法，從此佛教傳到中原。梁武帝、後魏宣武帝時，都來朝貢進獻。隋煬帝有志與西域交往，西域各國多有來朝的，衹有天竺没有交往。唐貞觀以後，朝貢没有間斷。武則天天授年間，五位天竺王一起來朝進獻。乾元末年，河隴淪陷，就不再來。周廣順三年，西天竺僧人薩滿多等十六族來進貢名馬。

乾德三年，滄州僧道圓從西域回來，得一水晶器的佛舍利、四十夾貝葉梵經來進獻。道圓在晉天福年間到西域，途中十二年，住在五印度共六年，五印度就是天竺；回來時經過于闐，與其使者一起到朝。太祖召見詢問所到地方的風俗山川道路鄉里，都一一記得。四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到朝上言，希望到西域求佛書，同意了。因爲他們經過甘、沙、伊、肅等州，焉耆、龜兹、于闐、割禄等國，又經過布路沙、加濕彌羅等國，都下詔通告那些國家派人引路。開寶以後，天竺僧人不斷拿梵夾來朝進獻。八年冬天，東印度王子穰結說囉來朝貢。

結說囉來朝貢。

天竺之法，國王死，太子襲位，餘子皆出家爲僧，不復居本國。有曼殊室利者，乃其王子也，隨中國僧至焉，太祖令館於相國寺，善持律，爲都人之所傾嚮，財施盈室。衆僧頗嫉之，以其不解唐言，即僞爲奏求還本國，許之。詔既下，曼殊室利始大驚恨，衆僧諭以詔旨，不得已遲留數月而後去。自言詣南海附賈人船而歸，終不知所適。

太平興國七年，益州僧光遠至自天竺，以其王没徙曩表來上。上令天竺僧施護譯云："近聞支那國内有大明王，至聖至明，威力自在。每慚薄幸，朝謁無由，遥望支那起居聖躬萬福。光遠來，蒙賜金剛吉祥無畏坐釋迦聖像袈裟一事，已披挂供養。伏願支那皇帝福慧圓滿，壽命延長，常爲引導一切有情生死海中，渡諸沉溺。今以釋迦舍利附光遠上進。"又譯其國僧統表，詞意亦與没徙曩同。

施護者，烏填曩國人。其國屬北印度，西行十二日至乾陀羅國，又西行二十日至曩誐囉賀囉國，又西行十日至嵐婆國，又西行十二日至誐惹曩國，又西行至波斯國，得西海。自北印度行百二十日至中印度。中印度西行三程至阿囉尾國，又西行十二日至末曩囉國，又西行十二日至鉢賴野迦國，又西行六十日至迦囉拏俱惹國，又西行二十日至摩囉尾國，又西行二十日至烏然泥國，又西行二十五日至囉囉國，又西行四十日至蘇囉荼國，又西行十一日至西海。自中印度行六月程至南印度，又西行九十日至供迦拏國，又西行一月至海。自南印度南行六月程得南海。皆施護之所述云。

八年，僧法遇自天竺取經回，至

天竺的法令，國王死去，太子繼位，其他兒子都出家爲僧，不再居住本國。有叫曼殊室利的，是他們的王子，隨中國僧人到朝，太祖下令安排在相國寺，善於持守戒律，爲京都人傾慕向往，施財滿屋。衆僧非常嫉妒他，因他不懂漢語，就作僞替他上奏請求歸返本國，同意。詔令下後，曼殊室利開始非常吃驚遺憾，衆僧宣告詔旨，不得已遲留幾月後離開。自稱到南海搭乘商人船隻回去，最後不知去向。

太平興國七年，益州僧光遠從天竺到朝，將其王没徙曩的進表獻上。皇上命天竺僧施護翻譯道："近來聽説支那國内有大明王，最爲聖明，威力無所不在。常常慚愧福分淺薄，無法到朝拜見，遥祝支那皇帝聖體萬福。光遠來朝，承蒙賜金剛吉祥無畏坐釋迦聖像袈裟一件，已經披挂供養。希望支那皇帝福慧圓滿，壽命延長，常爲生死海中一切有情之物指點迷津，普渡沉溺之人。現在讓光遠獻上釋迦舍利。"又翻譯其國僧統表，辭意也與没徙曩相同。

施護，是烏填曩國人。其國隸屬北印度，向西行走十二日到乾陀羅國，再向西行走二十日到曩誐囉賀囉國，再向西行走十日到嵐婆國，再向西行走十二日到誐惹曩國，再向西行走到波斯國，見到西海。從北印度行走一百二十日到中印度。中印度向西行走三日路程到阿囉尾國，再向西行走十二日到末曩囉國，再向西行走十二日到鉢賴野迦國，再向西行走六十日到迦囉拏俱惹國，再向西行走二十日到摩囉尾國，再向西行走二十日到烏然泥國，又向西行走二十五日到囉囉國，再向西行走四十日到蘇囉荼國，再向西行走十一日到西海。從中印度行走六個月路程到南印度，再向西行走九十日到供迦拏國，再向西行走一個月到海。從南印度向南行走六個月路程到達南海。都是施護所叙述的。

八年，僧法遇從天竺取經回來，到三佛齊，

三佛齊，遇天竺僧彌摩羅失黎語不多令，附表願至中國譯經，上優詔召之。法遇後募緣製龍寶蓋袈裟，將復往天竺，表乞給所經諸國敕書，遂賜三佛齊國王遐至葛、古羅國主司馬佶芒、柯蘭國主讚怛羅、西天王子謨馱仙書以遣之。

遇到天竺僧人彌摩羅失黎語不多令，托他進表希望到中原翻譯佛經，皇上下優詔召他前來。法遇後來化緣製龍寶蓋袈裟，又要去天竺，上表請求得到給所經各國的敕書，就賜三佛齊國王遐至葛、古羅國主司馬佶芒、柯蘭國主讚怛羅、西天王子謨馱仙敕書後加以派遣。

雍熙中，衛州僧辭澣自西域還，與胡僧密坦羅奉北印度王及金剛坐王那爛陀書來。又有婆羅門僧永世與波斯外道阿里烟同至京師。永世自云：本國名利得，國王姓牙羅五得，名阿喏你縛，衣黄衣，戴金冠，以七寶爲飾，出乘象或肩輿，以音樂螺鈸前導，多游佛寺，博施貧乏。其妃曰摩訶你，衣大紬縷金紅衣，歲一出，多所振施。人有冤抑，候王及妃出游，即迎隨伸訴。署國相四人，庶務并委裁制。五穀、六畜、果實與中國無異。市易用銅錢，有文漫圜徑，如中國之制，但實其中心，不穿貫耳。其國東行經六月至大食國，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阿里烟自云：本國王號黑衣，姓張，名哩没，用錦綵爲衣，每游獵，三二日一還國。署大臣九人治國事。無錢貨，以雜物貿易。其國東行經六月至婆羅門。

雍熙年間，衛州僧辭澣從西域回來，與胡僧密坦羅奉北印度王及金剛坐王那爛陀書來朝。又有婆羅門僧永世與波斯外道阿里烟一同來到京師。永世自稱：本國名利得，國王姓牙羅五得，名阿喏你縛，穿黄衣，戴金冠，用七寶裝飾，出行乘象或肩輿，以音樂螺鈸前導引路，常游佛寺，廣施貧困之人。其妃叫摩訶你，穿大紬縷金紅衣，每年出行一次，多有賑濟布施。人有冤屈，等到王及王妃出游，就迎候跟隨進行申訴。設置國相四人，各種事務都交付他們裁定。五穀、六畜、果實與中原没有差别。交易用銅錢，圜周上有文字，如同中原的制式，衹是中間實心，不加穿貫。其國向東行走經過六個月到大食國，再過兩個月到西州，再過三個月到夏州。阿里烟自稱：本國王號黑衣，姓張，名哩没，用錦綵做成衣服，每次出游狩獵，三兩天回一次國。設置大臣九人治理國事。没有錢貨，用雜物交易。其國向東行走經過六個月到婆羅門。

至道二年八月，有天竺僧隨舶至海岸，持帝鐘、鈴杵、銅鈴各一，佛像一軀，貝葉梵書一夾，與之語，不能曉。

至道二年八月，有天竺僧隨船到海岸，拿着帝鐘、鈴杵、銅鈴各一件，佛像一尊，貝葉梵書一夾，跟他説話，不能聽懂。

天聖二年九月，西印度僧愛賢、智信護等來獻梵經，各賜紫方袍、束帛。五年二月，僧法吉祥等五人以梵書來獻，賜紫方袍。景祐三年正月，僧善稱等九人貢梵經、佛骨及銅牙菩薩像，賜以束帛。

天聖二年九月，西印度僧愛賢、智信護等來進獻梵經，各賜紫方袍、束帛。五年二月，僧法吉祥等五人來進獻梵書，賜紫方袍。景祐三年正月，僧善稱等九人進貢梵經、佛骨及銅牙菩薩像，賜以束帛。

于闐

于闐國，自漢至唐，皆入貢中

于闐國，從漢到唐，都來中原朝貢，安、史

國，安、史之亂，絶不復至。晉天福中，其王李聖天自稱唐之宗屬，遣使來貢。高祖命供奉官張匡鄴持節册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

之亂，斷絶不再來朝。晉天福年間，其王李聖天自稱是唐的宗屬，派使者來朝貢。高祖命供奉官張匡鄴持使節册封李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

建隆二年十二月，聖天遣使貢圭一，以玉爲柙；玉枕一。本國摩尼師貢琉璃瓶二、胡錦一段。其使言：本國去京師九千九百里，西南抵葱嶺與婆羅門接，相去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北至疏勒二千餘里。國城東有白玉河，西有緑玉河，次西有烏玉河，源出崐岡山，去國城西千三百里。每歲秋，國人取玉於河，謂之撈玉。土宜蒲萄，人多醖以爲酒，甚美。俗事妖神。

建隆二年十二月，李聖天派使者進貢圭一件，以玉爲盒；玉枕一件。本國摩尼師進貢琉璃瓶兩個、胡錦一段。其使者説：本國離京師九千九百里，西南抵達葱嶺與婆羅門接境，相距三千多里，南與吐蕃接境，西北到疏勒兩千多里。國城東有白玉河，西有緑玉河，再西有烏玉河，發源於崐岡山，在國城以西一千三百里。每年秋季，國人在河中取玉，叫作撈玉。本地適宜種植葡萄，人們大多用來釀酒，味道很美。民間供奉妖神。

乾德三年五月，于闐僧善名、善法來朝，賜紫衣。其國宰相因善名等來，致書樞密使李崇矩，求通中國。太祖令崇矩以書及器幣報之。至是冬，沙門道圓自西域還，經于闐，與其朝貢使至。四年，又遣其子德從來貢方物。

乾德三年五月，于闐僧善名、善法來朝，賞賜紫衣。其國宰相藉善名等人來朝的機會，致書樞密使李崇矩，要求與中原交往。太祖命李崇矩以書信及器物錢幣回報。到這年冬天，沙門道圓從西域回國，經過于闐，與其朝貢使一起到朝。四年，又派其子德從來朝進貢地方特産。

開寶二年，遣使直末山來貢，且言本國有玉一塊，凡二百三十七斤，願以上進，乞遣使取之。善名復至，貢阿魏子，賜號昭化大師，因令還取玉。又國王男總嘗貢玉欄刀，亦厚賜報之。四年，其國僧吉祥以其國王書來上，自言破疏勒國得舞象一，欲以爲貢，詔許之。

開寶二年，派使者直末山來朝貢，而且上言本國有一塊玉，共二百三十七斤，希望把它進獻，請求派使者去取。善名又來，進貢阿魏子，賜號昭化大師，於是讓他回去取玉。又有國王的兒子總曾進貢玉欄刀，也厚加賞賜作爲答報。四年，其國僧吉祥以其國王書來朝上奏，自稱攻破疏勒國得舞象一頭，想把它作爲貢物，下詔同意。

大中祥符二年，其國黑韓王遣回鶻羅厮温等以方物來貢。厮温跪奏曰："臣萬里來朝，獲見天日，願聖人萬歲，與遠人作主。"上詢以在路幾時，去此幾里。對曰："涉道一年，晝行暮息，不知里數。昔時道路嘗有剽掠，今自瓜、沙抵于闐，道路清謐，行旅如流。願遣使安撫遠俗。"上曰："路遠命使，益以勞費爾國。

大中祥符二年，其國黑韓王派回鶻羅厮温等以地方特産來朝進貢。羅厮温跪着上奏道："臣萬里來朝，得見聖上，願聖上萬歲，庇護遠國之人。"皇上詢問路上幾日，距此幾里。回答道："路上走了一年，白天行走夜晚歇息，不清楚多少里。以前路上曾有人搶劫，現在從瓜、沙到于闐，道路安寧，行旅之人絡繹不絶。希望派使者安撫遠國之人。"皇上説："路途遥遠派人出使，將會給你們國家增加煩勞費用。今降詔書，

今降詔書，汝即齎往，亦與命使無異也。”

你就帶着前去，也和派人出使没有差别。”

初，太平興國中有澶州卒王貴者，晝忽見使者至營，急召貴偕行，南至河橋，驛馬已具，即命乘之，俄覺騰虛而去。頃之駐馬，但見屋室宏麗，使者引貴入，見其主者容衛制度悉如王者。謂貴曰：“俟汝年五十八、當往于闐國北通聖山取一異寶以奉皇帝，宜深志之。”遂復乘馬凌虛而旋。軍中失貴已數日矣，驗所乘，即營卒之馬也。知州宋煦劾貴以聞，太宗釋之。天禧初，貴自陳年已五十八，願遵前戒，西至于闐，尋許其行。貴至秦州，以道遠悔懼，俄於市中遇一道士引貴出城，登高原，問貴所欲，具以實對。即命貴閉目，少頃令開，視山川頓異，道士曰：“此于闐國北境通聖山也。”復引貴觀一池，池中有仙童，出一物授之，謂曰：“持此奉皇帝。”又令瞑目，俄頃復至秦州，向之道士已失所在，發其物乃玉印也，文曰“國王趙萬永寶”，州以獻。

當初，太平興國年間有澶州兵卒王貴，白天忽然看見使者到了軍營，急召王貴一同出行，向南到了黄河的橋上，驛馬已經準備好，就命他乘坐，很快覺得騰空而去。過了一會兒停住馬，祇見屋室宏偉壯麗，使者引王貴進去，看到其國主儀仗侍衛制度都與王相同。對王貴說：“等你五十八歲時，應去于闐國之北通聖山取一件異寶以獻給皇帝，你應好好地記住此事。”就又乘馬騰空回到原地。王貴已在軍隊中失踪幾天了，察看所乘的，就是軍營兵卒的馬。知州宋煦揭發王貴罪狀加以上報，太宗把他釋免了。天禧初年，王貴自稱年已五十八，願遵守原來的命令，向西到于闐，隨即同意他出行。王貴到秦州，因路遠心中悔恨懼怕，不久在集市中碰到一位道士引王貴出城，登上高地，詢問王貴想要做什麽，王貴詳細告以實情。道士就命王貴閉眼，過一會兒讓他睁開，看到山川大不相同，道士說：“這是于闐國北面的通聖山。”又引王貴看一個池，池中有仙童，拿出一件東西給他，對他說：“把這個獻給皇帝。”又讓他閉眼，過一會兒又到了秦州，剛纔的道士已不知去向，打開那東西來看原來是玉印，印文寫着“國王趙萬永寶”，秦州把它獻上。

天聖三年十二月，遣使羅面于多、副使金三、監使安多、都監趙多來朝，貢玉鞍轡、白玉帶、胡錦、獨峰橐駝、乳香、硇砂。詔給還其直，館于都亭西驛，別賜襲衣、金帶、銀器百兩、衣著二百，羅面于多金帶。

天聖三年十二月，派使者羅面于多、副使金三、監使安多、都監趙多來朝，進貢玉鞍轡、白玉帶、胡錦、獨峰駱駝、乳香、硇砂。下詔按其價值付還錢，住在都亭西驛，另外賞賜襲衣、金帶、銀器百兩、衣着二百，賞賜羅面于多金帶。

嘉祐八年八月，遣使羅撒温獻方物。十一月，以其國王爲特進、歸忠保順斫鱗黑韓王。羅撒温言其王乞賜此號也，于闐謂金翅烏爲“斫鱗”，“黑韓”蓋可汗之訛也。羅撒温等以獻物賜直少不受，及請所獻獨峰橐駝。詔以遠人特別賜錢五千貫，以橐駝還之，而與其已賜之直。其後數以

嘉祐八年八月，派使者羅撒温進獻地方特産。十一月，任命其國王爲特進、歸忠保順斫鱗黑韓王。羅撒温上言其國王請求賜給此號，于闐稱金翅烏爲“斫鱗”，“黑韓”大概是可汗的訛變。羅撒温等因獻物所賜價值少而没有接受，以及請求得到所獻的獨峰駱駝。下詔因是遠國來人特地另外賜錢五千貫，把駱駝還給他們、給與他們已賜的價值。此後多次來進獻地方特産。

方物來獻。

熙寧以來，遠不逾一二歲，近則歲再至。所貢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琥珀、花蕊布、硇砂、龍鹽、西錦、玉鞦轡馬、膃肭臍、金星石、水銀、安息鷄舌香，有所持無表章，每賜以暈錦旋襴衣、金帶、器幣，宰相則盤球雲錦夾襴。

熙寧以來，相隔時間長不超過一兩年，短的就一年來兩次。進貢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琥珀、花蕊布、硇砂、龍鹽、西錦、玉鞦轡馬、膃肭臍、金星石、水銀、安息鷄舌香，持貢物來沒有表章，每次賜以暈錦旋襴衣、金帶、器幣，宰相則是盤球雲錦夾襴。

地產乳香，來輒群負，私與商賈牟利；不售，則歸諸外府得善價，故其來益多。元豐初，始詔惟賫表及方物馬驢乃聽以詣闕，乳香無用不許貢。

當地出産乳香，來了就衆人背着，私下與商人謀利；如果不成，就給外府取得好價，所以來的人越來越多。元豐初年，開始下詔衹有送表及地方特産馬驢的纔允許到朝，乳香無用不允許進貢。

四年，遣部領阿辛上表稱"于闐國僂儸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大略云路遠傾心相向，前三遣使入貢未回，重複數百言。董氈使導至熙州，譯其辭以聞。詔前三輩使人皆已朝見，錫賚遣發，賜敕書諭之。神宗嘗問其使去國歲月，所經何國及有無鈔略。對曰："去國四年，道塗居其半，歷黄頭回紇、青唐，惟懼契丹鈔略耳。"因使之圖上諸國距漢境遠近，爲書以授李憲。八年九月，遣使入貢，使者爲神宗飯僧追福。賜錢百萬，還其所貢師子。

四年，派部領阿辛上表稱"于闐國僂儸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寫信給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大致說路遠傾心向往，先前三次派使者入朝進貢未回，意思重複寫了幾百字。董氈派人引路到熙州，將文詞翻譯後上報。下詔先前三批使者都已朝見，賞賜後遣返，賜給敕書告知。神宗曾經詢問其使者離國多長時間，經過什麽國家以及有無搶掠。回答說："離國四年，路上時間占了一半，經過黄頭回紇、青唐，衹是害怕受到契丹的劫掠。"於是讓他們繪圖標出各國距離漢邊境遠近，寫信交給李憲。八年九月，派使者入貢，使者爲神宗施飯給僧人祈求冥福。賜錢百萬，還給他們進貢的獅子。

元祐中，以其使至無時，令熙河間歲一聽至闕。八年，請討夏國，不許。

元祐年間，因其使者來到沒有一定時期，下令熙河隔年聽任他們到朝廷一次。八年，請求討伐夏國，沒有同意。

紹聖中，其王阿忽都董娥密竭篤又言，緬藥家作過，别無報效，已遣兵攻甘、沙、肅三州。詔厚答其意。知秦州游師雄言："于闐、大食、拂菻等國貢奉，般次踵至，有司憚於供賚，抑留邊方，限二歲一進。外夷慕義，萬里而至，此非所以來遠人也。"從之。自是訖于宣和，朝享不絶。

紹聖年間，其王阿忽都董娥密竭篤又上言，緬藥家叛亂，别無報答效力，已派兵攻打甘、沙、肅三州。下詔優厚地報答他的心意。秦州知州游師雄上言："于闐、大食、拂菻等國貢奉，班次相繼而來，有司顧慮到供給賞賜，將他們止留在邊境，規定兩年進貢一次。外國夷人向慕仁義，萬里而來，這不是招來遠國之人的做法。"同意。從此直至宣和年間，朝貢不斷。

高昌

高昌國，漢車師前王之地。有高昌城，取其地勢高敞、人民昌盛以爲名焉。後魏初，沮渠無諱自署高昌太守。無諱死，茹茹以闞伯周爲高昌王，高昌有王始於此。後魏至隋皆來貢獻。唐貞觀中，侯君集平其國，以其地爲西州。安、史之亂，其地陷没，乃復爲國。語訛亦云“高敞”，然其地頗有回鶻，故亦謂之回鶻。

高昌國，是漢車師前王的地方。有高昌城，取其地勢高而開闊、人民昌盛因此作爲地名。後魏初，沮渠無諱自封爲高昌太守。無諱死，茹茹以闞伯周爲高昌王，高昌從此有王。後魏到隋都來朝貢進獻。唐貞觀年間，侯君集掃平其國，以其地爲西州。安、史之亂，其地陷落，就恢復爲國。語音訛變也稱“高敞”，但當地有很多回鶻人，所以也稱作回鶻。

建隆三年四月，西州回鶻阿都督等四十二人以方物來貢。乾德三年十一月，西州回鶻可汗遣僧法淵獻佛牙、琉璃器、琥珀盞。太平興國六年，其王始稱西州外生師子王阿厮蘭漢，遣都督麥索温來獻。五月，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勳使高昌。八年，其使安鶻盧來貢。

建隆三年四月，西州回鶻阿都督等四十二人以地方特産來朝貢。乾德三年十一月，西州回鶻可汗派僧法淵進獻佛牙、琉璃器、琥珀盞。太平興國六年，其王開始稱西州外生師子王阿厮蘭漢，派都督麥索温來進獻。五月，太宗派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勳出使高昌。八年，其使者安鶻盧來朝貢。

雍熙元年四月，王延德等還，叙其行程來獻，云：

初自夏州歷玉亭鎮，次歷黄羊平，其地平而産黄羊。渡沙磧，無水，行人皆載水。凡二日至都囉囉族，漢使過者，遺以財貨，謂之“打當”。次歷茅女喎子族，族臨黄河，以羊皮爲囊，吹氣實之浮於水，或以橐駝牽木筏而渡。次歷茅女王子開道族，行入六窠沙，沙深三尺，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駝。不育五穀，沙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次歷樓子山，無居人，行沙磧中，以日爲占，旦則背日，暮則向日，日中則止。夕行望月亦如之。次歷卧梁劾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鶻之地。次歷大蟲太子族，族接契丹界，人衣尚錦綉，器用金銀，馬乳釀酒，飲之亦醉。次歷屋地因族，蓋達于于

雍熙元年四月，王延德等回朝，叙述其行程來獻上，道：

起初從夏州經過玉亭鎮，其次經過黄羊平，地勢平坦而出産黄羊。越過沙漠，無水，行人都帶着水。共經二日到都囉囉族，漢使經過，送以財貨，叫作“打當”。其次經過茅女喎子族，此族靠近黄河，以羊皮爲囊，吹足氣後浮在水上，或者用駱駝拉木筏渡河過去。其次經過茅女王子開道族，進入六窠沙，沙深三尺，馬不能行走，行人都乘駱駝。不生長五穀，沙中生草名爲登相，采收爲食。其次經過樓子山，無人居住，在沙漠中行走，以太陽判斷方向，早上背着太陽，傍晚向着太陽，中午就歇息。晚上行路望月也如此。其次經過卧梁劾特族的地方，有都督山，是唐代回鶻的地方。其次經過大蟲太子族，此族與契丹交界，族人衣服崇尚錦綉，器皿用金銀，馬乳釀酒，喝後也醉。其次經過屋地因族，大概是達于于越王子的兒子。其次到達于于越王子族。其次經過拽利王子族，有合羅川，是唐回鶻公主

越王子之子。次至達于于越王子族。次歷拽利王子族，有合羅川，唐回鶻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湯泉池。次歷阿墩族，經馬騣山望鄉嶺，嶺上石龕有李陵題字處。次歷格囉美源，西方百川所會，極望無際，鷗鷺鳧雁之類甚衆。次至托邊城，亦名李僕射城，城中首領號"通天王"。次歷小石州。次歷伊州，州將陳氏，其先自唐開元二年領州，凡數十世，唐時詔敕尚在。地有野蠶生苦參上，可爲綿帛。有羊，尾大而不能走，尾重者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又有礪石，剖之得賓鐵，謂之吃鐵石。又生胡桐樹，經雨即生胡桐律。次歷益都。次歷納職城，城在大患鬼魅磧之東南，望玉門關甚近。地無水草，載糧以行，凡三日，至鬼谷口避風驛，用本國法設祭，出詔神禦風，風乃息。凡八日，至澤田寺。高昌聞使至，遣人來迎。次歷地名寶莊，又歷六種，乃至高昌。

居住的地方，城基還在，有湯泉池。其次經過阿墩族，經馬騣山望鄉嶺，嶺上石龕有李陵題字處。其次經過格囉美源，西面百川匯集，一望無際，鷗鷺鴨雁之類很多。其次到達托邊城，也名李僕射城，城中首領號爲"通天王"。其次經過小石州。其次經過伊州，州將陳氏，其祖先自唐開元二年領伊州，已有幾十代，唐時詔敕還在。地有野蠶生在苦參上，可以紡織綿帛。有羊，尾大而不能跑，尾重的三斤，小的一斤，肉如熊肉白而味道很美。又有礪石，剖開可得鑌鐵，叫作吃鐵石。又生長胡桐樹，淋雨就生胡桐律。其次經過益都。其次經過納職城，城在大患鬼魅磧的東南方，離玉門關很近。地無水草，帶糧行走，共走三天，到鬼谷口避風驛，用本國方法設祭，出詔求神控制風，風就平息。走了八天，到澤田寺。高昌聽説使者來了，派人來迎接。其次經過的地方名爲寶莊，又經過六種，就到達高昌。

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闐，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葱嶺，皆數千里。地無雨雪而極熱，每盛暑，居人皆穿地爲穴以處。飛鳥群萃河濱，或起飛，即爲日氣所爍，墜而傷翼。屋室覆以白堊，雨及五寸，即廬舍多壞。有水，源出金嶺，導之周圍國城，以溉田園，作水磑。地產五穀，惟無蕎麥。貴人食馬，餘食羊及鳧雁。樂多琵琶、箜篌。出貂鼠、白氎、綉文花蕊布。俗好騎射。

高昌就是西州。其地南距于闐，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葱嶺，都有幾千里。地無雨雪而極熱，每到盛夏，居民都挖地爲洞居住。飛鳥群集於河濱，有的飛起，就被熱氣灼逼，跌落後翅膀受傷。屋室塗以白堊，雨水五寸深時，廬舍就大多坍塌。有水，發源於金嶺，引水環繞國城，以灌溉田園，作水磨。地產五穀，衹是没有蕎麥。地位高的人吃馬肉，其他人吃羊及鳧雁。樂器多琵琶、箜篌。出產貂鼠、白氎、綉文花蕊布。民間喜歡騎馬射箭。婦人戴油帽，叫作蘇幕遮。用開元七年曆法，以三月九日爲寒食節，其餘二社、冬至也如

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用開元七年曆，以三月九日爲寒食，餘二社、冬至亦然。以銀或鍮石爲筒，貯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潑爲戲，謂之壓陽氣去病。好游賞，行者必抱樂器。佛寺五十餘區，皆唐朝所賜額，寺中有《大藏經》、《唐韻》、《玉篇》、《經音》等，居民春月多群聚遨樂於其間。游者馬上持弓矢射諸物，謂之禳災。有敕書樓，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詔敕，緘鎖甚謹。復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經所謂外道者也。所統有南突厥、北突厥、大衆熨、小衆熨、樣磨、割禄、黠戛司、末蠻、格哆族、預龍族之名甚衆。國中無貧民，絶食者共賑之。人多壽考，率百餘歲，絶無夭死。

此。以銀或鍮石做成筒，盛水激以相射，或者用水互相潑撒游戲，叫作壓陽氣去病。喜歡游賞，行人一定抱着樂器。佛寺五十多座，都是唐朝賜給的匾額，寺中有《大藏經》、《唐韻》、《玉篇》、《經音》等，居民春天大多聚在一起到那兒游玩。游玩的人在馬上拿弓箭射東西，叫作禳災。有敕書樓，藏唐太宗、唐明皇御札詔敕，封緘鎖藏很嚴。又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是佛經所說的外道。統轄的有南突厥、北突厥、大衆熨、小衆熨、樣磨、割禄、黠戛司、末蠻、格哆族、預龍族等很多地方。國中没有貧困百姓，没有食物的人由大家救濟。人多長壽，一般活一百多歲，絶無夭折而死。

時四月，師子王避暑於北廷，以其舅阿多于越守國，先遣人致意於延德曰："我王舅也，使者拜我乎？"延德曰："持朝命而來，禮不當拜。"復問曰："見王拜乎？"延德曰："禮亦不當拜。"阿多于越復數日始相見，然其禮頗恭。師子王邀延德至其北廷。歷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嶺口，寶貨所出。又兩日，至漢家寨。又五日，上金嶺。過嶺即多雨雪，嶺上有龍堂，刻石記云，小雪山也。嶺上有積雪，行人皆服毛罽。度嶺一日至北廷，憩高臺寺。其王烹羊馬以具膳，尤豐潔。

當時是四月，師子王在北廷避暑，以其舅阿多于越治守國家，先派人向王延德致意說："我是國王的舅舅，使者對我下拜嗎？"王延德說："奉朝廷使命而來，按禮不應當下拜。"又問道："見到國王下拜嗎？"王延德說："按禮也不應當下拜。"阿多于越又過了幾天後纔相見，但他的禮節很恭敬。師子王邀請王延德到北廷。經過交河州，六天後，到金嶺山口，是寶貨出産之地。又過兩天，到漢家寨。又過五天，上金嶺。過嶺就多雨雪，嶺上有龍堂，刻石記着，是小雪山。嶺上有積雪，行人都穿毛罽。越過山嶺一天後到北廷，在高臺寺休息。其王烹煮羊馬準備食物，非常豐盛乾净。

地多馬，王及王后、太子各養馬，放牧平川中，彌亘百餘里，以毛色分别爲群，莫知其數。北廷川長廣數千里，鷹鷂雕

當地多馬，王及王后、太子都各自養馬，放牧在平川中，遍布一百多里，根據毛色區分成群，没有人知道其數目。北廷川長寬幾千里，是鷹鷂雕鶻所生之處，多美草，

鶻之所生，多美草，不生花，砂鼠大如鼥，鷙禽捕食之。

不生花，砂鼠大如鼥，猛禽捕食它們。

其王遣人來言，擇日以見使者，願無訝其淹久。至七日，見其王及王子侍者，皆東向拜受賜。旁有持磬者擊以節拜，王聞磬聲乃拜，既而王之兒女親屬皆出，羅拜以受賜，遂張樂飲宴，爲優戲，至暮。明日泛舟於池中，池四面作鼓樂。又明日游佛寺，曰應運太寧之寺，貞觀十四年造。

其王派人來傳言，挑選日子以召見使者，希望不要對長時間遲留感到奇怪。到了第七天，見到其王及王子侍者，都向東下拜受賜。旁邊有拿磬的人擊磬以定下拜節奏，王聽到磬聲就下拜，不久國王的兒女親屬都出來，圍繞着下拜受賜，於是奏樂宴飲，演出優戲，直到傍晚。第二天在池中泛舟，池四周奏鼓樂。接着第二天游覽佛寺，爲應運太寧之寺，貞觀十四年修造。

北廷北山中出硇砂，山中嘗有烟氣涌起，無雲霧，至夕光焰若炬火，照見禽鼠皆赤。采者著木底鞋取之，皮者即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即變爲砂石，土人取以治皮。城中多樓臺卉木。人白皙端正，性工巧，善治金銀銅鐵爲器及攻玉。善馬直絹一匹，其駑馬充食，纔直一丈。貧者皆食肉。西抵安西，即唐之西境。

北廷北山中出產硇砂，山中常有烟氣涌起，没有雲霧，到了晚上光焰如同火炬，照見禽鼠都成紅色。采砂者穿木底鞋取砂，皮碰到砂立即燒焦。下面有洞穴生青泥，拿到洞外就變成砂石，當地人取了後用來處理獸皮。城中多樓臺草木。人皮膚白皙容貌端正，天性做事精巧，擅長打治金銀銅鐵器皿及雕玉。好馬值絹一匹，老弱的馬充爲食用，纔值絹一丈。窮人都吃肉。西到安西，就是唐朝的西部邊境。

七月，令延德先還其國，其王九月始至。亦聞有契丹使來，謂其王云："高敞本漢土，漢使來覘視封域，將有異圖，王當察之。"延德偵知其語，因謂王曰："契丹素不順中國，今乃反間，我欲殺之。"王固勸乃止。

七月，命王延德先回其國，國王九月纔到。也聽説有契丹使者來，對國王説："高敞原是漢地，漢使來窺視封疆，將要有所圖謀，王應當明察。"王延德探知其語，於是對王説："契丹一向不歸順中原，現在竟使反間計，我打算殺了他。"王一再勸阻纔罷休。

自六年五月離京師，七年四月至高昌，所歷以詔賜諸國君長襲衣、金帶、繒帛。八年春，與其謝恩使凡百餘人復循舊路而還，雍熙元年四月至京師。

從六年五月離開京師，七年四月到高昌，所過之處以詔令賜各國君長襲衣、金帶、繒帛。八年春，與其國謝恩使共一百多人又沿舊路回來，雍熙元年四月到京師。

景德元年，又遣使金延福來貢。

景德元年，又派使者金延福來朝貢。

回鶻

回鶻本匈奴之別裔，在天德西北娑陵水上。後魏號鐵勒，唐初號特

回鶻本來是匈奴的支裔，位於天德西北娑陵水上。後魏時號稱鐵勒，唐初號稱特勒，後稱回

勒，後稱回紇。其君長曰可汗，自貞觀以後朝貢不絶。至德初，出兵助國討平安、史之亂，故累朝恩禮最重。然而恃功横恣，朝廷雖患其邀求無厭，然頗姑息聽從之。元和中，改爲回鶻。會昌中，其國衰亂，其相馺職者擁外甥將龐勒西奔安西。既而回鶻爲幽州張仲武所破，龐勒乃自稱可汗，居甘、沙、西州，無復昔時之盛矣。

紇。其君長稱可汗，從貞觀以後朝貢不斷。至德初年，出兵幫助國家討伐平定安、史之亂，所以連續幾朝恩賜禮遇最爲隆重。但是他們恃功驕横放縱，朝廷雖然憂患其貪求無厭，但很是姑息遷就。元和年間，改稱回鶻。會昌年間，其國衰敗動亂，宰相馺職擁護外甥將龐勒向西逃奔安西。不久回鶻被幽州張仲武攻破，龐勒就自稱可汗，居於甘州、沙州、西州，不再有以前的强盛了。

歷梁、後唐、晋、漢、周，皆遣使朝貢。後唐同光中，册其國王仁美爲英義可汗。仁美卒，其弟仁裕立，册爲順化可汗。晋天福中，又改爲奉化可汗。仁裕卒，子景瓊立。先是，唐朝繼以公主下嫁，故回鶻世稱中朝爲舅，中朝每賜答詔亦曰外甥。五代之後皆因之。

經過梁、後唐、晋、漢、周，都派使者朝貢。後唐同光年間，册封其國王仁美爲英義可汗。仁美死，其弟仁裕即位，册封爲順化可汗。晋天福年間，又改爲奉化可汗。仁裕死，兒子景瓊即位。在此之前，唐朝不斷以公主下嫁，所以回鶻世代稱中國爲舅，中國每次賜答詔也稱他們外甥。五代之後都沿襲下來。

建隆二年，景瓊遣使朝獻。三年，阿都督等四十二人以方物來貢。乾德二年，遣使貢玉百團、琥珀四十斤，犛牛尾、貂鼠等。三年，遣使趙黨誓等四十七人以團玉、琥珀、紅白犛牛尾爲貢。開寶中累遣使貢方物，其宰相鞠仙越亦貢馬。

建隆二年，景瓊派使者朝貢進獻。三年，阿都督等四十二人以地方特産來朝貢。乾德二年，派使者進貢玉百團、琥珀四十斤，牦牛尾、貂鼠等。三年，派使者趙黨誓等四十七人進貢團玉、琥珀、紅白牦牛尾。開寶年間多次派使者進貢地方特産，其宰相鞠仙越也進貢馬。

太平興國二年冬，遣殿直張璨齎詔諭甘、沙州回鶻可汗外甥，賜以器幣，招致名馬美玉，以備車騎琮璜之用。五年，甘、沙州回鶻可汗夜落紇密禮遏遣使裴溢的等四人，以橐駝、名馬、珊瑚、琥珀來獻。

太平興國二年冬天，派殿直張璨送詔告知甘州、沙州回鶻可汗外甥，賜以器幣，收羅名馬美玉，以備作車騎琮璜。五年，甘州、沙州回鶻可汗夜落紇密禮遏派使者裴溢的等四人，以駱駝、名馬、珊瑚、琥珀來進獻。

雍熙元年四月，西州回鶻與婆羅門僧永世、波斯外道阿里烟同入貢。四年，合羅川回鶻第四族首領遣使朝貢。端拱二年九月，回鶻都督石仁政、麽囉王子、邈拏王子、越黜黄水州巡檢四族并居賀蘭山下，無所統屬，諸部入貢多由其地。麽囉王子自云，向爲靈州馮暉阻絶，由是不

雍熙元年四月，西州回鶻與婆羅門僧永世、波斯外道阿里烟一同入貢。四年，合羅川回鶻第四族首領派使者朝貢。端拱二年九月，回鶻都督石仁政、麽囉王子、邈拏王子、越黜黄水州巡檢四族都居住在賀蘭山下，無所統領歸屬，各部入貢大多從其地經過。麽囉王子自稱，以前被靈州馮暉阻斷，從此不通貢奉，現在有歸附内地之意。各賜以錦袍銀帶。

通貢奉，今有内附意。各以錦袍銀帶賜之。

咸平四年，可汗王禄勝遣使曹萬通以玉勒名馬、獨峰無峰槖駝、賓鐵劍甲、琉璃器來貢。萬通自言任本國樞密使，本國東至黄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數百，甲馬甚精習，願朝廷命使統領，使得縛繼遷以獻。因降詔禄勝曰："賊遷凶悖，人神所棄。卿世濟忠烈，義篤舅甥，繼上奏封，備陳方略，且欲大舉精甲，就覆殘妖，拓土西陲，獻俘北闕。可汗功業，其可勝言！嘉嘆所深，不忘朕意。今更不遣使臣，一切委卿統制。"特授萬通左神武軍大將軍，優賜禄勝器服。

景德元年，夜落紇遣使來貢。四年，又遣尼法仙等來朝，獻馬。仍許法仙游五臺山。又遣僧翟入奏，來獻馬，欲於京城建佛寺祝聖壽，求賜名額，不許。

大中祥符元年，夏州萬子等軍主領族兵趨回鶻，回鶻設伏要路，示弱不與鬥，俟其過，奮起擊之，剿戮殆盡。其生擒者，回鶻驅坐於野，悉以所獲資粮示之，曰："爾輩狐鼠，規求小利，我則不然。"遂盡焚而殺之，唯萬子軍主挺身走。鎮戎軍以聞，上曰："回鶻嘗殺繼遷，世爲仇敵。甘州使至，亦言德明侵軼之狀，意頗輕視之。量其兵勢，德明未易敵也。"其年，夜落紇、寶物公主及没孤公主、娑温宰相各遣使來貢。東封禮成，以可汗王進奉使姚進爲寧遠將軍，寶物公主進奉曹進爲安化郎將，賜以袍笏。又賜夜落紇介胄。

三年，又遣左温宰相、何居録越樞密使、翟符守榮等來貢。是年，龜兹國王可汗遣使李延福、副使安福、監使翟進來進香藥、花蕊布、名馬、

咸平四年，可汗王禄勝派使者曹萬通以玉勒名馬、獨峰無峰駱駝、鑌鐵劍甲、琉璃器來進貢。曹萬通自稱任本國樞密使，本國東到黄河，西到雪山，有小郡幾百，很精通操習兵事，希望朝廷任命使臣統領，使其能捆縛李繼遷獻給朝廷。於是降詔給禄勝道："賊人李繼遷凶惡悖亂，人神共棄。你世代忠烈，忠於舅甥之義，又獻上奏封，一一陳述計謀策略，而且想要大規模舉兵，前往消滅殘妖，開拓西部邊境，將俘虜獻給朝廷。可汗功業，哪可盡言！深加贊許，不忘我的心意。現在不另派使臣，一切交付卿統領制約。"特旨授任曹萬通左神武軍大將軍，優厚賞賜禄勝器物衣服。

景德元年，夜落紇派使者來朝貢。四年，又派尼姑法仙等來朝貢，進獻馬。依舊同意法仙游覽五臺山。又派僧翟入朝上奏，來進獻馬，想在京師修建佛寺以禱求聖上長壽，請求賞賜寺名寺額，不允許。

大中祥符元年，夏州萬子等軍主帶領族兵直赴回鶻，回鶻在要道設下埋伏，顯示軟弱不與他們交戰，等他們經過後，奮起攻擊，幾乎將其剿滅殺盡。活捉的人，回鶻把他們趕到田野坐下，把繳獲的物資糧食全部拿給他們看，説："你們這些狐鼠之輩，謀圖小利，我們就不是這樣。"就把資糧全部燒掉而把兵卒全部殺死，衹有萬子軍主脱身逃走。鎮戎軍上報，皇上説："回鶻曾殺死李繼遷，世爲仇敵。甘州使者來，也上言趙德明侵犯的情況，其意很輕視他。衡量他的兵力，趙德明不容易抵抗。"那年，夜落紇、寶物公主及没孤公主、娑温宰相各派使者來朝貢。東封禮完成後，以可汗王進奉使姚進爲寧遠將軍，寶物公主進奉使曹進爲安化郎將，賜以袍笏。又賜夜落紇甲胄。

三年，又派左温宰相、何居録越樞密使、翟符守榮等來朝貢。這年，龜兹國王可汗派使者李延福、副使安福、監使翟進來進貢香藥、花蕊布、名馬、獨峰駝、大尾羊、玉鞍勒、琥珀、鍮

獨峰駝、大尾羊、玉鞍勒、琥珀、碖石等。四年，翟符守榮等三十人請從祀汾陰。其年，夜落紇遣使貢方物，秦州回鶻安密獻玉帶於道左。禮成，以翟符守榮爲左神武軍大將軍，安殿民爲保順郎將，餘皆賜冠帶器幣。其年，夜落紇遣使言，敗趙德明立功首領請加恩賞。詔給司戈、司階、郎將告敕十道，使得承制補署。

六年，龜兹進奉使李延慶等三十六人對于長春殿，獻名馬、弓箭、鞍勒、團玉、香藥等，優詔答之。

先是，甘州數與夏州接戰，夜落紇貢奉多爲夏州鈔奪。及宗哥族感悦朝廷恩化，乃遣人援送其使，故頻年得至京師。既而唃厮羅欲娶可汗女而無聘財，可汗不許，因爲仇敵。五年，秦州遣指揮使楊知進、譯者郭敏送進奉使至甘州，會宗哥怨隙阻歸路，遂留知進等不敢遣。八年，敏方得還。可汗王夜落隔上表言寶物公主疾死，以西凉人蘇守信劫亂，不時奏聞；又謝恩賜寶鈿、銀匣、曆日及安撫詔書，仍乞慰諭宗哥，使開朝貢之路。九年，楊知進亦至，遂遣郭敏賜宗哥詔書并甘州可汗器幣。其年，使來朝貢，言夜落隔卒，九宰相諸部落奉夜落隔歸化爲可汗王領國事。

天禧二年，夜落隔歸化遣都督安信等來朝。四年，又遣使同龜兹國可汗王智海使來獻大尾羊。初，回鶻西奔，族種散處。故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韓王，新復州有黑韓王，皆其後焉。

天聖元年五月，甘州夜落隔通順遣使阿葛之、王文貴來貢方物。六月，詔甘州回紇外甥可汗王夜落隔通順特封歸忠保順可汗王。二年五月，遣使都督翟信等十四人來貢馬及

石等。四年，翟符守榮等三十人請求跟隨祭祀汾陰。那年，夜落紇派使者貢方物，秦州回鶻安密在道旁獻上玉帶。祀禮完成，以翟符守榮爲左神武軍大將軍，安殿民爲保順郎將，其他人都賜冠帶器幣。那年，夜落紇派使者上言，打敗趙德明的立功首領要求加賜恩賞。下詔給予司戈、司階、郎將告敕十道，使其能秉承旨意補任官職。

六年，龜兹進奉使李延慶等三十六人召對於長春殿，進獻名馬、弓箭、鞍勒、團玉、香藥等，優詔答報。

在此之前，甘州多次與夏州交戰，夜落紇的貢奉大多遭到夏州掠奪。及至宗哥族感慕朝廷恩化，就派人護送其使者，所以連年能够到達京師。不久唃厮羅想娶可汗的女兒可是没有聘禮，可汗不同意，因此結成仇敵。五年，秦州派指揮使楊知進、譯者郭敏送進奉使到甘州，正值宗哥嫌隙不和阻擋歸路，就留住楊知進等不敢派遣。八年，郭敏纔得回來。可汗王夜落隔上表稱寶物公主病死，因西凉人蘇守信搶劫作亂，没有及時上奏；又謝恩賜寶鈿、銀匣、日曆及安撫詔書，以及請求慰問告諭宗哥，使其開通朝貢之路。九年，楊知進也到朝，就派郭敏賜宗哥詔書及甘州可汗器物錢幣。那年，使者來朝貢，稱夜落隔死，九位宰相各個部落奉夜落隔歸化爲可汗王主管國事。

天禧二年，夜落隔歸化派都督安信等來朝。四年，又派使者同龜兹國可汗王智海的使者一起來朝進獻大尾羊。當初，回鶻西奔，種族分散居住。所以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韓王，新復州有黑韓王，都是其後裔。

天聖元年五月，甘州夜落隔通順派使者阿葛之、王文貴來進貢地方特産。六月，下詔甘州回紇外甥可汗王夜落隔通順特封歸忠保順可汗王。二年五月，派使者都督翟信等十四人來朝進貢馬以及黄湖綿、細白氎。三年四月，可汗王、

黄湖綿、細白氎。三年四月，可汗王、公主及宰相撒温訛進馬、乳香。賜銀器、金帶、衣著、暈錦旋襴有差。五年八月，遣使安萬東等一十四人來貢方物。六年二月，遣人貢方物。

公主及宰相撒温訛進貢馬、乳香。賞賜銀器、金帶、衣着、暈錦旋襴不等。五年八月，派使者安萬東等十四人來進貢地方特産。六年二月，派人進貢地方特産。

熙寧元年入貢，求買金字《大般若經》，以墨本賜之。六年復來，補其首領五人爲軍主，歲給綵二十匹。神宗問其國種落生齒幾何，曰三十餘萬；壯可用者幾何，曰二十萬。明年，敕李憲擇使聘阿里骨，使諭回鶻令發兵深入夏境。憲以命殿直皇甫旦。旦往，不得前而妄奏功狀，詔逮旦赴御史獄抵罪。

熙寧元年入朝進貢，請求購買金字《大般若經》，賜以碑帖拓本。六年又來朝，補任其首領五人爲軍主，每年供應二十匹綵。神宗問其國種族部落人口多少，回答説三十多萬；問壯年可以徵用的多少，説二十萬。第二年，敕令李憲挑選使者聘問阿里骨，讓他告知回鶻命其發兵深入夏國境土。李憲命殿直皇甫旦出使。皇甫旦前去，不能前行却妄奏功勞，下詔逮捕皇甫旦赴御史監獄抵罪。

然回鶻使不常來，宣和中，間因入貢散而之陝西諸州，公爲貿易，至留久不歸。朝廷慮其習知邊事，且往來皆經夏國，於播傳非便，乃立法禁之。

然而回鶻使者不經常來朝，宣和年間，有時趁入朝進貢分散到陝西各州，公然進行交易，以致長時間居留不回去。朝廷擔心他們瞭解邊防情况，而且往來都經過夏國，於消息傳播不利，就立法加以禁止。

大食

大食國本波斯之别種。隋大業中，波斯有桀黠者探穴得文石，以爲瑞，乃糾合其衆，剽略資貨，聚徒浸盛，遂自立爲王，據有波斯國之西境。唐永徽以後，屢來朝貢。其王盆泥末换之前謂之白衣大食，阿蒲羅拔之後謂之黑衣大食。

大食國本來是波斯的另一種族。隋大業年間，波斯有凶暴狡詐之人從洞穴中探得有紋理的石塊，認爲是吉兆，就糾集他的部下，劫掠物資財貨，聚衆漸多，就自立爲王，占據波斯國的西部境土。唐永徽以後，多次來朝貢。其王盆泥末换之前叫作白衣大食，阿蒲羅拔之後叫作黑衣大食。

乾德四年，僧行勤游西域，因賜其王書以招懷之。開寶元年，遣使來朝貢。四年，又貢方物，以其使李訶末爲懷化將軍，特以金花五色綾紙寫官告以賜。是年，本國及占城、闍婆又致禮物于李煜，煜不敢受，遣使來上，因詔自今勿以爲獻。六年，遣使來貢方物。七年，國王訶黎佛又遣使不囉海，九年又遣使蒲希密，皆以方物來貢。

乾德四年，僧行勤游歷西域，於是賜其王書信以招撫他。開寶元年，派使者來朝貢。四年，又進貢地方特産，以其使者李訶末爲懷化將軍，特以金花五色綾紙書寫官告賜給他。這年，本國及占城、闍婆又向李煜進獻禮物，李煜不敢接受，派使者來上交朝廷，於是下詔從今後不再進獻。六年，派使者來進貢地方特産。七年，國王訶黎佛又派使者不囉海，九年又派使者蒲希密，都以地方特産來朝進貢。

太平興國二年，遣使蒲思那、副

太平興國二年，派使者蒲思那、副使摩訶

使摩訶末、判官蒲囉等貢方物。其從者目深體黑，謂之崐崙奴。詔賜其使襲衣、器幣，從者縑帛有差。四年，復有朝貢使至。雍熙元年，國人花茶來獻花錦、越諾、揀香、白龍腦、白沙糖、薔薇水、琉璃器。

淳化四年，又遣其副酋長李亞勿來貢。其國舶主蒲希密至南海，以老病不能詣闕，乃以方物附亞勿來獻。其表曰：

大食舶主臣蒲希密上言，衆星垂象，回拱於北辰；百谷疏源，委輸於東海。屬有道之柔遠，罄無外以宅心。伏惟皇帝陛下德合二儀，明齊七政，仁宥萬國，光被四夷。賡歌洽《擊壤》之民，重譯走奉珍之貢。臣顧惟殊俗，景慕中區，早傾向日之心，頗鬱朝天之願。

昨在本國，曾得廣州蕃長寄書招諭，令入京貢奉，盛稱皇帝聖德，布寬大之澤，詔下廣南，寵綏蕃商，阜通遠物。臣遂乘海舶，爰率土毛，涉歷龍王之宮，瞻望天帝之境，庶遵玄化，以慰宿心。今則雖届五羊之城，猶賒雙鳳之闕。自念衰老，病不能興，遐想金門，心目俱斷。今遇李亞勿來貢，謹備蕃錦藥物附以上獻。臣希密凡進象牙五十株，乳香千八百斤，賓鐵七百斤，紅絲吉貝一段，五色雜花蕃錦四段，白越諾二段，都爹一琉璃瓶，無名異一塊，薔薇水百瓶。

詔賜希密敕書、錦袍、銀器、束帛等以答之。

至道元年，其國舶主蒲押陁黎齎蒲希密表來獻白龍腦一百兩，腽肭臍五十對，龍鹽一銀合，眼藥二十小琉

末、判官蒲囉等進貢方物。其隨從眼睛深陷體膚黝黑，叫作崐崙奴。下詔賜其使者襲衣、器幣，隨從賜縑帛不等。四年，又有朝貢使來。雍熙元年，國人花茶來朝進獻花錦、越諾、揀香、白龍腦、白沙糖、薔薇水、琉璃器。

淳化四年，又派其副酋長李亞勿來朝貢。其國船主蒲希密到南海，因年老重病不能來朝，就讓李亞勿帶着地方特産來進獻。其表道：

大食船主臣蒲希密上言，衆星顯示兆象，環拱於北辰；百谷不同水流，匯聚於東海。統治有道安撫遠方，盡皆歸順没有外心。臣認爲皇帝陛下德合天地，明治七政，仁恕萬國，光照四方。百姓和睦《擊壤》歌頌盛世，不同語言的方國奔走朝貢進奉珍寶。臣考慮風俗不同，欽慕中原，早已傾心相向，非常想來朝見。

以前在本國，曾得廣州蕃長寄書信招撫告知，命我入京貢奉，盛贊皇帝聖德，廣施恩澤，詔令下達廣南，恩寵安撫蕃商，遠方物産大大流通。臣於是乘坐海船，帶着土産之物，經過龍王之宮，瞻望天帝之境，遵守至德的教化，以滿足一向的心願。現在則雖到五羊之城，仍遠離朝廷。自念年老體衰，病重不能起身，遥想金門，内心非常失望。現在遇見李亞勿來朝貢，謹備蕃錦藥物讓他帶來進獻。臣蒲希密共進獻象牙五十株，乳香一千八百斤，鑌鐵七百斤，紅絲吉貝一段，五色雜花蕃錦四段，白越諾二段，都爹一琉璃瓶，無名異一塊，薔薇水一百瓶。

下詔賞賜蒲希密敕書、錦袍、銀器、束帛等加以還報。

至道元年，其國船主蒲押陁黎帶着蒲希密上表來朝進獻白龍腦一百兩，腽肭臍五十對，龍鹽一銀盒，眼藥二十小琉璃瓶，白沙糖三琉璃瓮，

璃瓶，白沙糖三琉璃瓮，千年棗、舶上五味子各六琉璃瓶，舶上褊桃一琉璃瓶，薔薇水二十琉璃瓶，乳香山子一坐，蕃錦二段，駝毛褥面三段，白越諾三段。引對於崇政殿，譯者代奏云："父蒲希密因緣射利，泛舶至廣州，迨今五稔未歸。母令臣遠來尋訪，昉至廣州見之。具言前歲蒙皇帝聖恩降敕書，賜以法錦袍、紫綾纏頭、間塗金銀鳳瓶一對、綾絹二十匹。今令臣奉章來謝，以方物致貢。"

太宗因問其國，對云："與大秦國相鄰，爲其統屬。今本國所管之民纔及數千，有都城介山海間。"又問其山澤所出，對云："惟犀象香藥。"問犀象以何法可取，對云："象用象媒誘至，漸以大繩羈縻之耳；犀則使人升大樹操弓矢，伺其至射而殺之，其小者不用弓矢可以捕獲。"上賜以襲衣、冠帶、被褥等物，令閤門宴犒訖，就館，延留數月遣回；降詔答賜蒲希密黃金，準其所貢之直。三年二月，又與賓同隴國使來朝。

咸平二年，又遣判官文戍至。三年，船主陁婆離遣使穆吉鼻來貢。吉鼻還，賜陁婆離詔書并器服鞍馬。六年，又遣使婆羅欽三摩尼等來貢方物。摩尼等對於崇政殿，持真珠以進，自云離國日誠願得瞻威顏即獻此，乞不給回賜。真宗不欲違其意，俟其還，優加恩賚。

景德元年，又遣使來。時與三佛齊、蒲端國使并在京師，會上元觀燈，皆賜錢縱其宴飲。其秋，蕃客蒲加心至。四年，又遣使同占城使來，優加館餼之禮，許遍至苑囿寺觀游覽。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車駕東封，舶主陁婆離上言願執方物赴泰山，從

千年棗、舶上五味子各六琉璃瓶，舶上褊桃一琉璃瓶，薔薇水二十琉璃瓶，乳香山子一座，蕃錦二段，駝毛褥面三段，白越諾三段。引見召對於崇政殿，翻譯代爲上奏說："父親蒲希密由於謀利，乘船到廣州，至今五年未歸。母親命臣遠來尋訪，一到廣州就見到了。一一陳述以前蒙皇帝聖恩降敕書，賜以法錦袍、紫綾纏頭、間塗金銀鳳瓶一對、綾絹二十匹。今命臣奉章來朝致謝，以地方特産進獻。"

太宗於是詢問他的國家，回答說："與大秦國相鄰，爲其統轄所屬。現在本國管轄的百姓纔有幾千，有都城介於山海之間。"又詢問其山澤出産，回答說："祇有犀象香藥。"問他用什麽辦法可以捕獲犀象，回答說："象用象媒引誘來，慢慢地用大繩捆起來就行了；犀牛就要派人爬上大樹拿着弓箭，等它來了射殺它，小的不用弓箭就可以捕獲。"皇上賜以襲衣、冠帶、被褥等物，命令閤門設宴犒勞之後，到館舍，居留幾個月後派他回去；降詔答賜蒲希密黃金，與其所貢的東西價值相同。三年二月，又與賓同隴國使者來朝。

咸平二年，又派判官文戍到朝。三年，船主陁婆離派使者穆吉鼻來進貢。吉鼻回去時，賜陁婆離詔書及器物衣服鞍馬。六年，又派使者婆羅欽三摩尼等來朝進貢方物。摩尼等應對於崇政殿，拿着真珠走上前去，自稱離國時衷心希望能瞻望威顏時就獻上真珠，要求不用加以回賜。真宗不想違反他的心意，等他回去時，優厚地加以恩賜。

景德元年，又派使者來朝。當時與三佛齊、蒲端國使者一起在京師，正值上元節觀燈，都賜錢讓他們盡情宴飲。那年秋天，蕃客蒲加心到朝。四年，又派使者同占城使者一起來朝，食宿上加以優待，允許到苑囿寺觀四處游覽。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皇帝東封，船主陁婆離上言希望拿着地方特産去泰山，同意。又有船主

之。又舶主李亞勿遣使麻勿來獻玉圭。并優賜器幣、袍帶，并賜國主銀飾繩床、水罐、器械、旗幟、鞍勒馬等。四年祀汾陰，又遣歸德將軍陁羅離進緬香、象牙、琥珀、無名異、綉絲、紅絲、碧黄綿、細越諾、紅駝毛、間金綫壁衣、碧白琉璃酒器、薔薇水、千年棗等。詔令陪位，禮成，并賜冠帶服物。五年，廣州言大食國人無西忽盧華百三十歲，耳有重輪，貌甚偉異。自言遠慕皇化，附古邏國舶船而來。詔就賜錦袍、銀帶加束帛。

李亞勿派使者麻勿來進獻玉圭。都優厚賞賜器幣、袍帶，以及賞賜國主銀飾繩床、水罐、器械、旗幟、鞍勒馬等。四年祭祀汾陰，又派歸德將軍陁羅離進獻緬香、象牙、琥珀、無名異、綉絲、紅絲、碧黄綿、細越諾、紅駝毛、間金綫壁衣、碧白琉璃酒器、薔薇水、千年棗等。下詔令其陪位，祀禮完成，都賜冠帶衣物。五年，廣州上言大食國人無西忽盧華一百三十歲，有兩層耳輪，相貌很雄壯奇異。自稱遠慕皇化，搭乘古邏國船舶而來。下詔就地賞賜錦袍、銀帶加束帛。

天禧三年，遣使蒲麻勿陁婆離、副使蒲加心等來貢。先是，其入貢路繇沙州，涉夏國，抵秦州。乾興初，趙德明請道其國中，不許。至天聖元年來貢，恐爲西人鈔略，乃詔自今取海路繇廣州至京師。至和、嘉祐間，四貢方物。最後以其首領蒲沙乙爲武寧司階。

天禧三年，派使者蒲麻勿陁婆離、副使蒲加心等來朝貢。在此之前，其入貢路從沙州，經夏國，到秦州。乾興初年，趙德明請求取道經過他的國家，没有同意。至天聖元年來朝貢，擔心遭到西人搶劫，就下詔從此取海路從廣州到京師。至和、嘉祐年間，四次進貢方物。最後一次以其首領蒲沙乙爲武寧司階。

熙寧中，其使辛押陁羅乞統察蕃長司公事，詔廣州裁度。又進錢銀助修廣州城，不許。六年，都蕃首保順郎將蒲陀婆離慈表令男麻勿奉貢物，乞以自代，而求爲將軍，詔但授麻勿郎將。其國部屬各異名，故有勿巡，有陁婆離，有俞盧和地，有麻囉跋等國，然皆冠以大食。勿巡所貢，又有龍腦、兜羅錦、球錦�院、蕃花簟，陁婆有金飾壽帶、連環臂鈎、數珠之屬。

熙寧年間，其使者辛押陁羅請求統察蕃長司公事，下詔廣州裁定。又進獻錢銀幫助修建廣州城墻，没有同意。六年，都蕃首保順郎將蒲陀婆離慈上表命其子麻勿進奉貢物，請求代替自己而求任將軍，下詔祇授予麻勿郎將。其國部屬名稱各不相同，所以有勿巡，有陁婆離，有俞盧和地，有麻囉跋等國，但都冠以大食。勿巡所貢之物，又有龍腦、兜羅錦、球錦襥、蕃花簟，陁婆進貢的有金飾壽帶、連環臂鈎、數珠之類。

政和中，横州士曹蔡蒙休押伴其使入都，沿道故滯留，强市其香藥不償直。事聞，詔提點刑獄置獄推治，因詔自今蕃夷入貢，并選承務郎以上清幹官押伴，按程而行，無故不得過一日，乞取買市者論以自盗云。

政和年間，横州士曹蔡蒙休陪同其使者入都城，沿路故意滯留，强行買其香藥却不付錢。事情上報，下詔提點刑獄立案追究，於是下詔從此番夷入貢，都挑選承務郎以上清廉能幹的官員陪同，按照日程行路，不得無故超過一天，求取賣買的以自盗論罪。

其國在泉州西北，舟行四十餘日

其國在泉州西北，行船四十多天到藍里，第

至藍里，次年乘風帆，又六十餘日始達其國。地雄壯廣袤，民俗侈麗，甲於諸蕃。天氣多寒。其王錦衣玉帶，躡金履，朔望冠百寶純金冠。其居以碼碯爲柱，綠甘爲壁，水晶爲瓦，碌石爲磚，活石爲灰，帷幕用百花錦。官有丞相、太尉，各領兵馬二萬餘人。馬高七尺，士卒驍勇。民居屋宇略與中國同。市肆多金銀綾錦。工匠技術，咸精其能。

二年順風乘帆船，又過了六十多天纔到達其國。國土雄偉壯觀廣袤，民俗奢侈華麗，居諸番之首。氣候多寒。其國王錦衣玉帶，穿金鞋，每月朔望戴百寶純金冠。其居室以瑪瑙爲柱，綠甘爲壁，水晶爲瓦，碌石爲磚，活石爲灰，帷幕用百花錦。官有丞相、太尉，各領兵馬兩萬多人。馬高七尺，士卒驍勇。百姓居住屋宇與中國大致相同。市肆有很多金銀綾錦。工匠技術，都非常精巧。

建炎三年，遣使奉寶玉珠貝入貢。帝謂侍臣曰："大觀、宣和間，茶馬之政廢，故武備不修，致金人亂華，危亡不絕如綫。今復捐數十萬緡以易無用之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詔張浚却之，優賜以答遠人之意。紹興元年，復遣使貢文犀、象齒，朝廷亦厚加賜與，而不貪其利。故遠人懷之，而貢賦不絕。

建炎三年，派使者奉寶玉珠貝入朝進貢。皇帝對侍臣說："大觀、宣和年間，茶、馬政策荒廢，所以軍備不修，以致金人擾亂中國，幾乎陷於危亡。現在又拿出幾十萬緡錢換取無用的珠玉，哪如愛惜錢財以供養作戰兵士呢?"下詔張浚推辭不受，優厚地賞賜以報答遠國之人的心意。紹興元年，又派使者進貢文犀、象齒，朝廷也優厚地加以賞賜，而不貪圖其利。所以遠國之人歸附，朝貢不斷。

層檀

層檀國在南海傍，城距海二十里。熙寧四年始入貢。海道便風行百六十日，經勿巡、古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其王名亞美羅亞眉蘭，傳國五百年，十世矣。人語音如大食。地春冬暖。貴人以越布纏頭，服花錦白氎布，出入乘象、馬。有奉禄。其法輕罪杖，重罪死。穀有稻、粟、麥，食有魚，畜有綿羊、山羊、沙牛、水牛、槖駝、馬、犀、象，藥有木香、血竭、没藥、鵬砂、阿魏、薰陸。産真珠、玻璃、密沙華三酒。交易用錢，官自鑄，三分其齊，金銅相半，而銀居一分，禁民私鑄。元豐六年，使保順郎將層伽尼再至，神宗念其絶遠，詔頒賚如故事，仍加賜白金二千兩。

層檀國在南海邊，城墻離海二十里。熙寧四年開始入朝進貢。海路順風航行一百六十天，經過勿巡、古林、三佛齊國到廣州。其王名亞美羅亞眉蘭，傳國五百年，已有十代了。人的語音與大食相似。其地春冬温暖。地位高的人用越布纏頭，穿花錦白氎布，出入乘象、馬。有俸禄。其法令輕罪杖打，重罪處死。穀物有稻、粟、麥，食物有魚，牲畜有綿羊、山羊、沙牛、水牛、駱駝、馬、犀、象，藥有木香、血竭、没藥、硼砂、阿魏、薰陸。出産珍珠、玻璃、密沙華三酒。交易用錢，官府自鑄，由三種成份合成，金銅各半，而銀占一份，禁止百姓私鑄。元豐六年，派保順郎將層伽尼兩次來朝，神宗念其路途遥遠，下詔頒賜按照舊例，又加賜白金二千兩。

龜兹

龜兹本回鶻别種。其國主自稱師

龜兹本來是回鶻的另一種族。其國主自稱師

子王，衣黄衣，寶冠，與宰相九人同治國事。國城有市井而無錢貨，以花蕊布博易。有米麥瓜果。西至大食國行六十日，東至夏州九十日。或稱西州回鶻，或稱西州龜兹，又稱龜兹回鶻。

自天聖至景祐四年，入貢者五，最後賜以佛經一藏。熙寧四年，使李延慶、曹福入貢。五年，又使盧大明、篤都入貢。紹聖三年，使大首領阿連撒羅等三人以表章及玉佛至洮西。熙河經略使以其罕通使，請令於熙、秦州博買，而估所齎物價答賜遣還，從之。

子王，穿黄衣，戴寶冠，與宰相九人共同治理國事。國城有市井却無金錢，用花蕊布交易。有米麥瓜果。西到大食國行程六十天，東到夏州九十天。或稱西州回鶻，或稱西州龜兹，又稱龜兹回鶻。

從天聖到景祐四年，入貢五次，最後一次賜以佛經一藏。熙寧四年，使者李延慶、曹福入貢。五年，又派盧大明、篤都入貢。紹聖三年，派大首領阿連撒羅等三人帶表章及玉佛至洮西。熙河經略使因其很少通使，請求讓其在熙州、秦州换物購買，估定所帶物品價值答賜遣返，同意。

沙州

沙州本漢燉煌故地，唐天寶末陷于西戎。大中五年，張義潮以州歸順，詔建沙州爲歸義軍，以義潮爲節度使，領河沙甘肅伊西等州觀察、營田處置使。義潮入朝，以從子淮深領州事。至朱梁時，張氏之後絶，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爲帥。義金卒，子元忠嗣。周顯德二年來貢，授本軍節度、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鑄印賜之。

建隆三年加兼中書令，子延恭爲瓜州防禦使。興國五年元忠卒，子延禄遣人來貢。贈元忠燉煌郡王，授延禄本軍節度，弟延晟爲瓜州刺史，延瑞爲衙内都虞候。咸平四年，封延禄爲譙郡王。五年，延禄、延瑞爲從子宗壽所害，宗壽權知留後，而以其弟宗允權知瓜州。表求旌節，乃授宗壽節度使，宗允檢校尚書左僕射、知瓜州，宗壽子賢順爲衙内都指揮使。大中祥符末宗壽卒，授賢順本軍節度，弟延惠爲檢校刑部尚書、知瓜州。賢順表乞金字藏經洎茶藥金箔，詔賜之。至天聖初，遣使來謝，貢乳

沙州本來是漢燉煌故地，唐天寶末年失陷於西戎。大中五年，張義潮以州歸順，下詔建置沙州爲歸義軍，以張義潮爲節度使，領河沙甘肅伊西等州觀察使、營田處置使。張義潮入朝，以侄子張淮深主管州事。至朱梁時，張氏的後人絶嗣，州人推舉長史曹義金爲帥。曹義金死，兒子曹元忠繼任。周顯德二年來朝貢，授任本軍節度、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鑄印賜給他。

建隆三年加官兼中書令，兒子曹延恭任瓜州防禦使。太平興國五年曹元忠死，兒子曹延禄派人來朝貢。追贈曹元忠爲燉煌郡王，授任曹延禄本軍節度，弟弟曹延晟爲瓜州刺史，曹延瑞爲衙内都虞候。咸平四年，封曹延禄爲譙郡王。五年，曹延禄、曹延瑞被侄子曹宗壽殺害，曹宗壽代理知留後，而以其弟曹宗允代理瓜州知州。上表要求得到旌節，就授任曹宗壽節度使，曹宗允任檢校尚書左僕射、瓜州知州，曹宗壽的兒子曹賢順爲衙内都指揮使。大中祥符末年曹宗壽死，授任曹賢順本軍節度，弟弟曹延惠爲檢校刑部尚書、瓜州知州。曹賢順上表要求賜給金字藏經及茶藥金箔，下詔賜給他。至天聖初年，派使者來謝恩，進貢乳香、硇砂、玉團。從景祐到皇祐年

香、硇砂、玉圜。自景祐至皇祐中，凡七貢方物。

間，共七次進貢地方特産。

拂菻

拂菻國東南至滅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東自西大食及于闐、回紇、青唐，乃抵中國。歷代未嘗朝貢。

拂菻國東南到滅力沙，向北到海，都是四十站路程。向西到海三十站路程。向東從西大食到于闐、回紇、青唐，就到達中國。歷代不曾朝貢。

元豐四年十月，其王滅力伊靈改撒始遣大首領你厮都令厮孟判來獻鞍馬、刀劍、真珠，言其國地甚寒，土屋無瓦。産金、銀、珠、西錦、牛、羊、馬、獨峰駝、梨、杏、千年棗、巴欖、粟、麥，以蒲萄釀酒。樂有箜篌、壺琴、小篳篥、偏鼓。王服紅黄衣，以金綫織絲布纏頭，歲三月則詣佛寺，坐紅床，使人舁之。貴臣如王之服，或青緑、緋白、粉紅、褐紫，并纏頭跨馬。城市田野，皆有首領主之，每歲惟夏秋兩得奉，給金、錢、錦、穀、帛，以治事大小爲差。刑罰罪輕者杖數十，重者至二百，大罪則盛以毛囊投諸海。不尚鬥戰，鄰國小有争，但以文字來往相詰問，事大亦出兵。鑄金銀爲錢，無穿孔，面鑿彌勒佛，背爲王名，禁民私造。

元豐四年十月，其王滅力伊靈改撒開始派大首領你厮都令厮孟判來進獻鞍馬、刀劍、真珠，上言其國很寒冷，土屋無瓦。出産金、銀、珠、西錦、牛、羊、馬、獨峰駝、梨、杏、千年棗、巴欖、粟、麥，用葡萄釀酒。樂器有箜篌、壺琴、小篳篥、偏鼓。王穿紅黄衣，用金綫織絲布纏頭，每年三月就到佛寺，乘坐紅床，派人抬舉。貴臣如王的衣服，有的是青緑、緋白、粉紅、褐紫色，都纏頭騎馬。城市田野，都有首領主管，每年衹有夏秋兩次得到供奉，供給金、錢、錦、穀、帛，根據治理事務大小來分别等級。刑罰罪輕的杖打幾十，罪重的到二百，大罪就裝在毛袋中扔到海裏。不崇尚戰鬥，與鄰國小有争端，衹用書信來往相責問，事大也出兵。鑄金銀爲錢，没有穿孔，正面鑿彌勒佛，背面爲國王的名字，禁止百姓私自鑄造。

元祐六年，其使兩至。詔别賜其王帛二百匹、白金瓶、襲衣、金束帶。

元祐六年，其使者兩次到朝。下詔另外賜其王帛二百匹、白金瓶、襲衣、金束帶。

宋史卷四百九十一

列傳第二百五十

外國(七)

流求國　定安國　渤海國　日本國　党項

流求

流求國在泉州之東，有海島曰彭湖，烟火相望。其國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植棘爲藩，以刀稍弓矢劍鈹爲兵器，視月盈虧以紀時。無他奇貨，商賈不通，厥土沃壤，無賦斂，有事則均稅。

流求國在泉州的東面，有海島名爲彭湖，可以望見烟火。其國塹溝柵欄三道，流水環繞，種荆棘作爲藩籬，以刀稍弓箭劍鈹作爲兵器，根據月亮的盈虧記算時日。没有其他珍奇貨物，不通商販，其土壤肥沃，不徵收賦税，有事情就平均納税。

旁有毗舍邪國，語言不通，袒裸盱睢，殆非人類。淳熙間，國之酋豪嘗率數百輩猝至泉之水澳、圍頭等村，肆行殺掠。喜鐵器及匙箸，人閉户則免，但刓其門圈而去。擲以匙箸則俯拾之，見鐵騎則爭刓其甲，駢首就戮而不知悔。臨敵用標槍，繫繩十餘丈爲操縱，蓋惜其鐵不忍棄也。不駕舟楫，惟縛竹爲筏，急則群舁之泅水而遁。

鄰近有毗舍邪國，語言不通，赤身露體驕横荒蠻，幾乎并非人類。淳熙年間，其國酋長豪强曾率領幾百人突然到達泉州的水澳、圍頭等村，肆意横行殺掠。喜好鐵器及匙箸，人們關閉門户就可幸免，衹砍鑿下其門環然後離開。扔以匙箸，就低頭撿拾，看到披甲之馬就争相砍鑿其甲，一并被殺而不知悔改。對敵作戰用標槍，繫繩十多丈長加以操縱，這是因爲吝惜鐵器不忍丢棄的緣故。不行駛舟船，衹是用竹捆縛成筏，情况緊急就衆人抬着游水而逃。

定安

定安國本馬韓之種，爲契丹所攻破，其酋帥糾合餘衆，保于西鄙，建國改元，自稱定安國。開寶三年，其國王烈萬華因女真遣使入貢，乃附表貢獻方物。太平興國中，太宗方經營遠略，討擊契丹，因降詔其國，令張犄角之勢。其國亦怨寇仇侵侮不已，聞中國用兵北討，欲依王師以攄宿

定安國原是馬韓的種族，被契丹攻破，其首領糾集剩餘部下，守住西部邊境，建國改元，自稱定安國。開寶三年，其國王烈萬華趁着女真派使者入朝進貢，就附送進表上貢進獻方物。太平興國年間，太宗正圖謀安撫遠方，討伐進攻契丹，於是下詔其國，使其成犄角牽制之勢。其國也怨恨寇仇不斷侵侮，聽説中原用兵向北討伐，想要依靠王師以舒舊時怨憤，得到詔書大喜。

憤，得詔大喜。

六年冬，會女真遣使來貢，路由本國，乃托其使附表來上云："定安國王臣烏玄明言：伏遇聖主洽天地之恩，撫夷貊之俗，臣玄明誠喜誠抃，頓首頓首。臣本以高麗舊壤，渤海遺黎，保據方隅，涉歷星紀，仰覆露鴻鈞之德，被浸漬無外之澤，各得其所，以遂本性。而頃歲契丹恃其强暴，入寇境土，攻破城寨，俘略人民，臣祖考守節不降，與衆避地，僅存生聚，以迄于今。而又扶餘府昨背契丹，并歸本國，災禍將至，無大於此。所宜受天朝之密畫，率勝兵而助討，必欲報敵，不敢違命。臣玄明誠懇誠願，頓首頓首。"其末題云："元興六年十月日，定安國王臣玄明表上聖皇帝前。"

上答以詔書曰："敕定安國王烏玄明。女真使至，得所上表，以朕嘗賜手詔諭旨，且陳感激。卿遠國豪帥，名王茂緒，奄有馬韓之地，介于鯨海之表，强敵吞并，失其故土，沉冤未報，積憤奚伸。矧彼獯戎，尚摇蠆毒，出師以薄伐，乘夫天災之流行，敗衄相尋，滅亡可待。今國家已于邊郡廣屯重兵，只俟嚴冬，即申天討。卿若能追念累世之耻，宿戒舉國之師，當予伐罪之秋，展爾復仇之志，朔漠底定，爵賞有加，宜思永圖，無失良便。而况渤海願歸於朝化，扶餘已背於賊庭，勵乃宿心，糾其協力，克期同舉，必集大勳。尚阻重溟，未遑遣使，倚注之切，鑒寐寧忘。"以詔付女真使，令賫以賜之。

端拱二年，其王子因女真使附獻馬、雕羽鳴鏑。淳化二年，其王子太元因女真使上表，其後不復至。

六年冬，正值女真派使者來朝貢，路經本國，就托付其使者附送上表來朝獻上道："定安國王臣烏玄明上言：幸遇聖主洽和天地之恩，安撫夷貊邊遠之人，臣玄明衷心歡喜，頓首頓首。臣原以高麗舊土，渤海遺民，據守邊遠之地，經歷幾度春秋，仰承鴻大厚重之恩德，蒙受無所不在的恩澤，各得其所，以順本性。可是近年契丹恃其强暴，入侵境土，攻破城寨，俘掠百姓，臣先祖先父守節不降，與衆人避禍移居，僅存人口物資，以至於今。又有扶餘府前日叛離契丹，都回歸本國，將有災禍，没有比這更嚴重的了。理當接受天朝的秘密計劃，帶領精兵協助討伐，一定要向敵人報仇，不敢違抗命令。臣玄明真心誠願，頓首頓首。"其結尾處題道："元興六年十月日，定安國王臣玄明表上聖皇帝前。"

皇上答以詔書道："敕告定安國王烏玄明。女真使者到朝，收到所上之表，因朕曾賜手詔諭旨，且道感激之情。卿爲遠方之國的豪傑首領，有名之王的優秀後人，據有馬韓的國土，遠隔大海，强敵吞并，失去原來的國土，沉冤未報，積憤如何伸張。況且那獯戎，尚爲禍害，出兵加以進逼討伐，趁着他們天災流行，敗兆相繼，其滅亡指日可待。現在國家已在邊郡廣駐重兵，衹等嚴冬一到，就進行討伐。卿如果能追念歷代的耻辱，發動全國的軍隊，在我方討伐問罪之時，實現你們復仇的願望，北漠平定，封爵賞賜定有厚加，應作長遠考慮，不要失去良機。況且渤海願意歸順朝廷教化，扶餘已背叛賊人，激勵你們原來的心志，召集起來同心協力，約定日期一起行動，必定可以大功告成。尚爲大海阻隔，未及派遣使者，倚重關注之深切，時刻不忘。"將詔書交付女真使者，讓他携帶賜給定安國王。

端拱二年，其王子通過女真使者附獻馬、雕羽鳴鏑。淳化二年，其王子太元通過女真使者上表，此後没有再來。

渤海

渤海本高麗之别種。唐高宗平高麗，徙其人居中國。則天萬歲通天中，契丹攻陷營府，高麗別種大祚榮走保遼東，睿宗以爲忽汗州都督，封渤海郡王，因自稱渤海國，并有扶餘、肅慎等十餘國，歷唐、梁、後唐，朝貢不絶。

後唐天成初，爲契丹阿保機攻扶餘城下之，改扶餘爲東丹府，命其子突欲留兵鎮之。阿保機死，渤海王復攻扶餘，不能克。歷長興、清泰，遣使朝貢。周顯德初，其酋豪崔烏斯等三十人來歸，其後隔絶不能通中國。

太平興國四年，太宗平晋陽，移兵幽州，其酋帥大鸞河率小校李勛等十六人、部族三百騎來降，以鸞河爲渤海都指揮使。六年，賜烏舍城浮渝府渤海琰府王詔曰："朕纂紹丕構，奄有四海，普天之下，罔不率俾。矧太原封域，國之保障，頃因竊據，遂相承襲，倚遼爲援，歷世逋誅。朕前歲親提鋭旅，盡護諸將，拔并門之孤壘，斷匈奴之右臂，眷言吊伐，以蘇黔黎。蠢兹北戎，非理構怨，輒肆荐食，犯我封略。一昨出師逆擊，斬獲甚衆。今欲鼓行深入，席捲長驅，焚其龍庭，大殲醜類。素聞爾國密邇寇仇，迫於吞并，力不能制，因而服屬，困於率割。當靈旗破敵之際，是鄰邦雪憤之日，所宜盡出族賬，佐予兵鋒。俟其翦滅，沛然封賞，幽、薊土宇，復歸中原，朔漠之外，悉以相與。勗乃協力，朕不食言。"時將大舉征契丹，故降是詔諭旨。

九年春，宴大明殿，因召大鸞河慰撫久之。上謂殿前都校劉延翰曰：

渤海原是高麗的另一支種族。唐高宗平定高麗，將其國人遷到中國居住。則天萬歲通天年間，契丹攻陷營府，高麗另一支種族的大祚榮逃走守住遼東，睿宗任他爲忽汗州都督，封渤海郡王，於是自稱渤海國，兼并有扶餘、肅慎等十多個國家，經歷唐、梁、後唐，朝貢不曾斷絶。

後唐天成初年，被契丹阿保機攻下扶餘城，改扶餘爲東丹府，命令其子突欲留兵鎮守。阿保機死，渤海王又進攻扶餘，不能攻下。經歷長興、清泰，派使者朝貢。周顯德初年，其首領豪强崔烏斯等三十人來歸順，此後隔絶不能與中國往來。

太平興國四年，太宗平定晋陽，移兵幽州，其酋帥大鸞河率領小校李勛等十六人、部族三百騎來歸降，任鸞河爲渤海都指揮使。六年，賜烏舍城浮渝府渤海琰府王詔書道："朕繼承大業，廣有四海，普天之下，無不服從。何況太原封疆，是國家守衛的屏障，以前通過竊取占據的，就承襲下來，依靠遼東作爲後援，歷代未加討罪。朕前年親自率領精兵，統轄各將，攻取并門孤立的堡壘，切斷匈奴的右臂，顧念討伐，以解救百姓。北戎愚蠢，無理結怨，輕率肆意擴張吞并，侵犯我疆土。一旦前日出兵迎擊，斬殺俘獲很多。現在想要進軍深入，以席捲之勢長驅而入，焚毁其朝廷，將其殲滅。一向聽説你國靠近寇仇，迫於吞并，力不能制，因此服從，困於相率割剥。當王師破敵之際，是鄰國雪憤之日，理當率領全體部族，幫助我方兵力。等到將其消滅，厚加封賞，幽、薊疆土，重歸中原，北方沙漠地帶之外，全部給予你們。勉勵你們同心協力，朕不食言。"當時將要大舉征討契丹，所以降下這道詔書宣諭旨意。

九年春，設宴於大明殿，於是召大鸞河撫慰很長時間。皇上對殿前都校劉延翰説："鸞河，

"鸞河，渤海豪帥，束身歸我，嘉其忠順。夫夷落之俗，以馳騁爲樂，候高秋戒候，當與駿馬數十匹，令出郊游獵，以遂其性。"因以緡錢十萬并酒賜之。

是渤海的豪帥，歸順我朝，表彰其忠順。夷人部落的風俗，以縱馬馳騁爲樂，等到深秋應合時令，就給他幾十匹駿馬，讓他出郊外游獵，以順其天性。"於是將緡錢十萬及酒賜給他。

日本

日本國者，本倭奴國也。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以日本爲名；或云惡其舊名改之也。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西南至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山外即毛人國。自後漢始朝貢，歷魏、晋、宋、隋皆來貢，唐永徽、顯慶、長安、開元、天寶、上元、貞元、元和、開成中，并遣使入朝。

日本國，原稱倭奴國。自因其國靠近太陽升起的地方，所以以日本作爲國名；有的認爲是因爲憎惡其舊國名而改的。其國土東西南北各幾千里，西南到海，東北角有大山相隔，山外就是毛人國。從後漢開始朝貢，經歷魏、晋、宋、隋都來朝貢，唐永徽、顯慶、長安、開元、天寶、上元、貞元、元和、開成年間，都派使者入朝。

雍熙元年，日本國僧奝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事，并本國《職員今》、《王年代紀》各一卷。奝然衣緑，自云姓藤原氏，父爲真連；真連，其國五品品官也。奝然善隸書，而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云："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國。土宜五穀而少麥。交易用銅錢，文曰'乾文大寶'。畜有水牛、驢、羊，多犀、象。産絲蠶，多織絹，薄緻可愛。樂有中國、高麗二部。四時寒暑，大類中國。國之東境接海島，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東奥州産黄金，西别島出白銀，以爲貢賦。國王以王爲姓，傳襲至今王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

雍熙元年，日本國僧人奝然與其弟子五六人渡海而來，獻銅器十多件，以及本國《職員今》、《王年代紀》各一卷。奝然身穿緑衣，自稱姓藤原氏，父親爲真連；真連，是其國五品品官。奝然擅長隸書，可是不懂漢語，詢問其國風土，衹能通過書寫回答道："國家中有《五經》書籍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都得之於中國。土地適合種植五穀而少麥。交易使用銅錢，銘文爲'乾文大寶'。牲畜有水牛、驢、羊，多犀牛、象。産絲蠶，多織成絹，薄而細密很受喜愛。音樂有中國、高麗二部。四季寒暑，與中國大致相似。國家的東部邊境連接海島，有夷人居住，身體面孔上都長有毛。東面奥州出産黄金，西面别島出産白銀，作爲賦税。國王以王作爲姓，傳襲到今王六十四代，文武官吏都是世代承襲。"

其《年代紀》所記云：初主號天御中主。次曰天村雲尊，其後皆以"尊"爲號。次天八重雲尊，次天彌聞尊，次天忍勝尊，次瞻波尊，次萬魂尊，次利利魂尊，次國狹槌尊，次角龔魂尊，次汲津丹尊，次面垂見尊，次國常立尊，次天鑑尊，次天萬尊，次沫名杵尊，次伊奘諾尊，次素

其《年代紀》記載：最早的國主號天御中主。次爲天村雲尊，其後都以"尊"爲號。次爲天八重雲尊，天彌聞尊，天忍勝尊，瞻波尊，萬魂尊，利利魂尊，國狹槌尊，角龔魂尊，汲津丹尊，面垂見尊，國常立尊，天鑑尊，天萬尊，沫名杵尊，伊奘諾尊，素戔烏尊，天照大神尊，正哉吾勝速日天押穗耳尊，天彦尊，炎尊，彦瀲尊，共有二十三世，都建都於筑紫日向宫。

戔烏尊，次天照大神尊，次正哉吾勝速日天押穗耳尊，次天彦尊，次炎尊，次彦瀲尊，凡二十三世，并都於筑紫日向宫。

彦瀲第四子號神武天皇，自筑紫宫入居大和州橿原宫，即位元年甲寅，當周僖王時也。次綏靖天皇，次安寧天皇，次懿德天皇，次孝昭天皇，次孝天皇，次孝靈天皇，次孝元天皇，次開化天皇，次崇神天皇，次垂仁天皇，次景行天皇，次成務天皇。次仲哀天皇，國人言今爲鎮國香椎大神。次神功天皇，開化天皇之曾孫女，又謂之息長足姬天皇，國人言今爲太奈良姬大神。次應神天皇，甲辰歲，始於百濟得中國文字，今號八蕃菩薩，有大臣號紀武内，年三百七歲。次仁德天皇，次履中天皇，次反正天皇，次允恭天皇，次安康天皇，次雄略天皇，次清寧天皇，次顯宗天皇，次仁賢天皇，次武烈天皇，次繼體天皇，次安開天皇，次宣化天皇。次天國排開廣庭天皇，亦名欽明天皇，即位十三年，壬申歲始傳佛法於百濟國，當此土梁承聖元年。

彦瀲第四子號神武天皇，從筑紫宫入居大和州橿原宫，即位元年甲寅，正是周僖王之時。次爲綏靖天皇，安寧天皇，懿德天皇，孝昭天皇，孝天皇，孝靈天皇，孝元天皇，開化天皇，崇神天皇，垂仁天皇，景行天皇，成務天皇。次爲仲哀天皇，國人都説今爲鎮國香椎大神。次爲神功天皇，是開化天皇的曾孫女，又稱息長足姬天皇，國人都説今爲太奈良姬大神。次爲應神天皇，甲辰年，纔從百濟得到中國文字，今號爲八蕃菩薩，有大臣號紀武内，活了三百零七歲。次爲仁德天皇，履中天皇，反正天皇，允恭天皇，安康天皇，雄略天皇，清寧天皇，顯宗天皇，仁賢天皇，武烈天皇，繼體天皇，安開天皇，宣化天皇。次爲天國排開廣庭天皇，又叫欽明天皇，即位十三年，壬申年纔從百濟國傳入佛法，正是此地梁承聖元年。

次敏達天皇。次用明天皇，有子曰聖德太子，年三歲，聞十人語，同時解之，七歲悟佛法于菩提寺，講《聖鬘經》，天雨曼陀羅華。當此土隋開皇中，遣使泛海至中國，求《法華經》。

次爲敏達天皇。次爲用明天皇，有子稱聖德太子，三歲時，聽十人説話，能同時聽懂，七歲在菩提寺領悟佛法，講《聖鬘經》時，天上降下曼陀羅花雨。正值此地隋開皇年間，派使者渡海到中國，求《法華經》。

次崇峻天皇。次推古天皇，欽明天皇之女也。次舒明天皇，次皇極天皇。次孝德天皇，白雉四年，律師道照求法至中國，從三藏僧玄奘受經、律、論，當此土唐永徽四年也。次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令僧智通等入唐求大乘法相教，當顯慶三年。次天智天皇，次天武天皇，次持總天皇。

次爲崇峻天皇。次爲推古天皇，是欽明天皇的女兒。次爲舒明天皇，皇極天皇。次爲孝德天皇，白雉四年，律師道照到中國來求佛法，跟隨三藏僧玄奘受經、律、論，正是此地唐永徽四年。次爲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命令僧智通等入唐求以大乘法相教，正是顯慶三年。次爲天智天皇，天武天皇，持總天皇。次爲文武天皇，大寶三年，正是長安元年，派粟田真人入唐求書籍，

次文武天皇，大寶三年，當長安元年，遣粟田真人入唐求書籍，律師道慈求經。次阿閉天皇，次皈依天皇。次聖武天皇，寶龜二年，遣僧正玄昉入朝，當開元四年。次孝明天皇，聖武天皇之女也，天平勝寶四年，當天寶中，遣使及僧入唐求内外經教及傳戒。次天炊天皇。次高野姬天皇，聖武天皇之女也。次白壁天皇，二十四年，遣二僧靈仙、行賀入唐，禮五臺山學佛法。次桓武天皇，遣騰元葛野與空海大師及延歷寺僧澄入唐，詣天台山傳智者止觀義，當元和元年也。次諾樂天皇，次嵯峨天皇，次淳和天皇。次仁明天皇，當開成、會昌中，遣僧入唐，禮五臺。次文德天皇，當大中年間。次清和天皇，次陽成天皇。次光孝天皇，遣僧宗睿入唐傳教，當光啓元年也。

律師道慈求佛經。次爲阿閉天皇，皈依天皇。次爲聖武天皇，寶龜二年，派僧正玄昉入朝，正是開元四年。次爲孝明天皇，是聖武天皇的女兒，天平勝寶四年，正是天寶年間，派使者及僧人入唐求内外經教及傳戒。次爲天炊天皇。次爲高野姬天皇，是聖武天皇的女兒。次爲白壁天皇，二十四年，派兩位僧人靈仙、行賀入唐，禮拜五臺山學習佛法。次爲桓武天皇，派騰元葛野與空海大師及延歷寺僧人澄入唐，到天台山傳智者止觀義，正是元和元年。次爲諾樂天皇，嵯峨天皇，淳和天皇。次爲仁明天皇，正是開成、會昌年間，派僧人入唐，禮拜五臺山。次爲文德天皇，正是大中年間。次爲清和天皇，陽成天皇。次爲光孝天皇，派僧人宗睿入唐傳教，正是光啓元年。

次仁和天皇，當此土梁龍德中，遣僧寬建等入朝。次醍醐天皇，次天慶天皇。次封上天皇，當此土周廣順年也。次冷泉天皇，今爲太上天皇。次守平天皇，即今王也。凡六十四世。

次爲仁和天皇，正是此地梁龍德年間，派僧人寬建等入朝。次爲醍醐天皇，天慶天皇。次爲封上天皇，正是此地周廣順年間。次爲冷泉天皇，現在是太上天皇。次爲守平天皇，就是現在的國王。共六十四世。

畿内有山城、大和、河内、和泉、攝津凡五州，共統五十三郡。東海道有伊賀、伊勢、志摩、尾張、參河、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安房、上總、常陸凡十四州，共統一百一十六郡。東山道有通江、美濃、飛驒、信濃、上野、下野、陸奥、出羽凡八州，共統一百二十二郡。北陸道有若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渡凡七州，共統三十郡。山陰道有丹波、丹彼、徂馬、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伎凡八州，共統五十二郡。小陽道有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

京城地區有山城、大和、河内、和泉、攝津共五個州，共統轄五十三個郡。東海道有伊賀、伊勢、志摩、尾張、參河、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安房、上總、常陸共十四個州，共統轄一百一十六個郡。東山道有通江、美濃、飛驒、信濃、上野、下野、陸奥、出羽共八個州，共統轄一百二十二個郡。北陸道有若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渡共七個州，共統轄三十個郡。山陰道有丹波、丹彼、徂馬、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伎共八個州，共統轄五十二個郡。小陽道有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共八個州，共統轄六十九個郡。南海道有伊紀、淡路、河波、讚耆、伊豫、土佐共六個州，共統轄四十八

後、安藝、周防、長門凡八州，共統六十九郡。南海道有伊紀、淡路、河波、讚耆、伊豫、土佐凡六州，共統四十八郡。西海道有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凡九州，共統九十三郡。又有壹伎、對馬、多褹凡三島，各統二郡。是謂五畿、七道、三島，凡三千七百七十二都，四百一十四驛，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課丁。課丁之外，不可詳見。皆奝然所記云。

個郡。西海道有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共九個州，共統轄九十三個郡。又有壹伎、對馬、多褹共三島，各統轄兩個郡。此稱五畿、七道、三島，共三千七百七十二個都市，四百一十四個驛站，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個納税丁口。納税丁口之外，不可詳知。這都是奝然所記述的。

按隋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名自多利思比孤，遣使致書。唐永徽五年，遣使獻琥珀、馬腦。長安二年，遣其朝臣真人貢方物。開元初，遣使來朝。天寶十二年，又遣使來貢。元和元年，遣高階真人來貢。開成四年，又遣使來貢。此與其所記皆同。大中、光啓、龍德及周廣順中，皆嘗遣僧至中國，《唐書》中、《五代史》失其傳。唐咸亨中及開元二十三年、大曆十二年、建中元年，皆來朝貢，其記不載。

按隋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名自多利思比孤，派使者傳達書信。唐永徽五年，派使者獻琥珀、瑪瑙。長安二年，派其朝臣真人進貢方物。開元初年，派使者來朝。天寶十二年，又派使者來進貢。元和元年，派高階真人來進貢。開成四年，又派使者來進貢。此與所記述的都相同。大中、光啓、龍德及周廣順年間，都曾派遣僧人到中國，《唐書》中、《五代史》無此記載。唐咸亨年間及開元二十三年、大曆十二年、建中元年，都來朝貢，其記述中没有記載。

太宗召見奝然，存撫之甚厚，賜紫衣，館于太平興國寺。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嘆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絶，此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宇縣分裂，梁、周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胄，鮮能嗣續。朕雖德慚往聖，常夙夜寅畏，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窮之業，垂可久之範，亦以爲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襲禄位，此朕之心焉。"

太宗召見奝然，很優厚地加以慰問，賜紫衣，住宿於太平興國寺。皇上聽到其國王一姓繼承，臣下都是世襲爲官，於是嘆息對宰相説："這祇是海島夷人，却世運長久，其臣下也是世襲不斷，這大概就是古之道了。中國從唐末之亂，國土分裂，梁、周五代統治尤其短促，大臣世家，很少能延續。朕的德行雖然羞於與以前的聖人相比，但也一直日夜敬畏，講求治理國家根本，不敢放縱貪逸。建立無窮的功業，立下可以長久流傳的典範，也是替子孫考慮，使大臣的後代世襲官職，這是朕的心意。"

其國多有中國典籍，奝然之來，復得《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第十五一卷，皆金縷紅羅褾，水晶爲軸。《孝經》即鄭氏注者。越王者，乃唐太宗子越王貞；《新義》

其國多有中國典籍，奝然來朝，又得《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第十五一卷，都是金縷紅羅褾，水晶爲軸。《孝經》是鄭氏注釋的本子。越王，是唐太宗之子越王李貞；《新義》，是記室參軍任希古等撰寫的。奝然又請求去五臺

者，記室參軍任希古等撰也。奝然復求詣五臺，許之，令所過續食；又求印本《大藏經》，詔亦給之。二年，隨台州寧海縣商人鄭仁德船歸其國。

後數年，仁德還，奝然遣其弟子喜因奉表來謝曰："日本國東大寺大朝法濟大師、賜紫、沙門奝然啓：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亢魏氏之敵。雖云羊僧之拙，誰忍鴻霈之誠。奝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奝然附商船之離岸，期魏闕於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里之山岳易過。妄以下根之卑，適詣中華之盛。於是宣旨頻降，恣許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協，粗觀宇内之瑰奇。况乎金闕曉後，望堯雲於九禁之中，岩扃晴前，拜聖燈於五臺之上。就三藏而稟學，巡數寺而優游。遂使蓮華迴文，神筆出於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於東海之東。重蒙宣恩，忽趁來迹。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爰逮明春，初到舊邑，緇素欣待，侯伯慕迎。伏惟陛下惠溢四溟，恩高五岳，世超黄軒之古，人直金輪之新。奝然空辭鳳凰之窟，更還螻蟻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縱粉百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拭淚，伸紙摇魂，不勝慕恩之至。謹差上足弟子傳燈大法師位嘉因、并大朝剃頭受戒僧祚乾等拜表以聞。"稱其本國永延二年歲次戊子二月八日，實端拱元年也。

又别啓，貢佛經，納青木函；琥珀、青紅白水晶、紅黑木槵子念珠各一連，并納螺鈿花形平函；毛籠一，納螺杯二口；葛籠一，納法螺二口，染皮二十枚；金銀蒔繪筥一合，納髮

山，同意了，命令所過之處供應食物；又求印本《大藏經》，下詔也給了他。二年，奝然跟隨台州寧海縣商人鄭仁德乘船回國。

此後過了幾年，仁德回來，奝然派其弟子喜因奉表來朝致謝道："日本國東大寺大朝法濟大師、賜紫、沙門奝然啓：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德；枯骨合歡，猶自抵抗魏氏之仇敵。雖説僧人笨拙，又怎能不表誠意萬千。奝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奝然乘商船離岸，期望有生之年得見朝廷，遠望落日向西行駛，十萬里波濤難盡，隨着信風告别東土，數千里山岳匆匆一過。冒昧地以卑下的身份，到達中華之盛土。於是頻頻降詔宣旨，放任野外跋涉山川；得以實現舊願，粗略觀賞境内珍奇。更何况宫廷拂曉之後，於宫禁之中望見聖明君主，石門放暗之前，在五臺山上禮拜聖燈。去三藏法師處稟受學業，巡游數寺悠閑自得。於是使蓮花迴文，神筆出於朝廷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到東海之東。蒙受重恩，忽已踏上來時之路。夏末在台州離岸，初秋到達本國郊野，等到第二年春天，纔到舊地，僧徒欣然相待，侯伯仰慕而迎。敬想陛下惠溢四海，恩高五岳，世超黄帝軒轅氏之悠遠，人如太陽之常新。奝然辭别大國盛地，回到本土小國，無論在什麽地方，祇仰慕皇德浩蕩，隔山越海，豈敢忘記皇帝惦念之深，縱然粉身碎骨，也難報一日之惠。提筆拭淚，展開信紙心情激動，不勝仰慕恩德之至。謹派上足弟子傳燈大法師位嘉因、及大朝剃頭受戒僧祚乾等拜伏獻表。"稱其本國永延二年歲次戊子二月八日，就是端拱元年。

另又啓告，進貢佛經，放於青木函；琥珀、青紅白水晶、紅黑木槵子念珠各一連，都放於螺鈿花形平函；毛籠一個，放有螺杯二口；葛籠一個，放有法螺二口，染皮二十枚；金銀蒔繪筥一盒，放有髮鬘二頭，又有一盒，放有參議正四位

鬉二頭，又一合，納參議正四位上藤佐理手書二卷、及進奉物數一卷、表狀一卷；又金銀蒔繪硯一筥一合，納金硯一、鹿毛筆、松烟墨、金銅水瓶、鐵刀；又金銀蒔繪扇筥一合，納檜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螺鈿梳函一對，其一納赤木梳二百七十，其一納龍骨十橛；螺鈿書案一、螺鈿書几一；金銀蒔繪平筥一合，納白細布五匹；鹿皮籠一，納貂裘一領；螺鈿鞍轡一副，銅鐵鐙、紅絲鞦、泥障；倭畫屏風一雙；石流黄七百斤。

上藤佐理親筆書信二卷、及進奉物數一卷、表狀一卷；又有金銀蒔繪硯一筥一盒，放有金硯一方、鹿毛筆、松烟墨、金銅水瓶、鐵刀；又有金銀蒔繪扇筥一盒，放有檜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螺鈿梳函一對，一個放有赤木梳二百七十把，一個放有龍骨十橛；螺鈿書案一張、螺鈿書几一張；金銀蒔繪平筥一盒，放有白細布五匹；鹿皮籠一個，放有貂裘一領；螺鈿鞍轡一副，銅鐵鐙、紅絲鞦、泥障；倭畫屏風一雙；硫磺七百斤。

咸平五年，建州海賈周世昌遭風飄至日本，凡七年得還，與其國人滕木吉至，上皆召見之。世昌以其國人唱和詩來上，詞甚雕刻膚淺無所取。詢其風俗，云婦人皆被髮，一衣用二三縑。又陳所記州名年號。上令滕木吉以所持木弓矢挽射，矢不能遠，詰其故，國中不習戰鬥。賜木吉時裝錢遣還。景德元年，其國僧寂照等八人來朝，寂照不曉華言，而識文字，繕寫甚妙，凡問答并以筆札。詔號圓通大師，賜紫方袍。天聖四年十二月，明州言日本國太宰府遣人貢方物，而不持本國表，詔却之。其後亦未通朝貢，南賈時有傳其物貨至中國者。

咸平五年，建州海上商人周世昌遇風飄流到日本，共過了七年得以回來，與其國人滕木吉到朝，皇上都召見了他們。世昌將其國人唱和詩來獻上，文辭很是雕琢膚淺不足取。詢問其風俗，稱婦人都披髮，一件衣服用二三匹縑。又陳述所記州名年號。皇上命令滕木吉用所拿的木製弓箭開弓放箭，箭不能射遠，詢問其緣故，是因爲國内不操習戰事。賜木吉當時服裝錢加以遣返。景德元年，其國僧人寂照等八人來朝，寂照不通漢語，而認識漢字，書寫很精妙，凡問答都用筆紙。下詔賜號圓通大師，賜紫方袍。天聖四年十二月，明州上言日本國太宰府派人進貢方物，却未持本國上表，下詔加以拒絶。此後也没有來朝貢，南方商人有時將其貨物運送到中國。

熙寧五年，有僧誠尋至台州，止天台國清寺，願留。州以聞，詔使赴闕。誠尋獻銀香爐，木槵子、白琉璃、五香、水精、紫檀、琥珀所飾念珠，及青色織物綾。神宗以其遠人而有戒業，處之開寶寺，盡賜同來僧紫方袍。是後連貢方物，而來者皆僧也。元豐元年，使通事僧仲回來，賜號慕化懷德大師。明州又言得其國太宰府牒，因使人孫忠還，遣仲回等貢絁二百匹、水銀五千兩，以孫忠乃海商，而貢禮與諸國異，請自移牒報，

熙寧五年，有僧人誠尋到台州，停留在天台國清寺，希望留下。台州將此事上報，下詔讓他到朝。誠尋進獻銀香爐，木槵子、白琉璃、五香、水精、紫檀、琥珀所裝飾的念珠，以及青色織物綾。神宗因其爲遠方來人而有戒業，讓他留在開寶寺，同來僧人全都賜紫方袍。此後接連進貢方物，而來的都是僧人。元豐元年，派通事僧仲回來，賜號慕化懷德大師。明州又上言得到其國太宰府牒文，趁使人孫忠回朝，派仲回等進貢絁二百匹、水銀五千兩，因孫忠是海商，而進貢禮物與各國不同，請求自行移送牒報，而償付其貨物價值，交付仲回帶回去。同意了。

而答其物直，付仲回東歸。從之。

乾道九年，始附明州綱首以方物入貢。淳熙二年，倭船火兒滕太明毆鄭作死，詔械太明付其綱首歸，治以其國之法。三年，風泊日本舟至明州，衆皆不得食，行乞至臨安府者復百餘人。詔人日給錢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國舟至日遣歸。十年，日本七十三人復飄至秀州華亭縣，給常平義倉錢米以振之。紹熙四年，泰州及秀州華亭縣復有倭人爲風所泊而至者，詔勿取其貨，出常平米振給而遣之。慶元六年至平江府，嘉泰二年至定海縣，詔并給錢米遣歸國。

乾道九年，開始依附明州綱首以方物入貢。淳熙二年，倭船伙計滕太明毆打鄭作致死，下詔將太明戴上刑具交付其綱首帶回去，用其國家的刑法懲治。三年，日本船遇風漂流到明州，衆人都没有吃的，行乞到臨安府的又有一百多人。下詔每人每天供應錢五十文、米二升，等到其國家的船到時遣返。十年，日本七十三人又漂流到秀州華亭縣，供應常平義倉錢米加以賑濟。紹熙四年，泰州及秀州華亭縣又有遇風漂流來的倭人，下詔不准拿他們的貨物，拿出常平米賑濟供應將其遣還。慶元六年到平江府，嘉泰二年到定海縣，下詔都供給錢米遣返回國。

党項

党項，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後周世始强盛，有細風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亂氏、房當氏、來禽氏、拓拔氏最爲强族。唐貞觀至上元間内附，散居西北邊，元和以後，頗相率爲盜。會昌初，武宗置三使以統之：在邠、寧、延者爲一使，在鹽、夏、長澤者爲一使，在靈武、麟、勝者爲一使。五代亦嘗入貢。今靈、夏、綏、麟、府、環、慶、豐州，鎮戎、天德、振武軍并其族帳。

党項，是古代析支的地方，漢西羌的另一支種族。後周時開始强盛，有細風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亂氏、房當氏、來禽氏、拓拔氏爲最强大的部族。唐貞觀至上元年間依附内地，散居在西北邊境，元和以後，很有一些相繼爲盜。會昌初，武宗設置三使加以統領：在邠、寧、延的爲一使，在鹽、夏、長澤的爲一使，在靈武、麟、勝的爲一使。五代時也曾入朝進貢。現今的靈、夏、綏、麟、府、環、慶、豐州，鎮戎、天德、振武軍都是其居住部族。

太祖建隆二年，代州刺史折乜埋來朝。乜埋，党項之大姓，世居河右，有捍邊之功，故授以方州，召令入覲而遣還。

太祖建隆二年，代州刺史折乜埋來朝。乜埋，是党項的大姓，世代居住河右，有守衛邊疆的功勞，所以授以地方州職官，召令他入朝觀見而後遣還。

開寶元年，直蕩族首領啜佶等引并人寇府州，爲王師所敗，詔内屬羌部十六府大首領屈遇與十二府首領羅崖領所部誅啜佶，啜佶懼，以其族歸順。以屈遇爲檢校太保、歸德將軍，羅崖、啜佶并爲檢校司徒、懷化將軍。

開寶元年，直蕩族首領啜佶等引并人入侵府州，被宋軍打敗，下詔歸屬内地的羌部十六府大首領屈遇與十二府首領羅崖帶領其部族誅殺啜佶，啜佶害怕了，帶領他的部族歸順。以屈遇任檢校太保、歸德將軍，羅崖、啜佶都任檢校司徒、懷化將軍。

太平興國二年二月，靈州部送歲

太平興國二年二月，靈州部送歲市官馬，奉

市官馬，賂所過族帳物粗惡，羌人恚不受，知州、比部郎中張全操捕得十八人殺之，没入其兵仗羊馬，戎人遂擾。上遣使齎金帛撫賜其族，與之盟，始定。召全操下有司鞫之，决杖流登州沙門島。是歲，靈州通遠軍界嗓咩族、折四族、吐蕃村族、柰喝三家族、尾落族、柰家族、嗓泥族剽略官綱，詔靈州安守忠、通遠軍董遵誨討平之。六年，府州外浪族首領來都等來貢馬。七年，豐州大首領黄羅并弟乞蚌等來貢馬。又銀州羌部拓跋遇來訴本州賦役苛虐，乞移居内地，詔令各守族帳。又保細族結集扇動諸部，夏州巡檢使梁迥率兵討平之。

送所經過的部族的東西很粗劣，羌人恚怒拒絶接受，知州、比部郎中張全操抓得十八人殺了，没收其兵仗羊馬，戎人就開始作亂。皇上派使者携帶金帛安撫賞賜其部族，與其結盟，纔平定下來。召全操交付有司審訊，判案杖打流放登州沙門島。這年，靈州通遠軍界上嗓咩族、折四族、吐蕃村族、柰喝三家族、尾落族、柰家族、嗓泥族劫掠官綱，下詔靈州安守忠、通遠軍董遵誨討伐平定。六年，府州外浪族首領來都等來進貢馬匹。七年，豐州大首領黄羅及弟弟乞蚌等來進貢馬匹。又銀州羌部拓跋遇來上訴本州賦役苛虐，乞求移居内地，下詔命其各自安守部族之地。又保細族結集煽動各部，夏州巡檢使梁迥帶兵討伐平定。

雍熙初，諸族渠帥附李繼遷爲寇，詔判四方館事田仁朗及閤門使王侁等相繼領兵討擊，并賜麟、府、銀、夏、豐州及日利、月利族敕書招諭之。

雍熙初年，各族渠帥依附李繼遷爲寇，詔令判四方館事田仁朗及閤門使王侁等相繼領兵討伐進攻，以及賜麟、府、銀、夏、豐州及日利、月利族敕書加以招撫告諭。

二年四月，侁等於銀州北破悉利諸族，斬首三千六百餘級，生擒八十人，俘老小一千四百餘口，器甲一百八十六，梟僞署代州刺史折羅遇并弟埋乞，獲馬牛羊三萬計。五月，又於開光谷西杏子平破保寺、保香族，追奔二十餘里，斬首八百餘級，梟其首領埋乜已等五十七人，生擒四十九人，俘其老小三百餘人，獲牛羊馬驢凡四千餘計。又破保、洗兩族，俘三千人，降五十五族，獲牛羊八千計。

二年四月，王侁等在銀州北面打敗悉利等族，斬首三千六百多人，活捉八十人，俘獲老少一千四百多人，武器盔甲一百八十六件，將僞任代州刺史折羅遇及其弟埋乞斬首示衆，獲取馬牛羊共計三萬。五月，又在開光谷西面杏子平打敗保寺、保香族，追殺二十多里，斬首八百多人，將其首領埋乜已等五十七人斬首示衆，活捉四十九人，俘獲其老少三百多人，獲取牛羊馬驢共計四千多。又打敗保、洗兩族，俘獲三千人，五十五個族歸降，獲取牛羊共計八千。

侁等又言，麟州及三族寨羌人二千餘户皆降，酋長折御乜等六十四人獻馬首罪，願改圖自效，爲國討賊，遂與部下兵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十級、酋豪二十人，李繼遷及三族寨監押折御乜皆遁去。旋命内客省使郭守文自三交乘驛亟往，與王侁等同領

王侁等又上言，麟州及三族寨羌人二千多户都歸降，酋長折御乜等六十四人獻馬自首，希望改去前非效力，爲國家討伐賊人，於是與部下兵進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十、酋長豪强二十人，李繼遷及三族寨監押折御乜都逃走了。隨即命令内客省使郭守文從三交乘驛車迅速前往，與王侁等共同主管邊境事務。五月，王侁、李繼隆等又

邊事。五月，王侁、李繼隆等又破銀州杏子平東北山谷内没邵、浪悉訛等族，及濁輪川東、兔頭川西諸族，生擒七十八人，梟五十九人，俘二百三十六口，牛羊驢馬千二百六十，招降千四百五十二户。

六月，夏州尹憲等引兵至鹽城，吴移、越移等四族來降，憲等撫之。岌伽羅膩十四族拒命，憲等縱兵斬首千餘級，俘擒百人，焚千餘帳，獲馬牛羊七千計。又降銀麟夏等州、三族寨諸部一百二十五族，合萬六千一百八十九户。酋豪折御乜窮蹙來歸，守文置之部下。又夏州咩嵬族魔病人乜崖在南山族結黨爲寇，招懷不至，擒斬之，梟首徇衆，并滅其族。又府州女乜族首領來母崖男社正等内附，因遷居茗乜族中。

七月，賜宥州界咩兀十族首領、都指揮使遇乜布等九人敕書，以安撫之。十一月，以勒浪族十六府大首領屈遇、名波族十二府大首領浪買當豐州路最爲忠順，及兀泥三族首領佶移等、女女四族首領殺越都等歸化，并賜敕書撫之。

端拱元年三月，火山軍言河西羌部直蕩族内附。二年四月，夏州趙保忠言："臣準詔市馬，已獲三百匹，其宥州御泥布、囉樹等二族黨附繼遷，不肯賣馬，臣遂領兵掩殺二百餘人，擒百餘人，其族即降，各已安撫。"詔書獎諭之。十月，繼遷寇會州熟倉族，爲其首領咩嗯率來離諸族擊走之。

淳化元年，藏才三族都判啜尾卒，其子啜香來請命，乃令代其父。二年七月，以黄乜族降户七百餘散于銀、夏州舊地處之。八月，李繼遷居王庭鎮，趙保忠往襲之，繼遷奔鐵斤

打敗銀州杏子平東北山谷内没邵、浪悉訛等族，及濁輪川東面、兔頭川西面的各部族，活捉七十八人，將五十九人斬首示衆，俘獲二百三十六人，牛羊驢馬一千二百六十，招降一千四百五十二户。

六月，夏州尹憲等領兵到鹽城，吴移、越移等四族前來歸降，尹憲等進行安撫。岌伽羅膩十四族抗拒命令，尹憲等派兵斬首一千多人，俘獲一百人，燒毁族帳一千多，獲取牛羊共計七千。又招降銀麟夏等州、三族寨各部一百二十五族，合計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九户。酋豪折御乜走投無路前來歸順，守文將他置於部下。又夏州咩嵬族魔病人乜崖在南山族結集黨徒爲寇，招安不來，擒獲斬殺，懸首示衆，并滅絶其族。又府州女乜族首領來母崖的兒子社正等依附内地，於是遷居茗乜族中。

七月，賜宥州界咩兀十族首領、都指揮使遇乜布等九人敕書，加以安撫。十一月，因勒浪族十六府大首領屈遇、名波族十二府大首領浪買在豐州路最爲忠順，以及兀泥三族首領佶移等、女女四族首領殺越都等歸順，都賜敕書安撫。

端拱元年三月，火山軍上言河西羌部直蕩族依附内地。二年四月，夏州趙保忠上言："臣經詔書許可買馬，已獲三百匹，宥州御泥布、囉樹等二族阿附繼遷，不肯賣馬，臣於是領兵乘其不備殺死二百多人，捕獲一百多人，其族就歸降，都已安撫。"詔書獎勵告諭。十月，繼遷入侵會州熟倉族，被其首領咩嗯率來離諸族擊退。

淳化元年，藏才三族都判啜尾去世，其子啜香來請命，就讓他代替他的父親。二年七月，將黄乜族歸降的七百多户分散在銀州、夏州舊地居處。八月，李繼遷居住在王庭鎮，趙保忠前去襲擊，繼遷逃奔到鐵斤澤，貌奴、猥才二族奪其牛

澤，貌奴、猥才二族奪其牛畜二萬餘。十一月，繼遷寇熟倉族，刺史咩嚈率來離諸族擊退之。先是，兀泥大首領泥中佶移内附，詔授慎州節度，俄復歸繼遷，其長子突厥羅與首領黄羅至是以千餘帳降，府州折御卿以聞，降詔慰諭之。趙保忠又襲破宥州御泥布、囉樹二族，尋各降之，以其朋附繼遷，來上。

畜二萬多。十一月，繼遷入侵熟倉族，刺史咩嚈率領來離各族將其擊退。在此之前，兀泥大首領泥中佶移依附内地，下詔授予慎州節度，不久又歸順繼遷，他的長子突厥羅與首領黄羅此時帶領一千多族帳歸降，府州折御卿將此上報，降詔書撫慰告諭。趙保忠又攻破宥州御泥布、囉樹二族，不久各自歸降，因其朋附繼遷，來朝上報。

四年三月，直蕩族大首領啜尾、子河汊大首領馬一并來貢，詔以啜尾叔羅買爲本族都監，又啜尾下首領十人、馬一下首領十二人皆賜錦袍、銀帶、器幣。是年，鄭文寶獻議禁青鹽，羌族四十四首領盟于楊家族，引兵騎萬三千餘人入寇環州石昌鎮，知環州程德玄等擊走之，因詔屯田員外郎、知制誥錢若水馳驛詣邊，弛其鹽禁，由是部族寧息。十二月，鹽州羌人酋長巢延渭爲本州刺史。是年，藏才西族大首領羅妹來貢。

四年三月，直蕩族大首領啜尾、子河汊大首領馬一一同前來進貢，下詔以啜尾之叔羅買爲本族都監，又啜尾以下首領十人、馬一以下首領十二人都賞賜錦袍、銀帶、器物錢幣。同年，鄭文寶獻策禁止青鹽，羌族四十四個首領在楊家族會盟，領步兵騎兵一萬三千多人入侵環州石昌鎮，知環州程德玄等將其擊退，於是下詔屯田員外郎、知制誥錢若水馳驛到邊境，放鬆鹽禁，從此部族平息安定。十二月，鹽州羌人酋長巢延渭任本州刺史。這年，藏才西族大首領羅妹來進貢。

五年正月，以綏州羌酋蘇移、山海喴、母馱香三人并爲懷化將軍，野利、嵬名乜屈、啜泥三人并爲歸德郎將。四月，府州折御卿言：銀、夏州管勾生户八千帳族悉來歸附，録其馬牛羊萬計。邈二族大首領崖羅、藏才東族首領歲囉啜克各遣其子弟朝貢。六月，繼遷所驅脅内屬戎人橐駝路熟藏族首領乜遇率部族反攻繼遷，其弟力戰而死，既敗繼遷之衆，復來歸附。以遇爲檢校司空，領會州刺史。是年，兀泥族首領黄羅内附，以爲懷化將軍，領昭州刺史。

五年正月，以綏州羌酋蘇移、山海喴、母馱香三人都任懷化將軍，野利、嵬名乜屈、啜泥三人都任歸德郎將。四月，府州折御卿上言：銀州、夏州管勾生户八千帳族全部前來歸附，登記其牛馬羊數以萬計。邈二族大首領崖羅、藏才東族首領歲囉啜克各自派遣其子弟朝貢。六月，繼遷所驅使脅迫的歸屬内地的戎人橐駝路熟藏族首領乜遇率領部族反攻繼遷，其弟奮力作戰而死，在打敗繼遷的兵衆之後，重新來歸附。任乜遇爲檢校司空，領會州刺史。同年，兀泥族首領黄羅依附内地，任他爲懷化將軍，領昭州刺史。

至道元年四月，以勒浪嵬女兒門十六府大首領馬尾等内附，以馬尾爲歸德大將軍、領恩州刺史，以勒浪樹李兒門首領没崖爲安化郎將，副首領遇兀爲保順郎將。六月，賜慶州界

至道元年四月，因勒浪嵬女兒門十六府大首領馬尾等依附内地，任馬尾爲歸德大將軍、領恩州刺史，任勒浪樹李兒門首領没崖爲安化郎將，副首領遇兀爲保順郎將。六月，賜慶州界首領順州刺史李奉明、澄州刺史李彦咩、鹽州刺史

首領順州刺史李奉明、澄州刺史李彥咩、鹽州刺史巢延渭、演州刺史李順忠、環州界首領會州刺史乜遇及靈州界并河外保安、保靖、臨河、懷遠、定遠五鎮等部敕書慰撫之。七月，睡泥族首領你乜逋令男詣靈州，言族内七百餘帳爲李繼遷劫略，首領嵬逋一族奔往蕭關，你乜逋一族乞賜救助，詔賜以資糧。環州熟倉族乩遇略奪繼遷牛馬三十餘，繼遷令人招撫之，乩遇答云："吾一心向漢，誓死不移。"詔以遇爲會州刺史，賜帛五十匹、茶五十斤。

巢延渭、演州刺史李順忠、環州界首領會州刺史乜遇及靈州界以及河外保安、保靖、臨河、懷遠、定遠五鎮等部敕書加以撫慰。七月，睡泥族首領你乜逋讓兒子到靈州，上言族内七百多帳遭到繼遷劫掠，首領嵬逋一族逃往蕭關，你乜逋一族乞求賜以救助，下詔賜以物資糧食。環州熟倉族乩遇掠奪繼遷牛馬三十多頭匹，繼遷派人招撫，乩遇答覆："我一心向漢，誓死不改。"下詔任乩遇爲會州刺史，賜帛五十匹、茶五十斤。

二年三月，以府州界五族大首領折突厥移爲安遠大將軍，父死來請命也。六月，勒浪族副首領遇兀等百九十三人歸附，貢馬七匹。遇兀舊隸契丹，淳化初，遷族帳於府州界，東至河百五十里，南至府州三百里，至是，始朝貢。上召問慰勞，賜錦袍銀帶。遇兀言部族多良馬，今始來朝，所貢未備。上曰："吾嘉爾忠順之節，慕化來歸，固不以多馬爲意也。"

二年三月，任府州界五族大首領折突厥移爲安遠大將軍，是父死前來請命的。六月，勒浪族副首領遇兀等一百九十三人歸附，進貢馬七匹。遇兀以前隸屬契丹，淳化初，將族帳遷到府州界内，東到黃河一百五十里，南到府州三百里，到此時，開始朝貢。皇上召問慰勞，賜錦袍銀帶。遇兀稱部族多良馬，現今剛來朝見，所進貢的没有齊備。皇上道："我嘉獎你忠順的節操，仰慕教化前來歸附，并不在意馬的多少。"

七月，李繼隆出討繼遷，賜麟府州兀泥巾族大首領突厥羅、女女殺族大首領越都、女女夢勒族大首領越移、女女忙族大首領越置、女女籰兒族大首領党移、没兒族大首領莫末移、路乜族大首領越移、細乜族大首領慶元、路才族大首領羅保、細母族大首領羅保保乜凡十族敕書招懷之。閏七月，懷安鎮羌誘諸族寇慶州，監軍趙繼昇率師擊敗之，斬首三百級，獲羊馬千計。

七月，李繼隆出兵討伐繼遷，賜麟州府州兀泥巾族大首領突厥羅、女女殺族大首領越都、女女夢勒族大首領越移、女女忙族大首領越置、女女籰兒族大首領党移、没兒族大首領莫末移、路乜族大首領越移、細乜族大首領慶元、路才族大首領羅保、細母族大首領羅保保乜共十族敕書加以招撫。閏七月，懷安鎮羌引誘諸族入侵慶州，監軍趙繼昇率軍隊將其打敗，斬首三百級，獲得羊馬數以千計。

三年二月，泥巾族大首領名悉俄，首領皆移、尹遇、崔保羅、没佶，凡五人來貢馬。名悉俄等舊皆内屬，因李繼遷之叛，徙居河北，今復來貢。

三年二月，泥巾族大首領名悉俄，首領皆移、尹遇、崔保羅、没佶，共五人來進貢馬匹。名悉俄等原來都歸屬内地，因李繼遷叛亂，遷居黃河之北，現今重新來進貢。

咸平元年三月，熟倉族乩遇來朝，真宗嘉其誠節，親見撫勞，賜以器幣。十月，兀泥族大首領、昭州刺史黄羅對于崇德殿。兀泥族在青岡嶺、三角城、龍馬川，領族帳千五百户，初隸繼遷，俄投府州，淳化中數敗契丹，及與繼遷相攻擊。及繼遷内附，黄羅懼，北徙過黄河。今還舊地，遂入貢，且言繼遷既受朝命，不敢侵伐。上面加獎慰，賜賚甚厚。十二月，詔直蕩族大首領鬼啜尾于金家堡置渡，令諸族互市。

咸平元年三月，熟倉族乩遇來朝，真宗嘉獎其忠誠的節操，親自接見安撫慰勞，賞賜器物錢幣。十月，兀泥族大首領、昭州刺史黄羅應對於崇德殿。兀泥族在青岡嶺、三角城、龍馬川，統領族帳一千五百户，原隸屬繼遷，不久投歸府州，淳化中多次打敗契丹，以及與繼遷互相攻戰。等到繼遷歸附内地，黄羅害怕了，遷移到黄河以北。現在回到舊地，就入朝進貢，而且上言繼遷既已服從朝廷，不敢加以侵伐。皇上當面進行勉勵慰問，賞賜很豐厚。十二月，下詔直蕩族大首領鬼啜尾在金家堡設置渡口，讓各族互相貿易。

二年正月，以咩逋族開道使泥埋領費州刺史。十月，以勒浪族十六府大首領、歸德大將軍、恩州刺史馬泥領本州團練使。十一月，藏才八族大首領皆賞羅等來獻名馬。四年七月，以會州刺史乩遇爲保順郎將，蘇家族屈尾、鼻家族都慶、白馬族埋香、韋移族都香爲安化郎將。九月，環州言，繼遷所掠羌族嵬逋等徙帳來歸，又繼遷諸羌族明葉示及撲咩、訛猪等首領率屬内附，并令給善地處之。其年，卑寧族首領喝鄰半祝貢名馬，自稱有精騎三萬，願備驅策。有詔慰獎，厚償其直。

二年正月，以咩逋族開道使泥埋領費州刺史。十月，以勒浪族十六府大首領、歸德大將軍、恩州刺史馬泥領本州團練使。十一月，藏才八族大首領皆賞羅等來朝進獻名馬。四年七月，以會州刺史乩遇爲保順郎將，蘇家族屈尾、鼻家族都慶、白馬族埋香、韋移族都香爲安化郎將。九月，環州上言，繼遷所劫掠的羌族嵬逋等帶領部族遷來歸附，又有繼遷的諸羌族明葉示及撲咩、訛猪等首領率領部下歸附内地，都下令供給好地予以安置。同年，卑寧族首領喝鄰半祝進貢名馬，自稱有精鋭騎兵三萬，願意聽候驅遣。有詔命慰問勉勵，優厚地償付貢物的價值。

五年，咩逋族開道使、費州刺史泥埋遣子城逋入貢，上嘉泥埋數與繼遷戰鬥有勞，授錦州團練使，以其族弟屈子爲懷化將軍充本族指揮使，城逋爲歸德將軍充本族都巡檢使，餘首領署軍主以下名識者凡十數人。又以黑山北莊郎族龍移爲安遠大將軍，昧克爲懷化將軍。八月，河西教練使李榮等向化。其年，羌寇抄金明縣，李繼周擊走之。

五年，咩逋族開道使、費州刺史泥埋派兒子城逋入朝進貢，皇上嘉獎泥埋多次與繼遷作戰有功，授錦州團練使，以其族弟屈子爲懷化將軍充本族指揮使，城逋爲歸德將軍充本族都巡檢使，其餘首領任命爲軍主以下名目的共十多人。又以黑山以北莊郎族龍移爲安遠大將軍，昧克爲懷化將軍。八月，河西教練使李榮等歸順。同年，羌寇劫掠金明縣，李繼周將其擊退。

十月，詔河西戎人歸投者遷内地，給以閑田。時勒厥麻等三族千五百帳以濁輪寨失守，越河内屬，分處

十月，下詔河西戎人歸順的遷到内地，給予空餘田地。當時勒厥麻等三族一千五百帳因濁輪寨失守，越過黄河歸屬内地，分散居住在邊境。

邊境。邊臣屢言勒厥麻往來賊中，恐復叛去，乃徙置憲州樓煩縣，遣使賜金帛撫慰。十二月，咩逋族遣使來貢。上聞賀蘭山有小涼、大涼族甚盛，常恐與繼遷合勢爲患，近知互有疑隙，輒相攻掠，朝廷欲遂撫之，乃召問咩逋使者，因其還特詔賜之，以激其立效。

上又謂樞密使王繼英等曰："邊臣言遷賊舉兵，屢爲龍移、昧克所敗。此族在黄河北數萬帳，或號莊郎昧克，常以馬附藏才入貢，頗勤外禦。"六年，遂降詔獎慰之。二月，葉市族囉埋等持繼遷僞署牒率百餘帳來歸，以囉埋爲本族指揮使，囉胡爲軍使。邠寧部署言牛羊、蘇家等族殺繼遷族帳有功，上曰："此族恃遠與險，久爲賊援，屢遣邊吏招諭，近聞有志内附，尚疑其詐，果能格鬥立效。"詔厚賜首領等茶綵以獎激之。涇原部署言，者龍移卑陵山首領厮敦琶遣使稱已集本族騎兵，願隨軍討賊。

三月，以咩逋族首領泥埋領鄯州防禦使，充靈州河外五鎮都巡檢使。時潘羅支已授河西節制，上以泥埋實與羅支掎角捍賊，故加恩寵。是月，綏州羌部軍使拽臼等百九十五口内屬。原州熟户裴天下等請率族兵掩擊遷黨移湖等帳，來求策應，部署司不報。上以戎人宣力禦賊，不應沮之，即詔諭諸路以精甲策應。環州酋長蘇尚娘擊賊有勞，及屢告賊中機事，以爲臨州刺史，賜錦袍銀帶。環慶部署張凝言："内屬戎人與賊界錯居，屢爲脅誘，臣領兵離木波鎮直湊八州原下寨，招降岑移等三十二族，又至分水嶺降麻謀等二十一族，柔遠鎮降巢迷等二十族，遂抵業樂，降移樹羅家

邊臣多次上言勒厥麻與賊人有來往，擔心又要叛離，就遷置憲州樓煩縣，派使者賜金帛加以安撫慰問。十二月，咩逋族派使者來朝貢。皇上聽説賀蘭山有小涼、大涼族很强盛，一直擔心與繼遷勢力會合後成爲禍患，近來得知雙方互有猜疑嫌隙，動輒相互攻掠，朝廷想要因此招撫，就召問咩逋使者，趁他回去賜以特詔，以激勵其立功。

皇上又對樞密使王繼英等説："邊臣上言繼遷賊人舉兵，多次被龍移、昧克打敗。此族在黄河以北有幾萬帳，又號莊郎昧克，常以馬附同藏才入朝進貢，抵禦外敵很是盡力。"六年，就降下詔書獎勵慰問。二月，葉市族囉埋等拿着繼遷僞署牒率領一百多帳來歸附，以囉埋任本族指揮使，囉胡任軍使。邠寧部署上言牛羊、蘇家等族殺繼遷族帳有功，皇上説："此族依仗路遠及艱險，長期作爲賊人的後援，多次派邊境官吏招撫告諭，最近聽説有意依附内地，本還懷疑其中有詐，現在果然能作戰立功。"下詔優厚地賞賜首領等茶綵以嘉獎激勵。涇原部署上言，者龍移卑陵山首領厮敦琶派使者稱已經召集本族騎兵，希望跟隨大軍討伐賊人。

三月，以咩逋族首領泥埋領鄯州防禦使，充靈州河外五鎮都巡檢使。當時潘羅支已授河西節制，皇上認爲泥埋實際上與羅支互相夾擊抵抗賊人，所以施加恩寵。同月，綏州羌部軍使拽臼等一百九十五口歸屬内地。原州熟户裴天下等請求率領族兵突襲繼遷同黨移湖等帳，來要求援應協同作戰，部署司没有上報。皇上認爲戎人致力抵禦賊人，不應使之氣餒，就下詔告諭各路以精兵協同配合作戰。環州酋長蘇尚娘攻打賊人有功，以及多次報告賊中機密要事，任命爲臨州刺史，賜錦袍銀帶。環慶部署張凝上言："歸屬内地的戎人與賊人交錯雜居，多次受到威脅誘迫，臣領兵離開木波鎮直赴八州原下寨，招降岑移等三十二族，又到分水嶺招降麻謀等二十一族，柔遠鎮招降巢迷等二十族，就到達業樂，招降移樹羅家等一百族，合計四千零八十户，依次供給袍

等一百族，合四千八十户，第給袍帶物綵，慰遣還帳。”

帶物綵，慰勞遣返回帳。”

四月，繼遷寇洪德寨，酋長慶香與乢移慶族合勢擊之，以寨兵策援，大敗繼遷，擒四十九人，墜崖死者甚衆，獲馬七十餘匹，旗鼓鎧甲數百計。上考陣圖以問入奏使，使者言寨兵拒賊千餘步，慶香等親率部族與賊接戰，上曰：“慶香等假王師爲援，而交鋒俘獲，乃其功也。”悉與所獲物，加賜銀綵，以慶香領順州刺史，乢移慶領羅州刺史。河西内屬折勒厥麻等三族請以精兵千人、馬三百備征討，詔嵐州撫諭。環州白馬族與繼遷戰鬥，屢徙帳乏食，賜廪粟。又詔洪德寨歸附戎人，給内地土田，資以口粮。

四月，繼遷入侵洪德寨，酋長慶香與乢移慶族合力作戰，以寨兵配合應援，大敗繼遷，抓獲四十九人，落崖而死的很多，獲馬七十多匹，旗鼓鎧甲數以百計。皇上考察作戰陣圖詢問入奏使，使者回答説寨兵抵抗賊人一千多步，慶香等親自率領部族與賊人交戰，皇上説：“慶香等憑藉王師作爲後援，而交戰俘獲賊人，是他們的功勞。”把所獲取的東西都給了他們，加賜銀綵，以慶香領順州刺史，乢移慶領羅州刺史。河西内屬的折勒厥麻等三族請求以精兵一千人、馬三百匹以備征討，下詔嵐州安撫告諭。環州白馬族與繼遷作戰，多次遷徙缺乏糧食，賜給官庫糧粟。又下詔洪德寨歸附的戎人，供給内地的田地，資助口糧。

五月，唐龍鎮上言：鎮有貿易于府州者，爲州人邀殺，盡奪資畜。乃詔府州自今許令互市，切加存撫。六月，瓦窰、没劑、如羅、昧克等族濟河擊敗繼遷黨，優詔撫問。七月，補野狸族首領子阿宜爲懷安將軍。八月，原、渭等州言本界戎人來附者八部二十五族，今詣吏納質。以環州蘇尚娘子孽娘爲臨州刺史。府州八族都校明義等言，屢于麟州屈野川擊繼遷，及緣邊六七栅防遏，皆有克獲。詔獎賚之，仍令府州常以勁兵援助，勿失機便。

五月，唐龍鎮上言：鎮裹有到府州做生意的，被州人攔殺，將資財牲畜全部搶走。就下詔府州從此允許互相貿易，切加撫恤。六月，瓦窰、没劑、如羅、昧克等族渡過黄河擊敗繼遷同黨，下優詔慰問。七月，將野狸族首領之子阿宜補任爲懷安將軍。八月，原、渭等州上言本界戎人來歸附的八部二十五族，現在到官府送納人質。以環州蘇尚娘之子孽娘爲臨州刺史。府州八族都校明義等上言，多次在麟州屈野川攻打繼遷，以及沿邊六七栅的防衛，都有所戰勝俘獲。下詔獎勵賞賜，并命令府州常以精鋭部隊援助，不要失去良機。

景德元年正月，麟府路言：“附契丹戎人言泥族拔黄太尉率三百餘帳内屬。拔黄本大族，居黄河北古豐州，前數犯邊，阻市馬之路。其首領容貌甚偉，有智勇，桀黠難制，契丹結之，署爲太尉，今悉衆款塞。”詔府州厚賜茶綵，給公田，依險居之，計口賦粟，且戒唐龍鎮無得侵擾。三月，宋師恭破羌賊於柳谷川，驅其帳

景德元年正月，麟府路上言：“依附契丹的戎人言泥族拔黄太尉率領三百多帳歸屬内地。拔黄本是大族，居住在黄河以北古豐州，以前多次侵犯邊境，阻隔買馬的道路。其首領容貌很魁偉，有智有勇，凶暴狡詐難以制服，契丹勾結他，任命爲太尉，現在帶領全部人馬來歸順。”下詔府州優厚地賞賜茶綵，供給公田，依據險地居住，按人口交納賦税，而且告誡唐龍鎮不得侵擾。三月，宋師恭在柳谷川打敗羌賊，將其帳族

族千餘人以還。六月，洪德寨言羌部羅泥天王等首領率屬來附。八月，野雞族侵掠環慶界，詔邊臣和斷，如其不從，則脅以兵威。九月，鎮戎軍言，先叛去熟魏族酋長茄羅、兀贓、成王等三族應詔撫諭，各率屬來歸。

二年，熟户旺家族擊夏兵，擒軍主一人以獻。環州言："戎人入寇，擊走之，擒酋將慶柲送闕下，請斬于藁街。"上特貰死，配淮南。原州野狸族首領厮多逋丹卒，其子阿酌代爲首領，且乞奉料。詔諭以立功則賜之。

三年，府州折惟昌言兀泥族大首領名崖從父盛佶，爲趙德明白池軍主，密遣使諭名崖云，德明雖外托修貢之名，而點閲兵馬尤急，必恐劫掠山界，名崖以告。上嘉之，降詔撫諭，就賜錦袍銀帶。九月，秦州言野兒和尚族部落尤大，能稟朝命，凡諸族爲寇盜者輒遏絶之，請加旌别。詔補三寨都首領。十一月，鎮戎軍曹瑋言叛去酋長蘇尚娘復求歸附。詔報瑋曰："尚娘反覆無信，特恐狙詐，以誤邊吏，又使德明緣此爲詞，不可納也。"

四年，唐龍鎮羌族來美與其叔璘不叶，召契丹破之，來依府州。璘、美非大族，嘗持兩端，頃亦寇鈔近界，發兵趣之，則走河之東曰東壥，契丹加兵，則入河之西曰西壥，地極險阻，介卒騎兵所不能及。至是，上亦憫其窮而款塞，特優容之。會契丹使至，即令諭其事，仍還所掠璘、美人畜。其族人懷正又與璘互相仇劫，側近帳族不寧，詔遣使召而盟之，依本俗法和斷。

大中祥符元年，鄜延鈐轄言，小

一千多人驅趕回去。六月，洪德寨上言羌部羅泥天王等首領率領部屬來歸附。八月，野雞族入侵掠奪環慶境内，下詔邊臣公斷裁決，如其不同意，就以武力相威脅。九月，鎮戎軍上言，先前叛離的熟魏族酋長茄羅、兀贓、成王等三族響應詔書撫諭，各自率領部屬來歸附。

二年，熟户旺家族進攻夏兵，抓獲軍主一人獻上。環州上言："戎人入侵，將其擊退，抓獲酋將慶柲送到朝廷，請斬於藁街。"皇上特地寬免死罪，發配淮南。原州野狸族首領厮多逋丹卒，其子阿酌代爲首領，而且乞求領取俸料。下詔告諭立功就可以賜給他。

三年，府州折惟昌上言兀泥族大首領名崖從父盛佶，是趙德明白池軍主，秘密派使者告訴名崖説，德明雖然表面上托名修貢，可是點集兵馬很緊急，恐怕一定是要劫掠山界，名崖上報此事。皇上嘉奬他，降詔書撫諭，因此賜錦袍銀帶。九月，秦州上言野兒和尚族部落特别大，能服從朝廷命令，凡各族成爲寇盗的就予以消滅，請求加以表彰甄别。下詔補三寨都首領。十一月，鎮戎軍曹瑋上言叛離的酋長蘇尚娘重新要求歸附。下詔回答曹瑋道："尚娘反覆不定没有信用，特别擔心其中有詭計，以使邊吏受害，又要讓德明以此爲理由，不可以接納。"

四年，唐龍鎮羌族來美與其叔來璘不和，指引契丹打敗了他，前來依附府州。來璘、來美不是大族，經常動摇不定，不久前又入侵劫掠近界，發兵驅逐，於是逃到黄河以東叫東壥的地方，契丹加兵，就到了黄河以西的西壥，地勢極其險阻，是披甲士兵及騎兵所不能深入之處。至此，皇上也憐憫其陷入困境前來歸順，特予寬容。正值契丹使者到朝，就讓他告知此事，然後歸還所掠去的來璘、來美的人口牲畜。其族人懷正又與來璘有仇互相劫掠，附近部族不安定，下詔派使者召集使其盟誓，依照本地習俗法令公斷裁決。

大中祥符元年，鄜延鈐轄上言，小湖卧浪族

湖卧浪族軍主最處近塞，往時出師皆命爲前鋒，甚著誠節。詔補侍禁。二年六月，麟府鈐轄言杜慶族依援唐龍鎮，數侵别帳，請發熟户兵擊之。上曰："戎落皆吾民也，宜以道撫之。"不許。其年，兀泥族大首領名崖同府州折惟昌入貢，上親加撫問，特詔副都知張繼能賜射於瓊林苑。四年，藏才西族、中族首領奴移、横全等并遣子來朝。五年，環慶熟户有酗酒劫奪使臣馬纓者，上怒，令部署司重罰之。

六年，北界尅山軍主率衆過大里河侵熟户，爲羅勒族都囉擊走之，詔以都囉爲本族指揮使，且諭邊臣約飭族帳，謹守疆界，勿出境追襲。九月，夏州略去熟户旺家族首領都子等來歸，隨而至者又三族，遣使存勞之。

七年，涇原鈐轄曹瑋請署熟户百帳以上大首領爲本族軍主，次指揮使，又次副指揮使，百帳而下爲本族指揮使，從之。五月，瑋言葉市族大首領艷奴歸順。七月，瑋又言北界萬子族謀鈔略，發兵逆之，大敗于天麻川，又爲魏埋等族掩擊，殺其酋帥，斬首千餘級。八年，北界酋長、指揮使浪梅娘等來投，諭邊臣令追取熟户亡入北界者，即遣還梅娘。

九年，羌兵寇小力族，巡檢李文貞率兵奮擊，追斬籍遇太保首級，賜文貞錦袍銀帶。五月，北界毛尸族軍主浪埋、骨咩族酋長乩唱、巢迷族酋長馮移埋率其屬千一百九十口、牛馬雜畜千八百歸附，降詔撫之。

天禧元年，環州言北界騎兵數千來剽熟户，擊走之。二年，涇原路言樊家族九門都首領客厮鐸内屬，以厮鐸爲軍主。三年，鄜延路言亡去熟户

軍主離邊塞最近，以前出兵都下令作爲前鋒，很有忠誠的節操。下詔補侍禁。二年六月，麟府鈐轄上言杜慶族倚靠唐龍鎮，多次侵襲别的部族，請求調發熟户兵士去攻打。皇上説："戎人部落都是我的百姓，應該用正確的方法安撫。"没有同意。同年，兀泥族大首領名崖同府州折惟昌一起入朝進貢，皇上親自加以安撫慰問，特詔副都知張繼能賜射於瓊林苑。四年，藏才西族、中族首領奴移、横全等都派兒子來朝。五年，環慶熟户有人醉酒搶劫使臣的馬纓，皇上很生氣，命令部署司予以嚴懲。

六年，北界尅山軍主率領部屬渡過大里河侵襲熟户，被羅勒族都囉擊退，下詔以都囉爲本族指揮使，而且告諭邊臣約束整頓族帳，謹守疆界，不要出境追襲。九月，夏州劫掠去的熟户旺家族首領都子等來歸附，隨後又到了三族，派使者慰勞。

七年，涇原鈐轄曹瑋請求任命熟户一百族帳以上的大首領爲本族軍主，其次爲指揮使，又其次爲副指揮使，一百帳以下的爲本族指揮使，同意了。五月，曹瑋上言葉市族大首領艷奴歸順。七月，曹瑋又上言北界萬子族圖謀劫掠，派兵迎擊，大敗於天麻川，又遭到魏埋等族的突襲，殺死其酋帥，斬首一千多級。八年，北界酋長、指揮使浪梅娘等來歸順，告諭邊臣讓他追取逃到北界的熟户，立即遣還梅娘。

九年，羌兵入侵小力族，巡檢李文貞率兵奮擊，追殺籍遇太保斬下首級，賜文貞錦袍銀帶。五月，北界毛尸族軍主浪埋、骨咩族酋長乩唱、巢迷族酋長馮移埋率領其部屬一千一百九十口、牛馬及其他牲畜一千八百頭歸附，降詔書安撫。

天禧元年，環州上言北界騎兵幾千人來劫掠熟户，將其擊退。二年，涇原路上言樊家族九門都首領客厮鐸歸屬内地，以厮鐸任軍主。三年，鄜延路上言逃亡的熟户委乞等六百九十五人，及

委乞等六百九十五人，及骨咩、大門等族來歸。四年正月，又言宥州羌族臟兒率衆劫熟户咩魏族，金明都監李士彬擊之，斬臟兒，梟七十二級，俘餘衆，獲甲馬三百餘。五月，小湖族都虞候啫嵬、巡檢胡懷節等擊賊有功，并進秩。環州七臼族軍主近腻納質歸化，以近腻領順州刺史，首領惹都等十五人補官有差。七月，撲咩族馬訛等率屬來附。十月，以淮安鎮六族都軍主乞埋爲三班借職，充羌部巡檢。五年，北界羅骨等劫剽熟户，環慶部署田敏追擊之，俘獲甚衆，詔獎敏等，賜器幣。

骨咩、大門等族來歸附。四年正月，又上言宥州羌族臟兒率領部屬劫掠熟户咩魏族，金明都監李士彬攻打他，斬殺臟兒，梟首七十二級示衆，俘獲剩餘部屬，獲取甲馬三百多匹。五月，小湖族都虞候啫嵬、巡檢胡懷節等打擊賊人有功，都提升官秩。環州七臼族軍主近腻送納人質歸順，以近腻領順州刺史，首領惹都等十五人補官不等。七月，撲咩族馬訛等率領部屬來歸附。十月，以淮安鎮六族都軍主乞埋爲三班借職，充羌部巡檢。五年，北界羅骨等劫掠熟户，環慶部署田敏予以追擊，俘獲很多人，下詔獎勵田敏等，賞賜器物錢幣。

宋史卷四百九十二

列傳第二百五十一

外國(八)

吐蕃 唃厮囉 董氊 阿里骨 瞎征 趙思忠

吐蕃本漢西羌之地，其種落莫知所出。或云南凉禿髮利鹿孤之後，其子孫以禿髮爲國號，語訛故謂之吐蕃。唐貞觀後，常來朝貢。至德後，因安、史之亂，遂陷河西、隴右之地。大中三年，其國宰相論恐熱以秦、原、安樂及石門等七關來歸。四年，又克成、維、扶三州。五年，其國沙州刺史張義潮以瓜、沙、伊、肅十一州之地來獻。唐末，瓜、沙之地復爲所隔。然而其國亦自衰弱，族種分散，大者數千家，小者百十家，無復統一矣。自儀、渭、涇、原、環、慶及鎮戎、秦州暨于靈、夏皆有之，各有首領，内屬者謂之熟户，餘謂之生户。凉州雖爲所隔，然其地自置牧守，或請命於中朝。

吐蕃原是漢西羌之地，無人知其種族部落的來源。有人説是南凉禿髮利鹿孤的後裔，其子孫以禿髮爲國號，語音訛變因此稱作吐蕃。唐貞觀以後，常來朝貢。至德以後，趁安、史之亂，於是攻陷河西、隴右之地。大中三年，其國宰相論恐熱以秦、原、安樂及石門等七關來歸順。四年，又攻下成、維、扶三州。五年，其國沙州刺史張義潮以瓜、沙、伊、肅十一州之地來獻納。唐末，瓜、沙之地重又被隔絶。但是其國家也自行衰弱，種族分散，大的幾千家，小的百十家，不再統一了。從儀、渭、涇、原、環、慶及鎮戎、秦州到靈、夏都有分布，各有首領，歸屬内地的叫作熟户，其餘的叫作生户。凉州雖被阻隔，但其地自設牧守，有時請命於中國。

天成中，權知西凉府留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誨來貢，明宗召見，承誨云："凉州東距靈武千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舊有鄆人二千五百爲戍兵，及黄巢之亂，遂爲阻絶。超及城中漢户百餘，皆戍兵之子孫也。其城今方幅數里，中有縣令、判官、都押衙、都知、兵馬使，衣服言語略如漢人。"即授超凉州刺史，充河西軍節

天成中，權知西凉府留後孫超派大將拓拔承誨來朝貢，明宗召見，承誨説："凉州東離靈武千里，西北到甘州五百里。以前有鄆人二千五百作爲駐兵，等到黄巢之亂，就被阻絶。孫超及城中漢人一百多户，都是駐兵的子孫。其城現今方圓幾里，城中有縣令、判官、都押衙、都知、兵馬使，衣服語言與漢人相似。"就授孫超凉州刺史，充河西軍節度留後。乾祐初，孫超卒，州人推舉其本地人折逋嘉施權知留後，派使者來朝

度留後。乾祐初，超卒，州人推其土人折逋嘉施權知留後，遣使來貢，即以嘉施代超爲留後。

貢，就以嘉施代替孫超爲留後。

涼州郭外數十里，尚有漢民陷沒者耕作，餘皆吐蕃。其州帥稍失民情，則衆皆嘯聚。城内有七級木浮圖，其帥急登之，紿其衆曰："爾若迫我，我即自焚於此矣。"衆惜浮圖，乃盟而舍之。周廣順三年，始以申師厚爲河西節度。師厚初至涼州，奏請授吐蕃首領折逋支等官，并從之。顯德中，師厚爲其所迫，擅還朝，坐貶。涼州亦不復命帥。

涼州城郭外幾十里，還有陷落的漢人百姓耕作，其他的都是吐蕃。其州帥稍稍有失民心，衆人就都聚集起來。城内有七級木塔，其帥急忙登上木塔，欺騙衆人説："你們如果逼我，我就在這兒自焚了。"衆人愛惜木塔，就立下盟誓後作罷。周廣順三年，纔以申師厚任河西節度。師厚剛到涼州，奏請授給吐蕃首領折逋支等官，都同意了。顯德中，師厚受其逼迫，擅自還朝，獲罪被貶。涼州也不再任命州帥。

建隆二年，靈武五部以橐駝良馬致貢，來離等八族酋長越嵬等護送入界，敕書獎諭。秦州首領尚波于傷殺采造務卒，知州高防捕繫其黨四十七人，以狀聞。上乃以吳廷祚爲雄武軍節度代防安輯之，令廷祚齎敕書賜尚波于等曰："朝廷制置邊防，撫寧部落，務令安集，豈有侵漁？曩者秦州設置三寨，止以采取材木，供億京師，雖在蕃漢之交，不妨牧放之利。汝等占據木植，傷殺軍人。近得高防奏汝等見已拘執，聽候進止。朕以汝等久輸忠順，必悔前非，特示懷柔，各從寬宥。已令吳廷祚往伸安撫及還舊地。所宜共體恩旨，各歸本族。"仍以錦袍銀帶賜之，尚波于等感悦。是年秋，乃獻伏羌地。

建隆二年，靈武五部以駱駝良馬來進貢，來離等八族酋長越嵬等護送入境，敕書獎諭。秦州首領尚波于殺傷采造務卒，知州高防捕獲其徒黨四十七人，上報此事。皇上就以吳廷祚任雄武軍節度代替高防進行安撫，命令廷祚携帶敕書賜予尚波于等道："朝廷經營謀劃邊防事務，安撫部落，力求使其安定，哪會有侵奪吞没？以前秦州設置三寨，祇用來采伐木材，供應京城，雖在蕃漢交界處，不影響放牧之利。你們占據木材，殺傷軍人。最近得到高防上奏你們這些人已被拘押，聽候發落。朕因爲你們長期以來表現忠順，必定痛悔前非，特地表示懷柔，各從寬恕。已命令吳廷祚前去安撫及歸還舊地。應該共同領會恩旨，各歸本族。"并賜以錦袍銀帶，尚波于等感動欣悦。同年秋天，就獻納伏羌之地。

乾德四年，知西涼府折逋葛支上言："有回鶻二百餘人、漢僧六十餘人自朔方路來，爲部落劫略。僧云欲往天竺取經，并送達甘州訖。"詔褒答之。五年，首領閻逋哥、督廷、督南、割野、麻里六人來貢馬。開寶六年，涼州令步奏官僧吝氈聲、逋勝拉蠲二人求通道於涇州以申朝貢，詔涇州令牙將至涼州慰撫之。八年，秦

乾德四年，知西涼府折逋葛支上言："有回鶻二百多人、漢僧六十多人從朔方路來，遭到部落劫掠。僧人説要去天竺取經，都送到甘州。"下詔褒獎答報。五年，首領閻逋哥、督廷、督南、割野、麻里六人來進貢馬。開寶六年，涼州令步奏官僧吝氈聲、逋勝拉蠲二人請求通道到涇州以朝貢，下詔涇州命令牙將到涼州進行撫慰。八年，秦州大石、小石族入侵土門，掠奪居民，知州張炳將其擊退。

州大石、小石族寇土門，略居民，知州張炳擊走之。

太平興國二年，秦州安家族寇長山，巡檢使韋韜擊走之。三年，秦州諸族數來寇略三陽、床穰、弓門等寨，監軍巡檢使周承瑨、任德明、耿仁恩等會兵擊敗之，斬首數十級，腰斬不用命卒九人于境上。太宗乃詔曰："秦州内屬三族等頃慕華風，聿求内附，俾之安輯，咸遂底寧。近聞乘蕃育之資，稔寇攘之志，敢忘大惠，來撓邊疆。豈朕信之未孚，而吏撫之不至？并蠲釁咎，特示威懷。今後或更剽刻，吏即捕治，寘之于法，不須以聞。"是年，又寇八狼寨，巡檢劉崇讓擊敗之，梟其帥王泥猪首以徇。三月，小遇族寇慶州，知州慕容德豐擊走之。八年，諸種以馬來獻，太宗召其酋長對于崇政殿，厚加慰撫，賜以束帛，因謂宰相曰："吐蕃言語不通，衣服異制，朕常以禽獸畜之。自唐室以來，頗爲邊患。以國家兵力雄盛，聊舉偏師，便可驅逐數千里外。但念其種類蕃息，安土重遷，倘因攘除，必致殺戮，所以置於度外，存而勿論也。"九年秋，秦州言蕃部以羊馬來獻，各已宴犒，欲用茶絹答其直。詔從之。

淳化元年，秦州大、小馬家族獻地内附。二年，權知西凉州、左厢押蕃落副使折逋阿喻丹來貢。先是，殿直丁惟清往凉州市馬，惟清至而境大豐稔，因爲其所留。靈州命蕃落軍使崔仁遇往迎惟清。又吐蕃賣馬還過靈州，爲党項所略，表訴其事，因請留惟清至來年同入朝。詔答之。四年，阿喻丹死，以其弟喻龍波爲保順郎將代其任。五年，折平族大首領、護遠州軍鑄督延巴率六谷諸族馬千餘匹來

太平興國二年，秦州安家族入侵長山，巡檢使韋韜將其擊退。三年，秦州諸族多次來入侵劫掠三陽、床穰、弓門等寨，監軍巡檢使周承瑨、任德明、耿仁恩等會集軍隊將其打敗，斬首幾十級，在邊境上腰斬九名不效命的士卒。太宗就下詔道："秦州歸屬内地的三族以前仰慕中華風化，要求歸附内地，使其安定，都已安寧。最近聽説憑恃繁衍起來的資財，懷侵奪之心，竟敢忘掉大恩大惠，來侵擾邊疆。難道是朕的信義未被信服，而官吏没有進行安撫？一并寬免你們的罪責，特示威德并用。今後再有劫掠，官吏就拘捕治罪，依法懲治，不用上報。"同年，又入侵八狼寨，巡檢劉崇讓將其打敗，將其帥王泥猪梟首示衆。三月，小遇族入侵慶州，知州慕容德豐將其擊退。八年，各種族來進獻馬匹，太宗召其酋長在崇政殿應對，厚加撫慰，賜以束帛，於是對宰相説："吐蕃語言不通，衣服樣式不同，朕一直當作禽獸來畜養。從唐朝以來，很成爲邊境上的禍患。以國家兵力雄盛，衹要發動一部分部隊，就可以把他們驅逐到幾千里之外。衹是顧念其種類繁衍，安於本土，不願輕易遷移，倘使予以驅除，一定會引起殺戮，因此未加考慮，讓其存在而没有過問。"九年秋，秦州上言蕃部以羊馬來進獻，都已設宴犒勞，打算用茶絹償付其價值。下詔同意。

淳化元年，秦州大、小馬家族獻地歸附内地。二年，權知西凉州、左厢押蕃落副使折逋阿喻丹來朝貢。在此之前，殿直丁惟清去凉州買馬，惟清到後境内大豐收，於是被其所挽留。靈州命令蕃落軍使崔仁遇前去迎接惟清。又有吐蕃賣馬回去路過靈州，遭到党項劫掠，進表上訴此事，於是請求將惟清留到第二年一同入朝。下詔予以回答。四年，阿喻丹死，以其弟喻龍波爲保順郎將代替他的職務。五年，折平族大首領、護遠州軍鑄督延巴率領六谷諸族一千多匹馬來進貢。告辭以後，又敲響登聞鼓，上言儀州八族首

貢。既辭，復撾登聞鼓，言儀州八族首領逋波鵶等侵奪地土。上降敕書告諭之。知秦州温仲舒上言，每歲伐木，多爲蕃族攘奪，今已驅其部落於渭北。太宗慮生邊患，乃以知鳳翔薛惟吉對易其任，語見《惟吉傳》。是年春，知西凉府左廂押蕃落副使折逋喻龍波、振武軍都羅族大首領并來貢馬。

至道元年，凉州蕃部當尊以良馬來貢，引對慰撫，加賜當尊虎皮一，歡呼致謝。二年四月，折平族首領握散上言，部落爲李繼遷所侵，願會兵靈州以備討擊，賜幣以答之。七月，西凉府押蕃落副使折逋喻龍波上言，蕃部頻爲繼遷侵略，乃與吐蕃都部署没暇拽于會六谷蕃衆來朝，且獻名馬。上厚賜之。是歲，凉州復來請帥，詔以丁惟清知州事，賜以牌印。

咸平元年十一月，河西軍左廂副使、歸德將軍折逋游龍鉢來朝。游龍鉢四世受朝命爲酋，雖貢方物，未嘗自行，今始至，獻馬二千餘匹。河西軍即古凉州，東至故原州千五百里，南至雪山、吐谷渾、蘭州界三百五十里，西至甘州同城界六百里，北至部落三百里。周回平川二千里。舊領姑臧、神烏、蕃禾、昌松、嘉麟五縣，户二萬五千六百九十三，口十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三。今有漢民三百户。城周回十五里，如鳳形，相傳李軌舊治也。皆龍鉢自述云。詔以龍鉢爲安遠大將軍。

二年，以儀州延蒙八部都首領渴哥領化州刺史，首領透逋等爲懷化郎將。四年，知鎮戎軍李繼和言，西凉府六谷都首領潘羅支願戮力討繼遷，請授以刺史，仍給廩禄。經略使張齊賢又請封六谷王兼招討使。上

領逋波鵶等侵奪土地。皇上降敕書告諭他們。知秦州温仲舒上言，每年砍伐樹木，大多被蕃族搶去，現在已經把他們驅逐到渭北。太宗擔心成爲邊境禍患，就以知鳳翔薛惟吉與其對換了職務，事見《惟吉傳》。這年春天，知西凉府左厢押蕃落副使折逋喻龍波、振武軍都羅族大首領一起來進貢馬匹。

至道元年，凉州蕃部當尊來進貢良馬，領到朝上應對加以撫慰，加賜當尊一張虎皮，歡呼致謝。二年四月，折平族首領握散上言，部落受到李繼遷侵犯，希望在靈州會合軍隊以備討伐，賜幣予以報答。七月，西凉府押蕃落副使折逋喻龍波上言，蕃部多次遭到繼遷侵犯掠奪，就與吐蕃都部署没暇拽于會集六谷蕃衆來朝，而且進獻名馬。皇上優厚地加以賞賜。這年，凉州又來請求任命州帥，下詔以丁惟清知州事，賜以牌印。

咸平元年十一月，河西軍左厢副使、歸德將軍折逋游龍鉢來朝。游龍鉢四代接受朝命成爲酋長，雖然進貢方物，不曾親自前來，此時纔得到朝，進獻馬二千多匹。河西軍就是古時的凉州，東到原原州一千五百里，南到雪山、吐谷渾、蘭州境内三百五十里，西到甘州同城境内六百里，北到部落三百里。周圍平原二千里。以前統領姑臧、神烏、蕃禾、昌松、嘉麟五縣，二萬五千六百九十三户，十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三人。現今有漢人三百户。城周圍十五里，像鳳形，相傳是李軌以前修建的。這些都是龍鉢自己陳述的。下詔以龍鉢爲安遠大將軍。

二年，以儀州延蒙八部都首領渴哥領化州刺史，首領透逋等爲懷化郎將。四年，知鎮戎軍李繼和上言，西凉府六谷都首領潘羅支願并力討伐繼遷，請求授以刺史，并供給糧食俸禄。經略使張齊賢又請求封六谷王兼招討使。皇上以此事詢問宰相，都説："羅支已是酋帥，授刺史太

以問宰相，皆曰："羅支已爲酋帥，授刺史太輕；未領節制，加王爵非順；招討使號不可假外夷。"乃以爲鹽州防禦使兼靈州西面都巡檢使。時西凉使來，且言六谷分左右厢，左厢副使折逋游龍鉢實參羅支戎事。朝廷方務綏懷，又以龍鉢領宥州刺史，六族首領褚下箕等三人爲懷化將軍。其年，潘羅支遣部下李萬山率兵討賊，貽書繼和請師期。先是，遣宋沆、梅詢等爲安撫使、副，未行，上謂宰相曰："朕看《盟會圖》，頗記吐蕃反覆狼子野心之事。今已議王超等領甲馬援靈州，若難爲追襲，即靈州便可制置，沆等不須遣，止走一使以會兵告之。"

輕；未領節度使，加王爵於理不通；招討使之號不可授給外夷。"於是以羅支任鹽州防禦使兼靈州西面都巡檢使。當時西凉使者來朝，而且上言六谷分左右厢，左厢副使折逋游龍鉢實際上參預了羅支的兵事。朝廷正致力於安撫懷柔，又以龍鉢領宥州刺史，六族首領褚下箕等三人爲懷化將軍。同年，潘羅支派部下李萬山率兵討伐賊人，送信給繼和請求約定出兵日期。在此之前，派宋沆、梅詢等爲安撫使、副使，未及出行，皇上對宰相說："朕看《盟會圖》，對吐蕃反覆不定狼子野心之事印象很深。現在已經商議派王超等統領甲馬支援靈州，如果難以追擊，到靈州就可以規劃兵事，宋沆等不用派遣，衹派一個使者告訴他們會合軍隊之事。"

五年十月，羅支又言賊遷送鐵箭誘臣部族，已戮一人、縶一人，聽朝旨。詔褒諭之，聽自處置。十一月，使來，貢馬五千匹。詔厚給馬價，别賜綵百段、茶百斤。六年，又遣咩逋族蕃官成逋馳騎至鎮戎軍，請會兵討賊。邊臣疑成逋詐，護送部署司，成逋懼，逸馬墜崖死。上聞，甚嘆息之，曰："此泥埋之子，族人畏其勇，父子皆有戰功，凡再詣闕，朕皆召見，奬其向化。"詔劾鎮戎官吏，仍令渭州以禮葬之。其年，原、渭蕃部三十二族納質來歸。羅支又遣蕃官吴福聖臘來貢，表言感朝廷恩信，憤繼遷倔强，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乃以羅支爲朔方軍節度、靈州西面都巡檢使，賜以鎧甲器幣。又以吴福聖臘爲安遠將軍，次首領兀佐等七人爲懷化將軍。羅支屢請王師助擊賊，議者以西凉去渭州限河路遠，不可預約師期。上曰："繼遷常在地斤三山之東，每來寇邊，及官軍出，則已遁去。使六谷部族近塞捍禦，與

五年十月，羅支又上言賊人繼遷送鐵箭引誘臣的部族，已經殺死一人、拘捕一人，聽候朝廷旨意。下詔褒諭，聽任自行處置。十一月，使者來朝，進貢馬五千匹。下詔優厚地付給馬的價錢，另外賜予一百段綵、一百斤茶。六年，又派咩逋族蕃官成逋騎馬到鎮戎軍，請求合兵討伐賊人。邊臣懷疑成逋另有詭計，護送到部署司，成逋懼怕，馬脱繮落崖而死。皇上聽説此事，很是嘆息，說："這是泥埋的兒子，族人畏懼他的勇武，父子都有戰功，共有兩次到朝，朕都召見，奬勵其歸化。"下詔彈劾鎮戎官吏，又命令渭州以禮安葬。同年，原、渭蕃部三十二族送納人質前來歸附。羅支又派蕃官吴福聖臘來進貢，進表上言感動於朝廷的恩信，對繼遷的頑固不化很是憤怒，已經召集騎兵六萬，乞求與王師合兵收復靈州。就以羅支爲朔方軍節度、靈州西面都巡檢使，賜以鎧甲器物錢幣。又以吴福聖臘爲安遠將軍，次首領兀佐等七人爲懷化將軍。羅支多次請求王師協助攻打賊人，議事官員認爲西凉離渭州隔了黄河路途遥遠，不能預先約定出兵日期。皇上說："繼遷常在地斤三山的東面，每次來入侵邊境，等到官府軍隊出動，就已經逃走了。讓六谷部族靠近邊塞抵禦，與官府軍隊會合，也是國

官軍合勢，亦國家之利。”降詔許之。六月，知渭州曹瑋言隴山西延家族首領禿逋等納馬立誓，乞隨王師討賊，以漢法治蕃部，且稱其忠。詔授本族軍主。八月，者龍族首領來貢名馬，上嘉其嘗與潘羅支協力抗賊，令復優待之。其年十一月，繼遷攻西蕃，遂入西凉府，知州丁惟清陷没。羅支僞降，未幾，集六谷諸豪及者龍族合擊繼遷。繼遷大敗，中流矢遁死。

景德元年二月，遣其甥斯陁完來獻捷。六月，又遣其兄邦逋支入奏，且欲更率部族及回鶻精兵直抵賀蘭山討除殘孽，願發大軍援助。詔涇原部署陳興等候羅支已發，即率衆鼓行赴石門策應。邦逋支又言前賜羅支牌印、官告、衣服、器械爲賊劫掠，有詔别給羅支；又言修洪元大雲寺，詔賜金箔物綵。先是，繼遷種落迷般囑及日逋吉羅丹二族亡歸者龍族，而欲陰圖羅支。是月，會遷黨攻者龍，羅支率百餘騎急赴，將議合擊，遂爲二族戕于帳。詔贈羅支武威郡王，遣使贈恤其家。

者龍凡十三族，而六族附迷般囑及日逋吉羅丹。西凉府既聞羅支遇害，乃率龕谷、蘭州、宗哥、覓諾諸族攻者龍六族，六族悉竄山谷中，詔使者安集之。六谷諸豪乃議立羅支弟厮鐸督爲首領，且言鐸督剛决平恕，每會戎首，設觴豆飲食必先卑者，犯令雖至親不貸，數更戰討，威名甚著。詔授鐸督鹽州防禦使、靈州西面沿邊都大巡檢使。上以遷黨未平，藉其腹背攻制，遂加鐸督朔方軍節度、押蕃落等使、西凉府六谷大首領。

涇原路言隴山縣王、狸、延三

家之利。”降詔同意了。六月，知渭州曹瑋上言隴山西延家族首領禿逋等獻馬立誓，乞求跟隨王師討伐賊人，用漢人法度治理蕃部，而且稱贊他的忠誠。下詔授本族軍主。八月，者龍族首領來進貢名馬，皇上嘉獎他曾與潘羅支合力抗賊，下令又加以優待。同年十一月，繼遷進攻西蕃，就進入西凉府，知州丁惟清失陷覆没。羅支假稱投降，不久，召集六谷諸豪强及者龍族合力進攻繼遷。繼遷大敗，中流箭後逃遁而死。

景德元年二月，羅支派其甥斯陁完來進獻戰利品。六月，又派其兄邦逋支入朝上奏，而且想進一步率領部族及回鶻精兵直達賀蘭山討伐掃除餘孽，希望調發大軍援助。下詔涇原部署陳興等等到羅支發兵後，就率領部隊擊鼓行進到石門接應。邦逋支又上言以前賜羅支的牌印、官告、衣服、器械被賊人劫掠，有詔另外賜給羅支；又上言修建洪元大雲寺，下詔賜金箔物綵。在此之前，繼遷的種族部落迷般囑及日逋吉羅丹二族逃歸者龍族，而想要暗中對付羅支。同月，正值繼遷徒黨進攻者龍，羅支率領一百多個騎兵急忙前去，打算商量合力進攻，就被二族殺於賬内。下詔贈羅支武威郡王，派使者贈物撫恤他的家人。

者龍共有十三族，而六族依附迷般囑及日逋吉羅丹。西凉府聽説羅支遇害後，就率領龕谷、蘭州、宗哥、覓諾諸族進攻者龍六族，六族都逃奔到山谷中，下詔讓使者安撫召集。六谷諸豪强就商議立羅支弟厮鐸督爲首領，而且説鐸督剛毅果斷又公正寬容，每次會集戎人首領，擺設觴豆飲食一定先讓給地位低的，違犯法令即使是至親也不饒恕，多次經歷作戰征討，很有威名。下詔授鐸督鹽州防禦使、靈州西面沿邊都大巡檢使。皇上因爲繼遷徒黨還未平定，依靠他前後進攻牽制，於是加鐸督朔方軍節度、押蕃落等使、西凉府六谷大首領。

涇原路上言隴山縣王、狸、延三族歸順。

族歸順。又渭州言龕谷、懶家族首領尊氈磨壁余龍及便囑等獻名馬，願率所部助討不附者；又言西涼市馬道出本族，自今保無他虞。詔賜馬直，以便囑等爲郎將。石、隰州又言河西諸蕃四十五族内附。其年，遷黨寇永寧，爲藥令族合蘇擊敗之，斬首百餘級。鎮戎軍上言，先叛去蕃官茄羅、兀臧、成王等三族及𨁂移軍主率屬歸順，請獻馬贖罪，特詔宥之。

二年，厮鐸督遣其甥呵昔來貢，仍上與趙德明戰鬥功狀；又言蕃帳周斯那支有智勇，久參謀議，請授以六谷都巡檢使。上嘉奬，從其請，仍賜茶綵。又追録潘羅支子失吉爲歸德將軍，厚賜器幣；者龍七族首領有捍寇之勞，并月給千錢。舊制，弓矢兵器不入外夷，時西涼樣丹族上表求市弓矢，上以樣丹宣力西陲，委以捍蔽，特令渭州給賜。因别賜厮鐸督，以重恩意。

三年，又以者龍族合窮波、黨宗族業羅等爲本族首領、檢校太子賓客，皆鐸督外姻也。鐸督遣安化郎將路黎奴來貢。黎奴病于館，特遣尚醫視療。及卒，上憐之，厚加賵給。五月，鐸督又言部落疾疫。詔賜白龍腦、犀角、硫黄、安息香、白紫石英等藥，凡七十六種。使者感悦而去。又制加鐸督檢校太傅，其族帳李波逋等四十九人爲檢校太子賓客，充本族首領。鐸督遣所部波機進賣馬，因言積官奉半歲，乞就京給賜市所須物，從之。渭州言妙娥、延家、熟嵬等族率三千餘帳、萬七千餘口及羊馬數萬款塞内附。詔遣使撫勞之，賜以袍帶茶綵，仍以折平族首領撒逋渴爲順州刺史，充本族都軍主。是年，宗家、當宗、章迷族來貢，移逋、擦父族歸

又渭州上言龕谷、懶家族首領尊氈磨壁余龍及便囑等進獻名馬，希望率領部下幫助討伐没有歸附的；又上言西涼買馬之路經過本族，從今後保證不出意外。下詔賜予馬的價錢，以便囑等爲郎將。石州、隰州又上言河西諸蕃四十五族依附内地。同年，繼遷徒黨入侵永寧，被藥令族合蘇擊敗，斬首一百多級。鎮戎軍上言，先前叛離的蕃官茄羅、兀臧、成王等三族及𨁂移軍主率領部屬歸順，請求獻馬贖罪，特詔予以寬恕。

二年，厮鐸督派其甥呵昔來進貢，又上奏與趙德明戰鬥立功情况；又上言蕃帳周斯那支有智有勇，長期參預謀劃商議，請求授以六谷都巡檢使。皇上嘉奬，答應他的請求，又賜茶綵。又追録潘羅支子失吉爲歸德將軍，優厚地賞賜器物錢幣；者龍七族首領有抵禦敵寇的功勞，都每月供給一千錢。以前的制度，弓箭兵器不傳入外夷，當時西涼樣丹族上表要求購買弓箭，皇上因樣丹效力於西部邊疆，委以抵禦防衛的任務，特地下令渭州供給賞賜。於是另賜厮鐸督，以加重恩意。

三年，又以者龍族合窮波、黨宗族業羅等爲本族首領、檢校太子賓客，都是鐸督的外姻。鐸督派安化郎將路黎奴來進貢。黎奴重病卧於賓館，特地派尚醫看病治療。等到病死，皇上憐憫他，優厚地給予財物用以喪葬。五月，鐸督又上言部落發生疫病。下詔賜白龍腦、犀角、硫磺、安息香、白紫石英等藥，共七十六種。使者感激欣悦地離去。又降制加鐸督檢校太傅，其族帳李波逋等四十九人爲檢校太子賓客，充任本族首領。鐸督派部下波機進獻馬匹，趁此上言累積官府俸禄半年，乞求到京城給予賞賜購買所需之物，同意了。渭州上言妙娥、延家、熟嵬等族率領三千多帳、一萬七千多人及羊馬幾萬歸順依附内地。下詔派使者安撫慰勞，賜以袍帶茶綵，又以折平族首領撒逋渴爲順州刺史，充任本族都軍主。同年，宗家、當宗、章迷族來進貢，移逋、擦父族歸附。九月，下詔釋免西面作爲人質的戎人。在此之前，諸蕃有搶劫作惡曾經過協商裁決

附。九月，詔釋西面納質戎人。先是，諸蕃有鈔劫爲惡嘗經和斷者，恐異時復叛，故收其子弟爲質，乃有禁錮終身者。上憫而縱之，族帳感恩，皆稽顙自誓不爲邊患。四年，邊臣言趙德明謀劫西涼，襲回鶻。上以六谷、甘州久推忠順，思撫寧之，乃遣使諭厮鐸督令援結回鶻爲備，并賜鐸督茶藥、襲衣、金帶及部落物有差。鐸督奉表謝。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宗哥族大首領溫逋等來貢。三年，西涼府覔諾族瘴疫，賜首領溫逋等藥。四年，厮鐸督遣增蘭氈單來貢，賜紫方袍。五年，又遣其子來貢。其年，者龍族都首領捨欽波遣使詣闕獻馬，求賜印。詔從其請，仍優賚之。七年，知秦州張佶置大落門新寨。先是，佶欲近渭置采木場，蕃族聞之，即徙帳去，佶不能遂撫之，戎人輒悔，因鄉導鈔劫，佶深入掩擊，悉敗走。至是求和，佶不許。

三月，秦州曹瑋言熟户郭厮敦、賞樣丹皆大族，樣丹輒作文法謀叛，厮敦密以告，約半月殺之，至是，果攜樣丹首來。上以厮敦陰害樣丹，不欲明加恩獎，以疑懼諸族。時方議築南使城，遂以厮敦獻地爲名，詔授順州刺史。先是，張佶深入蕃境，邊事數擾。及瑋破魚角蟬，戮賞樣丹二酋，由是前拒王師者伏匿避罪，瑋誘召之，許納罰首過。既而至者數千人，凡納馬六十匹，給以匹綵。或以少爲訴者，瑋叱之曰："是贖罪物，汝輩敢希利耶!"戎族聞之，皆畏服。八月，曹瑋言伏羌寨厮雞波與宗哥族李磨論聚爲文法，領兵趣之，悉潰散，夷其城帳。九月，瑋又言宗哥唃厮囉、羌族馬波叱臘魚角蟬等率

的，擔心以後又要叛離，所以收留其子弟作爲人質，就有人被禁錮終身。皇上憐憫而釋放了他們，族帳感恩，都跪拜自誓不再擾亂邊境。四年，邊臣上言趙德明圖謀搶劫西涼，進攻回鶻。皇上因六谷、甘州長期忠順，想要進行安撫，就派使者通知厮鐸督讓他聯合回鶻作爲後備，又賜鐸督茶藥、襲衣、金帶以及部落物品依次不等。鐸督奉表致謝。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宗哥族大首領溫逋等來進貢。三年，西涼府覔諾族發生瘴疫，賜首領溫逋等藥物。四年，厮鐸督派增蘭氈單來進貢，賜紫方袍。五年，又派其子來進貢。同年，者龍族都首領捨欽波派使者到朝獻馬，請求賜印。下詔同意他的請求，又優厚地賞賜他。七年，知秦州張佶設置大落門新寨。在此之前，張佶想要靠近渭州設立采木場，蕃族聽說了，就遷移部族離去，張佶不能因此加以安撫，戎人就很後悔，通過嚮導搶劫，張佶深入其境乘其不備進行襲擊，全部敗逃。至此求和，張佶没有同意。

三月，秦州曹瑋上言熟户郭厮敦、賞樣丹都是大族，樣丹擅自制定法令條文陰謀叛亂，厮敦秘密地來通報，約定半個月將他殺死，至此，果然帶着樣丹的首級來。皇上因爲厮敦暗中殺害樣丹，不想公開加以推恩獎勵，而使諸族懷疑懼怕。當時正商議修築南使城，就以厮敦獻地爲名，下詔授順州刺史。在此之前，張佶深入蕃人境地，邊事多次受擾。等到曹瑋攻破魚角蟬，殺死賞樣丹二酋，因此以前抗拒王師的人隱匿避罪，曹瑋加以引誘召集，允許交納罰款自首悔過。不久來了幾千人，共交納馬六十匹，供給匹綵。有因嫌少而上訴的，曹瑋叱責道："這是贖罪之物，你們還敢謀取好處嗎!"戎族聽說此事，都敬畏服從。八月，曹瑋上言伏羌寨厮雞波與宗哥族李磨論聚在一起制定法令條文，領兵前去，都潰敗逃散，夷平他們的城帳。九月，曹瑋又上言宗哥唃厮囉、羌族馬波叱臘魚角蟬等率

馬銜山、蘭州、龕谷、氈毛山、洮河、河州羌兵至伏羌寨三都谷，即率兵擊敗之，逐北二十里，斬馘千餘級，擒七人，獲馬牛、雜畜、衣服、器仗三萬三千計。吹麻城張族都首領張小哥以功授順州刺史。瑋又言永寧寨隴波、他厮麻二族召納質不從命，率兵擊之，斬首二百級。十一月，詔給秦州七寨熟户首領、都軍主以下百四十六人告身。

天禧元年，詔以冶坊寨都首領郭厮敦爲本族巡檢，賦以奉禄。又補大馬家族阿厮鐸爲本族軍主。十月，秦州部署言鬼留家族累歲違命，討平之。二年，又言吹麻城及河州諸族皆破宗哥文法來附；唃厮囉少衰，數爲囉瞎力骨所困，今還舊地。諸寨羌族及空俞、厮雞波等納質者凡七百五十六帳。

唃厮囉者，緒出贊普之後，本名欺南陵温籛逋。籛逋猶贊普也，羌語訛爲籛逋。生高昌磨榆國，既十二歲，河州羌何郎業賢客高昌，見厮囉貌奇偉，挈以歸，置劉心城，而大姓聳昌厮均又以厮囉居移公城，欲於河州立文法。河州人謂佛"唃"，謂兒子"厮囉"，自此名唃厮囉。於是宗哥僧李立遵、邈川大酋温逋奇略取厮囉如廓州，尊立之。部族寖强，乃徙居宗哥城，立遵爲論逋佐之。

立遵或曰李遵，或曰李立遵，又曰郢成藺逋叱。論逋者，相也。立遵貪，且喜殺戮，國人不附，既與曹瑋戰三都谷不勝，又襲西凉爲所敗。厮囉遂與立遵不協，更徙邈川，以温逋奇爲論逋，有勝兵六七萬，與趙德明抗，希望朝廷恩命。知秦州張佶奏請拒絶。涇原鈐轄曹瑋上言，宜厚唃厮囉以扼德明。而立遵屢表求贊普

領馬銜山、蘭州、龕谷、氈毛山、洮河、河州羌兵到伏羌寨三都谷，就率領軍隊將其擊敗，追擊敗兵二十里地，斬馘一千多級，抓獲七人，獲取牛馬、雜畜、衣服、器仗共計三萬三千。吹麻城張族都首領張小哥因戰功授順州刺史。曹瑋又上言永寧寨隴波、他厮麻二族召其送納人質不聽從命令，率兵攻打，斬首二百級。十一月，下詔給予秦州七寨熟户首領、都軍主以下一百四十六人告身。

天禧元年，下詔以冶坊寨都首領郭厮敦爲本族巡檢，給予俸禄。又補大馬家族阿厮鐸爲本族軍主。十月，秦州部署上言鬼留家族連年違抗命令，加以討伐平定。二年，又上言吹麻城及河州諸族都打破宗哥法令約束來歸附；唃厮囉漸漸衰弱，多次被囉瞎力骨所圍困，今歸還舊地。諸寨羌族及空俞、厮雞波等納質歸順的共有七百五十六帳。

唃厮囉，世系出於贊普的後裔，原名欺南陵温籛逋。籛逋相當於贊普，羌語訛變爲籛逋。出生在高昌磨榆國，滿十二歲時，河州羌何郎業賢客游高昌，看到厮囉相貌奇偉，帶着他回來，安置在劉心城，而大姓聳昌厮均又讓厮囉居住在移公城，想在河州制定法令條文。河州人叫佛爲"唃"，叫兒子爲"厮囉"，從此名爲唃厮囉。當時宗哥僧人李立遵、邈川大酋温逋奇掠取厮囉到廓州，推崇他立爲首領。部族漸漸强大，就遷居宗哥城，立遵任論逋輔佐他。

立遵或稱李遵，或稱李立遵，又稱郢成藺逋叱。論逋，是相。立遵貪婪，而且喜好殺戮，國人不親附，與曹瑋戰於三都谷没有取勝之後，又進攻西凉被打敗。厮囉就與立遵不和，另遷邈川，以温逋奇爲論逋，有精兵六七萬，與趙德明相抗，希望得到朝廷恩命。知秦州張佶奏請加以拒絶。涇原鈐轄曹瑋上言，認爲應該厚待唃厮囉以扼制德明的勢力。而立遵多次上表要求得到贊普的封號，朝廷意見認爲贊普是戎王，立遵位

號，朝議以贊普戎王也，立遵居廝囉下，不應妄予，乃用廝鐸督恩例，授立遵保順軍節度使，賜襲衣、金帶、器幣、鞍馬、鎧甲等。

居廝囉之下，不應輕易給予，就用廝鐸督的恩例，授立遵保順軍節度使，賜襲衣、金帶、器幣、鞍馬、鎧甲等。

大中祥符八年，廝囉遣使來貢。詔賜錦袍、金帶、器幣、供帳什物、茶藥有差，凡中金七千兩，他物稱是。其年，廝囉立文法，聚衆數十萬，請討平夏以自效。上以戎人多詐，或生他變，命周文質監涇原軍，曹瑋知秦州兼兩路沿邊安撫使以備之。宗哥城東南至永寧九百一十五里，東北至西涼府五百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東至蘭州三百里，南至河州四百一十五里，又東至龕谷五百五十里，又西南至青海四百里，又東至新渭州千八百九十里。九年，廝囉、立遵等獻馬五百八十二匹。詔賜器幣總萬二千計以答之。數使人至秦州求内屬。

大中祥符八年，廝囉派使者來進貢。下詔賜錦袍、金帶、器幣、供帳什物、茶藥不等，共合七千兩金，其他物品與此相當。同年，廝囉設立法制，聚集幾十萬人，請求討伐平夏以效力。皇上因爲戎人多詭計，可能發生其他變故，命令周文質監管涇原軍隊，曹瑋知秦州兼兩路沿邊安撫使加以防備。宗哥城東南到永寧九百一十五里，東北至西涼府五百里，西北到甘州五百里，東到蘭州三百里，南到河州四百一十五里，又東到龕谷五百五十里，又西南到青海四百里，又東到新渭州一千八百九十里。九年，廝囉、立遵等獻馬五百八十二匹。下詔賜器幣總計一萬二千加以回報。多次派人到秦州要求歸屬内地。

明道初，即授廝囉寧遠大將軍、愛州團練使，授連奇歸化將軍。已而連奇爲亂，囚廝囉置阱中，出收不附己者，守阱人間出之。廝囉集兵殺連奇，徙居青唐。

明道初，就授廝囉寧遠大將軍、愛州團練使，授連奇歸化將軍。不久連奇作亂，將廝囉囚禁在井中，出去收服不依附自己的人，守井人暗中把廝囉放了出來。廝囉聚集軍隊殺死連奇，遷居青唐。

景祐中，以廝囉爲保順軍節度觀察留後，歲以奉錢令秦州就賜。元昊侵略其界，兵臨河湟，廝囉知衆寡不敵，壁鄯州不出，陰間元昊，頗得其虛實。元昊已渡河，插幟志其淺，廝囉潛使人移植深處以誤元昊。及大戰，元昊潰而歸，士視幟渡，溺死十八九，所鹵獲甚衆。自是，數以奇計破元昊，元昊遂不敢窺其境。及元昊取西涼府，潘羅支舊部往往歸廝囉，又得回紇種人數萬。廝囉居鄯州，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鄯州貿賣，以故富强。

景祐中，以廝囉爲保順軍節度觀察留後，每年以俸錢命令秦州就地賜予。元昊侵略其疆界，兵臨河湟，廝囉知道寡不敵衆，在鄯州壁壘按兵不出，暗中派人刺探元昊，知道很多虛實情况。元昊渡河後，插旗幟標明淺處，廝囉暗中派人移插到深處以迷惑元昊。等到大戰，元昊潰敗逃回，士兵看旗幟渡河，淹死的十之八九，擄獲很多人。從此以後，多次用奇計打敗元昊，元昊於是不敢窺伺其國土。等到元昊攻取西涼府，潘羅支原部下往往歸附廝囉，又得到回紇種族幾萬人。廝囉居住在鄯州，西面有臨谷城通到青海，高昌各國商人都去鄯州貿易買賣，因此國力富强。

寶元元年，加保順軍節度使，仍

寶元元年，加廝囉保順軍節度使，仍兼邈

兼邈川大首領。時以元昊反，遣左侍禁魯經持詔諭廝囉，使背擊元昊以披其勢，賜帛二萬匹。經還，以勞擢閤門祇候。廝囉奉詔出兵嚮西涼，西涼有備，廝囉知不可攻，捕殺游邏數十人亟還，聲言圖再舉。元昊既屢寇邊，仁宗召對魯經，欲再遣，經固辭，貶經爲左班殿直。募敢使者，屯田員外郎劉渙應詔。渙至，廝囉迎導供帳甚厚，介騎士爲先驅，引渙至庭。廝囉冠紫羅氈冠，服金綫花袍、黄金帶、絲履，平揖不拜，延坐勞問，稱“阿舅天子安否”。道舊事則數十二辰屬，曰兔年如此，馬年如此。渙傳詔，已而廝囉召酋豪大犒，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有大功。後累加恩兼保順河西節度使、洮涼兩州刺史，又加階勛檢校官、功臣、食邑，賜器幣鞍勒馬。

川大首領。當時因元昊反叛，派左侍禁魯經拿着詔書告訴廝囉，讓他從背後襲擊元昊以分散其兵力，賜帛二萬匹。魯經回朝，因功勞擢升閤門祇候。廝囉奉詔出兵向西涼，西涼有準備，廝囉知道不可攻下，捕殺巡邏的幾十人後立刻返回，揚言打算再次舉兵。元昊已多次入侵邊境，仁宗召魯經應對，打算第二次派他出行，魯經堅决推辭，貶爲左班殿直。招募敢於出使的，屯田員外郎劉渙應詔。劉渙到後，廝囉迎接供帳招待很優厚，騎士披甲爲先驅，引導劉渙到庭。廝囉頭戴紫羅氈冠，穿着金綫花袍、黄金帶、絲履，平揖不拜，請劉渙入座加以慰問，稱“阿舅天子是否安好”。説起舊事就數十二屬相，説兔年如此，馬年如此。劉渙傳達詔命，不久廝囉召集酋長豪强大加犒勞，約定各自盡力絶不背棄，但最終不能取得大的戰功。後來接連加恩兼保順河西節度使、洮涼兩州刺史，又加階勛檢校官、功臣、食邑，賜器幣鞍勒馬。

嘉祐三年，擦羅部阿作等叛廝囉歸諒祚，諒祚乘此引兵攻掠境上，廝囉與戰敗之，獲酋豪六人，收橐駝戰馬頗衆，因降隴逋、公立、馬頗三大族。會契丹遣使送女妻其少子董氊，乃罷兵歸。

嘉祐三年，擦羅部阿作等叛離廝囉歸附諒祚，諒祚乘機領兵攻掠境内，廝囉與其交戰將其打敗，俘獲酋豪六人，收取駱駝戰馬很多，於是收降隴逋、公立、馬頗三大族。正值契丹派使者送女兒嫁給廝囉的少子董氊爲妻，就收兵回去。

治平二年夏，羌邈奔及阿叔溪心以隴、珠、阿諾三城叛諒祚歸廝囉，廝囉不禮，乃復歸諒祚，請兵還取所獻地，諒祚不之罪，爲出萬餘騎隨邈奔、溪心往取，不能克，但取邈川歸丁家五百餘帳而還。廝囉其年冬死，年六十九，第三子董氊嗣。

治平二年夏，羌邈奔及阿叔溪心以隴、珠、阿諾三城叛離諒祚歸附廝囉，廝囉没有以禮相待，就又歸附諒祚，請兵回來攻取所獻之地，諒祚没有判罪，爲其調發一萬多騎兵跟隨邈奔、溪心前去攻取，没有攻下，衹攻取邈川歸丁家五百多帳後回去。廝囉同年冬天死，時年六十九歲，第三子董氊繼位。

董氊母曰喬氏，廝囉三妻。喬氏有色，居歷精城，所部可六七萬人，號令明，人憚服之。方董氊少時，擇酋長子年與董氊相若者與之游，衣服飲食如一，以此能附其衆。董氊自九歲廝囉爲請于朝，命爲會州刺史，而喬氏封太原郡君。其二妻皆李立遵女

董氊母親叫喬氏，是廝囉的第三個妻子。喬氏貌美，居住在歷精城，部屬有六七萬人，號令嚴明，衆人都畏懼服從她。在董氊年少時，挑選與董氊年紀相仿的酋長的兒子與其交游，衣服飲食相同，因此能使他的部屬親附。董氊從九歲時廝囉爲他向朝廷請命，任命爲會州刺史，而喬氏封太原郡君。他的兩個妻子都是李立遵的女兒，

也，生瞎氊及磨氊角。立遵死，李氏寵衰，斥爲尼，置廓州，錮其子瞎氊。磨氊角結母黨李巴全竊載其母奔宗哥，廝囉不能制，磨氊角因撫有其衆。李氏以寶元二年恩賜紫衣。磨氊角亦累奉貢，初補嚴州團練使，後以思州團練使卒。所部立其子瞎撒欺丁，李氏懼孤弱不能守，乃獻皮帛、入庫廪文籍于廝囉，廝囉因受之。嘉祐三年，命欺丁爲順州刺史。瞎氊居龕谷，屢通貢，授澄州團練使，先卒。子木征居河州，母弟瞎吴叱居銀川。

生瞎氊及磨氊角。立遵死，李氏失寵，斥逐爲尼，安置在廓州，禁錮其子瞎氊。磨氊角結交母黨李巴全偷偷地用車拉着他的母親逃奔宗哥，廝囉制服不了，磨氊角於是據有其部屬。李氏在寶元二年恩賜紫衣。磨氊角也多次進奉貢物，起初補爲嚴州團練使，後任思州團練使至死。部下立其子瞎撒欺丁，李氏害怕勢力孤弱不能據守，就向廝囉進獻皮帛、入庫廪文簿，廝囉於是接受了。嘉祐三年，任命欺丁爲順州刺史。瞎氊居住在龕谷，多次來進貢，授澄州團練使，先已死去。子木征居住在河州，母弟瞎吴叱居住在銀川。

廝囉地既分，董氊最强，獨有河北之地，其國大抵吐蕃遺俗也。懷恩惠，重財貨，無正朔。市易用五穀、乳香、硇砂、罽毯、馬牛以代錢帛。貴虎豹皮，用緣飾衣裘。婦人衣錦，服緋紫青緑。尊釋氏。不知醫藥，疾病召巫覡視之，焚柴聲鼓，謂之"逐鬼"。信咒詛，或以决事，訟有疑，使詛之。訟者上辭牘，藉之以帛，事重則以錦。亦有鞭笞杻械諸獄具。人喜啖生物，無蔬茹醯醬，獨知用鹽爲滋味，而嗜酒及茶。居板屋，富姓以氈爲幕，多並水爲鞦韆戲。貢獻謂之"般次"，自言不敢有貳則曰"心白向漢"云。其後，河州、武勝軍諸族寖驕，閉于闐諸國朝貢道，擊奪般次。詔邊將問罪。已而董氊遣使奉貢入謝，上慰納焉。

廝囉的領地分割以後，董氊最强大，獨占黄河以北的土地，其國大致沿用吐蕃遺俗。懷慕恩惠，重視財貨，没有正朔曆法。交易用五穀、乳香、硇砂、罽毯、馬牛以代替錢帛。看重虎豹皮，用來裝飾衣裘的邊緣。婦人穿錦衣，服色緋紫青緑。尊奉釋迦牟尼。不懂醫藥，有病召來巫覡看視，燒柴敲鼓，叫作"驅鬼"。相信詛咒，有時用來斷事，案情可疑，就讓人詛咒。上訴的人遞上告狀，用帛墊着，事情重大就用錦。也有鞭笞杻械各種刑具。人們喜歡生吃食物，没有蔬菜醋醬，衹知道用鹽調味，嗜好酒及茶。住木板屋，富家用氈爲帳幕，多在水邊玩鞦韆。進貢叫作"般次"，自稱不敢有二心就説"心白向漢"。此後，河州、武勝軍各族漸漸驕横，阻隔于闐各國朝貢的道路，襲擊搶奪貢物。下詔邊將問罪。不久董氊派使者奉獻貢物入朝謝罪，皇上加以撫慰收下了。

初，廝囉死，董氊嗣爲保順軍節度使、檢校司空。神宗即位，加太保，進太傅。熙寧元年，封其母安康郡太君，以其子藺逋比爲錦州刺史。三年，夏人寇環慶，董氊乘虚入其境，大克獲。賜璽書袍帶奬激之。王韶既定熙河，其首領青宜結鬼章寇河州踏白城，景思立死焉。帝命邊臣

當初，廝囉死去，董氊繼任保順軍節度使、檢校司空。神宗即位，加太保，進太傅。熙寧元年，封其母安康郡太君，以其子藺逋比爲錦州刺史。三年，夏人入侵環慶，董氊乘虚進入其疆土，大有擄獲。賜璽書袍帶嘉奬激勵。王韶平定熙河後，其首領青宜結鬼章入侵河州踏白城，景思立身亡。皇帝命令邊臣進行招撫。十年，以鬼章及阿里骨都任刺史。董氊進貢真珠、乳香、

招來之。十年，以鬼章及阿里骨皆爲刺史。董氊貢真珠、乳香、象牙、玉石、馬，賜以銀、綵、茶、服、緡錢，改西平節度使，遣供奉官郭英齎詔書、器幣至其國。

象牙、玉石、馬，賜以銀、綵、茶、服、緡錢，改任西平節度使，派供奉官郭英帶着詔書、器幣到他的國家。

方鬼章犯境時，列帳訥兒温及禄尊率部族叛附之，既來降，又陰與董氊通。元豐初，詔知岷州种諤集酋長斬之，以妻女田產賜降將俞龍珂。二年，遣景青宜党令支貢方物，以令支爲珍州刺史，賜董氊錢萬緡，銀綵千計。三年，邈川城主温訥支郢成及叔溪心、弟阿令京等款塞，以郢成爲會州團練使，溪心内殿崇班，令京西頭供奉官，餘族人皆殿直奉職。

當鬼章侵犯境土時，列帳訥兒温及禄尊率領部族反叛依附他。來歸降後，又暗中與董氊來往。元豐初，下詔知岷州种諤召集酋長把他們斬了，將妻女田產賜給降將俞龍珂。二年，派景青宜党令支進貢方物，以令支任珍州刺史，賜董氊錢一萬緡，銀綵數千。三年，邈川城主温訥支郢成及叔溪心、弟阿令京等歸順，以郢成任會州團練使，溪心任内殿崇班，令京任西頭供奉官，其他族人都爲殿直奉職。

四年，王師討夏，會其兵。董氊遣酋長抹征等率三萬人赴党龍耳江及隴、朱、珂諾，又集六部兵十二萬，約以八月分三路與官軍會。帝以其協濟軍威，事功可紀，由常樂郡公進封武威郡王，鬼章、阿里骨、党令支皆團練使，心牟欽氊、阿星、李叱臘欽爲刺史。

四年，王師討伐夏，會合其軍隊。董氊派酋長抹征等率領三萬人前去党龍耳江及隴、朱、珂諾，又集合六部軍隊十二萬人，約定在八月分三路與官府軍隊會合。皇帝因其協助出兵，功勞可記，由常樂郡公進封武威郡王，鬼章、阿里骨、党令支都爲團練使，心牟欽氊、阿星、李叱臘欽爲刺史。

夏人欲與之通好，許割賂斫龍以西地，云如歸我，即官爵恩好一如所欲。董氊拒絶之，訓整兵甲，以俟入討，且遣使來告。帝召見其使，使歸語董氊盡心守圉；每稱其上書情辭忠智，雖中國士大夫存心公家者不過如此。知邈川事力固不足與夏人抗，但欲解散其謀，使不與結和而已，故終不能大有功。

夏人想與董氊交好，答應把斫龍以西的土地割送給他，説如果歸附我方，則官爵恩好全部滿足你們的要求。董氊加以拒絶，訓練整頓軍隊，以等待討伐，而且派使者前來通報。皇帝召見其使者，讓他回去告訴董氊盡心守衛邊境；常常稱贊他的上書感情與言辭忠誠而有才智，即使是中國一心爲公的士大夫也不過如此。知道邈川的勢力本來不足以與夏人抗衡，衹是想打消其圖謀，讓其不與夏人結交通好而已，所以最終不能有大功。

哲宗立，加檢校太尉。元祐元年，卒。藺逋叱已死，養子阿里骨嗣。

哲宗即位，加檢校太尉。元祐元年，卒。藺逋叱已死，養子阿里骨繼位。

阿里骨本于闐人。少從其母給事董氊，故養爲子。元豐蘭州之戰最有功，自肅州團練使進防禦使。董氊

阿里骨原是于闐人。從小跟隨其母事奉董氊，所以被當作兒子撫養。元豐蘭州之戰中最有功勞，從肅州團練使進防禦使。董氊病重，召

病革，召諸酋領至青唐，謂曰："吾一子已死，惟阿里骨母嘗事我，我視之如子。今將以種落付之，何如？"諸酋聽命。既嗣事，遣使修貢。

元祐元年，以起復冠軍大將軍、檢校司空爲河西軍節度使，封寧塞郡公。里骨頗峻刑殺，其下不遑寧。詔飭以推廣恩信，副朝廷所以封立、前人所以付與之意。二年，遂逼鬼章使率衆據洮州。羌結藥密者使所部怯陵來告，里骨執怯陵，結藥密懼，携妻子南歸。鬼章又使其子結呃齪入寇，心牟欽氈、温溪心不肯從，詔以二人爲團練使。八月，鬼章就擒，檻送京師；尋赦之，授陪戎校尉，遣居秦州，聽招其子以自贖。

明年，里骨奉表謝罪。詔熙河無復出兵，許貢奉如故，加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其廓州主魯尊欲焚拆河橋歸漢，熙州以聞。哲宗以里骨既通貢，不可有納叛之名，欲弗納，又封其妻溪尊勇丹爲安化郡君，子邦彪籛爲鄯州防禦使，弟南納支爲西州刺史。鬼章死，詔焚付其骨。

紹聖元年，以師子來獻。帝慮非其土性，厚賜而還之。三年，卒，年五十七。瞎征嗣。

瞎征，即邦彪籛也。以紹聖四年正月爲河西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寧塞郡公。性嗜殺，部曲睽貳。大酋心牟欽氈之屬有異志，忌瞎征季父蘇南党征雄勇多智，共誣其謀逆，瞎征不能察而殺之，盡誅其黨，獨籛羅結逃奔溪巴温。

溪巴温者，董氈疏族也，自阿里骨之立，去依隴逋部，河南諸羌多歸之。籛羅結奉溪巴温長子杓拶據溪哥城。瞎征討殺杓拶，籛羅結奔河州，説王贍以取青唐之策。已而温入溪哥

集各位酋長首領到青唐，對他們説："我一子已死，衹有阿里骨之母曾事奉我，我把他當作兒子看待。現在打算把種族部落交付他，怎麽樣？"各酋長聽從命令。繼任以後，派使者來進貢。

元祐元年，以起復冠軍大將軍、檢校司空爲河西軍節度使，封寧塞郡公。里骨刑罰殺戮很嚴厲，其部下不得安寧。下詔告誡要推廣恩德信義，以符合朝廷之所以封立、前人之所以交付的本意。二年，就逼迫鬼章讓他率領衆人占據洮州。羌人結藥密派部下怯陵來通報，里骨拘押怯陵，結藥密害怕了，帶着妻子兒女向南歸附。鬼章又派他的兒子結呃齪入侵，心牟欽氈、温溪心不肯服從，下詔以二人爲團練使。八月，鬼章被抓獲，用檻車押送京師；不久赦免他，授陪戎校尉，派他到秦州居住，聽任招來其子以替自己贖罪。

第二年，里骨奉表謝罪。下詔熙河不再出兵，允許貢奉照舊，加封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其廓州主魯尊想要焚毁拆掉河橋歸漢，熙州上報。哲宗因爲里骨已經通好朝貢，不能有接納反叛之名，想不加接納，再封其妻溪尊勇丹爲安化郡君，子邦彪籛爲鄯州防禦使，弟南納支爲西州刺史。鬼章死，下詔焚尸還付其骨。

紹聖元年，來朝進獻獅子。皇帝擔心其水土不服，厚加賞賜後歸還。三年，卒，五十七歲。瞎征繼位。

瞎征，就是邦彪籛。在紹聖四年正月任河西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寧塞郡公。天性嗜好殺戮，部落離散人懷二心。大酋心牟欽氈等人有叛變的企圖，忌憚瞎征季父蘇南党征勇敢多智謀，一起誣陷他圖謀叛逆，瞎征不能明察把他殺了，把其徒黨斬盡殺絶，衹有籛羅結逃脱投奔溪巴温。

溪巴温，是與董氈關係較遠的部族，阿里骨即位後，離去依附隴逋部，河南諸羌大多歸附他。籛羅結奉溪巴温長子杓拶占據溪哥城。瞎征討伐殺了杓拶，籛羅結逃奔河州，以攻取青唐的計策勸説王贍。不久溪巴温進入溪哥城，自稱王

城，自稱王子。

元符二年七月，贍取邈川。八月，瞎征自青唐脱身來降。欽氊迎溪巴温入青唐，立木征之子隴拶爲主。九月，贍軍至青唐，隴拶出降。以邈川爲湟州，青唐爲鄯州。二酋雖降，然其種人本無歸漢意。議者謂："今不先修邈川以東城障而遽取青唐，非計也。以今日觀之，有不可守者四：自炳靈寺渡河至青唐四百里，道險地遠，緩急聲援不相及，一也；羌若斷橋塞隘，我雖有百萬之師，倉卒不能進，二也；王贍提孤軍以入，四無援兵，必生他變，三也；設遣大軍而青唐、宗哥、邈川食皆止支一月，内地無粮可運，難以久處，四也。官軍自會州還者皆憔悴，衣屨穿决，器仗不全，羌視之有輕漢心，旦夕必叛。"

閏九月，欽氊等果與青唐城中人相結，謀復奪城。山南諸羌亦叛。贍遣將破之，戮結咓齪及欽氊等九人。青唐圍解而邈川益急，夏人十萬助之。總管王愍以死戰固守，乃得免。贍棄青唐歸，巴温與其子溪賒羅撒據之。朝論請并棄邈川，且謂董氊無後，隴拶乃木征之子、唃厮囉嫡曾孫，最爲親的。於是以隴拶爲河西軍節度使、知鄯州，封武威郡公，充西蕃都護，依府州折氏世世承襲。尋賜姓名曰趙懷德；其弟邦辟勿丁咓曰懷義，爲廓州團練使、同知湟州；加瞎征檢校太傅、懷遠軍節度使。

三年三月，懷德及所降契丹、夏國、回鶻公主入見，各賜冠服，退易之，于邇英閣前後立班謝，賜食於横門。徽宗命輔臣呼與語，問何以招致溪巴温，對曰："譬如乳牛，繫其子即母須來，繫其母即子須來。俟至岷州，當遣人往諭，使之歸漢。"遂與

子。

元符二年七月，王贍攻取邈川。八月，瞎征從青唐逃脱來歸降。欽氊迎接溪巴温進入青唐，立木征之子隴拶爲主。九月，王贍軍隊到達青唐，隴拶出城投降。以邈川爲湟州，青唐爲鄯州。兩個酋長雖然歸降，但其種族百姓本無歸服之心。議事者認爲："現在不先修建邈川以東的城障却一下子攻取青唐，是謀劃不當。從現在來看，不可據守的原因有四：從炳靈寺渡過黄河到青唐四百里，路險地遠，緊急之時聲援不能到達，這是一；羌人如果斷去橋梁阻塞隘口，我方即使有百萬人的軍隊，倉猝之間不能進兵，這是二；王贍帶領孤軍進去，四面没有援兵，一定會發生意外的變故，這是三；假如派大軍而青唐、宗哥、邈川的糧食都衹够一月的開支，内地無糧可運，難以久處，這是四。官府軍隊從會州回來的都很疲勞，衣屨破敗，器仗不全，羌人見了後有輕視漢人之心，早晚一定會叛變。"

閏九月，欽氊等果然與青唐城中人相勾結，陰謀重新奪回青唐城。山南各羌也發生叛變。王贍派將領打敗他們，殺死結咓齪及欽氊等九人。青唐解圍而邈川形勢更加緊急，夏人十萬進行援助。總管王愍以死戰堅守，纔得幸免。王贍放棄青唐回來，巴温與其子溪賒羅撒占據了它。朝廷議論請求一同放棄邈川，而且認爲董氊没有後代，隴拶是木征之子、唃厮囉的嫡傳曾孫，最爲親近。於是以隴拶爲河西軍節度使、知鄯州，封武威郡公，充西蕃都護，依府州折氏世世承襲。不久賜姓名叫趙懷德；其弟邦辟勿丁咓叫趙懷義，爲廓州團練使、同知湟州；加瞎征檢校太傅、懷遠軍節度使。

三年三月，懷德及所歸降的契丹、夏國、回鶻公主入朝覲見，各賜冠服，退下更换，在邇英閣前後站立按位次謝恩，在横門賜食。徽宗命輔臣把他叫來説話，詢問怎樣招來溪巴温，回答説："譬如乳牛，繫住其子那麼母牛一定會來，繫住母牛那麼其子一定會來。等到了岷州，一定派人前去通告，讓他歸服漢王。"就與瞎征都回

瞎征俱還湟州。溪賒羅撒謀襲殺懷德，懷德奔河南。瞎征不自安，求內徙，詔居鄧州。崇寧元年，卒。三年，王厚復湟、鄯。懷德至京師，拜感德軍節度使，封安化郡王。

趙思忠即瞎氈之子木征也。瞎氈死，木征不能自立，青唐族酋瞎藥雞囉及僧鹿遵迎之居洮州，欲立以服洮岷疊宕、武勝軍諸羌。秦州以其近邊，逐之，乃還河州，後徙安江城，董氈欲羈屬之，不能有也。母弟瞎吳叱，別居銀川聶家山，至和初，補本族副軍主。嘉祐中，爲河州刺史。王韶經略熙河，遣僧智緣往說之，啖以厚利，因隨以兵；前後殺其老弱數千，焚族帳萬數，得腹心酋領十餘人，又禽其妻子，皆不殺。遂以熙寧七年四月舉洮、河二州來降，賜以姓名，拜榮州團練使。封其母郢成結遂寧郡太夫人，妻包氏咸寧郡君。弟董谷賜名繼忠，補六宅副使。結吳延征賜名濟忠，瞎吳叱曰紹忠，巴氈角曰醇忠，巴氈抹曰存忠；長子邦辟勿丁呡曰懷義，次蓋呡曰秉義：皆超拜官。以思忠爲秦州鈐轄，不莅事，而乞主熙河羌部，經略司以爲不可。詔以二州給地五十頃。後遷合州防禦使，卒，贈鎮洮軍節度觀察留後。

到湟州。溪賒羅撒陰謀襲擊殺死懷德，懷德逃奔河南。瞎征自覺不安，請求遷徙到內地，下詔在鄧州居住。崇寧元年，卒。三年，王厚收復湟、鄯。懷德到京師，拜感德軍節度使，封安化郡王。

趙思忠就是瞎氈之子木征。瞎氈死，木征沒有力量自立爲王，青唐族酋長瞎藥雞囉及僧鹿遵把他迎接到洮州居住，想立他以收服洮岷疊宕、武勝軍諸羌。秦州因其接近邊境，將他們趕走，就回到河州，後來遷徙到安江城，董氈想使他們歸屬自己，沒能做到。母弟瞎吳叱，另居銀川聶家山，至和初，補本族副軍主。嘉祐中，任河州刺史。王韶經略熙河，派僧智緣前去說服，誘以厚利，因此派兵跟隨；前後殺其老弱數千人，焚燒族帳數萬，俘獲心腹酋長首領十多人，又抓獲其妻子兒女，都沒有殺。就在熙寧七年四月舉獻洮、河二州來歸降，賜以姓名，拜榮州團練使。封其母郢成結遂寧郡太夫人，妻包氏咸寧郡君。弟董谷賜名繼忠，補六宅副使。結吳延征賜名濟忠，瞎吳叱爲紹忠，巴氈角爲醇忠，巴氈抹爲存忠；長子邦辟勿丁呡爲懷義，次子蓋呡爲秉義，都超例拜官。以思忠任秦州鈐轄，沒有到任，而乞求掌管熙河羌部，經略司認爲不可以。下詔以二州供給土地五十頃。以後遷合州防禦使，卒，贈鎮洮軍節度觀察留後。

宋史卷四百九十三

列傳第二百五十二

蠻夷(一)

西南溪峒諸蠻(上)

古者帝王之勤遠略，耀兵四裔，不過欲安内而捍外爾，非所以求逞也。西南諸蠻夷，重山複嶺，雜厠荆、楚、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乃欲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之地，疲易使之衆而得梗化之氓，誠何益哉！樹其酋長，使自鎮撫，始終蠻夷遇之，斯計之得也。然無經久之策以控馭之，�

古時帝王勤於在遠方建立武功，在四方邊裔顯揚兵威，不過是想要安定境内而抵禦外族而已，不是以此求得快心逞意。西南諸蠻夷，重山叠嶺，交錯地分布在荆、楚、巴、黔、巫中間，四面都是朝廷境土。却要拿着上等肥沃田地所出的徵賦去攻取不毛之地，使容易驅使的人們疲勞而獲得頑固不化的百姓，究竟有什麽好處呢？立其酋長，讓他們自己鎮守安撫，自始至終以蠻夷對待他們，這是正確的方法。但是没有長久的計策來控制他們，狌䝤就會露出跳梁的本性，或因仇隙相繼不斷，或被饑饉所迫，長嘯而起，出則衝前突襲州縣，入則憑恃固守山林，以致不得不派兵討伐緝捕，雖能鏟除，但其百姓深受其苦了。宋依靠禮法教化可是忽略了武力防衛，也難道是以前的帝王控制遠地的辦法嗎！

西南溪峒諸蠻(上)

西南溪峒諸蠻皆盤瓠種，唐虞爲要服。周世，其衆彌盛，宣王命方叔伐之。楚莊既霸，遂服於楚。秦昭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漢改爲武陵。後漢建武中，大爲寇鈔，遣伏波將軍馬援等至臨沅擊破之，渠帥飢困乞降。歷晉、宋、齊、梁、陳，或叛或服。隋置辰州，唐置錦州、溪州、巫州、敍州，皆其地

西南溪峒諸蠻都是盤瓠的種裔，唐虞時爲王畿之外邊遠地區。周代時，其族人更加興盛，宣王命令方叔加以討伐。楚莊王稱霸後，就服從楚。秦昭王派白起討伐楚，掠取蠻夷，設立黔中郡，漢代改成武陵。後漢建武年間，大肆入侵搶劫，派伏波將軍馬援等到臨沅擊敗他們，其首領飢餓困乏乞求投降。經歷晉、宋、齊、梁、陳，時而叛變時而歸服。隋設立辰州，唐設立錦州、溪州、巫州、敍州，都是這些地方。唐末之

也。唐季之亂，蠻酋分據其地，自署爲刺史。晋天福中，馬希範承襲父業，據有湖南，時蠻猺保聚，依山阻江，殆十餘萬。至周行逢時，數出寇邊，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無寧歲。

亂，蠻夷酋長分别占據其地，自命爲刺史。晋天福年間，馬希範繼承父業，占據湖南，當時蠻瑶聚衆守衛，依山阻江，大約有十多萬人。到周行逢時，多次出兵入侵邊境，進逼辰、永二州，掠殺百姓家畜不得安寧。

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厄、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猺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行逢時，屢以戰鬥立功，蠻黨伏之。太祖召至闕下，察其可用，擢辰州刺史，官其子爲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恩，誓死報效。至州日訓練土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復召至闕，面加獎激，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允成爲辰州推官。再雄盡瘁邊圉，五州連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庾，終太祖世，邊境無患。又有溪州刺史彭士愁等以溪、錦、獎州歸馬氏，立銅柱爲界。

太祖攻下荆、湖後，想要獲得瞭解蠻夷情况、熟悉地形險要、智勇雙全可擔此任的人加以控制安撫。有辰州瑶人秦再雄，身高七尺，勇武多智謀，在行逢時，多次因作戰立功，蠻人徒黨很敬服他。太祖召他到朝，發現他可以任用，提升爲辰州刺史，加官其子爲殿直，賞賜很豐厚，又讓他自行辟用吏屬，給予一州的租賦。再雄感恩，誓死報效朝廷。到州時訓練地方兵，得到三千人，都能披着鎧甲渡河，經過山嶺飛越溝塹，像猿猱一樣敏捷。又挑選親校二十人分别派到各蠻，以傳達朝廷招撫之意，無不聽從，各得降表以上報。太祖大喜，又召到朝廷，當面加以嘉獎勉勵，改辰州團練使，又以他的門客王允成爲辰州推官。再雄爲邊境事務盡心盡力，五州連綿幾千里，没有增加一名士兵，没有耗費府庫糧倉的積蓄，直到太祖去世，邊境没有禍患。又有溪州刺史彭士愁等以溪、錦、獎州歸服馬氏，立銅柱爲界。

建隆四年，知溪州彭允林、前溪州刺史田洪贇等列狀歸順，詔以允林爲溪州刺史，洪贇爲萬州刺史。允林卒，以其子師皎代爲刺史。四月，水門都虞候林抱義上辰、叙二州圖。

建隆四年，知溪州彭允林、前溪州刺史田洪贇等列狀歸順，下詔以允林爲溪州刺史，洪贇爲萬州刺史。允林去世，以其子師皎代任刺史。四月，水門都虞候林抱義獻上辰、叙二州地圖。

乾德二年四月，溪、叙、獎等州民相攻劫，遣殿直牛允齎詔諭之，乃定。三年七月，珍州刺史田景遷内附，五溪團練使、洽州刺史田處崇上言："湖南節度馬希範建叙州潭陽縣爲懿州，署臣叔父萬盈爲刺史。希範卒，其弟希萼襲位，改爲洽州，願復舊名。"詔從其請。十二月，詔溪州宜充五溪團練使，刻印以賜之。四年，南州進銅鼓内附，下溪州刺史田

乾德二年四月，溪、叙、獎等州百姓互相攻打搶劫，派殿直牛允持詔前去曉諭，就安定下來。三年七月，珍州刺史田景遷歸附内地，五溪團練使、洽州刺史田處崇上言："湖南節度馬希範建叙州潭陽縣爲懿州，任命臣叔父萬盈爲刺史。希範死後，其弟希萼繼位，改爲洽州，希望恢復原名。"下詔同意他的請求。十二月，下詔溪州應充五溪團練使，刻印賜給他。四年，南州進獻銅鼓歸附内地，下溪州刺史田思遷也以銅鼓、虎皮、麝臍來進貢。五年冬，以溪州團練使

思遷亦以銅鼓、虎皮、麝臍來貢。五年冬，以溪州團練使彭允足爲濮州牢城都指揮使，溪州義軍都指揮使彭允賢爲衛州牢城都指揮使，珍州録事參軍田思曉爲博州牢城都指揮使。允足等溪峒酋豪據山險，持兩端，故因其入朝而置之内地。

彭允足爲濮州牢城都指揮使，溪州義軍都指揮使彭允賢爲衛州牢城都指揮使，珍州録事參軍田思曉爲博州牢城都指揮使。允足等溪峒酋豪占據山中險要，反覆不定，所以趁其入朝把他們安置在内地。

開寶元年，珍州刺史田景遷言，本州連歲災沴，乞改爲高州，從之。八年，景遷卒，其子衙内都指揮使彦伊來請命，即以爲刺史。九年，獎州刺史田處達以丹砂、石英來貢。

開寶元年，珍州刺史田景遷上言，本州連年因陰陽之氣不和引起災害，乞求改爲高州，同意了。八年，景遷去世，其子衙内都指揮使彦伊來請命，就任命他爲刺史。九年，獎州刺史田處達以丹砂、石英來進貢。

太平興國二年，懿州刺史、五溪都團練使田漢瓊以其子、弟、女夫、大將、五溪統軍都指揮使田漢度而下十二人來貢，詔并加檢校官以獎之。三年，夷州蠻任朗政等來貢。七年，詔辰州不得移部内馬氏所鑄銅柱。溪州刺史彭允殊上言："刺史舊三年則爲州所易，望朝廷禁止。"賜敕書安撫之。八年，錦、溪、叙、富四州蠻相率詣辰州，言願比内郡輸租税。詔長吏察其謡俗情僞，并按視山川地形圖畫來上，卒不許。懿州刺史田漢瓊、錦州刺史田漢希上言，願兩易其地，詔從之。又以知叙州舒德郛爲刺史。

太平興國二年，懿州刺史、五溪都團練使田漢瓊以其子、弟、女婿、大將、五溪統軍都指揮使田漢度以下十二人來朝貢，下詔都加檢校官以資嘉獎。三年，夷州蠻任朗政等來朝貢。七年，下詔辰州不許移動轄内馬氏所鑄銅柱。溪州刺史彭允殊上言："刺史以前三年就被州上更换，希望朝廷禁止。"賜敕書加以安撫。八年，錦、溪、叙、富四州蠻人相繼到辰州，上言希望依照内郡標準繳納租税。下詔長官考察其風俗習慣人情真僞，以及視察山川地形畫成地圖來獻上，最終没有同意。懿州刺史田漢瓊、錦州刺史田漢希上言，希望互换其地，下詔同意了。又以知叙州舒德郛爲刺史。

雍熙元年，黔南言溪峒夷獠疾病，擊銅鼓、沙鑼以祀神鬼，詔釋其銅禁。

雍熙元年，黔南上言溪峒夷僚生病，敲銅鼓、沙鑼以祭祀鬼神，下詔開放其銅禁。

淳化二年，知晃州田漢權言，本管砂井步夷人粟忠獲古晃州印一鈕來獻。因請命以漢權爲晃州刺史。又以五溪諸州統軍、鶴州刺史向通漢爲富州刺史，從其請也。是年，荆湖轉運使言，富州向萬通殺皮師勝父子七人，取五藏及首以祀魔鬼。朝廷以其遠俗，令勿問。三年，晃州刺史田漢權、錦州刺史田保全遣使來貢。五

淳化二年，知晃州田漢權上言，本管砂井步夷人粟忠獲得古晃州印一鈕來進獻。於是請求任命漢權爲晃州刺史。又以五溪諸州統軍、鶴州刺史向通漢爲富州刺史，這是應他的請求。同年，荆湖轉運使上言，富州向萬通殺死皮師勝父子七人，取五臟及頭以祭祀魔鬼。朝廷因其爲遠方的習俗，下令不要過問。三年，晃州刺史田漢權、錦州刺史田保全派使者來朝貢。五年，以舒德言爲元州刺史。獎、晃、叙、懿、元、錦、

年，以舒德言爲元州刺史。獎、晃、叙、懿、元、錦、費、福等州皆來貢，上親視器幣以賜之。

至道元年，高州、溪州并來貢。二年，上親祀南郊，富州刺史向通漢上言："聖人郊祀，恩浹天壤，況五溪諸州連接十洞，控西南夷戎之地。惟臣州自昔至今，爲辰州墻壁，障護辰州五邑，王民安居。臣雖僻處遐荒，洗心事上，伏望陛下察臣勤王之誠，因兹郊禮，特加真命。"詔加通漢檢校司徒，進封河内郡侯。

咸平元年，通漢又言請定租賦，真宗以荒服不征，弗之許。其年，古州刺史向通展以芙蓉朱砂二器、馬十匹、水銀千兩來獻，詔有司鑄印以賜通展。二年，以下溪州刺史彭允殊爲右千牛衛將軍致仕，以其侄文勇爲刺史。三年，高州刺史田彦伊遣子貢方物及輸兵器。四年，其酋向君猛又遣弟君泰來朝。上溪州刺史彭文慶來貢水銀、黄蠟。

五年正月，天賜州蠻向永豐等二十九人來朝。夔州路轉運使丁謂言："溪蠻入粟實緣邊寨栅，頓息施、萬諸州饋餉之弊。臣觀自昔和戎安邊，未有境外轉糧給我戍兵者。"先是，蠻人數擾，上召問巡檢使侯延賞，延賞曰："蠻無他求，唯欲鹽爾。"上曰："此常人所欲，何不與之?"乃詔諭丁謂，謂即傳告陬落，群蠻感悦，因相與盟約，不爲寇鈔，負約者，衆殺之。且曰："天子濟我以食鹽，我願輸與兵食。"自是邊穀有三年之積。七月，高州刺史田彦伊子承寶等百二十二人來朝，賜巾服、器幣，以承寶爲山河使、九溪十峒撫諭都監。

六年四月，丁謂等言，高州義軍

費、福等州都來朝貢，皇上親自過目器幣加以賞賜。

至道元年，高州、溪州一起來進貢。二年，皇上親自祭祀南郊，富州刺史向通漢上言："聖人郊祀，恩澤沾潤天地，何况五溪諸州連接十洞，控制西南夷戎之地。臣州自古至今，爲辰州的屏障，蔽護辰州五邑，朝廷百姓平安居處。臣雖處遠方僻地，一心事奉皇上，希望陛下體察臣爲王事盡力的誠心，趁此郊祀，特加真命。"下詔加通漢檢校司徒，進封河内郡侯。

咸平元年，通漢又上言請求確定租賦，真宗因其爲荒服不加徵收，没有同意。同年，古州刺史向通展以芙蓉朱砂二器、馬十匹、水銀一千兩來進獻，下詔有司鑄印賜給通展。二年，以下溪州刺史彭允殊爲右千牛衛將軍退休，以其侄文勇任刺史。三年，高州刺史田彦伊派兒子進貢方物以及繳納兵器。四年，其酋長向君猛又派弟弟君泰來朝。上溪州刺史彭文慶來進貢水銀、黄蠟。

五年正月，天賜州蠻向永豐等二十九人來朝。夔州路轉運使丁謂上言："溪蠻輸送糧粟充實沿邊寨栅，頓時除去了施、萬等州饋送糧餉的弊病。臣觀從古以來和戎安邊，没有從境外轉運糧食供給我方駐兵的。"在此之前，蠻人多次侵擾，皇上召問巡檢使侯延賞，延賞説："蠻人别無他求，衹想得到鹽而已。"皇上説："這是一般人的要求，爲什麽不給他們呢?"就下詔告諭丁謂，丁謂就傳言告訴各個部落，群蠻感激欣悦，因此互相訂下盟約，不加侵掠，違背盟約的，被衆人殺死。而且説："天子濟助我以食鹽，我願意運送兵糧。"從此邊境穀物有三年的儲積。七月，高州刺史田彦伊之子承寶等一百二十二人來朝，賜巾服、器幣，以承寶爲山河使、九溪十峒撫諭都監。

六年四月，丁謂等上言，高州義軍務頭角田

務頭角田承進等擒生蠻六百六十餘人，奪所略漢口四百餘人。初，益州軍亂，議者恐緣江下峽，乃集施、黔、高、溪蠻豪子弟捍禦，群蠻因熟漢路，寇略而歸。謂等至，即召與盟，令還漢口，既而有生蠻違約，謂遣承進率衆及發州兵擒獲之，焚其室廬，皆震慴伏罪。謂乃置尖木寨施州界，以控扼之，自是寇鈔始息，邊溪峒田民得耕種。七月，南高州義軍指揮使田彥强、防虞指揮使田承海來貢，施州叛蠻譚仲通等三十餘人來歸。

景德元年，高州五姓義軍指揮使田文都來貢。富州刺史向通漢遣使潭州營佛事，以報朝廷存恤之惠。二年，夔州路降蠻首領皆自署職名，請因而命之，上不許，第令次補牙校。是歲，辰州諸蠻攻下溪州，爲其刺史彭儒猛擊走之，擒酋首以獻，詔賜儒猛錦袍、銀帶。儒猛自陳母老，願被恩典，詔特加邑封。十二月，荆湖北路言，溪峒團練使彭文綰送還先陷漢口五十人，詔授文綰檢校太子賓客，知中彭州。其年，懿州刺史田漢希卒，以其子漢能爲刺史。三年，高州新附蠻酋八十九人來貢。五溪都防禦使向通漢表求追贈父母，從之。溪州刺史彭文慶率溪峒群蠻來朝。又高州諸名豪百餘人入貢。四年五月，以高州刺史田彥伊子承寶爲寧武郎將，高州土軍都指揮使田思欽爲安化郎將。其年，宜州軍亂，朝廷恐宜、融溪峒因緣侵擾，因降詔約勒首領，皆奉詔，部分種族，無敢輒動。

大中祥符元年，夔州路言，五團蠻嘯聚，謀劫高州，欲令暗利寨援之。上以蠻夷自相攻，不許發兵。三月，知元州舒君强、知古州向光普

承進等抓獲生蠻六百六十多人，奪回掠去的漢人四百多人。當初，益州軍隊作亂，議事者擔心他們沿江下峽，就集合施、黔、高、溪蠻人豪强子弟抵禦，群蠻因此熟悉漢路，侵掠而回。丁謂等一到，就召集他們與他們訂下盟約，命令他們歸還漢人，不久有生蠻違背盟約，丁謂派承進率領部下及調發州兵擒獲他們，焚毁其房屋，都震恐伏罪。丁謂就設立尖木寨施州地界，加以控制，從此侵奪纔得平息，邊境溪峒之田百姓得以耕種。七月，南高州義軍指揮使田彥强、防虞指揮使田承海來進貢，施州叛蠻譚仲通等三十多人來歸附。

景德元年，高州五姓義軍指揮使田文都來進貢。富州刺史向通漢派人在潭州營辦佛事，以報答朝廷撫恤的恩惠。二年，夔州路降蠻首領都自設職名，請求依此加以任命，皇上没有同意，祇讓他們依次補任牙校。同年，辰州諸蠻進攻下溪州，被其刺史彭儒猛擊退，擒獲酋長首領獻上，下詔賜儒猛錦袍、銀帶。儒猛自稱母親年老，希望加以恩典，下詔特加封邑。十二月，荆湖北路上言，溪峒團練使彭文綰送還以前陷落的漢人五十人，下詔授文綰檢校太子賓客，知中彭州。同年，懿州刺史田漢希去世，以其子漢能爲刺史。三年，高州新近歸附蠻酋八十九人來進貢。五溪都防禦使向通漢上表要求追贈父母，同意了。溪州刺史彭文慶率領溪峒群蠻來朝。又高州各位有名豪傑一百多人入朝進貢。四年五月，以高州刺史田彥伊之子承寶爲寧武郎將，高州土軍都指揮使田思欽爲安化郎將。同年，宜州軍隊作亂，朝廷擔心宜、融溪峒趁機侵擾，於是降詔約束首領，都奉詔，部署種族，不敢輕舉妄動。

大中祥符元年，夔州路上言，五團蠻聚衆起事，圖謀攻劫高州，想讓暗利寨支援他們。皇上因是蠻夷自相進攻，不同意派兵。三月，知元州舒君强、知古州向光普都加銀青光禄大夫、檢

并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八月，黔州言，磨嵯、洛浦蠻首領龔行滿等率族二千三百人歸順。十月，溪峒諸蠻獻方物于泰山。三年，澧州言，慈利縣蠻相仇劫，知州劉仁霸請率兵定之。上恐深入蠻境，使其疑懼，止令仁霸宣諭詔旨，遂皆感服。四年，安、遠、順、南、永寧、濁水州蠻酋田承曉等三百七十三人來貢。五年，詔："昨許溪峒蠻夷歸先劫漢口及五十人者，特署職名，仍聽來貢。如聞緣此要利，輒掠邊民充數，所在切辨察之。"其年，夔蠻千五百人乞朝貢，上慮其勞費，不許。又詔：施州溪蠻朔望犒以酒殽。閏十月，五溪蠻向貴升及磨嵯、洛浦蠻來貢。六年，夔州蠻彭延暹、龔才晃等來貢。辰州溪峒都指揮使魏進武率山猺數百人數寇城寨，朝廷不欲發兵窮討，乃降詔招諭。七年，進武詣吏請罪，署爲三班借職，監房州稅，仍賜裝錢。八年，詔中彭州彭文綰歲賜錦袍。

天禧元年，溪州蠻寇擾，遣兵討之。二年，辰州都巡檢使李守元率兵入白霧團，擒蠻寇十五人，斬首百級，降其酋二百餘人。知辰州錢絳等入下溪州，破寨柵，斬蠻六十餘人，降老幼千餘。刺史彭儒猛亡入山林，執其子仕漢等赴闕。詔高州蠻，捕儒猛來獻者厚加賞典。其年，儒猛因順州蠻田彥晏上狀本路，自訴求歸，轉運使以聞，上哀憐之，特許釋罪。儒猛乃奉上所略民口、器甲，詔辰州通判劉中象召至明灘，與歃血要盟，遣之。詔以仕漢爲殿直，儒霸、儒聰爲借職，賜冠帶、緡帛。富州刺史向通漢率所部來朝，貢名馬、丹砂、銀裝劍槊、兜鍪、彩牌等物，詔

校太子賓客。八月，黔州上言，磨嵯、洛浦蠻首領龔行滿等率領族人二千三百人歸順。十月，溪峒諸蠻到泰山進獻方物。三年，澧州上言，慈利縣蠻相互仇殺搶劫，知州劉仁霸請求率兵去平定。皇上擔心深入蠻人之境，使其疑心畏懼，衹命令仁霸宣告詔書旨意，就都感動順服。四年，安、遠、順、南、永寧、濁水州蠻酋長田承曉等三百七十三人來進貢。五年，下詔："前日允許溪峒蠻夷歸還先前劫掠的漢人到五十人的，特別署任職名，并聽任來朝進貢。如聽説趁此求利，擅自掠奪邊民以充數的，所在之處一定要加以分辨明察。"同年，夔蠻一千五百人乞求朝貢，皇上考慮其耗費勞力費用，没有同意。又下詔：施州溪蠻每逢朔望以酒菜犒勞。閏十月，五溪蠻向貴升及磨嵯、洛浦蠻來朝貢。六年，夔州蠻彭延暹、龔才晃等來朝貢。辰州溪峒都指揮使魏進武率領山猺幾百人多次入侵城寨，朝廷不想發兵深入討伐，就下詔書招諭。七年，進武到官府請罪，任命爲三班借職，監房州稅，并賜行裝錢。八年，下詔中彭州彭文綰每年賞賜錦袍。

天禧元年，溪州蠻侵擾，派兵討伐。二年，辰州都巡檢使李守元率領軍隊進入白霧團，擒獲蠻寇十五人，斬首一百級，收降其酋長二百多人。知辰州錢絳等進入下溪州，攻破寨柵，斬殺六十多個蠻人，收降老幼一千多人。刺史彭儒猛逃入山林，抓獲其子仕漢等赴朝。下詔高州蠻，抓獲儒猛來獻的厚加賞賜恩典。同年，儒猛通過順州蠻田彥晏向本路上奏狀書，自己陳訴要求歸附，轉運使上報此事，皇上哀憐他，特地同意免去其罪。儒猛就奉還所掠百姓、器甲，下詔辰州通判劉中象把他召到明灘，與他歃血爲盟，然後送走了他。下詔以仕漢爲殿直，儒霸、儒聰爲借職，賜冠帶、緡帛。富州刺史向通漢率領部下來朝，進貢名馬、丹砂、銀裝劍槊、兜鍪、彩牌等物，下詔賜襲衣、金帶、鞍勒馬，以及賜其子光澤以下器物錢幣不等，特地允許通漢

賜襲衣、金帶、鞍勒馬，并其子光澤以下器幣有差，特許通漢五日一朝。逾月，通漢上《五溪地理圖》，願留京師，上嘉美之，特授通漢檢校太傅、本州防禦使，還賜疆土，署其子光澤等三班職名。通漢再表欲留京師，不允，乃爲光澤等求内地監臨，及言歲賜衣，願使者至本任，并從之。既辭，又賜以襲衣、金帶。三年，通漢卒，以其子光憲知州事。其後，光澤不爲親族所容，上表納土，上察其意，不許。四年，知古州向光普遣使鼎州營僧齋，以祝聖壽。

五日一朝。過了一月，通漢獻上《五溪地理圖》，希望留在京師，皇上嘉獎稱贊他，特授通漢檢校太傅、本州防禦使，賜還疆土，任命其子光澤等三班職名。通漢第二次上表想留在京師，没有同意，就替光澤等請求内地監臨官職，以及上言每年賜衣，希望使者到達任處，都同意了。辭行後，又賜以襲衣、金帶。三年，通漢去世，以其子光憲知州事。此後，光澤不被親族所接受，上表獻納土地，皇上察覺其用意，没有同意。四年，知古州向光普派人在鼎州營建僧齋，以之爲聖上祝壽。

初，北江蠻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龍賜、天賜、忠順、保静、感化、永順州六，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州十一，總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十九州皆隸焉，謂之誓下。州將承襲，都誓主率群酋合議，子孫若弟、侄、親黨之當立者，具州名移辰州爲保證，申鈐轄司以聞，乃賜敕告、印符，受命者隔江北望拜謝。州有押案副使及校吏，聽自補置。

當初，北江蠻最大的酋長是彭氏，世代據有溪州，有三州，爲上中下溪，又有龍賜、天賜、忠順、保静、感化、永順六州，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十一州，共二十州，都設立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任都誓主，十九州都隸屬於他，稱爲誓下。州將繼任，都誓主率領衆酋長集合商議，子孫或是弟、侄、親黨當立爲將的，寫下州名移文辰州作爲保證，交到鈐轄司上報，就賜敕告、印符，接受任命的人隔江向着北方拜謝。州有押案副使及校吏，聽任自行補設。

彭氏自允殊、文勇、儒猛相繼爲下溪州刺史，至仕漢爲殿直，留西京，後輒遁歸。天聖初，以狀白辰州，自言父老兄亡，潛歸本道，願放還家屬。詔徙其家京師，舍以官第。未幾，儒猛言仕漢逃歸，誘群蠻爲亂，遣别子仕端等殺之。朝廷嘉其忠，降詔獎諭。時儒猛爲檢校尚書右僕射，特遷左僕射。又以仕端爲檢校國子祭酒，知溶州，加賜鹽三百斤、綵三十匹。彭氏有文綰者，知中彭州，即忠順州也。三年，儒猛攻殺文綰，其子儒索率其黨九十二人來歸，

彭氏從允殊、文勇、儒猛相繼任下溪州刺史，至仕漢爲殿直，留在西京，後來擅自逃回。天聖初年，以狀上報辰州，自稱父老兄亡，暗中回到本道，希望放還家屬。下詔把他家遷到京師，以官第作爲屋舍。不久，儒猛上言仕漢逃回，誘使群蠻作亂，派另外的兒子仕端等殺了他。朝廷嘉獎他的忠心，降詔獎諭。當時儒猛任檢校尚書右僕射，特遷升左僕射。又以仕端任檢校國子祭酒，知溶州，加賜鹽三百斤、綵三十匹。彭氏有叫文綰的，知中彭州，就是忠順州。三年，儒猛攻殺文綰，其子儒索帶領部屬九十二人來歸附，補儒索復州都知兵馬使，其他的人由官府供給食物。五年，儒猛死，仕端來進獻名

補儒索復州都知兵馬使，餘官爲稟給。五年，儒猛死，仕端以名馬來獻，詔還其馬，命知下溪州，賜以袍帶。七年，遂以其弟仕羲貢方物。明道初，仕端死，復命仕羲爲刺史，累遷檢校尚書右僕射。自允殊至仕羲五世矣。

仕羲有子師寶，景祐中知忠順州，慶曆四年，以罪絶其奉貢。蓋自咸平以來，始聽二十州納貢，歲有常賜，蠻人以爲利，有罪則絶之。其後，師寶數自訴，請知上溪州，皇祐二年，始從其請，朝貢如故。既而師寶妻爲仕羲取去，師寶忿恚，至和二年，與其子知龍賜州師黨舉族趨辰州，告其父之惡；且言仕羲嘗殺誓下十三州將，奪其符印，并有其地，貢奉賜予悉專之，自號如意大王，補置官屬，將起爲亂。於是知辰州宋守信與通判賈師熊、轉運使李肅之合議，率兵數千，深入討伐，以師寶爲鄉導。兵至而仕羲遁入他峒，不可得，俘其孥及銅柱，而官軍戰死者十六七，守信等皆坐貶。

自是，蠻獠數入寇鈔，邊吏不能制。朝廷姑欲無事，間遣吏諭旨，許以改過自歸，裁損五七州貢奉歲賜。初輒不聽，後遣三司副使李參、文思副使竇舜卿、侍御史朱處約、轉運使王綽經制，大出兵臨之，且馳檄招諭。而仕羲乃陳本無反狀，其僭稱號、補官屬，特遠人不知中國禮義而然，守信等輕信師寶之譖，擅伐無辜，願以二十州舊地復貢奉内屬。朝廷又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視之。嘉祐二年，仕羲乃歸所掠兵丁五十一人、械甲千八百九事，率蠻衆七百歃血就降，辰州亦還其孥及銅柱。時師寶已死，遣師黨歸知龍賜州，戒勿殺。

馬，下詔歸還其馬，命他知下溪州，賜以袍帶。七年，就讓其弟仕羲進貢方物。明道初年，仕端死，又任命仕羲爲刺史，接連遷升爲檢校尚書右僕射。從允殊到仕羲已有五代了。

仕羲有子師寶，景祐年間知忠順州，慶曆四年，因罪斷絶其貢奉。從咸平以來，開始允許二十個州繳納貢奉，每年有固定賞賜，蠻人以爲得利，有罪就斷絶。此後，師寶多次爲自己陳訴，請求知上溪州，皇祐二年，纔同意他的請求，朝貢如故。不久師寶的妻子被仕羲奪去，師寶非常憤怒，至和二年，與其子知龍賜州師黨帶領族人前去辰州，告發其父的惡行；而且説仕羲曾殺死誓下十三個州將，搶去他們的符印，占有了他們的土地，貢奉賜予全部一人獨占，自號如意大王，補任屬吏，將要起事作亂。於是知辰州宋守信與通判賈師熊、轉運使李肅之一起商議，率兵幾千，深入其地加以討伐，以師寶作爲嚮導。軍隊到後仕羲逃到其他峒，不能抓到，俘獲其妻子兒女及銅柱，而官軍作戰死了十分之六七，守信等都獲罪被貶。

從此，蠻僚多次入境侵掠，邊吏不能制止。朝廷暫且不想發動兵事，有時派官吏宣告旨意，允許他們改過歸附，裁減五七個州的貢奉歲賜。一開始總是不聽從，後來派三司副使李參、文思副使竇舜卿、侍御史朱處約、轉運使王綽經理節制，大規模出兵壓境，而且派人騎馬傳布檄文告諭招降。而仕羲就陳述原無反叛之事，其僭越稱號、補任屬吏，衹是遠方之人不知道中國禮義而做出此事，守信等輕信師寶的誹謗，擅自討伐無辜，希望以二十州舊地恢復貢奉附屬朝廷。朝廷又派殿中丞雷簡夫前去視察。嘉祐二年，仕羲就歸還所搶掠的兵丁五十一人、器械兵甲一千八百零九件，率領蠻人部屬七百人歃血投降，辰州也歸還他的妻子兒女及銅柱。當時師寶已死，派師黨回去知龍賜州，告誡不要殺他。

自是，仕羲歲奉職貢。然黠驁，數盜邊，即辰州界白馬崖下喏溪聚衆據守，朝廷數招諭，令歸侵地，不聽。熙寧三年，爲其子師綵所弑。師綵專爲暴虐，其兄師晏攻殺之，并誅其黨，納誓表于朝，并上仕羲平生鞍馬、器服，仍歸喏溪地，乃命師晏襲州事。五年，復以馬皮、白峒地來獻，詔進爲下溪州刺史，賜母妻封邑。章惇經制南北江，湖北提點刑獄李平招納師晏，誓下州峒蠻張景謂、彭德儒、向永勝、覃文猛、覃彦霸各以其地歸版籍，師晏遂降。詔修築下溪州城，并置寨於茶灘南岸，賜新城名會溪，新寨名黔安，戍以兵，隸辰州，出租賦如漢民。遣師晏詣闕，授禮賓副使、京東州都監，官其下六十有四人。

從此，仕羲每年按時進奉貢物。但狡猾難制，多次侵盜邊境，在辰州界内白馬崖下喏溪聚衆據守，朝廷多次告諭招降，讓他歸還侵奪的土地，没有聽從。熙寧三年，被其子師綵所弑。師綵專行暴虐，其兄師晏攻殺他，又誅殺其徒黨，向朝廷獻納誓表，又獻上仕羲平時所用鞍馬、器服，仍歸還喏溪地，就任命師晏繼任知州事。五年，又以馬皮、白峒之地來獻納，下詔進爲下溪州刺史，賜給母親和妻子封邑。章惇經管南北江，湖北提點刑獄李平招降師晏，誓下州峒蠻張景謂、彭德儒、向永勝、覃文猛、覃彦霸各以其地歸入朝廷領土，師晏就歸降了。下詔修築下溪州城，以及在茶灘南岸設寨，賜新城名爲會溪，新寨名爲黔安，駐扎軍隊，隸屬辰州，像漢人百姓一樣交納租賦。派師晏到朝，授禮賓副使、京東州都監，加官其部下六十四人。

元豐八年，湖北轉運司言辰州江外生蠻覃仕穩等願内附，詔不許招納。其後彭仕誠者復爲都誓主。元祐三年，羅家蠻寇鈔，詔召仕誠及都頭覃文懿等至辰州約敕之。四年，知誓下保静州彭儒武、知永順州彭儒同、知謂州彭思聰、知龍賜州彭允宗、知藍州彭士明、知吉州彭儒崇，各同其州押案副使進奉興龍節及冬至、正旦溪布有差。

元豐八年，湖北轉運司上言辰州江外生蠻覃仕穩等希望歸附内地，下詔不同意招納。此後彭仕誠又任都誓主。元祐三年，羅家蠻侵掠，下詔召仕誠及都頭覃文懿等到辰州約束誡飭。四年，知誓下保静州彭儒武、知永順州彭儒同、知謂州彭思聰、知龍賜州彭允宗、知藍州彭士明、知吉州彭儒崇，各同其州押案副使進奉興龍節及冬至、正旦溪布不等。

初，熙寧中，天子方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點刑獄趙鼎言峽州峒首刻剥亡度，蠻衆願内屬，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遂以章惇察訪湖北，經制蠻事。而南江之舒氏、北江之彭氏、梅山之蘇氏、誠州之楊氏相繼納土，創立城寨，使之比内地爲王民。北江彭氏已見前。南江諸蠻自辰州達于長沙、邵陽，各有溪峒：曰敘、曰峽、曰中勝、曰元，則舒氏居之；曰獎、曰錦、曰懿、曰

當初，熙寧年間，天子正用兵以揚威四夷，湖北提點刑獄趙鼎上言峽州峒首苛刻盤剥無度，蠻人希望歸屬内地，辰州平民張翹也上書陳述南北江利害，就以章惇察訪湖北，籌劃治理蠻人之事。而南江的舒氏、北江的彭氏、梅山的蘇氏、誠州的楊氏相繼獻納土地，創建城寨，使其與内地一樣成爲朝廷百姓。北江彭氏已見於前。南江諸蠻從辰州到長沙、邵陽，各有溪峒：爲敘、峽、中勝、元，是舒氏居住的；爲獎、錦、懿、晃，是田氏居住的；爲富、鶴、保順、天賜、古，是向氏居住的。舒氏有德郛、德言、君疆、

晃，則田氏居之；曰富、曰鶴、曰保順、曰天賜、曰古，則向氏居之。舒氏則德郛、德言、君疆、光銀，田氏則處達、漢瓊、漢希、漢能、漢權、保金，向氏則通漢、光普、行猛、永豐、永晤。皆受朝命。自治平末，光銀入貢。故事，南江諸蠻亦隸辰州，貢進則給以驛券，光銀援以爲請，詔以券九道給之。其後有峽州舒光秀者，以刻剥其衆不附。

光銀，田氏有處達、漢瓊、漢希、漢能、漢權、保金，向氏有通漢、光普、行猛、永豐、永晤。都接受朝命。從治平末年，光銀入朝進貢。舊例，南江諸蠻也隸屬辰州，進貢就給與驛券，光銀以此提出請求，下詔給與他九道驛券。此後有峽州舒光秀，因盤剥其部屬不親附。

張翹言："南江諸蠻雖有十六州之地，惟富、峽、敘僅有千户，餘不滿百，土廣無兵，加以荐饑。近向永晤與繡、鶴、敘諸州蠻自相仇殺，衆苦之，咸思歸化。願先招富、峽二州，俾納土，則餘州自歸，并及彭師晏之孱弱，皆可郡縣。"詔下知辰州劉策商度，策請如翹言。熙寧五年，乃遣章惇察訪。未幾，策卒，乃以東作坊使石鑑爲湖北鈐轄兼知辰州，且助惇經制。明年，富州向永晤獻先朝所賜劍及印來歸順，繼而光銀、光秀等亦降。獨田氏有元猛者，頗桀驁難制，異時數侵奪舒、向二族地。惇遣左侍禁李資將輕兵往招諭。資，辰州流人，曩與張翹同獻策者也，褊宕無謀，褻慢夷獠，遂爲懿、洽州蠻所殺。惇進兵破懿州，南江州峒悉平，遂置沅州，以懿州新城爲治所，尋又置誠州。

張翹上言："南江諸蠻雖有十六州的土地，衹有富、峽、敘僅有一千户，其他的不滿百户，地廣無兵，加以連年饑荒。近來向永晤與繡、鶴、敘諸州蠻自相仇殺，部衆受害，都想要歸順。希望先招撫富、峽二州，使他們獻納土地，那麽其他州自然歸順，連同彭師晏弱小，都可作爲郡縣。"下詔交付知辰州劉策商量，劉策請求按照張翹的意見行動。熙寧五年，就派章惇察訪。不久，劉策死，就以東作坊使石鑑任湖北鈐轄兼知辰州，并且幫助章惇籌劃。第二年，富州向永晤進獻前朝所賜劍及印來歸順，接着光銀、光秀等也歸降。衹剩下田氏有元猛，很凶暴詭詐難以制服，以前多次侵奪舒、向二族的土地。章惇派左侍禁李資帶領輕兵前去宣諭招降。李資，是辰州流民，以前與張翹一同獻策，器量狹小不受管束又無計謀，輕侮夷僚，就被懿、洽州蠻殺了。章惇進兵攻破懿州，南江州峒都已平定，就設立沅州，以懿州新城作爲治所，不久又設立誠州。

元祐初，傅堯俞、王巖叟言："沅、誠州創建以來，設官屯兵，布列寨縣，募役人，調戍兵，費巨萬，公私騷然，荆湖兩路爲之空竭。又自廣西融州創開道路達誠州，增置潯江等堡，其地無所有，湖、廣移賦以給一方，民不安業，願斟酌廢置。"朝廷以沅州建置至是十五年，蠻情安習已久，但廢誠州爲渠陽軍，而沅州

元祐初年，傅堯俞、王巖叟上言："沅、誠二州創建以來，設官駐兵，布置寨縣，招募役人，調發駐兵，費資巨萬，公私騷動不安，荆湖兩路因此空竭。又從廣西融州開闢道路到誠州，增設潯江等堡，其地無所出産，湖、廣移賦以供給一方，百姓不安於生業，希望慎重考慮廢置。"朝廷因沅州建置至此十五年，蠻人對此已經安適習慣，衹廢誠州爲渠陽軍，而沅州至今爲郡。元祐初年，諸蠻又反叛，朝廷正致力於休養生息，

至今爲郡。元祐初，諸蠻復叛，朝廷方務休息，痛懲邀功生事，廣西張整、融州温嵩坐擅殺蠻人，皆置之罪。詔諭湖南北及廣西路曰："國家疆理四海，務在柔遠。頃湖、廣諸蠻近漢者無所統壹，因其請吏，量置城邑以撫治之。邊臣邀功獻議，創通融州道路，侵逼峒穴，致生疑懼。朝廷知其無用，旋即廢罷；邊吏失於撫遏，遂爾扇搖。其叛酋楊晟臺等并免追討，諸路所開道路、創置堡寨并廢。"自後，五溪郡縣棄而不問。

崇寧以來，開邊拓土之議復熾，於是安化上三州及思廣洞蒙光明、樂安峒程大法、都丹團黄光明、靖州西道楊再立、辰州罩都管罵等各願納土輸貢賦。又令廣西招納左右江四百五十餘峒。宣和中，議者以爲"招致熟蕃，接武請吏，竭金帛、繒絮以啖其欲，捐高爵、厚奉以侈其心。開辟荒蕪，草創城邑，張皇事勢，僥倖賞恩。入版圖者存虛名，充府庫者亡實利。不毛之地，既不可耕；狼子野心，頑冥莫革。建築之後，西南夷獠交寇，而溪峒子蠻亦復跳梁。士卒死於干戈，官吏没於王事，肝腦塗地，往往有之。以此知納土之義，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所由生也。莫若俾帥臣、監司條具建築以來財用出入之數，商較利病，可省者省，可并者并，減戍兵漕運，而夷狄可撫，邊鄙可亡患矣！"乃詔悉廢所置初郡。其餘諸蠻，自乾興以來，或叛或服，其類不一，各以歲月次之。

乾興初，順州蠻田彦晏率其黨田承恩寇施州暗利寨，縱火而去，夔州發兵擊之，俘獲甚衆。彦晏在真宗朝爲歸德將軍、檢校太子賓客、知順州；承恩者，知保順州田彦曉子

嚴懲求功生事，廣西張整、融州温嵩因擅自殺戮蠻人獲罪，都加以治罪。下詔告諭湖南北及廣西路道："國家治理四海邊疆，致力於招撫遠人。以前湖、廣諸蠻接近漢地的没有統一的轄管，利用他們請求爲臣，按照情況設置城邑加以安撫治理。邊臣求功獻策，開通融州道路，侵逼峒穴，以致蠻人產生疑懼。朝廷知其無用，不久就廢去；邊吏没能安撫制止，就此煽惑動摇。其叛酋楊晟臺等都免於追討，各路所開闢的道路、創建的堡寨都予以廢棄。"從此以後，五溪郡縣廢棄不再過問。

崇寧以來，又紛紛提出開拓邊土的建議，於是安化上三州及思廣洞蒙光明、樂安峒程大法、都丹團黄光明、靖州西道楊再立、辰州罩都管罵等各願獻納土地交納貢賦。又命令廣西招納左右江四百五十多峒。宣和年間，議事者認爲"招來熟蕃，接連請求爲臣，竭盡金帛、繒絮以滿足他們的欲望，捐送高官、優厚的俸禄以放縱他們的野心。開闢荒地，初創城邑，誇張情勢，以求非分獲得賞賜恩典。劃入版圖的徒有虛名，充實府庫的没有實利。不毛之地，既不可耕；狼子野心，頑固不化。修築城邑以後，西南夷僚迭相入侵，而溪峒子蠻也重新横行。士卒死於干戈，官吏爲王事盡忠而死，肝腦塗地，處處都有。因此知道收納土地的意見，不衹是没有好處，而且又是引起禍害的原因。不如讓帥臣、監司分條列出建築城邑以來財用出入的數目，商量比較利弊，可以節省的節省，可以合并的合并，減少駐軍漕運，那麽夷狄可以安撫，邊境可以没有憂患了！"就下詔全部廢棄當初所設立的郡。其他諸蠻，自乾興以後，或叛或服，情况不同，各按年月排列。

乾興初年，順州蠻田彦晏率領其徒黨田承恩入侵施州暗利寨，縱火而去，夔州發兵進攻，俘獲很多人。彦晏在真宗朝爲歸德將軍、檢校太子賓客、知順州；承恩，是知保順州田彦曉的兒子。第二年，彦晏歸順獻上誓狀，願歸還所搶

也。明年，彦晏款邊上誓狀，願還所掠金帛、器械，且輸粟二千石自贖。詔拒其粟，舍其所負金帛，第令歸掠去户口。仍加彦晏寧遠將軍、檢校工部尚書，承恩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皆知州如故。後又有田忠顯者，與其黨百九人入貢。

天聖二年，知古州向光普自言，嘗創佛寺，請名報國，歲度僧一人，許之。四年，歸順等州蠻田思欽等以方物來獻，時來者三百一人，而夔州路轉運司不先以聞，詔劾之。既而又詔安、遠、天賜、保順、南、順等州蠻貢京師，道里遼遠而離寒暑之苦，其聽以貢物留施州，所賜就給之。願入貢者十人，聽三二人至闕下，首領聽三年一至。七年，黔州蠻、舒延蠻、繡州蠻向光緒皆來貢。九年，施州屬蠻覃彦綰等寇永寧寨。景祐中，澧州屬蠻五百餘人入寇。時州將崔承祐畏避不以聞，爲荆湖鈐轄司所奏，詔劾罷之。寶元二年，辰州猺獠三千餘人款附，以州將張昭懿招輯有功，進一官。

慶曆三年，桂陽監蠻猺内寇，詔發兵捕擊之。蠻猺者，居山谷間，其山自衡州常寧縣屬于桂陽、郴連賀韶四州，環紆千餘里，蠻居其中，不事賦役，謂之猺人。初，有吉州巫黄捉鬼與其兄弟數人皆習蠻法，往來常寧，出入溪峒，誘蠻衆數百人盜販鹽，殺官軍，逃匿峒中，既招出而殺之，又徙山下民他處。至是，其黨遂合五千人，出桂陽藍山縣華陰峒，害巡檢李延祚、潭州都監張克明。事聞，擢楊畋提點刑獄，督攻討事，久之不克。遂詔湖南轉運使郭輔之等招撫之，始於湖南置安撫司。蠻所至殺掠居民，縱火劫財物，被害者甚衆。

掠的金帛、器械，而且運送二千石粟爲自己贖罪。下詔拒絶其粟，放棄其所欠金帛，衹讓他們歸還搶去的人口。仍加彦晏寧遠將軍、檢校工部尚書，承恩爲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都任知州。以後又有田忠顯，與其部屬一百零九人入朝進貢。

天聖二年，知古州向光普自己上言，曾經創建佛寺，請求命名爲報國，每年超度一名僧人，同意了。四年，歸順等州蠻田思欽等來進獻方物，當時來了三百零一人，而夔州路轉運司没有事先上報，下詔彈劾他。不久又下詔安、遠、天賜、保順、南、順等州蠻到京師朝貢，道路遥遠又遭受寒暑之苦，可允許把貢物留在施州，所賜之物就地供給。希望入貢的十人，允許二三人到朝，首領允許三年一到。七年，黔州蠻、舒延蠻、繡州蠻向光緒都來進貢。九年，施州所屬蠻人覃彦綰等入侵永寧寨。景祐年間，澧州所屬蠻人五百多人入侵。當時州將崔承祐畏懼躲避没有上報，被荆湖鈐轄司上奏，下詔彈劾罷免他。寶元二年，辰州猺獠三千多人歸附，因州將張昭懿招撫有功，進一級官階。

慶曆三年，桂陽監蠻瑶入侵内地，下詔派兵捕拿攻打。蠻瑶，居住在山谷之間，其山從衡州常寧縣連到桂陽、郴連賀韶四州，迴環一千多里，蠻人居住在山中，没有賦役，稱爲瑶人。當初，有吉州巫黄捉鬼與其兄弟幾人都熟悉蠻人規矩，來往常寧，出入溪峒，誘使蠻人幾百人盜販鹽，殺官軍，逃到峒中躲藏，招降出來後殺了他們，又把山下百姓遷移到别處居住。至此時，其徒黨就集合五千人，從桂陽藍山縣華陰峒出發，殺害巡檢李延祚、潭州都監張克明。此事上報，提升楊畋爲提點刑獄，督管攻打討伐之事，過了很長時間没有攻下。就下詔湖南轉運使郭輔之等招撫他們，開始在湖南設置安撫司。蠻人所到之處殺掠居民，放火搶劫財物，受害者有很多。下詔受害者一同進山捕拿蠻人，土兵免除賦役不

詔被害者并入山捕蠻，土兵蠲復有差。初，發兵捕蠻，至或誤殺良民，仁宗命訪之，口給絹五匹，仍拊其家。時蠻勢方熾，又遣殿中侍御史王絲、三司度支副使徐的經制。降敕書委知潭州劉沆招諭，能自歸者第録以官。沆大發兵臨之，以敕書從事，降二千餘人，使散居所部，録其首領鄧文志、黄文晟、黄士元皆爲三班奉職。又以内殿承制亓贇、崇班胡元嘗在石硋峒捕殺有勞，進贇莊宅副使，元禮賓副使，時四年冬也。

等。當初，派兵捕拿蠻人，以致有的誤殺良民，仁宗下令查訪，每人供給絹五匹，及撫慰其家人。當時蠻人勢力正盛，又派殿中侍御史王絲、三司度支副使徐的經管。降詔書交付知潭州劉沆告諭招撫，能自行歸附的依次録用爲官。劉沆大規模派兵壓境，按照敕書行事，招降二千多人，讓他們分散居住在所屬之處，録用其首領鄧文志、黄文晟、黄士元都任三班奉職。又因内殿承制亓贇、崇班胡元曾在石硋峒捕殺有功，進亓贇莊宅副使，胡元禮賓副使，當時是四年冬天。

五年二月，餘黨唐和等復内寇，乃詔湖南安撫、轉運、提點刑獄便宜從事。又特賜官兵土丁錢有差。於是沆檄楊畋等八路入討，覆蕩桃油平、能家源等，皆其巢穴，捕斬首級甚衆。詔官兵有功者九百餘人第遷一資，録其應募討擊者道州進士十四人，并官之。然唐和等猶未平。又詔："如聞賊黨欲降，其罷出兵，逃匿者諭使歸復，州縣拊存之。"是冬，蠻復入寇，與胡元及右侍禁郭正趙鼎、殿侍王孝先戰于華陰峒隘口，元等死之，劉沆、楊畋皆坐黜。以劉夔代沆爲安撫使，夔言："唐和等既敗官軍，殺將吏，聚衆益自疑，恐寖爲邊患，願以詔書招安，就補溪峒首領。"詔可。

五年二月，餘黨唐和等又入侵内地，就下詔湖南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可以斟酌事宜自行處理事務。又特賜官兵土丁錢不等。於是劉沆下檄文調發楊畋等八路進兵討伐，掃蕩了桃油平、能家源等地，都是他們的巢穴，捕獲斬首很多人。下詔官兵有功的九百多人依次遷升一資，録用響應招募討伐的道州進士十四人，都任命爲官。但唐和等還没有平定。又下詔："如聽説賊黨想要投降，就停止出兵，逃匿的告訴他們讓他們回來，州縣加以安撫。"這年冬天，蠻人又入侵，與胡元及右侍禁郭正趙鼎、殿侍王孝先戰於華陰峒隘口，胡元等戰死，劉沆、楊畋都獲罪貶退。以劉夔代替劉沆任安撫使，劉夔上言："唐和等既已打敗官軍，殺死將吏，所聚衆人更加生疑，擔心逐漸成爲邊境禍患，希望以詔書招安，就此補爲溪峒首領。"下詔同意。

是時，湖湘騷動，兵不得息。六年夏，仁宗顧謂輔臣曰："官軍久戍南方，夏秋之交，瘴癘爲虐，其令太醫定方和藥，遣使給之。"自是繼賜緡錢。未幾，夔言敗唐和於銀江源。轉運使周沆亦言指揮辛景賢招降賊黨五十六户二百五十九人，録其首領，戒所部拊存之。先是，命三司户部判官崔嶧爲體量安撫，往議討除、招安二策，既而知桂陽監宋守信奏："唐

當時，湖湘騷亂，軍隊不能平息。六年夏，仁宗對輔臣説："官軍長期駐守南方，夏秋之交，瘴癘肆虐，就讓太醫擬定藥方配藥，派使者送去。"此後又接着賜給緡錢。不久，劉夔上言在銀江源打敗唐和。轉運使周沆也上言指揮辛景賢招降賊黨五十六户二百五十九人，録用其首領，告誡統領官員加以安撫。在此之前，命三司户部判官崔嶧爲體量安撫，前去商議討除、招安二策。不久知桂陽監宋守信上奏："唐和聚集一千多人爲盜，五六年終未能攻下，是因爲朝廷不同

和嘯聚千餘衆爲盜，五六年卒未能克者，朝廷不許窮討故也。今衡州監酒黃士元頗習溪峒事，願得敢戰士二千、引路土丁二百，優給金帛，使之逐捕，必得然後已，并敕亓贇等合力以進。彼既勢窮，必將款附。"詔用其策，於是大發兵討之。其衆果懼，遁入郴州黃莽山，由趙峒轉寇英、韶州，依山自保。是冬，帝閔士卒暴露，復諭執政密戒主帥安恤。

七年，唐和遣其子執要領詣官，自言願貸糧米，居所保峒中。時楊畋復爲湖南鈐轄，詔趨連、韶州山下，與廣南東西轉運使共告諭之，使以兵械上官，質其親屬。詔補唐和、盤知諒、房承映承泰、文運等五人爲峒主，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知諒等，蓋唐和黨也。至冬，其衆悉降。

皇祐五年，邵州蠻舒光銀因湖南安撫司自陳捍禦之勞，願於峒中置中勝州，詔可。嘉祐二年，羅城峒蠻寇澧州，發兵擊走之。三年，以施州蠻向永勝所領州爲安定州。五年，以邵州蠻楊光倩知徽州。光倩，通漢之子也。通漢，慶曆初嘗入貢，既死，光倩襲之。舊制，溪峒知州卒，承襲者許進奉行州事，撫遏蠻人，及五年，安撫司爲奏給敕告。至是，光倩行州事七年，無他過，故命之。

意窮究深討的緣故。現在衡州監酒黃士元很瞭解溪峒情況，希望能得到勇敢善戰士兵二千人、引路土丁二百人，優厚地給予金帛，讓他們追捕，志在必得而罷休，以及敕告亓贇等合力進兵。他們既然走投無路，就一定歸附。"下詔采用他的計策，於是大規模派兵討伐。唐和和他的部下果然害怕了，逃入郴州黃莽山，從趙峒轉而入侵英州、韶州，依山進行據守。這年冬天，皇帝憐憫士卒露天作戰，又告諭執政秘密告誡主帥加以撫恤。

七年，唐和派其子押着重要頭目到官府，自稱希望借貸糧米，居住在所據守的峒中。當時楊畋又任湖南鈐轄，下詔趕赴連州、韶州山下，與廣南東西轉運使一起告諭他們，讓他們把兵器上交官府，以其親屬作爲人質。下詔補唐和、盤知諒、房承映承泰、文運等五人爲峒主，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知諒等，是唐和的徒黨。到冬天，其部屬全部歸降。

皇祐五年，邵州蠻舒光銀通過湖南安撫司自己陳述抵禦防衛的功勞，希望在峒中設立中勝州，下詔同意。嘉祐二年，羅城峒蠻入侵澧州，派兵將其擊退。三年，以施州蠻向永勝所領州爲安定州。五年，以邵州蠻楊光倩知徽州。光倩，是通漢之子。通漢，慶曆初年曾入貢，死後，光倩繼任。舊制，溪峒知州死後，繼任者允許進奉行州事，安撫約束蠻人，滿五年，安撫司爲他上奏給予敕告。至此，光倩行州事七年，没有其他過失，所以任命他。

宋史卷四百九十四

列傳第二百五十三

蠻夷(二)

西南溪峒諸蠻(下)　梅山峒　誠徽州　南丹州

西南溪峒諸蠻(下)

紹興三年，臣僚言："武岡軍溪峒舊嘗集人户爲義保，蓋其風土、習俗、服食、器械悉同猺人。故可爲疆埸捍蔽，雖曰籍之於官，然亦未嘗遠戍。靖康間，調之以勤王，其後湖南盜起，征斂百出，義保無復舊制，困苦不勝，乃舉其世業，客依蠻峒，聽其繇役。州縣猶驗舊籍催科，胥隸及門，則挈家遠徙，官失其稅，蠻獠日强。兼武岡所屬三縣，悉爲猺人所有，遠戍之實已無，而鄉户弩手之名尚在，歲取其直，人户咨怨。乞擇本路監司詳議以聞。"詔從之。

四年，辰州言，歸明保静、南渭、永順三州彭儒武等久欲奉表入貢。詔以道路未通，俾荆湖北帥司慰諭，免赴闕。遣人持表及方物赴行在，仍優賜以答之。九月，詔荆湖南北路溪峒頭首土人及主管年滿人合給恩賜，俾各路帥司會計覆實以聞。

六年，知鼎州張觷言："鼎、澧、辰、沅、靖州與溪峒接壤，祖宗時嘗置弓弩手，得其死力，比緣多故，遂皆廢闕。萬一蠻夷生變，將誰與捍禦？今雖各出良田，募人以補其

紹興三年，臣僚上言："武岡軍溪峒以前曾聚集人户組成義保，因其風土、習俗、服食、器械都與瑶人相同，所以可以用來保衛邊境，雖是登記在官府名册，但也不曾派到遠地駐守。靖康年間，調發他們爲王事盡力，此後湖南盜賊紛起，徵斂百出，義保不再實行舊制，困苦不堪，就帶着其世代家業，依附蠻峒，服從其徭役。州縣仍按照以前的名册催收賦税，胥隸到了家門，就帶着家人遷移遠方，官府失去税收，蠻獠日益强大。加上武岡所屬三縣，都爲瑶人所有，事實上已不再駐守遠地，可是鄉户弓箭手的名目還在，每年徵取這項錢款，人人抱怨。乞求挑選本路監司詳細商量後上報。"下詔同意。

四年，辰州上言，歸順的保静、南渭、永順三州彭儒武等人很久以來就想奉表入朝進貢。下詔因道路未通，讓荆湖北帥司撫慰告諭，免於赴朝。派人拿着表及方物到達皇帝所在地，并優厚地賞賜加以回報。九月，下詔荆湖南北路溪峒頭領土人及主管年滿的人給予恩賜，使各路帥司統計核實後上報。

六年，知鼎州張觷上言："鼎、澧、辰、沅、靖等州與溪峒接境，祖宗時曾設置弓箭手，得其誓死效力，近來因多變亂，就都廢缺。萬一蠻夷發生變故，將與誰一起抵禦？現在雖然各出良田，招募人以替補他們的名額，大致都是豪强

額，率皆豪强遣僮奴竄名籍中，乘時射利，無益公家，所宜汰去。則募溪峒司兵得三百人，俾加習練，足爲守禦，給田募人開墾，以供軍儲。”詔荆湖北路帥司相度以聞。帥司言：“訾田四州舊置弓弩手九千一百一十人，練習武事，散居邊境，鎮撫蠻夷，平居則事耕作，緩急以備戰守，深爲利便。靖康初，調發應援河東，全軍陷没。今辰、沅、澧、靖等州乏兵防守，竊慮蠻夷生變叵測。若將四州弓弩手減元額，定爲三千五百人，辰州置千人，沅州置千五百人，澧州、靖州各置五百人，分處要害，量給土田，訓練以時，耕戰合度，庶可備禦。以所餘閑田募人耕作，歲收其租，其於邊防財賦，兩得其便，可爲經久之計。”詔從之。

派奴僕以不正當手段列名於籍中，趁機求利，無益於公家，應該淘汰。就招募溪峒司兵得三百人，使他們進行操練，足以守衛抵禦，給予田地招募人開墾，以供應軍隊儲備。”下詔荆湖北路帥司斟酌後上報。帥司上言：“訾田四州以前設弓箭手九千一百一十人，練習武事，分散居住在邊境，鎮撫蠻夷，平時就從事耕作，緊急時就用以作戰守衛，極爲便利。靖康初，調發支援河東，全軍覆没。現在辰、沅、澧、靖等州缺兵防守，擔心蠻夷發生不測變故。如果將四州弓箭手減少原來名額，定爲三千五百人，辰州設一千人，沅州設一千五百人，澧州、靖州各設五百人，分處要害，度量分給土地，按時訓練，耕戰合度，就可用以防禦。將所剩空地招募人耕作，每年收取田租，對於邊防及財賦，一舉兩得，可以作爲長久之計。”下詔同意。

七年六月，張觷言：“湖外自靖康以來，盗賊盤踞，鍾相、楊太山、雷德進等相繼叛，澧州所屬尤甚，獨慈利縣向思勝等五人素號溪峒歸明，誓掌防拓，卒能保境息民，使德進賊黨無所剽掠，思勝後竟殺德進。會官軍招撫劉智等，而彭永健、彭永政、彭永全、彭永勝及思勝共獻粮助官軍，招復諸山四十餘栅，宣力效忠功居多，宜加恩賞。”詔思勝等五人各轉兩資。九月，詔荆湖、廣南路溪峒頭首土人内有子孫應襲職名差遣，及主管年滿合給恩賜之數，俾帥司取會核實以聞。

七年六月，張觷上言：“湖外自從靖康以來，盗賊盤踞，鍾相、楊太山、雷德進等相繼叛亂，澧州所屬地區尤其厲害，獨有慈利縣向思勝等五人一向號稱溪峒歸明，擊掌發誓進行抵禦，終能保境安民，使德進賊黨無所劫掠，思勝後來終於殺了德進。正逢官軍招撫劉智等，而彭永健、彭永政、彭永全、彭永勝及思勝共同獻糧援助官軍，招降收復各山四十多栅，盡力效忠立了大功，應加恩賞。”下詔思勝等五人各轉兩資。九月，下詔荆湖、廣南路溪峒頭領土人内有子孫應襲職名差遣，及主管年滿應給恩賜的數目，讓帥司統計核實後上報。

九年，宜章峒民駱科作亂，寇郴、道、連、桂陽諸州縣，詔發大兵往討之，獲駱科。餘黨歐幼四等復叛，據藍山，寇平陽縣，遣江西兵馬都監程師回討平之。

九年，宜章峒民駱科作亂，入侵郴、道、連、桂陽諸州縣，下詔派大部隊前去討伐，俘獲駱科。剩餘徒黨歐幼四等又叛亂，占據藍山，入侵平陽縣，派江西兵馬都監程師回討伐平定了他們。

十年，承信郎琴州溪峒楊進顒等率族屬歸生界五百餘户、疆土三百餘

十年，承信郎琴州溪峒楊進顒等率領族人歸還生界五百多户、疆土三百多里，進獻幾代製造

原文	譯文
里，獻累世所造兵器及金爐、酒杯各一，求入覲，詔本路帥司敦遣以行。十二年，詔以施州南寨路夷人向再健襲父思遷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知懿州事。	的兵器及金爐、酒杯各一個，要求入朝覲見，下詔本路帥司敦促派他出行。十二年，下詔以施州南寨路夷人向再健繼承父思遷充任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知懿州事。
十四年十月，湖南安撫使劉昉奏，武岡軍徭人有父子相殺者，宜出兵助其父，俾還省地。上以問輔臣秦檜，檜曰："恐輕舉生事。"帝曰："恩威不可偏廢，可懷則示之以恩，否則威之。不侵省地則已，或有所侵，奈何不舉，俾知所畏哉。"十二月，成忠郎充武岡軍綏寧縣管界都巡檢兼溪峒首領楊進京，率其族三百人，備黄金、朱砂、方物求入貢，先遣其子孝友陳請。詔本路帥司閱舊制以聞，給孝友錢三百貫，俾還聽進止。	十四年十月，湖南安撫使劉昉上奏，武岡軍瑶人有父子相互攻殺的，應出兵幫助其父，使他歸還省地。皇上以此事詢問輔臣秦檜，秦檜說："擔心輕率舉兵引起事端。"皇帝說："恩威不可偏廢，可以招撫就示之以恩，否則就進行威迫。不侵犯省地則已，如有所侵犯，爲何不舉兵，使他們知道有所畏懼。"十二月，成忠郎充武岡軍綏寧縣管界都巡檢兼溪峒首領楊進京率領其族三百人，準備黄金、朱砂、方物要求入貢，先派其子孝友陳述請求。下詔本路帥司按照舊制上報，給孝友三百貫錢，讓他回去聽候去留。
十五年，楊進顒復求入貢，以武岡軍不時敦遣爲言。詔本路帥司閱實應襲人姓名來上，并促進顒入覲。四月，廣南東路提刑黄應南言："溪峒巡檢、尉、寨官不嚴守備，縱民與徭交通，恐啓邊釁，乞詔有司申嚴法令，俾帥臣、監司常加覺察。"宰臣以爲沿邊互市，恐不宜禁絶。帝曰："往年禁西夏互市，遂至用兵，可令帥司裁决。"前知全州高楫言："徭人今皆微弱，不敢先侵省地，寨官每縱人深入，略其財物，遂致乘間竊發。宜詔與溪峒接壤州郡毋侵徭人，庶使邊民安業，以廣陛下柔遠好生之德。"帝從其言，詔守臣一遵成法，務在撫綏。	十五年，楊進顒又要求入貢，聲稱武岡軍没有按時敦促派遣。下詔本路帥司審閱核實應襲人姓名來上報，以及敦促進顒入朝覲見。四月，廣南東路提刑黄應南上言："溪峒巡檢、尉、寨官不嚴加守備，放任百姓與瑶人來往，擔心引起邊境事端，乞求下詔有司嚴格申明法令，使帥臣、監司常加考察。"宰臣認爲沿邊互相貿易，恐怕不應禁絶。皇帝說："以前禁絶西夏互相貿易，竟至於用兵，可命令帥司裁决。"前知全州高楫上言："瑶人現在都勢力微弱，不敢先侵省地，寨官常派人深入其地，掠奪其財物，就導致趁機暗中發動。應下詔與溪峒接壤州郡不得侵犯瑶人，希望使邊境百姓安居樂業，以推廣陛下撫遠好生之德。"皇帝聽從他的意見，下詔守臣一律遵守定法，致力於安撫。
二十四年，禽楊正修及其弟正拱，送理寺獄鞫治，斬之。初，正修侍其父再興入覲，獻還省民疆土，遂命以官。建炎後，與弟正拱率九十團	二十四年，擒獲楊正修及其弟正拱，送大理寺監獄審訊治罪，把他們斬了。當初，正修陪同其父再興入朝覲見，獻還省民疆土，就任命爲官。建炎後，與弟正拱率領九十團峒瑶人從武岡

峒猺人出武岡軍，縱火殺掠民財爲亂。紹興間，潭州帥司嘗招徠之，後復作亂，屢抗官軍，至是伏誅。二十八年七月，楊進京等復求入貢，詔以道遠慰諭之，優其賜與。

隆興初，右正言尹穡言："湖南州縣多鄰溪峒，省民往往交通猺人，擅自易田，豪猾大姓或詐匿其產猺人，以避科差。內虧國賦，外滋邊患。宜詔湖南安撫司表正經界，禁民毋質田猺人。詐匿其產猺人者論如法，仍没入其田，以賞告奸者。田前賣入猺人，俾爲别籍，毋遽奪，能還其田者，縣代給錢償之。"帝從其言。

乾道元年，宜章峒賊李金陷郴州，焚桂陽軍，州將棄城遁，衡州調常寧縣兵救之，弗克。世忠峒李昂霄者，率壯丁禦賊，民恃以安。湖南提舉常平鄭丙請發鄂渚軍討賊，平之。昂霄以功補承節郎，管轄衡州常寧縣溪峒，及官其子當年，俾後得襲職。

三年，靖州界猺人姚明教等作亂，詔荆、鄂駐劄明椿選將率精鋭千人，會屯戍官合擊之，能立功者有厚賞。八月，詔平溪峒互市鹽米價，聽民便，毋相抑配，其猺人歲輸身丁米，務平收，無取羨餘及折輸錢，違者論罪。十一月，南郊禮成，詔以緣邊溪峒，州縣失於拊循，致懷反側，或逃竄山谷，其在赦恩以前，并加寬者，能復業者，罪一切置不問，互市如故，悉聽其便，守臣常加撫問，以稱綏遠之意。

四年二月，詔湖南北、四川、二廣州軍應有溪峒處，務先恩信綏懷，毋弛防閑，毋襲科擾，毋貪功而啓釁。委各路帥臣、監司常加覺察。

軍出發，放火殺掠百姓財物作亂。紹興年間，潭州帥司曾經招撫他們，後又作亂，多次抵抗官軍，至此伏罪受誅。二十八年七月，楊進京等又要求入貢，下詔因路遠撫慰告諭他們，優厚地給予賞賜。

隆興初，右正言尹穡上言："湖南州縣大多鄰近溪峒，省民往往與瑤人來往，擅自交換土地，豪强狡猾的世家大族有的從中作假將田産隱匿在瑤人名下，以躲避賦役。在内虧欠國賦，在外滋生邊患。應下詔湖南安撫司勘正土地分界，禁止百姓不得把田地抵押給瑤人。作假把田産隱匿在瑤人名下的依法論處，并没收其田産，以賞給告發奸惡的人。田地以前賣給瑤人的，使其另立名册，不得貿然奪回，能歸還其田的，縣裏代給錢償付。"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見。

乾道元年，宜章峒賊李金攻陷郴州，火燒桂陽軍，州將棄城出逃，衡州調發常寧縣軍隊前去援救，没有攻下。世忠峒李昂霄率領壯丁抵禦賊人，百姓因此得以安定。湖南提舉常平鄭丙請求派遣鄂渚軍隊進行討伐，平定了賊人。昂霄因功補承節郎，管轄衡州常寧縣溪峒，以及加官其子當年，使他以後得以繼承職位。

三年，靖州境内瑤人姚明教等作亂，下詔荆、鄂駐劄明椿挑選將領率領精兵一千人，會合駐守官合力進攻，能立戰功的有重賞。八月，下詔均平溪峒互相買賣鹽米的價格，聽隨百姓便利，不强行攤徵，其瑤人每年交納身丁米，一定要公平徵收，不取額外税物及折輸錢，違者論罪。十一月，南郊禮儀完成，下詔因沿邊溪峒，州縣失於安撫，以致其反覆無常，有的逃竄山谷，凡在赦恩之前的，都加以寬恕，能恢復常業的，其罪一概不予過問，依舊互相貿易，都聽任其便，守臣常加安撫慰問，以合乎安撫遠方之意。

四年二月，下詔湖南北、四川、二廣州軍應有溪峒處，務必先以恩信招撫，不得放鬆防備，不得重復徵派擾民，不得貪功而啓發事端。交付各路帥臣、監司常加檢察。同月，下詔禁止

是月，詔禁沿邊奸人毋越逸溪峒，誘致蠻獠侵内地，違者論如律，其不能防閑致越逸者亦罪之。湖廣總領周嗣武言邊事，如二年四月之詔，帝嘉納之。是歲，田彦古死，子忠佐襲職，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散騎常侍、知溪峒安化州兼監察御史、飛龍騎尉。

六年，盧陽西據獠楊添朝寇邊，知沅州孫叔傑調兵數千討之，敗績，死者十七八。初，傜人與省户交争，殺二人死，叔傑輒出兵破其十三栅，奪還所侵地，於是傜人相結爲亂。諸司請調常德府城兵三百人，益官兵三千人，合擊討之。宰臣虞允文奏曰："蠻夷爲變，皆守臣貪功所致。今傜人仇視守臣，若更去叔傑，量遣官軍，示以兵威，徐與盟誓，自可平定。"帝允其奏，俾葉行代叔傑，開示恩信，諭以禍福，遂招降之，邊境悉平。前知武岡軍趙善穀言："武岡與湖北、廣西鄰壤，爲極邊之地，溪峒七百八十餘所，七峒隸綏寧縣，五溪峒隸臨岡縣。紹興三十年，減冗員，改縣爲臨口寨。然五峒之傜俗尤獷悍，釁生毫髮，則操戈相仇，寨官不能爲輕重。况本軍巡防寨栅，惟真良、三門、兵溪、香平有土軍可備守禦，餘有官無兵，其關硤、武陽等寨設巡檢二員，徒費廪禄。以臣所知，宜復臨口寨爲縣，則傜蠻易於制服，汰去冗員，則官廪亦無虚費，實邊郡之利也。"

七年，前知辰州章才邵上言："辰之諸蠻與羈縻保静、南渭、永順三州接壤，其蠻酋歲貢溪布，利於回賜，頗覺馴伏。盧溪諸蠻以靖康多故，縣無守禦，犵狑乘隙焚劫。後徙縣治於沅陵縣之江口，蠻酋田仕羅、龔志能等遂雄據其地。沅陵之浦口，

沿邊奸人不得越境逃到溪峒，誘使蠻獠入侵内地，違者按照法律論處，其不能加以防範以致越境逃跑的也判罪。湖廣總領周嗣武上言邊事，按照二年四月的詔書，皇帝嘉獎接受了。這年，田彦古死，子忠佐繼承職位，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散騎常侍、知溪峒安化州兼監察御史、飛龍騎尉。

六年，盧陽西據僚楊添朝入侵邊境，知沅州孫叔傑調兵幾千加以討伐，戰敗，士兵死了十分之七八。當初，瑶人與省户争鬥，殺死兩人，叔傑擅自出兵攻破其十三栅，奪回所侵之地，於是瑶人相互勾結作亂。諸司請求調發常德府城兵三百人，增加官軍三千人，合力進攻討伐。宰臣虞允文上奏道："蠻夷變亂，都是守臣貪功引起的。現在瑶人仇視守臣，如果换去叔傑，酌量派遣官軍，示以兵威，慢慢地與其明誓，自可平定。"皇帝同意了他的上奏，讓葉行代替叔傑，顯示恩信，告以禍福，就招降了他們，邊境全都平定。前知武岡軍趙善穀上言："武岡與湖北、廣西接壤，是極偏僻的地方，溪峒七百八十多所，七峒隸屬綏寧縣，五溪峒隸屬臨岡縣。紹興三十年，削减冗員，改縣爲臨口寨。但五峒的瑶俗尤其凶悍，有一絲嫌隙，就拿起兵器相互仇殺，寨官不能控制。况且本軍巡防寨栅，祇有真良、三門、兵溪、香平有土軍可備守禦，其餘的有官無兵，關硤、武陽等寨設巡檢二人，白白耗費廪食俸禄。以臣所知，應恢復臨口寨爲縣，那麽瑶蠻就容易制服，淘汰冗員，官府廪食也就不會浪費，確實是邊地之利。"

七年，前知辰州章才邵上言："辰州諸蠻與羈縻保静、南渭、永順三州接壤，其蠻酋每年進貢溪布，貪圖回賜，很是馴服。盧溪諸蠻因靖康時多變亂，縣無守禦，犵狑趁機放火搶劫。以後將縣治遷到沅陵縣的江口，蠻酋田仕羅、龔志能等就稱雄占據其地。沅陵的浦口，土地平坦肥沃，多水田，以前遭到瑶蠻侵掠，百姓都遷徙而

地平衍膏腴，多水田，頃爲猺蠻侵掠，民皆轉徙而田野荒穢。會守倅無遠慮，乃以其田給靖州犵狑楊姓者，俾佃作而課其租，所獲甚微。楊氏專其地將二十年，其地當沅、靖二州水陸之衝，一有蠻隙，則爲害不細，臣謂宜預爲之備。靖康前，辰州每歲蒙朝廷賜錢七萬貫，紬、絹、布共八千一百匹，綿一萬七千兩。是時，本州廂禁軍一千四百餘人，沿邊一十六寨，土兵六百餘人，皆可贍給。其後中外多故，今歲賜止得一萬二千緡，而本州財復匱乏，無以充召募之費。禁軍止二百一十餘人，諸寨土兵止一百五人，甚至寨官有全無一兵而徒存虛名者，其於邊防豈可不爲深慮？若歲增給民錢一萬，俾本州募强壯禁軍或效用二百人，分屯盧溪等處，以防諸蠻，庶使邊患永消，可免異時調遣之費。”書奏，詔湖北帥臣詳議以聞。是年，申嚴邊民售田之禁，守令不能奉法者除名，部刺史常加糾察。

八年，知貴州陳乂上疏言：“臣前知靖州時，居蠻夷腹心，民不服役，田不輸賦，其地似若可棄。然爲重湖、二廣保障，實南服之要區也。或控制失宜，或金穀不繼，或兵甲少振，蠻獠則乘時竊發，勤勞王師，朝廷當重守臣之選。崇寧初戍兵三千人，建炎以來，每於都統司或帥司摘兵二千人，以備屯戍。其凶悍者，以州郡不能制，遂慢守臣，反通猺蠻以撓編民。州郡非白主帥不敢治，比得報，已晚矣。故戍兵敢肆其惡，一旦有警，復安能爲用？臣以爲宜聽守臣節制爲便。”帝嘉其言，復問左右曰：“靖隸湖北，今聞仰給廣西，何也？”趙雄對曰：“靖州本溪峒，神宗時創爲誠州，元祐間廢，尋復爲軍，徽宗

田野荒蕪。恰逢郡守及其副職没有長遠打算，就把田地給了靖州犵狑姓楊的人，使其耕作而收取田租，獲利很少。楊氏獨占其地將近二十年，其地正在沅、靖二州水陸的要衝，一旦與蠻人發生爭端，就爲害不小，臣認爲應該早作防備。靖康前，辰州每年受朝廷賜錢七萬貫，綢、絹、布共八千一百匹，綿一萬七千兩。當時，本州廂禁軍一千四百多人，沿邊十六寨，土兵六百多人，都可以供養。此後内外多變亂，今年賞賜衹得一萬二千緡，而本州錢財又匱缺，没有用來招募的費用。禁軍衹有二百一十多人，各寨地方兵衹有一百零五人，甚至寨官有全無一兵而徒存虛名的，這樣對於邊境防禦難道可以不深爲擔憂嗎？如果每年增加賜給民錢一萬，使本州招募强壯禁軍或效用二百人，分駐盧溪等處，以防禦諸蠻，就可長久消除邊患，免去日後調遣的費用。”奏書呈上，下詔湖北帥臣仔細討論後上報。同年，申明嚴格邊民出售田地的禁令，守令不能奉行法令的除名，部刺史常加舉發檢察。

八年，知貴州陳乂上疏説：“臣以前知靖州時，位於蠻夷心腹地區，百姓不服勞役，田地不交納賦税，其地似乎可以廢棄。但是作爲二湖、二廣的屏障，實際是南方的重要地區。或因控制不當，或因錢財糧食没有繼續供應，或因軍隊缺少整頓，蠻獠就趁機暗中作亂，動用王師，朝廷應當重視守臣的選拔。崇寧初駐兵三千人，建炎以來，常常於都統司或帥司選取兵卒二千人，以備駐守。其凶悍的，因爲州郡不能控制，就輕慢守臣，反而與瑶蠻勾結侵擾編内百姓。州郡没有報告主帥就不敢懲治，等到報告了，事情已經晚了。所以駐兵能肆行其惡，一旦有緊急情況，又哪能發揮作用？臣認爲應該聽從守臣調度管束更爲有利。”皇帝嘉獎其上言，又詢問左右道：“靖州隸屬湖北，現在聽説由廣西供給，是什麽原因呢？”趙雄回答道：“靖州原爲溪峒，神宗時創建爲誠州，元祐年間廢置，不久又設立爲軍，徽宗

朝始改靖州，與桂府爲鄰，故令廣西給其金穀之費。近歲漕司匱乏，乃責辦諸州，以故不能如約。宜復舊制，俾廣西漕臣如期饋運。靖州屯戍官兵聽守臣節制，於事爲便。”帝從之。

十年四月，全州上言：“本州密邇溪峒，邊民本非奸惡。其始，朝廷禁法非不嚴密，監司、州郡非不奉行，特以平居失於防閑，故馴致其亂。又兼溪谷山徑非止一途，如静江、興安之大通虚，武岡軍之新寧、盆溪及八十里山，永州之東安，皆可以徑達溪峒。其地綿亘郡邑，非一州得專約束，故游民惡少之棄本者，商旅之避征税者，盗賊之亡命者，往往由之以入，萃爲淵藪，交相鼓扇，深爲邊患。如武岡楊再興、桂陽陳峒相繼爲亂，實原於此。爲今計者，宜徙閑地巡檢兵，及分遣士卒屯諸溪谷山徑間，俾湖南北、廣西帥憲總其役，庶幾事權有歸，號令可行也。”儒林郎李大性上言：“比年傜蠻爲亂，邊吏慮妨賞格，往往匿不以聞，遂致猖獗，使一方民命寄於傜人之手，誠可哀憫。近如梁牟等寇沅州，劫墟市，殺戮齊民，州縣告急於兩月之後，比調官軍討捕，俘降其賊，而人之被害已酷矣。宜戒州縣或遇傜人竊發，畫時以聞，違者論罪。仍命監司、帥臣常加覺察，庶幾先事備禦，俾傜人亦知畏懼，不敢侵軼，以傷吾民也。”

朝開始改爲靖州，與桂府相鄰，所以命令廣西供應其錢財糧食的費用。近年漕司匱缺，就責令諸州備辦，因此不能如約。應恢復舊制，使廣西漕臣按期運送。靖州駐守官兵聽從守臣節制，行事更爲有利。”皇帝同意了。

十年四月，全州上言：“本州緊靠溪峒，邊民原來并不奸惡。開始時，朝廷禁令不是不嚴密，監司、州郡不是不奉行，祇因平時失於防範，所以導致其亂。又加上溪谷山徑不止一條道路，如静江、興安的大通虚，武岡軍的新寧、盆溪以及八十里山，永州的東安，都可以直接到達溪峒。其地綿延郡邑，不是一州得以單獨管束，所以丢棄本業的游民惡少，逃避徵税的商旅，逃亡的盗賊，常常從這裏進去，會集成群，互相煽動，成爲邊境的嚴重禍患。如武岡楊再興、桂陽陳峒相繼作亂，實際上是由此引起的。爲現在考慮，應遷徙空閑之地的巡檢兵，以及分派兵卒駐守溪谷山徑間，使湖南北、廣西帥憲總領此事，就可以使事情權力有所歸屬，號令可以執行了。”儒林郎李大性上言：“近年瑶蠻作亂，邊吏擔心影響賞賜標準，常常隱匿不報，就導致瑶蠻猖獗，使一方百姓的性命掌握在瑶人手中，確實值得哀憐。近來如梁牟等入侵沅州，搶劫墟市，殺戮平民，州縣在兩月之後纔告急，等到調集官府軍隊討伐捕捉，俘獲招降賊人，而人們受害已很嚴重了。應告誡州縣有的遇到瑶人暗中起事，即時上報，違者以罪論處。并命監司、帥臣常加檢察，能事先加以防備抵禦，使瑶人也知道畏懼，不敢侵犯，以傷害我百姓。”

十一年，詔給事中、中書舍人、户部長貳同敕令所議，禁民毋質傜人田，以奪其業，俾能自養，以息邊釁。從知沅州王鎮之請也。沅州生界犵狑副峒官吴自由子三人，貨丹砂麻陽縣，巡檢唐人傑誣爲盗，執之送獄，自由率峒官楊友禄等謀爲亂。帥

十一年，下詔給事中、中書舍人、户部長貳一同按照敕令所議，禁止百姓不得抵押瑶人的田地，以奪其生業，要使他們能够養活自己，以平息邊境事端。這是聽從知沅州王鎮的請求。沅州生界犵狑副峒官吴自由三個兒子，到麻陽縣出售丹砂，巡檢唐人傑誣陷他們爲盗，拘押送到監獄，自由率領峒官楊友禄等圖謀作亂。帥司調發

司調神勁軍三百人及沅州民兵屯境上，聲言進討。先遣歸明官田思忠往招撫之，以孔目官爲質，友禄等既盟，自由取其三子以歸。

嘉泰三年，前知潭州、湖南安撫趙彦勵上言："湖南九郡皆接溪峒，蠻夷叛服不常，深爲邊患。制馭之方，豈無其説？臣以爲宜擇素有知勇爲猺人所信服者，立爲酋長，借補小官以鎮撫之。況其習俗嗜欲悉同猺人，利害情僞莫不習知，故可坐而制服之也。五年之間能立勞效，即與補正。彼既榮顯其身，取重鄉曲，豈不自愛，盡忠公家哉？所謂捐虚名而收實利，安邊之上策也。"帝下其議。既而諸司復上言："往時溪峒設首領、峒主、頭角官及防遏、指揮等使，皆其長也。比年往往行賄得之，爲害滋甚。今宜一新蠻夷耳目，如趙彦勵之請，所謂以蠻夷治蠻夷，策之上也。"帝從之。

嘉定元年，郴州黑風峒猺人羅世傳寇邊，飛虎統制邊寧戰没，江西、湖南驚擾，知隆興趙希懌、知潭州史彌堅共招降之。二年，李元礪、羅孟二寇江西，攻破龍泉縣，李再興戰敗，死之，江州駐劄都統制趙選亦戰死。初，吉州獲賊長七人繫獄，土豪黄從龍爲賊畫策，賂吉守李絪，得縱還，賊遂無所忌。有侯押隊者，領兵戍龍泉境上，元礪復用從龍計，椎牛釃酒以犒官軍。賊至，官軍皆醉，狼狽散走。寇之初起甚微，賊伺知議論不一，故玩侮官軍。方江西力戰則求降湖南，湖南戰則求降江西，牽制王師，使不得相應援。其後命工部侍郎王居安知豫章，擒獲之，溪峒略平。

五年，臣僚上言："辰、沅、靖

神勁軍三百人及沅州民兵駐守境上，聲稱進兵討伐。先派歸明官田思忠前去招撫他們，以孔目官作爲人質，友禄等盟誓後，自由領取他的三個兒子回去。

嘉泰三年，前知潭州、湖南安撫趙彦勵上言："湖南九郡都連接溪峒，蠻夷叛服不定，很成爲邊境禍患。控制的辦法，難道就没有主張？臣認爲應挑選平時智勇雙全被瑶人所信服的人，立爲酋長，借補小官加以控制安撫。況且他們的習俗喜好與瑶人全都相同，利害虚實無不熟悉知道，所以可以輕易地制服。五年之内能立下功勞，就給他補正。他既自身榮華顯耀，受到鄉里的敬重，哪能不自愛，爲公家盡忠呢？正是所説的捐贈虚名而收取實利，這是安定邊境的上策。"皇帝下達其意見。不久諸司又上言："以前溪峒設首領、峒主、頭角官及防遏、指揮等使，都是他們的酋長。近年來常常以行賄取得，爲害更加厲害。現在應重新更换蠻夷頭目，按照趙彦勵的請求，所謂以蠻夷治理蠻夷，是上策。"皇帝同意。

嘉定元年，郴州黑風峒瑶人羅世傳侵犯邊境，飛虎統制邊寧戰死，江西、湖南受到驚擾，知隆興趙希懌、知潭州史彌堅一同招降他們。二年，李元礪、羅孟二入侵江西，攻破龍泉縣，李再興戰敗，死去，江州駐劄都統制趙選也戰死。當初，吉州抓獲賊人頭領七人關押在獄，土豪黄從龍爲賊人出謀劃策，賄賂吉州守臣李絪，得以放回，賊人就無所忌憚。有叫侯押隊的，領兵駐守在龍泉境内，元礪又采用從龍的計策，殺牛釃酒以犒勞官軍。賊人到來，官軍都醉了，狼狽散逃。寇賊剛起事時勢力很小，賊人探知官軍意見不一致，所以侮弄官軍。江西正奮力作戰時就向湖南請求投降，湖南作戰就向江西請求投降，牽制王師，使王師不能相互聲援。此後命工部侍郎王居安知豫章，把他們擒獲，溪峒大致平定。

五年，臣僚上言："辰、沅、靖等州以前曾

等州舊嘗募民爲弓弩手，給地以耕，俾爲世業。邊陲獲保障之安，州縣無轉輸之費。比年多故，其制寖弛，猺蠻因之爲亂，沿邊諸郡悉受其害。比申朝廷調兵招捕，曠日持久，蠻夷習玩，成其猖獗之勢。其如楊晟臺、李金、姚明教、羅孟二、李元礪、陳廷佐之徒，皆近事之明驗也。爲今計者，宜講舊制，可紓饋餉之勞而得備禦之實，其安邊息民之長策歟。"

七年，臣僚復上言："辰、沅、靖三州之地，多接溪峒，其居内地者謂之省民，熟户、山猺、峒丁乃居外爲捍蔽。其初，區處詳密，立法行事，悉有定制。峒丁等皆計口給田，多寡闊狹，疆畔井井，擅鬻者有禁，私易者有罰。一夫歲輸租三斗，無他繇役，故皆樂爲之用。邊陲有警，衆庶雲集，争負弩矢前驅，出萬死不顧。比年防禁日弛，山猺、峒丁得私售田。田之歸於民者，常賦外復輸税，公家因資之以爲利，故謾不加省。而山猺、峒丁之常租仍虚挂版籍，責其償益急，往往不能聊生，反寄命猺人，或導其入寇，爲害滋甚。宜敕湖、廣監司檄諸郡，俾循舊制毋廢，庶邊境綏靖而遠人獲安也。"

招募百姓爲弓箭手，供給田地用以耕作，使其作爲世代相傳的生業。邊境獲得保護安定，州縣没有運輸的花費。近年多變故，這種制度就漸漸鬆散，瑶蠻因此作亂，沿邊各郡都受其害。等到申報朝廷調兵招撫捕捉，曠日持久，蠻夷習慣輕侮，形成其猖獗的態勢。如楊晟臺、李金、姚明教、羅孟二、李元礪、陳廷佐之徒，都是近來之事可作明證的。爲現在考慮，應該實行舊制，可以解除運送的辛勞而取得守禦的實利，這是安邊息民的長遠計策。"

七年，臣僚又上言："辰、沅、靖三州之地，多與溪峒接壤，其居住在内地的叫作省民，熟户、山瑶、峒丁是居住在境外作爲抵禦蔽護。當初，安排周密，立法行事，都有固定的制度。峒丁等都是按人口給田，多少寬窄，田界井井有序，擅自出賣的有禁令，私自交换的有處罰。一夫一年交租三斗，没有其他徭役，所以都樂意效力。邊境有緊急情况，衆人集合，争相背着弓箭前進，奮不顧身。近年來邊防禁令日漸鬆弛，山瑶、峒丁得以私自出售田地。歸屬百姓的田地，在固定的租賦外又得交税，公家就靠此取利，所以怠慢不加檢查。而山瑶、峒丁的常租仍空挂在户籍上，責求他們償付更加緊急，常常無法生活，反而投靠依附瑶人，有的爲他們入侵引路，爲害更加厲害。應該敕令湖、廣監司檄告諸郡，讓他們遵循舊制不得廢棄，使邊境得到安撫而遠方之人獲得安寧。"

梅山峒蠻

梅山峒蠻，舊不與中國通，其地東接潭，南接邵，其西則辰，其北則鼎、澧，而梅山居其中。開寶八年，嘗寇邵之武岡、潭之長沙。太平興國二年，左甲首領苞漢陽、右甲首領頓漢凌寇掠邊界，朝廷累遣使招諭，不聽，命客省使翟守素調潭州兵討平之。自是，禁不得與漢民交通，其地不得耕牧。後有蘇方者居之，數侵奪舒、向二族。

梅山峒蠻，原來不與中國來往，其地東接潭州，南接邵州，其西面是辰州，其北面是鼎、澧州，而梅山位於中間。開寶八年，曾入侵邵州的武岡、潭州的長沙。太平興國二年，左甲首領苞漢陽、右甲首領頓漢凌侵掠邊界，朝廷多次派使者招諭，不加聽從，命令客省使翟守素調發潭州兵討伐平定他們。從此，禁止不得與漢民交往，其地不得耕作放牧。後來有蘇方居住在那兒，多次侵奪舒、向二族。

嘉祐末，知益陽縣張頡收捕其桀黠符三等，遂經營開拓。安撫使吴中復以聞，其議中格。湖南轉運副使范子奇復奏，蠻恃險爲邊患，宜臣屬而郡縣之。子奇尋召還，又述前議。熙寧五年，乃詔知潭州潘夙、湖南轉運副使蔡燁、判官喬執中同經制章惇招納之。惇遣執中知全州，將行，而大田三寨蠻犯境。又飛山之蠻近在全州之西，執中至全州，大田諸蠻納款，於是遂檄諭開梅山，蠻徭争闢道路，以待得其地。東起寧鄉縣司徒嶺，西抵邵陽白沙寨，北界益陽四里河，南止湘鄉佛子嶺。籍其民，得主、客萬四千八百九户，萬九千八十九丁。田二十六萬四百三十六畝，均定其税，使歲一輸。乃築武陽、關硤二城，詔以山地置新化縣，并二城隸邵州。自是，鼎、澧可以南至邵。

嘉祐末，知益陽縣張頡收捕其狡猾凶暴的符三等人，於是籌劃開拓。安撫使吴中復上報，他的意見被中途擱置。湖南轉運副使范子奇又上奏，蠻人憑恃地形險要成爲邊患，應該使其歸屬將其變爲郡縣。子奇不久被召還朝，又陳述以前的意見。熙寧五年，就下詔知潭州潘夙、湖南轉運副使蔡燁、判官喬執中同經制章惇招納他們。章惇派執中知全州，將要出行時，而大田三寨蠻侵犯邊境。又飛山的蠻人近在全州之西，執中到達全州，大田諸蠻歸服，於是就下檄文告諭開導梅山，蠻瑶争相開闢道路，以等候收取其地。東起寧鄉縣司徒嶺，西抵邵陽白沙寨，北到益陽四里河，南止湘鄉佛子嶺。登記其百姓，得主、客一萬四千八百零九户，一萬九千零八十九丁。田二十六萬零四百三十六畝，均平定下税額，讓他們每年交一次。就修築武陽、關硤二城，下詔在山地設置新化縣，同二城一起隸屬邵州。從此，鼎州、澧州可以南到邵州。

誠州徽州蠻

誠、徽州，唐溪峒州。宋初，楊氏居之，號十峒首領，以其族姓散掌州峒。

誠州、徽州，是唐代溪峒州。宋初，楊氏居住在那裏，號稱十峒首領，以其同姓親族分散掌管州峒。

太平興國四年，首領楊蘊始來内附。五年，楊通寶始入貢，命爲誠州刺史。淳化二年，其刺史楊政巖復來貢。是歲，政巖卒，以其子通塭繼知州事。

太平興國四年，首領楊蘊開始來依附内地。五年，楊通寶開始入朝進貢，任命爲誠州刺史。淳化二年，其刺史楊政巖又來進貢。同年，政巖去世，以其子通塭繼任知州事。

熙寧八年，有楊光富者，率其族姓二十三州峒歸附，詔以光富爲右班殿直，昌運五人補三班奉職，晟情等十六人補三司軍將。繼有楊昌銜者，亦願罷進奉，出租賦爲漢民，詔補爲右班殿直，子弟侄十八人補授有差。獨光僭頗負固不從命，詔湖南轉運使朱初平羈縻之，未幾亦降，乃與其子日儼請於其側建學舍，求名士教子孫。詔潭州長史朴成爲徽、誠等州教授；光僭皇城使、誠州刺史致仕，官

熙寧八年，有楊光富，率領其同姓親族二十三州峒歸附，下詔以光富爲右班殿直，昌運五人補三班奉職，晟情等十六人補三司軍將。接着有楊昌銜，也希望停止進奉，交納租賦成爲漢民，下詔補爲右班殿直，子弟侄十八人補授不等。祇有光僭很是依恃險阻不聽從命令，下詔湖南轉運使朱初平進行籠絡，不久也歸降，就與其子日儼請求在其附近修建學舍，尋求名士教育子孫。下詔潭州長史朴成任徽、誠等州教授；光僭爲皇城使、誠州刺史退休，官府爲他修建屋舍；設置飛山一帶道路巡檢。光僭未及拜官而去世，就用所

爲建宅；置飛山一帶道路巡檢。光僭未及拜而卒，遂以贈之，録其子六人。

封官作爲追贈，録用他的六個兒子。

元豐三年，知邵州關杞請於徽、誠州融嶺鎮擇要害地築城寨，以絶邊患。詔湖南安撫謝景温、轉運使朱初平、判官趙揚商度以聞，景温等以爲宜如杞言。乃議誠州以沅州貫保寨爲渠陽縣隸之，以徽州爲蒔竹縣隸邵州。趙揚言上江、多星、銅鼓、羊鎮、潭溪、上和、上誠、天村、大田等團并至誠州城下貿易，可漸招撫，并乞下湖南邵州蒔竹縣招諭芙蓉、萬驛諸團，從之，徙誠州治渠陽而貫保爲寨如故。上江等諸團果皆納土，於是增築多星等寨，還連徽、廣西融州王口寨焉。

元豐三年，知邵州關杞請求在徽州、誠州融嶺鎮選擇要害之地修築城寨，以消除邊患。下詔湖南安撫謝景温、轉運使朱初平、判官趙揚商量後上報，景温等認爲應該按照關杞所説行事。就建議誠州以沅州貫保寨爲渠陽縣隸屬它，以徽州爲蒔竹縣隸屬邵州。趙揚上言上江、多星、銅鼓、羊鎮、潭溪、上和、上誠、天村、大田等團都到誠州城下貿易，可漸漸招撫，又乞求交付湖南邵州蒔竹縣招諭芙蓉、萬驛諸團，聽從了，就遷徙誠州治所到渠陽而貫保依舊爲寨。上江等諸團果然都獻納土地，於是增築多星等寨，環繞連接徽州、廣西融州王口寨。

元祐二年，改誠州爲渠陽軍，罷兩州兵馬及守禦民丁。有楊晟臺者，乘間寇文村堡，知渠陽軍胡田措置亡術，蠻結西融州蠻寨粟仁催，往來兩路爲民患，調兵屯渠陽至萬人，湖南亦增屯兵應援，三路俱驚。朝廷方務省事，議廢堡寨，徹戍守，而以其地予蠻，乃詔湖北轉運副使李茂直招撫，又遣唐乂同措置邊事討之。後以渠陽爲誠州，命光僭之子供備庫使昌達、供備庫副使楊昌等同知州事，而貫保、豐山、若水等寨皆罷戍，擇授土官，俾乂間毀樓櫓，撤官舍，護領居民入寨。崇寧初，改誠州爲靖州。

元祐二年，改誠州爲渠陽軍，解除兩州兵馬及守衛民丁。有楊晟臺，乘機入侵文村堡，知渠陽軍胡田處理不當，蠻人勾結西融州蠻寨粟仁催，往來兩路成爲百姓禍患，調兵駐守渠陽到了一萬人，湖南也增加駐兵聲援，三路都驚動了。朝廷正致力精簡事務，商議廢棄堡寨，撤去守兵，將其地給予蠻人，就下詔湖北轉運副使李茂直招撫，又派唐乂一同處理邊境事務進行討伐。後以渠陽爲誠州，命光僭之子供備庫使昌達、供備庫副使楊昌等同知州事，而貫保、豐山、若水等寨都不再駐守，選擇授任土官，使唐乂斷斷續續地毁去樓櫓，拆除官府房屋，護送帶領居民入寨。崇寧初，改誠州爲靖州。

南丹州蠻

南丹州蠻，亦溪峒之別種也，地與宜州及西南夷接壤。開寶七年，酋帥莫洪皛遣使陳紹規奉表求内附。九年，復來貢，求賜牌印，詔刻印以給之。太平興國五年，洪皛貢銀百兩，以賀太平。

南丹州蠻，也是溪峒的另一支種族，其地與宜州及西南夷接壤。開寶七年，酋帥莫洪皛派使者陳紹規奉表要求依附内地。九年，又來進貢，請求賜牌印，下詔刻印賜給他。太平興國五年，洪皛進貢銀百兩，以慶賀太平。

雍熙四年，洪皛族人知寶隆鎮

雍熙四年，洪皛族人知寶隆鎮莫淮閬有一

莫淮閫牛一頭，逐水草至金城州河池縣，宜州牙校周承鑒以其牛耕作，淮閫三遣人取牛，承鑒不還，凡耕十日，始釋牛逐水草去。淮閫怒，領鄉兵六十人劫取承鑒家資財，驅縣民莫世家牛六頭以歸，誘群蠻爲寇。上遣供奉官王承緒乘傳劾承鑒，具伏占牛，詔棄市。時知宜州、贊善大夫侯汀失於備禦，群蠻之擾，頗害及民庶，詔發諸州兵進討，兵未至，悉已遁歸，汀坐免官。詔諭宜、融、柳州百姓及蠻界人户曰："朕托兆庶之上，處司牧之重，照臨所暨，撫養是均，矧於遐陬，尤所軫慮。昨以知宜州事侯汀失於綏緝，恣其侵牟，致兹邊夷，起爲寇鈔，侵騷閭里，虔劉士庶。及興師而討伐，乃畏威而竄伏。朕以興戎召釁，職由於汀，爰舉國章，削其官秩。汝等所宜體予含垢，革乃前非，安土厚生，保境延世，嬉我至化，是爲永圖。或尚恣於陸梁，當盡劓其族類。"自是不復爲寇。

淳化元年，洪䕇卒，其弟洪皓襲稱刺史，遣其子淮通來貢銀碗二十，銅鼓三面，銅印一鈕，旗一帖，綉真珠紅羅襦一。上降優詔，賜綵百匹，還其襦。自洪䕇領州十餘年，歲輸白金百兩。洪皓之襲兄位，專其地利，不修常貢。其弟洪沅忿之，挈妻子來奔宜州。洪皓怒其背己，數引兵攻洪沅。洪沅與二男并牙將一人，乘傳詣闕訴其事，請發兵致討。上以蠻夷之俗，羈縻而已，不欲爲之興師報怨。洪沅先自稱南丹州副使，以爲邵州團練使，給田十頃，下詔戒敕洪皓。

景德二年，洪皓死，長子淮勍襲父任，俄爲弟淮𨒪攻南丹州，淮勍帥屬來奔，詔宜州賜閑田資給之。大中

頭牛，貪吃水草到了金城州河池縣，宜州牙校周承鑒用這頭牛耕作，淮閫三次派人取牛，承鑒不歸還，共耕作十天，纔放牛吃水草離去。淮閫大怒，率領鄉兵六十人搶劫承鑒家資財，將縣裏百姓莫世家六頭牛趕了回去，誘使群蠻入侵。皇上派供奉官王承緒乘驛車前去彈劾承鑒，全部供認占用耕牛之事，下詔處死陳尸街頭示衆。當時知宜州、贊善大夫侯汀没有很好地防備抵禦，群蠻侵擾，很禍及平民百姓，下詔派遣各州軍隊進兵討伐，軍隊還没到，都已全部逃回，侯汀獲罪免官。下詔告諭宜州、融州、柳州百姓及蠻界人户道："朕位居萬民之上，處在君主的重要位置，統治所到之處，均等地加以撫養，况且對於遠方的邊地，特别深切關心。前日因知宜州事侯汀失於安撫，放任其入侵搶奪，致使這些邊夷，起事寇掠，侵犯騷擾鄉里，劫掠士人百姓。等到派遣軍隊進行討伐，就畏懼威勢而竄逃躲匿。朕因興兵招致事端，主要由侯汀引起，就按照國家章法，削去他的官秩。你們應該體察我的寬容，改去你們以前的過錯，安居本地重視養生，保衛境土延及後代，在我方教化下安居樂業，這是長久的考慮。如果還肆意猖獗，一定全部剿滅其族類。"從此不再爲寇。

淳化元年，洪䕇去世，其弟洪皓繼任刺史，派其子淮通來進貢銀碗二十個，銅鼓三面，銅印一鈕，旗一帖，綉真珠紅羅襦一件。皇上降下優詔，賜綵一百匹，歸還其襦。自從洪䕇領州十多年，每年交納白金一百兩。洪皓繼承兄長職位，獨占其地方利益，不進行固定的貢奉。其弟洪沅很氣憤，帶着妻子兒女來投奔宜州。洪皓對他背叛自己很生氣，多次帶兵攻打洪沅。洪沅與兩個兒子及牙將一人，乘驛車到朝廷上訴此事，請求派兵討伐。皇上因爲是蠻夷的事務，加以籠絡而已，不想因此派兵報復仇怨。洪沅先前自稱南丹州副使，任命爲邵州團練使，供給田十頃，下詔告誡洪皓。

景德二年，洪皓死，長子淮勍繼承父親職位，不久被其弟淮𨒪攻入南丹州，淮勍率領部屬來投奔，下詔宜州賜空地資助供給。大中祥符五

祥符五年，宜州言淮汕頗集諸蠻，阻富仁監道路，上廉知淮汕無侵擾狀，遣使犒設撫勞之。九年，撫水蠻叛，詔淮汕約勒溪峒，勿從誘脅。明年，平撫水蠻，淮汕等并以勞進秩。景祐三年，有淮戢者舉旅來歸，命爲湖南州團練副使，敕州縣拊存。後淮汕老，自言願傳其子世漸。至和元年，命世漸爲檢校散騎常侍，權發遣州事。明年，以淮汕爲懷遠大將軍致仕，世漸爲刺史、檢校工部尚書，賜袍帶，錢十萬，絹百匹。又補其親黨數十人爲檢校官，如故事也。世漸死，嘉祐末，命其子公帳襲之。

年，宜州上言淮汕集合了不少蠻人，阻擋富仁監道路，皇上明察知道淮汕没有侵擾之事，派使者犒勞設宴加以安撫慰勞。九年，撫水蠻叛亂，下詔淮汕約束整頓溪峒，不受引誘脅迫。第二年，平定撫水蠻，淮汕等都因功進秩。景祐三年，有淮戢帶領族人來歸附，任命爲湖南州團練副使，告誡州縣安撫。後來淮汕年老，自稱希望傳位給其子世漸。至和元年，任命世漸爲檢校散騎常侍，權發遣州事。第二年，以淮汕爲懷遠大將軍退休，世漸任刺史、檢校工部尚書，賜袍帶，錢十萬，絹百匹。又補其親族徒黨幾十人爲檢校官，是按照舊例。世漸死，嘉祐末年，命其子公帳繼位。

有世忍者，亦淮汕之子也，初率其屬人内附，治平初逃歸，攻殺公帳，奪其地自首，請於朝廷，願授刺史，補其親黨如故事，歲輸銀百兩。三年，遂命爲刺史，皆如其請。熙寧二年，猺賊殺人，世忍執以獻，授檢校禮部尚書。元豐三年入貢，其印以"西南諸道武盛軍德政官家明天國主"爲文，詔以南丹州印賜之，令毁其舊印。六年，大軍討安化，世忍獻弓矢，自言願世世爲外臣，修貢不懈，遷檢校户部尚書，給銅牌旗號，官其子侄九人。世忍死，子公佞襲。

有世忍，也是淮汕的兒子，當初率領其下屬依附内地，治平初逃回，攻殺公帳，奪取其地自首，向朝廷請示，希望授刺史，按照舊例補任其親族徒黨，每年交納銀一百兩。三年，就任命爲刺史，都按照他的請求。熙寧二年，瑶賊殺人，世忍捕獲獻上，授檢校禮部尚書。元豐三年入朝進貢，其印以"西南諸道武盛軍德政官家明天國主"爲文，下詔把南丹州印賜給他，讓他毁掉舊印。六年，大軍討伐安化，世忍進獻弓箭，自稱願世代爲外臣，貢奉不加鬆懈，遷檢校户部尚書，供給銅牌旗號，加官其子侄九人。世忍死，子公佞繼位。

大觀元年，廣西經略使王祖道言公佞就擒。進築平、允、從州，牧文、地、蘭、那、安、外、習、南丹八州之地，并爲鎮庭孚觀州、延德軍，以其弟公晟襲刺史。宣和四年，公晟乞以州事付其侄延豐，願與其子歸朝，詔從之，仍乘驛給券。

大觀元年，廣西經略使王祖道上言公佞被擒獲。進兵修築平州、允州、從州，掌管文、地、蘭、那、安、外、習、南丹八州之地，合并成鎮庭孚觀四州、延德軍，以其弟公晟繼任刺史。宣和四年，公晟乞求將州中事務交付其侄延豐，希望與其子回朝，下詔同意了，仍乘驛車供給驛券。

紹興三年，公晟攻圍觀州，焚寶積監。朱勝非奏："崇、觀、宣和間所開新邊，比來往往棄而不守，帥臣、監司屢言觀州爲控扼之地，不宜棄。"帝曰："前日用事之臣，貪功生

紹興三年，公晟攻打圍困觀州，焚燒寶積監。朱勝非上奏："崇寧、大觀、宣和間所開拓的新的邊土，近來常常廢棄不守，帥臣、監司多次上言觀州爲控制要地，不應廢棄。"皇帝説："以前當事的大臣，貪功生事，公然欺瞞，其實

事，公爲欺罔，其實勞民費財，使遠俗不安也。”又用廣南經略安撫使劉彦適言，以公晟知南丹州兼溪峒都巡檢使、提舉盜賊公事，給以南丹州刺史舊印，公晟未受命。二十四年，公晟始貢馬，率諸蠻來歸。帝諭輔臣曰：“得南丹非爲廣地也，但傜人不叛，百姓安業，爲可喜耳。”遂以延沈襲公晟職，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南丹州諸軍事、南丹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知南丹州公事、武騎尉。廣西經略安撫使吕愿中諭降諸蠻三十一種，得州二十七，縣一百三十五，寨四十，峒一百七十九及一鎮、三十二團，皆爲羈縻州縣。二十五年，延沈進補團練、防禦二使。三十一年，延沈恣行慘酷，爲諸蠻所逐，歸死省地，衆推延廩襲職。隆興二年，延廩復爲諸蠻所圖，携家歸朝，經略司奏以延葚襲職。淳熙元年，南丹爲永樂州所攻，使來告急，廣西帥臣遣將領陳泰權、天河縣主簿徐彌高諭和之。十四年，經略司奏以延廕襲職，詔從其請。嘉定五年，延廕之子光熙襲職，知南丹州事。

勞民傷財，使遠方之人不得安寧。”又采用廣南經略安撫使劉彦適的建議，以公晟知南丹州兼溪峒都巡檢使、提舉盜賊公事，給與南丹州刺史舊印，公晟没有接受任命。二十四年，公晟纔進貢馬，率領諸蠻來歸附。皇帝告訴輔臣説：“取得南丹不是爲了擴大地域，衹要瑶人不叛亂，百姓安居樂業，就很可喜了。”於是以延沈繼任公晟之職，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南丹州諸軍事、南丹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知南丹州公事、武騎尉。廣西經略安撫使吕愿中告諭招降諸蠻三十一種，得州二十七個，縣一百三十五個，寨四十個，峒一百七十九個及一個鎮、三十二個團，都是羈縻州縣。二十五年，延沈進補團練、防禦二使。三十一年，延沈肆行殘酷，被諸蠻驅逐，回到省地死去，衆人推舉延廩繼任。隆興二年，延廩又被諸蠻謀算，帶領家人回朝，經略司上奏以延葚繼任。淳熙元年，南丹州受到永樂州的進攻，使者前來告急，廣西帥臣派將領陳泰權、天河縣主簿徐彌高告諭和解。十四年，經略司上奏以延廕繼任，下詔同意他們的請求。嘉定五年，延廕之子光熙繼任，知南丹州事。

宋史卷四百九十五

列傳第二百五十四

蠻夷(三)

撫水州　廣源州　黎洞　環州

撫水州蠻

撫水州在宜州南，有縣四：曰撫水，曰京水，曰多逢，曰古勞。唐隸黔南。其酋皆蒙姓同出，有上、中、下三房及北遐一鎮。民則有區、廖、潘、吴四姓，亦種水田、采魚，其保聚山險者，雖有畬田，收穀粟甚少，但以藥箭射生，取鳥獸盡，即徙他處，無羊馬、桑柘。地曰帚洞，五十里至前村，川原稍平，合五百餘家，夾龍江居，種稻似湖湘。中有樓屋戰棚，衛以竹柵，即其酋所居。兵器有環刀、摽牌、木弩。善爲藥箭，中者大叫，信宿死，得邕州藥解之即活。

雍熙中，數寇邊境，掠取民口、畜産。詔書招安，補其酋蒙令地殿直，蒙令札奉職。咸平中，又數爲寇盜，止令邊臣驅逐出境。其黨狡獪者凡三十餘人，宜州守將因擒送闕下，上召見詰責之，對曰："臣等蠻陬小民，爲饑寒所迫耳。"上顧謂左右曰："昨不欲盡令剿絶，若縱殺戮，顧無噍類矣！"因釋罪，賜錦袍、冠帶、銀綵，戒勖遣之。逾年，酋長蒙顶等六十五人詣闕，納器甲百七十事。又蒙漢誠、蒙虔瑋、蒙填來朝，上器甲

撫水州在宜州的南面，有四個縣：爲撫水，京水，多逢，古勞。唐時隸屬黔南。其酋長都同出蒙姓，有上、中、下三房及北遐一鎮。百姓則有區、廖、潘、吴四姓，也種植水田、打魚，那些聚據山地險處的，雖有水耕的田地，但收穫穀粟很少，衹是用藥箭射取動物，將鳥獸射取盡了，就遷徙到其他地方，没有羊馬、桑柘。其地叫帚洞，五十里到前村，原野漸漸平坦，共五百多家，生活在龍江兩岸，種稻與湖湘相似。其中有樓屋戰棚，用竹柵護衛，就是其酋長居住的地方。兵器有環刀、標牌、木弩。擅長製作藥箭，中箭的人大喊大叫，過了兩夜死去，得到邕州藥物解救後就活過來了。

雍熙年間，多次入侵邊境，掠奪人口、牲畜家産。詔書招安，補其酋長蒙令地爲殿直，蒙令札爲奉職。咸平年間，又多次爲寇盜，衹下令邊臣將其驅逐出境。其同夥狡猾的共三十多人，宜州守將於是擒獲他們送到朝廷，皇上召見斥責他們，回答説："臣等蠻夷偏僻小民，衹是飢餓寒所迫而已。"皇上對左右説："以前不想將他們全部剿滅，如果放任殺戮，就没人能活着了！"於是赦免其罪，賜錦袍、冠帶、銀綵，告誡勉勵後讓他們走了。過了一年，酋長蒙顶等六十五人到朝，獻納器甲一百七十件。又蒙漢誠、蒙虔瑋、蒙填來朝，獻上器甲幾百件以及毒藥箭，立誓不

數百及毒藥箭，誓不掻邊。比歲皆遣使來貢及輸兵器，乃授漢誠官，賜物有差，既而侵軼如故。景德三年，蠻酋蒙填詣宜州自陳，願朝貢謝罪，詔守臣諭以盡還所掠民貲畜，乃從其請。

大中祥符六年，首領指揮使蒙但挈族來歸，徙於桂州。九年，數寇宜、融州界，轉運使俞獻可言："知宜州董元己不善綏撫，昨蠻人饑，來質糇糧，公綴主者剋剥概量；及求入貢，復驟沮其意，遂使忿恚爲亂。"詔出元己，遂遣潭州都監季守睿代元己招撫，群蠻拒命，侵掠不已。獻可請以本道澄海軍及募丁壯進討，乃詔益以潭州兵五千人，命東染院使、平州刺史曹克明爲宜、融等州都巡檢安撫使，内殿崇班王文慶、閤門祇候馬玉、内供奉官楊守珍等爲都監。

上猶以蠻夷異類，攻剽常理，不足以剿絶。又意其道險難進師，第令克明、獻可設方略攝其酋首，索所鈔生口，因而撫之。克明、獻可上言："蠻人去冬寇天河，今又鈔融州厢陽諸寨，剽劫居民，害巡檢樊明，累依宣旨詔諭，曾不悛革，臣請便宜掩擊。"從之。

克明乃與守珍領兵入樟嶺路，文慶、玉趨宜州西路，又令宜、桂都巡檢程化鵬取樟嶺古牢隘路會合。化鵬遇蠻於上房兩水口，擊破之。文慶、玉至如門團，爲蠻所扼，不能進。克明、守珍乃過横溪恩德寨，召山獠嚮導，開路進師。蠻依篁竹間，時出戰鬥，輒敗走。旬餘，上黄泥嶺杉木隘路，溪谷險邃，蠻據要害以拒官軍，自辰至午，大潰。其黨遂過霸苑抵帚洞，乃入中房前村。克明等頓兵下寨，中夕，群蠻大嘩噪，

再侵擾邊境。連年都派使者來朝貢及交納兵器，就授漢誠官，賜物不等，不久照舊前來侵犯。景德三年，蠻酋蒙填到宜州自作陳説，希望朝貢謝罪，下詔守臣告諭他全部歸還掠奪的百姓財産牲畜，就同意他的請求。

大中祥符六年，首領指揮使蒙但帶領族人來歸附，遷到桂州。九年，多次入侵宜州、融州地界，轉運使俞獻可上言："知宜州董元己不善於安撫，前時蠻人饑荒，來抵押借貸乾糧，公然縱使主事的人剋扣斤兩，等到蠻人要求入貢，又驟然拒絶他們的心意，於是使其憤怒而作亂。"下詔廢黜元己，就派潭州都監季守睿代替元己招撫，群蠻抗拒命令，侵掠不斷。獻可請求以本道澄海軍以及招募丁壯進兵討伐，就下詔增加潭州軍隊五千人，命東染院使、平州刺史曹克明任宜、融等州都巡檢安撫使，内殿崇班王文慶、閤門祇候馬玉、内供奉官楊守珍等任都監。

皇上仍然認爲蠻夷非我族類，攻殺劫掠是常理，不能因此加以消滅。又料想道路艱險難以進兵，衹命令克明、獻可設計制服其酋長首領，索還掠去的生口，趁機加以安撫。克明、獻可上言："蠻人去年冬天入侵天河，如今又搶劫融州厢陽諸寨，劫掠居民，殺害巡檢樊明，多次宣旨詔諭，一點都不悔改，臣請求根據時宜進行突襲。"同意了。

克明就與守珍領兵進入樟嶺路，文慶、馬玉直赴宜州西路，又命令宜、桂都巡檢程化鵬攻取樟嶺古牢隘路會合。化鵬在上房兩水口遭遇蠻人，將其擊敗。文慶、馬玉到如門團，受到蠻人阻扼，不能進兵。克明、守珍就經過横溪恩德寨，召來山僚作嚮導，開路進兵。蠻人依據竹林間，不時出來作戰，總是敗逃。過了十多天，上了黄泥嶺杉木隘路，溪谷險要深邃，蠻人占據要害以抗拒官軍，從辰時到午時，大敗。其同黨就經過霸苑直達帚洞，於是進入中房前村。克明等帶兵停駐下寨，半夜，群蠻大聲喧鬧，敲打鉦鼓，攻寨很緊急，出兵攻打，殺傷很多人，於是

擊鉦鼓，攻寨甚急，出兵擊之，傷殺頗衆，因縱火焚其廬室積聚，自此恐懼，竄入山谷。又緣龍江南岸而東，至昏暮，過石峽隘險，士不并行。蠻復連弩北岸，克明遣猛士步涉與鬥，至即退走，寨于下房博賀村，克明設伏寨外。其夜，蠻衆大集，遇伏發，内外合擊，追斬殆盡。乘勝搜山，悉得馬牛享士卒。

放火焚燒其屋舍積蓄，從此蠻人害怕了，逃入山谷。又沿着龍江南岸向東，到黄昏時，經過石峽隘險要處，兵士不能并排前行。蠻人又在北岸發射連弩，克明派勇士渡江與其作戰，勇士到了後蠻人就退逃，設寨於下房博賀村，克明在寨外設下埋伏。當天夜裏，蠻人大規模聚集起來，遭到埋伏，内外夾攻，幾乎全部追斬消滅。乘勝搜山，獲得全部牛馬以犒勞士卒。

克明等知其窮蹙，乃曉諭恩信，許以改過，於是酋帥蒙承貴等面縛詣軍自首，克明厚加犒宴，且數責之，皆俯伏謝罪。及聞詔旨赦令勿殺，莫不泣下，北望稱萬歲。上以夷性無厭，習知朝廷多釋其罪，故急則來歸，緩則叛去，切詔克明等諭以悉還所掠漢口、資畜，即許要盟。承貴等感悦奉詔，乃歃猫血立誓，自言奴山摧倒，龍江西流，不敢復叛。克明等師還，宜州蠻人納器甲凡五千數，願遷處漢地者七百餘口，詔分置廣西及荆湖州軍，給以田糧。凡立功使臣將士遷補、賜賚者千八百一十六人。承貴因請改州縣名，以固歸順之意，詔以撫水州爲安化州，撫水縣爲歸仁縣，京水縣爲長寧縣。自是間歲朝貢，不復爲邊患矣。

克明等知道他們窘迫，就開導告諭示以恩信，允許他們改正過失，於是酋帥蒙承貴等反綁着到軍中自首，克明優厚地加以設宴犒勞，而且屢次斥責他們，都俯首謝罪。等到聽説詔書宣旨赦免不殺，無不流淚，向北口呼萬歲。皇上因夷人天性貪得無厭，熟知朝廷大多寬免其罪，因此事急就來歸附，事緩就叛離，特地下詔克明等告諭他們全部歸還掠奪的漢人生口、財産牲畜，就答應訂立誓約。承貴等感激欣悦地奉行詔命，就歃猫血立誓，自稱即使奴山倒塌，龍江西流，不敢再叛亂。克明等軍隊返回，宜州蠻人獻納器甲共五千件左右，希望遷移到漢地居住的有七百多人，下詔分别安置在廣西及荆湖州軍，供給田地糧食。凡立功使臣將士遷升補官、賞賜的共一千八百一十六人。承貴於是請求改换州縣名，以堅定歸順之意，下詔將撫水州改爲安化州，撫水縣改爲歸仁縣，京水縣改爲長寧縣。從此每隔一年來朝貢一次，不再成爲邊境禍患。

獻可等又言："殿直蒙肚知歸化州，州與撫水相接，數遣子文寶及其妻族甘堂偵軍事，又其子格與官軍鬥敵，悉部送赴闕。有蒙隻者，亦肚之子，先嘗告賊，署爲昭州押牙。"詔補肚密州别駕，隻海州都押牙，賦以官田。文寶、格、甘堂并黥配登、萊州。寶元元年，復率衆寇融、宜州，發邵、澧、潭三州戍兵合數千人往擊。時蠻勢方熾，至殺運糧官吏。復詔趣兵進討，逾年乃平。

獻可等又上言："殿直蒙肚知歸化州，州與撫水接壤，多次派兒子文寶及其妻族甘堂偵探軍事，又其子蒙格與官軍作戰爲敵，都押送到朝。有蒙隻，也是蒙肚的兒子，以前曾告發賊人，任命爲昭州押牙。"下詔補蒙肚爲密州别駕，蒙隻爲海州都押牙，給予官田。文寶、蒙格、甘堂都受黥刑發配登州、萊州。寶元元年，又率衆入侵融州、宜州，派遣邵、澧、潭三州駐兵共幾千人前去攻打。當時蠻人勢力正猖獗，以致殺死運糧官吏。又下詔督促軍隊進兵討伐，一年後纔平定。

慶曆中，再以方物入貢，至和二

慶曆年間，兩次以土産入朝進貢，至和二

年，復至。詔以知州蒙全會爲三班奉職，又以監州姚全料爲借職。嘉祐六年，又來貢。是後，月赴宜州參謁及貿巨板，每歲州四管犒。及三歲，聽輸所貢兵械於思立寨，以其直償之，遞以官資遷補。熙寧初，知宜州錢師孟、通判曹覿擅裁損侵剥之，土人羅世念、蒙承想、蒙光仲等爲亂。五年，攻德謹寨，襲將官費萬，殺之。經略司問致寇狀，而宜州但以飢爲言，故朝廷賜粟二萬石以安輯之。已而守臣王奇戰死，事聞，乃詔知沅州謝麟、帶御器械和斌經制溪洞，發在京驍騎兩營及江南、福建將兵三千五百人，以聽師期。明年，世念等遂與諸蠻峒首領族類四千五百人出降。以世念爲内殿承制，承想、光仲等十人各拜官。崇寧二年，其酋蒙光有者復嘯聚爲寇，經略司遣將官黄忱等擊却之。大觀二年，遂以三州一鎮户口六萬一千來上。詔以知融州程鄰往黔南路撫諭，官吏推恩有差。至和後，又有融州屬蠻大丘峒首領楊光朝請内附，又有楊克端等百三人來歸，皆納之。

年，又來朝貢。下詔以知州蒙全會爲三班奉職，又以監州姚全料爲借職。嘉祐六年，又來進貢。此後，每月到宜州參見以及交易大的木料，每年州中四次加以照顧犒勞。等到三年後，允許將進貢的兵器運送到思立寨，償付其價錢，依次以官資遷升補官。熙寧初年，知宜州錢師孟、通判曹覿擅自裁減盤剥，土人羅世念、蒙承想、蒙光仲等作亂。五年，攻打德謹寨，襲擊將官費萬，把他殺了。經略司詢問招致盜寇的原因，而宜州衹是以饑荒爲藉口，所以朝廷賜粟二萬石加以安撫。不久守臣王奇戰死，此事上報，就下詔知沅州謝麟、帶御器械和斌經制溪洞，調發在京驍騎兩營及江南、福建將兵三千五百人，以聽候出兵日期。第二年，世念等就與諸蠻峒首領族類四千五百人出來投降。以世念爲内殿承制，承想、光仲等十人各自拜官。崇寧二年，其酋長蒙光有又聚衆爲寇，經略司派將官黄忱等將其擊退。大觀二年，就以三州一鎮户口六萬一千來獻納。下詔以知融州程鄰前去黔南路安撫告諭，官吏推恩不等。至和以後，又有融州屬蠻大丘峒首領楊光朝請求依附内地，又有楊克端等一百零三人來歸順，都接納了。

諸蠻族類不一，大抵依阻山谷，並林木爲居，椎髻跣足，走險如履平地。言語侏離，衣服斒斕。畏鬼神，喜淫祀。刻木爲契，不能相君長，以財力雄强。每忿怒則推刃同氣，加兵父子間，復仇怨不顧死。出入腰弓矢，匿草中射人，得牛酒則釋然矣。親戚比鄰，指授相賣。父子别業，父貧則質身於子，去禽獸無幾。其族鑄銅爲大鼓，初成，懸庭中，置酒以召同類，争以金銀爲大釵叩鼓，去則以釵遺主人。相攻擊，鳴鼓以集衆，號有鼓者爲"都老"，衆推服之。

諸蠻族類不同，大致憑依山谷，依林木居住，椎髻赤足，在崎嶇路上奔跑如履平地。言語難辨，衣服色彩錯雜鮮明。畏懼鬼神，喜好不合禮制的祭祀。刻木作爲契約，不能尊立君長，以財産力量强盛而定。每次動怒就兄弟間操刀，父子間動用兵器，報復仇怨不顧及死亡。進出腰間帶着弓箭，躲在草叢中射人，得到牛酒就消除嫌隙了。親戚鄰居，指給别人相互出賣。父子另有家業，父親貧窮就把自身抵押給兒子，與禽獸没有什麽分别。其族用銅鑄造大鼓，剛鑄成時，懸挂在庭中，設酒召來同族類人，争相用金銀做成的大釵敲鼓，離開時就把釵送給主人。互相攻擊時，鳴鼓聚集衆人，稱有鼓的人爲"都老"，衆人推許服從他。

唐末，諸酋分據其地，自爲刺史。宋興，始通中國，奉正朔，修職貢。間有桀黠貪利或疆吏失於撫御，往往聚而爲寇，抄掠邊户。朝廷禽獸畜之，務在羈縻，不深治也。熙寧間，以章惇察訪經制蠻事，諸溪峒相繼納土，願爲王民，始創城寨，比之内地。元祐初，諸蠻復叛，朝廷方務休息，乃詔諭湖南北及廣西路并免追討，廢堡寨，棄五溪諸郡縣。崇寧間，復議開邊，於是安化上三州及思廣諸峒蠻夷，皆願納土輸貢賦，及令廣西招納左右江四百五十餘峒。尋以議者言，以爲招致熟蕃非便，乃詔悉廢所置州郡，復祖宗之舊焉。

紹興初，監察御史明橐言："湖南邊郡及二廣之地，舊置溪峒歸明官，比年寖廣其員，及諸州措置隘寨，闕人把拓，又令管押兵夫，素不習知法令，率貪婪無厭。况管押又皆鄉民，甚爲邊患，遭困苦折辱者往往無所赴訴。議者欲俾帥臣籍其姓名，每三年一遷易，如州縣官故事。或云止循舊添差，并罷管押兵夫，宜令二廣、湖南帥臣處置適宜，無啓邊禍，以害遠人。"詔下其議。三年，安化蠻蒙全劍等八百人劫普議寨，火其屋宇，廣西帥臣遣縣寨將佐發兵討平之。

四年，廣南東西路宣諭明橐言：

平、觀二州本王口、高峰二寨，處廣右西偏，舊常無虞。崇寧、大觀間，邊臣啓釁，奏請置州拓境，深入不毛，如平、從、允、孚、庭、觀、溪、馴、敘、樂、隆、兑等十有二州，屬之黔南，其官吏軍兵請給費用，悉由内郡，於是騷然，莫能支吾。政和間，朝廷始悟其非，罷之。或

唐末，各酋長分別占據其地，自任刺史。宋興起後，纔開始與中國交往，奉行曆法，進行職方進貢。間或有狡猾凶暴貪利的或是邊境官吏失於安撫控制的，常常聚集成寇，劫掠邊境人口。朝廷把他們當作禽獸來畜養，意在籠絡，不加深入懲治。熙寧間，以章惇考察籌劃蠻事，各溪峒相繼獻納土地，希望成爲朝廷百姓，開始創建城寨，比照内地。元祐初，諸蠻又叛亂，朝廷正致力於休養生息，就下詔告諭湖南北及廣西路都免於追究討伐，廢棄堡寨，放棄五溪諸郡縣。崇寧間，又建議開闢邊土，於是安化上三州及思廣諸峒蠻夷，都希望獻納土地交納貢賦，以及命令廣西招納左右江四百五十多峒。不久因議事者上言，認爲招來熟蕃不利，就下詔全部廢棄所設置的州郡，恢復祖宗的舊制。

紹興初，監察御史明橐上言："湖南邊郡及二廣之地，以前設溪峒歸明官，近年漸漸增加人員，等到各州布置隘寨，缺人把守開拓，又令其掌管兵士民夫，平時不熟悉法令，一般都是貪得無厭。况且管領的又都是鄉里百姓，很成爲邊境禍患，受到困苦侵辱的人常常無處去上訴。議事者想讓帥臣登記他們的姓名，每三年遷移改換一次，就像州縣官舊制。有人説衹照舊添差，以及停止管領兵士民夫，應讓二廣、湖南帥臣處理適當，不要引發邊境禍患，以傷害遠方之人。"詔令下達他的意見。三年，安化蠻蒙全劍等八百人搶劫普議寨，焚燒屋舍，廣西帥臣派縣寨將佐發兵討伐平定。

四年，廣南東西路宣諭明橐上言：

平、觀二州原是王口、高峰二寨，位於廣右西側，以前一直没有出事。崇寧、大觀間，邊臣引發事端，上奏請求設州開拓境土，深入不毛之地，如平、從、允、孚、庭、觀、溪、馴、敘、樂、隆、兑等十二州，隸屬黔南，其官吏軍兵請求供給費用，都由内地郡縣支付，於是動蕩不安，不能應付。政和間，朝廷纔明白此舉不當，廢除了。有人認爲平州是西南重鎮，兼控制王

者謂平州爲西南重鎮，兼制王江、從、允等州及湖南之武岡軍、湖北之靖州、桂州之桑江峒猺，觀州則控制南丹、陸家寨、茆灘十道及白崖諸蠻，以故二州獨不廢。臣自歷邊，即乞罷平、觀者，前後非一。内攝官吴芾嘗充經略司準備幹當，頗得其詳。

觀州初爲宜州富仁監，大觀間，帥臣王祖道欲招納文、蘭州，都巡檢劉惟忠謂得文、蘭不若取南丹之利，因誣其州莫公佞阻文、蘭不令納土，爲公佞罪，惟忠遂禽殺公佞。帥司奏其功，乃改南丹爲觀州，命惟忠守之。公佞之死，人以爲冤。其弟公晟結溪峒圖報復，連歲攻圍，惟忠中傷死，繼以黄璘代守。璘度不能支，辭疾告罷，以岑利疆代之。黄忱復建議，欲增築高峰寨於富仁監側，爲觀聲援。會朝廷罷新邊，遂請以高峰寨爲觀州，設知州一人、兵職官二人、曹官一人、指使寨保官七人，吏額五十人，厢禁軍、土丁、家丁又千餘人。歲費錢一萬二千九百餘貫、米八千八百一十七石有奇。州無税租户籍，皆仰給鄰郡。飛輓涉險阻，或遇蠻寇設伏，陰發毒矢，中人輒死。人畏賊，率委棄道路，縱然達州，縻費亦不可勝計。昔爲富仁監時，不聞有警，惟是邊吏欲以刺探爲功，故時時稱警急，因以爲利，遂欲存而不廢也。比年户籍日削，民多流離，或轉入溪洞，公私困弊爲甚。

平州初隸融州，亦羈縻州峒

江、從、允等州及湖南的武岡軍、湖北的靖州、桂州的桑江峒瑶，觀州則控制南丹、陸家寨、茆灘十道及白崖諸蠻，因此衹有這兩州没有廢棄。臣自從來到邊境，就乞求廢棄平州、觀州，前後不止一次。内攝官吴芾曾經充任經略司準備幹當，深知其詳細情況。

觀州當初爲宜州富仁監，大觀間，帥臣王祖道想要招納文州、蘭州，都巡檢劉惟忠認爲取得文州、蘭州不如取得南丹有利，於是誣陷其州莫公佞阻止文州、蘭州不讓他們獻納土地，爲公佞之罪，惟忠就擒獲公佞把他殺了。帥司上奏他的功勞，就改南丹爲觀州，命令惟忠守禦。公佞之死，人們認爲很冤枉。其弟公晟勾結溪峒圖謀報復，連年攻打圍困，惟忠受傷而死，接着以黄璘代守。黄璘考慮到不能支撑，以病推辭罷官，以岑利疆代任。黄忱又提出建議，想要在富仁監的旁邊增築高峰寨，聲援觀州。正值朝廷廢棄新開邊土，就請求以高峰寨爲觀州，設知州一人、兵職官二人、曹官一人、指使寨保官七人，吏額五十人，厢禁軍、土丁、家丁又有一千多人。每年花費錢一萬二千九百多貫、米八千八百一十七石多。州無税租户籍，都靠鄰郡供給。車船運送糧草經歷險阻，有時遇到蠻寇設下埋伏，暗中發射毒箭，射中人就死。人們害怕賊人，大都扔棄在路上，即使到達州裏，耗費也不可勝計。以前爲富仁監時，没聽説有緊急情況，衹是邊吏想以刺探爲功，所以常常聲稱有緊急情況，藉此取利，就想要保存而不加廢棄。近年户籍日漸減少，百姓多流轉離散，有的轉入溪洞，公私困乏疲敝很嚴重。

平州起初隸屬融州，也是羈縻州峒。以

也。舊通湖北渠陽軍，置融江寨及文村、臨溪、潯江堡，後以地隔生蠻，遂廢。崇寧間，復隸融。王口寨地接王江，更爲懷遠軍，後更爲平州；更吉州爲從州、王江爲允州：并隸黔南。政和二年，復廢。邊吏黄忱、李坦詆其帥臣程鄰，乞存平州，設知州一人、兵職官二人、曹官一人，縣令簿二人，提舉溪峒公事；本州管界都同巡檢二人，五寨堡監官指揮十人，吏額百人，禁軍、土丁千人。歲費錢一萬四千四百一十八貫六百文、米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五石有奇。州無租賦户籍，轉運司歲移桂、融、象、柳之粟以給之。及徙融州西北金溪鄉税米四百九十餘石隸懷遠，糜費甚於觀州。况守臣到任，即奏推恩其子，州、縣、寨、堡例得遷官酬賞，而税場互市之利又爲守臣邊吏所私，獨百姓有征戍轉輸之苦，誠爲可憫。臣以爲宜罷平、觀二州便。

前與湖北渠陽軍來往，設置融江寨及文村、臨溪、潯江堡，以後因其地爲生蠻阻隔，就廢棄了。崇寧間，重新隸屬融州。王口寨地接王江，改爲懷遠軍，後來改爲平州；改吉州爲從州、王江爲允州：都隸屬黔南。政和二年，又廢棄。邊吏黄忱、李坦欺騙其帥臣程鄰，乞求保存平州，設知州一人、兵職官二人、曹官一人，縣令簿二人，提舉溪峒公事；本州管界都同巡檢二人，五寨堡監官指揮十人，吏額一百人，禁軍、土丁一千人。每年花費錢一萬四千四百一十八貫六百文、米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五石多。州無租賦户籍，轉運司每年運送桂、融、象、柳之粟加以供給。等到遷徙融州西北金溪鄉税米四百九十多石隸屬懷遠，耗費比觀州更大。况且守臣到任，就上奏推恩其子，州、縣、寨、堡按例得到遷官酬賞，而税場互相貿易的利益又被守臣邊吏私人占有，衹是百姓有徵兵駐守運輸之苦，確實值得憐憫。臣認爲應該廢棄平、觀二州爲好。

然尚有可議者，觀州初爲富仁監時，有銀冶二，官取其利有常額，熙寧元降條例具在，宜先下經略司，責公晟等依熙寧條例施行。况公晟實公佞弟，理宜掌州事，近雖逃歸，未爲蠻族信服，察其情勢，不得不倚重中國。若乘時授之，彼知恩出朝廷，必深感悦。

但是還有可以商議的，觀州當初爲富仁監時，有兩處銀冶，官府取其利潤有一定數額，熙寧原頒布的條例都在，應先下達經略司，督責公晟等按照熙寧條例施行。况且公晟實際上是公佞的弟弟，按理應當掌管州事，最近雖然逃回，還未被蠻族信服，觀察其情勢，不得不依靠中國。如果乘機授給他，他知道恩惠出於朝廷，一定十分感動欣悦。

樞密院亦上言："廣西沿邊堡寨，昨因邊臣希賞，改建州城，侵擾蠻夷，大開邊釁。地屬徼外，租賦亦無所入，而支費煩内郡，民不堪其弊，遂皆廢罷。唯平、觀二州以帥臣所請，故存。今睹明橐所奏，利害之實

樞密院也上言："廣西沿邊堡寨，前日因邊臣求賞，改建州城，侵擾蠻夷，大大引發邊境事端。地屬邊界之外，也沒有租賦收入，而支出花費煩勞内地郡縣，百姓不能忍受其弊病，於是都廢棄。衹有平、觀二州因帥臣的請求，所以保存。現在看了明橐的奏言，利害的實情非常明

昭然可見。緣帥臣又稱公晟於南丹、觀州、寶監境上不時竊發，若廢二州，恐於緣邊事宜有所未盡。”詔令廣南西路帥、漕、憲司共條具利害以聞。既而諸司交言：“平、觀二州困弊已甚，有害無益，請復祖宗舊制爲便。”詔從其言。

乾道六年，詔補蒙澤進武副尉。初，宜州蠻莫才都爲亂，廣西經略劉焞遣進勇副尉蒙明質賊巢，諭降才都。既而復肆猖獗，戕賊官兵。未幾，禽才都，械送經略司伏法，悉破其黨，而明亦遇害，備極慘酷，邊人憐之。焞乞推恩其子澤以旌死事，朝廷從之，故有是命。

淳熙十年冬，安化蠻突入內地，焚寨柵，殺居民爲亂。宜州駐劄將官田昭明與蠻力戰敗，死之。十一年，廣西路鈐轄沙世堅言：“官軍與猺人兵器利鈍不同，宜敕沿邊軍州多置强弩毒矢，以懼猺人。”從之。是年，安化蠻蒙光漸率衆抄掠，世堅討平之。初，知宜州馬寧祖不支思立寨鹽錢，執議以爲前守所積逋，止給錢一月，不能遍及蠻部，而權思立寨准備將領楊良臣復鎮撫乖方，遂致激變光漸等。詔罷良臣，貶寧祖秩，敕帥、漕以時給溪峒鹽錢。

十二年正月，廣西漕臣胡庭直上言：“邕州之左江、永年、太平等寨，在祖宗時，以其與交阯鄰壤，實南邊藩籬重地，故置州縣，籍其丁壯，以備一旦之用，規模宏遠矣。比年邊民率通交阯，以其地所産鹽雜官鹽貨之，及減易馬鹽以易銀，忽而不防，恐生邊釁，所宜禁戢。”既而諸司上言：“經略司初準朝旨，置馬鹽倉，貯鹽以易馬，歲給江上諸軍及御前投進，用銀鹽錦，悉與蠻互市。其永平

顯。因帥臣又稱公晟在南丹、觀州、寶監境內不時作亂，如果廢棄二州，恐怕對於沿邊事務不太周密。”下詔命令廣南西路帥、漕、憲司共同分條列出利害加以上報。不久諸司交相上言：“平、觀二州困頓疲敝已很嚴重，有害無益，請求恢復祖宗舊制爲好。”下詔同意他們的上言。

乾道六年，下詔補蒙澤進武副尉。當初，宜州蠻莫才都作亂，廣西經略劉焞派進勇副尉蒙明作爲人質去賊人據點，告諭招降才都。不久又放肆猖獗，殺害官兵。不久，擒獲才都，繫上鐐銬押送經略司依法處死，全部攻破其同黨，而蒙明也被殺害，極其慘酷，邊人非常同情他。劉焞請求推恩其子蒙澤以表彰其死於王事，朝廷同意了，所以有這道命令。

淳熙十年冬，安化蠻衝到內地，焚燒寨柵，殺害居民作亂。宜州駐劄將官田昭明與蠻奮力作戰戰敗，死去。十一年，廣西路鈐轄沙世堅上言：“官軍與瑶人兵器利鈍不同，應告誡沿邊軍州多設强弓毒箭，以使瑶人畏懼。”同意了。同年，安化蠻蒙光漸率領部下搶劫，世堅加以討伐平定。當初，知宜州馬寧祖不支付思立寨鹽錢，堅持認爲是前任守臣所累積拖欠，衹給一個月的錢，不能遍及蠻部，而權思立寨准備將領楊良臣又鎮撫無方，以致激發光漸等叛變。下詔罷免良臣，貶寧祖官秩，敕告帥、漕按時供給溪峒鹽錢。

十二年正月，廣西漕臣胡庭直上言：“邕州的左江、永年、太平等寨，在祖宗時，因其與交阯接壤，實際是南部邊防重地，所以設置州縣，登記其丁壯，以備一時之用，規模宏大長遠了。近年邊民大多與交阯來往，將其地出産的鹽雜以官鹽出賣，以及減少交易馬匹的鹽來交易銀，倘若不加防備，擔心發生邊境事端，應該禁止。”不久諸司上言：“經略司當初經朝廷旨意批准，設置馬鹽倉，貯藏鹽以換取馬，每年供給江上諸軍及進送皇帝，用銀鹽錦，都與蠻人互相交易。其永平寨所交易的交阯鹽，賣給居民食用，都是

寨所易交阯鹽，貨居民食，皆舊制也。况邊民素與蠻夷私相貿易，官不能制。今一切禁絶，非惟左江居民乏鹽，而蠻情亦叵測，恐致乖異也。”乃牒邕州，禁民毋私販交阯鹽，以妨鈔法。是年，詔以楊世俊襲父進通職，補承信郎。

紹熙初，廣西帥以本路副總管沙世堅素有韜略，累立邊功，爲群蠻所畏服，嘗破蒙光漸，示以威信，光漸不敢寇邊者累年。乞以世堅兼知宜州，實能制伏蠻夷，爲久遠之利。帝從之。慶元四年，宜州蠻蒙峒、袁康等寇内地，奪官鹽爲亂，廣西帥司調官兵招降之，朝廷推賞有差。

嘉定三年，章戩知靜江府，建議以爲廣西所部二十五郡，三方鄰溪峒，與蠻猺、黎、蜑雜處，跳梁負固，無時無之，西南最爲重地，邕、欽之外，羈縻七十有二，地里綿邈，鎮戍非一，請增置雄邊軍二百人及調憲司甲軍二百隸帥司。初，安平州李密侵鄰洞，劫掠編民，并取古甑洞，以其幼子變姓名爲趙懷德知洞事，戩諭邕守推古甑一人主之。十一年，臣僚復上言：“慶曆間，張方平嘗以爲朝廷每備西北，孰不知猺蠻衝突嶺外，南鄰交阯，勢須經營。唐時西備吐蕃，其後安南寇邊，旋致龐勛之禍。國朝每憂契丹、元昊，而儂智高陷邕州，南徼騷動，天子爲之旰食，豈細故哉？臣等比見淮甸間版築荐興，更戍日益，而廣南城隍摧圮不葺，戍兵逃亡殆盡，春秋教閲，郡無百人。雖有鄉兵、義丁、土丁之名，實不足用，緩急豈能集事？宜於嶺南要地增築城堡，籍其民兵，歲時練習，定賞罰格，以示懲勸。如此則號令嚴明，守禦完固，民習戰鬥，可息

以前的制度。況且邊民一向與蠻夷私下交易，官府不能制止。現在全都禁絶，不祇左江居民缺少鹽，而蠻人情況也不可預料，擔心招致變亂。”就下牒到邕州，禁止百姓不得私自販交阯鹽，以妨礙鈔法。同年，下詔以楊世俊繼承父親進通之職，補承信郎。

紹熙初，廣西帥因本路副總管沙世堅一向有謀略，多次在邊境立功，爲群蠻所畏服，曾經打敗蒙光漸，顯示了威勢信義，光漸接連幾年不敢入侵邊境。乞求以世堅兼知宜州，確實能制服蠻夷，是長久之利。皇帝同意了。慶元四年，宜州蠻蒙峒、袁康等入侵内地，搶奪官鹽作亂，廣西帥司調集官兵招降他們，朝廷推恩賞賜不等。

嘉定三年，章戩知靜江府，提出建議認爲廣西所統轄的二十五郡，三個方向鄰近溪峒，與蠻瑶、黎、蜑交錯居處，恃險猖獗，時時發生，是西南最重要的地區，邕、欽之外，羈縻七十二個，地域連綿遥遠，鎮守不統一，請求增設雄邊軍二百人及調發憲司甲軍二百人隸屬帥司。當初，安平州李密侵犯鄰洞，劫掠編册内的百姓，又攻取古甑洞，將其幼子改變姓名爲趙懷德知洞事，章戩告諭邕州守臣推舉古甑一人主管。十一年，臣僚又上言：“慶曆間，張方平曾認爲朝廷常常防備西北邊境，却不知瑶蠻衝突嶺外，南鄰交阯，勢必需要籌劃經管。唐時西面防備吐蕃，此後安南入侵邊境，不久導致龐勛之禍。國朝常常擔憂契丹、元昊，而儂智高攻陷邕州，南部邊境動蕩不安，天子忙得不能按時進食，難道是小事嗎？臣等近來見到淮甸間不斷興建工事，輪番駐守日漸增加，可是廣南城池坍塌不加整修，駐兵幾乎全部逃走，春秋時檢閲，郡中不滿一百人。雖然有鄉兵、義丁、土丁之名，其實不能派用，有緊急情況哪能召集行動？應該在嶺南要地增築城堡，登記其民兵，一年四季訓練操習，制定賞罰標準，以示獎懲。如此就號令嚴明，守禦堅固完備，百姓練習戰鬥，可以平息瑶蠻侵掠的禍患，使四十州百姓有個長久安定的環境了。”

猺蠻侵掠之患，措四十州民於久安之域矣。”詔從之。

下詔同意了。

廣源州蠻

廣源州蠻儂氏，州在邕州西南鬱江之源，地峭絶深阻，產黃金、丹砂，頗有邑居聚落。俗椎髻左衽，善戰鬥，輕死好亂。其先，韋氏、黃氏、周氏、儂氏爲首領，互相劫掠。唐邕管經略使徐申厚撫之，黃氏納質，而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蠻皆定。自交阯蠻據有安南，而廣源雖號邕管羈縻州，其實服役於交阯。

廣源州蠻儂氏，州在邕州西南鬱江的源頭，地形懸崖峭壁幽深多險阻，出產黃金、丹砂，很有一些村落聚居。其風俗椎髻左衽，善於作戰，不畏死亡喜好作亂。以前，韋氏、黃氏、周氏、儂氏任首領，互相劫掠。唐邕管經略使徐申厚加安撫，黃氏送來人質歸順，而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蠻都安定下來。自從交阯蠻占據安南，而廣源雖然號稱邕管羈縻州，其實受交阯操縱。

初，有儂全福者，知儻猶州，其弟存禄知萬涯州，全福妻弟儂當道知武勒州。一日，全福殺存禄、當道，并有其地。交阯怒，舉兵執全福及其子智聰以歸。其妻阿儂本左江武勒族也，轉至儻猶州，全福納之。全福見執，阿儂遂嫁商人，生子名智高。智高生十三年，殺其父商人，曰：“天下豈有二父耶?”因冒儂姓，與其母奔雷火洞，其母又嫁特磨道儂夏卿。

當初，有儂全福，知儻猶州，其弟存禄知萬涯州，全福妻弟儂當道知武勒州。一天，全福殺死存禄、當道，占有了他們的土地。交阯發怒，派兵拘押全福及其子智聰回去。其妻阿儂原是左江武勒族人，遷到儻猶州，全福娶了她。全福被抓，阿儂就嫁給商人，生子名叫智高。智高十三歲時，殺其父商人，說：“天下哪有兩個父親的呢?”於是冒用儂姓，與其母投奔雷火洞，其母又嫁給特磨道儂夏卿。

久之，智高復與其母出據儻猶州，建國曰大曆。交阯攻拔儻猶州，執智高，釋其罪，使知廣源州，又以雷火、頻婆四洞及思浪州附益之。居四年，内怨交阯，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年景瑞。皇祐元年，寇邕州。明年，交阯發兵討之，不克。廣西轉運使蕭固遣邕州指使亓贇往刺候，而贇擅發兵攻智高，爲所執，因問中國虛實，贇頗爲陳大略，説智高内屬。乃遣贇還，奉表請歲貢方物，未聽。又以馴象、金銀來獻，朝廷以其役屬交阯，拒之。後復齎金函書以請，知邕州陳珙上聞，不報。智高既不得請，又與交阯爲仇，且擅山澤之利，遂招納亡命，數出敝衣易穀

過了很久，智高又與其母出來占據儻猶州，建國號稱大曆。交阯攻取儻猶州，拘押智高，寬免其罪，讓他知廣源州，又增益以雷火、頻婆四洞及思浪州。過了四年，内心怨恨交阯，襲擊占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年號景瑞。皇祐元年，入侵邕州。第二年，交阯派兵討伐，没有攻下。廣西轉運使蕭固派邕州指使亓贇前去刺探，而亓贇擅自發兵攻打智高，被他抓獲，於是詢問中國虛實情況，亓贇很是向他陳述大致情況，説服智高歸屬内地。就派亓贇回來，奉表請求每年進貢土產，没有同意。又以馴象、金銀來進獻，朝廷因其役屬於交阯，拒絶了。以後又帶着金和書信來請求，知邕州陳珙上報，没有答覆。智高請求既得不到答允，又與交阯爲仇，而且獨占山澤之利，於是招納逃亡之人，多次拿出破爛衣服換取穀物食糧，謊稱洞中發生饑荒，部落離

食，給言洞中飢，部落離散。邕州信其微弱，不設備也。乃與廣州進士黄瑋、黄師宓及其黨儂建侯、儂志忠等日夜謀入寇。一夕，焚其巢穴，給其衆曰："平生積聚，今爲天火焚，無以爲生，計窮矣。當拔邕州，據廣州以自王，否則必死。"

四年四月，率衆五千沿鬱江東下，攻破横山寨，遂破邕州，執知州陳珙等，兵死千餘人。智高閲軍資庫，得所上金、函，怒謂珙曰："我求一官統攝諸部，汝不以聞，何也?"珙對："嘗奏，不報。"索奏草不獲，遂扶珙出，珙惶恐呼萬歲，求自效，不聽，乃并其屬及廣西都監張立害之。立臨刑大罵，不爲屈。於是智高僭號仁惠皇帝，改年啓曆，赦境内。師宓以下皆稱中國官名。

是時，天下久安，嶺南州縣無備，一旦兵起倉卒，不知所爲，守將多棄城遁，故智高所嚮得志，相繼破横、貴、龔、潯、藤、梧、封、康、端九州，害曹覲于封州、趙師旦馬貴于康州，餘殺官吏甚衆。所過焚府庫，進圍廣州。初，智高將至，守將仲簡不許民入保城中，民不得入者皆附智高，智高勢益張。先是，魏瓘築州城，鑿井畜水，作大弩爲守備。至是，智高爲雲梯土山，攻城甚急，又斷流水，而城堅，井飲不竭，弩發，中輒洞潰，智高力屈。會知英州蘇緘屯兵邊渡村，扼其歸路；番禺縣令蕭注募土丁及海上强壯二千餘人，與智高衆格鬥，焚其戰艦；轉運使王罕亦自外至，益修守備。智高知不可拔，圍五十七日，七月壬戌，解去。

由清遠濟江，擁婦女作樂而行，遇張忠戰于白田，忠死之。去攻賀州，不克，夜害蔣偕于太平場。九月

散。邕州相信其勢力弱小，没有防備。就與廣州進士黄瑋、黄師宓及其同夥儂建侯、儂志忠等日夜圖謀入侵。一夜，放火焚燒其據點，欺騙部下説："平時的積蓄，現在被天火燒毁，無以爲生，没有辦法了。一定要攻取邕州，占據廣州自立爲王，否則必死。"

四年四月，率領部屬五千沿鬱江東下，攻破横山寨，於是攻取邕州，俘獲知州陳珙等，兵卒死了一千多人。智高點閲軍資庫，發現所獻的金、函，憤怒地對陳珙説："我請求一官以統領各部，你不上報，是爲什麽?"陳珙回答："曾經上奏，没有答覆。"索取奏章草稿没有找到，就把陳珙架了出去，陳珙惶恐呼喊萬歲，請求效力，没有聽他的，就與其僚屬及廣西都監張立一起遇害。張立臨刑大駡，没有屈服。於是智高僭號仁惠皇帝，改年號啓曆，在境内實行赦免。師宓以下都稱中國官名。

當時，天下長期安定，嶺南州縣没有防備，一旦倉猝起兵，不知所措，守將大多棄城逃跑，所以智高所到之處都很順利，相繼攻破横、貴、龔、潯、藤、梧、封、康、端九州，在封州殺害曹覲、在康州殺害趙師旦馬貴，其他地方也殺了很多官吏。經過之處焚毁府庫，進軍圍困廣州。當初，智高將要到來時，守將仲簡不同意百姓入城守衛，百姓没有能進城的都依附智高，智高勢力更加擴大。在此之前，魏瓘修築州城，鑿井蓄水，製作大弓以作防守。至此，智高造雲梯堆土山，攻城很急，又切斷水流，而城墻堅固，井中飲水不枯竭，發射大弓，中箭則洞穿，智高力量受挫。正值知英州蘇緘駐兵邊渡村，阻扼其退路；番禺縣縣令蕭注招募土丁及海上强壯的二千多人，與智高部屬搏鬥，燒毁他們的戰艦；轉運使王罕也從外面到來，增修守備。智高知道攻取不下，包圍五十七天，七月壬戌，撤離。

從清遠渡江，擁着婦女奏着音樂前行，遇到張忠戰於白田，張忠戰死。離開白田後攻打賀州，没有攻下，夜裏在太平場殺害蔣偕。九月庚

庚申，破昭州，害王正倫等于館門驛。州之山有數穴，大可容數百千人，民聞兵至，走匿其中，智高知之，縱火，皆焚死。十月丁丑，破賓州。甲申，復據邕州，日夜伐木治舟楫，揚言復趨廣州。十二月壬申，又敗陳曙于金城驛。初，智高以反聞，朝廷命曙就擊之，既而楊畋、曹脩、張忠、蔣偕相繼出，又以余靖、孫沔爲安撫使。畋、脩聞智高至，退軍避之。忠、偕勇而無謀，皆死。智高益自恣，南土騷然。仁宗以爲憂，命狄青爲宣撫使，諸將皆受青節制。曙恐青至有功，亟挑戰，故敗。

五年正月，青及沔、靖會兵賓州，官軍、土丁合三萬一千餘人，按軍法誅曙及指揮使袁用等三十二人于坐，一軍大振。於是進兵，青將前陣，沔將次陣，靖將後陣，以一晝夜絶崑崙關歸仁鋪。智高聞王師絶險而至，出其不意，悉衆來拒，執大盾、摽槍，衣絳衣，望之如火，青陣少却，先鋒孫節死之。青起麾蕃落騎兵，張左右翼出其後交擊，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左者復左，右者復右，其衆不知所爲，大敗走。會日暮，智高復趨邕州，夜焚城遁，由合江口入大理國。得尸五千三百四十一，築爲京觀，所掠生口萬餘人，復其業。獲僞印九，黄師宓而下僞官五十七人，梟其首城上，收馬牛、金帛以巨萬計。智高自起兵幾一年，暴踐一方，如行無人之境，吏民不勝其毒，朝廷爲下赦令，優除復，慰拊瘡痍，百姓始得更生云。先是，謡言“農家種，糴家收”。已而智高叛，爲青破，皆如其謡。

智高母阿儂有計謀，智高攻陷城邑，多用其策，僭號皇太后，性慘

申，攻破昭州，在館門驛殺害王正倫等。州裏山上有幾個洞穴，大的可以容納幾百千人，百姓聽説軍隊來了，逃去躲藏在洞中，智高知道後，放火，都被燒死。十月丁丑，攻破賓州。甲申，又占據邕州，日夜砍伐木材建造舟楫，揚言重新進兵廣州。十二月壬申，又在金城驛打敗陳曙。當初，智高反叛之事上報，朝廷命令陳曙就近攻打，不久楊畋、曹脩、張忠、蔣偕相繼出兵，又以余靖、孫沔爲安撫使。楊畋、曹脩聽説智高到了，退兵避開。張忠、蔣偕有勇無謀，都戰死了。智高更加肆意横行，南部境土動蕩不安。仁宗很擔憂，命狄青任宣撫使，各將都受狄青調度節制。陳曙擔心狄青到了後立功，急忙挑戰，所以戰敗了。

五年正月，狄青及孫沔、余靖會兵於賓州，官軍、土丁共三萬一千多人，按軍法將陳曙及指揮使袁用等三十二人在座上誅殺，全軍大振。於是進兵，狄青帶領前陣，孫沔帶領次陣，余靖帶領後陣，用一晝夜越過崑崙關歸仁鋪。智高聽説王師越過險阻來到，很是意外，帶領全部部屬來抵抗，手持大盾、標槍，穿着絳色衣服，望去像一片火，狄青軍隊稍稍退却，先鋒孫節戰死。狄青指揮蕃人部落騎兵，形成左右翼從其後面出擊交戰，左翼變右，右翼變左，不久左翼又變左，右翼又變右，智高部屬不知所措，大敗而逃。正值日暮，智高又前去邕州，夜裏放火燒城逃跑，從合江口進入大理國。得尸體五千三百四十一具，築成京觀，所掠奪的生口一萬多人，都恢復他們的本業。繳獲僞印九枚，黄師宓以下僞官五十七人，斬首懸於城上示衆，收取牛馬、金帛數以萬萬計。智高從起兵後將近一年，暴虐一方，如入無人之地，官吏百姓不能忍受他的殘害，朝廷因此下發赦令，優加除免租賦，慰勞安撫受害百姓，百姓纔得以再生。在此之前，民謡道“農家種，糴家收”。不久智高叛亂，被狄青打敗，都跟民謡相符。

智高母阿儂有計謀，智高攻陷城鎮，大多采用她的計策，僭號皇太后，天性殘酷惡毒，喜歡

毒，嗜小兒肉，每食必殺小兒。智高敗走，阿儂入保特磨，依其夫儂夏卿，收殘衆得三千餘人，習騎戰，復欲入寇。至和初，余靖督部吏黄汾黄獻珪石鑑、進士吴舜舉發峒兵入特磨，掩襲之，獲阿儂及智高弟智光、子繼宗繼封，檻至京師，初未欲殺，日給食飲，欲以誘出智高，或傳智高死，乃悉棄市。既而西川復奏智高未死，謀寇黎、雅州，詔本路爲備。御史中丞孫抃又請敕益州先事經制，以安蜀人。然智高卒不出，其存亡莫可知也。

吃小孩肉，每次吃飯的時候一定要殺死小孩。智高敗逃，阿儂進入特磨防守，依附其夫儂夏卿，收集殘餘部屬得到三千多人，練習騎馬作戰，又想入侵。至和初，余靖督率屬吏黄汾黄獻珪石鑑、進士吴舜舉發動峒兵進入特磨，乘其不備進行襲擊，抓獲阿儂及智高弟智光、子繼宗繼封，用檻車送到京師，當初不想殺死他們，每天供給飲食，想以此引誘智高出來，有人傳言説智高死了，就全部殺死棄尸街市示衆。不久西川又上奏智高未死，陰謀入侵黎州、雅州，下詔本路作好防備。御史中丞孫抃又請求敕告益州事先經制，以安定蜀人。而智高最終没有出現，其存亡無人知曉。

儂氏又有宗旦者，知雷火洞，稍桀黠。嘉祐二年，嘗入寇，知桂州蕭固招之内屬，以爲忠武將軍，又補其子知温悶峒日新爲三班奉職。七年，宗旦父子請以所領雷火、計城諸峒屬縣官，願得歸樂州，永爲王民。詔各遷一官，以宗旦知順安州，仍賜耕牛、鹽綵。是歲，儂夏卿、儂平、儂亮亦自特磨來歸，皆其族也。日新後嘗監邕州税。治平中，宗旦與交阯李日尊、劉紀有隙，畏逼，知桂州陸詵因使人説之，遂棄其州内徙，命爲右千牛衛將軍。

儂氏又有名叫宗旦的，知雷火洞，比較凶暴狡猾。嘉祐二年，曾入侵，知桂州蕭固招納他歸屬内地，任命爲忠武將軍，又補其子知温悶峒日新爲三班奉職。七年，宗旦父子請求以統轄的雷火、計城諸峒歸屬縣官，希望得到歸樂州，永爲朝廷百姓。下詔各遷升一官，以宗旦知順安州，并賜耕牛、鹽綵。這年，儂夏卿、儂平、儂亮也從特磨來歸附，都是他們的同族。日新後來曾監邕州税。治平年間，宗旦與交阯李日尊、劉紀有怨隙，害怕受到逼迫，知桂州陸詵因此派人前去説服，於是放棄其州遷徙到内地，任命爲右千牛衛將軍。

有甲峒蠻者，亦役屬交阯，間出寇邕州。景祐三年，嘗掠思陵州憑祥峒生口，殺登龍鎮將而去。嘉祐五年，合交阯、門州等蠻五千餘人復爲寇，與官兵拒戰，斬首數百。詔知桂州蕭固趨邕州發諸郡兵，與轉運使宋咸、提點刑獄李師中合議追討。是歲數入寇，又詔安撫使余靖擊之。蘇茂州蠻亦近邕州，至和、嘉祐中，皆嘗擾邊。

有甲峒蠻，也臣屬交阯，不時出兵入侵邕州。景祐三年，曾經劫掠思陵州憑祥峒生口，殺死登龍鎮將而去。嘉祐五年，會合交阯、門州等蠻五千多人又爲寇，與官兵抗拒作戰，斬首幾百人。下詔知桂州蕭固去邕州調發各郡軍隊，與轉運使宋咸、提點刑獄李師中一起商議追討。這年多次入侵，又下詔安撫使余靖攻打。蘇茂州蠻也靠近邕州，至和、嘉祐年間，都曾經侵擾邊境。

黎洞黎

黎洞，唐故瓊管之地，在大海南，距雷州泛海一日而至。其地有黎

黎洞，唐時原瓊管之地，在大海的南面，距離雷州航海一天就可到達。其地有黎母山，黎人

母山，黎人居焉。舊說五嶺之南，人雜夷獠，朱崖環海，豪富兼并，役屬貧弱；婦人服緦緶，績木皮爲布，陶土爲釜，器用瓠瓢；人飲石汁，又有椒酒，以安石榴花著瓮中即成酒。俗呼山嶺爲“黎”，居其間者號曰黎人，弓刀未嘗去手。弓以竹爲弦。今儋崖、萬安皆與黎爲境，其服屬州縣者爲熟黎，其居山洞無征徭者爲生黎，時出與郡人互市。

至和初，有黎人符護者，邊吏嘗獲其奴婢十人，還之。符護亦嘗犯邊，執瓊、崖州巡檢慕容允則及軍士，至是，以軍士五十六人與允則來歸。允則道病死，詔軍士至者貸其罪。

乾道二年，從廣西經略轉運司儀，詔“海南諸郡倅守慰撫黎人，示以朝廷恩信，俾歸我省地，與之更始。其在乾道元年以前租賦之負逋者，盡赦免之。能來歸者，復其租五年。民無産者，官給田以耕，亦復其租五年。守倅能慰安黎人及收復省地者，視功大小爲賞有差，失地及民者有重罰。六年，黎人王用休爲亂，權萬安軍事、同主管本路巡檢孫滋等招降之。九年八月，樂昌縣黎賊劫省民，焚縣治爲亂，黎人王日存、王承福、陳顔招降之。瓊管安撫司上其功，得借補承節郎。

淳熙元年，詔承節郎王日存子孫許襲職。四年冬，萬安軍王利學寇省地，蓋旻進率衆拒之，兵弱戰没。八年六月，詔三十六峒都統領王氏女襲封宜人。初，王氏居化外，累世立功邊陲，皆受封爵。紹興間，瓊山民許益爲亂，王母黄氏撫諭諸峒，無敢從亂者，以功封宜人。至是，黄氏年老無子，請以其女襲封，朝廷從之。

居住在那裏。以前傳説五嶺的南面，人們與夷獠雜處，朱崖環海，豪族富家兼并，役使貧弱百姓；婦人穿緦緶，紡織木皮爲布，用陶土製作陶釜，器皿使用瓠瓢；人飲石汁，又有椒酒，把安石榴花放在瓮中就成爲酒。習俗叫山嶺爲“黎”，居住在山嶺間的人稱爲黎人，弓刀不曾離手。弓用竹做弦。現今儋崖、萬安都與黎接境，那些歸屬州縣的爲熟黎，那些居住山洞没有徵賦徭役的爲生黎，有時出來與郡人互相交易。

至和初，有黎人符護，邊吏曾俘獲他的奴婢十人，歸還給他。符護也曾侵犯邊境，俘獲瓊州、崖州巡檢慕容允則及軍士，至此，以軍士五十六人與允則來歸附。允則路上病重而死，下詔到來的軍士寬免其罪。

乾道二年，同意廣西經略轉運司的意見，下詔“海南各郡倅守撫慰黎人，顯示朝廷恩信，讓他們歸還我方省地，使他們重新開始。那些在乾道元年以前拖欠租賦的，都加以赦免。能來歸附的，免除他們五年的租税。百姓没有産業的，官府供給田地耕作，也免除他們五年租税。能够安撫黎人以及收復省地的守倅，按照功勞大小行賞不等，失去土地及百姓的加以重懲。六年，黎人王用休作亂，權萬安軍事、同主管本路巡檢孫滋等加以招降。九年八月，樂昌縣黎賊劫掠省民，焚燒縣治作亂，黎人王日存、王承福、陳顔招降他們。瓊管安撫司上奏他們的功勞，得以借補承節郎。

淳熙元年，下詔承節郎王日存子孫允許繼承職位。四年冬，萬安軍王利學侵犯省地，蓋旻進率領部下抵抗，兵弱全軍覆没。八年六月，下詔三十六峒都統領王氏的女兒襲封宜人。當初，王氏居住在境外，累世在邊境立功，都接受封爵。紹興間，瓊山民許益作亂，王母黄氏安撫告諭諸峒，無人敢跟從作亂，因功封宜人。至此，黄氏年老無子，請求讓她的女兒繼承封號，朝廷同意了。十二年正月，樂會縣白沙峒黎人王邦

十二年正月，樂會縣白沙峒黎人王邦佐等率賊衆五百爲寇，殺掠官軍，保義郎陳升之撫降其衆，俘獲林智福等，瓊管司上其功，詔減升之三年磨勘。十六年，詔以大寧寨黄弼補承信郎，彈壓本界黎峒。瓊管司言弼沉鷙有謀，爲遠近推服，故用之。弼，宜人黄氏侄也。

佐等率領賊人五百爲寇，殺掠官軍，保義郎陳升之安撫招降其部屬，俘獲林智福等，瓊管司上奏他的功勞，下詔減去升之三年磨勘。十六年，下詔以大寧寨黄弼補承信郎，控制本境黎峒。瓊管司上言黄弼沉穩勇猛有計謀，爲遠近之人推重敬服，所以任用他。黄弼，是宜人黄氏之侄。

嘉定九年五月，詔宜人王氏女吴氏襲封，統領三十六峒。

嘉定九年五月，下詔宜人王氏的女兒吴氏繼承封號，統領三十六峒。

環州蠻

環州蠻區氏，州隸宜州羈縻，領思恩、都亳二縣。

環州蠻區氏，州隸屬宜州羈縻，統轄思恩、都亳二縣。

有區希範者，思恩人也。狡黠頗知書，嘗舉進士，試禮部。景祐五年，與其叔正辭應募，從官軍討安化州叛蠻。既而希範撃登聞鼓求録用，事下宜州，而知州馮伸己言其妄，編管全州。正辭亦嘗自言功，不報。二人皆觖望。希範後輒遁歸，與正辭率其族人及白崖山酋蒙趕、荔波洞蠻謀爲亂，將殺伸己，且曰：“若得廣西一方，當建爲大唐國。”會有日者石太清至，因使之筮，太清曰：“君貴不過封侯。”乃令太清擇日殺牛，建壇場，祭天神，推蒙趕爲帝，正辭爲奉天開基建國桂王，希範爲神武定國令公、桂州牧，皆北嚮再拜，以爲受天命。又以區丕績爲宰相，餘皆僞立名號，補置四十餘人。

有區希範，是思恩人。狡猾頗知詩書，曾經應舉進士，試於禮部。景祐五年，與其叔正辭響應招募，跟隨官軍討伐安化州叛蠻。不久希範敲登聞鼓要求録用，此事下達到宜州，而知州馮伸己上言事屬虛妄，編管全州。正辭也曾自稱有功，没有答覆。二人都心中不滿而怨恨。希範後來擅自逃回，與正辭率領其族人及白崖山酋蒙趕、荔波洞蠻圖謀作亂，打算殺死伸己，而且説：“如果占據廣西一方，一定建立大唐國。”正值有日者石太清來到，於是讓他卜筮，太清説：“君貴不過封侯。”就讓太清選擇日子殺牛，修建壇場，祭祀天神，推舉蒙趕爲帝，正辭爲奉天開基建國桂王，希範爲神武定國令公、桂州牧，都向北拜了兩次，作爲接受天命。又以區丕績爲宰相，其他都僞立名號，補設四十多人。

慶曆四年正月十三日，率衆五百破環州，劫州印，焚其積聚。以環州爲武城軍，又破帶溪寨，下鎮寧州及普義寨，有衆一千五百。宜州捉賊李德用出韓婆嶺擊却之，前後斬獲甚衆，俘僞將二。希範懼，入保荔波洞，間出拒官軍。朝廷下詔購之，獲希範、正辭及趕者，人賜袍帶、錢三十萬、鹽千斤。

慶曆四年正月十三日，帶領部下五百人攻破環州，搶去州印，焚燒積蓄。以環州爲武城軍，又攻破帶溪寨，攻取鎮寧州及普義寨，有部衆一千五百人。宜州捉賊李德用出兵韓婆嶺將其擊退，前後斬殺俘獲很多人，俘獲僞將二人。希範害怕了，進入荔波洞據守，不時出來抵抗官軍。朝廷下詔懸賞，抓獲希範、正辭及蒙趕的，每人賜袍帶、錢三十萬、鹽一千斤。

明年，轉運使杜杞大引兵至環州，使攝官區曄、進士曾子華、宜州校吴香誘趕等出降，殺馬牛具酒，紿與之盟，置曼陀羅花酒中，飲者皆昏醉，稍呼起問勞，至則推仆後廡下。比暮，衆始覺，驚走，而門有守兵不得出，悉擒之。後數日，又得希範等，凡獲二百餘人，誅七十八人，餘皆配徙。仍醢希範，賜諸溪峒，繢其五藏爲圖，傳於世，餘黨悉平。

鎮寧州亦隸宜州。景祐二年，蠻酋莫陵等七百餘人内寇，遣西京作坊使郭志高、閤門祇候梁紹熙往討，未至，陵等詣桂、宜州巡檢李仲政請降。廣西轉運使不俟詔，貸其罪。詔劾之，已而釋之。

是歲，高、竇州狄獠陳友朋等亦寇海上，本路會兵擊之，潰去。

第二年，轉運使杜杞大規模領兵到環州，派攝官區曄、進士曾子華、宜州校吴香引誘蒙趕等出來投降，殺牛馬備酒，謊稱與他會盟，在酒中放了曼陀羅花，喝了酒的人都昏醉過去，逐一叫起來慰勞，到了就推倒在後廡下。等到日暮時，衆人纔醒，紛紛驚逃，而門有守兵不能出去，把他們全部擒獲。過後幾天，又擒獲希範等，共擒獲二百多人，殺了七十八人，其他都發配遷徙。又將希範斬成肉醬，賜給各溪峒，把他的五臟畫成圖，流傳於世，其餘徒黨全部平定。

鎮寧州也隸屬宜州。景祐二年，蠻酋莫陵等七百多人侵犯内地，派西京作坊使郭志高、閤門祇候梁紹熙前去討伐，還没到達，莫陵等到桂州、宜州巡檢李仲政處請求投降。廣西轉運使不等詔書下達，寬免其罪。下詔彈劾，不久就寬免。

這年，高州、竇州狄獠陳友朋等也在海上爲寇，本路會合軍隊攻打，潰敗逃離。

宋史卷四百九十六

列傳第二百五十五

蠻夷(四)

西南諸夷　黎州諸蠻　叙州三路蠻
威茂渝州蠻　黔涪施高徼外諸蠻　瀘州蠻

西南諸夷

西南諸夷，漢牂牁郡地。武帝元鼎六年，定西南夷，置牂牁郡。唐置費、珍、莊、琰、播、郎、牂、夷等州。其地北距充州百五十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距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距昆明九百里。無城郭，散居村落。土熱，多霖雨，稻粟皆再熟。無徭役，將戰征乃屯聚。刻木爲契。其法，劫盜者，償其主三倍；殺人者，出牛馬三十頭與其家以贖死。病疾無醫藥，但擊銅鼓、銅沙鑼以祀神。風俗與東謝蠻同。隋大業末，首領謝龍羽據其地，勝兵數萬人。唐末，王建據西川，由是不通中國。後唐天成二年，牂牁清州刺史宋朝化等一百五十人來朝。其後孟知祥據西川，復不通朝貢。

西南諸夷，漢代其地爲牂牁郡。武帝元鼎六年，平定西南夷，設置牂牁郡。唐代設置費、珍、莊、琰、播、郎、牂、夷等州。其地向北距離充州一百五十里，向東距離辰州二千四百里，向南距離交州一千五百里，向西距離昆明九百里。没有城郭，分散居住在村落。土熱，多連綿大雨，稻粟都成熟兩季。没有徭役，要征戰就駐守聚集。刻木爲契。其法令，劫盜的，償還原主三倍的價錢；殺人的，交納牛馬三十頭給死者家裏以贖死罪。生病没有醫生藥物，衹是敲打銅鼓、銅沙鑼以祭祀神。風俗與東謝蠻相同。隋大業末年，首領謝龍羽占據其地，有兵幾萬人。唐末，王建占據西川，因此不與中國來往。後唐天成二年，牂牁清州刺史宋朝化等一百五十人來朝。此後孟知祥占據西川，又不通朝貢。

乾德三年，平孟昶。五年，知西南夷南寧州蕃落使龍彦瑫等遂來貢，詔授彦瑫歸德將軍、南寧州刺史、蕃落使，又以順化王武才爲懷化將軍，武才弟若啓爲歸德司階，武龍州部落王子若溢、東山部落王子若差、羅波源部落王子若臺、訓州部落王子若

乾德三年，平定孟昶。五年，知西南夷南寧州蕃落使龍彦瑫等於是來朝貢，下詔授彦瑫歸德將軍、南寧州刺史、蕃落使，又以順化王武才爲懷化將軍，武才弟若啓爲歸德司階，武龍州部落王子若溢、東山部落王子若差、羅波源部落王子若臺、訓州部落王子若從、雞平部落王子若冷、戰洞部落王子若磨、羅母殊部落王子若母、

從、雞平部落王子若冷、戰洞部落王子若磨、羅母殊部落王子若母、石人部落王子若藏并爲歸德司戈。開寶二年，武才等一百四十人又來貢，以武才爲歸德將軍。來人乞賜武才鈿函手詔，以舊制所無，不許。四年，其國人詣涪州，言南寧州蕃落使龍彦瑫卒，歸德將軍武才及八刺史狀請以彦瑫子漢瑭爲嗣，詔授漢瑭南寧州刺史兼蕃落使。八年，三十九部順化王子若發等三百七十七人來貢馬百六十四、丹砂千兩。

太平興國五年，夷王龍瓊琚遣其子羅若從并諸州蠻七百四十四人以方物、名馬來貢。六年，保州刺史董奇死，以其子紹重繼之。雍熙二年八月，奉化王子以慈等三百五十人以方物來貢。夷王龍漢璿自稱權南寧州事兼蕃落使，遣牂牁諸州酋長趙文橋率種族百餘人來獻方物、名馬，并上蜀孟氏所給符印。授漢璿歸德將軍、南寧州刺史，以文橋等并爲懷化司戈。端拱二年，漢璿又貽書五溪都統向通漢，約以入貢。淳化元年，漢璿遣其弟漢興來朝。三年，夷王龍漢興及都統龍漢璄、刺史龍光顯、龍光盈及順化王雨滯等各貢馬、朱砂。

至道元年，其王龍漢璄遣其使龍光進率西南牂牁諸蠻來貢方物。太宗召見其使，詢以地里風俗，譯對曰："地去宜州陸行四十五日。土宜五穀，多種粳稻，以木弩射獐鹿充食。每三二百户爲一州，州有長。殺人者不償死，出家財以贖。國王居有城郭，無壁壘，官府惟短垣。"光進之說，與前書所記小異，故并敘之。上因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良久，數十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爲節。詢其曲，則名曰《水曲》。其

石人部落王子若藏都爲歸德司戈。開寶二年，武才等一百四十人又來朝貢，以武才爲歸德將軍。來人乞求賜武才鈿函手詔，因爲没有前例，没有同意。四年，其國人到涪州，聲稱南寧州蕃落使龍彦瑫卒，歸德將軍武才及八個刺史上狀請求以彦瑫子漢瑭爲繼承人，下詔授漢瑭南寧州刺史兼蕃落使。八年，三十九部順化王子若發等三百七十七人來進貢馬一百六十四、丹砂一千兩。

太平興國五年，夷王龍瓊琚派其子羅若從以及諸州蠻七百四十四人以方物、名馬來進貢。六年，保州刺史董奇死去，以其子紹重繼任。雍熙二年八月，奉化王子以慈等三百五十人以方物來進貢。夷王龍漢璿自稱權南寧州事兼蕃落使，派牂牁諸州酋長趙文橋率領種族一百多人來進獻方物、名馬，以及獻上蜀孟氏所授給的符印。授漢璿歸德將軍、南寧州刺史，以文橋等都爲懷化司戈。端拱二年，漢璿又送書信給五溪都統向通漢，約定入朝進貢。淳化元年，漢璿派其弟漢興來朝。三年，夷王龍漢興及都統龍漢璄、刺史龍光顯、龍光盈及順化王雨滯等各自進貢馬、朱砂。

至道元年，其王龍漢璄派他的使者龍光進率領西南牂牁諸蠻來進貢方物。太宗召見他的使者，詢問地理風俗，翻譯回答道："地離宜州陸上四十五日行程。土地適合五穀，多種植粳稻，用木弩射取獐鹿作爲食物。每二三百户爲一州，州有長官。殺人者不償命，拿出家産以贖死罪。國王居處有城郭，没有壁壘，官府衹有短墻。"光進的説法，與以前書中所記略有不同，所以都加以記敘。皇上於是讓他們表演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過了很久，幾十人連袂宛轉起舞，用脚頓地作爲節拍。詢問其曲，曲名就叫《水曲》。其使者十多人，隨從一千多人，都蓬散

使十數輩，從者千餘人，皆蓬髮，面目黧黑，狀如猿猱。使者衣虎皮氈裘，以虎尾插首爲飾。詔授漢璓寧遠大將軍，封歸化王；又以歸德將軍羅以植爲安遠大將軍，保順將軍龍光盈、龍光顯并爲安化大將軍，光進等二十四人并授將軍、郎將、司階、司戈。其本國使從者，有甲頭王子、刺史、判官、長史、司馬、長行、傔人七等之名。

頭髮，面目黧黑，形狀如猿猱。使者穿虎皮氈裘，把虎尾插在頭上作爲裝飾。下詔授漢璓寧遠大將軍，封歸化王；又以歸德將軍羅以植爲安遠大將軍，保順將軍龍光盈、龍光顯都任安化大將軍，光進等二十四人都授將軍、郎將、司階、司戈。其本國使者隨從，有甲頭王子、刺史、判官、長史、司馬、長行、傔人七等的名稱。

咸平元年，其王龍漢璓遣使龍光腆又率牂牁諸蠻千餘人來貢，詔授光腆等百三十人官。三年，都部署張文黔來貢。五年，漢璓又遣牙校率部蠻千六百人、馬四百六十匹并藥物布帛等來貢，賜冠帶於崇德殿，厚賚遣還。六年，知全州錢絳請招誘溪洞名豪，上以生事，寢其奏不報。

咸平元年，其王龍漢璓派使者龍光腆又率領牂牁諸蠻一千多人來朝貢，下詔授光腆等一百三十人官。三年，都部署張文黔來朝貢。五年，漢璓又派牙校率領部蠻一千六百人、馬四百六十匹及藥物布帛等來進貢，在崇德殿賞賜冠帶，厚加賞賜將其遣還。六年，知全州錢絳請求招誘溪洞有名的豪强，皇上認爲是製造事端，扣下他的奏章没有答覆。

景德元年，詔西南牂牁諸國進奉使親至朝廷者，令廣南西路發兵援之，勿抑其意。先是，龍光進等來朝，上矜其道遠，人馬多斃，因詔宜州自今可就賜恩物。至是，懇請詣闕，從之。二年，詔羈縻保、霸州刺史董紹重、董忠義歲賜紫綾錦袍。四年，西南蠻羅甕井都指揮使顔士龍等來貢。士龍種落遐阻，未嘗來朝，今始至，詔館餼賜予如高、溪州。

景德元年，下詔西南牂牁諸國進奉使親自到朝廷的，下令廣南西路派兵幫助他們，不要壓制他們的心意。在此之前，龍光進等來朝，皇上同情他們道路遥遠，人馬多有倒斃，於是下詔宜州從今後可以就地賞賜恩物。至此，懇切請求到朝，同意了。二年，下詔羈縻保州、霸州刺史董紹重、董忠義每年賜紫綾錦袍。四年，西南蠻羅甕井都指揮使顔士龍等來朝貢。士龍種族部落路遠多阻，不曾來朝，現今纔到朝，下詔住宿飲食賞賜與高州、溪州相同。

大中祥符元年，瀘州言江安縣夷人殺傷内屬户，害巡檢任賽，既不自安，遂爲亂。詔遣閤門祗候侍其旭乘傳招撫。旭至，蠻人首罪，殺牲爲誓。未幾，復叛。旭因追斬數十級，擒其首領三人，又以衣服紬布誘降蠻斗婆行者，將按誅其罪。上以旭召而殺之，違招安之實，即降詔戒止；且令篤恩信，設方略制禦，無尚討伐以滋驚擾。二年，旭言夷人恃岩險，未即歸服。詔文思副使孫正辭等爲都巡

大中祥符元年，瀘州上言江安縣夷人殺傷内屬户，殺害巡檢任賽，自覺不安後，於是作亂。下詔派閤門祗候侍其旭乘驛車去招撫。侍其旭到後，蠻人自首，殺牲立誓。不久，又叛亂。侍其旭於是追斬幾十人首級，擒獲其首領三人，又用衣服綢布誘降蠻人斗婆行，打算按罪誅殺。皇上認爲侍其旭把他招來後殺死，違反招安的實質，就降詔書告誡制止；而且下令厚行恩信，設謀略加以控制，不要推崇討伐以引起驚擾。二年，侍其旭上言説夷人憑恃地形險峻，没有立即歸服。下詔文思副使孫正辭等任都巡檢使，就分三路進

檢使，乃分三路入其境，脅以兵威，皆震慴伏罪。三年，正辭言夷人安集，降詔嘉獎。先有蠻羅忽餘甚忠順，防援井監，捕殺違命者不已，上遣內臣郝昭信褒慰之，且諭以赦蠻黨前罪，勿復邀擊。

入其境地，以兵威相威脅，都震驚恐懼地伏罪。三年，正辭上言夷人安定，降詔嘉獎。先前有蠻人羅忽餘很忠順，防守援助井監，不斷地捕殺違抗命令的人，皇上派內臣郝昭信褒獎慰勞他，而且告諭他赦免蠻黨以前的罪行，不要再攔擊。

四年，茂州夷族首領、耆老，刑牛犬於三溪，誓不侵擾州界。又峽路鈐轄執爲亂夷人王群體等至闕下，上曰："蠻夷不識教義，向之爲亂，亦守臣失於綏撫。"并免死，分隸江、浙遠地。其年，霸州董喆爲其巡檢使董延早所殺。五年，黎洞夷人互相殺害，巡檢使發兵掩捕。上聞而切責之曰："蠻夷相攻，許邊吏和斷，安可擅發兵甲，或致擾動？"即令有司更選可任者代之。

四年，茂州夷族首領、耆老，殺牛犬於三溪，立誓不再侵擾州界。又峽路鈐轄押送作亂的夷人王群體等到朝，皇上說："蠻夷不知道禮教的意旨，以前作亂，也是守臣没有很好地安撫。"都免去死罪，分屬江、浙遥遠地區。同年，霸州董喆被其巡檢使董延早所殺。五年，黎洞夷人互相殺戮，巡檢使派兵乘其不備突然捕殺。皇上聽説後嚴厲地斥責他説："蠻夷互相攻打，允許邊吏和解了斷，怎麽能擅自派遣軍隊，又引起騷動呢？"就下令有司更换挑選可以任用的人代替他。

六年，晏州多剛縣夷人斗望、行牌率衆劫淯井監，殺駐泊借職平言，大掠資畜，知瀘州江安縣、奉職文信領兵趨之，遇害。民皆驚擾，走保戎州。轉運使寇瑊即令諸州巡檢會江安縣，集公私船百餘艘，載糧甲，張旗幟，擊銅鑼，鼓吹，自蜀江下抵清浮壩，樹營柵，招安近界夷族，諭以大兵將至，勿與望等同惡。未幾，納溪、藍順州刺史史个松，生南八姓諸團，烏蠻狝廣王子界南廣溪移、悦等十一州刺史李紹安，山後高、鞏六州及江安界娑婆村首領，并來乞盟，立竹爲誓門，刺猫狗鷄血和酒飲之，誓同力討賊。瑊乃署榜，許以官軍至不殺其老幼，給賜衣幣酒食。上遣內殿崇班王懷信乘傳與瑊等議綏撫方略，瑊言斗望等屢爲寇鈔，恃寬赦不悛惡，今請發嘉、眉屯兵捕剪，以震懼之。

六年，晏州多剛縣夷人斗望、行牌率人搶劫淯井監，殺死駐泊借職平言，大肆掠奪物資牲畜，知瀘州江安縣、奉職文信領兵前去，被殺害了。百姓都受到驚嚇騷擾，跑去守衛戎州。轉運使寇瑊立即命令諸州巡檢在江安縣會合，聚集公私船隻一百多艘，運載糧食兵甲，挂起旗幟，敲打銅鑼，擊鼓吹奏，從蜀江而下到達清浮壩，修立軍營栅欄，招安附近地界的夷族，告訴他們大部隊將來，不要與斗望等一同作惡。不久，納溪、藍順州刺史史个松，生南八姓諸團，烏蠻狝廣王子界南廣溪移、悦等十一州刺史李紹安，山後高、鞏六州及江安地界娑婆村首領，都來請求會盟，立竹子作爲誓門，刺猫狗鷄血和着酒喝下，發誓一同出力討伐賊人。寇瑊就發布榜文，答應官軍所到之處不殺他們的老幼，賜給衣幣酒食。皇上派內殿崇班王懷信乘驛車與寇瑊等商議安撫策略，寇瑊上言斗望等多次侵掠，憑恃寬赦不悔改罪惡，現在請求派嘉、眉駐兵討捕消滅，以使其震驚恐懼。

六年九月，詔懷信爲嘉、眉、戎、瀘等州水陸都巡檢使，閤門祗候

六年九月，下詔懷信爲嘉、眉、戎、瀘等州水陸都巡檢使，閤門祗候康訓、符承訓爲都同巡

康訓、符承訓爲都同巡檢使，及發虎翼、神虎等兵三千餘人，令懷信與瑊商度進討。上因謂樞密使陳堯叟曰："往時孫正辭討蠻，有虎翼小校率衆冒險者三人，朕志其姓名，今以配懷信。正辭嘗料簡鄉丁號'白艻子兵'，以其識山川險要，遂爲鄉導，今亦令懷信召募。又使臣宋貴屢規畫溪洞事，適中機要，以貴知江安縣與懷信等議事。"瑊乃點集昌、瀘、富順監白艻子弟得六千餘人。十一月，懷信、康訓分領，緣溪入合灘，至生南界斗滿村遇夷賊二千餘人，擊之，殺傷五百人，奪梭槍藤牌。會暮，收衆保寨。夷黨三千餘人分兩道，張旗喊呼來逼寨柵，懷信出擊，皆潰散。進壁娑婆，遇夷二千于羅固募村，又破之。追至斗行村上屏風山，連破四寨。一日三戰，俘馘百餘人，奪資糧五千石、槍刀什器萬數，焚羅固募斗引等三十餘村、庵舍三千區。懷信又引兵至斗行村追擊過盧羅，射仆二百餘人，爇其欄柵千數。分遣部下於羅箇頰羅能落運等村及龍峨山掩殺，大獲戎具，斬首級及重傷投崖死者頗衆，燒舍千區及積穀累萬。兩路兵會于逕灘置寨，遣康訓部壕寨卒修逕灘路，以渡大軍。俄爲夷賊所邀，戰不利，訓顛于崖，死之。懷信引兵急擊，大敗之，追斬至逕灘。懷信夾寨于晏江口，瑊與符承訓偵知賊諜欲乘夜擊晏江，馳報懷信，即自逕灘拔寨赴之。比至晏江北山，夷衆萬餘已自東南合勢逼懷信寨，懷信彀強弩環寨射賊，瑊等整衆乘高策援，夷人大懼而却，合擊破之，死傷千餘人。

檢使，以及派虎翼、神虎等兵三千多人，命令懷信與寇瑊商量進兵討伐。皇上於是對樞密使陳堯叟說："以前孫正辭討伐蠻人，有三個虎翼小校率領兵士甘冒危險，朕記下了他們的姓名，現在調配給懷信。正辭曾挑選鄉丁號稱'白艻子兵'，因爲他們熟悉山川地形險要，就作爲嚮導，現在也命令懷信招募。又使臣宋貴多次籌劃溪洞事務，正好瞭解關鍵要點，以宋貴知江安縣與懷信等商議事情。"寇瑊就按名册召集昌、瀘、富順監白艻子弟得到六千多人。十一月，懷信、康訓分别統領，沿溪進入合灘，到生南境内斗滿村遇到夷賊二千多人，進行攻擊，殺傷五百人，奪得梭槍藤牌。正值傍晚，召回衆人守衛寨子。夷黨三千多人分成兩路，張旗呼喊前來進逼寨柵，懷信出兵襲擊，都潰散。進兵娑婆扎下軍營，在羅固募村遇到夷人二千，又打敗他們。追殺到斗行村上屏風山，接連攻破四寨。一日三戰，俘斬一百多人，奪得資糧五千石、槍刀器物數以萬計，焚燒羅固募斗引等三十多村、庵舍三千所。懷信又領兵到斗行村追擊過盧羅，射倒二百多人，燒毁其柵欄數以千計。分派部下在羅箇頰羅能落運等村及龍峨山突襲，大獲兵器，斬首級以及重傷跳崖而死的人很多，燒毁屋舍一千所以及儲積的穀物好幾萬。兩路軍隊會合於逕灘設寨，派康訓率領壕寨兵卒修通逕灘道路，以使大軍渡過。不久遭到夷賊攔擊，戰事不利，康訓落入崖中，死去。懷信領兵急攻，大敗夷賊，追殺到逕灘。懷信在晏江口兩岸設寨，寇瑊與符承訓探知賊人間諜想要乘夜攻打晏江，騎馬通知懷信，立即從逕灘拔寨前去。等到了晏江北山，夷人一萬多已經從東南合力進逼懷信寨，懷信拉滿强弩圍着寨子射殺賊人，寇瑊等整頓軍隊乘着高勢策應援助，夷人大懼而退，合力攻擊將其打敗，死傷一千多人。

七年正月，其酋斗望三路分衆來鬥，又爲官軍大敗，射殺數百人，溺江水死者莫計。夷人震讋，詣軍首

七年正月，其酋長斗望分兵三路來作戰，又被官軍大敗，射殺幾百人，淹死在江水中的人無法計算。夷人震驚恐懼，到軍中自首服罪，獻納

服，納牛羊、銅鼓、器械，瑊等依詔撫諭。二月，還軍淯井，夷首斗望及諸村首領悉赴監自陳，願貸死，永不寇盜邊境。因殺三牲盟誓，辭甚懇苦。即犒以牢酒，感悦而去。瑊、懷信等上言夷人寧息，請置淯井監壕柵，并許近界市馬。從之。

八年，夔州路上言黔州西南密州夷族張聲進遣使進奉，爲南寧州蕃落使龍漢璓邀奪，仇劫不已，乞降敕書安撫。

天聖四年龍光凝、景祐三年龍光辨、康定元年龍光琇、慶曆五年龍以特、皇祐二年龍光澈等，繼以方物來貢獻。與以特俱至者七百十九人。是年，以安遠將軍、知蕃落使龍光辨爲寧遠軍大將軍，寧遠將軍知静蠻軍節度使龍光凝、承宣武寧大將軍龍異豈并爲安遠大將軍，承宣奉化大將軍龍異魯爲武寧大將軍。至和中，龍以烈、龍異静、首領張漢陛、王子羅以崇等皆入貢，命其首領而下九十三人爲大將軍至郎將。嘉祐中，以烈復至。大率龍姓諸部族地遠且貧，熙寧中來見，賜以袍帶等物，刺其數於背。又有張玉、石自品者，嘉祐中來貢，而鵝州亦遣人貢馬。有董氏世知保州曰仲元者，襲是州二十餘年矣，至是益州鈐轄司表其善拊蠻夷，命爲本州刺史。鵝州、保州皆西南邊地也。又有夷在瀘州部，亦西南邊地，所部十州：曰鞏、曰定、曰高、曰奉、曰淯、曰宋、曰納、曰晏、曰投附、曰長寧，皆夷人居之，依山險，善寇掠。淯井監者，在夷地中，朝廷置吏領之，以拊御夷衆，或不得人，往往生事。

慶曆四年四月，夷人攻三江寨，詔秦鳳路總管司發兵千人選官馳往捕

牛羊、銅鼓、器械，寇瑊等按照詔令安撫告諭。二月，軍隊回到淯井，夷人首領斗望及各村首領全部去所監自行陳述罪狀，希望免去死罪，永不入侵邊境。於是殺三牲盟誓，言辭非常誠懇。就以牢酒犒勞，感激欣悦地離去。寇瑊、懷信等上言夷人平息，請求設置淯井監濠溝柵欄，以及允許邊界附近買馬。同意了。

八年，夔州路上言黔州西南密州夷族張聲進派使者進奉，被南寧州蕃落使龍漢璓攔奪，不斷地仇殺劫掠，乞求降敕書安撫。

天聖四年龍光凝、景祐三年龍光辨、康定元年龍光琇、慶曆五年龍以特、皇祐二年龍光澈等，相繼以方物來進貢獻納。與以特一起來的有七百一十九人。這年，以安遠將軍、知蕃落使龍光辨爲寧遠軍大將軍，寧遠將軍知静蠻軍節度使龍光凝、承宣武寧大將軍龍異豈都任安遠大將軍，承宣奉化大將軍龍異魯爲武寧大將軍。至和中，龍以烈、龍異静、首領張漢陛、王子羅以崇等都入朝進貢，任命其首領以下九十三人爲大將軍至郎將。嘉祐中，以烈再次來朝。一般龍姓諸部族地處遥遠而且貧困，熙寧中來朝見，賜以袍帶等物，在背上刺上次數。又有張玉、石自品，嘉祐中來進貢，而鵝州也派人來進貢馬。有董氏世代知保州名叫仲元的，繼任知州二十多年了，至此益州鈐轄司上表稱他善於安撫蠻夷，任命爲本州刺史。鵝州、保州都是西南邊境地區。又有夷在瀘州部，也是西南邊境地區，統領十州：爲鞏、定、高、奉、淯、宋、納、晏、投附、長寧，都是夷人居住，憑依山地險要，善於侵掠。淯井監，在夷人地區中，朝廷設官吏統轄，以安撫控制夷人，有時用人不當，常常引發事端。

慶曆四年四月，夷人攻打三江寨，下詔秦鳳路總管司派兵一千人選官騎馬前去捕捉攻擊。不

擊。既而瀘州教練使、生南招安將史愛誘降夷賊斗敖等，詔并補三班差使、殿侍、淯井監一路招安巡檢。未幾，夷衆復寇三江寨，指使王用等擊走之。

久瀘州教練使、生南招安將史愛誘降夷賊斗敖等，下詔都補三班差使、殿侍、淯井監一路招安巡檢。不久，夷人又入侵三江寨，指使王用等將其擊退。

皇祐元年二月，夷衆萬餘人復圍淯井監，水陸不通者甚久。初，監户負晏州夷人錢而歐傷斗落妹，其衆憤怒，欲報之。知瀘州張昭信勸諭，既已聽服，而淯井監復執婆然村夷人細令等，殺長寧州落占等十人，故激成其亂。詔知益州田况發旁郡士卒，命梓夔路兵馬鈐轄宋定往援之。於是兩路合官軍洎白芀子弟幾二萬人與戰，兵死者甚衆，飢死又千餘人，數月然後平。賜况及轉運使敕書，褒獎宋定而下十三人，進秩有差。後况還朝，乃奏夷衆連年爲亂，繇主者非其人，請令轉運、鈐轄司舉官爲知監、監押，代還日，特遷一資。從之。

皇祐元年二月，夷人一萬多人又包圍淯井監，很長時間水陸不通。當初，監户拖欠晏州夷人錢而打傷斗落妹，衆人憤怒，想要報復。知瀘州張昭信進行勸告，既已聽命服從，而淯井監又拘押婆然村夷人細令等，殺死長寧州落占等十人，所以激怒他們以致作亂。下詔知益州田况派遣鄰郡士兵，命令梓夔路兵馬鈐轄宋定前去援助。於是兩路會合官軍及白芀子弟將近二萬人與其作戰，兵卒死了很多，餓死的又有一千多人，幾個月後平定了。賜田况及轉運使敕書，褒獎宋定以下十三人，進官秩不等。後來田况回朝，就上奏夷人部屬連年作亂，是因爲主事者不稱職，請求讓轉運、鈐轄司推舉官員爲知監、監押，任滿回朝時，特此遷升一資。同意了。

嘉祐二年，三里村夷斗還等百五十人復謀内寇。有黄土坎夷斗蓋，長寧州人也，先以其事來告。淯井監引兵趨之，捕斬七千餘級。鈐轄司上聞，詔賜斗蓋錢三十萬、錦袍、銀帶。明年，又補斗蓋長寧州刺史。

嘉祐二年，三里村夷斗還等一百五十人又圖謀入侵内地。有黄土坎夷斗蓋，是長寧州人，事先報告了此事。淯井監領兵前去，捕殺七千多人。鈐轄司上報，下詔賜斗蓋錢三十萬、錦袍、銀帶。第二年，又補斗蓋長寧州刺史。

瀘州部舊領姚州廢已久，有烏蠻王子得蓋者來居其地，部族最盛，數遣人詣官，自言願得州名以長夷落。事聞，因賜號姚州，鑄印予之。得蓋又乞敕書一通以遺子孫，詔從其請。

瀘州部以前統轄姚州廢棄已久，有烏蠻王子得蓋來居住在那兒，部族最爲興盛，多次派人到官府，自稱希望得到州名成爲夷人部落的長官。此事上報，於是賜號姚州，鑄印授予他。得蓋又乞求得到敕書一通以傳給子孫，下詔同意他的請求。

夔州路又有溱、南二州夷，頗盛强，皇祐初，詔自今歲遣使者存問之。

夔州路又有溱、南二州夷，很强盛，皇祐初，下詔從這年起派使者慰問他們。

雅州西山野川路蠻者，亦西南夷之别種也，距州三百里，有部落四十六，唐以來皆爲羈縻州。太平興國

雅州西山野川路蠻，也是西南夷的另一種族，離州三百里，有部落四十六個，唐以來都是羈縻州。太平興國三年，首領馬令膜等十四人以

三年，首領馬令膜等十四人以名馬、犎牛、虎豹皮、麝臍來貢，并上唐朝敕書告身凡七通，咸賜以冠帶，其首領悉授官以遣之。紹聖二年，以碉門寨蠻部王元壽襲懷化司戈云。

名馬、犎牛、虎豹皮、麝臍來進貢，又獻上唐朝敕書告身共七通，都賜給冠帶，他們的首領都授官加以遣返。紹聖二年，以碉門寨蠻部王元壽繼任懷化司戈。

黎州諸蠻

黎州諸蠻，凡十二種：曰山後兩林蠻，在州南七日程；曰邛部川蠻，在州東南十二程；曰風琶蠻，在州西南一千一百里；曰保塞蠻，在州西南三百里；曰三王蠻，亦曰部落蠻，在州西百里；曰西箐蠻，有彌羌部落，在州西三百里；曰净浪蠻，在州南一百五十里；曰白蠻，在州東南一百里；曰烏蒙蠻，在州東南千里；曰阿宗蠻，在州西南二日程。凡風琶、兩林、邛部皆謂之東蠻，其餘小蠻各分隸焉。邛部於諸蠻中最驕悍狡譎，招集蕃漢亡命，侵擾他種，閉其道以專利。曰大雲南蠻，曰小雲南蠻，即唐南詔，今名大理國，自有傳。夷俗尚鬼，謂主祭者鬼主，故其酋長號都鬼主。

黎州諸蠻，共有十二個種族：爲山後兩林蠻，在州的南面七天的行程；爲邛部川蠻，在州的東南十二日的行程；爲風琶蠻，在州的西南一千一百里；爲保塞蠻，在州的西南三百里；爲三王蠻，也叫部落蠻，在州的西面一百里；爲西箐蠻，有彌羌部落，在州的西面三百里；爲净浪蠻，在州的南面一百五十里；爲白蠻，在州的東南一百里；爲烏蒙蠻，在州的東南一千里；爲阿宗蠻，在州的西南兩天的行程。凡風琶、兩林、邛部都叫作東蠻，其他小蠻各自分别隸屬。邛部在諸蠻中最爲驕横狡詐，招集蕃漢逃亡的人，侵奪其他種族，關閉通路以獨占其利。爲大雲南蠻，爲小雲南蠻，就是唐朝的南詔，今名大理國，單獨有傳。夷人習俗崇尚鬼，主持祭祀的人叫作鬼主，所以他們的酋長號稱都鬼主。

山後兩林蠻，後唐天成間始來貢。開寶二年六月壬子，勿兒遣部落將軍離魚以狀白黎州，期十月內入貢，成都府以聞，詔嘉答之。至是來朝，賜以器幣。由黎州南行七日而至其地，又一程，至嶲州。嶲州今廢，空城中但有浮圖一。又二程，至建昌城。又十七程，至雲南。三年七月，又朝貢。六年四月，邛部川歸德將軍阿伏上言，爲山後兩林蠻勿兒率衆侵掠堡寨。八年，懷化將軍勿尼等六十餘人來貢，詔以勿尼爲歸德將軍，又以兩林蠻大鬼主蘇吠爲懷化將軍。

山後兩林蠻，後唐天成年間開始來朝貢。開寶二年六月壬子，勿兒派部落將軍離魚以狀告知黎州，約定十月內入貢，成都府上報，下詔嘉獎答覆。至此來朝，賜以器物錢幣。從黎州向南行走七天就到了他們的地方，又走一天的行程，到嶲州。嶲州現今廢棄，空城中祇有一座佛塔。又走兩天的行程，到建昌城。又走十七天的行程，到雲南。三年七月，又來朝貢。六年四月，邛部川歸德將軍阿伏上言，被山後兩林蠻勿兒率人侵掠堡寨。八年，懷化將軍勿尼等六十多人來進貢，下詔以勿尼爲歸德將軍，又以兩林蠻大鬼主蘇吠爲懷化將軍。

太平興國二年，遣使王子卑綵、副使牟蓋、鬼主還祖等七十八人以名

太平興國二年，派使者王子卑綵、副使牟蓋、鬼主還祖等七十八人以名馬來進貢，乞求頒

馬來貢，乞頒正朔。下詔曰："山後兩林蠻主歸德將軍勿尼、懷化將軍勿兒等克慕聲明，遠修職貢，并增環衛之秩，俾爲夷落之榮。勿尼可特授歸德大將軍，勿兒可特授懷化大將軍。"是冬，又遣使離魚貢犀二株、馬九匹，來賀登極。四年，勿兒與都鬼主又遣王子祚遇以名馬來貢。八年，蠻主弟牟昂及王子牟蓋、摩忙、卑愧、副使牟計等二百三十九人來貢。詔以牟昂爲懷化大將軍，牟蓋等三人爲歸德郎將，牟計等百二十人并爲懷化司戈。

發曆法。下詔道："山後兩林蠻主歸德將軍勿尼、懷化將軍勿兒等仰慕聲教文明，身處遠地進獻職方貢物，兩人都增進爲環衛的官秩，使之成爲夷人部落的榮耀。勿尼可特授歸德大將軍，勿兒可特授懷化大將軍。"這年冬天，又派使者離魚進貢犀角二株、馬九匹，來慶賀皇帝登位。四年，勿兒與都鬼主又派王子祚遇以名馬來進貢。八年，蠻主弟牟昂及王子牟蓋、摩忙、卑愧、副使牟計等二百三十九人來進貢。下詔以牟昂爲懷化大將軍，牟蓋等三人爲歸德郎將，牟計等一百二十人都爲懷化司戈。

雍熙三年，勿尼等及其王子李奉恩復來貢馬。淳化元年，王子離魚、副使卑都、卑諭、鬼主岐禮等百二十八人來貢。詔授離魚歸德將軍，卑都保順郎將，卑諭歸德司戈，卑熱等五十四人懷化司戈。

雍熙三年，勿尼等及其王子李奉恩又來進貢馬。淳化元年，王子離魚、副使卑都、卑諭、鬼主岐禮等一百二十八人來朝貢。下詔授離魚歸德將軍，卑都保順郎將，卑諭歸德司戈，卑熱等五十四人懷化司戈。

天禧二年，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李阿善遣將軍卑熱等一百五十人來貢。

天禧二年，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李阿善派將軍卑熱等一百五十人來朝貢。

邛部川蠻，亦曰大路蠻，亦曰勿鄧，居漢越巂郡會無縣地。其酋長自稱"百蠻都鬼主"。開寶二年六月，都鬼主阿伏白黎州，期以十月令王子入貢，成都府以聞，詔嘉納之。四年，黎州定遠兵士構叛，聚居鹿角溪，阿伏令弟游擊將軍卑吠等率衆平之。詔賜阿伏銀帶、錦袍，并賜其衆銀帛各百，以爲歸德將軍。六年，阿伏與山後兩林蠻主勿兒言語相失，勿兒率兵侵邛部川，頗俘殺部落。黎州以聞，并賜詔慰諭，令各守封疆，勿相侵犯。

邛部川蠻，也叫大路蠻，也叫勿鄧，居住在漢越巂郡會無縣境內。其酋長自稱"百蠻都鬼主"。開寶二年六月，都鬼主阿伏告知黎州，約定在十月讓王子入貢，成都府上報，下詔嘉獎接受。四年，黎州定遠兵士發動叛亂，聚居在鹿角溪，阿伏命令其弟游擊將軍卑吠等率領部下平定他們。下詔賜阿伏銀帶、錦袍，以及賜給其部下銀帛各一百，任命爲歸德將軍。六年，阿伏與山後兩林蠻主勿兒言語不和，勿兒率兵侵犯邛部川，俘獲殺死很多部落之人。黎州上報，都賜詔撫慰告諭，讓他們各自守衛封地，互不侵犯。

太平興國四年，首領牟昂、諸族鬼主副使離襪等各以方物來貢。

太平興國四年，首領牟昂、諸族鬼主副使離襪等各以方物來進貢。

雍熙二年，都鬼主諾驅并其母熱免遣王子阿有等百七十二人以方物、

雍熙二年，都鬼主諾驅以及他的母親熱免派王子阿有等一百七十二人以方物、名馬來進貢。

名馬來貢。詔以諸驅爲懷化將軍，并賜其母銀器。

下詔以諸驅爲懷化將軍，又賞賜他的母親銀器。

端拱二年，遣弟少蓋等三百五十人來賀籍田，貢御馬十四匹、馬二百八十匹、犀角二、象牙二、莎羅毯一、合金銀飾蠻刀二、金飾馬鞍勒一具、羱羊十、犛牛六。詔以少蓋爲歸德郎將。

端拱二年，派弟弟少蓋等三百五十人來慶賀籍田，進貢御馬十四匹、馬二百八十匹、犀角二、象牙二、莎羅毯一、合金銀飾蠻刀二、金飾馬鞍勒一具、羱羊十、牦牛六。下詔以少蓋爲歸德郎將。

淳化元年，諸驅自部馬二百五十匹至黎州求互市，詔增給其直。諸驅令譯者言更入西蕃求良馬以中市。二年，復遣子牟昂、叔離襪以方物、良馬、犛牛來貢，仍乞加恩。詔授諸驅懷化大將軍，少蓋懷化將軍，牟昂歸德將軍，離襪懷化司戈；又封諸驅母歸德郡太君熱免寧遠郡太君，弟離遮、小男阿醉都判官，任彦德等一百九十一人爲懷化司戈。

淳化元年，諸驅親自帶着二百五十匹馬到黎州要求互相交易，下詔增加給他價錢。諸驅讓翻譯説另去西蕃求得良馬來中轉交易。二年，又派兒子牟昂、叔離襪以方物、良馬、牦牛來進貢，又乞求加恩。下詔授諸驅懷化大將軍，少蓋爲懷化將軍，牟昂爲歸德將軍，離襪爲懷化司戈；又封諸驅母歸德郡太君熱免爲寧遠郡太君，弟離遮、小兒子阿醉爲都判官，任彦德等一百九十一人爲懷化司戈。

至道元年，李順亂西川，王繼恩討平之。遣嘉州牙校辛顯使，諸驅奉淳化二年所授官告、敕書及日曆爲信，因言與賊樊秀等接戰，敗之，復請朝覲，通嘉州舊路。繼恩上言："通嘉州路非便，只令於黎州賣馬。"詔不允。其入覲王子一十九人并加官，鬼主三十六人并賜敕書以撫之。至道三年，遣王子阿醉來朝。

至道元年，李順在西川作亂，王繼恩討伐平定他。派嘉州牙校辛顯出使，諸驅奉淳化二年所授官告、敕書及日曆作爲信物，於是上言與賊樊秀等交戰，打敗他們，又請求入朝覲見，打通嘉州舊路。繼恩上言："打通嘉州路不利，衹讓他們在黎州賣馬。"下詔不允許。其入朝覲見的王子十九人都加官，鬼主三十六人都賜詔書加以安撫。至道三年，派王子阿醉來朝。

真宗咸平二年，遣王子部的等來貢文犀、名馬，賜衣帶、器幣有差。又乞給印，以"大渡河南山前後都鬼主"爲文，從之。五年，又遣王子離歸等二百餘人入貢。六年，黎州言邛部川都蠻王諸驅卒，其子阿道立。

真宗咸平二年，派王子部的等來進貢文犀、名馬，賜衣帶、器幣不等。又乞求授給印，以"大渡河南山前後都鬼主"作爲印文，同意了。五年，又派王子離歸等二百多人入貢。六年，黎州上言邛部川都蠻王諸驅卒，其子阿道繼位。

景德二年，阿道遣王子將軍百九十二人來貢。詔授阿道安遠將軍，阿道叔懷化將軍，阿育爲歸德將軍，離歸爲懷化將軍，大判官懷化司候任彦德、王子將軍部的并爲懷化郎將，判

景德二年，阿道派王子將軍一百九十二人來朝貢。下詔授阿道安遠將軍，阿道叔懷化將軍，阿育爲歸德將軍，離歸爲懷化將軍，大判官懷化司候任彦德、王子將軍部的都爲懷化郎將，判官任惟慶爲懷化司候。大中祥符元年，派將軍趙勿

官任惟慶爲懷化司候。大中祥符元年，遣將軍趙勿娑等獻名馬、犀角、象齒、娑羅毯，會于泰山。禮畢，阿道加恩，勿娑等厚賜遣還。

娑等進獻名馬、犀角、象齒、娑羅毯，在泰山會合。祀禮完畢，阿道加恩，勿娑等厚賜遣還。

天聖八年十月，邛部川都蠻王黎在遣卑郎、離滅等來貢方物。時占城、龜茲、沙州亦皆入貢，至以家自隨。晏殊因請圖其人物衣冠，并訪道里風俗以上史官，詔可。九年三月，命黎在爲保義將軍，又命其部族爲郎將、司戈、司候，凡三十餘人。明道元年，黎州言黎在請三歲一貢，詔諭以道路遐遠，聽五年一至。景祐初，黎州復言邛部蠻請歲入貢，詔如明道令。寶元元年，百蠻都王忙海遣將軍卑蓋等貢方物，且請三歲一貢，不許。

天聖八年十月，邛部川都蠻王黎在派卑郎、離滅等來進貢方物。當時占城、龜茲、沙州也都入貢，以至於有的隨帶全家。晏殊於是請求把他們的人物衣冠畫成圖，又詢問道路鄉土風俗以提供給史官，下詔同意。九年三月，任命黎在爲保義將軍，又任命其部族爲郎將、司戈、司候的，共有三十多人。明道元年，黎州上言黎在請求三年進貢一次，下詔告諭因道路遥遠，同意五年一次。景祐初，黎州又上言邛部蠻請求每年入貢，下詔按照明道的規定。寶元元年，百蠻都王忙海派將軍卑蓋等進貢方物，而且請求三年進貢一次，没有同意。

慶曆四年，邛部川山前、山後百蠻都鬼主牟黑遣將軍阿濟等三百三十九人獻馬二百一十、犛牛一、大角羊四、犀株一、莎羅毯一。慶曆間，有都鬼主弁黑等入貢。未幾，其王咩墨擾邊，知黎州孫固使其首領苴尅殺之。

慶曆四年，邛部川山前、山後百蠻都鬼主牟黑派將軍阿濟等三百三十九人獻馬二百一十、牦牛一、大角羊四、犀株一、莎羅毯一。慶曆年間，有都鬼主弁黑等入貢。不久，其王咩墨侵擾邊境，知黎州孫固派其首領苴尅把他殺了。

熙寧三年，苴尅遣使來賀登寶位，自稱"大渡河南邛部川山前、山後百蠻都首領"，賜敕書、器幣、襲衣、銀帶。是年，苴尅死，詔以其子韋則爲懷化校尉、大渡河南邛部川都鬼主。九年，遣其將軍卑郎等十四人入貢。

熙寧三年，苴尅派使者來慶賀登寶位，自稱"大渡河南邛部川山前、山後百蠻都首領"，賜敕書、器幣、襲衣、銀帶。這年，苴尅死，下詔以其子韋則爲懷化校尉、大渡河南邛部川都鬼主。九年，派其將軍卑郎等十四人入貢。

乾道元年，詔以崖襪襲兄蒙備金紫光禄大夫、懷化校尉、都鬼主如故。淳熙元年，吐蕃寇西邊，崖襪率衆掩擊，詔嘉其功。二年五月，兩林蠻王弟籠畏及酋長崖來率部義等攻邛部川之籠甕城，不克，大掠而去。崖襪追之，不及。制置使范成大檄黎州嚴加備禦。八年，崖襪死，其侄墨崖

乾道元年，下詔以崖襪繼任其兄蒙備金紫光禄大夫、懷化校尉、都鬼主照舊不變。淳熙元年，吐蕃入侵西部邊境，崖襪率人突襲，下詔嘉獎他的功勞。二年五月，兩林蠻王弟籠畏及酋長崖來率領部義等攻打邛部川的籠甕城，没有攻下，大肆搶掠而去。崖襪追擊，没有追上。制置使范成大下檄黎州嚴加防備抵禦。八年，崖襪死，其侄墨崖繼任職位。下詔黎州駐守土軍、禁

襲職。詔黎州屯戍土軍、禁軍及西兵，遇有邊事并聽本州守臣節制。

嘉定九年，邛部川逼於雲南，遂伏屬之。其族素效順，捍禦邊陲，既折歸雲南，失西南一藩籬矣。

風琶蠻，咸平初，其王嚢蓌遣使烏柏等貢馬五十七匹，素地紅花娑羅毯二，來賀即位。詔授嚢蓌及進奉使等官，優賜遣之。景德三年，又遣烏柏來貢，詔授嚢蓌歸德將軍，烏柏等四十六人弟遷郎將、司階、司戈。

保塞蠻，開寶間，其蠻七十餘人由大渡河來歸，時時來貨其善馬。紹興二十七年，川、秦都大司言："漢地民張太二姑率衆劫殺市馬蠻客崖遇等，恐啓邊釁，已加慰諭，并償其直矣。"詔免知州唐秬及通判陳伯强官，抵首賊法。

部落蠻，有劉、楊、郝、趙、王五姓。淳熙七年十月，黎州五部落蠻貢馬三百匹求内附，詔許通互市，却其所獻馬。

彌羌部落。乾道九年，吐蕃青羌以知黎州宇文紹直不讎其馬價，憤怨爲亂。詔帥憲撫安之，紹直罷免。青羌首領奴兒結等市馬黎州，大肆虜掠，權州事王昉多給金帛，亟遣還。宣撫使虞允文言昉貪功，恐他部效尤，漸啓邊釁。詔降昉兩官。十月，黎州吐蕃復寇邊，攻虎掌寨。詔四川宣撫司檄成都府調兵二千人戍黎州以禦之。

淳熙二年，奴兒結還所虜生口三十九人，黎州與之盟，復聽其互市，給賞歸之。制置使范成大言："所虜未盡歸我，豈可復與通好？"詔謫宇文紹直，編管千里外。成大增黎州五寨，籍强壯五千人爲戰兵；吐蕃入寇之徑凡十有八，皆築堡戍之。奴兒結

軍及西兵，遇到邊境有情况都聽從本州守臣調度控制。

嘉定九年，邛部川受到雲南的逼迫，就歸屬雲南。其族一向表示忠順，守禦邊境，歸服雲南之後，就失去西南地區的一個屏障了。

風琶蠻，咸平初，其王嚢蓌派使者烏柏等進貢馬五十七匹，素地紅花娑羅毯二，來慶賀即位。下詔授嚢蓌及進奉使等官，優加賞賜遣還。景德三年，又派烏柏來進貢，下詔授嚢蓌歸德將軍，烏柏等四十六人依次遷升郎將、司階、司戈。

保塞蠻，開寶年間，其蠻七十多人從大渡河前來歸服，常常來出賣他們的好馬。紹興二十七年，川、秦都大司上言："漢地百姓張太二姑率人劫殺賣馬蠻客崖遇等，擔心引發邊境事端，已加以安慰告諭，以及償付他們價錢了。"下詔免去知州唐秬及通判陳伯强的官職，賊人首領伏法。

部落蠻，有劉、楊、郝、趙、王五姓。淳熙七年十月，黎州五部落蠻進貢馬三百匹要求歸附内地，下詔允許互相來往交易，不接受他們所獻的馬。

彌羌部落。乾道九年，吐蕃青羌因知黎州宇文紹直不酬付他們馬的價錢，憤怒怨恨而作亂。下詔帥憲安撫他們，紹直罷免。青羌首領奴兒結等在黎州賣馬，大肆擄掠，權州事王昉多給予金帛，立即遣還。宣撫使虞允文上言王昉貪功，擔心其他部落仿效，漸漸引發邊境事端。下詔降王昉兩官。十月，黎州吐蕃又入侵邊境，攻打虎掌寨。下詔四川宣撫司下檄成都府調發軍隊二千人駐守黎州進行抵禦。

淳熙二年，奴兒結歸還所掠奪生口三十九人，黎州與他結盟，重新允許他們互相交易，給予賞賜讓他們回去。制置使范成大上言："所擄去的没有全部歸還我方，怎麽可以重新和他們交往和好？"下詔貶謫宇文紹直，編管千里之外。成大增加黎州五寨，登記强壯五千人作爲作戰士兵；吐蕃入侵的途徑共有十八處，都修築堡壘駐

率衆二千扣安静寨。成大調飛山卒千人赴之，度其三日必遁，戒勿追。已而果然。

青羌奴兒結爲邊害者十餘年，其後制置使留正以計禽殺之，盡殲其黨。淳熙十二年，趙汝愚代爲制置使，或謂殺降不祥，必啓邊患，汝愚不爲動，但分守險要，嚴備以待之。明年，奴兒結弟三開果入寇，邊備完固，三開不能攻，走歸。汝愚縣重賞以間群蠻，三開不能孤立，遂以憂死。時虚恨蠻族最强，破小路蠻，并其地，與黎州接壤，請通互市。汝愚以黎州三面被邊，若更通虚恨蠻，恐重貽他日之憂，不若拒之爲便。帝以其知大體，從之。尋汝愚以定青羌功加龍圖閣直學士。

嘉定元年十二月，彌羌蓄卜由惡水渡河，寇黎州，破硐子寨。初，蓄卜弟悶巴至三衢爲人所殺，又徙白水村渡於安静寨，羌人患之。蓄卜遂與青羌詣邛部川，欲假道女兒城以入寇。守臣楊子謨諜知之，數以貲遺其都王母，俾毋假道，時時饋米以濟其饑，蠻人德之。會趙公庬代爲郡，靳不與，蓄卜遂得假道渡河，攻茆坪寨，掠三松、鼊砂、横山、三增、白羊諸村。郡遣西兵將党壽禦之，失利，復遣統領王光世往。羌人由茆坪以革船渡河，光世憚之，留屯三衢不敢進。羌人焚掠既盡，渡河而歸。二年二月，復寇黎州良溪寨，官軍敗績。八年二月，蓄卜降。蓄卜連年入寇，皆青羌曳失索助之，守臣袁枏遣安静寨總轄杜軫招降之。

他如浮浪蠻、白蠻、烏蒙蠻、阿宗蠻，則其地各有所服屬云。

守。奴兒結率領二千人攻打安静寨。成大調發飛山卒一千人前去，估計他們三天内一定逃跑，告誡不要追趕。不久果然如此。

青羌奴兒結成爲邊境禍害十多年，此後制置使留正用計擒獲他殺掉，全部殲滅他的同黨。淳熙十二年，趙汝愚代任制置使，有人認爲殺死投降的人不祥，一定引起邊境禍患，汝愚不爲所動，衹是分别據守險要之處，對其嚴加防備。第二年，奴兒結弟三開果然入侵，邊境防備堅固，三開不能攻下，逃回。汝愚懸重賞以離間群蠻，三開不能單獨生存，於是憂慮而死。當時虚恨蠻族最强大，攻破小路蠻，兼并了他們的土地，與黎州接壤，請求進行互相交易。汝愚因黎州三面是邊境，如果又與虚恨蠻來往，擔心給以後留下嚴重的憂患，不如拒絶爲好。皇帝因他明白大局，同意了。不久汝愚因平定青羌功加龍圖閣直學士。

嘉定元年十二月，彌羌蓄卜從惡水渡河，入侵黎州，攻破硐子寨。當初，蓄卜弟悶巴到三衢被人所殺，又把白水村渡遷到安静寨，羌人以此爲患。蓄卜就與青羌到邛部川，想要借道女兒城來入侵。守臣楊子謨偵探得知，多次將財物送給他們都王的母親，讓他們不要借道，常常送米救濟他們的饑荒，蠻人很感激他。正值趙公庬代任郡守，吝嗇不給，蓄卜於是得以借道渡河，攻打茆坪寨，劫掠三松、鼊砂、横山、三增、白羊等村。郡派西兵將領党壽抵禦，失利，又派統領王光世前去。羌人從茆坪用皮船渡河，光世害怕他們，駐留三衢不敢進兵。羌人焚燒搶掠一空之後，渡河回去。二年二月，又入侵黎州良溪寨，官軍大敗。八年二月，蓄卜投降。蓄卜連年入侵，都是青羌曳失索援助他，守臣袁枏派安静寨總轄杜軫招降了他們。

其他如浮浪蠻、白蠻、烏蒙蠻、阿宗蠻，則其地各有所歸屬。

敘州三路蠻

敘州三路蠻：西北曰董蠻，正西曰石門部，東南曰南廣蠻。

敘州三路蠻：西北爲董蠻，正西爲石門部，東南爲南廣蠻。

董蠻在馬湖江右，僰侯國也。唐羈縻馴、騁、浪、商四州之地。其酋董氏，宋初有董春惜者貢馬，自稱"馬湖路三十七部落都王子"。其地北近犍爲之沭川賴因寨。寨阨蠻險，蠻數寇抄。熙寧、紹聖中，朝廷皆爲徙賴因監押駐榮丁寨，而以縣吏控截。政和五年，始改差監押充知寨事，蠻寇掠如故。

董蠻在馬湖江的右面，是僰侯國。唐朝羈縻馴、騁、浪、商四州的地方。其酋長董氏，宋初有叫董春惜的進貢馬，自稱"馬湖路三十七部落都王子"。其地北面接近犍爲的沭川賴因寨。寨子扼守蠻人險要之地，蠻人多次侵掠。熙寧、紹聖中，朝廷都爲此遷移賴因監押駐守榮丁寨，而以縣吏控制整治。政和五年，纔改差監押充知寨事，蠻人依舊入侵劫掠。

南廣蠻在敘州慶符縣以西，爲州十有四。大觀三年，有夷酋羅永順、楊光榮、李世恭等各以地内屬，詔建滋、純、祥三州，後皆廢。

南廣蠻在敘州慶符縣以西，爲十四個州。大觀三年，有夷人酋長羅永順、楊光榮、李世恭等各自以地歸屬内地，下詔設立滋、純、祥三州，後來都廢棄了。

石門蕃部與臨洮土羌接，唐曲、播等十二州之地。俗椎髻、披氈、佩刀，居必欄棚，不喜耕稼，多畜牧。其人精悍善戰鬥，自馬湖、南廣諸族皆畏之。蓋古浪稽、魯望諸部也。

石門蕃部與臨洮土羌接境，是唐朝曲、播等十二個州的地方。習俗椎髻、披氈、佩刀，居住一定以欄圈棚，不喜歡耕作莊稼，多畜牧。其人精悍擅長戰鬥，自馬湖、南廣等族都畏懼他們。大概是古時浪稽、魯望等部族。

威茂渝州蠻

威州保霸蠻者，唐保、霸二州也。天寶中所置，後陷没。酋董氏，世有其地，與威州相錯，因羈縻焉。

威州保霸蠻，是唐朝的保、霸二州。天寶中設置，後來陷落。酋長董氏，世代占據其地，與威州互相交錯，因此加以羈縻。

保州有董仲元、霸州有董永錫者，嘉祐及熙寧中皆嘗請命於朝。政和三年，知成都龐恭孫始建言開拓，置官吏。於是以董舜咨保州地爲祺州，董彥博霸州地爲亨州，授舜咨刺史，彥博團練使。舜咨尋遷觀察使；彥博留後，遂爲節度使。詔成都給居第、田十二頃。二州經費歲用錢一萬二千一百緡，米麥一萬四千七百石，絹二千八百五十匹，紬布、綾綿、茶、鹽、銀等不預焉。後皆爲寨。

保州有董仲元、霸州有董永錫，嘉祐及熙寧中都曾經向朝廷請命。政和三年，知成都龐恭孫開始建議開拓境土，設置官吏。於是以董舜咨保州地爲祺州，董彥博霸州地爲亨州，授舜咨刺史，彥博團練使。舜咨不久遷升觀察使；彥博留後，於是任節度使。下詔成都給予居住房舍、田十二頃。二州經費每年用錢一萬二千一百緡，米麥一萬四千七百石，絹二千八百五十匹，綢布、綾綿、茶、鹽、銀等不在此内。以後都爲寨。

茂州諸部落，蓋、塗、静、當、

茂州諸部落，是指蓋、塗、静、當、直、

直、時、飛、宕、恭等九州蠻也。蠻自推一人爲州將，治其衆，而常詣茂州受約束。茂州居群蠻之中，地不過數十里，宋初無城隍，惟植鹿角自固。蠻乘夜屢入寇，民甚苦之，熙寧八年，相率詣州請築城，知州事范百常實主是役。蠻以爲侵其地，率衆奄至，百常擊走之，乃合静、時等蠻來寇。百常拒守凡七十日。詔遣王中正將陝西兵來援，入恭州、宕州，誅殺頗衆，蠻乃降。

政和五年，有直州將郅永壽、湯延俊、董承有等各以地内屬，詔以永壽地建壽寧軍，延俊、承有地置延寧軍。時威州亦建亨、祺二州，然亨至威纔九十里，壽寧距茂纔五里，在大早江之外，非扼控之所，未幾皆廢。

七年，塗、静、時、飛等州蠻復反茂州，殺掠千餘人。知成都周燾遣兵馬鈐轄張永鐸等擊之，畏懦不敢進，皆坐黜。以孫羲叟節制綿、茂軍，於是中軍將种友直等破其都禄板舍原諸族，蠻敗散。其酋旺烈等詣茂州請降，乃班師。授旺烈官，月給茶綵。自後蠻亦驕。

宣和五年，宕、恭、直諸部落入寇。六年，塗、静蠻復犯茂州云。

渝州蠻者，古板楯七姓蠻，唐南平獠也。其地西南接烏蠻、昆明、哥蠻、大小播州，部族數十居之。

治平中，熟夷李光吉、梁秀等三族據其地，各有衆數千家。間以威勢脅誘漢户，有不從者屠之，没入土田。往往投充客户，謂之納身，税賦皆里胥代償。藏匿亡命，數以其徒僞爲生獠劫邊民，官軍追捕，輒遁去，習以爲常，密賂黠民覘守令動静，稍築城堡，繕器甲。遠近患之。

熙寧三年，轉運使孫固、判官張

時、飛、宕、恭等九州蠻。蠻人自行推舉一人爲州將，治理其部屬，而常常到茂州接受規約。茂州位於群蠻中間，地方不超過十里，宋初没有城濠，衹是埋下鹿角以自我固守。蠻人乘夜多次入侵，百姓深受其苦，熙寧八年，相繼到州府請求修築城墻，知州事范百常實際上主持這項工程。蠻人認爲侵占了他們的土地，率人突然來到，百常將其擊退，就會合静、時等蠻來入侵。百常抵抗守禦共七十天。下詔派王中正帶領陝西軍隊來支援，進入恭州、宕州，誅殺很多人，蠻人就投降了。

政和五年，有直州將郅永壽、湯延俊、董承有等各自以地歸屬内地，下詔以永壽地設立壽寧軍，延俊、承有地設立延寧軍。當時威州也建立亨、祺二州，然而亨州至威州纔九十里，壽寧距茂州纔五里，在大早江之外，不是控制要害的地方，不久都廢棄了。

七年，塗、静、時、飛等州蠻又反叛茂州，殺掠一千多人。知成都周燾派兵馬鈐轄張永鐸等去攻打，畏懼怯懦不敢進兵，都獲罪被貶退。以孫羲叟節制綿、茂軍，於是中軍將种友直等攻破其都禄板舍原等族，蠻人戰敗逃散。其酋長旺烈等到茂州請求投降，就撤回軍隊。授旺烈官，每月供給茶綵。從此以後蠻人也變得傲慢了。

宣和五年，宕、恭、直等部落入侵。六年，塗、静蠻又侵犯茂州。

渝州蠻，是古時的板楯七姓蠻，唐朝的南平僚。其地西南與烏蠻、昆明、哥蠻、大小播州接壤，幾十個部族居住在那兒。

治平中，熟夷李光吉、梁秀等三族占據其地，各有部屬幾千家。不時以威勢脅迫引誘漢人，不服從的就殺死，没收土地。常常投靠充作客户，叫作納身，税賦都是里胥代爲償付。包藏逃亡的人，多次讓他們的同夥假裝是生僚搶劫邊境百姓，官軍追捕，就逃走，習以爲常，秘密賄賂狡猾百姓打探守令動静，漸漸修築城堡，整治器甲。遠近地區以此爲患。

熙寧三年，轉運使孫固、判官張詵派兵馬使

詵使兵馬使馮儀、弁簡、杜安行圖之，以禍福開諭，因進兵，復賓化寨，平蕩三族。以其地賦民，凡得租三萬五千石，絲綿一萬六千兩。以賓化寨爲隆化縣，隸涪州；建榮懿、扶歡兩寨。

馮儀、弁簡、杜安行對付他們，以禍福加以開導，於是進兵，收復賓化寨，掃平三族。把他們的土地給予百姓，共收得租三萬五千石，絲綿一萬六千兩。以賓化寨爲隆化縣，隸屬涪州；建立榮懿、扶歡兩寨。

其外銅佛垻者，隸渝州南川縣，地皆膏腴。自光吉等平，他部族據有之。朝廷因補其土人王才進充巡檢，委之控扼。才進死，部族無所統，數出盜邊。朝廷命熊本討平之，建爲南平軍，以渝州南川、涪州隆化隸焉。

此外銅佛垻，隸屬渝州南川縣，土地都很肥沃。自從光吉等平定，由其他部族占據。朝廷於是補其土人王才進充任巡檢，委托他控制。才進死後，部族無人統轄，多次出來侵盜邊境。朝廷命令熊本討伐平定他們，建成南平軍，以渝州南川、涪州隆化隸屬它。

元豐四年，有楊光震者，助官軍破乞弟，殺其黨阿訛。大觀二年，木攀首領趙泰、播州夷族楊光榮各以地內屬，詔建溱、播二州，後皆廢。

元豐四年，有楊光震，幫助官軍打敗乞弟，殺死其同黨阿訛。大觀二年，木攀首領趙泰、播州夷族楊光榮各以地歸屬內地，下詔設置溱、播二州，後來都廢棄了。

黔涪施高徼外諸蠻

黔州、涪州徼外有西南夷部，漢牂牁郡，唐南寧州、牂牁、昆明、東謝、南謝、西趙、充州諸蠻也。其地東北直黔、涪，西北接嘉、敘，東連荆楚，南出宜、桂。俗椎髻、左衽，或編髮；隨畜牧遷徙亡常，喜險阻，善戰鬥。部族共一姓，雖各有君長，而風俗略同。宋初以來，有龍蕃、方蕃、張蕃、石蕃、羅蕃者，號“五姓蕃”，皆常奉職貢，受爵命。

黔州、涪州境外有西南夷部，爲漢朝牂牁郡，唐朝南寧州、牂牁、昆明、東謝、南謝、西趙、充州諸蠻。其地東北對着黔州、涪州，西北連接嘉州、敘州，東連荆楚，南出宜州、桂州。習俗椎髻、左衽，有的編髮；隨着放牧牲畜遷移不定，喜歡險阻之處，擅長作戰。部族共用一姓，雖然各自有君長，而風俗大致相同。宋初以來，有龍蕃、方蕃、張蕃、石蕃、羅蕃，號稱“五姓蕃”，都經常進奉職方貢物，接受爵命。

治平四年十二月，知靜蠻軍、蕃落使、守天聖大王龍異閣等入見，詔以異閣爲武寧將軍，其屬二百四十一人各授將軍及郎將。

治平四年十二月，知靜蠻軍、蕃落使、守天聖大王龍異閣等入朝覲見，下詔以異閣爲武寧將軍，他的屬下二百四十一人各授將軍及郎將。

熙寧元年，有方異現，三年，有張漢興各以方物來獻，授異現靜蠻軍，漢興捍蠻軍，并節度使。六年，龍蕃、羅蕃、方蕃、石蕃八百九十人入覲，貢丹砂、氈、馬，賜袍帶、錢帛有差。其後，比歲繼來。龍蕃衆至四百人，往返萬里，神宗憫其勤，詔

熙寧元年，有方異現，三年，有張漢興各以方物來進獻，授異現靜蠻軍，漢興捍蠻軍，都任節度使。六年，龍蕃、羅蕃、方蕃、石蕃八百九十人入朝覲見，進貢丹砂、氈、馬，賜袍帶、錢帛不等。此後，連年接續來朝。龍蕃屬下到四百人，往返一萬里，神宗同情他們辛苦，下詔五姓蕃每五年允許朝貢一次，人有固定數額，不要

五姓蕃五歲聽一貢，人有定數，無輒增加，及别立首領，以息公私之擾。命宋敏求編次《諸國貢奉録》，客省、四方館撰儀，皆著爲式。

元豐五年，張蕃乞添貢奉人至三百，詔故事以七十人爲額，不許。七年，西南程蕃乞貢方物，願依五姓蕃例注籍。從之。

元祐二年，西南石蕃石以定等齎表，自稱"西平州武聖軍"。禮部言元豐著令以五年一貢爲限，今年限未及。詔特令入貢。五年，八年，紹聖四年，龍蕃皆貢方物。龍氏於諸姓爲最大，其貢奉尤頻數，使者但衣布袍，至假伶人之衣入見，蓋實貧陋，所冀者恩賞而已。故事，蠻夷入貢，雖交阯、于闐之屬皆御前殿見之，獨此諸蕃見於後殿，蓋卑之也。

元符二年，又有牟韋蕃入貢，詔以進奉人韋公憂、公市、公利等爲郎將。

諸蕃部族數十，獨五姓最著，程氏、韋氏皆比附五姓，故號"西南七蕃"云。

施州蠻者，夔路徼外熟夷，南接牂牁諸蠻，又與順、富、高、溪四州蠻相錯，蓋唐彭水蠻也。

咸平中，施蠻嘗入寇，詔以鹽與之，且許其以粟轉易，蠻大悦，自是不爲邊患。後因飢，又以金銀倍實直質于官易粟，官不能禁。熙寧六年，詔施州蠻以金銀質米者，估實直；如七年不贖，則變易之。著爲令。

熊本經制淯井事，蠻酋田現等内附，夔路轉運判官董鉞、副使孫珪、知施州寇平，皆以招納功被賞。

施、黔比近蠻，子弟精悍，用木弩藥箭，戰鬥趫捷，朝廷嘗團結爲忠

擅自增加，以及另立首領，以平息公私兩方的騷擾。命令宋敏求編次《諸國貢奉録》，客省、四方館撰寫禮儀，都定爲標準。

元豐五年，張蕃乞求增添貢奉人到三百名，下詔舊例數額爲七十人，不允許。七年，西南程蕃乞求進貢方物，希望按照五姓蕃的舊例注册登記，同意了。

元祐二年，西南石蕃石以定等送表，自稱"西平州武聖軍"。禮部上言元豐定下法令限定五年進貢一次，今年年限未到。下詔特别讓他們入貢。五年，八年，紹聖四年，龍蕃都進貢方物。龍姓在各姓中爲最大，他們貢奉的次數尤其頻繁，使者衹穿布袍，以致借伶人的衣服入朝進見，是因爲確實貧困簡陋，衹希望得到恩賞而已。舊例，蠻夷入貢，即使是交阯、于闐之類皇帝都到前殿召見，衹此諸蕃在後殿召見，是降低他們地位的緣故。

元符二年，又有牟韋蕃入貢，下詔以進奉人韋公憂、公市、公利等爲郎將。

諸蕃部族幾十個，衹有五姓最爲出名，程氏、韋氏都是比附五姓，所以號稱"西南七蕃"。

施州蠻，是夔路境外熟夷，南接牂牁諸蠻，又與順、富、高、溪四州蠻相交錯，是唐朝的彭水蠻。

咸平中，施蠻曾入侵，下詔給他們鹽，而且允許他們用粟轉换交易，蠻人大喜，從此不成爲邊境禍患。後來因爲饑荒，又用金銀成倍於實際價值抵押官府换取粟，官府不能禁止。熙寧六年，下詔施州蠻用金銀抵换米的人，估算實際價值；如果七年不能贖回，就加以變换。定爲法令。

熊本經制淯井事，蠻酋田現等依附内地，夔路轉運判官董鉞、副使孫珪、知施州寇平，都因招納有功受賞。

施、黔接近蠻，子弟精鋭强悍，用木弩藥箭，作戰靈活矯捷，朝廷曾經編組教練爲忠義勝

義勝軍。其後，瀘州、淯井、石泉蠻叛，皆獲其用。

軍。此後，瀘州、淯井、石泉蠻叛亂，他們都發揮了作用。

高州蠻，故夜郎也，在涪州西南。宋初，其酋田景遷以地内附，賜名珍州，拜爲刺史。景遷以郡多火災，請易今名。大觀二年，有駱解下、上族納土，復以珍州名云。

高州蠻，原爲夜郎，在涪州西南。宋初，其酋長田景遷以地歸附内地，賜名珍州，拜爲刺史。景遷因爲郡中多火災，請求改成現今州名。大觀二年，有駱解下、上族獻納土地，又以珍州爲州名。

瀘州蠻

瀘州西南徼外，古羌夷之地，漢以來王侯國以百數，獨夜郎、滇、邛都、巂、昆明、徙、莋都、冉駹、白馬氐爲最大。夜郎，在漢屬牂牱郡，今涪州之西，溱、播、珍等州封域是也；滇，在漢爲益州郡，今姚州善闡之地是也；邛都，巂州會同川與吐蕃接，今邛部川蠻所居也；巂，今巂州；昆明，在黔、瀘徼外，今西南蕃部所居也；徙，今雅州嚴道地；莋都，在黎州南，今兩林及野川蠻所居地是也；冉駹，今茂州蠻、汶山夷地是也；白馬氐，在漢爲武都郡，今階州、汶州，蓋羌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徼外蠻夷也。

瀘州西南境外，古羌夷之地，漢以來王侯國數以百計，祇有夜郎、滇、邛都、巂、昆明、徙、莋都、冉駹、白馬氐爲最大。夜郎，在漢朝隸屬牂牱郡，就是現在的涪州以西，溱、播、珍等州的封域；滇，在漢朝爲益州郡，就是現在的姚州善闡之地；邛都，巂州會同川與吐蕃接境，是現在邛部川蠻居住的地方；巂，現在的巂州；昆明，在黔、瀘境外，是現在西南蕃部居住的地方；徙，現在的雅州嚴道之地；莋都，在黎州的南面，現在是兩林及野川蠻居住的地方；冉駹，是現在的茂州蠻、汶山夷的地方；白馬氐，在漢朝爲武都郡，現在的階州、汶州，是羌人族類。這些都是巴蜀西南境外的蠻夷。

自黔、恭以西，至涪、瀘、嘉、敘，自階又折而東，南至威、茂、黎、雅，被邊十餘郡，綿亘數千里，剛夷惡獠，殆千萬計。自治平之末訖于靖康，大抵皆通互市，奉職貢，雖時有剽掠，如鼠竊狗偷，不能爲深患。參考古今，辨其封域，以見琛贐之自至，梯航之所及者爾。若夫邊荆楚、交廣，則係之溪峒云。

從黔、恭以西，到涪、瀘、嘉、敘，從階州又折而向東，南到威、茂、黎、雅，遍布邊境十多個郡，綿延幾千里，强硬凶惡的夷僚，將近有一千萬。自從治平末年到靖康，大致都互相交易，進奉職方貢物，雖然有時劫掠，也如小偷小摸，不能成爲嚴重禍患。考察古今，辨明封地，以見進奉寶物之所從來，登山航海所及之處而已。至於接近荆楚、交廣，就劃爲溪峒了。

淯水夷者，羈縻十州五囤蠻也，雜種夷獠散居溪谷中。慶曆初，瀘州言："管下溪峒十州，有唐及本朝所賜州額，今烏蠻王子得蓋居其地。部族最盛，旁有舊姚州，廢已久，得蓋願得州名以長夷落。"詔復建姚州，

淯水夷，是羈縻十州五囤蠻，雜亂的夷僚種族分散居住在溪谷中。慶曆初，瀘州上言："管内溪峒十州，有唐及本朝所賜州額，現在烏蠻王子得蓋居住在那片土地。部族最爲强盛，附近有原姚州，廢棄已久，得蓋希望得到州名以成爲夷人部落的長官。"下詔重新設置姚州，以得蓋爲

以得蓋爲刺史，鑄印賜之。得蓋死，其子竊號"羅氏鬼主"。鬼主死，子僕射襲其號，浸弱不能令諸族。

烏蠻有二酋領：曰晏子，曰斧望箇恕，常入漢地鬻馬。晏子所居，直長寧、寧遠以南，斧望箇恕所居，直納溪、江安以東，皆僕夜諸部也。晏子距漢地絶近，猶有淯井之阻。斧望箇恕近納溪，以舟下瀘不過半日。二酋浸强大，擅劫晏州山外六姓及納溪二十四姓生夷。夷弱小，皆相與供其寶。

熙寧七年，六姓夷自淯井謀入寇，命熊本經制之。景思忠戰没，本將蜀兵，募土丁及夷界黔州弩手，以毒矢射賊，賊驚潰。於是山前後、長寧等十郡八姓及武都夷皆内附。提點刑獄范百禄作文以誓之曰：

蠢兹夷醜，淯溪之滸。爲虺爲豺，憑負固圉。殺人于貨，頭顱草莽。莫慘燔炙，莫悲奴虜。狃㹶熟慝，胡可悉數。疆吏苟玩，噤不敢語。

奮若之歲，曾是强禦。躑躅嘯聚，三壕、羅募。僨我將佐，戕我士伍。西南繹騷，帝赫斯怒。帝怒伊何？神聖文武。民所安樂，惟曰慈撫。民所疾苦，惟曰砭去。乃用其良，應變是許。粥熊裔孫，爰馭貔虎。殲其渠酋，判其黨與。既奪之心，復斷右股。

攝提孟陬，徂征有叙。背孤擊虚，深入厥阻。兵從天下，鐵首其舉。紛紜騰沓，莫敢嬰牾。火其巢穴，及其囷貯。墍其貲畜，墟其林籞。殺傷係纍，以百千數。涇灘望風，悉力比附。丁爲帝民，地曰王土。投其器械，

刺史，鑄印賜給他。得蓋死，其子私下號稱"羅氏鬼主"。鬼主死，子僕射沿襲他的稱號，漸漸衰弱不能號令各族。

烏蠻有兩個酋長：叫晏子，叫斧望箇恕，經常到漢地賣馬。晏子居住的地方，在長寧、寧遠正南，斧望箇恕居住的地方，在納溪、江安的正東，都是僕夜各部。晏子離漢地最近，仍有淯井從中阻隔。斧望箇恕鄰近納溪，用船到瀘州不到半天。兩個酋長漸漸强大，擅自搶劫晏州山外六姓及納溪二十四姓生夷。夷弱小，都交相供給他們寶物。

熙寧七年，六姓夷從淯井圖謀入侵，命令熊本加以籌劃控制。景思忠戰死，熊本率領蜀地軍隊，招募土丁及夷界黔州弩手，用毒箭射賊，賊人受驚潰敗。於是山前後、長寧等十郡八姓以及武都夷都依附内地。提點刑獄范百禄寫文章以立誓道：

這些愚蠢的夷類，位於淯溪之畔。成爲毒蛇豺狼，憑靠邊境頑抗。殺人搶劫貨物，頭顱遍布草莽。燒烤最爲慘酷，奴虜最爲悲傷。反復行凶作惡，怎可全部數清。疆吏玩忽職守，閉口不敢作聲。

發奮之年，曾是强大防禦。徘徊聚集，三壕、羅募。使我將佐倒斃，殺害我方士兵。西南奔走騷亂，皇帝赫然動怒。帝怒爲何？神聖文武。民所安樂，祇有慈愛安撫。民所疾苦，祇有加以除去。於是任用良材，允許對付變亂。粥熊後裔，率領猛士。殲滅其大首領，將其黨羽處罪。既已奪去核心，又斬斷其右股。

寅年正月，出征有序。孤立擊虚，深入險阻。兵從天下，舉首相向。人馬衆多奔騰，無人敢於抵抗。燒毁他們的巢穴，及其糧倉積蓄。以及資財牲畜，變林籞爲廢墟。殺傷俘獲，數以千百。涇灘知道消息，全力靠近依附。丁爲皇帝百姓，地爲帝王之土。放下兵器，登記充入官府。力求贖去死罪，

籍入官府。百死一贖，莫保銅鼓。

無人保留銅鼓。

歃盟神天，視此狗鼠。敢忘誅絶，以干罪罟。乃稱上恩，俾復故處。殘醜厥角，泣血訴語："天子之德，雨暘覆護。三五噍類，請比涇仵。"

歃血爲盟以敬神天，下視這些狗鼠小輩。豈敢忘記誅殺滅絶，觸犯法網。頌揚皇上恩德，使其返回原處。餘黨以頭叩地，泣血訴語："天子的恩德，如陽光雨露遍布護育。三五小人，請求與涇同列。"

大邦有令，其戒警汝：天既汝貸，汝勿予侮。惟十九姓，往安汝堵。吏治汝責，汝力汝布。吏時汝耕，汝稻汝黍。懲創于今，無忕往古。小有堡障，大有城戍。汝或不聽，汝擊汝捕。尚有虓將，突騎强旅。傅此黔軍，毒矢勁弩。天不汝容，暴汝居所。不汝遺育，悔於何取！

大國有令，警告你們：天既饒恕你們，你們不許侵侮我方。十九姓人，前去安居。官吏治理你們盡責，出力出布。官吏頒時你們耕種，種稻種黍。懲戒今日之事，改變以往習慣。小的有堡障，大的有城戍。你們如果不服從，攻打捉拿你們。還有猛將，快速强勁的騎兵軍隊。輔助黔州軍隊的，有毒箭勁弩。上天不再容忍你們，暴露你們的住處。使你們不能遺傳衍生，想後悔又如何能够呢！

立石于武寧寨。

立石於武寧寨。

熊本言二酋桀黠，不羈縻之則諸蠻未易服，遂遣人説誘招納。於是晏子、斧望箇恕及僕夜皆願入貢，受王命。晏子未及命而死，乃以箇恕知歸來州，僕夜知姚州，以箇恕之子乞弟、晏子之子沙取禄路并爲把截將、西南夷部巡檢。

熊本上言兩個酋長凶暴狡詐，不收攏他們那麽諸蠻不容易制服，就派人勸誘招納他們。於是晏子、斧望箇恕及僕夜都願意入貢，接受王命。晏子没來得及任命就死了，就以箇恕知歸來州，僕夜知姚州，以箇恕之子乞弟、晏子之子沙取禄路都爲把截將、西南夷部巡檢。

八年，俞州獠寇南州，獠酋阿訛率其黨奔箇恕。熊本重賞檄斬訛。訛桀黠，習知邊境虛實，箇恕匿不殺，詭降于納溪。訛得不死，甚德箇恕，爲伺邊隙。會箇恕老厭兵，以事屬乞弟，遂與訛侵諸部。

八年，俞州僚入侵南州，僚人酋長阿訛率領他的部屬投奔箇恕。熊本重賞下檄斬殺阿訛。阿訛凶暴狡詐，熟知邊境虛實情況，箇恕藏匿不殺，假裝向納溪投降。阿訛得以不死，很感激箇恕，替他偵探邊境的漏洞。正值箇恕年老厭倦兵事，把事情托付給乞弟，於是與阿訛侵犯諸部。

十年，羅苟夷犯納溪寨。初，寨民與羅苟夷競魚笱，誤毆殺之，吏爲按驗。夷已忿，謂："漢殺吾人，官不償我骨價，反暴露之。"遂叛。提點刑獄穆珦言："納溪去瀘一舍，羅苟去納溪數里，今托事起端，若不加誅，則烏蠻觀望，爲害不細。"乃詔涇原副總管韓存寶擊之。存寶召乞弟

十年，羅苟夷侵犯納溪寨。當初，寨民與羅苟夷争搶魚笱，毆打誤殺了夷人，官吏查驗。夷人已經憤怒，説："漢人殺死我們的人，官吏不加賠償，反使骨骸暴露。"於是叛亂。提點刑獄穆珦上言："納溪離瀘州三十里，羅苟離納溪幾里，現在假托事端起事，如果不加以誅殺，那麽烏蠻觀望不定，爲害不小。"就下詔涇原副總管韓存寶進行攻打。存寶招來乞弟等人成掎角之

等掎角，討蕩五十六村，十三囤蠻乞降，願納土承賦租。乃詔罷兵。

元豐元年，乞弟率晏州夷合步騎六千至江安城下，責平羅苟之賞。城中守兵纔數百，震恐不能授甲，蠻數日乃引去。知瀘州喬叙要欲與盟，遣梓夔都監王宣以兵二千守江安，仍奏以乞弟襲歸來州刺史。韓運遣小校楊舜之召乞弟拜敕，乞弟不出；遣就賜之，亦不見；而令小蠻從舜之取敕以去。喬叙因沙取禄路以賄招乞弟，乃肯來。

三年，盟于納溪。蠻以爲畏己，益悖慢。盟五日，遂以衆圍羅箇牟族。羅箇牟，熊本所團結熟夷也。王宣往救之，蠻解圍，合力拒官軍。宣與一軍皆没，事遂張，馹召存寶授方略，統三將兵萬八千趨東川。存寶怯懦不敢進，乞弟送款紿降，存寶信之，遂休兵于綿、梓、遂、資間。

四年，詔以環慶副總管林廣代存寶，按寶逗撓，誅之。熟夷楊光震殺阿訛，詔林廣與光震同力討賊。乞弟恐，復送款。帝以其前後反覆，無真降意，督廣進師。廣遂破樂共城，至斗蒲村，斬首二千五百級。次落婆，乞弟乃納降。廣盛陳兵以受之，對語良久，乞弟疑有變，引衆遁。廣帥兵深入，會大雨雪，浹旬始次老人山，山形劍立。度黑崖，至鴉飛不到山。五年正月，次歸來州，天大寒，然桂爲薪，軍士皆凍墮指。留四日，求乞弟不可得。内侍麥文昞問廣軍事，廣曰："賊未授首，當待罪。"文昞乃出所受密詔曰："大兵深入討賊，期在梟獲元惡。如已破其巢穴，雖未得乞弟，亦聽班師。"軍中皆呼萬歲，曰："天子居九重，明見萬里外。"乃以衆還。自納溪之役，師行凡四十日。築

勢，掃蕩五十六村，十三囤蠻乞求投降，願意獻納土地承擔租賦。就下詔停兵。

元豐元年，乞弟率領晏州夷會合步騎兵六千人到江安城下，索要平定羅苟的賞賜。城中守軍纔幾百人，震驚恐懼得不能授給兵甲，蠻人過了幾天就撤離了。知瀘州喬叙想要與他們結盟，派梓夔都監王宣帶兵二千守衛江安，又上奏以乞弟繼任歸來州刺史。韓運派小校楊舜之召乞弟拜謝敕書，乞弟不出來；派人前去賜他，也不出見；而命令小蠻跟着舜之取了敕書而去。喬叙通過沙取禄路以賄賂招納乞弟，纔肯前來。

三年，結盟於納溪。蠻人以爲是害怕自己，更加傲慢。結盟五天，就率部屬包圍羅箇牟族。羅箇牟，是熊本編組教練的熟夷。王宣前去援救他們，蠻人就解去包圍，合力抵抗官軍。王宣與一軍兵卒都戰死，事情於是擴大，以驛馬召存寶傳授策略，統領三將兵一萬八千人開赴東川。存寶怯懦不敢進兵，乞弟假裝歸順投降，存寶相信了，就把軍隊停駐在綿、梓、遂、資之間。

四年，下詔以環慶副總管林廣代替存寶，存寶以怯陣避敵處罪，把他殺了。熟夷楊光震殺死阿訛，下詔林廣與光震一同出力討伐賊人。乞弟害怕了，又來歸順。皇帝認爲他前後反覆不定，没有真心投降的意思，督促林廣進兵。林廣於是攻破樂共城，到達斗蒲村，斬首二千五百級。駐於落婆，乞弟就表示投降。林廣盛大地陳列軍陣接受投降，對話很長時間，乞弟懷疑有變故，帶領部下逃走了。林廣率兵深入，遇到大雨雪，十天後纔到老人山，山形如劍而立。越過黑崖，到達鴉飛不到山。五年正月，駐扎歸來州，天氣大寒，燃燒桂木作爲柴薪，士兵都凍掉了手指。停留四天，搜尋乞弟没有找到。内侍麥文昞詢問林廣兵事，林廣説："賊人没有投降，應當等候問罪。"文昞就拿出所受密詔説："大軍深入討伐賊人，希望殺死俘獲首惡。如果已經攻破他們的巢穴，即使没有得到乞弟，也允許撤回軍隊。"軍中都高呼萬歲，説："天子居住在皇宫，明見於萬里之外。"就率領軍隊回去。從納溪之戰之後，

樂共城、江門寨、梅嶺席帽溪堡，西達清井，東道納溪，皆控制要害。捷書聞，赦梓州路，以歸來州地賜羅氏鬼主。

乞弟既失土，窮甚，往來諸蠻間，無所依。帝猶欲招來之，命知瀘州王光祖開諭，許以自新。會其死，於是羅始党、斗然、斗更等諸酋請依十九姓團結，新收生界八姓、兩江夷族請依七姓團結，皆爲義軍。從之。自是瀘夷震慴，不復爲邊患。沙取禄路死，子鱉弊承襲。

政和五年，晏州夷卜漏叛，寨將高公老遁，招討使趙遹討平之，授鱉弊西南夷界都大巡檢。事見《趙遹傳》。

軍隊行軍共四十天。修築樂共城、江門寨、梅嶺席帽溪堡，西到清井，東起納溪，都是控制要害之地。捷報上傳，赦免梓州路，把歸來州地賜給羅氏鬼主。

乞弟失去土地之後，很困迫，往來於諸蠻之間，無處依托。皇帝還想招降他，命令知瀘州王光祖開導，允許他改過自新。正逢乞弟死了，於是羅始党、斗然、斗更等各酋長請求按照十九姓編排教練，新收納生界八姓、兩江夷族請求按照七姓編排教練，都是義軍。同意了。從此瀘夷震驚恐懼，不再成爲邊境禍患。沙取禄路死，子鱉弊繼任。

政和五年，晏州夷卜漏叛亂，寨將高公老逃走，招討使趙遹討伐平定他們，授鱉弊西南夷界都大巡檢。事見《趙遹傳》。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宋史　　第十六册
作者＝许嘉璐主编　倪其心分史主编
页数＝１０５８４
ＳＳ号＝１１４０５４６３
出版日期＝２００４
下载地址＝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５７／０６／！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倪其心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１０５８４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５０８１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９１－１　／　Ｋ２０４．１／Ｎ２８５
【原书定价】　２１２２．００（全十六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宋人　纪传体　宋史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倪其心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宋史　第十六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